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五九冊目次

尚書廣聽錄五卷 （清）毛奇齡撰 清雍正刻西河合集本	〇〇一
禹貢錐指二十卷圖一卷 （清）胡渭撰 清康熙漱六軒刻雍正印本	〇四八
尚書七篇解義二卷 （清）李光地撰 清康熙雍正間刻李文貞公全集本	四九六
禹貢會箋十二卷圖一卷 （清）徐文靖撰 清雍正乾隆間志寧堂刻徐位山六種本	五三八

尚書廣聽錄五卷

（清）毛奇齡撰

清雍正刻西河合集本

尚書廣聽錄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欲注尚書而未及、因取舊所雜記者編次成書、名曰廣聽。用漢志書以廣聽語也。奇齡嘗謂其門人曰、尚書事實乖錯、如武王誥康叔、周公居洛邑、成王寧周公、周公留召公、皆並無此事。是書之意、大約爲辨證三代事實而作。初作於禹州、續撰於嵩山、凡屢易稾。至作尚書冤詞訖而始刪成爲五卷。其堅護孔傳、至謂安國解舜典文與周禮同者、乃相傳之虞禮、並非出自周禮。夫杞宋無徵、孔子已歎、不知相傳之虞禮竟出何書、可謂虛辭求勝、不顧其安。然於名物典故則引據考證、時有可採。置其臆斷之說而取其精核之論、於經義亦有所補也。

尚書廣聽錄目

卷一
總論 二十五條

卷二
三十一條

卷三
十三條

卷四
三十三條

卷五
四十三條

尚書廣聽錄一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稱初晴
文輝克有
遠宗姪潢較

予七歲受尚書是時當崇禎之末經師猶授宋儒蔡沈註本無餘事也初長聞有爲古今尚書辨者而疑之然是時守功令赴試雖稍稍旁及他說而究無成學旣則丁國變流離走四方僅有論及亦無書可據喑喑而已漢藝文志曰書以廣聽予讀宋儒書不能于此外有所推犨而往往以聽而廣其說是廣聽者本以書廣今乃以聽廣也予奔走稍息而徵車忽至不能再讀書矣因取舊所雜聞者編而記之名曰廣聽嗟乎其廣也與哉

放勳堯名史本記曰帝摯立不善崩而弟放勳立是爲帝堯舜本紀虞舜者名曰重華夏本記夏禹名曰文命並同故趙岐註孟子曰放勳堯名楚詞就重華而陳詞王逸註云重華舜名帝繫曰瞽叟生重華是爲帝舜是以大戴禮五帝德篇帝堯高辛氏之子也曰放勳帝舜蟜牛之孫瞽叟之子也曰重華禹高陽氏之孫鯀之子也曰文命是堯舜禹皆當時通稱

之號而放勳重華文命則實其名此歷考諸書而無不然者獨孔安國傳作倣功解謂規倣上世之功而其說不明于是蔡註又改放作至解毋論推至其功說仍未明卽此史文開卷遽加以贊詞二字非號非諡一如後人題標稱者恐無此理故孟子善讀書直作名解以帝乃殂落改作放勳乃殂落此非帝名乎使契爲司徒放勳曰勞之來之此非命命之誰命之乎

蘇軾曰以文命爲禹名則敷于四海者何事耶予謂善解經者不在解而在通敷四海誠難解然在諸經有可通者禹貢曰禹敷土此卽敷四海也商頌曰禹敷下土方此卽禹敷土也敷土敷土方不必別有事矣大抵禹職治水事在四海故曰敷于四海此如周頌般詩成王巡狩天下而曰敷天之下詞例並然非有他也不然禹不掌教有何文命作貢辟教征苗干羽不得謂神禹以文治也

或謂堯舜禹湯是名放勳重華文命天乙是號又不然湯以天乙爲號見乾鑿度諸書然湯則斷不是名伊尹咸一有德竟稱尹躬暨湯豈臣可名君乎且論語引湯誥儆云予小子履則湯本名履與放勳同觀

此則堯舜禹之非名更可知矣若顏師古註史記又謂堯舜禹湯皆是字則皐由諡帝王世紀謂禹名文命字密而系本云鯀娶有莘女是生高密字禹字密吾又安從定之

然則何以處皐陶謨曰古史記載之體追述往昔必加曰若稽古四字其下或記事或記言如帝堯曰放勳記事也皐陶曰允迪厥德記言也後儒誤以曰若稽古帝堯連讀耳若益稷無曰若稽古四字則原屬一篇觀伏生二十九篇不分益稷可驗也乃陋儒辨此謂放勳是名允迪何以不是名則放勳是贊詞豈允迪二字亦贊詞耶

克明俊德孔傳能明俊德之士而用之明卽明揚俊卽俊乂皆虞書所有若云能明大德則大學引經之解可解經乎大雅於緝熙敬止必不能以止之助詞作止善解也見俊不訓大故大學改峻字今原是俊字而反訓作大則大學改此多事矣在有閒先仲氏曰俊德何以不訓堯德曰以俊德頌堯顯無與且堯德已具前節複頌贊矣然而明俊乂何以先于親九族曰學記曰師無當于五服五服不得不親中庸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

天與日月皆左旋從來天文家皆言天左旋日月右轉此自有說按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奇天行一日餘一度日行則剛得常度而比天爲不及一度月則較日少十三度矣然而作曆家以退步爲進步法以順數難算逆數易算如十二律進數爲隔八相生不如退數隔五之較捷是以周髀諸曆與考靈曜乾鑿度諸緯書皆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此以退數作進數之曆算也乃晉天之志及吳王蕃傳有云天圓如倚蓋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日月本東行因天西旋而牽之以西如蟻行磨上磨東旋蟻西行磨疾蟻遲不得不西于是言曆之家皆憑守蟻行磨上之說牢不可破而不知大謬者夫蟻行磨上謂蟻足着磨而不可脫也今日吾不知其有足與否其不能着天而洪身躬落與羣星等此易曉矣且日行黃道嘗卑于天月行諸道又嘗卑于日故凡製渾天者必先製天儀一層謂之六合儀而離六合而次近于內然後作日月五星之儀一層謂之三辰儀其間兩層相去不知何等則亦相離而不相着之極致矣乃謂日行之道天得牽之吾不解也

嘗見徐仲山傳是齋日記有云天地一大陰陽也天

之中日爲陽月爲陰然而皆左行者以天陽也日爲陽之陽月爲陽之陰也地之中山爲陽水爲陰然而皆右行者以地陰也山爲陰之陽水爲陰之陰也易曰天行健又曰利牝馬之貞先迷失陽必健而在前陰必弱而在後故天爲最健行越常度日爲次健不失故步月則弱而秋多矣星則尤弱故直不能行而附天以行今天守常度而日行一度則日健于天一等矣而月行十三度則月健于日且十三等是陰陽翻覆不止先迷之有失而謂考九黎之變掌五紀之常者如是乎

況歲者天行之名也日者日行之名也曆以日爲主以歲爲紀而月則分判于其間故月行之數卽謂之月月者月行之名也蓋天爲至尊不能抑接必匝歲而日與月得借就之日爲次尊可以間接符越三十日則月遂得與日爲合朔是歲者天行之名其一日越一度而歷三百六十五日而成一歲者非天乎日者日行之名每日行三百六十五度而適一周爲一日者非日乎月者月行之名每行三十日或二十九日而成一月者非月乎

此其間有一定之時自刻是也日行晝夜一百刻是

其常時毋論晝夜長短而薪以百刻爲準故日行一周天而時之百刻已盡何則以日有常行也若日行多一度則將有刻已盡而日未休者不得日行止于是百刻亦止于是也此時之可定者也又有一定之度三百六十五度是也惟日得常度天左旋而越一度故自立春始至立秋而春夏所見之星漸入于地何則以參差在天也若謂天得常度日右旋多行一度則必自立春日始日向東入地多行一度至立秋而三百六十五度已行過一百八十二度半將日仍出地而從西上矣此俗所謂西方日上時也大謬也

然世之墨守者又必執明太祖之說以爲月實明太祖云曾于軍中觀乾象當天清之時指一宿爲主俟太陰居列宿之西一丈許盡一夜則太陰過而東矣蓋列宿附天而不動者太陰過東則其右旋明矣不知此即月之退也其東過之丈許即月東退之十三度也雖月亦西行未嘗退東而天行急西則月雖西進一若退而向東者蓋其所指之一星即天也星附天者也太祖亦知此星之即天故曰列宿附天而其所偶未明者而不動三字耳人有越舟行而疑岸動者此不知不動者也有見月入雲而反疑雲不動者此不知動者也假當是時有對揚于帝前者曰夫亦惟列宿之動故月過東則疑義已釋而世人所執必是幾行磨上與太陰過東兩說予故于辨次而併及之

納于大麓孔傳作大錄官名使大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令迷錯愆伏謂之不迷此說固謬人錄機政與百揆何異且烈風雷雨非指陰陽愆伏言也故史記云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而鄭玄直云入麓伐木差可解說第伐木二字無據況納舜于山麓亦無謂且與上納于百

揆諸文不合耳徐仲山日記謂大麓官名特非是大錄機政之官是必當時洪水未平或開試之作司空官有名爲大麓者如周禮衡名川林虞名山澤之類以此乘職而烈風雨迷故有之若孔傳則大有所本非杜撰語王充論衡云大麓三公之位以一公之位而兼錄三公之事桓譚新論亦云昔堯試舜于大麓者領錄天下事如今之尚書官班固紀竇憲功德曰納于大麓惟清緝熙且前此孔叢子亦有之宰我問孔子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曰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旣得舜歷試諸難已而納于尊

厯之官使大麓爲機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星來備烈風雷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明舜之行合乎天也則孔傳純襲孔叢子以爲言又王莽傳予前在大麓至于攝假師古曰謂爲大司馬宰衡時

五瑞爲公侯伯子男所執之圭璧與周禮典瑞文同五禮爲吉凶軍賓嘉與周禮宗伯文同二生一死爲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與周禮六摯文同說者遂謂此是以周禮解虞禮而陋學紛起併謂古自有五瑞五禮及生死等物並非此數予謂此皆不讀書人所言向使此註出于馬融鄭玄諸儒則所據者是周禮此註出于安國則所據者是眞正虞禮何則以安國不曾見周禮也周禮出于武帝末裁經進獻而國家多事遂收入祕府雖五家禮儒尚不得見他儒亦安從見之是以西漢學人並無一語一字及周禮者至漢成校書始頒于世安國作書傳則正當漢武末周禮祕藏之際其偶與周禮同者必尚書舊來原有是說斯時去古未遠得以襲入此正見唐虞典禮與三代同亦正見周禮一書猶得存前代之舊互相照證而不讀書人反攻爲僞亦可憾矣是以正義所疏皆周禮原文而安國所傳則其義與周禮同而其文並與此亦不襲周禮之一驗耳

若謂唐虞有四岳九官十二牧諸名並無五等公侯之爵不當以公侯圭璧妄釋五瑞則孫侯山川安國亦即以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爲解其時周禮禮記俱未出也此必古來釋文如是矣蔡寬延二十二人皆六官之列而五爵遍于邦國當在州十二牧之外安見當時羣牧不即以五等列封爵者觀其曰班瑞羣后又曰肆覲東后則羣牧之下已皆稱后旣稱后則五等爵矣是以帝王世紀云帝摯封異母弟放勳爲唐侯國語稱繇封于崇爲崇伯尚書逸篇謂堯子不肖舜使居丹淵爲諸侯則侯伯封爵早有明證誰謂始周禮乎

况周禮典瑞典命諸文在大戴禮朝事篇有之原雜參前代之禮故三帛在周禮亦有諸侯世子公之孤執皮帛二物而惟帛無色孔傳直言以纁玄黃三色此皆據朝事篇文則有所受是以王肅註此亦有諸侯適子執纁公之孤卿執玄附庸執黃之說此正虞禮與周禮相表裏者

祇五瑞五玉似有分別周禮六瑞六摯原屬兩事端是天子所頒故楷以爲信玉是諸臣所將依執以行

覲五瑞是瑞五玉是贄似不可混但六瑞不及卿大
夫士以非五等也六贄兼不及公侯伯子男祇以孤
卿附庸及諸侯世子爲言蓋五等不皆執與後佚
相見皆以五瑞爲執見之禮則即此五瑞尤可爲贄
如左傳邾子執玉高其容仰魯侯執玉卑其容俯者
圭秉璧此與非朝覲禮瑞將也是以周禮于六瑞四
圭二璧之後直接六摯謂摯同此瑞而于典瑞職云
執此五瑞以朝覲宗遇會同諸侯相見亦如之則明
以此圭璧之瑞作相見禮矣若近代儒者又有引禮
證五等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大小各如其瑞諸侯
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以明別有五玉不是
五瑞然此是享玉非相見執玉也典瑞曰諸侯相見
而此曰諸侯相享可證別耶
乃蔡傳遵朱元晦說以本文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
移之如五器之下卒乃復之上爲于經文五玉三帛
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一十五字相仍解釋爲
不通矣經文謂東后來覲者凡玉帛生死一齊來贄
但玉則禮畢還之餘不還耳此與聘義已聘而還其
圭璧禮同蓋器即是玉典瑞掌玉器之藏大宗伯職
以玉作六器物禮以圭璧琥琮爲四器如五器者如

語詞謂若是五器也自蔡傳訓輯如五器二字則于
卒乃復句不得不以禮畢而復還故所爲解夫以一
歲周四岳而必一岳一還朝則于時行不給若以後
岳還前岳則于來理又未通且歸格藝祖明云纔畢
始歸此時未復也如曰又至一岳名復則前行非反
步也如曰諸侯復去則以東后覲東后行不由捷來
可言復且諸侯可先去乎
象以典刑即五刑也故次于五刑者則流以宥之於
是以鞭以扑以贖由漸而輕然總以五刑爲之準觀
其後曰象刑曰五刑五用則唐虞自有五刑可知也
自後儒好爲仁者之言謂五刑始于苗民之惡實造
五虐之刑以爲法唐虞未必有此因以書云非殷彝
中殺領之爲象刑此在荀子已早辨之即班固刑法志
亦論及之不必贅矣近復有含譌云非殷而取本文
所列者定爲五刑曰鞭扑贖流役大大刑惟殺則其
可疑斯刑者何容指數而乃舉情終一例以當之同
不倫矣且向惟五刑甚于流故作流以宥五刑今五
刑祇鞭扑而反作流纍以宥鞭扑世無是理且流爲
五刑之一即有所宥祇四刑耳況贖則不必宥矣曰
宥五刑則以流宥流祇斷一刑又況帝有後命明曰

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其爲五刑
五流者有名有位有次有地未可冒昧并抹去也
或謂揚子法言曰唐虞象刑惟明夏后肉刑三千漢
刑法志曰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
順而用之者以俗薄于唐虞故也信此則肉刑始夏
后氏矣得非唐虞無五刑乎曰此則據左傳而誤解
之者左傳昭六年子產鑄刑書叔向詒書曰夏有亂
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
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此明言三代末王因亂作刑
而冒爲先世之名以誣之非謂禹湯文武作亂刑也

尚書質疑　卷一　十二

漢人據其語而不解其意且見虞書五刑但有五數
而無其名至商周之書然後太甲有墨刑盤庚有劓
刑康誥有劓刵刑至呂刑而五名俱全因謂爲創
而商周順用之吾嘗讀國語而稍惜其說國語與左
傳同出策書而國語論五刑則直爲虞書作解有曰
刑五而已大刑用甲兵次刑用斧鉞中刑刀鋸其次鑽
筰薄則鞭扑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謂之
三次則是前古五刑並及虞肉名雖小變而刺殺並
同故三就之名更爲三次孔氏節取其說以作傳然
且剕墨未形而反多刀鋸鑽筰之具一一似苗民之造

椓黥而君之增墨頰與抽脅者然則五刑三就其不
能離肉刑以爲說有如是也
自是之後漢文除肉刑而宮刑未除是以孝武時司
馬遷猶罹其法至隋開皇年則并宮刑亦除之于是
隋唐至今皆以笞杖徒流死改作五刑而天下未嘗
不治此正今法之勝古者乃新安朱氏又謂傷肌膚
以懲惡亦王政之一端意欲採陳羣之議復宮剕二
刑使淫盜二罪可絕禍本雖殘其肢體而仍全軀命
爲上合先王之意則以獄市煩多請謁貨賂無所不
極如斯世而斷肌傷體一不當而計無復之斯又爲

尚書質疑　卷一　十三

前說者所不道也
孟子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此是舜典文
而曰堯典者以堯典止于此節蓋舜時誤以曰若稽
古帝舜節冠之愼徽五典之上觀五帝堯本紀實以
曰放勳起至帝乃殂落節止可驗也其後舜典末節
與堯典同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即二十
有八載也陟方乃死即帝乃殂落也第陟方二字世
多不解一以陟方爲死猶言升遐也則乃死二字贅
矣一以陟爲死猶言新陟王也則方乃死尤贅矣惟
孔傳曰升道南方以巡狩而死于蒼梧之野此是正

解而或反疑之曰道何以升則商書曰若陟遐邇亦
升升不必高也曰陟何以方則周書諸侯朝于方岳
又曰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巡行曰陟四方曰方猶
言巡方省方也然則舜以巡行死矣是以稱乃曰舜
葬于蒼梧之野史記曰舜巡狩崩于蒼梧之野國語
舜勤事而野死皆與孔傳合而或又曰孟子謂舜卒
鳴條何以不信孟子耶曰鳴條不知在何所世久疑
之矣且經無見文始信孟子陟方者經文也合經文
何信焉

作士是官名尚書大傳註于夏書云所謂六卿者
后稷二司徒三秩宗四司馬五作士六共工其云汝
作士者與汝后稷汝共工同與汝作司徒汝作秩宗
不同但周誥云稷為天官此正大傳所稱六卿之首
之證然止稷一字是官名雖他稱后稷而后不必官
得毋作士亦如是乎特其時有以官稱名者稷官稷
而名棄故帝命曰棄而史書曰讓于稷契暨皋陶官
與名雜稱若共工四岳則但有官無名矣古稱名不
一如此

四岳姜姓伯夷亦姜姓故國語曰姜伯夷之後也則
伯夷與四岳祗同姓耳世本謂祝融曾孫生伯夷封

于呂為舜四岳則于舜之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
曰伯夷為難通矣歷考書傳四岳為一人為四人尚
不能決必求其人以實之亦何必然

舜格于文祖此與受終文祖歸格藝祖同一堯祖廟
藝祖文也特是堯三年喪畢舜始即位與此時應有
堯主入廟可就廟受命而仍稱文祖者統所尊也蓋
堯是黃帝之玄孫玄囂之曾孫蟜極之孫帝嚳之子
此七廟不知誰是祖廟五帝首黃帝其前不可考矣
禹受命于神宗是舜祖廟其稱神宗亦統舜祖廟言
之但其廟其備正義稱帝系謂舜亦黃帝之後黃帝
是始祖昌意其遷祖也顓頊窮蟬為二祧敬康句芒
蟜牛瞽瞍為四親此七廟皆具者

務詮據禘祫之說謂禘宗堯廟且謂堯之所從受天
下者文祖舜之所從受天下者神宗受天下于人必
告于其人之所從受者殊不知堯既已天下與人則
此時天下非堯天下矣此所謂公天下也若猶是堯
之天下則私天下矣且其意不過謂舜受堯禪則舜
一代不當立廟此特小人之腹妄測大典天下豈有
身為天子而不為宗祖立廟者若然則孔子所謂宗
廟饗之者安在若謂宗廟饗子孫保皆指商均以後

言則天子不事七世而欲使諸侯事五世臣過之論也且祭誣引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証堯廟矣正惟此時舜自立有虞氏七廟故得禘黃帝祖顓頊禘與祖皆廟中之祭黃帝與顓頊皆舜之親堯未嘗與顓頊有統系也此舜立廟也其不得不郊嚳而宗堯者以舜不宗舜不得不以郊祀配天屬之嚳宗祀明堂屬之堯耳故宗禹宗湯宗武王皆繼世之主所宗舜無繼世也然且其所郊所宗皆無廟之主但有特設而不得移主于廟者而祭氏以宗堯証帝堯之廟則但見宗字相同便強引作據又何曾下宗法一考究乎

特祇稷篇內有祖考來格馬融謂此是舜除舜服之喪祭宗廟之樂雖不知在何時然以簫韶九成觀之則禹爲舜興九招樂在禹攝政後必舜服爾時始延觀舜踐帝位後常祀天子旗朝覲可驗也其曰虞賓者以堯子丹朱爲勝國之賓反來助祭則舜于即位後明立七廟而祭誣于祖考二字不得一解不知爲誰祖誰考天下有誣經如是者乎其意但欲模糊此一節祇爲讚韶樂之美而及鬼神及生人及鳥獸則以祖考而下與生人鳥獸同是感應大無理矣且

樂奏事以祀天地祖宗無虞奏作若然是無事擊鐘荒淫之事也且無虞奏樂而遍治麻寶號名肆后者若然是與人作伎遨繇賓客作勝會也且前王之後惟助祭然後稱賓詩稱有客振鷺皆言見廟助祭是也若但來朝會則周襄王會踐土其冊書載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皆羣后耳何曾以宋爲周賓乎

念茲在茲四句正言皋之邁種德而民懷之也蓋民相感必先治己而後可治人念我耶去我耶在此而不在彼也欲以明言我欲以誠是我在此而不在彼也夫如是而功可思矣不惟德矣此說在魯臧武仲釋書有之春秋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妻以公之姑姊而厚賜從者于是魯多盜武子乃使臧武仲詰盜而武仲辭曰子爲正卿而召盜我安能去之紇聞在上位者灑濯其心軌度其信而後可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所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民亦爲之固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云云

尚書廣聽錄二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秋晴稿
文雍充有遠宗董讀較

奠高山大川奠作定解紛是定祭山川之典禮非安定山水之謂也史夏本紀改作定高山大川謂禹跡作註猶曰定其差秩祀禮蓋漢世相傳本如是也至班氏地志乃作奠高山大川而顏師古反謂高山大川各得安定則直罷禮典無有矣古巡方尚秩山川今明明治水始則奠以祈之終則旅以報之其在情與禮皆所應有是以禹貢開首即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而結文即曰九山刊旅蓋初以刊木祭山川而後則祭山川以謝刊木一祈一報一奠一旅首尾照應而總歸于刊史文之有體而有要如此者曰安定則此時尚未能即曰定其大略則為意中事史文又安足記之

三江舊皆以導漢文有東為北江導江文有東為中江遂疑大江即三江故孔氏于東為北江傳云自彭蠡江分為三入震澤遂為北江而入海于東為中江傳云有北有中則南可知蓋謂經文有北江中江而無南江然有北中自必有南此所謂三江者也至屈禮職方氏其川三江賈公彥遂遵其說謂江漢兩水至尋陽南合而為一東行至揚州入彭蠡復分為三道而入海故揚州有三江此皆據經文而誤解者經文江漢合流後只為一江並未分三即此一江亦獨自入海並不曾入震澤此皆經文所無有非復山川陵谷古今遷變可藉口者況三江九河既有數目則必實按其數非朝三暮四可以狡獪之術解古經也

按導漢導江本是兩水及導漢至大別而南入于江則一水矣一水必有名今茲入海者名江乎抑名漢

乎漢既已合江則漢不可名而徒名為江則又何以別于本為江者因以漢在北而南來入江名為北江則此江之江者漢也若本江則自合漢後東會彭蠡而又東入海將何以名第名江則無以處漢而付名南江則漢入江江不入漢南北相抗其于主客之義安在因名為中江中者內也非外至者也如內言曰中言治內職者曰治中也又中者身也即本身也如射義侯中謂射侯之本身也則以本身是江而又不從外入故曰中江是中江即大江矣以大江與漢兩大水入海而愚妄之疏乃欲增一江以抵之為三不可

笑乎

乃地理志則又襲北中之說加南爲三而于大江一水又明知無三分入海之事因別造爲三水而又不能實指爲何水何名仍曰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東至陽羡入海南江從吳縣南東入海則既無其水又不能尋其入海之道在經籍固已昧昧而古老今人世處其地亦不能自援自據以爲說則明是誤襲經文北中而加南爲三從孔傳而小變之眞夢中又說夢矣

若蔡註松江婁江東江之說則本之庾仲初吳都賦註此以吳地註吳賦定不他及且其意妄覬禹貢三江入而震澤定則必于吳地有相關者因盡取震澤下流之水以當其數然仍少其一所謂東江者則從無此水雖多少究認而必不得則亦可已矣現松江卽吳淞江與婁江皆震澤之委以爲三江之一則有之若以爲卽是三江則儒者之說不可聽信吾將以經傳折之國語夫吳之與越三江環之又曰與我爭三江之利者非吳也卽何使此是二江則此耶瀐水不能環吳爲能環越且此吳地也與越何涉反云與越爭三江之利豈有此理

嘗在史館作館課文字至韋昭國語註曰三江者松江浙江浦陽江也揚西偏之水莫大于彭蠡東偏之水莫大于三江與震澤故舉彭蠡震澤及此三水而已無餘事今遍搜揚州大水有外于彭蠡震澤浙江浦陽者乎若夫江則九江江漢所重在荊而此則第以沿于江海一語傍及之若浙于揚爲最大發源新都綿亘太末閩滔瀚下餘里滔滔歸海較之揚子尾閭爲尤潤故枚叔七發所謂廣陵之曲江者指浙江也曲者折也浙江出富春而作一折名爲浙江天下惟浙江有濤故七發盛稱之今試問維揚之地有曲江乎維揚之大江有濤乎居浙江爲揚州極著之水禹之入會稽者爲此江吳越之相環而相爭者亦爲此江也至浦陽江則專在越地鍾于烏傷而環經諸暨餘暨諸縣而北入于海春秋時皆以此稱三江之口吳越春秋所云范蠡去越出三江之口正指北地故南史謝靈運傳有云使酢遊雙合鄉里健兒發之三江之口是三江舊名自春秋至今不改是以桑欽水經妄求南江所在謂南江過宜城寧國爲長瀆淫其陘東而松江出焉則仰以松江爲南江固無理矣乃又云奇分爲三江口又東至餘姚入海則亦指此

三江口爲禹貢三江之一因詳記其入海之處而強不曉三江口之即浦陽致誤以長瀆并松江爲之夫松江長瀆必不能越浙江而到餘姚入海也審矣至酈道元水經注又誤求東江所在謂臨平湖上通浦陽江下注浙江名曰東江則亦則以浦陽下委爲東江爲三江之一而又不知臨平之不能越浙江而通浦陽故一往不合然而浦陽之爲三江則桑欽之經酈元之註其蹤跡皆可驗耳

九江有兩說一是大江至荊州分之爲九此禹貢九江也一是廬南彭蠡湖改名九江此漢晉九江也若朱傳謂洞庭是九江則杜撰矣何以言荊州九江也禹貢于荊州曰九江孔疏則九江原在荊州界內孔傳云大江于此州界分爲九道而正義謂大江分而爲九江猶大河分而爲九河是以桑欽水經曰九江在長沙下雋西北詳其地當在今荊州之西岳州之北兩漢貢謂始于鄂陵終于江口會于桑落洲總不離今荊州上下而自禹治水以後不知何時洞沒名存而形毀一如九河之不可蹤跡此者之前儒所說而皆膠合者審其江名則張僧鑑尋陽記云一烏二蚌三烏白四嘉靡五畎六源七廩八提九菌凡實字

記尋陽地記以及張須貫耽李宗諤皆有九江圖名雖稍有參錯而什七尙同

若彭蠡九江則始于司馬遷作史記有余登廬山觀禹疏九江之語而劉歆遂謂湖漢九水入于彭蠡致班氏地理志于廬江郡尋陽下云禹貢九江在其南因之應劭鄭玄蔡皆曰九江在廬外而于是沿襲之久矣以彭蠡作九江矣夫禹貢分州之文九江在荊彭蠡在揚兩不得涉即導漢導江亦明云過九江至于東陵然後東會彭蠡是九江彭蠡不惟兩地兼隔東陵而湖什一水北馬遷之誤而世復誤襲之則直曰此非禹貢水道可一言斷者

乃水既移易而郡縣之依水以立名者亦漸就遷變遂門戶分張互起爭執考秦時九江郡在荊州西陵鄭春之間漢初并而復置遂漸移壽春則已近揚矣至新莽變制竟改壽春之九江爲延平郡而以江南之豫章郡改名九江且以柴桑爲九江亭于是揚州之彭蠡則竟爲荊州之九江爲然此新九江非舊九江也至東漢仍改如舊而晉時又改舊九江爲淮南郡及惠帝元康元年割荊揚諸地合十郡并名江州凡[illegible]得之歸初衙治江北岸後溫嶠移治

湓城及永康改元隨分廬江之尋陽武昌之柴桑置尋陽一郡而屬之江州至元帝渡江復于尋陽郡內置九江一縣于是江南江北新舊九江與大九江水九江郡九江縣悉在此地而膠固之徒其有跳史記以難禹貢者矣

若蔡註云詳漢九江郡之尋陽乃禹貢揚州之境則漢九江郡並無尋陽尋陽乃漢廬江郡所屬與九江無涉相傳漢置九江郡在蘄春其地名爲潯水城與潯陽名近因遂以廬之尋陽爾即九江非九江有潯陽也

卷二　七

至以洞庭爲九江則宋人胡旦晁說之班孟創其說然總無証據即所引湘沅資澧諸水亦參錯不一且又避導漢導江文又並無洞庭蹤跡可以指認乃謂東至于澧澧即洞庭之一爲湘沅資澧之澧則澧即洞庭也旣東至于澧又云過洞庭不合又謂至于東陵東陵即巴陵爲洞庭出江之口則此出江之口即大江之所爲東行而過之之處也過洞庭于此至巴陵亦于此又不合如是則其說可廢矣水經曰東陵在廬江金蘭縣西北

雲土是地名幷班固曰雲土今爲縣地理志江南有雲杜縣杜即土字音之誤也盖雲夢兩澤名左傳濟雲中又稱江南之夢皆指澤言故司馬長卿子虛賦雲夢者方八九百里跨江南北其水甚大而其傍土地則加上字如南郡枝江安陸皆有雲夢城類皆註土兼上下有雲土夢土史文以省字華之耳爲近理若云雲土謂水去土見則雲夢大澤也能見土乎

地志雍州之地無黑水或云在燉煌郡今滇蜀之交有瀘水孔明出師表所稱五月渡瀘者瀘黑色又名金沙江以江沙出金也唐樊綽云西爽之水南流入于海者凡四曰區江口西洱河曰麗水曰瀾滄江

卷二　八

皆入南海今麗水亦名麗江即金沙江周興嗣千字文所云金生麗水楚詞所云黑水玄沚皆是其地

導山導水馬融王肅鄭皆有三條之說以導岍爲北條西傾爲中條嶓冢爲南條獨鄭玄分作四列以導岍爲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陰猶北陽猶南也其分三爲四者謂導岍爲河西傾爲淮嶓冢爲漢岷山爲江以四大水列四大山也蔡註改作南北二條則猶是鄭意而名則變矣

太行恒山即北嶽恒山也在今真定曲陽縣西北周禮職方氏正北曰并州山鎮曰恒山註曰恒山在上

曲陽是也漢武天漢中修封泰山還過祠常山瘞玄
玉二事卽在其地或以恒州渾源州恒山當之謂古
時北巡盡在渾源後以山顚飛一石至曲陽而山石
兩路中容如陶歷代怯升登者皆就近祠曲陽而渾
源遂歇北亦傳聞之未可信者薊北有兩恒山其誰
爲北嶽則舊儒多云在曲陽耳
敷淺原在本傳云一名傅陽山在揚州豫章界在國
語註亦云一名傅陽山在豫章在史本紀註亦云一
名傅陽山在豫章至漢書地理志則于豫章郡歷陵
縣下直曰傅易山傅易川在縣南古文以爲敷淺原

蓋傅卽敷字易卽陽字傅陽者敷淺之別名是其名
其地記載歷然而朱子又欲以廬山爲敷淺原則凡
書皆不足憑矣元王耕野曰敷淺原恐非廬山高平
曰原而又名敷淺則必平衍非高山可知若謂山之
高者可以綜嶽域則禹所記若樂琉濟所及言耳非
周禮職方表高大也不然豫之嵩嶽舒之灊山江東
之芽山九華何嘗不高而不一及之何耶
朱元晦謂東匯澤爲彭蠡于水道不合彭蠡合諸水
而自爲豬非有藉于江漢之水而始成瀦者且彭蠡
在江南不在江北又曰東迤北會于匯而直相左矣

因援鄭樵說欲刪北二句而未果也至貝潞著書纂
言則遵朱氏說將二句移改作一處以示刪去則直
無忌憚矣學人貴虛心且亦當略通情說以求其義
其曰東匯澤爲彭蠡者非謂彭蠡爲漢水所豬也按
孔傳云滙迴也卽夏本紀漢地理志俱曰滙回也謂
漢水過彭蠡而迴旋爲澤彭蠡自爲澤而漢過東而
瀰之因□澨瀰其中而後去者爲何水爲彭蠡也其
曰東迤北會于滙者則北會字不迤而迤北字迤迤
北者雖迤而迤之形謂江水至此其一東行之道稍
迤向北而彭蠡南出迤會之洄旋之間盖江迤之而

會于滙非彭蠡在北而又作此滙也此則經文之易
明者也
鳥鼠同穴是一山而四字名者西傾朱圉鳥鼠是與
偏名導渭自鳥鼠同穴是樂合名也爾雅鳥鼠同穴
其鳥名鵌其鼠名鼵郭璞曰鳥常在外鼠常在內其
穴而居故其山以是得名此則山川會鳥共耳共曰
經文傳說可證可據者而猶曰鳥鼠與同穴是兩山
則求兌過强矣地理志云隴西首陽西南有鳥鼠同
穴山渭水所出今臨洮渭源縣卽漢首陽其地有鳥
鼠同穴山但或稱鳥鼠或稱同穴亦猶西頃互稱耳

舜肇十有二州而禹又分之為九此正洪範所云天
乃錫禹洪範九疇而禹法九類以治洪水因復以為
九觀禹貢凡山水皆加九字如九州九山九川九澤
是也其後周禮爾雅皆仍九州然周禮有幽并而無
徐梁爾雅有幽營而無青梁各于舜十二州別有取
舍又不同

九河九江尚有水可計數若莊子天運篇九洛之事
則洛安有九乎前人有云古多以九名不必九數太
湖一湖而名五湖將餘鄣一澤而名九澤必欲以西
傾鳥鼠實九山胡穎馬頰實九河則九澤九淵不可

問矣

夏本紀于導岍及岐上加導九山三字于導弱水上
加導九川三字意欲以此山水實九數也司馬貞注
九川則實以弱水黑水河濟江漢淮渭洛定作九水
而適相合至山澤則參錯矣乃節取諸山以岍壺口
砥柱太行西傾熊耳嶓冢內方岷當之謂皆經文中
領皆一山也然文所首稱何足定數蓋其所導山實
二十有七隨取所及所至縱橫數之皆不能限之為
九則何必然矣若九澤則或以雷夏大野彭蠡震澤
滎波荷澤孟豬逵起九數然震澤旣名澤而反不列

九澤之數何以解之

書序夏啟作甘誓而莊子說苑俱謂禹攻有扈呂氏
春秋又謂夏后相與有扈戰于甘獨史記云啟立有
扈不服遂滅之此主書序說也其後馮衍賦訊夏啟
于甘澤兮殤帝典之旨傾亦謂是啟事若王逸注天
問既以有扈牧豎擊牀先出為啟攻有扈親于牀上
擊殺之又以終弊有扈為浇滅夏后相相遺腹子少
康仍滅有扈則既以為啟又以為相之子自相矛楯
且與呂覽夏后相與有扈戰甘之說亦同亦異揆儒
解經之難據如此

有扈罪但以五行三正為辭而並無罪狀世多不
解大抵有扈之叛謂啟私禹之天下而不以予賢故
不伏啟因以天命折之謂五德相禪三正遞改皆天
命依行所謂天之曆數在是者而侮棄不遵是逆天
命也天用絕其命矣家語孔子答季康子曰古之王
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如包犧氏以木德王神農
以火德王類故漢律曆志云堯以火德王嬗天下于
有虞是為土德火生土也舜又以天下讓于禹土生
金是為金德三正記云正朔三而改子月天正丑月
地正寅月人正此在顓頊高辛已早行之故論語云

行夏之時謂有夏適行人正得時之宜尤王繼統世
而于行爲金于正爲寅地行人正統承天曆命在故
也又夏禹天錫洪範首重五行故其陳謨即曰水火
金木土穀於治水即曰六府孔修今行征伐亦即曰
威侮五行蓋其世守範書如此
據書序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而孔傳云
成湯子太丁未立而卒故湯沒而太丁之子太甲嗣
立即湯孫也自孟子有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
壬四年之文而殷本紀遂之謂湯崩太丁早卒乃立
太丁弟外丙三年而崩又立外丙弟仲壬四年而崩

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斯二說未知誰是在漢儒
亦莫知適從孔氏注尚書即依書序趙岐注孟子即
據本紀至班固作律歷志引伊訓篇且兩騎作說曰
太甲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寬以數人連稱之不
知其爲成湯耶太丁耶抑外內耶如是而經義亡矣
夫經稱祗見厥祖厥祖者湯也何以祗見而將即位
而見于羣也然則所羣者湯矣經曰湯則雖書序亦
不繼何兄本紀或謂何以處孟子曰皆關有解之者
矣外丙二歲卒仲壬四歲卒此在湯崩前來嗣位也
然何以必及二人同古傳位之法唯世與及殷尚傳

及則必及二弟故終殷之世凡二十八君皆傳弟君
而惟此二弟不傳則又烏得不及之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宋儒皆謂商以建丑爲正故
夏之十二月丑月是正朔其不與稱正月而仍稱十
二月者以朔改而月與時皆不改也此不讀書之論
子巳于春秋春王正月文辨之詳矣然此太甲既改
元稱元祀而仍稱十二月亦必有說曰此十二月是
建子之月夏之十一月商之十二月也若建丑之月
夏之十二月則在商稱正月矣夫十二月何以爲元
祀也按周制遭喪而即位踰年而改元春秋十二公

可驗也若商制則遭喪即位踰月而即改元假如先
君以正月死則祗正月是先君之年二月即改元矣
然此二月不得改正月也以新君元年與先君末年
合此年而不得分也先君以十一月死則十一月以
前皆先君之年惟此十二月一月是新君元年然而
此一月不得改正月也以先君末年合新君一月而
共此年此月不得爲新君所獨有也今據世紀成湯
以丁未十三年崩則必崩于建亥十一月而太甲以
建子十二月即位改元故曰元祀十二月若建丑以
征即爲建丑正月即太甲二年非元年矣

然而太甲中篇又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何也曰此亦建子之月夏之十一月商之十二月也按士虞禮公羊傳荀子三年問諸書皆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畢者謂撤喪服可以即吉而行政也太甲自元年十一月服喪至三年之十月則適兩朞喪小記所云三年之喪再朞者而于是又加一月至二十五月而畢喪期仍是十有二月故孔傳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其云二十六月者則并薨後一月言也然而服闋矣故伊尹以冕服改商即吉是元祀之十二月為元祀首月而三祀之十二月為三祀末月也皆十二月也則皆建子月也

且其為建子月又有徵矣人第知伊訓為改元即位而不知又有大者夫其云伊尹祠于先王又云奉嗣王祗見厥祖何也祗一成湯而既稱先王又稱厥祖祗一奠殯而既稱伊尹代祠又稱嗣王祗見雜出無理後讀漢律歷志知伊尹代祠是一事是越茀祭天嗣王祗見是一事是即位奠殯其曰越茀祭天者正以此月為建子之月即夏之十一月值冬至朔且體當祭天雖有先王之喪而祭天重大不以王事廢天事故越紼而行特遣冢宰代祠之經稱伊尹祠于

尚書廣聽錄　十五

先王先王者契也配天者也祭典所稱商人禘嚳而郊契是也此一事也其曰即位奠殯則如康王即位三宿三祭于先君柩前與侯何蒼后其行奠禮而然後即位改元此則嗣王自行之且祗在湯殯故曰奉嗣王祗見厥祖厥祖湯也此又一事也然則此十二月本冬至之十一月矣律歷志云商十二月乙丑朔且冬至伊尹越茀行事祭于方明其非建丑商正之月經文顯然前妄固不屬陋儒其所傳春秋無一不錯而南宋儒者遂若科律必謂三正不改時月予因就諸經而歷辨之

唐虞三代皆立七廟見家語穀梁傳荀子及禮器王制祭法諸書而漢韋元成無學謂天子祖五廟而鄭玄遵之致王肅發難劉歆駁正是非得失早已瞭然而近代攻古文尚書者猶以太甲七世之廟爲疑予于廟制及尚書冤詞論之詳矣特孔氏正義不懸鄭說不辨于禮記註而于此稱發之且喪服小記有庶子王立廟之說鄭氏誤註孔氏于小記註不便駁正而反藏于此此亦見前儒用心之苦有裨經學因亟取之

何言庶子王立廟也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由

尚書廣聽錄　十六

而立四廟此言正七廟也正七廟者一始祖四四親
合之爲祖之父高祖之祖爲二祧而七也乃又云庶
子王亦如之正義引王肅等說謂受命之王是初基
之王故立四親廟庶子王者謂庶子之後自外繼立
雖承正統之四親然猶別立已之高祖以下之四廟
猶若漢宣帝別立戾太子悼皇考之類此其說在東
漢張純朱浮輩已用其議使光武立元成哀平正四
親廟又自立四親廟以所生父南頓令爲皇考廟祖
鉅鹿尉爲皇祖考廟曾祖鬱林太守爲皇曾祖考廟
高祖節侯爲皇高祖考廟此見之典制而在經在史

皆可據者其後宋陸佃陳祥道輩亦能稱其說而程
頤司馬光議濮禮明楊廷和議嘉靖大禮皆一敗塗
地而不可收拾始知學者貴通經周官曰學古入官
議事以制所係甚鉅不可忽也詳見予辨定大禮議
中

盤庚歷數遷國曰于今五邦孔傳謂湯遷亳仲丁遷
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今將遷殷爲五遷前儒謂
五遷俱指先王言不得以遷殷濫入數內故鄭玄王
肅並皆云湯自商徙亳爲二遷此皆强求五遷不可
得而故析、以合之夫商亳本一地湯自商邱徙西
亳祖一徙也安得以始居爲一徙乎按汲冢古文有
盤庚自奄遷于殷語而殷本紀又云祖乙遷于邢意
當時祖乙居耿之後因耿地被河患又遷他處如書
序所云祖乙圮于耿者其曰圮則必已毀于水不能
再都可知也雖祖乙所遷處或奄或邢尚未可定然
而已遷矣則是亳囂相耿已經四遷與祖乙所遷而
五此猶有據者若然則前儒所謂盤庚自耿遷殷者
尙猶以爲說經之疎也夫耿在祖乙時已圮矣尙自
耿乎

書序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孔傳謂耳不
聰之異此以鼎耳作占也但洪範五行傳云視之不
明時則有羽蟲之孽雉雊者羽孽也豈高宗視不明
聽又不聰乎又漢五行志劉歆謂鼎者三公象也鼎
以耳行鼎耳其樞機也羽蟲升鼎耳當有小人升三
公之位以爲政者夫高宗方升傳說以爲相國語所
云得傳說以來升之爲公者而其祥如此則說非聖
人而小人矣故予謂五行災祥統不足信此其一也
若指雉申警又曰鼎雉之異興殷之符也人以爲災
而我以爲瑞亦孰得辨之
微子稱箕子爲父師比干爲少師師者師保之稱父

者大也父師少師猶周官三公稱太師三孤稱少師也若謂箕子是微子叔父故有父稱則比干叔父稱少師者不可通矣且服虔杜預謂箕子是紂庶兄其爲紂何親未有定也伏生大傳云澨致仕之臣教于州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朝夕坐門塾而教出入之子弟此不過鄉官之長並非諸父其稱父師者卽太師也故史殷本紀及微子世家皆稱箕子比干爲太師少師此明驗矣家語云比干官則少師又史記太師疵少師彊論語太師摯少師陽皆樂官名

微子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

災蔡註以犧牷牲句用以容又句若孔傳謂牛羊豕曰牲器實曰用盜天地宗廟牲用而相容行食之無災罪之者則以犧牷牲用爲句以容將食又句初其不耐既而思之犧牷牲者牲也用者黍稷也粢實曰牲器實曰用用與牲對器實者實于器者也以容將食者謂于以容之而犧牲黍稷俱取食之也將者取也正泰誓所云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也則其文非無解矣若蔡註曰用以容謂有司用相容隱則用以也既用又以世有此詞例乎況此是今文其所屬讀皆是漢文時晁錯親受之伏生者兩漢學官旣勒功令而諸儒學僮並無敢私相異易縱有異解安可並屬讀亦改之

尚書廣聽錄 三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稱又秋晴稿
文輝克有
賓宗姬璜 校

泰誓惟十有三年孔傳謂是文王之年文王受命至九年而崩武王三年服畢觀兵孟津又一年伐紂合十三年而後儒多非之蔡氏因改作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予謂蔡說未必是孔傳未必非者武王不得有十三年也紂在文王時罪惡已稔文王伐密須伐耆伐崇戡黎岌岌安得復有十三年盧度之興若武王（尚書卷三實篇錄）則自即諸侯位後連即天子位十一年而崩並不當有即位十三年之事正義引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是武王少文王止一十四歲而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則在文王卒時武王即諸侯位已八十三矣乃又十三年而始伐紂則九十有六將文王世子所云武王九十三而終者已死過三年也後儒譏許拘泥謂文王必不當稱王必不當受命改元夫稱王誠可疑文王世子武王呼文王為君王或是後人追稱是矣詩是類是禡行天子之禮或是後人追頌者改元則諸侯原有之春秋列國皆自稱年而出國入國亦必改元以紀之如鄭厲公出奔中隔數主豈各仍稱衞獻公在外越十三年則于返國後自當更始故戰國魏惠王秦惠文王俱有後元年此正諸侯改元之明驗也文王自囚羑後出而得西伯賜弓矢鈇鉞得專征伐則更新之會因而改元誰謂不可是以帝王世紀云文王即位四十一年歲在鶉火文王更爲受命之元年又九年而崩此其說武成有之武成云惟九年大統未集正謂改元後又越九年即無逸云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亦與竟合命以九十合西伯一年正五十年文王九十七而（詳見禮記篇）終先九年受命是八十有九正是中壽（自七十至八十爲下壽八十至九十爲中壽九十至百年爲上壽）九中身者中壽之謂是文王改元原是總文也其稱受命皆是受天命與王之意無逸曰文王受命武成曰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皆指受天命書與中庸武王未受命同宋儒有巧爲之說謂受命是受商西伯之命非受天命皆邪說也若武王則即諸侯位時已八十三歲又四年爲天子爲八十八歲又七年而崩則正當九十三歲如是而泰誓武成無逸大戴禮文王世子帝王世紀無一不合即史周本紀亦謂武王即位修文王緒業九年

東觀兵亦指文王年言齊世家亦然其小異者古文
尚書後出西漢儒者皆謂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史
記十年十字皆七字之誤又伏生大傳分著七年謂
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
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皆質指
文王受命言若謂武王即位之十三年則從來無此
說然且諸經諸傳無一能通則是蔡註所云雖若近
理要是小人之用心古聖古王全不如是善讀書者
不可不察也

十有三年春春不在夏正寅月在周正子月孔傳以
爲周之孟春正義以爲周建子月十一月皆是也而
蔡註必以爲商周改正不改時春必在寅卯辰三月
而不在子丑兩月眞不可解按武王興師伐紂國語
明載其月日其興師以前則伶州鳩謂歲在鶉火日
在析木月在天駟而漢律歷志從三統曆推之謂此
是周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戊子以是日歲星在
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與州鳩所言合也乃越三
日而得周十三年正月辛卯朔州鳩所云辰在斗柄
星在天黿者是日日月合朔在斗前一度而次日壬
辰辰星在天黿武成所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者正

二月二日以朔日死魄朔之二日爲旁死魄是也乃
自此而推至二十八日戊午而始至孟津武成所云
既戊午師渡孟津與此所云大會于孟津者皆在此
日而史官以春紀之則子月春矣其後越二日庚申
爲二月朔歷辛酉壬戌至癸亥爲二月四日甲子爲
二月五日而一日有陳一日誅紂與武成牧誓國語
及律歷志諸日無一不合徒用武斷何爲乎若孔疏
以二月庚申朔爲辛酉朔改遲一日則于四日癸亥
五日甲子又不合矣此則其稍不簡點者要于月日
則並無同異耳

武成原無脫誤而宋人必謂有脫誤程氏劉氏各有
改本蔡氏則竟另刻一考定武成入經中按武成大
告諸侯自王若曰嗚呼羣后以下述公劉太王王季
以及文王之德自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以下述
伐紂時告天地以商王逆罪藪惡之禍此本告詞一
串並無間斷而蔡氏謂告諸侯與禱鬼神截然兩事
原可截然分別乃以底商之罪告皇天后土一段移
之伐紂之前以王若曰嗚呼羣后一段割在克商之
後先禱天地後告諸侯何等條理然春秋時昭七年
芋尹無宇曰昔先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

下逋逃主萃淵藪則其所謂告皇天后土數紂罪數
者正其所爲大告諸侯之辭也無二詞也又國語伶
州鳩敘述武成自癸亥布陳甲子克商後乃布令于
商即大告諸侯也曰昭顯文德即其歷敘先王以及
文王之德也曰底紂之多罪即底商之罪告天地以
數紂惡也皆是大告諸侯之詞並無贗詞且前後次
第自王若曰嗚呼羣后以下一氣順敘並無彼我參
錯一字其在伶州鳩芊尹無宇時定無有出入屋壁
脫漏竹簡如今所云而其文如是苟非無眞亦當緘
口抱慚恧矣又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與丁未祀

于周廟謂是兩時遂將既生魄節移之生明之後丁
未之前而漢魏諸儒注易卦引此亦是哉生明後直
接丁未此時孔傳之行未遠大河其所據書並非晉
太保鄭冲傳至城陽臧曹之本然其無不同何如是
者噫予聖經一綫保守不足尚敢云改況改又必無
一道者徒出醜耳戒之戒之
洪範九疇是書名即天所錫者周書王訪于箕子一
篇是也第此是夏書而陳其書者係商臣箕子遂有
稱商書者總之天帝授書本屬怪事而神禹則實有
之觀其受書後作兩大事皆用九類疇者類也一是

治水舜初分天下爲一十二州而禹忽改爲九州逆
于帝舜前自稱曰予決九川乃當水初治時謂水之
爲患莫如江河因疏江曰九江疏河曰九河及其旣
治則制田賦爲九等而田曰九土貢曰九貢賦曰九
賦然且曰九州攸同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旣陂
無非九數是禹治洪水原取九類以爲法此一事也
如此方與緊錯其下衣文相合一是作樂五帝紀曰四海戴舜之功
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物鳳凰來翔簫紹屢命禹筮
開六律五聲八音而禹以九類之義合六府三事爲
九功定九功爲九敘以九敘作詠爲九歌遂以九歌

而布之金石爲九招且以九招而九變之謂之九成
則是簫韶九成雖庶舜之樂而禹實爲之是以夏本
紀曰於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數聲樂而楚辭天問
且曰啟棘賓商九辯九歌則禹傳予啟亦且傳九招
之樂而功歌之是禹作九節亦取九類以爲法此又
一事也然則禹之受九疇審矣故五行三德不見于
諸經九功九歌不見于諸傳而禹實創言之惟禹謨
洪範二書然後有五行九歌之文故禹自陳謨亦即
用九疇爲言如曰水火金木土穀惟修即五行也正
德利用厚生即農用八政又用三德也戒之用休董

之用威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也此春秋郤缺每引其文以爲夏書非無謂也自孔安國謂龍馬出河伏羲則其文以畫八卦神龜負文禹因而第之以成九類而劉向父子總承其說謂五行五事諸名及敬用農用諸字皆洛書所有而班固五行志且以初一曰五行至威用六極凡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于是漢後儒者皆尋繹謂河圖畫八卦洛書陳洪範者不知洛書是何物其與範通否皆不可得而定也然河圖洛書二物見于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則皆出于伏羲之世凡

皆則以畫八卦安得有一出于夏時一則以作洪範之說又春秋緯云河圖爲乾爲天苞洛書爲坤爲地符河圖九篇用乾數洛書六篇用坤數則河圖爲陽九洛書爲陰六未聞洛書之數是九類也且易大傳註洛書摘辟曰用十二月之卦以定歲紀則但用書卦而無他用且洪範本文明云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則天所錫者洪範九疇非洛書也若云天所錫者是洛書而禹法之爲洪範九疇則當鯀未殛死時禹未法也即曰天乃不畀洪範九疇是禹未嘗法而九行其書大不通矣

乃宋儒無學忽以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爲洛書夫戴九履一始于大戴禮明堂篇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文即明堂九室制也東漢儒者稱其說以爲太乙下九宮法此在後漢書張衡傳中稱敬之是以明堂南三宮曰二九四而九宮法則爲戴九爲二四爲肩明堂中三宮曰七五三而九宮法則爲中五爲左三右七明堂北三宮曰六一八而九宮法則爲履一爲六八爲足未嘗曰此洛書也本陳摶僞拾其數遂以黑白點注繪之爲圖而妄名洛書授劉牧邵雍諸人傳至南渡而蔡氏信之遂著爲

洪範皇極一書以大闡其說無論洪範一書有數無位五事不必在西南五紀不必在東南八政不必左稽疑不必右五行不履五福不戴三德非西北庶徵非東北此與明堂方位陰陽向背絕不相涉而即以數言之明堂本大衍即陳摶所爲河圖者天一坎水地六乾水天三震木地八艮木地二離火天七巽火地四兌金天九坤金此大衍生成之數必不可易而八卦本體則地二離火在南天一坎水在北天三震木在東地四兌金在西坤艮乾巽四維相倚凡前後左右四方八兩無非相刑相剋之數南北水火東西金木四維

相峙純以金木水火相冲殺而明堂大法將以和陰陽而鬪風雨使向背主客有順無逆因取西南四卦彼此相易坤兌在南離巽在西其在前後左維則坤九兌四之金可來生坎一乾六之水在東西右維則震三艮八之木可來生巽七離二之火而轉而相向則又木返還金火返還木主客相生迭環不已是九宮之神直本明堂真公劉胥原周公相宅道法與八卦方位截然有分而至其爲數則仍是坎一離二震三兌四乾六巽七艮八坤九何則以天地生成之數不可易也今陳摶但拾其數而妄稱爲洛書孫氏又

但拾陳摶之圖而不知爲明堂九宮之數乃以戴九爲離南則仍與履一坎北右七爲兌西則仍與左三震也二肩爲坤四肩爲巽則仍與八足艮六足乾也是宮不成宮卦不成卦陰陽向背何所取正且使伏羲以後孔子以前無故而有離九坤二兌七巽四之卦數其爲離經畔道莫此爲甚而近代曆家合九宮正法以妄逐蔡說且造之爲一白二黑三碧四綠五黃六白七赤八白九紫而亦以爲洛書[illegible]且爲洪範夫洛書洪範圖也不相涉乃即明堂九宮緯綴成法在大戴禮後漢書明堂月令易稽乾鑿度諸書歷歷可考而兩宋相傳一往訛錯致易書兩家各預其誤于易書之首而儒冠千載恐俛首而受其誤莫可惜也

五事配五行見之五行傳然夫子說卦原有之說卦以震東爲木兌西爲金離南爲火坎北爲水此五行之見于八卦者也乃其配五事則以震爲足足即貌也以體貌從足起也是貌爲木也又曰坎爲耳離爲目謂火外光如目之視物水內明如耳之辨聲是視爲火聽爲水也又曰兌爲口口實司言兌又爲金金有聲故言亦有聲是即言爲金也是以伏生五行傳口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此實本夫子易傳以爲訓者蔡註不知何據改曰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則于理既乖而于經于傳又別無所據直試斷矣孔傳解書序于大戊祥桑之稱謂之貌不恭之罰而史記秦二世元年無雲而雷解曰易只爲雷謂貌不恭也是以震爲木所主在貌故雷禍木禍皆謂之貌不恭之罰此直木夫子易傳爲言即視不明劉歆亦以爲于易剛而包柔爲離離爲目爲火故火德則視不明此與八處徵五氣所驗無一不同禁許歷數二傳且于夫子贊易顯相抵牾何不

畢至此
宋儒專輒古經爲脫誤則禹貢改武成無所不至可
謂罪大惡極矣至洪範篇則從來無云有脫誤者而
蘇軾謂王省惟歲至則以風雨皆五紀之文當在五
曰曆數之後洪邁又謂五皇極中如斂時五福至于
攸好德汝則錫之福皆九五福之文而脫簡于此者
至明儒且有謂惟辟作福至民用僭忒當是五皇極
之文應移置以爲天下王之下則是尚書一部不至
如百本大學不止矣嗟乎人不讀書亦嘗讀史記試
觀史微子世家全載洪範一篇與經文本適無異同
又何嘗有一字前後移易而小人之腹動改古經不
亦怪哉
金縢是有丕子之責于天孔傳謂責如左傳施舍已
責之責即今所云債也負大子之債于天天來取債
必需一子死則且代可矣此儒者之可笑者鄭玄謂
丕讀不也三王不愛子而任其死天必責之則何如
以其代之是天不欲死武王而三王死之尤爲無理
且丕非否也蔡註謂三王有保護元子之責于天不
可令死如欲其死則且請代之則于天無理且必增
如欲其死四字非解經法也惟徐仲山曰記曰惟爾

元孫某遘疾若此儼爾三王以爲此雖我元孫實天
之大子也其責甚重不可死則且請代耳如此則于
孫子二字俱有關合文理與語氣俱通貫矣責作任
解太史公曰是子之責也大義同
周公居東二年孔傳以居東爲東征鄭玄以居東爲
避居于東二說分兩大門戶久矣少時亦主鄭說謂
三叔流言成王方疑公不暇而公反東征而誅管蔡
于情于理俱覺未合因作豳風省篇于鴟鴞詩力破
東征之說久行于世以今思之則有殊不然者按史
父之時與三叔流言不是兩時流于周公使管叔監
殷管叔以殷畔是管叔流言時殷已畔矣故書序曰
武王崩三監畔明在一時金縢但言流言而不言畔
者以成王疑公在流言不在畔耳豈有流言兩年而
然後畔者此不然一也管叔既與祿父畔則無容避
居坐視致二年之久萬一其勢已成則東征二年何
待久然二也此云居東二年而豳風東征之詩則
恰云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正義謂居東實二年而行
役并今文計之則有三年是兩經所言俱符恰合
[illegible]然後有避居如是久東征又如是久
[illegible]計者其不然三也惟以東歸東征

故但稱東一字而其地已見以三監在國東也其又稱東山謂太行山之東即戰國所稱山東者以三監衛地在太行東也若避居于東則是何東以爲東都則是時殷頑未遷洛邑尚未成也以爲東魯則魯公未之國周公則留國于周終身未嘗一至魯也不然四也且避者避位而去猶今云避賢也家學去位亦一大事而乃成王不留二公不留公任其自去耶然且避之至二年矣從來道公事者祗有東征三年一事雖無避位二年一事此實後人妄談爲經傳所絶無者不然五也且夫罪人亦難稱矣亦惟與祿父皆

畔始名罪人故正義云管叔疑公有異志由不識大聖耳但啟商共畔其罪爲重今乃但知流言爲管蔡而遂曰罪人斯得則所云罪者誰罪之所云得者誰得之不然六也且鴟鴞之詩管蔡既誅之詩也所宜更防者殷頑未靖耳此正營洛遷民爲召誥洛誥多士多方所張本而如曰鴟鴞爲東征以前之詩則既取我子毋毀我室何以爲解夫詩之東征三年作書之居東二年詩之既取我子即書之罪人斯得而今皆反之其不然七也且鄭氏細是說亦未詳何背經文一計之耳且其說甚荒唐不可訓鄭氏云武王崩

周公爲冢宰三年服終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即避居東都成王多殺公之屬黨公作鴟鴞之詩救其屬臣請勿奪其官位土地及遭風雷之異啟金縢之書迎公來反反乃居攝後方始東征管蔡云云今以其說計之則是武王崩後周公爲冢宰三年而遭流言又居東二年而後金縢之書夫然後東征三年而誅管蔡則已共八年矣考之尚書大傳四年建衛侯而封康叔五年營成洛邑七年制禮作樂洛誥所云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此經文也經文于七年之間在公已東征營洛遷頑作誥居攝並罪醜此將期

農復辟而謝東征甫還而已踰七年則小說家事也然且不營洛邑而曰居東都取子毀室而曰成王殺公之親屬而奪其官位土地則直齊東野人之語而以此解經亂道也其不然八也

然則勿辟勿法也謂不誅祿父也居東東征也部次其地而相機而入若將等然慎其事也此時奉王命而行大誥所云周公稱成王之命以誥天下是也罪人斯得法祿父以法二叔也貽詩曰鴟鴞詔誥營洛邑遷殷頑民也肆予小子其新逆以東征雖非所鎮撫不遜王遣入迎公以圖更新也王出郊郊天也

若康誥酒誥皆即以三監與殷之舊地封之康叔而
然後圖遷頑之事書傳所謂四年封康叔五年營洛
邑是也但考左傳與書序與洛誥則誥康叔作康誥
皆在周公攝政七年營洛遷頑之際見洛誥命周公
後條

至漢地理志以殷管蔡為三監謂其監殷民則殷民
而可以祿父監之者乎疏乃以今使管叔監殷管叔
以殷畔則管所監之殷即所畔之殷也監者祿父畔
亦祿父矣見管叔及其群弟謂蔡叔霍叔也蔡仲之
命所云降霍叔為庶人是也若止蔡叔一人何謂蔡

補 請書要案

十五

弟故書稱三監則祇管蔡霍而無祿父詩稱四國則
及祿父矣若謂四國是管蔡商奄則當時同畔尚有
淮夷豈止四國乎

周公相成王定四國商奄之叛而以祿父之地封康
叔于衛此在諸經諸傳及周秦漢魏晉儒說皆無同
異則亦可無疑矣乃以康誥篇中王若曰孟侯朕其
弟小子封語謂成王不當稱康叔為弟周公奉成王
之命又不當自稱為弟而疏假王命以冠其首遂武
斷謂是武王誥康叔之文強據史記武王克商時衛
康叔封布茲而汲冢周書亦有衛叔封傳禮何是康

叔是時能隨武王伐紂不必年幼何以不封夫叔之
既封原非以幼故既稱爲康則已分畿內國矣且即
隨武伐紂亦不必皆封毛叔鄭奉明水則但分畿內
毛國而其後全不加封見史記明云康叔隨武伐紂
又明云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誅武庚分殷地爲二一
封微子啟于宋一封康叔于衛是史記有茲一語未
足定武王封叔之案也何則史別有封叔文也且蔡
氏但據成王封康叔一語出自書序而不知不止于
此夫書序本周史文周禮所謂外史達書名于四方
者即是其書則與本誥同出原未有誤乃又有所據

補 請書要案

十六

最確無容置喙者春秋定四年晉侯假王命以合召
陵將長蔡于衛而祝鮀爭之有曰武王克商成王定
之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分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
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之職事于魯命以伯禽而
封于少皞之虛分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
氏饑氏終葵氏并武父圃田有閻之土諸土地命以
康誥而封于殷墟則不特成王滅殷後封伯禽康叔
且分諸殷民土地歷歷指數有名有物抑且康誥之
作明屬此時此周史策書左氏得之以傳春秋者實
之際萬年間史官紀綱初洪永年封國之事以本朝

史官述本朝分藩掌故豈有未確于此不信則天下無信書矣葢宋人大患全在據一理以覈古事夫聖賢用心有在恒理之外者孟子明云君子所為衆人不識一據恒理則小人之腹矣故康誥一篇是周公奉王命以作誥者然仍以公命其稱王若曰假詞耳若其稱武王寡兄則徐仲山日記有云周公假武王之命以作詞猶武王令文王之年以紀歲者此皆不忍亡先王之義且祝鮀明云武王克商成王定之是成王滅殷又仍歸本于武之克商故誥中稱寡兄且無一語頌武德有以也此則精于解經者若一概武斷則焚書矣由此觀之則大誥之稱寧王寧考寧人其不詳武王而詳文王者皆是此意而蔡沈俱改為武王而不之察也又康誥酒誥梓材三篇多言刑罰而祝鮀云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則康叔晚封實留于畿內代蘇忿生為司寇至封衛時猶兼其官故誥屢及之而哂者又云康誥是武王命叔為司寇非成王封衛則于誥辭封東土殷民世享又不合矣解經貴有據又貴通貫不得執此以廢彼又不得據一理使天下之書合而就我學古者知之

終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又字秋晴稿　甥鼎　文輝兄角　書宗確廣較

尚書廣聽錄　四

召誥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孔傳謂至豐以遷都事告文王廟也然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而蔡註謂豐去鎬二十五里文武廟在焉則豐舊有武王廟耶詩稱文王作邑于豐武王宅是鎬京竹書謂帝辛三十六年西伯使世子發營鎬京故武自繼文為諸侯時即已遷鎬武成云王來自商至于豐者以專告文

王之廟與此至于豐同則是武王都鎬其不宜有武廟在豐明矣若豐尚有文廟則舊廟不毀故耳

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此新邑郊社之禮郊只祭天社乃祭地此正禮所謂祭帝于郊祀社于國者其用牛二者一是帝牛一是稷牛也古凡祭天必滌養二牛而卜之以不吉者爲稷牛所謂稷牛者后稷配天之牛也若戊午之社用牛羊豕以郊用犢牛社用太牢且郊一社三禮有以少爲貴者是也蔡註乃謂郊祭天地故用二牛即假此郊是合享天地之祭此二牛是天地

分祀之牲大爲可駭禮無天地合祭者惟周頌昊天有成命篇小序謂是郊祀天地之詩此謂分祀天地如周禮所云南郊北郊者皆用此詩求序謂天地可同祭也且郊牛帝牛在郊特牲及春秋諸傳所論甚備豈有以地示一牛與天帝並設爲二者武斷哉

洛誥一篇爲周書極大公案宋儒武斷將成王宅洛周公命後諸舊事盡行繙變凡詩書禮春秋諸經所載文篇俱紊滅盡矣今爲略疏正之

洛誥分六節第一節周公拜手稽首至以圖及獻卜是周公告營洛詞第二節王拜手稽首至拜手稽首誨言是成王謝詞第三節周公曰王肇稱殷禮至無遠用戾是周公致政請成王宅洛詞第四節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至四方其世享是成王許卽洛并留公輔政立公後詞第五節周公拜手稽首至其永觀朕子懷德是周公許從王卽洛并述已考成洛邑勉王作祀詞第六節戊辰至末是史官記事詞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經文原本在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之上是康誥文

蔡註改移在洛誥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之上謂是洛誥文

從來說成王誥康叔作康誥而蔡氏改作武王誥康叔則周公營洛功成始誥康叔爲不合矣因蘇軾說移此四十八字于洛誥篇首予前于康誥篇辨成王誥叔武王不誥叔亦既詳明且春秋策書載祝鮀說原有伯禽康叔兩誥皆在成王宅洛之時今洛誥命伯禽爲後儀有誥冊告于洛邑大烝明堂祼獻之際則伯禽康誥出于一時尚書春秋兩相脗合四十八字正史官作誥者推原所自之本文在康誥不在洛誥也見春秋衛遷帝丘寗武子有曰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亦惟以康叔之祀實成王周公有以命之並不出自武王之命則夫初基東國命祀所本康誥篇首非此四十八字不可矣若謂是洛誥之文脫簡在彼則洛誥與各誥相接成篇其中時日前後皆聯綿不斷忽攙此節則于惟三月哉生魄與召誥三月惟丙午朏雜出無倫脊矣嗟乎何苦爲此

朕復子明辟　其基作民明辟

朕將復政于子明辟　故營洛以爲始作民明辟之

地

蔡註朕復命于子明辟　故營洛以爲始作民明辟之地其說謂周公無攝政事此復者復命耳若謂復政則有失然後有復成王無一日不居君位何復之有哉王莽居攝幾傾漢祚皆儒者有以啟之不可以不辨

予謂此復字不始自洛誥也咸有一德曰伊尹旣復政厥辟將告歸亦以復政爲復復政厥辟正復政明辟之同文也豈商曾失位耶且此洛誥本文亦有之矣王曰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卽辟者就其位而爲君也亦惟公復之故王始就之卽辟與復辟文相當矣且始作民明辟者周公當下之言也亂爲四方新辟者周公進此之言也夫經有同文卽無異解何則文既同則義不得異也況經本文乎且天下惟好語最巨信有失然後有復試問其所云復命者命亦有何失而復之耶若夫居攝一事則自昔有之伊訓曰百官總已以聽冢宰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此是恒事如謂王莽傾漢皆起于儒者居攝二字則大不然古聖行事誰非口實莽並以受禪爲法豈顧居攝莽將弑來公亦以除民怨而弭兵禍爲詞

此湯武也亂臣賊子法堯舜湯武耳法冢宰哉

王肇稱殷禮

殷禮殷人之禮也

蔡註殷禮盛禮也與五年再殷祭之殷同

周公營洛邑定大禮遷殷民此三大事也營洛既成則殷要是定大禮故告王以居洛之事而首及行禮其曰殷禮者以開國定禮原兼前代而損益之况治殷頑民則尤宜以殷家掌故爲之引翅與後其大悖典殷獻民同一意也若云是盛禮則樂盛稱殷禮盛不稱殷樂由人心生故从耳从殳皆從中出易殷薦于上帝是也若禮則三千三百有皆稱盛禮爲殷禮者乎曾子問君喪服除而後殷祭與春秋吉禘五年而再殷祭皆指禘祭言謂大祭也殷祭非殷禮祭可殷禮不可殷也蔡註如此差繆歷卷多有予獨辨此者以其解殷之意別有在也說見後

祀功宗以功作元祀　惇宗將禮

記諸臣之功大者爲大祀地也　惇崇大禮也

蔡註謂功宗功之尊顯者　惇宗卽功宗之宗也與下文宗禮同

此正稱殷禮之一也殷禮尙功臣之祀如伊尹伊陟

格配皇天盤庚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于享之
之類皆功臣從祀之事故周禮有功臣祭于大烝司
勳掌之及祭法有法施于民則祭之以死勤事則祭
之諸文皆爲監殷禮而爲之者因以之勸成王爲居
洛親政之一事紛而不名宗禮也蔡氏既以功宗之
宗訓尊義矣其於惇宗將禮亦曰惇宗即功宗之宗
矣乃又曰與下文宗禮同大下文宗禮謂大禮也豈
惇大大禮乎推其意蓋欲釋亂諸宗字而造一宗禮
以爲記功宗之祭名曰宗禮而欲定宗禮則又當先
制一安周公之禮以爲後世綏政國所張本此不追

卷四　尚書傳纂疏　六

欲大反古事以爲周公留後治洛與孔傳別而不自
知其從訐之至此也嗟乎其用心亦苦矣說見後
王曰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
將周公致政成王請王居洛而王遂許其居洛而不
許致政故曰予小子還朝之後便當往洛以就君于
周但公不可去我當命公後矣謂封伯禽也蓋此時
成王在鎬京謂身當進洛爲公立後以爲宜後則可
長留公在周作王國卿也
蔡註謂時成王在洛身當還鎬京反謂公治洛也
後衍留守爲後之義先儒謂封伯禽以爲留後者非

是書之發皆東郊不開乃在周公東征之時則伯禽
就國蓋已久矣
如此則經傳皆反變甚矣夫三代雖遠然詩書禮春
秋所傳自有一定之事一定之時如成王即位周公
居攝此定事也居攝三年而過四國之變又定事也
東征三年而滅四國又定事也于是居攝七年而營
洛邑又定事也其年即致政請王居洛又定事也越
明年而成王在洛遷殷頑民又定事也即于其年伐
淮夷商奄五月歸鎬又定事也是以從來書傳皆曰
文王居豐武王治鎬成王宅洛並無有言周公留洛

卷四　尚書傳纂疏　七

者且即居洛一事成王與周公再度來洛一在攝政
七年之三月營洛也一在攝政七年之冬十二月至
明年之夏五月而即遷宗周此居洛也然則成王周
公其同居洛者裁六閱月耳又何嘗有成王先歸周
公留洛一事然且其兩度來洛一則周公營洛而王
先歸一則王與公同歸並不得有留公在洛之時若
謂即七年之十二月赴洛而王歸公留則次年遷殷
王公並在至王親伐淮夷踐奄遷五月而始還鎬京
不得于十二月王先歸也若謂即次年五月成王踐
奄之後而王歸公留則命後之冊已在去年十二月

王伐奄後在次年五月不得此時留公而背冬大祭
即已告留公之冊也凡此皆事與時之必不可開者
也
況後有後禮周制凡封國授爵傳子皆名曰後此在
三禮屢言之故春秋魯莊疾問後于叔牙叅慶稱重
耳不設爲後若曰惟告周公其後猶莊叔謂叔孫得
子曰其爲子後是也若留後而稱後此何禮乎禮無
後名而三代以前又並無後之之事乃以後字繫[illegible]
字而稱爲留後則可怪之甚夫留後非盛世所[illegible]
唐志節度使跋扈不肯交代或子握兵柄或[illegible]
讓自擇將吏以邀命于朝三者皆謂之留後此其字
在唐元和後始有之而當時天子無力聽其留後史
即謂之爲姑息之政乃以成王之世而比于亂朝以
周公大聖而至加之以叛將之名其爲無理莫大于
是至又知難通復以留後留守而牽及留守夫留守
與留後又絕不相同留守二字起于東漢和帝南巡
張禹以太尉兼衛尉留守而隋大業九年代王侑留
守西京因之立留守之名歷唐五代以及于宋相沿
不徵然而三代無此事幷無此官也三代居守不聞
設一居守者是無此事也春秋公出亦有居守之宗

卿而不名留守是無此官也且經文祇一後字耳祇
一後字而誣坐古人以留後且即以留字而誣坐留
後以留守之官蔡叔亦蔡流蔡亦蔡邦蔡亦蔡非矣
語乎
況其所謂封伯禽爲公後者在諸經有之非孔傳私
言也公羊傳曰周公何以稱太廟于魯封魯公以爲
周公後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也曰生以養周
公死以爲周公主也此命公後之據也祝鮀曰成王
選建明德以藩屏周室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
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使之職事于魯分之士
田與冊百官彝器命以伯禽而封之少皞之虛命伯
禽者即命伯禽之誥猶君牙君陳類用其名以爲誥
名即下文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之據也其誥維何
則魯頌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
爲周室輔此誥詞之據也然則命公立後在書有其
事在春秋有其冊在詩有其誥詞此亦經文之實實
可據者矣于此而猶欲悖其詞反其事是叛經矣經
可叛無不可叛矣
若謂費誓東郊在周公東征之時此時伯禽封國已
久則商奄淮夷不止一叛蔡氏但知近魯東郊者祇

此淮夷而不知其叛時不同大誥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奉王命征之此東征之淮夷叛也是時伯禽未封國也多方序云成王歸自奄以淮夷又叛成王東伐淮夷始踐奄此東郊不開之淮夷叛也是伯禽始就國後也則費誓之作正在殷頑初遷淮夷再叛之際與前此東征四國時迥不相涉而以此牴彼直自誤耳

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　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王謂何以公不可去也則以定大禮遷殷民皆我公

事也未定大禮則公功未安也不可去也文武所受之殷民我將稽公爲四輔而亂而保之不可去也此將進公以冢宰兼太師也四輔師保疑丞也

蔡説謂宗禮功宗之禮也未定功宗之禮故未能敉公功也敉公者安定其功之謂如下文命寧者也亂爲四輔治爲宗周之四輔後三輔蓋本諸此但曰四輔則留後于洛明矣

此則成王謂公皆以遷殷民爲事而帶言定大禮耳蔡氏必欲訓大禮作宗禮謂成王欲以功宗之禮安周公即亦定宗禮已耳乃又謂當定一寧禮以爲敉字訓作寧也夫據其訓義本欲定宗禮以寧公功所重在宗也乃反欲定寧禮則又在寧不在宗矣初改殷禮爲盛禮既又改宗禮爲功宗之禮今又改功宗之禮爲寧禮不過欲改經文命寧二字爲寧公禮也然而經無寧字忽取經中敉字之訓改作寧字而以國改寡則在彼爲無忌憚而在人觀之則所謂作僞心勞日拙何必然矣上有皇天前有聖賢豈眞以寘寔爲可欺也乎

四輔二字見于天文歷著于文王世子諸書所謂設四輔及三公者即太師太保之任蓋是時名公爲太

保成王將欲進周公冢宰而爲太師故爲是言乃蔡氏以東都當之謂豐鎬是三輔加東都即是四輔總欲實已留後治洛之説以爲此即洛邑名也殊不知三輔者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也豐鎬祗二輔已不合矣且此係漢後稱名在秦改郡縣時但稱其地爲內史而不稱三輔即漢地理志亦仍不以此爲名在漢稱之久紀形勝者因之有三輔黃圖一書行于人間而成王日中乃欲滲一輔以名東都怪哉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

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　予旦以多子越御
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
此周公許王留任同來洛以遷殷民也蓋成王責公
雖有定禮遷民兩事而遷民最重故公許留任而專
以遷民答言謂王命予來洛保此文武所受之殷民
治爲四輔所以大我之恭承也予謂此王事爾王來
洛而惇典殷民之賢者以治爲新辟則恭承之但任
王矣何必治爲四輔哉予不當答此殷民爲民予之
倡而已承保受命民與誕保受民對文亂爲新辟與
亂爲四輔對文
蔡說 書讀 [illegible]
十一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伻來毖殷乃命寧二此節與下節參
註直句屬篇與 原本不句見後
若夫定禮則我已曾與保民並行之矣我管以制禮
授王成我以昭子之典刑者乃所以繹祖德也管使
來營洛毖斯殷頑民而思遷之者乃所以命保民也
此兼答定大禮也徐仲山曰中庸曰周公成文武之
德即周公制禮也二乃字對文
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
禋于文王武王　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
德殷乃引考

且予嘗諸二鬯思助王薦享而不敢久宿已于考室
時禋二王矣然而祝辭亦每以王自作德使殷民長
成此室蓋考者成也竹書宣王八年初考室詩小
序曰斯干考室是也是時洛邑考成之祭公自主之
因責王保殷而并及此以道其稱祝之意非述其事
也
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然則王亦惟殷使殷民萬年永依我德勿替者事在
王而已
許案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文作一節字連上
斷語 案書集
十三
伻來毖殷乃命寧一連予句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
稽首休享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解謂此誥毖殷民而命寧周公也孫氏曰以黑黍爲
酒合以鬱鬯所以祼也宗廟之禮莫盛于祼王使人
來戒毖殷且以秬鬯二卣綏寧周公曰明禋曰休
享者何也事周公如事神明也古者有大賓客以享
禮禮之酒清人渴而不飲肉乾人饑而不食也故享
有禮爲最非敬之至者則其禮如祭也與
此則造事之中又造事造禮之中又造禮矣原其初
惑不過欲反前傳思遣一周公留後治洛事耳乃既

已留後則必記功宗定尊禮賜秬鬯休享初以功臣事之既卽以神明享之于是有周公留後事又有成王賜周公秬鬯事有留後禋又有此寧公之寧禮造事日益增造禮亦日益出矣予嘗問姜垚曰子亦知古有寧禮乎垚曰有之予篤曰何哉曰婦人歸寧者非與予一笑而罷然則三千三百中其于婦人歸寧外又有此一禮固屬大妄特彼妄爲之如妄辨之從來九命賜秬鬯並不獨賜必以車路弓矢等相兼賜之今獨賜秬鬯無禮一卽賜秬鬯亦必有圭瓚爲副秬鬯賓祼圭瓚則行祼器也王制曰諸侯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于天子故詩稱宣王賜召虎釐爾圭瓚秬鬯一卣書序稱平王賜晉文侯秬鬯圭瓚今無圭瓚將何以行秬鬯無禮二且秬鬯非自飲也所以欲其父祖也故詩稱賜爾文人書稱追孝于前文人今乃以此享公此非寧公實祫祭公也無禮三惟此秬鬯周公嘗以禋二王故用二卣二卣者文一卣武一卣也若但賜大臣則詩書所稱無不曰秬鬯一卣今寧公一人而用二卣豈二祭公耶抑亦備物貴偶冠綏乘雁必行雙耶予兼九錫倣洛誥亦用二卣此說也無禮四據其所引禮緘之說謂古有大賓客以享禮禮

之酒清人濁而不飲肉乾人饑而不食也豈非敬之至則其禮如祭也與則大不然古但有享禮無祼禮享者薦也備物之至有體薦有殽烝一如事神而實則有飲有餞多餞而獻酬之所謂薦也今但行祼禮而不行薦禮此大易觀非所謂祼而不薦者其無禮五且卽此祼而不薦古必行禮以當之矣按禮器諸侯相朝祼用鬱鬯無籩豆之薦此在朝享以後爲食以前祇用鬯酒相酌以相飲芬芳之情今以君臣叔父而仿彿敬周專欽芬芳在君臣則已褻在叔父則已祼無禱六且其所爲伻來者以命寧來也以命寧來則不宜又毖殷矣古凡行輕禮則或一使兼二禮寧公非輕禮也且寧公禮也毖殷者事也事禮無兼行者今謂一使兼二禮不可謂一使兼事禮則尤不可也無禮七且行事行禮必有次第今以寧公而先日毖殷將先毖殷而後寧公耶抑先寧耶且其所爲寧者王寧之也毖則誰毖耶使者不自毖而使公毖則又無此事是既無次第又無着落無禮八况史文措辭必有微要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者公之言也今作王之言則以君拜臣以君享臣其在臣身必有聞而怵然語及而傷然欲敘述之而蹴蹴然必不敢

出諸口者而乃琳琳瑣瑣備述而詳道之豈以王為
不知耶抑誇之耶抑亦借此聲說使在朝中外皆聞
之耶此則于當日情事無一當者其無禮九夫妄造
一禮既已不堪乃即此一禮中而其為無禮者又復
有九可耶不可耶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
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
太室祼

此史文也戊辰者周公攝政七年十二月之戊辰日
也王在新邑者此時王已在洛也孔傳謂是日王到

洛非也烝祭歲者卜于戊辰之日舉烝祭而是日得
成王即政元年之歲首故曰歲蓋烝冬祭名周制冬
祭在子月改朔之月雖是冬祭而實在歲首其名為
春如周禮仲冬大閱遂以享烝而春秋桓八年書春
正月己卯烝以夏之冬即周之春也獨是攝政七年
以長歷推之其年有閏月雖此十二月仲夏十月建
亥之月而行至戊辰日則已交次月之節為即政元
年改歲之日則時已春矣故成王于是日即舉烝祭
而且以歲首朝享之故加享二王所謂文王騂牛一
武王騂牛一是也是以烝祭與歲總是春祭而記其

月日則仍曰在十二月史文甚明孔傳謂戊辰是十
二月晦日到洛次日為即政元年之朔即舉烝祭不
惟人事不及即齋戒諸飾將何以行若又卜日則于
戊辰于在十有二月諸史文俱不合矣若王命作冊
者則成王命作命後之冊逸祝冊者則于祭時史逸
讀此命後之冊惟告周公其後者史自解之曰讀此
冊者惟告周公其後耳蓋古者封國在祭時祭統云
爵有德而祿有功必在太廟且必于祭日行之示不
敢專也今伯禽封魯實在此時作冊讀冊即春秋祝
鮀所云命伯禽之冊者且其命法則于一獻後君降

立于阼階之南南鄉受命者北鄉史從君右執冊而命
之則在周公留後之策可能于大祭日行此禮乎至
于王賓殺禋咸格則殷王之後以王有殺禋大祭與
賓后備來詩烈文序所云成王即位諸侯助祭者正
此成王親政即位在洛之一祭也然則詩書春秋皆
明証矣若夫王入太室祼則太室者明堂之中室也
時周公營洛正作明堂于洛都以為新君朝享之地
因即祭于此而王入太室而祼京邑爲稱傳謂太室
是清廟五室之一則清廟為明堂太廟之通稱朝在
太廟為有五室惟明堂九室除四維外則東南西北

皆名太廟而中一室名太室總爲五室是以鄭玄謂稱明禋者即明堂禋享之意而稱文祖即祖文王于明堂也雖其言近鑿然亦不爲無據云

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在十有二月

史又專記命後之時重之也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又專記周公攝政之時重之又重之也若曰公爲文武保天命已七年矣爾此保殷民耳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又名甡字更生稿
文輝見有　遠宗姪黃較

尚書廣聽錄五

多士在洛誥之後先營洛而後遷殷也古事如是經文亦如是乃今民又聞先遷殷而後營洛此何所據卯多士云云予惟時其遷居西爾詔小子乃興從爾遷何得焉

無逸敘殷王中宗高宗之後又及祖甲按祖甲即高宗之子祖庚之弟（亦名帝甲）述國語說殷事有帝甲亂之語誤史本紀亦有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爲帝甲淫亂殷道衰焉故孔氏註無逸改作太甲同于前中宗高宗敘次有乖而鄭玄註潛書遂造爲故事謂祖甲是武丁子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而祖甲以爲不義逃于人間故曰不義惟王久爲小人則誕妄極矣正義云武丁賢主無容有廢長之事祖庚又賢嗣則又非所當廢之人且祖甲逃遁誰所傳說武丁廢立出何書妄造此語是負武丁而誣祖甲也其說甚明而蔡註無學則又襲鄭說以爲得計而不知經文與國語兩無礙者經六共在祖

甲不義惟王爰暨小人言祖甲少行不義爰及非類此正國語所謂亂之本紀所謂淫亂也乃作其即位而改行率德遂知稼穡之艱難有何不可此本後事而國語與本紀偶未詳耳吾以經爲主而間取春秋間人所言以相質証則諸書盡通而乃造古事以誣聖賢何爲乎

君奭一篇據書序成王即政之初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師而召公以爲公危疑之久自流言至今定大難成大功已非一日當此嗣君新政之際自當潔身引退不居盈滿而乃告致之後仍復留此則愛公之至反類疑公而不知公意之又有在也篇中反復陳說皆自道已意文義甚明而蔡氏又駁書序之說謂召公欲去而公留之公然又造一古事不知其出何書據何典而強就本文繹之雖彼此俱可以解然但留人則留人已耳何必嘵嘵絮絮只將已身分說以求解免此是何故即此亦宜自省矣

二

且經文章句捷是關係據史記漢文時詔太常掌故鼂錯往受尚書并受其篇帙也伏生二十九篇久傳人間爲帙不失其所受于伏生者祇篇義字詁章句驟讀耳乃是時伏生年老發語不全即令其女轉授而潁川口語與齊人有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則此一屬讀是西京立學官後諸儒博士中外肄業無不一驗斷不容于其中得彼此互異一字何期以其所受之周末秦初百年數學之所專承謂師承亦所謂官授也今孔書傳文可隨意解說而其間屬讀則正因漢時學官原本見二十九篇又與後出五十八篇迥不相同蔡氏即有異義亦須就其屬讀另爲解說而乃并其屬讀而更易之如此篇改變處不啻二三則古經授受并滅絶矣子乎從前所改變不暇枚指就君奭篇略晳之以明此

三

周公自解並無留召公之意且令周秦屬讀至今然得觀一二以見古義此亦學古者一大節目不可不曉章者篇章句者斷句屬者何之連讀者句之斷也

周公若曰君奭

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 章

事有不可不懋恤者夫殷失天命周受天命此已然事耳

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 此章若基節也

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我故敢謂始必順以終必墜命然而始受事而終不

去者以爲天命未可知也

嗚呼君已（句）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章）

已乎未可已也我之不去待嘗是我不當非我也我亦不敢苟安乎天命以故至此也

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

儻不念此

惟人在（句）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

在家不知

而曰惟有衆人在耳于我何與則我後嗣有如此者可得云在家不知耶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勿克經歷（章）

夫天之墜命者以其不能有經歷人也

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章）

今我則經歷久矣欲繼前烈亦在我而已

非克有正廸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

雖我之沼此亦豈有所正于此然而嗣前王以啟後王我之事也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章）（寧王卽文王他放此）

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故我之道亦惟以前王得天爲兢兢焉

公曰我聞在昔成湯旣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

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

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

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

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歷觀殷商前代無非大臣陳保以得天命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章）

天惟佑商則凡商家賜氏之臣百官族姓皆已克盡在朝稱得人矣

王人罔不秉德（句）明恤小臣（句）屏侯甸（章）（王人猶君人也與諸命士人之多齒尙）

而爲之君者又無不秉持其德明恤諸小臣以及藩屏侯甸必欲得人而後已

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章）

則君尙如此況臣敢奔走其敢不惟德是舉以共治君事

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大[illegible][illegible]爲事可行此不可謂大臣之無益于人國也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殷嗣天滅威
基天之壽殷多歷年所亦平平而至無與事也而歸
王失天天命驟滅之矣
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今汝思之我洛邑新造則曾有大臣同命爲長久計
乎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
厥躬
當曰天有斷制使文王受命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

尚書廣義 卷五 六

章
有若散宜生有若南宮括
亦賴有此五臣陳保其間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
人
然且有此五臣而又曰亦何能與周旋耶其好之不
足如此是以五人者以此道法教于國人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
而爲之天者亦如商純佑爲之君者亦如商秉德文
如天天亦顯文

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覆下民而答上帝以至于受命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
後曁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
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武王亦然則若文武受命皆不可無大臣如此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曁汝奭其濟小子
同未在位誕無我責
今予去就未決若游川然然予將往雖先汝不顧何
哉以爲小子雖即位而同未即則我雖致政而同未

尚書廣義 卷五 七

致不得曰大無與我事也
收罔勖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
有能格
所使欽躬而進不往而收不勉所不及使老成之德
不下于民則鳳鳥且不至況能如商臣之格皇天哉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
艱
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我今告君者斯語君謀久長之道也若我則決計矣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
前王悉心以命汝使汝作太保以爲民立極
曰汝明勗偶王句在亶句乘茲大命章
亦曰汝所勉配王惟在誠信以乘此大命而已
公曰告汝朕允章
今我亦告汝以我之誠信
保奭其汝克敬句以予句監于殷喪大否章
君保也其克敬者亦以我言可信殷喪當監也
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章
今我念天威一如殷喪豈予無誠信而徒滋此口語
故亦惟曰贊襄四輔專在我師保二人已耳
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
汝有同情亦必曰在此二人倘天休滋臻二人那勝
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汝能敬者也與爾避賢遂讓後人于大盛之時豈不
快哉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章
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句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若果誠信輔導則二人已足凡先王之功未有不成

之文自武自我亦自四海不足治也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第予反覆再恤者豈不敏哉亦惟此天人之際尚可
憂耳何也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章
予初謂天命基始皆謀其終而民德難保亦復如是
則是予之受事于始者正當急圖之于終可輕去耶
祗若茲往敬用治
自茲以后仍治事而已
古以竹簡爲故多分章質有不關義諸處若屬讀則
語難句矣今文有兩屬讀一伏本一孔本也此篇
孔本屬讀亦其中于兩漢儒者無與屬讀處則即是
伏本若大誥有兩本而見至今猶可蹤跡者如伏本
爲王若曰大誥猷爾多邦越爾御事以猷字屬誥字
下作大誥道爾多邦及爾御事猷若道也故王莽
仿大誥亦曰大誥道諸侯王三公列侯以及御事以
莽西漢時古文未立學故但鄭玄賈逵輩亦以見
證莽不見古文並作誥道解獨孔本古文作王若曰
猷大誥爾多邦此是古經原文何則以微子王若曰
猷殷王元子多方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皆一例

也若然知此猷字自當作發端詞解而孔傳在西漢習聞伏訛亦解猷作道則屬讀不誤而義詁誤丕又孔本屬讀于次節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 句 延洪 句 惟我幼冲人 句 而釋詁云延長也洪大也謂此皆長大也則伏本不然觀莽誥次節弗弔天降喪于趙傅丁董洪惟我幼冲孺子則延屬上句洪屬下句矣然此伏是而孔非者以多方云洪惟圖天之命又可例也凡此皆屬讀之有同異者要皆古屬讀耳 按唐[illegible][illegible] 育賜公卿只題裴度詩穎續延洪壽則延 共洗言長卜唐時猶然孔讀不書非也

多方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言天不卽喪殷寬假受孚者至于五年所云五年則謂文王改元九年大統未集俟武王五年而後伐紂觀此則泰誓所謂惟十有三年與武合文年而無可疑也若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則此五年者以征四國計之義及三年卽務氏武斷謂先遷殷民後營洛邑亦不能越三年之外故孔傳謂若無罪過則遷從不過五年當還本土則又以後世流徙之法歆誘殷民大非當日遷頑本意不知此所言者皆殷之大夫士耳卽當日監遷者耳監遷官詞五歲當代故曰今爾之奔走臣我而稱我監者不過五祀已耳過此便當敘勤事行介賚故

郎曰爾惟克勤乃事又曰予惟時其大介賚爾廸簡在王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蓋實告以應簡用也五祀者監官之限也

顧命四人執戈夾兩階戺戺階者作階賓階也然則無中階矣往嘗疑禮文但稱兩階並不及中階凡寢廟中庭則多稱兩楹之間于中階則多稱兩階之間且有謂兩階之間每以據圭鎮圭室及祭沛包餞諸物皆不顧由入耶今以四人夾兩階則每階兩人共四人豈有中階正行之地而反不設一人者然後知太廟路寢皆無中階而言禮者不及察也嘗觀考工記明堂九階謂前三階三面各二階而明堂位則實有中階如三公立中階之前類則寢廟之制惟明堂有中階而他皆無之若三面則東垂一階西垂一階不知北階在何所此云立于側階是北階則堂北亦無中階乎又雜記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則東西垂亦名側階大抵四面皆偏設均無中階然其制則相沿昧昧自三古至今並無一人道及耳

顧命王三宿三祭三咤又云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備以祭嚌宅咤字形相近且三宗亦遂謂宅卽咤孔傳以祭嚌 句 以宅授宗人同進爵錯拜是

不知祭者以酒爾地也吒者奠爵也此祭極蔣也若太保祭嚌是饗爾時先以酒爾地而後少嚌至于齒于是易其位而授宗人以虛爵則是宅者居也與吒大異而以應見盥合之從乎

康王之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句信用昭明于天下孔傳謂底至齊者致行至中也若曰昔君文武于太平皆有之時不務咎惡以底至于中貫是以聽顯于天下此在馬鄭王賈諸說俱同而孔注變之以齊信為句且又不識齊義謂齊信者兼誕而極其誠也則于屬讀義詁並失之矣爾雅齊中也釋地岠齊州以南戴曰齊者中也古謂中州為齊州列子華胥氏之國不知去齊國幾千萬里注齊國中國也故徵子克齊聖廣淵有解作中且聖廣大而淵深者然蔡氏安得知之

顧命康王之誥雖是周史記事之文實即周公所制禮也周公定大禮原在成王即政之年則以當代行新制禮其于繼世嗣受大事必倍加鎮密是以史敘二篇頗為詳悉此真百王不易之法而宋人孫覺忽倡邪說以為康王即位不宜服喪服而改吉服蘇軾作書傳即和其說反覆明辨而蔡沈又襲之入集註中此非誣孔傳直滅經也且非議周史實謗毀古聖賢也蘇軾既誣武王為非聖則自當謂周公為非賢此因邪大惡極惟有加非聖之誅無容辨者顧愚人傳播不可不一白也

蘇軾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與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于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為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者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

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於次諸侯入哭于路寢而見王于次王喪服受教戒諫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為此

夫當此周禮盡亡周公之制作不可再見即三禮殘

闕又進無天子之禮可顧相考訂此遭喪即位列代以國恤而諱其事即有所見亦安能一一校辨而不必然者據云王受顧不宜易吉服但當使太史將先王之命授王于喪次諸侯入哭于路寢而見王于次王喪服受之大此受顧者受之于即位時也崩制遺喪便即位國家不可一日無君也踰年再即位終後改元一年不可有二君也則是遭喪必即位即位必改服古殯宮在太廟一云在路寢遭喪宅恤皆在大庭而一嘗即位則北面奠殯南面臨天下如太甲見祖奠殯之後則侯何攀后咸來進見此必不可以喪

服行事者若踰年即位則朔正告朔總在此日改服行禮尤所必然舊儒所謂即位者人君莫大之禮也即所謂正始者也又所謂承先王序百官御四海者也是以是日即位即是日受顧學不知先王寶稱尚在寢西而乃鄭重鋪張設中外輸巡陳車路數寶玉大臣是哀小臣弁冕若是者何也以爲即位大事受顧亦大事而大交重而不可忽也今欲于即位時受顧則即位無喪服禮不于即位時受顧則先王命顧時于羅留之際猶且𠫭起淡疑特彼是服而太保太宗何敢以凶服承命受冊登升且君授臣冊授者祭

服臨廟庭則臣必朝服而受于祭所豈有前王居殯妥授之而後王可居喪次以受之之禮蓋次者位也禮各有次此喪次非受顧次也見即其所爲喪次者大時顧冊未授王位未定喪主未立安所得寢東大次而居之又見殯宮未奠內門不闢即羣臣治事之位尚無處所而謂諸侯可率闢入哭踊路寢是真無稽之言茫然不知典禮爲何物而乃曰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無忌哉言之也但推其想度不過謂孝子一着喪衣便無再脫理耳不知古禮喪節時有更易始死者冠髮而免袒遷尸着冠斂而又免袒然且道

路之開並去免袒以爲非臨柩行與反哭則不免于堋堋者道路也則出門在途尚易服矣故天子雖在初喪而苟遇郊社則必越紼而行事越紼者改服而主祭也禮所云以主服祀上帝以衮冕祀山川是也然且益日易服卜葬易服臨窆易服何則謂其與神交之道也夫交神者人君居位中一事也居位中事荷稱關重大即易服不顧何况居位乃賦大無學妄以冠禮比類謂冠日遭喪即服喪冠以是爲不當易服之証則不過極矣大冠禮可與即位較乎先王取即位而經冠禮者人君未冠而即位則冠禮遂廢

是以邾隱公既即位將冠而問于孔子孔子謂天子
諸侯無冠禮其有冠禮夏之末造也世子雖幼而既
已即位則尊之爲人君矣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也何
冠之有則是天子諸侯所重惟即位而冠禮極輕即
位而不冠即不冠矣是以吉冠凶冠惟其所服特功
之喪尚不敢抗而乃敢與即位大禮較長短乎且夫
世子初生與世子即位猶有間矣乃君薨而世子生
則大祝易裨冕之服奠幣告殯太宰太宗少師亦皆
易裨冕之服而奉之以見于殯然且奉子而入祇以
衰從而未之服也至告畢而然後襲衰于子身而出

夫父之于子不敢稱禰不敢文飾所謂見父無容者
而羣臣易服世子奉喪一子諸臣必不敢以喪衰闕
入草率哭踊而矜莊嚴愼至于如此是以聘降于朝
而遭喪將命則主人易長衣練冠以受聘即出聘君
薨而使者歸國仍執圭而反命于殯是聘亦易服又
况朝禮乃軾又據春秋謂晉平之喪不受幣不見諸
侯以爲確證不知此是與國會葬之禮與即位不同
其所謂幣是與國助喪與新君相見之賂子產以爲
多而難將叔向嫌其薄而不受非謂喪不可用幣也
其不肯見以晉方行霸恩以威與國吉服相見則不

吉凶服相見則不同亦又不可以易服也福氏讀春
秋傳不能甚解而又不曾讀全文徒採擇稍段以爲
支詞之用故東扳西拽皆非其倫設第知晉平喪禮
亦知晉平有即位易服乎春秋傳曰晉悼公卒平
公即位羊舌肸爲傅張君臣爲中軍司馬祁奚韓襄
欒盈士鞅爲公族大夫虞丘書爲乘馬御改服命官
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所謂改服即易嘉服
也烝于曲沃易嘉服而祭也會于溴梁易嘉服而會
諸侯也儀謂康王易服晉侯不易服將以是爲周公
罪則請讀春秋傳全文而然後再議焉可耳

禹貢錐指二十卷圖一卷

（清）胡渭撰

清康熙漱六軒刻雍正印本

禹貢錐指二十卷、圖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胡渭撰。渭有易圖明辨、已著錄。其生平著述甚夥、而是書尤精力所專注。康熙乙酉恭逢

聖祖仁皇帝南巡、會呈

御覽、蒙

賜耆年篤學扁額。稽古之榮、至今傳述。原本標題二十卷、而首列圖一卷、其中卷十一、卷十四皆分上下、卷十三分上中下、而中卷又自分上下、實共為二十六卷。其圖凡四十有七、如禹河初徙再徙及漢唐宋元明河圖、尤考究精密。書中體例、亞經文一字為集解、又亞一字為辨證。歷代義疏及方志輿圖、搜採殆徧。於九州分域山水脈絡、古今同異之故、一一討論詳明。宋以來傅寅程大昌毛晃而下、注禹貢者數十家、精核典贍、此為冠矣。至於陵谷遷移、方州分合、數千年內往往不同。渭欲於數千載後皆折衷以定一是、如郭璞注山海經、臨渝驪成、已兩存碣石之說。渭必謂文穎所指臨渝為是、漢地理志所指驪成為非、終無確驗。又九江一條、堅守洞庭之說。不思九江果在洞庭、南則經當曰九江孔殷、江漢朝宗于海矣、徐文靖之所駁、恐渭亦不能再詰也。千慮一失、殆不肯闕疑之過乎。他若河水不知有重源、則由其時西域未平、無由徵驗、又所引酈道元諸說、經注往往混淆、則由傳刻舛譌、未覩善本。勢之所限、固不能執為渭咎矣。

熙二百卌夏

禹貢錐指

草莽臣胡渭恭進

臣會恩先世恒爲士自高祖友信以明隆慶間進
士起家爲順德令政績茂著粤人至今尸祝而文
章爲世所宗與歸太僕有光齊名嗣後科第蟬聯
臣父前進士給事中麒生今
誥贈兵部左侍郎者其文章亦饒有家法太學生胡渭
臣父之再從弟而臣會恩同高祖之叔父也叔祖
前甲子舉人公角即世叔渭以孤童攻制義苦心
鑽研寒暑不輟臣父夙器之謂其技必售命臣從
講肄受業焉已而淹滯不偶遂棄去帖括銳意經
術而尤精於尚書就尚書中又以爲周書較備而
夏商之書七邈邈半其尚貢洪範二篇乃大禹箕
子所作文字最古與堯典伯仲真瑚璉之法物東
序之球寶因博採諸家斷以己意爲禹貢錐指洪
範正論若干卷以發揮禹箕之蘊與使二代將墜
之緒鬱而復明亦猶夫子取夏時坤乾之志也洪
範未脫藁禹貢已有成書錄以問世
上方表章六經
内廷燕間問當世有潛心經學著述可傳者否侍講學
士臣查昇以禹貢錐指進
上覽而嘉之問年籍對曰浙江人六十餘歲禮部侍郎
胡會恩之叔也及
法駕南巡叔感

九重特達之知恭詣
行宮獻平成頌一篇臣昇取以奏
御
上賞其文許賜扁額且
命宣臣與叔同至
行在南書房臣跪奏臣叔胡渭係臣受業之師潛心
經學二十年所著有禹貢錐指一部已經奏
御覽
恩宣至
上悅中使傳
旨云渭所教出者人才如此其學固可知也有頃中使
捧縠扇以出皆
宸翰一賜臣乃
御製西湖詩一首宣
諭云此扇與賜徐潮者同復舉一授臣叔曰
皇上以此賜汝
恩出望外驚喜交幷同叩頭謝訖日亭午
上撤御饌一筵宣賜大學士掌院學士臣昇臣會恩而
叔渭亦與賜焉久之
內出耆年篤學四大字宣賜渭
天語親褒
奎章燦爛禁直諸臣謂一時曠典登之起居注簿暮捧

出道旁觀者皆以為榮云臣伏念臣叔一老書生
自分屏跡於草野孰意拜賜
內廷分甘玉食稽古之力一至於此而臣以庸駑叨承
殊渥致身卿貳方忝竊是懼乃荷
推恩及於高祖
親書名文賓政四大字俾顏宗祠以光閭里今臣受業
叔渭又以進書獻頌蒙格外之優獎撫躬愧悚將
何以報稱萬一臣又側聞
聖諭云朕優獎此老書生正為天下士子讀書者勸
大哉王言雖菁莪棫樸樂育人材之意何以加茲是又
不獨臣家門之盛事而人文化成濟濟多士太平
萬世無疆之慶早於此卜之矣康熙四十四年閏
四月十二日禮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兼翰林院
學士臣胡會恩恭紀

處士德清胡渭著禹貢錐指二十卷其書先聖之功臣而後學之津筏也今乙酉首春振裕校書
內庭與禁直諸臣從容言
天子崇尚經學搜求遺逸若是書者豈可令伏而不見
查學士昇尤重其典核乃以其書奏呈
上覽而善之三月南巡狩駐蹕吳郡渭親齎是書幷所撰平成頌一篇恭詣
行宮以獻
上復稱善且令宣至南書房
賜饌
賜御書詩扇及扁額於戲布衣者艾之士山澤之臞而
上之褒寵備至如是天下之人其有不感激奮發以無負
聖天子獎勸之意者誰也蓋人之著書立說有幸而傳於後者亦有不幸而終不得傳者渭研精覃思凡廿載而成是書書成而遭遇
右文之朝蒙
特達之知爲之表章夫豈獨渭之幸亦是書之實有功於經學而冥冥之中不欲使之棄擲埋沒而不傳也昔鄭漁仲有言禹貢之書深於道者也書深於道非後世言地理者所能及振裕嘗韙其說以爲自禹治水至今四千餘年地理之書無慮數百家莫有越禹貢之範圍者亦莫有能疏通證明匯其源流而析其異同者蓋其難有二一曰博而不擇其失也雜山經地記茫昧而無稽方志輿圖錯迕而失紀太史公周行天下其作河渠書言武帝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說者以爲與大陸故道不相合何況覼縷掇拾誇多炫奇彼此漫無折衷前後互相衡決此其難者一也一曰固而鮮通其失也疎川澤之消長不常郡縣之廢置無定或一山而更數名或一水而分數道九河之迹至漢已湮三江之稱說紛未定泥古則疑今信今則疑古此其難者二也莫要於班固之地理志而史家但以爲記載之書不知其條綱正目州次部居約而不失之疎也莫詳於酈道元之水經注而文士但以爲薈萃之書不知其沿波討溯窮端竟委瑣而不失之雜也昔之釋禹貢者二孔之注疏蔡氏之集傳皆立於學官蔡氏因陋就簡無所發明僅以資科舉之業而已安國傳頗多牴牾先儒皆以爲魏晉間人依託非西漢筆也是書摘孔蔡之謬不少而袪班酈之善爲多至於百家之說折衷紛紜要於一是譬則大川細流支分派別疏而引之使歸墟赴壑而後已不然則猶絕港斷潢之不相通溝澮行潦之無所本方覩經流之大而爽然自失何

待望北海若而始回旋其面目哉世儒高談性命忽於實學易不主象占禮不考器數詩不詳鳥獸草木而禹貢一書保殘守缺承訛襲謬者殆千百年得是書而闡發之其有功於經學也大矣宜乎
宸翰親褒一字榮於華袞也夫巖棲谷隱之士冥心孤詣搜抉奇奥欲以自成一書而聲施後世者代不乏人然往往篇斷句落散軼而不存誠不遇其時乎抑亦非漁仲所謂深於道者也渭素志淡泊氣專而容寂庶幾其有道者年踰七十視聽不衰其著述藏橐尚多異日儻更有所獻振裕尚能執筆而敘之康熙四十四年夏五月

經筵講官禮部尚書古水李振裕撰

往子伯兄尚書奉
詔總修一統志一時博學洽聞之士盡招集邸舍其精於地志山經水注之書者則若無錫顧景范常熟黃子鴻太原閻百詩及德清胡朏明皆海內碩儒傑士卓乎不羣而同在伯兄之門可謂盛矣未幾伯兄歸田不幸即世諸君子亦雲散而不復合予被
恩復起仍奉
命卒一統志之役景范已前卒子鴻百詩間一來亦先後淪沒天下之學者未嘗不歎息咨嗟謂好客如伯兄今不復有其人而耆德之彫喪不能復聚如往日殊可惜也予潦倒京華十餘年書今垂成亦已皤然老矣能無感與諸君子各有地誌之書而朏明禹貢錐指獨晚出其書考正孔傳孔疏宋元明諸家之說主以班固地理志參以山海經水經注及郡縣誌摘其謬誤辨其疑似使後世讀經者瞭然心目之間其有功於禹貢不細至發明夏道所陳大義十餘尤足證明孔子無間之言非但區區稽考沿革鈎覈異同資騰口說而已故其書得
進呈
御覽一旦邀特達之知而
褒美其書年篤學良非偶也獨念我

國家纘禹之服聲教四訖遠踰夏后之世使伯兄而
在與朏明輩勤成全書當可追翼禹貢仰副我
皇上崇尚經學之意惜乎伯兄已殁向所謂四君子者
止一朏明在焉予衰老無狀藉手引年以去序朏
明之書不能不三歎於今昔之際也
予告經筵講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一級徐秉義
謹序

昔大司寇崑山徐公奉　敕纂修大清一統志館闢之
英山林之彥咸給筆札以從事己巳冬公請假歸里
上許之且令以書局自隨公於是僦舍洞庭肆志蒐討
湖山開曠風景宜人時則有無錫顧祖禹景范常熟黃
儀子鴻太原閻若璩百詩皆精於地理之學以渭之固
陋相去什伯公亦命繙閱圖史參訂異同二三素心晨
夕羣處所謂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者受益弘多不
可勝道渭因悟禹貢一書先儒所詮解者今猶可得而
是正其以為舊跡湮沒無從考究者今猶得補其罅漏
而牽率應酬未遑排纂歲甲戌家居嬰子春之疾偃息
在牀一切人事謝絕因取向所手記者循環展玩撮其
機要依經立解章別句從歷三朞乃成彙為二十卷名
曰禹貢錐指莊子秋水云用管闚天用錐指地言所
見者小也禹身歷九州目營四海地平天成府修事和
之烈具載於此篇彼方跐黃泉而登太皇始於玄冥反
於大通而吾乃規規然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亦井鼃
之見也夫其不曰管闚而曰錐指者禹貢為地理之書
其義較切故也
經下集解亞經一字首列孔傳孔疏次宋元明諸家之
說鄭康成書注間見義疏及他籍三江一條足稱祕寶
司馬貞注夏本紀顏師古注地理志其說與穎達相似
故不多取蔡傳較劣其本師文集語錄所言禹貢山水

如龍門太行九江彭蠡等說亦不能善會其意而有所
發明況其他乎採摭寥寥備數而已至若語涉禹貢而
實非經解如通典之類亦或節取一二句雖係經解却
不成章並以己意融貫綴於其末用謂按二字別之
集解後發揮未盡之義又亞一字二孔蔡氏並立於學
官入人已深其中有差謬者既不採入集解於此仍舉
其辭而爲之駁正諸家之說得失參半者亦必細加剖
析使瑕瑜不相揜至於地志水經酈續本末附以夾注
其文似繁其旨似緩而實有裨於經術所以使人優柔
厭飫將自得之千蹊萬徑總歸一軌也是書出韋而不
爲覆瓿之物異時必有厭其委曲繁重而芟取十之二

二以資儉腹者首尾衡決不精不詳此則與科舉之業
帖括之編亦復無異眞吾書之不幸也已
衛櫟齋湜撰禮記集說其自敘曰人之著書唯恐其言
不出於己吾之著書唯恐其言不出於人此語可爲天
下法莊子有重言非必果出其人亦假之以增重況眞
出其人者乎近世纂述或將前人所言改頭換面私爲
己有掠美貪功傷廉害義予深恥之故每立一義必繫
以書名標其姓字而以己說附於後死者可作吾無媿
焉
先儒專釋禹貢者有易祓禹貢疆理廣記程大昌禹貢
論傅寅禹貢集解廣記今不傳僅見於它書所引崑山
片玉彌覺貴重程氏銳志稽古而紕繆實多傅氏綴緝
舊聞附以新意頗有發明惜多散逸近世鄉先生茅公
瑞徵著禹貢匯疏捃拾最博但總雜無紀斷制尚少然
三書之淹雅亦可謂卓爾不羣者矣（鄭端簡曉作又禹貢[illegible]）其
釋全經者有蘇軾曾旼葉夢得張九成林之奇夏僎薛
季宣黃度呂祖謙王炎吳澄金履祥王充耘王樵郜寶
諸家於禹貢尤爲精覈發前人所未發故稱引特多其
餘棄短錄長即有一二語之善者槩不敢遺
諸家書解及河渠書地理志溝洫志水經注之外凡古
今載籍之言無論經史子集苟有當於禹貢必備錄之
千金之裘非一狐所成五侯之鯖非一臠可辦愚勤搜

遠紹於經不無小補云
山海經越絕呂氏春秋淮南子尚書中候河圖括地象
吳越春秋等書所言禹治水之事多涉怪誕今說禹貢
竊附太史公不敢言之義一切擯落勿汙聖經
國朝名公著述如宛平孫侍郎承澤九州山水考新城
王尚書士禎蜀道驛程記崑山顧處士炎武日知錄吳
江朱處士鶴齡禹貢長箋凡有裨於經義者悉爲採入
同事顧景范黃子鴻閻百詩則余所覿面講習者景范
著方輿紀要川瀆異同子鴻有志館初稾皆史學之淵
藪可以陵古轢今唯百詩與余銳意通禹貢故雖指稱
引較多景范子鴻後先下世郢人之逝惘乎有餘悲焉

百詩撰四書釋地今已版行膾炙人口四方諸君子諒
有同心知余不阿所好

山海經十三篇劉歆以為出於唐虞之際列子曰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王充論衡曰禹主治水益主記異物以所聞見作山海經審爾則是書與禹貢相為經緯矣然其間可疑者甚多顏之推曰山海經禹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後人所羼非本文也尤袤曰此先秦之書非禹及伯翳所作二說允當其所有怪物固不足道即所紀之山川方鄉里至雖存却不知在何郡縣遠近虛實無從測驗何可據以說經唯澧沅瀟湘在九江之間一語大有造於禹貢餘

即有可採與他地記無異或後人取以附益亦未可知
欲證禹貢舍班志其何以哉

釋禹貢者莫先於漢孔安國之書傳安國武帝時人孔穎達所謂身為博士具見圖籍者也今觀其注禹貢山水地名竝不言在何郡縣間有繫郡縣者如太原今以為郡名震澤吳南太湖名洛水出上洛山太岳在上黨西流水在昷西北平地桐柏在南陽之東熊耳在宜陽之西敷淺原在豫章界亦皆顢頇鶻突不甚分明其他無注者尚多豈漢初圖籍不如班固所見之備邪至若菏澤在定陶而云在湖陵伊水出盧氏而云出陸渾澗水出新安而云出澠池橫尾山北去淮二百餘里而云淮水經陪尾江水南去衡山五六百里而云衡山江所經身為博士具見圖籍者當如是乎又若穀城為瀍水所出魏始省穀城入河南縣而傳云瀍出河南北山金城郡乃昭帝置而傳云積石山在金城西南孟津在河陽之孟地東漢始移其名於河南而傳云在洛北明非西漢人手筆朱子語錄謂安國尚書大序不類西漢文字解經最亂道是孔叢子一輩人所假託良有以也世以其在班固前而尊之過矣

漢書地理志郡縣下舉山水之名凡言禹貢者三十有五如夏陽之梁山龍門山褱德之北條荊山美陽之岐山新安之澗水上雒之洛水濩澤之析城山垣縣之王

屋山及沇水與滎陽地中軼出之水北屈之壺口山穀城之瀍水平氏之桐柏山及淮水臨沮之南條荊山定陶之菏澤陶丘鉅鹿之大陸靈壽之衛水上曲陽之恒山恒水萊蕪之汶水蒙陰之蒙山箕縣之濰水祝其之羽山彭澤之彭蠡澤鄣縣之江沱青衣之蒙山湔氐徼外之岷山及江水首陽之鳥鼠同穴山及渭水臨洮之西傾山冀縣之朱圉山涇陽之涇水睢陽之孟豬澤湘南之衡山此眞禹貢之山水絕無可疑者也它如氐道之養水非嶓冢之所導西縣之嶓冢非漾水之所出湖陵之菏水非東至之菏澤信都之絳水非北過之降水安豐之大別非江漢之所會蜀郡之桓水非西傾之所

因而皆繫之以禹貢此蓋沿襲舊聞不可盡信者也亦有實禹貢之山水而不繫之以禹貢者如華陰之太華山鄠縣之豐水上雒之熊耳山蒲反之雷首山彘縣之霍太山（即太岳）長子之濁漳水（即衡漳）屯留之絳水（即降水）壄王之太行山華容西陵編縣之雲夢澤鉅壄之大野澤鄴縣之故大河（即禹河之一）博縣之岱山蓋縣之沂水萊蕪之淄水毗陵之北江水（即三江）充縣之澧水河關西南羌中之積石山及河水刪丹之弱水直路之沮水卞縣之泗水成平之徒駭東光之胡蘇鬲縣之鬲津（即許商所說九河之三）皆禹貢之山水也而獨不繫之禹貢此又義例參差貽惑後人者也其東武陽之漯水雖不言禹貢而云禹治漯水東

北至千乘入海則亦是禹貢之漯矣驪成之揭石山冠之以大絫縣有揭石水而不言山宜乎不繫禹貢也凡此類揆之經旨準之地望參之水經驗之方志一取一舍必有據依不敢苟同亦不敢好異唯期有裨於聖籍無媿於先儒云爾

地理志於禹貢之山水稱古文者十一扶風汧縣吳山古文以為汧山武功太壹山古文以為終南垂山古文以為惇物潁川崈高太室山古文以為外方山江夏竟陵章山古文以為內方山安陸橫尾山古文以為陪尾山東海下邳葛嶧山古文以為嶧陽會稽吳縣具區澤古文以為震澤豫章歷陵傅易山古文以為敷淺原武威武威之休屠澤古文以為豬野澤張掖居延之居延澤古文以為流沙其所謂古文蓋即隸下生安國所說壁中古文之義傳之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者也唯終南流沙陪尾不可從餘皆致確

地理志引桑欽者七上黨屯留下云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平原高唐下云桑欽言漯水所出泰山萊蕪下云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泲桑欽所言丹陽陵陽下云桑欽言淮水出東南北入大江張掖刪丹下云桑欽以為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敦煌效穀下云本魚澤障也桑欽說孝武元封六年濟南崔不意為魚澤尉教力田以勤效得穀因立為縣名（入姜書本無師古曰三字蓋後人所妄加此言非師古所能引也）

中山北新成下云桑欽言易水出西北東入滱今按儒林傳言涂惲授河南桑欽君長古文尚書欽成帝時人班氏與劉歆皆崇古學故有取焉隋經籍志有兩水經一三卷郭璞注一四十卷酈善長注皆不著撰人名氏舊唐志始云郭璞作（[illegible]）新唐志遂謂漢桑欽作水經一云郭璞作今人云桑欽者本此也先儒以其所稱多東漢三國時地名疑非欽作而愚更有一切證酈注於漯水引桑欽地理志又於易水濁漳水注引桑欽其說與漢書無異乃知固所引即其地理志初無水經之名水經不知何人所作注中每舉本文必尊之曰經使此經果出於欽無直斥其名之理（[illegible]）

或曰欽作於前郭酈附益於後或曰漢後地名乃注混於經並非盡欽所撰名地理志不名水經水經創自東漢而魏晉人續成之非一時一手作故往往有漢後地名而首尾或不相應不盡由經注混淆也

酈道元博覽奇書掇其菁華以注水經得從來所未有唐初名不甚著逮其中葉杜佑撫河源濟瀆二事以詆之李吉甫則有刪水經十卷不知取舍如何是書傳習者少錯簡闕文訛字不可勝計宋初猶未散逸而崇文總目云酈注四十卷亡其五則仁宗之世已非完書南渡後程大昌撰禹貢論頗舉以相證而終不能得其要領金蔡正甫撰補正水經三卷元歐陽原功為之序謂

可以正蜀版遷就之失今其書亦不傳近世文人則徒獵其雋句僻事以供詞章之用而山川古跡一槩不問孰知為禹貢之忠臣班志之畏友哉唯子鴻深信而篤好之反覆尋味每水各寫為一圖兩岸纍帶諸小水無一不具精細絕倫余玩之不忍釋手百詩有同嗜焉昔善長述宜都山水之美沾沾自喜曰山水有靈亦當驚知己於千古至今讀之勃勃有生氣吾三人表章酈注不遺餘力亦自謂作者有靈當驚知己於千古也

班氏所載諸川第言其所出所入而中間沿歷之地不可得聞唯水經備著之出某縣向某方流逕某縣某方至某縣合某水某縣入某水一一明確間有相去疏闊者酈注又從而補之其說加密直可據以繪圖余釋九州之文每水必援水經以為證而於導水尤詳更摘取注中要語夾行附提綱之下亦或有借注作提綱者凡歷代史志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及古今羣書之要語皆薈蕞於其下目之了了使學者不出戶牖而知天下山川之形勢亦一奇也大抵著書援古最忌渾殽割裂獨此處有不得不然者蓋水經所敘沿歷之地間有疏闊道元依經注補今所引必經自經注自注劃然分為二段則前後不相貫穿讀者反多眩惑事有變通不可膠柱子鴻與余籌之甚悉海內諸賢羣不以此相譏

南人得水皆謂之江北人得水皆謂之河因目岷江曰

大江黃河曰大河此後世土俗之稱非古制也富順熊過曰黃帝正名百物未嘗假借後世乃通之耳愚謂禹主名山川亦未嘗假借江河自是定名與淮濟等一例非他水所得而冒唯漢水彭蠡水與江水會始稱三江沅湘等水入洞庭與江水會始稱九江蓋皆以岷江為主而總其交會之數以目之其未合時不得名江也後世漢江章江湘江沅江等稱殊乖經義九河亦然徒駭至禹聿舊有此水道及禹自大伾引河北行過降水至于大陸乃疏為九道以殺其勢因謂之九河入海處復合為一與海潮相迎受故謂之逆河河未由此入海亦不名河也水經篇題槩曰某水絕不相假借深得禹貢

之意千愛之重之
地志水經之後郡縣廢置不常或名同而實異或始合而終離若不一一證明將有日讀其書而東西南北茫然莫辨不知今在何處亦有身履其地目覩其形而不知即古之某郡某縣某山某水者愚故於引古之下必曰某縣今某縣其故城在今某縣某方中間沿革頗多雖不能徧舉其切要者亦不敢遺鄭康成云學者既知古又知今此窮經之要訣著書之定法也不然則亦有體無用之學而已矣

禹所名之山苞舉宏遠非一峯一谿之目也如云云亭亭梁父社首高里石閭徂徠新甫皆泰山之支峯禹總

謂之岱自藍田以至盩厔總謂之終南自河內以至井陘總謂之太行自上洛以至盧氏總謂之熊耳後人遞相分析而各爲之名愈久愈多釋禹貢者不明斯義遂謂洛出冢領不出熊耳渭出南谷不出鳥鼠淮出胎簪不出桐柏種種謬說皆由此生然其言太行終南則又失之汗漫太行越恒山而北終南跨惇物而西有乖經旨吾不敢從至若底柱碣石朱圉大伾之類則又狹小孤露與一峯一谿無異蓋山陵之當路者不得不舉爲表識未可執前例以相繩以爲必廣袤數十百里之大山而疑古記所言之非也

凡山名不一而足二名如西傾亦名嵹臺外方亦名嵩高三名如岱亦名岱宗又名泰山四名如岍亦名吳又名嶽又名吳嶽五名如大伾亦名黎山又名黎陽山又名黎陽東山又名青壇山多至雷首一山而有九名斯極矣今備載以廣異聞又有山所在之縣各別而實非異山者如碣石在漢之絫縣而水經云在臨渝後魏志云在肥如隋志云在盧龍地名四變而山則一要皆在今昌黎縣東絫縣故城之南也嶓冢在漢之沔陽而後魏志云在嶓冢縣隋志云在西縣括地志云在金牛縣

宇記云在三泉元大一統志云在大安明一統志云在寧羌地名六變而山則一要皆在今寧羌州北與沔縣接界處也至若嶓冢在漢中而班固謂在隴西之西縣積石在羌中而杜佑謂在西平之龍支此又謬誤之大者辯之不厭其詳諸如此類不可勝道聊舉一隅以資三反

導水九章唯黑水原委杳無蹤跡弱水自合黎以北流沙以西亦難窮究紛紛推測終無確據不如闕疑之爲得也江漢淮渭洛禹迹尚存無大可疑者河自周定王五年東徙之後大伾以下禹河故道不可復問先儒皆以王莽河爲禹河故降水大陸九河逆河無一不差然因王莽河之所在而求之於其西則鄴東故大河之道猶可案圖而得也濟爲河亂久矣至東漢而河南之濟盡亡賴水經悉載其故瀆後世猶得因此而略知古濟

之所行杜佑輒詆之非篤論也善哉金吉甫之言曰凡禹貢地理間有於今不同者或古今名號之殊或人力開塞之異或陵谷海陸土石消長之變蓋如熊耳爲雒舉大別爲翼際恒水爲嘔夷衛水爲庳池此所謂古今名號之殊也滎澤導爲滎川河水引爲鴻溝徐偃通舟陳蔡夫差溝通江淮此所謂人力開塞之異也滎播塞成平地濰沮二源壅絶逆河化爲勃海碣石淪於洪波此所謂陵谷海陸土石消長之變也然傳記尚有明徵禹功未盡湮沒正可據今之不然以求昔之所然茍因此而遂疑聖經之有誤古志之非眞其爲愚且悖也孰甚焉

水經注凡二水合流自下互受通稱其在禹貢則漾與沔合亦稱沔漳與絳合亦稱降水是也又有隨地異名非由合他水而然者沇東流爲濟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是也有大水分爲支流而異其名者江別爲沱漢別爲潛河別爲漯是也有伏流顯發而異其名者濟溢爲滎是也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水合小水謂之過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此又正名辨分之義高出地志水經者矣山體不動其盤基廣大者亦不過占數郡縣若水則源遠流長往往灌注於千里之外伏見離合曲直向背變化無方名稱不一故撰山經易撰水經難

孔傳言禹之治水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此不必到處皆然緜亘千百里之遠然當時實有其地不得不用此法者尸子呂覽淮南子水經注衆口一辭豈欺我哉賈讓曰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此鑿山之事也孟子曰禹掘地而注之海太史公曰禹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此穿地之事也儒者蔽於一己之意見凡耳目之所不及皆以爲妄開章壺口梁山第一功便說得全無精彩亦由過泥孟子行所無事之說謂禹絶無所穿鑿殊不知堯之水災非尋常之水災禹之行水非尋常之行水審如蔡氏所言則後世築隄置埽開渠減水之人皆得與禹功並垂天壤矣鯀何以績用弗成禹何以配天無極哉

中國之水莫大於河禹功之美亦莫著於河釋禹貢而大伾以下不能得禹河之故道猶弗釋也導河一章余抽玫精思久乃得之解成口占二首曰三年僵臥疾一春導河書禹貢分明在周移失故瀆自知吾道拙敢笑古人疎冀有君山肯中心鬱少舒班固曾先覺王横實啓之九峰多舛錯二孔亦迷離墨守終難破輸攻諒莫施秪應千載後復有子雲知時丁丑二月朔也

河自禹告成之後下迄元明凡五大變而暫決復塞者不與焉一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東行漯川至長壽津與漯別行而東北合漳水至章武入海水經所稱

大河故瀆者是也二王莽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平原濟南至千乘入海後漢永平中王景修之遂為大河之經流水經所稱河水者是也宋仁宗時商胡決河分為二派北流合永濟渠至乾寧軍（今青縣）入海東流合馬頰河至無棣縣（今海豐）入海二流迭為開閉宋史河渠志所載是也四金章宗明昌五年（即宋光宗紹熙五年）河決陽武故隄灌封丘而東注梁山濼分為二派一由北清河（即大清河）入海一由南清河（即泗水）入淮是也五元世祖至元中河徙出陽武縣南新鄉之流絕二十六年會通河成北派漸微及明弘治中築斷黃陵岡支渠遂以一淮受全河之水是也蓋自大伾以東古兖青徐揚四州之域皆為其縱橫糜爛之區宋金以來為害彌甚愚故於導河解後附歷代徙流之論而又各為之圖以著其通塞之迹使天下知吾書非無用之學於康成知古知今之訓不敢違也事訖於明故時務缺焉

九州之疆界爾雅職方不同於禹貢蓋殷周之所損益也故必備舉以相參次列古帝王所都及諸侯之封在州域者又次列春秋時國土之可考者略見先王封建之制又次列戰國之所屬然後分配秦漢以降之郡國而要以杜氏通典為準蓋前此地理諸書未有以禹貢九州分配郡國者有之自通典始宋承唐制以迄元明雖有沿革不甚相遠故通典之後直接當今輿地杜氏

博洽絕倫然間有分配未當者如冀之信都當屬兖荊黔中以下七郡及雍伊吾以下四郡皆不在禹九州之限是也又有一郡一縣而當分屬二州者則以有名山大川為標識不容蒙混如汲郡有黃河河南之胙城當屬兖不當屬冀黎陽縣有宿胥故瀆瀆西屬冀瀆東當屬兖是也凡此類悉為之舉正經所言州界多二至唯徐三至冀雖不言界而三面距河亦三至其未備者必博考而審別之如冀北抵沙漠徐西抵濟水梁東荊西界巫山豫東兖西界菏澤是也至於分野主占候以十二次分配十二國不足以盡九州之土與禹貢無涉唯一行山河兩戒之說於導山導水有默契焉故時引以證經

鄭漁仲曰禹貢以地命州不以州命地故兖州可移而濟河之兖州不可移梁州可改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可改是以為萬世不易之書史家作志以郡縣為主郡縣一更則其書廢矣此至言也然後世河日徙而南則兖之西北界不可得詳河南之濟亡則兖之東南界亦苦難辨華陽專主商洛則梁之西北界茫無畔岸黑水與雍通波則梁之西南界何所止極禹貢之書雖存徒虛器耳郡縣能亂其疆域山川亦能變其疆域向之不可移者今或移之矣非研精覃思博稽圖籍其何以正之

王者以一人養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禹任土作貢皆祭祀[illegible]饗之需車服器械之飾吉凶禮樂之用國家之所必不可缺者夫子無間然三語深得其心非但季世徵求之濫不可與同日而論即伊尹之獻令周公之王會恐亦屬後人依託借曰有之則殷周之志荒矣今釋厥貢必一一明其所用如金銀珠玉琅玕怪石竹木橘柚菁茅之類則尤必詳致其辨使知聖人無一徇欲之事庶不敢厲民以自養耳

帝都三面距河舟楫環通諸侯之朝貢商賈之懋遷行旅之往來外國之享王皆以達河爲至其水道曲折經悉志之於州末兗青徐揚皆由濟漯以達河荊豫皆由洛以達河梁雍皆由渭以達河冀之島夷由碣石以達河揚之島夷由淮泗以達河崑崙析支渠搜由積石以達河下文所謂四海會同者具見於此矣然當時粟米取之於甸服無仰給四方之事所運者唯貢物故輕舟可載山谿可浮逾于洛逾于沔是也要其間陸行亦不過數十里聖人之重民力也如此後世牛羊用人若張湯通褒斜之道以致漢中之穀陸運百餘里亦不以爲難其於聖人之心相去何啻霄壤

古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四海之內分爲九州九州之內制爲五服以別其遠近甸侯綏爲中國要荒爲四夷所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者是也五服之外尚有餘地亦在九州之域所謂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者是也九州之外夷狄戎蠻之地不登版圖不奉正朔王者以不治治之是爲四海此禹貢五服九州四海之名義也宋儒見它書所稱四海有以水言者遂一切撥棄古訓以四海爲海水四夷爲外國殊不知禹貢九州之內自有中國蠻夷之別甸侯綏三服則壤成賦之區名曰中邦要荒二服爲夷爲蠻沈尹戌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仲尼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即其地也不然郯子豈外國之君長而大荒絕域亦安能爲天子守邪

禹錫圭告成唯據十三年中已然之事錄之以成書其後非必一一盡同也如舜紹堯肇十有二州則州境之山川已有所更改封十有二山濬川則山川之秩祀必有所增益而命禹以百揆兼司空汝平水土惟時懋哉不僅如此篇所紀而已也至於土田之肥瘠貢賦之多寡聲教之遠近它時亦必有小異說經者但當就禹貢以釋禹貢若牽合前後則反多窒礙矣

地域之分以高山大川爲限後世犬牙相制之形無有也水土之功以決川距海爲則後世曲防逆防之事無有也（考工記凡溝逆地阞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疆理之政以濬畎距川爲利後世穿渠灌溉之智無有也稅斂之法以土田物產爲賦後世口率（音律）出錢之令無有也九州之貢所以給邦用後世奇技淫巧之供無有也四海之貢所以表嚮化後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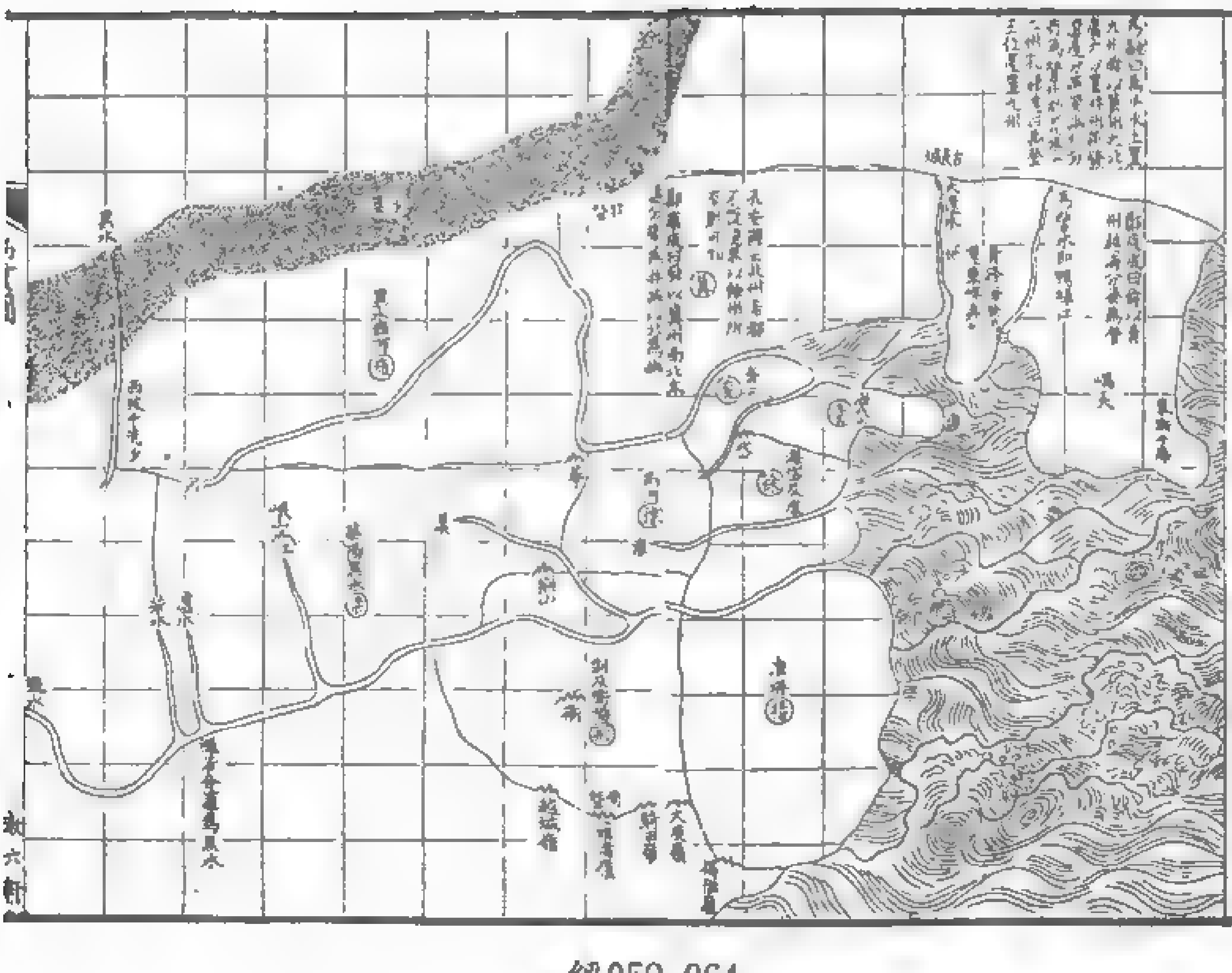
珍禽瓌寶之獻無有也達河之道所以通貢篚後世飛
芻輓粟之役無有也山川之奠所以秩命祀後世設險
守國之計無有也六府之脩所以養民生後世山林川
澤之禁無有也土姓之錫所以褒有德後世彊幹弱枝
之慮無有也武衛之奮所以戒不虞後世拓土開邊之
舉無有也聲教之訖所以大無外後世招來誘致之術
無有也想其時民安物阜別有一天地其君若臣亦皆
心天地之心覺三代以降號稱善治者猶未免爲小康
之事衰世之意禮運首述孔子之言先儒疑爲老莊之
緒餘由今思之殆不然也學者熟讀禹貢而有得焉非
惟知識日進於高明抑且心術漸登於淳古

己卯余復入　帝城謁大司徒吉水李公以禹貢錐指
就正公覽之喜曰是書博而不雜精而能賅不惟名物
殫洽兼得虞夏傳心之要出以問世誰曰不宜余負牆
而謝今春公寓書天津以示劉侍御西谷先生先生一
見稱賞謂從來所未有復於李公序而行之誠異數也
嗟乎積病無憀終日仰面看屋梁著書當時聊代萱蘇
今逋重災棃棗詅（音令）癡符之誚其能免乎
康熙辛巳夏五德清胡渭（元名渭生字朏明一字東樵）敬述於御河舟次

周官大司徒掌天下土地之圖以周知九州之地域廣
輪之數與職方氏相爲表裏漢初蕭何得秦圖書藏諸
石渠閣武帝又嘗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其古
今圖籍亦云備矣而未聞有所謂禹貢圖者禹貢圖之
名自後漢永平中賜王景始也此圖及蕭何所得至晉
時已亡故司空裴秀自製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藏
於祕府今其序載晉書而圖竟無傳宋程大昌撰禹貢
論繪山川地理圖三十有一而各爲之說歸太僕有光
言其亡友吳純甫家藏有是圖乃淳熙辛丑泉州舊刻
今亦不可得見又合沙鄭氏東卿著尚書圖七十有七
其繫禹貢者凡二十五項從藏書家借觀亦宋刻世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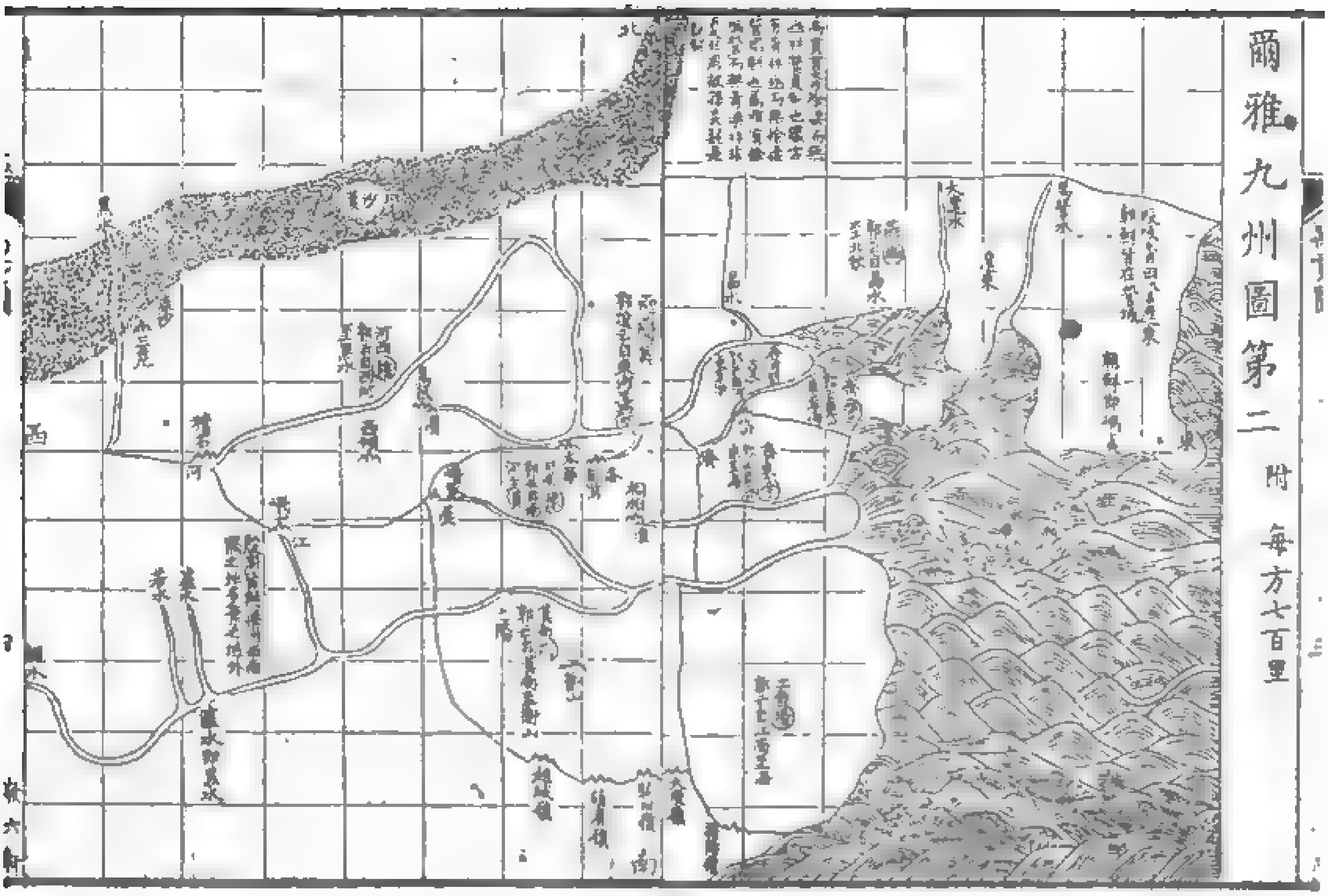
罕覯其用意勤矣惜乎山川之脈絡猶未精審而先儒
之舊說與經不合者亦莫能正也明漳浦何楷平子撰
禹貢圖一卷錢宗伯謙益序之以爲上自山海經下逮
桑經酈注古今水道條分理解如堂觀庭如掌見指余
聞之不勝嚮往恨一時無從購求耳嗟乎名號有異同
郡縣有廢置陵谷有升沈土石有消長古今之變不可
勝窮說經至禹貢難矣而爲圖則尤難胷無萬卷之藏
足無萬里之行而任意摹寫曰此禹貢圖也有不爲人
非笑者乎雖然圖不易爲也而終不可闕苟有說而無
圖則山川之方鄉郡國之里至學者茫然莫辨說雖詳
亦奚以爲於是不揣孤陋旣作錐指輒據九州五服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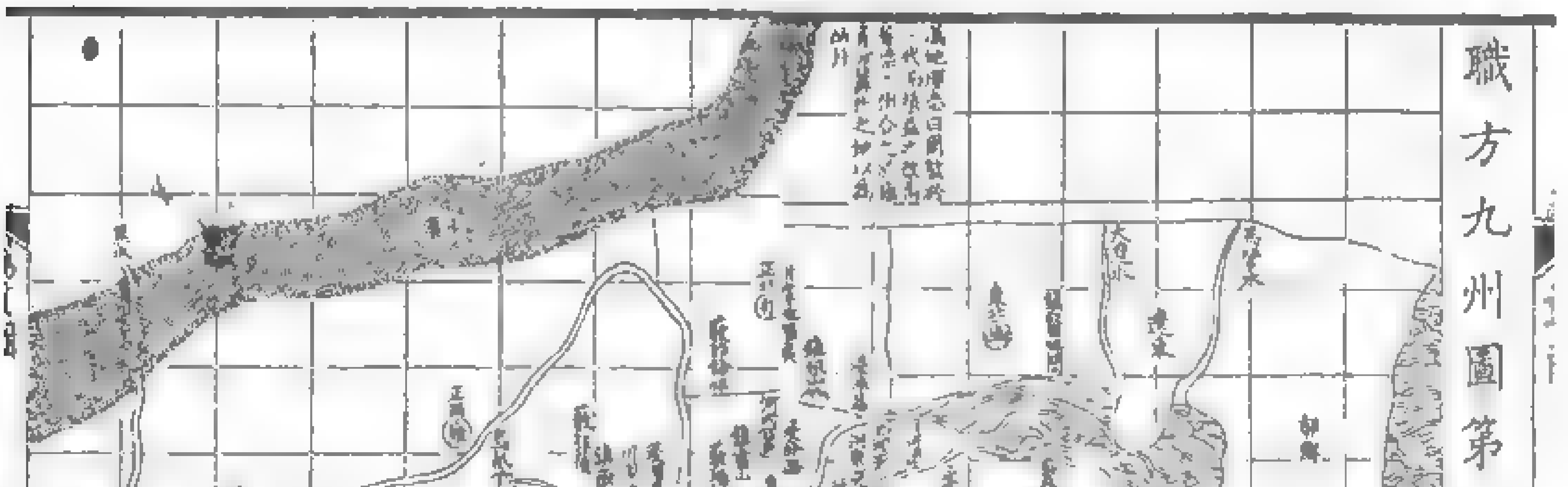
山導水之文證以地志水經參之諸家傳記略倣朱思本意計里畫方爲圖四十七篇冠其首而限於邊幅布置偪側晉謝莊依左氏地理分國製木圖方丈賈耽海内華夷圖廣三丈縱三丈三尺率以寸爲百里此猶可以舒展今圖附卷首縱不逮咫廣裁盈尺居謝百之一賈九百九十之一而欲以賅寰區之形勢眞有如淮南王所云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者勢有所窮數有所極故爲禹貢圖難而就經爲圖則尤難但使東西無易面遠近不相背說之所及以圖證之圖之所不及以意會之辨方正位存其梗槩而已如必曰非身所親歷終無以得其眞則愚與有罪焉夫何敢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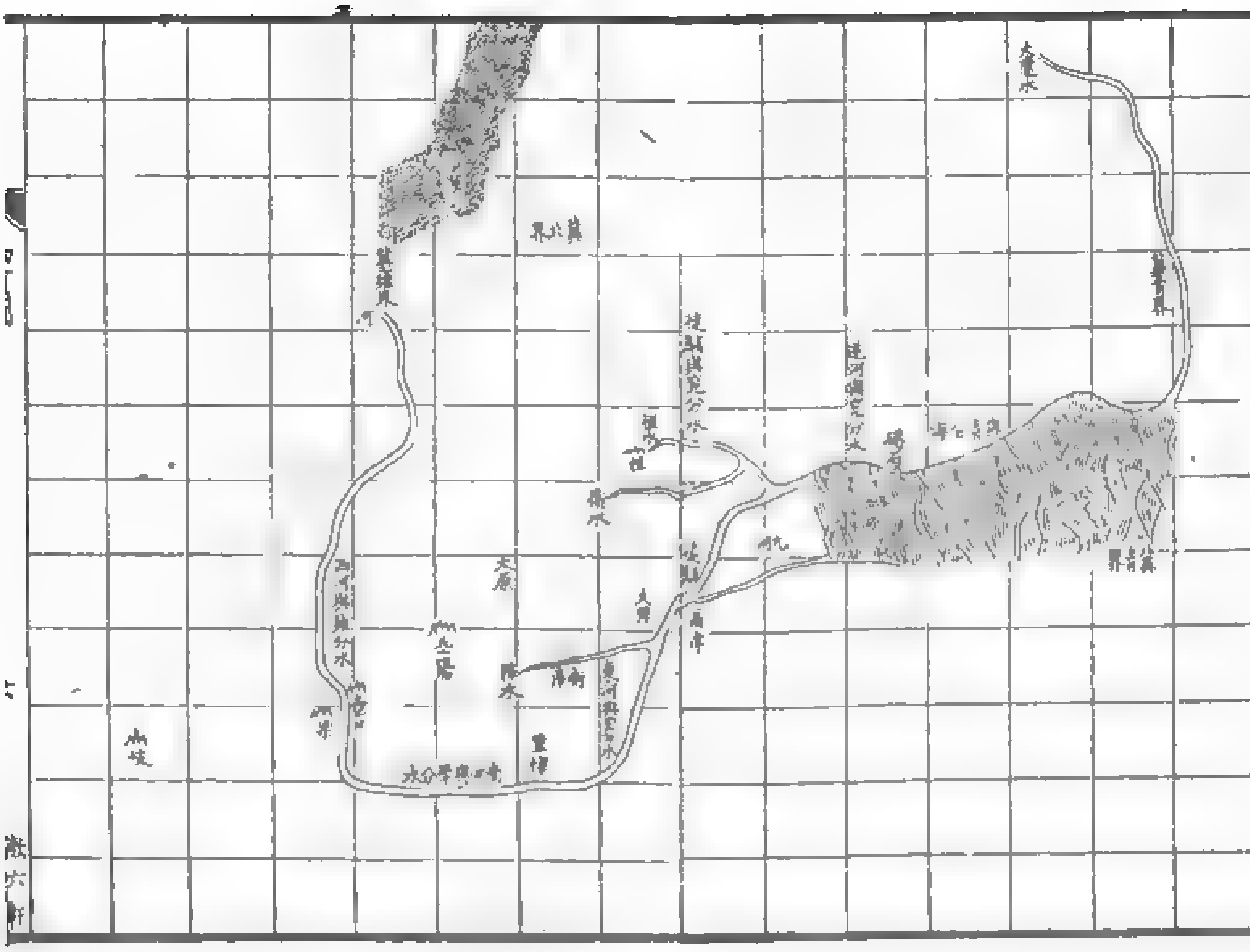


九州分域圖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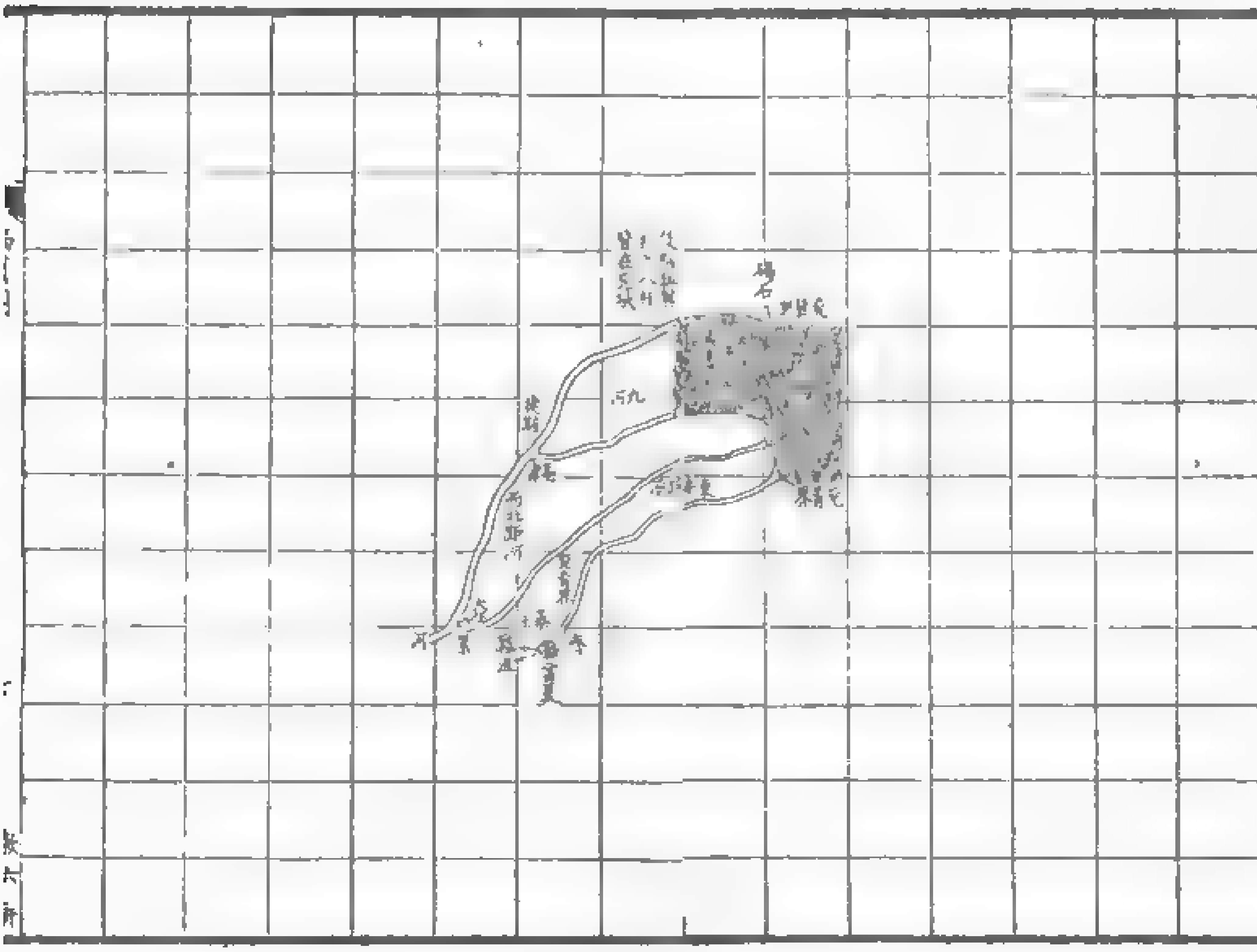
每方七百里


爾雅九州圖第二
附 每方七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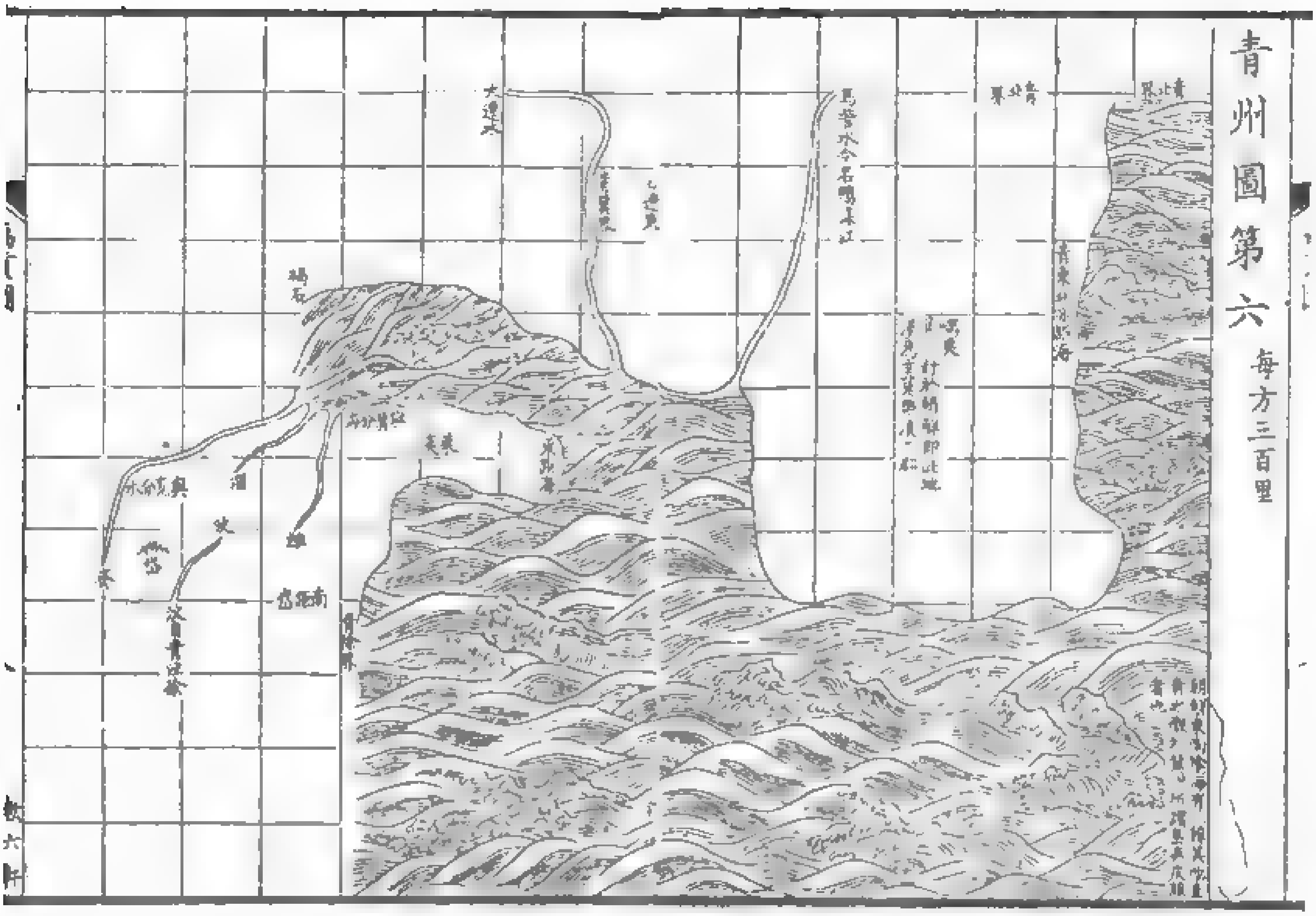

職方九州圖第三
附 每方七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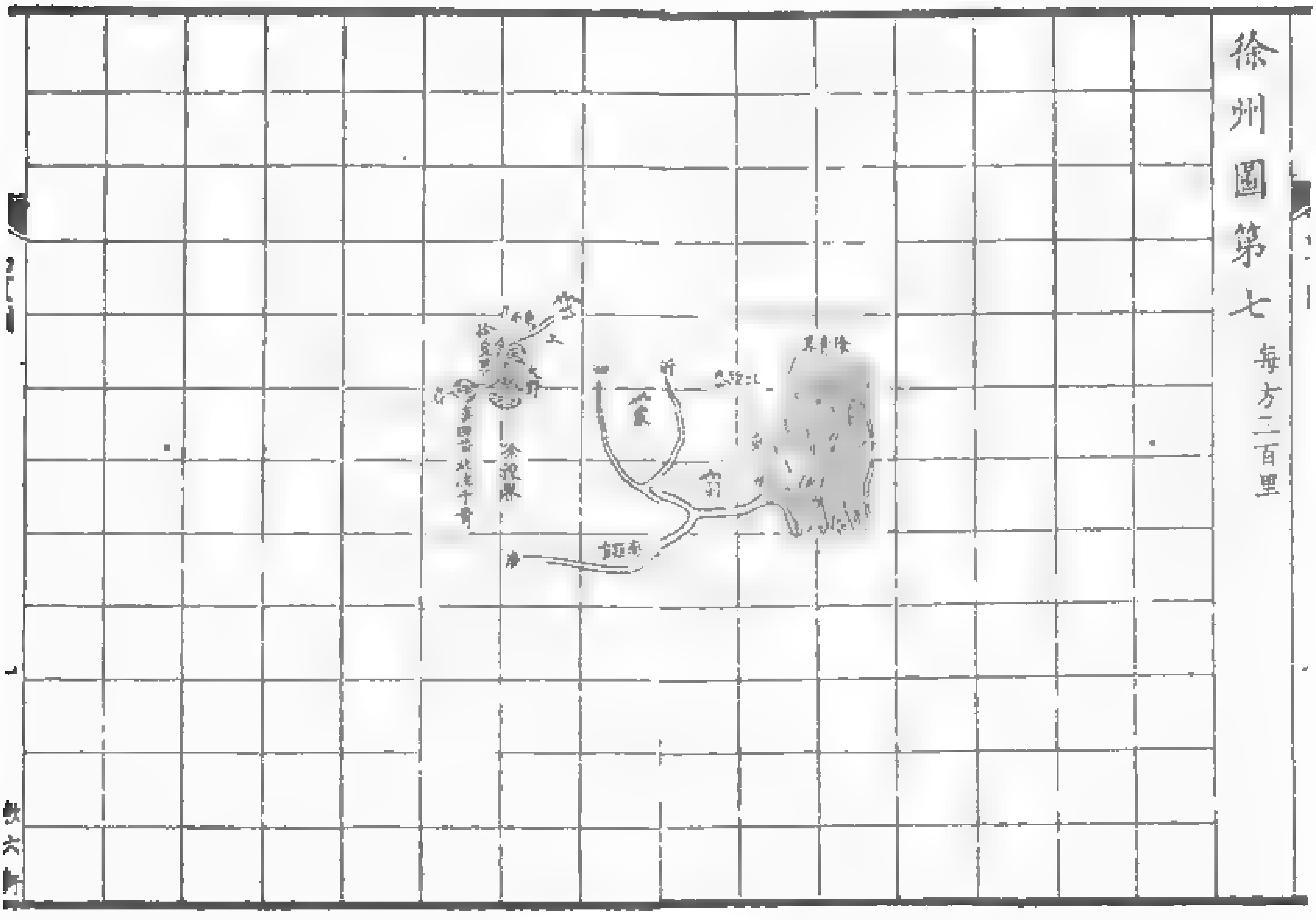


冀州圖第四 每方三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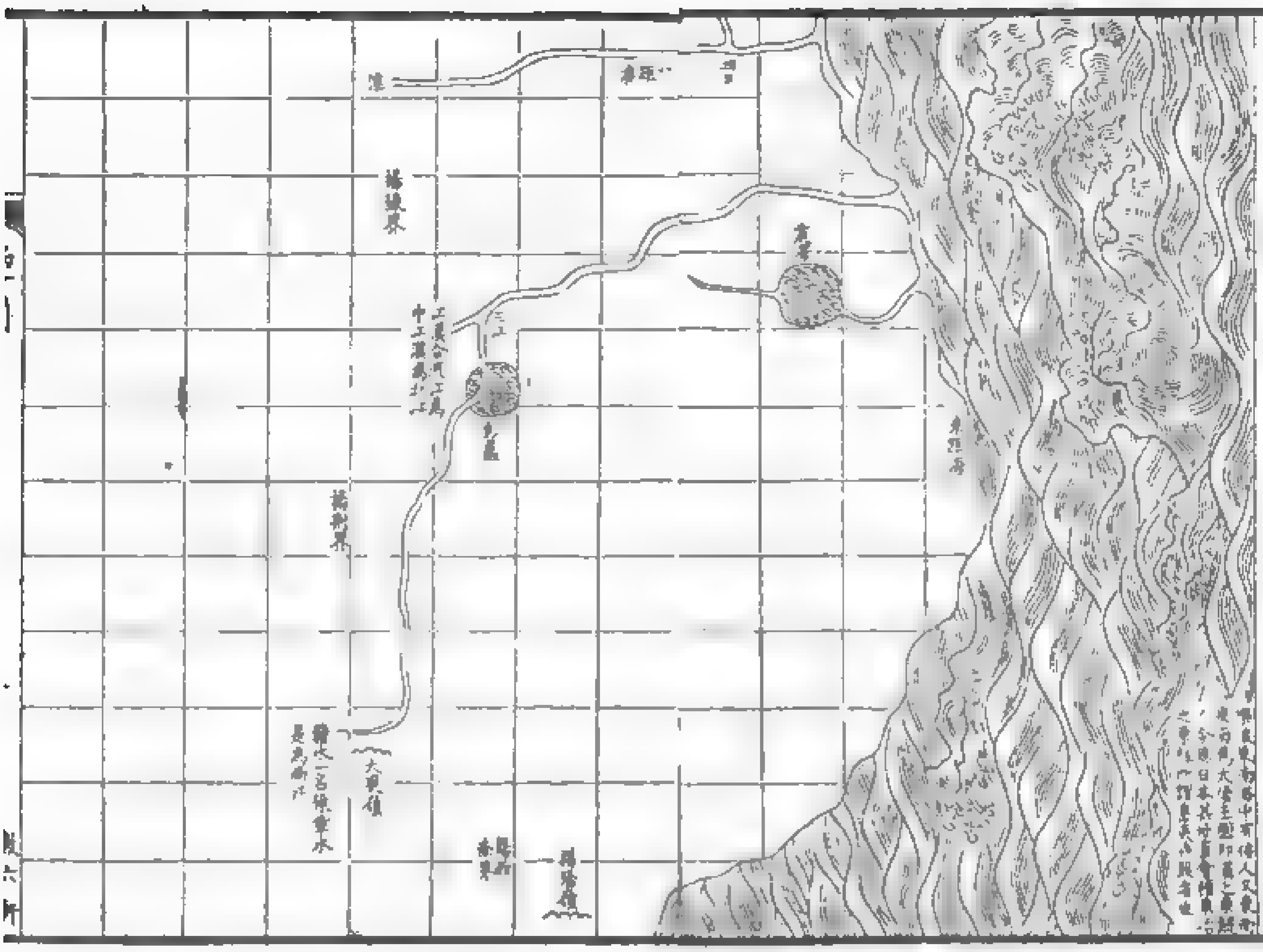


兗州圖第五 每方三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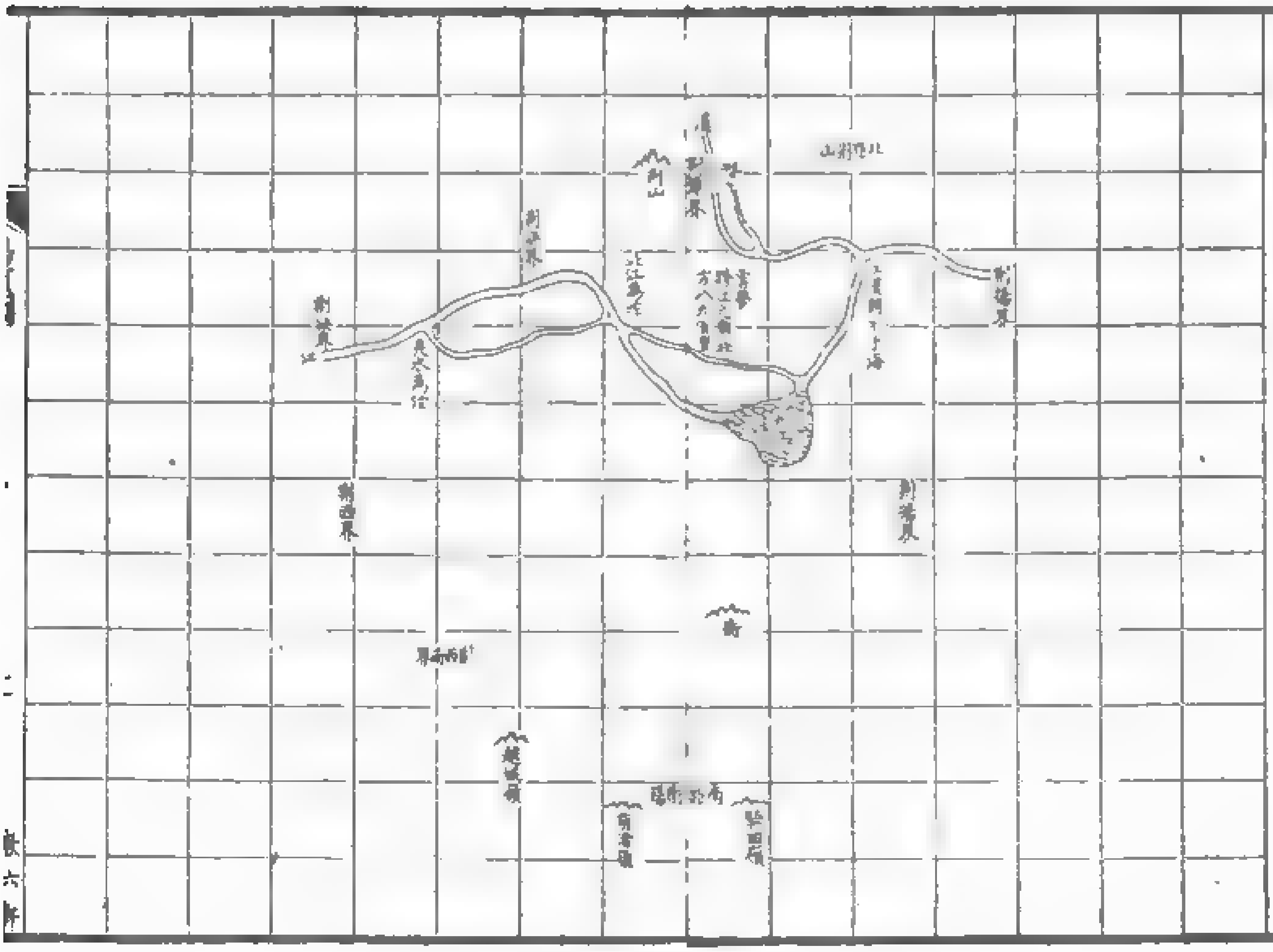

青州圖第六
每方三百里


徐州圖第七
每方二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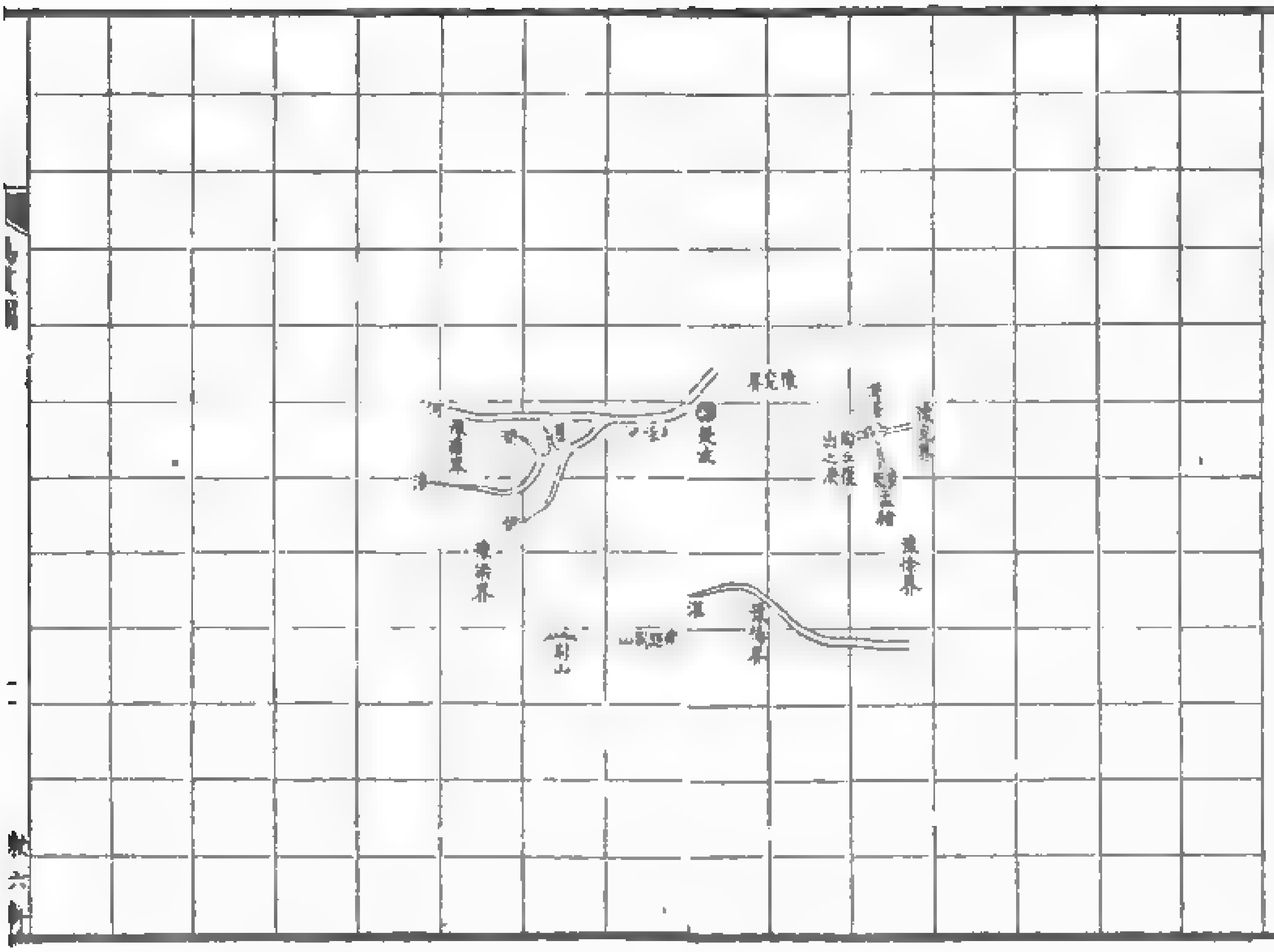
揚州圖第八 每方三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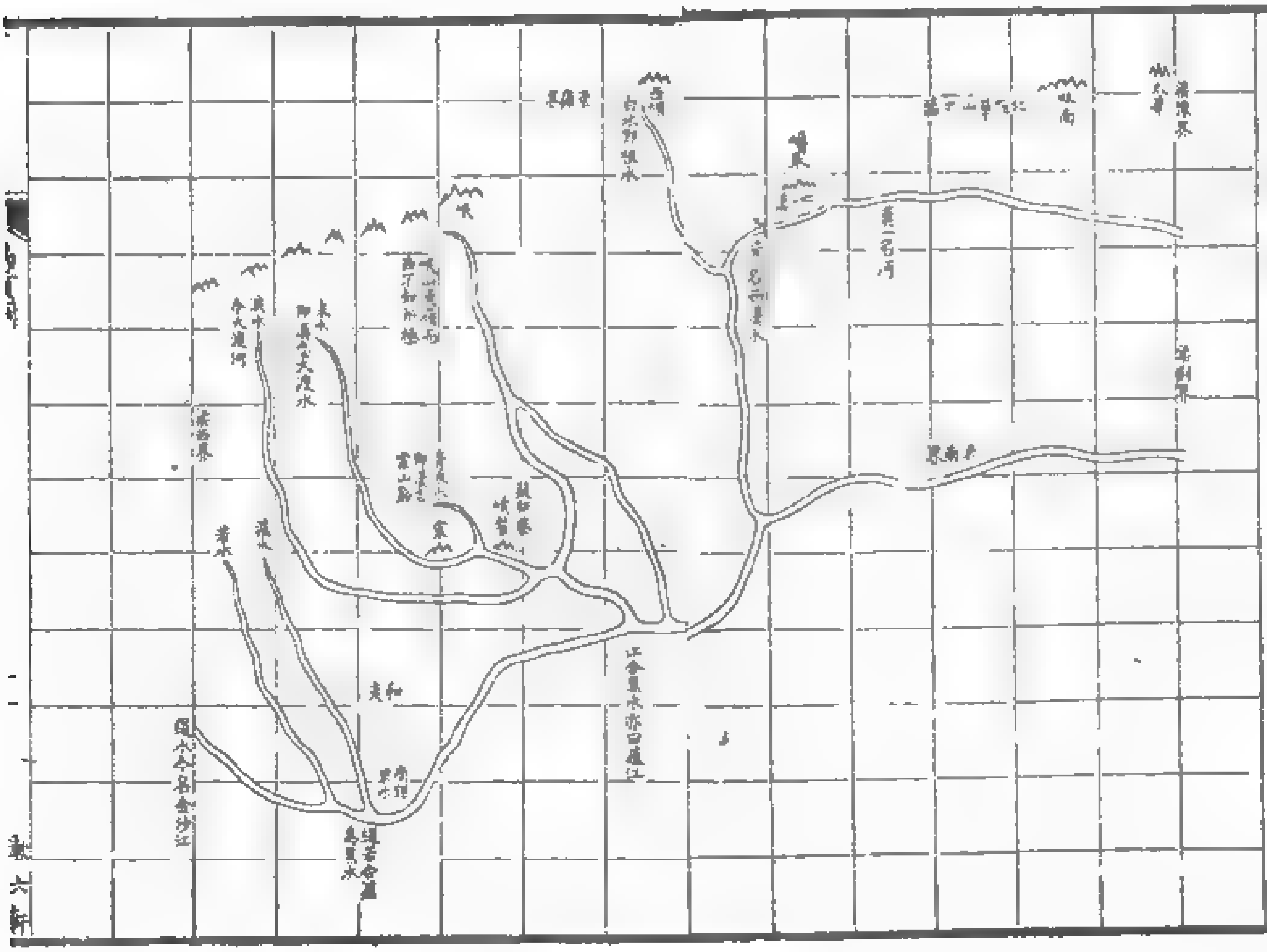
荊州圖第九 每方三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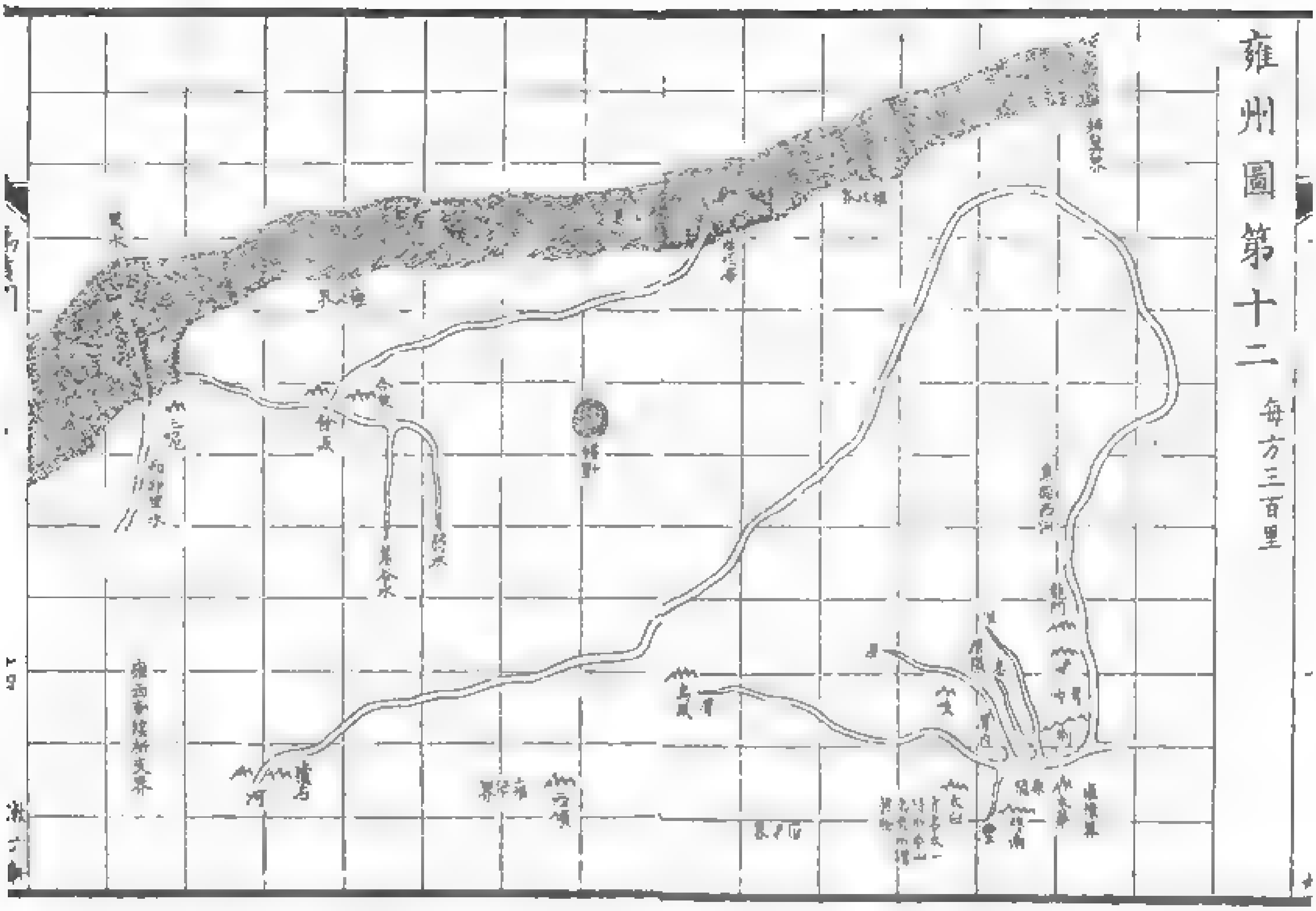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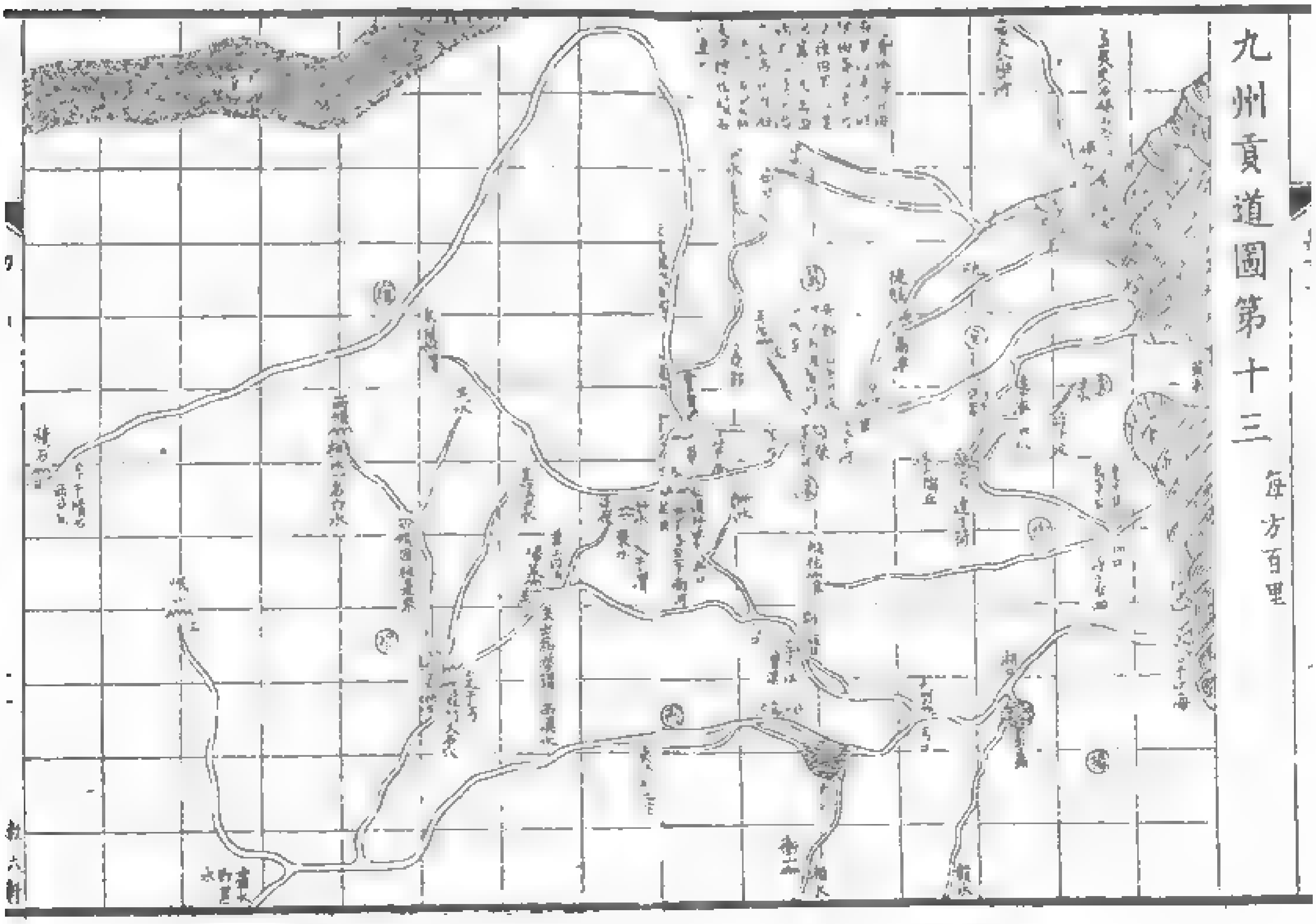
豫州圖第十 每方三百里



梁州圖第十一 每方三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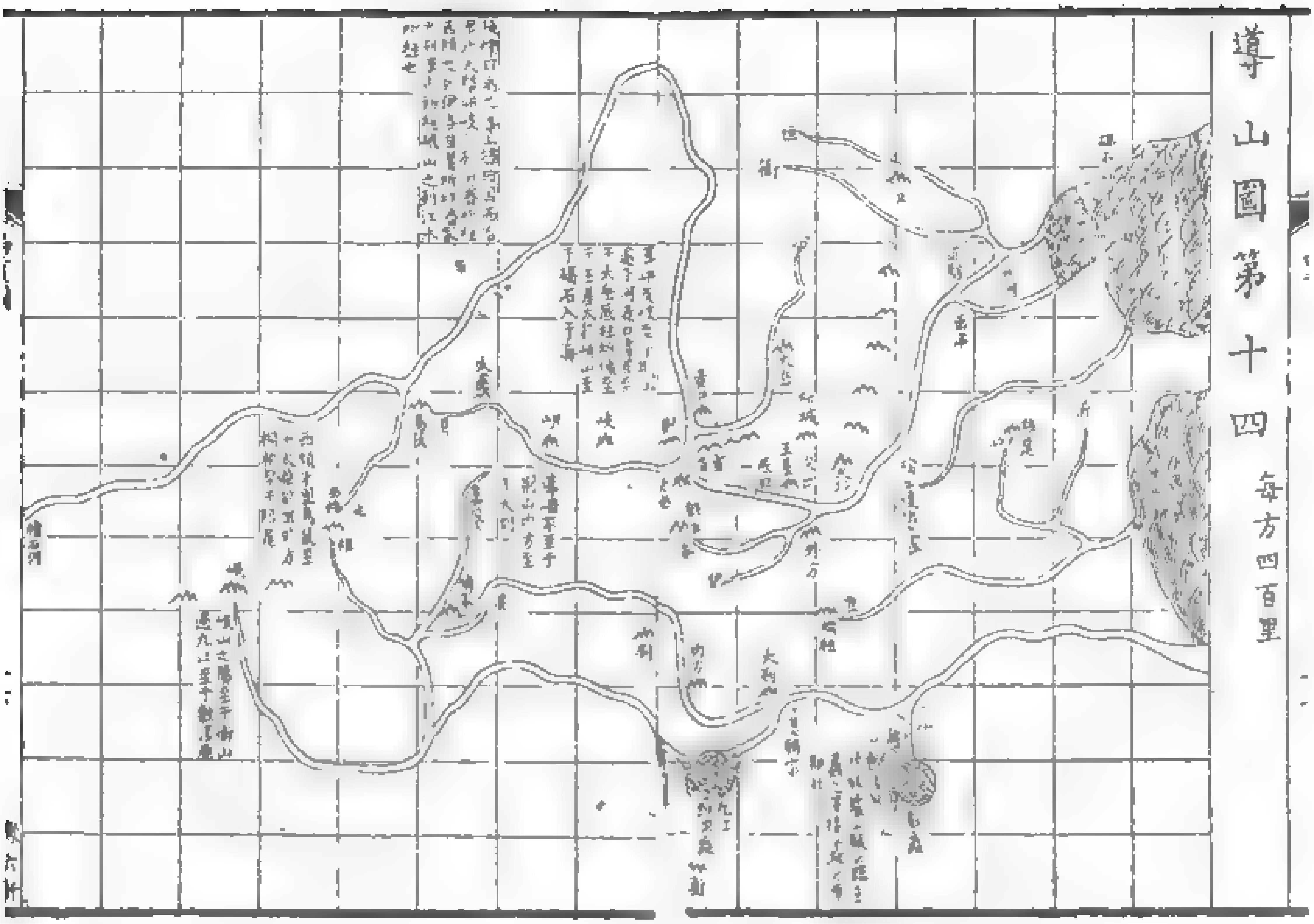



雍州圖第十二
每方三百里


九州貢道圖第十三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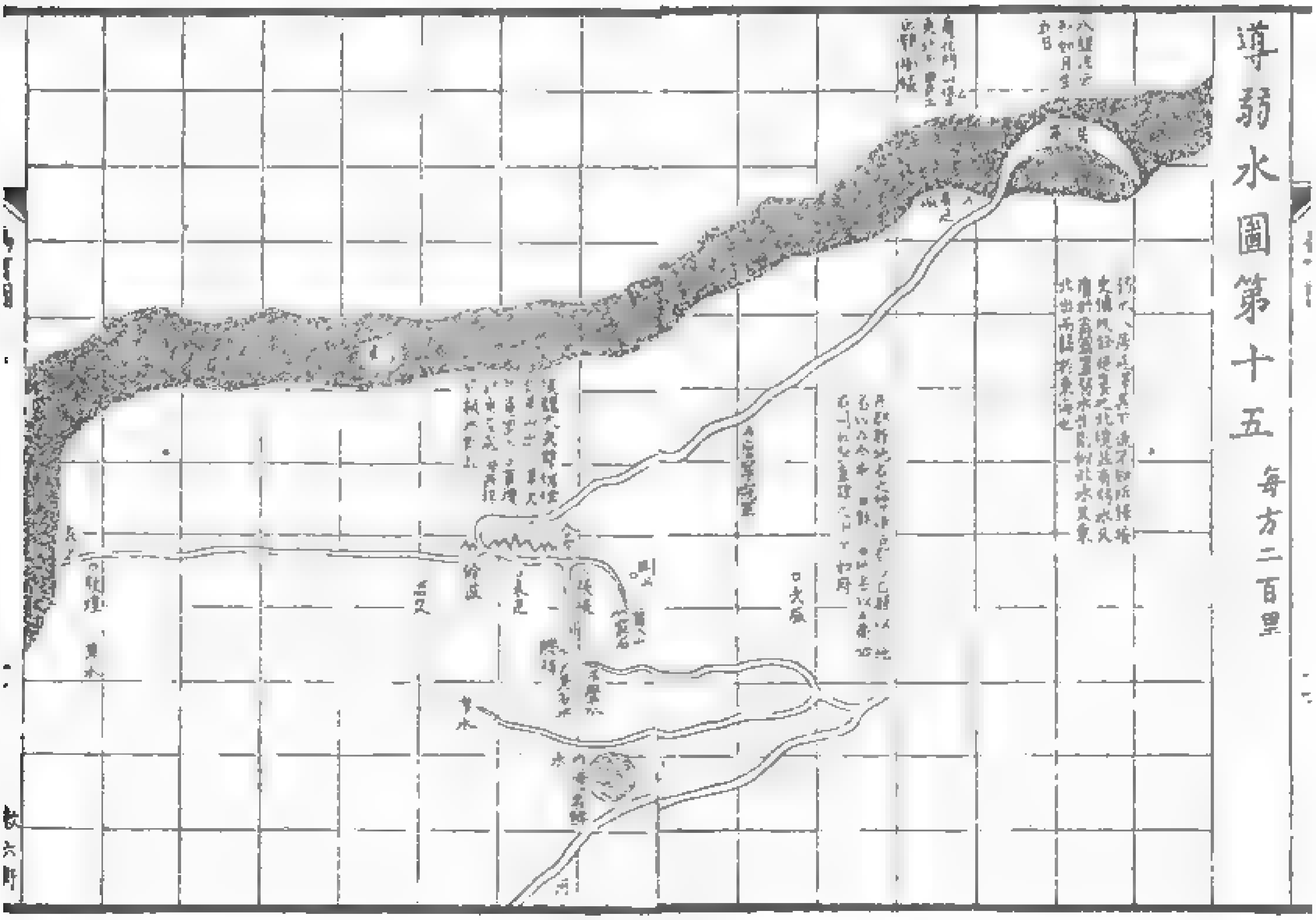
導山圖第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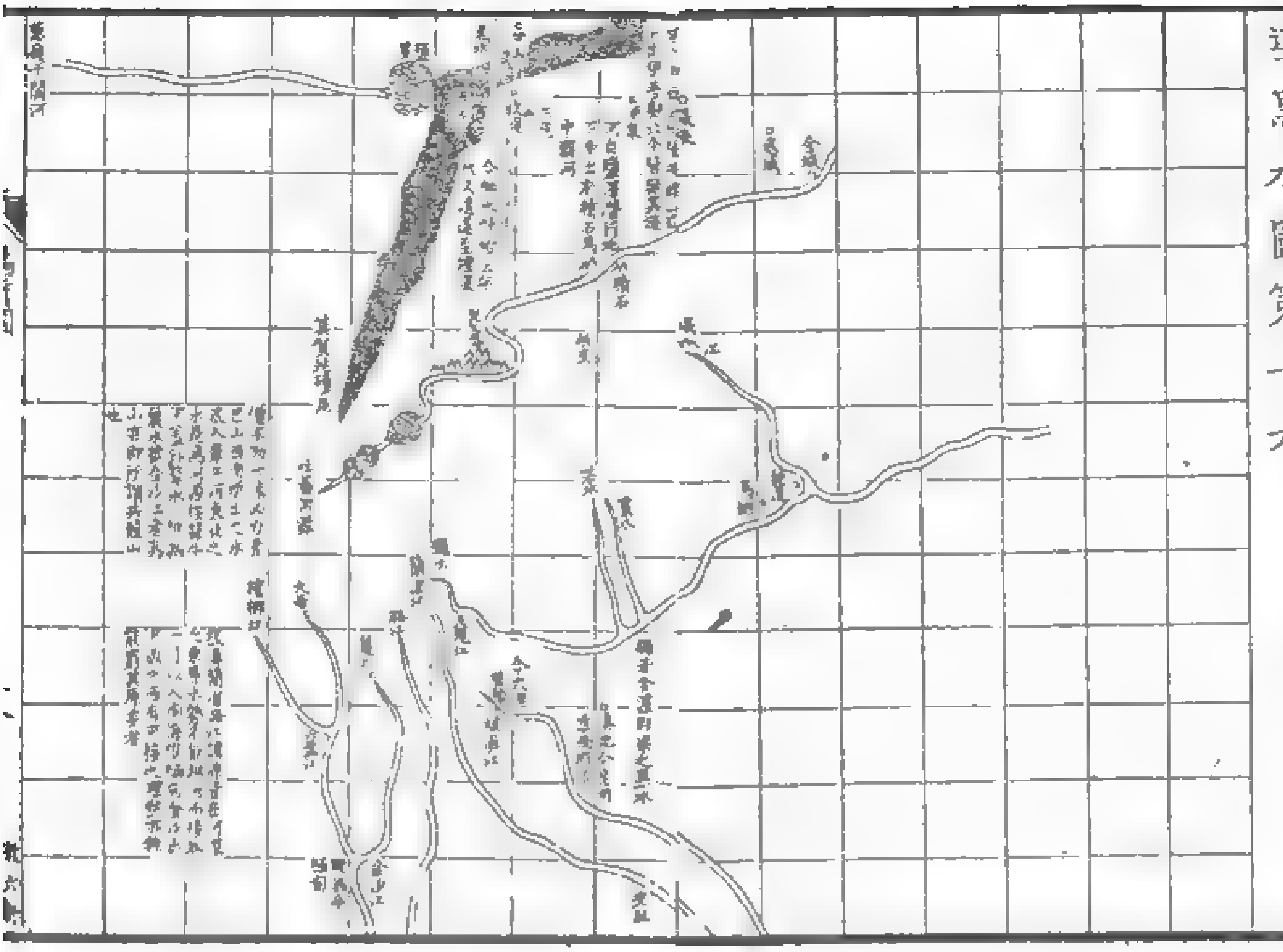
每方四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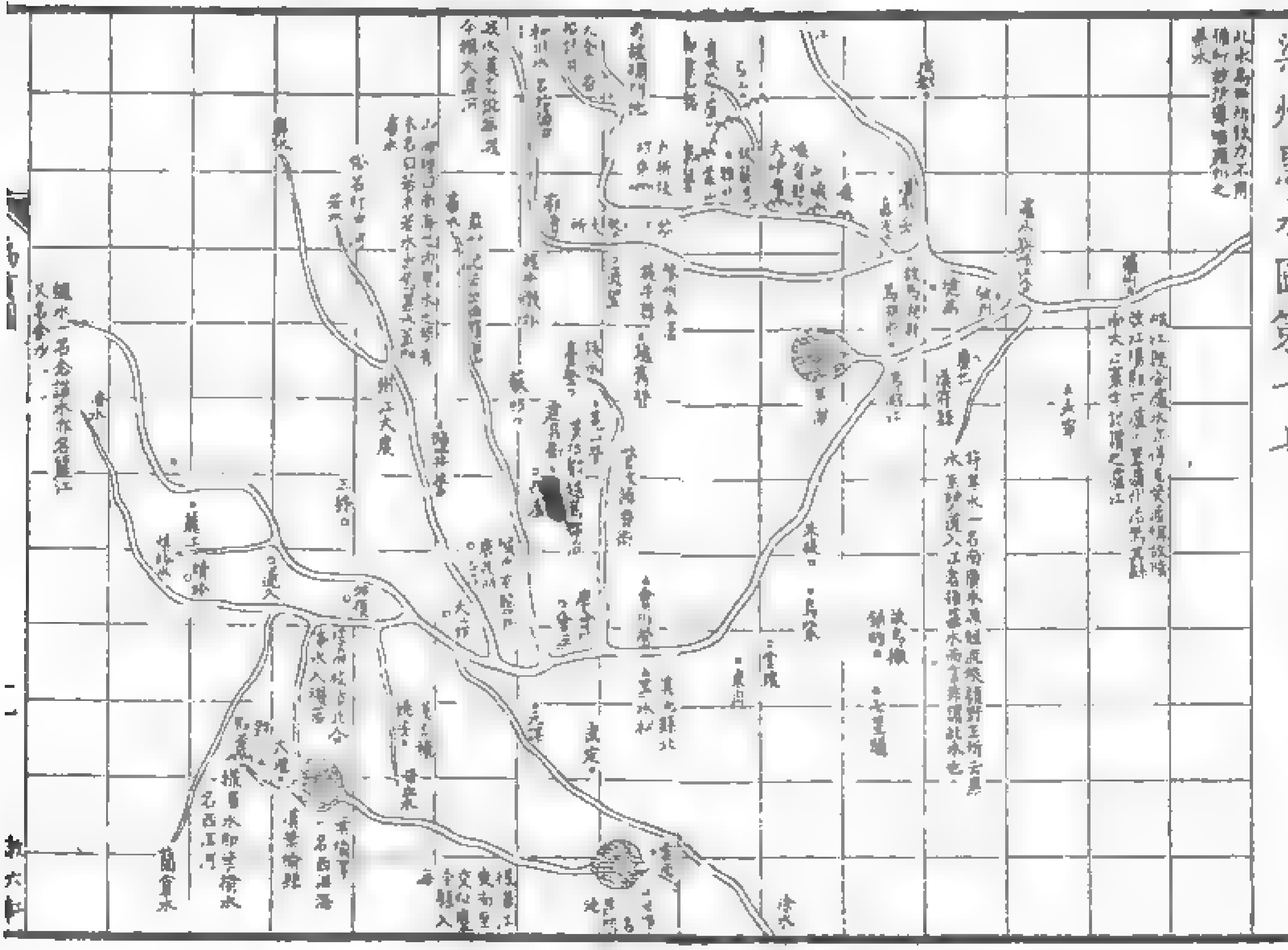
導弱水圖第十五

每方二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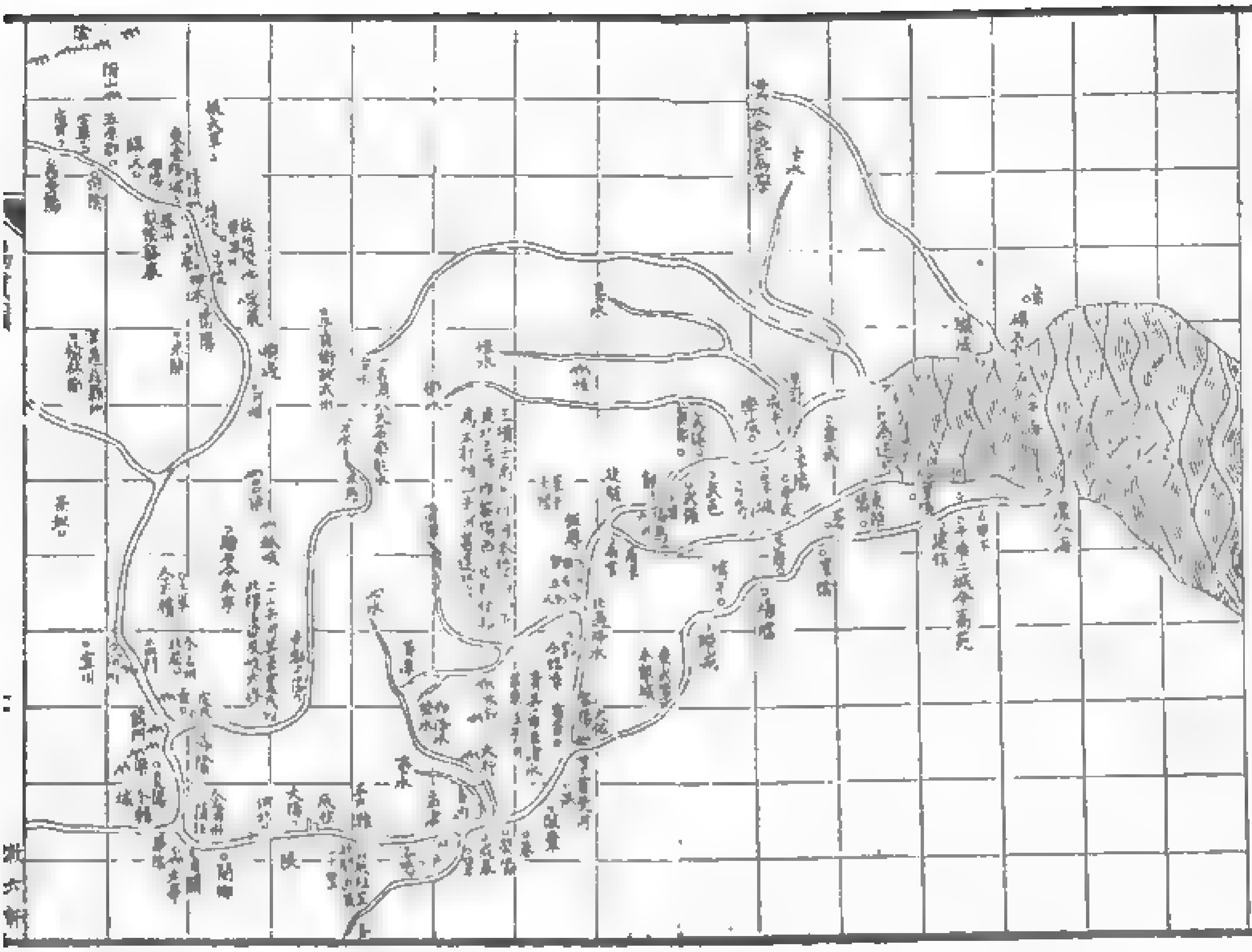
導黑水圖第十六 每方六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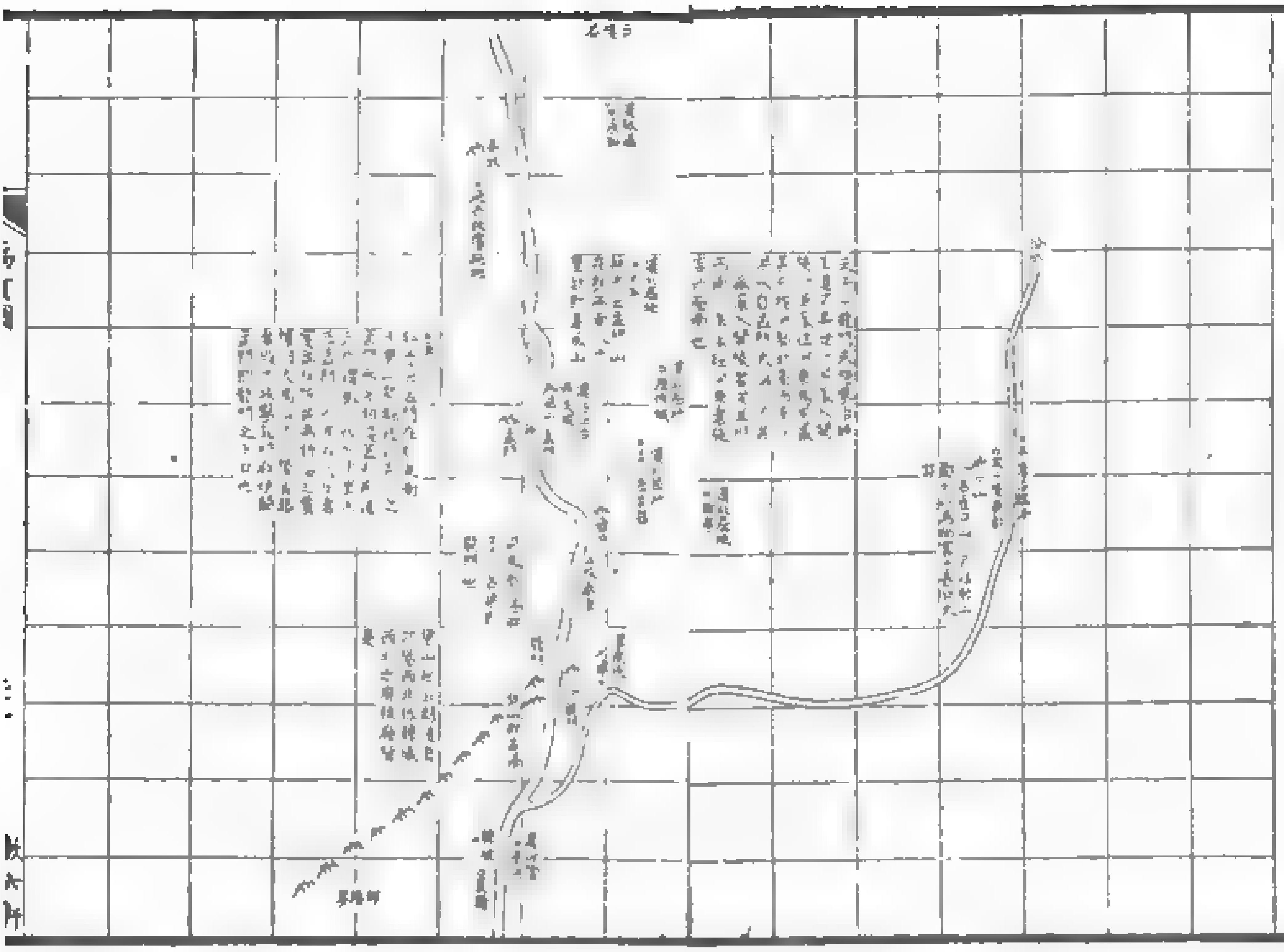


梁州黑水圖第十七 附 每方二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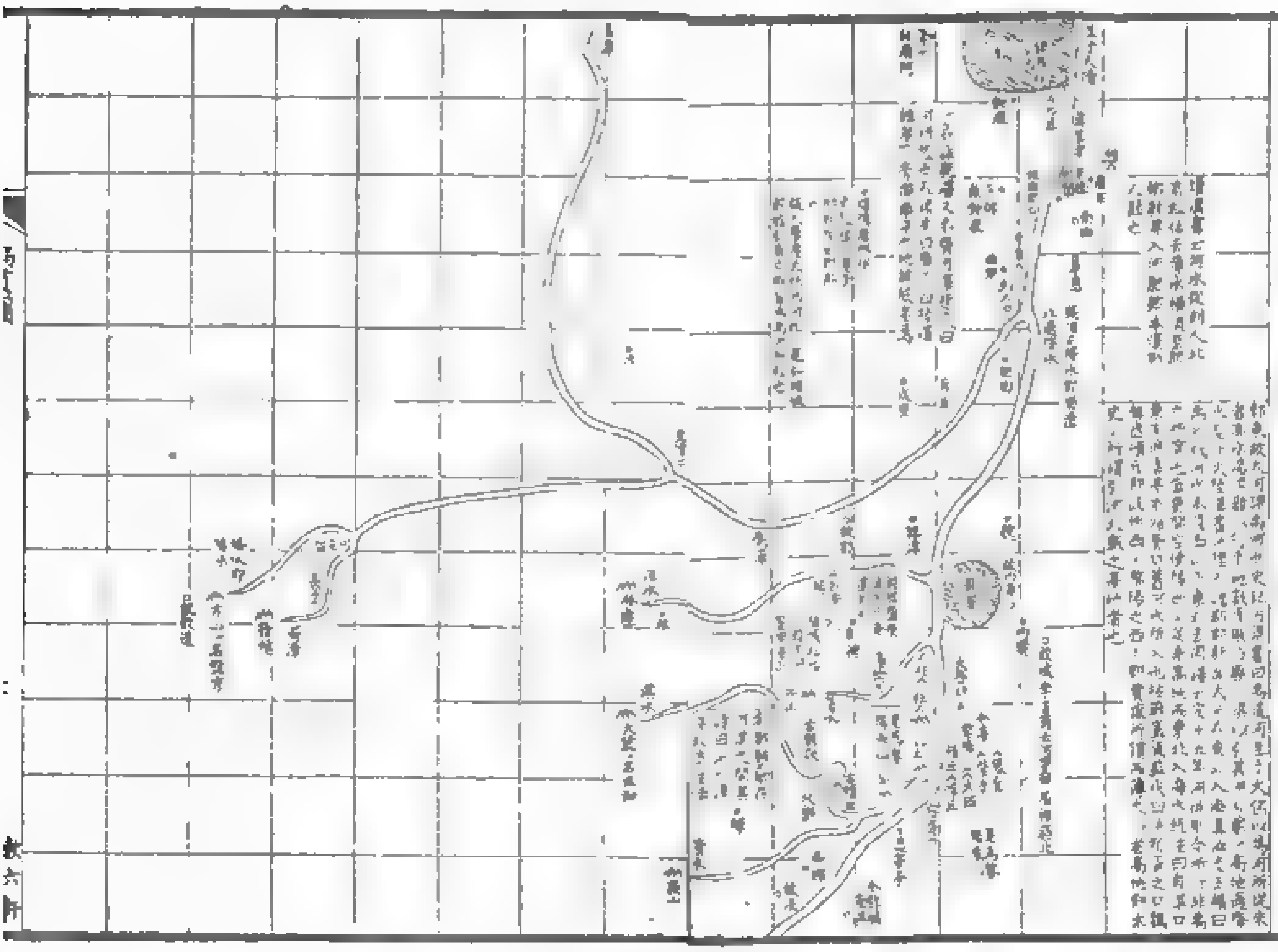
導河圖第十八

每方二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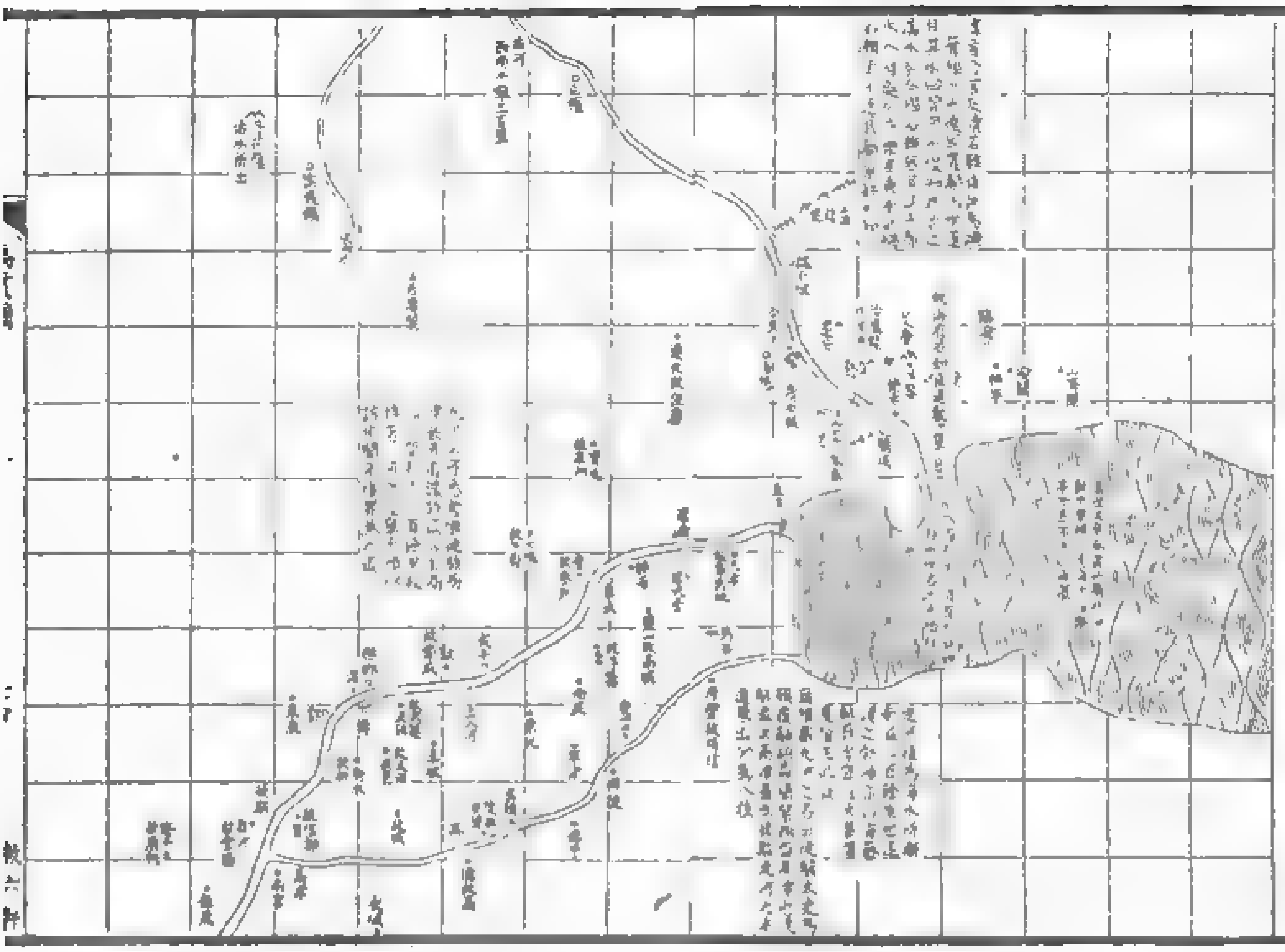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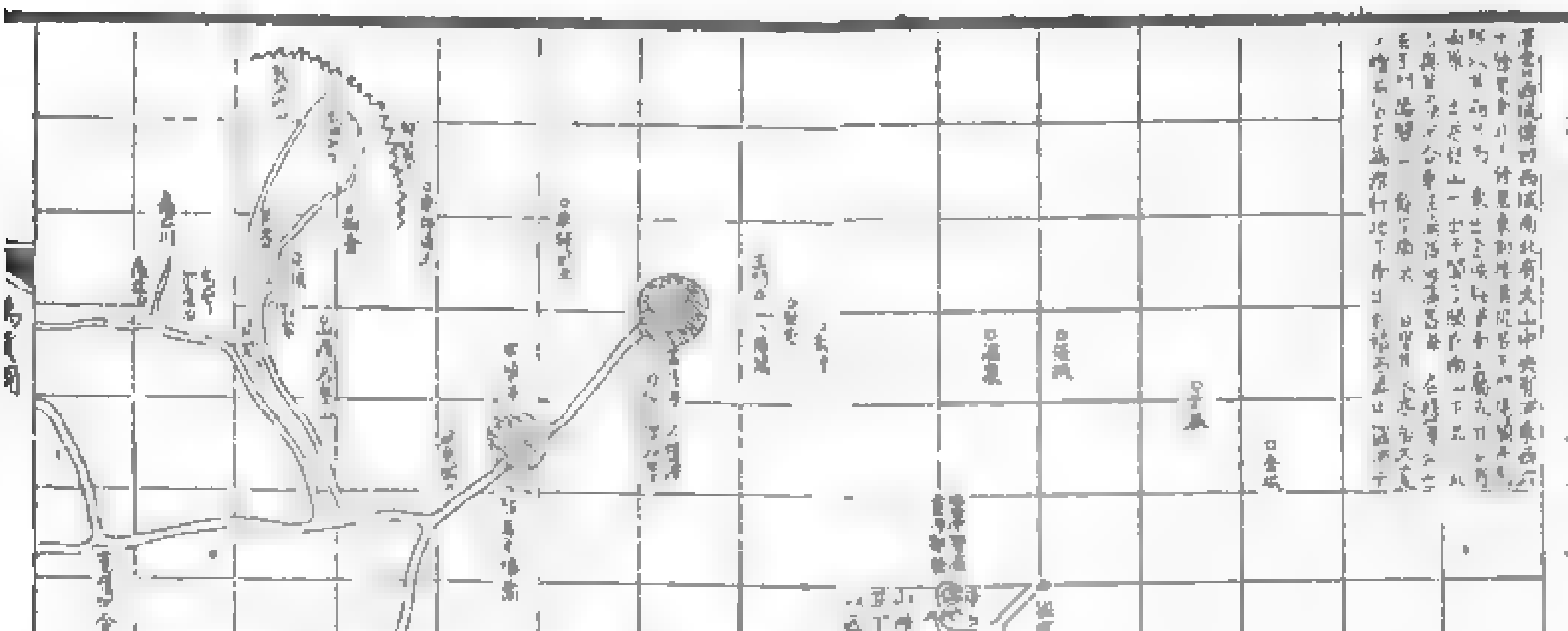
龍門呂梁圖第十九 附 每方五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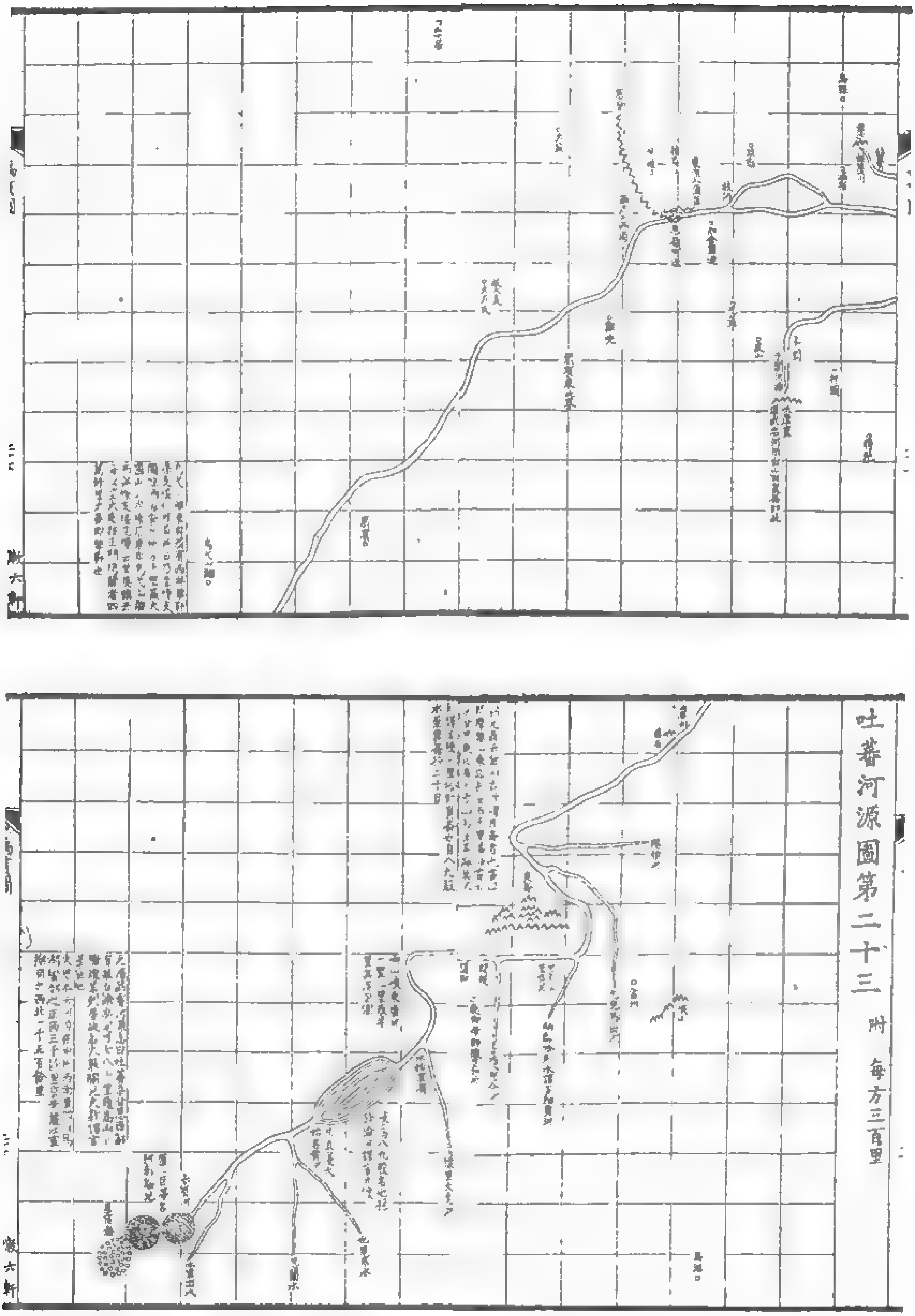
鄴東故大河圖第二十 附 每方五十里



九河逆河碣石圖第二十一　附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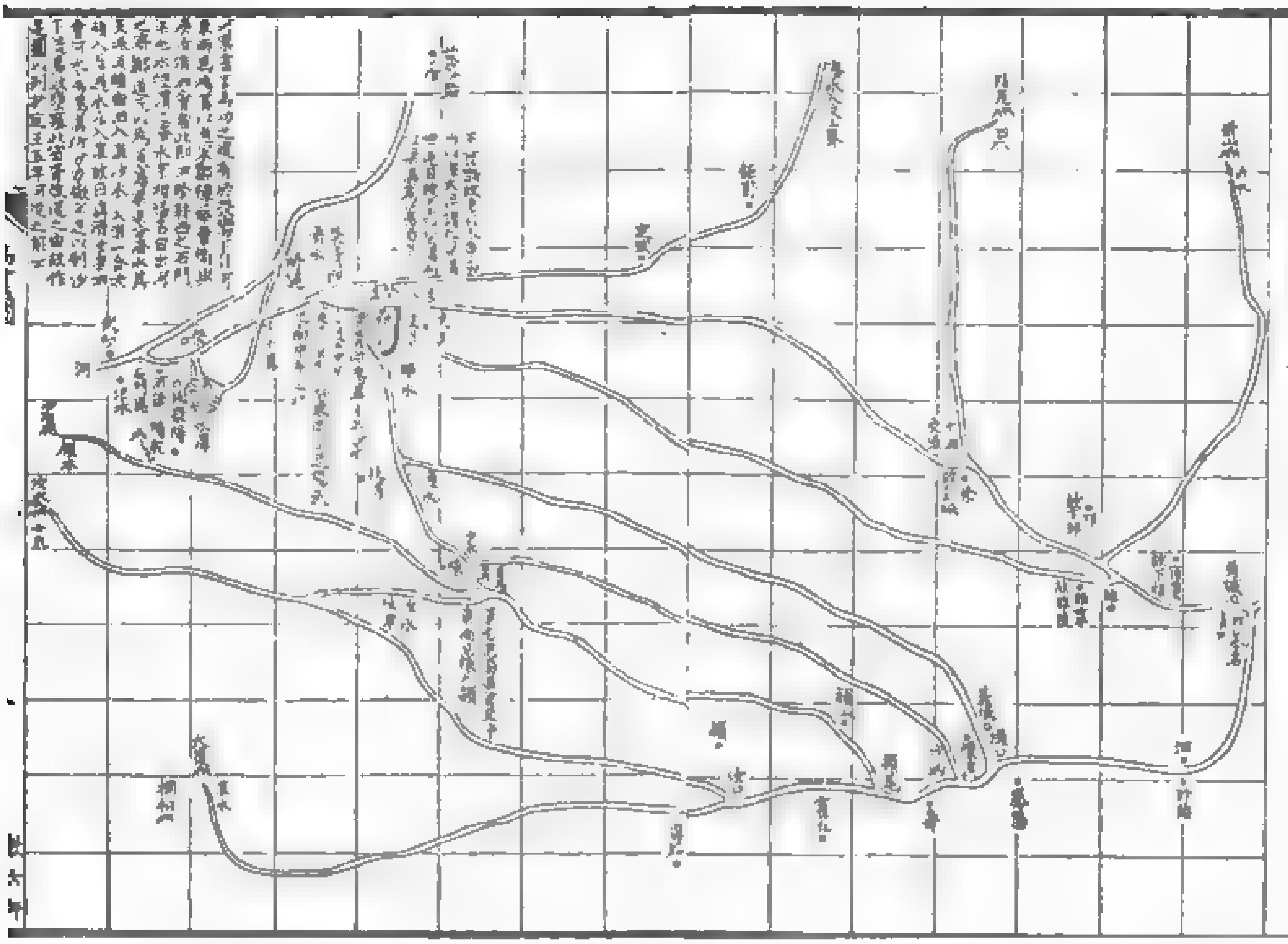


西域河源圖第二十二　附　每方五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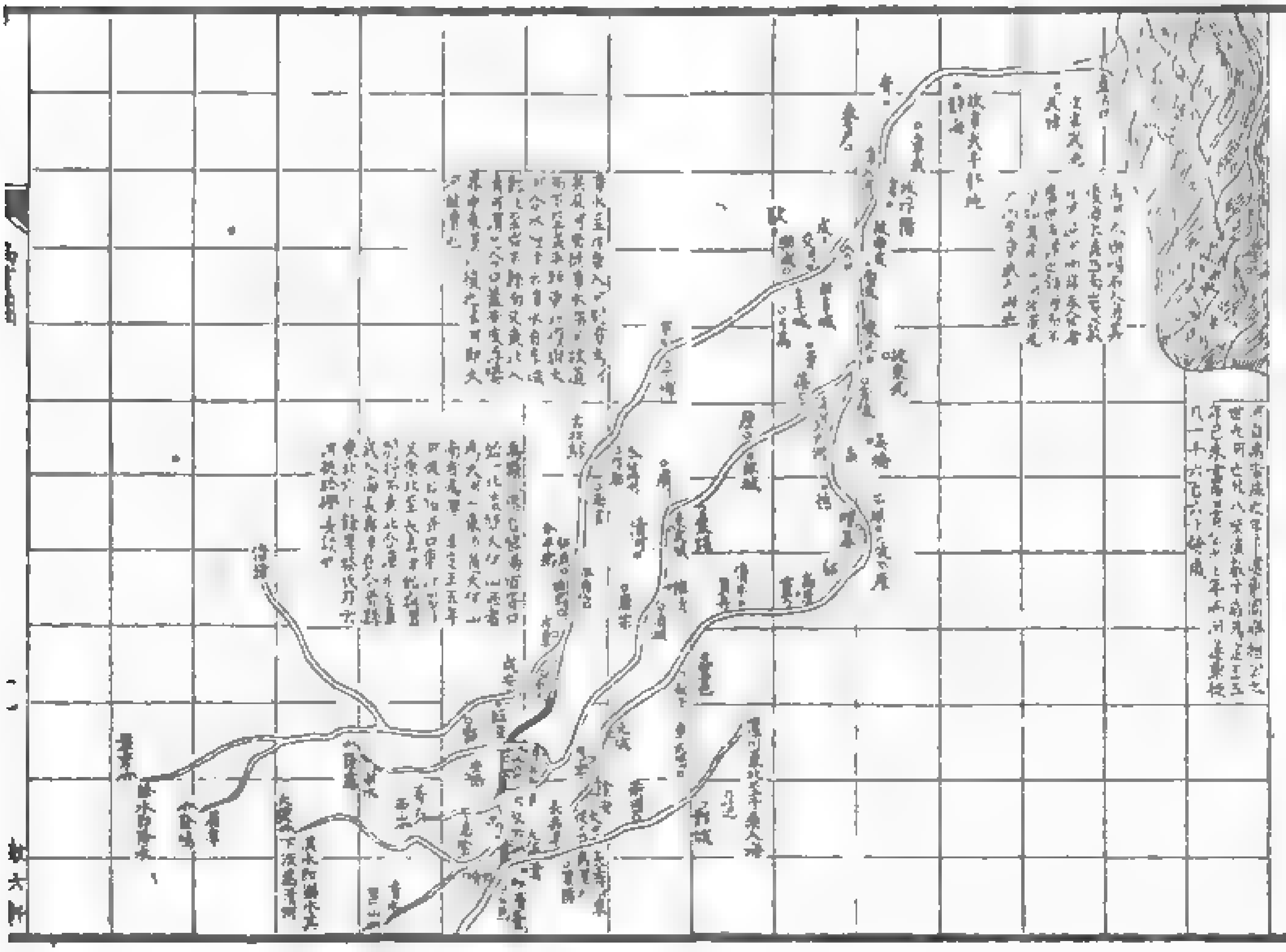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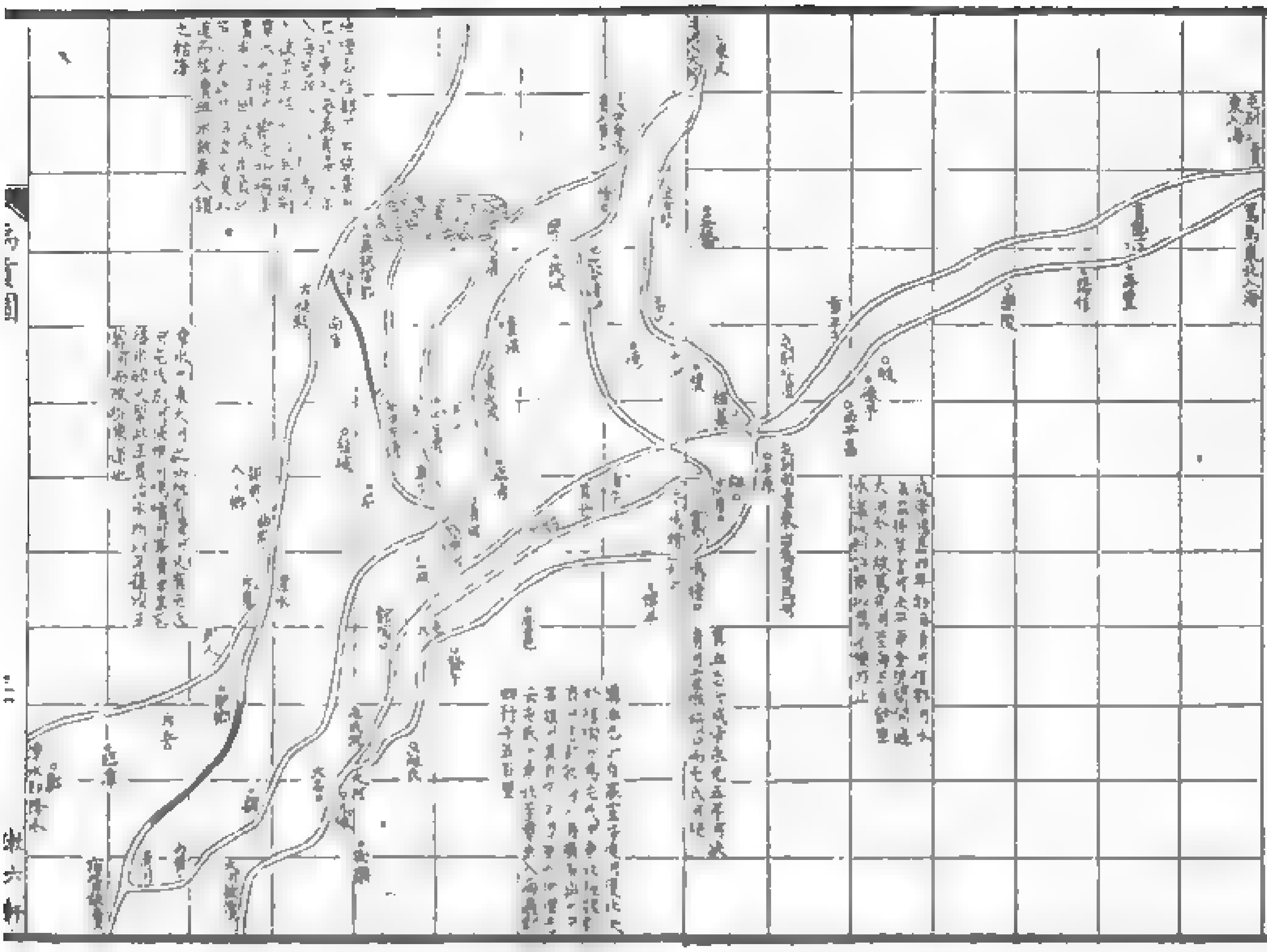
吐蕃河源圖第二十三 附 每方三百里

滎陽引河圖第二十四 附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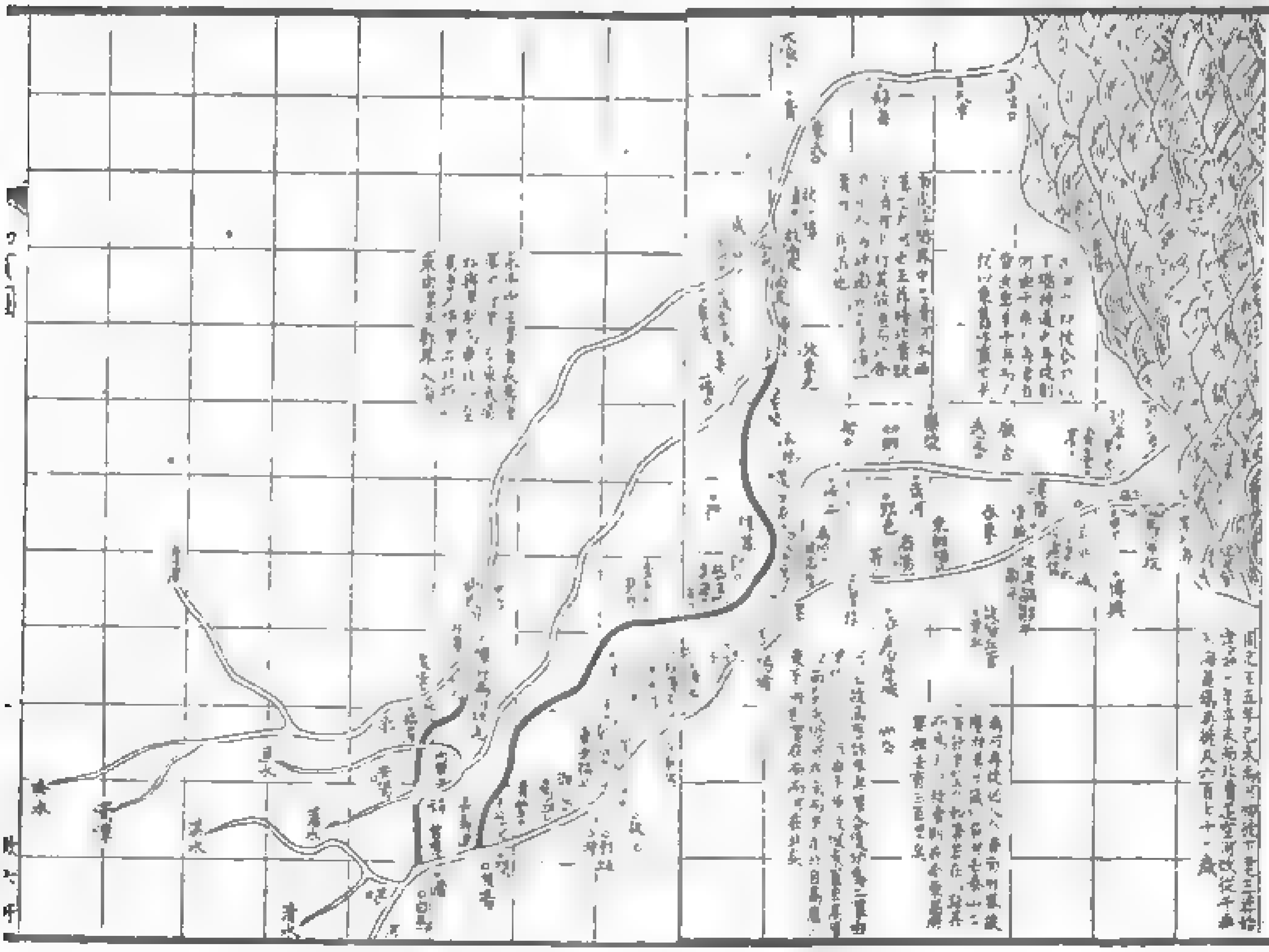


禹河初徙圖第二十五 附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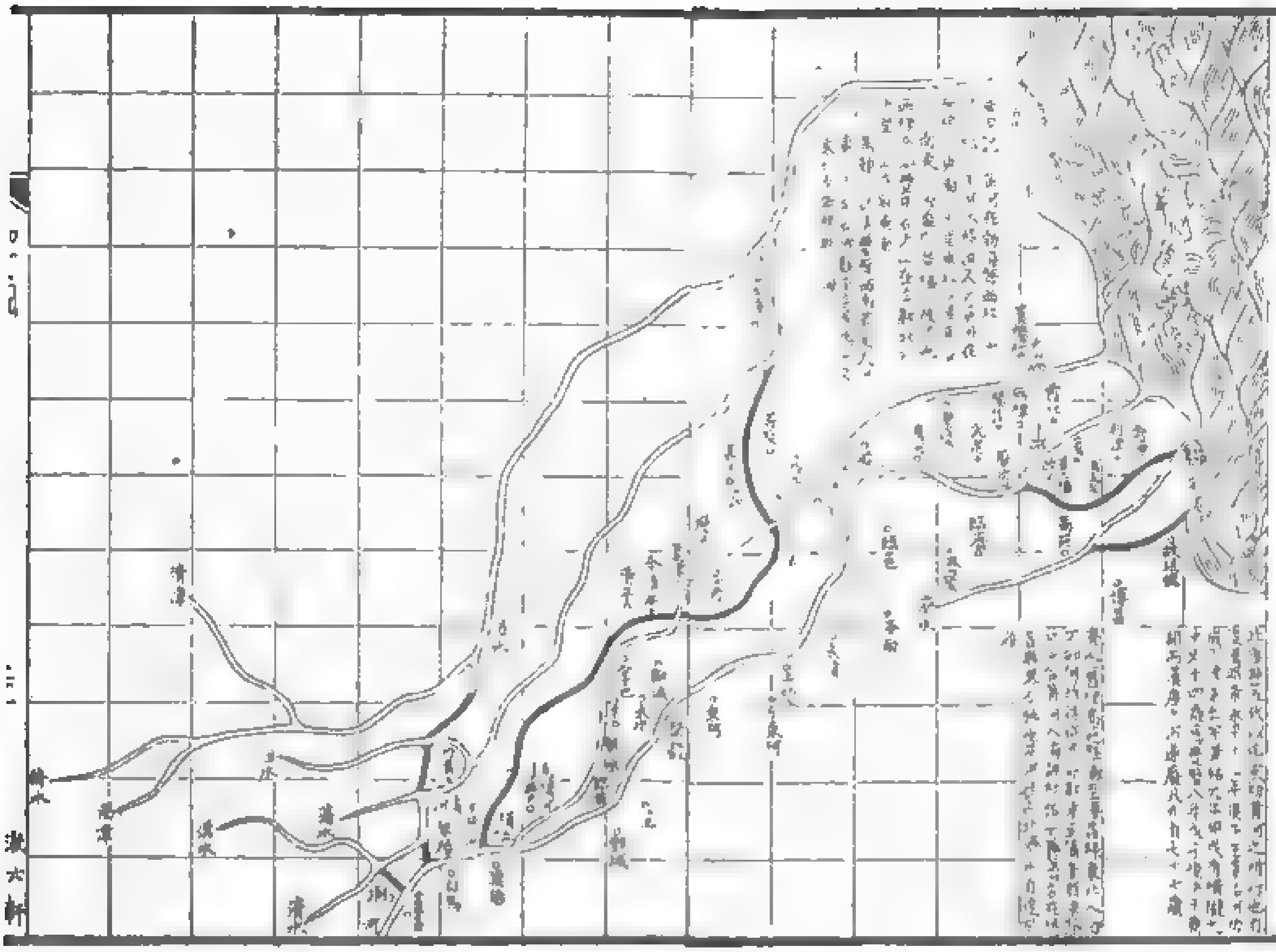




漢屯氏諸決河圖第二十六 附 每方五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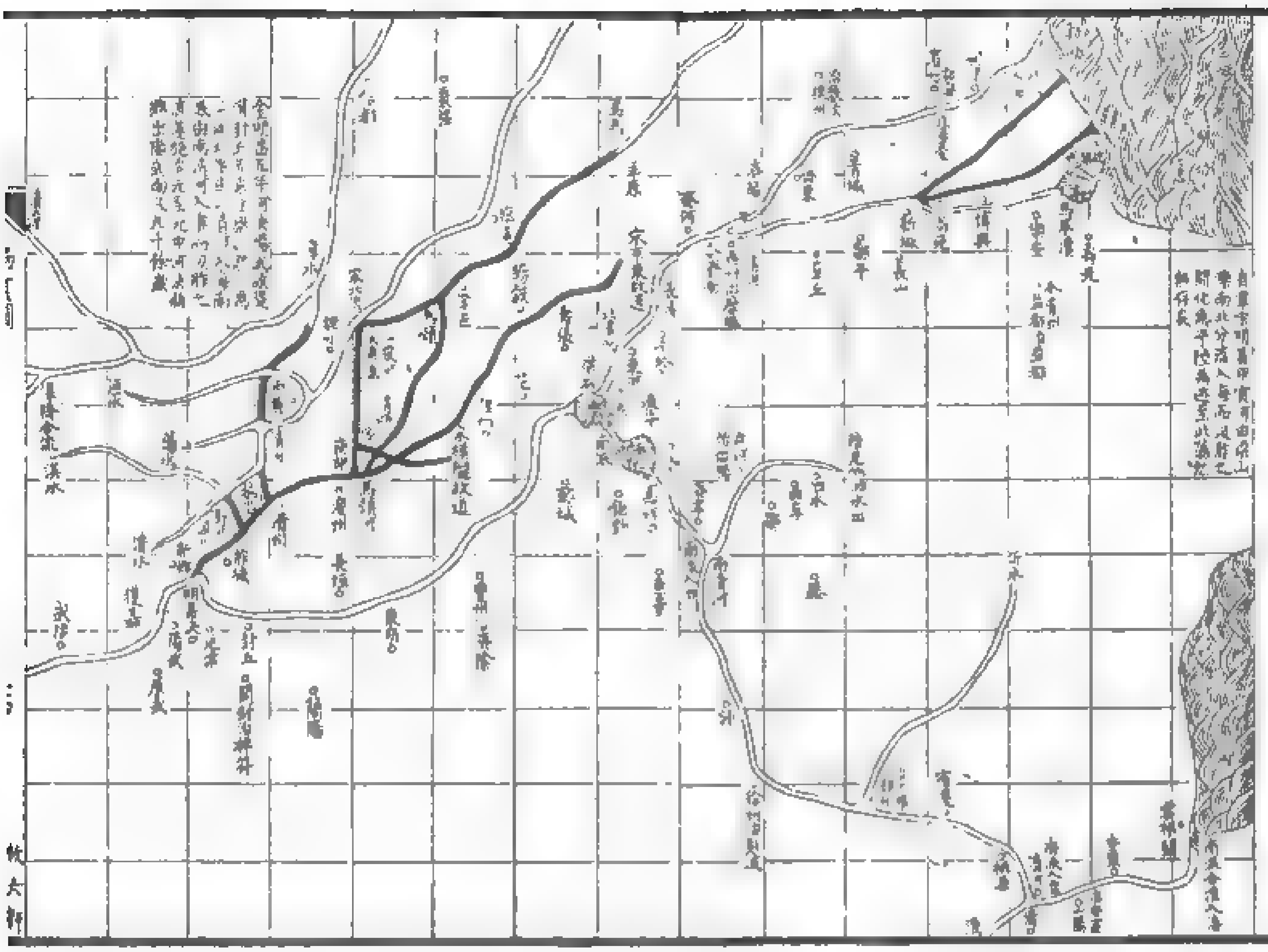


禹河再徙圖第二十七 附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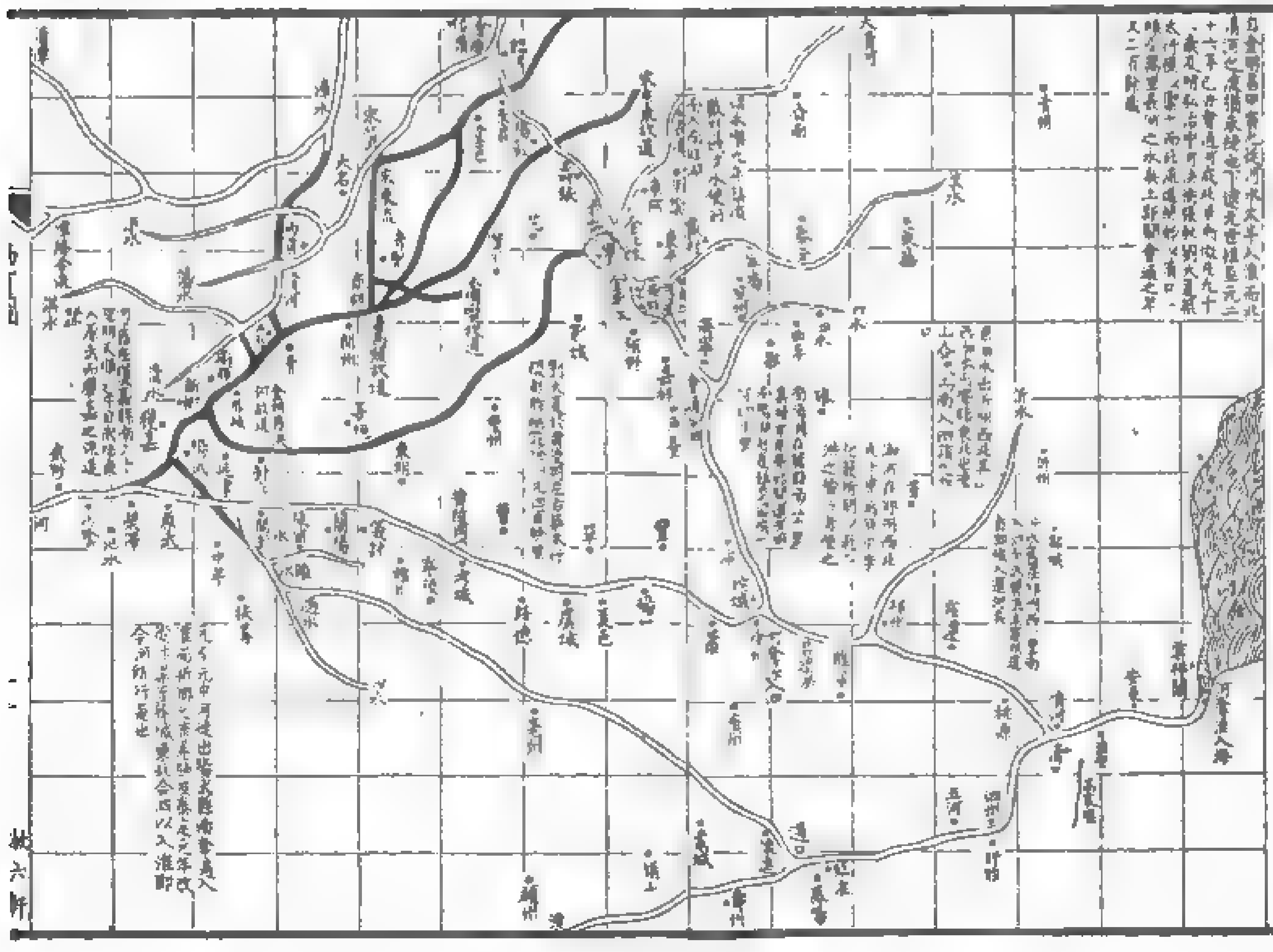


唐大河圖第二十八 附 每方百里

宋大河圖第二十九 附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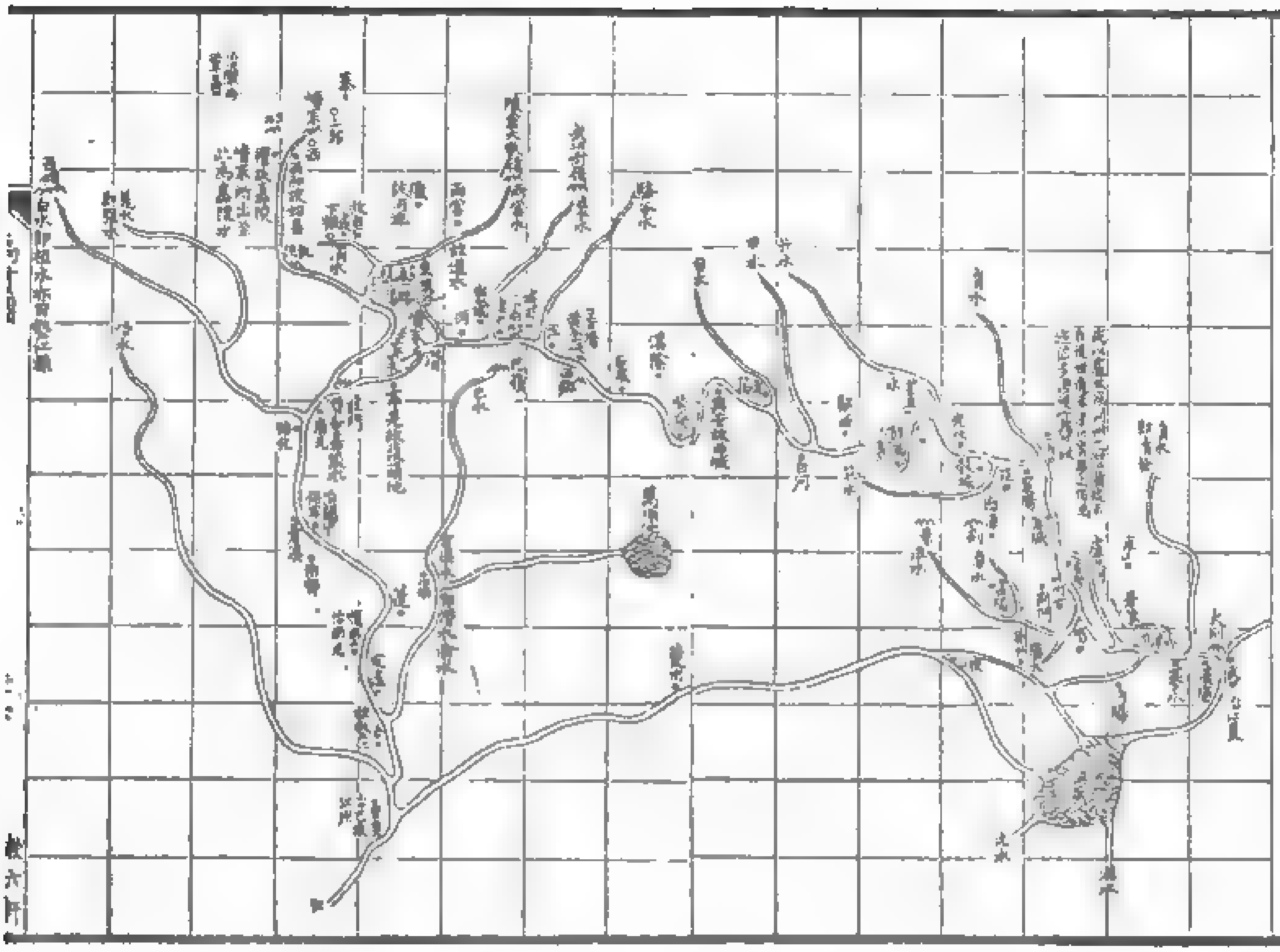
金大河圖第三十 附 每方百里



元明大河圖第三十一 附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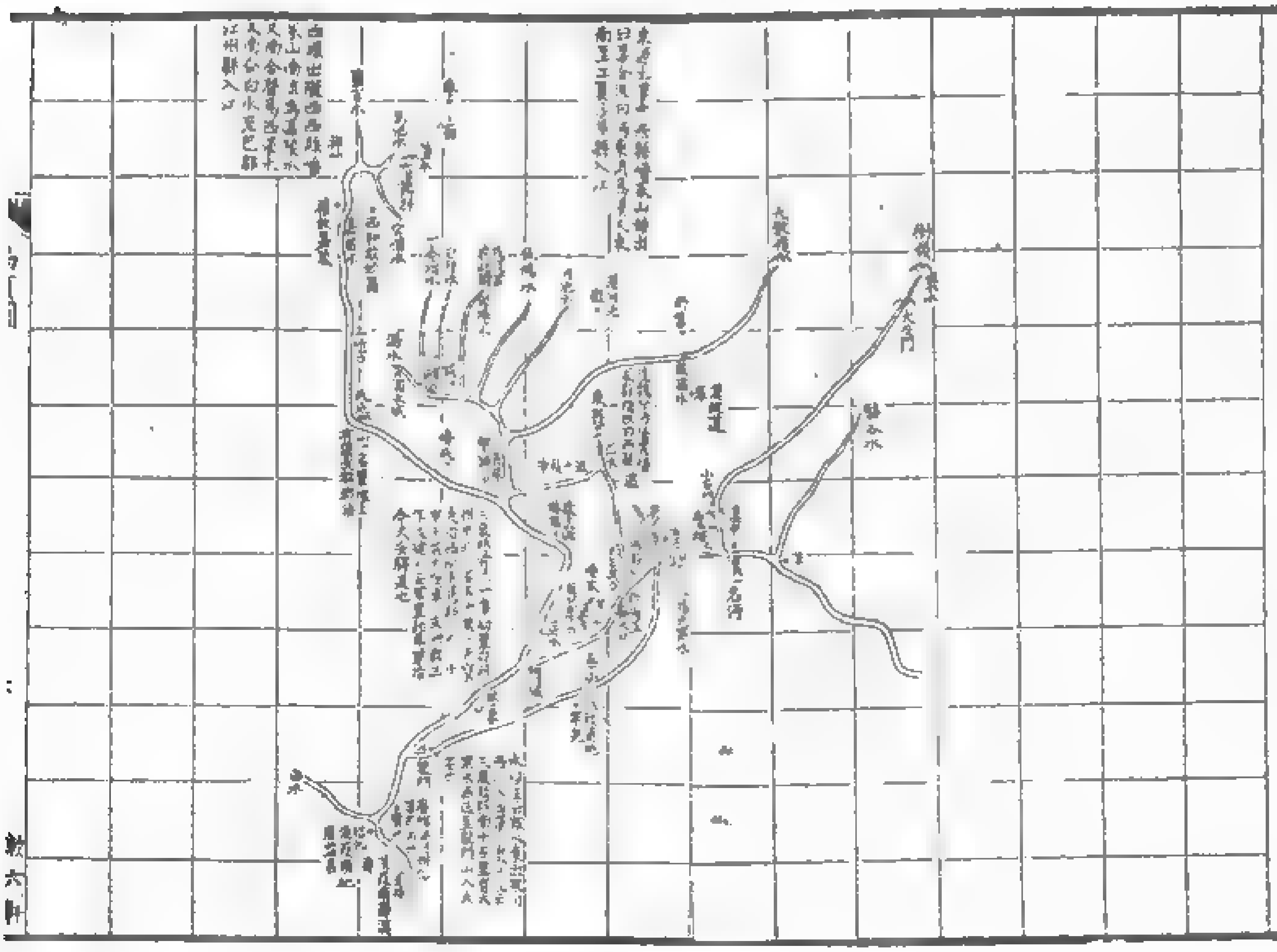
導漾圖第三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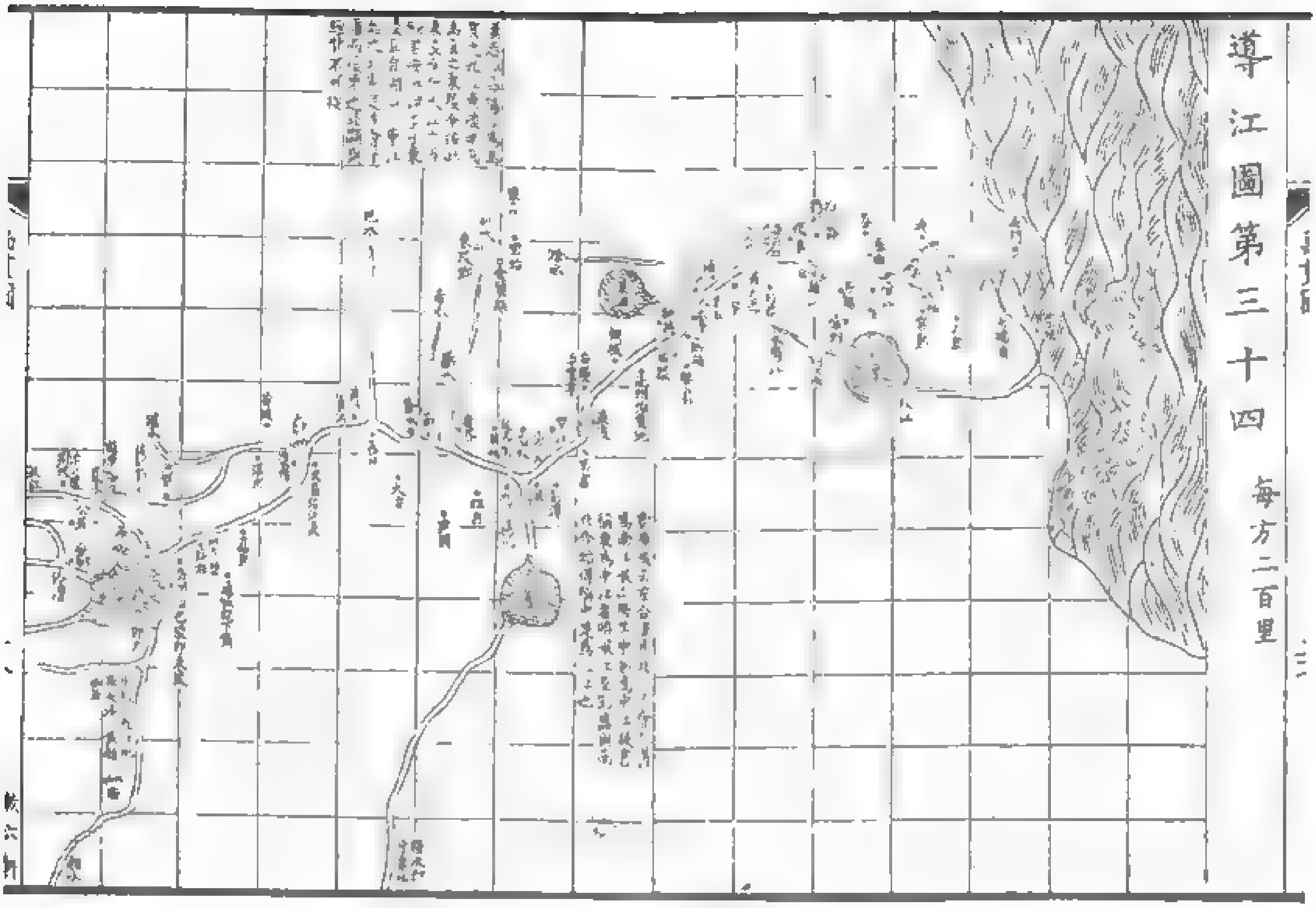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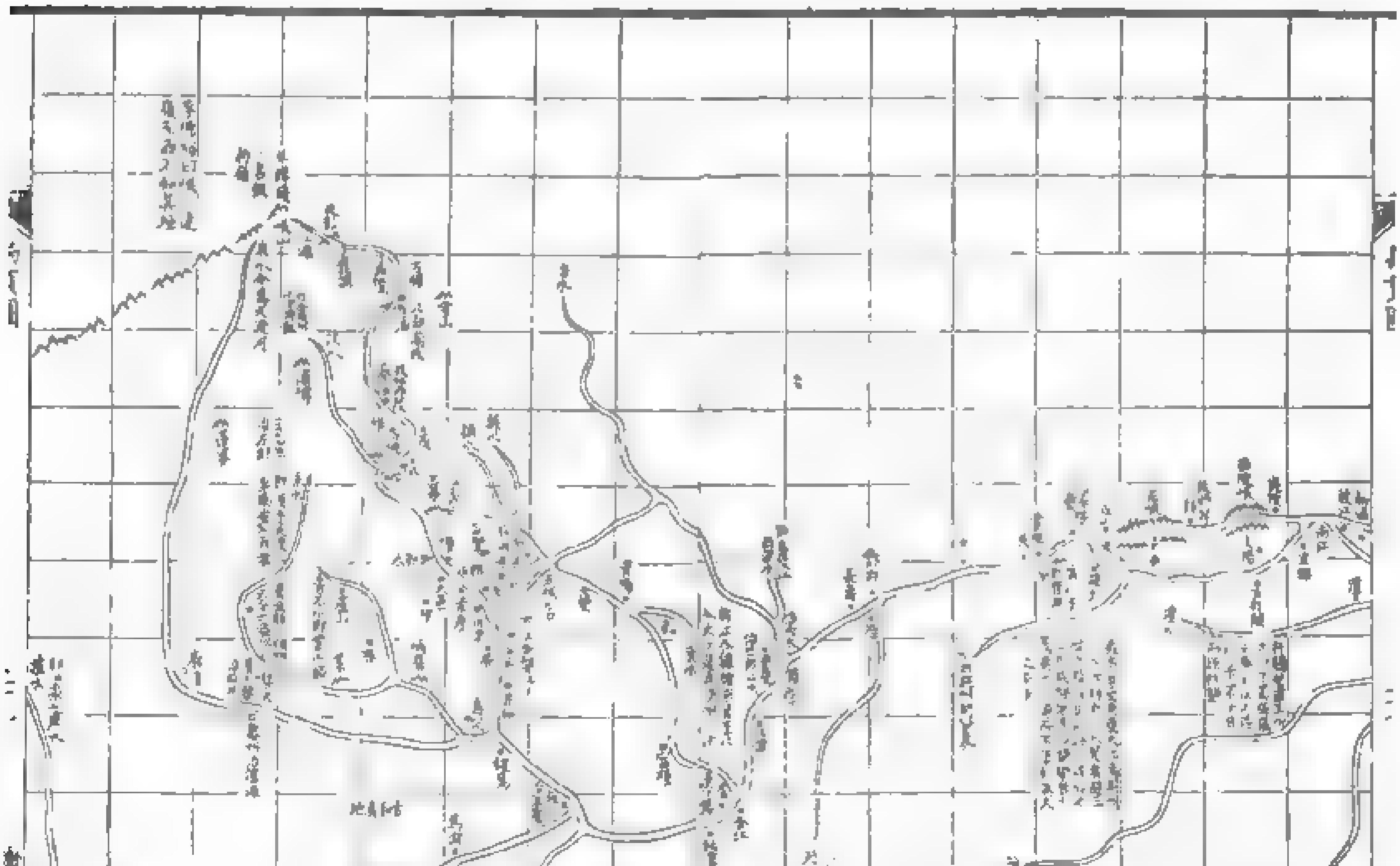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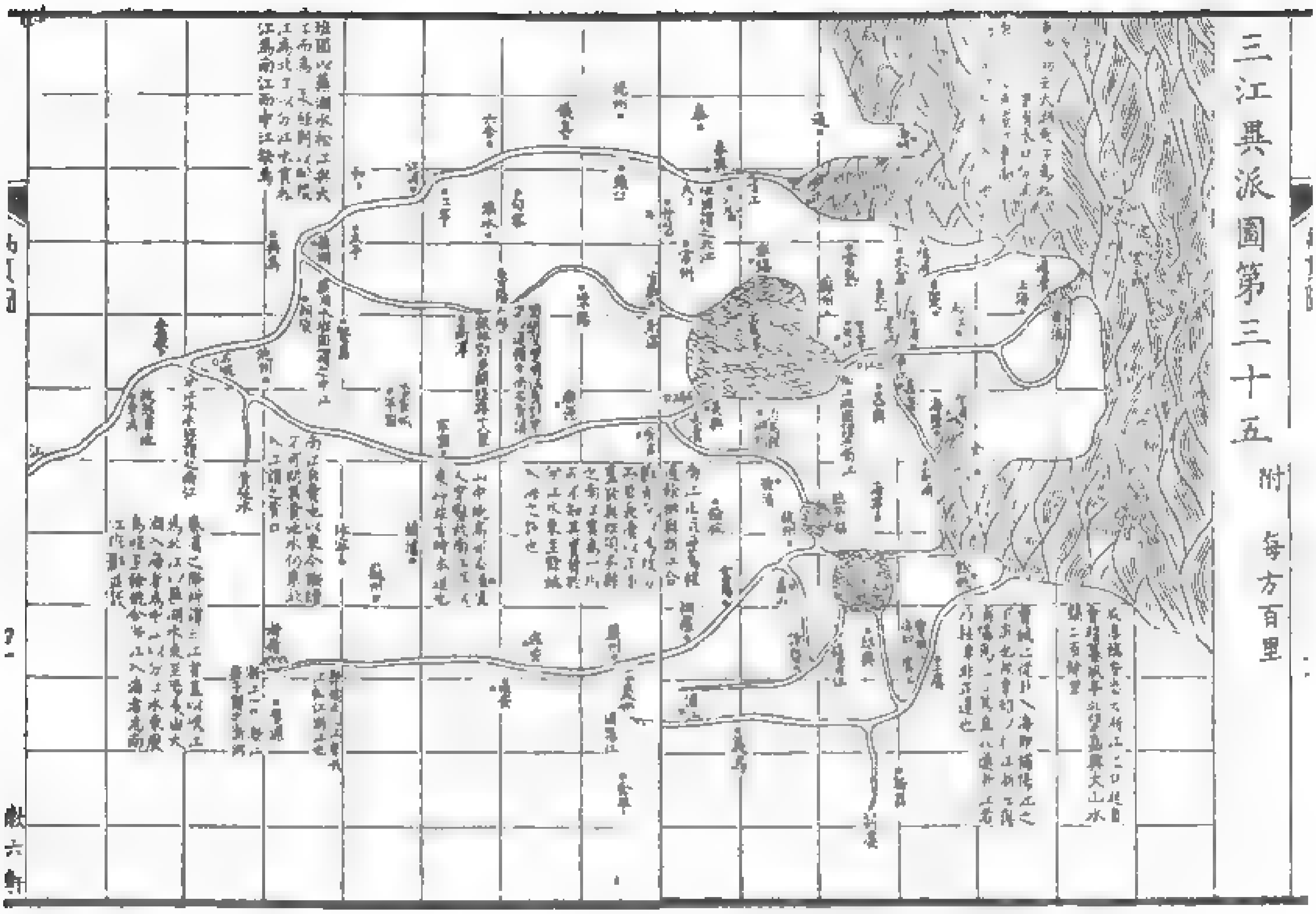
東西二源圖第三十三附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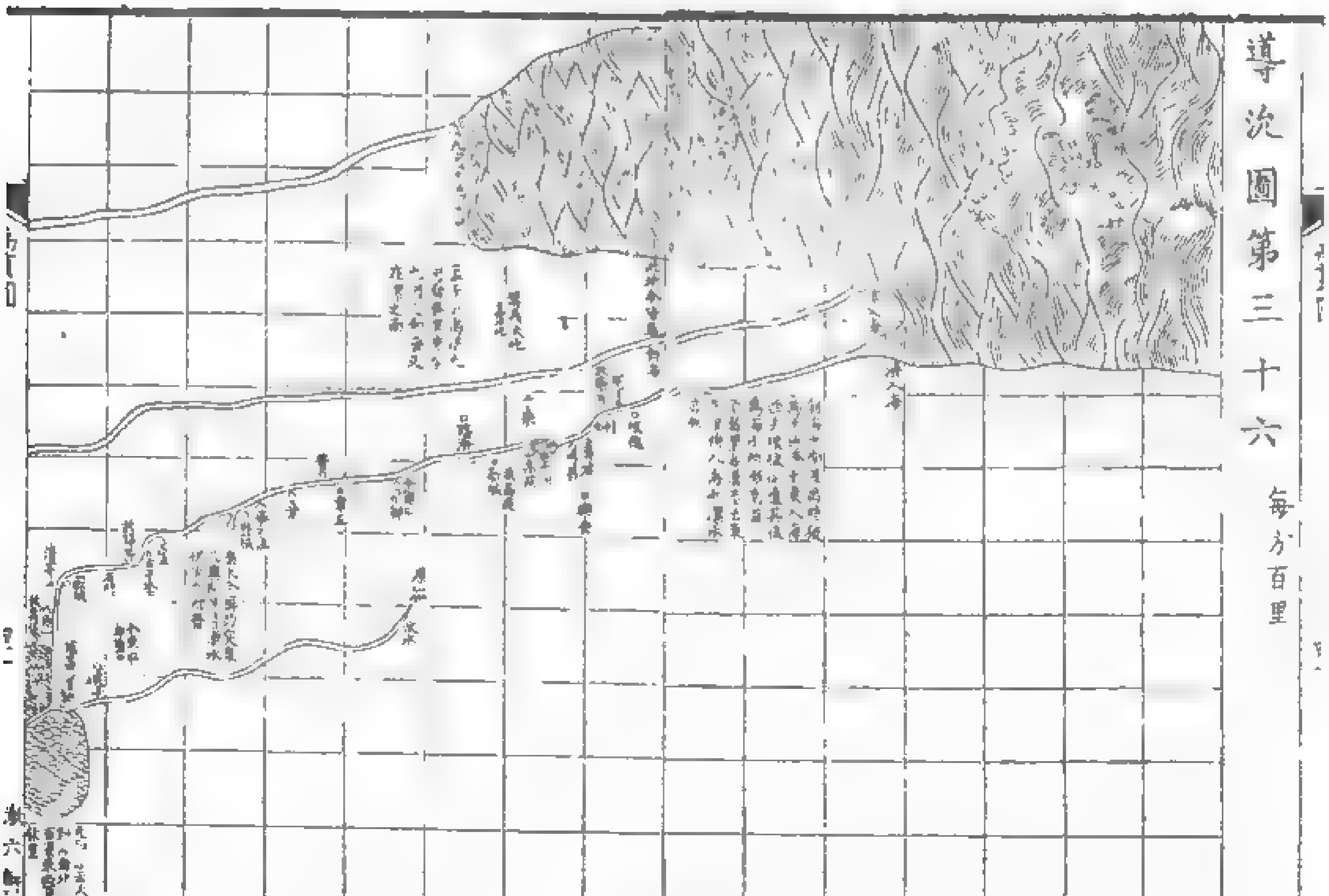

導江圖第三十四
每方二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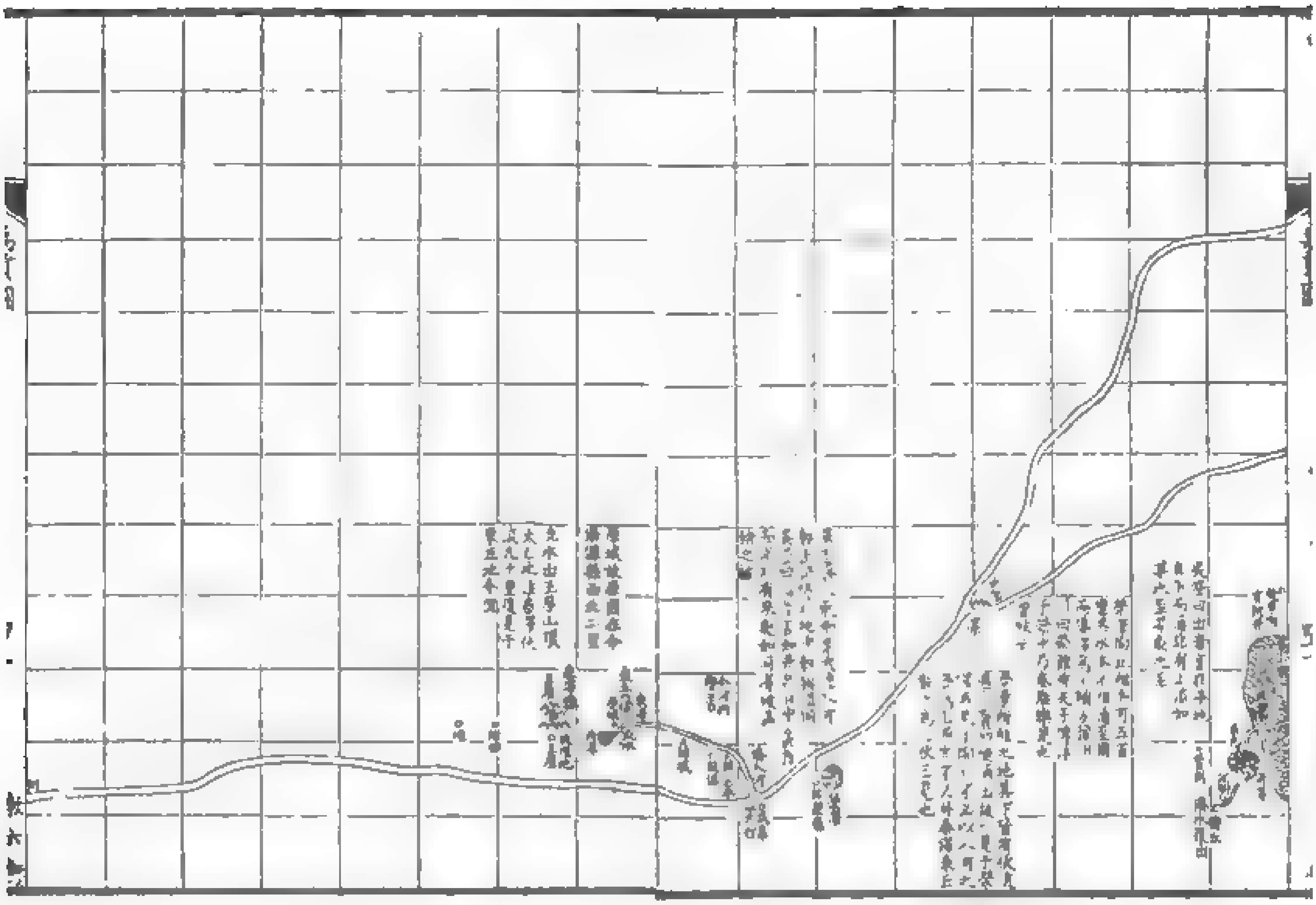
三江異派圖第三十五 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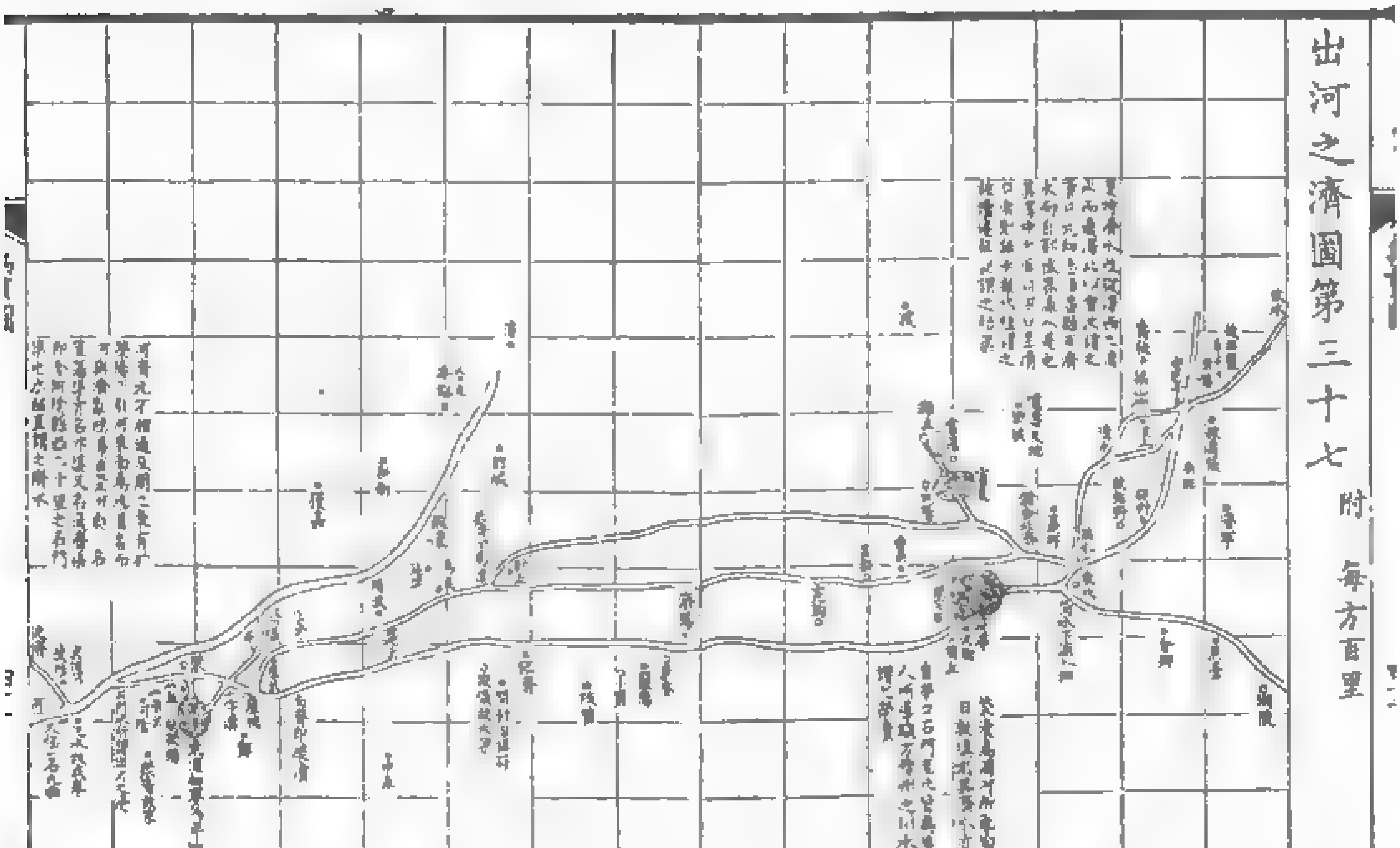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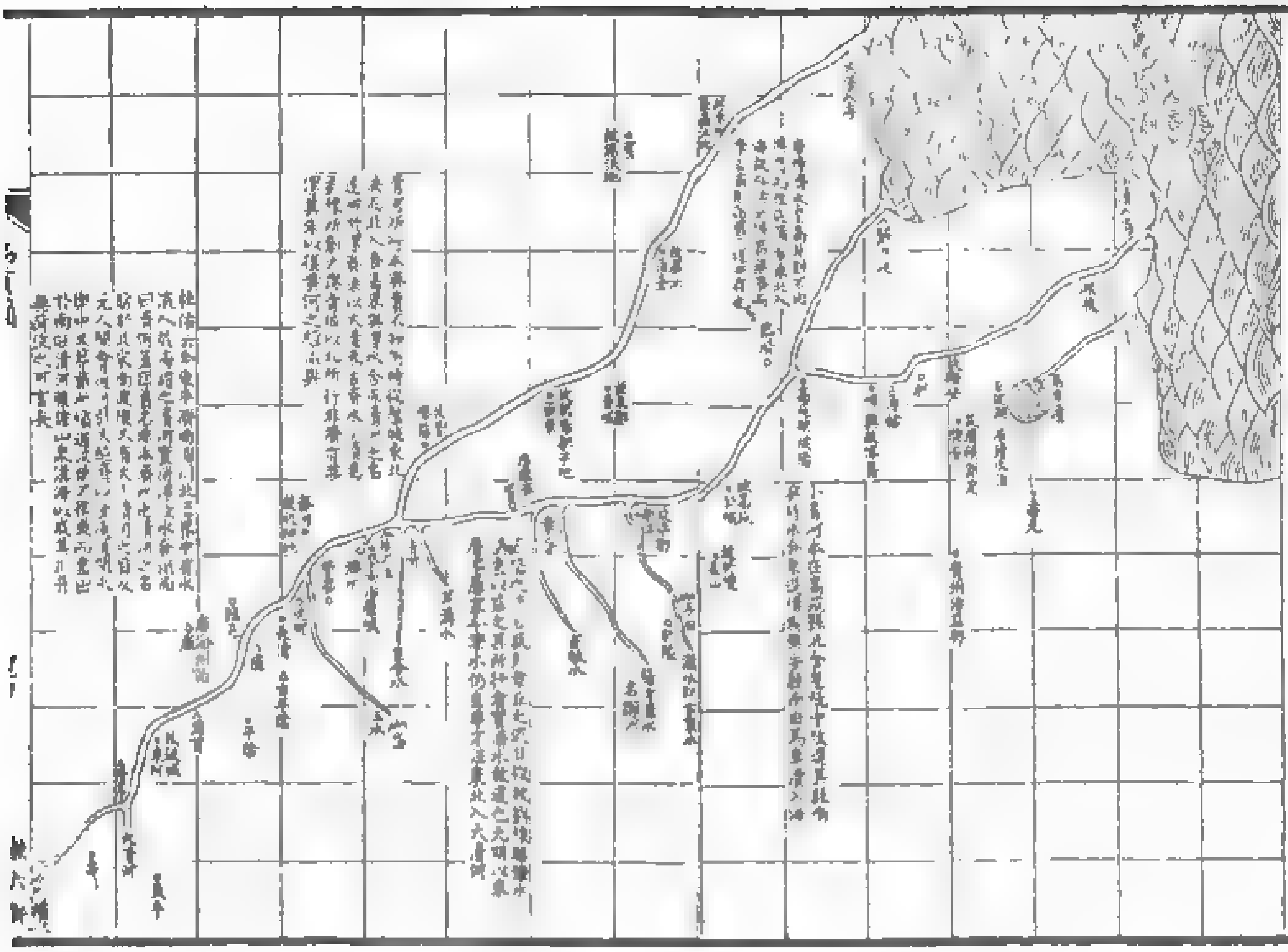


導沇圖第三十六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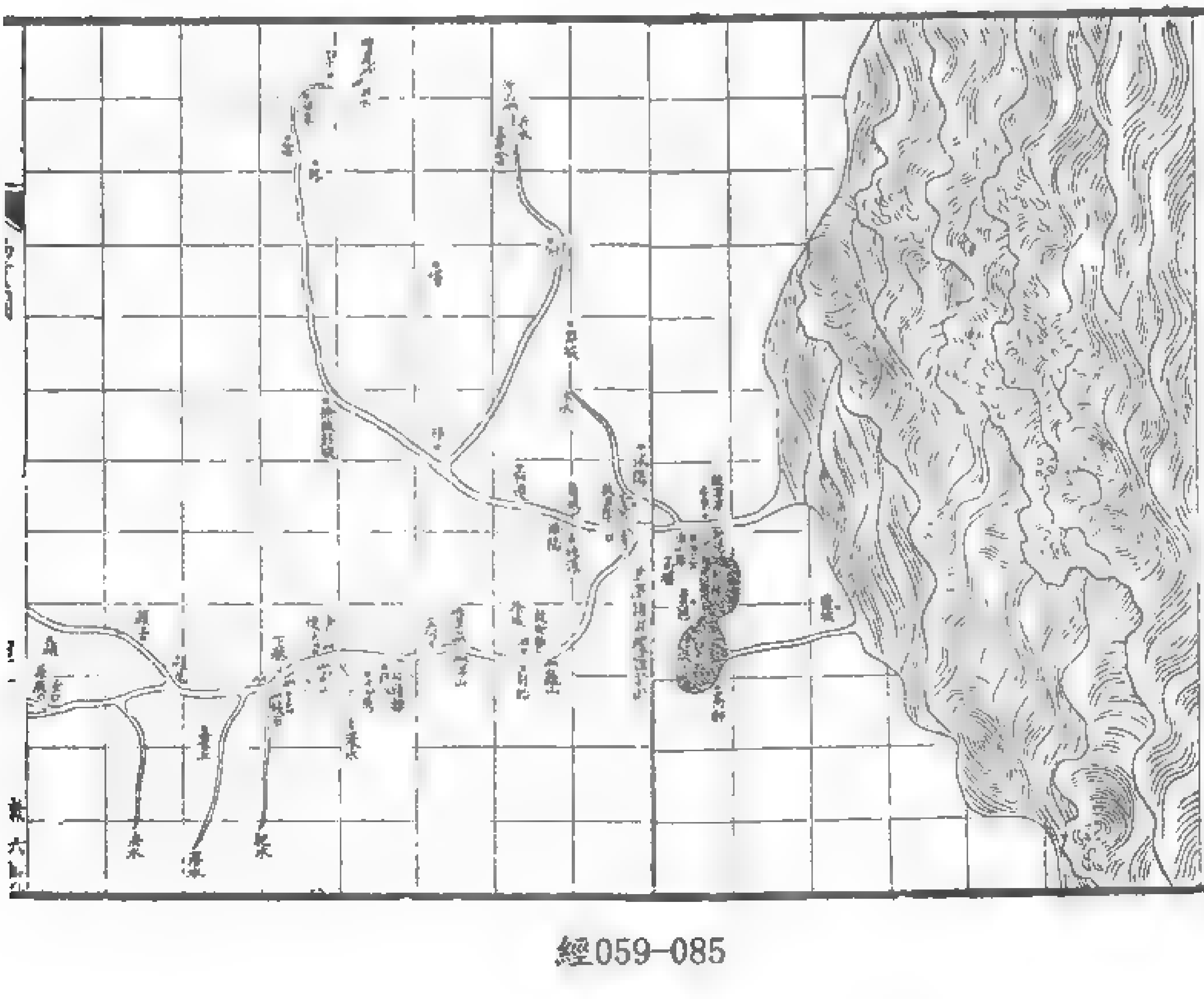



出河之濟圖第三十七
附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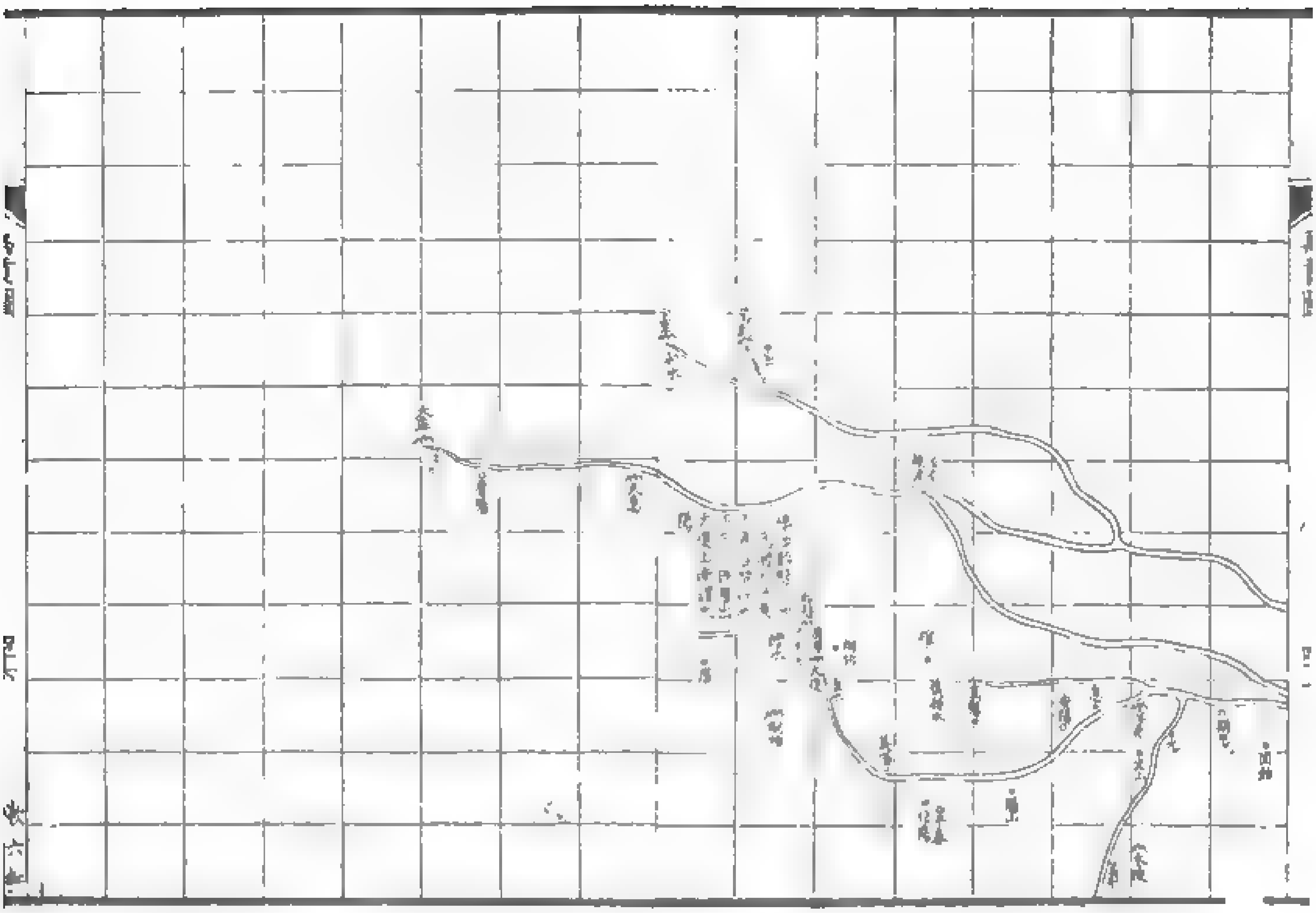
大小清河圖第三十八 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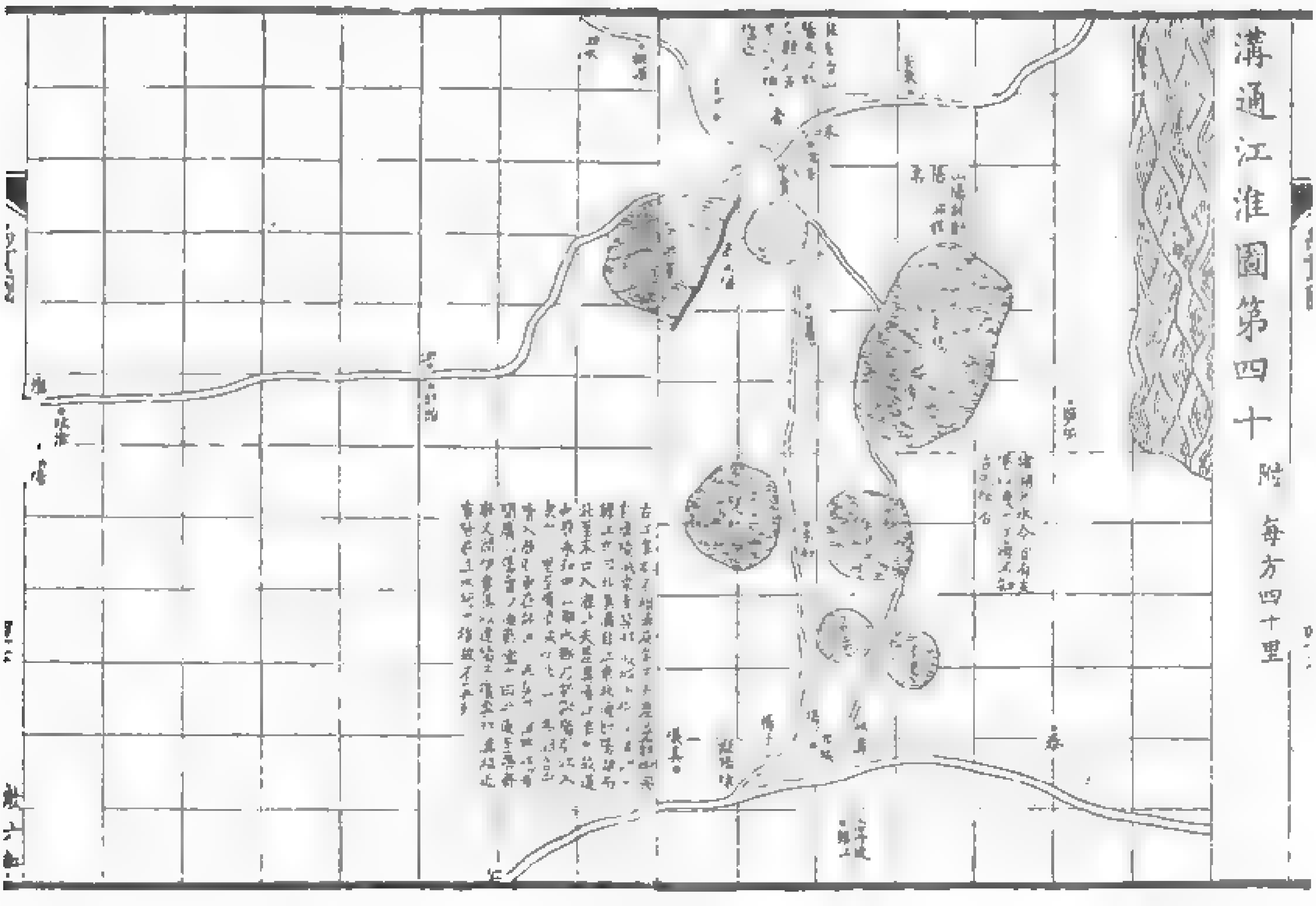
每方五十里



導淮圖第三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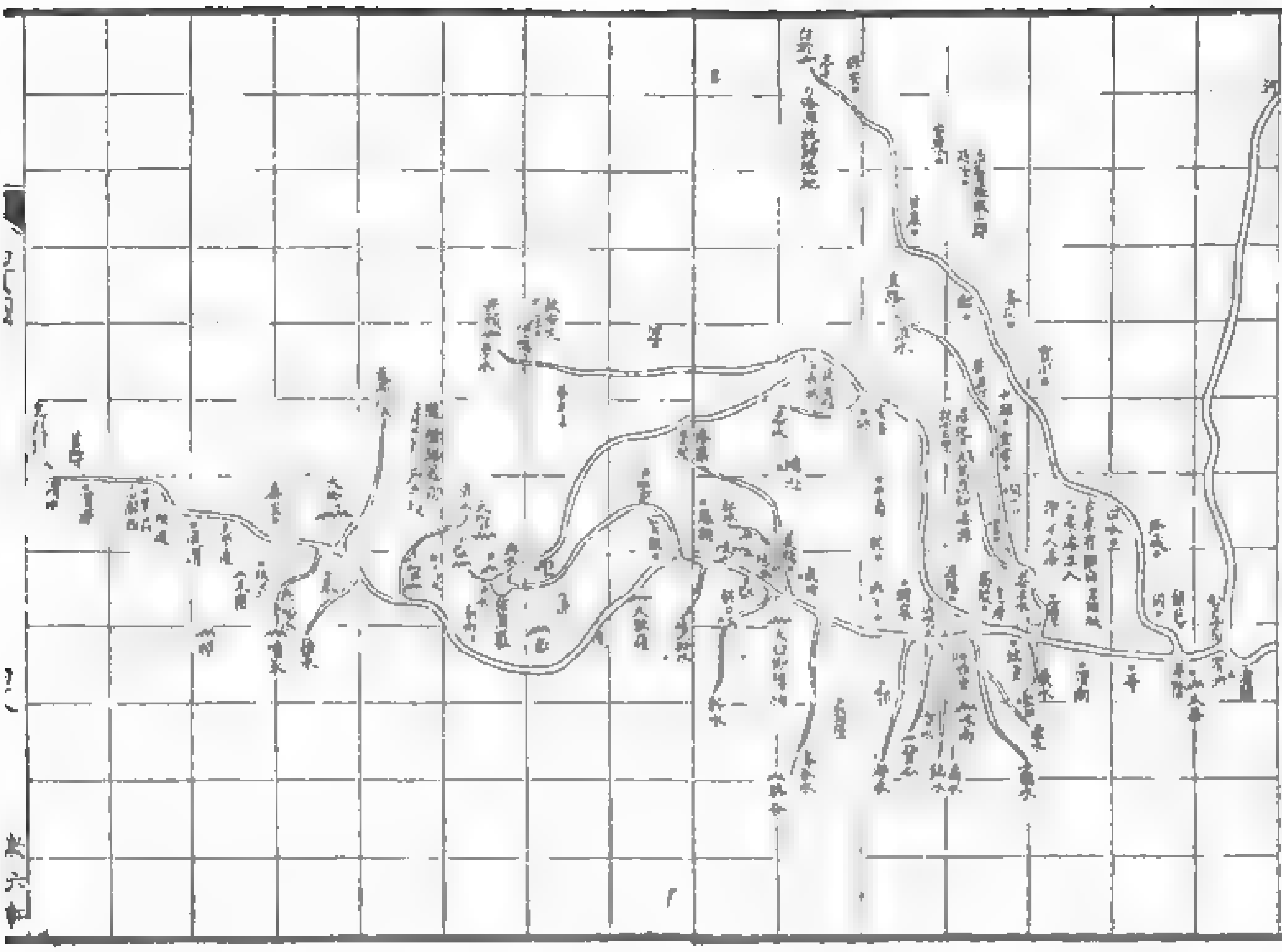
每方百里




溝通江淮圖第四十
附
每方四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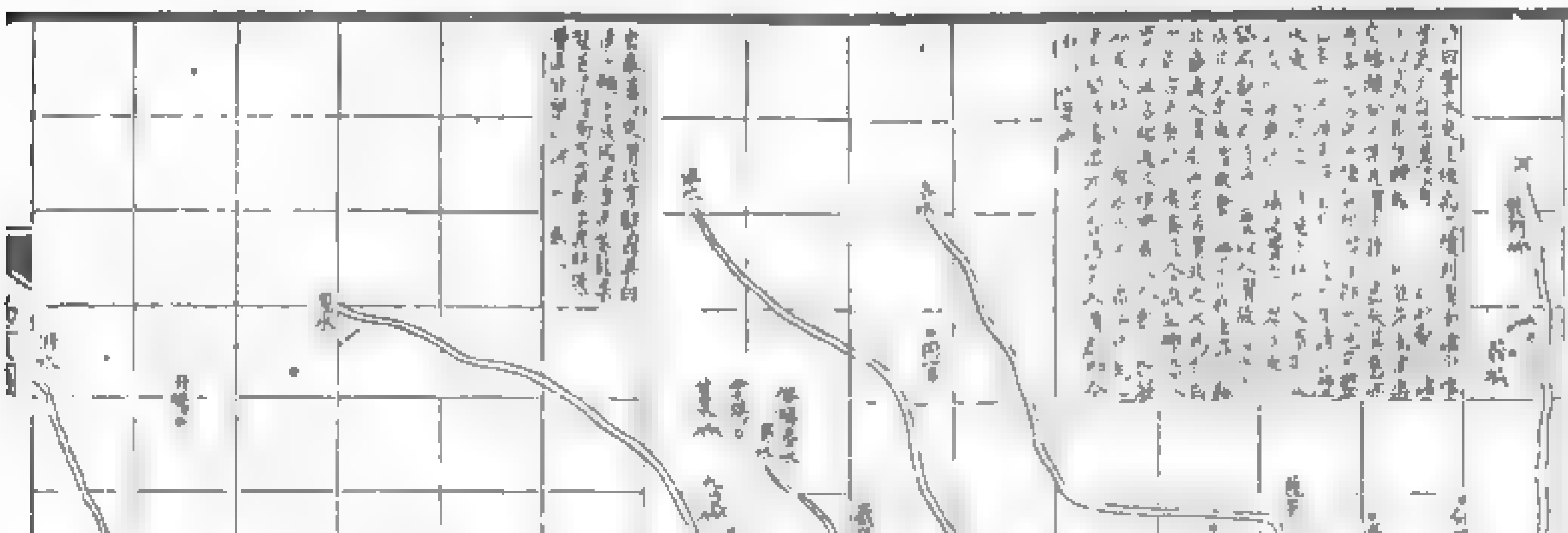
導渭圖第四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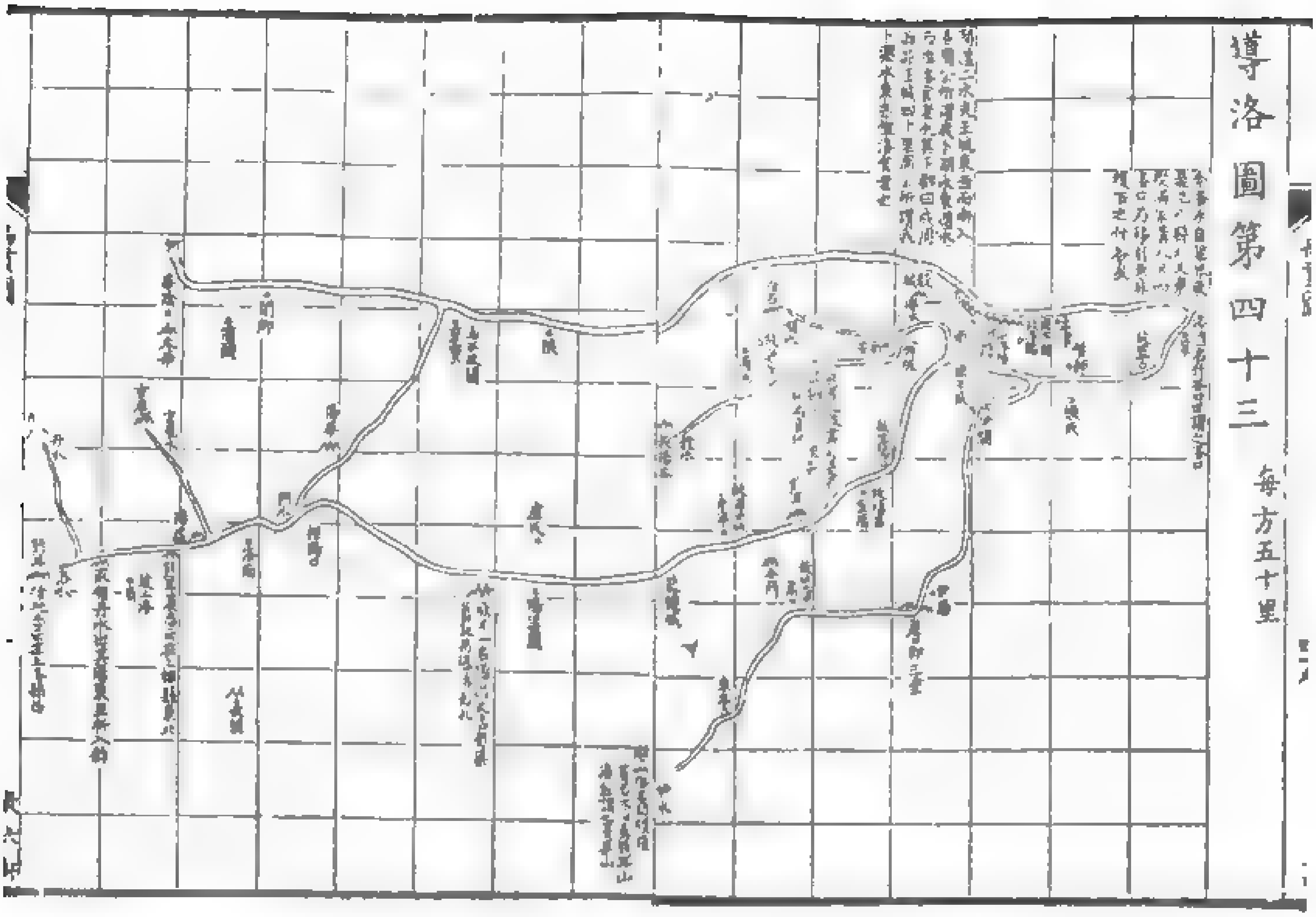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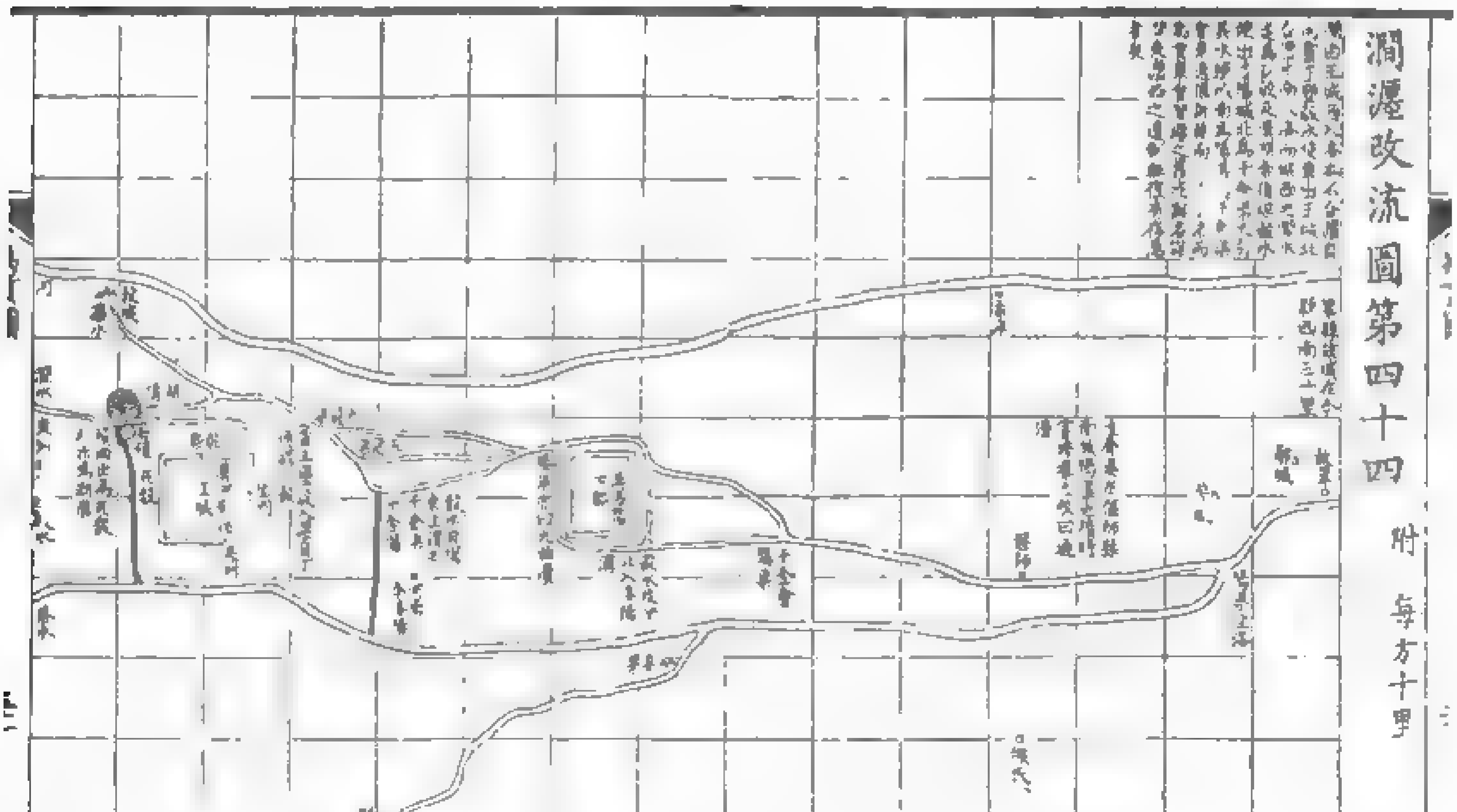
關中諸渠圖第四十二

附 每方五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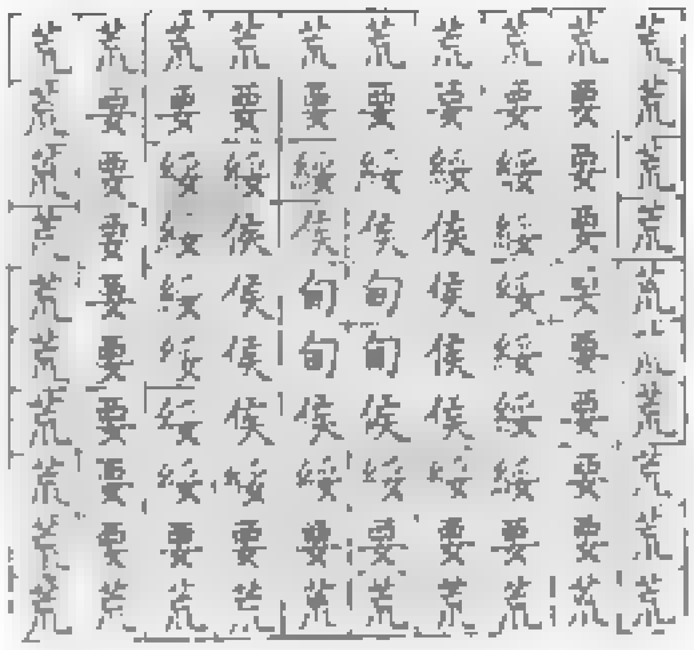


導洛圖第四十三　每方五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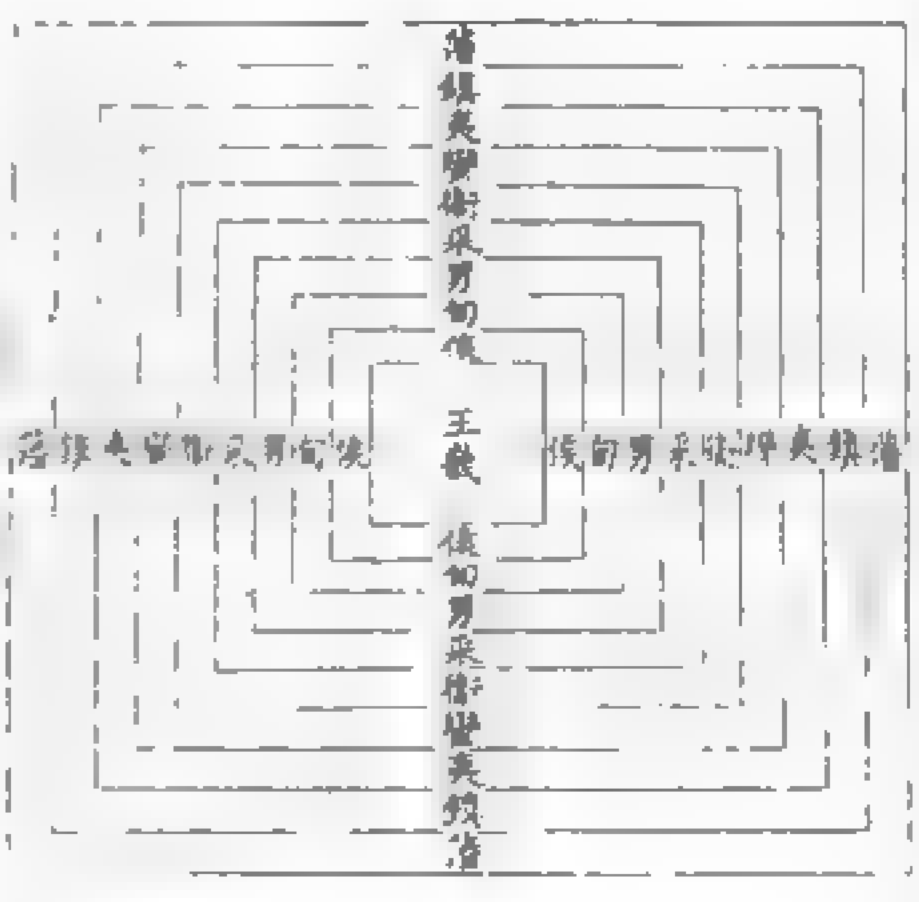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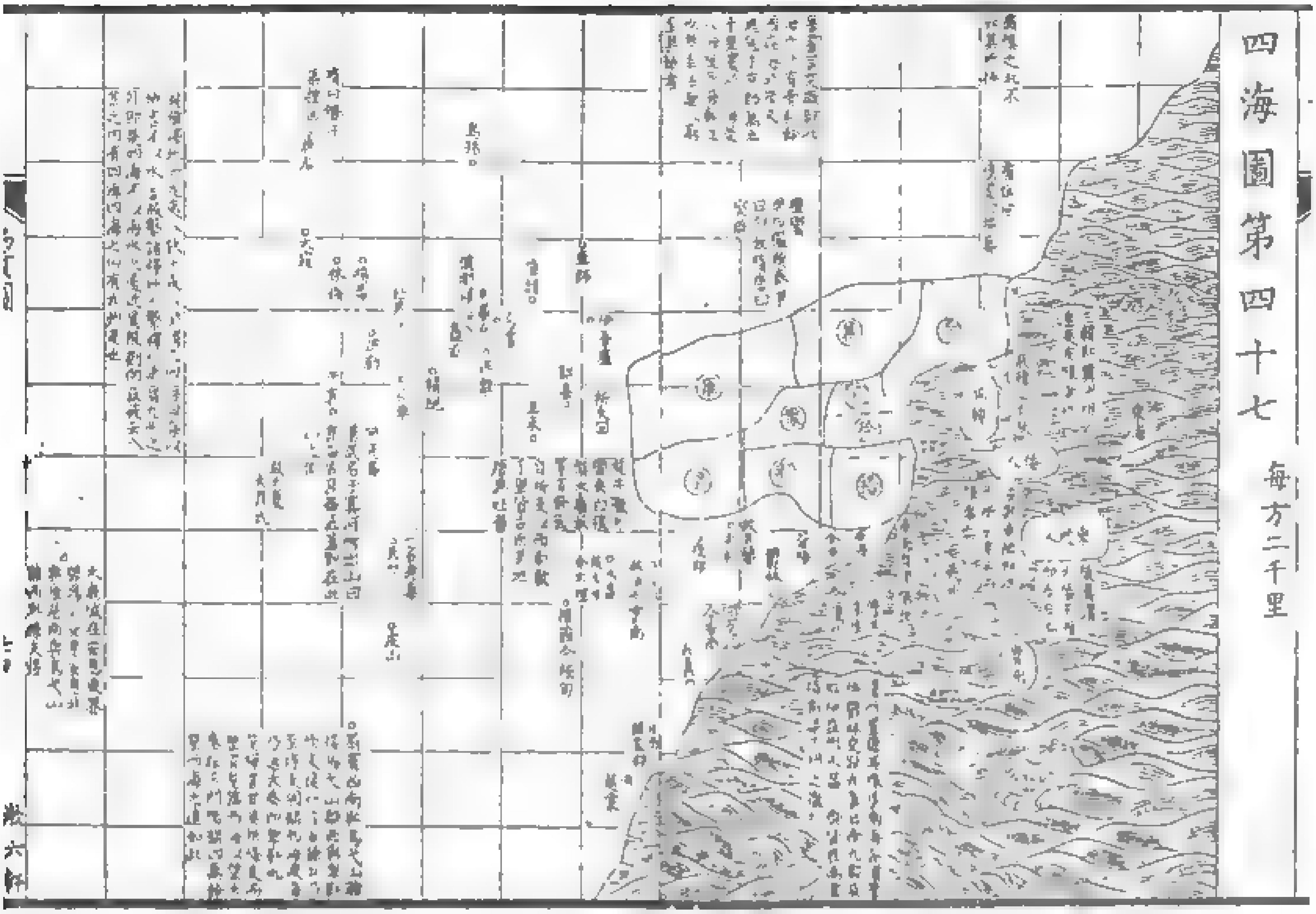
澗瀍改流圖第四十四　附　每方十里

五服圖第四十五



周九服圖第四十六 附





右禹貢圖四十七篇皆余所手摹也凡九州之疆域山海川流之條理原隰陂澤之形勢及古今郡國地名之所在八方相距之遠近大略粗具而獨恨晉圖既亡諸地記道里之數無以得準望遠近之實也裴氏序云制圖之體有六一曰分率（分扶問切率音律）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有圖象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準望則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方有準望而無道里則施於山海絕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則徑路之數必與

遠近之實相違失準望之正矣故以是六者參而考之然遠近之實定於分率彼此之實定於道里度數之實定於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雖有峻山鉅海之隔絕域殊方之迥登降詭曲之因皆可得舉而定者準望之法既正則曲直遠近無所隱其形也此三代之絕學裴氏繼之於秦漢之後著爲圖說神解妙合而志家終莫知其義今按分率者計里畫方每方百里五十里之謂也準望者辨方正位某地在東西某地在南北之謂也(古志書續)(數有四隅爲八到或又曰上東或南上下做四維上按則共有十二方準望又不必加密入)道里者人跡經由之路自此至彼里數若干之謂也路有高下方邪迂直之不同高謂岡巒下謂原野方如矩之鉤邪如弓之弦迂如羊腸九折直如鳥飛準繩三者皆道路夷險之別也人跡而出於高與方與迂也則爲登降屈曲之處其路遠人跡而出於下與邪與直也則爲平行徑度之地其路近然此道里之數皆以著(直略切)地人跡計非準望遠近之實也準望遠近之實必測虛空鳥道以定數然後可以登諸圖而八方彼此之體皆正否則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方而不可以爲圖矣古之爲圖者必精於句(音鉤)股之數故準望參差不差金吉甫云句股算法自禹制之所以測遠近高深而疆理天下弼成五服者也(見本周髀經)句股之數密則於山川迂迴之處道里曲折之閒以句股之多計弦之直而得遠近之實大率句三股四弦五以正五斜七取之仁山此說蓋深有得於裴氏準望之法者大抵里數之多寡唯據人跡所由爲得其眞而特不可以爲圖何也高下方邪迂直之形非圖之所能具也圖唯據準望弦直之數而弦直之數非攷之於書而核其高下方邪迂直之形則無從折算而得虛空鳥道之遠近此圖與書所以相爲表裏也書詳夷險之別則道里之遠近不與準望相違準望既定爲圖則夷險之形亦若視諸掌矣後之撰方志者以郡縣廢置不常而無暇以句股測遠近之實其所書唯據人跡所由之里數而高下方邪迂直之形一切不著雖有精於句股者亦孰從而測之故四至八到之里數與準望遠近之實往往不相應此圖之所以難成而地理之學日荒蕪也今杜氏通典元和郡國志太平寰宇記九域志等書皆於州郡之下列四至八到之里數可謂詳矣而夷險之形不著吾未知其所據者著地人跡屈曲之路乎抑虛空鳥道徑直之路乎至於近世之郡縣志尤爲疎略其道里亦未必盡覈況可據以定準望邪昔人謂古樂一亡音律卒不可復愚竊謂晉圖一亡而準望之法亦遂成絕學嗚呼惜哉有能毅然以復古爲任者乞靈帝語勅郡縣諸史循行水陸道路徧籍其高下方邪迂直之形以上之司徒司徒徵天下之善算者覆案其狀而以句股之贏餘計弦直之實數以正準望之法而定爲

一書每郡縣之下分爲二條一道路曰東至某若干里西至某若干里云云一準望曰某在東若干里某在西若干里云云如此則準望與道路可以互相參驗而各得其實由是繪之以爲圖則彼此之體皆正而無得之一隅失之他方之患矣裴氏之絕學復見於今豈非千古之盛事乎雖然此特爲方志言之也若夫禹貢之圖則但如吾之所爲名山之位方鄉不迷大川之流原委無誤郡縣與山川相附新形與舊迹並存亦可以證明傳注而爲學者之一助矣壬午仲秋月幾望東樵山人識

禹貢錐指卷第一

德清胡渭學

禹貢

孔氏安國傳曰禹制九州貢法孔氏穎達正義曰此篇史述時事非應對言語當是水土既治史即錄此篇又曰貢賦之法其來久矣治水之後更復改新言此篇貢法是禹所制非禹始爲貢也又曰賦者自上稅下之名治田出穀經定其差等謂之厥賦貢者從下獻上之稱以所出之穀市其土地所生以獻謂之厥貢雖用賦物亦不盡也又有全不用賦物隨地所有採取以爲貢者此之所貢即與周禮九貢不殊但彼分之爲九耳其賦與九賦全異不言賦而言貢者取下供上之義也林氏之奇曰禹貢一篇蓋言禹之治水其本末先後之序無不詳備名雖曰貢實典之體也張氏九成曰此一篇以爲史官所記邪而其間治水曲折非史官所能知也竊意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此史辭也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此史辭也若夫自冀州至訖于四海皆禹具述治水本末與夫山川之主名草木之生遂貢賦之高下土色之黑白山之首尾川之分派其所以弼成五服聲教四訖者盡載以奏於上藏之史官略加刪潤敘結成書耳王氏炎曰九州有賦有貢凡賦諸侯以供其國用凡

貢諸侯以獻于天子挈貢名篇有大一統之義焉
顧炎武日知錄曰堯舜禹皆名也考之尚書帝
曰格汝舜格汝禹名其臣也堯崩之後舜與其
臣言則曰帝禹崩之後五子之歌則曰皇祖胤
征則曰先王無言堯舜禹者不敢名其君也渭
按周禮外史達書名於四方鄭康成注云書名
堯典禹貢之類夫書名達於天下常爲人所稱
道而顧以君名著何也蓋記當時之言動君不
可與臣俱名故名臣而稱其君曰帝（禹中稱名書唯發端曰若稽古帝某）
書名則垂諸簡策以詔來世與敍述之文不
同故二典謨貢不嫌以名著也或曰史遷云舜
名重華禹名文命由此推之則放勳亦名也孟
子再稱放勳屈原三稱重華堯舜禹豈有二名
哉曰放勳重華文命皆號也而亦可謂之名閻
百詩曰名者號也言舜號曰重華禹號曰文命
云爾孔疏云人有號謚之名余謂名曰重華名
曰文命此生號之名也孟子名之曰幽厲此死
謚之名也皆得謂之名然則與貢之上曷不繫
以號曰上古淳樸無嫌於名故不必以號著也
商則稍有所嫌矣湯號也亦曰成湯武湯與放
勳重華文命同其名曰履論語云予小子履是
也避名著號故書有湯征湯誓湯誥商人以十

干爲號自上甲微始魯語展禽曰上甲微能帥
契者也商人報焉上甲者十干之號微其名也
湯號天乙而更有美號故以湯著後王無他美
號則亦以十干之號著而不名故書有太甲沃
丁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又有廟號太甲爲太
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故書有高宗肜日
高宗之訓太甲三篇及身而作史亦不追改也
（高宗二篇據殷本紀爲其子祖庚時作故稱廟號序以爲祖己訓高宗誤也）周人以諱事神死則
制爲謚以易其名故書有康王之誥以謚著焉
（文侯之命旨亦稱謚據左傳成王命魯公以伯禽命唐叔以唐誥伯禽唐誥皆誥命篇名也文侯之命初亦當類此其以謚著者蓋史所追改）
孔子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
文即書之所以名篇亦可得其梗槩矣
九州有賦有貢而篇名獨以貢著疏云取下供
上之義殊未分明張子韶申其意曰昏墊之餘
一旦平定民安居樂土自然懷報上之心以其
所有獻於上故謂之貢以言名雖曰賦非強爲
科率民之願輸亦若貢物然此所以統名之曰
貢也夫賦出於百姓貢出於諸侯信如張氏所
言則貢即賦矣經何爲別之曰厥賦厥貢邪林
少穎云別而言之有貢有賦合而言之則此貢
與商之助周之徹皆一代取民之總名蔡傳從
之夫五十而貢取諸受田之民任土作貢供自

有土之君名同而實異此篇貢自貢賦自賦混而一之非矣惟王氏之說近是謹按九州之末皆言貢道下文又云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則所重在諸侯之脩職可知甸侯綏服方三千里之地謂之中邦禹之所則壤以成賦者也然惟甸服千里之內天子所自賦餘皆以封諸侯諸侯取于民謂之賦而出其國用之餘以獻于天子則貢也而非賦矣外而要荒君長若嵎夷萊夷淮夷和夷西傾之屬皆有所獻以效其慕義嚮化之誠亦謂之貢至於海外之島夷及崑崙析支渠搜諸戎莫不來享來王各以其所貴珍爲摯亦皆謂之貢貢之爲言廣矣大矣賦止甸服貢盡九州賦止中邦貢兼四海言賦不可以該貢而言貢則可以該賦史臣摯貢名篇實有大一統之義東漸西被聲教四訖之盛皆於是乎見晦叔之解經精矣

虞夏之制不可得而詳已請以周制喻周禮職方氏曰制其貢各以其所有注云國之地物所有賈公彥曰諸侯無貢于王法民間得稅大國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從大司徒經以爲古）皆市取當國所有以貢于王即大宰九貢小行人之春入貢及禹貢厥篚厥貢之類是也左傳子產曰列尊貢重謂公侯地廣故所貢者多蓋周制有然在舜禹之世不知何如要之以什一之法賦於民而出其國用之餘市物以貢於天子則古今一致矣疏云此之所貢與周禮九貢不殊按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祀貢二嬪貢三器貢四幣貢五材貢六貨貢七服貢八斿貢九物貢先鄭云祀貢犧牲包茅之屬嬪貢皮帛之屬器貢宗廟之器幣貢繡帛材貢木材也貨貢珠貝自然之物也服貢祭服斿貢羽毛物貢九州之外各以其所貴珍爲摯肅愼氏貢楛矢之屬是也後鄭云嬪貢絲枲器貢銀鐵石磬丹漆也幣貢玉馬幣帛也材貢櫄幹栝柏篠簜也貨貢金玉龜貝也服貢絺紵也斿讀如圍游之游斿貢燕好珠璣琅玕也物貢雜物魚鹽橘柚此皆倣禹貢言之然九州之物產或昔有而今無或前美而後惡所貢之品亦豈必盡同邪

或問此篇如張氏說則祇台德先不距朕行乃禹之自言也曰台曰朕功歸於己安在其爲不矜不伐乎曰是無足疑也非獨斯二語皐陶謨言之屢矣（此以上與益稷本一篇古文今本自帝曰來禹以下爲益稷）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

乃粒萬邦作乂此非禹之自言於帝前者乎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此又非禹之自言於帝前者乎以常情觀之於善則稱君之義無乃有違而禹曾不以爲嫌臣曰祗台德君曰迪朕德聖人之心浩浩其天又焉知德之在上與在下也哉程子曰凡人避嫌者皆内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即此可以知禹矣問者唯唯而退緫之虞夏君臣同心同德元首股肱聯爲一體其更相告語有如此者不可以叔季之人情妄爲測度也張氏亦嘗以此自難而所以解之者未當故敢以鄙見參焉

禹貢之爲夏書也傳曰此堯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王以是功正義曰初必在虞書之内蓋夏史抽入夏書或仲尼始退其第此不過順傳爲義耳林少穎曰自堯典至益稷皆虞史所録故謂之虞書禹貢者夏史所録故謂之夏書此即穎達堯典非唐史所錄故謂虞書之意後儒皆遵用之夫隋書脩於唐未嘗謂之唐書唐書脩於宋未嘗謂之宋書禹貢即夏史所録而其事則皆舜相堯時事也安得謂之夏書邪今案董仲舒云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同一道無救獘之政故堯典可繫虞而虞事可連夏馬融鄭玄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鄭序以爲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揚子法言亦曰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左傳僖二十六年趙衰引夏書杜預注云尚書虞夏書也此皆與虞夏同科之説無異而今所行尚書本獨判爲二書故有疑虞夏之分自東晉梅賾所獻安國傳始者然左傳屢引夏書伏生虞夏傳外仍有虞傳夏傳而太史公河渠書

引夏書曰禹抑鴻水云云許慎説文亦多引虞書此皆在梅賾之前虞書夏書之分恐不自東晉始也或曰左傳所引夏書有在今虞書者穎達云以事關禹故引爲夏書若洪範本周書以箕子所陳而傳引之即曰商書也推此例則説文事關舜引爲虞書左傳史記事關禹引爲夏書又何不可豈必當時書題已判爲二邪此言最近理且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於鄭爲商書而孔幷於胤征之下以爲夏書由是夏得九篇商止三十五篇明係嫌夏書太少故裒多益寡以意爲遷就斯亦大可疑者至左傳文五年

成六年襄三年三引洪範皆謂之商書特以言
出箕子耳明豐坊僞撰古書世學言其曾大父
慶得箕子朝鮮本自神農政典至微子止後附
洪範一篇坊據左氏三引以洪範終商書非即
判禹貢爲夏書之故智乎
序云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傳寅爲之
解曰隨山而濬川任土而作貢程氏所謂因其
所自然者也且四瀆之水皆東行以入海而弱
水則西黑水則南者其所出所遇之山勢則然
也山之勢所向背水因而趨避之禹不能逆山
以行水亦猶不能強其所無以作貢應變施設

雖曰多端而經畫妙用同乎順理孔子序書凡
三句十二字而該貫首末無復餘蘊矣然百篇
之序朱子謂決非孔門之舊是周秦間低手人
作漢書藝文志以爲孔子所纂非也同叔亦未
之察耳序本合爲一篇古文引之各冠其篇首
今不用

禹敷土（陸氏經典釋文敷方無反馬融敷史記夏本紀作傅）
傳曰洪水汎濫禹分布治九州之土正義曰洪水汶
壞民居故禹分布治之知者文十八年左傳云舉八
凱使主后土則伯益之輩佐禹多矣葉氏（夢得）曰辨
九州之封域而分布之使官各有守以任其事民各

有宅以任其力也謂按史記夏本紀禹與益后稷奉
帝命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裴駰曰尚書傳作
敷馬融云敷分也司馬貞曰大戴禮作傅土故此紀
依之傅即賦也謂賦功屬役之事令人分布治九州
之土地也
商頌曰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即此敷土之謂古
文敷與傅通大戴記敷土作傅土漢志以傅陽山
爲敷淺原是也又與賦通左傳趙衰引夏書賦納
以言是也故索隱謂傅即賦左傳晉合諸侯之大
夫城成周士彌牟屬役賦丈亦傅土意也薛氏謂
敷如敷治之敷猶未相遠張子韶始云敷土即別

九州之義而蔡傳宗之沿襲至今經旨盡失謹按
書序三句總括一篇之旨而經文篇首三句則皆
禹未施功時事敷土又禹未出門時事也別九州
在奠高山大川句内不得如張氏所言
禹平水土非一手足之爲烈當時佐禹者必衆内
而百僚外而羣牧竝有其人禹自言暨益暨稷則
三人同行無時或離可知周語太子晉言共之從
孫四岳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人民韋昭云
共工從孫爲四岳之官掌師諸侯助禹治水是四
岳亦禹之佐也殷本紀載湯誥之言曰古禹皐陶
久勞於外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是皐陶亦禹之

佐也吕刑曰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是伯夷亦禹之佐也疏惟引八愷然杜預以八愷為垂益禹皐陶之倫八元為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則八元亦有佐禹治水者蓋益主焚刋稷主播種伯夷主秩祀皐陶主象刑偕禹徧行天下而四岳倡率九牧牧各擇其州内諸侯之賢能者賦功屬役以令之事有專司責無可諉此所以八年而奏平成之績也不然禹雖櫛風沐雨胼手胝足亦何濟之有

東萊書説云史官作禹貢先言禹敷土三字見禹有一定之規模在胷中分布九州之土甚處用此治甚處用彼治工役計用多少然後施功喻如築城若尋常築動是數年不能得成至李光弼築萬里城不過數月之功蓋先擺布定甚處成隊聲勢相接故能速成禹之治水其規模在此而已愚按此喻甚切左傳宣十一年楚令尹蔿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昭三十二年晉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于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城三旬而畢此皆所謂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者治水與築城不同然事有大小難易其理則一耳

隨山刋木（釋文刋苦寒反渭按刋漢書地理志作栞顔氏云古刋字）

傳曰隨行山林斬木通道正義曰禹必身行九州規謀設法乃使佐己之人分布治之於時平地盡為流潦鮮有陸行之路故將欲治水隨行山林斬木通道鄭云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為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是言禹登山之意也蘇氏軾曰山行多迷刋木以表之且以通道史記云行山表木

益稷予乘四載隨山刋木傳曰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丑倫反）山乘樏（力追反）隨行九州之山林刋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也正義曰史記河渠書云禹湮洪水十三年三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音[illegible]）山行即橋（丘遥反）徐廣曰橋一作輂（几玉反）直轅車也尸子云山行乘樏泥行乘蕝（子絶反）漢書溝洫志云泥行乘毳山行則梮（居足反）毳形如箕擿行泥上如淳云毳謂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也愼子云爲毳者患塗之泥也應劭云梮或作樏爲人所牽引也如淳云梮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韋昭曰梮木器也如今

舉牀人舉以行也輴與橇為一欙與梮舉為一古
篆變形字體改易說者不同未知孰是
書言刊木而孟子云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
之其說不同何也蓋刊乃常法間有深林窮谷叢
蔚蒙蘢斧斤不可勝除者則以一炬空之殊省人
力此聖人變通之智
隨山刊木有五利焉遥望山川之形勢規度土功
一也往來之人不迷厥道二也禽獸逃匿登高避
水者得安其居三也奏庶鮮食以救阻饑之民四
也材木委積可以供治水之用五也
奠高山大川 釋文奠田遍反

傳曰奠定也正義曰禮定器於地通名為奠是奠為
定也葉氏曰高山大川如荆岐江漢是也治水者不
逆其性而行其所無事則惟形勢之順而已形勢以
山川為主山川以其高且大者為主高山大川各定
其所而名正則其餘可以類求奠定也猶周官言奠
地守也黃氏度曰高山山之會也谿壑隨大小行其
中衆水輳合於大川大川所以紀理衆小水也九州
皆有高山大川不獨五岳四瀆所謂刊旅滌源者也
董氏鼎曰自黃帝畫野分州九州封域已定矣禹治
水復取高山大川以別識之使各州之官率民以趨
事也

傳云高山五岳大川四瀆定其差秩祀禮所視林
少穎曰此有司之常事耳而乃言於刊木之下冀
州之上非序也故知孔說為不然渭按史記集解
引尚書大傳云高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有之屬
二字即無病
蔡氏云定高山大川以別州境若兖之濟河青之
海岱揚之淮海雍之黑水西河荆之荆衡徐之海
岱淮豫之荆河梁之華陽黑水是也渭按呂刑禹
平水土主名山川正義曰山川與天地並生民應
先與作名但禹治水萬事改新古老既死其名或
滅故當時無名者禹皆主名之不但如蔡氏所舉

境上之山川凡九州所言如冀之壺口岳陽徐之
蒙羽梁之岷嶓蔡蒙雍之梁荆岐終南惇物鳥鼠
三危積石龍門皆高山也冀之衡漳恒衛兖之漯
青之濰淄徐之沂泗揚之三江荆之江漢九江豫
之伊洛瀍澗梁之江沱桓沔雍之弱水渭涇漆沮
澧皆大川也禹既為之主名因定某山為某州之
山某川為某州之川使守土者知所從事不容他
諉也
數土是禹未出門時事冀土賦與某某兖土賦與
某某此不過擇人而任之猶未知某山某川為當
治也及隨刊已畢高山大川歷歷可數禹於是定

某山爲某州之山某川爲某州之川使各治其所有則法加詳矣山川既奠禹與益稷四岳俾九牧各率其屬發人徒以就役或兩地先後興工如自壺口而至岐而太原岳陽而覃懷衡漳皆先後次第興工或鄰封一時幷作如九河既道兗之雷夏灉沮與冀之恆衛大陸不妨分曹幷作或決川之餘兼及畎澮如呂梁既鑿遂及岐山淮所謂又遂及某川是也或距海之後久乃滌源如冀兗將河已從碣石入海而揚之江入海而雍當積石之功乃在治梁雍時事或爲二州之界而臨事共協其力如冀與雍協力治河徐兗共是河爲冀一州協力治河徐兗共是淮兗徐協力治也或歷數州之域而當境各任其勢如江導岷山而荊之三江揚之三江荊之九江及沱潛是各州之力不相貸也上下相維彼此相應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故能量功命日不愆于素八年而九州攸同十三載而

錫圭告成也

敷土已畢然後有導岍之行奠山川已畢然後有壺口之事

禹貢錐指卷第一

禹貢錐指卷第二

德清胡渭學

冀州 釋文冀居器反

傳曰堯所都也又曰此州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正義曰史傳皆云堯都平陽五子之歌云惟彼陶唐有此冀方是冀州堯所都也又曰兗州云濟河自東河以東也豫州云荊河自南河以南也雍州云西河自西河以西也明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是冀州之境也又曰九州之次以治爲先後以水性下流當從下而泄故治水皆從下爲始冀州帝都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兗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荊從荊而北次豫從豫而

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在後也自兗已下皆準地之形勢從下向高從東向西青徐揚三州並爲東偏雍高於豫豫高於青徐雍豫之水從青徐而入海也梁高於荊荊高於揚梁荊之水從揚而入海也兗在冀之東南冀兗二州之水各自東北入海也冀州之水不經兗州以冀是帝都河爲大患故先冀而次兗若使冀州之水東入兗州水無去處治之無益雖是帝都不得先也蘇氏曰堯水河爲患最甚江次之淮次之河行冀兗爲多而青徐其下流被害尤甚堯都於冀故禹行自冀始次兗次青次徐四州治而河患衰矣雍豫雖近河以下流既治可以少緩

也故次揚次荆以治江淮江淮治而水患平故次豫次梁次雍以治江河上流之餘患而雍最高故終焉

渭按堯都平陽今山西平陽府臨汾縣西南平陽故城是也李巡注爾雅始解州名孔疏以為所言未必得其本其後晉志通典亦皆有説林少穎云九州命名之意蓋出於一時之偶然不可必求其義傅同叔云凡釋九州之名者皆因字生義云爾未必得古人命名之實不足信也此真通人之見今一槩不録以其言盡屬傅會且非要義所關也

古書言唐堯所居者三一為帝都漢志云河東本唐堯所居應劭曰平陽堯都在平水之陽是也二為始封之國一在太原晉陽縣漢志云故詩唐國周成王滅唐封弟叔虞晉水所出是也一在中山唐縣漢志云堯山在南應劭曰故堯國張晏曰堯為唐侯國於此是也鄭康成詩譜云唐者帝堯舊都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皇甫謐帝王世紀云堯始封於唐今中山唐縣後徙晉陽及為天子都平陽此皆在冀州之域故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也濟陰定陶縣後漢郡國志亦云古唐堯所居此則在兖州之域水經注永安本彘縣汾水自縣西歷唐城東瓚注漢書云堯所都東去彘十里按永安今霍州霍太山在其東揚雄冀州牧箴雖有岳陽是都語然岳陽所該者廣平陽亦在太岳之陽恐不止永安瓚説非是

閻百詩尚書古文疏證曰蔡傳堯初為唐侯後為天子都陶故曰陶唐按堯為天子實先都吾晉陽後遷於平陽從不聞有都陶之事真屬臆語即書疏左氏杜注孔疏亦不確唯漢書臣瓚注堯初居唐後居陶故曰陶唐師古曰瓚説非也許慎説文解字云陶丘再成也在濟陰夏書曰東至陶丘陶丘有堯城堯嘗居之後居於唐故堯號陶唐氏斯得其解矣吾欲取以易蔡傳渭按何書言堯九十年始居陶一百年帝崩于陶[illegible]

冀州不言境界傳説為正馬鄭皆云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孔疏非之曰夫既局以州名復何以見其廣大是妄説也晁以道云亦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説本馬鄭班固所謂非其本義與不得已者

或問冀州欲言其境界當云何曰若從爾雅曰兩河閒則漏卻南河未善也古者河北之地皆謂之河内自戰國魏始有河内河東之别而秦漢因之以置郡周禮所謂河内不止河内郡地也今即兼幽幷言之亦無不可必欲書境界曰河内惟冀州庶幾得之史記正義云古帝王之都多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為河内以南為河外又云禹貢從龍門南至華陰東至衛州東北入海曲繞冀州故言河内蓋自大河以北皆謂之河内非若今之但以懷州為河内也然經文簡奥可以互見

正不必爾也

舜肇十有二州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幷州幽州（此馬融說也孔傳同）至夏而復合於冀與堯時同爾雅之九州有冀幽而無幷郭璞以爲殷制兩河間曰冀州注云自東河至西河燕曰幽州注云自易水至北狄蓋殷分夏冀州之東北以爲幽而正北幷州之地仍屬冀視虞之冀則大矣周禮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幷州與虞制同賈公彥疏云周之冀州小於禹貢以其北有幽幷然不唯小於禹貢亦小於爾雅也

冀州爲中土古軒轅陶唐有虞夏后殷人所都及實沈臺駘狐竹之封皆在焉春秋時可考者晉（古實沈之虛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及周成王滅之以封弟叔虞爲唐侯子燮父名曰晉）魏霍冀黎（商西伯戡黎即此分爲黎城縣）楊郇（戎竹荀）賈沈姒蓐黃（帝封台駘於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潞赤狄邯鄲衛（衛封在朝歌）邢共凡原雍邢虞檀溫中山鼓肥鮮虞薊北燕韓無終山戎凡三十五國戰國時屬燕趙魏而秦衛亦兼得其地秦幷天下置三十六郡此爲鉅鹿邯鄲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河東上黨太原代郡鴈門雲中三川（之境）漢武置十三州此爲冀州（領郡國九）幽州（領郡國十）幷州（領郡九）後漢魏晉並因之（晉冀州領郡國十三幽州七幷州六）南北朝土地分裂增置漸多不可勝紀唐承隋制州即是郡貞觀初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爲十道

開元中又析爲十五道此爲河北道之汲郡（衛州）鄴郡（相州）廣平（洺州）鉅鹿（邢州）信都（冀州）趙郡（趙州）常山（鎭州）博陵（定州）河間（瀛州）文安（莫州）饒陽（深州）上谷（易州）范陽（幽州）順義（順州）歸化（分順州置）歸德（燕州）嬀川（嬀州）漁陽（薊州）密雲（檀州）北平（平州）柳城（營州）等郡河東道之河東（蒲州）絳郡（絳州）陝郡（陝州北境是）平陽（晉州）高平（澤州）上黨（潞州）樂平（儀州）陽城（沁州）大寧（隰州）文城（慈州）西河（汾州）太原（幷州）昌化（石州）鴈門（代州）定襄（忻州）安邊（蔚州）馬邑（朔州）雲中（雲州）等郡又都畿之河內郡（懷州）關內道之單于大都護府按以上通典所列信都當全屬兗鄴郡之內黃堯城臨河汲郡之黎陽東境當分屬兗以今輿地言之山西太原平陽汾州潞安大同五府澤遼沁三州河南則

懷慶衛輝彰德三府（其衛輝之胙城縣在大河之南當屬兗）直隸則順天永平保定廣平順德五府及眞定河間二府之西北境（眞定以滹沱水故道爲界水西屬冀東屬兗詳見後）大名府濬縣之西境（以衛河故瀆爲界西屬冀東屬兗）又新置宣化府（舊爲萬全都司）及故遼東都司之西境（以大遼水爲界西屬冀東屬青）其北則踰塞直抵陰山下西起東受降城之北東訖于大遼水皆古冀州域也

冀西距河河自今塞外東受降城南而東至山西大同府廢東勝州界折而南經平鹵衛及太原府之河曲保德興縣汾州府之臨縣永寧寧鄉石樓平陽府之永和大寧吉州鄉寧河津榮河臨晉蒲州是爲西河與雍分界

冀南亦距河河自蒲州過雷首山折而東經芮城
平陸垣曲及河南懷慶府之濟源孟縣溫縣武陟
衛輝府之獲嘉新鄉汲縣是為南河與豫分界
冀東亦以河與兗分界自周定王五年河徙之後
禹河故道堙廢而冀兗之界難分今按漢志魏郡
鄴縣下云故大河在東（句）北入海故大河者即王
橫所云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者也河
自汲縣南東北流至黎陽縣西南出大伾上陽三
山之間（大伾山一名黎陽山今在濬縣東南二里即胥讓所謂東山也上陽山一名善化山在縣西北二十五里俗名上陽三山即胥讓所謂西山也）蘇代謂之宿胥之口酈道元謂之宿胥故瀆
李垂謂之西河故瀆濬縣舊志云在縣西十里蓋

禹迹也（[illegible]）自此而北歷蕩陰安陽鄴縣斥
丘（[illegible]）至列人斥章之境左會衡漳經所謂北過
降水也（[illegible]）
（注于河也）河自此東北入海及定王時南徙則衡漳東出
循河故道而下至東光縣西與大河合王莽時河
益徙而南漳水遂專達於海故斥章以下水經通
謂之漳水東北歷平恩曲周鉅鹿經縣南宮堂陽
扶柳信都昌成西梁桃縣鄡縣下博樂鄉武強武
隧武邑東昌弓高阜城樂成建成成平浮陽至章
武平舒入海蓋皆禹河之故道也而說經者皆以
王莽河為禹河謬矣（大河故瀆名北瀆王莽時[illegible]王莽河）以今輿地言之

濬縣（屬大名府）湯陰安陽臨漳（並屬彰德府）成安肥鄉曲周
（並屬廣平府）平鄉廣宗鉅鹿（並屬順德府）南宮新河冀州（並屬真定府）
束鹿（屬保定府）深州衡水武邑武強（並屬真定府）阜城獻縣交
河滄州青縣靜海天津（並屬河間府）皆禹時冀東瀕河之
地中流與兗分界王制謂之東河北播為九河其
經流爾雅謂之徒駭又同為逆河東至碣石入海
後世謂之渤海者也詳見導河
唐冀州治信都縣貝州治清河縣通典以冀入古
冀域貝入古兗域而又據漳水以畫界縣在水西
者為冀域縣在水東者為兗域今按漢志故漳河
在信都縣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此水自南

宮入經縣折而東北逕信都城東注于廣川之張
甲故瀆其後水復行北道絳瀆遂空因謂之枯洚
蓋漳水一時之徙流也（詳見導水）杜佑謂禹河在此間
故以枯洚為降水以深州之陸澤當大陸是為北
過降水至于大陸云爾然枯洚實非禹迹而冀兗
之分界以徒駭不以枯洚也杜承前謬抑又甚焉
漳水故徙駭也唐冀貝所領諸縣皆在漳東安得
有古冀地乎
冀東北與青分界處於古傳記無可考今按碣石
以西之渤海即禹時逆河也自天津衛直沽口與
兗分界又北歷寶坻縣東南折而東歷豐潤灤州

樂亭盧龍昌黎縣南昌黎漢絫縣碣石在其地渤
海之北岸皆冀域也自此以東則爲大海東歷撫
寧縣東南又東歷山海關南又東歷遼東寧遠廣
寧等衛南是爲漢遼西郡地又折而南歷海州衛
西南（衛在故遼東都司城南一百二十里）曰梁房口關大遼水於此入海
（關在蓋州衛西北九十里海運舟由此入口）水經注云大遼水出塞外衛白平
山（衛白平山即白石山）東南入塞直遼東之望平縣西屈而西南
流逕襄平縣故城西（襄平縣故城今遼東都司郭下元遼陽中衛地）又南逕遼
隧縣故城西又南小遼水注之（水出玄菟高句麗縣遼山）又東南
逕房縣西左會白狼水（水出右北平白狼縣）又東逕安市縣西
南入于海（漢志望平縣遼水出塞外南至安市入海行千二百五十里明一統志遼河自[illegible]衛西北入塞[illegible]）

（司之西境廣寧之東境又南至海州衛西南入海）望平襄平遼隊房縣安市皆漢
遼東郡之屬縣而遼水逕其西是知遼西爲冀域
遼東爲青域而碣石以東梁房以西之海則二州
共之矣
冀之北界亦無可考約略言之當得陰山侯應曰
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是也昔戰
國時趙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竝陰山下至
高闕爲塞（師古曰高闕山名在朔方之北）而置雲中鴈門代郡燕亦築
長城自造陽至襄平（師古曰造陽地名在上谷界）置上谷漁陽右北
平遼西遼東郡以距胡燕趙所築長城自雲中以
迄遼西延袤可三千里疑即堯時冀州之北界但

今之長城未必皆古跡其詳不可得聞冝北之西
頭當起東受降城（唐景龍二年張仁愿築置振武軍元和志云在朔州北三百五十里本漢定襄郡之盛樂縣也
[illegible]德三年置單于大都護府）即舜所分并州之西界東頭當
抵醫巫閭山即舜所分幽州之東界山在故遼東
都司廣寧衛西五里（衛東方都司城西四百二十里）職方氏幽州山鎮
曰醫巫閭是也明一統志云舜分冀州東北爲幽
州即今廣寧以西之地分青東北爲營州即今廣
寧以東之地秦以幽州爲遼西郡營州爲遼東郡
蓋仍燕之舊以大遼水爲限也

柳城縣漢屬遼西郡隋置營州治焉唐因之地理
志營州柳城縣西北接奚北接契丹通典云東至
遼河四百八十里南至海二百六十里西至北平
郡七百里北至契丹界五十里其地遠在今之塞
外永平府舊志云柳城在昌黎縣西南六十里此
蓋唐永泰元年所置柳城軍非古之柳城昌黎本
金廣寧縣大定末更名亦非古之昌黎也水經注
曰魏田疇引軍出盧龍塞塹山堙谷五百餘里逕
白檀歷平岡登白狼望柳城（[illegible]）又曰燕慕容皝以
柳城之北龍山之南福地也使陽裕築龍城改柳
城爲龍城縣（見太[illegible]）此真古之柳城禹貢冀州東頭之
北界當訖於此今乃謂在昌黎縣西南則冀之東
北隅蹙地七八百里矣豈不謬哉

顧氏日知録云古之天子常居冀州後人因以冀州爲中國之號楚辭九歌覽冀州兮有餘淮南子女媧氏殺黑龍以濟冀州路史云中國總謂之冀州穀梁傳曰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渭按九歌云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淮南子云女媧氏殺黑龍以濟冀州又云正中冀州曰中土則號中國爲冀州范甯注穀梁云鄭姬姓之國冀州近京師親近猶不能服則疏遠者可知楊士勛釋曰冀州者天下之中唐虞夏殷皆都焉是天子之常居故後王雖不都冀州亦得以冀州言之則號王畿爲冀州義亦微別

冀兗共此徒駭八支皆在兗域而孔疏云冀州之水不經兗州常深以爲疑及讀河渠書禹道河至于大伾以河行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忽憬然如夢初覺知降水大陸九河之區堯時尚未爲河所經也孔義精絕蘇說更暢於孔或謂堯時青徐無河患青所治者濰淄及汶徐所治者淮沂及泗耳於河無涉余按漢武帝時河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是患及徐也成帝時河決東郡平原泛溢入濟南千乘是患又及青也當二渠未廝之日河自大伾以下行平地數爲敗安知青徐之境不若後世之橫被其害乎執經文州界之所無以譏子瞻所謂夏蟲不可與語氷者也

鄭樵六經奥論曰洪範五行之序一曰水禹之治水自冀州始冀爲帝都在北方屬水故冀在先冀州之水旣治水生木木屬東方故次兗次青次徐皆東方也兗青徐之水旣治木生火火屬南方故次揚次荆皆南方也荆揚之水旣治火生土土屬中央故次豫豫居天下之中也豫州之水旣治土生金金屬西方故終之以梁雍焉渭按禹治水之序不過先下而後高更無他義夾漈之說類陰陽五行家言以此說經將流爲緯書之妖妄然其言

近理足以惑人故洪景盧亦載之隨筆予不可以不辯

旣載壺口治梁及岐 釋文壺音胡治如字岐其宜反

傳曰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正義曰班固作漢書地理志據前漢郡縣言山川所在志云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梁山在左馮翊夏陽縣西北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然則壺口西至梁山梁山西至岐山從東而向西言之也曾氏旼曰呂不韋云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按地理志謂壺口在北屈之東南而酈道元

謂孟門在北屈之西南則壺口孟門之東山也龍門
在梁山北則梁山龍門之南山也以是言之其先河
出孟門之上橫流而出則知其東之壺口其南之梁
山其西之岐山皆墊於水矣禹於壺口之西闢孟門
而始事於壺口於梁山之北闢龍門而終事於梁山
而其餘功又及岐山焉蓋壺口梁岐一役也其施功
皆同時不可分言於二州故幷言於冀也葉氏 夢得
曰詩言奕奕梁山維禹甸之則梁之施功爲多而岐
則因梁以及之者也薛氏 季宣 曰傳稱禹鑿孟門儒
者多未之信夏書旣載壺口不可誣也呂氏 祖謙 曰
壺口龍門之上口水之爲患本於龍門狹隘故禹鑿

之以行水此用工之最大者 渭按旣者已事之辭載
事也鄭康成云載之言事韋昭同壺口山在今山西
平陽府吉州西南七十里梁山在今陝西西安府同
州韓城縣西北九十里岐山在今鳳翔府岐山縣東
北十里吉州漢北屈韓城則夏陽岐山則美陽也水
患莫大於河孟門龍門乃河之上下口山石當路東
流水泄不利故首闢之壺口事畢遂西治梁蓋自龍
門治西河南至於華陰所謂決川距海也治梁之餘
因而及岐蓋決渭之下流入於河兼治梁山之野使
可耕作所謂濬畎澮距川也
先儒以旣載連上冀州讀謂賦功屬役載於書籍

經實無此意且以旣載連上讀則壺口二字不成
辭當從蘇氏以旣載壺口爲句載本訓事林少穎
引詩俶載南畝爲例謂始有事於壺口愚按詩傳
俶始載事以爲始有事宜也此但言載無始義爾
雅哉始也哉與載異顏師古以載爲始非是當從
鄭韋之訓事如請事斯語之事也
冀三面距河而不言治河蓋河非一處治非一時
不可渾言故舉山與地以別之壺口梁山志龍門
西河之治也岳陽志南河厎柱之治也覃懷志孟
津洛汭之治也衡漳志東河之治也大陸志徙駭
之治碣石志逆河之治也雖不言治河而河已無

不治聖經之書法其微而彰也如此
禹所治者水也而或舉山以表水唯壺口梁山志
西河雍之三危志黑水爲決川距海之事岐岳及
徐之蒙羽梁之岷嶓蔡蒙雍之荊岐終南惇物鳥
鼠則皆濬畎澮距川之事所謂滌源者也
尸子呂氏春秋淮南子皆言龍門未闢呂梁未鑿
河出孟門之上孟門山在今平陽府大寧縣西南
八十里吉州西六十里壺口之北黃河中流水經
注云河水南逕北屈縣故城西有孟門山即龍門
之上口也實爲黃河之巨阨此石經始禹鑿河中
漱廣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復倚其

中水流交衝鼓若山騰濬波頽疊迄於下口元和
郡縣志云孟門山在慈州文城縣西南三十六里（今吉州西北六十五里有文城廢縣）俗名石槽令河中有山鑿中如槽束流
懸注七十餘尺渭按龍門之上口爲孟門在今吉
州西西直陝西延安府之宜川縣其下口即今河
津縣壺口山盡處近世亦謂之龍門者也西與韓
城之龍門相對上口至下口約一百六十餘里
孟門有二一在龍門山北三子言河出孟門之上
者是也一在太行山東左傳襄二十三年齊侯伐
晉取朝歌入孟門登太行史記吳起謂魏武侯曰
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戰國策作右漳釜）呂氏春秋曰通

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爲險矣劉孝標廣絕交
論曰太行孟門豈云嶄絕凡與太行連舉者皆非
吉州之孟門也杜預云孟門晉隘道而不言其處
所司馬貞注吳起列傳云劉氏按紂都朝歌則孟
門在其西今言左則東邊別有孟門也其注齊世
家則曰孟門在朝歌東蓋據起言以立說令其地
實無山以應之齊師自朝歌而西入亦不當反在
其東然則孟門者太行隘道之名疑即今輝縣之
白陘也樂史太平寰宇記云相州安陽縣有鯀隄
禹之父所築以捍孟門今謂三仞城（淮南子曰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
蓋亦指朝歌西之孟門但不知從孟門來者爲

何水須築隄以捍之若謂此孟門即龍門之上口
則築隄當在太原府頽河之地安陽距西河千里
山脊隔斷何用爲孟門築隄竊疑此隄爲清淇蕩
洹諸水而設後人誤認兩孟門爲一山遂附會其
說以爲鯀所築以捍孟門耳
漢賈讓奏云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
龍門辟伊闕析厎柱破碣石墮（火規反）斷天地之性林
少穎曰鑿者宜就狹處鑿而廣之未必如賈讓所
謂墮斷天地之性渭按性猶生也謂非人功所造
對上文城郭田廬冢墓而言山陵當水路則墮之
亦非謂本不通水者也生而狹者人功鑿之使廣

即是墮斷天地之性讓言未爲過也
三子所稱呂梁山即禹貢之梁山也春秋成公五
年梁山崩公羊曰梁山河上山穀梁曰壅遏河三
日不流水經河水南出龍門口注云昔大禹導河
積石疏決梁山謂斯處也即經所謂龍門矣魏土
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
廣八十步巖際鐫跡遺功尚存河水又南逕梁山
原東山在夏陽縣西臨於河上渭按梁山之崩能
壅河則俯瞰河流可知信爲禹鑿之餘三子所稱
呂梁即此山之別名矣酈道元以爲在離石縣界
其言曰善無水西流歷呂梁之山而爲呂梁洪巨

石崇竦壁立千仞河流激盪震天動地昔呂梁未闢河出孟門之上蓋大禹所闢以通河也司馬彪曰呂梁在離石縣西今於縣西歷山尋河竝無過岨至是乃爲巨嶮卽古呂梁矣在離石北以東可二百餘里按元和志隋初分離石縣地置孟門縣尋廢復置定胡縣東至石州九十五里西至黃河一百步孟門關在縣西一百步蓋誤讀[illegible]以此地當孟門[illegible]酈道元本言離石東北有呂梁未嘗謂離石之西有孟門也閻百詩爲之辯曰道元言呂梁之水勢與龍門無異而以爲在離石離石明之石州改名永寧州者必求其地以實之永寧州東北則今靜樂縣岢嵐州之地西去黃河約二百里無所謂河流也土人欲當以河曲縣西南二十五里天橋峽亦有禹鑿之跡天將陰雨激浪如雷幾相似矣而無所謂千仞巨石又南去離石四百餘里皆與酈注不合當闕疑百詩言甚覈今大同府平鹵衛西亦有呂梁山近志以酈氏所言者當之則吏在河曲之北去離石愈遠矣總由不知呂梁卽龍門之南山而移其名於它處耳且使呂梁果在離石縣北則西南距孟門六七百里夫鑿不足爲其害三子先言龍門次言呂梁其爲夏陽之梁山無疑也列子又有呂梁爲孔子所觀者酈道元謂在呂縣泗水之上今徐州東南五十里呂梁山是也其下卽古泗水金元以後爲黃河所奪而泗彌爲河禹河未嘗經此傳同叔

以此爲禹鑿之呂梁謬極矣

王應麟困學紀聞曰治梁及岐若從古注則雍州山距冀州甚遠壺口大原不相涉晁以道用水經注以爲呂梁狐岐讀此始知蔡傳說宗晁氏其言曰梁岐皆冀州山梁山呂梁山也在今石州離石縣東北爾雅云梁山晉望卽冀州呂梁也又春秋梁山崩左氏穀梁皆以爲晉山則亦指呂梁矣岐山在今汾州介休縣狐岐之山勝水所出東北流注於汾二山河水所經治之所以闢河道也先儒以爲雍州梁岐者非是渭按蔡氏所指呂梁在今永寧州東北本名骨脊山山一名骨脊山在州東北百里與太原府交城縣接界俗稱爲呂梁山去河一百五十餘里狐岐在今孝義縣西一名薛頡山與介休縣接界去河三百三十餘里安得謂河水所經而治之以闢河道乎且使二山果爲此經之梁岐則當在大原役中不得與壺口連舉矣晁說大謬爾雅曰梁山晉望正謂夏陽之梁山夏陽故少梁秦地也左傳文十年晉人伐秦取少梁梁山由是入晉成五年梁山崩晉侯所以問伯宗而行降服徹樂之禮下逮戰國少梁猶屬魏故梁山雖在雍域而實爲晉望蔡氏以爲在冀州卽離石之呂梁何其考之不詳邪

或問尸子之言可信乎曰可信漢藝文志尸子二

十篇名佼晉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秦秋穀梁傳兩引尸子語後漢書宦者傳注曰尸子晉人作書二十篇其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蓋即龍門呂梁之説所自出也尸子晉人必親見禹鑿之迹故以爲言呂不韋相秦採入其書淮南子亦載之此或古書成語非佼所造也朱子語錄云龍門至今橫石斷流水自上而下其勢極可畏向未經鑿治時龍門正道不甚泄故一派西滾入關陜一派東滾往河東爲患最甚此言深得尸子之意蔡氏親承師説宜尊所聞而集傳既從曾氏引呂不韋語又從晁氏謂呂梁在離石自相矛盾

明洪武中劉三吾等奉敕撰書傳會選亦仍蔡而莫之正何其憒與

朱子語錄云今人說禹治水始於壺口鑿龍門某未敢深信方河水洶湧其勢迅激縱使鑿就龍門而下流水未分殺必且潰決四出蓋禹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于海又濬畎澮之水使各通于川只是先從低處下手故嘗謂禹治水當始于碣石九河此必朱子未定之論而傳同叔宗之又據孟子禹疏九河瀹濟漯二語以爲禹之治水實自兖始但就冀一州而言則龍門爲咽吭之害故首及之凡爲此論者總由不察洪水之狀如何而壺口梁山所以必當先治之故耳堯曰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孟子曰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此亦逸書也古文大禹謨作儆語）洚水者洪水也此水迫近都邑堯親見其狀故口能言之而心實懼之正尸子所謂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朱子所謂一派滾入關陜一派滾往河東者非泛言九州之水災也蓋凡水逆流皆謂之洪水而龍門呂梁之河爲害尤甚禹受命治水無急於此者此而能治則無水之不可治此而不能治則帝都將有其魚之患而又何暇救天下之昏墊哉無論冀

爲帝都在所當先即非帝都而滔天之勢若此亦安得舍冀而葦兖也明嘉靖中馬明衡撰尚書疑義其論禹貢一條云朱子謂禹貢記治水始於壺口龍門不敢深信蓋謂當自下流始自下流則當自碣石九河始此意固是余竊以爲自下流始者此治水之大勢然上流有壅遏之甚者則亦必先達之此治水之權宜也況冀州帝都所在呂梁河之所急安得不先治之凡後世觀古人之事只當見其大綱至於因時從宜則去古益遠不可執一論也斯言深得經意故備錄於此

宋儒以雍山不當入冀故梁岐有異論曾彦和云

壺口梁岐一役也不可分言於二州故并言於冀疑者可渙然釋矣愚嘗謂禹貢書法亦有變例非故為變也事有所不同則例因之以變耳於冀得五焉凡山皆繫本州而雍之梁岐獨書於冀一也凡治水皆繫土田之上而恒衛既從大陸既作獨書於田賦之下二也其三則孔傳所云不說境界先賦後田不言貢篚皆殊於餘州者是已學者不知變例則膠柱而鼓瑟鍥舟以求劍烏可與言禹貢哉

冀州有三壺口一在吉州西南禹貢之壺口也一為汾陰縣西南之平山平水所出亦名壺口山又名姑射山酈道元謬以為尚書之壺口一在長治縣東南左傳哀四年齊國夏伐晉取壺口杜注潞縣東有壺口關潞縣即今潞城縣關以山為名此二山皆非禹貢之壺口也近志洪洞縣東南亦有壺口山一名蜀山而傳說編之此土俗所稱故不載

雍州有二梁山一在韓城縣西北詩所云奕奕梁山者禹貢之梁山也一在乾州西北西南接岐山縣界即孟子所云太王居邠踰梁山者非禹貢之梁山也元和志誤以此山為治梁之梁

壺口山漢志在北屈縣東南括地志云在吉昌縣西南五十里吉昌今吉州也後魏延興四年於此置定陽郡及縣元和志云北屈故縣在定陽郡北

二十里正今州直北之地山當在其西南漢志云東南誤也梁山漢志在夏陽縣西北而諸志所言皆不同蓋是山綿亘百里自今郃陽縣西北抵韓城縣西北之麻線嶺皆梁山也然向南則益西而去河愈遠唯韓城西北之山首枕西河北連龍門當以是為禹鑿之跡耳

治梁所以終壺口之事除河患也其遂及岐者何蓋呂梁既鑿則河由地中行而西河左右無洪水之患矣然地上之積潦未經疏洩不可以耕作故幷治之禹曰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梁岐之間其第一功也然太原岳陽密邇帝都禹不急治而顧先此者何蓋治梁已畢若身還渡河而東則東方之事正多不能遠還治雍當在數年之後而梁岐之間其於帝都事勢當日必有甚切而不容緩者故治梁之餘乘便施功及岐而止數千載以下神禹之經營猶髣髴見之也

詩大雅奕奕梁山維禹甸之傳曰甸治也禹治梁山除水災箋曰梁山之野堯時俱遭洪水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貢賦於天子渭按此言正可以發明治梁及岐之故蓋洪水方割自孟門大溢而西入鄜延之境朱子語錄云長安山生過鄜延然長安却低鄜延是山尾却高則梁岐之間

畀於鄜延可知水入鄜延必由此氾濫而南注于渭勢若建瓴平田皆爲巨浸及洪水既除之後梁山之野始可以甸治故禹先決渭之下流以入河而尋瀍畎澮之水以入渭使鄠之巨浸復爲平田則耕作興而貢賦之法有所施矣禹所以獨致力於此者蓋渭南迫近南山岐西漸偪汧隴地皆高卬洪水所不及其受患者唯是鄜延之南渭水之北梁西岐東數百里之地朱子所云一派西滚入關陝者耳呂梁既鑿舍此其曷先邪

洪水初平艱食未奏其田僅第五等而梁岐之間去帝都最近田既青腴轉輸又便故禹汲汲於此地昔秦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蓋由渭泝河由河入汾絳與平陽均此一路禹甸梁山之野通渭水之漕其爲帝都艱食計也切矣及岐而止者蓋岐西地高卬洪水不爲災而東方事急亦無暇西略故也

或問治梁及岐果爲岐東渭北之地則涇屬渭汭漆沮既從荊岐既旅雍州又歷歷言之不亦贅乎曰梁岐之間略爲疏濬其功未畢故必待涇漆沮皆治而後旅荊岐以告平此最後治雍之事非冀州經始之事也又何贅焉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釋文岳又作嶽

傳曰高平曰太原今以爲郡名岳太岳在太原西南山南曰陽正義曰太原原之大者漢書以爲郡名卽晉陽縣是也釋地云廣平曰原高平曰陸孔以太原地高故言高平也下文導山云壺口雷首至于太岳知此岳卽太岳也地理志河東彘縣有霍太山周禮職方氏冀州其山鎭曰霍山卽此太岳是也曾氏曰太原汾水之所出岳陽汾水之所經旣修太原至于岳陽道汾水故也葉氏曰傳言禹能修鯀之功則鯀功不皆廢也蓋有因而修之者焉鯀惟知治太原而不知道壺口以及梁岐此功所以不成故禹必先事壺口梁岐而後修鯀之舊迹自太原以至岳陽也朱氏鶴齡曰今河北多有鯀隄太原岳陽帝都所在鯀必極意崇防禹因其舊而修之成先績也然不以此爲始事者蓋必河道通而汾水之來始有可受禹急於河之大鯀急於汾之下此成功所以殊耳渭按晉陽今太原縣屬山西太原府彘縣今霍州屬平陽府太岳在州東三十里詳見導山岳陽凡太岳山南皆是其地當直抵南河賈讓言禹析厎柱則南河亦施功之處知必在治岳陽時矣曰至于者所以聯絡其兩頭見中間相去之遠也

高平曰原廣平曰陸釋地正相反傳改言高平爲是然不當連太字疏云太原原之大者則太字別

是一義斯為無病矣鯀徒事太原而不知鑿龍門所以無功然壺口梁山之役非神禹何從措手鯀即欲為禹所為亦終不能耳

水經注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 山海經曰管涔之山汾水出焉 [illegible]

南流與東西溫谿合 [illegible] 又南逕汾陽縣故城東 漢立屯農積粟在斯謂之羊腸倉 [illegible] 羊腸阪按汾陽故城在今陽曲縣西北元和志羊腸山在交城縣東南五十三 又南與酸水合 [illegible] 又南出山東南流洛陰水注之 水出新興郡西南 [illegible] 陽曲城北 [illegible] 又南逕陽曲城西 元和志陽曲故城在太原縣東北四十五里 又東南逕晉陽縣東晉水從縣東南流注之 太原即古晉陽城南晉水所謂 [illegible] 太原者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又南逕梗陽縣故城東 [illegible]

又南洞過水從東來注之 [illegible]

又南逕大陵縣東 [illegible]

又南逕平陶縣東文水從西來注之 水出大陵縣西山文谷東到其縣屈南到平陶縣東北東入于 [illegible]

縣西津平陵縣城在縣西南二十五里後魏改為平昌 又南與石桐水合 即綿水也出介休縣之綿山 [illegible]

又西南逕介休縣故城西又南逕冠雀津 在介休縣西南俗謂之雀鼠谷元和志雀鼠谷在介休縣西十二里 [illegible] 十一里靈石縣本介休地 [illegible] 又南入河 [illegible]

東界逕永安縣西 故彘縣也 [illegible] 又東與彘水合 水出東北太岳山禹貢所謂岳陽也即霍太山矣今在趙城縣東北四十 [illegible] 又南逕霍城東 故霍國 [illegible] 縣今為霍州 [illegible] 元和志霍山在霍邑縣東 [illegible] 五十里元地理志霍州有霍山為州鎮 又南霍水入焉 [illegible] 趙城南又 [illegible] 又南逕楊縣西 [illegible]

又南逕高梁故城西 [illegible] 又南逕白馬城西 [illegible] 又南逕平陽縣故城東 城在今臨汾縣西南汾水之西

又南與平水合 水出平陽西壺口山東 [illegible] 又南逕襄陵縣故城西 晉大夫郤犨之邑也城在今襄陵縣東 [illegible] 里 又南逕臨汾縣東 [illegible] 又屈從縣南西流逕絳縣故城北 [illegible] 故城在今曲沃縣南 又西逕虒祁宮北 [illegible] 又西逕魏正平郡南 [illegible] 又西逕王澤澮水入焉 [illegible] 又西與古水合 [illegible] 又西南逕長修縣故城南 [illegible] 又西逕清原城北 [illegible] 又逕冀亭南 [illegible] 又西與華水合 [illegible] 又逕稷山北 [illegible] 又西逕鄧丘北 [illegible] 又西逕耿鄉城北 [illegible] 又西逕皮氏縣南 [illegible] 又西至汾陰縣北西注于河 [illegible]

一里綿亙十丈汾水居其陰西入河漢書謂之汾陰脽應劭曰脽丘類也按漢書武帝元鼎四年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脽音誰今榮河縣北有汾陰故城唐改汾陰曰寶鼎元和志汾水在寶鼎縣北一十五里舊經后土祠下西注于河明隆慶四年東徙由河津縣新灘南入河以今輿地言之靜樂陽曲太原清源交城文水祁縣並屬山西太原府平遙汾陽介休孝義並屬汾州府靈石汾西霍州趙城洪洞臨汾襄陵太平絳州曲沃稷山河津榮河並屬平陽府諸州縣界中皆汾水之所經也

周禮冀州浸曰汾詩魏風曰彼汾沮洳寧孔言晉有汾河涑澮以為淵韓獻子言新田有汾澮以流其惡此四水者晉之望也涑水合洮水至受通稱故亦名洮水經注涑水出河東聞喜縣東山黍葭谷西過周陽邑南洮水合水東出清野山西流合涑水又西逕董澤陂又西至桐鄉城北又西南逕左邑縣故城南故曲沃也又西逕王官城北又西南逕安邑縣西禹都也又西逕猗氏縣故城北又西逕郇城郇瑕氏之墟也又西南逕解縣故城南又西南逕瑕城又西南逕張陽城東又西南屬于陂陂分為二城南面兩陂左右澤渚東陂世謂之晉興澤西陂即張澤也西北去蒲坂十五里左傳子產曰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然則汾洮之待治自古有然朱長孺云智伯謂汾水可浸平陽宋取北漢亦壅汾水灌太原是汾水為河東害甚大禹治之自不容緩豈獨以帝都所在哉渭按川宜宣澤宜障此一定之理鯀欲繼臺駘之業而以治澤者治川以害人者救人能無敗乎

太原在平陽東北左傳臺駘能業其官以處太原即經所謂太原矣亦謂之大鹵春秋昭公元年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三傳皆作太原穀梁云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又謂之大夏左傳遷實沈于大夏史記禹鑿龍門通大夏齊桓公西伐大夏是也又謂之夏虛左傳命唐叔以唐誥而封于夏虛是也又謂之晉陽春秋定公十三年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蓋皆太原之異名周時迫近戎狄故祝佗言成王封唐叔于夏虛疆以戎索籍談言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景王言唐叔受分器以處參虛匡有戎狄杜預曰太原近戎而寒不與中國同其地蓋華戎錯居故穀梁有夷狄曰大鹵之說

詩小雅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周語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于太原後漢書西羌傳穆王西征犬戎獲其五王遂遷戎于太原又云夷王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獲馬千匹又云宣王二十七年遣兵伐太原戎不克本竹書紀年諸所稱太原或以為即禹貢之太原日知錄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毛鄭皆不詳其地其以為今太原陽曲縣者始於朱子呂氏讀詩記嚴氏詩緝並云而愚未敢信也古之言太原者多矣若此詩則必先求涇陽所在而後太原可得而明也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有涇陽縣幵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後漢書靈帝紀段熲破先零

羌於涇陽注涇陽屬安定郡在原州郡縣志原州平涼縣本漢涇陽縣地今縣西四十里涇陽故城是也然則太原當即今之平涼而後魏立爲原州亦是取古太原之名爾計周人之禦玁狁必在涇原之間若晉陽之太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寇從西來兵乃東出者乎故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而國語宣王料民于太原亦以其地近邊而爲禦戎之備必不料之於晉國也若書禹貢既修太原至于岳陽春秋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太原及子產對叔向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則是今之晉陽而豈可以晉之太原爲周之太原乎

司馬相如上林賦[illegible]太原既[illegible]賦長城瀕[illegible]太原高平曰[illegible]古人之通稱也胃　按漢安定郡治高平縣後廢元魏改置曰平高唐爲原州治廣德元年沒吐蕃節度使馬璘表置行原州於靈臺縣之百里城貞元十九年徙治平涼縣西去故州一百六十里故州即元開城縣今固原州也[illegible]西南四十里小爾雅云高平謂之太原則太原當在州界非平涼縣縣乃古涇陽在固原之東玁狁侵及涇陽而薄伐之以至于太原蓋自平涼逐之出塞至固原而止不窮追也

岳陽就附近山南者言之則爲今岳陽趙城二縣岳陽漢猗氏縣趙城漢彘縣地並屬河東郡霍山在岳陽縣西北趙城縣東北蔡氏主岳陽一縣固非然經之所指亦不止此二縣揚雄冀州牧箴曰岳陽是都則堯都平陽亦岳陽也且如華山之陽附近者爲商州而山南之地非商州所可盡衡山之陽附近者爲衡陽縣而荆之南界非此縣所可盡至若岷山之陽更不知其所屆安得專指灌縣爲岷陽哉夫岳陽亦猶是也直抵南河又何疑焉[illegible]至于太岳[illegible]包有[illegible]大率一百有與一千餘里用功而[illegible]也

或問下文云至于衡漳衡漳者水也岳陽果包有南河曷不云至于南河乎曰自華陰而底柱而孟津而洛汭而大伾皆南河也言南河則混而無別侵及覃懷矣然則書至于底柱不亦可乎曰底柱

者河中之山也言岳陽則底柱之功見言底柱則太岳之功不見故不言底柱而言岳陽也

復齋集義曰他所舉山川皆先地後績者觀成功而言也壺口梁岐太原皆先績後地者本用功之始而言也邵氏簡端錄曰載治及修至于皆言施功也諸州言施功例諸此底績至于皆言成功也諸州言成功例諸此渭按篇末云告厥成功則九州所敘似皆以成功言之諸水土之功率繫山川地名之下而此載治修獨繫其上故以爲施功之辭然皆冠之以既則亦是成功矣惟豫州導菏澤被孟豬實施功之辭立文偶爾異同不可強生義

例

覃懷厎績至于衡漳（釋文覃徒南反厎之履反衡如字漳音章謂横漳書作章）

傳曰覃懷近河地名漳水横流入河從覃懷致功至横漳正義曰地理志河内郡有懷縣在河之北蓋覃懷二字共爲一地故云近河地名衡即古横字漳水横流入河故云横漳漳在懷北五百餘里地理志清漳水出上黨沾縣濁漳水出長子縣東至鄴縣入清漳曾氏曰覃懷平地也當在孟津之東太行之西懷襄之時平地致功爲難故曰厎績河自大伾折而北流漳水東流注之地形南北爲從東西爲横河北流而漳東流則河從而漳横矣夏氏（僎）曰冀州三面距

河河爲大患故禹所治自壺口至衡漳皆所以治河之害與夫别流之入於河也金氏（履祥）曰大行爲河北脊脊上諸州並山險唯太行之南懷州瀕河之地平夷廣衍田皆腴美俗稱小江南即古覃懷也渭按懷縣故城在今河南懷慶府武陟縣西衡漳一名降水其入河在今直隸廣平府肥鄉曲周二縣界經所謂北過降水者也詳見導河覃懷厎績則孟津洛汭之河治矣至于衡漳則自大伾引河北載之高地與降水會衡漳治而中間大小諸水亦無不治矣禹治冀至此太原衡漳之南南河之北西河之東東河之西水土悉平可以則壤而成賦矣

河内西阻王屋諸山其北又有太行蔽之與河東隔絶孟門之洪水及太原岳陽而止不能東溢爲災故其役可以差緩

水經注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illegible]）又東過其縣南（[illegible]長子故城）又東過屯留縣南屈逕其城東絳水注之（[illegible]）又東北過潞縣北（[illegible]）又東逕壺關縣北（[illegible]故城）又東逕武安縣南（[illegible]）清漳水自涉縣東南來注之謂之交漳口（[illegible]）又東出山逕鄴縣西又東逕三戸津（[illegible]）又東逕

武城南（司馬彪郡國志[illegible]縣有武城）又東逕梁期城南（地理風俗記曰鄴北五十里有梁期城故縣也）又東逕平陽城北（[illegible]城）又東逕斥丘縣北即裴縣南（[illegible]）又東北逕列人縣故城南（[illegible]）又東逕肥鄉縣故城北（城在[illegible]）又東北逕斥漳縣南（[illegible]）尚書所謂覃懷厎績至于衡漳者也渭按漢志鄴縣東有故大河北入海又廣平斥章縣注應劭曰漳水出治北入河通典云衡漳入河在肥鄉縣界蓋河由鄴東而北漳從鄴北横流至肥鄉斥章二縣界入河故酈氏以爲禹貢之衡漳也以今輿地言之濁漳水出山西長子縣發鳩山（[illegible]）東流經長治縣

西又東北經屯留潞城襄垣黎城平順又東經河南林縣至涉縣東南清漳水注之清漳出山西樂平縣沾嶺（在太原府平定州東南五十里縣西南有沾縣故城）南流經和順遼州黎城又東經河南林縣至涉縣與濁漳合流東經安陽（彰德府治）臨漳（在府東北八十里）又東北經直隸成安縣（在廣平府西南六十里）入肥鄉曲周二縣界（肥鄉在府東南四十里曲周在府東北四十里）禹貢之漳降盡於此矣水經注所敘自平恩以下曰漳曰絳皆後起之名非禹貢之漳降也

蔡傳按桑欽云二漳異源而下流相合同歸于海唐人亦言漳水能獨達于海請以為瀆而不云入河者蓋禹導河自降水大陸至碣石東北入海周定王五年河徙砱礫則漸遷而東漢初漳猶入河其後河徙日東而取漳水益遠至欽時河自大伾以下已非故道而漳自入海矣故欽與唐人所言者如此（說本夏氏）渭按水經或以為漢桑欽作欽成帝時人河自大伾以下非故道即自周定王五年始豈待漢成帝時哉且阜城以下之漳水欽時猶為大河之經流漳未嘗自入海也河徙砱礫乃無稽之妄談辨見導河歷代徙流下

衡漳者河北之利害也昔戰國時魏西門豹史起先後為鄴令皆引漳水溉田以富河內舄鹵化為稻粱後漢元初二年復修故渠以溉田建安中曹

公平鄴又堨漳水迴流東注號天井堰里中作十二墱墱相去三百步令互相灌注一源分為十二流皆懸水門水所溉之處名曰晏澤陂故左思魏都賦云墱流十二同源異口也東魏天平中決漳水為萬金渠亦曰天平渠（在安陽之西北臨漳之西南）唐咸亨三年又引為金鳳菊花諸渠以溉鄴南至德後遂廢宋天聖四年王沿上言今相魏磁洺之田並（音傍）漳水者斥鹵不可耕請募民復十二渠渠復則水分無奔決之患可以富數郡之民詔河北漕司規度而議者謂漳水岸高難開導渾濁不可溉田沿又奏渠田起於戰國前載但言灌溉之饒不言疏導之法唯相州圖經載天井堰魏武所作分十二墱相距三百步互相灌注可見疏導之法必就高阜鑿岸為渠截流為堰然後行水數里方至平田凡渠闊二十四丈則作堰之功可損其半日役萬人五十日而罷若采㳌山之石（㳌山即大伾山在安陽縣）取礌陽之木（礌陽在林縣）給利成之鐵（利成未詳或鐵石）用鄭白渠之法扼中流以作堰下流大渠分置斗門餘水東入於御河或水盛溢則下流閉渠以防奔注復三百年之廢迹溉數萬頃之良田雖勞不可已也議卒不行後沿為河北轉運使導相衛邢趙天平景陂諸渠溉田至數萬頃由是觀之漳水之為利也大矣然冬官不

禹貢錐指卷第二　二三　漱六軒

修溝逆地防水屬(音注)不理(孫音遜)則亦有害曹操慕容垂郭子儀之攻鄴皆引漳水以灌其城此雖出於人爲亦以水勢乘高而下能沈平地故也明正德十五年漳自安陽決而南又東入衛袤百餘里廣四十里土田悉成汙萊其爲害不亦大乎禹治河之餘氾濫雖除而田間積潦不可不疏洩況漳南河北五百里間有沇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溫縣入河)沁水(出上黨涅縣謁戾山南東至河內武德縣入河)清水(出河內修武縣黑山東流至朝歌縣合淇水)淇水(出河內隆慮縣沮洳山東流合清水至魏郡內黃縣爲白溝亦曰清河)蕩水(出河內蕩陰縣西石尚山)洹水(出上黨長子縣洹山東首垣高亭二水皆東流至內黃縣入白溝)諸川左右翼帶禹時並注于河亦循河汾之間包有涑澮等水無論大小皆當盡力此濬畎澮距川之事所謂濬源者也

朱子言禹治水從低處下手使先鑿龍門而下流水未分殺必且潰決四出故以爲自九河碣石始禹謂懷襄之世河從大伾以東早已潰決四出太史公云行平地數爲敗是也不待鑿龍門而始然且龍門未鑿水由地上氾濫而南亦終入於河河中之水不加少龍門既鑿水由地中行復其故道亦只是此水河中之水不加多鑿與不鑿其利害皆在冀於兗青徐無損益也唯是覃懷厎績之後引河北載之高地河東河內大小諸水悉歸於東河崩騰北注向之青徐分受其患者至此兗獨當

之勢甚危急(此時兗當患獨甚故淵注與他州異至十有三載而後同)而恒衛大陸亦瀰漫難治非先疏九河不可故經書二役於田賦之下以見其從其作在九河既道之後不與覃懷之役相連此化工之筆非史臣所能與也

厥土惟白壤(釋文壤若丈反)

傳曰無塊曰壤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正義曰此土色白而壤雍州色黃而壤豫州直言壤不言其色蓋州內之土不純一色故不得言色也曾氏曰冀州之土豈皆白壤云然者土會之法從其多者論也夏氏曰周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則夫教民樹藝與因地制貢固不可不先於辨土也辨土之宜有二白黑之類辨其色也壤墳之類辨其性也蓋草人糞種之法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糞治田疇各因色性而知其所當用禹之辨土所以必致意於此也東陽陳氏(大猷)曰白言色壤言質水患退而後土性復色質辨始可與地利定賦法也渭按夏氏引渴澤用鹿不如引埴壚用豕於經爲切

疏云鄭注周禮十有二壤曰壤亦土也變文耳以萬物自生焉則言土以人所耕而樹藝焉則言壤壤和緩之貌按此經上文言十有二土即分野十

二部上繫十二次保章氏所謂以星土辨九州之地者故云壤亦土也變文耳然則九州之土皆可謂之壤與冀豫雍之壤對墳埴塗泥壚黎而言者有別唯咸則三壤乃通九州言之壤亦土也與十有二壤正同也

說文壤軟土也釋文馬融云壤天性和美也劉熙釋名壤瀼也肥濡意也顏師古注漢志曰柔土曰壤皆與傳意合若鄭所云和緩則由人功所致凡土皆然非州別之質性疏不當取以為義

周禮草人職曰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呼丸反勃壤用狐埴壚用

豕彊檃用蕡彊其兩反檃許覺反輕爂用犬爂匹昭反又撫遙反注云凡所以糞種者謂煮取汁也赤緹縓色也渴澤故水處也潟鹵也貆貒也勃壤粉解也解胡買反下同埴壚黏疏者彊檃彊堅者輕爂輕脃者鄭司農云墳壤多蚡鼠也玄謂墳壤潤解疏云禹貢白壤之屬九等與此騂剛之屬九等不同者以禹貢是九州大判各為一等此九等無妨一州並有其類故不同也渭按草人所言色質略具張華博物志云五土所宜黃白宜種禾黑墳宜種黍蒼赤宜菽芋則但言其色而質不詳職方氏云揚荊宜稻豫幷宜五種黍稷菽麥稻青宜稻麥兗宜四種黍稷稻麥雍冀宜黍稷幽宜三種黍稷稻則但言九州之所宜而色質皆不著總不如草人之備而草人又不如禹貢之精詳也

厥賦惟上上錯錯倉各反

傳曰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上第一錯雜雜出第二之賦又曰此州先賦後田殊於餘州不言貢篚亦差於餘州正義曰往者洪水為災民皆墊溺九州賦稅蓋亦不行水災既除土復本性以作貢賦之差故云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也因九州差為九等上上是第一上上之下即次上中故云雜出第二之賦孟子稱稅什一為正輕之於堯舜為大貊小貊重之於堯舜為大桀小桀則此時亦什一稅俱什一而

得為九等差者人功有強弱收穫有多少此州以上上為正而雜為次等言出上上時多而上中時少也多者為正少者為雜故云第一此州言上上錯者少在正下故先言上上而後言錯豫州言錯上中者少在正上故先言錯而後言上中揚州云下上上錯不言錯下上者以本設九等分三品為之中下下上本是異品故變文言下上上錯也梁州云下中三錯者梁州之賦凡有三等其出下中時多故以下中為正上有下上下有下下三等雜出故言三錯足明雜有下上下下可知也九等所較無多諸州相準為等級耳此計大率所得非上科定也然一升一降不可常

同冀州自出第二與豫州同時則無第一之賦豫州與冀州第一同時則無第二之賦或容如此事不可恒也林氏曰九州之賦計其歲入之總數而多寡相較有此九等冀最多故為上上兗最少故為下下餘州率皆如此非取民之時有九等之輕重也又曰冀州之賦獨先於田者蓋王畿千里之地天子所自治井與園廛漆林之類而征之如周官載師之所任非盡出於田也故以賦屬於厥土之下而餘州皆田之賦也故先田後賦所以異於畿内也

龍子曰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

則必取盈焉此貢之所以為不善也愚謂貢異於助唯無公田耳其取民之制雖云於一夫受田五十畝之中稅其五畝之所收然亦每歲各視其豐凶以為所入之多寡與助法無異非上之人科定此五畝者出穀若干斗斛以為常也藉令樂歲不多取凶年必取盈賦何以有上下錯乎然則龍子之言非與曰龍子蓋有為言之也夏元肅曰戰國諸侯重斂掊克立定法以取民不能因豐凶而損益且託貢法以文過故孟子有激而不其所謂不善者特救戰國之失耳禹法實不然也柯山此解甚妙蓋自魯宣公稅畝以後諸侯廢公田而行貢法取民數倍於古樂歲猶可勉供凶年則不勝其誅求之苦而皆藉口於夏后氏以文其貪暴龍子所以痛心疾首而為是言孟子方勸滕君行助以革當時之弊意在伸助不得不抑貢故舉龍子之言以相形而未暇深求其義理其實龍子所謂莫不善者乃戰國諸侯之貢法非夏后氏之貢法也

或問禹之取民果如助法因豐凶以為多寡則九州之賦何以有定等曰此有其說也消息盈虛天行自然之理州境廣大一歲之中豐凶並見荒於東則稔於西嗇於高則詘於下彼此乘除相去不遠故分而言之則民之所供於上者參差不齊此

國不同於彼國此鄉不同於彼鄉合而計之則上之所得於民者自有定數此州常多於彼州彼州常少於此州雖或有升降之時而要以多者為正少者為雜此其所以有定等也苟曰五畝之稅歲有常科不問其豐凶則貢有如孟子所云凶年必取盈使民稱貸而益之者矣曾謂堯舜在上大禹成賦而有如是之敝法乎哉

錯等之義二孔闕如林氏主豐凶立說蔡傳以為豐凶則九州皆然何獨於冀梁豫揚言之蓋地力有上下年分不同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故拭之等第亦有上下年分然地力上下年分亦非獨

四州爲然也傳氏云錯之爲言非雜也差也九州之賦州内可均齊者則無差等之例如其不可均齊則大槩幾何而或升或降亦任土隨宜可也若此則取民之時有輕重而九等非計歲入之總數矣以理揆之林說近是然其言曰水旱必有所蠲以利民故其所入之總數自有增損夫謂損由於蠲可也而增豈加賦所致乎且禹之立法豐凶元與民共之未嘗有待於蠲也錯等或有或無誠不可曉竊謂禹貢所言唯據各州定賦之後錫圭告成之前十餘年間歲入之常數而第爲九等又槩四州十餘年間豐凶增損不齊之數而名之曰錯

有則書無則闕非以是爲將來之定式而餘州永無雜出之賦也不然天道有盈虧地力有遺盡人功有勤惰語其極致則錯而上下相去有不止於一等者禹安能以目前之所驗而懸定數十百年之升降哉諸家所說皆未允當愚推測及此自謂千慮之一得云

疏云冀出第二時無第一豫出第一時無第二是二州不相易等也或言如此則九等有闕柰何曰就冀豫觀之謂二州互易其等亦可通知不然者以雍揚兖驗之也使雍與揚相易則雍當書下錯梁與揚兖相易則揚當書三錯兖當書上錯矣而經文無之故知二州不相易等也然二州同年雜出而互易其等亦理之所有孔預知之故曰或容如此事不可恒大抵錯等之賦隨時升降即令餘州備言亦不足以窮其變此四錯者猶之發凡起例倣是以類推則無不可見耳

劉原父說此經云聖人預爲推移通變之權而通行於萬世於是舉其輕重之尤者四州而爲錯法焉朱子亦云歲有豐凶不能皆如其常故有錯法以通之愚謂錯等之賦不期然而然禹未嘗預立爲此法凡言錯法者非是若夫推移通變之權則五畝之稅視豐凶以爲多寡歲歲如此不獨在錯

等之年也

禹貢之所謂賦鄭注孔疏皆主穀稅而軍賦不與焉蘇氏始云賦田所出粟米兵車之類而蔡傳取之蓋以周時軍旅之征亦謂之賦周禮大司馬注曰賦給軍用者也小司徒注曰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論語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孔安國注云兵賦也左傳曰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又曰悉索敝賦又曰韓賦七邑又曰魯賦八百乘邾賦六百乘又曰鄭無賦於司馬其所謂賦皆軍賦也故蔡以蘇說爲長而其實不然按周以前無謂兵爲賦者左傳云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此即司馬法一成

之賦也詩正義云成方十里容有五百人其出兵夫則衆不盡行故一車十卒唯七十五人少衆盡行大衆故與出賦異也而稱衆不稱賦則唐虞更可知矣王耕野云九州田賦止是米穀非必兵車此言得之然蘇說亦非獨創仍出於鄭鄭注詩韓奕云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貢賦於天子與禹貢注所言治田出穀者合及注信南山則又曰禹治而丘甸之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夫禹甸之義一也何以梁山爲治田而南山爲兵賦是鄭自言之而自破之也紛紛諸說又何怪焉觀甸服之賦惟納總銍秸粟米則經文自有明徵不煩後人之聚訟矣鄭以周之丘

乘釋禹甸猶以漢之口錢當九賦並非經旨不可援以入禹貢也

冀州天子所自治無貢名其土之所生而供於上者亦謂之賦故賦特繫於土之下田之上林氏況之以載師園廛漆林之征亦但彷像其事不可一一求合新安陳氏云場圃等征載師掌之材木蒲葦等林衡澤虞掌之金錫禽魚艸人牧人圉人掌之他以類推則其法又加密矣堯舜之世恐未必然孟子言王政之善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又云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又云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蓋山澤之利但爲之厲禁使民不妄取而已未嘗有所征也晏子告景公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此言齊之徵斂無度也曾謂洪水初平艱食方奏正孟子所謂王道之始而取民纖悉不遺有如陳氏之所言邪然則冀之土賦其謂之何曰準以八州之貢物則冀賦可知也呂伯恭云八州之貢皆衣服器用之物所謂惟正之供冀之土賦亦當如是蓋惟吉凶禮樂之事用之必不可闕者則視其所有而量取之初非藉以爲富國之資也此不特與叔世無藝之征相去懸絕即周官九職之地貢亦有不可同年而語者

矣

疏云賦以收穫爲差田以肥瘠爲等若田在賦上則賦宜從田田美則賦重無以見人功修否故令賦先於田以見賦由人功此州既見此理餘州從而可知皆令賦在田下欲見賦從田出也渭按孔說非是欲見人功之修否不在田賦先後之間經殊不爲此蓋餘州先田後賦正例也此州兼有土賦故特變例書之以見賦不皆出於田耳林說確不可拔

厥田惟中中釋文中竹仲反又如字

傳曰田之高下肥瘠九州之中爲第五正義曰鄭玄

云田著高下之等者當爲水害備也則鄭謂地形高下爲九等也王肅云言其土地各有肥瘠則肅謂定肥瘠以爲九等也如鄭之義高處地瘠出物旣少不得爲上如肅之義肥處地下水害所傷不得爲上故孔云高下肥瘠共相參對以爲九等上言厥土此言厥田田土異者鄭玄云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曰土據人功作力競得而田之則謂之田田土異名義當然也又曰鄭玄云此州入穀不貢下五百里甸服傳云爲天子服治田是田入穀故不獻貢篚差異於餘州也林氏曰冀獨不言貢篚者冀天子畿內之地無所事於貢篚也夏氏曰田之高下旣分九等

則賦亦當稱是今乃有異同者蓋地有廣狹民有多少則其賦稅之總數自有不同不可以田之高下準之況洪水初平蕩析離居者猶未復業必有偏聚之處故地力有闢不闢人功有修不修是以賦之所入與田之等級如此遼絶也吳氏澄曰田賦之等不同何也賦之九等以各州歲入總數較其多寡而爲高下也數之最多者爲上上田之九等以各州土地所宜較其肥瘠而爲高下也地之最肥者爲上上

劉敞七經小傳曰九州之境有大小之不齊其定田也以田之美惡爲等州雖小而田美則居上州雖大而田惡則居下不復問其大小也其定賦也以賦之多寡爲差州大者其賦多州小者其賦少不盡繫其美惡也渭按冀大賦第一兗小賦第九與劉說合然雍梁大於豫豫賦第二而雍乃第六梁乃第八青徐小於揚揚賦第七而青乃第四徐乃第五是賦之多寡不盡由於地之大小故必兼人功言之而後其義始備

田賦之等非九州攸同無從相校而第其高下然亦唯據告成時言之其告成以後豈竟無遷改孔疏於雍州說九等云治水之後即爲此差在後隨人少多必得更立其等此非永定也斯言實獲我心正者猶難永定則雜出之等愈可知矣

周王畿千里之內亦有貢一是九職所稅太府謂之萬民之貢其目則具於閭師農貢九穀圃貢草木工貢器物商貢貨賄牧貢鳥獸嬪貢布帛衡虞各貢其物是也一是采地所入左傳昭十三年子產曰畀而貢重者甸服也注云謂天子畿內供職貢者蓋畿內有三等采地公卿大夫及王子弟各以其所食之餘輸之於王名曰貢此周制也禹貢則不然采地在侯服而甸服無之千里之內皆天子所自治民以其土之所生上供天子亦謂之賦而九職所稅以人不以土堯時未有故冀無貢也疏云甸服止方千里冀之北土境界甚遥遠都之

國必有貢篚此言良是然禹治冀州之水及太原恒山而止太原恒山以北未暇施功冀之北土尚無定賦安得有貢篚惟是衡漳恒衛大陸之區當爲侯服時已就疆理不知何以無貢豈以帝都距西河裁三百餘里而絶長補短以充千里之數故東方此等肥饒之地皆入甸服雖有所供于上而不名爲貢與義實難曉姑識此以待來哲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釋文從才容反）

傳曰二水已治從其故道大陸之地已可耕作正義曰地理志云恒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入滱水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入滹沱大陸在鉅鹿縣北釋地十

藪云晉有大陸孫炎等皆云今鉅鹿縣廣河澤也廣平曰陸澤雖卑下𡋯帶廣平之地故統名焉曾氏曰恒衛二水在帝都之北而且遠大陸地最卑而河所經故其成功在田賦之後林氏曰恒衛大陸成功在田賦既定之後故不與覃懷衡漳文勢相屬黄氏（度）曰河未入海則恒衛合而爲瀰漫之勢大陸淪爲巨浸河北流不壅恒衛皆順從大陸於是可耕作矣東陽陳氏曰謂大陸爲地者蓋以陸名地也謂大陸爲澤者蓋大陸之旁有澤而因地以名澤也今經言大陸既作則是其地已可耕作而澤則非可以言作矣故孔說爲當渭按上曲陽今爲曲陽縣屬直隸眞定府之定州其故城在縣西靈壽縣今屬眞定府其故城在縣西北恒即滱水衛即滹沱也古今異名耳據黄氏說此二役當在兗九河既道之後故不與覃懷衡漳文勢相屬也

或問恒衛滱滹沱漢志明列爲四水子謂恒即滱衛即滹沱亦有所據乎曰有之水經注云滱水東過上曲陽縣北恒水從西來注之自下滱水兼納恒川之通稱即禹貢所謂恒衛既從也此非恒即滱之明證邪水經無滹沱之目見濁漳易滱巨馬諸篇中僅一二語故衛水無考然酈注凡二水合流言自下互受通稱者不可枚舉則滹沱受衛之

後亦得通稱衛水可知也（薛士龍云恒水東流合滱水至高陽縣入易水[illegible]）不然恒水出曲陽縣西北至縣東北入滱衛水出靈壽縣東北至縣東南入滹沱其所歷不過數十里之地（[illegible]）曾謂是尋常之谿澗而勤禹功之荒度乎哉雖至愚者亦知其無是理矣

周禮職方氏并州山鎭曰恒山其川虖池嘔夷（釋文虖[illegible]反池徒多反嘔[illegible]反一音[illegible]）嘔夷即後世所謂滱水也（[illegible]）山海經曰高是之山滱水出焉東流注于河漢志代郡靈丘縣下云滱河東至文安入大河（[illegible]）過郡五行九百四十里并州

川[illegible]禮記晉人
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注云惡當為虖字
誤也山海經曰大戲之山虖沱之水出焉戰國策
蘇秦說燕曰南有嘑沱易水漢志代郡鹵城縣下
云虖池河東至參合入嘑沱別并州川從河東至
文安入海過郡六行千三百七十里[illegible]此即
禹貢之恒衛也然禹主名山川曲陽以下之滱本

名恒靈壽以下之虖沱本名衛其出高是泰戲者
則恒衛之別源也自周以虖沱嘔夷為并州之川
其名著而恒衛之名遂隱於是冀州二大川以恒
陽溪雷溝河數十里之原委當之蔡氏因目恒衛
為小水而經義幾不可通矣
水經注滱水出代郡靈丘縣西北高氏山即漚夷
之水也[illegible]東南流合溫泉水[illegible]又東逕靈丘縣
故城南入峽謂之隘門[illegible]又東逕廣昌縣南[illegible]又東

逕倒馬關[illegible]又東
南逕中山上曲陽縣北恒水從西來注之[illegible]又東逕中人亭南[illegible]又
東逕樂羊城北[illegible]又東逕唐縣
故城[illegible]又東逕安喜
縣南[illegible]又東逕安國
縣北[illegible]又東北逕解瀆亭北[illegible]又東北逕蠡吾縣故城南[illegible]
又東逕博野縣故城南[illegible]又東北逕侯世縣故
城南[illegible]又東北注陵陽亭東又北左會博水[illegible]

[illegible]又東
北逕依城北世謂之依城河[illegible]又東北逕阿陵縣故城東[illegible]又東北至長城注於易水[illegible]以今輿地言之渾源靈丘廣
昌[illegible]曲陽[illegible]唐縣定州慶都祁州博野蠡
縣高陽安州新安[illegible]任丘[illegible]文安[illegible]諸州縣
界中皆古滱水之所行也宋初猶未改自咸平中

何承矩與塘濼以限契丹戎馬之足於是始引水歸北而文安之瀆遂空其後滹水仍自蠡縣改流經高寧河間雄縣任丘以至文安而不復北行明時則又自雄縣改流入霸州保定界爲玉帶河不復入文安矣此恒水下流變徙之大略也晁以道云今之恒水西南流至行唐縣東流入于滋水元和志滋水在行唐縣南二十六里又東南流入于衡水元和志[illegible]然則恒水之源所謂恒陽溪者亦改流南向合於滹水而曲陽以下瀆同而源則非矣

滹沱大川也水經當自爲一篇頃閱寰宇記鎮州真定縣蒲澤下引水經注云滹沱河水東逕常山

城北又東南爲蒲澤濟水有梁焉俗謂之蒲澤口又滋水下引水經云滋水又東至新市縣入滹沱河又深州饒陽縣枯白馬渠下引水經云滹沱河又東有白馬渠出焉又瀛州河間縣大蒲淀下引水經注云大蒲下導陂滹競奔咸注滹沱是故人因決入之處謂之百道口此四條檢今本無之則似水經元有滹沱水篇宋初尚存而其後散逸滹沱原委不可得詳惜哉歙程[illegible]四十卷[illegible]皆在此五卷之中今本仍爲四十卷則後人析之以充其數耳漢志代郡之鹵城常山郡之蒲吾靈壽南行唐新市信都國之信都河間國之弓高樂成勃海郡之成平東光參戶東平舒文安皆有滹沱河弓高樂成參戶又有滹沱別水而發源經過之地未悉今據元和志所載以補水經之闕

滹沱水出代州繁畤縣泰戲山一名武夫山在縣東南九十[illegible]西南流逕唐林縣東[illegible]又西南逕崞縣東[illegible]又西南逕秀容縣東縣屬忻州[illegible]東轉逕定襄縣北[illegible]又東逕五臺縣西南縣西北至代州一百二十[illegible]又東逕盂縣北[illegible]南逕靈壽縣西南衛水注之[illegible]又東南逕真定縣北[illegible]

又東南逕九門縣西[illegible]又東南逕藁城縣東[illegible]又東逕鼓城縣北[illegible]又東逕深澤縣南[illegible]又東逕無極縣北[illegible]又東北逕鹿城縣西北[illegible]又東逕安平縣南[illegible]又東北逕饒陽縣北[illegible]即此地也自此以下當入瀛莫二州境而元和志亦闕案寰宇記瀛州河間縣西二十里高陽縣東北十四里莫州鄚縣南二里霸州大城縣北一百三

十里文安縣西北三十里皆有滹沱水此即漢志
所云從河東至文安入海者以今輿地言之繁時
代州崞縣忻州定襄五臺盂縣(並屬山西太原府)靈壽眞定
藁城深澤無極(並屬直隸眞定府)束鹿博野(並屬保定府)安平饒陽
(並屬眞定府)高陽(屬保定府)任丘(屬河間府)大城文安(並屬順天府)諸州縣界
中皆古滹沱水之所行也宋初猶未改自塘濼既
興引水歸北而文安之瀆堙廢遂以樂成(今獻縣)之滹
沱別水爲滹沱之正流而故道不可復問明天啓
後漸徙而南至　本朝順治二年自束鹿南決入
冀州與漳水運濤而安平饒陽之地不復有滹沱
矣滹沱在河北羣川中溢決尤甚未有數年不變

者而從冀州合於漳水亦猶黃河之與淮合均爲
古今水道之極變也
東漢以後浮陽(今滄州)參戶(今青縣)東平舒(今大城)章武(今靜海天)
(衛)泉州(今寶坻)諸縣界中漳清合流之瀆即古徒駭
河西漢時大河猶行之者也故漢志云滱水東至
文安入大河滹沱東至參戶合滹沱別從河東至
文安入海是恒衛皆於文安入河也(今文安縣在霸州南少東六十里)
據水經注易水逕容城縣南又東合滱水自下亘
受通稱又東至文安縣與滹沱合又東至泉州縣
南東入于海此即合漳御由潮河至獨流口入海
之道也(御河即衛河潮河即白河)自塘濼興而文安大城諸水多

入白河(即潮河)其行潮河者唯漳御耳古時滱易滹沱
混而爲一自文安會大河入海西漢時猶然而程
泰之謂滹易中高不與河通何邪惟二水皆入河
故禹必先道九河而後治恒衛從河以入海不然
海口壅塞雖欲治二水不可得也
冀州有三大陸一在鉅鹿郡北班固繫諸禹貢又
名鉅鹿澤呂氏春秋云趙有鉅鹿又名廣河澤爾
雅晉有大陸孫炎云今鉅鹿縣廣河澤是也此眞
禹貢之大陸也(詳見下文)一在河內修武縣(古甯邑秦置縣故城在今獲)
(嘉縣西北)左傳定公元年魏獻子田于大陸還卒于甯杜
預云大陸疑即吳澤陂近甯是也一在太原鄔縣

(今爲介休縣地)班固云九澤在縣北是爲昭餘祁并州藪鄔
道元云呂氏春秋謂之大陸是也斯二者皆非禹
貢之大陸也今按呂覽九藪旣云晉之大陸又云
趙之鉅鹿如謂大陸即鉅鹿則一澤不應兩見故
道元以鄔澤當之蓋晉爲唐叔始封大陸宜在其
境內而鉅鹿當戰國時實爲趙地故分爲二澤也
要之廣平曰陸是處有之其大者則謂之大陸猶
之高平曰原亦是處有之其大者則謂之太原耳
然晉之大陸在漢大陵縣界陸恐是陵字之誤
蔡傳引程氏曰大陸云者四無山阜曠然平地杜
佑李吉甫以爲邢趙深三州之地者得之今按漢

志鉅鹿縣禹貢大陸澤在北一而已而唐人所言不一通典有二趙州昭慶縣隋爲大陸縣有大陸澤（昭慶本漢廣阿縣隋曰大陸唐曰昭慶宋更名隆平今在真定府趙州東南一百里寰宇記云大陸澤在縣東北一十里杜家莊）深州陸澤縣有禹貢大陸澤（陸澤本漢下博縣其故城在今深州南唐先天二年分下博及饒陽鹿城地置陸澤縣爲深州治今在真定府東一百里）是也元和志有四邢州鉅鹿縣大陸澤一名鉅鹿澤在縣西北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葭蘆茭蓮魚蟹之類充牣其中澤畔又有鹹泉煮而成鹽百姓資之（鉅鹿本漢南䜌縣亦兼得鉅鹿縣地在今順德府東北一百一十里漢鉅鹿縣在鉅鹿東界人取為鹵鹽以為鹽編用爲書曲之澤也）趙州昭慶縣廣阿澤在縣東二十五里即大陸別名深州鹿城縣大陸澤在縣南十里（鹿城本漢安定縣今爲束鹿縣在保定府西南一百二十五里）又陸澤縣南三里即大陸之澤是也故程泰之謂以邢趙深三州之地爲大陸自杜李始愚竊謂唐鉅鹿縣東境亦漢鉅鹿縣地澤在西北接昭慶界蓋一澤跨二縣之境即班固所云在鉅鹿縣北孫炎所云今鉅鹿縣廣河澤者也而志家唯以平鄉爲古鉅鹿求此澤而不得遂言今盡爲丘隴豈知元和志獨詳於鉅鹿原不在平鄉界邪宋河渠志云大觀元年河決陷鉅鹿縣遷縣于高地又以隆平下溼亦遷之則二縣地勢最卑澤在其間明矣（元和志隆平縣有澤而鉅鹿縣城無之可見四澤實止一澤）唐人亦似知漳水即禹河故以南宮所出之澤瀆爲北過降水以深州之大陸澤爲至于大陸意謂

如此則大陸在過降之後與經適合故不主鉅鹿而取陸澤然枯洚乃漢時漳水之徙流實非禹迹即以爲禹迹此亦是河別爲降不可謂之過也大陸在邢趙二州界而深不與焉傅同叔云凡廣河澤以東其地平廣緜延千里皆謂之大陸是瀛滄亦大陸矣河自大陸又北始播爲九河誠如傅言則許商所謂九河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者將何所容其地邪

大陸禹更有濬畎澮之功非因恒衛既從而遂得耕作也觀復言既可見蓋大陸地形洿下東有大河北有恒衛先是九河未遏恒衛未從合而爲瀰漫之勢平田皆成巨浸至是二水從河以入海禹乃濬其畎澮達於支川其澤亦爲之陂障以資蓄洩而耕作之事以興故復言既明其非一役也

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釋文島當老反夾音協碣其列反按島史記漢書並作鳥鄭康成王肅並讀鳥夷張云孔讀鳥爲島則唐初亦作島字今本作島蓋開元中所改也）

傳曰海曲謂之島碣石海畔山正義曰島是海中之山夷居其上爲島夷王肅云東北夷國也地理志碣石山在北平驪城縣西南是碣石爲海畔山也蘇氏曰河自碣石山南渤海之北入海夾挾也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右顧碣石如在挾掖也林氏曰島夷皮服者言水害既除海曲之夷獻其皮服也禹貢於九州

之末皆載其達於帝都之道周希聖謂天子之都必
求其舟楫之所可至使夫諸侯之朝貢商賈之貿易
雖其地甚遠而其輸甚易此說得之冀州三面距河
是其設都之意實有取於轉輸之利朝貢之便也禹
貢所載上言田賦貢篚之事而於下言所由以達帝
都之道其始末曲折莫不具備而皆以河爲主蓋達
於河則達於帝都故也朱子曰碣石山負海當河入
海之衝自海道夾出碣石之右然後入河而達帝都
也蔡氏（沈）曰島夷以皮服來貢自北海入河南向西
轉而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間故曰夾右也金氏曰皮
服即爾雅所謂東北方之文皮者（[illegible]）都昌陳

氏（大猷）曰此夷狄獻方物以自效與冀州不言貢不
相妨礙鄭氏（曉）曰碣石與島夷連書此即島夷入貢
之道也渭按通典三韓在海島之上朝鮮之東南蓋
即此所謂島夷驪成後漢省說文碣特立之石東海
有碣石山據文穎酈道元所說當在直隸永平府昌
黎縣東南今其地無山以應之辯見導山河謂逆河
凡九州之末皆言貢道然亦所以紀治水之成功曰
夾右碣石入於河則破碣石納河流之事隱然可見
矣
九州之末皆載其通於帝都之道傳以爲禹治一
州之水既畢遂還帝都白所治非也禹欲白所治

不必身入帝都即使身入帝都亦何難於陸行而
必循各州迂迴之水道以廢時失事哉鄭康成謂
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如此
則不當敘於田賦貢篚之後王肅謂功主於治水
故詳記各州往還乘涉之水名今按所載皆達河
之道非有往還乘涉之事諸說皆不可通至周氏
之言出而其義始定此實後人勝前人處謂今必
不古若者曲士之見也
鄭康成云鳥夷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史記正義
以靺鞨爲鳥夷引括地志云靺鞨國古肅愼也在
京東北萬里已下東及北各抵大海其人多勇力

善射弓長四尺如弩矢用楛長一尺八寸青石爲
鏃渭按此即周初所貢之楛矢石弩也然史記言
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北有肅愼東有鳥夷則
自是二種鳥夷非即肅愼且洪水初平肅愼亦未
遽通也今本作島夷薛士龍云海上諸夷濊貊肅
愼之屬按海中之山水繞其四面斯謂之島島夷
唯倭韓可以當之濊貊肅愼等國止東面臨大海
餘皆通陸不得爲島夷
漢書朝鮮傳眞番（音[illegible]）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閼
弗通辰國即三韓地也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二年
東夷韓國人率衆詣樂浪（浪音洛）內附東夷傳韓有

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晉書作弁韓）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貊接弁辰在辰韓之南亦有十二國其南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百濟是其一國焉大者萬餘戶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間地合方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爲限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共立其種爲辰王盡王三韓之地北史新羅者本辰韓種也地在高麗東南辰韓亦曰秦韓相傳言秦世亡人避役來適馬韓割其東界居之以秦人故名之曰秦韓其言語名物有似中國人辰韓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不得自立王辰韓之始

有六國稍分爲十二新羅則其一也唐書東夷傳高麗地東跨海距新羅南亦跨海距百濟百濟扶餘別種也南倭北高麗皆踰海乃至其東則新羅新羅弁韓苗裔也地橫千里縱三千里東距長人東南日本西百濟北高麗今按新羅百濟本三韓七十八國中之二至唐時則有新羅百濟而無三韓之目遼史地理志有高州三韓縣辰韓爲扶餘弁韓爲新羅馬韓爲高麗開泰中聖宗伐高麗俘三國之遺人於遼東界中僑置三韓縣令以遼東爲三韓非也古韓國在朝鮮東南大海中依山島而居水環其四面故曰島夷（[illegible]）

（道經[illegible]此入今新羅百濟往還常由於此蓋河自東漢已後徙從千乘入海故唐時島夷貢船循海南岸入河爲河由碣石入海故西指碣石夾右而入河也）

傳云島夷還服其皮明水害除林少穎曰茹毛飲血而衣皮夷狄之本性不必水害既平而後得服其皮也乃改爲今說王氏炎云北方地寒故服皮南方地暖故服卉東陽陳氏曰非也此自言各有所出耳北方皮服豈夏亦服之乎南方蕉葛豈冬亦服之乎如吉貝木棉皆南方所出然皆非暑服也陳說良是

王伯厚云在高麗界者爲左碣石在平州南者爲右碣石蓋以經文右字屬下讀愚謂經有二荆山

不加南北字以別之有二蒙山不加東西字以別之碣石一而已何用目之曰右果爾則導山之文無右字當爲左碣石矣金吉甫取之殊不可曉馬明衡云行海者有山可見則望山爲準無山可見則望星爲準意碣石是自海達河所望以爲準者固無妨於遠豈必逼近肱腋之下然後謂之右簿居之間邪徐常吉云海水漫天入河之道難認碣石高峙其右由海望之如在右掖也此皆以碣石爲離岸數十里之大山故有是說其實此山不過一海濱之巨石負海當逆河之衝故大禹鑿之以納河自東北逆海而來者帆拂其顛舟檥其足

真如在肱腋之間非但遙望之以爲準也恆泰之于冀北爲漢遼東西右北平漁陽上谷之地其水如遼濡滹易皆中高不與河通故必自北海然後能達河也渭按大遼水出塞外東南流至安市縣西南入海西去碣石五百餘里此誠不與河通濡水一音人朱切出涿郡故安縣東南流至范陽縣合易水入河春秋昭公七年齊燕盟于濡上即此水一音乃官切讀若難從塞外來東南流至絫縣碣石山入海（即今灤河）此正值逆河之尾亦不可謂不與河通也至若滹易二水合流至文安入河它日幽并貢道正須由此而以爲不與河通北來者必由海入大蹬且告成之時冀北尚未制貢此經專爲島夷而設與五郡之地全無交涉也

禹貢錐指卷第二

禹貢錐指卷第三

德清胡渭學

濟河惟兗州（濟子禮反下同兗以轉反渭按禹貢書皆作濟顏氏曰沇本亦水之字從水亦誤林氏曰今古文作泲說文云沇兗州當也其從水從泲者說文云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東音同字異當以古文爲正吳氏曰導水篇所敘兗州之泲兗州之沇實一水也泲兗二字通用說文因二字所以北齊南衛爲二水非也兗史記作沇）

傳曰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正義曰此下八州發首言山川者皆謂境界所及也鄭氏（增）曰禹貢之書所以爲萬代地理家成憲者以其地命州不以州命地也如兗州者當時所命之名後世安知其在南在北故曰濟河惟兗州以濟水河水之間爲兗州也以荆山衡山之間爲荆州故曰荆及衡陽惟荆州濟河者萬代不泯之川也荆衡者萬代不泯之山也使荆兗之名得附此山川雖後世更改移易爲不沒矣渭按濟自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此兗之東南與豫徐青分界處河自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此兗之西北與冀分界處

傳自兗州以下言據者六言距者六正義曰據謂跨之距至也學者師承其說千有餘年於此矣今按據字義說文云杖持也玉篇云依也持也廣韻云依也引也案也跨字義說文云踞也玉篇廣韻並云越也二字之義絕不相謀而疏乃以跨釋據何邪賈生過秦論云秦孝公據殽函之固班孟堅

西都賦云左據函谷二殽之阻此但言秦地東有
殽函非謂殽函之東亦秦地也張平子西京賦云
於後則高陵平原據渭踞涇蓋東起朝邑西盡鳳
翔緜聯數百里皆在渭北故曰據渭非謂跨渭而
南也涇水自北絕原而南入渭則原實東西跨涇
矣故曰踞涇跨本訓踞踞即跨也據踞音同字異
踞有跨義而據無跨義自俗書二字混用（如據鞍或作踞虎踞
或作據一類）而疏遂以跨釋據昔人嫌宋儒訓詁多出己
意不謂唐初已有此弊也然據之與距傳似有異
義而不可曉推尋經旨若河若濟若淮若岱若荊
皆謂二州之間以是山是水爲界彼此所共不得

專屬一州徐揚共是淮何以一言及一言據荊豫
共是荊山何以一言據一言至雍豫兗與冀共是
河何以豫兗皆言距而雍獨言據又如衡陽華陽
同得山南之地何以一言及一言據雍梁之西竝
以黑水爲界何以一言據一言距青徐之岱猶荊
豫之荊何以荊有據而岱無據凡此類紛然雜出
恐傳者涉筆偶爾異同不可以一知半解妄生分
別也自疏以據爲跨而經義始有難通者矣其說
兗州曰濟河之間相去路近兗州之境跨濟而過
東南越濟水西北至東河也此蓋本之漢志漢志
濟陰郡治定陶縣（唐曹州濟陰縣今曹州府定陶縣是）山陽所領縣有成武

（唐亦爲成武縣即今城武）單父（唐亦爲單父縣今單縣是）東緡（唐爲金鄉縣即今金鄉）方與（唐屬兗州爲方與縣
今魚臺縣是）皆在濟水之南二郡志竝屬兗州故以爲兗
州之境跨濟而過不知漢武置十三州自立疆界
不盡與古合安得以漢之兗州爲禹之兗州乎青
之東北據海以爲跨海而有遼東猶可通也荊之
北據荊山則曰此州北界至荊山之北夫衡言陽
則知荊州南跨衡山華言陽則知梁州不得華山
荊山二州無異辭何以知荊北跨荊山而豫獨不
得荊山乎至若雍之東據河則侵入冀域理尤不
可通故改從王肅西據東距之說然黑水絕遠而
雍復跨之亦無是理也揚之跨淮而北不識更以

何地爲徐界梁之跨華陽而東不識更以何地爲
豫界疏亦不能有說以處此矣竊謂跨之一字大
有害於經義鄭漁仲謂禹貢以地命州不以州命
地所以爲萬世不易之書此最善言禹貢者蓋禹
別九州不論廣狹長短唯因高山大川以表界非
若後世郡國犬牙相制之形亦不必截然方整如
碁局兗之南界及濟水而止何用割水之南以附
兗荊之北界及荊山而止何用割山之北以附荊
如疏所言事涉晚近不可以說經故曰跨之一字
大有害於經義也蔡氏於據海據淮據荊山據華
山之南皆改據曰至曰距而兗之據濟如故雍之

距黑水而據河則從疏倒置其字蓋亦以據為跨而理有可通者則因之必不可通者則改之其於夾漈之言終未闕其奧妙也

爾雅濟河間曰兗州注云自河東至濟周禮河東曰兗州而賈疏以為侵禹貢青徐之地者蓋以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知之殷之兗州自河東至濟與禹貢同其徐州自濟東至海亦與禹貢同而周則言河不言濟蓋其境越濟而東得岱矣岱南為徐北為青徐州曰大野既豬是知侵禹貢青徐之地也兗界跨濟唯周制有然以言乎禹貢之兗州則悖矣

兗州有古帝顓頊之虛(杜預曰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禹觀有窮昆吾韋顧之封皆在焉春秋時可考者衛(文公遷于楚丘成公又遷于帝丘)郕胙燕(南燕姞姓)凡四國戰國時為衛魏宋齊趙五國地秦幷天下置東郡碭郡(東北境是)齊郡(北境是)鉅鹿上谷(二郡東境是)漢復置兗州(領郡八)後漢魏晉竝因之唐為河南道之靈昌(滑州)濮陽(濮州)濟陽(曹州)東平(鄆州)等郡河北道之清河(貝州)魏郡(魏州)博平(博州)平原(德州)樂安(棣州)景城(滄州)等郡按以上通典所列有當往屬者東平之須昌鉅野宿城及壽張之東境(此為東原大野之地須昌宿城壽張三縣故城竝在今東平州界鉅野故城在今鉅野縣內)魯郡之任城龔丘(任城今為濟寧州及嘉祥縣之東境龔丘今為寧陽縣地在古濟水東)改屬徐濟陰之南華(在今曹州西今為東明縣)靈昌之匡

城(在今滑縣西今為長垣縣)改屬豫濟陽之長清(今屬濟南府)及東阿之東境(今東阿縣是)平陰之北境改屬青其南境改屬徐也(平陰)(鄆城跨南北故分屬青徐)又有當來屬者冀域信都郡及鄴郡之內黃堯城臨河(內黃堯城二縣故城竝在今內黃縣界臨河故城在今滑縣北)汲郡之黎陽東境其豫域則濟陰之乘氏也(乘氏在今曹州東今為曹州)以今輿地言之河南衛輝府之胙城縣(胙城本在河南自金明昌五年河徙出縣南而縣始為河北地)直隸大名府(長垣東明縣當屬兗濮州開州當屬冀)及真定河間二府之東南境(當以漢時漳水故道為界東南屬兗西北屬冀)山東則東昌府其兗州府則曹州陽穀壽張鄆城濟南青州二府則西北境(以當漢時濟水故道為界西北屬兗東南屬徐青)皆古兗州域也

東南據濟與豫分界當自兗州府之曹州始何以

知之按導水濟入河溢為滎東出於陶丘北又東至于菏菏澤在今定陶縣境經繫諸豫雷夏在今曹州境經繫諸兗故知二澤之間為兗豫之界也濟水至曹州西分為二一水東南流為菏水一水東北流入鉅野澤為濟瀆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左傳云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酈道元云濟水自是東北流出巨澤即此地也濟水又北過東昌府之濮州范縣東與徐分界又北為陽穀茌平東與青分界轉東為濟南府之齊河濟陽齊東青城又東為青州府之高苑博興樂安(樂安縣東北一百十里有琅槐故城漢屬千乘郡古濟水入海處也)南與青分界今歷城以東有小

清河即濟水入海之故道其北爲兗南爲青也
西北距河與冀分界河自今河南衛輝府胙城縣北東至直隸大名府濬縣大伾山西折而北經河南彰德府界中又東北經直隸廣平順德真定河間四府界中東入于海此禹河之故道曲周以下即漢時漳水之所行也詳見冀州
九河濟漯入海竝在兗東徒駭最北八枝次之漯在鬲津之南濟又在漯之南其所入皆勃海也自天津衛直沽口與冀分界南歷靜海縣東又南歷滄州東又南歷霑化利津蒲臺縣東折而東歷樂安縣北以小清河入海處與青分界

九河既道

傳曰河水合爲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正義曰河從大陸東畔北行而東北入海冀州之東境至河之西畔水分大河東爲九道故知在兗州之界平原以北是也釋水載九河之名云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也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塡塞時有故道鄭玄云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夏氏曰九河之名出于一時之偶然初無義訓李巡孫炎郭璞皆附會曲爲之說渭按漢成平東光屬勃海郡鬲縣屬平原郡弓高屬河間國今直隸河間府交河縣東有成平故城東光縣東有東光故城阜城縣西南有弓高故城山東濟南府德州北有鬲縣故城皆漢縣也蓋河自大陸以北禹疏爲九道以殺其勢然後恒衛可得而治大陸盡爲良

田也

漢時言九河以爲不可考者平當云九河今皆寘(寘與塡同)滅馮逡云九河今旣滅難明王橫云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是也然許商所言實有其地就三河推之其餘大槩可知九河豈眞湮滅無遺迹耶而近世學者又患求之太詳凡後人所鑿以通水而被新河以舊號者悉據以爲禹之九河杜氏通典於許商所得之外又得其三鉤盤在景城郡界馬頰覆釜在平原郡界惟太史簡絜三河未詳處所而史記正義云簡在貝州歷亭縣界輿地廣記云簡絜在臨津金地理志云南皮縣有潔河明一

統志云太史河在南皮縣北則此三河者亦皆犂然有其處所矣以漢人所不能知而一一臚列如此可信乎不可信乎蔡傳云或新河而載以舊名或一地而互爲兩說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此言是也于欽齊乘以爲許商孔穎達之言簡而近實後世圖志雖詳反見淆亂某嘗往來燕齊西道河間東履清滄熟訪九河故道蓋背北流衡漳注之河旣東徙漳自入海安知北流之漳非古徒駭河歟踰漳而南清滄二州之間有古河隄岸數重地皆沮洳沙鹵太史等河當在其地滄州之南有大連澱西踰東光東至海此非胡蘇河歟澱南至西無棣縣百餘里間有曰大河曰沙河皆瀕古隄縣北地名八會口縣城南枕無棣溝玆非簡絜等河歟東無棣縣北有陷河闊數里西通德棣東至海玆非所謂鉤盤河歟濱州北有士傷河西踰德棣東至海玆非鬲津河歟士傷河最南比他河差狹是爲鬲津無疑也于氏之論可謂博而篤矣然而求九河者正不必尺寸皆合於禹之故道亦不必取足於九許商言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令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韓牧以爲可略于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宜有益此眞通人之見知此者可與窮經可與治水矣

曾彥和云九河其一不名者河之經流先儒分簡絜爲二非也林少穎以爲不然九河自大陸以北播爲九道其勢均也安得以一爲經流八爲支派哉二說皆誤漢書敘傳云自玆距漢北亡八支其一存者即是徒駭孔疏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說本於此朱子亦以爲然故孟子集注簡漯（畢切爲漯）仍爲二河而蔡傳獨從曾氏何邪

夏允彝禹貢合注曰桓譚新論云河水濁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競引河溉田令河不通利至三月桃花水至則決以其噎不泄也可禁民勿復引河夫引河且不可況分爲九乎然則禹之導爲九河也何居蓋河不可分謂其上流耳若入海之處泄之愈速則河愈通利又何害哉今九河之下即爲逆河殆謂自此而下即海潮逆入矣蓋名雖爲河其實即海也海水內吞九河外灌不惟藉水力以刷沙而海之潮汐亦藉河力以敵之禹之以水治水所爲不可及也又曰要以入海之所固宜分疏之使速泄下流速泄則上流不壅河之利也若未及於海則流分力弱無以刷沙適壅之矣故曰河不兩行兩行且不可況九河歟（敘數謂無此可行理疏留時有爲而除非禹九之河論）

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塡閼八流以自廣（御書中宾略司）鄭康成謂齊桓公塞之蓋據此文言塞

其東流八枝并使歸徒駭也蔡傳曰曲防齊之所
禁塞河宜非桓公所爲閻百詩云此言近理其實
葵丘五命特以約束諸侯躬自犯者多矣奚有於
河惟于欽齊乘曰河至大陸趨海勢大土平自播
爲九禹因而疏之非禹鑿之而爲九也禹後歷商
周至齊桓時千五百餘年支流漸絶經流獨行其
勢必然非桓公塞八流以自廣也論最確余因思
齊桓卒于襄王九年戊寅至定王五年己未甫四
十二年而周譜云是年河徙蓋下流既壅水行不
快上流乃決理所宜然河之患始此矣渭按百詩
之言甚當八流雖非桓所塞而參以周譜則壅自

桓時亦非妄緯書不盡無稽也
九河之地爲海所漸王橫之言誠誤若程大昌云
酈道元亦謂九河苞淪于海則善長實未之有也
按酈氏三言碣石淪于海中而九河不從橫説第
五卷河水注云自鬲盤東光河間樂成以東城地
並存川瀆多亡第十卷淖水注云九河既播八枝
代絶遺跡故稱往往時存此與許商鄭康成所言
如出一口而程氏與碣石連舉遂使酈亭負此長
寃吁可怪也

雷夏既澤灉沮會同 釋文灉徐音邕王于用反沮七餘反渭按説文史記漢書並作雝

傳曰雷夏澤名灉沮二水會同此澤正義曰洪水之
時高原亦水澤不爲澤雷夏既澤高地水盡此復爲
澤也於澤之下言灉沮會同謂二水會合而同入此
澤也地理志云雷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黄氏曰澤
資二水灌輸蔡氏曰澤者水之鍾也渭按今山東兗
州府曹州東北六十里有成陽故城北與東昌府濮
州接界雷夏在曹之東北濮之東南史記云堯作游
成陽舜漁於雷澤即此灉沮二水漢志無文括地志
曰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郭外西北 唐雷澤縣本漢成陽縣元和志雷澤縣西北至濮州九十里按此則唐成陽廢後以其地置雷澤縣宋因之金又廢今曹州東北六十里故雷澤城是也 灉沮二水在澤
西北平地元和志曰灉水沮水二源俱出雷澤縣西
北平地去縣十四里又曰雷夏澤在縣北郭外灉沮

二水會同此澤與孔傳符矣韓汝節云雷夏既澤志
濟之治非也禹治濟之功徐爲多觀大野東原之文
可知其於兗也自九河而外導雷澤之下流以注於
濟而又濬灉沮之故道以歸於澤使桑土復常而其
事畢矣
周禮兗州其浸盧維鄭注云當作雷雍引此雷夏
既澤爲證蓋以雷爲雷澤雍爲灉水也通典不從
鄭説云盧水在濟陽郡盧縣濰水在高密郡莒縣
今按濰漢志一作維故杜氏以職方之維爲禹貢
之濰然周時徐并於青兗不得越青而東有濰濟
陽之盧水古不著名他書亦少見竊謂周禮多古

字霝似盧雖似維以字形相近而誤鄭破盧維爲
雷雍殆不可易二水合以注澤則言雍固可該沮
也
水經注云瓠子河故瀆自句陽縣西（句陽故城在今曹州北）又東
逕雷澤北澤在大成陽故城西北十餘里其陂東
西二十餘里南北十五里即舜所漁也又云雷澤
西南十里許有歷山山北有小阜澤之東北有陶
墟郭緣生言舜耕陶所在墟阜聯屬濱帶瓠河其
北即廩丘縣（今范縣東南有廩丘故城）瓠河與濮水俱東流經所謂
過廩丘爲濮水者也然則雷澤在瓠河之南成陽
故城之西北陶墟之西南歷山之東北矣近志言

雷澤處所不甚分明故詳錄之
山海經曰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頭鼓其腹則雷
此正太史公所不敢言者酈善長注水經尚無取
於此而蔡氏引之以釋禹貢何其不知所擇也明
李之藻曰澤底有巉石深竅冬至前水吸而入如
巨雷鳴故名雷澤（見許氏九州山水考）此亦奇不知出何典記
抑或身歷其地而得之今復然否
孫氏曰既澤者尚未爲澤今始爲澤也既豬者向
已爲澤今復舊也（朱子語錄言有一本作曾書解作此說曾是曾彥和也）竊謂雷夏本
非澤而禹洿之使爲澤豈行其所無事與當從舊
說蓋兖地卑下受患最深橫流之時雷夏不見其

爲澤也水退則復爲澤故曰既澤他州雖有水患
而澤形如故但其水時旁溢爲害禹立陂以障之
耳故曰既豬然下文云九澤既陂則雷夏亦有陂
可知水經注所言陂東西二十餘里南北十五里
蓋禹迹也
蔡傳灉沮二水名曾氏曰爾雅水自河出爲灉許
慎云河灉水在宋又云汳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
蒙爲灉水東入于泗水經汳水出陰溝東至蒙爲
狙獾（[illegible]）則灉水即汳水
也灉之下流入于睢水地志睢水出沛國芒縣睢
水其沮水歟晁氏曰爾雅自河出爲灉濟出爲濋

求之於韻沮有濋音二水河濟之別也二說未詳
孰是謂按汳沮皆出豫入徐於兖無涉水經注云
濮陽縣北十里即瓠河口禹貢雷夏既澤灉沮會
同爾雅曰水自河出爲灉許慎曰灉者河灉水也
其意以瓠子爲灉此則在兖域然禹河不經濮陽
以瓠子爲禹貢之灉亦非也沮雖有濋音今考水
經注氾水西分濟瀆逕濟陰郡南爾雅曰濟別爲
濋昔漢祖即帝位於氾水之陽張晏曰在濟陰界
也（氾音汎今曹縣定陶皆有氾水）氾水又東合荷水而北注於濟瀆然
則濋水即氾水出入皆在豫域安得讀沮曰濋以
當之耶韓汝節謂汳睢在豫徐之境無預於兖而

兖州自有灉沮其說是矣然以小清河爲沮以章
丘縣之漯水入小清河者爲灉則又大非括地元
和志明有灉沮二水出雷澤縣西北平地(寰宇記同)而諸
儒皆莫之考妄引他水於經奚當焉
爾雅先儒以爲周公作或以爲子夏作皆無明徵
大抵多後人所附益如水自河出爲灉濼汳水而
言禹時未有鴻溝南河不與淮泗通也今曹州南
二十五里有灉河自東明縣流入又東北入鄆城
縣界志以爲即禹貢之灉妄也此乃段疑決河之
後河水分流始有此名耳禹時河由大陸去此甚
遠安得有別出之灉竊謂灉沮皆濟水所出而河
不與焉何則濟性勁疾故屢伏屢見皆自平地中
涌出於滎播陶丘之外復有此二源唐書許敬宗
傳云濟伏而至曹濮散出於地合而東夫曰散曰
合則非獨陶丘一竇可知矣雷澤縣正在曹濮之
間而灉沮出其西北其爲濟水無疑它如管城之
京水新鄭之溱水管縣之百脉水歷下之七十二
泉皆側近滎濟從平地中涌出蓋亦此類不得泥
爾雅之文謂灉出於河沮出於濟也
或疑灉沮不入雷澤余按裴駰史記集解引鄭康
成說云雍水沮水相觸而合入此澤中百詩曰下
一觸字鄭蓋以目驗知之殆無可疑惟雷澤之下

流未知何往大抵不南注濟則北注濮濮亦終歸
于濟也
王晦叔云九域志濮州有沮溝即禹貢灉沮會同
者而二源杳無蹤跡蓋五代以後河流經此蕩滅
無存也今州境有古黃河二道一在州北自開州
流入又東北入范縣界此東漢時經流至唐宋皆
行之一在州東六十里自曹州流入又北入范縣
此五代以後決河所經也州東南九十里有成陽
故城與曹州接界其西北爲雷澤縣澤在縣之西
北二源又在澤之西北去縣十四里河舊行州北
距二源頗遠故得無恙迨梁末段凝決河水以限
晉兵而決口日大屢爲曹濮患宋太平興國八年
天禧三年河決皆泛溢曹濮間二源適當其衝爲
河所陷久之河去而空竇淤塞水不復出矣然史
記集解正義元和寰宇等書幸而未亡談禹貢者
豈竟東之高閣而不視邪宋人惟易祓知之而不
能力主其說惜哉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釋文蠶在南反)
傳曰地高曰丘大水去民下丘居平土正義曰宜桑
之土既得桑養蠶矣洪水之時民居丘上於是得下
丘陵居平土矣釋丘云非人爲之丘孫炎曰地性自
然也計下丘居土諸處皆然獨於此州言之者鄭玄

云此州寡於山而夾川兩大流之間遭洪水其民尤
困水害既除於是下丘居土以其免於厄尤喜故記
之蔡氏曰蠶性惡濕故水退而後可蠶然九州皆賴
其利而獨於兗言之者兗地宜桑後世之濮上桑間
猶可驗也王氏炎曰今德博河間產絲最多其地宜
桑可知識之者農桑衣食本故也王氏樵曰蠶性惡
濕於下土非宜兗地宜桑於水退始宜故獨於兗志
之鄧氏實曰桑土蠶以物知土陽鳥居以物知水[illegible]
按爾雅蟓桑繭郭璞云食桑葉作繭者即今蠶秦湛
蠶書曰考之禹貢揚豫幽雍不貢繭物兗篚織文徐
篚玄纖縞荊篚玄纁璣組豫篚纖纊青篚檿絲皆繭
物也而桑土既蠶獨言於兗然則九州蠶事兗爲最
予游濟河之間見一婦不蠶比屋詈之故知兗人可
爲蠶師也[illegible]降丘宅土傳謂就桑蠶茅氏
匯疏云此所謂得平土而居之不必言就桑蠶也
衛之封域東得桑土之野楚丘帝丘皆是也其詩
曰降觀于桑又曰說于桑田又曰期我乎桑中又
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此木屢見於歌詠則其多
可知樂記云桑間濮上桑間即桑中其地在濮水
之上也雷夏灉沮皆與濮州接壤故桑土既蠶相
繼言之濮州舊志云兗之桑濮爲上入其境陰蔽
阡陌當蠶而治絲帛者比鄰至不相往還帛成可

以衣衆室其餘則貿之衛風稱抱布貿絲蓋自昔
而已然矣渭按左傳晉公子重耳在齊將行謀於
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而史記貨殖傳言鄒
魯濱洙泗頗有桑麻之業又曰齊魯千畝桑其人
與千戶侯等又曰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是青
徐之土亦宜桑也詩魏風曰彼汾一方言采其桑
又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貨殖傳曰燕代田
畜而事蠶是冀土有宜桑者孟子言文王養老之
政樹墻下以桑匹婦蠶之而豳風七月之二章三
章詠蠶桑事甚悉是雍土亦有宜桑者也古者蠶
桑之利北土爲饒觀秦氏蠶書及濮州舊志所言
則近世猶未之改不知何時稍衰而吳越之間獨
擅其名賦斂亦因以加重遂有杼柚其空之歎古
今事變之不同有如此者
兗少山而丘頗多其見于經傳者曰楚丘[illegible]帝
丘[illegible]旄丘[illegible]鐵丘[illegible]瑕丘清丘[illegible]廩
丘[illegible]敦丘[illegible]皆在濮水之濱桑
土之野故經繫降丘宅土於桑土既蠶之下說文
丘土之高者廣雅小陵曰丘兗地最卑丘非山比
當氾濫之時而其上猶可以居人益信懷山襄陵
謂孟門之洪水而非泛言九州之災矣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釋文墳扶粉反[illegible]

傳曰黑墳色黑而墳起繇茂條長也林氏曰墳者土膏脈起也左傳公祭之地地墳是也九州惟此與徐揚言草木者孔疏云三州偏宜草木也此說不然按三州最居下流其地卑濕沮洳洪水爲患草木不得其生至是或繇或條或夭或喬而或漸苞故於三州特言之以見水土平草木亦得遂其性也東陽陳氏曰兗徐揚居河濟江淮下流水未平則爲下濕於草木非宜水既平則爲沃衍於草木尤宜故三州特言草木畼按釋文馬云繇抽也視茂義爲優吳幼清從之言兗水最甚草木至是始抽始長與徐揚不同也孟子言洪水氾濫草木暢茂而三州之草木必待水土既平然後得遂其性何也蓋孟子所謂暢茂者乃山陵林麓高卯之地蒙籠鬱塞之狀經所謂繇條者乃平土樹藝五穀之地必水退而後草木得遂其性欣欣有向榮之意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釋文馬鄭本作十[illegible] 漢人[illegible]

傳曰田第六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正義曰諸州賦無下下貞即下下爲第九也林氏曰兗州之賦必待十有三載然後同於餘州非謂此州治水至十有三載而後成功也果爾則其文勢不應在降丘宅土之下蔡氏曰兗當河下流之衝水激而湍悍地平而土疏被害尤劇今水患雖平而卑濕沮洳未必盡去土曠人稀生理鮮少必作治十有三載然後賦法同於他州此爲田賦而言故其文屬於厥賦之下先儒以爲禹治水所歷之年且謂此州治水最在後畢州爲第九成功因以上文厥賦貞者爲賦亦第九與州正相當殊無意義其說非是王氏充耘曰兗受患最深水土既可耕作矣又必寬之十三年待其一紀之後歲星一周天道變於上地力復於下然後使供輸比同於他州蓋因其受患之深所以優恤之至渭按林蔡王三說大槩得之而有所未盡韓康伯注易貞勝曰貞正也一也貞訓正兼有一義厥賦貞謂十二歲之中賦法始終如一也蓋禹制五畝之稅視

歲之豐凶以爲多寡而兗獨有異受患最深墾辟不易禹立一至少之則歲以爲常雖遇豐年亦不多取而寬以待之至一紀之後第十三載然後賦法同於他州亦視其豐凶以爲多寡也九州之賦唯缺下下兗賦至少固當第九而經不言下下何也兗賦法異於他州言貞則其義見言下下則其義不見故不曰厥賦惟下下而曰厥賦貞也

易文言曰貞固足以幹事是貞亦兼有固義內卦爲貞外卦爲悔本卦爲貞之卦爲悔貞皆其不動不變者厥賦貞當作此解蘇氏謂賦隨田高下者正也此州田中下賦亦中下田賦皆第六故曰貞

夫九州之賦相校為等差豈有雍賦旣第六而兗
復第六之理蔡傳云兗賦最薄言君天下者以薄
賦為正也說本曾氏然則他州之賦皆不正乎哀良貢
曰什一者堯舜中正之法重則桀輕則貉謂賦以
薄為正殊非大道朱氏云貞者隨所卜而定之之
名也蓋兗與他州不同水患雖平為虛未卜故必
作十有三載歷歷試之然後得其一定之法而賦
始年年齊矣按袁之駁蔡誠是而以貞為卜義亦
未當金吉甫云貞字下下字也古篆凡重字者於
上字下添二兗賦下下篆從下二或誤作正遂謂
為貞此說尤非經果曰厥賦下下則下文義不可
通矣

禹貢言作者四冀大陸旣作青萊夷作牧荊雲夢
土作乂及此作十有三載乃同是也彼三州皆以
作為耕作則此州何獨以作為治水邪總由漢儒
錯解此經以十有三載為洪水初平之年後人遂
踵其謬耳今按禹之治兗疏九河瀹濟漯潭雷夏
會灘沮而其功已畢民皆降丘宅土矣豈必遲之
又久而後平乃始有賦法也哉以初年所入之數
為準一紀之中槩從其薄貞一而不變此即是兗
之賦法而與他州不同至十有三載地力加厚人
功益脩乃同於他州耳後世募民開墾之法數年

後起科漸加與熟田等亦即此意春秋傳曰美惡
周必復周謂歲星十二年一周天也十有三載其
惡復為美之時乎

厥貢漆絲釋文漆音七

傳曰地宜漆林又宜桑蠶正義曰任土作貢此州貢
漆知地宜漆林也周禮載師云漆林之征故以漆林
言之林氏曰八州之貢揚荊最多兗雍最寡各因其
地之所有而不強之以所無也雖有多寡然皆以其
所入準其高下以充每歲之常貢是以有多寡而無
輕重呂氏曰九州之貢皆服食器用之物所謂惟正
之供渭按衛文公還于楚丘其詩曰樹之榛栗椅桐
梓漆是亦兗土宜漆之一證也

厥篚織文按篚漢書皆作棐顏氏云與篚同

傳曰盛之篚篚而貢焉正義曰織文織而有文者也
鄭玄云貢者百工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
女功故以貢篚別之歷檢篚之所盛皆供衣服之用
入於女功如鄭言矣其無厥篚者州無入篚之物故
不貢也曾氏曰謂之織文則繪畫組繡而有文者不
與矣林氏曰古者幣帛之屬皆盛於篚蘇氏引篚厥
玄黃為證是也夏氏曰參考餘州徐篚玄纖縞揚篚
織貝荊篚玄纁璣組豫篚纖纊皆可充衣服之物若
夫青之檿絲雖不充衣服然爾雅注謂檿絲出東萊

以織繒堅韌異常則亦可充衣服故篚之染雍有貢
無篚以其不宜也蔡氏曰篚竹器筐屬也吳氏曰織
文綾羅之屬渭按篚供幣帛之類入於女功其即周
官之幣貢服貢與
疏云漢世陳留襄邑縣置服官使制作衣服是兖
州綾錦美也按水經注引陳留風俗傳云襄邑縣
南有渙水故傳曰睢渙之間出文章天子郊廟御
服出焉尚書所謂厥篚織文者也襄邑在豫域不
當引兖篚為證疏承其謬
孔傳云織文錦綺之屬吳氏揚州注曰染其絲五
色織之曰織貝不染五色而織之成文者曰織文
故以為綾羅之屬而不言錦蓋錦必染絲以織也

其義較長今從之
浮于濟漯達于河漯以天合反　舊讀作他合反
傳曰濟漯兩水名因水入水曰達正義曰地理志云
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過郡三
行千二十里其濟則下文具矣因水入水謂不須舍
舟而陸行也蔡氏曰舟行水曰浮漯者河之枝流也
兖之貢浮濟浮漯以達于河也帝都冀州三面距河
達河則達帝都矣渭按今山東東昌府朝城縣西有
東武陽故城青州府高苑縣北有千乘故城皆漢縣
河謂南河之尾漯首受河處也孟子曰禹疏九河瀹

濟漯皆在兖域而經於濟漯不言施功以貢道見之
曰浮于濟漯則二水之治可知矣其立文簡奧類如
此也
傳云順流曰浮張子韶取之以釋荊州之貢道而
傅同叔為之辯曰豫貢浮于洛達于河順流也雍
貢浮于積石至于龍門順流也而濟漯受河而東
流兖貢浮濟漯以達于河果為順流乎況荊貢所
謂浮于江沱潛漢正如程氏各隨其便之說而逾
洛則是泝漢而上無水可以通河故捨舟陸行以
入洛由洛以至于河耳又安可謂浮漢為順流乎
今按傅說良是浮者舟行水上之謂沿泝同辭貢
道言浮者七傳所舉五州之外唯青貢浮于汶達

于濟亦為順流而梁貢浮于潛逾于沔有沿有泝
安國不究經始末而輕為之解其謬顯然無俟猶
有取焉何也
濟漯之漯說文本作濕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从水㬎聲桑欽云出平原高唐他合切燥濕
之濕說文本作溼幽溼也从水一所以覆也覆而有土故溼也㬎省聲失入切隸改曰為
田又省一糸遂作漯而濕轉為溼濕溼二字混而
無別漢千乘郡有濕沃縣漯水之所經故名而地
理志訛為溼司馬彪魏收皆承其誤惟水經注作
漯沃當從之
漢志東郡東武陽縣下云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

入海（東武陽即今朝城縣應劭曰在武水之陽顔曰漯水亦或武水也其故城在今縣西十里縣屬千乘郡後漢始改郡爲樂安國顔引班志不當加樂安二字）又平原郡高唐縣下云桑欽言漯水所出今按禹引河自大伾山西折而北循大陸東畔入海而漯首受河自黎陽宿胥口始不起東武陽也水經注所敘河水自宿胥口又東右逕滑臺城（故白馬縣治在今滑縣西南）又東北逕黎陽縣南（黎陽故城在今濬縣東北）又東北逕涼城縣（在今滑縣東北）又東北逕伍子胥廟南（廟在胥城丘郡界今清豐縣大西境是）又東北爲長壽津河之故瀆出焉（津在今滑城廢縣東北六十里）河水又東逕鐵丘南（元和志鐵丘在滑州衞南縣東南十里衞南本漢濮陽縣地也丘今在開州之西南）又東北逕濮陽縣北（開州西南二十里有濮陽故城）又東北逕衞國縣南（衞國故城即古觀也其故城在今觀城縣西南當之南境開州之北境皆得其地）又東逕鄄城縣北（今濮州東二十里有鄄縣故城）又東北

（唐作九台也）又東北逕范縣之秦亭西（春秋書築臺于秦者也今范縣東南二十里有秦亭）又東北逕委粟津（寰宇記觀城縣東南六十七里有委粟故關與津相近）皆古漯水也自周定王五年河徙從宿胥口東行漯川至長壽津始與漯別其津以西漯水之故道悉爲河所占而上游較短矣然河之故瀆不經東武陽亦不經高唐迨漢成帝建始末河決館陶（屬魏郡）由東武陽絕漯水而東北至高唐又絕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雖嘗塞治而故道猶存王莽始建國三年復決於此莽爲元城冢墓計不隄塞明帝永平中王景修之遂爲大河之經流自是委粟津以西漯水之故道又爲河所占上游益短矣漯水一出於武陽再出於高唐據成帝後言之耳（詳見漢河歷代徙流下）水經注委粟津河北即東武陽也漯水出焉（河自北與漯別東北逕東阿茌平等縣至千乘入海）漯水上承河水於武陽縣東南而北逕武陽新城東引水自東門石竇北注於堂池水市隍塹於城東北合爲一瀆東北出郭逕陽平縣之岡城西（陽平故城今朝城縣治岡城在縣西南七里而與莘縣廣陽平縣地有武陽城無此水矣元和志武陽在朝城縣東十步蓋即此水也寰宇記云故漯今經朝城縣西門外少南二里許有大陂廣十餘里其東北舊城西東與陽穀縣連兩大陂東夏津清平故城古漯河所匯處）又北絕莘道城之西北（今莘縣北十二里有莘亭故城）又東北逕樂平縣故城東（本漢清縣漢章帝更名樂平其故城在今堂邑縣東南一十里）又北逕聊城縣故城西（城在今聊城縣西十五里）又東北逕清河縣故城北（城在今清平縣南清平本漢貝丘縣其西南有貝丘故城）又東北逕文鄉城東南（城亦在清平縣南）又東北逕博

平縣故城南（城在今博平縣西北二十里）右與黃溝合（溝承聊城郭水東北出至清河城北）又東北逕援縣故城西（又東北逕援城北春秋所謂聊攝以東也又東北逕茌城又東北出高唐縣東注漯水）（杜預曰援城今在高唐縣西南漢志作瑗）又逕高唐縣故城東（左傳哀公十年趙鞅帥師伐齊取犁及轅毀高唐之郭杜預曰祝阿縣西北有高唐城今在禹城縣西四十里高城本漢祝阿縣）桑欽地理志曰漯水出高唐余按穆天子傳稱丁卯天子自五鹿東征釣于漯水以祭淑人丁巳天子東征食馬于漯水之上尋其沿歷逕趣不得近出高唐桑氏所言蓋津流出次於所聞（音于）也俗以是水上承於河亦謂之源河矣（源河乃漯之別出者桑欽惟知此而不知起東武陽則疎矣河既與漯合復分爲二漯由漯陰故城北河由平原故城東蓋自高唐以西至武陽河在南而漯在北自高唐以東至海則漯在南而河在北矣今禹城縣南有源陽故城唐縣在原河之北故名）漯水又東北逕漯陰縣故城北（伏琛謂之）

漯陽城地理風俗記曰平原漯陰縣今自漯亭是也按臨邑縣西有漯陰故城元和志漯水北去臨邑縣十里又東北逕著縣故城南城在今齊陽縣西南著音竹慮反又東北逕崔氏城北城在今章丘縣西北又東北逕東朝陽故城南城亦在章丘西北又東逕漢徵君伏生墓南碑碣尚存又東逕鄒平縣故城北城在今鄒平縣北與齊東縣接界又東北逕東鄒城北今青城縣界有東鄒故墟又東北逕建信縣故城北應劭曰在千乘西北五十里今在高苑縣西北又東北逕千乘縣二城間伏琛云千乘城在齊城西北一百五十里隋會水即漯之別名也元和志千乘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二十五里又東北爲馬常坑坑亦在千乘縣界玉篇坑音胡郎切地名今據下文里數則坑乃澱泊之類坑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亂河枝流而入于海第五卷河水注云河水自千乘縣東北又東分爲二水枝津東逕甲下城南東歷馬常坑注于海又第八卷濟水注云濟水自甲下邑南東歷琅槐故城北又東北河水枝津注之蓋即漯之所歸也此自西漢末以迄後魏漯川之原委也以今輿地言之濬縣滑縣開州清豐並屬直隸大名府觀城濮州范縣朝城莘縣堂邑聊城清平博平並屬山東東昌府禹城臨邑濟陽章丘鄒平齊東青城並屬濟南府高苑屬青州府諸州縣界中皆古漯水之所經自宋世河決商胡朝城流絕而舊迹之存者鮮矣

蔡傳云地志漯水出東郡東武陽至千乘入海程氏以爲此乃漢河與漯殊異然亦不能明言漯河所在未詳其地也陳師凱曰程氏貢道圖云漯受河於武陽此漢河而非禹河愚按其意非指漯爲漢河蓋言今自漯入河處所受河水乃漢以後所徙頓丘之河非禹時澶相以北之河也其漯水仍以東武陽爲是料河水未徙之前其自漯入河處則又過武陽以北之地也即無與漯殊異之文故不別言漯所在耳此言足以正蔡氏之謬且水經注所敘漯水原委極其明確蔡氏東諸高閣而不觀乃以爲其地不可得詳僅以河之枝流一語了之如此顢頇亦何裨於禹貢耶

困學紀聞曰太史公班孟堅謂禹釃二渠以引其河一貝丘一漯川李垂導河形勢書云東爲漯川者乃今泉源赤河北出貝丘者乃今王莽故瀆而漢塞宣房所行二渠蓋獨漯川其一則漢決之起觀城入蒲臺所謂武河者也渭按赤河在今東平州西北及東阿縣北五代周顯德初命宰相李穀治楊劉決河其不復故道者離爲赤河及游金二河歐陽脩所稱游金赤三河是也古漯川不行東平界中以赤河爲漯川殊謬武河者武水也水經注云即漯水亦不聞爲漢決之凡垂書所言舊迹多不可信大抵如此

孟康云河自王莽時遂空唯用漯耳其實河行漯川獨武陽以上則然而武陽以下河漯仍自別行應劭曰河盛則通津委海水耗則微涓絕流謂漯自高唐以東以河之消長爲盈涸非謂河行漯以入海也觀水經河漯各有其道酈善長云河于漯

漯之北別流注海今所輟流者惟漯水耳（見第八卷濟水條）然則漯入海處後魏時雖已輟流而故道猶存未嘗爲河所占況東漢之世乎今大清河自歷城以東皆漯川故道五代晉後屢爲黃河所行其濵州以下則又非漯矣漯入海處終未嘗爲河所占也

明一統志云漯河在章丘縣北七里源出長白山西北流入小清河焦弱侯指爲禹貢之漯謂按漯上承河水非山源也亦不於章丘縣北入小清河據元和志章丘縣有濟水即今小清河也水經注云濟水東逕菅縣故城南（城在章丘縣西北二十五里）右納百脉水水出土鼓縣故城西又東北流注于濟濟水又東有楊渚溝水出於陵故城西南而北逕土鼓城東又西北逕章丘城東又北流注于濟也於陵故城在今長山縣西南楊渚溝水由章丘城東而北入小清河寰宇記謂之獺河齊乘云在章丘縣東七里出長白山之王村峪（山在長山縣西南二十里元和志引齊記曰於陵城西三里有長白山）其後小清之上流淤塞章丘鄒平長山界中故瀆爲獺河之所行俗遂以獺爲漯齊乘云小清河自鄒平又東逕長山新城今爲漯河經流矣此即楊渚溝一名獺河者字隨聲變與禹貢之漯全無交涉也

或問河南之濟伏見斷續若以爲貢道則必有舍

舟從陸之事法當如荊梁書逾而經無其文何也曰滎澤渟而不流其水潛行地下至陶丘復出爲濟（詳見導沇）中間相去約四百里皆須陸行聖人重勞民貢道必不由此其所謂浮于濟漯達于河者蓋自陶丘之東浮濟而北由漯以達河本無所逾故不言逾也或又曰漢與洛潛與沔皆二水而異名故言逾陶丘滎澤一濟也故不言逾曰苟有舍舟從陸之事則必書逾何論一水二水乎唯本無所逾故不言逾也

濟漯二水爲東南四州貢道之所必由非獨兗也青承兗曰達于濟則由濟入漯可知矣徐承青曰達于菏則由菏入濟可知矣揚承徐曰達于淮泗則由淮入泗由泗入菏可知矣淮通泗泗通菏菏通濟濟通漯漯通河四州之貢道無不由濟者而總與陶丘滎澤之間無涉此其所以不言逾也

禹時濟實通漯林少穎云案經文無濟漯相通之道非也但孔疏云從漯入濟自濟入河則必有舍舟行陸之事是爲大謬耳周希聖更定其文曰由濟而入漯由漯而入河經旨灼然矣近惟朱長孺深知此意其所著禹貢長箋曰古時濟漯通流漢以後遂不相屬孔疏與經文所次水道不合當是從濟入漯從漯入河鄭端簡亦云舊作二道者非

是此適與周氏闇合也新唐書許敬宗傳云高宗東封泰山次濮陽問書稱浮于濟漯今濟與漯斷不相屬何故敬宗對曰沇濟自溫入河伏地南出為滎澤又伏而出曹濮之間汶水從入之故書又言浮汶達濟不言合漯者漯自東武陽至千乘入海也或據此以駁濟與漯通之說余曰濟漯本相附近逮西漢末河行濟漯之間高唐以西至東武陽二水為河所隔唐世猶然故高宗謂濟漯斷不相屬敬宗不知古今水道之變遷而憑臆以對殊失經旨未可以證禹貢也然則濟與漯通當在何處曰是不可知按水經鄧里渠與將渠合北逕茌平縣東臨邑縣故城西北流入于河河水又東北逕四瀆津注云河水東分濟亦曰濟水受河也水經注作濟或作泲又因泲而訛為沛今悉改從濟自河入濟自濟入淮自淮達江水徑周通故有四瀆之名蓋其時濟漯之間為河所隔故云河分濟又云濟受河在禹時則固漯分濟或濟受漯也漢臨邑縣在今茌平縣東迎與古臨邑故城在茌平縣東按今長清縣西南二十五里有臨邑故城即其在平原縣界其臨邑當在此則今臨邑本漢漯陰縣劉宋僑置臨邑非漢縣也四瀆津在臨邑故城東北東字汐西口故關在聊城縣東八十里一名四瀆口當為古濟漯通波處此亦不敢定以為是然濟與漯通必在會汶之後又北將東之際而臨邑適當其地東北接高唐故城為漯之所經枝津徑通理無可疑

黃文叔云或浮濟或浮漯而皆達于河愚謂兗之北境可徑浮漯以達河而其南境則必由濟入漯也準此以推則青之汶徐之淮揚之江海荊之江沱潛漢雍之龍門雖並列于經而或由或不由各隨其便唯豫之洛梁之潛沔渭為道所必由耳水患莫大於河堯時河從大伾以東行平地數為敗青徐之菑特甚降水大陸九河之區尚未為河所行孔疏云冀州之水不經兗州故得先冀而後兗此篤論也謂治河當自兗始而不信龍門呂梁之事總由讀河渠書不熟耳九河既道青徐之河患息其所當治者濟與淮而已雍之西河豫之南河治冀時早已就緒及治豫雍則唯決諸川使由洛渭以入河而其功已畢河無事焉禹治水勢如破竹青徐以下所謂數節之後迎刃而解者也

禹貢錐指卷第三

禹貢錐指卷第四　　德清胡渭學

海岱惟青州 釋文岱音代

傳曰東北據海西南距岱顔氏 師古 曰岱即太山也

渭按成王賜太公履曰東至于海季札聞齊音曰表東海者其太公乎齊湣王謂張儀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是東據海也而傳兼言北楚子謂齊侯曰君處北海蘇秦說齊王曰北有勃海蓋自今成山以至樂安者是也故云東北據海然自朝鮮以至日照皆青也所遺多矣專言東則固可該琅邪與朝鮮也地理志岱山在泰山郡博縣西北今山東濟南府泰安州東南有博縣故城山在州北五里於故城爲西北

也公羊傳曰越在岱陰齊蘇秦說齊王曰南有泰山史記曰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岱主南言與徐分界也而傳兼言西則岱不足以表其界蓋青西以濟爲兗界齊語正封疆西至于濟其明徵也北自琅槐以西亦以濟爲兗界故王莽改漢齊郡曰濟南而經不言濟者蒙兗濟河之文從可知也傳兼言西則欲密而反踈甚矣說經之難也

正義云海非可越而言據者東萊東境之縣浮海入海曲之間青州之境非至海畔而已故言據也

漢末有公孫度者竊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越海收東萊諸郡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也舜爲十二州分青州爲營州營州即遼東也

渭按安國傳出魏晉間其釋舜典云分青爲營襲馬鄭也此云青州東北據海蓋直案當時輿地遼東屬幽州以爲青之北境至勃海而止故曰東北據海若忘乎其營之出於青者而穎達善爲傳會訓據曰跨以求合於前說夫青之跨海固也而以傳之據爲跨則非也以青之據海爲跨海猶之可也推而至於兗之據濟揚之據淮荊之據荊山梁之據華山之南雍之據河皆以爲跨之則大不可矣穎達豈未之思邪先儒謂分青爲營據爾雅齊曰營州以立義康成云舜以青州越海分置營州是堯時遼

東本屬青也而王明逸非之曰中國疆界固有非至海畔止者如珠崖在大海中自爲一隅而屬於嶺南然雖越海而土俗相接又他無可附遼東固中國東境豈有不屬接壤之冀而遙屬隔海之青乎周時遼東即營州而幷於幽州則堯時決非屬青矣斯言亦近理然孫炎以爾雅爲殷制殷必有所受遼東苟非青域殷何由改青曰營馬鄭諸儒相沿已久當從之古今疆域或因或革未可據周之屬幽以證堯時不屬青也

周禮正東曰青州其疆域與禹貢大異鄭注云青州則徐州地也蓋以其山鎮曰沂山其川淮泗其

浸沂沭知之經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又曰淮沂其
乂又曰浮于淮泗是知徐幷於青也賈疏云周之
青州於禹貢侵豫州之地蓋以其澤藪曰望諸知
之望諸即孟豬經於豫州曰導菏澤被孟豬是知
侵豫之地也疏又云周時幽州南侵徐州之地蓋
以其澤藪曰貕養知之地理志琅邪長廣縣西有
奚養澤琅邪郡屬徐州是知侵徐之地也渭按長
廣故城在今登州府萊陽縣東漢屬徐州實古青
州域幽之所侵乃青地非徐地也不但此也其川
河泲其浸菑時皆青地爲幽所侵而賈不言何其
疎也蓋今青登萊三府之地在青域者周時皆割

入幽其西又爲兗所侵而損豫之東南境以益之
徐則岱山大野皆入於兗是青亦不全得徐也鄭
云青州即徐州亦言其大略而已
林少穎云爾雅不言青州者青幷於徐也蔡傳取
之渭按齊曰營州注云自岱東至海邢昺疏云營
州即青州地也博物志云營與青同海東有青丘
齊有營丘豈是名乎蓋殷改青曰營青地入營未
嘗幷於徐也林氏徒以越海之艱當合徐而不合
營故爲此言然邢疏鑿鑿可據蔡氏汩於近說而
不知攷亦獨何哉
唐營州治柳城縣 [illegible] 此隋開皇三年平高寶
寧以其地置營州大業初改爲柳城郡者實在禹
冀州舜幽州之域於青州無涉也水經大遼水注
云渝水首受白狼水南逕營丘城西營丘在齊僑
置於此也寰宇記引開元十道略云舜築柳城以
證古時已有柳城之地蓋皆因爾雅齊曰營州之
文而附會爲此說不知柳城漢屬遼西郡隋始於
此置營州名同而地異非舜之分青爲營者也
青州有古爽鳩氏之虛爲季萴有逢伯陵蒲姑氏
之所因及斟灌斟尋寒過之封皆在焉春秋時可
考者齊紀譚州夷介萊凡七國戰國時爲齊燕二
國地秦幷天下置齊郡琅邪 是東境 遼東漢復置青州

[illegible] 後漢魏並因之 [illegible] 晉分置平州 [illegible] 後改
曰幽州唐爲河南道之北海 [illegible] 濟南 [illegible] 淄川 [illegible] 高
密 [illegible] 東萊 [illegible] 東牟 [illegible] 等郡河北道之安東都護府
按以上通典所列高密之莒縣及諸城之南境當
往屬徐又有當來屬者兗域濟陽之盧縣及東阿
之東境 [illegible] 平陰之北境徐域魯郡乾封
萊蕪之北境是也以今輿地言之山東登州萊州
二府其青州府則益都臨淄昌樂安丘壽光臨朐
及諸城高苑博興樂安之南境濟南府則肥城長
清歷城章丘鄒平長山新城淄川及泰安萊蕪之
北境兗州府則唯東阿及平陰之北境 [illegible]

徐分界而及北入海此齊水故道與兖分界 其東北跨海爲故遼東都司之東
境及朝鮮國皆古青州域也
青之東境登萊二府之地斗入大海中東西長八
九百里形如吐舌史記齊世家云齊自泰山屬之
琅邪北被於海膏壤二千里蓋幷登萊計之也海
水自日照縣東與徐分界日照本漢海曲縣屬琅邪郡元入屬青州府莒州北歷諸
城縣東折而東北歷膠州即墨萊陽棲霞文登諸
縣南又東北出而西折歷寧海州及福山蓬萊二
縣北蓬萊今山府治也在府城北又東北與登萊相望自府至海口而東北抵遼東金州衛南之旅順口二百里而近有沙門砣磯鐵山諸島可以泊舟避風一帆經度不甚險遠唐書人鑿一二年遼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勃海擊朝鮮元和志大人故城在登州黃縣北二十里司馬宣王伐遼東造此城運糧船從此入今新罕下府往運糧由於此又西歷招遠掖縣昌邑濰縣

北與兖分界
禹河自碣石入海碣石以西爲逆河其東則海無
所謂勃海也勃海之名始見於戰國策蘇秦說齊
曰北有勃海是也然春秋時已有之左傳楚子使
屈完謂齊桓公曰君處北海韓非子曰齊景公與
晏子遊於少海北海少海即勃海也亦作勃解說
文云海之別又謂之裨海齊語渠弭於有渚韋昭
注云渠弭裨海是也列子曰勃海之東有大壑名
曰歸墟歸墟者尾閭也應劭曰海之橫出者曰勃
史記索隱崔浩曰勃㴔跌也㴔跌出者橫在齊北
故齊都賦云海㴔出爲勃徐幹有齊都賦漢置勃海郡治

浮陽縣即今河間府之滄州又置北海郡治營陵
縣即今青州府之昌樂縣二郡皆在勃海之濱一
屬兖一屬青也元和志萊州掖縣北有渤海則已
入東萊郡界過碣石二百餘里矣元人又以鐵山
爲碣石于欽齊乘曰青州東北跨海跨小海也蓋
太行恒岳北徼之山循塞東入朝鮮海限塞山有
此一曲北自平州碣石南至登州沙門島是爲勃
海之口闊五百里西入直沽幾千里焉于欽所謂碣石蓋即鐵山也鐵山南對沙門島北與旅順口相接正當渤海之口若在盧龍者與此地遠隔五六百里安得以爲言勃海初不若是
之遠經云夾右碣石入于河又云至于碣石入于
海漢天文志云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

尾沒於勃海碣石碣石者河海分界處也碣石以
西至直沽口禹時爲逆河戰國時謂之勃海勃海
止此耳以鐵山沙門爲勃海之口而旅順以東爲
大海近志之失也詳見導河
舜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傳云泰山爲四岳
所宗周禮兖州山鎮曰岱山爾雅河東岱李巡云
東岳泰山也史記黃帝東至於海登岱宗漢書五
行志曰泰山岱宗五嶽之長王者易姓告代之處
也山有天門日觀馬第伯封禪儀記云仰視天門
窔遼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里賴羊腸逶迤名曰
環道往往有絙索可得而登也應劭漢官儀云泰

山東南山頂名曰日觀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
三丈許故以名焉唐六典云泰山周一百六十里
高四十餘里今泰安州境有云云亭亭亭梁父社首
高里石閭徂徠等山新泰縣境有龜山新甫山雖
隨地異名實泰山之支峰別阜也
岱南與徐分界處嘗考齊長城故址而約略得之
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是春秋時
已有長城矣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二十年齊築
防以為長城城緣河徑泰山千餘里東至瑯邪臺
入海齊記曰齊宣王乘山嶺之上築長城東至海
西至濟州千餘里水經注云濟水自臨邑縣東又

北逕平陰城西京相璠曰平陰齊地在濟北盧縣
故城西南十里（今長清縣西南二十五里有盧縣故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
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齊侯塹防門
即此也其水引濟故瀆尚存（見水經注）又云朱虛縣泰山
上有長城（泰山東泰山也今名小泰山在臨朐縣南百里長城在縣東）西接岱山東連
琅邪巨海千有餘里蓋田氏之所造（見東夷記）括地志
云長城西北起濟州平陰縣緣河歷泰山北岡上
經齊州淄州東至密州琅邪臺入海（密州今諸城縣琅邪臺在縣東南百四十里琅邪山上）
元和志云故長城首起平陰北二十九里通典
云盧縣有長城東至海蘇代說燕王曰齊有長城
鉅防鉅防即防門也寰宇記云諸城縣南四十里

有長城東南自海迤邐上大朱山盡州南界二百
五十里（大朱山在縣東南距琅邪臺六十里）今按齊長城橫絕泰山縣地千
餘里自平陰而東歷肥城（在縣北）長清（在縣南）泰安（在州西北六十里）
萊蕪（在縣北）淄川（在縣南）沂水（在縣北九十五里）臨朐（在縣南又有穆陵關在大峴山上西接沂水縣界）
莒州（在州北）以訖於諸城（在縣南七十里）皆有故址此雖後
人所築然皆因岡阜自然之勢為之禹時青徐分
界亦必以此也
青西及北以濟為界鄭漁仲云不言濟者以兗州
見之也按水經注濟水自臨邑過平陰盧縣歷城
臺縣梁鄒臨濟安平樂安利縣至琅槐入海以今
輿地言之平陰長清齊河歷城界中之大清河及
章丘鄒平常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界中之小清

河即漢時濟水會汶入海之故道古青兗分界處
也
青之東北界無可考疏云越海而有遼東之地恐
未盡通典云青州之界東跨海從岱山東歷密州
東北經海曲萊州越海分遼東樂浪三韓之地西
抵遼水此說近是然三韓地太遠而玄菟不可遺
竊疑漢武所開二郡皆古嵎夷之地在青州之域
者而三韓不與焉蓋嵎夷羲和之所宅朝鮮箕子
之所封不應在化外先儒但云有遼東非也漢書
言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

行設浮於海欲居九夷後漢書言東夷率皆土著
喜飲酒歌舞或冠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
禮求之四夷者也觀其土俗則青之東北界不止
於遼東明矣史記秦始皇本紀云地東至海暨朝
鮮北據河爲塞並陰山至遼東朝鮮列傳云自始
全燕時略屬眞番朝鮮爲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
遼東外徼燕秦之所經略蓋禹貢嵎夷之地唐一
行所謂北戒山河抵恒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
貊朝鮮以限戎狄者是也星傳謂北戒爲胡門
明遼東都指揮使司兼轄漢遼東西二郡之地都
司城西四百二十里爲廣寧衛本遼東無慮縣也

衛西幽州域衛東營州域都司城東至鴨綠江五
百六十里與高麗分水太康地志云樂浪遂城縣
有碣石長城所起通典云在今高麗舊界蓋即蒙
恬所築起臨洮至遼東者也東漢以來故趾湮沒
都司城北至三萬衛三百三十里古肅愼氏地衛
西有開元城金置會寧府號爲上京禹貢青州之
北界當極於此衛東北距長白山千餘里其水北
流爲混同江南流爲鴨綠江唐書東夷傳云高麗
馬訾水出靺鞨之白山色若鴨頭即此江也都司
城南至旅順海口七百三十里去登州不遠順風
揚帆信宿可達明初遼東士子附山東鄉試後以

渡海之艱改附順天猶周之幷營於幽也
嵎夷既略釋文嵎音隅
傳曰嵎夷地名正義曰即堯典宅嵎夷是也王氏曰
略爲之封畛也曾氏曰地接於夷不爲之封畛則有
猾夏之變金氏曰首書嵎夷諸州無此例也但青州
實跨海而有東夷兼堯命羲和宅嵎夷以候正東之
景故特表於前渭按後漢書東夷有九種曰畎夷干
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昔堯命羲仲
宅嵎夷曰暘谷蓋日之所出也贊曰宅是嵎夷曰乃
暘谷巢山潛海厥區九族是以九夷爲嵎夷也金說
本此蓋碣石之功畢禹即東行至遼東經略嵎夷然

後渡海而南治濰淄二水也
嵎夷堯典疏云尚書考靈曜及史記作禺銕渭按
五帝本紀作郁夷張守節曰郁音隅夏本紀仍作
嵎夷司馬貞曰今文尚書及帝命驗竝作禺鐵在
遼西鐵古夷字也緯書已亡檢史記無作禺銕者
唯說文作嵎銕銕字見金部云古文鐵从夷从夷
則可讀爲夷不當作鐵其作鐵者蓋後人傳寫之
誤
九州唯此書略必有精義傳云用功少曰略非也
按左傳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
內何非君土又曰封畛土略又曰侵敗王略略皆

訓界經略猶言經界也王說本此而曾氏尤善林少穎稱之

堯典傳云東表之地稱嵎夷暘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稱暘谷暘谷嵎夷一也正義曰青州在東界外之畔爲表故云東表之地據日所出謂之暘谷指其地名即稱嵎夷故云暘谷嵎夷一也然不言在何郡縣說文𡸳山在遼西一曰嵎銕暘谷也既在遼西則冀域而非青域不可以當禹貢之嵎夷薛士龍云嵎夷今登州齊乘因以寧海州爲嵎夷近世皆宗其說余按封禪書秦始皇東遊海上祠齊之八神其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韋昭曰成山在東萊不夜縣今文登縣東北一百八十里有成山是也不夜故城在縣東自古相傳爲日出之地謂羲仲之所宅在此頗近理然文登與萊州接壤禹既略嵎夷不應越萊夷而西治濰淄是則可疑耳且朝鮮更在成山之東寅賓出日尤爲得宜元史天文志郭守敬爲太史四海測景之所凡二十七東極高麗[illegible]范史以東夷九種爲嵎夷必有根據杜氏通典亦用其說今從之通鑑唐高宗[illegible]慶五年命蘇定方伐百濟以新羅王春秋爲嵎夷道行軍總管是亦以東夷爲嵎夷也

漢書武帝紀云元封三年朝鮮斬其王右渠降以其地爲樂浪臨屯玄菟眞番郡地理志云玄菟樂浪武帝時置皆朝鮮濊貊句驪蠻夷應劭曰玄菟故眞番國樂浪故朝鮮國也後漢書東夷傳云濊及沃沮句驪本皆朝鮮之地也漢元封三年滅朝鮮分置四郡至昭帝始元五年罷臨屯眞番以幷樂浪玄菟玄菟復徙居句驪自單大領已東沃沮濊貊悉屬樂浪然則此二郡之地東窮大海皆古嵎夷也玄菟北與夫餘挹婁連壤故爲之封畛使北國不得南侵樂浪南與三韓分海故爲之封畛使島夷不得北侵而中外之防峻矣

濰淄其道釋文惟字本亦作維又作濰淄側其反[illegible]按濰淄漢書多作惟[illegible]田氏不省字人作維[illegible]字或作淮古今通用也

傳曰濰淄二水復其故道正義曰地理志云濰水出琅邪箕屋山[illegible]說文地理志北至都昌縣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里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博昌縣入海今漢書本作入[illegible]林氏曰河濟下流兗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青雖近海然不當衆流之衝但濰淄二水順其故道則功畢矣比之他州用力最省者也蔡氏曰上文言既道禹爲之道也此言其道氾濫既去水循其道也渭按都昌屬北海郡博昌屬千乘郡今山東青州府莒州東有箕縣故城益都縣西南有萊蕪故城博興縣東南有博昌故城萊州府昌邑縣西有都昌故城皆漢縣也

顧氏日知錄曰濰水出琅邪郡箕屋山（在今莒州西北[illegible]十里）書禹貢濰淄其道左傳襄公十八年晉師東侵及濰是也其字或省水作維或省糸作准又或从心作惟總是一字漢書地理志琅邪郡朱虛下箕下作維靈門下橫下折泉下作淮上文引禹貢惟甾其道又作惟一卷之中異文三見（[illegible]漢書王子侯表城陽頃王子東[illegible]侯[illegible]封[illegible]北海按北海郡另無准水蓋下箕字之異文）通鑑梁武帝紀魏李叔仁擊邢杲於惟水（胡三省注惟當作濰）古人之文或省或借其旁竝从鳥隹之隹則一爾後人誤讀為淮沂其乂之淮而呼此水為槐河失之矣（按淮字當从隹人之隹乃得[illegible]今本說文誤）

水經注濰水出琅邪箕縣濰山（許慎呂忱云濰水出箕屋山淮南子曰濰水出覆舟山蓋箕屋之異名也元和志濰山在莒縣東北八十三里濰水所出[illegible]按說文濰水出琅邪箕屋山[illegible]琅邪郡箕縣也屋山非山名箕屋也）東北逕其縣故城西（城在今諸城縣西南）又東北逕東武縣故城西（故城漢琅邪郡治也今為諸城縣治元和志[illegible]在諸城縣東北四十六里[illegible]以為[illegible]方十餘里溉水田萬頃）又北逕平昌縣故城東（城在今安丘縣南）又北逕高密縣故城西（城在今縣西南元和志濰水在高密縣西南去縣四十里韓信與楚將龍且夾濰水而陳即此處）又北逕淳于縣東（今安丘縣東北有淳于故城濰水在縣東五十里）又北左會汶水（此東汶也出朱虛縣小泰山）北逕平城亭西又東北逕密鄉亭西（應劭曰淳于縣東北有平城亭又四十里有密鄉亭故縣也今昌邑縣南有平城故城東南有密鄉故城）又東北逕下密縣故城西（城在昌邑縣東南與濰縣接界濰縣本漢北海郡平壽縣元和志[illegible]在北海縣東一百二十里濰水東去縣五十五里）又東北逕都昌縣故城東（晉有都昌[illegible]入[illegible]縣[illegible]年始以其地改置昌邑縣）又東北入于海（元和志萊州掖縣[illegible]濰水在縣北五十一里）以今輿地言之濰水出莒州東北濰山歷諸城（屬青州府）高密（屬萊州府）安丘（屬青州府）濰縣至昌邑東北五十里入海也（並屬萊州府）

說文有甾字菑字而無淄字淄作甾或作菑周禮幽州浸曰菑時是也水經注淄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南原山下世謂之原泉（[illegible]名也括地志曰甾水出自[illegible]山[illegible]七十里原山淄水所出[illegible]謂之淄水齊乘曰淄水出今益都縣岳陽山東麓地名泉[illegible]陽即原山也淄多伏流[illegible]新志云淄水[illegible]在縣西南一百一十里）東北流逕萊蕪谷（谷在今益都縣西南元和志淄水西去益都縣五十五里）屈而西北流逕其縣故城南（[illegible]城在萊蕪谷當路[illegible]山間道中[illegible]元和志萊蕪縣故城在今淄州東南六十里[illegible]明初割屬益都今在其西南或仍謂在淄川者誤[illegible]長安四年復以其地置萊蕪縣在泰安州東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轉逕城西又北出山謂之萊蕪口（齊乘曰淄入自萊蕪谷又北逕長峪[illegible]舊志在臨淄西南至古萊蕪有長峪界[illegible]一百里也[illegible]按長峪本名馬陘[illegible]春秋傳）東北流逕牛山西（[illegible]山下[illegible]五[illegible]）又東逕臨淄縣故城南東得天齊水口（[illegible]）又北逕其城東（[illegible]城即青州[illegible]北）又東逕利縣東（晏謨曰利縣在齊城北五十里之臨淄故城也[illegible]利縣故城[illegible]十里有安平[illegible]）又東北逕東安平城北（應劭曰博昌縣西南[illegible]故縣也按[illegible]縣東又東北[illegible]不得過博昌之西南今臨淄縣東有安平故城若以為[illegible]縣界[illegible]不然則[illegible]利縣東[illegible]有東安平城也）又東逕巨淀縣故城西（城在今樂安縣東北）又東北逕廣饒縣故城南（城方在樂安東北[illegible]饒劉宋以千乘[illegible]千乘縣[illegible]十八里）又東入馬車瀆（瀆水首受巨淀[illegible]縣東北[illegible]在縣東五十里青水合北）亂流東北逕琅槐故城南（應劭曰博昌東北八十里有琅槐鄉故縣也今樂安縣東北百十里琅槐故城是）又東北逕馬井城北與時繩之水合

至受通稱（時水出齊城西南二十五里平地出泉即如水也小洲之漢泰水北逕博昌南界入時水自下通謂之澠又東北至廣饒故城北東北入淄水孔子曰淄澠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謂斯水矣澠當作澠齊乘云時水之源南近淄水詳其地形蓋伏淄所發土人名曰烏河一名耏水亦名如水澠水北流勢極屈曲俗稱九里十八灣）又東北
至皮丘沈入于海（皆坑也光縣皆坑如馬皆坑之類下同）故晏謨伏琛竝言淄
澠之水合于皮丘沈西（元和志壽光縣淄水西自千乘縣界流入去縣四十里）地理
志曰馬車瀆至琅槐入海蓋舉縣言也（但言琅槐而不言皮丘坑）以
今輿地言之淄水出益都縣東南岳陽山歷臨淄
博興樂安至壽光縣北由清水泊入海（琅槐屬青州府元和志勃海在壽光縣東北一百千里）
據琅槐故城在今樂安縣界則淄水入海
不當在壽光然清水泊跨二縣之境必皆漢琅槐
地馬車瀆近海處豈即古之皮丘坑與（元和志下東北有青丘齊景公畋于青丘即此齊乘云今青水內是也）

朱長孺曰淄水地志云入濟水經
獨云入海者馬車瀆以下乃濟水入海處淄水入
海之道與濟水正同非經志互有齟齬也渭按濟
由馬車瀆入海自金皇統中始前此不爾也河渠
書云於齊通淄濟之間故淄得由博昌入濟
地志謂淄入濟水經謂淄入海杜預謂淄入汶鄭
樵以入汶爲是今按左傳昭二十六年成人伐齊
師之飲馬於淄者注云淄水出泰山梁父縣西北
入汶此淄即柴汶也杜注左傳不誤鄭據以爲禹
貢之淄則誤耳
青與兗以濟爲界則濟之下流青亦受之但淪濟

之功在治徐時故此州專紀濰淄亦猶徐揚共是
淮而排淮之功治徐時已畢故獨書其乂而揚不
復言也敢以補林氏之闕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釋文斥昌石反一音尺按廣斥史記漢書並作澙）
傳曰濱涯也言復其斥鹵正義曰說文鹵鹹地也東
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海畔迥闊地皆斥鹵故云廣
斥言水害除復舊性也林氏曰此州之土有二種平
地則色白而性墳至於海濱則彌望皆斥鹵之地斥
者鹹土可煮以爲鹽者也金氏曰斥鹵可煮爲鹽故
齊有魚鹽之利今登州千里長沙是其地
管子曰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渠展今不

知所在水經注云平度縣有土山膠水北歷土山
注于海海南土山以北悉鹽坑相承修煮不輟平
度漢屬東萊郡故城在今掖縣東北自此以西歷
昌邑濰縣壽光樂安其北境濱海之地疑即是古
之渠展爾雅十藪齊有海隅郭璞以海濱廣斥當
之渠展蓋海隅之別名也然廣斥恐不止於此按
齊語桓公通齊國之魚鹽於東萊使關市幾而不
征以爲諸侯利韋昭曰言通者則先時禁之矣東
萊齊東萊夷也（漢置東萊郡今爲萊州登州二府地）取魚鹽者不征稅所
以利諸侯致遠物也由是觀之則東萊出鹽最多
鄭康成周禮注云東西曰廣（廣古曠切）南北曰輪禮記

注云橫量曰廣從量曰輪廣者東西之地形也今登萊二府東西長八九百里三面瀕海皆可以煮鹽海濱廣斥蓋謂此也金說良是管子注云渠展地名泲水入海之處冀兗皆瀕勃海今靜海縣東有鹹水沽即古豆子䴚地斥鹵數十里鹽山縣東有鹹土周百五十里長蘆鹽利出此者十之五六皆兗域也而經不書徐揚皆瀕大海自吳濞煮鹽以富其國會稽於是乎有鹽官唐以後淮浙之鹽甲於天下二州鹹土更多而經亦不書獨於此書海濱廣斥何也蓋他州鹹土唯沿邊一帶冀兗徐各數百里揚據禹迹之所及亦止千餘里而東萊之地斗入大海中長八九百里以三面計之鹹土不下二千里是一州而兼數州之斥地形卓詭故特書之昔太公以齊地負海舄鹵少五穀遍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輳桓公管仲復脩其業通魚鹽之利於東萊及靈公滅萊而有其地爲利益博故晏子曰魚鹽蜃蛤弗加於海言陳氏厚施通東萊之利於國中也檢漢志北海郡唯都昌壽光有鹽官而東萊郡則曲成東牟㡉音弦昌陽當利五縣並有鹽官則萊夷之産倍於齊國又可知已齊之所出不足以給諸侯故弛禁而通萊夷之産以濟之齊資萊萊無藉於齊愚故以爲廣斥在東萊也通齊國之魚鹽於東萊謂使萊夷之産得售於齊而齊之遠方不然

則何人不占有諸矣乎以占人例裝舊爲貢勿錯解抑又思之人性不能食淡艱鮮巳奏則鹽亦食之最急者故禹既制貢以給國家之用而又懋遷有無使四方之人各得其所欲青之廣斥所以利民者甚大又安得而不書傳意謂經志土復其性審爾則濱海之州皆然何獨書於青茅氏匯疏云以鹽利早開故特標土質爲貢鹽張本庶幾得之

樂安縣志云海濱廣斥謂如今高家港以往其地都無所生婦人有白首而不識五穀歲時蟹薦唯魚飧耳知府朱鑑詩曰海若生潮咸碧浪天如不雨盡黃塵可堪二月無花柳踏遍孤邨不見春渭按斥鹵之地五穀不生大率類此高家港即古馬車瀆在縣東北五十里謂此亦齊之渠展則可若以爲青之廣斥盡於此則非也

斥鹵對言則東方爲斥西方爲鹵單舉則斥亦鹵也故鄭康成云斥謂地鹹鹵史漢皆作廣潟廣韻云潟鹹土周禮草人鹹潟疏云逆水之處水寫去其地爲鹹鹵通作舄溝洫志民歌史起曰終古舄鹵兮生稻粱注云舄即斥鹵呂氏春秋舄作斥蓋古字斥與潟舄通也黃氏日抄曰案管子斥者薪芻所生之地鹵乃鹹地於斥不相干今嘉興府瀕海人喚產蘆之地爲斥輒渭按海濱鹹土不生他

物唯蘆葦之可充薪芻以給煑鹽之用取之甚便故曰斥者薪芻所生之地未見斥之非鹵也嘉興之斥塹亦即鹽場先儒之義殆不可易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傳曰田第三賦第四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

傳曰絺細葛錯雜非一種林氏曰鹽即廣斥之地所生海物水族之可食者蔡氏曰貢物不以精麤爲敘而以多少爲敘青州鹽居多故敘於先也他倣此吳氏曰海物水族排蠯羅池之類渭按海中之物詭類殊形非止江河鱗介之族故謂之錯

史記貨殖傳云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宋史食貨志云鹽類有二引池而成者曰顆鹽周官所謂盬鹽也鬻海鬻井鬻鹻而成者曰末鹽周官所謂散鹽也按今解州鹽池密邇帝都其所出豈不足以給甸服千里之食而必有藉於青者蓋洪水之後土性未復不能凝結成鹽故耳水經注云河東鹽池出石鹽自然印成朝取夕復終無減損唯水暴雨澍甘潦奔泆則鹽池用耗洪水之爲害於鹽也明矣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其詩曰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說者謂池遇南風則結鹽多故曰可以阜財蓋盬鹽未幾即興也然周官鹽人之文諸鹽用各有所宜則後此盬鹽雖興青之貢恐亦終不可廢耳

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傳云精曰絺麤曰綌周官掌葛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蓋取諸畿內此經爲邦國之貢故獻其布之精者內外事不同也曲禮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則絺又可用作巾矣禹時青豫既貢絺揚之島夷又貢卉服先儒以爲即葛越左思吳都賦云蕉葛升越弱於羅紈是也後世專以出南土者爲佳攷杜氏通典貢蕉葛者凡十餘郡皆南土也唯臨淄貢絲葛十五疋猶有禹貢之餘制焉

周禮醢人饋食之豆有蠃醢蠯醢蚳醢又鼈人祭祀共蠯蠃蚳以授醢人故林氏以海物爲蠃蠯蚳之類然蚳乃蚍蜉子非水族也鄭康成庖人注云青州之蟹胥後漢伏隆傳張步遣使獻鰒魚斯實經之海物矣禮王者大饗有四海九州之美味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故此等亦令貢之非以奉上之口腹也青距帝都不過二千餘里而又獻蠯不獻則於民固無害矣後世海物莫盛於嶺海而海岱則微如郭璞江賦所言王珧海月三蝬蜌江洪蚶石蚨鸚螺之類皆嶺海產也遠方

駝貢煩擾疲費唐元和中孔戣奏罷明州歲貢淡菜蚶蛤之屬長慶中復貢元稹觀察浙東又奏罷之明州且以爲苦况粤閩乎以是知禹貢海物唯青有之而不及徐揚其爲斯民慮也蓋詳

惟錯有別解林少穎云先儒謂海物錯雜非一種此説不然夫既謂之海物而不指其名則固非一種矣何須更言惟錯竊謂此與揚州齒革羽毛惟木文勢正同錯別是一物如豫州之磬錯也吳幼清云惟或在句中猶言與及暨也或在句端猶如越如若也錯石可磨礪者也詩云他山之石可以爲錯胃按此錯果爲石則荆何必又貢礪砥惟字

在句中亦不盡如吳氏訓海岱惟青州豈可謂與青州暨青州邪

岱畎絲枲鈆松怪石　釋文畎工犬反徐本作畎[illegible]思似反[illegible]

傳曰畎谷也怪異好石似玉者岱山之谷出此五物皆貢之正義曰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谷是兩山之間流水之道故言畎去水故言谷也怪石奇怪之石故云好石似玉也枲麻也鈆錫也岱山之谷有此五物美於他方所有故貢之也陸氏德明曰怪石碔砆之屬王氏曰黑錫曰鈆林氏曰凡貢不言其所出之地者一州所出皆可貢言所出之地者以此地所産爲良也又曰怪石之貢誠爲可疑竊意當時制禮作樂資以爲器用之飾有必不可闕者非貢無益之物以充玩好也程氏大昌曰質狀色澤似石而非石故命爲怪非抑之也所以高之也古者用玉比後世特多其勢不得不以似玉者充之玖瑰琇之類是已蓋貢怪石以足用非如今靈壁太湖之石嵌空玲瓏可爲戲玩者也　[illegible]又得玉以言獻人得人[illegible]崟石似玉故時以相誑

益稷濬畎澮距川傳曰一畎之間廣尺深尺曰畎方百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正義曰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

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是畎遂溝洫澮皆通水之道惟言畎澮者舉大小而略其餘也與此釋伐畎不同胃按二義不可偏廢山勢已盡平原曠野之鄉可以備五者之制自當依匠人説若在山中崎嶇偪側安所得成同之地而爲之自當依釋水説蓋谷是閒谿之流直出山中以注谿即禹所謂畎谿則谷口横截一道受澗谿諸水以注川即禹所謂澮也匠人之溝洫乃人爲之谿谷天成不必五者俱備秩然整齊

周禮太宰九職其一曰嬪婦化治絲枲又有典絲

典枲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頒之於外内工賈疏云按喪服傳牡麻者枲麻也則枲是雄麻對苴是麻之有蕡實者桓寬鹽鐵論曰古者庶人耋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是枲賤於絲也兖豫通州之絲皆可貢青所出不盡美故繫之以岱畎

說文鉛青金也本草鉛一名黑錫今泰山之下不聞有鉛蘇頌曰鉛生蜀郡平澤今有銀坑處皆有之蓋礦利漸開不必以岱畎為良遂隱而不傳矣鉛不知其所用案胡粉黃丹皆化鉛為之土宿真言本草云鉛乃五金之祖變化最多一變而成胡

粉再變而成黃丹是也胡粉一名白粉黃丹一名朱粉可以代丹堊故貢其材使煉治之以給繪畫塗飾之用也

魯頌閟宮之卒章曰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舄路寢孔碩徂徠山在今泰安州東南四十里實岱之支峰特異其名耳水經注云徂徠山多松柏詩所謂徂徠之松也鄒山記曰徂徠山在梁父奉高博三縣界猶有美松(見第二十四卷)(文水)昔秦始皇登泰山避風雨於松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岱畎之多松明矣齊魯以岱分界徂徠在南與新甫俱為徐域故其材魯得用之也

金吉甫云怪石如今萊之温石可為器今青州黑山紅絲石紅黃相參文如林木或如月暈如山峰如雲霞如花卉即古怪石也淄川梓桐山石門澗石色若青金紋如銅屑理極細密亦奇石但不如紅絲石之堅凡此諸品皆可為器用今取以為硯登州府志云怪石出萊陽縣五龍山色類崑山石而文理過之渭按經之怪石本出岱畎青萊登之地去岱絕遠泛引無當也名醫別錄言白紫石英皆生太山山谷白石英大如指長二三寸六面如削白澈有光長五六寸者彌佳寇宗奭曰紫石英明澈如水精但色紫而不匀李時珍曰太平御覽

云自大峴至太山皆有紫石英太山所出甚瓌瑋斯二英者其經之所謂怪石乎英通作瑛說文瑛玉光也徐鍇曰案符瑞圖玉瑛仁寶不斲自成光若白華漢文帝時渭陽玉瑛見今白石紫石瑛皆石之似玉有光瑩者由是觀之二英之可代玉益信矣(詩齊風尚之以瓊英傳云石似玉者可證石英之義)但近世器服之飾此石罕用人唯知為藥物故言怪石者不復以二英當之耳(魏文帝黃初元年取白石英紫石英及五色大石起景陽山於芳林園此則與結璣構瓊無別非大禹作貢之意也)

萊夷作牧(釋文萊音來牧徐音目一音代)

顔氏曰萊夷萊山之夷也林氏曰史記齊世家太公東就國萊夷來伐與之爭營丘左傳夾谷之會萊人

欲以兵劫魯侯孔子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萊之爲夷無疑矣先儒但以爲地名非也吳氏曰作謂耕作牧謂放牧夷人以耕牧爲業也渭按今萊州登州二府皆禹貢萊夷之地其成功獨後故書作牧於賦貢之下與冀之恒衛大陸同一變例

元和志云故黃城在登州黃縣東南二十五里古萊子國春秋傳齊侯滅萊杜注今東萊黃縣是也萊山在縣東南二十里封禪書齊之八祠六曰月主祠萊山此萊國之所都也今高密縣在膠州西北五十五里縣治卽夷安故城古夷維邑水經注膠水北過夷安縣東應劭曰故萊夷邑太史公曰

晏平仲萊之夷維人也西去濰水四十里然則高密亦萊地其境越膠水而西去濰水不遠矣卽墨在州東而爲齊邑蓋滅萊後始有其地耳然春秋時又有夷介二國與萊錯壤而居夷在卽墨縣西介在膠州之南隱元年紀人伐夷僖二十九年介葛盧來是也嵎夷旣略便當治萊夷而禹不然者蓋以其水入海路近爲患不深而濰淄內地宜先治之此成功所以獨後也

孔傳云萊夷地名可以放牧說者皆因之以作牧爲一事唯吳幼清不然今按萊夷之地三面瀕海皆爲斥鹵五穀不生中間又有萊膠勞成羽金與之罘文登不其距艾等山及獲養澤（元和志云澤在萊州昌陽縣西北四十里今爲登州府萊陽縣地也）其可耕者無幾齊地負海潟鹵少五穀況萊夷乎耕田不足以自給故必兼畜牧而後可以厚其生經所以言作又言牧也若從舊解則作字頗贅且經凡書作皆謂耕作此不當獨異故改從吳氏金吉甫曰萊夷地宜畜牧取其畜以供此臆說也禹貢周官未有以畜貢者唯周書王會篇言外國所獻有純牛露犬之類蓋非常畜不可據以釋此經

厥篚檿絲（釋文檿烏簟反爾雅檿桑史記作酓蓋從古文本也）

傳曰檿桑蠶絲中琴瑟弦正義曰釋木云檿桑山桑

郭璞曰柘屬也檿絲是蠶食檿桑所得絲韌中琴瑟弦也（枚乘七發之言琴曰野繭之絲以爲絃）蘇氏曰檿桑出東萊以織繒堅韌異常東萊人謂之山繭渭按絲不入篚而檿絲入篚蓋貢重之諸篚皆織成之物而此獨以絲蓋或弦或繒聽其所爲也

蘇氏云檿絲出東萊萊夷作牧而後有此故書篚在其後亦不言獨萊夷貢之也登州府志云檿絲出棲霞縣文登招遠等縣亦有之其繭生山桑不浴不飼居民取之製爲紬久而不敝斯所謂出東萊堅韌異常者也今青州濟南兗州等處皆有繭紬其蠶乃人放椿樹上食葉作繭絲不甚堅韌嘗

詢諸土人野蠶食山桑葉作繭高巖之上樵者往
往得之不過數枚欲製爲紬須廣收積多乃成一
匹所出至少官長欲市取亦無從得也蓋必此種
而後可以當禹貢之檿絲古今事變不同以今之
徧地皆有而疑古之獨出於東萊也亦過矣
劉原父曰青徐揚三篚皆三夷之貢也孫徵取之
今按揚之貝錦果出島夷則下文厥包橘柚豈亦
島夷貢之乎其不可通也明矣檿絲雖出萊夷他
國可市取以貢亦猶藍田出玉而貢璆琳者非獨
藍田在其境內者也說見雍州
困學紀聞曰地理志謂齊俗彌侈織作氷紈綺繡

純麗之物號爲冠帶衣履天下臨淄有服官墨子
曰錦繡絺紵亂君之所造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
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鐫之然猶幾不能勝齊
俗之侈蓋自景公始渭按漢世齊有三服官春獻
冠幘縰爲首服紈素爲冬服輕綃爲夏服又有氷
綺方空（孔音）縠吹綸絮之目齊俗之工於織作如此
然自春秋以前皆未嘗有也故青州貢絺篚檿絲
而已矣豫貢絺紵揚篚貝錦舜觀古人之象以作
繢四者自唐虞有之而墨子以爲亂君之所造不
亦誣乎蓋一意尚儉譏齊俗之侈而不自覺其言
之過耳

浮于汶達于濟
正義曰地理志云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
濟蔡氏曰不言達河者因於兗也渭按此經蒙兗之
文曰達于濟則由漯以入河可知矣其東北境徑浮
濟不必從汶也
水經注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萊蕪縣在齊城西南原山又在縣西南六十許里從征記曰汶水出縣西南流自入萊蕪谷夾路連山數百里水隍多行石間中按原山在今萊蕪縣東北七十里東接益都西接章丘北接淄川縣界高崖出原山之上有名馬耳山魏地志嬴縣有馬耳山文水出是馬耳即原山矣今又名岳陽山）西南逕嬴縣
故城南（城在今萊蕪縣西北）又東南逕奉高縣北（今泰安州東有奉高故城）屈從
縣西南流與一水合俗謂之牟汶（水出牟縣故城西南阜下俗謂之丁令谿西南逕奉高縣故城西南入汶今萊蕪縣東有牟縣故城牟又水在縣南門外西流至泰安州東入汶）又南右合北

汶（水出分水谿東南流逕泰山東合天門下谿水又東南流逕明堂下古者天子東巡狩至泰山爲作明堂引水爲辟雍世謂之石汶又左入于汶水今泰安州東南有牟水出泰山分水嶺考其源流蓋即北汶也）又西南逕徂徠山西（山在州東南四十里）又
南逕博縣故城東（城在州東南漢置唐故曰乾封）又西南逕龍鄉故城
南又西南逕亭亭山（山在州南五十里）又南左會淄水世謂
之柴汶（水出泰山梁父縣東西南流逕成縣故城北又西南逕梁父故城南又西南逕壁縣故城北又逕成邑北春秋齊師圍成成人伐齊飲馬於淄水者也田八又西逕堽城南西注于汶水今按州南有柴縣又故城西南有堽城柴汶水在州東二十五里俗名司馬河）又
南逕鉅平縣故城東（城在州西南）又西南逕魯國汶陽縣
北又西逕汶陽縣故城北（城在今寧陽縣東北）又西洸水出焉
（呂忱曰洸水出東平陽上承汶水於岡縣西闡亭東爾雅文別爲闡其猶洛之有波矣洸水西南流逕乘丘縣故城東又東南至于方與入泗按乘丘故城在今寧陽縣西北）又西逕蛇丘縣南（今肥城縣有蛇丘故城本魯蛇邑漢置縣）又西南
逕岡縣北（縣本剛邑在今寧陽縣東北）又西南逕東平章縣南（今東平州東有）

亭州故城又西南逕桃鄉縣故城西城在今汶上縣東北四十里又西南逕壽張縣北壽張本壽良後漢光武更名又西南至安民亭入于濟今汶上縣西南十里安山鎮即故安民亭汶水自桃鄉四分當其派別之處謂之四汶口即今戴村壩地其左二水雙流西南至無鹽縣之郈鄉城南又西南逕東平陸故城北又西逕危山南世謂之龍山又西合爲一水西南入茂都澱即今南旺湖次一汶西逕郈亭北又西至壽張故城東遂爲澤渚其右一汶西流逕無鹽縣故城城在今東平州東又西逕治鄉城南又西南逕壽張縣故城北城在州西南又西入于濟以今輿地言之汶水自萊蕪歷泰安肥城寧陽至東平入濟合流以注于海此禹迹也迨元人引汶

絕濟爲會通河明永樂中又築戴村壩遏汶水盡出南旺以資運而安山入濟之故道塡淤久矣元和志乾封縣界有五汶源別而流同五汶者曰北汶瀛汶柴汶牟汶其一則經流也四汶口乃下流岐分處不在五汶之數據酈注無瀛汶瀛汶在今萊蕪縣南三十里源出宮山之陰流合牟汶宮山者新甫之別名也山在新泰縣西北泮水源出泰山分水嶺即北汶州志謂之墊汶在今泰安州南五汶之外有小汶在州東南七十里源出宮山流逕徂徠山南又西入汶水所謂大汶口也瀛汶流合牟汶故酈注不言五汶以小易瀛斯爲當矣又有水出萊蕪縣寨子村

流合牟汶者近志指爲浯汶據漢志琅邪靈門縣有高原山浯水所出東北入濰說文云水出靈門山世謂之浯汶浯水合東汶入濰故有此名在今莒州界與萊蕪無涉志妄言耳東汶出朱虛縣小泰山北流至淳于縣入濰在今臨朐安丘界淮南子曰汶出弗其西流入濟高誘云弗其山名在朱虛縣東是即入濰之東汶言入濟者淮南之誤也

曾彥和曰汶水有二出萊蕪縣原山入濟者徐州之汶也出朱虛縣泰山入濰者青州之汶也渭按原山北接淄川延袤跨青徐之境汶雖徐水其導源處猶爲青域故青之貢道書浮于汶云

禹貢錐指卷第四

禹貢錐指卷第五

海岱及淮惟徐州　　德清胡渭學

傳曰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林氏曰一州之境必有四至七州皆止二至蓋以鄰州互見至此州獨載其二邊者止言海岱則嫌於青止言淮海則嫌於揚故必曰海岱及淮而後徐州之疆境始別也　渭按地理志桐柏大復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入海（[illegible]之誤也）過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里詳見導淮　徐西不言所至然爾雅云濟東曰徐州則知其西亦距濟而經不言者鄭漁仲云岱山之陽濟東爲徐岱山以北濟東爲青言濟不足以辨故略之愚謂此蒙兖濟河之文猶夫青耳非爲其不足以辨而略之也

爾雅濟東曰徐州郭注云自濟東至海似爲禹貢徐州之舊域然兖時揚州之境跨江北至淮而爾雅云江南曰揚州蓋殷割淮南江北之地以益徐視兖時之徐則大矣周禮正東曰青州禹貢徐州之山水皆在焉蓋以徐爲青青地太半入幽而徐之西則又入于兖云呂氏春秋泗上曰徐州鄭漁仲釋之曰泗水出陪尾山至下邳入淮源委皆在徐州非若淮之與揚共濟之與兖共也故不專亦得以爲說焉

徐州有古大庭少皞之虛（[illegible]大庭氏[illegible]庭古國名在曲阜城內或曰大庭即炎帝也[illegible]有炎之虛）有緡大彭奄邳之封皆在焉春秋時可考者魯滕茅薛徐邾莒蕭郯遂任宿須句顓臾鄫鄅陽鄣郳（後爲小邾）向極牟鑄郠郜偪陽根牟鍾吾甲父凡二十九國戰國時屬魯而宋齊楚亦兼得其地秦幷天下置泗水琅邪（是西境）薛郡漢改置東海郡復以其地爲徐州（治）後漢魏晉並因之（[illegible]）唐爲河南道之彭城（治）臨淮（治）魯郡（兗）東海（治）琅邪（治）等郡按以上通典所列唯魯郡乾封萊蕪之北境當往屬青其當來屬者兗域東平之須昌鉅野宿城及壽張之東境濟陽平陰之南境青域高密之莒縣及諸城之南境是也以今輿地言之江南徐州及鳳陽府之懷遠五河虹縣泗州宿州靈壁淮安府之桃源清河安東邳州宿遷睢寧海州贛榆山東兗州府則滋陽曲阜寧陽鄒縣泗水滕縣嶧縣金鄉魚臺（音台）嘉祥鉅野東平汶上沂州郯城費縣及平陰之南境濟南府則新泰及泰安萊蕪之南境青州府則蒙陰沂水莒州日照及諸城之南境皆古徐州域也

海自江南山陽縣東折而西北爲淮水入海之口其北岸則安東縣也是爲徐域海自縣東而北歷海州東中有鬱林山（亦名鬱洲北齊置東海縣元和志云本漢贛榆縣地俗謂之鬱州十里之田横島）又

北歷頴榆縣東又東北歷山東日照縣東又東北
歷諸城縣東至琅邪臺過此則爲青域矣
徐北至岱岱之西南爲東平其南爲泰安所謂汶
陽之田者也東南爲萊蕪新泰沂州莒州諸城皆
以長城故阯與青分界詳見青州
淮水今自鳳陽府壽州界（州在東南）東流經懷遠五河
泗州南又東北經淮安府清河縣南與黄河合又
東經安東縣南而東北入于海中流與揚分界故
曰南及淮也
岱濟之間與兗分界蓋在東平汶上鉅野之西濟
淮之間與豫分界蓋在金鄉碭山宿州懷遠之西

禹貢錐指卷第五　三

淮沂其乂（釋文乂魚廢反）
傳曰二水已治正義曰乂訓治也故云二水已治地
理志云沂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子山南至下邳入泗
過郡五行六百里淮出桐柏山發源遠矣於此州言
之者淮水至此而大爲害尤甚喜得其治故於此記
之（渭按）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其故城在今南
陽府桐柏縣西北四十里詳見導淮蓋縣故城在今
青州府沂水縣西北淮納沂不決淮距海則沂無所
歸故必先淮而後沂也
曾彥和云淮出豫境至揚徐之間始大其泛濫爲
害尤在於徐故淮之治於徐言之此說非也徐揚

共是淮而揚地較卑豈獨能無患蓋當時淮患孔
急不可須臾待故禹在徐即令揚屬役與徐協力
治之揚所以不復言治淮也
水經注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illegible]）
[illegible]

禹貢錐指卷第五　四

又東逕蓋縣故城南（[illegible]）又東逕浮來山浮來之水注之（[illegible]）又西南逕東
莞縣故城西（[illegible]）與小沂水合（[illegible]）又南逕東安縣故城東而南合時密水（[illegible]）又南合桑泉水（[illegible]）又南逕陽都縣故城東（[illegible]）又南與
蒙山水合（[illegible]）又南逕中丘城西（[illegible]）又南逕
臨沂縣故城東（[illegible]）治水注之（[illegible]）俗謂之小
沂水（[illegible]）
[illegible]

陳禹謨壘石米謂此不也明知州何特漢臣名乃有二雖一隘於石溝一隘於廟山自石溝以上有坊口通長溝過泉入流之故道廟山以下有馬兒營通五丈溝度塘諸湖入邳之故道貫又沂之故跡也坊口既塞每濟塗而石溝以上不得由長溝入流夫汶口石壩阻沂水之東南鄒州北之孝感鄉北夫溝不可不開以殺石溝之勢者也沂水自入州境合石溪井坊諸水并趨廟山河流既盛山麓究隘反趨馬兒營入五丈溝又過邳之馬頭以出宿遷之境州之治河者謂宜馬兒營以合出於廟山下細所分也之說云行上自費之朱綠隄口十二處州境一白龍等口二十九處隄見沛尹近刊附志綠隄且知所防之長口馬頭等十七處又下於沂費者勢弱不甚此馬兒營不可不開以殺湖山之溢者也渭按費縣故城在今費縣西北二十里□□近日南土人謂之費城 沂水又南逕開陽縣故城東 縣故鄅國春秋哀公三年城啟陽即此故城在沂州 又東逕襄賁縣東 今沂州西南有襄賁故城曾肥 又屈從縣西南流又屈南逕鄫縣西 鄫故鄫國今沂城縣西南有鄫縣故城西南于邳州治百五十里 又南逕良城縣南 左傳昭十三年晉侯會吳子于良即此地今邳州北有良成故城 又南逕下邳縣北 今邳州東三十里有下邳故城 分為二水一水於城北西南入泗一水逕城東屈從縣南亦注泗謂之

小沂水 水上有□□四間以為此梁于房湖費石公下此上即此邳州志云沂河出在州西一里合且道為昔人陂基水自邳城入運 以今輿地言之沂水出沂水縣 今為青州府 歷沂州郯城 屬淮安府今屬邳州 至邳州合泗水又東南至清河縣入淮 邳州屬淮安府 導淮云東會于泗沂是也此經沂與淮並書而不及泗者蓋泗之上流不為患至合沂而始大沂則自下邳以上為患已深 錐指□□可見 故禹特治之經所以言沂不言泗也

蔡傳引曾氏曰徐州水以沂名者非一酈道元謂水出尼丘山西北徑魯之雩門亦謂之沂水水出太山武陽之冠石山亦謂之沂水而沂水之大則出於泰山也按水經注出尼丘之沂水流逕魯縣故城南北對稷門稷門一名高門亦曰雩門水即曾點所浴也西入泗水與經文之沂無涉水經注有小沂水者三曾僅舉其一沂水出泰山郡之蓋縣今但云出於泰山非也疑脫蓋縣二字

蒙羽其藝 釋文藝魚世反按古書作埶

傳曰二山已可種藝正義曰地理志云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詩云藝之荏菽故藝為種也渭按此濬畎澮距川之事非淮沂乂而二山遂可藝也今山東青州府蒙陰縣南有蒙陰故城江南淮安府贛榆縣南有祝其故城皆漢縣也方耕曰作既種曰藝

蒙山在今蒙陰縣南四十里西南接費縣界詩魯頌奄有龜蒙論語季氏將伐顓臾孔子曰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邢昺疏云山在魯東故曰東蒙也漢志蒙陰縣有蒙山祠顓臾國在山下後魏志新泰縣有蒙山 本南費縣後魏以其地又置新泰縣 劉芳徐州記蒙山高四十里長六十九里西北接新泰縣界元和志蒙山在新泰縣東八十八里費縣西北八十里東蒙山在費縣西北七十五里是謂蒙與東蒙為二山也齊乘曰龜山在今費縣西北七十里蒙山在龜山東二山連屬長八十里禹貢之蒙羽論語之東蒙正此蒙山也後人惑於東蒙之說遂誤以龜山當

蒙山蒙山爲東蒙而隱沒龜山之本名故今定正之邑人公鼒論曰蒙山高峰數處俗以在東者爲東蒙中央者爲雲蒙在西者爲龜蒙其實一山龜山自在新泰其北有沃壤所謂龜陰之田亦非即龜蒙峰也參之以邢疏東蒙即蒙山非有二山明矣

漢志祝其縣南有羽山杜預左傳注亦云在祝其縣西南縣之故城在今贛榆縣界而隋志朐山縣有羽山元和志云羽山在朐山縣西北一百里又云在臨沂縣東南一百十里與朐山縣分界朐山今海州臨沂今沂州也近志郯城縣東北亦有羽

山接贛榆界齊乘云羽山舊在朐山縣東北九十里今屬沂州在東南百二十里時郯城未復故在州境也諸說不同要之此山在沂州之東南海州之西北贛榆之西南郯城之東北實一山跨四州縣之境也明一統志云在贛榆縣西北八十里則誤矣說者皆以此山爲舜殛鯀處山下有羽潭即左傳所云其神化爲黄熊入于羽淵者也愚謂此地太近非荒服放流之宅孔安國舜典傳云羽山東裔在海中今登州府蓬萊縣有羽山寰宇記云在縣東十五里即殛鯀處有鯀城在縣南六十里以近殛鯀之地而名此與孔傳謂在海中者合當從之齊乘九目山東北二十里有龍山又北即羽山蓬萊新志云在縣東南三十里禹貢之羽在徐域舜典之羽在青域不可以無辨

蘇傳云二水旣治則二山可治後儒皆遵其說今按蒙山南去淮水約五百餘里羽山亦幾三百里淮之横溢不到二山及其旣乂二山亦未必悉治唯沂水歷蒙羽之間利害頗切然二山仍自有畎澮之水當濬之以距川者亦非但治沂而已也淮不乂則沂不可得而治沂不乂則蒙羽不可得而治然淮沂旣乂而二山畎澮距川之處施功正不少也沂水介於二山之間其西爲蒙山蒙山水

蒙陰二水皆出焉又有治水桑泉水堂阜水叓崮水並歷蒙陰縣界中東南注于沂此蒙山畎澮之流章章可考者也其東爲羽山有沭游二水並山而行畎澮之水皆入焉沭自北而南合泗以入淮游分淮而北會沭以入海沂東通沭沭東通游苞絡灌注縣地數百里按沭水漢志作術水出琅邪東莞縣南至下邳入泗行七百一十里今沂水縣治即東莞故城臨淮淮浦縣有游水北入海今安東縣西有淮浦故城水經注云沭水出東莞縣大弁山與小太山連麓而異名也元和志云沭水谷名東水東南逕其縣東又南逕陽都縣東沂水縣西南有陽都故城齊乘日水出沂山東麓齊侗有水利論曰沭水凡數谷瀆步以彌皆遇力修築隨復沙塞又南逕即丘縣故春秋之祝丘

桓公五年城祝丘是也今沂州東北有即丘故城於中以未水自莒州又
南溫泉水西來入焉又東南經倉山馬鬐山田孫冀山郗緣康東南而
至沂水之中山峽之間有山口也者俗云司馬縣沂水由三十六穴瀾實北安
口與沭相通後今莒州東有沭水分沂水時瀉入至州南相而西南逕沂
州東又南入郯城縣界至即丘故城縣
在沂州境而莒州亦得其縣地故也 又南逕厚丘縣 今宿遷縣北有厚丘
故城 分爲二瀆 水經注淮水自厚丘縣分 今名南連北連也 一南逕建陵縣故
城東 故城在宿遷縣西北 又名建陵山 至下邳入泗 下邳故城在今邳州東三十里有直河入泗即古瀆
也 其左瀆東南逕司吾城東 今宿遷縣北有司吾故城 又東南歷柤
口城中東南至朐縣入游注海也 今海州南有朐縣故城 又云淮
水於淮浦縣枝分北爲游水歷朐縣與沭合逕朐
山西 山在海州南四里 又北逕利城縣故城東 東莞有利城在贛榆縣西六十
里 又北歷羽山西又北逕祝其縣故城西 左傳杜預曰其實夾谷
地二名也贛榆志云祝其故城在縣南五十里夾谷山西南十五里 又左逕即丘縣故城西又

東北逕贛榆縣北又東北逕紀鄣故城南 左傳昭十九年齊伐莒莒
子奔紀鄣杜預曰紀鄣莒邑也二名贛榆縣東北有故紀鄣城不在縣東北七十五里地近海也 又東北入海爾
雅曰淮別爲滸游水亦枝稱者也以今輿地言之
沭水出沂水縣歷莒州沂州郯城至沭陽縣西北
分爲二水其一南至邳州入泗即齊乘所謂南漣
水也其一爲左瀆北至海州與安東之游水合自
下游沭通稱又北至贛榆入海即齊乘所謂北漣
水也說者皆云淮沂既治則蒙羽可藝而不知禹
更有施功之處羽山尤不明白故沭游二水特詳
著之
茅氏瑞疏曰山之可藝者衆矣而獨舉徐之蒙羽
與梁之岷嶓以例餘州岷嶓江漢所出其山高大
蒙羽非其匹也意其壤地沃饒亦略有同者與經
言徐田上中齊乘云沂州東南芙蓉山下有湖溉
田數千頃香稉畝鍾古稱琅邪之稻元和志承縣
界有陂十三所 其水溉稻東南部承者澄 今嶧縣西少有承縣故城 今沂嶧二州 之所州治
臨沂縣嶧州南嶧縣 仰泇承二水溉田青徐水利莫與爲匹皆
十三陂之遺跡 齊乘又云東加河出□州西北之莒山南流至下莊鎮東分一枝入芙蓉湖西山亦嶧州東北抱
犢山東南流至三合村與東加合又有西承水出于丘山亦合於北故名三合南實西湖又南合武河入泗謂之泇口舊日舟楫通焉 則蒙
羽爲沃壤可知胃按嶧近蒙沂近羽然齊乘所言
諸水皆在蒙山之野去羽山尚遠羽之側近則唯
沭游爲大橫流之後水道填淤大川已治而畎澮

之水不得所歸則良田長爲汙萊矣此蒙羽之間
所以必勤荒度也所治者衆大小諸水役均功敵
不可偏舉一二故言山以包之
大野既豬東原厎平 釋文豬張魚反劉東朗反厎之履反 胃按野史書作壄豬史記作都後同都者不云水澤所聚謂之
都 [illegible] 水豬
傳曰大野澤名水所停曰豬東原致功而平言可耕
正義曰地理志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北鉅即大也
檀弓曰汙其宮而豬焉又澤名孟豬停水處也故云
水所停曰豬往前漫溢今得豬水爲澤也東原即今
之東平郡蔡氏曰東原在徐之西北而謂之東者以
在濟東故也漢東平國景帝亦名濟東國益知大野

東原所以志濟也渭按今山東兖州府鉅野縣西有鉅野故城何承天曰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清濟舊縣故城正在澤中是也何承天見水經濟水注漢東平國治無鹽縣其故城在今東平州東東原乃汶濟之下流禹陂大野使水得所停而下流之患以紓又濬東原之畎澮注之汶濟然後其地致平可以耕作也

周禮兖州澤藪曰大野夏元肅云大野在徐之西兖之東周無徐州故以屬兖爾雅十藪魯有大野

左傳哀十四年西狩于大野獲麟杜注云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秦漢之際稱鉅野澤史記彭越漁於鉅野澤中後又稱巨澤水經注濟水東北出巨澤是皆大野矣元和志云大野澤在鉅野縣東五里南北三百里東西百餘里近志云鉅野澤在縣城北按鉅野故城在今縣之西而何承天云舊縣故城皆在澤中則澤必不起自今縣之東北可知也蓋此地屢遭河患漢元光三年河決濮陽瓠子注鉅野通淮泗後二十餘年始塞自是之後五代晉開運初宋咸平三年天禧三年熙寧十年金明昌五年河皆決入鉅野溢於淮泗或由北清河入海自漢以來衝決填淤凡四五度高下易形久已非禹迹之舊逮元至正四年河又決入此地鉅野嘉祥汶上任城等縣皆罹水患及河南徙

澤遂涸為平陸而畔岸不可復識矣

吳幼清曰大野澤俗稱梁山濼于欽齊乘亦云澤即梁山泊也梁山在壽張縣東南七十里東平州西南五十里東接汶上縣界史記梁孝王書北獵良山漢書作梁山服虔曰在壽張縣南括地志云在壽張縣西南一十五里此漢壽張縣也故城在今東平州西南汶水西南流與濟水會於山之東北廻合而成濼志云大野澤之下流也水常匯於此金時河益南徙梁山濼漸淤今按水經注濟水自乘氏縣西分為二一水東南流一水從縣東北流入鉅野澤是為濟瀆又北右合洪水又東北逕壽張縣西此有梁驛非今壽張縣古下讀應省也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亭北對安民山東臨濟水水東即無鹽縣界濟水又東北逕梁山東袁宏北征賦曰背梁山截汶波即此處也梁山跨東平壽張之境而汶濟會於其東北匯成此濼志以為大野澤之下流下流二字視吳于獨有分刌

王明逸謂大野即南旺湖按湖在汶上縣西南三十五里會通河之西岸志云湖即鉅野澤之東偏縈廻百五十餘里宋時與梁山濼合而為一圍三百餘里亦曰張澤濼熙寧十年河道南徙會于梁山張澤濼是也明永樂九年開會通河遂畫為二隄漕渠貫其中渠之東岸有蜀山湖謂之南旺東湖周六十五里中央有蜀山隄北有馬踏湖亦謂

之南旺北湖周三十四里有奇南旺地特高號為水脊賴有閘以節其流去閘則南北分瀉一空矣澤體洿下能鍾水似不應爾東湖蓋即水經注所稱茂都澱也酈道元云汶水自桃鄉四分(桃鄉故城在今汶上縣東北四十里)謂之四汶口(今東平州東舩村壩即四汶口之地)其左二水雙流西南逕無鹽東平陸(今汶上縣治即東平陸故城)又西合為一水西南入茂都澱澱水西南[illegible]巨野溝又西南[illegible]桓公河次一汶西逕壽張故城東遂為澤渚蓋即今南旺北湖也三汶皆在汶上縣界其右一汶西南流逕無鹽故城南又西南逕壽張故城北又西南入濟此汶在東平州界即舊注安山湖合濟水者也茂

都澱水西南出為巨野溝則澤在南旺之西雖相去不遠而湖之不得即為澤也明矣自宋時梁山濼與南旺湖混而為一世遂指南旺為大野說經者惑焉焦弱侯云大野澤元末為黃河所決後遂涸而志家以南旺湖當之譬諸好古者執今之所鑄而堅以為商彝也不亦過乎

史記集解曰鄭玄云東原地名今東平郡即東原索隱曰張華博物志云兖州東平郡即尚書之東原孔疏本此今東平州及泰安之西南境是也(其地在代之西南齊之東又之北)左傳僖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注云汶水北地水經注汶水出剛縣東北太山西南流逕汶陽之田齊所侵也自汶之北平暢極目(見文水)元和志汶陽故城在龔丘縣東北五十四里其城側土田沃饒故魯為汶陽之田龔丘今寧陽也縣本魯闡邑杜氏春秋釋地曰闡在剛縣北者也讙邑亦在縣界即定十年齊人所歸之讙田矣東原土田沃饒而地勢下溼故先儒言水患既平始可耕作也濟水自梁山東又北逕須朐城西(城在東平州西南)又北逕微鄉東(京相璠曰壽張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又北逕須昌縣西(州西有須昌故城)經所云會汶而又北者春秋莊公三十年公及齊侯遇于魯濟又襄公十八年諸侯會于魯濟同伐齊杜預曰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為齊濟在魯界為

魯濟蓋魯地也謂是水之濱矣濟西係兖域大野東原之役乃二州協力為之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埴市力反鄭作戠徐鄭王皆讀曰熾韋昭音試漸如字本又作蔪字林才冉反包必交反字或作苞)

傳曰土黏曰埴漸進長包叢生正義曰戠埴音義同考工記用土為瓦謂之摶埴之工是埴為黏土易漸卦象云漸進也釋言云苞稹也孫炎曰物叢生曰苞郭璞曰今人呼叢緻者曰稹漸苞謂長進叢生言其美也曾氏曰埴膩也黏昵如脂之膩也周有摶埴之工老子言埏埴以為器惟土之膩故可摶可埏也林氏曰徐受淮之下流其地墊溺已甚草木不得遂茂

久矣至此始進長叢生故特書曰草木漸包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傳曰田第二賦第五
厥貢惟土五色
傳曰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正義曰燾覆也苴以白茅用白茅裹土與之韓詩外傳云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以白茅以爲社明有土謹敬絜清也蔡邕獨斷云天子太社以五色土爲壇皇子封爲王者授之太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苴以白茅使之歸國以立社謂之茅土林氏曰前言赤埴墳此又兼五色者蓋此州之土大抵赤色者最多青黃白黑僅有之而已
漢書武帝賜齊王閎策曰受茲青社燕王旦曰玄社廣陵王胥曰赤社蓋古之遺制猶存故郊祀志元始五年令徐州牧歲貢五色土各一斗也元和志云徐州彭城郡開元貢五色土各一斗寰宇記亦云徐州歲貢五色土各一斗出彭城縣北三十五里之赭土山徐州新志蕭縣東南山出白土西山出紅土今按水經注姑幕縣有五色土王者封建諸侯隨方受之見漢志 姑幕漢屬琅邪郡其故城

在今諸城縣西北縣本魯諸邑今縣西南有諸邑故城春秋城諸即此亦齊琅邪邑今縣東南有琅邪山山有琅邪臺齊景公云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即此古青徐接壤處也漢琅邪郡隸徐州元始之貢疑即是此地所出李樂菴云出彭城恐非古時貢物蓋後人唯知彭城爲徐州遂專以郡界所出當之竊意此土經不言所出之地則徐域必在處多有但他縣或止三兩色而姑幕五色俱全故其名特著耳
羽畎夏翟釋文夏行雅反翟徒歷反渭按翟漢書作狄
傳曰夏翟翟雉名羽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正義曰釋鳥云翟山雉此云夏翟則夏翟共爲雉名周禮立夏采之官取此名也司常云全羽爲旞析羽爲旌用此羽爲之故云羽中旌旄林氏曰周禮天官夏采鄭注云夏翟羽也禹貢徐州貢此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緌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又染人秋染夏鄭注云染五色也以是知夏翟乃雉之具五色者古之車服器用以雉爲飾者多矣不但旌旄也吳氏曰夏五色具也茅氏瑞徵曰禹眷畎不遺窮谷以岱畎羽畎知之徐州土五色雉羽亦五色物華土產適相符合豈天壤靈氣有獨鍾而禽鳥亦得氣之先也與師曠禽經五采備曰翬亦曰夏翟注云雉尾至夏則光鮮也渭按夏讀若檟非春夏之夏注謬郭璞爾雅注曰伊雒而南雉素質五采皆備曰翬詩云

如葦斯飛言其文之奐散也葦即夏翟審矣

嶧陽孤桐（釋文嶧音亦[illegible]）

傳曰孤特也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正義曰地理志云東海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即此山也林氏曰詩云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蓋桐之生以向日者爲良必以孤桐者猶言孤竹之管也陸農師云梧桐性便濕地不生於岡引毛傳曰梧桐不生髙岡太平而後生朝陽則是山陽之桐難得其孤生者尤難得也渭按後漢郡國志下邳東海縣有葛嶧山本嶧陽山劉昭補注云山出名桐伏滔北征記曰今㮣根往往而存山在今淮安之邳州西北六里

林少穎云嶧山即詩所謂保有鳧繹非也渭按漢志東海下邳縣葛嶧山在西古文以爲嶧陽魯國騶縣故邾國嶧山在北嶧繹古字通今兖州府鄒縣東南有嶧山一名邾繹亦曰鄒嶧此即鳧繹之繹左傳邾文公卜遷於繹史記秦始皇刻石頌功德者也水經注泗水歷下邳縣逕葛嶧山東即奚仲所遷之邳繹元和志謂之嶧陽山邳州新志云俗名距山以其與沂水相距也此乃禹貢之嶧陽漢志極其分明林氏混而一之大謬蔡傳主葛嶧是也而黄文叔以爲在鄒縣非唯不見北征記語亦不知有地理志矣（嶧山自北而[illegible]之盡處也）

應劭風俗通義曰梧桐出嶧陽山採東南孫枝爲琴聲甚清雅金吉甫云桐性虚特生於山陽則清虚特異貢之以爲琴瑟後世難得則取凡桐之舊者爲之謂桐不百年則木之生氣不盡木生氣盡而後能與天地陰陽之氣相應也渭按桐不限何地唯以生髙山者爲良周官大司樂雲和之琴瑟於圜丘奏之空桑之琴瑟於方丘奏之龍門之琴瑟於宗廟奏之是其時琴瑟之材不必取諸嶧陽也後世龍門特著枚乘七發云龍門之桐髙百尺而無枝其根半死半生使琴摯斫斲以爲琴是已嵇康琴賦云惟椅梧之所生兮託峻岳之崇岡含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張協七命云寒山之桐出自太冥含黄鍾以吐幹據蒼岑而孤生蓋凡桐之特生於山岡者皆足貴也禹時則嶧陽饒有其材遂令貢之耳

琴瑟堂上之樂與人聲相比故材取嶧桐弦以㯶絲蓋其重也

泗濵浮磬（釋文泗音四）

傳曰泗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爲磬正義曰泗水傍山而過石爲泗水之涯水中見石若水上浮然此石可以爲磬故謂之浮磬茅氏曰此州制貢大略並供禮樂之用渭按泗濵先儒但云泗水之涯而不言在何

縣水經注泗水自彭城又東南過呂縣南水上有石梁焉故曰呂梁晉太康地記曰水出磬石書所謂泗濱浮磬者也括地志亦云泗水至彭城呂梁出磬石今徐州東南六十里有呂梁洪高誘淮南子注云呂梁在彭城呂縣石生水中禹決而通之蓋即磬石之所出也金元以來泗彌為河明嘉靖中惡其石破害運船鑿之使平而浮磬愈不可問矣

浮磬之浮諸家所說不一周希聖云浮過也與名浮於實之浮同惟泗濱之石其高過於水上者可以為磬此一說也林少穎云磬之為器必取其石之最輕者然後其聲清越以長但以輕故謂之浮

此又一說也黃鎮成云浮磬出泗水之濱非必水中蓋浮生土中不根著者金吉甫云浮磬如今硯石之取子石者蓋石根不著巖崖而特生故謂之浮此又一說也三說皆不如舊解周氏小與孔疏異猶不相背云

浮磬先儒皆以為貢石曾彥和曰不云浮石而云浮磬者成磬而後貢之蔡傳二義兼收愚謂曾說非是夔曰予擊石拊石石即磬也已成之磬可稱石則石之宜為磬者因其用以名其質亦可稱磬磬即石之名太康地記謂之磬石是其義也秦紀嶧山刻石頌德曰刻此樂石或云嶧山近泗水樂石即磬石也

隋志下邳縣有磬石山陳師凱曰輿地要覽云磬石山在下邳縣西南八十里寰宇記云泗水中無此石其山在泗水南四十里今取磬石上供樂府大小擊之其聲清越恐禹治水之時水至此山矣

渭按下邳今邳州也西南與鳳陽之靈壁縣接界縣北七十里有磬石山浮磬於水平後貢之禹必不以懷襄之狀狀其石水至此山殊屬傅會竊意晉初去漢未遠太康地記當有所本磬石蓋實出呂梁水中歷年已久水上之石採取殆盡餘皆沒水中呂梁湍激艱於採取上下二洪相距凡七里巨石[illegible]靈壁石聲亦清越乃改用之但不知始於何時隋志有磬石山疑謂[illegible]

後人見呂梁水上不復有可用之石遂疑地記為虛而以靈壁石為禹貢之浮磬矣焦弱侯云今泗濱絕無磬石惟靈壁縣北山之石色蒼碧琢之可為磬或當時泗濱石取之已盡若今端溪下巖之石者亦未可知此說是也又按今陝西西安府之耀州本唐華原縣州東有磬玉山出青石扣之鏗然有聲白居易華原磬詩序云天寶中始廢泗濱磬用華原石代之詢諸磬人則曰故老云泗濱磬下調不能和得華原磬考之乃和由是不改其詩曰磬襄入海去不歸長安市人為樂師華原磬與泗濱石清濁兩聲誰得知刺樂工非其人也泗濱

磬廢已久樂史宋人而云今取磬石上供樂府豈當時華原又廢而復用靈壁耶蘇軾遊戲馬臺詩云坐聽郊原琢磬聲是亦復用靈壁之一證也

日知錄曰先王之制樂也具五行之氣夫水火不可得而用也故寓火於金寓水於石鳧氏爲鐘火之至也泗濱浮磬水之精也石生於土而得夫水火之氣火多水石少四音磬石得水之於者也故浮用天地之情以制器是以五行備而八音諧矣

淮夷蠙珠暨魚釋文蠙蒲邊反又蒲田反又扶堅反字又作玭韋昭音蒲迷反蚌步項反本又作蚌蓋古蚌字後同

傳曰蠙珠珠名正義曰蠙是蚌之別名此蠙出珠遂以蠙爲珠名鄭玄以爲淮水之上夷民獻此珠與魚也蔡氏曰夏翟孤桐浮磬珠魚各有所產之地非他處所有故詳其地云吳氏曰淮夷淮北之夷渭按魚未詳二孔不指言何種薛氏以爲文鮀蔡氏以爲淮白魚愚未敢信也

孔傳淮夷二水出蠙珠及美魚正義曰蠙與魚皆水物而以淮夷冠之知淮夷是二水名淮即四瀆之淮夷蓋小水後來竭涸不復有其處耳王肅亦以淮夷爲水名渭按淮夷見經傳非一處即孔注費誓亦云淮浦之夷此獨以爲二水名不應前後相戾及檢陸氏釋文曰淮夷鄭云淮水之夷民馬云淮夷二水名孔傳云淮夷之水本亦作淮夷二水始知二字乃傳寫之訛穎達不知而曲爲之說殊可笑也晁以道謂和夷二水名誤本於此王肅解經專反鄭學宜其從馬而違鄭也

淮南北近海之地皆爲淮夷書序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又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費誓曰徂玆淮夷徐戎並興詩序宣王命召公平淮夷常武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又曰截彼淮浦王師之所魯頌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左傳僖十三年淮夷病杞此皆淮北之夷在徐州之域者也江漢之詩曰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春秋昭公四年楚子名諸侯及淮夷會于申此皆淮南之夷在揚州之域者也經所稱淮夷乃淮北之夷漢臨淮郡有淮浦縣今爲安東縣屬淮安府淮水從此入海即詩所謂淮浦矣淮夷蓋在東方荒服之內故亦謂之東夷今淮揚二府近海之地皆是也

陸德明云蠙一作玭音蒲迷反蚌也今按說文玭珠也从玉比聲宋弘云淮水中生玭珠玭珠之有聲下又出蠙字云夏書玭从虫賓是蠙玭實一字也薛士龍云山海經文鮀音駝之魚背如覆釜鳥首蛇尾是生珠玉今鰒魚似之鰒魚又名石決明珠之所生蓋蚌屬也舊刻何齊本草云蚌珠小者今本作明月珠也薛依此爲言說文引宋

弘說蠙珠珠有聲者未詳蓋薛因䲖亦有䲖音故以爲文䲖之魚又按郭璞江賦文䲖磬鳴以孚璆善注引山海經曰文䲖之魚其狀如覆銚鳥首而翼魚尾音如磬之聲是生珠玉與薛所引不同宋人援古輒改易字句類如此也䲖聲如磬豈即所謂珠之有聲者邪薛遺此句故曰未詳然文䲖據山海經所說其狀與蚌不相似亦不類石決明未知果即是蠙否文䲖世所罕見又兼生玉不可強爲附會陸佃埤雅云龍珠在頷蛇珠在口魚珠在眼鮫珠在皮說文鮫海魚皮[illegible]鼈珠在足蚌珠在腹皆不及蚌珠此言最爲明晰蓋他物皆能生珠而蚌珠

獨多且美故經言蠙珠以別之蠙只是蚌之別名非殊形詭類之物也

全吉甫云淮出唐州其百餘里內尚淺而多潭有蠙珠潭今其地凡十四潭而不復生珠矣若蠙珠玉磬古今風氣不同蓋不常有今按唐州爲豫域地非要荒淮上居人安得謂之夷潭名蠙珠亦近世附會爲之也

珠有以爲幣者管子曰先王以珠玉爲上幣是也有爲器飾者佩玉之組貫以蠙珠是也有爲寶藏者楚語王孫圉曰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是也虞夏之幣無珠玉蓋以爲器飾寶藏荊州之璣唯宜貫組故爲璣組以獻淮夷之蠙珠所用者廣則貢珠以聽其所爲也

黃文叔云蠙魚生珠既貢珠又枯其魚貢之說本薛氏文䲖之枯魚可致遠也以蠙魚爲一物幷暨字亦抹殺矣況文䲖又不聞爲羹獨美乎蔡傳云珠爲服飾魚用祭祀今濠泗楚皆貢淮白魚亦古之遺制然按寰宇記楚州產淮白魚又漣水軍產淮白魚海鰌魚蔡說本此然淮魚之美者豈獨一白魚以宋制釋禹貢終無根據竊謂海物非中土所有故使青貢之魚則非其例也帝都在冀河汾渭洛之間魚不可勝食何藉於徐意者其王鮪乎

說文鮪[illegible]爾雅[illegible]大者名[illegible]月令季春天子薦鮪于寢廟是魚莫重於鮪也張衡東京賦王鮪岫居薛綜注云山有穴曰岫長老言王鮪從南方來出此穴中入河水見日目眩浮水上釣人取之以獻天子用祭其穴在河南小平山水經注河水東過鞏縣北有山臨城謂之崟原丘其下有穴謂之鞏穴言潛通淮浦[illegible]北達于河直穴有渚謂之鮪渚成公子安大河賦曰鱣鯉王鮪暮春來遊周禮春薦鮪然非時及他處則無[illegible][illegible]按鞏穴所潛通者即徐之淮浦薛綜云南方正謂此

也蓋禹時河中無鮪唯淮浦有之故令淮夷貢鮪後世鮪由鞏穴而出周頌曰有鱣有鮪漆沮之魚也衞風曰鱣鮪發發東河之魚也上下游泳中土往往有之不必遠取之徐方矣推尋事迹容或如此識之以待博物者

鄭善長云地理潛闚變化無方鞏穴南通淮浦不可謂理之所無禹時王鮪未由鞏穴出亦容有其事但此魚果為王鮪經何不言蠙珠暨鮪是則可疑耳嘗考水中之獸有名魚者詩小雅采薇曰象弭魚服采芑曰簟茀魚服傳云魚服魚皮也正義云以魚皮為矢服左傳歸夫人魚軒服虔曰魚獸名則魚皮又可以飾車也陸璣疏曰魚獸似豬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今以為弓鞬步叉（黃氏韻會鞬字引釋名云箭室藏箭于其中也作步叉）其皮雖乾燥為弓鞬矢服經年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海潮還及天晴則毛復如故雖在數千里外可以知海水之潮自相感也初學記引張華博物志云牛魚目似牛形似犢子剝皮懸之潮水至則毛起去則毛伏楊孚臨海水土記云牛魚象獺毛青黃色似鱣知潮水上下此牛魚似即陸璣所謂魚獸者周書王會解言禹四海異物有南海魚革注云今以飾小車纓兵室之口又揚州貢蠵蠵魚注云說文作鰅鰅魚名

皮有文出樂浪東暆神爵四年初捕輸考工（少府屬官有考工令丞）則此魚之皮亦似可以飾器物故輸之考工也淮夷屬徐臨海屬揚樂浪屬青三者恐只是一種東海中處處有之禹時徐貢而青揚不貢亦猶瀕海皆煮鹽而獨貢於青荊梁亦產橘柚而獨貢於揚耳魚之名見於毛詩左傳其皮可以飾器物故貢之以魚為水中之獸殊不費辭似又勝前說

厥篚玄纖縞（釋文纖息廉反縞古老反徐古到反）

顏氏曰玄黑也纖細繒也（[illegible]）縞鮮支也即今所謂素言獻黑細繒及鮮支也曾氏曰玄赤而有黑色黃氏曰徐水宜染玄渭按周禮染人六入為玄其色緅緇之間是赤而有黑色也說文縞鮮色爾雅縞皓也豫篚之纖非一色故言質而不言色此州之篚唯玄故兼言色以別之曰玄纖縞薄於纖而不染言色即可以見質也

傳云玄黑繒縞白繒纖細也纖在中則二物皆當細渭按荊州雲土夢作乂蘇氏說云雲夢二土名而云雲土夢者古語如此猶曰玄纖縞云爾此依孔傳立義謂以土字關上下猶以纖字關上下也然文勢終覺不順曾彥和云先儒以黑經白緯為纖徐州之篚玄也纖也縞也凡三物釋者以玄縞為二物誤矣渭按說文縿帛也漢書灌嬰販繒注

云繒者帛之總名則無論疏密厚薄皆可稱繒傳
云黑繒白繒未失也但玄纖連讀不當以纖字闌
上下耳鄭康成禮記注白經赤緯曰縞黑經白緯
曰纖蓋當時別有此一種織作為祥禫之服它書
所稱纖縞非必盡然也曾氏據此以釋禹貢曰纖
縞皆去凶即吉之服夫祥而縞禫而纖三年之喪
變除之節次也使貢篚專為此設是歲歲豫凶事
矣有是理乎參考諸家總不如顏說之當
縞薄於纖何以知之按毛公詩傳縞薄繒不染故
色白黃氏韻會縞繒之精白者曲阜之俗善作之
尤為輕細又喪服之變除以布帛之疏密為次故

祥縞而禫纖縞薄於纖明矣纖用絲多密而厚縞
用絲少疏而薄纖蓋今之所謂紬縞則今之所謂
絹也曲阜出縞故謂之魯縞漢書韓安國云彊弩
之末力不能入魯縞是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今兗州府
滋陽縣猶出文綾有鏡花雙距之號雅稱輕靡其
魯縞之遺乎[illegible]則綾亦縞素之類
曾氏云玄以之為袞所以祭也以之為端所以齋
也以之為冠人冠之以為首服者也纖縞皆去凶
即吉之服記曰再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
禫而纖按纖乃細繒隨所染而用之非黑經白緯

之謂王者以喪禮哀死亡郡國之憂縞固可以為
賻然其用不止於此周禮齊服有玄端又有素端
大札大荒大裁皆素服王后命婦之服有素沙鄭
注云今白縳縳即絹也詩曰素衣朱襮又曰縞衣
綦巾論語素衣麑裘禮記弟子縞帶左傳季札見
子産與之縞帶縞之為用甚多不可以喪紀盡之
亦非但有虞用為燕服矣
浮于淮泗達于河[illegible]
金氏曰達于河古文尚書作達于菏說文引書亦作
菏今俗本誤作河耳菏澤與濟水相通而泗水上可
以通菏下可以通淮徐州浮淮入泗自泗達菏也青

州書達于濟則達河可知故徐州書達于菏則達濟
可知渭按菏謂菏澤在今兗州府定陶縣東北說文
菏字下云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菏从水苛聲徐鉉音
古俄切隸从艸作荷俗遂訛為荷又訛為河也許慎
時經猶作菏而史記漢書竝作河蓋後人傳寫之誤
濟水豬為菏澤北經蒙青之文曰達于菏則由濟入
漯可知矣徐之東北境可浮沂泗以達濟不必從淮
其西北境亦可浮汶以達濟不必從泗也
兗青徐揚四州之貢道前後相承不複不亂汶與
濟連故青曰浮于汶達于濟徐揚道由淮泗從泗
入濟必由菏澤故書曰達于菏若作河則複而無

理河漯青且不言矣而徐復云達于河陵亂失次
禹貢必無此書法而人猶謂作河為是者總由不
知菏澤之原委耳

水經注泗水出魯卞縣故城東南桃墟西北[illegible]又西逕其縣故城西[illegible]又西南逕魯縣北分為二[illegible]北為洙瀆[illegible]南則泗水[illegible]泗水又南逕魯

城西南合沂水[illegible]又西逕瑕丘縣東[illegible]屈從縣東南流逕平陽縣故城西[illegible]又南逕高平縣故城西洸水注之[illegible]又南逕方與縣東菏水從西來注之[illegible]又屈東南過湖陸縣南左會南梁水[illegible]又南梁水注之[illegible]又南逕薛之上邳城西[illegible]又南逕

沛縣東黃水注之[illegible]又南逕小沛縣東[illegible]又東南逕廣戚縣故城南[illegible]又逕留縣而南逕垞城東[illegible]又東南逕彭城縣東北[illegible]又南逕彭城縣故城東[illegible]又東南逕呂縣南[illegible]又東南逕下邳縣葛嶧山東又東南逕其故城西[illegible]

[illegible]又東南沂水注之又東南得睢水口[illegible]又逕宿預城西又逕其城南[illegible]又東逕陵柵南[illegible]又東南逕淮陽城北[illegible]又東南逕魏陽城北[illegible]又東逕角城北而東南流注于淮[illegible]以今輿地言之泗水出泗水縣歷曲阜滋陽濟寧鄒縣魚臺滕縣[illegible]沛縣徐州[illegible]邳州宿遷桃源至清河縣入淮[illegible]此禹迹也今其故道自徐城以南悉為黃河所占而淮不得擅會泗之名矣

漢志山陽郡湖陵縣下云禹貢浮于淮泗達于河水在南漢時湖陵縣安得有黃河此河字明係荷字之誤水在南謂荷水在縣南也酈道元泗水注引此文云荷水在南水經濟水篇言荷水過湖陸縣南東入泗皆確證不獨許慎作荷也今按水經注荷水分濟于定陶東北（自荷澤分流）東南逕乘氏縣故城南（縣即春秋之乘丘在今鉅野縣西南）又東逕昌邑縣故城北（城在今金鄉縣西北）又東逕金鄉縣故城南（城即今縣治城北有金鄉山）又東逕東緡縣故城北（城在金鄉縣東北）又東逕方與縣北又東逕武棠亭北（有武棠亭下臨水昔魯侯觀魚于棠謂此在方與縣故城北十里經所謂武棠亭也今魚臺縣北十三里有武棠亭）又東逕泥母亭北（春秋僖公七年盟于甯母即此也甯泥聲相近遂誤為泥母今魚臺縣東有甯母亭）又東與鉅野黃水合又東逕湖陸縣南東入于泗水（今魚臺縣東二十里穀亭鎮即縣注所謂穀庭城荷水入泗處也元和志兗州魚臺縣荷水一名五丈溝西自金鄉縣界入去縣十里又東南至合四水口泗水東北自任城縣界流入但縣東與荷水合又東北入彭城郡界任城即今濟寧州也今黃水在湖陵故城四六十里而荷水更在縣北十里與地志水經所云在湖陸縣南者不合蓋水道變矣）以今輿地言之定陶鉅野金鄉魚臺界中（並屬兗州府）皆荷水之所經也然此水乃荷澤之枝流泗水與澤相通之道經所謂荷主澤而言自乘氏以至湖陵名曰荷水乃出自後人禹時未有也

地記之言水也凡二水大小相敵既合流自下皆得通稱多至五六水亦然漢志魯國卞縣泗水至方與入泲說文泗受泲水東入淮其所謂泲即荷水也又漢志蕃縣南梁水西至湖陵入泲渠酈善

長云泲在湖陸西而左注西泗泲合流地記或言泲入泗泗亦言入泲故有入泲之文渭按觀魚臺下臨荷水而公羊傳以棠爲濟上邑則以荷爲濟漢初已然故班固謂泗入濟許慎謂泗受濟而不言荷以荷即濟也水經濟水篇所敘自乘氏以至湖陸即分濟之荷自沛縣以至睢陵即入淮之泗而皆以爲濟水蓋本漢志以立文也然又云濟水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南爲荷水北爲濟瀆而泗水篇則自方與受荷以至睢陵入淮皆以爲泗水是又與禹貢合水經非一時一手作觀於此而益驗竊謂濟雖小水而能專達於海故得與四瀆之列使合泗入淮者亦濟則是因淮以達海矣安得謂之瀆禹主名山川不相假借故河之別曰漯江之別曰沱漢之別曰潛不使與正流同名昭其辨也而後世地記以荷泗爲濟本支不分大戾經旨不詳爲之辨何以使禹貢之書著明如日月哉

二水既合可以通稱然不得追溯其上流而被以所合之名如荷既合泗謂荷爲泗可也并湖陵以上之荷而稱之曰泗則大不可矣漢志濟陰乘氏縣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按泗水不經是縣酈善長云此乃荷濟即所謂荷水分濟於定陶東北者也志以其下流合泗而於乘氏縣即謂之泗是猶

以泗之下流合菏而於卞縣即謂之菏也可乎不可乎班氏往往有此失如禹自沔陽導潛至葭萌爲西漢水而志幷其別源之嘉陵水亦以西漢水目之以爲出西縣之嶓冢山其失正與此同

蘇傳云自淮泗入河必道于汴世謂隋煬帝始通汴入泗禹時無此水道以疑禹貢之言按漢書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文穎注云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即今官渡是也魏武與袁紹相持於官渡乃楚漢分裂之處蓋自秦漢以來有之安知非禹迹耶禹貢九州之水皆記入河

水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帝都所在理不應爾意其必開此道以通之其後或爲鴻溝或爲官渡或爲汴上下百餘里間不可必然皆引河水而注之淮泗也故王濬伐吳杜預與之書曰足下當徑取秣陵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濬舟師之盛古今絶倫而自泗汴泝河可以班師則汴水之大小當不減於今又足以見秦漢魏晉皆有此水道非煬帝創開也吳王夫差闕溝通水與晉會于黃池而江始有入淮之道禹時則無之故禹貢曰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明非自海入淮則江無入淮之道今直云浮于淮泗達于河不言自海則鴻溝官渡汴水之類自禹以來有之明矣○按蘇氏因說者有謂河當作菏而以爲不必然故發此論元黃公紹爲之辨曰浮于淮泗達于河說者牽合傅會或指鴻溝引河入泗爲禹迹或謂當時必有可達之理朱氏書傳亦莫知所折衷今按說文菏字注引禹貢此文是則達于菏非達于河也許慎所見蓋古文尚書後人傳寫例以上下文達于河之句改菏爲河陸德明又以河音如字遂啓後人淮泗不能達河之疑然其下復云說文作菏工可切水出山陽湖陵南則非九河之河明矣如字之音陸氏誤也見韻會○閻百詩曰禹貢濟入于河南

溢而爲滎而陶丘而菏而汶而海此禹時之濟瀆發源注海者也史記河渠書禹功施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此禹後代人於滎澤之北引河東南流故水經謂河水東過滎陽縣蒗蕩渠出焉者是亦引濟水分流故漢志謂滎陽縣有狼湯渠首受泲東南流者是又自是之後代有疏濬枝津別瀆不可勝數則酈氏注所謂滎波河濟往復逕通者也雖然其來古矣蘇秦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則戰國前有之晉楚之戰楚軍于邲邲即汳水則春秋前有之爾雅水自河出爲灉灉

本汳水則爾雅前有之然莫不善於道元之言曰大禹塞滎澤滎澤莽時方枯豈禹塞之乎又曰昔禹塞其淫水而於滎陽下引河滎陽河非禹引而謂禹之時已有乎余是以斷自河渠書參以滎陽下引河不見禹貢之書爲出禹以後頗自韋其考比蘇氏差詳矣渭按河當作菏得黃氏之辯而愈明蘇氏引高紀文穎注而忘其出於河渠書也又安知上文有自是之後四字乎非但蘇氏酈道元亦不察也今百詩唯據此四字判鴻溝非禹迹眞老吏斷獄手而愚更有進焉者謂由泗入菏由菏入濟是矣而自陶丘以西舍鴻溝無達河之道也

禹得不指爲禹迹乎謂滎陽下引河出禹以後是矣而由濟達河莫知其所經不顯示以一塗終何以破千古之疑乎是當於濟漯之間求之蓋兗青徐揚之貢道皆由濟入漯以達河而宋儒謂濟漯二水無相通之處則浮濟者泝陶丘而西且北勢不得不出於滎陽此蘇氏之論所以近理而人不敢深折其非也誠知經所謂浮于濟者乃至菏會汶之濟而非陶丘滎澤之濟則濟之所以通河者漯也非鴻溝官渡汴水也而紛紜之說不攻自破矣詳見兖州

蔡傳許慎曰汳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爲雝水東入于泗則淮泗之可以達于河者以雝至于泗也許慎又曰泗受泲水東入淮蓋泗水至大野而合泲然則泗之上源自泲亦可以通河也渭按前說即道汴入河之意後說不知許氏所謂泗受泲者泲即湖陵入泗之菏而乃云泗水至大野而合泲謬甚蓋泗水南流合菏不西注大野也上源亦可通河仍是鴻溝爲禹迹之說

禹貢錐指卷第五

禹貢錐指卷第六　　德清胡渭學

淮海惟揚州

傳曰北據淮南距海渭按海岸雖自東北迤西南而經云東漸于海則青徐揚之海皆主東言可知也傳於青兼言北既爲失之而於揚專言南則失之愈甚通典曰揚州北距淮東南距海舊曰南距海今改爲東南自晉以後歷代史皆云五嶺之南至于海並是揚州之地案禹貢物產貢賦職方山藪川浸皆不及五嶺之外且荊州南境至衡山之陽若五嶺之南在九州封域則以鄰接宜屬荊州豈有捨荊而屬揚此近史之誤也杜氏此言良是改南爲東南視傳爲優

其所距者即秦漢南海郡之揭陽縣唐潮陽郡今潮州府是也南海郡治番禺其極東界爲揭陽縣王莽改縣曰南海亭蓋至此始爲南海而揭陽以北猶爲東海故知揚州之海經亦主東言也

黄文叔云揚州吳越之域地盡南海皆揚土也杜佑分嶺南爲古南越以爲非禹貢九州之域何所據依哉禹貢冀北界標碣石而著島夷則地窮沙漠凡今雲朔燕薊諸夷居於山者皆是也揚南界表海而著島夷則地窮漲海凡甌閩交廣諸夷居於山者皆是也是蓋聲教所暨聞盛德而皆徠臣爲唐虞之盛安有四海之內而非禹貢九州之域者渭按說文島海中有山可依止也雲朔燕薊甌閩交廣之地皆不在海中安得謂之島夷且雲朔燕薊杜氏已列在冀域甌閩亦列在揚域獨交廣爲南越耳交廣南距海謂海內皆九州之域可也若北海西海不知所極匈奴爲北海內地西域三十六國皆西海內地豈亦在九州之域者哉此不足深辨唯裴駰史記集解於略定揚越下引張晏曰揚州之南越（顏師古漢書敘例張晏字子博中山人次張揖蘇林之後如淳孟康之前皆三國魏人）而晉太康地志云交州本屬揚州取交阯以爲名虞之南極也二說相承已久習非不悟今駁正如左

古有百越之稱一在禹貢揚州之域史記秦始皇

本紀二十五年王翦悉定荊江南地降百越之君置會稽郡東越列傳秦并天下廢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以其地爲閩中郡是也一即南越又名揚越在五嶺之南揚荊梁三州之徼外秦始皇本紀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索隱曰嶺南之人多處山陸其性強梁故曰陸梁）爲桂林象郡南海以適（讀曰謫）遣戍是也漢復立無諸爲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治（徐廣曰今侯官）又立搖爲東海王都東甌（徐廣曰今之寧）此皆句踐之後在揚域地理志以會稽爲吳分者是也（漢會稽郡有冶縣師古曰本閩越地）戰國策蔡澤云吳起爲楚南收揚越史記吳起列傳楚悼王時相楚南平百越南越列傳云

秦已幷天下略定揚越置桂林南海象郡又云漢
立尉佗爲南越王使和集百越太史公自序云漢
旣平中國而佗能集揚越以保南藩賈誼過秦論
云南取百粵（與越同）之地以爲桂林象郡鼂錯上書
云揚粵之地少陰多陽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嚴
安上書云秦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
此百越卽揚越秦時號陸梁地地理志以蒼梧鬱
林合浦交阯九眞南海日南爲粵分者是也（其分秦二郡地
爲七郡屬交州）揚越猶於越閩越駱越之類字義古無可考
安見爲揚州之南越耶自張晏倡爲此說而顔師
古張守節皆從之師古曰本揚州之分故云揚越
守節曰夏禹九州本屬揚州故云揚越學者翕然
宗之至杜佑作通典始於九州之外別列南越且
云嶺南鄰接荆州不當捨荆而屬揚今按兩廣輿
圖唯南雄韶州廣州惠州四府地在古揚州之徼
外而自肇慶以西至潯州縣地千餘里皆在古荆
州之徼外南寧以西至安南則又在古梁州之徼
外矣禹分九州揚地不當斗入西南數千里據後
漢獻帝紀建安十八年復禹貢九州注云省交州
以幷荆州益州則南越縱在九州之域亦當分繫
荆梁張晏魏人乃不諳故事而以南越專屬揚州
又誤中之誤（據揚雄交州箴曰爰自開闢不羈不絆周公攝祚白雉是獻則自周以前南越未嘗通中國況有其地乎）

太康地志雖有交州本屬揚州之說然沈約蕭子
顯撰宋齊州郡志並不言交廣爲禹貢某州之域
至唐人修晉書始據太康地志於交廣二州直書
曰禹貢揚州之域（隋書同）而其說遂牢不可破然神功
元年狄仁傑上疏以爲北横大漠南阻五嶺天所
以限戎狄而隔中外是亦不從晉書至杜氏於九
州之外別列南越頗協經義而世猶不信愚請以
一事折之舜以青州越海分齊爲營今五嶺横絶
南北曷不分揚之南境自爲一州冀州南北太廣
分衛爲幷燕以北爲幽今揚南之廣大不啻如冀
北曷不分後世交廣之地增置二州而乃止於十
有二乎近史之誤明甚矣如南交之宅交阯之撫
蒼梧之崩韶石之奏傳記淆訛貽惑後人尤不可
以無辯詳見朔南暨下
殷割淮南江北之地以益徐故爾雅云江南曰揚
州蓋視夏之揚爲小然其西又得禹貢荆州之地
何以知之按導水文漢至大別入江而爾雅云漢
南曰荆州蓋漢水之名至大別山而止其曰漢南
者謂大別以西漢水之南也曰江南者謂大別以
東江水之南也荆揚之界當於此分然則殷揚州
之境縮於北而贏於西與夏之揚廣狹適相當矣
周禮東南曰揚州其藪澤川浸不殊於禹貢特未

知與穀制異同如何耳

揚州有古汪芒氏之封春秋時可考者蓼六越楚(東境是)吳蔣弦黃舒宗巢舒庸舒鳩英桐鍾離濮(左傳昭元年吳濮有釁杜注云吳在東濮在南今建寧郡南有濮夷)凡十七國戰國時初屬越後楚滅越而有其地秦并天下置九江鄣郡會稽閩中南海(東境今興陽郡是)漢復置揚州(領郡國七)後漢魏晉並因之(晉領郡二十二)唐為淮南道之廣陵(揚州)淮陰(楚)鍾離(濠)壽春(壽)永陽(滁)歷陽(和)廬江(廬)同安(舒)蘄春(蘄)弋陽(光)等郡江南東道之丹陽(潤)晉陵(常)吳郡(蘇)吳興(湖)餘杭(杭)新定(睦)新安(歙)會稽(越)餘姚(明)臨海(台)縉雲(處)永嘉(溫)東陽(婺)信安(衢)建安(建)長樂(福)清源(泉)漳浦(漳)臨汀(汀)潮陽(潮)等郡江南西道之豫章(洪)鄱陽(饒)潯陽(江)臨川(撫)廬陵(吉)宜春(袁)南康(虔)等郡按以上通典所列無可更定者以今輿地言之浙江江西福建皆是江南則江寧揚州廬州安慶池州太平寧國徽州鎮江常州蘇州松江十二府滁和廣德三州其鳳陽府則鳳陽臨淮定遠壽州霍丘盱眙天長淮安府則山陽鹽城河南則汝寧府之光州光山固始湖廣則黃州府之羅田蘄水蘄州廣濟黃梅廣東則潮州府皆古揚州域也

淮水自今河南汝寧府息縣南東流經光山縣北又東經光州北又東經固始縣北又東

北經江南鳳陽府潁州北又東經霍丘縣北潁上縣南又東經壽州北與豫分界又東北經五河縣東南又東經泗州南盱眙縣北又東經淮安府清河縣南又東經山陽縣北又東經安東縣南而東北注于海與徐分界

海自山陽縣東北折而東南歷鹽城興化如臯縣東又南至通州東為江水入海之口其南岸則太倉州也自州東又東南歷上海縣金山衛東又南歷浙江鎮海象山縣折而西歷寧海縣東又西南歷黃巖太平樂清瑞安平陽縣東又南歷福寧州東又西南歷羅源連江長樂福清縣東又西南歷莆田惠安同安縣南又西南歷海澄漳浦詔安縣東南又西歷廣東澄海縣南又西至潮陽縣南揚州之海於斯極矣昔周宣王命召公平淮夷帥師自江漢循流而下故其詩曰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又曰于疆于理至于南海淮夷者淮南之夷南海即揚東南所距之海韓退之南海神廟碑云廣州治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此番禺之海也潮州刺史謝上表云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此揭陽之海也詩所謂至于南海者亦至揭陽而止耳豈必踰嶺以至番禺哉左傳僖四年楚子使屈完言於齊侯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注

云楚界猶未至南海因齊處北海遂稱所近蓋夸大之辭其襄十三年子囊述共王之德曰撫有蠻夷奄征南海征與處不同蓋楚至悼王時吳起爲楚南收揚越楚地始踰嶺而頫南海共王則征之而已此却非夸大之辭

揚之南界經無可見據通典以潮陽隸古揚州蓋自江西大庾嶺東南羣山綿亘以達於廣東潮州府之揭陽即揚之南界也大庾嶺在南安府大庾縣南八十里（縣本漢豫章郡南埜縣地）南接廣東南雄府保昌縣界（縣亦南埜縣地）水經注以爲五嶺之最東亦名東嶠漢書謂之塞上南越相呂嘉破漢將軍韓千秋于石門送

漢節至于塞上即此地也後漢志名臺領山唐以後又稱梅嶺其西爲贛都山贛水所出與湖廣郴州宜章縣接界裴淵廣州記曰五嶺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也此與水經注小異桂陽即騎田而無都龐有揭陽顏師古云嶺者西自衡山之南東窮於海一山之限耳而別標名則有五蓋依裴氏五嶺訖揭陽揭陽山一名揭嶺在今揭陽縣西北百五十里南北二支直抵惠州府興寧海豐二縣界山南揭陽故城漢縣也今西自越城騎田萌渚陂陁相屬直趨大庾嶺又循脊而下東包揭陽屬之海堧與江西福建分險唐一行所謂南戒山河至衡陽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以限蠻夷者是也星傳謂南戒爲越門

揚之西界經亦無可見今據通典所隸郡縣約略言之蓋自河南光山縣與豫分界其南爲湖廣之羅田蘄水蘄州廣濟（舊謂九江在黃州黃梅界故光山以下皆屬荊今以洞庭爲九江皆屬揚也）踰江而南則爲江西之瑞昌又西南爲武寧寧州萬載萍鄉永新永寧又東南爲龍泉崇義大庾皆與荊分界處也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釋文蠡音禮豬[illegible]反攸[illegible]本作逌[illegible]）

傳曰彭蠡澤名隨陽之鳥鴻鴈之屬冬月所居於此澤正義曰日之行也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鴈九月

而南正月而北左思蜀都賦所云木落南翔冰泮北徂是也此鳥南北與日進退隨陽之鳥故稱陽鳥林氏曰攸居者水退其地可居也蔡氏曰陽鳥謂鴈也今惟彭蠡洲渚之閒千百爲羣吳氏曰彭蠡澤跨豫章鄱陽之境廣數百里受贛信饒撫之水及洪東境之水豬者名鄱陽湖東出名揚瀾左蠡處吉袁筠之水及洪西境之水皆會過南康至湖口縣入江渭按地理志豫章彭澤縣西有彭蠡澤今江西湖口彭澤都昌三縣皆漢彭澤縣地湖口彭澤屬九江府都昌屬南康府呂覽云禹爲彭蠡之障乾東土謂斯役也彭蠡澤後稱彭蠡湖在今江西南昌府城東北一

百五十里饒州府城西四十里南康府城東五里
九江府城東南九十里周迴四百五十里浸四郡
之境亦曰鄱陽湖以中有鄱陽山而名俗因號在
都昌者爲東鄱湖在南昌者爲西鄱湖湖又隨地
而異名其在星子縣東南接南昌界者曰宮亭湖
水經注云廬山南嶺下有神廟號曰宮亭廟故彭
湖亦有宮亭之稱湖中有落星石周迴百餘步高
五丈其在都昌縣西南者曰揚瀾湖又北曰左里
湖通典云地在章江之左因名元和志云揚瀾湖
北曰左里一作左蠡今縣西南九十里有左里城
是也其在餘干縣西北者曰擔石湖通典云鄱陽

郡西百七十里至擔石湖是也輿程記云自湖口
縣入彭蠡湖經大孤山至南康府百二十里又二
百五十里至南昌府自縣而東南渡湖抵饒州凡
三百七十里鄱陽山本名力士山亦名石印山東
南去鄱陽縣百五十里漢爲歷陵縣地湖中又有
康郎山在餘干縣北八十里爲風帆之表識大孤
山在九江府德化縣東南四十里與南康分界水
經注云有孤石介立湖中周迴一里竦立百丈矗
然高峻特爲瓌異疑即謂此山唐顧況詩大孤山
盡小孤出蓋彭澤縣之小孤山與此遥相望也
彭蠡所受有九水劉歆云湖漢等九水入彭蠡是

也或曰十川酈道元云贛水總納十川注于彭蠡
是也漢志豫章郡贛縣下云豫章水出西南北入
大江（贛縣今贛州府治音感）雩都縣下云湖漢水東至彭澤入
江行千八百九十里（雩都故縣在今縣東北[illegible]里）又鄱陽縣有鄱水
（鄱陽故城在今饒州府鄱陽縣東六十里）餘汗縣有餘水（今餘干縣即其故城[illegible]）艾縣有
脩水（艾縣故城在今寧州西[illegible]百里）南城縣有盱水（南城今建昌府治）建城縣有
蜀水（建城今高安縣[illegible]）宜春縣有南水（宜春今袁州府治）南埜縣有
彭水（南埜故城在今南安府南康縣西南）又長沙國安成縣有廬水（安成故城在今
吉安府安福縣西五十里）皆入湖漢水湖漢水與豫章水源異而
流同故志並云入江彭水即豫章水之上源非有
二水是湖漢豫章與鄱餘脩盱蜀南廬爲九水也

水經注則湖漢豫章總謂之贛水其言曰贛水出
豫章南野縣西一名豫章水（[illegible]）東北流逕南野縣北（[illegible]）
又北過贛縣東右會湖漢水（[illegible]）又西北過廬陵縣西廬
水注之（此[illegible]廬陵縣也故城在今吉安府泰和縣北三十里）又東北過石陽縣西又

東逕其縣南今廬陵縣北六十里有石陽故城皆廬陵郡治也又東北過漢平縣南吳太康元年改漢平曰吳平又東北逕新淦縣西牽水注之又與淦水合牽水西出宜春縣東逕吳平縣又東逕新淦縣而注於豫章水胡渭及贛水通稱也又淦水出其縣[illegible]注於贛水按寰宇記新淦縣[illegible]應劭曰淦水所出西入湖漢[illegible]又古今及今臨江府清江縣東六十里有新淦故城又北逕南昌縣西縣即今南昌府治盱水注之水北[illegible]城西北東逕南昌縣南西注贛水又與濁水合濁水出[illegible]縣東逕建成縣又東至南昌縣[illegible]入贛水[illegible]瑞州府新昌縣東有[illegible]故城[illegible]漢建成縣地又北逕縣城西縣本[illegible]江南郡漢高帝六年始命灌嬰以為豫章郡治此城即灌嬰所築也又東北逕郡北為津步西岸有盤石謂之石頭又北逕龍沙西沙甚潔白高峻而陂有龍形連亙五里又北逕椒丘城又北逕鄡陽縣今鄱陽縣西北百二十里有鄡陽故城[illegible]餘水注之[illegible]又與鄱水合水出鄱陽縣東西逕其縣南又西至[illegible]注贛水又有僚水入焉水出[illegible]建昌縣東北逕[illegible]而東注贛水[illegible]口今南康府建昌縣西六十里有昌邑城[illegible]大江謂贛水非鄱陽之也又北過彭澤縣西循水注之水出艾縣東北逕[illegible]縣又東北注贛水今南康府安義縣西南四十里有[illegible]六百六十里贛水總納十川同湊一瀆俱注彭蠡而北入于江[illegible]以今輿地言之贛水自湖廣郴州宜章縣流入江西崇義縣界歷上猶南康並屬南安府贛縣贛州府治萬安泰和廬陵吉水永豐並屬吉安府峽江新淦清江並屬臨江府豐城至南昌入彭蠡湖並屬南昌府又北歷星子都昌並屬南康府德化湖口並屬九江府注于大江春夏時彭蠡浩蕩無涯及乎霜降水涸則贛川如帶而已此水自昔有南江之稱鄭康成說三江云右會彭蠡為南江南史王僧辯傳陳霸先自嶺南起兵討侯景出南江行至湓口

胡三省云贛水謂之南江唐張九齡都督洪州有望南江入始興郡路詩又自豫章南還江上作云歸去南江水磷磷見底清豫章水之為南江其來已久非宋人臆說也

林少穎云治水下言陽鳥攸居九州無此例古之地名取諸鳥獸如虎牢犬丘之類多矣左傳昭二十年公如死鳥杜注云死鳥衛地以是觀之安知陽鳥之非地名乎鄭有鳴鴈在陳留雍丘縣漢北邊有鴈門郡皆以鴈之所居為名陽鳥意亦類此蓋鴈之南翔所居故取以為地名渭按此當與桑土既蠶三苗丕敘作一例看不必致疑陽鳥為地名終無根據影響揣度之言亦何足信邪

金吉甫云禹豬彭蠡度其旁地為蘆葦以備浸溢故陽鳥居之如漢築隄去河各二十五里以防泛溢其後民頗居作其間故河水漲溢之時動成漂沒以此知神禹度彭蠡之濱以居陽鳥其為民防患之意蓋深渭按此說近理而實不然鴻鴈之居以近水遠人為得所易漸之初六曰鴻漸于干六二曰鴻漸于磐皆近水地也故吉九三曰鴻漸于陸則失其所矣故凶橫流之際彭蠡入江處必有於澱澤水瀰漫冬夏不殊鴻鴈之來唯可陸居及禹疏濬之後下流通利因為陂以障之水潦大至

亦不過抵陂而止背秋涉冬則兩涯涸如平野葦花蘆葉到處可棲矣想禹治彭蠡功畢適當鴻鴈來賓之候故因所見而紀其事陽鳥攸居正在陂中霜降水涸自成蘆葦之區非禹特廢其剏地以爲蘆葦也夏小正正月鴈北鄉月令仲春始雨水然則水涸之時鴈去已久矣故知經特就當日所見書之非謂陽居今乃遷者非彭蠡既豬之明證與

三江既入震澤厎定

正義曰地理志云會稽吳縣故周泰伯所封國也具區在西古文以爲震澤蘇氏曰豫章江入彭蠡而東至海爲南江岷江江之經流會彭蠡以入海爲中江漢自北入江會彭蠡爲北江三江入海則吳越始有

可宅之土而水所鍾者獨震澤而已曾氏曰具區之水多震而難定故謂之震澤震即三川震之震若今湖翻厎定者言厎於定而不震蕩也易氏曰三江自入于海不通震澤而經何以言震澤厎定蓋江湖在今日雖無相通之勢而當時洪水實有横流之理想其際震澤與江水莽爲一壑自大禹疏導而三江入海震澤乃厎於定自然之勢也見王天與尚書纂傳渭按蘇氏三江之說人或疑之及閱徐堅初學記引鄭康成書注以證三江曰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始知蘇氏所說東漢時固已有之禹中錫云斯言也百世以俟聖人可也

金吉甫云大江之南西偏莫大於彭蠡東偏莫大於震澤二患既平則揚之土田皆治矣故特舉二澤以見揚之告成若其南偏率是山險漸亦山谿計不勞施功故餘不書也

禹貢三江之不明誤自班固始漢志會稽吳縣下云南江在南東入海毗陵縣下云北江在北東入海今本漢書脫一北字此據宋本增入後漢志亦云北江丹陽蕪湖縣下云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皆揚州川也蓋北江爲經流至江都入海中江由吳松入海南江合浙江入海皆北江之枝瀆也辨眾明言漢自彭蠡東爲北江江

自彭蠡東爲中江誠如班氏所言則蕪湖之中江何以知爲江水之所分毗陵之北江何以定爲漢水之所獨乎以此當禹貢三江之二雖愚者亦知其非矣

孔傳於本經云言三江已入致定爲震澤導漢傳云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正義曰言三江共入震澤出澤復分爲三此水遂爲北江而入于海鄭玄以爲三江既入入于海不入震澤也導江傳又云有北有中南可知正義引漢志三江以證之渭按班固所說南北中之名雖同而實非禹貢之三江孔傳說與之合又欲諱其所

自出掩抑摧藏半吞半吐其爲僞撰無疑或曰傳
果出魏晉閒手曷不用鄭注曰此說起自東漢代
棘下生作傳不得入東漢語并不得全錄班志君
當亮彼苦心也

漢志丹陽石城縣下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石城縣故城在今池州府貴池縣西七十里此即南江之源委過郡二謂丹陽會稽也其在吳縣南者即吳松江乃中江之下流班氏不知分江水至餘姚入海者即古之南江遂誤以松江當之耳水經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古巢國也按居巢漢屬廬江郡今爲無爲州巢縣地附又東至石城縣縣屬宣城郡分爲二其一過毗陵縣北爲北江詳見北江其一爲南江地理志曰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按志以分江水繫石城南江繫吳縣至鄭元始貫穿爲一條南江東與貴長池水合水出縣南郎山北流爲貴長池也又東逕宣城之臨城縣南又東合涇水按吳分漢陵陽置一縣曰臨城縣其故址在今青陽縣南[illegible]涇水出蕪湖又東與桐水合桐水出廣德州西南白石山西北流逕建平縣南入南江傳所謂桐汭也晉時[illegible]江已堙故杜預以西北入丹陽湖今自建平又西北逕高亭界注丹陽湖又東逕安吳縣晉太康元年分宛陵置又東旋谿水注之水出陵陽山下北逕安吳縣東又北注南江又東逕寧國縣南晉太康元年分宛陵置又東逕故鄣縣南安吉縣北按故鄣今爲廣德州安吉縣故鄣南鄉置今爲安吉州屬湖州府又東北爲長瀆歷湖口南江東注于具區謂之五湖口按經又北下東則松江出焉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蓋注也而誤入于經何以知之南江既入太湖而東爲松江則無更從餘姚入海之理故知鄭元此說[illegible]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今餘姚縣[illegible]南餘姚西北浙江與南陽江同會歸之文

海但水名已殊耳班固所謂南江也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然浙江出南蠻中不與岷江同作者述誌多言三水至[illegible]浙江今南江枝分歷烏程縣南通餘杭縣則與浙江合故闞駰十三州志曰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也按餘杭乃姚字之誤班固所謂南江者實松江也闞駰所謂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者即分江水經謂之南江者也或以爲北江大誤鄭元不能細辨故不能無疑於此今按大江自西南來至石城枝分爲分江水至餘姚入海又東北流至蕪湖枝分爲永陽江由吳松入海其經流則東逕毗陵至江都入海毗陵江都最北故謂之北江石城餘姚最南故謂之南江蕪湖吳縣居二江之中故謂之中江雖與禹貢導江之義不合而辨方命名次第秩然與郭景純之松江浙江源異而流則同也蓋中江貫震澤松江即其下流不得復析爲南江南江首受石城之大江其自湖口洩入具區者乃枝流而東至餘姚入海者其正流也鄭元恐違漢志反以歷烏程縣南者爲枝流而中江盡於荊溪南江即是吳松矣非古人命名之本意也

酈道元云江水自石城東入爲貴口東逕石城縣北今考池州府志分江水貴池水皆在貴池縣西貴池水入江處名曰貴口蓋分江之流久已中絕故其水還注於江而自湖口以東歷烏程縣南通餘姚與浙江合者其故道亦無可考蓋從烏程縣南以東達餘姚則必經今歸安德清石門界中至海寧由浙江以入海海在海寧縣東十里有捍海塘縣東南至餘姚石堰以六十里海寧地

獨高境内諸水皆北流故宋元嘉及梁大通中以
瀘瀆不通嘗欲穿渠引吳興之水以瀉浙江而功
卒不立蓋水性就下地勢有所阻故也南江必衰
周時吳越以人力為之易致壅塞歷世久遠不可
得詳而南江即分江水與松江之非南江則固可
以理斷也

漢志中江出蕪湖西南者即今蕪湖之縣河（本中江今稱縣河）
（可丞經市中東達黃池入湖步銀林上）高淳之胥溪（在縣東南三十里今曰胥溪河）溧陽之永
陽江（在縣北一里東水即荊水）宜興之荊溪也（自溧陽東過宜興南又東北入震澤）
（宋元以來吳楚之蕪湖之中江也）漢魏間蕪湖水已不復東故水經有
北江南江而無中江韓邦憲廣通壩（附刻作攷非）考曰廣
通鎮在高淳縣東五十里（與東壩接界[illegible]）世所謂五堰者
也西有固城石臼丹陽南湖受宣歙金陵姑孰廣
德及大江水東連三塔湖長蕩湖荊溪震澤中有
三五里頗高阜春秋時吳王闔廬伐楚用伍員計
開渠以運糧今尚名胥溪及傍有伍牙山云（[illegible]）
左傳襄公三年楚子重伐吳克鳩茲至于衡山（杜注[illegible]）
（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illegible]蕪湖縣東一十里[illegible]）哀公十五
年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杜注[illegible]出白石山西北入丹陽湖[illegible]水）
（由也）蓋由此道鎮西有固城邑遺址則吳所築以拒
楚者也自是湖流相通東南連兩浙西入大江舟
行無阻矣而漢唐來言地理者遂以為水源本通

漢書地理志云中江出蕪湖縣西南至陽羨入海
後漢書郡國志云中江在蕪湖縣西孔穎達書義
疏亦引漢史為證蓋皆指吳所開者為禹貢三江
故道耳邦憲字子成高淳縣人嘉靖乙未進士官
屯田員外郎著為此論眞前人所未發或曰胥溪
為吳開出何典記曰河渠書云於楚西方則通渠
漢川雲夢之際東方則通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
渠三江五湖蓋通江於淮即夫差所開之邗溝通
湖於江即闔廬所開之胥溪也韓氏之言信而有
徵矣石城分江水亦是此類古時大江與震澤竟
不相通安得以後世鑿引之枝流當禹貢三江之

二哉
越語子胥曰吳之與越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韋
昭注云三江松江錢唐浦陽江也言此二國之民
三江繞之遷徙非吳則越也又范蠡曰與我爭三
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三江亦當從韋解然此但
可以解國語耳禹合諸侯於會稽事在攝位之後
治水時浙江並未施功安得以此為禹貢之三江
乎
水經沔水下篇注引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
浙江也（璞先有八經注一卷今不傳此所引蓋出其中）愚謂以此當國語之三江
更長於韋何也漢志毗陵縣季札所居北江在北

是岷江止環吳之境而書獨遺之鄭元云浙江於
餘暨東合浦陽江是浦陽錢唐渾濤入海而韋昭
分為二故以岷江易浦陽較長也然終不可以釋
禹貢蓋松江乃震澤之下流而浙江則禹功所不
及且以松江為中江浙江為南江與導水之文相
背戾歸熙甫三江論主景純說吾不敢以為然也
舍康成子瞻固無可從者矣
職方氏荊州曰其川江漢揚州曰其川三江此正
與禹貢同蓋荊州未會彭蠡故但稱江漢及至揚
州則江漢與彭蠡參會故有三江之目二經若合
符節或因職方與五湖連舉又班志以蕪湖之中
江吳縣之南江為揚州川遂以三江口當之大非
水經注松江上承太湖東逕笠澤流七十里江水
奇分謂之三江口吳越春秋稱范蠡去越乘舟出
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者也此亦別為三江五湖
雖稱相亂不與職方同庾仲初（名杲之南齊人）揚都賦注曰
今太湖東注為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
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與松江而三也三
江口者始見於吳越春秋鄭氏固云不與職方同
諸家亦未有以此當禹貢之三江者也唯陸德明
釋文於三江既入下引吳地記（晉顧夷撰見隋經籍志）與仲初
說同而孔疏主班固之三江不取其說曰今南人

以大江不入震澤震澤之東別有松江等三江案
職方揚州宜舉州內大川其松江等雖出震澤入
海既近周禮不應捨岷山大江之名而記松江等
小江此言良是其後張守節解夏本紀始以三江
口為言至蔡傳則拼棄蘇氏而專主仲初相沿至
今牢不可破推尋其故蓋自唐以後吳越間為財
賦之藪及五代時錢鏐保有此一方徵斂頗急而
松江入海之口亦漸淤塞宋元祐中宜興人單鍔
著吳中水利書以濬松江為第一義南渡都臨安
仰給於浙西者尤重時人熟見習聞遂覺揚州之
水無大且急於松江者而以為禹時亦然因專主
仲初之說元明以來浙西之財賦甲於天下而松
江之淤塞日甚凡言吳中水利者皆引禹貢以自
重蔡傳又立於學官為士子所誦習於是揚州之
大川以太湖入海之支港當之而康成子瞻之言
棄如糞土矣
揚慎曰禹貢之三江當於上流發源求之徐鉉注
說文云江出岷山至楚都名南江至潯陽為九道
名中江至南徐州名北江入海郭璞山海經注岷
山大江所出也崍山南江水所出也崌山北江水
所出也三江皆發源於蜀而注震澤禹貢紀其源
而及其委耳今按說文五音韻譜無江出岷山等

語唯黃氏韻會江字引釋名下有徐按云云與此同蓋出鍇弟鍇說文繫傳非鉉語也今堅初學記略同知唐以前已有此說如鍇所言則南江與揚全無交涉安得書三江其所引山海經注即江賦所謂源二分於崌崍者也山海經又云岷三江首大江出岷山北江出曼山南江出高山是又一三江矣要皆在梁州之域用脩蜀人欲舉揚州之三江而移之蜀乃云當於上流發源求之不知三江以會彭蠡得名故特書於揚若發源之三江曷不於梁書之且東為北江中江皆在彭蠡以下用脩其忘諸乎謂皆注震澤尤謬丹鉛著述大抵如此陳晦伯之正楊所以作也

蔡傳云蘇氏三江之說若可依據然江漢會於漢陽合流數百里至湖口而後與豫章江會又合流千餘里而後入海不復可指為三矣蘇氏知其說不通遂有味別之說禹之治水本為民去害豈如陸羽輩辨味烹茶為口腹計邪 渭按江漢合彭蠡謂之三江經紀其合不紀其分也何必更指為三蘇氏味別之說自予人以可攻之隙然誤亦有所從來唐書許敬宗為高宗論濟水曰古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職則能辨味與色潛而出合而更分皆能識之蘇說本此非出自陸羽輩也

蔡傳又云或曰江漢之水揚州巨浸何以不言曰禹貢書法費疏鑿者雖小必記無施勞者雖大亦略江漢荊州而下安於故道無俟濬治故在不書況朝宗于海荊州固備言之是亦可以互見矣此正禹貢之書法也 渭按禹治水先揚而後荊唯揚之三江既入故荊之江漢得朝宗于海今乃云荊州固備言之是亦可以互見不成顛倒邪禹貢所紀皆成功而施功即在其中懷襄之世大江自彭蠡以東豈無泛溢剖判之後未經疏鑿其入海處亦必多潮沙壅塞管子荀子淮南子皆云禹疏三江正謂此耳凡言三江者皆有大江在而蔡氏主庾仲初則大江不與焉遂以為無施勞者雖大亦略其可信乎

三江孔穎達主班固陸德明兼舉韋昭顧夷而無所專主蔡沈主庾仲初歸有光主郭璞是數者余既一一辨之矣今更有要言不煩可以析聚訟之紛紛者富順熊過云黃帝正名百物未嘗假借後世乃通之耳竊謂禹主名山川亦然南方流水通呼為江北方流水通呼為河故傳記多隨俗之稱而禹貢則無所假借唯水之出自河者衆不可勝名則總其數而謂之河九河是也衆水之會而入於江者混為一川大小相敵則亦總其數而謂之

江三江九江是也然漯亦河之別而不名河江之別曰沱漢之別曰潛則其名有所不輕與矣而况松江爲震澤之下流錢唐浦陽之出自浙東者哉夫江河者百川之宗也非江而被以江名是猶吳楚僭王春秋之所誅絶也禹貢職方豈有是與總之三江紀其合不紀其分苟以派別者當之則必與導水之義有礙故或以爲錯誤或以爲衍文而聖經亦不足信矣諸說唯蘇軾同鄭康成爲無病以其非異派也先儒曾旼程珌易祓夏僎程大昌黄度陳普王充耘皆主蘇說近世蔡傳單行而鄭曉周洪謨馬中錫邵寶張吉章潢郝敬袁黄亦以

蘇說爲是此心此理之同終不容泯也傳曰三卿爲主可謂衆矣有諸君子以爲之證明吾何懼而不從乎

孔傳云震澤吳南太湖名山海經浮玉之山北望具區注云太湖也爾雅十藪吳越之間曰具區注云具區今吳縣西南太湖即震澤也今按周禮揚州澤藪曰具區班固以爲即震澤蓋澤自吳西南境東出爲松江一名笠澤在今吳江縣界北去吳五十里水經注云笠澤在吳南松江左右國語越伐吳吳禦之笠澤越軍江北吳軍江南者是也孔郭指此爲太湖則誤矣越絶書曰太湖周三萬六千頃水經注引韋昭曰方員五百里盧熊蘇州府志引顔眞卿石柱記曰四萬八千頃王鏊姑蘇志曰東西二百餘里南北一百二十里占蘇湖常三州（唐志云占蘇湖常宣四州之境考宣州界無太湖志誤）今按蘇之吳吳江湖之烏程長興常之宜興武進無錫此七縣者皆瀕太湖楊脩五湖賦云頭首無錫足蹄松江負烏程於背上懷大吳以當胸數言可作圖經也湖中有七十二山其最著者曰包山（山有洞室入地潛行俗謂之洞庭江賦云包山洞庭巴陵地道潛達旁通幽岫窈窕是也）夫椒山（左傳哀元年吳伐越敗之于夫椒杜注云吳縣西南太湖中椒山也）胥毋山（越絶書胥毋山史記正義謂之胥山一名莫釐山本名胥毋山即今所稱洞庭東山也）大雷山小雷山（張勃吳錄云二山在太湖中白波天合二點黛色）三山（二山相連）其上源西北有宣歙

金陵九陽江之水由常州之百瀆以下西南有苕霅諸水由湖州之七十二漊以入焉百瀆在宜興者七十四在武進者二十六七十二漊在烏程者三十八在長興者三十四（見王同祖太湖考七十二漊本在湖州之境近世割湖而金鐸蘇州故吳江縣志有七十二漊云皆在西南受湖州入太湖之水也實屬湖州者尚多有反歸安鄭元慶語余曰嘗按程大昌修湖書云湖漊三十六其九屬吳江者二十七屬烏程未割與二年知湖州王同備云竹二十七漊名曰豊字號以安中號慶楊得和梅月湯[illegible]事[illegible]利泰興匯足因而當皆冠以常字今所謂程漊之外尚有大港小梅一港而其無有三港四港各一名謂者湖謂曾實東入湖之口其七十七不專名實亦不盡列也今宋謂漊即是曹大港小梅二港通三十六漊別之得三十八未詳出處之數相符蓋吳江之九漊割烏程以往前而於嘉興則依然如故特以從證爲疊漊志其爲漊耳）皆所以宣通脈絡殺其奔衝之勢而歸於太湖者也其下流爲松江江水東北流岐分爲三江口史記正義云震澤在蘇州西南四十五里三江

者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松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至白蜆湖（今在吳江縣東南四十里）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於其分處號曰三江口松江東歷夏駕浦又東為青龍江至南蹌浦口入海（浦在上海縣東）而太湖枝津則有崑山之劉家河常熟之白茆港兩縣境中又有三十六浦在常熟者二十四水入揚子江在崑山者十二水入于海皆所以決壅滯而防泛濫使民田無渰沒之憂者也今東垻堅固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雖不入太湖而東江久已湮塞松江日漸淤隘諸

港浦亦多堙廢湖水不能速達于海事與禹時不同此籌水利者所以汲汲於下流之疏濬與（王同祖二江者曰夫長文吳郡圖經云崑山塘自郡城婁門至崑山入海即婁江指今之劉家港蓋謂松江東口入海者為東江劉家港入海者為婁江太湖東入吳江縣長橋合龐山湖者為松江三江之迹其存者東江未審然也然婁江自崑縣東南逸崑而來過崑山東南至嘉定界入海曰吳松江口茫明雖其支流有與劉家河相通者而非江之正負其迹可指劉河為婁江者按今太湖自吳江長橋東北合龐山湖者又東南分流出白蜆江入急水港澱山湖過東入海者為東江此單鍔水利書所謂開白蜆江使水由華亭青龍江入海者是也但澱湖之東已東不復從趙入海而北流仍合松江故曰東江已塞耳自龐山湖逕入雖南亦北流入崑山縣界經崑山南又東流過石浦出安亭江曼嘉定縣由瓊入青龍江由江灣青浦入海者為婁江其安亭江在宋時已塞單鍔所謂開安亭江使水由華亭青龍江入海是也謂按松江自吳縣衛下七十里為二江口即婁江之分派也其自婁門始崑山塘之非婁江也明矣但其下流合劉家河入海未足如單鍔所言由青龍江入海耳東江久塞難考水經注云吳記曰一江東南行七十里入小湖為次谿自湖東南出謂之谷水谷水出由拳縣故城下即吳之嘉興城也又東南逕嘉興縣城西又東南逕鹽官縣故城南又東出五十里有武原鄉故越地也秦於其地置海鹽縣縣南有秦望山谷水於縣出為澉浦以通巨海此即庾仲初所謂東南入海為東江者也其入海處皆在今浙江嘉）

（與劉界中近世由澱山湖泛青龍江入海者疑是後來之改道非古谷水之所經也謂東江已塞亦不詳曹俗儒海塘考云自唐開元以來修築捍海塘岐嶺以便耕稼起杭之鹽官至吳松江長百五十里而東江遂堙無為斷言得之矣）

周禮揚州浸曰五湖據國語史記吳越春秋則即是太湖虞翻曰太湖東通松江南通霅溪西通荊溪北通滆湖東連韭溪（吳郡圖經云在嘉興）凡有五道故名五湖韋昭曰五湖者胥湖蠡湖洮湖滆湖就太湖而五實一湖也前說較長張勃酈道元張守節陸龜蒙李宗諤諸家之說雖名稱各殊道里互別然皆在太湖上下二三百里之間唯李善以洞庭彭蠡震澤巢湖鑑湖為五湖司馬貞以具區洮滆彭蠡青草為五湖夫洞庭青草在荊域而以為五湖之

一則顧與職方相背矣不可從（韓非子謂洞庭為五言五者耳此洞庭自為五湖與揚之五湖無涉）

具區五湖明是兩處而孔傳謂太湖名震澤正義為之辭曰餘州浸藪各異而揚州浸藪同處論其水謂之浸指其澤謂之藪此說非也葉少蘊云凡言藪者皆人所資以為利故曰藪以富得民而浸則但水之所鍾也揚州之藪為震澤今平望八赤震澤之間（平望鎮在吳江縣南四十五里八赤市在縣南二十里震澤鎮在縣西南八十五里）水瀰漫而極淺其蒲魚蓮芡之利人所資者甚廣亦或可隄而為田與太湖異所以謂之澤藪然積潦暴至無以洩之則溢而為害所以謂之震澤黃子鴻申其

義曰今土人自包山以西謂之西太湖水始淵深自莫釐武山以東謂之南湖水極灘淺蓋卽古之震澤止以上流相通後人遂混謂之太湖誤矣渭按此辨周官之藪浸極其明晰蓋自莫釐武山以東至平望八赤之間松江左右笠澤之地皆古具區禹貢謂之震澤者也鄭菖崖曰烏程有震澤上下二鄉今南潯上林亂村濱湖一帶數十里皆是亦卽古具區禹貢所謂震澤者也按顧炎公作石湖說其辭甚簡當以震澤太湖兩處見之班志曰在吳西亦未當

禹貢長箋曰按職方具區卽禹貢震澤孔氏書傳鄭氏周禮注所云在吳南者是也但以爲卽五湖則未然職方氏諸州皆有澤藪不應揚州水國反獨無之而與浸同處孔鄭所云吳南者漢吳縣治之南也吳縣治之南爲今吳江至嘉興一帶禹時懷襄未平三吳一壑具區當於其地求之若五湖卽今太湖自環吳縣境之西北豈可合之爲一哉具區之源當與太湖俱來苕霅而水草所鍾浸而易溢太湖水西來氾濫則澤水奔騰震蕩自底定之後始可陂障沮洳數十百里民仰其利故爾雅謂之藪職方謂之澤藪而五湖則別之曰浸迨乎日久塡淤生殖漸繁遂成沃壤漢後諸儒求其地而不得遂合五湖而一之正義又曲爲之說豈知三代以前固有澤浸不同者哉吾意吳越之交

凡瀕湖而沃衍者皆古震澤地特世代荒遠川澤更移故其蹟不可詳耳抑非獨此也爾雅周禮所載諸州澤藪如陽紆貕養大陵甫田焦穫等今皆變爲原陸不能定其所在蓋川浸通流終古不改藪澤稀水最易淤淤壓數千年而陘沒不可考無足怪者奚獨具區爲然邪

以大江爲三江而其水不入震澤則震澤之底定與三江絕不相謀而各爲一事矣及覯易氏之言而知旣字之義仍可與下句聯屬也古時三江不與震澤通而橫流之際江水溢入震澤此理之所有問水從何處入曰卽今高淳溧水之間魯陽五堰之地是巳京口本不通江自秦始皇鑿京峴山以泄王氣其水乃與江通故淵於楊潤唯此處可入傳同叔云自宜興航太湖經溧陽至鄧步凡兩日水路自鄧步登岸岸上小市名東壩自東壩陸行十八里至銀林復行水路百餘里乃至蕪湖入大江銀林之港鄧步之湖止隔陸路十有八里今按此十八里中有三五里高阜而皆不甚高平時可以遏水之東入或遇暴漲則宣歙金陵之水皆由荊溪入太湖此高阜者不足以遏之五堰之所以作也而況懷襄之世大江泛溢挾宣歙金陵之水以來漸西諸郡其能不淪爲大壑乎但此災與孟門之洪水相似宇宙所不再見而又無古書如尸子等者

以證之世或不能無疑耳
傳同叔云班固所說中江古蓋有之堯水橫流爲
震澤害禹因塞之也自是不復有中江震澤亦不
被其害矣故曰三江既入震澤厎定渭按蕪湖中
江水古不入震澤胥溪開而後通五堰築而復塞
非本通而禹塞之且禹唯道大江入海不使橫溢
由銀林鄧步以南而震澤固已厎定未嘗有所塞
也如傳氏所言則經當書曰三江既塞震澤厎定
矣語云差若毫釐繆以千里
胥溪禹時未有殆無可疑然銀林鄧步之閒地不
甚高暴漲便能溢入非獨胥溪一竇可以洩水也

如所慮惟在此實則塞之而已奚必更築五堰哉
韓邦憲云正統六年江水泛漲上埧大決蘇常濱
甚國稅無所出又嘉靖庚申辛酉大浸稽天決下
埧溧陽宜興而下勢若懷襄夫高阜之上加以兩
埧之堅厚而暴漲尚能決之則堯時滔天之水未
有所障此高阜者能遏之使不東乎胥溪之有無
可不論也
大江入震澤自戰國時有此說墨子曰禹治天下
南爲江漢淮汝東流注之五湖蓋誤以後世溝通
江湖之道爲禹迹也沈括夢谿筆談曰江漢至五
湖自隔大山其末乃繞出五湖之下流徑入于海
何緣入于五湖又震澤之源皆山環之了無大川
震澤之東乃多大川亦莫知孰爲三江者渭按江
湖雖爲大山所隔然銀林鄧步之閒江水實有通
湖之理均此蕪湖中江水也謂自古有然則非謂
後世所通則是謂平時分受則非謂橫流溢入則
是歐陽永叔云勝者所用敗者之棊也易置之而
已信夫或曰分江水亦通震澤將若之何曰此水
禹時亦必不入震澤乃後人溝通之耳想山中有
地特高易致斷絶故今自貴池以東舊迹不可復
尋其地勢與銀林鄧步不同雖當橫流大江水亦
不能溢入也

禹貢書既不盡與下句聯屬如弱水既西涇屬渭
汭是也程泰之云必謂既之一字爲起下文則弱
水未西其能越秦隴而亂涇渭乎此語誠足解頤
然揚州兩既玩其文勢當皆與下句聯屬得易氏
之義始無遺憾
五堰皆在今溧水縣境周應合景定建康志云唐
景福三年楊行密將臺濛作五堰拖輕舸饋糧而
中江之流始狹其後東埧既成遂不復東惟永陽
江水入荆溪志又云銀林堰在溧水縣東南一百里長二十里自銀林少東曰分水堰長十五里又東五里曰苦李堰長八里又五里曰何家堰長九里又五里曰余家堰長十里所謂鄧步五堰也渭按元和志當塗縣有蕪
湖水在縣西南八十里源出縣東南之丹陽湖西

北流入于大江則似元和以前此地已置堰故水不東經溧陽而西北入江臺濛特因而加築之耳然五堰雖成而胥溪之水尚通周必大南歸錄云由鄧步東壩銀澍可通舟至固城黄池其明證也（澍當作林輿地紀勝云舊以石窒五堰路又澆鐵以銅石故曰銀林今訛爲澍）明初因五堰之舊迹而立爲東壩韓邦憲曰洪武二十五年濬胥谿建石閘啟閉命曰廣通鎮至永樂元年始改築上壩自是宣歙諸水希入震澤而壩猶低薄水間漏洩舟行猶能越之正德七年增築壩三丈自是水盡壅高淳之圩田日就圮嘉靖三十五年復自壩東十里許更築一壩（即古分水堰今謂之下壩）兩壩相隔湖水絕不復東矣然東坡奏議云五堰既廢宣歙金陵之水或遇暴漲皆由宜興之荆谿以入震澤則平時之水雖無堰亦入大江而不入太湖可知矣乍來乍去何以謂之江中江之名徒浪傳耳

禹治澤陂之使豬焉而已故曰九澤既陂雷夏大野滎播是也唯菏澤言導乃分殺其下流今震澤云底定亦只是不震蕩未見有分殺下流之意想其時松江深闊與今之沙漲茭塞者大異故不煩疏導而水自歸海也其壅滯不知起於何代書考宋書元嘉二十二年揚州刺史始興王濬上言二吳晉陵義興四郡之水同注太湖而松江滬瀆壅噎不利故處處涌溢浸漬成災欲從武康紵溪（今爲德清縣地）開河直出海口一百餘里以是知松江之壅滯自晉宋閒始矣又梁書吳興郡屢以水災失收有上言當漕大瀆以瀉浙江中大通二年詔遣前交州刺史王弁（一作奔）假節發吳郡吳興義興三郡人丁就役而不果行蓋亦滬瀆不通故欲於太湖之上流分殺其勢也自是之後不聞有以吳中水利爲言者歷五代至宋而松江之壅滯日甚郟亶單鍔之徒並有著書講究最悉其策下流者曰先開江尾茭蘆之地也曰鑿吳江堤爲木橋千所也曰開白蜆安亭二江也曰通白茆港及三十六浦也策上流者曰五堰必不可廢也曰開夾苧干瀆使北下江陰之大江也曰決松江之千墩金城諸匯開無錫之五瀉堰以洩太湖而入於北江也導海鹽之蘆瀝浦以分吳淞而入於海也紛紛諸說無非爲松江壅滯水害民田而多方設策以救之耳而歸熙甫之論則異於是曰吳松江自湖口距海不遠有潮泥填淤反土之患湖口膏腴往往爲民所圍占故松江日隘議者不循其本別濬港浦以求一時之利而松江之勢愈失僅與支流無辨或至指大於股豈非治水之過與單鍔書爲蘇子瞻所稱然欲脩五堰開夾苧干瀆絕西來之水不入太

湖殊不知揚州數澤天所以豬東南之水今以人力遏之夫水為民之害亦為民之利就使太湖可涸於民豈為利哉余以為治吳之水宜專力於松江松江既治則太湖之水東下而他水不勞遺力矣然而松江之役有二難江尾漲塞幾成平陸欲即開濬灩沙泥淤浮泛動盪難以施工一也姦民豪右圍占湖田以遏水道方事之興浮言四布百計阻撓二也有此二難雖以夏原吉周忱崔恭畢亨之開濟明敏而卒不能復禹之迹況其下焉者哉夫苟能復禹之迹則宣歙金陵之水不足為浙西諸郡患如其未能則東壩斷不可廢而高淳之

民相怨一方無已時百詩嘗謂余曰廢東壩者多出於壩上之人至追咎蘇軾單鍔之言行廢高堰者出於泗州之人至恐潘季馴以毀陵之罪殊可痛疾善乎歐陽公有言天下事不能全利而無害惟擇利多害少者行之其此壩與堰之謂哉雖然壩上壩下之民均吾赤子也韓邦憲云以蘇松常湖諸郡所不能當之水而獨一高淳為之壑稅又弗捐民何以堪之此亦平心之論予成官倡減稅獲得[illegible]米八百餘石邑人德之蓋浙西諸郡財賦甲於天下權輕重而為之高淳不得不代受其患而其稅則固可減也輕一縣之稅以慰民心而取償於數大郡其所得不已多乎

書曰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為政者當如此矣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釋文篠西了反簜徒黨反或作簜他莽反夭於嬌反喬其驕反徐音驕

傳曰篠竹箭簜大竹水去已布生少長曰夭喬高也塗泥地泉濕也正義曰釋草云篠竹箭郭璞曰別二名也又云簜竹李巡曰竹節相去一丈曰簜孫炎曰竹闊節者曰簜郭璞曰竹別名是篠為小竹簜為大竹夭是少長之貌詩曰桃之夭夭是也喬高釋詁文詩曰南有喬木是也王氏炎曰南方地暖故草皆少長而木多上竦河朔地寒雖合抱之木不能高也究徐言草木皆居厥土之下凡土無高下燥濕其性皆

然兼山林言之若揚之塗泥性言沮洳之多山林不與故先草木也

爾雅上句曰喬如木楸曰喬郭注云楸樹性上竦詩南有喬木是也邢疏云木枝上竦而曲卷者名喬如木楸上竦者亦曰喬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傳曰田第九賦第七雜出第六王氏炎曰土塗泥故其田下下大抵南方水淺土薄不如北方地力之厚也金氏曰古人尚黍稷田雜五種故雖水潦旱乾而各有所收塗泥之土其田獨宜稻不利他種故第為最下厥賦第七又有時雜出於七等之上則人功亦

稍饒矣自唐以來則江淮之田號爲天下最漕餉皆
仰給於東南
今天下號爲財賦之藪者江東浙西數百里之地
蘇松常嘉湖五郡而已五郡或瀕太湖或夾松江
自唐宋以來其田日增大率圍占江湖以爲之者
也禹之治河也空其旁近地以居水故水潦大至
而得所豬其於震澤亦當若是紹興二十三年諫
議史才言浙西民田最廣平時無甚害者太湖之
利也近年瀕湖之地多爲兵卒侵據累土增高長
堤彌望名曰壩田旱則據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
利澇則遠近泛濫不得入湖而民田盡沒此上流

圍田之害也其下流則吳南古有笠澤在松江左
右春秋時此澤尚存不知何代始變爲田其地蓋
即葉少蘊所云平望八赤震澤之間水瀰漫而極
淺與太湖相接可隄而爲田者也在今吳江縣界
五代之開平二年吳越分吳縣之地置吳江縣 故蘇子瞻云若欲吳松江不塞吳
江一縣之民可盡徙於他處庶上源寬闊清水力
盛沙泥自不能積何致有湮塞之患單鍔云松江
漲塞是以三春霖雨則蘇湖常秀皆憂瀰漫雖增
吳江一邑之賦顧三州逋失者不貲圍田之貽害
如此笠澤既盡爲田僅存松江衣帶之水上源狹
隘水不清駛故江尾之潮沙日積茭蘆叢生而太
湖之水入海逾緩矣好利者因其塞而隄之以爲
田潮沙茭蘆之地悉成隴畝元潘應武曰澱山湖
中有山寺宋時在水中心歸附後權勢占據爲田
今山寺在田中雖有港漊皆淺狹潮水湖水不相
往來歸熙甫云旁江之民積占茭蘆指以告佃爲
名所納升斗之稅所占即百頃之田而稅又多吏
胥隱沒昔宋時圍田皆有禁約今奸民豪右占田
以遏水道更經二三年無吳松江矣此又下流壅
塞以鄰爲壑五郡同菑者也蓋自江左偏霸限於
一方務盡地力以給軍興而不暇計久遠迄與戰
國時大河隄內之地利其填淤肥美耕田築室於

其中其弊正同而後之論墾田者謂人功之修浙
西最盛不知揚州土塗泥故田下下而圍田之土
則塗泥之尤者十年之中不能五稔而又累及於
上流得不償失田之日增民之所以日困也烏足
道哉然宋時兩浙之田每畝稅不過一斗見杜宗桓上巡撫侍郎周忱書據熙寧三年郟亶上水利書曰國朝之法一夫之田爲四十畝出米四石此即杜說所自出 民猶易辦自景
定公田之法行丞相賈似道主其議 浙西於是乎多官田下逮
元明籍沒之田愈多皆按其租簿以爲輸額而浙
西之稅糧天下莫比矣丘文莊濬云韓愈謂賦出
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
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府又居兩浙十九也即蘇

州一府計之以準其餘墾田九萬六千五六百頃居天下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餘頃田數之中而出二百八十萬九千石稅糧於天下二千九百四十餘萬石歲額之内其科徵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蓋蘇州一府無慮皆官田而民田不過十五分之一故稅糧爲五郡之冠夫奪民之產以爲官田而重稅之殊非爲民父母之道然其所奪者皆豪家富人之田與小民無涉小民佃官田亦與輸豪家富人之租不甚相遠而私田之賦自若也迨其後版籍淆訛逋租無算國家有官田之名而無官田之實有司考成坐此爲累至嘉靖二十六年嘉興知府趙瀛創議田不分官民稅不分等則一切以三斗起徵蘇松常三府從而效之自官田之七斗六斗（然官租猶有多至一石以上者有[illegible]五年始定以一石二斗[illegible]故止於七斗）下至民田之五升通爲一則而州縣之額各視其所有官田之多少輕重爲準多者長洲至畝科三斗七升少者太倉畝科二斗九升矣顧寧人云國家失累代之公田而小民乃代官佃納無涯之租賦事之不平莫甚於此（宋世買以官田置諸民矣今官租不入議覺者吮窮請於朝當此田以充帑而歸則與民田同科斯為無弊之道使損益實輕於漢唐蠹無窮何其不思之甚邪佃當時不聞有竊田之市而此田冀作民田不知誰為其主謂貴族平既久法弛民玩其時所謂官佃皆為豪踞吏胥號為大戶故拚年有租不司不能督責及蠲赦之後不仍他人分任其租稅而貧者獨代官田之民已逾以傳其子孫此又不平中之不平者也）嗟乎田猶是下下之田也而賦則不啻倍蓰於上

上三江震澤之區昔之民溺於水今之民溺於賦溺於水者禹從而拯之使登於衽席溺於賦者日朘月削如水益深數百年於此矣而卒未有拯之者有能惻然於東南民力之竭而爲之曠然壹變其法使水復底定之迹而賦不失則壤之規斯眞所謂功不在禹下者矣

厥貢惟金三品

傳曰三品金銀銅也正義曰金既總名而云三品黃金以下惟有銀與銅耳故謂金銀銅也渭按史記平準書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漢書食貨志古者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黃白赤即金銀銅鄭康成謂銅三色非也

漢志豫章郡鄱陽縣武陽鄉右十餘里有黃金采師古曰采者謂采取金之處也（初學記引王孚晉書云鄱陽樂安出黃金鑿土十餘丈披沙之中所得者大如豆小如粟米）山海經曰會稽之山其上多金玉又曰餘句之山多金玉後漢書永平十一年漅湖出黃金廬江太守取以獻臨江府志云金谿縣東有金窟山相傳爲前代采金處是山陰餘姚巢縣金谿亦出黃金矣然其著者在鄱陽通典鄱陽郡貢麩金十兩（陳藏器云麩金出水沙中氈上淘取或鵝鴨腹中得之）猶易辨也而馬端臨土貢考言還聖節天下進奉金一千三百兩而江東路獨當一千皆出自饒州乾道間洪文敏公（邁）奏

減七百兩然視唐之數且三十倍矣按史記貨殖傳云豫章出黃金然厪厪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更償也言其地雖名出金而不多民採取之不足以償其功費也近世黃金一直白金十歲供千兩其何以堪之

揚州之銀礦最著者有二所今皆爲江西地一在今饒州府德興縣縣本漢餘汗縣地唐爲樂平縣地元和志云樂平縣東百四十里有銀山每歲出銀十萬兩收稅七千兩亦名銀峰山宋馬志開寶本草曰生銀出饒州樂平諸坑銀鉚中狀如硬錫文理粗錯自然者眞程迴應事記曰唐貞觀中權

萬紀言宣饒銀大發帝斥之蓋謂銀峰也總章初用鄧遠議置場榷銀號曰鄧公場至宋天聖間山穴傾摧而銀課未除范仲淹守郡奏罷之唐於縣置德興場取其地產銀惟德乃興之義南唐因以名縣云一在臨江府金谿縣縣本唐臨川縣之上幕鎮其東二里有銀山唐嘗置監於此周顯德二年南唐立金谿場復置爐以烹銀鑛宋初廢升場爲縣今銀山西里許爲白馬塢蓋南唐李煜時採銀場也

地理志云吳東有章山之銅吳王濞傳云吳有豫章郡銅山韋昭曰此有豫字誤也但當云章郡今故章此說是也地理志云丹陽故鄣郡元封二年更名有銅官其屬故鄣縣即今江南廣德州鄣章古字通桓寬鹽鐵論曰丹章（丹陽章郡）有金銅之山孟康注食貨志曰赤金今丹陽銅也元和志當塗縣北十里有赤金山出好銅與金類淮南子食貨志所謂丹陽銅也南陵縣西南八十五里有銅井山出銅又縣西一百十里有利國山出銅供梅根監及宛陵監每歲共鑄錢五萬貫渭按越絕書云若耶之谿涸而出銅淮南子云苗山之鋋許愼曰鋋銅鐵璞也高誘曰苗山利金所出苗山者會稽山之別名也是越中亦有銅山而名不甚著史稱吳濞

鑄山以富其國錢布天下故丹陽有銅官而會稽無銅官信惟章山之產爲多矣

食貨志黃金方寸而重一斤（二十四銖爲一兩十六兩爲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孝文鑄四銖錢孝武更鑄五銖錢五銖行獨久王莽竊國廢五銖錢自造錢貨六品小錢重一銖直一最大者重十二銖直五十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千渭按此漢世金銀銅相直之數也律歷志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平準書一黃金一斤臣瓚曰秦以一溢爲一金（孟康曰二十四兩曰溢按趙岐孟子注云古者以一鎰爲一斤一鎰是爲二十四兩也與孟康說同漢書張良傳漢王賜良金百溢服虔云二十兩曰溢與孟康說異不如趙說是溢鎰通）漢

以一斤爲一金是漢之金已滅於秦矣古者黃金皆以完質相授無剪鑿鎔銷之事有當于萬錢則以此方寸重一斤者授之是爲一金故東方朔曰酆鎬之間號爲土膏賈畝一金文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韋賢賜黃金百斤玄成詩曰厥賜祁祁百金洎館也錢之輕重無常今且以五銖計之十枚重二兩二銖百枚重一斤四兩二十銖千枚重十三斤八銖（今世所傳古錢大抵皆隋物也每千重四斤二兩當由今秤重於古 孔穎達云今一百二十斤少古秤三斤當今一斤）黃金一斤直錢萬則每兩直六百二十五爲銅八斤二兩有奇矣銀一流直錢千則每兩直百二十五爲銅一斤十兩有奇矣金一兩才抵銀五兩則金視今頗賤而銅一斤十兩換銀一兩則銅視今亦甚貴矣自晉宋以降金漸少而價日昂元史云至大銀鈔一兩準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赤金一錢（以赤金即黃金之最美者）是金價十倍於銀也明初直又減洪武中每金一兩當銀四兩或五兩永樂中當銀七八兩崇禎中十換江左至十三換金愈貴則政愈亂君子可以觀世變焉近制銅錢每千約重八斤有奇直銀一兩金一錢則金之直銀一倍於漢銀之直銅四倍於漢金銀益貴而銅乃極賤矣虞夏三品相直之數不可得而聞然古之善理財者大率以銅錢權百貨之輕重而又以金銀權銅錢之輕重遇有用錢之多者即以金銀代之其或金銀少則當于金銀者亦以錢代之（漢書惠帝紀注師古曰諸賜金不言黃者一斤與萬錢）使三品互相流通公私綽乎其有餘而百貨之貴賤常得其平此足國富民之道也

黃金之爲物生於天地之間百鍊而不耗雖遇改鑄亦無虧損故古時黃金最多上下通行陶朱公以黃金千鎰進莊生趙肅侯以千鎰使蘇秦約諸侯齊威王使淳于髡之趙亦齎千鎰齊餽孟子兼金百鎰宋七十鎰薛五十鎰平原君以千金爲魯連壽趙賜虞卿百鎰嚴仲子奉聶政母百鎰漢文帝賜周勃黃金至五千斤宣帝賜霍光至七千斤而武帝以公主妻欒大至齎金萬斤衛青出塞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梁孝王薨藏府餘黃金四十餘萬斤館陶公主近幸董偃令中府曰董君所發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王莽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黃金輸御府受直至其將敗省中黃金萬斤者爲一匱尚有六十匱黃門鉤盾藏府中尚方處處各有數匱而後漢光武紀言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是民間亦未嘗無黃金也董卓死塢中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昭烈得益州賜諸葛亮關羽張飛金各五百斤銀千斤南齊書蕭穎冑傳長沙寺僧

業富沃鑄黃金爲龍數千兩埋土中厯相傳付稱爲下方黃鐵梁書武陵王紀黃金一斤爲餅百餅爲遣至有百遣銀五倍之自此以後則罕見於史舜典疏云漢魏贖罪皆用黃金後魏以金難得金一兩收絹十匹今律乃贖銅（自漢文帝至此未日知錄）然則黃金之耗減實自南北朝始也宋太宗問學士杜鎬曰兩漢賜予多用黃金而後代遂爲難得之貨何也對曰當時佛事未興故金價甚賤此固其一端矣然摹畫宮闕塗飾器服有銷金泥金貼金剔金及爲絲爲線之類名號非一皆耗金之由也草木子云金一爲箔無復再還元矣故齊武帝禁不得以金

銀爲箔宋世亦屢申銷金之禁良有以也且海內產金之地無幾鑿山披沙積累於銖兩之微其得之甚難矣而用金之費不啻如上所言浮圖宮闕器服之外又加以和戎之歲幣通番之欵市掖庭之私藏權門之賂遺皆一入而不復出金安得不日耗乎夫金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但使菽粟布帛公私充羨金少亦非所憂而或倡爲開採之說則貽害不可勝道元時採金之處益多至求之內地不足而移其患於滇中滇出金亦少蠻方甚以爲苦嗟乎投珠抵璧之風不可再見矣昔有言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者彼獨何人而乃竟爲絶德邪

古者白金爲中幣亦以完質相授無剪鑿鎔銷之事銀一名鋈說文鋈白金也詩小戎曰陰靷鋈續又曰鋈以觼軜又曰厹矛鋈錞則器物亦有以銀爲飾者秦幷幣二等黃金爲上幣銅錢爲下幣而銀爲器飾寶藏不爲幣漢初因之至武帝造白金三品銀復爲幣唐宋時上下通行之貨亦皆以錢唯嶺南用銀迨金之季年寶泉日賤民間但以銀市易上下用銀由此始也近世權百貨以行於海內者唯銀最爲流通其數當亦不減於昔而每患其寡則以兩稅之折色歲輸白金存留者少而上

供者多民間之銀一往而不返也古未有以錢爲田賦者自唐楊炎兩稅之法行始以錢當租庸之歲入矣亦未有以銀準錢而爲賦者自明正統末倉糧折輸變賣無不以銀而錢遂不行於上矣夫以錢爲賦責農之所無當時尚有錢荒之患況地之產銀倍少於銅而歲輸白金動以千萬計彼田野之氓不爲商賈不爲官不爲盜賊銀奚自而來哉勢必賤鬻穀帛以赴公程遇凶年則舉倍稱之息將有如聶夷中詩所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者民何以爲生故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縱令餘糧棲畝野蠶成繭而正供無虧衣食不充財終

不可得而阜也
銅之爲用甚廣一曰鑄幣管子云先王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刀布即銅錢也又云禹始以歷山之金鑄幣以賑民於厄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食貨志云太公立九府圜法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單穆公曰古者天降災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救民師古云凡言幣者皆所以通貨物易有無故金之與錢皆名爲幣是也二曰鑄律度量衡律歷志云凡律度量衡用銅者所以同天下也銅爲物至精不爲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是以用銅是也三曰鑄樂器鐘鎛鉦鐲錞于之類凡金奏之所用是也四曰鑄鼎左傳云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郊祀志云黃帝采首山之銅鑄鼎於荊山下是也五曰鑄兵左傳楚子賜鄭伯金盟曰無以鑄兵注云古者以銅爲兵食貨志賈誼言收銅勿令布以作兵器韓延壽傳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劒鉤鐔是也銅雖下品而其用於世也視金銀尤爲切要是以先王寶之後世唯鑄幣爲多而耗銅之事更有三焉一曰鑄佛像吳志劉繇傳笮融大起浮圖祠以銅爲人魏書釋老志天安中造釋迦立像用赤金十萬斤是也二曰鑄柱董安于治晉陽公宮令舍之堂皆以鍊銅爲柱荊軻擊秦王於殿上中銅柱是也三曰鑄人物始皇聚天下兵器鑄銅人十二各重二十四萬斤魏明帝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又置黃龍鳳凰各一他如銅馬銅駝之屬是也是皆衰世之事非先王之法而民間所用之銅器日新月異尚不在其數此銅之所以益少錢之所以漸惡而唐宋竣禁銅之令亦補偏救敝之一術與

周禮揚州曰其利金錫考工記曰吳粵之金錫是錫亦揚州之美利也而禹貢無之未詳何故說文五色之金黃爲長青曰鉛赤曰銅白曰銀黑曰鐵而錫則曰銀鉛之間是爲五金之間色矣竊意五金之名起自秦漢以後唐虞之世鉛鐵自稱鉛鐵周禮錫與金對言可見鉛鐵錫皆不名金三品之中不容有錫也考工記鳧氏爲鐘㮚氏爲量段氏爲鎛器桃氏爲刃皆以錫齊(才細反)金爲之食貨志言秦始以銀錫爲器飾寶藏而不爲幣則周以銀錫爲幣可知漢武帝以少府多銀錫乃造銀錫白金如淳曰雜鑄銀錫爲白金也參考諸書錫次於銀亦用之不可闕者鉛鐵皆貢而錫獨無殊不可曉豈寶藏之與各有其時禹時揚州之錫卝未開抑或閟而猶未盛行於世邪

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釋文瑤音遙琨音昆馬本作瓀韋昭音貫篠音小簜音蕩史記作竹箭
傳曰齒象牙革犀皮羽鳥羽毛旄牛尾木楩梓豫章
正義曰瑤琨玉肅云美石次玉者也詩云元龜象齒知齒是象牙也說文云齒口齗骨也牙牡齒也隱五年左傳云齒牙骨角牙齒小別統而名之齒即牙也考工記犀角七屬兕甲六屬宣二年左傳云犀兕尚多棄甲則那是甲之所用犀革為上革之所美莫過於犀知革是犀皮也說文云獸皮治去其毛為革革與皮去毛為異耳說文云羽鳥長毛也知羽是鳥羽南方之鳥孔雀翡翠之屬其羽可以為飾故貢之也說文云犛西南夷長旄牛也此犛牛之尾可為旌旗之飾經傳通謂之旄牧誓云右秉白旄詩云建旐設旄皆謂此牛之尾故知毛是旄牛尾也直云惟木不言木名故言楩梓豫章此三者是楊州美木故傳舉以言之所貢之木不止於此曾氏曰周禮太宰之職享先王則贊玉爵內宰之職后祼獻則贊瑤爵禮記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公劉之詩曰何以舟之維玉及瑤則知瑤者玉之次也琨按說文云石之美者則琨次於瑤又可知矣

孔傳云瑤琨皆美玉說文云瑤玉之美者琨石之美者按眞玉亦有差等瑤或是玉之次者於詩禮分別玉瑤之義亦未有害也但不當以為玉之美者耳若琨則未有以為玉者傳謬薛士龍云瑤今珧字蜃甲似玉者大非金吉甫云琨即今崑山石恐亦未必然要之瑤琨不如美玉而優於怪石則可以理斷也

周禮揚州曰其利竹箭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郭注云篠也邢疏云篠是竹之小者可以為箭幹竹譜云箭竹高者不過一丈節間三尺堅勁中矢江南諸山皆有之會稽所生最精好劉逵吳都賦注云箭竹細小而勁實可以為箭通竿無節江東諸郡皆有之然通典揚州貢箭簳百萬莖則江西亦有是竹矣周禮掌節凡邦國之使

節以英簜輔之鄭注云以竹為函加以畫飾盛節器也蔡傳云簜可以為符節誤矣郭注爾雅簜竹引儀禮簜在建鼓之間謂簫管之屬與孔傳大竹解不合人皆疑之鶴按篠定是小竹簜大而節更疎然亦有小者吳都賦注引異物志曰篔簹生水邊長數丈圍一尺五六寸一節相去六七尺或相去一丈廬陵界有之始興以南又多此竹闊節而大至圍尺五六寸周官符節之函蓋取諸此也簫管之材大於箭幹王褒洞簫賦曰原夫簫幹之所生兮于江南之丘墟洞條暢而罕節兮標敷紛以扶疎李善注云江圖曰慈母山出竹作簫笛有妙

聲丹陽記曰江寧縣慈母山臨江生簫管竹王褒賦云于江南之丘墟即此處也其竹圓異衆處自伶倫採嶰谷後得此奇故歷代常給樂府而呼鼓吹山罕稀也言節稀而相去褾竹之扶疎也此竹蓋簜屬之最小者儀禮所謂簜在建鼓之間者也篠中實故中箭幹簜中虛故大者中節函小者中簫管郭注不誤人泥孔傳大竹之說反以爲非耳

林少頴云齒革羽毛謂凡鳥獸之體可以爲器飾者皆是孔氏以齒爲象牙革爲犀皮毛爲旄牛尾似不必如此拘定渭按周禮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

當邦賦之政令掌皮秋斂皮冬斂革左傳臧僖伯曰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此皆謂平常鳥獸近地之所生者若夫荊揚之貢即不盡如二孔所舉亦必貴美之材他州所無故禹特令貢之不然則徵諸甸服而已足矣舍近取遠何爲也哉

象犀孔翠之屬皆出嶺南故有據此以爲今兩廣雲貴交趾之地本在禹貢九州之內者而其實非也蓋諸侯之貢有獻其土之所出者亦有市取其附近之所出以獻者荊揚南抵五嶺商旅往來百貨流通以其所有易其所無遠方之珍奇不難致也魯頌曰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淮夷在徐域三者皆非其產也而淮夷獻之齒革羽毛之貢從可知已

島夷卉服（釋文卉許貴反）

傳曰草服葛越正義曰釋草云卉草舍人曰凡百草一名卉知卉服是草服葛越也葛越南方布名用葛爲之左思吳都賦云蕉葛升越弱於羅紈是也蘇氏曰島夷績草木爲服如今吉貝木綿之類渭按地理志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爲百餘國又會稽海外有東鯷（音題）人分爲二十餘國皆以歲時來獻見蓋即此之島夷百草總名卉卉服殆非一種去古已遠不可得

詳葛越吉貝木綿亦彷像言之而已

島夷在揚州東南海中孔傳云南海島夷誤由以州界爲南距海也吳幼清云東海南海島上之夷分東南爲二亦未當薛士龍云島夷朝鮮甌駱之屬朝鮮在東北甌駱非島居者唯古倭人東鯷諸國可以當之韓退之送鄭尚書帥嶺南序云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洲林邑扶南真臘干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今按林邑以下在西南海中不得言東南此等距揚海絕遠告成時並未來貢也

漢志會稽郡有冶縣師古曰本閩越地志云東鯷

在會稽海外今直福建東南諸國是也後漢東夷傳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凡百餘國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樂浪郡徼去其國萬二千里其地大較在會稽東冶之東魚豢魏略曰倭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國度海千里復有國皆倭種蓋倭國有二其在帶方東南者即漢之倭人後漢書所謂倭在韓東南大海中者也度海千里復有倭者即漢之東鯷人後漢書所謂大倭王國直會稽東冶之東者也東鯷今爲日本按唐書日本古倭奴也直新羅東南在海中島而居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左右小島五十餘皆自名國而臣附之故後漢時稱大倭王云

舊唐書云婆利國有古貝草緝其花以爲布麤者名古貝細者名白氎文昌雜錄陳襄曰閩嶺以南多木綿土人競種之採其花爲布號吉貝南史言林邑等國出古貝木其華成對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與苧不異亦染成五色織爲斑布蓋俗呼古爲吉耳王氏日記云卉服蔡傳兼以木綿爲言丘文莊亦以爲唐虞時島夷或以充貢而中國未有也故嬪婦之治止於絲枲民未有其服宮未有其調也宋元間種始傳入中國關陝閩廣首獲其利閩廣通商舶關陝接西域故也今按唐虞時果已充貢豈有歷代傳記略無及之者元史食貨志亦不之載是當再考也渭按卉服非一種猶皮服之不可專指爲貔爲豹若羆也說者以葛越爲中國所有而必求一異物以當之故有吉貝木綿之說要之二者皆未可定且吉貝出閩中古貝出林邑婆利尚不知是一是二又安見其果爲當日之所貢邪

以皮卉爲島夷所服然則淮夷蠙珠暨魚亦將爲自佩此珠自食其魚乎大抵漢儒解經逐句立說不能貫穿前後故往往有此獘

厥篚織貝

正義曰鄭玄云貝錦名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凡爲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也則文成矣禮記曰士不衣織吳氏曰染其絲五色織之成文者曰織貝不染五色而織之成文者曰織文

孔傳云織細紵貝水物夫既以織貝爲二物矣但曰織安知其爲細紵乎林少頴云古人以珠貝爲貨珠既入篚則貝亦可以入篚渭按蠙珠不入篚其璣組入篚者璣貫於組以組爲主亦服貢故篚之不可與貝同論也又按虞夏之世珠玉爲器飾寶藏而不爲貨貢龜則尊之曰納錫其不爲貨可知貝亦未聞爲貨爲貨自夏始桓寬鹽鐵論曰幣

與世易夏后氏以玄貝易震之六二曰億喪貝書盤庚曰同位具乃貝玉顧命大貝在西房傳云大貝如車渠(陸德明云車渠車輞也)伏生書大傳云散宜生之江淮取大貝如大車之渠鄭康成書傳云閎夭之徒求盈箱之貝以賂紂周書王會云若人玄貝孔晁注曰若人吴越之蠻玄貝班貽貝也王應麟補注曰爾雅玄貝貽貝注黑色貝也漢食貨志言秦并天下龜貝始不爲幣則周因以貝爲貨此玄貝所以貢也禹致貢在堯時猶未尚貝作錦名爲是貝有玄黄紫白之文象五色之綫故取以名焉漢世美錦出成都則又不在揚而在梁矣左思蜀都賦云貝錦斐成濯色江波是也

蘇氏云吉貝文斑爛如貝亦引詩貝錦爲證故蔡傳謂南夷木綿之精好者亦謂之吉貝海島之夷以卉服來貢而織貝之精者則入篚焉王明逸云吉貝之名但昉見於南史不可因布名吉貝而遂以爲織貝之精者且篚屬通州實非出於島夷也

厥包橘柚錫貢(釋文橘均必反柚由救反)

傳曰小曰橘大曰柚其所包裹而致者錫命乃貢言不常正義曰橘柚二果其種本別以實相比則柚大橘小小曰橘大曰柚猶詩傳云大曰鴻小曰鴈亦別種也此物須之有時故待錫命乃貢與荊州納錫大龜豫州錫貢磬錯皆爲非常並在篚下顏氏曰柚似橘而大其味尤酸橘柚皆不耐寒故包裹而致之蘇氏曰橘柚常貢則勞民害物如漢永平唐天寶荔枝之害矣故錫命乃貢張氏曰必錫命乃貢者供祭祀燕賓客則詔之口腹之欲則勤於出令也

說文曰柚條也似橙而酢橙橘屬郭璞爾雅注曰柚似橙實酢生江南金吉甫曰沈存中謂本草柚皮甘今所謂柚其皮極苦而橙皮甘古之柚蓋橙云

葉夢得曰橘性極畏寒今吴中橘亦惟洞庭東西兩山最盛地必面南爲屬級次第便受日陳襄曰洞庭四面皆水也水氣上騰尤能辟霜所以洞庭柑橘最佳渭按今浙東江西橘柚更多福建多且美皆在揚域唐時杭台洪貢柑橘而蘇常湖無之然古今事變不同震澤爲禹功所及以洞庭言亦未爲不可也

考工記曰橘踰淮而化爲枳此地氣然也屈原橘頌曰受命不遷生南國兮王逸注云言橘受天命生於江南不可移徙種於北地則化而爲枳也呂氏春秋曰江浦之橘雲夢之柚史記曰蜀漢江陵千樹橘漢志巴郡朐忍魚復二縣有橘官故蜀都賦云戶有橘柚之園然則荊梁之域皆產橘柚而

獨揚貢之者蓋揚產特美禹時揚已令貢之此物不常供須用頗少故後至荆梁不復使貢也孔傳謂包匭之包亦橘柚而正義曲爲之說曰文在篚上者荆州橘柚爲善以其常貢揚州則不常也王肅云橘柚錫命而後貢之不常入當繼荆州乏無也謂揚少而荆多且善殊爲顚倒至於截包字爲句而以爲橘柚猶以織貝之織爲細紵也其謬妄不待辯而可見矣

鄭康成說錫貢云此州有錫而貢之或時無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此蓋據職方言揚州產錫故以此文當之然則豫州之錫貢亦爲金錫之錫邪豫不聞產錫也且貢錫而謂之錫貢又繫於厥包橘柚之下其不通甚矣聖經豈有是乎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釋文沿悅專反鄭本作松松當爲沿馬本作均渭按史記亦作均集解鄭玄云均讀曰沿）

傳曰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

正義曰文十年左傳云沿漢泝江泝是逆沿是順故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順也自海入淮自淮入泗逆也易氏曰揚之貢在北者可徑達淮泗在南者邗溝未開無道入淮必沿江海以達淮泗也渭按此經蒙徐之文曰達于淮泗則由菏入濟可知矣經敘東南四州之貢道首尾相銜層層脫卸化工也非畫筆也

陳大猷曰循行水涯曰沿水之險者莫如江海遇風濤多沿岸而行所以獨言沿不言浮以著其險也此說亦通然吳語夫差曰余沿江泝淮又越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則沿對泝言明是順逆之辭與左傳沿漢泝江同當仍舊說

揚之貢道自常熟縣北之大江順流而下至太倉州北七鴉浦入海而東北經通州東又北經如皋興化鹽城山陽縣東而西入淮口泝流而上歷安東縣南山陽縣北又西至清河縣西南之清口入泗所謂沿于江海達于淮泗也（清口本名泗口今其道爲黃河所奪）

左傳哀九年吳城邗（音寒）溝通江淮杜注云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一作宋）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吳越春秋吳將伐齊自廣陵闕江通淮亦曰渠水漢志江都縣有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是也又名中瀆水水經注中瀆水首受江於江都縣縣城臨江昔吳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自廣陵出山陽白馬湖逕山陽城西又東謂之山陽浦又東入淮謂之山陽口是也山陽本漢射陽縣屬臨淮郡晉義熙中改曰山陽縣射陽湖在縣東南八十里縣西有山陽瀆即古邗溝其縣北五里之北神堰即古末口也

林少穎云禹時江淮未通故揚之貢必由江入海以達于淮泗至吳王夫差掘溝通水與晉會于黃池然後江淮始通說本蘇傳今按溝通江淮事在左氏哀九年黃池之會則在十三年即吳語所云夫差起師北征為深溝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于黃池者也一自江通淮一自淮通濟本二役亦二地東坡誤合為一

朱子偶讀漫記曰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此但作文取其字數以足對偶而云爾若以水路之實論之便有不通而亦初無所害於理也說者見其不通便欲強為之說然亦徒為穿鑿而卒不

能使之通也如沈存中引李習之來南錄云自淮沿流至于高郵乃泝于江因謂淮泗入江乃禹之舊迹故道宛然但今江淮已深不能至高郵耳（按今來南錄中無此語未詳其故）此說甚似其實非也按禹貢淮水既專達于海故得列於四瀆若如此說則禹貢當云南入于江不應言東入于海而淮亦不得為瀆矣且習之沿泝二字似亦未當蓋古今往來淮南只行邗溝運河皆築埭置閘儲閉潮汐以通漕運非流水也故自淮至高郵不得為沿自高郵以入江不得為泝而習之又有自淮順潮入新浦之言則是入運河時偶隨淮潮而入有似於沿意其過高郵後又迎江潮而出故復有似於泝而察之不審致此謬誤令人以是而説孟子是以誤而益誤也

閻百詩四書釋地曰左傳哀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杜註明謂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乃引江達淮與孟子排淮入江者不合直至隋文帝開皇七年丁未開山陽瀆煬帝大業元年乙丑開邗溝皆自山陽至楊子入江水流與前相反蓋孟子後九百餘歲其言始驗若預為之兆者亦屬異事

漢志江都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水經注中瀆水首受江自廣陵至山陽入淮是其水乃自南

入北非自北入南也即以邗溝既開時言之孟子云淮注江亦誤然班固言渠水入湖而不言入淮頗有分別撰水經者乃云淮水過淮陰縣北中瀆水出白馬湖東北注之酈道元遂以為此水直至山陽口入淮而其說牢不可破矣竊疑高郵寶應地勢最卑若釜底然（鄶季駉兩河議曰高家堰去寶應高丈八尺有奇去高郵高二丈二尺有奇）邗溝首受江水東北流至射陽湖而止杜預云自射陽西北至末口入淮此不過言由江達淮之糧道耳路可通淮而水不入淮也水經殆不如地志之確

酈道元云晉永和中江都水斷其水上承歐陽引

江入埭則邗溝之首受江處固已改矣而水之北流如故也據史所稱則南流當起隋世又程大昌云邗溝南起江而北通射陽湖以抵末口入淮者吳故渠也隋開皇七年開山陽瀆以通漕運北射陽末口則爲西矣八年數道伐陳燕營舟師乃不出淮而出東海則山陽之瀆雖稍增廣猶不勝戰艦至大業初大發淮南兵夫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三百餘里水闊四十步可通龍舟而後淮始達江也（宋史[illegible]）由是言之則淮湖之水南流入江實自煬帝大業初始蓋溝闊至四十步而又變曲爲直北水南奔浩瀚倍常江流反爲其所遏而不能北入朱子所以云自高郵入江不得爲泝也李習之不知水流已改故其來南也有泝江之說與古時闇合在當時却相反吳幼清云江北淮南地高於水雖曰溝通江淮二水之間掘一橫溝兩端築隄壅水在溝中若欲行舟須自江中拽舟上溝行溝既盡又拽舟下淮江淮二水實未嘗通流也渭按後世堰閘之法可以隨時啟閉舟至則開舟過則閉今運河諸閘皆然不聞有拽舟之事邗溝當亦如此且左氏明言溝通江淮何以云未嘗通流耶

或問吳自哀九年溝通江淮之後十年伐齊十一年又伐齊十二年會魯于橐皋十三年會晉于黃池國語云夫差既退使告勞于周曰余沿江泝淮闕溝深水出于商魯之間其所沿泝者非即邗江至末口之道乎曰非也射陽以南之水引江以通湖不可謂之江射陽以北之路由湖以達淮不可謂之淮其所稱沿江泝淮蓋即禹貢揚州之貢道耳何以知之邗溝之開杜注但云通糧道其水未必能深廣觀隋開皇中山陽瀆既開而猶不勝戰艦則吳人所乘餘皇戈船之類不可由此瀆明矣故哀十年公會吳伐齊左傳云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十三年黃池之役於越入吳國語云越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衢使伐齊由邗溝則徐承何獨帥舟師汎海其自會而歸越師欲絕其路亦必泝江而不泝淮矣故知吳王沿江泝淮仍用禹貢揚州之貢道也

近世言海運者皆以禹貢爲口實且謂事始於秦今按主父偃上書言秦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東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北河在秦九原郡界與東海無涉唯唐人實用海運開元二十七年以李適爲幽州節度河北海運使（見唐會要）杜甫詩云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又云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持粟布汎海淩

蓬萊此元人海運之鼻祖也元法用平底海船運糧自江出海北抵直沽行一萬三千餘里初更兩月後乃僅月餘省費不訾然風濤叵測人舟漂溺無歲無之而議者謂雖有此患視河漕之役所得實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明人亦嘗用之尋被漂溺遂罷蓋都幽燕者脫有意外之梗不得已而出於斯以紓朝夕之急是或一策若夫揚州之貢道則自江口以至淮口汎海不過六七百里並岸而行本不甚險豈可與元人同日而語議者乃藉口禹貢欲復海運委民命於不測之淵以偷取一時之便仁人君子爲之寒心嗟乎勃碣之間膏壤

千里水田可興農政可修說見第十九卷甸服太平之基萬世之利端在於此謀國者愼無輕言海運哉

禹貢錐指卷第六

禹貢錐指卷第七

德清胡渭學

荆及衡陽惟荆州

傳曰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正義曰以衡之南無復有名山大川可以爲記故言陽見其境過山南也渭按地理志禹貢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衡山在長沙國湘南縣東南今湖廣襄陽府南漳縣有荆山本漢臨沮地衡州府衡山縣有衡山本漢湘南地也詳見導山

殷有荆而無梁爾雅漢南曰荆州注云自漢南至衡山之陽漢水出嶓冢梁州山也自嶓冢以東至大别凡在漢水之南者皆爲荆州然則禹貢梁州

之地荆亦兼之不盡歸於雍自大别以東江南之地爲揚所侵而大别以西漢東之地亦皆入於豫荆州之境縮於東北而羸於西南殷因於夏所損益可知也周禮正南曰荆州衡山雲瞢江漢皆禹貢荆州之山水唯其浸潁湛則有可疑鄭云潁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湛未聞今按漢志潁水出潁川陽城縣陽乾山東至下蔡入淮湛水見杜預左傳注襄十六年晉楚戰于湛阪注云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水經注湛水出犨縣北魚齒山東南流歷山下爲湛浦春秋襄公十六年晉伐楚楚公子格及晉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遂侵

方城之外今水北山有長阪蓋即湛水以名阪故
有湛阪之名湛水又東南逕昆陽縣蒲城北而東
入汝杜預亦以是水爲湛水周禮荆州其浸潁湛
鄭玄云未聞蓋偶有不照也今考地則不乖其土
言水則有符經文矣然湛與潁實皆在河南淮北
之地若割以屬荆則斗入豫域七八百里略似後
世郡國犬牙相制之形非帝王分疆建牧之意潁
湛二字或古文傳寫譌繆如兗州盧維之類未可
知也周承殷制亦有荆而無梁李巡注爾雅言雍
兼梁地賈公彦疏周禮言雍豫並兼梁地而皆不
及荆殆未察漢南曰荆之義耳蓋殷周之荆豫皆
以漢水爲界梁州漢北之地豫兼之漢南之地荆
兼之其嶓冢以西則雍兼之故二代無梁禹
漢志云周改禹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顔注謂省
徐以入青併梁以合雍諸儒皆從其說而林少穎
獨疑之曰職方氏於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川淮
泗其浸沂沭則徐合於青無足疑者若夫雍州其
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
梁州之山川無一存者果何所據而謂梁合於雍
乎荆州其川江漢據江漢之水發源於梁由荆而
東至揚然後入於海今以江漢爲荆之川則禹貢
之梁州其無合於職方氏之荆州乎按林氏此言

發前人所未發愚意實與之闇合

荆州之建國春秋時可考者楚夔鄀權邔與鄀同州左傳桓十一年州蓼伐楚師杜注州國在南郡華容縣東南今爲監利縣地羅貳軫凡九國戰國時屬
楚而韓秦亦少得其地秦并天下置南郡黔中長
沙南陽東境漢復置荆州[illegible]後漢魏晉並因之晉領郡十九
唐爲山南東道之江陵荆州竟陵復州富水郢州齊安黄州漢
陽沔州夷陵峽州巴東歸州等郡江南西道之江夏鄂州巴陵岳州
長沙潭州衡陽衡州零陵永州江華道州桂陽郴州邵陽邵州武陵朗州
澧陽澧州等郡黔中道之黔中黔州寧夷思州涪川費州盧
溪辰州盧陽錦州靈溪溪州潭陽巫州清江施州播川播州夜郎珍州義
泉夷州龍標業州溱溪溱州等郡及淮南道之安陸安州義陽
申州及嶺南道之連山連州等郡按以上通典所列連山
郡當出隸古南越[illegible]連山亦古南越地不當入荆域黔中寧夷
涪川播川夜郎義泉溱溪七郡皆梁南徼外蠻夷
非古黔中地不在九州之限元和志云黔州本漢涪陵縣理[illegible]

又有當來屬者豫域襄陽之南漳漢東之光化及
南越始安郡全義縣嶺北之地是也全義今爲興安縣屬廣西桂林府文獻通[illegible]

考云自黃岡以北則楚以南爲越今鄂江有中州清淑之氣與湖相錯蟠百餘里遠入潯郴是天所以限楚越也此蓋就當時風氣言之近志遂以桂林平樂二府爲禹貢荊州之域殆未必然楚氏以始安千乘爲古荊越爲是俗今義縣嶺北之地當入荊域以今輿地言之

湖廣武昌漢陽安陸荊州岳州長沙衡州常德辰州寶慶永平十一府郴靖二州施州衛共襄陽府則唯南漳縣德安府則安陸雲夢孝感應城應山及隨州之南境廢光化縣地黃州府則黃岡麻城黃陂黃安四川則夔州府之建始廣西則桂林府之全州本漢零陵縣屬零陵郡隋改置湘源縣唐屬永州五代晉改曰全州相次縣置今州明省縣入又改屬桂林及興安縣嶺北之地縣在府東北一百二十里越城嶺在縣北二里皆古荊州域也

荊之北界判自南漳縣之荊山山在縣西北八十里漳水所出其西爲遠安興山北與梁接界荊山

之西百餘里爲景山水經沮水出漢中房陵縣注云出沮陽縣西北景山即荊山首也故淮南子曰沮出荊山元和志云沮水出房州永清縣西南景山永清本漢房陵縣地也縣南一百一十三里有建鼓馬駿二山並高峻又竹山縣西南三十五里有白馬塞山孟達歎爲金城千里蓋皆景山之餘脈矣南漳以東爲荊門鍾祥京山元和志大洪山在京山縣西北二百里盛有泉山之險及隨州之南境廢光化縣地光化故城在今隨州東南三十餘里漢隨縣地唐通典云唯光化爲荊域餘皆爲豫又東爲應山縣縣北有義陽三關見郡書州郡志義陽屬申州[illegible]一曰平靖關元和志在應山縣北六十五里北至申州九十里東至百雁關一百六十里申州今汝寧府之信陽州也一曰黃峴關又名百雁關元和志云在應山縣北九十里北至申州九十里東至澧山關一百里

一曰武陽關又名澧山關元和志云在應山縣東北一百三十里北至申州一百五十里即古之大隧直轅冥阸也左傳定四年吳伐楚自淮汭濟漢楚左司馬戍請還塞大隧直轅冥阸杜預以爲之大隧即武陽直轅即黃峴冥阸即平靖也三關又總名曰城口楚史皇所謂塞城口而入也冥亦作黽又作鄳阸亦作隘又東爲黃安縣有大活關白沙關本屬黃岡麻城黃陂三縣地明嘉靖四十二年析置黃安縣元和志云大活關在黃州黃陂縣北二百里東北至光州二百八里西至黃州澧山關一百里白沙關西至大活關六十里在州北二百四十里北至光州界二十五里又東爲麻城縣有穆陵關陰山關元和志穆陵關西至白沙關八十里在麻城縣西北一百里北至光州一百四十九里陰山關西至穆陵關一百里在縣東北一百一里北至光州故城縣二百里按穆陵關在穆陵山上或曰齊之四履南至穆陵即此也定四年吳楚戰于柏舉亦在縣界諸關依山爲阻與荊山東西準望相直皆荊豫接界處

荊之南界越衡山之陽大抵及嶺而止史記曰秦有五嶺之戍晉地理志曰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

由嶺嶠時有五處故曰五嶺據水經注五嶺大庾最東爲第一嶺在揚域餘皆屬荊第二騎田嶺在郴州南[illegible]第三都龐嶺在衡州府藍山縣南亦稱都龐嶺即黃蘗山臨賀龍水經注作都龍嶺在廣東連州界鄧德明謂桂龐云九疑大嶺第四萌渚嶺在永州府江華縣南亦稱萌渚嶠亦即臨賀花大名白芒嶺今名桂嶺爲二史南接賀西下寶府富川二縣界第五越城嶺在桂林府興安縣北五嶺之最西嶺也亦稱越城嶠又名始安嶠嶺北一百三十里接寶慶府城步縣界經曰衡陽未知所極然酈氏有言古人云五嶺者天地以隔內外見水經溫水注韓退之曰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中州清淑之氣於

是爲窮豬此表界差爲近理耳
荊之東界準揚約略言之蓋自麻城黃岡踰江而南爲武昌縣又西南爲通山咸寧崇陽通城又南爲瀏陽醴陵攸縣茶陵又東南爲興寧桂東桂陽又西南爲宜章皆與揚分界處也
荊之西界經無可見今據戰國時巴楚分地約略言之蓋自巴東踰江而南爲建始施州麻陽沅州又東南爲黔陽靖州通道以訖於興安與貴州廣西接界

江漢朝宗于海 釋文朝直遙反

傳曰二水經此州而入海有似於朝百川以海爲宗宗尊也正義曰老子云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下之是百川以海爲宗鄭云江水漢水其流遄疾又合爲一共赴海也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王氏樵曰此僅六字耳而江漢趨海之勢如在目前嘗於武昌夏口望之見其渺瀰奔瀉如人之有所往而意專行速不違他顧狀以朝宗傳水之神也渭
按揚之三江入海無壅故禹於此州疏江決漢至大別合流雖去海尚遠而有朝宗之勢說者謂紀此以該彼非也
江水自四川夔州府雲安縣東流經奉節巫山又東出巫峽至巴東縣入荊域又東經歸州夷陵宜都枝江松滋江陵公安澧州華容至安鄉會洞庭之水又東經巴陵沔陽臨湘嘉魚又東北至江夏西與漢陽分界漢水從西北來注之漢水自襄陽府宜城縣南流入荊域又南經鍾祥荊門又東南經潛江景陵沔陽又東經漢川又南至漢陽與江水會又東歷武昌大冶至興國其北岸爲黃州府之麻城與揚接界此禹在荊時所治也 詳見導江
郭璞江賦云巴東之峽夏后疏鑿絕岸萬丈壁立赮駮水經江水東逕廣谿峽注云三峽之首自昔禹鑿以通江郭景純所謂巴東之峽夏后疏鑿者又江水東逕西陵峽歷禹斷江注云南峽北有谷村兩山間有水清深潭而不流耆舊傳言昔是大江及禹治水此江小不足瀉水禹更開今峽口水勢并衝此江遂絕謂之斷江今夷陵州西南有斷江山是其遺跡金吉甫云三峽天險非入都通道計不施工故不書非是蓋江之有三峽猶河之有龍門也禹治冀之河自龍門始則治荊之江亦必自三峽始
朝宗孔鄭義已備不必引周禮春朝夏宗爲證鄭又云荊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彊故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此臆說也

九江孔殷

正義曰鄭云九江從山谿所出謂各自別源非大江也下流合於大江耳晁氏曰洞庭九江也曾氏曰沅漸元辰敘酉湘資醴水元當作無蓋無沅且元又諱作元也漢志武陵無陽縣無水首受故且蘭南入沅行八百九十里譌誤同皆合洞庭中東入于江是爲九江導江云過九江至于東陵今之巴陵巴陵之上即洞庭也因九水所合遂名九江水經九江在長沙下雋縣西北楚地記云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是也程氏曰一江而名九江亦猶嶓岷蠡三大派合爲一流而經以三江總之即其例也若其九江之所以名九當時必有所因不容鑿爲之說謂按今岳州府巴陵縣本漢下雋縣地下雋故城在今武昌府蒲圻縣界縣西南有洞庭湖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於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浦浦本作淵水經注引此作浦今從之是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暴雨楚地記本此說文殷作樂之盛稱引易殷薦之上帝周禮陳其殷又殷見曰同鄭注云殷衆也則殷有衆盛之義孔殷謂衆水所會其流甚盛也

孔傳云江於此州分爲九道正義曰傳以江是此水大名謂大江分而爲九猶大河分爲九河也潯陽記有九江之名雖名起近代義或當然陸氏釋文曰九江尋陽地記云一曰烏白江二曰蚌江三曰烏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箘江張須元緣江圖云一曰三里江二曰五州江三曰嘉靡江四曰烏土江五曰白蚌江六曰白烏江七曰箘江八曰沙提江九曰廩江參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於鄂陵終於江口會於桑落洲太康地記曰九江劉歆以爲湖漢九水入彭蠡澤也湖漢九水已見揚州謂按秦始皇滅楚以其都壽春置九江郡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淮南子曰禹鑿江而通九路地理志廬江尋陽縣下云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爲大江王莽改豫章曰九江郡柴桑縣曰九江亭應劭曰江自尋陽分爲九郭璞江賦曰流九派乎尋陽自西漢以迄東晉皆言大江至尋陽分爲九江禹之所疏鑿而尋陽記緣江圖又備列其名元和志云江州尋陽郡禹貢揚荊二州之境揚州云彭蠡旣豬今州南五十二里彭蠡湖是也荊州云九江孔殷今州西北二十五里九江是也彭蠡以東爲揚州界九江以西爲荊州界此亦遵舊說九江孔鄭異義而不言其處所諸家皆謂在潯陽其以洞庭爲九江者自宋初胡旦始而晁以道曾彥和皆從之朱子九江辨曰九江若曰派別爲九則江流上下洲渚不一今所計以爲九者若必首尾短長均布如一則橫斷一節縱別爲九一水之間當有一洲九江之間沙水相間乃爲十有七道於地將無

所容若曰參差取之不必齊一則又不知斷自何許而數其九也况洲渚出没其勢不常江陵先有九十九洲後乃復生一洲是豈可以爲地理之定名乎此不可通之妄說也若曰旁計横入小江之數則自岷山以東入于海處不知其當爲幾千百江矣此又不可通之妄說也且經文言九江孔殷正以見其吐吞壯盛浩無津涯之勢决非尋常分派小江之可當又繼此而後及夫沱潛雲夢則又見其决非今日江州甚遠之下流此又可以證前二說者爲不可通之妄說也九江即洞庭既有山水二經爲根據而又得朱子此辨其[illegible]在潯陽亦明矣

尋陽記曰今蘄州界古蘭池城亦謂之潯水城即漢尋陽縣也通典曰尋陽舊縣在江北蘄春郡界今黄州府黄梅縣東北尋陽故城是也故班志云九江在其南東晉時温嶠移縣於江南則九江在縣北矣緣江圖所云九江始於鄂陵終於江口會於桑落洲者今已無考桑落洲在九江府城東北五十里大江中鄂陵即武昌縣縣界有峥嶸洲蘆洲楊葉洲舊志云江入縣境播爲三江過中洲至雙柳夾又自峥嶸洲過磧磯至大洲爲三江口疑即其類又按水經注江水東逕軑（徒系反）縣故城南城對五洲江中有五洲相接故以五洲爲名漢軑縣即今蘄水縣五洲江當在此縣界也寰宇記云映江五阜洲在黄梅縣南一百十里可考者唯此而已唐藝文志有九江新舊録三卷不知其書尚存否此等沙水相間當時必實有但洲渚出没不常以近事驗之枝江百里洲至明嘉靖初江水衝斷爲二又江夏鸚鵡洲爲東漢以來著名之古蹟而崇禎中蕩決無存則九派之湮滅從可知已然張須云此九江隨水參差長短則又犯朱子所駁不知斷自何許而數其九者爲之命名必不以此等洲渚也

九江至春秋時爲江南之夢戰國時稱洞庭五渚韓非子謂之五湖而九江之名遂隱傳記鮮有言九江者及秦滅楚始置九江郡酈道元云秦立九江郡治壽春縣兼得廬江豫章之地故以九江名郡（見水經注）是即尋陽之九江矣然洲渚參差長短其在當時九派原不甚分明故鄭亦疑焉而有出自山谿之說必求其水以實之則水經所稱巴水希水赤水蘄水利水富水等亦皆入江而初無總會之處則自岷山以東至海小江千百何可勝數誠有如朱子所言者（[illegible]）此其說又不可通故劉歆以湖漢[illegible]

漢九水爲九江此九水者同注彭蠡以入大江謂
之九江亦可然彭蠡揚州之澤也而指爲九江則
荊之水而移於揚矣其可乎禹貢之九江信非洞
庭不足以當之也
宋儒所據以辨尋陽之九江者曰過九江至于東
陵今巴陵也夷陵一名西陵故此爲東陵而漢人
則固自有其東陵矣地理志廬江郡下云金蘭西
北有東陵鄉淮水出淮當作灌雩婁縣下云灌水
北至蓼入決是也水經江水東逕西陵縣故城南
故城在今黃州府蘄州西 又東逕下雉縣北今武昌府興國州東有下雉故城 利水從東
陵西南注之酈道元云江夏有西陵縣故是言東

尚書曰江水過九江至于東陵者也見江水注 又云灌水
導源廬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大蘇山金蘭蓋漢初有是縣中廢故志不言所屬宜城郡志據以爲言按蓼縣故城在今河南光州固始縣北灌水出金蘭縣西北之東陵鄉而東北至蓼縣入決水則金蘭當在固始之西南而東陵鄉亦其北矣[illegible]以爲東陵在漢陽蘄州俱非是 諸先生所謂神龜出於江灌
之間嘉林之中蓋謂此也灌水東北逕蓼縣故城
西而北注決水見江水注 江灌史記龜策傳作江淮與漢
志均爲誤字也今按黃梅縣西南九十里有蔡山
西接廣濟縣界通典云廣濟縣蔡山出大龜書曰
九江納錫即此凡此類鑿鑿言之蓋秦漢以來相
傳之語不但東陵確有其所并大龜亦眞出此矣
先入爲主頗難搖動而愚以三事折之曰巴陵臨

江而金蘭之東陵去江六百餘里安得云至于東
陵一非也江自巴陵以東至沙羨即迆北胡三省曰江水東北自武昌以下[illegible]所以[illegible]之[illegible]使之然也 使九江在尋陽東陵在金蘭
則是先迆北而後至于東陵二非也書江漢朝宗
于海盡之矣而復於其下流書九江孔殷不亦贅
乎三非也朱子之辨昭昭若揭日月敢以是爲增
火之助云
水經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海山即陽朔山也在[illegible] [illegible] 東北流逕長沙下
雋縣西又北至巴丘山入于江注云湘水會資沅
微澧四水微水從東來注之[illegible]湖口今巴陵縣東南微湖是也 同注洞庭而北會

大江名之五渚戰國策曰秦與荊戰大破之取洞
庭五渚也史記蘇代[illegible]至五渚 湖水廣圓
五百餘里日月若出沒於其中湖中有君山一名湘山又名
洞庭 編山相次去數十里迴峙相望孤影若浮所謂
三苗之國左洞庭者也巴丘山在湘水右岸山有
巴陵故城[illegible]晉太康元年[illegible]今岳州府治 西對長洲洲南
廖湘浦北對大江三水所會謂之三江口在巴陵縣西北元和志云[illegible]
巴陵舊志云洞庭湖一名五湖
又名三湖三湖者洞庭之南有青草湖西有赤沙
湖而洞庭周回三百六十里南連青草西吞赤沙
橫亘七八百里因名三湖又謂之重湖重湖者一

湖之內南名青草北名洞庭有沙洲間之也今道
出湖湘間者必問津於洞庭洞庭吐納羣川而大
江西來横亘其口每歲六七月間岷峨雪消水暴
漲自荆江逆入洞庭清流爲之改色（岳州之屬巴陵居其東華容安鄉居其北常德府之龍陽居其西沅江居其南長沙府之湘陰居其東南）謂按周禮荆州無九江蓋已
包在數澤雲夢之中矣然自是九江之名遂不著
故或稱江南之夢或稱洞庭五渚或又稱巴丘湖
郭璞爾雅注云雲夢今華容縣南巴丘湖是也後
世既不知洞庭爲九江乃見尋陽江中多沙水相間
處遂指其九派爲九江而導山導江之文義皆不
可得通矣太史公不敢言山海經然其中亦有可

信者如謂澧沅瀟湘在九江之間類此一語而九
江遺跡猶可推尋其有造於禹貢不小也
曾氏說九江一曰沅（出牂牁且蘭縣東北至長沙下雋縣入江）二曰漸（一名瀘水出武陵索縣東入沅）
三曰無（出牂牁故且蘭縣東南入沅故無水或作舞亦作潕）四曰辰（出武陵辰陽縣東入沅）
五曰敘（一作序出武陵義陵縣西北入沅）六曰酉（出武陵酉陽縣東南入沅）七曰湘（已見前）
八曰資（一作資出零陵都梁縣東北入沅）九曰澧（出武陵充縣東北至洞庭湖入江）朱子考定
九江去無澧二水而易以瀟蒸一曰瀟江（亦名營水出零陵營道縣留山北流注湘水）二曰湘江三曰蒸江（漢志作承續漢志作承出邵陵縣界至臨承縣北東注于湘）
四曰資江五曰沅江六曰漸江七曰敘江八曰辰
江九曰酉江按朱子據導江文江先合澧而後過
九江故不數澧然澧實會南江以東注洞庭非上

流自入江也安得而不數無字誤作元朱子以爲
亡是水故置之古無瀟水酈道元云瀟者水清深
也湘中記曰湘川清照五六丈下見底石如樗蒲
是納瀟湘之名矣然則瀟湘猶言清湘非別有瀟
源隋唐以後始謂瀟水出九疑山北合湘水是曰
瀟湘耳武陵零陵長沙之水皆入沅湘如蒸水者
頗多全吉甫云郴水亦入湘舊不列九江未知與
漸敘二水大小若何然則朱子所更定亦未有以
見其爲必然也善乎林少穎之言曰九江之名與
其地世久遠不可強通然各自別源而下流入江
則可以意曉也斯其通人之見傅同叔云九江不

必求其有九如太湖一湖而得名五湖昭餘祁一
澤而得名九澤皆不可以數求也此說本程泰之
恐又不然當時必實有九水會同故以爲名但水
道通塞離合古今不常自戰國時唯知有湘沅資
微澧而名之五渚矣況後世乎與其出此入彼不
若闕疑之爲得耳
正義云江以南水無大小俗人皆呼爲江或從江
分出或從外合來故孔鄭各爲別解此說非也禹
貢山川豈有俗稱漢合於江而後謂之北江彭蠡
合於江漢而後謂之三江當其未合不得名江也
九水亦必俱會於洞庭而後謂之九江凡湘江沅

江等稱皆後世俗稱也不可以說經巴陵所對之
長洲禹時蓋未曾有江身與湘浦莽爲一壑九江
即大江也特以其流爲九水之所匯因號九江耳
九河主其分九江主其合河自一而分爲九故曰
播江自九而合爲一故曰殷當其未合非獨此九
水不得冒江之名即漢與彭蠡不得冒江之名也
孔殷傳云甚得地勢之中頗費解蔡氏云殷正也
九江水道[illegible]得其[illegible]指其分處言之亦非經旨
鄭康成云殷[illegible]多也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衆多
孔穿作孔竅解則涉於怪矣今竊取朱子吐吞壯
盛浩無津涯之義以[illegible]孔殷而從說文訓盛視舊

說差覺[illegible]

沱潛既道[illegible]

傳云沱江[illegible]曰導江言東別爲沱是沱爲江
之別名也釋[illegible]出爲沱漢爲潛渭按詩召
南曰江有沱荊州之沱也一在江北寰宇記江自枝
江縣百里洲首派別北爲內江者是一在江南水經
注夷水出魚復縣江至夷道縣北東入江者是潛水
或云在今安陸府鍾祥潛江二縣境然漢東之地津
渠交通未知孰爲古潛水黃文叔云自後世通渠漢
川雲夢之際禹跡固多湮沒誠然

水經注江水自夷道縣北(今宜都縣西北有夷道故城)又東逕上明城

北(舊荊州刺史桓沖築此城移州治焉在今松滋縣界)江汜枝分東入大江縣治洲
上故以枝江爲稱(今枝江縣東北六十里有百里洲起縣百里與江陵分轄枝江故城在縣東)地理
志曰江沱出西南東入江是也(志無南字疑衍)江水又東
會沮口又南逕江陵縣南縣江有洲號曰枚迴洲
(洲在縣西南六十里枚或作枝)江水自此兩分而爲南北江寰宇記云
百里洲首派別南爲外江北爲內江王晦叔云枝
江縣百里洲夾江沱二水之間其與江分處謂之
上沱與江合處謂之[illegible]沱渭按南江在古時爲岷
江之經流北江爲沱南江自枝江縣南又東逕公
安縣西又東南流爲涔水(隋志松滋縣有涔水蓋東與公安分界)九歌望涔
陽兮極浦橫大江兮[illegible]王逸注云涔陽江碕名

附近郢即此水之北逕涔水入澧州界爲四水口
歷州之東北又東南合澧水經華容縣南入赤沙
湖又東南逕安鄉縣西而東南入洞庭湖與北江
會此即禹導江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之道
也北江自枝江縣北又東逕松滋縣北又東逕江
陵縣南又東逕公安縣北又東逕石首縣北又東
逕監利縣南夏水出焉北江又東至巴陵縣西北
會洞庭之水此即江北之沱寰宇記所謂內江者
也其後北江之流漸盛而南江日微世反以南爲
沱北爲江說者遂謂東至于澧不可解以澧水北
去江二百餘里故也詳見導江

正義引鄭注云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不於江出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渭）按枝江沱水爲江洲所隔而成何言不於江出華容夏水自江陵縣東南首受北江東北流逕監利沔陽與潛江縣分界又東北至京山縣東南而注于漢此本沱水岐分而爲夏非出於大江鄭以爲沱者葢北江久已盛大世目爲岷江之經流因以其所出者爲沱耳禹時無此沱也不可從

漢志南郡巫縣夷水東至夷道入江過郡二行五百四十里（今巫山縣東北有巫縣故城）水經夷水出巴郡魚復縣江（今奉節縣西北十五里有魚復故城）東南過很山縣南（今長陽縣西有很山故城）又東過夷道縣北（今宜都縣西有夷道故城）東入于江注云夷水即很山清江也（[illegible]）水色清照十丈分沙石因名清江昔廩君浮此水據捍關而王巴（[illegible]）是以法孝直有言魚復扞關臨江據水實益州禍福之門夷水又東逕建平沙縣（[illegible]）縣有巫城南岸水山道五百里其水歷縣東自沙渠入很山縣水流淺狹裁得通船又東逕很山縣故城南（縣即以名孟康曰音恒今世以銀爲音）南對長楊溪溪水出西南射堂村谷中石穴北流注于夷水（隋改很山曰長楊以溪得名唐又改楊爲陽）又東北逕夷道縣北又東逕宜都縣北（今縣治即宜都故城）東入

大江有涇渭之比亦謂之很山北溪（渭）按夷水首出魚復江尾入宜都江行五百餘里是亦荆州之沱也古時自巴入楚避三峽之險皆由此路史記張儀說楚王曰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日行三百餘里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illegible]）此言舟師由夷水入楚也何以知之楚世家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於是楚爲扞關以拒之後漢書李熊說公孫述曰東守巴郡拒扞關之口徐廣曰巴郡魚復有扞水扞關（[illegible]）章懷太子賢曰扞關故基在今峽州巴山縣寰宇記云廢巴山縣在長陽縣南七十里即古捍關是也（[illegible]）（[illegible]）水經注江水自江關東逕弱關捍關（[illegible]）注云弱關在建平秭歸界秭歸今歸州也蓋大江出三峽逕弱關江沱出很山逕捍關畫然兩道儀言浮江以下距捍關則不經巫峽明矣夷水受江處不知何時日就堙塞後漢建武中公孫述遣將田戎等乘枋箄下江關拔夷道夷陵光武命岑彭吳漢伐之彭擊破戎等率舟師長驅入江關漢留夷陵裝露橈船將三萬人泝江而上則皆取道於三峽而不復由夷水矣蓋其時水已淺狹不

勝戰艦自後荆梁有事苟用舟師未有不由峽江
者然酈注云沙渠裁得通船則後魏時水道猶存
下逮唐初建始之北遂成斷港故章懷注西南夷
傳云今施州清江縣夷水一名鹽水源出縣西都
亭山（青山在縣西南亦名開蠻界）寰宇記云夷水自施州開蠻界流入
長陽縣明一統志云夷水源出舊施州開蠻界流
經建始巴東長陽至宜都入江蓋不復知此水出
西北奉節之大江而以爲西南施州衛之山源矣
其所謂都亭山者即在開蠻界也然自漢志已不
言首受江未知何故班氏疎略頗多水經注原委
詳明而又有張儀之言以爲證無可疑者禹導江

自梁入荆必浮此水也
陸氏釋文馬云其中泉出而不流者謂之潛言泉
出則可言不流則非韻會潛水伏流也左思蜀都
賦演以潛沫劉逵注云水潛行曰演此二水伏流
故曰演以潛沫荆州之潛雖不如出龍門石穴之
奇亦必漢水伏流從平地涌出故謂之潛承天府
志云漢水自鍾祥縣北三十里分流爲蘆伏河經
潛江縣東南復入于漢即古潛水也按潛江縣本
漢竟陵江陵二縣地唐大中十一年置徵科巡院
於白洑（見寰宇記）宋乾德三年升爲潛江縣韻會洑伏流
也或作洑今漢水之分流者名蘆伏而其地又名
白洑（在縣西四十里）皆取伏流之義此水起鍾祥縣北訖潛
江縣東南行可三百里以爲古之潛水庶幾得之
蓋禹時本自伏流涌出復入于漢及乎後世通渠
漢川雲夢之際（見河渠書）則開通上源以資舟楫之利禹
迹遂不可考耳其他沔陽漢陽之境凡漢水枝津
大抵皆通渠者之所爲志家槩指爲潛水眞妄談
不足信
王晦叔曰隋志南郡松滋縣有涔水涔即古潛字
故史記云沱涔既道今松滋分爲潛江縣矣渭按
松滋之涔乃大江分流首尾皆與漢無涉安得因
史記作涔而以此水當之潛江縣在江北本竟陵

江陵二縣地亦非析松滋置也並誤
正義曰孔梁州注云沱潛發源此州入荆州以二
州沱潛爲一者蓋以水從江漢出皆曰沱潛但地
勢西高東下雖於梁州合流還於荆州分出猶如
濟水入河還從河出耳蘇傳曰以安國穎達之言
考之味別之說古人蓋知之久矣梁荆相去數千
里非以味別安知其合而復出邪林少穎云據爾
雅是凡水之出於江漢者皆有此名出於荆者荆
之沱潛也出於梁者梁之沱潛也不必有合流味
別之說斯言足以正孔蘇之謬
雲土夢作乂（釋文雲徐本作云夢亡弄反一音武仲反徐莫公反）

傳曰雲夢之澤其中有平土丘水去可爲耕作畎畝之治正義曰此澤旣大其內平土有高丘也渭按雲土夢漢書作雲夢土史記水經注並作雲土夢沈括筆談云石經倒土夢字唐太宗得古本尚書乃雲土夢作乂詔改從古本雲夢澤名也方八九百里之中有澤有湖有土而江沱潛漢亦灌注於其閒職方主藪澤禹貢主土田孔子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雲夢土作乂謂江漢九江沱潛之功畢則水去而雲夢之土已耕治也

雲夢經傳諸書有合稱者有單稱者周禮荆州藪澤曰雲瞢爾雅十藪楚有雲夢呂覽淮南子同戰國策楚王游於雲夢結駟千乘宋玉高唐賦曰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司馬相如子虛賦曰雲夢者方八九百里此合稱雲夢者也左傳定四年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此單稱雲者也宣四年邧夫人棄子文于夢中昭三年楚子以鄭伯田江南之夢宋玉招魂曰與王趨夢兮課後先此單稱夢者也單稱特省文耳雲可該夢夢亦可該雲故杜元凱注夢中云夢澤名江夏安陸縣東南有雲夢城則夢在江北注雲中云入雲夢澤中所謂江南之夢則雲在江南注江南之夢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則南雲北夢單稱合稱無所不可絕無江北爲雲江南爲夢之說自唐太宗詔改此經爲雲土夢作乂而穎達引左傳以爲之說曰此澤亦有單稱雲單稱夢經之土字在二字之閒蓋史文兼上下也司馬貞史記索隱亦云雲夢本二澤人以其相近或合稱雲夢宋沈括羅泌易祓郭思鄭樵洪邁洪興祖等襲其說而爲之辯曰雲在江北夢在江南而古注棄若塵羹矣蘇子瞻申疏意云雲與夢二土名也而云雲土夢者古語如此猶曰玄纖縞云爾此於文義頗不順故王氏更爲之解曰雲之地土見而已夢之地則非特土見草木生之乂有加功乂之者矣蔡氏云雲夢連澤地勢有高卑故水落有先後人工有早晚也自後無不遵此說令按史記賈誼傳云長沙卑溼巴陵故長沙下雋地也諸湖萃其西南安得爲特高江北雖亦有湖澤然楚都及漢東諸國皆在焉豈反卑於江南此事理之難信者若從石經本則傳云澤中有土可以耕作義甚愜當愚嘗反覆於斯而覺太宗此一改殊多事不若仍舊之爲得也

漢志南郡華容縣雲夢澤在南荆州藪編縣有雲夢宮江夏西陵縣有雲夢宮華容今監利石首二縣監利在江北石首在江南編縣今荆門州西陵今蘄州及黃岡麻城皆在江北水經注云雲杜縣

東北有雲夢城(見沔水)雲杜今京山縣又云夏水東
逕監利縣南縣土卑下澤多陂陁西南自州陵東
界逕於雲杜沌陽爲雲夢之藪韋昭曰雲夢在華
容縣郭景純言縣東南巴丘湖是江南之夢杜預
曰枝江縣安陸縣有雲夢蓋跨川亘隰兼苞勢廣
矣(見夏水)州陵今沔陽州沌陽今漢陽縣也元和志云
雲夢澤在安陸縣南五十里東南接雲夢縣界以
上諸州縣皆在江北由是言之東抵蘄州西抵枝
江京山以南青草以北皆爲雲夢孔疏云雲夢一
澤而每處有名者子虛賦云雲夢者方八九百里
則此澤跨江南北每處存名焉此說是也賦家之

言華而不實唯此語爲可信然上文云楚有七澤
其小小者名曰雲夢則仍是浮夸之習(七澤疑即雲夢之別名如雷澤徐州之類)
傳云雲夢之澤在江南大誤穎達順傳爲義曰左
傳楚子與鄭伯田於江南之夢是雲夢之澤在江
南也已又欲遵詔改之文則曰此澤跨江南北亦
得單稱雲單稱夢及解作乂復與傳同首尾橫決
殊爲可笑爾雅之雲夢所包亦廣而郭景純以巴
丘湖當之蓋本漢志然彼華容之外尚有編縣西
陵之雲夢郭唯舉此湖則遺漏多矣
左傳吳師五戰及郢楚子涉雎濟江(雎即沮水古字通)入于
雲中盜攻之遂奔鄖又奔隨沈存中云鄖即今之
安州涉江而後至雲入雲然後至鄖則雲在江北
也因以江南之夢爲證渭按吳師自東來故昭王
自郢西走至枝江縣界涉雎濟江而南東行入雲
中杜注以爲江南之夢則雲中在江南明甚(即今石首華容等處)
沈意謂奔鄖時自江南涉江而北至雲誤矣傳
稱江南之夢對江北之夢言非謂江北爲雲江南
爲夢也(劉昭曰巴丘湖江南之雲夢)杜注極其分明總由經文一改
說者必欲判雲夢爲兩地故有此誤或曰古注誤
者亦多何以知杜說爲必然曰方吳之勝楚也循
江北岸而西鉊王若東走則遺之禽矣迨入郢處

宮之後始可從東道奔鄖耳涉雎是西行濟江乃
南渡所入之雲中必不在江北也鬬伯比淫於䢵
子之女(䢵國名字亦作鄖)生子文䢵夫人使棄諸夢中䢵子
田見之䢵都即今安陸縣(德安府治)西南距巴丘可五百
里計夫人棄此兒當在近地豈使涉江而南䢵子
所田亦必非江南之夢以是知元凱之精覈而唐
宋諸家之說爲鹵莽也
邵氏簡端錄云雲夢澤歟非澤也非澤而以爲澤
何居雲夢皆土也當是時洪水懷山襄陵何有於
雲夢哉水聚焉而爲澤因名之宜也於是而土焉
於是而乂焉雲夢之宜也不然宜澤而土且乂其

將能乎縱能之其得謂之行所無事乎周職方荆州澤曰雲夢蓋兼洞庭有之渻按雲夢之地雖不盡爲澤然大勢卑下鍾水獨多故職方目之曰藪澤夏秋潦集爲澤霜降水涸爲藪其淵深而四時不竭者則謂之湖自剖判以來有之非待懷襄始然亦非禹功既遠至周時晉化爲湖澤也傳云澤中有平土高丘水去則可以耕作最有分別土其所固有氾濫之水去而民乃作又依然行所無事也經於此特揭一土字正以其水多而土少耳若大陸萊夷蒙羽岷嶓則直書曰作曰藝異於雲夢土哉

或問江南之夢果爲巴丘湖湖其可田乎曰孫先窓北夢瑣言云湘江北流至岳陽達蜀江夏潦後蜀江漲遏住湘波溢爲洞庭湖凡數百里而君山宛在水中秋水過此山復居於陸唯一條湘川而巳岳陽風土記云青草湖夏秋水泛與洞庭爲一水涸則此湖先乾青草生焉巴陵舊志云赤沙湖當夏秋水泛則與洞庭爲一涸時唯赤沙彌望縣東南又有滃湖一名翁湖又名閣子湖趙冬曦滃湖詩序曰滃湖者沅湘澧汨之餘波夏潦奔注則泆爲此湖冬霜既零則涸爲平野諸湖迎冬輒涸茂草叢生禽獸居之此其所以可田也然則九江亦涸乎曰九江指湘水入江之口田聚淵深四時不竭者愚嘗謂禹時湘浦未有沙洲江身與九水之尾混爲一壑故得稱九江非統三湖言之水經云九江在下雋縣北蓋即楚辭所謂北渚南史所謂三湘浦也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傳曰田第八賦第三人功修林氏曰土雖與揚州同而地勢稍高故田加於揚州一等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周禮毛羙 蔡作旄）

傳曰土所出與揚州同正義曰揚州先齒革此州先羽毛者蓋以善者爲先由此言之諸州貢物多種其次第皆以當州貴者爲先也林氏曰揚先金三品而此先羽毛齒革揚先齒革而此先羽毛孔氏謂以善者爲先薛氏謂以多者爲先二說皆通按職方揚州其利金錫荆州其利丹銀齒革則荆揚之產不無優劣可見矣渻按楚語王孫圉曰楚之所寶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韋注云角所以爲弓弩齒象齒所以爲弭皮虎豹皮也所以爲茵鞬革犀兕也所以爲甲胄羽鳥羽也所以爲旌毛旄牛尾所以注竿首觀於此言則羽毛齒革信惟荆產最良而其爲用亦大略可覩也

左傳晉重耳對楚子曰羽毛齒革君地生焉其美

於揚信矣然周禮言荊州之利有齒革而無羽毛左傳鄭聲子曰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荀子曰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鞈如金石則楚之齒革亦美不知何以獨後於羽毛意者孔翠旄牛之屬皆出徼外物貴而致之亦難而揚之羽毛則唯取諸境內之鳥獸此其所以有先後之殊也與

揚州傳以毛爲旄牛之尾今按地理志言蜀西近邛筰馬旄牛師古曰邛筰之地出馬及旄牛故蜀郡有旄牛縣後漢書云冉駹夷出旄牛是也今甘肅臨洮亦有之皆去揚絶遠唯荊則來自梁域較易耳然雍梁又不以爲貢殊不可解

爾雅曰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地理志言南粵近海多犀象陶弘景注名醫別錄云犀出武陵交州寧州諸遠山蘇頌圖經本草曰今象多出交趾潮循諸州世傳荊蠻山中亦有野象然楚粵之象皆青黑惟西方拂林大食諸國乃多白象樊綽雲南記備言其事　按象犀嶺南皆有之荊揚致此並易齒革二物當無優劣也

犀革爲甲吳語奉文犀之渠韋注渠楯也吳都賦云戶有犀渠犀革亦可以飾楯牛尾爲旌旄此用之必不可已者也詩小雅曰象弭魚服禮記玉藻曰孔子佩象環五寸楚辭離騷曰雜瑤象以爲車則象齒中器服之飾後世又有用爲牀者戰國策孟嘗君至楚獻象牀注云象齒爲牀是也至其所謂羽者傳但云鳥羽韋昭國語注同而琉以孔雀翡翠當之南方異物志云孔雀出交趾雷羅諸州南越志云人斷其尾以爲方物　按左傳楚子翠被豹舃鄭子臧好聚鷸冠鷸即翠鳥九歌曰孔蓋兮翠旍旍旌同注云言以孔雀之翅爲車蓋翡翠之羽爲旗旍也招魂曰砥室翠翹挂曲瓊些翡翠珠被爛齊光些又曰翡帷翠帳飾高堂些李斯諫逐客書曰建翠鳳之旗此皆衰世之事不見於經古風淳樸不知有此等否竊謂雉羽文明可用爲儀說文雉伊洛以南曰翬江淮而南曰搖雉鷂同徐鉉曰古名雉爲翟鄭康成周禮注云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

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故王后五路有重翟厭翟六服有褕狄闕狄狄亦作翟蓋羽畎夏翟不足以供其用而南方之翬搖亦必取給焉又有鷩雉爾雅所謂鷩山雞者周書謂之采雞一名鵕鸃出南粵諸山中湖南湖北亦有之周有鷩冕漢有鵕鸃冠皆以其羽爲飾王會解蠻揚之翟注云揚州之蠻貢翟鳥經所言恐只是此類聖人不貴難得之貨未必用孔翠之屬也

管子曰金起於汝漢韓子曰荊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此黃金也周禮荊州曰其利丹銀此白金也左傳鄭伯朝於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曰無以

鑄兵遂以鑄三鐘此赤金也三品荆皆有之楚語王孫圉言金生雲連徒洲之藪而周禮獨言銀則銀必多且美按後魏書銀出始興陽山縣又出桂陽陽安縣元和志銀坑在郴州平陽縣南三十里所出銀至精俗謂之偈子銀別處莫及通典衡巫二州貢麩金郡州貢銀皆荆域也而嶺南桂賀昭潯高廉端柳等二十四州出銀作貢並在荆之徼外壤地密邇得之甚易此職方所以獨稱銀與

王氏日記云古者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則有時而用焉其取之有時其用之有節其貢也致之邦國而天子無私求與私藏也周之衰荆揚之貢金不入而周王求之於魯春秋譏之漢元帝時貢禹請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為幣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一意農桑貢禹之言固先王之意也然泉貨所以交通百物布帛不可以尺寸分裂禹因後世之弊而遂欲廢先王之制幣則過矣渭按此論甚正莊子稱聖人捐金於山藏珠於淵不過寓言以諷世主之奢靡而實非事情使其果然則禹貢非聖人之書矣捐金藏珠謂不自採取則可并邦國之貢亦却之而唯以

布帛菽粟相授受堯舜中正之道不如是也

杶幹栝柏（釋文杶勑倫反徐勑荀反又作櫄幹本又作榦故旦反栝古活反）

傳曰榦柘也柏葉松身曰栝正義曰榦為弓榦考工記云弓人取榦之道七以柘為上知此榦是柘也釋木云栝柏葉松身陸璣毛詩義疏云杶榑栲漆相似如一則杶似榑漆也杶栝柏皆木名也以其所施多矣柘木惟用為弓榦弓榦莫若柘木故舉其用也顏氏曰杶木似樗而實曾氏曰揚州貢木不言名者不可勝名也此言杶榦栝柏其所貢止此耳金氏曰榦材中弓弩之幹周官所謂荆之幹是也渭按考工記弓榦柘為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為下林氏謂不必專指柘凡木可以為弓榦者皆是似勝舊說蓋榦材頗多不可偏舉故括之曰榦

說文云杶木也夏書曰杶榦栝柏或从熏作櫄又云櫄杶也左傳孟莊子斬其櫄以為公琴杜注云櫄木名杶也琴材徐鍇曰杶木似樗（何乱樗）中車轅實不堪食杶又作椿蘇恭曰椿樗二樹形相似但樗疎椿實為別也蘇頌曰椿木實而葉香樗木疎而氣臭樗最無用莊子所謂其木擁腫不中繩墨小枝曲拳不中規矩者李時珍曰椿樗栲一木而三種樗栲皆不材之木不似椿堅實可入棟梁也渭

按杶櫄橁椿爲一木字異而音義並同杶與㮊栲雖相似而㮊栲不材貢之何爲則杶與㮊栲實異種也杶一作櫄蓋椿葉香故從熏杶之爲椿明矣其材大抵中琴中車轅蘇傳曰杶柘也以爲弓榦是以杶榦爲一木考諸書無言杶即柘中弓榦者恐非

爾雅樅松葉柏身檜柏葉松身說文同而栝作㮰解云檃也一曰矢栝築弦處檜亦音古活切集韻云檜古作㮰通作栝書杶榦栝柏爾雅翼云檜性耐寒其材大可爲棺椁及舟詩曰檜楫松舟左傳曰棺有翰檜今人謂之圓柏韻會引字說云檜柏葉松身則葉與身皆

曲樅松葉柏身則葉與身皆直樅以直從檜以曲會李時珍本草曰檜葉尖硬亦謂之栝今人名圓柏以別於側柏茅氏匯疏云澠水燕談載亳州法相禪院矮檜一郡珍玩目其寺曰矮栝似栝檜一也渭按傳訓栝與爾雅檜同說文解檜如爾雅而㮰下不復出則栝檜實一木北音讀栝爲古外切故又有木旁从檜之字栝乃柏之類葉扁而側生者爲柏俗謂之側柏葉尖硬而向上者爲栝俗謂之圓柏

王氏日記云古荆揚之木貢有則貢之棟宇器用有所須則用之甚儉而易供也後代有營繕則工師求大木至於深山窮谷人跡不到之處懸崖弔橋艱難萬倍比至深淵必待夏秋洪水泛漲方抵大江嗚呼林麓盡矣帝省其山則何辭以對是故禹卑宮室而作訓以峻宇彫牆爲戒豈非人君之所當守哉

韓非子稱堯舜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土階三尺其言或太甚當時未必若是之樸陋然禹卑宮室固堯舜家法後世陵雲縣日之構我知其無有也荆揚貢木或以爲其中有宮室之用余按魯頌曰徂來之松新甫之柏商頌曰陟彼景山松柏丸丸皆言作寢廟事可見古人之宮室唯以松柏爲之不

須奇木而周禮冀州之利曰松柏則帝都附近之地供之而有餘何必遠取諸他州竊意岱畎之松嶧陽之桐及荆之杶榦栝柏皆器用之材而揚之貢木雖多亦未必有楩柟豫章合抱之木長至十餘丈者也大禹作貢必不貽害於民近世採皇木者輙求之楚蜀深山之中林麓盡而民力與之俱盡此義明庶乎其知儆矣

礪砥砮丹釋文礪力世反砥之履反又音脂砮乃胡反又乃固反又音奴按礪漢書作厲

傳曰砥細於礪皆磨石也砮石中矢鏃丹朱類正義曰砥以細密爲名礪以麤糲爲稱鄭云礪磨刀刃石也精者曰砥魯語曰肅慎氏貢楛矢石砮賈逵云砮

矢鏃之石也丹者丹砂王肅云可以為采夏氏曰山海經謂荊山首自景山至琴鼓山凡二十有三而獲多砥礪則荊州貢砥礪亦宜矣金氏曰礪砥今郢石是也砮則今思播有之丹朱砂也今辰錦所出光明砂及溪洞老鴉井所出尤佳　渭按此四者皆石之類子虛賦言雲夢之石曰瑊玏玄厲張揖云玄厲黑石可用磨也是礪砥出雲夢穀梁傳曰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范注云以細石磨之細石即砥也

魯語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八寸曰咫）以問仲尼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八蠻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銘其栝曰肅慎氏之貢矢（栝箭羽之間）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櫝如之蘇子瞻石砮記曰余自儋耳北歸江上得古箭鏃槊鋒而劒脊其廉可劌而其質則石此即所謂楛矢石砮孔子不近取之荊梁而遠取之肅慎則荊梁之不貢此久矣王明逸云女直即古肅慎之地今尚產楛矢石砮石砮出黑龍江口名水花石堅利入鐵子瞻之所見古荊梁外徼固宜有之也　渭按孔子知為肅慎之矢者亦以其

長尺有咫耳非以荊梁不貢而徵諸肅慎也荊梁即不貢中國豈絕無此物而射隼者必肅慎乎子瞻說未當然因此可見古荊梁石砮之狀亦佳話也

周禮揚州曰其利丹銀說文丹巴越之赤石也外象采丹井中丹形徐鍇曰得丹穴而富穴即井也蘇頌圖經本草曰丹砂今出辰州宜州階州辰最勝謂之辰砂其塊大者如雞子小者如石榴顆芙蓉頭箭鏃連狀者碎之嶄巖作牆壁真辰砂也　渭按周書王會卜人以丹砂孔晁注曰卜人西南之蠻丹砂所出王應麟補注曰太平御覽卜人蓋今之濮人也伊尹為四方獻令正南百濮牧誓注濮在江漢之南左氏傳巴濮吾南土也然則卜人寔荊域故貢丹砂也通典辰州貢光明砂四斤是辰產最勝丹砂與金銀為一氣封禪書李少君曰丹砂可化為黃金後世方士又用諸藥合丹砂鍊制為銀孝經援神契云石潤苞玉丹精生金鶴頂新書云丹砂始生鉚石二百年成丹砂三百年而成鉛又二百年而成銀又二百年復化而為金李時珍曰今毋砂銀生五溪丹砂穴中色理紅光丹砂與金銀為一氣信矣

惟箘簵楛（釋文箘求隕反簵音路楛音戶）

傳曰箘簵美竹楛中矢榦三物皆出雲夢之澤正義曰鄭云箘簵聆風也竹有二名或大小異也蕭愼氏貢楛矢知楛中矢榦顏氏曰箘簵竹名楛木名也皆可爲矢曾氏曰董安于之治晉陽也公府之垣皆以荻蒿苫楚廧之其高丈餘趙襄子發而試之其堅則箘簵之所不能過也則箘簵竹之堅勁者其材亦中矢之笴

簵一作簬說文箘簬也一曰博棊又云簬箘簬竹名引夏書惟箘簬楛箘或作箟招魂曰箟蔽象棊有六簙洪興祖補注云箟竹名故說文以箘爲博棊呂氏春秋曰駱越之箘則南越亦產此竹箘簬或以爲二種或以爲一種未知孰是鄭謂大小異名理或然也詩大雅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陸璣草木疏云楛形似荊而赤莖似蓍上黨人織以爲牛筥箱器又屈以爲婦人釵然則楛亦北地所有但不中矢榦故必取諸荊耳

正義云三物皆出雲夢之澤當時驗之猶然謂按楚語王孫圉云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韋昭謂卽雲夢之藪故孔傳據以爲言非必當時驗之傳出魏晉間人手此又一證矣金者金三品也木者杶榦栝柏楛也竹箭者箘簵也周禮曰藪以富得民雲夢之藪富矣哉

古矢笴之材有竹有木竹二一爲揚之篠一爲荊之箘簵也木二一爲荊之楛一爲冀之蒲也左傳宣十二年晉廚子曰董澤之蒲注云蒲楊柳可以爲箭河東聞喜縣東北有董池陂是蒲柳亦中矢笴爲時在甸服故無貢

三邦厎貢厥名

呂氏曰凡杶榦及楛十物非朝廷所常用必使之貢則勞民不使之貢則有用而或闕故惟使貢其名名者列其條目而貢之也聖人處事之精審如此謂按厎貢厥名與錫貢意相似但揚豫所言止一物而此則爲物甚多故列其所須之名而使致貢於京師經所以異其文曰厎貢厥名也

林少穎云三邦之地經無明文難以考據按考工記材之美者有妢胡之笴鄭注云胡子之國在楚旁意者卽三邦之故地歟謂按胡歸姓之國也漢志汝南汝陰縣故胡國杜預左傳注同今鳳陽府潁州西北有胡城廢縣是也胡國後爲楚所并其初亦不可謂在楚旁禹貢爲豫州之域去雲夢絶遠三邦當闕疑林說殊屬附會

傳云箘簵楛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國皆致貢之其名天下稱善張氏曰三物貢其尤美者厥名猶言尤美也以此句專承三物恐非蘇氏曰三

邦大國次國小國也杶榦栝柏礪砥砮丹與箘簵楛皆物之重者荊州去冀最遠而江無達河之道難以必致重物故使此州之國不以大小但致貢其名數而準其物易以輕貴致之京師重勞人也林少穎云此說不然夫所謂任土作貢者皆其服食器用之物而不可闕故使準其本歲所輸之賦而貢於京師若謂當貢之物準其名數易以輕貴正非作貢之本意也渭按林說良是且揚州貢木更多梁州貢鐵砮等皆重物也而路尤遠於荊何以獨不易輕貴乎呂說勝孔亦勝蘇灼然可從

包匭菁茅釋文匭音軌菁子丁反[illegible]音[illegible][illegible]同

傳曰匭匣也茅以縮酒正義曰匣是匱之小者菁茅所盛不須大匱故用匣僖四年左傳齊桓公責楚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郊特牲云縮酒用茅明酌也特令此州貢茅茅當異於他處杜預云茅之爲異未審鄭玄以爲菁茅茅之有毛刺者王氏曰包匭菁茅者包且匭也物或篚或包至菁茅則包且匭者正以供祭祀故嚴之也朱子曰古人榨酒不以絲帛而以編茅王室祭祀之酒則以菁茅取其至潔也吳氏曰揚州先篚後包此先包後篚者以菁茅祀貢重物包而且匭故升在篚前渭按水經注云晉書地道志曰泉陵縣有香茅氣甚芳香言貢之以縮酒[illegible]水[illegible]陵[illegible][illegible]陵縣[illegible]蓋此茅潔且芳異於他處所產宜縮祭祀之酒故特令包匭而貢之

孔傳截包字爲句而謂即橘柚王肅云揚州厥包橘柚從省而可知也此不須多辯只以左傳包茅二字折之足矣傳又以菁茅爲二物曰菁以爲菹茅以縮酒正義曰周禮醢人有菁菹鹿臡故知菁以爲菹鄭云菁蔓菁也蔓菁處處有之而令此州貢者蓋以其味善也渭按呂氏春秋云具區之菁則菁以揚產爲美未聞荊州味善也且菁爲七菹之一何獨與縮酒之茅同其貴重鄭注此經以菁茅爲一物符合左傳確不可易

鄭云匭猶纏結也重之故既包裹而又纏結也張子韶云安國謂匭爲匣而礙於包故以包爲橘柚康成以包爲裹而礙於匭故謂匭爲纏結余謂此物專供祭祀故以匭藏之又以複帕包匭而致嚴也學欲通古今不因見今日複帕包盤杅之屬則包匭之說終爲孔鄭所惑矣渭按菁茅菁菁然華盛而氣更芬芳貢之者欲其色香不變故包而加之以匭包在內匭在外也恐與複帕包盤杅不同周禮甸師祭祀供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爲莤莤讀爲縮束茅立祭前酒沃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故謂之縮杜注左傳用其說魏華父云古無灌茅之

義所謂縮酒只是醴有糟故縮於茅以清之若曰
滲下去如神飲此臆說也渭按周禮司尊彝曰醴
齊縮酌注云以茅縮去滓也解縮字甚明仍不用
先鄭祭前沃酒之說

茅氏蕸疏曰蠻溪叢笑云麻陽包茅山茅生三脊
孟康曰零茅揚雄曰璚茅皆三脊也爾雅謂之藐
廣雅謂之莊炭本草云生楚地三月採陰乾猺人
以社前者爲佳名鴉銜草今辰常並出包茅山在
麻陽縣東九十里靖州亦多有之渭按封禪書管
仲謂桓公曰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其
用不同恐別是一種易曰藉用白茅者是且江淮

之間謂淮南江北也其在古荊州域者今爲德安
黃州二府地而未聞有異茅焉晉地道志亦不言
香茅有三脊荊州所貢殆非管仲之所稱也湖南
產茅處雖多終當以泉陵之香茅爲正泉陵今永
州府治零陵縣及所領祁陽縣皆其地也
吳幼清云菁茅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三邦厎貢
其有名者舊以三邦厎貢厥名屬上文箘簵楛非
是渭按孔疏云鄭玄以厥名下屬包匭菁茅吳說
本此審爾則經何不曰包匭菁茅三邦厎貢厥名
乎其非可知

厥篚玄纁璣組釋文纁許云反璣其依反又音機[illegible]同[illegible]二反組音祖

傳曰此州染玄纁色善故貢之璣珠類生於水組綬
類正義曰釋器云三染謂之纁李巡云三染其色已
成爲絳纁絳一名也考工記云三入爲纁五入爲緅
七入爲緇鄭云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
又再染以黑則爲緇玄色在緅緇之間其六入者是
染玄纁之法也說文云璣珠不圓者故爲珠類玉藻
說佩玉所懸者皆云組綬是組綬相類之物也張氏
曰組此州所善織紝者吳氏曰玄染黑六入者七入
則爲緇深黑矣纁染絳三入者四入則爲朱深赤矣
璣組以璣穿結爲組也渭按玄纁之質蓋繒也其不
言織者棠徐玄纖之文從可知也此州產璣善爲組

故貫珠於組以獻珠不入篚貫於組故篚之璣組是
一物當從吳說

沈氏筆談云古人謂幣爲玄纁五兩者一玄一纁
爲一兩玄赤黑象天之色纁黃赤象地之色故天
子六服皆玄衣纁裳以朱湛丹秫染之爾雅曰一
染謂之縓縓今之茜也色小赤再染謂之竀竀赬
也三染謂之纁蓋黃赤色也玄纁二物今之用幣
以皁帛爲玄纁非也渭按考工記鍾氏染羽以朱
湛丹秫[illegible]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三入爲纁五入
爲緅七入爲緇鄭謂六入爲玄合諸爾雅唯四入
不知爲何色吳幼清云四入爲朱理或然也

璣珠之不圓者字書又云小珠也呂氏春秋曰人不愛崑山之玉江漢之珠而愛己之蒼璧小璣李斯諫逐客書曰宛珠之簪傅璣之珥是亦爲婦人首飾璣小而不圓故薛士龍云今荊州多蚌珠不足貴也

禮記玉藻曰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縕組綬此佩玉之組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齋冠玄冠綦組纓士之齋冠此冠纓之組也天子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三

寸長齊于帶此帶紐約之組也組之爲用有三唯佩玉之組貫珠餘則否其制有珩璜琚瑀之名上横曰珩繫三組貫以蠙珠中組之半貫瑀末懸衝牙兩旁組各懸琚璜又兩組交貫於瑀上繫珩下繫璜行則衝牙擊璜而有聲也此州所貢正佩玉之組君臣佩玉尊卑有等故或用珠或用璣焉

九江納錫大龜

傳曰尺二寸曰大龜出於九江水中正義曰史記龜策傳云龜千歲滿尺二寸漢書食貨志云元龜距冉長尺二寸故以尺二寸爲大龜蘇氏曰寶龜不可常得有則納之若以下錫上者然不在常貢之例薛氏曰大龜國之所守其得不時不可以爲常又不可錫命使貢唯使有之則納錫於上林氏曰大龜至靈之物不可以求而得九江之地有偶而得之若豫且者則使之納錫於上錫者與師錫帝曰禹錫玄圭之錫同意重其事也陳氏(櫟)曰錫貢如敷錫之錫上錫下也納錫如師錫之錫下錫上也吳氏曰謂納不謂貢明其非貢物也故於貢包匭之外別出此條邵氏曰前知神物大疑是稽重其事必異其禮書法云乎哉孔傳云龜不常用錫命而納之林少穎云如此則何以異於錫貢薛說爲當然東坡已先得之不待薛也龜策傳曰神龜生於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

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是與常供無異食貨志曰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有者入大卜受直則王莽制也莽有所興造必欲依古得經文此令殆規摹納錫之意

易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楚語王孫圉曰龜足以憲臧不則寶之食貨志元龜岠冉長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爲大貝十朋孟康曰冉龜甲緣也岠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蘇林曰兩貝爲朋朋直錢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二千一百六十也蓋商周之際以龜貝爲幣元龜一直大貝二十是謂十朋之龜虞夏以龜神物而不爲幣

非財貨比故重其事曰納錫也
祖伊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元龜與格人並稱尊之至矣箕子所陳洪範大禹之法也有大疑謀及卜筮龜從筮逆猶可以作而龜逆則必不可以作古人之信龜篤於信筮故史蘇有筮短龜長之說鄭氏云重其事必異其禮此意先儒所未及按周禮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小司寇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則拜受之受大龜之錫當亦用此禮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illegible]）

傳曰逾越也河在冀州南東流故越洛而至南河正義曰浮此四水乃得至洛本或潛下有于誤耳王氏曰凡曰逾皆水道不通遵陸而後能達也曾氏曰漢與洛不相通故曰逾于洛自洛以至豫州之河故曰至于南河程氏曰不徑浮江漢兼用沱潛者隨貢物所出之便或由經流或循支派期便事而已渭按江北之地可徑浮潛漢而江南則必由江沱以入潛漢江沱潛或由或否漢則其所必由者也

漢水北距洛水六七百里欲自漢踰洛則必泝山源而上其惟丹水乎漢志弘農郡丹水縣下云水出上雒冢領山東至析入鈞（[illegible]今南陽府內鄉縣西南二十里有丹水[illegible]）上雒縣下云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illegible]）水經注丹水出京兆上洛縣西北冢領山（[illegible]）又東南逕其縣南楚水注之（[illegible]）東南流與清池水合（[illegible]）又東南逕其縣（[illegible]）丹水自倉野又東歷菟和山（[illegible]）又東南逕商縣南歷少習出武關（[illegible]）又東南流入臼口歷其戍下又東南淅水注之（[illegible]）又東南逕三戶城又逕丹水縣故城西南（[illegible]）又東南流至其縣南（[illegible]）又南逕南鄉縣故城東北（[illegible]）又東歷於中之北所謂商於者也（[illegible]）丹水又南合沟水（[illegible]）謂之淅口（[illegible]）渭按沔水注云沔水自武當縣城東（[illegible]）又東南逕涉都縣東北（[illegible]）均水於此入沔謂之均口在今穀城縣界均鈞同或从水作沟韻會均字下云隋置均州取沟水名之是沟即均也史承水經之誤曰沟口晉桓溫伐秦水軍自襄陽入沟口至南鄉是也或又曰沟均口齊陳顯達攻魏馬

圉軍入汋均口是也楚通少習漢入武關皆在丹水之旁而南朝北伐其舟師必由均口而進可見爲南北水陸之孔道商州西北諸山皆秦嶺也冢領亦秦嶺之别名丹水出其東南洛水出其東北中隔一嶺陸行當不甚遠禹貢逾洛之道計無便於此者以今輿地言之浮漢水至穀城縣東北入均口泝丹水而上經淅川南陽内鄉抵商州導源之處越冢領而北浮洛水經盧氏永寧宜陽洛陽偃師至鞏縣以達于南河此荆州之貢道也

自漢逾洛之道黄文叔云舍舟陸運出汝葉金吉甫云自漢入丹河白水河即踰山路入洛今按陸行出汝葉則必更天息女几嵩少轘轅諸山中崎嶇二三百里貢道必不由此丹河即丹水白水河蓋謂清水是兩道清水出盧氏縣熊耳山泝此水而上亦可逾于洛然洛水在縣南五里清源北去縣百五十里宋元嘉中伐魏龐季明柳元景皆從山谷中度軍出盧氏不聞有水道清洛之間陸運百五十里殊費民力唯丹水爲自楚入秦之捷徑水多陸少逾洛從此無疑唐高宗自洛建[illegible]山水可以舟[illegible][illegible]州自商鎮[illegible]山[illegible]門北鑿鹽田可通漕道以是先使開大昌關役[illegible]數萬人[illegible]據此[illegible]州水而[illegible]鑿山爲漕道自鹽田[illegible]令其[illegible]得通而漕少[illegible]民與[illegible]之事大不侔矣

或問厎柱三門之險古今所同患荆豫及兖青徐揚與冀之東北境貢入帝都必由南河經厎柱將若之何曰唐裴耀卿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爲陸運以避其險疑禹時亦用此法貢物輕約易齎與漕穀不同避險從陸而改舟以達平陽無難也然厎柱初析闕流之害除或不若後世之險絶亦未可知

禹貢錐指卷第七

禹貢錐指卷第八　　德清胡渭學

荆河惟豫州

傳曰西南至荆山北距河水曾氏曰臨沮之荆山其陰爲豫州其陽爲荆州渭按荆山已見荆州河南河也後同其不言南者蒙上至于南河省文而可知也荆山主南言傳不當兼西亦猶青之岱主南言不當兼西也

爾雅河南曰豫州漢南曰荆州蓋荆豫二州禹貢以荆山爲界爾雅則以漢水爲界故郭注豫州云自南河至漢也禮記王制曰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鄭注云豫州域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遥鄭注云荆州域則二州又似以江爲界矣以爲殷制則與爾雅不合以爲周制則與職方不合周禮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雒其浸波溠華山圃田滎雒皆在禹貢豫州之域唯波溠可疑鄭注云波讀爲播禹貢曰滎播既都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溠（音側嫁反）營軍臨隨則溠宜屬荆州在此非也今按滎即滎澤至周而已導爲川故曰其川波則别是一水非滎播也水經潕水注云波水出霍陽西川大嶺東谷俗謂之歇馬嶺（霍陽故縣在今汝州東南二十里霍山下）即應劭所謂孤山波水所出也馬融廣成頌曰浸以波溠其水南逕蠻城下又南分三川於白亭東而俱南入潕水潕水自下兼波水之通稱也蓋洛别百答之外又有此波水道元以爲豫州之浸浸可以爲陂灌溉者也章懷注馬融傳云波水出歇馬嶺在汝州魯山縣西北汝州今屬河南州西四十里廣成澤一名黄陂周百里有灌溉之利後漢於其地置廣成苑爲遊獵之所澤水出狼皋山東南流合温泉水波水自西來注之又東南合潕水入汝此即波溠之波也馬融精於周官其頌廣成明言浸以波溠鄭違其義非是禹貢之滎波自當作播職方之波溠當讀如字不可牽合溠水杜預云在義陽厥縣西東南入鄖水經注溠水出隨縣西北黄山南逕㵐西縣西又東南逕隨縣故城西春秋莊公四年楚武王伐隨除道梁溠謂此水也又南流注于溳溠水流短溳水出蔡陽縣大洪山一名清發水東南逕隨縣至安陸入于沔溠既合溳自下可以通稱經所謂溠蓋即溳也豫州南界至漢殷時已然周人因之吕氏春秋云河漢之間曰豫州溠水在漢北其爲豫浸又何疑焉周無梁州賈疏云周之雍豫於禹貢兼梁州之地豫所兼者當在華山之陽漢水之北嶓冢之東以華爲豫鎮漢爲荆界知之其王制所言不過言南河至江至衡山之道里耳鄭以爲豫

荆二州之域恐非記者本意邢氏爾雅疏云豫州自南河至漢職方與此同可以證殷周之荆豫皆以漢爲界而不以江爲界矣

豫州有古太皥祝融之虚及帝嚳成湯所都虞（舜後）（即少康所封）戈鄩封葛三叚諸國皆在焉春秋時可考者管蔡郜曹鄭東虢西虢凡蔣祭杞宋焦申許蓼（左傳）（[illegible]）密隨厲唐戴沈息房（[illegible]）（[illegible]）滑鄶鄀穀鄧賴項頓胡江黃道柏州來絞蠻陸渾凡四十一國戰國時屬宋魏韓而秦楚亦兼得其地秦幷天下置三川碭郡潁川南陽（東境）南郡（是）漢復置豫州（[illegible]）（[illegible]）後漢爲司隸（[illegible]）豫州（[illegible]）魏因之晉分置司州（[illegible]）唐爲都畿之河南府（[illegible]）陝郡（[illegible]）臨汝（[illegible]）滎陽（[illegible]）等郡河南道之陳留（[illegible]）睢陽（[illegible]）濟陰（[illegible]）譙郡（[illegible]）潁川（[illegible]）淮陽（[illegible]）汝陰（[illegible]）汝南（[illegible]）等郡山南東道之淮安（[illegible]）南陽（[illegible]）襄陽（[illegible]）漢東（[illegible]）武當（[illegible]）等郡及河東道之弘農郡（[illegible]）按以上通典所列濟陰之乘氏當往屬兗襄陽之南漳漢東之光化當往屬荆又有當來屬者兗域靈昌之匡城梁域上洛之上津東境廢長利縣地是也以今輿地言之河南則河南開封歸德南陽汝寧五府及汝州直隸則大名府之東明長垣山東兗州府之定陶曹縣城武單縣江南則鳳陽府之潁州潁上太和亳州蒙城湖廣則襄陽府之襄陽光化宜城棗陽穀城均州鄖陽府之鄖縣保康及鄖西之東境德安府隨州之北境皆古豫州域也

豫之南界亦判自南漳縣之荆山西起保康歷宜城棗陽及隨州之北境故隨縣地（州之南境屬光化縣地入荆域）又東爲信陽羅山皆與荆接界處也詳見荆州

豫北濵冀之南河其西與華陰接華陰雍域也按職方豫州山鎮曰華山通典云即今華陰郡山連延東出故屬豫州九域志云華山四州之際東北冀東南豫西南梁西北雍十字分之四隅爲四州也豫之北界由華山而東爲閿鄉靈寶陝州澠池新安洛陽孟津鞏縣汜水河陰滎陽滎澤又東北爲陽武延津皆在南河之南（[illegible]）又東北抵濬縣大伾山冀兗豫三州之交也

豫東接兗徐揚三州之界自封丘而東爲長垣東明又東爲考城定陶曹縣城武單縣與兗接界又南爲夏邑永城亳州潁州又東爲潁上蒙城皆在淮北與徐接界自潁州以西爲商城息縣眞陽踰淮而南爲信陽與揚接界

豫西自閿鄉以南爲盧氏鄖縣及鄖西之東境故鄖縣地與雍梁接界豫居中央爲輻輳之地接界

者七州唯青爲兗徐所隔與豫不相接云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釋文瀍直連反澗古晏反渭按洛書作雒

傳曰四水合流而入河正義曰地理志云伊水出弘農盧氏縣熊耳山東北入洛洛水出弘農上洛縣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瀍水出河南穀城縣潛亭北東南入洛城本作成潛本作瞽澗水出弘農新安縣東南入洛伊瀍澗三水入洛合流而入河言其不復爲害也傅氏曰導洛言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序水之次第此言伊洛瀍澗乃治水之先後渭按漢上洛縣即今陝西西安府商州治盧氏新安二縣今屬河南府穀城故縣在今洛陽縣西北

孔傳云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澠池山瀍出河南北山與漢志異正義既引漢志又爲之說曰熊耳山在陸渾縣西冢領山在上洛縣境内澠池在新安縣西穀城瞽亭北此即河南境内之北山也志詳而傳略所據小異耳渭按漢陸渾盧氏本二縣熊耳山在盧氏縣西南五十里不與陸渾接界安得謂陸渾縣西之山而云伊出陸渾山新安澠池亦本二縣澗水出新安穀水出澠池流同而源異今乃云澗出澠池山是以穀源爲澗源也此不惟略也而且誤矣至於河南穀城亦本二縣魏始省穀城入河南而傳云瀍出河南北山是西漢時穀城山已爲河南縣地也穎達嘗云孔爲武帝博士地理志無容不知而其言如此豈西漢孔博士之所爲乎

林少穎云據伊瀍澗入于洛而洛入于河此言伊洛瀍澗則以四水列言者曾氏曰漢水入于江以入海而荆州言江漢朝宗于海與此同意蓋其水之大小相敵也傅同叔非之曰三水入洛而洛得兼三水而爲大顧謂之相敵可乎因以爲伊洛瀍澗乃治水先後之序甚善昔賈讓言大禹鑿龍門辟伊闕伊闕者伊水之所經也當時爲害必甚略與龍門相似故禹治此四水以伊爲先伊既入洛

乃疏洛以入河最後治瀍澗故立言之序如此非以其水大小相敵也

漢志伊水出弘農盧氏縣熊耳山東北入雒過郡一行四百五十里熊耳山在今河南府盧氏縣西南五十里東連永寧南接内鄉水經注伊水出南陽縣西蔓渠山[illegible]又東北逕東亭城南又屈逕其亭東今嵩又東北逕郭落山又東北逕陸渾縣南王母澗水注之[illegible]又

北歷崖口下 崖口壁立若闕即古之轘轅山也杜預曰在緱氏縣東南今嵩縣西南十里有三塗山俗呼為水門周書武王曰南望三塗左傳司馬侯以三塗為九州之險晉伐陸渾請有事於三塗是也 又東北逕伏流嶺東 在崖口北二十里許今嵩縣北有伏流城 又東北逕伏睹嶺又東北濁水注之 水出陸渾西山 又東北逕新城縣南 今嵩縣東南七十五里有新城本戎蠻子邑晉以為縣 又北逕新城東大狂水入焉 水東出陽城縣少室山世謂之八風之山溪陽狂水入伊水南流 逕高都城東 城在今洛陽縣西南 又東北逕前亭西 左傳昭二十二年晉籍談荀躒取前城軍其東南杜預曰今洛陽西南五十里前亭也 又北過伊闕中 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北流故謂之闕塞昭二十六年趙鞅使女寬守闕塞是也闕左壁有石銘云黃初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辛巳大出水舉高四丈五尺齊此以下蓋紀水之漲也右壁亦有石銘云太康五年河南府君循大禹之軌部督郵辛曹石工開伊闕以通水伊闕故塞今日龍門以故傳穀及郡獄以闕龍門以都伊闕以通類也一名闕口山又名鍾山在嵩縣西北五十里 又東北至洛陽南逕員丘東又東北入洛以今輿地言之盧氏嵩縣伊陽 伊陽屬汝州以伊水與嵩縣分

界洛陽界中皆伊水之所經也

漢志雒水出弘農上雒縣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過郡二行千七十里豫州川水經注洛水出京北上洛縣讙舉山 山海經曰上洛西山又洛水出讙舉之山即小小也 東逕熊耳山北 山在盧氏東北今為盧南故地 又東北逕盧氏縣故城南 城在今縣東 又東逕蠡城南 今永寧縣西有蠡城為縣即故蠡城也 又東逕檀山南 山在永寧縣西五十里 又東北逕宜陽縣故城南 城在今宜陽縣東北十四里 又東逕河南縣南 今為洛陽縣西北有河南故城周王城漢河南縣也 又東逕洛陽縣南伊水從西來注之 又東逕偃師故縣南與緱氏分水 今偃師縣治即偃師故城古西亳也縣南二十里有緱氏故城 又東北逕鞏縣故城南 城在今縣西南十里 又東北入于河謂之洛汭 劉昭注云縣北二十里 以今輿地言之商州盧氏

永寧宜陽洛陽偃師鞏縣界中皆洛水之所經也

近世乃過汜水縣北入河則洛口又移於東矣詳見導洛

洛誥周公曰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謂王城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謂下都也漢志瀍水出河南穀城縣替亭北東南入雒後漢志瀍水出河南穀城縣劉昭引博物記曰出替亭山 括地志云故穀城在河南縣西北十八里苑中西臨穀水左傳定八年劉大夫偃卒于穀城即此是也穀城縣省入河南縣今穀城西北又二十一里有穀城山東連孟津縣界即博物志所謂替亭山也 水經瀍水出河南穀城縣北山東與千金渠合又東過洛陽縣南又東過偃師縣又東入于洛注云縣北有潛亭瀍水出其北梓澤中

歷澤東而南水西有一原其上平敞古舊 替亭為舊 亭之處潘安仁西征賦所謂越街郵者也瀍水又東南流注于穀穀水自千金堨東注謂之千金渠也

渭按王城即郟邑漢為河南縣其故城在今洛陽縣西北 後漢志云河南周公所城郟鄏也春秋時謂之王城劉昭引博物記曰王城方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望雒水北至郟山地道記曰去雒城四十里 下都即成周漢為洛陽縣河南郡治其故城在今洛陽縣東北二十里 後漢志云雒陽周時號成周劉昭引帝王世紀曰城東西六里南北九里元和志云華延儁洛陽記曰東西七里 二城東西相去四十里而今洛陽縣居其中 隋大業初營新都始移縣於都城內今又省河南入洛陽 古時澗水經河南故城西入洛瀍水經河南故城東入洛故澗水東瀍水西為王城而瀍水東為下都洛誥之文甚明

一也自周靈王壅穀水使東出於王城之北則其勢
必入于瀍水而合流歷王城之東以南注于洛時
二水猶未經洛陽城也迨東漢建都於此自河南
縣東十五里之千金堨引水繞都城南北以通漕
而瀍水始與穀水俱東注矣古時瀍不合澗亦不
過洛陽縣南而東至偃師也
穀水注云河南城西北穀水之右有石磧磧南出
為死穀北出為湖溝魏太和七年暴水流高三丈
此地下停流以成湖渚造溝以通水東西十里決
湖以注瀍水按曹魏明帝元魏孝文帝皆有太和
年號明帝之太和終於六年故方輿紀要謂穀水

入瀍經城北自元魏時始然瀍水出穀城山東南
流至王城東北而南入于洛周靈王壅穀使東注
勢必與之合韋昭云穀在王城之北東入于瀍是
也其元魏所決者磧北之湖水耳澗瀍之合實不
自元魏時始也
漢志弘農新安縣下云禹貢澗水在東南入雒黽
池縣下云穀水出穀陽谷東北至穀城入雒水經
注澗水出新安縣南白石山山海經曰白石之山澗水出其陰北流注于穀世謂是山曰廣陽山水亦曰元水亦山名子闕按新安縣舊志云澗入穀蓋其縣也其實澗東合穀至河南入洛東北流歷函谷東
入特阪在今新安縣東周書所謂我卜澗水東者也舊與穀
水亂流南入于洛今穀水東入于金渠澗水與之
俱東入洛矣穀水出弘農黽池縣南墦冢林穀陽
谷山海經曰傅山之西有林焉曰墦冢穀水出焉東流注于洛今穀水出崤東馬頭山穀陽谷東北流歷黽池
川亦或謂之彰也又東逕秦趙二城南世謂之俱利城耆舊云昔秦趙之會各據一城秦王使趙王鼓瑟藺相如令秦王擊缶處也又東逕土崤北所謂二崤也又東左會北溪溪水北出黽池山東南流注于穀又東逕新安縣故城南北夾流而西接崤黽括地志云秦新安故城在今縣東十二里又東逕千秋亭南亭在西坂上有千秋之號丁卯之期謂是亭也又東逕缺
門山廣陽川水注之水北出廣陽北山東南注于穀又逕白超壘南壘在缺門東十五里又東會石默溪水出微山東北流入穀又東逕函谷關南
東北流皁澗水注之水出新安縣東南歷函谷關舊關是漢樓船將軍楊僕以家僮徙關於新安即此處也又東北逕關城東又合爽之水山海經曰白石山西五十里曰穀山爽之水出焉世謂之紵麻澗又東澗水注之自下通謂之澗水故

尚書曰伊洛瀍澗既入于河而無穀水之目又東
波水注之山海經曰婁涿之山波水出其陰北流注于穀世謂之百答水又東少水注之山海經曰瞻諸之山少水出其陰東流注于穀世謂之慈澗今在新安縣東一十里又東俞隨之水注之山海經廆山俞隨之水出其陰北流注于穀世謂之孝水在河南城西十餘里又東逕穀城南又東逕河南
王城北地理志曰故郟鄏地也周定鼎為東都謂之王城北東南名曰鼎門又東逕乾祭門北按左傳昭公二十四年王子朝之亂晉使士伯立於乾祭而問於介衆注云王城北門曰乾祭此周靈王壅穀入瀍之
故道也下文東至千金堨以下則東漢以後陽渠
九曲千金五龍諸渠之故道瀍澗二水自此東注
而不復至王城東南入洛矣道元曰河南縣城東十五里有千金堨舊堰穀水魏時更修此堨謂之千金堨五龍渠也又太始七年更於西開泄名曰代龍渠即九龍渠也又曰陸機劉澄之皆言城之西南有渠謂之九曲瀆河南十一郡漢云九曲瀆在河南東都陽渠從洛口入注九曲

至東陽門阮嗣宗詩所謂逍遥九曲間者也今按後漢書王梁傳建武五年爲河南尹穿渠引穀水注洛陽城東寫鞏川及渠成而水不流張純傳建武二十三年爲大司空明年上時又反穿陽渠引洛水爲漕百姓得其利太子賢注云陽渠在洛陽城南以酈注考之堨東穀水有二道一在洛陽城北自阜門橋在城之西北面故西征賦曰秣馬皐門即此處東歷大夏門北城之西頭一門故夏門也穀水枝分南入華林園東出大用也又東注于狄泉廣莫門北城之東頭一門故穀門也北對芒阜連嶺脩亘屈南逕建春門石橋下東城之北頭一門即上東門也橋之右柱銘云陽嘉四年詔書以城下漕渠東通河濟南引江淮方貢委輸所由而至使中謁者馬憲監作其水依石柱文自樂里道屈而東出陽渠也蓋即王梁之所引道元所謂舊瀆者也一在洛陽城南自閶闔門西城之北頭一門故上西門也陽渠水枝分入城東歷故金市銅駝街出東陽門石橋下注于陽渠南

歷西陽門城之正西門故西明門也亦曰雍門西明門西城之南頭一門故廣陽門也屈東歷津陽門南城之最西門故津門也宣陽門南城之次西一門故小苑門也亦曰謻門平昌門南城之正門故平門也開陽門南城之東頭一門故建陽門也穀水於城東南隅枝分北注逕青陽門東又北逕東陽門東又北逕故太倉西又北入為陽渠青陽東城之南頭一門故青明門東陽城之正東門故中東門也又東逕偃師城南又東注于洛蓋即張純之所穿洛水篇云洛水東過偃師縣南又北陽渠水注之是也此皆周靈王壅穀後歷代遷遞之水道非禹迹也

澗穀二源至新安東而合流自下得通稱古謂之澗周室東遷謂之穀而澗之名遂晦周語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鬬將毁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引共工伯鯀之事以爲戒王弗聽卒壅之韋昭注云鬬者兩水格有似於鬬洛在王城之南穀在王城之北東入于瀍至靈王時穀水盛出於王城之西而南流合于洛水毁王城西南將及王宮故齊人城郟壅之者壅防穀水使北出也郭緣生述征記曰穀洛二水本於王城東北合流所謂穀洛鬬也今城之東南缺千步世又謂穀洛鬬處鄏道元引韋昭語以折緣生之謬愚謂郭固失之而韋亦未爲得也穀水出王城之西而南合于洛水者其故道也靈王時偶值暴水大至兩川相觸如格鬬然故謂之鬬非穀水本由城北入瀍而今忽改道由城西入洛也使穀水本由城北而東入于

瀍則洛誥何以指王城爲澗水東邪且使穀水故道果在城北則靈王壅之使北出是爲復禹之迹太子晉亦何爲引共鯀防川之害以戒王哉此理甚明不待多辯道元言靈王壅穀其遺堰三堤尚存今亦不可得詳竊意此三堤者皆在王城之西北當時堰穀水使東出於城北與瀍水會折而南歷城東至千金堨處又南入洛此蓋自靈王以迄西漢穀水會洛之故道也何以知之以東漢作堨於河南城東十五里知之也使穀水不由此入洛堨何爲在此乎道元云河南城西北穀水之右有石磧磧南出爲死穀穎容春秋條例言西城梁門

枯水處世謂之死穀是也死穀云者以其有瀆而無水蓋即靈王壅穀後城西所存之枯渠矣方輿紀要云自東漢引穀洛之水以通漕而瀍穀非復故道曹魏文明之世大營宮殿分引支流灌注苑囿延及晉代川谷漸移及元魏遷都更加營治大約時所務者都邑之漕渠而已隋大業元年改建東都并河南洛陽而一之大變成周之舊（隋東都城即今河南）（新唐志河南直伊闕之口後徙北邙山之塞自隋煬王宮光武穀文帝晉武帝復理舊漕穀洛達城之西南八里置都城焉）而通濟之渠復起（隋書煬帝大業元年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於時又以穀洛二水周帀都城為急故復引穀南流以會洛從城西遶城而南以達城東經偃師鞏縣之間而注

於洛口其於千金九曲之故迹又未嘗過而問矣（元和志谷水在河陽縣西南一里西自新安縣界流入洛之谷水胡渭謂宇文愷從東合東北自又復河谷之伊水至穀東南下八里瀍水在河閿鄉縣西北六十里西北新安縣東至入穀則又曰通濟渠在河南縣谷分名水西北名千步磧書東北流入谷謂）按瀍澗水道之變自東周始靈王壅穀使東出一變也東漢引水爲漕渠二變也魏晉引水灌苑囿三變也元魏決湖注瀍水四變也隋煬引水帀都城五變也更此五變禹迹豈可復問韋鄭諸人據後世之水道以爲禹迹而莫之辨恃有洛誥數言推得其大略而已其穎容所言死穀抑亦古澗水壓王城西之明證也

四水洛爲大伊次之澗又次之瀍最小而其爲害

三水不減於洛漢呂后三年伊洛溢流千六百餘家魏黃初四年伊洛溢殺人民壞廬宅唐開元十年伊水溢毀東都城東南隅咸通元年暴水自龍門毀定鼎長夏等門漂溺居人伊水之爲害如此禹所以先伊而後洛也澗水自穀洛鬬毀王城之後至晉太始七年暴漲高三尺蕩壞二堨唐開元八年穀洛溢入西上陽宮宮中人死者什七八歲內諸縣田廬蕩盡十五年澗穀溢毀澠池縣此澗水之害也瀍水源流自穀城山至故洛陽不過七十里而其患亦甚開元五年瀍水溢溺死千餘人十八年瀍水漂揚楚等州租船天寶廿三載瀍洛

溢壞十七坊此瀍水之害也計禹當日治瀍澗之功不少於伊洛故四水並書正程泰之所謂嘗經疏導則雖小而見錄者也

滎波既豬（釋文滎戶扃反或如字馬本作播胡按定以小作播唯漢書作波）

正義曰沇水入河溢爲滎滎是澤名鄭云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在其縣東馬鄭王本皆作滎播謂此澤名滎播渭按地理志沇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蓋即滎澤經所謂溢爲滎也今河南開封府滎澤縣本漢滎陽縣地隋分置滎澤縣澤在其縣南而班云出縣北鄭云在縣東者蓋滎陽故城在今縣西南班鄭據

以爲言澤起縣北歷其東也滎澤故城在今縣北五里隋開皇十八年爲河所圮移今治孔傳云滎澤波水已成遏豬正義曰洪水之時此澤大水動成波浪今壅遏而爲豬不泛濫也閻百詩云案馬鄭王本波並作播伏生今文亦然惟魏晉間書始作波與漢書同余向謂其書多出漢書者此又一證然安國解猶作一水非二水以爲此水自顏師古始宋林之奇本之以周官爾雅爲口實蔡氏又本之下到今余嘗反覆參究而覺一爲濟之溢流一爲洛之枝流而不相蒙而忽合而言之與大野彭蠡同一書法不亦參雜乎善夫傅氏寅曰上文旣導洛此則專主導濟言不當又泛言洛之支水職方所記山川非治水次第不必泥也且鄭注職方其浸波讀爲播引禹貢滎播既都仍當作播證一賈疏案禹貢有播水無波仍當作播證二史記索隱引鄭氏曰今塞爲平地滎陽人猶謂其處爲滎播仍當作播證三山海經婁涿之山波水出於其陰北流注於穀水今本波作陂郭璞云世謂之百答水非屬波水證一惟酈注引作波然亦出於山不出於洛非屬波水證二水經洛水又東門水出焉注云爾雅所謂洛別爲波也惟此堪引然余考門水下流爲鴻關水今謂之洪門堰在商州洛南縣東北至靈寶縣而入河何曾見水

豬爲澤乎非屬波水證三百詩此論精覈吾無以易之且職方豫州之波出魯山縣鄭注謂即滎播固非詳見上文而洛南之波水則與滎澤相距五六百里中隔大山總撮而言之曰滎波既豬經無此書法也以滎波爲二水終無是處

滎澤鄭康成杜預並云在滎陽縣東京相璠云在縣東南未審孰是今滎澤縣南相傳爲古滎澤左傳宣十二年楚潘黨逐晉魏錡及滎澤即此也元和志澤在滎澤縣北四里今涸括地志云滎陽故城在滎澤縣西南十七里今治與隋置皆在其東北故此澤舊在滎陽縣東隋唐至今則在滎澤縣南也自東漢時已塞爲平地故周徑里數志家莫能言之不知其大小幾何正義曰馬鄭王皆謂此澤名滎播春秋閔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滎澤今左傳本作熒澤字从火不名播也鄭謂衛狄戰在此地杜預云此滎澤當在河北以衛敗始渡河戰處必在河北蓋此澤跨河南北而多得名耳渭按衛狄戰地或河北自有一滎澤如魏獻子之所田別是一大陸非禹貢之大陸亦未可知如謂經之滎播跨河南北則導沇何以言入于河溢爲滎邪

導菏澤被孟豬釋文菏音柯又工可反韋昭胡阿反被皮寄反徐扶義反豬張魚反又音諸渭按史記漢書並作荷後同孟豬史記作明都漢書作盟豬師古曰盟音孟

正義曰地理志云菏澤在濟陰定陶縣東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左傳爾雅作孟諸周禮作望諸聲轉字異正是一地也顏氏曰言治菏澤之水衍溢則使被及孟豬不常入也林氏曰菏澤水盛然後覆被孟豬亦猶滎水之餘波入于流沙也周禮青州澤藪曰望諸此乃屬豫者周無徐徐幷於青青在豫東故得兼有孟豬金氏曰自菏澤至孟諸凡百四十里二水舊相通王氏樵曰澤無言導者此二澤相通可以導此之溢被彼之地故言導也渭按此治陶丘復出之濟也二澤本有相通之道禹因而疏之洩餘波入焉以殺濟瀆之勢也定陶今屬山東兗州府之曹州其故城在今縣西北四里睢陽今爲商丘縣河南歸德府治其故城在今治南二里通典云菏澤在曹州濟陰縣東北九十里故定陶城東北宋州虞城縣有孟豬澤元和志云孟諸澤在虞城縣西北十里周迴五十里今在商丘東北接虞城界也

孔傳云菏澤在胡陵孟豬澤名在菏東北水流溢覆被之正義曰地理志山陽郡有胡陵縣不言其縣有菏澤也又云菏澤在定陶孟豬在山陽以今地驗之則胡陵在睢陽之東定陶在睢陽之北其水皆不流溢東北被孟豬也然郡縣之名隨代變易古之胡陵當在睢陽之西北故得東出被孟豬也傳同叔爲之辯曰許氏說文云菏澤水在山陽胡陵正與孔傳同而班固以爲在定陶何也蓋在定陶者其澤也在胡陵者其流也其流東與泗合在今單州之魚臺魚臺在單之東北百里而近正古胡陵地也而孟豬在睢陽東北則所謂被孟豬者導菏流之在定陶魚臺閒者以被之於南也安國惟說菏之源委不明且誤言孟豬在菏東北是以致穎達疑甚而有古胡陵當在睢陽西北之說百詩云傳氏引說文分別菏水與菏澤所在不同班許二氏殊塗同歸余因悟僞孔傳出說文後菏澤在胡陵正本說文來但遺一水字書出魏晉閒又得一證渭按水經濟水東過方與縣北爲菏水注云菏濟別名也漢方與縣今爲魚臺縣胡陵故城亦在焉縣北之菏水正說文所云在胡陵者也詳見徐州

漢志濟陰郡下云禹貢荷澤在定陶荷乃菏字之誤師古曰荷音和非也括地志菏澤在曹州濟陰縣東北九十里故定陶縣東今名龍池亦名九卿陂近志菏澤在曹州東南三十里接定陶縣界菏山在州東三十里以近菏澤而名菏水源出於此說本寰宇記蔡傳曰濟陰縣南三里有菏山故名其澤爲菏澤渭按菏澤爲濟水之所經其所鍾者

即是濟水謂源出菏山妄也山以澤得名非澤以山得名也傅氏云導菏流之在定陶魚臺間者以被之於南亦誤魚臺之水東合泗以注淮不入孟豬經所導者是定陶之澤水於胡陵之枝流無涉也

周禮青州澤藪曰望諸爾雅十藪宋有孟豬左傳僖十八年楚子玉夢河神賜以孟諸之麋文十年宋道楚子田孟諸杜預曰宋大藪也水經注云尚書曰導菏澤被孟豬孟豬在睢陽縣東北闞駰十三州記曰不言入而言被者明不常入也水盛方乃覆被矣寰宇記云虞城孟諸澤俗呼爲湑臺蓋

澤中有臺也渭按今虞城縣西北十里有孟諸臺接商丘縣界即此爾雅水草交曰麋麋古渚字臺蓋以孟諸之麋得名也自元至元二十三年以後歸德府城南北屢被黃河衝決禹迹不可復問然余考漢書梁孝王傳築東苑方三百里則孟諸澤皆在其中矣孝王大治宮室臺榭陂池高高下下澤形盡失故酈元於睢陽故城絕不言孟諸而欽臺池甚詳蓋澤之畔岸蕩夷無存久矣元和志云周廻五十里亦彷彿言之耳

王明逸云孟諸之藪可田則有水草而淺涸時多故導菏澤之溢時乎被孟豬也渭按左傳宋道楚子田孟諸楚子以鄭伯田江南之夢衛懿公及狄人戰于熒澤事皆在冬魏獻子田于大陸焚焉事在春正月周之冬自八月始正月爲夏之仲冬時方水涸故其地可田可戰凡澤藪皆然孟諸當水發之時亦自淼漫禹導菏澤以被之蓋因地勢之便非以孟諸常淺涸能容水也

豫西南之水有丹淯皆入漢東南之水有汝潁皆入淮亦名川也而禹功曾不一及蓋其時不爲害耳孟子言決汝而經絕無其事不知孟子於此何以獨多誤竊謂此文當云禹疏九河瀹濟漯決江漢排淮泗而注之海則字字與禹貢相符矣

豫州之水莫大於河而無所施功者蓋禹治冀時已令豫協力治之岳陽覃懷之役是也河既治則西偏之水莫大於洛東偏之水莫大於濟禹疏伊瀍澗注洛以入河豬滎導菏以防濟之氾濫而豫州之水土悉平矣傅同叔云伊洛瀍澗橫流浩蕩滎澤承其害故禹必先疏四水以循故道而後次及於滎菏此說非也今按自滎澤河口以至南陽縣西有敖鄗浮戲陽城嵩高少室轘轅鳴皐三鵶諸岡嶺東西隔絕四水橫流不能東入爲害禹治豫先西而後東亦以四水之患最急而滎菏差緩故耳傅氏不諳地理輕於立說且自喜謂禹之規

畫如在吾目予不可以無辯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釋文壚音盧）

傳曰高者壤下者墳壚陸氏曰說文壚黑剛土也顏氏（師古）曰玄而疏者謂之壚王氏（炎）曰下土下等之土也壤則爲沃墳壚則爲瘠金氏曰其壤者無塊而柔其下者或膏而起或剛而疏如今輾轢之渟淖汜閒之沙陷皆所謂下土者渭按冀州疏云豫州直言壤不言其色蓋州內之土不純一色故不得言色也

釋名土黑曰盧盧然解散也呂覽云凡耕之道必始於壚爲其寡澤而後枯也壚本作盧後人於旁加土耳墳壚是二種金說較密若以爲一則與兗土之色黑而墳起無別矣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傳曰田第四賦第二又雜出第一

厥貢漆枲絺紵（釋文紵直呂反）

顏氏曰紵織紵爲布及練也林氏曰職方氏豫州其利漆枲載師漆林之征二十有五周以爲征而此則貢之者時豫州在畿外故爲貢抑此則知冀不言貢之意矣吳氏曰紵麻屬茅氏曰豫貢略與兗似蓋二州皆近冀冀甸服專供粟米二州近京師則專供服御禹制貢先食服器用次之珍幣又次之

周禮豫州之利曰林漆其地有在畿內者故漆林之征載師掌之其征獨重則漆多而利厚可知貨殖傳云陳夏千畝漆陳謂陳縣夏謂陽夏並屬（夏音賈）陳國李肇國史補云襄州人善爲漆器天下取法亦以其地產漆故耳寰宇記云宋州產漆陽夏襄宋皆古豫域也韓非子述由余對秦穆公曰舜作食器流漆墨其上國之不服者十三禹作祭器墨染其外朱畫其內國之不服者三十三此雖寓言非實事然當時兗旣貢漆而豫又貢之則漆之爲用亦廣矣彤鏤之器實始於此文明之運將啓聖人因時以立制非所以導奢而致畔也

詩陳風曰東門之池可以漚紵陸璣草木疏云紵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荊揚之間一歲三收今南越紵布皆用此麻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聘于鄭見子產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杜注云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故各獻己所貴示損己而不爲彼貨利陳鄭皆豫域紵固其土宜也迨晉世有白紵舞江左歌辭極狀舞衣之精妙則吳地亦貴紵矣延及唐時通典言貢苧布者宣常湖吉袁郢復岳郴朗凡十州皆荊揚之產陸璣所謂一歲三收者矣此古今風土之變也

林少穎云顏師古謂織紵爲布及練然經但言貢

紵成布與未成布不可詳也蔡傳取之渭按葛成布有絺綌之名紵成布無他名仍謂之紵而已紵在絺下則亦布也練傳氏集解引顏注作練說文練布屬从糸東聲唐韻在魚部音所菹切韻會云練綌屬後漢禰衡著練巾今漢書注既作練而文苑傳又作踈皆字之誤也當從傳氏

厥篚纖纊（釋文纊音曠渭按纊史記作絮）

林氏曰纖與纊二物也吳氏曰纊綿也渭按纖亦繒也徐色玄荊色玄纁此不言色者五采具備猶土非純一色不得言色也說文纊絮也春秋傳曰皆如挾纊或作絖小爾雅曰纊絮之細者

圉稱陳留風俗傳云襄邑縣南有渙水縣北有睢水故傳曰睢渙之間出文章天子郊廟御服出焉任昉述異記云睢渙二水波文皆若五色其地多文章故名績水漢志陳留襄邑縣有服官故曹洪與子桓書曰遊睢渙者學藻績之采左思魏都賦云襄邑錦繡襄邑今睢州屬歸德府自古號為文章藻績之區則織具五采可知也按近志府界所出有漆有枲有綌有綿則豫之貢篚太半出於宋又不獨藻績為工矣

孔傳云纊細綿是以纖為細也按絮之細者曰纊不聞纊更有麤細之分且貢綿必細何待言纖纖纊為二物無疑疏引喪大記屬纊注以纊為新綿尤可笑纊只是綿曰細曰新皆贅辭也招魂曰秦篝齊縷鄭綿絡些晉陽秋曰有司奏調睢陽綿元和志宋州出黃綿豫產也（莊子云宋人有世世以洴澼絖為事者是亦宋地出綿之一證）魏都賦綿纊房子劉逵注云房子出御綿縣屬常山郡斯為冀域而非豫矣

錫貢磬錯

傳曰治玉石曰錯治磬錯也林氏曰揚子雲云有刀者礲諸有玉者錯諸不礲不錯焉攸用蓋作器者必賴此以為用也荊州之礪砥所以治刀此州之錯所以治玉磬磬錯與橘柚皆待上之命而後貢然揚先

言橘柚而此先言錫貢者施博士說云橘柚言包則與厥篚之文無嫌故言錫貢在後磬錯與厥篚之文嫌於相屬故言錫貢在先此立言之法也渭按此石不獨治玉磬徐貢浮磬未成器亦須此石治之

金吉甫云磬玉不可多琢以錯磨成錯鑄鐵為之今鑢是渭按說文鑢錯銅鐵也韻會云即考工記注曰摩鐧之器然則鐵與石皆可為錯而鑢則所以錯銅非治玉石之具也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知玉錯亦唯以石為之不用鑢也但豫產或精細堅利特宜於磬故錫命貢之耳

浮于洛達于河

林氏曰豫州去帝都甚近浮舟于洛則達于河達于河則達于帝都矣蔡氏曰豫之東境徑自入河豫之西境則浮于洛而後至河也

蔡氏此例諸州略同但豫東之水禹時槩不通河先儒以鴻溝爲禹迹故其說如此然鴻溝禹時實未嘗有滎川始見於周官濟隧亦僅見春秋傳類皆非禹迹其通河者唯汜水耳汜水出浮戲山北流逕虎牢城東而北注于河源委頗短鄭地之舟或當由此入河而宋許陳蔡之郊自南而北非浮於汝潁不可鴻溝未開汝潁皆不與河通舟行不知從何處入河矣按酈道元云汝水出魯陽縣之大盂山其西即盧氏界也大盂山在今汝州魯陽縣西南七十里而伊水出河南盧氏縣之巒山一名悶頓嶺者在縣東南百里伊汝二源相去甚近其間必有可逾之地陸行若干里浮伊入洛度亦不多也然則經曷不書逾曰貢道亦紀其大略州境廣遠間有小小絕水處若欲書逾何可勝書且豫之西境無所逾不得言逾于伊浮于洛故略而不書此等當以意會也

禹貢錐指卷第八

禹貢錐指卷第九

德清胡渭學

華陽黑水惟梁州（釋文華胡化反又胡瓜反）

傳曰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曾氏曰華山之陰爲雍州其陽爲梁州則梁州之北雍州之南以華爲界（周禮至岐限也）而梁實在雍州之南矣薛氏曰梁州北界華山南距黑水黑水今瀘水也酈道元說黑水亦曰瀘水若水馬湖江出姚州徼外吐蕃界中東北至敘州宜賓縣入江也渭按華即西岳華山地理志京兆華陰縣南有太華山在今陝西西安府華陰縣南八里詳見導山華陽今商州之地是也黑水諸家遵孔傳謂出雍歷梁入南海爲二州之西界故其說穿鑿支離不可得通唯韓汝節疑梁州自有黑水爲界與導川之黑水不相涉而不謂薛士龍已先得之蓋古之若水即禹貢梁州之黑水漢時名瀘水唐以後名金沙江而黑水之名遂隱然古記間有存者地理志滇池縣有黑水祠一也山海經黑水之閒有若水二也水經注自朱提（音殊時）至僰（蒲北反）道有黑水三也輿地志黑水至僰道入江四也今瀘水西連若水南界滇池東經朱提僰道其爲梁州之黑水無疑矣故斷從薛氏以南北易孔傳之東西亦甚明確也姚州本漢弄棟青蛉遂久三縣地（弄棟屬益州郡青蛉遂久屬越巂郡）今爲雲南之姚安府宜賓本漢僰道縣（犍爲郡治）今爲四川敘州府治

孔疏云周禮職方氏華山在豫州界内此梁州境東據華山之南不得其山故言陽山之西則雍州境也竊謂職方九州之山川與禹貢不同雍既有嶽山爲鎮故華屬豫今以禹貢之太華爲豫州山彼兖之鎮曰岱亦將以禹貢之岱爲兖州山乎其不可也明矣蓋境上之山非一州所得專青徐共是岱荆豫共是荆而太華則雍梁豫共之華北爲雍華南爲梁華東爲豫豫雖不言西界觀雍梁可見也九域志云華山四州之際東北冀東南豫西南梁西北雍十字分之四隅爲四州此言實獲我心然冀境三面距河華山在河外冀又與三州徼別耳

武成云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樂記周本紀並有此文華山之陽即禹貢之華陽也水經注曰湖水出桃林塞之夸父山廣員三百仞武王伐紂天下既定王及嶽濱放馬華陽散牛桃林即此處也其中多野馬造父於此得驊騮綠耳盜驪之乘以獻周穆王又曰洛水枝流自上洛縣東北出爲門水又東北歷陽華之山即華陽山海經所謂陽華之山門水出焉者也見第四卷河水　渭　按周禮豫州鎮曰華山杜氏謂其山連延東出故屬豫州夸父正所謂連延東出者乃西嶽支峰古通謂之華山夸父山在今閿鄉縣東南二十五里桃林在夸父北寔華山之陰山海經曰夸父山其北有桃林杜預春秋傳云桃林在華陰東即潼關也而陽華在夸父西南今洛南縣東北故以爲華山之陽秦魏冉同父弟芈戎封華陽君昭王立太子愛姬爲華陽夫人皆此地又按呂氏春秋九藪有秦之陽華在今華陰縣與洛南接界縣志云西南之甕谷爲商洛徑道入谷五十里至甕嶺東轉爲華陽川即古陽華之藪也蓋藪因山而得名山藪並在華山之陽正禹貢之華陽或謂今洛南商南二縣當屬豫非也

漢志若水出蜀郡旄牛縣徼外南至大莋入繩今黎大所有旄牛故城即漢縣師古曰西南之徼猶北方塞也徼工釣反繩水出越巂郡遂久縣徼

外東至僰道入江行千四百里巂音髓[illegible]反今建昌衞[illegible]漢越巂郡邛都縣[illegible]蜀郡[illegible]水經注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爲若水司馬相如傳曰略定西南夷[illegible]至若水又曰關[illegible]是若水故有關也山海經曰南海之内黑水之間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若水沿流間關蜀土黃帝長子昌意降居斯水爲諸侯娶蜀山氏女生顓頊於若水之野若水東南流鮮水注之一名州江大度[illegible]鮮水出旄牛徼外南入若水又南逕越巂邛都縣西有巂水漢武帝置越巂郡治邛都縣[illegible]又南逕大莋縣入繩[illegible]又南逕會無縣元和志會川縣北至巂州二百

[illegible]與孫水合[illegible]繩水南逕雲南郡之遂久縣青蛉水入焉[illegible]又逕三絳縣西[illegible]又逕姑復縣北[illegible]淹水注之[illegible]又東與母血水合[illegible]又東涂水注之[illegible]又東北至犍為朱提縣西為瀘江水[illegible]朱提山名應劭曰在縣西南以氏焉犍為屬國也在郡南千八百許里建安二十年立朱提郡治縣故城[illegible]郡西南二百里得所綰堂琅縣[illegible]有瀘津東去縣八十里水廣六七百步深十數丈[illegible]兩岸皆山高數百丈瀘峰最為高秀孤高三千餘丈[illegible]水之左右馬步之逕裁通而時有瘴氣三月四月逕之必死非此時猶令人悶吐五月以後行者差得無害故諸葛亮表言五月渡瀘也自朱提至僰道有水步道有黑水羊官水

三津之阻行者苦之又有牛叩頭馬搏頰坂其艱險如此也若水逕越嶲之馬湖縣又謂之馬湖江（馬湖縣今為四川之馬湖府）繩水瀘水孫水淹水大渡水隨決入而納通稱是以諸書錄記羣水或言入若又言注繩亦咸言至僰道入江[illegible]正是異水沿注通為一津更無別川可以當之今按府縣圖志若水在建昌衛俗名打沖河自冕山營西徼外[illegible]（建昌衛東北）東南流至衛西鹽井營東南與雲南金沙江合[illegible]金沙江源出吐蕃界至共龍山犛牛石下南流漸廣本名犛水後訛為麗水東南流經麗江府北又東經姚安府北[illegible]合打沖河又東合瀘水又東經會川營南[illegible]又東至東川府西折而東北經烏蒙府西北又東北經馬湖府南又東經敘州府南而北入大江[illegible]鹽井營東南蓋即漢大莋縣界繩若合

流處若爲建昌衛西之打沖河繩則姚安府北之金沙江也此水禹無所致力不用循行故所導唯

雍州之黑水

瀘本作盧如盧弓盧矢盧橘之類皆驪黑劉熙釋名土黑曰盧沈括筆談云夷人謂黑爲盧漢中山盧奴縣有盧水酈道元云水黑曰盧不流曰奴尤盧水爲黑水之切證也牧誓八國有盧人疑即居盧水上者其字後加水作瀘章懷太子注後漢書云瀘水一名若水則瀘若似非異源而酈元引益州記曰瀘水源出曲羅嶲下三百里曰瀘水兩峰有殺氣暑月舊不行故武侯以夏渡爲艱瀘水又下合諸水而總其目焉故有瀘江之名矣據此則瀘水自出曲羅嶲其地當在若水之東下流合若水故若水兼瀘水之目所謂隨決入而納通稱者也元和志云嶲州西瀘縣東北至州二十七里本漢邛都縣地瀘水在縣西一百十二里水峻急而多石土人以牛皮作船而渡一船勝七八人蓋即曲羅嶲出之瀘水也考其源流不出漢越嶲犍爲二郡界而杜氏通典云吐蕃有可跋海去赤嶺百里方圓七十里東南流入西洱河合流而東號漾濞水又東南出會川爲瀘水瀘水即黑水也程大昌金履祥之說皆出於此漾濞水見唐書在今大

理府西百里西洱河即葉榆河也出大理鄧川州點蒼山匯爲巨湖周三百里亦曰西洱海今按水經注葉榆河出益州郡葉榆縣縣東有葉榆澤葉榆水之所鍾也其水自縣南枝分東北流逕遂久縣東姑復縣西與淹水合淹水雖合繩若入蜀江而葉榆初無黑水之名也何以知爲黑水之源其經流則自邪龍縣東南流逕滇池縣南又東與盤江合又東南至交趾麋泠縣入海此與會川相去懸絶並不合繩若入蜀江安得謂漾濞水東南出會川爲瀘水即滇池縣北所祠之黑水哉杜說非是又按水經注永昌郡有蘭倉水出博南縣漢武帝時通博南山道渡蘭倉津土地絶遠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倉津其水東北流逕不韋縣與類水合又東與禁水合又北注瀘津水然則此蘭倉水仍東北合瀘水入蜀江也若今之所謂瀾滄江元人指以爲禹貢之黑水者則東南流至交趾入海與梁州絶無交涉影響附會之談殊不足信

漢志滇池澤在滇池縣西北有黑水祠後漢志縣北有黑水祠或以爲武帝開置益州郡始立之非也使帝知郡界有黑水而立此祠則班史必知其所在而能言之矣竊謂此祠蓋彼中相承已久黑

水即金沙江東經會無縣南南直滇池縣縣故滇
王國於其北立祠祭之宜矣自周衰以迄漢初聲
教阻絕故尚書家莫能言梁州黑水之所在千載
而下尚賴有此祠可以推測而得之語云天子失
官學在四夷又云禮失而求之野此亦其一端也
杜佑以漾濞水經會川縣者爲黑水樊綽以麗水
合瀰渃江者爲黑水程大昌以西洱河貫葉榆澤
者爲黑水元人則以瀾滄江至交趾入海者爲黑
水而明李元陽引張立道之事以爲證此皆轉相
附會以求合於入南海之文非實有所驗也以是
爲雍界之黑水吾不敢知如謂梁界之黑水亦即

斯川則梁州奄有雲南極於交趾以一州而兼數
州之地何至若是之廣遠此可以理斷之而信其
必不然者也詳見導黑水下
梁州之黑水自繩若而外又有五黑水禹漢志符
黑水出犍爲南廣縣汾關山北至僰道入江一也
符黑水者符縣之黑水也一名南廣水 水經注黑水出漢中南鄭縣北山南
流入漢諸葛亮牋云朝發南鄭暮宿黑水二也又
黑水出羌中西南入白水通典扶州尚安縣有黑
水元和志云出縣西北素嶺山三也在今陝西文縣 近志疊
溪營城西北有黑水即古翼水源出黑水生番東
南經茂州至安縣入于羅江四也又崇慶州西北

有黑水入江元大一統志云源出常樂山溪石皆
黑生五也此皆水之小小者非禹貢之黑水也杜氏
云顧野王撰輿地志言黑水至僰道入江與禹貢
不合蓋謂其不入南海是爲異耳而薛士龍以爲
野王指符黑水言之今顧書不傳未知然否按南
廣水在敘州府城東十餘里出西南夷呂部蠻部
自豕蛾夷國過慶符縣東北至南廣洞入江源短
而流狹野王之所指豈謂是與韓汝節謂梁州別
自有黑水古阜識而乃以疊溪黑水當之將以
界南北乎抑以界東西乎吾不意韓氏復舛謬至
此也

殷有徐而無青營即青也周有青而無徐青即徐
也青徐二州迭爲有無獨梁則二代皆無之其故
何也余按武王伐紂誓于牧野諸侯會師者稱之
曰友邦冢君而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八國則稱之
曰人不以諸侯待之傳曰八國皆蠻夷戎狄屬文
王者正義曰此皆西南夷也通典曰梁州當夏殷
之間爲蠻夷之國所謂巴賨彭濮之人由是觀之
殷周之世梁地大半變於夷故此州遂廢先儒多
言梁併於雍唯賈公彥云雍豫皆兼梁地而林少
穎又云江漢發源梁州而職方爲荊州川則荊亦
兼梁地此言尤爲精核蓋殷周之荊豫皆以漢水

爲界梁州之地自嶓冢以東分屬荊豫而嶓冢以
西則雍兼之其地皆爲蠻夷雖併於雍而禹貢梁
州之山川無一入職方者大抵如唐宋之羈縻州
元明以來之土司簡其政令寬其賦斂以柔擾之
使爲不侵不叛之臣而已建州設牧非其所宜故
終殷周之世梁州不復置也
史記黃帝之子玄囂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索
隱曰江水若水皆在蜀即所封國也帝子所封必
不在九州之外至唐虞時岷嶓沱潛蔡蒙和夷皆
禹迹之所及殷季武王伐紂八國來從蜀何嘗不
通中國或言秦以前未嘗通至秦鑿山開道蜀始

通中國非也二代所以不置梁州者蓋以其地僻
在西南隅亂則先畔治則後服故以雍豫荊三州
分攝其地而不必特建一牧以治之損益隨宜先
王因時立政之道也
梁州有古蜀山氏蠶叢氏之國又玄囂昌意所封
及牧誓所稱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諸國皆在焉春
秋時可考者庸巴濮麇褒凡五國戰國時屬秦而
楚亦兼得其地秦幷天下置漢中巴郡蜀郡隴西
南境內史南境是漢改置益州[illegible]魏分置梁州晉
初因之益梁二州並領郡八後又分益州南境置寧州領郡四唐爲
山南西道之漢中州洋川洋通川通潾山鄰南平渝
清化巴始寧壁咸安蓬符陽集巴川合河池鳳順政興
益昌利等郡山南東道之房陵房南賓忠南浦萬雲
安夔等郡劒南道之蜀郡益唐安蜀濛陽彭德陽漢
通義眉梓潼梓巴西綿普安劒閬中閬資陽資臨邛邛
通化茂交川松越巂巂南溪戎遂寧遂仁壽陵犍爲嘉
盧山雅瀘川瀘陽安簡安岳普江源當陰平文同昌扶
油江龍臨翼翼歸誠悉靜川靜蓬山柘恭化恭維川維
雲山奉和義晉盛山開南充果洪源黎雲南姚等郡又
京畿之上洛商安康金隴右道之武都武同谷成懷道
宕合川疊黔中道之涪陵涪南川南等郡按以上通典
所列雲南涪陵南川三郡乃梁南徼外蠻夷不在

九州之限其雲安之建始縣當往屬荊上洛之上
津東境廢長利縣地當往屬豫而黔中寧夷涪川
播川夜郎義泉溱溪七郡列在荊域者雖附近蜀
江之南亦係徼外蠻夷不在九州之限以今輿地
言之陝西漢中府與安州及西安府之商州洛南
山陽鎮安商南鞏昌府之鳳縣兩當徽州成縣階
州文縣湖廣鄖陽府之房縣竹山竹溪及鄖西縣
之西境四川則成都保寧順慶龍安馬湖五府潼
川嘉定邛眉雅五州及敘州瀘州重慶夔州之江
北諸州縣松潘衛疊溪營天全六番招討司黎大
所建昌衛皆古梁州域也其遵義府永寧衛及東

川烏蒙鎮雄(故烏撒)三府並在瀘水之外雲南郡唐於昆明之弄棟川置即今姚安府其非梁域又不待言矣

梁北自洛南商州鎮安(並屬西安府)以西爲洋縣城固褒城鳳縣(並屬漢中府)兩當徽州成縣(並屬鞏昌府)及唐宕疊二州之地(今岷州衛洮州衛臨洮府)又西爲西傾山南唐松州徼外羈縻之地(貞觀…)皆與雍接界其間大山長谷遠者或數百里終南山東連二華竦峙長安之南有子午谷直達漢中綿亘盩厔(並屬西安府)至武功郿縣爲太一山亦名太白山駱谷斜谷之口皆當其地又西過寶雞訖於隴首山之深處高而長大者曰秦嶺西京記云長安正南山名秦嶺東起商洛西盡汧隴東西八百里是也關中指此爲南山漢中指此爲北山斯實雍梁之大限矣寶雞西南爲鳳縣(…)縣東北大散嶺與寶雞分界嶺上有大散關當秦隴之會扼南北之交雍梁有事在所必爭又西爲徽州州東南有鐵山懸崖萬仞劉子羽曰蜀口有鐵山棧道之隘是也州西有木皮嶺甚高險唐黃巢之亂王鐸置關於此以遮秦隴又西爲成縣縣有鷲峽羊頭峽龍門戍皆在仇池山北北兵攻仇池必由此入又西爲洮州衛之西傾山山東北去衛四百餘里屬

雍州其南則屬梁州所謂西傾因桓是來者也以上諸山皆隴蜀之阨塞西傾與華陽東西準望相直曾彥和云梁北雍南以華爲畿不兼言東最得經旨而林少穎以爲華山在梁雍之東當云梁之東北雍之東南以華爲畿夫兼言東則不足以該其西是謂欲密而反疏林氏蓋習聞西南距岱之說而不知其非故有此論

梁東自洛南商南以南(二縣並屬西安府)爲鄖西之西境故上津縣地(上津…今鄖西縣西北一百廿里)又南爲房縣(鄖西房縣並屬鄖陽府)與豫接界又南爲竹山縣(屬鄖陽府)又南爲巫山縣(屬夔州府)與荊接界

梁南自宜賓以西至會川諸州縣凡在瀘水馬湖江之北者皆梁域宜賓以東至巫山諸州縣凡在大江之北者皆梁域蓋大江既合瀘水亦得互受通稱故隋改江陽縣曰瀘川置瀘州治焉其縣南大江寰宇記謂之瀘江瀘水即黑水則梁左之南鄙亦當以此水表界也或曰梁州之水莫大於江經蜀不界以江曰江自岷山導源大勢皆南行至敘州始折而東苟界以江則江右之地悉遺人外矣故言黑水可以見左界而言江則不可以該右界也

梁西自西傾山歷唐羈縻州以南爲當州奉州柘

州又西南爲始陽鎮又南爲雅州黎州又西南爲嶲州皆與蠻夷接界今松潘衛威州天全六番招討司雅州黎大所及越嶲晃山營之北境鹽井營之西境是也唐當州在今松潘衛西南三百里州治通軌縣隋志縣有甘松山（元和志甘松嶺在嘉誠縣西南十五里）唐開元十九年吐蕃請互市於甘松嶺宰相裴光庭曰甘松嶺中國之阻不如許赤嶺即此也（赤嶺在今陝西西寧衛界）奉柘二州在今疊溪威州之西奉州西七十里有的（一作博）博嶺韋皐嘗分兵出此圍維州柘州西北百里有大雪山一名蓬婆山杜甫詩已收滴博雲間戍欲奪蓬婆雪外城是蓬婆又在滴博之西也威州北有高碉山（山上有故城[illegible]唐[illegible]名作四女雉城）邊略云自松達茂不三百里夷碉棊布山巖如蜂房宋史有碉門元有碉門宣撫司即今天全六番招討司也蓋夷碉起自松州訖於始陽故謂之碉門矣（[illegible]碉字不知其音今[illegible]丹望夷皆依山居止累石爲室高者至十餘丈[illegible]蓋碉本作[illegible]後改从石[illegible]）唐雅州治嚴道縣領羈縻吐蕃四十六州黎州治漢源縣管羈縻州五十七並蠻夷部落寰宇記云雅州西去大渡河五日程羌蠻混雜連山接野鳥路沿空不知里數黎州西至廓清縣一百八十里其城西臨大渡河河西則生羌蠻界高山萬重更無郡縣今黎大所北有邛來山九折坂後漢永平中白狼槃木唐菆

等百餘國舉種奉貢越山坂縋負而至皆旄牛徼外蠻夷也嶲州即今建昌衛通典云南至姚州界五百六十里西至磨迷生蠻六百六十里昔司馬相如略定西南夷關沬若徼牂柯鏤靈山橋孫水蓋皆在此地矣

岷嶓既藝（釋文岷武巾反嶓音波[illegible]史記作[illegible]）

傳曰岷嶓皆山名水去已可種藝王氏（炎）曰江漢發源此州方江漢之源未滌水或氾濫二山下其地有荒而不治者今既可種藝知二水之順流也（渭按）此江漢滌源之事地理志云湔山在蜀郡湔氐道西徼外江水所出（[illegible]）今四川松潘衛即漢湔氐道也嶓冢山在衛西北後魏地形志云華陽郡嶓冢縣有嶓冢山漢水出焉括地志云嶓冢山在梁州金牛縣東二十八里今在陝西漢中府寧羌州北九十里州本漢廣漢郡葭萌縣地也詳見導山

貨殖傳卓氏之先曰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地理志云巴蜀廣漢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實之饒溝洫志武帝拜張卬爲漢中守通褒斜道以漕致漢中之穀蜀志法正說先主取漢中廣農積穀以觀釁然則岷嶓二山之下實膏腴之地宜於播種民食皆仰給焉故經特書藝

禹暨稷播奏庶艱食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治水與
教稼相爲表裏書作書藝而稷之功見矣
沱潛既道
正義曰鄭注梁州云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郭璞ㄏ
雅音義云沱水自蜀郡都安縣湔山與江別而更流
又云有水從漢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
通岡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水舊俗云即禹貢潛也
（[illegible]）渭按地理志禹貢江沱在蜀郡郫縣西東入大江
此即今之郫江郭氏所謂沱也括地志云潛水一名
復水（復當作伏與伏同）今名龍門水源出綿谷縣東龍門大石
穴下元和志云龍門山在利州綿谷縣東北八十二

里潛水所出此即郭氏所謂潛也今成都府灌縣東
有都安故城漢中府沔縣東南有沔陽故城漢壽晉
改曰晉壽其故城在今保寧府昭化縣東南綿谷亦
晉壽地今爲廣元縣
河渠書蜀守冰鑿離碓（音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
都之中（[illegible]） 注引杜預益州記云二江者郫江
流江也（[illegible]）
（[illegible]）揚雄蜀都賦曰兩江珥其前應劭風俗通
曰李冰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左思蜀都賦曰帶
二江之雙流常璩華陽國志曰李冰壅江作堋穿

郫江檢江（即流江）別支流雙過郡下蓋自漢以來皆以
郫江爲沱水流江爲大江水經所敘江水自都安
以至成都者攷其原委皆流江也然流江實非大
江江原縣郫水（江原今崇慶州 應劭曰湔音翦） 近世謂之大皁江者（元和志[illegible]）
（江一名皁江蓋皁音轉爲皁） 則岷江之正流也而班氏以爲首受江
故鄭康成云沱之類郫與郫俱爲沱而流江於是
乎爲大江矣推尋事理李冰所穿之二江一是流
江乃冰所創造一是郫江即禹貢之沱時必淤淺
冰復從而濬之遂并數爲二江茲二江者或稱內
江外江或稱南江北江彼此參錯未知誰是其湔
水不經成都縣界元史河渠志以郫湔爲冰所穿

之二江大謬郫江之爲沱水無疑矣然世皆以灌
縣西南至廣都北岸合流江者爲郫江之起止（今成
都城東南岸有合江亭郫江入流江處也） 則所行不過三百餘里今按漢志
緜虒縣湔水東南至江陽入江（江陽今瀘州） 行千八百九
十里水經注云緜雒二水與湔水合亦謂之郫江
郫江者沱水也既與湔水渾濤則直至瀘州入江
矣安得以五城水口之枝津爲沱水西合大江之
正道哉（水經注云[illegible]廣都北岸南入于江謂之五城水口） 蓋禹治梁州特
紀沱潛潛自廣元至巴縣入江行千餘里沱自灌
縣至瀘州入江行千五百餘里羣流湊集源遙波
濬雖江漢之別而實爲州界兩大川荒度之功不

遺餘力此沱潛所以與岷嶓並志也
蜀中江沱禹迹至李冰而一變其後文翁穿湔洩
以溉繁田則又一小變如五城水口者未必非後
人之所爲及唐末高駢築成都羅城遂從西北作
糜棗堰塞故瀆更鑿新渠導外江繞城西而北（謂郫江）
内江繞城西而南（謂流江）下流仍合於舊渚（見宋元豐成都志舊唐書）
（合江亭記）則又一大變冰之遺迹亦不可復問矣
李冰鑿離堆是一事穿二江又一事水經注云沫
水自蒙山至南安而溷崖水脈漂疾破害舟船歷
代爲患李冰發卒鑿平溷崖通正水路據此則李
冰所鑿當在漢南安界沫水中（南安今嘉定州地）離堆蓋即

道元所謂溷崖者是也說者合兩事而爲一遂謂
離堆在今灌縣西南因穿二江而鑿之此地與沫
水無涉恐非大抵岷山左右其地名多古今舛戾
如羊膊嶺在天彭山北而後世移之於汶山縣天
彭闕在湔氐道徼外而後世移之於導江縣靈關
道屬越巂郡而後世移之於漢嘉郡談禹貢者終
當以古爲是灌縣之離堆亦此類也
漢志蜀郡汶江縣又有江沱在西南東入江近志
以成州玉輪江當之玉輪江即汶水也水出岷山
西玉輪坂下非首受江者不可謂沱漢志所言蓋
即縣虒縣界開明之所鑿郭璞云玉壘作東別之

標者也開明蜀王杜宇之相七國時人始鑿此渠
前古未有也故蜀郡二江沱於郫繁禹貢而汶江
不言禹貢
梁州之潛一而已漢廣漢郡有葭萌縣蜀改曰漢
壽屬梓潼郡故郭璞云西南流至梓潼漢壽縣入
大穴中即樂史所謂三泉故縣南有大寒水西流
至龍門山入大石穴者也晉改漢壽曰晉壽故庾
仲雍云墊江有別江出晉壽縣即潛水（見水經潛水注）太元
中分晉壽置興安縣隋改曰綿谷唐因之故隋志
云綿谷縣有龍門山元和志云潛水出綿谷縣龍
門山明改曰廣元縣故近志縣東北有龍門山潛

水出焉縣名五變其地一也今縣北有龍門洞王
象之輿地紀勝曰龍門洞在綿谷縣北凡爲洞者
三自朝天程入谷十五里有石洞及第二第三洞
有水自第三洞發源貫通兩洞下合嘉陵江（渭按）
此即禹貢之潛水也然廣元舊志云源出縣北一
百三十餘里木寨山流經神宣驛又南二十里經
龍洞口至朝天驛北穿穴而出入嘉陵江與括地
元和志不同意者木寨山乃水自沔陽來之所經
而人誤以爲出歟元和志龍門山在縣東北八十
里今以舊志所言考之木寨山南十餘里爲神宣
驛又南二十里爲龍洞口又南二十里爲朝天驛

去縣八十里恰與龍門之里數相符蓋朝天驛之穴即龍門山之穴也其輿地紀勝所謂自第三洞發源貫通兩洞者即舊志所謂經龍洞口至驛北穿穴而出郭璞所謂入大穴通峒山下西南潛出者也王尚書士禎秦蜀驛程後記云神宣驛即諸葛武侯籌筆驛也龍門閣松栢皆參天潛水亦經閣門棧石邢之有聲甚厲丹州記所云自寬嶺山有石穴高數丈號為龍門者也□山十五里宿朝天鎮潛水入嘉陵江與行六十里登舟出朝天峽自此以下歷昭化劍州蒼溪閬中南部並屬保寧府蓬州南充並屬順慶府合州至巴縣並屬重慶府入大江禹通謂之潛後人稱為西漢水至唐又稱嘉陵江而潛之名遂晦其水出隴西西縣嶓冢山者自為嘉陵江之發源下流與潛水合而潛水實不出於彼也龍門山興有之輿地紀勝二泉驛西二里有龍門洞又大安軍西五里有龍門山廣中府志沔縣西□八十里有龍門洞寧羌州東北百里有龍洞西鄉縣四十里又有龍□山其名雖同而地則異去潛元遠矣

正義引鄭注云梁州之潛蓋漢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謂潛水出隴西嶓冢山誤由班志水經注引鄭說云漢別為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導漢疏通即為西漢水也故書曰沱潛既道此勝前說西漢水之為潛水康成固已知之不待景純也

左思蜀都賦云演以潛沫劉逵注潛水與郭璞同其於沫水則曰水出岷山之西東流過漢嘉南流有高山上合下開水經其中曰沫水水潛行曰演此二水伏流故曰演以潛沫斯言可證潛之為伏流其出龍門石穴與沫水出蒙山下之狀略相似二水原委秩然劉昭於犍為武陽下引蜀都賦注以為潛水從縣南流至漢嘉縣入大穴中大謬

漢志巴郡宕渠縣有潛水西南入灊水經潛水出巴郡宕渠縣又南入于江注云漢水枝分潛出故受其稱今爰有大穴潛水入焉通岡山下西南潛出謂之伏水或以為古之潛水此與郭璞說同下文又引康成之言以為證渭按漢宕渠故城在今順慶府渠縣界鄭元云宕渠水即潛水見江水注出南鄭縣南巴嶺謂之北水東南流逕宕渠縣謂之宕渠水又東南入于漢見沔水注今渠縣之渠江源出夔州府

太平縣東萬頃池自南江通江二縣界西南流至合州入嘉陵江者是也此水本山源不出於漢徧考近志其地亦無所謂大穴通岡山下者且漢志云西南入灊灊即禹貢之潛而此水與之合則是班固原不以此水為禹貢之潛也水經改云入江故酈援郭鄭之說以立注而不知二氏所言主漢壽與宕渠無步移彼入此舛謬殊甚且此水源出巴嶺巴嶺在南鄭縣南百餘里綿亘深遠高聳千尋冬夏積雪不消中包孤雲兩角米倉諸山貫耽曰興元之南路通巴州中有孤雲米倉山行者必三日始達於嶺王子韶所謂孤雲兩角去天一握

也其險且遠如此禹必不以爲貢道潛不在宕渠
無疑矣蔡傳乃據酈注以釋經而爾雅音義見於
孔疏者反置若罔聞何其不知所擇邪
漢志漢中安陽縣有鬵谷水出西南北入漢師古曰鬵音潛其字亦或從水正義曰鄭云安陽之潛尾入漢耳首不於漢
出也今按水經作涔水曰漢水東過魏興安陽縣
南涔水出自旱山北注之鄭說良是潛涔鬵灊古
字或通用而其水之所出則不可以無辨史記索
隱因夏本紀潛作涔遂以安陽之涔水當之蔡傳
亦引漢志以爲言非也安陽魏改置黃金縣宋併
入眞符縣其故城在今洋縣東北一百三十里

項平甫云江漢夾蜀山而行自梁至荆數千里凡
山南谿谷之水皆至江而出山北谿谷之水皆至
漢而出其水衆多不足盡錄故南總爲沱北總爲
潛蓋當時之方言猶今言谿谷云爾後之讀爾雅
者誤以江漢爲沱潛所出之源不知其爲沱潛所
出之路也吳幼清云凡江漢支流或大或小或長
或短皆名沱潛不拘一處渭按項說大謬吳說亦
汗漫總由不知荆梁之沱潛實有其處所遂各爲
異義耳

蔡蒙旅平

傳曰蔡蒙二山名祭山曰旅平言治功畢正義曰地
理志云蒙山在蜀郡青衣縣應劭云順帝改曰漢嘉
縣蔡山不知所在論語云季氏旅於泰山是祭山曰
旅也蘇氏曰蒙山今曰蒙頂渭按今雅州北有青衣
廢縣蒙山在州南
後漢志蜀郡屬國漢嘉縣故青衣陽嘉二年改有
蒙山元和志云蒙山在雅州嚴道縣南十里今每
歲貢茶爲蜀之最嚴道雅州治本秦嚴道縣地西魏分置始陽縣隋改曰嚴道宋廢縣入今爲榮經縣治寰
宇記云始陽山在盧山縣東七里本名蒙山唐天
寶六年敕改始陽山高八十里東道控川歷嚴道
縣橫亘入邛州火井縣界盧山縣本漢青衣縣地西魏爲始陽縣地隋分置盧山縣今作蘆火井廢縣在今邛州東六十三里又云蒙山在名山縣西七十里北連羅

繩山南接嚴道縣山頂全受陽氣其茶芳香茶譜
言山有五嶺出中頂上清峰者所謂蒙頂茶也名山縣本漢青衣縣地西魏分置蒙山郡隋改曰名山以今輿地言之蒙山盤基跨雅邛
盧山名山四州縣之境歷歷可考祝穆方輿勝覽
云禹貢梁州之山四岷嶓蔡蒙西山皆岷北山皆
嶓南山皆蒙也此等顢頇之說但可以欺俗學耳
史記集解引鄭玄曰地理志蔡蒙在漢嘉縣漢嘉
卽青衣今按志有蒙山無蔡山而鄭云然蓋以蔡
蒙爲一山也孔疏云蔡山不知所在而歐陽忞輿
地廣記乃云在雅州嚴道縣葉少蘊則以縣東五
里周公山當之寰宇記云周公山在嚴道縣東南山勢高峻上有龍穴禱多陰雲明一統志

遂大書曰蔡山在雅州東五里又有地名旅平在州東十里禹治水功成旅祭於此今俗呼為落平此皆無稽之言也閻百詩云蔡山班志酈注並闕唐孔穎達司馬貞並言不知所在而宋政和中歐陽忞出曰蔡山在嚴道縣可信乎及徧考隋唐地理志元和志通典寰宇記九域志嚴道無所謂蔡山也忞同時葉少藴傳禹貢復指周公山以當之又可信乎或曰然則蔡山終竟不知邪曰要就禹貢蒙山以求最為近之如太史河不知所在就九河間以求惇物山不知所在就漢武功縣東以求雖不中不遠而必鑿鑿指實恐涉傅會論篤者弗

取矣渭按百詩言最善就蒙山以求其唯峨眉乎左思蜀都賦曰抗峨眉之重阻華陽國志曰犍為南安縣南有峨眉山去縣八十餘里水經注曰平鄉江東逕峨眉山在南安縣界去成都南千里然秋日清澄望見兩山相峙如峨眉焉此山之名亦不見於漢志蓋自周衰蜀不通中國蔡山失傳後人但以其山形名之曰峨眉卒莫有知蔡山之所在者元和志云峨眉大山在嘉州峨眉縣西七里中峨眉山在縣東南二十里峨眉縣在今縣又六十里本漢南安縣地隋復置為平羌縣地隋八置峨眉縣小峨眉山在綏山縣南六里綏山縣在今峨眉縣東隋置宋省入方輿勝覽云大峨山在縣西南一百里中峨山在

縣南二十里一名覆蓬山又名綏山小峨山在縣南三十里一名鋒刃山與中峨大峨相連是為三峨以此當蔡山有可信者三峨眉在蒙山之東禹治梁自東北而西南先蔡後蒙地望相符一也蔡蒙之區禹所治者青衣沫水耳二水自蒙山下合流東經峨眉山下入涐水二也蒙山之東唯峨眉高大與之匹旅平豈獨遺此三也然自漢魏以來未有指此為蔡山者愚何敢執以為然聊附數言以俟來哲而已

漢志青衣縣有蒙山谿大渡水蒙山谿即青衣水大渡水即沫水也水經注青衣水出青衣縣西蒙

山縣故青衣羌國後漢順帝改曰漢嘉三國蜀置漢嘉郡與沫水合沫水出廣柔徼外廣柔故城在今茂州西東南逕旄牛縣北縣即今黎大所又東至越嶲靈道縣出蒙山南靈道縣一名靈關道夫水出蒙山西東南流過漢嘉郡南流衝一高山山上合下開水至其間山即蒙山也按漢靈關道屬越嶲郡未比地當在今蘆山縣西北有靈關縣通典雅州盧山縣有靈山關是也其地當為沫水之所經蓋漢後別置宋書符瑞志云晉咸寧二年黃龍見漢嘉靈關縣隋書志漢嘉郡非越嶲之靈關道也經注誤矣東北與青衣水合華陽國志曰二水於漢嘉青衣縣東合為一川自下亦謂之青衣水又東逕臨邛縣邛水注之水出嚴道邛來山又東逕平鄉謂之平鄉江元和志嚴道縣有平羌水即此又東逕峨眉山又東注于大江昔李冰自蒙山至南安而開崖水脈漂疾破害舟船歷代為患冰發卒鑿平溷崖通正水路開處即冰所穿也按今嘉定州及所領五縣皆漢南安縣地故南安在今夾江縣西縣東南去州八十里以今輿地言之青衣水自蘆山縣北東流入雅州與沫水合沫水自威州徼外東南流經天全六

番招討司西北（司本舊從縣置改曰從陽元爲瑞門宣撫司）又東南經蘆山至雅州東青衣水注之又東經洪雅夾江峨眉至嘉定州會涐水入大江二水本異源酈道元云濛水即大渡水據下流合處言之耳禹導此二水而治功已畢蔡蒙所以旅平也

和夷厎績（釋文和如字又作龢）

傳曰和夷之地致功可藝正義曰和夷平地之名蘇氏曰和夷西南夷名也渭按水經注引鄭說云和夷和上夷所居之地和水即涐水和涐聲相近字從而變地理志云青衣縣禹貢蒙山谿大渡水東南至南安入瀸瀸水出汶江縣徼外南至南安東入江過郡三行三千四十里瀸乃涐字之誤說文涐水出蜀汶江徼外東南入江从水我聲徐鉉音五何切故知瀸當作涐和夷者涐水南之夷也汶江今茂州南安今嘉定州

水經江水東南過犍爲武陽縣（故城在今眉州北新津仁壽井研三縣皆武陽地）青衣水沫水從西南來合而注之此即二水會涐水入江處也酈注云江水自武陽東至彭亡聚曰外水又東南逕南安縣西有熊耳峽連山競險接嶺爭高縣治青衣江會衿帶二水矣縣南有峨眉山有濛水即大渡水也水發蒙溪東南流與涐水合水出徼外逕汶江道呂忱曰涐水出蜀許愼以爲涐水也從水我聲南至南安入大渡水大渡水又東入江也班固謂大渡入涐道元謂涐入大渡然涐水源長當以漢志爲正道元敘涐水甚略自漢志涐誤作瀸而師古曰音哉世遂不知有涐水且不知瀸水之所在徒以其下流與南安之沫水號爲大渡者合而入江因目涐水曰大渡河元和志云黎州西至廓清城一百八十里其城西臨大渡河河西生羌蠻界（黎州本漢沈黎郡旄牛縣地唐置黎州今爲黎大所[illegible]今黎大所東二十里[illegible]是也）又云通望縣北至黎州九十里大渡水經縣北二百步（[illegible]）李膺益州記云羊膊嶺水分二派一南流爲大江

一西南流爲大渡河王應麟地理通釋云大渡河一名羊山江源出鐵豹嶺嶺即岷山羊膊嶺之異名也大渡河即涐水羊膊嶺即汶江徼外之山涐水所出以今輿地言之涐水自茂州徼外南流經黎大所西（舊有黎州所大渡所本朝并爲一曰黎大所附屬雅州）折而東經所南又東經建昌衛越巂衛北（南去衛二百二十里歷鬼皮落野夷界水勢[illegible]）又東經峨眉縣南又東至嘉定州南合青衣沫水又東入大江此水之南蓋即經所謂和夷也禹導和水使入江而其地已厎績矣或曰何以知不在水北曰古者桓有和音故鄭康成破和爲桓晉地道記云梁州自桓水以南爲夷書所謂和夷厎績此說是

也但不當破和爲桓耳方輿勝覽云大渡河於黎州爲南邊要害之地唐時大渡之戍一不守則黎雅邛嘉成都皆擾建隆三年王全斌平蜀以圖來上議者欲因兵威復越嶲藝祖以玉斧畫此河曰外此吾不有也於是爲黎之極邊曩時河道平廣可通漕舟自玉斧畫河之後河之中流忽陷下五六十丈河流至此澎湃如瀑從空而落舂撞號怒波濤洶湧船筏不通名爲噎口殆天設險以限羌蠻也政和末大理通貢有上書乞於大渡河外置城邑以便互市詔問得失知黎州宇文常言太祖觀地圖畫大渡河爲境歷百五十年無恙今若於

河外建城邑開邊隙非中國之福也議遂寢以是知大渡河南當爲禹貢外薄之地唐韋皋拒吐蕃李德裕拒南詔皆扼此水爲險要和夷在大渡河南馬湖江北爲宋祖玉斧畫而棄之者無疑矣（馬湖江即古若水亦瀘水禹貢梁州之黑水也）

和夷鄭云和上夷所居之地是也而讀桓曰和謂和水即桓水則非矣寰宇記云和川路在雅州嚴道縣界西至吐蕃大渡河五日程又云和川水在滎經縣北九十里從羅巖古蠻州東流來晁以道因謂和川即禹貢之和水而曾彥和從之曰自嚴道而西地名和川夷人居之今爲羈縻州者三十

有七則經所謂和夷者也林少穎云今雅州猶有和川鎭即和夷故地渭按新志沫水在天全六番招討司北而和川水在其南源出蠻界一名始陽河東流過碉門爲多功河又東經蘆山縣與沫水合出飛仙關入雅州是和川水乃沫水之別源疑即漢志所謂大渡水者其下流仍爲青衣沫水與涐水合也經文簡嚴如和夷果在雅州界中則蔡蒙旅平足以包之何必更書曰和夷厎績乎和夷固當在涐水之南離蔡蒙自爲一地也寰宇記云大渡河一名沫水在羅目縣南（羅目廢縣在今嘉定州西南九十五里）源出嶲州界來經縣東入龍游縣界（龍游今嘉定州）則又誤以沫

水爲唐之大渡河矣嘗因是思之當時必有以唐之大渡河爲和水者而志家考之不詳以漢志所謂大渡水者當之名曰和川水樂史承其誤相沿至今然和川水出羅巖蠻界歷碉門盧山而東涐水出文江徼外歷通望漢源而東一在雅一在黎在雅者爲漢之大渡水在黎者爲唐之大渡河源委各殊豈可混而爲一邪其鮮水入若水一名州江大度者則又自爲一水而與黎雅之大渡絕不相涉矣

馬融云淮夷二水名晁以道倣其例謂和夷二水名和水今雅州滎經縣北和川水自蠻界羅巖州

東而來逕棠山所謂青衣水而入岷江者也夷水
出巴郡魚復縣東南過很山縣南又東過夷道縣
北東入于江今按夷水在荆域與和川東西相距
千五六百里總撮而書之曰和夷有是理乎蔡傳
云和夷地名嚴道以西有和川有夷道或其地也
夷道漢屬南郡今爲荆州府之宜都縣夷水所經
若嚴道以西之夷道則未有聞也其謬更甚於晁
氏

厥土青黎釋文黎郎力兮反徐力私反[illegible]史記作驪

正義曰王肅云青黑色黎小疏也說本馬融顏氏曰色青而
細疏金氏曰黎細而疏也梁土色青故生物易性疏
故散而不實向聞吏牘謂成都土疏難以築城蓋此
也

孔傳云色青黑而沃壤是以黎爲黑沃壤即金氏
色青故生物易之意張子韶云言色而不言性其
性不一也王明逸云考之經文辨土有因色不一
而不言色者矣未有言色而不言質者也亦未有
而言其色者也此言出遂覺王肅義長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傳曰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正義曰傳
以旣言下中復云三錯舉下中第八爲正上下取一
故雜出第七第九與第八爲三也

曾彥和云梁州山多兗州揚州水多故其賦比他
州爲下等傅同叔云獨言色之青黑而不及其性
則非壤非墳爲土之剛瘠可知矣使其果爲沃壤
如孔氏之說則田宜上品而顧乃止居下上何邪
秦少游云今天下之田稱沃衍者莫如吳越閩蜀
其一畝所出視他州輒數倍彼吳越閩蜀者古揚
州梁州之地也案禹貢二州之田在九州等最爲
下乃今以沃衍稱何哉地狹人衆培糞灌溉之功
至也渭按梁州雖不盡爲沃壤而岷山江水之區
素稱肥美不可謂全是剛瘠山水終古不易而揚
梁之賦近世極其浩繁則禹時賦居下品亦非以

山水多故田昔瘠而今肥賦昔少而今多秦氏謂
地狹人衆培灌功至兩言盡之矣蜀自李冰作都
安之堰以便蓄泄時無荒年故記曰水旱從人不
知饑饉沃野千里世號陸海謂之天府下逮唐宋
利孔日開財賦亞於吳越時有揚一益二之諺而
雍徐之田冀豫之賦反不足稱古今風土之變其
相去懸絕有如此者然此猶就後世論之也吾恐
告成之後數十百年即未必盡與經同孔疏云在
後隨人少多必得更立其等此通人之見未可爲
膠柱鼓瑟者道也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釋文璆音虯徐又居虯反又閒幼反鐵天結反鏤悬豆反

傳曰璆玉名鏤剛鐵疋義曰釋器云璆琳玉也郭璞
云璆琳美玉之別名鏤者可以刻鏤故爲剛鐵曾氏
曰蜀郡卓氏至以鐵冶富擬邦君則梁州之利尤在
鐵故鐵先於銀也鄭氏 近仁 曰漢志犍爲郡朱提縣
山出銀每銀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
流但直一千犍爲正梁州之境其銀獨美於他州故
以爲貢金氏曰砮石磬漢於犍爲水濱得古磬十六
枚蓋其土人所琢也渭按華陽國志云臺登縣山有
砮石禹貢所賦元和志云鐵石山在臺登縣東三十
里有砮石火煉成鐵極剛利山在今建昌衛覔山營
東也

陸氏釋文曰璆韋昭郭璞云紫磨金又引爾雅注
爲證今按釋器云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注
云鏐即紫磨金也鏐與璆不同說文鏐黃金之美
者从金翏聲徐音力幽切讀若劉球玉磬也从玉
求聲或从翏作璆徐音巨鳩切讀若蚪字音義皆
別不知韋郭何以謂璆爲紫磨金豈不從經字而
破璆爲鏐歟抑亦陸氏之誤也然左思蜀都賦云
金沙銀礫暉麗灼爍後漢書云益州金銀之所出
華陽國志云廣漢剛氏道涪水所出有金銀鑛又
云葭萌縣有水通于漢川有金銀鑛民洗取之通
典梓資嘉雅龍五州並貢麩金元和志成都溫江

縣大江梓州通義縣大江蜀州唐興縣鄗江龍州
江油縣涪水瀘州瀘川縣綿水資州盤石縣牛鞞
水並出麩金是金固梁産也又永昌蘭倉水出金
如糠在沙中說者謂金生麗水即其地水經注云
華俗謂上金爲紫磨金夷俗謂上金爲楊邁金則
梁南徼外之夷多出紫磨金市取亦易且此州貢
物凡六唯璆玉不知出何地餘皆有證據古不聞
此州出美玉去于闐又遠頗難得璆或鏐字之訛
亦未可知鏐鐵銀鏤皆金砮磬皆石義似較長也
荆揚貢金銀不限高一梁則獨致其最美者紫磨
之金朱提之銀而已故特表其名曰鏐曰銀

漢書文帝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故鄧氏
錢布天下南齊書益州行事劉悛言蒙山南有古
掘銅坑即漢文帝所賜鄧通銅山也元和志銅山
在雅州榮經縣北三里即文帝賜鄧通鑄錢之所
後以山假卓王孫取千疋今出銅鑛按此地禹跡
之所及而制貢以鐵不以銅蓋當時銅利未開耳
觀此可以識揚不貢錫之故矣
按漢志漢中之沔陽蜀之臨邛犍爲之武陽並有
鐵官則産鐵之多可知後漢志巴郡之宕渠越嶲
之臺登會無亦皆出鐵故蜀中獨行鐵錢凡鐵柔
曰鐵剛曰鏤元和志陵州始建縣東南有鐵山出

鐵諸葛亮取爲兵器其鐵剛利堪充貢焉又邛州臨溪縣東孤石山有鐵鑛大如蒜子燒合之成流支鐵甚剛因置鐵官又涪州涪陵縣東有開池出剛鐵土人以爲文刀此即經所謂鏤也夢溪筆談曰世間所謂鋼鐵者用柔鐵屈盤之乃以生鐵陷其間泥封煉之鍛令相入謂之團鋼亦謂之灌鋼此乃偽鋼耳暫假生鐵以爲堅二三煉則生鐵自熟仍是柔鐵予出使至磁州鍛坊觀煉鐵方識真鋼凡鐵之有鋼者如麵中有筋濯盡柔麪則麪筋乃見煉鋼亦然但取精鐵鍛之百餘火每鍛稱之一鍛一輕至累鍛而斤兩不減則純鋼也雖百煉不耗矣此乃鐵之精純者其色明瑩磨之則黯然青而且黑與常鐵迥異亦有煉之至盡而全無鋼者皆繫地之所產也蓋鏤乃百煉之精鐵鑄爲刀可以刻鏤故別以其用名之猶木之中弓幹者名之曰幹也

鐵石山寰宇記云在定筰縣有砮石定筰與臺登並屬越巂郡蓋一山跨二縣之境又云火燒之成鐵爲劒戟極剛利則與荆之唯中矢鏃者異矣

玉磬特磬也陳於堂上石磬編磬也陳於堂下周官磬師曰擊編磬小胥曰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謂編鐘編磬也左傳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

歌鐘二肆及其鎛磬注云肆列也縣鐘十六爲一肆二肆三十二枚磬亦如之漢禮樂志云成帝時犍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益適符一肆之數故議者以爲善祥此州出磬石又工爲磬乃成器以貢當時亦必以肆計也

熊羆狐貍織皮西傾因桓是來釋文熊音雄羆彼宜反貍力宜反傾窺井反渭按傾漢書作頃

傳曰西傾山名桓水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于潛正義曰地理志云西傾山在隴西臨洮縣南顏氏曰言貢四獸之皮又貢雜罽蘇氏曰以罽者曰織以裘者曰皮曾氏曰地多山林獸之所走熊羆狐貍之皮制之可以爲裘其毳毛可以織之爲罽葉氏曰雍言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則織皮非中國之貢矣熊羆狐貍織皮文當與西傾因桓是來相屬謂此四獸之織皮乃西傾之戎因桓水而來貢也夏氏曰西傾後世所謂強臺山其南桓水出焉一名白水傅氏曰是來云者是指梁州言也吳氏曰熊似豕羆似熊而黃狐類犬而長尾貍則狐之小者西傾山雖屬雍州然山趾必廣西傾之戎蓋在梁州境內此句特爲織皮之貢而言章末乃總言一州貢物達於帝都之道舊注以此句屬下文者非是渭按今陝西洮州衛本漢臨洮縣地唐爲臨潭縣屬洮州括地志云西傾山在臨潭縣西南三百三十六里詳見導山

西傾之戎在山之西南唐爲吐蕃地北連吐谷渾西接党項党項故析支也山海經曰白水出蜀而東南注于江郭璞云色微白濁今在梓潼白水縣從臨洮之西西傾山來經沓中東流過陰平至漢壽縣入潛酈道元云桓水自西傾至葭萌入于西漢即鄭玄之所謂潛水者也

爾雅羆似熊黃白文郭璞曰似熊而長頭高脚猛憨多力能拔樹木關西呼曰貑羆陸璣鳥獸疏云熊能攀緣上高樹見人則顛倒自投地而下冬多入穴而蟄始春而出脂謂之熊白羆有黃羆有赤羆大於熊其脂如熊白而麤理不如熊白美也西京雜記云熊羆毛有綠光長二尺者直百金

孔傳云貢四獸之皮織金罽（紀例反）正義曰與織皮連文必不貢生獸故云貢四獸之皮釋言云氂罽也舍人曰氂謂毛罽也胡人績羊毛作衣孫炎曰毛氂爲罽織毛而言皮者毛附於皮故以皮表毛耳是以織皮爲一物吳幼清云通外國之俗者爲澄言曰織皮者獸皮熟之去毛削令至薄裁令極細如縷以金傳之織而爲布非縫皮爲裘亦非織毳爲褐也此亦順孔而爲之說然經舉四獸之名以其毛文采可觀也若去毛而裁其皮以織爲布則凡獸皆可何獨取於四獸而經舉其名且四獸之皮宜爲裘詩有明徵小雅曰舟人之子熊羆是裘豳風曰取彼狐貍爲公子裘顏蘇曾之說終不可易

西傾山一名強臺山洮水出其東桓水出其南桓水一名白水水經漾水注云白水出臨洮縣西南西傾山水色白濁東南流與黑水合（水出今鞏昌府文縣西南岷山）又東逕洛和城南又東南逕鄧至城南（城在文縣西南鄧至者羌之別種也）又東南逕陰平故城南（城在文縣西北）又東逕偃城北又東北逕橋頭（今文縣城東南有橋頭白水即所謂橋頭也蜀志[illegible]）又東與羌水合自下得其通稱（羌水出羌中參[illegible]又東南至橋頭合白水）又東南逕建陽郡東又東南逕白水縣故城東（故城在今昭化縣西北九十里志云縣有白水鎮即故縣也）又南逕武興城東又東南逕吐費城南即西晉壽之東北也東南流注漢水（西晉壽即葭萌劉備改曰漢壽太康中又曰晉壽水有津關按晉壽故城在今昭化縣界白水至[illegible]）以今輿地言之白水自洮州衛流經文縣平武（縣屬龍安府治）劍州至昭化縣東入西漢水此即禹貢之桓水西傾之戎所因以來者也

魏書吐谷渾傳阿豺田於西彊山觀墊江源問水所經長史曾和曰此水經仇池過晉壽出宕渠號墊江至巴郡入江渭按西彊即西傾墊江源即白水段國沙州記曰墊江水源出強臺山南是也仇池在今鞏昌府成縣西北一百里水經注所敘白

水不經其地近志云白水江即濁水自洮州衛界
東流逕岷州衛又東逕西和縣又南逕成縣與階
州分界又東南逕略陽縣及寧羌州折而西南復
逕階州南爲白龍江去州二百餘里或謂此即西
傾所出之白水今攷水經注濁水亦名白水出濁
城北今成縣有廢下戍亦曰濁水城東流逕武街城南故下辨縣治也
今成縣西一十里有武街故城即武街城復辨見前梁州下又東逕白石縣南白石縣屬武都郡即唐同谷縣今成縣地
又東南與河池水合今徽州本漢河池縣河池水又東南兩當水注
之兩當水即故道水自鳳州入至今略陽西北與漢水合又南逕槃頭郡東而東注於
西漢水長舉廢縣在略陽縣西北一百里後魏置槃頭郡治焉其所出似止在成縣界
不自洮岷下流至略陽而入西漢並無所謂過寧

羌州折而西南逕階州至文縣者既非濁水又非
羌白不知爲何水志家多附會不可盡信如此然
曾和言西疆之水經仇池則清泚有自來矣釋桓
水者當以酈注所敘之白水爲正
漢志蜀郡下云禹貢桓水出蜀山元和志茂州汶川縣本漢廣柔縣志此蜀山在縣
東北六十里西南行羌中入南海水經同今按此別是一水
行羌中入南海不復經中國班氏指爲禹貢之桓
水何其謬也酈道元云岷山西傾俱有桓水此亦
爲班孔作調人耳桓字古有和音莫熹州貨傳注或讀宋開寶中桓音切和鄭
康成讀和夷之和曰桓謂水上即夷所居晉地道
記云梁州之地自桓水以南爲夷書所謂和夷厎

績也依鄭說其所指者當爲漢之戎水唐之大渡
河而謂此水即西傾所因之桓大非鄭既破和爲
桓其於因桓是來則又云桓是隴坂名其道盤桓
旋曲而上故名曰桓支離舛錯殊不可通
鄭云西傾雍州之山也雍戎二野之間人有事於
京師者道當由此州而來朱子亦從其說渭按梁
雖不得其山而山南之戎則在梁域故貢道因桓
爲便非雍人假道於梁也
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釋文渭音謂
傳曰漢上曰沔越沔而北入渭浮東渡河正絕流曰
亂正義曰下傳云泉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水

至漢中東行爲漢水是漢上曰沔也正絕流曰亂釋
水文孫炎云橫渡也渭按地理志渭水出隴西首陽
縣西南鳥鼠同穴山東至船司空入河詳見導渭河
謂西河水經注云西漢即潛水自西漢遡流而屆于
晉壽界阻漾枝津南歷岡穴迤邐而接漢沿此入漾
書所謂浮潛而逾沔矣歷漢川至南鄭縣屬于褒水
遡褒暨于衙嶺之南溪水支灌于斜川水支本作川夾字之誤也屆于
武功而北達于渭水此乃水陸之相關川流之所徑
復不乖禹貢入渭之宗實符尚書亂河之義也水别本作林
蔡所引皆有脫誤謹依原文備錄於此南鄭今爲漢
中府治其故城在縣東北武功故城在鳳翔府郿縣

東四十里渭水之南
沔水一名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東南流至沮
口與漾水合漾於是兼有沔稱故傳云漢上曰沔
凡水有隨地異名者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
水是也有因他水決入而互受通稱者漢上曰沔
是也降(漢志作絳)水出上黨屯留縣東流至魏郡鄴縣清
漳水決入經謂之衡漳亦其例導水之文凡互受
通稱者不志故導河不言漳導漾不言沔此經欲
明浮潛入渭中間所由之路在漾下漢上故特稱
沔以別之
漢志右扶風武功縣下云斜水出衙領山北至郿

入渭褒水亦出衙領至南鄭入沔按衙領山在今
郿縣西南三十里俗呼馬鞍山褒斜本谷名李善
西都賦注引梁州記云萬石城泝漢上七里有褒
谷(萬石城在今漢中府褒城縣東)南口曰褒北口曰斜長四百五十里
(漢書溝洫志[illegible]褒斜道五百餘里[illegible]在胃南五百餘里[illegible]記合[illegible]中北距斜口八九百里是也)
水經注漢水自西樂城北(城在今[illegible]縣東南漢水南岸)又東合褒水
水東北出衙嶺山東南經大石門歷故棧道下谷
又東南逕三交城(城在褒城縣西北以三水之會名)又東南得丙水口
([illegible])又東南歷小石門(門穿山通道六丈有[illegible])
([illegible]按今褒城縣[illegible]北十五里[illegible])又東南歷褒
口(即褒谷之南口北口曰斜所謂北出褒[illegible])又南逕褒縣故城東([illegible]縣也[illegible])

南又南流入于漢渭水自郿縣故城南(城在今郿縣東北十五里渭水之北)又東逕武功縣北斜水自南注之水出縣西南
衙嶺山北歷五丈原東(原在郿縣西三十里渭水南)亦謂之武功水
諸葛亮表云臣遣虎步監孟琰據武功水東是也
以今輿地言之褒谷口在褒城縣北十里斜谷口
在郿縣西南三十里褒水自衙嶺南流經褒城縣
東又南入于漢斜水自衙嶺北流經郿縣東又東
北入于渭褒之流長而斜之流短兩谷高峻中間
褒水所經皆穴山架木而行名曰連雲棧陸贄所
云緣側徑於嶺嵓綴危棧於絕壁者也
酈元云自西漢泝流而至晉壽阻漾枝津南枝津

即郭璞所云水從沔陽縣南流至漢壽寰宇記所
謂三泉故縣南大寒水西流者也歷岡穴迤邐而
接漢岡穴即郭璞所謂峒山括地志所謂龍門山
大石穴者也以今輿地言之浮嘉陵江至廣元縣
北龍門第三洞口舍舟從陸越岡巒而北至第一
洞口出谷乘舟至沔縣南經所謂浮潛而逾沔也
自沔入南鄭縣界抵褒城東歷褒水斜水至郿縣
東北入渭沿流而東歷武功興平盩厔鄠縣咸陽
長安高陵咸寧臨潼渭南華州朝邑至華陰縣之
渭口絕河流而東抵蒲州經所謂入渭而亂河也
自蒲州並東岸而行至榮河縣北泝汾水而上歷

河津稷山絳州太平襄陵至臨汾縣是爲平陽堯之所都此梁州及西傾之貢道也

水經注以褒斜二水爲自沔入渭之道曰歷漢川至南鄭屬於褒水遡褒暨衙嶺之南溪水支灌於斜川届武功而北達於渭水道相貫與經文符合而考諸漢史則猶有可疑者河渠書云武帝時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之言抵蜀從故道（隴西武都郡故道今漢中府鳳縣也）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穀可致而山東從沔無限便於底柱之漕上以爲然拜湯子卬爲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溝洫志同）蘇氏據此以說經曰沔無入渭之道漢人所言褒斜則其道也然褒斜之間絕水百餘里故曰逾于沔蓋禹時通謂褒爲沔也傅同叔爲之辭曰據唐孔氏言越沔陸行而北入渭則是以漢爲即沔自浮潛至沔即舍舟陸行而北入渭也然經言浮于潛逾于沔則是自潛逾沔非謂自沔逾渭也若以逾于沔爲逾于渭則以逾于洛爲逾于河可乎蘇氏求褒斜之道得之矣然亦以漢爲即沔以禹時通謂褒爲沔而說逾

字與穎達無異吾洞覽之經而莫敢信也渭按褒斜之間絕水百餘里則渭不言逾而言入誠有可疑即通謂褒爲沔亦無解於百餘里之阻隔傅同叔云上文既言逾沔可以該下而省文此說亦未當褒斜之間若更有一逾安得以逾沔該之愚竊謂褒斜二水禹時必有相通之道如水經注所云衙嶺之南溪水支灌於斜川者及夏殷之際梁俗變爲蠻夷貢職不修貢道遂廢周武王牧野之師入國雖嘗來會其後巴蜀特險復不與中國通逾沔入渭之道其誰知之嘗觀江河之枝流日久亦多壅塞如夷水首受魚復江戰國時巴楚相攻舟師嘗出此路洎乎隋唐遂成斷港汴水引河爲轉運之通渠宋南渡後廢而不用日就淺澀今水道斷續幾不可問而况深山窮谷之中溪流一線裁得通舟自禹至漢多歷年所豈能長存而不變褒斜二水相通之迹禹時自有漢時自無不得據漢史而疑聖經亦不得據酈注而疑漢史也史記嚴安上書云秦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韋昭曰監御史名祿也其所鑿之渠今名靈渠在廣西桂林府興安縣北五里又西南經靈川縣界合大融水入灕江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曰靈渠在桂之興安縣湘水

於此下融江融江為牂柯下流本南下興安地勢
最高二水遠不相謀秦監祿始作此渠派湘之流
而注之融使北水南合北舟逾嶺其作渠之法於
湘流沙磧中壘石作鏵觜（鏵呼瓜切音華鏊別名俗呼鍤說文作苿云兩刃臿也）銳其
前逆分湘流為兩激之六十里行渠中以入融江
與俱南渠繞興安界深不數尺廣丈餘六十里間
置斗門三十六土人但謂之斗舟入一斗則復閘
斗俟水積漸進故能循崖而上建瓴而下千斛之
舟亦可往來治水巧妙無如靈渠者渭按湘灕之
源同出陽朔山西北流至興安東五里分水嶺上
始分為二水南曰灕北曰湘（湘見前灕相灕二水說）二水遠不相

謀猶褒斜之為衙嶺所隔也自秦時監祿鑿渠引
湘入融轉注于灕而北舟始得逾嶺孟子云激而
行之可使在山眞有其事此法巧妙或傳自上古
禹時褒斜二水相通之道蓋亦是人力所為故不
脩即廢靈渠自秦至唐裁千餘年寶曆初道已崩
壞賴觀察李渤修之餽運復通況褒水通斜之道
自禹至漢垂二千年豈有不壞之理酈元云溪水
支灌於斜川亦想當然耳漢以後必無此道也（壹渠）
（斗門之法今會通亦用之但南狂地勢雖高不如衙嶺之峻其為力較易耳）
或問古今之地勢一也褒斜之水漢時多湍石不
可漕禹時何獨不然曰漢之所漕者穀也禹之所

漕者貢物而已梁州所貢皆金石之類體質雖重
亦豈若珂峩大艑每船載至數百石水稍淺狹即
不能行者哉蓋惟物少而舟輕故山谿無礙急湍
可挽苟有水道則必從之至不得已而舍舟行陸
雖輕約易齎亦必擇其路之最近者如自潛逾沔
中間所歷岡穴不過二十餘里聖人之重民力也
如此惜乎張湯刀筆吏不知經術其子卬亦庸才
不能推尋舊迹而輕用其民以車轉穀百餘里曾
不以為勞且使沔渭之間貢道斷續不明眞千載
恨事
孔疏云帝都在河之東故渡河陸行而還帝都此

從傳謂禹還都白所治故有陸行之說若貢物則
自蒲州陸行以至平陽約三百餘里轉輸之勞人
何以堪按左傳僖十三年晉饑秦輸粟於晉自雍
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正義曰秦都雍雍臨
渭晉都絳絳臨汾渭水從雍而東至華陰入河從
河逆流而北上至河東汾陰乃東入汾逆流東行
而通絳此即堯時雍梁之貢道一水可達焉用陸
行哉

禹貢錐指卷第九

德清胡渭學

黑水西河惟雍州（雍於用反）

傳曰西距黑水東據河龍門之河在冀州西正義曰河在雍州之東而謂之西河者以冀州西界故王制云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是河相對而為東西也渭按黑水水經注云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括地志云源出伊州伊吾縣北百二十里南流絕三危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四十里二說未知孰是通典云孔鄭通儒莫知其所或是年代久遠遂至堙涸無以詳焉辯見導水河經龍門而南至于華陰為西河左傳昭十三年晉叔魚謂季孫曰將為子除館於西河禮記子夏退而老於西河之上史記魏武侯浮西河而下封吳起為西河守皆此水也

爾雅河西曰雝州注云自西河至黑水疏引李巡云兼得梁州之地周禮正西曰雍州疏云周之雍豫於禹貢兼梁州之地按梁併於雍說本漢志然雍州西北二邊世有戎狄之患自夏桀時畎夷入居邠岐之閒成湯既興伐而攘之及殷室中衰諸夷皆叛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言武丁能繼湯之烈也及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周古公踰梁山而避於岐下及太丁之時季歷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文王為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遂攘戎翟而戍之莫不賓服厲王無道戎狄寇掠乃入犬丘殺秦仲之族宣王承厲王之後玁狁孔熾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雍州之域為戎翟所侵陵如此則其疆埸未必能悉如禹貢又禹貢梁州之山水無一入職方者故杜氏言梁州當夏殷之閒為蠻夷之國蓋即牧誓所稱庸蜀盧彭等是也雍之併梁亦虛名耳今据周禮言之正東曰青州其南則有揚其北則有幽而西則不然曰雍州以正西其西北西南兩隅皆缺焉然則梁地為羈縻之國固不待言而雍之西境如西傾積石豬野流沙三危黑水之區皆沒於戎翟禹貢之舊疆不可復問矣爾雅曰雝州以河西則華山以南不在界中可知其西北亦當虧損殷周之雍實小於禹貢或因併梁之說而反以為大此耳食之學未可與道古也

雍州為輿區神皋后稷始封於邰（音台）公劉處豳（又作邠）太王徙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及扈崇密須之封皆在焉春秋時可考者虢（文王弟所封曰西虢）周召畢豐鄭（初封棫林之地漢為郿縣屬京兆今鳳翔府是）秦芮梁崇密驪戎白狄晉（西垂是）凡十四國戰國時屬秦而魏趙亦兼得其地秦并天下置

內史上郡北地九原隴西雲中西南境唐榆林郡是漢以其地
之西偏置涼州領郡十而三輔則領於司隸後漢
並因之魏分置秦州晉又分置雍州領郡國七
武威秦州領郡六唐爲京畿之京兆府華陰華馮翊同扶風
岐新平邠等郡關內道之汧陽隴安定涇彭原寧安化
慶平涼原靈武靈五原鹽寧朔宥洛交鄜中部坊延安
延咸寧丹上郡綏銀川銀新秦麟朔方夏九原豐榆林
勝安北大都護府分豐勝二州界置等郡隴右道之天水秦隴西渭金
城蘭會寧會安鄉河臨洮洮和政岷寧塞廓西平鄯武
威涼張掖甘酒泉肅晉昌瓜燉煌沙伊吾伊交河西北
庭北庭都護府安西都護府等郡按以上通典所列伊吾交

河北庭安西自古爲戎狄不在禹貢九州之限又
河湟之間吐谷渾故地未嘗爲郡縣故不入雍域
以今輿地言之陝西臨洮平涼慶陽延安鳳翔五
府其西安府則唯商州洛南山陽鎮安商南鞏昌
府則唯鳳縣兩當徽州成縣階州文縣爲梁域餘
皆屬雍又榆林衛寧夏衛寧夏中衛及靖遠岷州
洮州三衛行都司所領甘州莊浪等諸衛所其在
化外者南至西傾積石西踰三危北抵沙漠皆古
雍州域也
黑水今不可得詳據括地志言出伊吾南流絕三
危山則當自燉煌北大磧外流入郡界南經白龍

堆東三危山西又南經吐谷渾界中又南經吐蕃
界中繞出河源之外而入于南海梁州之黑水別
是一川非爲雍西界者也說見導水
西河東與冀分界自今榆林衛故勝州東北折而
南且西經府谷神木又西南經葭州吳堡又南經
綏德清澗延川延長又東南經宜川並屬延安府又南經
韓城郃陽朝邑以至于華陰並屬西安府與豫接界河行
凡一千七百餘里
雍之南界自華陰太華山以西爲華州渭南藍田
鄠縣盩厔並屬西安府郿縣寶雞並屬鳳翔府皆以南山與梁分
界又西爲鳳縣有大散嶺又西爲徽州有鐵山木

皮嶺又西爲成縣有鷲峽羊頭峽龍門戍並屬鞏昌府又
西爲岷州衛又西爲洮州衛有西傾山皆與梁分
界處也詳見梁州自西傾又西歷吐谷渾南至大積石自
積石又西歷吐谷渾南党項白蘭之北至于黑水
吐谷渾本遼東鮮卑種也東晉初徙居枹罕宋景
平中其子孫有阿豺者升西彊山觀墊江源則其
地南至西傾矣又數傳爲夸呂始自號可汗治伏
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據有甘松之南洮水之西
南極於白蘭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千餘里党項
羌在古析支之地漢時燒當羌亦嘗居之白蘭者
羌之別種也其地皆與吐谷渾接吐谷渾在河湟

之間即先零境當諸羌故地積石在其西南南枕賜支河曲禹導河自此始則湟水之南積石之北西傾之西其爲雍州之域無疑矣

雍之北界經無可見約略言之自今塞外東受降城之西與冀分界（元和志云東受降城在勝州榆林縣東北八里）又西四百里爲中受降城（元和志云[illegible]）又西四百餘里爲西受降城（元和志云在豐州西北八十里）唐景龍二年張仁愿所築南直今榆林衛黃河經三城之南謂之北河河北有陰山爲華夷大限侯應曰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是也又西爲高闕山戰國時趙築長城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及秦始皇斥逐匈奴城河上爲塞又使蒙恬度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是也其地又有光祿塞雞鹿塞漢受降城皆雲中五原二郡境也又西爲河西四郡之北鄙漢太初中收匈奴休屠渾邪王地置武威張掖酒泉敦煌以通西域隔絕羌胡往來武威姑臧縣北三百里有白亭軍元和志云在馬城河東岸天寶十年哥舒翰置因白亭海爲名也張掖東北一千五百餘里有地曰居延元狩二年霍去病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太初三年使路博德築居延澤上今甘州衛塞外居延故城是也亦曰居延塞元爲亦集乃路地理志云在甘州北一千五百里城

東北有大澤西北俱接沙磧乃漢居延故城明洪武初馮勝拔肅州進至掃林山亦集乃路是也合黎山在張掖縣西北二百里弱水由此東北入居延澤遮虜障在肅州酒泉縣北二百四十里李陵與單于戰處敦煌即今廢沙州衛北抵大磧磧外即古伊吾盧地唐置伊州今爲廢哈密衛也自雲中至敦煌六郡皆古雍州之域後爲戎翟所據至秦漢始收復者其北皆臨大磧大磧即沙幕（[illegible]）東西數千里南北遠者千里無水草不可駐牧雖禽獸亦不能居之

通典曰梁州境宇雖遐遠而雜以夷獠中夏唯冀州最大渭按九州雍爲大冀梁次之雍東西相距約三千七百餘里南北相距約二千五百餘里四隅無大空缺禹導山水所行無外國地河自積石入雍域爲中國河禹導河自此沿流而下直至于龍門則金城朔方之河必不在戎翟界中可知也杜氏誤以龍支之積石爲禹貢之積石遂謂河湟之間自古爲羌戎非中國所有雍西南境斥地廣二千里輪千餘里矣故語大不數雍云

弱水既西

傳曰導之西流至于合黎正義曰諸水言既道此言既西由地勢導之使西流也鄭云衆水皆東此水獨

西故記其西下也程氏曰弱水初必壅遏而東既導之西則逆者順矣渭按地理志張掖删丹縣桑欽以爲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今陝西行都司之山丹衛故删丹縣也詳見導水

傳同叔云橫流之時弱水亦東侵而被於河河不安而涇亦受其患禹導之使西以復其故道則河西無氾濫之水河安而涇亦安矣渭按弱水在大河之西其地雖遠而氾濫特甚雍州之患無急於此者故禹先治之河大矣弱水之去來不足爲重輕其爲災亦止河西耳涇水更不相及不可以既字連下爲義

涇屬渭汭（釋文屬音燭徐之欲反汭本又作内如銳反）

傳曰屬逮也水北曰汭言治涇水入于渭正義曰屬謂相連屬故訓爲逮逮及也言水相及毛詩傳云汭水涯也鄭云汭之言内也蓋以人皆南面望水則北爲汭也且涇水南入渭而名爲渭汭知水北曰汭言治涇水使之入渭亦是從故道也地理志云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开頭山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行千六十里渭按涇陽故城在今陝西平凉府平凉縣西南开頭山在縣西一百里陽陵故城在今西安府高陵縣西南三十里說文汭水相入也左傳閔公二年虢公敗犬戎于渭汭杜預曰水之隈曲曰汭

周禮雍州其川涇汭詩大雅曰淠彼涇舟烝徒楫之鄭風曰涇以渭濁湜湜其沚皆禹貢之涇水也水經無涇水之目渭水篇中於入渭處僅附見一語而寰宇記原州平高縣筓頭山一名崆峒山下引水經注云蓋大隴山之異名莊子謂黃帝學道於廣成子蓋在此山百泉縣涇水下引水經涇水出安定涇陽縣高山注云山海經曰高山涇水出焉東流注于渭入關謂之入水彈箏峽下引水經注云涇水逕都盧山山路之内常有如彈箏之聲行者聞之鼓舞而去又云絃歌之山峽口水流風吹滴崖響如彈箏之韻因名涇州靈臺縣蒲川下

引水經注云蒲川水出南山蒲谷東北合細川水又東北合且氏川水邠州宜祿縣芮水下引水經注云汭水又東逕宜祿川俗謂之宜祿川水芹川下引水經注云出羅山縣千子山山一名千子嶺東流逕宜祿縣北真寧縣大陵水下引水經注云大陵小陵水出巡和南殊川西南逕寧陽城故幽詩云夾其皇澗陵水即皇澗也乾州永壽縣高泉下引水經注云甘泉即高泉山也耀州雲陽縣涇水下引水經注云涇水東流歷峽謂之涇峽五龍谷泉下引水經注云五龍水出雲陽宮西南雍州醴泉縣谷口城下引水經注云九嵕山東仲山西

謂之谷口即寒門也此皆言涇水而今本無之是水經元有涇水篇宋初尚存後乃亡之耳今據通典元和志寰宇記長安志及近世州縣志所載以補水經之闕涇水出平涼府平涼縣西笄頭山縣府西本漢涇陽縣笄頭山在崆峒山西亦作雞頭史記黃帝西至于崆峒登雞頭之山是也又作雞頭秦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是也元和志原州平高縣笄頭山一名崆峒山在縣西一百里又百泉縣西至州九十里涇水源出縣西南界今地理志涇陽縣笄頭山中涇水所出淮南子云笄頭山一名薄落之山故涇水亦曰薄落水又李吉甫云都盧山山路之中常如彈箏之聲故行旅因謂之彈箏峽按百泉本漢朝那及烏氏陽二縣地今爲平涼縣地故山入其界平高即今固原州元和志言笄頭山在平高縣西一百里誤也平高當作平涼東南流逕其縣南又東南逕華亭縣東北華亭在州南十里本華亭縣地又東逕涇州南州理在州東一百五十里本漢安定縣唐爲保定縣涇州治元和志涇水在縣東又東逕長武縣北汭水入焉長武在州西北八十里本漢鶉觚縣地唐宜祿縣汭水源出鄜州隴州西四十里弦蒲藪東流過長武縣南而東注于涇汭一作芮

又東南逕邠州北邠州在西安府西北一百五十里本漢漆縣唐爲邠州治新平縣元和志新平縣涇水在西北自州城縣界流入又東南逕淳化縣西淳化在州東南一百四十里本漢雲陽縣地宋淳化中置西南二十五里又南逕永壽縣東永壽在州東南九十里本漢漆縣地元和志涇水自新平縣界流入縣志涇水在縣東五十里又南逕醴泉縣東醴泉在府西北一百二十里本漢谷口縣九嵕山在縣東北五十里長安志云醴泉縣在九嵕山東仲山西當涇水出谷之處故謂之谷口今縣東四十里谷口城是又東南逕涇陽縣南涇陽在府北七十里本漢池陽縣地苻秦置涇陽縣元和志云苻秦置今縣東南涇陽故城是也後移今治也陽故城在今縣西北二里後周廢入涇陽縣長安志云秦令水工鄭國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以溉田渠成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名曰鄭國渠至武帝元鼎六年兒寬爲左內史奏請穿六輔渠以益溉鄭國傍高卬之田後十六歲太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臿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言此兩渠饒也師古曰仲山即今九嵕之東仲山也瓠口即谷口亦稱瓠中北山即截嶭諸山也涇水在今涇陽縣南七里左傳成十三年晉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晉師濟涇及侯麗而還襄十四年晉帥諸侯之師伐秦至涇不濟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即此水也仲山在縣西北七十里東北接嵯峨山所謂中山今谷西南里九嵕山西水經註中谷水也谷亦俗謂之東谷口又稱谷口二十餘里即封禪書所謂寒門谷口也秦之遺跡唐白渠何與相度等言鄭渠首仲山而東鑿斷四其尾三下餘里西南山足岸壁頹壞壅已久度其制置之始涇水與渠平入渠口暨年代寖遠所以陵岸水勢漸下與渠口相懸水不能至唐之歲高陵雲陽三原六縣田二千八百五十餘頃宜增堰以固護之自是以後三白渠不可與復元和志云太白渠在雲陽縣東北十里中白渠在縣東又入高陵縣界南白渠首受中白渠東南流入高陵縣界鄭渠下流之又東南逕高陵縣西南入于渭水縣西南至縣入渭

汭之言內其字或作內河內曰冀州州在河北也漢中郡亦在漢水之北閟宮詩云渭汭汭字解有作水北者有作水之隈曲者有作水曲流者有作水中州者總不若說文汭水相入也於此處爲確

解左氏一書莊四年曰漢汭閔二年曰渭汭宣八年曰滑汭昭元年曰雒汭四年曰夏汭五年曰羅汭二十四年曰豫章之汭二十七年曰沙汭定四年曰淮汭哀十五年曰桐汭水名下繫以汭者衆矣又何疑於禹貢渭按汭水相入與水之隈曲曰汭二義適相成而不相悖蓋兩水相入其水會襟帶處必有隈曲詩大雅芮鞫之即芮即職方涇汭之汭水名也漢志扶風汧縣下云芮水出西北東入涇詩芮阸雍州川也師古曰阸讀與鞫同余因此悟水北曰汭之義蓋涇水東南流至邠州長武縣東芮水自平涼府靈臺縣界流經縣南而東注

于涇公劉所居故豳城正在二水相會內曲之處
及其後人衆而地不能容則又營其外曲以居之
故曰止旅廼密芮鞫之即鄭箋曰水之內曰隩水
之外曰鞫外即南內即北也推之洛汭亦然名詁
太保以庶殷攻位于洛汭傳云洛水北今河南城
也漢河南縣即周之王城東去鞏縣之什谷尚百
有餘里召公治都邑之位豈逼側洛水入河之口
乎知洛汭則知渭汭矣或曰雍州有二渭汭從孔
義則凡渭北之地皆為渭汭此渭汭當為漢高陵
縣地後渭汭當為漢褱德縣地(今朝邑)同一渭汭而前
後所指各別經豈支離若是耶曰地異而其為渭
汭則同高陵者涇渭二水之會也褱德者河渭二
水之會也均為水北均為水相入均為水之隈曲

渭汭兼地而言不專指水口也

易氏曰洛入河處謂之洛汭渭入河處謂之渭汭
涇至雲陽而入渭又至華陰之永豐倉而入河此
二百八十里間涇與渭相連故曰涇屬渭汭吳幼
清取之今按詩邶風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傳云涇
渭相入而清濁異故辛氏三秦記附會其辭曰涇
渭合流三百里清濁不雜此山齋之說所自出也
然詩人之意亦謂涇水得渭而形其濁耳毛傳云
相入正所謂水相入者專指渭汭而言未必如辛
氏所云也蓋自先儒有濟與河亂南出還清之說
世因謂涇渭亦然又專指渭口為渭汭故復作是
解草廬舍舊而從新好異之過也

蔡傳云涇渭汭三水名屬連屬也涇水連屬渭汭
二水也黄東發非之曰古說涇入于渭水之內而
漆沮既從灃水攸同皆主渭言之文意俱協若以
汭為一水而入涇則涇屬渭汭者是涇既入渭汭
又入涇下文漆沮之從灃水之同孰從孰同耶職
方氏其川涇汭易氏解云汭非禹貢之汭禹貢言
汭皆水內此川名郝季友亦曰涇水先會汭水後
入渭水則經當言涇屬汭渭不當先渭而後汭況
下文即有渭汭字不可異說一言破的蔡說可以
永廢矣

漆沮既從(釋文沮七余反)

傳曰漆沮之水已從入渭顏氏曰漆沮即馮翊之洛
水吳氏曰從如恒衛既從之從(渭)按地理志沮水出
北地直路縣西東入洛洛水至馮翊褱(懷同)德縣東南
入渭直路縣自後漢已廢其故城在今延安府鄜州
中部縣西北二百里褱德今西安府同州之朝邑縣
也縣西南四十三里有懷德故城水經注云渭水東
過華陰縣北洛水入焉闞駰以為漆沮之水華陰縣
北即懷德縣南也

導渭傳云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正義云地理志漆水出扶風漆縣依十三州記漆水出岐山東入渭則與漆沮不同矣此云會于涇又東過漆沮是漆沮在涇水之東故孔以爲洛水一名漆沮水經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入洛又曰鄭渠在太上皇陵東南濁水入焉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其水東流注於洛水志云在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以水土驗之與毛詩古公自土沮漆者別也彼漆即扶風漆水彼沮則未聞渭按此說是也本疏引扶風漆水蓋未定之論失於刊正耳

水經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祋丁外反祤音詡縣北東入于洛今延安府宜君縣西安府之耀州及同官縣皆唐祋祤縣地注云沮水自直路縣東南逕燋石山東南流歷檀臺川俗謂之檀臺水屈而夾山西流又西南逕宜君川世又謂之宜君水在今鄜州宜君縣界縣北去鄜州二百十里又得黃嶔水口水西北出雲陽谷東南流注宜君水雲陽今淳化縣東南流逕祋祤縣故城西城在今耀州東一里又南合銅官水水出東北而西南逕銅官川謂之銅官水又西南逕祋祤縣川大蓋即寰宇記所謂漆水也唐書神龍元年同官縣水溢漂居民五百餘家太和二年同官暴水漂没二百餘家又南出土門山西復謂之沮水山在今耀州東南四里又東南歷土門南原下東逕懷德城南城在今富平縣西南北朝邑之懷德故城也又東逕漢太上皇陵北元和志漢太上皇陵在櫟陽縣東北二十五里今爲臨潼縣地而東注鄭渠又東濁水注焉水上承雲陽縣東大黑泉東南流謂之濁谷水又東南出鄭渠又東逕太上陵南北屈與沮水合分爲二水

一水東南出即濁水也至白渠與澤泉合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水春本作柒古漆字也渠東水自鄭渠合沮水又直絕白渠小子白渠合焉故蜀水得漆沮之名絕白渠東逕萬年縣故城北爲櫟陽渠萬年故城即櫟陽故城在今臨潼縣東北七十里又南屈更名石川水括地志云沮水一名石川水源出富平縣東南入櫟陽蓋即此與蜀水合流者也又西南逕郭獲城西與白渠枝渠合又南入于渭水今蜀水至一原縣界難絕白渠亦不入富平縣境縣所得以名者唯石川水而已其一水東出即沮水也東與澤泉合水出沮東澤中與沮水隔原相去十五里東流逕懷德城北東南注鄭渠合沮水長安志云澤多泉在富平縣西十三里東南入沮水出此水也然志謂之是大入可也奠西北皆山麓沮循鄭渠東逕當道城南城在今富平縣東北又東逕蓮勺縣故城北蓮勺縣故城在今渭南縣東北又東逕[illegible]武故城北又東逕粟邑縣故城北今白水縣界有粟邑故城又東北注於洛水今白水縣

渭按酈元以濁水爲漆水宋人則以銅官川水來合沮水者爲漆水近志皆承其說云沮水出中部縣西北子午嶺中部在延安府鄜州南一百四十里本漢馮翊翟道縣地秦改置中部縣直路故城在焉坊州寰宇記云沮水自坊州昇平縣北子午嶺出俗號子午水下合榆谷慈馬等川遂爲沮水昇平縣在今宜君縣西北三十五里沮水所出世予午山在中部縣北亦曰子午嶺原水出焉横亘慶陽延安二府之間其南麓抵縣界或云即橋山也東南流逕宜君縣東北又東南逕同官縣西同官在今耀州北七十里又南逕耀州西而東會漆水耀州在西安府北少東一百六十里本漢祋祤縣漆水出同官縣東北西南流至縣城東北注于銅官水又西南至州南與沮水合寰宇記云漆水源出同官縣東北長安志云漆水經華原縣界十五里南流合沮水入富平縣界俗名石川水同官志云漆水在縣東北九十里源出北高山以其色多黑故名西南流合銅官川水經耀州城西循西乳山東

會本水漆水于同官縣西南流入焉澤尹銅水入焉又南經五重山由乳山與沮水合華原有門言至同官縣見一大章水清出三面皆青石山如礬子水流出東與同其桃人口東華所謂自同官縣界來者沮水又東南逕富平縣西南合鄭渠故瀆水又復東入焉又東南逕白水縣南而東注于洛白水縣在同州西北一百一十里白水即是水今其水不至縣南之水乃烏川之下流耳然漆水原委宋人始言之他無所考據也

禹貢豫有洛而雍無洛洛水之名其昉于殷周之際乎周禮雍州之浸曰渭洛詩小雅曰瞻彼洛矣維水泱泱毛傳云洛宗周溉浸水也周語幽王時三川震韋昭云涇渭洛也史記周本紀西伯獻洛西之地於紂晉世家文公攘戎翟居於河西圁洛之間魏世家築長城自鄭濱洛以東有上郡漢志

洛水出北地歸德縣北蠻夷中入河山海經曰白於之山洛水出于其陽而東流注于渭元和志云白於山一名女郎山在洛源縣北三十里按歸德廢縣在今慶陽府安化縣東北隋改曰洛源五代時廢寰宇記云廢洛源縣在慶州東北二百七十里白於山又在其北也慶陽府志白于山在合水縣北二百里水經無洛水之目唯沮水渭水注中各一見然寰宇記慶州安化縣尉李下引水經注云尉李城亦曰不窋城白馬水下引水經注云洛川南逕尉李城東北合馬嶺水號白馬水華池縣子午山舊名翟道山一謂雞山引水經云有烏雞水出焉西北注于洛水樂

蟠縣有水出縣西北引水經注云與青山水合寧州安定縣洛水下引水經一名馬嶺川水注云洛水又南逕栒邑故城北與新陽川水合珊瑚谷水下引水經云珊瑚水東南至栒邑入洛襄樂縣大延水下引水經注云大延小延水出油水南延溪西南流逕襄樂縣南於延城西二水合流油水下引水經云與追語川水並出東翟道山鄜州洛交縣白水下引水經云白水源出分水嶺三川縣葦谷水下引水經注云自葦谷東南流入三川黃原水下引水經注云砂羅谷水南流逕黃原祠東合葦川坊州中部縣石堂山下引水經注云猪水西

出翟道縣西石堂山本名翟道山穆天子傳曰癸酉天子命駕八駿之駟造父為御南征朔野逕絕翟道升于太行翟道即縣西之石堂山也郭璞以為隴右狄道非也淺石川下引水經云淺石川水出翟道山香川水下引水經注云香川水出中部縣北香山在縣西南三十七里自宜君縣界來南香水在縣南三十五里出遺谷泥水下引水經云泥水出翟道縣泥谷蒲水下引水經注云蒲谷水源出中部縣蒲谷原丹州宜川縣丹陽川下引水經云蒲川水自鄜州洛川縣流入丹陽川延州膚施縣清水下引水經注云清水出上郡北流至老

人谷俗謂老人谷水又東逕高奴縣合豐水同州馮翊縣商原下引水經注云洛水南逕商原西俗謂許原也沙阜下引水經注云洛水東逕沙阜北其阜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俗名之曰沙苑澄城縣新城下引水經注云雲門谷水源出澄城縣界朝邑縣朝坂下引水經注云洛水東南歷彊梁原俗所謂朝坂此皆言洛水而今本無之是水經元有洛水篇宋初尚存後乃亡之耳今據通典元和志寰宇記長安志及近世州縣志所載以補水經之闕洛水出安化縣東北白於山安化慶陽府治本漢郁郅縣屬北地郡今縣治即其故城南流逕廢洛源縣府志云在廢華池縣北百七十里即洛水之源又東逕

保安縣西南保安在延安府西北一百八十里本唐永康鎮宋置保安軍又東南逕安塞縣西安塞在府西北四十里本漢高奴縣地又南逕甘泉縣西甘泉在府西南九十里本漢雕陰縣寰宇記云高水逕雕陰縣東望山今縣南二十里雕陰山是也又東南逕鄜州東鄜州在府南一百八十里本漢雕陰縣地唐為鄜城縣鄜州治又南為三川水在州南六十里慶陽之華池水黑水與此會因名三川之洛交水又南逕洛川縣西南洛川在州東七十里本漢鄜縣地又南逕中部縣東北縣志云縣東十里有古川口即沮漆交會處亦曰龍首川謂此不過沮水之枝流至坊州世下流經黃陵不由高平入洛則此逕為二水交會之川耳又南逕宜君縣東又東南逕白水縣東與沮水合沮水舊謂鄜州東至此入洛今自當平界已絕又東南逕澄城縣西與蒲城縣分水澄城在同州北一百里本漢徵縣寰宇記云武帝用嚴熊言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以井萬餘頃故惡地穿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商顏即今同州北三十五里之商原也蒲城在華州北少西一百二十里本漢重泉縣唐奉先縣本白水縣東五十里又南逕同州西南同州在西安府東北二百八十里本漢[illegible]又東逕沙阜北寰宇記云沙苑一名沙阜在馮翊縣南十二里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又東南逕朝邑縣西之朝坂即許原元和志云朝邑縣以北據朝坂為名又南自趙渡鎮歷華陰縣西北葫蘆灘入渭水經注云渭水至華陰縣北洛水入焉闞駰以為漆沮之水是也明成化中洛水改流而東過鎮南徑趨於河不復至華陰入渭矣漢志懷德下云洛入河懷德下云入渭又[illegible]故有洛入河者以二水合流渭所可稱洛耳或疑為時洛川本入河其後改流入渭明成化中乃復故非也然當文叔五今為入河歲則存水道改更則似不如千成化書考

詩大雅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傳云沮水漆水也周頌猗與漆沮潛有多魚傳云漆沮岐周二水也此皆謂扶風之漆沮而林少穎以猗與漆沮釋漆沮既從恐非小雅瞻彼洛矣傳以為宗周溉浸之水亦不言洛即漆沮謂漆沮亦曰洛水實自安國書

傳始而闞駰酈道元從之孔穎達復援以釋詩於是洛與漆沮合而為一水矣其濁水上承雲陽大黑泉名漆沮水者乃土俗之稱而洛水之為漆沮則先儒皆以為然故顏師古注漢書亦用其說然直路之沮自櫟陽縣界合濁水分為二水一循鄭渠而東注洛其間二百餘里實鄭國之所鑿漢志云洱入洛亦據既有鄭渠後言之耳自鄭渠一廢而濁水絕於三原沮水不抵富平可見此水在古時元合濁水至櫟陽入渭而不與洛通也程大昌雍錄謂禹貢漆沮惟富平石川河正當其地確不

可易

扶風有二漆水而沮則無聞漢志漆縣下云水在縣西不言其所出入水經云出杜陽縣俞山東北入于渭(杜陽今爲麟遊縣)說文云出杜陽岐山東入渭闞駰云出漆縣西北岐山東入渭酈道元云周太王去邠度漆踰梁山止岐下故詩曰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又曰率西水滸至于岐下此一漆也闞駰云有水出杜陽縣岐山北漆溪謂之漆渠西南流注岐水酈道元云杜水出杜陽山東南流合漆水水出杜陽之漆谿謂之漆渠南流合岐水至美陽縣注于雍水(美陽今爲岐山扶風二縣地)隋志扶風普潤縣有漆水(括地志同普潤故城在今麟遊縣西一百十里)此又一漆也元和志云漆水在新平縣西九里(秦漆縣唐爲新平縣今邠州是)北流注于涇今麟遊縣東南亦有漆水與此異寰宇記云按注水經曰漆水自宜祿界來又東過漆縣北(今本水經注無此文元和志云宜祿縣東至邠州八十一里今長武縣是)即今邠州所治也今縣西九里有白土川東北流經白土原東陳陽原西又東北注涇水恐是漢之漆水但古今異名耳麟遊之漆水南流與杜陽水合非漢之漆水也渭按涇水今自邠州北東南流入永壽縣界漆水東北流必注於涇言入渭者非漆縣之漆注涇以入渭普潤之漆合杜岐雍以入渭皆在涇水之西其不得爲禹貢之漆也明矣二漆

中必有一沮在麟遊之漆當是沮水土俗音訛以沮爲漆耳

灃水攸同(釋文灃芳弓反)

傳曰灃水所同同之於渭正義曰渭發源遠以渭爲主上云涇屬渭是矣漆沮既從已從於渭灃水所同亦同於渭以渭爲主故也地理志灃水出扶風鄠縣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渭按鄠縣今屬陝西西安府其故城在今縣北二里上林苑在今長安縣西南灃水至咸陽縣西南入渭詩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言同於渭也

灃一作豐又作酆漢志扶風鄠縣古國有扈谷亭扈夏啓所伐酆水出東南又有潏水皆北過上林苑入渭水經無灃水之目其附見渭水篇中者曰渭水自槐里縣故城南(槐里今爲興平縣在西安府西少北百里)又東合甘水(水出南山甘谷北流逕鄠縣合勞水入渭甘亭云大戰于甘即此地)又東豐水從南來注之地說云渭水與豐水會于短陰山內水會無他高山異巒所有唯原阜石激而已漢書音義張揖曰酆水出鄠縣南山酆谷北入渭長安志豐水出長安縣西南五十五里終南山豐谷其源闊一十五步其下闊六十步水深三尺自鄠縣界來終縣界由馬坊村入咸陽合渭水(咸陽縣在西安府西北五十里)昔文王作豐武王治鎬詩詠其事鄭康成云豐在豐水之西鎬

在豐水之東相去蓋二十五里也
相如上林賦曰終始灞滻出入涇渭酆鎬潦潏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李善注引關中記云涇渭灞滻酆鎬潦潏凡八川也按八川唯涇在渭北餘皆在渭南出南山谷中北入渭灃水禹功之所及獨著於經餘詳見導渭
蘇傳云從如少之從長渭大而漆沮小故言從涇渭相若故言同林少穎以為曰屬曰從曰同但變其文耳無異義也
雍州先涇次漆沮次灃禹治水之序也導渭先灃次涇次漆沮渭納水之序也
林少穎云雍州之地東距龍門之河當夫河流泛濫未折而東雍州亦被其害及禹既載壺口治梁及岐二山在孟門龍門之間實河之所經河自此順流而東則治河之功既見於冀州矣故經序此州治水之迹唯弱水既西渭合衆水以歸於河則其功畢矣自荊岐既旅而下遂言乎地川澤皆已有成績也

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惇按惇史記作敦）

傳曰已旅祭言治功畢此荊在岐東非荊州之荊終南惇物鳥鼠三山名正義曰治水從下自東而西先

荊後岐荊在岐東也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荊山在馮翊懷德縣南三山空舉山名不言治意蒙上既旅之文也地理志云扶風武功縣有太一山古文以為終南垂山古文以為惇物皆在縣東渭按荊岐鳥鼠並詳見導山鳥鼠山在今陝西臨洮府渭源縣西渭水出焉上文言入渭者唯三水而禹之所治不盡於此也故於渭北舉荊岐渭南舉終南惇物以包之梁岐之役渭亦既治矣而自岐以西則未也至是旅及于鳥鼠則泝源之事畢矣
詩秦風曰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傳云周之名山曰終南亦作中南左傳司馬侯曰中南九州之險是也漢書東方朔傳曰南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良材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鼃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地理志曰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為九州膏腴關中記曰終南一名中南言在天下之中居都之南也（釋文引三秦記云終南又名地肺）終南之名唯見於秦風而小雅則稱南山不一而足又有北山蓋南山謂都南諸山終南太一在焉北山謂都北諸山九嵕甘泉嶻嶭等也古終南止於盩厔自秦襄公取周地為諸侯從都於汧國人作詩以美之以終南起興終南遠接岍岐蓋自此

始說者遂以終南蔽南山謂西起秦隴東徹藍田橫亘八百里皆終南矣漢人又以都南之山爲秦嶺西都賦云睎秦嶺是也而終南則以武功之太一當之若盩厔以東無終南焉殊不可曉今按張衡西京賦云於前則終南太一潘岳西征賦云面終南而背雲陽又云太一巃嵸李善注云漢書武功縣有太一古文以爲終南此賦下云太一明與終南別山西京賦云於前則終南太一二山明矣此說是也竊意太一垂山皆禹貢之惇物後人改名離爲二山耳水經注云太一山亦曰太白山在武功縣南武功故縣在今鳳翔府郿縣東四十里渭水逕其北南對太白山去長安二百里不知其高幾何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杜彥達曰太白山南連武功山於諸山最爲秀傑冬夏積雪望之皓然郿縣志云太白山在縣東南四十里渭水之南東連武功縣界武功志云太白山在縣西南九十里亦名太乙山接郿縣及盩厔界而垂山則但述漢志語其形體若何高大幾何莫能言之蓋垂山即太一之北峰無二山也俱在縣東故莫得而判焉後人又以太一之南爲武功其北爲太白在禹貢則總爲惇物郭景純所謂一實而數名者也程大昌雍錄云終南山既高且廣多出物產故禹貢曰終南惇物不當別有一山自名惇物

此臆說也經文簡與鳥鼠同穴已省却二字而終南之下加以惇物不幾成附贅懸疣耶

傳言三山相望正義云至于爲首尾之辭故言相望按終南與惇物接謂之相望可也惇物西北距鳥鼠且千里安得謂之相望

陳大猷云古人舉事必祭況治水大事乎然旅獨於梁雍言之者蓋九州終於梁雍以見諸州名山皆有祭也旅獨於蔡蒙荊岐言之者蓋紀梁之山終於蔡蒙紀雍之山始於荊岐以見州內諸名山皆有祭也故下文復以九山刊旅總結之渭按陳說自佳然恐非經旨壺口治河梁岐治河兼治野故曰載曰治蒙羽岷嶓專治野故曰藝蔡蒙荊岐終南惇物鳥鼠專治谿谷之水非田野不可言藝故曰旅三危治黑水兼治谿谷之水使人可居故曰宅其言各有所當要皆紀水土之功書旅意不在祀典也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傳曰下溼曰隰豬野地名言皆致功正義曰下溼曰隰釋地文地理志云武威縣東北有休屠音除澤古文以爲豬壄澤鄭玄以爲詩云度其隰原即此原隰是也原隰豳地從此致功西至豬野之澤也渭按今西安府邠州及三水縣皆豳地漢武威縣屬武威郡今

禹陝西行都司鎮番衛地休屠澤在衛東北

爾雅廣平曰原下溼曰隰原本作邍周禮夏官有邍師掌辨丘陵墳衍邍隰之名說文邍高平之野人所登隰坂下溼也詩云畇畇原隰曾孫田之又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又云皇皇者華于彼原隰又云原隰裒矣兄弟求矣原隰處處有之公劉云度其隰原當亦與流泉夕陽相類非一定之地名也又如復降在原脊令在原隰有荷華隰有萇楚之類或單稱原或單稱隰二字可合可離故公劉稱隰原與泉單爲韻若一定之地名則豈可顛倒以就韻乎周禮大司徒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

生其五曰原隰禮記孟春之月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他書言原隰者尚多皆非一定之地名也以公劉之隰原爲禹貢之原隰義實未安然論其地望則渭南渭北皆已旅平唯斯地尚宜致功且從此西北逾河以至武威道塗順便而原隰又無地以應之故諸家皆從鄭氏

水經都野澤在武威縣東北注云縣在姑臧城北三百里東北即休屠澤也古文以爲豬野其水上承姑臧武始澤澤水二源東北流爲一水又東北逕馬城東謂之馬城河 城即休屠縣也本匈奴休屠王都武威郡休屠縣有休屠城元和志云在涼州姑臧縣北六十里 河水又東北與橫水合 [illegible] 州衛治即姑臧故城也北至鎮番衛一百九十里 又東北清澗水入焉俗亦謂之五澗水 水出姑臧城東而北逕上馬城河 又與長泉水合 [illegible] 又東北逕宣威縣故城南 [illegible] 又東北逕武威縣故城東 [illegible] 地理志曰谷水出姑臧南山北至武威入海屆此水流兩分一水北入休屠澤俗謂之西海一水又東逕一百五十里入豬野世謂之東海通謂之都野矣 大康地記云河北得水爲海 晉省武威入姑臧故括地志云豬野澤在涼州姑臧縣東北二百八十里也舊志謂白亭海即豬野澤今按元和志白亭軍在姑臧縣北三百里馬城河

東岸因白亭海爲名白亭海一名會水在肅州酒泉縣東北百四十里以北有白亭故名白亭海是軍與海東西相距八九百里徒還取爲名耳後人以軍在姑臧而名白亭遂混爲一處陝西行都司志云白亭海一名小闊端海子五澗谷水流入此海蓋誤以休屠澤爲白亭海也

禹貢稱厎績者三冀壺懷梁和夷及此原隰是也孔傳不言原隰爲地名漢志亦闕愚按原隰雖處處有之而秦中之原獨多地勢高下相因有原則必有隰其卑於原者即隰也西京賦曰於後則高陵平原據渭踞涇澶漫靡迤作鎮於近此言渭北

諸原也今涇陽縣有石安原百頃原覆車原豐稔原西成原清涼原其西則咸陽縣有畢原咸陽原短陰原興平縣有始平原鄠縣有積石原（亦名大原）武功縣有西原（亦名渭原）東原扶風縣有三時原岐山縣有周原鳳翔縣有石鼓原西時原其東則高陵縣有奉政原鹿苑原三原縣有天齊原豐原孟侯原白鹿原富平縣有掘陵原羊踣原中華原北鹵原南鹵原八公原同州有商原（即商顏）許原朝邑縣有彊梁原（即鄭坂）其北則長武縣有鶉觚原（一名虎水原）黄蕡原耀州亦負高原故縣名華原澄城縣有臨高原韓城縣有韓原高門原此皆原之在渭北者西都賦曰鄭白

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萬疆埸綺分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是也渭南亦有原凡南山之麓陂陀漫衍者皆原也長安縣有細柳原其東則咸寧縣有畢原（畢終南一直名）神禾原少陵原（即鴻固原）樂遊原藍田縣有白鹿原涼風原（亦柳風亦原）臨潼縣有普陀原（戊亦鄉鳩原）斷原渭南縣有新豐原（一名光明原又名青原）其西則鄠縣有五丈原詩小雅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是也原多則隰亦多不可勝名故總謂之原隰其地則盡今之西安府境兼得鳳翔府之東鄙張良所謂沃野千里班固所謂九州之上腴者也梁岐之役固嘗施功於渭矣至是兼

治其南北使涇漆沮澧皆由渭入河此決川距海之事也五山主谿谷而言原隰主田野而言皆濬畎澮距川之事也厥田上上密邇帝都故禹治之也加詳詩兩稱禹甸一爲梁山一爲南山南山明言原隰梁山之野平原最多班固敘鄭白之沃亦稱原隰原隰所該甚廣與大陸相似謂公劉之隰原亦在底績中則可謂禹貢之原隰專在豳地則不可也世宗鄭氏已久故仍存其說而以管見附焉

自原隰以至豬野中間所歷之地不可復考未知從何處渡河按今莊浪所太漢武威郡地延袤千

餘里號爲沃壤東阻黄河與靖遠衛分水（衛治即唐會州會寧縣）疑當時從此渡河歷莊浪抵鎮番也若夫豬野之治則亦不專治此澤必併其上源而治之姑臧皆在底績中矣漢書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東漢時目姑臧爲脂膏之地後魏書太武滅北涼敎太子晃曰姑臧城東西二門外湧泉合於城北其大如河自餘溝渠流入漢中其間仍無燥地水草既豐土田亦美此禹貢所以志豬野也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渭按史記作度）

傳曰西裔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敘正義曰左傳稱舜去四凶投之四裔舜典云竄三苗于三危

是三危爲西裔之山也地理志杜林以爲敦煌郡即古瓜州昭九年左傳云先王居檮杌於四裔故允姓之姦居於瓜州杜預云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放於三危瓜州今燉煌也禹治水未畢已竄三苗水災既除彼得安定故云三苗之族大有次敍呂氏曰三苗不適竄于三危自後世觀之凡以罪流放者聽其自殘自生在所不恤聖人之心不如此方其有罪必行竄棄刑行之後施仁發政自當同及故禹治水至三危亦爲畫其居宅傅氏曰三危既宅此治黑水之成功也胃按漢敦煌唐分爲瓜沙二州水經注云三危山在敦煌縣南括地志云在沙州燉煌縣東南四十里山有三峰故名亦名卑羽山今爲嘉峪關外廢沙州衛地〔[illegible]〕既宅謂降丘宅土也治黑水及三危而止兼有濬畎澮之事故言山以包之自豬野至黑水中隔弱水弱水先已治故豬野功畢即繼以黑水也三苗今爲湖廣岳州府地吳起曰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是也舜臣堯竄其君及民于三危至是禹安定之

正義云三危山必是西裔未知山之所在鄭玄引地記書曰三危之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地記乃妄書其言未必可信要知三危之山必在河之南也渭按水經注兩引山海經以證尚書之三危一云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廣圓百里在鳥鼠山西〔見第四十卷末〕一云三危在燉煌南與岷山相接山南帶黑水〔見第二十一卷江水〕與地記略同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則在今臨洮府南岷州衛北矣又云在積石之西南殊不可曉山南帶黑水蓋以扶州之黑水出素嶺山入白水者當之也妄言無疑三危山自當以在沙州者爲是後魏書太平真君六年討吐谷渾杜豐追被囊度三危至雪山即沙州之三危也肅州舊志云白龍堆沙東倚三危北望蒲昌是爲西極要路推其地望可以得三危之形勢矣

上句統居人言之下句則經理三苗之事苗雖竄其頑梗之性未必盡除與良民雜處或爲害及是措置得宜俾各安其業不相侵擾人皆以爲仁之至而不知其義之盡也

今文虞夏書凡言苗者五何遷乎有苗堯在位七十載中事也竄三苗于三危舜攝位時事也三苗丕敘禹治雍州時事也苗頑弗即工禹弼成五服時事也分北三苗舜即位九載後事也苗自是不復爲惡矣晚出大禹謨更有徂征之事在禹攝位之後舜竄其族而無所難禹用大師而反不服識者疑之

厥土惟黃壤

林氏曰天下之物得其常性者最貴土色本黃此州黃壤故其田爲上上而非餘州之所及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傳曰田第一賦第六人功少正義曰此與荊州賦田升降皆較六等荊州升之極故云人功修此州降之極故云人功少其餘相較少者從此可知也王制云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則民當相準而得有人功修人功少者記言初置邑者可以量之而州境闊遠民居先定新遭洪水存亡不同故地勢有美惡人功有多少治水之後即

爲此差在後隨人少多必得更立其等此非永定也

九州田賦之高下先儒皆云以人功修不修故人功一以開墾多爲修否則爲不修一以糞多而力勤爲修反是則爲不修雍田第一而賦居第六斯爲人功少之極矣今按詩云奕奕梁山維禹甸之經所謂治梁及岐者是也鄭白之沃皆在焉秦漢資以富饒其西爲岐陽西北爲豳地詩詠太王之遷岐曰周原膴膴堇荼如飴詠公劉之遷豳曰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則豳岐之土亦膏腴也此皆田之在渭北者也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則田之在渭南者東方朔云豐鎬之間號爲土膏賈畝一金是也史記貨殖傳曰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虞夏之貢以爲上田然則雍地雖大其在中邦之限禹所則壤以成賦者不過方千里其間又有高山長谷可以爲田者少不若冀之平原曠野一望皆良田又則壤之地居多即令雍他日人功益修亦未能及冀賦之第一由是推之田美而少則賦亦不甚多田惡而多則賦亦不甚少不盡係乎人功之修否也

九等之賦只就告成時言之疏云在後隨人少多必得更立其等眞通人之見愚謂此不但賦等爲然即貢物之多少他日亦未必盡同也

或問漢書云自鄭渠成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關中始爲沃野無凶年然則前未有渠時渭北之地皆舄鹵也雍田何以稱上上乎曰此地之爲舄鹵以溝洫廢也禹盡力乎溝洫導谿谷之水以注之田間蓄泄以時旱潦有備高原下隰皆良田也涇水在其旁禹莫之用豈其智不若後人哉誠無所藉於此也自商鞅壞井田開阡陌而溝洫之制廢矣溝洫之制廢則水泉寫去其地爲鹹鹵五穀不殖秦人患之此鄭國之策所以行也然渠成之後舄鹵仍不少兒寬所謂鄭國旁高卬之田嚴熊所謂重泉以東故惡地是也故又有輔渠白渠龍首

二渠之役及後漢都雒諸渠漸廢杜佑云秦漢時鄭渠溉田四萬頃白渠溉四千五百餘頃唐永徽中所溉唯萬許頃洎大曆初又減至六千頃則兩渠之利至唐而益微矣宋人以鄭渠久廢不可興復唯修三白渠其所溉者涇陽富平等六縣田三千八百餘頃而已熙寧中於仲山旁更穿豐利渠溉田二萬五千餘頃元至正初以新渠堰壞乃復治舊渠口溉田四萬五千餘頃其數不減於漢然未幾亦廢何也則以涇流愈深渠身愈高水不能入口故也蓋地有高下勢有順逆瀆畎澮之水以距川其勢順而易引川之水以入畎澮其勢逆而難

順而易者行之萬世而無弊間有小壞修治亦易爲力逆而難者其始雖有不訾之利而其後將窮而無所復歲歲作堰浚渠得不償勞由今日觀之關中沃野徒虛語耳此行所無事聖人之智所以爲大而後世之穿渠溉田者爲智之鑿而不足貴也子因易圖之說而致疑於禹貢若雍州之田非兩渠無以成其美不亦過乎

厥貢惟球琳琅玕釋文球本作璆音求又渠幽反琅音郎玕音干[illegible]作[illegible]

傳曰球琳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玉正義曰釋地云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說者皆云球琳美玉名琅玕石而似珠者陸氏曰山海經云崑崙山有琅玕樹

益稷戛擊鳴球傳曰球玉磬正義曰釋器云球玉也樂器唯磬用玉故球爲玉磬顧命大玉夷玉天球在東序傳曰球雍州所貢正義曰鄭玄云大玉華山之球也夷玉東北之珣玗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之名釋也渭按特磬以玉爲之堂上之樂也鳴球是已成之磬其未成器者謂之天球言天然之球也鄭云色如天非是雍州所貢當爲磬材未經琢治者故傳釋天球以此實之不然則豫貢磬錯將安所用邪然球亦不止爲磬材詩大雅鞞琫有珌傳

云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也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璆珌商頌受小球大球箋云受小玉謂尺二寸圭也受大玉謂珽長三尺禮記玉藻曰笏天子以球玉注云球美玉也是圭珽笏珌皆用球爲之也琳美玉上林賦云玫瑰碧琳西都賦云琳珉青熒則琳乃玉之青碧色者其爲用也廣琅玕後世以爲雜佩之飾古時則未有聞也爾雅崑崙虛之璆琳蓋即西域于闐之玉也陶弘景本草經注曰好玉出藍田及南陽徐善亭部界中日南盧容水中外國疏勒于闐諸處皆善潔白如豬膏叩之鳴者是真也蘇頌圖經本草曰今藍

田南陽日南不聞有玉惟于闐國出之晉鴻臚卿
張匡鄴使于闐作行程記載其國采玉之地云玉
河在于闐城外其源出崑山西流一千三百里至
于闐界牛頭山乃疏爲三河一曰白玉河在城東
三十里二曰綠玉河在城西二十里三曰烏玉河
在綠玉河西七里其源雖一而其玉隨地而變故
其色不同每歲五六月大水暴漲則玉隨流而至
玉之多寡由水之大小七八月水退乃可取彼人
謂之撈玉其國中有禁器用服食往往用玉中國
所有亦自彼來河按漢地理志京兆藍田縣山多
美玉東方朔傳云南山出玉石外戚傳云辟帶往

往爲黃金釭函藍田壁西都賦云陸海珍藏藍田
美玉李善注引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水經注
云麗戎之山一名藍田其陰多金其陽多玉是玉
本雍州所產後魏書云李預羨古人餐玉之法乃
採訪藍田掘得若環璧雜器者大小百餘枚皆光
潤可愛又開元傳信記云太真妃最善擊磬明皇
令採藍田綠玉爲磬李賀老夫採玉歌云採玉採
玉須水碧琢作步搖徒好色老夫飢寒龍爲愁藍
谿水氣無清白是唐時藍田尚有玉而蘇頌曰今
不聞有之未知何緣遂絕丘文莊云漢藍田出玉
其時西域未通也今中國所用之玉來自于闐有

白玄綠三種皆出於河與古時異豈土石之精其
生有限而收之有盡邪然爾雅以璆琳繫之崑崙
則中國之玉取給於西域尚矣禹時雍州所貢亦
未必盡出藍田也
琅玕傳云石而似玉或云似珠玉言其質珠言其
形也山海經曰槐江之山上多琅玕金玉又曰開
明山北有珠樹又曰赤水之上有三珠樹淮南子
曰崑崙山有碧樹在其北又曰曾城九重有琅玕
在其東珠樹碧樹即琅玕也乃石之精液凝結成
樹形人截斷其枝刓之使圓若珠狀與珊瑚相類
故張揖廣雅以珊瑚爲珠郭璞爾雅注云琅玕石

之似珠者或言樹之子似珠妄也琅玕之狀唯本
草言之最詳有石闌干者生蜀郡平澤名醫別錄
以爲即琅玕陶弘景曰此蜀都賦所稱青珠也琅
玕是崑崙山上樹名蘇頌曰今秘書中有異魚圖
載琅玕青色生海中云海人以網於海中取之初
出水紅色久而青黑枝柯似珊瑚而上有孔竅如
蟲蛀擊之有金石聲蓋石之美者明瑩若珠之色
而狀森植爾寇宗奭曰西域記云天竺國出琅玕
蘇恭謂是琉璃之類琉璃乃火成之物琅玕非火
成者安得同類李時珍曰琅玕生於西北山中及
海山厓間其云生於海底網取者是珊瑚非琅玕

也在山爲琅玕在水爲珊瑚亦有碧色者今回回地方出一種青珠與碧靛相似恐是琅玕所作又曰珊瑚生海底五七株成林出水變紅色者爲上漢趙佗謂之火樹是也碧色者亦良昔人謂之青琅玕許愼云珊瑚亦色或生於海或生於山據此說則生於海者爲珊瑚生於山者爲琅玕尤可徵矣渭按張衡四愁詩曰何以報之青琅玕曹植美人篇曰腰佩翠琅玕琅玕色青翠故後人取以名竹杜甫哀王孫曰腰下寶玦青珊瑚珊瑚之青者即琅玕也琅玕又頗與瑟瑟木難相似瑟瑟即今寶石中之碧色者木難亦碧色似珠但瑟瑟出坑井中寶石出於番回鶻地方諸坑井內雲南遼東亦有之有紅綠碧紫數色碧者唐人謂之瑟瑟紅者宋人謂之紅鞨鞨今通呼爲寶石以鑲首飾器物大者如指頭小者如豆粒皆磨成珠狀木難乃鳥沫所成美人篇曰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注引南越志云木難金翅鳥吐沫所成碧色珠也大秦國珍之而琅玕則生山厓間森挺若樹以是爲別云

古者任土作貢貢其所有不貢其所無固也然當時亦必有通融之法凡貢物槩之以地者如岱畎之絲枲鈆松怪石羽畎之夏翟嶧陽之孤桐泗濱之浮磬但以出此地者爲良非謂地在其境內者貢之他國則不貢也余素持此論然諸州貢物頗多又有篚此理不易見及觀雍州所貢而益信前說之不妄也球琳琅玕非州産又無篚即以藍田

之玉當球琳所貢亦止此耳雍州據王制言之大小二百一十國苟惟藍田在其境內者貢玉而餘國則偃然坐享其賦稅一無所獻於天子有是理乎其必令市取以貢無疑也魯頌曰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淮夷徐州之夷也元龜出九江象齒出嶺表南金出荊揚之域非市取之境外何從得此以獻魯邪

聖人不貴遠物然禮樂文章之事有必須此以給其用者則亦令諸侯市取之外國以獻如象齒翠羽球琳琅玕之屬是也想其時賈胡各以其國之所出來相貿易禹曰懋遷有無化居此亦其一端州境附近彼土者市取之良易後世或謂交廣之地在古荊揚之域以象齒翠羽爲證然則球琳琅玕出自崑崙將西域三十六國亦在古雍州之域邪其不通甚矣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傳曰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沿河順流而北千里而東千里而南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正義曰地理志云積石山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北林氏曰此州達於帝都有二道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者一道也自渭汭以達于河者又一道也蔡氏曰雍之貢道有二其東北境則自

積石至于西河其西南境則會于渭汭王氏曰東
北當云西北蓋雍東距河若東北境則直浮西河不
須浮于積石也渭按漢河關縣在今陝西西寧衛西
南塞外夏陽今西安府之韓城縣也積石龍門見導
河渭汭見上文雍之西北境遠近不同各從其便以
至龍門不盡由積石其曰浮于積石者舉遠以該近
耳會于渭汭言出渭之舟逆流而上與浮河之舟相
會於渭水之北今韓城縣北龍門山南是其地也
或問雍西北境與西南境分爲二道當作何界別
曰西傾鳥鼠之西漢朔方五原及河西五郡地皆
浮河是爲北道太華終南惇物以北漢隴西天水
安定北地上郡之地皆浮渭是爲南道人欲避龍
門之險茍有水可以通渭者無不由南道矣織皮
以下十二字即不從蘇氏更定其三國之貢道亦
必浮積石下龍門也
渭汭在河之西岸華陰朝邑韓城之地皆是也東
與蒲州滎河分水此言雍之貢道故特以西岸言
之韓汝節云今蒲州舜所都也渭水之北今朝邑
縣南境渭水至此東入河折而北三十里即蒲州
故舟皆會于渭北今按北船出龍門至滎河縣北
汾水入河處便當東轉泝汾無緣更順流而下至
朝邑與南船會也且禹告成當堯時帝都平陽距

蒲阪三百餘里韓城北連龍門東對汾口南北貢
船相會當在其間曷爲引蒲州以證乎
傳云逆流曰會不必泥又云自渭北涯逆水西上
西當作而謂南船出渭之後逆河水而上與北船
相會也孔疏不知爲誤字釋曰禹白帝訖從此西
上更入雍州界真是郢書燕說
閻百詩據金城郡爲漢昭帝所置以辨孔傳之僞
黃子鴻難之曰安知傳所謂金城非指金城縣而
言乎百詩未有以應也今按安國卒於武帝之世
昭帝紀始元六年以邊塞闊遠始取天水隴西張
掖郡各二縣置金城郡此六縣中不知有金城縣
否地志積石山繫河關縣下而金城縣無之觀羌
中塞外四字則積石山不可謂在金城郡界矣況
縣乎且水經注所敘金城縣在郡治允吾音鉛縣東
唐爲五泉縣蘭州治宋曰蘭泉即今臨洮府之蘭
州也與積石山相去懸絕傳所謂金城蓋指郡言
而郡非武帝時有也此豈身爲博士者之手筆乎
蔡傳曰按邢恕奏乞下熙河路造船五百隻於黃
河順流放下至會州西小河內藏放熙河路漕使
李復奏竊知邢恕欲用此船載兵順流而下去取
興州契勘會州之西小河鹹水其闊不及一丈深
止於一二尺豈能藏船黃河過會州入韋精山石

峽險窄自上垂流直下高數十丈船豈可過至西安州之東大河分爲六七道散流渭之南山逆流數十里方再合逆溜水濺灘磧不勝舟載此聲若出必爲夏國侮笑事遂寢邪恕之策如李復之言可謂謬矣然此言貢賦之路亦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則古來此處河道固通舟楫矣而復之言乃如此何也金吉甫云李復所奏河道一則恐出於吏民之託辭一則故道久廢岸谷變遷亦恐非復禹迹之舊渭按孟門以上河患絶少未必有岸谷變遷之事恕邪人將開邊釁吏民之所苦復因人情而奏寢其事所陳二處湍險恐亦非欺罔

然韋精山石峽縣流豈能及龍門竹箭之駛西安州逆溜灘磧亦不過如底柱闕流之艱龍門可下而底柱可度此二處何遂不可行大槩是不欲興作故極言其害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釋文崙魯門反析星歷反搜所由反渭按崑崙史記作昆侖漢書作昆侖搜漢書作叟顏師古云叟讀曰搜〕

顏氏曰崑崙析支渠搜三國名也林氏曰三國皆西戎之種故以西戎總括於下又曰蘇氏謂三國皆篚織皮但古語有顚倒詳略耳其文當在厥貢惟球琳琅玕之下浮于積石三句當在西戎即敘之下以記入河水道結雍州之末簡編脫誤不可不正其竊謂不然經所敘有先後之不同者皆據當時事實而言之如冀州恒衛既從大陸既作獨在田賦之下亦據當時事實而言之必如蘇說則亦當移至于衡漳之下矣蘇氏多變易經文以就己意此類是也傅氏曰梁州言熊羆狐貍織皮此獨言織皮者蒙上文也渭按三國皆西戎而西戎不止於三國三國乃西戎之大者皆來入貢則其餘無不賓服故曰西戎即敘

輕改經文此學者之大患然古經實有脫誤不可曲爲附會路郢書燕說之獘者如雍州織皮以下十二字是也不必遠證第參以梁州之文則此爲錯簡明甚其曰織皮即熊羆狐貍織皮也但文有

詳略耳曰崑崙析支渠搜猶西傾也但國有多少耳曰西戎即敘猶言因桓是來也但辭有同異耳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猶言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也但彼爲一道此爲二道耳梁西傾貢物在貢道之前雍何獨不然其浮于積石三句爲雍闔州之貢道猶浮于潛四句爲梁闔州之貢道也然三國之貢非積石無由入而雍之西北境則不由積石者多是又不可執一而論矣推尋事理蘇說爲長余不敢變置經文故順經立義於前而重伸其說於後林氏引冀州恒衛大陸之例以折其非是或一義然八州之貢物未

有列於貢道之後者而雍獨如此則織皮以下十二字定當在厥貢球琳琅玕之下安得謂蘇氏變置經文以就已意哉蔡傳宗林氏而仍存蘇說於圈外蓋亦心知其長而不能盡廢也

崑崙國名蓋附近崑崙山者傳記言崑崙凡四處一在西域山海經云崑崙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釋氏西域記謂之阿耨達山水經注云按山海經自崑崙至積石一千七百四十里又引凉土異物志曰葱嶺之水分流東西西入大海東爲河源禹紀所云崑崙者是也一在海外大荒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有大山名曰崑崙其下有弱水

之淵環之此山與條支大秦國相近禹本紀云去嵩高五萬里者是也一在酒泉漢志金城臨羌縣西北有西王母石室西有弱水崑崙山祠崔鴻十六國春秋云張駿時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之體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謂此山也上有石室王母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宮禹貢崑崙在臨羌之西即此明矣括地志云在酒泉縣西南八十里今肅州衛西南崑崙山是也一在吐蕃通典云吐蕃自云崑崙山在國中西南河之所出唐書吐蕃傳云劉元鼎使還言自湟水入河處西南行二千三百里有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

崑崙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是也渭按酒泉在雍州之域不可謂西戎西海距玉門陽關四萬餘里而崑崙更在西海之南去積石太遠其非禹貢之崑崙國明甚西域吐蕃未知孰是吐蕃悶摩黎山以劉元鼎言計之東北距大積石不過千餘里浮河甚便然自唐以前未有言崑崙在羌中者何可深信西域之崑崙據山海經云至積石一千七百餘里則浮河亦不難蓋崑崙與析支渠搜皆在雍州之外禹治雍身歷其境三國聞風慕義爭先入貢其過化存神之妙有如此也

水經注云積石在西羌之中燒當所居也延熹二年西羌燒當犯塞護羌校尉段熲討之追出塞至積石山斬首而還司馬彪曰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濱於河首在右居也河水屈而東北流逕於析支之地是爲河曲矣應劭曰禹貢析支屬雍州在河關之西東去河關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羌也後漢西羌傳云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濱於賜支至乎河首縣地千里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者也南接蜀漢徼外蠻夷西北鄯善車師渭按漢人以西域兩河合流至鹽澤潛

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故謂積石爲河首北音讀析如賜字從聲變故一作賜支其地後爲党項所居通典云党項羌在古析支之地漢西羌之別種北連吐谷渾也

傳同叔云陸氏曰漢志朔方郡有渠搜縣武紀云北發渠搜是也以余考之漢朔方之渠搜非此所謂渠搜此亦當是金城以西之戎也後世種落遷徙故漢有居朔方者若禹時渠搜居朔方則不應浮積石陸說非也渭按水經河水自朔方東轉逕渠搜縣故城北注云禮三朝記曰北發渠搜南撫交阯此以北對南禹貢之所云析支渠搜矣說始

道元陸氏因之大戴禮漢武帝詔並有三朝記語渠搜與交阯對舉則不在朔方可知龜茲（音丘慈）王國治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而上郡有龜茲縣師古曰龜茲國人來降附者處之於此故以名云朔方之渠搜亦此類也周書王會篇曰渠搜以𪘏犬注云露犬也能飛食虎豹凉土異物志曰古渠搜國在大宛北界隋書西域傳曰鏺汗國都葱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本業鄭西城開也）渠搜之在西域有明徵矣據漢書大宛北與康居接並在葱嶺西而異物志言渠搜在大宛北界豈漢時康居部落即古渠搜之地與或曰鏺汗在葱嶺之西以爲渠搜毋乃太遠曰奚有於是條支國臨西海去玉門陽關四萬餘里漢時猶且來獻今鏺汗國都去長安不過一萬二千二百五十餘里浮河而下至平陽則視長安又差近何言太遠也（西域傳云康居國王治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大宛國王治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古渠搜在大宛北界道里當略同又水經注引西河舊事曰葱嶺在敦煌西八千里通典云敦煌郡去西京三千七百五十五里計葱嶺西五百餘里計之則鏺汗去長安一萬二千二百五十餘里恰與康居里數相符其爲古渠搜國又何疑焉）且後世德不足以及遠尚能威行萬里之外況舜禹之德聲名洋溢無遠弗屆者哉經首崑崙次析支次渠搜蓋以入貢之序爲先後也

傳云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羌髳之屬蓋以西戎與三國並列而爲四孔疏分渠搜爲二國非

傳意也然西戎乃總名安得與三國並列而爲四王肅云西戎西域也吳幼清云西戎又在三國之外如漢之西域亦總三十六國今按漢之羌唐之吐蕃皆西戎也非獨西域三國亦西戎不可謂西戎在三國之外析支爲羌種崑崙渠搜乃西域要之皆西戎也諸說並未當

或問璆琳琅玕出崑崙而三國顧以織皮貢何與曰班固西域傳贊云書曰西戎即序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島夷貢皮服卉服西傾崑崙析支渠搜貢織皮蓋自上古有然遠人嚮化苟以是物至則受之而已非若九州之貢制有常

品相循爲歲事也李善文選注引世本曰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佩則告成之後亦或有以寶玉獻者然魯語云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八蠻各以其方賄來貢而肅慎氏所貢惟楛矢砮石則亦不必皆寶玉若王會篇所列則與蒲梢龍文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類無異矣漢文却千里之馬世爲美談聖人不貴異物縱彼以是貢吾豈不能却之周書固未可盡信也

禹貢錐指卷第十

禹貢錐指卷第十一上

德清胡渭學

導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釋文導音道岍音牽字又作汧馬本作開

傳曰三山皆在雍州河謂梁山龍門西河正義曰地理志云吳岳在扶風汧縣西古文以爲汧山岐山在美陽縣西北荊山在馮翊懷德縣南蔡氏曰逾者禹自荊山而過于河也孔氏以爲荊山之脈逾河而爲壺口雷首者非是渭按導者循行之謂導山猶曰隨山蔡氏云自此以下至敷淺原皆隨山之事是也導山時尚未施功先儒皆以此爲通水曰導山之間谷而納之川殊失經旨汧縣今爲鳳翔府之隴州州南三里有汧縣故城岍岐荊並在河西渭北禹首導此三山而逾河以抵壺口則冀州之所先治者其規畫早定於胷中矣

導山之義傳云治水通山故以山名之正義云所治之山本以通水舉其山相連屬言此山之傍所有水害皆治訖也王氏云導澗谷之水而納之川葉氏云濬兩山之川屬之大川以同入于海傅氏云畎澮之水不勝其記故禹即山以表之以上諸說皆以導山爲通水相沿至今吾不知其所謂導者導之於數土之後乎抑導之於九州功畢之日乎林少穎云洪水懷山襄陵凡故山舊瀆不復可見將欲施功無所措也必先順因其勢以高山爲

表識自西決之使歸於東以少殺其滔天之勢於是川瀆之迹稍稍可求乃決九川而距四海此謂導之於敷土之後也張子韶云山而謂之導者以向者洪水滔天首尾不辨今水患既除使山川復其本性隨山之勢窮極其首尾以遂其風土之宜此謂導之於九州功畢之日也如林所言則九川未決乎地皆爲巨浸導此澗谷之水將安歸乎如張所言則禹每治一州畢即周知其風土之宜貢賦已定何必更煩跋履二者皆無當於經旨導山只是予乘四載隨山刊木之事其施功則分見於九州篇首隨山刊木句是史辭導山四節則禹歷

敘所經以告於上元非重複導者循行之謂非通水之謂也

岍一作汧說文有岍字而無汧字　汧縣唐爲汧源縣隴州治明省縣入焉周禮雍州山鎮曰嶽山漢志以吳山爲雍州山是吳山即嶽山也爾雅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恒朱長孺云商周之世疑以岍爲西嶽故爾雅職方皆名嶽山水經注汧水出汧縣之蒲谷鄉弦中谷決爲弦蒲藪爾雅曰水決之澤爲汧也汧水東逕汧縣故城北會龍魚川水又東會一水發南山西側俗以此山爲吳山三峰霞舉疊秀雲天崩巒傾返山頂相捍望之恒有落勢地理志曰

吳山在縣西古之汧山也國語所謂虞矣古字虞與吳同令按吳嶽班鄭皆謂即古之岍山然史記封禪書言自華以西名山七曰華山薄山嶽山岐山吳嶽鴻冢瀆山而無岍山又析吳嶽與嶽山而爲二唐六典關内道名山曰吳山亦謂之西鎮山有五峰於諸山中最爲秀異肅宗在鳳翔改吳山爲西嶽以祈靈助隴州志則以州西四十里之吳山爲岍山州南八十里之嶽山爲吳嶽諸說互異未知孰是愚竊謂吳山漢志雖云在縣西而岡巒綿亘延及其南與嶽山只是一山自周尊岍山曰嶽山俗又謂之吳山或又合稱吳嶽史記遂以嶽山與吳嶽

爲二山而岍山之名遂隱其實此二山者周禮總謂之嶽山禹貢總謂之岍山當以漢志爲正蔡傳引晁氏說又謂今隴山天井金門秦嶺皆古之岍山不知何據

漢志美陽縣下云禹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太王所邑詩曰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又曰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是也水經注岐水逕周城南城在岐山之陽而近西所謂居岐之陽也非直因山致名亦指水所稱矣又歷周原下北則中水鄉成周聚故曰有周也水北即岐山矣今按岐山一名天柱山其峰高峻狀若柱然國語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

山故俗呼爲鳳凰堆山之南周原在焉詩所稱周
原膴膴者也東西橫亘肥美寬平在今岐山縣東
北四十里

史記周勃從定三秦賜食邑懷德尋置褱德縣漢
志云禹貢北條荊山在南下有彊梁原洛水東南
入渭帝王世紀云禹鑄鼎於荊山在馮翊懷德之
南今其下有荊渠也水經注云渭水東逕平舒城
北城南面通衢昔秦始皇將亡江神反璧於華陰
平舒道謂此也渭水之北沙苑之南即懷德縣故
城地理志曰禹貢北條荊山在南山下有荊渠即
夏后鑄鼎處也括地志云懷德故城在同州朝邑

縣西南四十三里平舒故城在華州華陰縣西北
六里蓋二城隔水南北相直也富平縣亦有懷德
故城水經注云沮水東南歷土門南原下東逕懷
德城南城在北原上又澤泉水東逕懷德城北東
南注鄭渠合沮水此皆富平之懷德城也通典云
晉自彭原移富平於今縣西南懷德城寰宇記云
懷德故城在今富平縣西南十一里非漢褱德縣
也蓋後漢末及三國時因漢舊名於此立縣今有
廢城存然則荊山當在今朝邑縣境而隋志云富
平縣有荊山括地志云荊山在雍州富平縣今名
掘陵原元和志云在富平縣西南二十五里長安

志云在縣西南二十里縣志云山下有荊渠近渠
即彊梁原也而朝邑並無之二懷德城未知孰爲
西漢之舊縣然愚嘗以理揆之有可證者二寰宇
記引水經注云洛水東南歷彊梁原俗謂之朝坂
今富平無洛水而朝邑有洛水歷彊梁原入渭原
在荊山下一證也同州志云華原在朝邑縣西繞
縣西而北而東以絕於河古河壖也一名朝坂亦
謂之華原山蓋華原即朝坂朝坂即彊梁原（周建德二年於
原上置長春宮）荊山之麓直抵河壖禹從此渡河故曰至于
荊山逾于河若富平則東距河二百餘里與經意
不合二證也朝邑實西漢之褱德荊山當在其境

唐人所以致誤者蓋由先儒謂漆沮即洛水而澤
泉逕富平懷德城北東南絕沮注濁水得漆沮之
名遂以此爲漢志東南入渭之洛并荊山亦移之
富平耳

王氏日記云荊山蔡氏以爲即今耀州富平縣掘
陵原而三原馬伯循（理）則以此原爲唐之獻陵非
山也四夷郡縣圖記謂黃帝鑄鼎處在今三原嵯
峨山蓋嵯峨即荊山也其山高出雲表登其巔則
涇渭黃河俱在目前俯視秦川其平如掌其別嶺
有西原中原東原乃縣之所由名也山陽有鼎州
即黃帝鑄鼎處岐東惟嵯峨爲大嵯峨之爲荊山

明矣渭按漢志嵯峨山在馮翊池陽縣北師古曰即今俗所呼嵳峩山也音截嶭寰宇記云嶻嶭山在雲陽縣東北十里一名慈娥山王褒雲陽宮記東有慈娥山是也土人謂之嵯峨山昔黃帝鑄鼎於此然未嘗指嵯峨爲荆山也唯劉昭注補郡國志曰雲陽縣有荆山引皇甫謐帝王世紀爲證是以此爲懷德之荆山矣然昭於池陽縣下仍云有嶻嶭山在北亦未嘗以荆山當嶻嶭也余以圖志考之今涇陽縣本漢池陽雲陽二縣地嵯峨山在縣北接淳化三原二縣界淳化亦雲陽地三原亦池陽地也蓋此山跨三縣之境昭所謂雲陽之荆

山與池陽之嶻嶭實一山也伯循之說與昭闇合而愚竊謂不然富平東距河二百餘里三原更在富平西六十里禹至此何得便云逾于河伯循三原人欲引禹貢之荆山以爲其鄉重獨不顧經意之離合乎禹自岐至荆九嵏甘泉嶻嶭其所必由也當包在至于二字中唯荆山之麓爲彊梁原者直抵河壖禹從此渡河故特志之不必其山高出雲表如嵯峨也唐高祖獻陵長安志云在富平縣東十八里伯循謂即掘陵原然蔡說本括地志志魏王泰撰也豈有園陵所在而襲此掘陵之惡名以筆之書乎且元和志云掘陵原在富平縣西南

二十五里而獻陵在縣東十八里相去頗遠此原必非獻陵也地理之學至宋爲已疎明人尤多不根之談當痛絕之

荆山有三一在雍域褱德北條之荆大禹鑄鼎處也一爲荆豫界臨沮南條之荆卞和得玉處也一在豫域與禹貢無涉漢郊祀志公孫卿曰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按唐志虢州湖城縣有覆釜山一名荆山元和志山在縣南即黃帝鑄鼎處晉灼以爲在馮翊褱德縣非也湖城元省入閿鄉縣山今在縣南二十五里（閿鄉屬河南府陝州）韓愈詩云荆山已去華山來日照潼關四扇開李商隱詩云楊僕

移關三百里可能全是爲荆山即此山也蘇傳以此爲北條之荆因晉灼而誤

河爲西河在朝邑縣東三十五里與山西之蒲州分水禹四載水行乘舟逾河入海過九江皆乘舟之事也所涉之川不可勝舉河海九江其最大者故特志之

壺口雷首至于太岳

傳曰三山在冀州太岳上黨西正義曰地理志云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雷首在河東蒲坂縣南太岳在河東彘縣東是三山在冀州以太岳東近上黨故云在上黨西也渭按漢上黨郡今山西潞安府是蒲

坂今爲平陽府之蒲州其故城在州東南漢縣舜所都也餘見冀州

導山自荆逾河爲壺口故於冀言壺口於雍言龍門漢志亦云壺口在北屈龍門在夏陽則兩山夾河而峙東爲壺口西爲龍門明矣自後魏太平真君七年改漢河東皮氏縣曰龍門縣而龍門之名遂被於東岸故顔師古注司馬遷傳曰龍門山其西在今同州韓城縣北其東在今蒲州龍門縣北也龍門縣宋改曰河津縣縣西北二十五里有龍門山蓋即壺口之南支古時東岸無龍門之名也河水傾注其中形如壺然故名壺口（傳古博志）江海大魚至此不得上上則爲龍故名龍門（辛氏三秦記）兩山對峙體分而勢合東必得西而始成其爲口西亦必得東而始成其爲門舉此可以見彼壺口之治即龍門之治故冀州與導山言壺口而不言龍門至于龍門即至于壺口故雍州與導河言龍門而不言壺口其文互相備云

雷首山在今蒲州南一名首陽山詩唐風采苓采苓首陽之顛論語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馬融曰首陽山在蒲坂河曲之中寰宇記云首陽即雷首之南阜也或稱首山漢地理志蒲反有首山祠郊祀志黄帝采首山銅即此亦稱獨頭山闞駰曰

首陽山一名獨頭山夷齊所隱也又名襄山穆天子傳云東巡自河首襄山又名薄山穆天子傳云登薄山寘軨之隥史記封禪書云薄山者襄山也又名堯山漢地理志蒲反有堯山水經注云雷首山臨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俗亦謂之堯山也又名中條山元和志云雷首一名中條在河東縣南十五里永樂縣北三十里寰宇記云中條山在芮城縣北十五里亦曰薄山也又名陑山寰宇記云堯山在河東縣南二十八里即雷首山山有九名亦即陑山湯伐桀升自陑注在河曲之南即此也括地志云此山西起雷首東至吳坂長數百里隨地異名通典云雷首在今河東縣此山凡有八名歷山首陽山薄山襄山甘棗山中條山渠豬山獨頭山也蒲州新志首陽山在州南四十五里又中條山在州東南十五里山狹而長西起雷首迤邐而東直接太行南跨芮城平陸北跨臨晉解州安邑夏縣聞喜垣曲諸境凡數百里中條之北有數峰攢立拱對州城在州南十五里中高旁下俗名爲筆架山又南五里爲八盤山又南十里爲麻谷山又南爲鳳皇山去州七十里與潼關相對爲中條南麓盡處今按雷首之脉爲中條東盡於垣曲王屋在焉禹至此顧不東行而北抵太岳蓋以帝

都爲急也

太岳即霍山又名霍太山在平陽府霍州東三十里及岳陽縣西北九十里趙城縣東北四十五里周禮冀州山鎮曰霍山漢志河東彘縣有霍太山在東冀州山是也爾雅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亦稱景霍晉語宰孔曰景霍以爲城韋注云景大也大霍晉山名今在河東彘史記周武王滅殷飛廉先爲紂使北方還無所報乃爲壇於霍太山而致命焉水經注汾水南過永安縣西故彘縣也又東與彘水合水出東北太岳山禹貢所謂岳陽即霍太山矣山有岳廟甚靈汾水又南逕霍城東

故霍國也又逕趙城西南穆王以封造父趙氏自此始元和志霍山一名太岳在霍邑東三十里今州治即霍邑故城也新志云山高百餘丈長八十里周二百餘里南接趙城岳陽北跨靈石今謂之中鎮渭按隋開皇十四年詔以霍山爲冀州鎮歷代因之號曰中鎮蓋即古之中岳也降而爲鎮爲嵩高所壓耳閻百詩云崧高維嶽謂崧然而高者維是四嶽之山非以太室山爲嶽名曰崧高也爾雅撰於三百篇後緣此遂實指嵩高爲中嶽太史公又出爾雅後幷補注堯典曰中岳嵩高也是殆忘却禹貢之太岳矣將堯有二中岳邪漢武登禮

太室易曰崇高中岳名益顯皆爲爾雅所誤者或曰然則周竟無中嶽乎予曰周仍以唐虞時太岳爲中岳矣觀職方河内曰冀州鎮曰霍山可知蓋自有宇宙便有此山黃帝正名百物蚤已定五嶽之稱禹主名山川又從而奠之下迄周秦悉不敢移豈有如武帝以衡山遠移南嶽之祀於灊霍山者乎予最愛鄭康成注大司樂四鎮五嶽取諸職方九州之山而徧足少嫌其以嶽山爲西嶽而不以霍山爲中嶽又嫌其大宗伯注乃襲爾雅雜以嵩高忘却大司樂注殆由未善讀崧高之詩也哉

太岳冀州傳云在太原西南此傳又云在上黨西

按此山本在河東彘縣而安國云云畏人議其襲班固耳使作者果身爲武帝博士具見圖籍何不直指其所在之郡縣而頗迂其辭若隱謎然蓋竊人之物以爲己有唯恐人識之聊一改頭換面所謂欲蓋而彌章者也

底柱析城至于王屋 釋文底之履反柱知主切又知女反渭按底史記作砥後同

傳曰此三山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正義曰地理志云析城在河東濩澤縣西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地理志不載底柱底柱在大陽關東析城之西渭按漢濩澤今爲山西澤州之陽城縣其故城在縣西三十里垣縣今爲平陽府絳州之垣曲縣其故城在縣西四

十里大陽今爲解州之平陸縣其故城在縣東北皆漢縣也大陽關在今河南府陝州東王屋山在今懷慶府濟源縣西北唐王屋縣地西與垣曲接界

後周改大陽縣曰河北縣唐又改曰平陸水經注厎柱亦名三門在大陽縣東隋志河北縣有厎柱山通典陝州硤石縣有厎柱山貞觀中太宗巡幸命魏徵勒銘今按陝州東南七十里有硤石故城北與平陸縣分水厎柱山在平陸縣東南五十里陝州東四十里大河中最北有兩柱相對距岸而立是謂三門故傳云在南河之北其實山在水中不與其岸相連也詳見導河

吳幼清曰析城在王屋縣西北七十里山峰四面如城有南門焉今在陽城縣西南水經注云山甚高峻上平坦下有二泉東濁西清左右不生艸木數十步外多生細竹括地志云山在澤州濩澤縣西南七十里天寶元年改縣曰陽城故通典云陽城縣有析城山濩澤水也史記正義引古今地名云山方七百里高萬仞寰宇記云山頂有湯王池俗傳湯旱祈雨處今池四岸生龍鬚草陽城縣志云山巔東巖有龍洞深不可測又云厎柱山在縣南五十里山有三峰中峰最高秀其下皆土唯起峰處爲石若石柱然故名自此山西南至析城三十里又西南至王屋五十里余按禹貢之三山自厎柱而東爲析城王屋故傳曰東行而志所言乃反之知爲土俗之謬稱因析城而附會也

王屋山在濟源縣西北山有三重其狀如屋與山西垣曲陽城二縣接境隋志王屋縣有王屋山括地志云山在縣北十里元和志云在縣北十五里周一百三十里高三十里今濟源縣西有王屋故城隋唐縣也分漢垣縣地置元省入濟源河南通志云山在濟源縣西八十里形如王者車蓋故名其絕頂曰天壇蓋濟水發源之處按天壇在縣西北百二十里王屋山之北山峰突兀其東曰日精

西曰月華絕頂有石壇名清虛小有洞天李濂遊王屋山記云天壇世人謂之西頂上有黑龍洞洞前有太乙池即濟水發源處也

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釋文行戶剛反又如字

傳曰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正義曰地理志云太行山在河內山陽縣西北恒山在常山上曲陽縣西北太行去恒山太遠恒山去碣石又遠故云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也渭按山陽今爲河南懷慶府之修武縣其故城在縣西北上曲陽今爲直隸真定府定州之曲陽縣其故城在縣西地理志河南埜王縣西北有太行山山陽縣北有東

太行山壄王今爲河内縣其故城即今懷慶府治孔疏引山陽而遺壄王非也恒山北岳在今曲陽縣西北碣石見冀州海在碣石之東逾河爲禹渡河則入海亦禹涉海也

太行列子作太形則行讀如字亦可故陸氏兼存之太行一名五行山淮南子武王欲築宫於五行之山高誘注云太行山也河圖括地象曰太行天下之脊漢志以在壄王者爲太行而在山陽者爲東太行其太行之支峯乎又上黨郡有上黨關壺口關石研關（研音形）天井關壺關縣有羊腸坂蓋皆在太行山上括地志太行山在河内縣北二十五里

南屬懷州北屬澤州隋志丹川縣有太行山元和志云在晉城縣南四十里通典云澤州晉城縣漢曰高都隋曰丹川有天井關在南太行山上又潞州壺關縣有羊腸坂王莽命左威將軍王嘉曰羊頭之阸當燕趙即此也括地志云河内縣北有羊腸坂元和志云太行陘在懷州北闊三步長四十里羊腸所經瀑布懸流實爲險隘今按蔡澤謂應侯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劉歆遂初賦曰馳太行之險峻入天井之高關曹孟德樂府詩曰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摧則太行亘絶東西天井羊腸爲道路之險阸可知矣

又按金史地理志云濟源縣有太行山以沁水爲界西爲王屋東爲太行則此山實起於濟源蓋自河南懷慶府入山西澤州迤而東北跨陵川壺關平順潞城黎城武鄉遼州和順平定樂平以及河南之輝縣武安直隷之井陘獲鹿諸州縣界中皆有太行山延袤千餘里焉林少穎曰太行在今懷州之北連亘數州爲河北脊以接恒岳程子謂太行千里片石衆山皆石上起爾朱子語錄曰太行山一千里河北諸州皆旋其趾潞州上黨在山脊最高處過河便見太行在半天如黑雲然

舜典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傳云北岳恒山

周禮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注云在上曲陽爾雅恒山爲北嶽管子曰恒山北臨代南俯趙漢書恒山北岳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西北有祠并州山張晏曰恒山在西避文帝諱故改曰常山武帝元鼎三年常山王徙然後北嶽在天子郡内天漢三年泰山修封還過祠常山瘗玄玉宣帝神爵元年祠北岳常山于上曲陽隋改曲陽曰恒陽故其志云恒陽縣有恒山又滋陽縣有大茂山韓琦岳廟碑云恒山一名大茂山也在今阜平縣東北七十里接曲陽界乃恒山之脊俗名神尖石晉與契丹分界處今阜平曲陽唐縣皆緣大茂之麓括地

志云恒山在恒陽縣西北一百四十里元和志云漢改恒山爲常山至周武平齊復曰恒山唐地理志元和十五年更恒岳曰鎮岳名山記云恒山高三千九百丈上方三十里沈括筆談云北岳謂之大茂山岳祠舊在山下祠中多唐人故碑晉王存勗滅燕還過定州與王處直謁岳廟是也石晉之後稍遷近裏今其地謂之神棚新祠之北有望岳亭新晴氣清則望見大茂山今按阜平縣在眞定府西北二百十里（本靈壽縣地唐析置阜平）大茂山在縣東北七十里與括地志所指爲恒山者道里相符蓋大茂乃北岳之絶頂舊祠在其下故舉此以表恒山也

天下之山莫大於太行然亦必有所止經曰太行恒山至于碣石決無越恒山而仍爲太行之理元和志云連山中斷曰陘述征記曰太行首始於河内自河内北至幽州凡有八陘第一軹關陘第二太行陘第三白陘此三陘今在河内第四滏口陘在鄴西第五井陘第六飛狐陘一名望都關第七蒲陰陘此三陘在中山第八軍都陘在幽州述征記郭緣生所撰也括地志云太行山連亘河北諸州凡數千里爲天下之脊蓋亦據彼文言之渭按爾雅山中絶曰陘軹關陘在今濟源縣太行陘在

今河内縣十六國春秋云慕容永屯軹關杜太行口以拒慕容垂即此二陘也白陘在今衞輝府之輝縣左傳襄二十三年齊侯伐晉取朝歌入孟門登太行杜預云孟門晉隘道蓋即所謂白陘也滏口陘在今彰德府磁州之武安縣後魏永安中高歡就食山東自晉陽出滏口太昌初歡自鄴入滏口擊爾朱兆於晉陽蓋幷鄴往來斯爲孔道矣歷觀傳記所載齊桓公懸車東馬踰太行莊公入孟門登太行范睢曰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蔡澤曰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韓桓惠王十年秦擊韓於太行上黨降趙秦昭王四十四年白

起攻太行道絶而韓之野王降酈食其曰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後漢永平十三年登太行幸上黨元和二年北登太行山至天井關隋大業三年鑿太行山達於幷州以通馳道其所指爲太行者皆在漢河内上黨二郡唐懷澤潞三州之境蓋滏口以南四陘實太行山也又東北踰遼州入直隸眞定府界爲井陘亦謂之土門在今獲鹿縣廣武君所謂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者也古未有指是爲太行者然此在恒山之南即以爲太行亦無不可若飛狐陘南直恒山之北今山西大同府蔚州之飛狐口是也又東爲蒲陰陘在今直隸順天

府易州境又東爲軍都陘在今昌平州境此三陘
者皆爲恒山所隔不得爲太行太行雖大亦千里
而止耳後世沿述征之說遂謂太行連亘訖於幽
州有數千里之遠而其實不然伊川考亭皆云太
行千里此據經立言不爲近志所惑者也且恒山
之北禹功所未及禹導山本爲治水既抵恒山便
當循恒衛二水之間東行並逆河以至碣石無緣
更北歷飛狐而蒲陰而軍都也此三陘指爲恒山
且不可況太行乎說禹貢者當以程朱爲正
大同府渾源州南二十里亦有恒山水經注云崞
縣南面玄嶽即此山也（州本漢雁門郡繁畤崞二縣）古北岳恒山歷
代史志皆云在上曲陽並無異論自宋世以恒山
沒於遼從曲陽望祀之因廢曲陽之恒山而指此
爲禹迹近志謂與在曲陽西北者實一山然州距
大茂約三百餘里雖或峰巒相接未可強合爲一
也北岳在曲陽又何疑焉閻百詩云後之建都於
燕者以爲曲陽在南渾源少北於方位宜余按孔
氏詩崧高疏曰若必據所都以定方位則五岳之
名無代不改何則軒居上谷處恒山之西舜居蒲
阪在華陰之北豈當據已所在改岳祠乎此名儒
之言也金世宗大定間或言今既都燕當別議五
岳名不得仍前代太常卿范拱輒援崧高疏數語

以對事遂寢明弘治六年兵部尚書馬文升建言
北岳當改祠渾源下禮部議侍郎倪岳持不可乃
止修渾源州舊廟而祭祀仍在曲陽萬曆十六年
大同巡撫胡來貢疏請改北岳沈文端鯉爲宗伯
覆疏詳駁議者口塞　本朝順治七年始改祭祀
於渾源當其時惜無如范太常沈宗伯引經史以
正之者
漢志右北平驪成縣下云大揭石山在縣西南莽
曰揭石遼西郡絫縣下云有揭石水南入官（謂丁官本）不
言有山也及文頴注武紀曰碣石在遼西絫縣絫
縣今罷入臨渝此石著海旁（師古曰碣碣然特立之貌）頴字叔良南
陽人爲荆州從事（見干寶搜神記）即王粲贈詩送聘劉璋者
也謂此山臨渝海旁之孤石與班固異自頴始水
經有魏晉間人所附益故亦云碣石在臨渝後漢
志無驪成劉昭補注遂於臨渝言碣石晉省臨渝
入肥如故後魏志碣石在肥如隋省肥如入新昌
尋又改新昌曰盧龍故隋志碣石在盧龍自後漢
迄隋言此山之所在曰絫縣曰臨渝曰肥如曰盧
龍縣名四變而山則一要皆在今昌黎縣東絫縣
故城之南也至括地志始云碣石在盧龍縣南二
十三里與文穎異唐志及寰宇記則云石城縣有
碣石而歐陽忞輿地廣記曰石城故驪成也易祓

據之以釋禹貢按石城有四一在今大寧廢衛界漢舊縣屬右北平縣去龍城可百里一在今永平府西北後魏置屬建德郡通典平州西北至石城一百四十里者是此二縣皆不瀕海一在今灤州南唐置屬平州唐志去灤州三十里一即今撫寧縣唐臨渝改曰石城亦屬平州有臨渝關大海碣石山此二縣皆瀕海志所稱石城故驪成者今之撫寧乎抑灤州之南境乎撫寧本漢臨渝今縣北有臨渝故城為遼西郡之東偏勢不得越令支今遷安絫縣今昌黎肥如今盧龍海陽今灤州而屬右北平也驪成必不在此地嘗試案圖而索之今灤州所領樂亭縣縣在州東南唐初為石城縣地後屬盧龍遼又為馬城縣地金大定末析置樂亭縣有古城在西南三十里似即漢驪成治志所稱石

城蓋指此地非臨渝更名之石城今為撫寧者也然樂亭縣境平衍無山即以州南瀕海之地為驪成地而亦無山唯縣西南四十里有祥雲李家桑坨三島迫近海濵豈即所謂大碣石與通典平州盧龍縣下云有碣石山碣然而立在海旁故名之仍用文穎說金元以來人皆知昌黎為絫縣而碣石在焉求之海旁不得求之水中又不得乃更求之向北之地故明一統志云碣石在昌黎縣北二十里或又以仙人臺上之巨石為天橋柱蓋皆依文穎言之然其山去海八九十里殊違夾右入河之義不可從也

欲辨碣石之所在莫若以今所謂灤河者證之灤河即濡水也漢志遼西肥如縣濡水南入海陽師古曰濡音乃官反讀若難後訛為灤以聲相近也遼因置灤州世遂目其水曰灤河不復知為古之濡水矣今碣石雖無其迹而灤河仍自遷安盧龍灤州至樂亭東南入海與酈注濡水入海之道無異則碣石舊在灤口之東可知矣贊水卑耳之谿淪於海中者當亦在樂亭縣西南也

山有名同而繫之以大小者如大別小別太華少華太室少室之類是也古書大少室大小隨之驪成之山稱大碣石則必有小碣石在蓋即絫縣海旁之石矣酈道

元既宗文穎以為碣石在絫縣又引驪成大碣石以證之若以其山為跨二縣之境也者今按濡水從塞外來東南逕令支故城東又南逕孤竹城西又東南逕牧城西分為二水北水枝出世謂之小濡水東逕樂安亭北東南入海濡水東南流逕樂安亭南東與新河故瀆合新河即魏武征蹋頓時所開也又東南至絫縣碣石山而南入于海樂安亭者蓋即今樂亭縣東北之樂安故城也東北於北即樂安縣絫縣在其南驪城在其西據濡水歷亭南而東又東南至碣石則碣石在亭之東南與驪成西南之大碣石相去闊絕安得連為一山郭璞注山海經曰碣石在臨渝或云

在驪成蓋兩存之愚謂在臨渝者爲是或云漢志其可違乎曰班氏所言間有紕繆西縣之嶓冢氐道之養水武都之東漢水其尤甚者也他如安豐之大別安陸之陪尾尋陽之九江居延之流沙後人皆以爲非而不從豈獨一驪成之碣石哉嶓冢漢水承誤數百年至魏收而始正世皆遵用其說文穎以建安時正班固之碣石猶王橫以新莽時正史遷之禹河也不遠而復理無可疑橫說長於遷固即採之（地理志下文穎云在絫縣然師古以碣石附於絫縣也）穎說長於固今奚不可用邪

山海經曰碣石之山繩水出焉西流注于河此驪

成之大碣石也何以知之絫縣之碣石在濡水之東繩水苟出其山勢不得越濡水而西注于河也又有二碣石史記索隱引太康地志云樂浪遂城縣有碣石長城所起通典云秦築長城起自碣石在今高麗舊界非盧龍之碣石北齊文宣帝紀天保四年大破契丹於青山還至營州登碣石山臨滄海唐志營州柳城縣北接契丹有東北鎮醫巫閭祠又東有碣石山此即文宣之所登與前在遂城者皆非禹貢之碣石也劉昭注補郡國志言常山九門縣有碣石山按孔疏引鄭說云戰國策碣石山在九門縣蓋別爲碣石不與此同今驗九門無此山也（今直隸真定府藁城縣西北二十五里有九門城故縣也四面平曠皆平地無一山）至若燕昭王所築之碣石宮以處騶衍者史記正義云在幽州薊縣西三十里寧臺之東旁近無此山特取爲宮名耳凡言九門薊縣有碣石山者皆妄也

史記秦始皇三十二年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刻者皆於碣石云刻碣石門明自是石不必立也）（自鄒嶧泰山刻石之處凡八史記書之甚明於鄒嶧泰山之罘琅邪會稽繼之先言立後言）二世元年東行郡縣到碣石漢書武帝元封元年東巡海上至碣石此海濱之山斗入海者（封禪書成山斗入海索隱曰謂斗絶曲入海也）故成帝時賈讓言禹之治水鑿龍門闢伊闕析厎柱破碣石凡山陵當路者毀之蓋伊闕類龍門夾峙兩岸水出其間者也碣石類厎柱積絶中流當河之衝者也析之破之不容已矣但此石猶著海旁不知何年苞淪於海

水經曰碣石山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酈注云大禹鑿其石右夾而納河（文本禹貢謂鑿和岌也）秦始皇漢武帝皆嘗登之海水西侵歲月逾甚而苞其山故言水中矣（見第十四卷本禹貢山水）又云漢司空掾王璜（漢書溝洫志傳琅邪王璜字平中傳古文尚書者亦作王璜）言往昔天嘗連北風海水溢西南出侵數百里故張君云碣石在海中蓋淪於海水也（後漢志注禹貢王義疏引張氏地理記張氏不言其名字酈所稱張君邪釋文曰以爲張揖按隋經籍志有張揖廣雅而無張氏地理記未審張君是揖否）昔燕齊遼曠分置營州今城届海濱海水北侵城壘淪者半王璜之言信而有徵碣石入海非無證矣（見寰）

五卷河水又云濡水自樂安亭南與新河故瀆合又東南至絫縣碣石山文穎曰碣石在遼西絫縣絫縣幷屬臨渝地理志曰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驪成縣西南王莽改曰碣石也漢武帝亦嘗登之以望巨海而勒其石於此今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見立於巨海之中潮水大至此句下似有闕文及潮波退不動不没不知深淺世名之天橋柱也今盧龍[illegible]南[illegible]十里有拔石[illegible]立海中高可數丈周圍三十餘步天橋柱即此類狀若人造要亦非人力所就韋昭亦指此為碣石濡水於此南入海又按管子齊桓公征孤竹至卑耳之谿涉贊水今亦不知所在昔在漢世海水波襄吞食地廣當同碣石苞淪洪波也見第十四卷濡水酈氏三言碣石淪於海有其故有其時有其證有其狀鑿鑿可據如此而世或誣為妄談以自伸其無稽之說不亦傎乎曹孟德詩曰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建安十二年征烏桓過此而作[illegible]水[illegible]曹公征烏桓時遊碣石可知後魏文成帝太安四年東巡登碣石山望滄海改山名樂遊蓋此山雖淪於海而去北岸不遠猶可揚帆攬勝車駕東巡大軍出塞者率皆登山觀海以修故事道元家酈亭距臨渝纔五六百里所謂碣石苞淪洪波者乃以目驗知之而引王璜以為證豈若程

泰之生於南宋目不覩溟渤而徒憑古人之一言以恣其臆斷者哉世因程氏之妄而幷疑酈氏之眞亦惑矣所可恨者此山不知至何時復遭蕩滅今昌黎縣南海中無一山自撫寧以東更二三百里海中亦無一山此酈氏之說所以不信於今也按道元卒於魏孝昌二年歲在丙午下距齊文宣登碣石之歲天保四年癸酉凡二十八年而文宣所登乃在營州前此營州未聞有碣石疑是時平州之碣石已亡故假營州臨海之一山為碣石而登之以修故事不然豈有舍此登彼之理自是以後登碣石者無聞焉隋煬帝大業八年親征高麗三月渡遼水七月班師九月至東都而不聞登碣石唐太宗貞觀十九年親征高麗大破之九月班師十月丙午次營州而不登碣石蓋以其山非眞而高洋之故事不足修耳丙辰入臨渝關戊午次漢武臺刻石紀功[illegible]魏氏土地記[illegible]縣東一百里有武帝臺[illegible]丈[illegible]漢武帝東巡海上所築[illegible]太宗貞觀十九年征高麗班師次[illegible]紀功[illegible]今名望海臺在[illegible]州東北一百五十里而不刻碣石則時無此山可知矣妄意推測碣石之亡當在魏齊之世丙午至癸酉二十八年間也宋儒不加考覈而沿襲舊聞謂在平州南海中去岸五百餘里宋時平灤二州陷於契丹曾據滄州地望言之故云然非謂去北岸五百餘里也豈知巢立於巨海之中者後幷化為波濤也哉近

世有郭造卿著碣石叢談以昌黎縣北十里仙人臺當之曰臺即碣石之頂也絕壁萬仞上凌霄漢其臺崇廣頂有巨石爲天橋柱人莫能至夫天橋柱者酈氏明言在海中其又可移之乎陸邪劒去遠矣而刻舟以求之非大愚不至此也

客有難余者曰自剖判以來碣石不知歷幾何年何以一旦忽淪於海中酈氏之言殆不可信余曰凡物之成毀各有氣數山川亦然如謂歷年之多者終古不毀則岐山何以忽崩於周幽之二年梁山何以忽崩於魯成之五年岷山何以忽崩於漢成之元延乎仙傳有桑田滄海之說人皆知其誕

然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詩人不我欺也嘗以近事驗之小孤山本連北岸宿松縣明成化中江流衝斷獨立江心此與碣石之淪海何異酈氏親見營州之城垂淪者半因知渤海之北岸多爲水所呑食致碣石苞淪斯實錄也又何疑焉難者曰誠如是則史何以不書曰酈不云乎歲月逾甚而苞其山蓋非一朝一夕之故人莫得而識之郡不以上聞故不書也且史所不載而見於他書者多矣其可盡以爲妄乎難者曰是則然矣謂其後復遭蕩滅事無可徵理亦難信曰地理潛閟變化無方不可以常情測也山有土戴石者有石戴土者碣石

安知非土戴石者乎初在平地盤基牢固及其淪於海也洪濤颶風四面撞擊山根之土日漸搜空一旦頹陷理之所有古語云水非石鑿而能入石況土也哉難者又曰河包厎柱至今無恙它如瞿唐之灩澦京口之金山皆特立江心屹然不動即海中島嶼亦未聞有忽遭蕩滅者何獨碣石有此大變曰山體當有不同本在水中者必全體皆石深入厚地牢不可拔故歷久而存本在平地者或土上戴石山根浮脆苞淪之後海水日夜激齧下空上重傾仆海底此碣石所以獨異於諸山也難者又曰山有朽壤則崩一隅之變耳何至全體皆

没曰如梁岐等山在平地緜亘數十里故雖有所崩而全體無傷碣石孤立海濱與梁岐等山大小懸絕又爲海水所剝山根瘦削一傾則俱傾矣何留餘之有金吉甫云大抵天地之間山陵土石自有消長顧其消長之數甚長而人之年壽有限則不及見其消長遂以爲古今有定形耳朝菌不知晦朔夏蟲不可語冰其斯之謂矣碣石本在臨淪海中昔有而今亡正所謂土石消長之變也人不信其爲崩亦朝菌夏蟲之見耳

言有似是而非者爲害最甚如經云太行恒山至于碣石說者謂碣石與二山並舉則必高大相敵

故以昌黎縣北之山爲碣石（昌黎本冀縣後漢省入臨俞晉以後爲肥如縣地隋唐爲盧龍縣地遼僞置營州柳城縣遼改縣曰廣寧金又改曰昌黎）而其實不然經云厎柱析城
至于王屋今厎柱見在其能與析城王屋爭雄乎
觀厎柱則碣石可知矣不信海中之碣石而以昌
黎縣北之山爲碣石則亦將不信河中之厎柱而
以陽城縣南之山爲厎柱（陽城縣在山西澤州西八十里府志縣南有厎柱山而傳記無之與昌黎縣北之碣石正是一類）然厎柱無異論而碣石多枝辭何也一
在一亡故也善言禹貢者當憑古記以推尋不可
以在亡爲疑信海中之碣石水經注具有明文若
昌黎縣北離海數十里之碣石孰言之而孰傳之
邪蘇秦說燕曰南有碣石國人必皆識其處秦之

滅燕未久也始皇豈誤刻漢之去秦亦未久也武
帝豈誤遊曹孟德魏文成相望在數百年間也豈
皆誤登道元北人家又近碣石其本朝故事亦必
熟諳豈誤認海中一山爲先帝之所幸而改名如
其誤也必別有一處爲秦漢諸君之古跡號曰碣
石者而它書絕無聞焉舍道元之所說將安據乎
世之言禹貢者抱攣拘之識廢昭曠之觀謂碣石
無亡理而必求見在之山以實之斥古記爲荒唐
奉近志爲典要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樂亭西南三島迫近海濱指爲禹貢之碣石亦無
不可而吾終主文穎何也蓋古時勃海北岸之地

未爲水所吞食則此島去海尚遠不當河流之衝
禹亦無所用其破故惟纍縣海旁之石可以當之
酈云漢世波襄吞食地廣由今以觀穎時石猶著
海旁而張君者始言在海中苞淪之事恐又出漢
後也世之言碣石者不信吞岸苞山之說則求之
樂亭西南猶未爲大失若昌黎縣北之山離海八
九十里既違孟堅又背叔良而且與夾右入河之
義不合失之遠矣金吉甫以在高麗者爲左碣石
而沙門島對岸之鐵山當勃海之口者爲禹貢之
右碣石此地非驪成亦非纍縣西距昌黎四五百
里傳記無徵其何以取信於天下乎

碣石冀州山後世有因黃河改道而移之於兗域
者元王充耘明劉世偉之說是也充耘著讀書管
見言今合口御河入海處北岸有石山聳立狀如
小孤山北俗呼爲碣石古人嘗鐫銘其上或云此
即古黃河道謂之逆河而自海道入河者碣石亦
正在右轉屈之間與經文脗合渭按御河即衛河
亦名永濟渠今河間府青縣南二里有合口鎮爲
漳衛合流處其地有中山山巖聳峙懸瀑數十丈
俗呼爲高土岡豈即所謂石山聳立狀如小孤者
邪蓋宋時商胡北流合永濟渠至乾寧軍入海（軍在青縣南周封齊爲軍治）故金元之世流爲妄談王氏採入經解無

識甚矣世偉陽信人著論言海豐縣北六十里陽信
海豐並屬濟南府今屬武定州縣志山多石無竹木有馬谷山一名大山高三里周六七里疑即古之碣石爲河入海處渭按水經注
篤馬河東北逕陽信縣故城南又東北入海陽信
故城在今海豐縣界縣志云鉤盤河北派經縣西
北三十里又東北經馬谷山前入海蓋即古篤馬
河亦名陷河者宋二股河下流合篤馬河經此山
入海非禹迹也安得指馬谷爲碣石劉氏鑒空無
據或乃賞其新奇而筆之書亦獨何與
入于海正義云言山傍之水皆入海山不入海也
渭按碣石之西爲逆河其東則海禹導山至此須

浮海覯其形勢此句當與逾于河作一例看言山
入海固非言山傍之水入海則尤非禹痛先人之
功不成而勞身焦思八年於外險阻艱難備嘗之
矣何獨於海懼風濤之危而不敢一涉邪
傳云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不可勝名故以山
言之正義云謂漳潞汾涑在壺口雷首太行經底
柱析城濟出王屋淇近太行恒衛滹沲滱易近恒
山碣石之等也渭按懷襄之時平地盡爲流潦故
必升高以望審其所當治者禹實隨山以行非百
川不可勝名而姑舉山以表之也此義施之於壺
口梁岐蒙羽之類則可耳且自導岍以至碣石皆

爲治河張本漳潞諸川悉歸于河言河則諸川在
其中矣疏舉細而遺大殊失要領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圉魚呂反華如字又戶化反
傳曰西傾朱圉鳥鼠三者雍州之南山至于太華相
首尾而東王義曰地理志云朱圉在天水冀縣南鳥
鼠東望太華大遠故傳云相首尾而東也曾氏曰岍
與西傾皆北條山故西傾不言導其文蒙於導岍也
渭按今鞏昌府伏羌縣南有冀縣故城即漢縣也西
傾鳥鼠太華並見前西傾在鳥鼠之西南鳥鼠渭水
所出朱圉太華皆在渭水之南
西傾山在陜西洮州衛西南四百餘里唐洮州臨潭縣故城在衛西南七十里括地志云西傾山在疊州常芬縣西南三百三十六里是衛治距山四百有六里也明一統志云在衛西南一百五十里大誤

一名強臺山水經注引沙州記曰洮水與墊江水俱出強
臺山山南即墊江源山東則洮水源山海經曰白
水出蜀郭景純注云從臨洮之西傾山東南流入
漢而至墊江故段國以爲墊江水也洮水同出一
山故知強臺西傾之異名也見第二卷河水又名西彊山宋
書景平中吐谷渾阿豺升西彊山觀墊江源是也
隋大業三年裴矩撰西域圖記從西傾以去縱橫
所亘將二萬里蓋此山直西域之正東也通典云
西傾山在臨潭縣西南吐谷渾之界衛志云西傾
山延袤千里外跨諸羌今鞏昌府漳縣西北七十

里亦有西傾山明一統志謂卽禹貢之西傾誤也孔疏言西傾在積石東爲河所經今按此山北距金城河四五百里東北距渭源亦六七百里似於河渭無涉其所出者唯洮水白水白水卽梁州之桓水也西傾之戎貢道所由不可以不治故禹特往視之

漢志天水郡冀縣下云禹貢朱圄山在縣南梧中聚師古曰圄讀與圉同水經注云開山圖謂之天鼓山有石鼓不擊自鳴鳴則兵起漢五行志成帝鴻嘉三年天水冀南山有大石自鳴卽此山也通典秦州上邽縣有朱圄山俗名白岩山元和志朱

圉山在伏羌縣西南六十里渭水經縣北去縣一里伏羌縣志朱圉山在縣西南三十里縣治移向西南故山較元和志近三里又石鼓山在縣南四十里西連朱圉蓋卽其別峯諸家互異說者遂謂縣西南錦雞石鼓木梅天門等山皆朱圉之隨地異名者也百詩謂余曰據漢志山在梧中聚夫一聚可容則其址不甚廣安得有如上所云云者吾嘗親經其山在今伏羌縣西南三十里山色帶紅石勒四大字曰禹奠朱圉余因思禹導山本爲治水唯大川出入經過之處則行之非是則雖有名山弗由也岱爲四岳之長而隨刊不及焉他可知已其山不必皆危峻干霄

故若北條之荆若數淺原不得以其澶漫靡迤也而疑之不必皆連峯疊嶂緜地數十百里故若底柱若碣石若朱圉不得以其孤露狹小也而疑之彼謂朱圉非一山凡縣西南之山皆是者坐不知此義也九域志云大潭縣有朱圉山亦非大潭故城在今西和縣西南三百里本漢隴西西縣地蔡傳謂冀縣卽大潭謬甚

西魏改漢首陽縣曰渭源縣隋屬渭州唐因之元和志云鳥鼠山今名青雀山在渭源縣西七十六里此卽導水文所謂鳥鼠同穴者也水經注云鳥鼠山同穴之枝幹也渭水出其中東北流過同穴

枝閒則鳥鼠與同穴爲二山恐非又云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渭水出焉按縣志鳥鼠山在縣西二十里南谷山在縣西二十五里鳥鼠與南谷相去才五里當是一山後人強生分別耳禹導山固有不直前而盤旋往復者如旣抵雷首而不東行乃北至太岳蓋所急在帝都也若鳥鼠居洮水之東禹自西傾循洮水以至鳥鼠最爲徑便今乃先抵朱圉復西行至鳥鼠然後東南行以至太華殊覺無謂竊疑古經元作鳥鼠朱圉自秦禁學口說流行顚倒其字耳

太華山在今西安府華州華陰縣南十里卽西岳

也舜典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周禮豫州山鎮曰
華山山海經曰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
仞其廣十里郭緣生述征記曰華山從麓至頂升
降紆迴凡三十三里水經注曰華陰縣有華山遠
而望之若華狀西南有小華山也又曰山上有二
泉東西分流至若山雨滂湃洪津泛灑挂溜騰虛
直瀉山下寰宇記曰華岳有三峯直上數千仞基
高而峯峻疊秀迄於嶺表三峯者芙蓉明星玉女
也少華山在華州南十里東去太華八十里峯勢
相連視華山差小故曰少華西京賦云綴以二華
謂太華少華也今按二華與終南氣勢聯延雍州

之旅平也曰終南惇物至于鳥鼠禹隨刊自鳥鼠
而東亦必由惇物終南以至于太華蔡傳云九山
刊旅刊始事旅終事旅不言西傾朱圉刊不言終
南惇物其文蓋互相備也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陪又陪音裴渭按陪史記作負漢書作倍顔氏云倍讀曰陪）

傳曰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正義曰地理志云熊
耳山在弘農盧氏縣東嵩高山在穎州密高縣古文
以爲外方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橫尾山在江
夏安陸縣東北古文以爲陪尾是四山接華山而相
連東南皆在豫州界也吴氏曰按唐志泗水縣有陪
尾山泗水出焉蓋即此也以橫尾爲陪尾者非是朱
氏（鑑）曰凡言至于者以相去之遠也太華去鳥鼠
遠故曰至于則陪尾亦應遠觀經文導淮自桐柏東
會于泗沂其爲徐州之陪尾明矣渭按盧氏今屬河
南府密高今爲登封縣地平氏今爲南陽府桐柏縣
其故城在縣西北四十里安陸今屬湖廣德安府泗
水今屬山東兗州府本漢魯國卞縣陪尾山在縣東
也

熊耳山在今盧氏縣西南五十里東連永寧南接
内鄉有東西兩峯相競如熊耳然故名水經注云
洛水東逕熊耳山北禹貢所謂導洛自熊耳是也
陽渠水出南陽渠山即荀渠山也山海經曰熊耳

之山浮豪之水出焉西北流注于洛疑即是水荀
渠蓋熊耳之殊稱又云均水發源盧氏縣熊耳山
雙峯齊秀望若熊耳因以爲名齊桓公召陵之會
西望熊耳即此山也太史公司馬遷皆嘗登之又
云洛水東北過宜陽縣南水北有熊耳山雙巒競
舉狀同熊耳此自別山不與禹導洛自熊耳同也
昔漢光武破赤眉樊崇積甲仗與熊耳平即是山
也渭按漢志弘農上雒縣下云熊耳獲輿山在東
北是上雒亦有熊耳也山海經云讙舉之山洛水
出焉讙舉疑是獲輿之誤（字形相似）又云熊耳之山伊水
出焉郭璞曰熊耳在上洛縣南史記五帝本紀黃

帝南至于江登熊湘封禪書齊桓公南伐至于召陵登熊山正義並引括地志云熊耳山在商州上洛縣西十里也蓋此山自上洛以至盧氏縣亘二百餘里洛水出上洛伊水出盧氏總屬禹貢之熊耳唯在宜陽者爲後起之名唐書地理志虢州湖城縣又有熊耳山今在陝州東百五十里乃達摩葬處雖同在豫域與伊洛無涉

漢書武帝紀元封元年登禮嵩高置奉邑名曰崇高地理志潁川崈高縣武帝置以奉太室山是爲中岳有太室少室山廟古文以崈高爲外方山也師古曰崈古崇字今名嵩山在河南府登封縣北十里左傳昭四年司馬侯曰四嶽三塗陽城太室

太室即嵩高也於四嶽外別言之亦可見嵩高時不爲嶽矣爾雅嵩高爲中嶽蓋後人所附益耳後漢書熹平五年復崈高爲嵩高韋昭曰嵩高有太室少室之山山有石室故名戴延之西征記曰東曰太室西曰少室相去十七里嵩高其總名也元和志云嵩高山在告成縣西北二十三里唐改陽城縣曰告成其故城在今登封縣東南四十里登封縣北八里高二十里周一百三十里少室山在告成縣西北五十里登封縣西十里高六十里周三十里渭按古時皆指嵩高爲太室而韋昭戴延之則兼二室並稱然前賢題咏猶以太室稱嵩山而少室則仍其本名故有嵩少之目其山東跨密縣西跨洛陽北跨鞏縣綿亘百五十里太室中爲峻極峰左右列峰各十二凡二十四少室峰三十六先儒皆以嵩高爲外方金吉甫曰嵩高世名中嶽安得與江夏內方相爲內外哉據唐志陸渾山一名方山蓋古外方云此說非是嵩高當禹時未爲中嶽即爲中嶽而仍名外方與東岱西華南衡北恒一例理無可疑且陸渾方山亦何以知其爲外方乎

詩大雅崧高維嶽駿極于天兼五嶽言之爾雅釋山曰山大而高崧郭璞注云今中嶽嵩高山蓋依

此名邢昺疏云李巡曰高大曰崧此則山高大者自名崧本不指中嶽今之中嶽名嵩高或取此文以立名乎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是亦不以詩之崧高爲中嶽也自劉熙釋名云嵩字或爲崧則二字通作一字世遂以降神生甫專歸之中嶽文士錯解貽誤至今間有能正之者反以爲非可歎也

漢志南陽平氏縣下云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水經淮水出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注云山海經曰淮出餘山在朝陽東義鄉西尚書導淮自桐柏即此也淮水潛流地下三十許里東出桐柏之大復山南謂之陽口水南即復陽

縣也其山今在桐柏縣境元和志云唐州桐柏縣本漢平氏縣東界梁置義鄉縣開皇十八年改以桐柏山爲名山在縣西南九十里一名大復山渭按此山東南接湖廣德安府隨州界西接襄陽府棗陽縣界峰巒奇秀餘山乃桐柏之異名縣志云大復山在縣東三十里胎簪山在縣西北三十里蓋皆其支峰禹貢則總謂之桐柏也

傳云洛經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今按安陸縣北有横山即漢志所謂横尾山古文以爲陪尾者也元和志云陪尾山一名横山在縣北六十里淮水曷嘗經此傳謬禹導山至陪尾蓋實爲

泗水泗之與淮猶伊之與洛也水經注云泗水出卞縣東南桃墟西北桃墟世謂之陶墟舜所處也墟有澤方十五里澤西際阜俗謂之嬀亭山自此連岡通阜西北四十許里岡之西際便得泗水之源博物志曰泗出陪尾蓋斯阜者矣隋志泗水縣有陪尾山今在縣東五十里百許云周禮保章氏疏曰外方熊耳以至泗水陪尾屬揺星賈公彥實從春秋緯文來則漢人早作是解博物志固有所受之也又按禹自桐柏東北行至陪尾蓋由今歸德府界出曹單之間陶丘正在其地河南復出之濟亦入禹經營中矣不然濟雖細而列於四瀆禹何獨不一爲留意邪

禹貢錐指卷第十一上

德清胡渭學

導嶓冢至于荊山

傳曰漾水出嶓冢在梁州經荊山荊山在荊州正義曰梁州云岷嶓既藝是嶓冢在梁州也渭按後魏地形志華陽郡嶓冢縣有嶓冢山漢水出焉唐六典山南道名山曰嶓冢嶓冢縣故城在今陝西漢中府沔縣西南四十里西南接寧羌州界山今在州北九十里荊山見荊州在今湖廣襄陽府南漳縣西通典云南漳漢臨沮地有荊山也

山海經云漢水出鮒嵎山蓋嶓冢之異名也本在漢中郡沔陽縣界（沔陽故城在今沔縣東南十里）後魏正始中析沔陽置嶓冢縣屬華陽郡故地形志云其縣有嶓冢山隋省沔陽入嶓冢屬梁州大業初改置西縣（其故城在沔縣界西[illegible]唐西縣[illegible]城五里）故隋志云西縣有嶓冢山唐武德二年分利州綿谷縣之通谷鎮置金牛縣（金牛故城在今寧羌州西北[illegible]）（[illegible]）而山入其境故括地志云嶓冢山在金牛縣東二十八里通典云金牛縣有嶓冢山四年又分綿谷置三泉縣（其故城在今寧羌州西北東至西縣一百五十里天寶初徙治[illegible]東去舊治一[illegible]）寶曆初省金牛入三泉故寰宇記云嶓冢山在三泉縣東宋至道二年升三泉縣爲大安軍紹興三年改建軍於西縣界復置三泉縣隸軍（今爲大安驛在沔縣西南九十里[illegible]）故輿地紀勝引宋朝郡縣志

云今之言漢水以西縣之嶓冢山爲源後又省三泉入軍故地理通釋云嶓冢山在大安軍西元降軍爲縣故大一統志云漢水源出大安縣嶓冢山明初以其地改置沔縣又於縣西南置寧羌衛成化二十二年即衛置州而山入其境故漢中府志云嶓冢山在寧羌州北九十里蓋此山本在漢沔陽界西南接葭萌自後魏以來言山之所在曰嶓冢曰西縣曰金牛曰三泉曰大安曰寧羌地名六變而山則一皆在古梁州之域其爲禹貢之嶓冢無疑也

金牛故城有二一在通谷鎮元和志云武德二年分綿谷縣通谷鎮置金牛縣者是一在白土店寰宇記云廢金牛縣本名白土店開元十八年移治於此西去舊縣二十里南臨東漢水者是通谷鎮今在寧羌州西北白土店即金牛鎮今爲驛在州東北七十里也嶓冢山元和志云在金牛縣東二十八里蓋襲括地志之文據舊縣言之也吳幼清不知乃云在金牛鎮東二十八里大謬續通典九域志皆云金牛鎮在三泉縣東六十里則舊縣西距三泉三十里而寰宇記云山在三泉縣東二十八里則反出舊縣之西矣蓋二乃五字之誤三泉東至舊縣三十里又東二十八里爲嶓冢山共五

十八里也

嶓冢山孔傳不言所在之郡縣而正義引地理志以實之曰隴西郡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夫此水即嘉陵水之上源非禹貢之所謂嶓冢導漾東流爲漢者也而班固以西縣之嶓冢爲禹貢之嶓冢謬矣自是以後言嶓冢者率依班氏如張衡西京賦云終南太一連岡乎嶓冢潘岳西征賦云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嶓冢玩其辭意皆主隴西而言司馬彪郡國志亦云漢陽郡西縣有嶓冢山無異議也自後魏正始中析沔陽地置嶓冢縣以表其山而名始著酈道元卒於孝昌二年上

距正始置縣之時凡二十餘歲本朝典故生所親見而注水經不言豈事在成書之後不及追改抑亦因其晚出而疑之乎然漾水注引漢中記曰嶓冢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故俗以嶓冢爲分水嶺作者亦似知班志之謬而以禹貢嶓冢爲當在漢中也者不然於漢中記奚爲詳及隴西之山邪由此觀之則魏收以前已有知嶓冢在漢中者不待地形志出而後知也穎達豈未之考乎然班志雖以西縣嶓冢爲禹貢之山而養水則自繫氐道之下不言出某山舊本作沔或作養自水經云漾水出氐道縣嶓冢山而氐道亦有嶓冢矣常璩華

陽國志云東源出武都氐道縣漾山爲漾水而氐道之嶓冢且有漾山之目矣郭璞注山海經云嶓冢今在武都氐道縣南酈道元注水經云東西兩源俱出嶓冢而同爲漢水則似一山跨二縣之境而在西縣者爲西源在氐道者爲東源矣輾轉迷惑愈久愈譌說經者不能出其窠臼而禹貢之嶓冢幾不可問矣西縣故城在今秦州西南氐道今不知所在蓋自晉永嘉之亂隴西沒於氐羌郡縣荒廢常璩郭璞皆云氐道屬武都而晉志武都郡無之則此縣之不可考久矣要之二縣在隴西皆古雍州域也而禹貢嶓冢乃梁州之山不應闌入

雍域故唯魏收所言爲得其實泰州之嶓冢與寧羌之嶓冢南北相距五六百里

漢志南郡臨沮縣下云禹貢南條荊山在東北漳水所出通典云臨沮故城在當陽縣北而南漳亦臨沮地按隋志西魏析臨沮置重陽縣後周改曰思安開皇十八年改曰南漳有荊山今南漳縣西少北八十里之荊山是也左傳昭四年司馬侯曰荊山九州之險十二年右尹子革曰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後漢志臨沮縣有荊山劉昭曰荊州記云西北三十里有清谿谿北即荊山首曰景山即卞和抱璞之處水經注云沮水出東汶陽郡沮陽縣西北景山即荊山首也高峰霞舉峻崍層雲

山海經曰金玉是出亦沮水之所導故淮南子曰沮出荊山杜預曰水出新城縣西南發阿山蓋山異名又云漳水出臨沮縣荊山荊山在景山東一百餘里新城沛鄉縣界雖羣峰競舉而荊山獨秀元和志云荊山在南漳縣西北八十里三面險絕唯東南一隅纔通人徑寰宇記云南漳縣荊山頂上有池喬松翠柏列繞其旁

内方至于大別

傳曰内方大別二山名在荊州漢所經正義曰地理志云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古文以爲内方山也地理志無大別鄭玄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杜預解

春秋云大別闕不知何處或曰大別在安豐縣西南左傳云吳既與楚夾漢然後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然則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得在安豐如預所言雖不知其處要與内方相接漢水所經必在荊州界也蘇氏曰二別山皆在漢上蔡氏曰内方在今荊門軍長林縣大別在今漢陽軍漢陽縣渭按地理志六安國安豐縣下云禹貢大別山在西南鄭杜說所自出正義謂志無大別何也安豐後漢屬廬江郡其故城在今江南廬州府霍山縣西北竟陵故城在今湖廣安陸府鍾祥縣南長林故城在今荊門州東漢陽縣即今漢陽府治大別山在其東北水經注所謂翼際山也

後漢志竟陵縣有章山本内方劉昭曰荊州記云山高三十丈周百餘里水經沔水自荊城東南流逕當陽縣之章山東注云山上有古城太尉陶侃伐杜曾所築禹貢所謂内方至于大別者也既瀆帶沔流寔會尚書之文矣括地志云章山在長林縣東北六十里漢水附山之東傳同叔曰五代晉改竟陵曰景陵通典云長林縣有章山今景陵隸安州長林隸荊門以地勢觀之今其山不復景陵有矣渭按漢竟陵故城在今鍾祥縣界劉宋析竟陵置長壽宵城二縣後周省竟陵入長壽明嘉靖

初更名鍾祥章山本在此地自晉析編縣置長林割竟陵西境以益之故章山在長林界中景陵故宵城後周改曰竟陵雖襲漢縣之名而章山元不在其地也唐貞元末析長林置荊門縣宋爲荊門軍元降爲州明省長林縣入焉故章山今在州東北與鍾祥接界此山在長壽不在宵城之明證也水經以章山繋當陽豈以古當陽亦在今縣東百四十里綠林長坂之南故山在其境與元和志云内方山在沔州汊川縣南九十里叉音義汊川今爲漢川縣屬漢陽府此別是一山寰宇記謂即禹貢之内方非也

大別山在漢陽府城東北半里漢水西岸左傳定四年吳伐楚自豫章與楚夾漢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杜預云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然則此二別在江夏界水經注江水東逕魯山南古翼際山也地說曰漢與江合于衡北翼際山傍者也山上有吳江夏太守陸渙所治城蓋取二水之名地理志曰夏水過郡入江故曰江夏也舊治安陸吳乃徙此山左即沔口矣沔左有郤月城故曲陵縣後乃沙羨縣治也羨音夷 元和志魯山一名大別山在漢陽縣東北一百步其山前枕蜀江北帶漢水山上有吳將魯肅神祠 渭按禹貢大別山杜元凱已知在江夏不在安豐酈氏亦主杜說而終不能指魯山為大別至唐人始能言之小別一名甑山在漢川縣東南十里詳見導漾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 渭按禹貢書作崏後同

傳曰岷山江所出在梁州正義曰梁州云岷嶓既藝是岷山在梁州也地理志云衡山在長沙湘南縣東南曾氏曰岷嶓皆南條山故岷山不言導其文繫於導嶓冢也吳氏曰蜀以西近江源者皆為岷山連峰接岫青城天彭諸山之所環繞皆岷也岷山之陽其山非一衡山南岳也在衡州衡陽縣北七十里南一峯曰岣嶁山自縣西北以至湘南縣東南皆衡山也

渭按岷山地理志云在蜀郡湔氐道徼外湔氐道今為四川松潘衛山在衡西北衡山縣本漢湘南縣今屬湖廣衡州府唐志衡山縣有南岳祠元和志云岳廟在縣西三十里衡陽今府治也

古今言岷山者凡四處一在今四川松潘衛衛東南去布政司七百六十里史記作汶山封禪書云自華以西名山七有瀆山蜀之汶山也漢書地理志云岷山在湔氐道西徼外江水所出蜀志秦宓曰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華陽國志云岷山一名沃焦山其跗曰羊膊江水所出任豫益州記云大江泉源始發羊膊嶺下東南下百餘里至白馬嶺而歷天彭闕水經注云岷山在蜀郡氐道縣即瀆山也又謂汶阜山在徼外江水所道隋志汶山在汶山郡左封縣唐冄州治會軍在翼州一百九十四里今疊溪營西南屬茂州此皆謂在松潘者也一在今成都府之茂州州本冉駹國漢以其地置汶山郡治汶江縣晉改曰廣陽隋又改曰汶山山海經注云岷山在廣陽縣水經注云汶水出汶江道徼外嶓山玉輪坂下元和志云汶山縣有汶山即岷山去青城山百里天色晴明望見成都即隴山之南首張栻西岳碑云岷山在茂州列鵞村其跗曰羊膊也輿地廣記云岷山在汶山縣西北俗謂之鐵豹嶺王氏地理通釋云大渡河一

名羊山江源出鐵豹嶺嶺即羊膊之異名也此皆
謂在茂州者也一在成都府之灌縣縣本漢緜虒
郫江原三縣地周武帝分江原置青城縣因山為
名元和志云青城山在蜀州青城縣西北三十二
里杜光庭成都記云岷山連峰接岫千里不絕灌
縣青城山乃其第一峰也縣志云汶山在縣北三
十里蓋即青城矣一在今陝西岷州衛衛本漢隴
西郡地西魏置溢樂縣今衛治即其故城括地志
云岷山在岷州溢樂縣南連綿至蜀幾二千里皆
名岷山元和志云山在溢樂縣南一里此皆謂在
岷州衛者也然則岷山最大志家各就其所在言

之陸游曰自蜀郡之西大山廣谷谽谺起伏西南
走蠻箐中皆岷山也薛季宣曰今自岷洮松疊以
南其大山峻嶺班班可考者皆岷山之隨地立名
者耳此說是也觀漢志云山在徼外則固不可以
湔氐一縣限之矣大抵岷山北起於溢樂實跨古
雍州之境而南則訖於青城綿地千餘里與太行
伯仲或專指在松潘亦非篤論然大江所出則必
直氐道西徼外者也

舜典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傳云衡山也後漢志
長沙郡湘南縣下云衡山在東南劉昭曰郭璞云
山別名岣嶁湘中記云遙望衡山如陳雲沿湘千

里九向九背迺不復見水經注云湘水北逕衡山
縣東山在西南有三峯一名紫蓋一名容峰此是別有說
盛弘之荊州記云衡山有三峯一名紫蓋一名石囷一名芙蓉容峰最為竦傑自遠望之蒼
蒼隱天故羅含云望若陳雲非清霽素朝不見其
峯丹水湧其左醴泉流其右山經謂之岣嶁山為
南嶽也山下有舜廟南有祝融冢衡山東南二面
臨映湘川自長沙至此七百里中有九向九背故
漁者歌曰帆隨湘轉望衡九面山上有飛泉下映
青林直注山下望之若幅練矣徐靈期南岳記云
南岳周回八百里回鴈為首嶽麓為足嶽麓在長沙唐之潭州湘潭
縣有衡山長沙記云衡山軒翔聳拔九千餘丈尊卑差次

七十二峰最大者五芙蓉紫蓋石廩天柱祝融祝
融為最高韓退之曰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
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為宗顧璘遊衡
山記云登祝融之顛俯視四極蒼然一色山川雜
陳瑣細莫辨風自遠來其力甚勁俟與地下絕殊
比曉觀日出海體象洞見近若隔中東餘游氣浩
漫無際

爾雅釋山云江南衡李巡曰南岳衡山也下文又
云霍山為南岳郭璞曰霍山今在廬江灊縣灊水
出焉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故移其神
於此今彼土俗人皆呼之為南岳南岳本自以兩

山爲名非從近來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爲南
岳又云漢武帝來始乃名之即如此言謂武帝在
爾雅前乎斯不然矣渭按徐靈期記云衡山爲南
岳其來尚矣至于軒轅乃以灊霍之山爲其副焉
故爾雅云霍山爲南岳此蓋本方士家言漢武信
之遂移衡山之祭於灊霍其實南岳曰衡山初無
二名釋山後一條當是漢人所附益璞據不經之
言以衡山一名霍山自古已然非由漢武不亦謬
乎

或問岷山之陽從何起曰當起於灌縣杜光庭云
青城乃岷山第一峰可證也曰斯言其足信乎曰

酈道元云青城山上有嘉穀山下有蹲鴟即芋也
所謂下有蹲鴟至死不飢卓氏之所以樂遠徙也
見水經江水第三十三卷江水上 按史記卓氏之言曰吾聞岷山之下沃
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卓氏
云岷山下有蹲鴟而道元以青城山當之是青城
亦岷山也自南數之則爲第一峰耳禹導山蓋從
此始循江而南且東以至於巫山乃不出三峽而
並夾水以東且南逾澧水沅水以至于衡山也難
者曰岷山之陽極其莽蒼子何以的知其所經余
曰禹導此專爲江水觀導江文云東別爲沱又東
至于澧則不經三峽可知矣至于衡山觀九江之
上流也及衡而止不過其山南故衡不言陽
傳云衡山江所經非也江水南距衡山五六百里
山乃湘水所經於大江無涉妄說如此此豈身爲
博士具見圖籍者之所爲乎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傳曰敷淺原一名傅陽山在揚州豫章界正義曰地
理志豫章歷陵縣有博陽山古文以爲敷淺原朱子
曰過九江至于東陵者言導岷山之水而是水之流
橫截乎洞庭之口以至東陵也是漢水過三澨之例
也過九江至于敷淺原者言導岷陽之山而導山之
人至于衡山之麓遂越洞庭之尾東取山路以至敷

淺原也是導岍岐荊山而逾于河以盡恒碣之例也
見九江彭蠡辨 渭按九江即洞庭說見荊州漢志傅易山傅讀
曰敷今注疏本作博字之誤也晁以道云饒州鄱陽
縣界中有歷陵故縣及傅陽山其說近是禹導山至
此爲豬彭蠡計也而三江形勢亦大略可見他日揚
之所治唯茲二水豈非其明效哉

蔡傳云過經過也與導岍逾于河之義同孔氏以
爲衡山之脈連延而爲敷淺原者非是蓋岷山之
脈其北一支爲衡山而盡於洞庭之西其南一支
度桂嶺北經袁筠之地至德安所謂敷淺原者二
支之間湘水間斷衡山在湘水西南敷淺原在湘

水東北其非衡山之脈連延過九江而爲敷淺原者明甚渭按蔡說本朱子彭蠡九江辯以經義觀之此過者自當爲導山之人若與之辨山脈則又安知岷之北支爲衡者果盡於九江之西而廬阜爲南支之盡處也耶朱子本謂禹所表識猶山之若今論葬法者之所言即以山脈言之亦不如此所以深見其說之謬語意圓活蔡氏述之則未免實且滯矣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焦弱侯云蔡氏之說蓋本其祖父牧堂西山此亦能窺見其微山脈與地脈何異恐未足折東坡於泉下也

禹旣至衡山循湘水西岸而北渡湖至巴陵所謂越洞庭之尾也自巴陵循江水南岸而東踰廬阜抵歷陵所謂東取山路以至敷淺原也古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禹導山自九江以至敷淺原所行皆在其境而蔡傳謂江淮地偏禹或不親行且三苗負其險阻頑不即工官屬之往者亦未敢深入故誤以彭蠡爲江漢之所匯豈其然乎殆不然矣

古文以歷陵之傅陽山爲敷淺原當有所本今欲知山在何處必先明縣在何境通典云江州潯陽縣有蒲塘驛即漢歷陵縣也驛前有敷淺原原西數十里有敷陽山渭按唐武德八年於潯陽縣置蒲塘驛後改爲場五代時楊吳升爲德安縣今治故驛也杜佑以驛爲漢歷陵縣不知何據豈因王莽改歷陵曰蒲亭而遂以蒲塘附會耶黃子鴻深疑之嘗爲之辯曰漢志豫章郡領歷陵縣晉志歷陵與餘汗鄱陽俱割屬鄱陽郡而柴桑則屬武昌郡不應歷陵反出柴桑之西也因謂晁氏云歷陵在鄱陽者爲是且曰吳志歷陵有石印山即今饒州府之鄱陽山亦歷陵在鄱陽之一證也今按鄱陽山在府治鄱陽縣西北一百五十里鄱陽湖中亦名石印山鄱陽縣故城在今府城東六十里三國吳至隋皆爲鄱陽郡治唐移於今所然則府城

西當即爲故歷陵地敷淺原蓋在鄱湖之西落星之畔也說文原高平之野人所登原固有山體故謂之傅陽山猶彊梁原亦稱華原山杜氏析山與原爲二處非也禹導山至此彭蠡三江之形勢皆在其目中而鄱陽以東亦率是山谿無甚水患禹自此還矣

德安縣即唐蒲塘驛據杜氏所言則傅淺原當在縣南而敷陽山在原西相去數十里宋羅泌曰按驛西數十里惟有一望夫山潯陽志謂傅陽山在德安縣南十三里望夫山在德安縣西北十五里邑人或云縣有古敷淺原登此可以望之然則此

望夫山即杜所謂傅陽山而此傅陽山乃杜所謂
敷淺原也文獻通考德安縣有傅淺水吳幼清云
德安即漢歷陵縣地敷淺原蓋兼山水而名敷陽
乃其中間之小山廬阜則其盡處之大山也是皆
遵通典之說渭按周景式廬山記山高二千三百
六十丈山圖云周四百餘里疊嶂之巖萬仞鄰道
元曰秦始皇漢武帝及太史公司馬遷咸升其巖
望九江而眺鍾彭焉然則禹導山至此胡不一登
其巔覽彭蠡三江之形勢而乃抵蒲塘而遂止此
亦事理之難信者且其所謂敷陽山小而卑北距
大江東南距鄱湖皆一百五六十里禹登之不足
以望遠彭蠡三江之形勢未悉奚爲遷改轍而北
邪以德安爲歷陵而指縣南之山爲敷淺原恐屬
不根之談未可以其出於杜佑而信之也
朱子九江彭蠡辨曰今之所謂敷淺原者爲山甚
小而庳不足以有所表見而其全體正脈遂起而
爲廬阜則甚高且大以盡乎大江彭蠡之交而所
以識夫衡山東過一支之所極者唯是乃爲宜耳
又答程泰之書曰詳經文敷淺原是衡山東北一
支盡處意即今廬山若如晁氏說以爲江入海處
所過之水又非特京口而已是其意以廬阜爲敷
淺原也然此山高峻似不可名之曰原金吉甫云

敷古文作傅傅陽山在廬阜之西南則是敷淺原
之陽也蓋廬山雖高而其中原田連亙人民奠居
所以有敷淺原之名是亦善解矣然原田連亙要
不過山中高平之地耳若此者不一而足安得舉
體而名之曰原王耕野云敷淺原恐非廬山高平
曰原而又名敷淺則必平曠之地不爲高山可知
近朱長孺亦云傅陽山漢志得之古文可據也朱
子疑庳小不足表識繹敷淺之名正不當求之高
大蓋傅陽在古本高平之地後人名之爲山耳導
江漢之山至大別敷淺原而即止者以江漢至此
合流赴海不煩殫力隨刊況導水合舉源流可以
互見豈必求之山脈盡處邪此說是也今按水經
注引孫放廬山賦曰尋陽郡南有廬山臨彭蠡之
澤接平敞之原是廬山下固有平原也山今跨德
化星子二縣之境南唐升潯陽縣曰德化今爲九江府治宋升德化之星子鎮爲縣今爲南康府治縣以落星石得名水經注云廬山之南湖中有落星石周迴百餘步高五丈今在城南方里湖中俗名落星墩即此地星子舊
以爲漢鄡陽地然鄡陽故城在今鄱陽縣西北一
百二十里鄱湖之東北則都昌爲是星子似非其
地竊疑星子地本歷陵而敷淺原即孫放所謂平
敞之原乃廬山東南之麓瀕於彭蠡澤者蓋柴桑
故城在德化縣南九十里故蒲塘驛今爲德安縣
在德化縣西南一百五十里此必漢柴桑地西連

武昌郡界故晉以柴桑屬焉而歷陵與鄱陽俱屬鄱陽郡歷陵在柴桑之東鄱陽之西則唯星子可以當之歷陵故今當在鄱陽今星子縣地首境則鄱湖西東宋元嘉初殆廢後爲柴桑乃所以宋併入郡陽而其西則併入柴桑故星子雖屬德化耳廬山盤基廣大其陽必有平敞之原但曠衍無奇蹤勝者所不道而志家又因仍舊說不能詳考指言其狀耳以此求之庶不失朱子之意而又不即以高山爲平原犯學者之所疑準諸地望揆諸經旨視晁氏爲少優云

廬山最高且大禹不以其山表識而顧紀敷淺原蓋以所導之盡處爲言耳自岍岐以至荊山嶻嶭其所必經也而不言嶻嶭言荊山自九江以至敷

淺原廬阜其所必經也而不言廬阜言敷淺原皆其盡處嶻嶭廬阜則包在至于二字中也廬阜爲衡山東過一支之所極乃堪輿家說愚謂敷淺原在廬山東南之麓迫近彭蠡禹導山至此而還故特書之不必擇高大者以爲表識亦無論其山脈之盡與不盡也

正義云從導岍至敷淺原舊說以爲三條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荊山在懷德南條荊山在臨沮是三條之說也故馬融王肅皆爲三條導岍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鄭玄以爲四列導岍爲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鄭創此說孔亦當爲三條也渭按三條之說昉於班固四列之說出於鄭康成蔡傳云三條四列之名皆未當今據導字分之以爲南北二條而江河以爲之紀於二之中又分爲二焉導岍爲北條大河北境之山西傾爲北條大河南境之山嶓冢爲南條江漢北境之山岷山爲南條江漢南境之山此朱子之意而蔡氏述之精且詳矣然以岍岐荊爲大河北境之山則猶未當蓋三山在北河之南渭水之北不得槩言大河北境也吳幼清說此節云岍岐荊三山在渭北北條之北之一壺口至碣石九山在河北北條之北之二也如此即無病矣朱子於

二之中各分爲二吳氏又於四之中各分爲二首節以逾河入海爲限後三節則以至于某爲限也四列長於三條或嫌其陰陽之名近於怪余曰陰陽字只作南北字用於義無害朱子據導字分南北實本康成而又參以一行山河兩戒之說唐天文志僧一行言山河兩戒曰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是謂北紀以限戎狄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漢攜武當荊山至于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以限蠻夷故□傳謂之兩戒□山川□成□號也遂立此義大路之制託始於椎輪學者習朱蔡而忘其所自輒詆康成殊可笑也然當日導山本意不過視大川之所經爲導者之所行初未嘗預設爲四列以繩其轍迹也洪慶善云

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爲例猶天本無度治歷者即周天之數以爲度也余謂導山亦然本無列之可言自說經者就大禹之迹以爲列遂覺九州之山實有此四列耳孔傳云凡此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條列所治水於下互相備蔡傳云山之經理者已附於逐州之下於此又條列而詳記之而山之經緯皆可見矣世皆宗其說然此章紀隨刊之實事自不可少非故設爲導水張本亦非因逐州之下不相聯貫而復條列之以見其經緯也然則本意云何曰莫善於陳壽翁之言曰禹之導山雖曰因而治衆水大槩岍岐之

列河濟所經西傾之列伊洛淮渭所經嶓冢之列漢水所經岷山之列江水所經也明此義則枝蔓之辭一切無庸矣

蘇傳云隨山者隨其地脈而究其終始何謂地脈地之有山猶人之有脈也有近而不相連者有遠而相屬者雖江河不能絶也自秦蒙恬始言地脈而班固馬融王肅治尚書皆有三條之說古之達者蓋已知此矣北條之山首起岍岐而逾于河以至太岳東盡碣石以入于海是河不能絶也南條之山首嶓冢岷山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是江不能絶也非地脈而何朱子非之曰禹之治水隨山刊木其所表識諸山之名必其高大可以辨疆域廣博可以奠民居故謹而書之以見其施功之次第初非有意推其脈絡所自來若今論葬法者之所言也渭按地脈之說出於蒙恬其流弊爲郭璞之葬經味別之說出於許敬宗其緒餘爲陸羽之茶經蘇氏所解者禹貢也而以地脈言山以味別論水眞通人之一蔽朱子闢之是也然其說亦有不盡然者王耕野云導山不論山之高大但於水有干涉則錄之若謂其所表見者必高大可以辨疆域廣博可以奠民居則五岳中之岱山揚州灊山茅山九華山之類其綿亘皆數百里何

故略不紀載邪此言規朱不爲妄愚所以獨有取於壽翁也

山有見於九州之下而導山無之者隨刊不及而施功及之亦或州境之所分與貢道之所經也冀之梁青徐之岱徐之蒙羽梁之蔡蒙雍之終南惇物積石龍門是也有見於導水之下而導山無之者以其山之臨水也而特志之隨刊則未嘗及也弱水之合黎黑水之三危河之積石龍門大伾江之東陵是也有見於導山之下而他無所見者岍雷首析城王屋太行恒山朱圉外方陪尾内方敷淺原是也有再見者北條之荆壺口太岳厎柱碣

石西傾熊耳桐柏大別衡山是也有三見者岐鳥鼠太華嶓冢岷山南條之荆是也或有或無或單或複皆有至理存焉學者不可以不察也

禹貢錐指卷第十一下

禹貢錐指卷第十二

德清胡渭學

導弱水至于合黎（釋文弱本或作溺 合如字黎力兮反）

傳曰合黎水名在流沙東正義曰顧氏云地說書合黎山名但此水出合黎因山爲名也鄭玄亦以爲山名地理志張掖郡删丹縣桑欽以爲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又居延縣有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如志之言酒泉郡在張掖郡西居延屬張掖合黎在酒泉則流沙在合黎之東與此傳不合案經弱水西流水既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當如傳文合黎在流沙之東不得在其西也蘇氏曰合黎山名易氏曰甘州即漢張掖郡弱水出删丹縣南山下合黎山在張掖縣西北二百里俗名要金山薛氏曰弱水出吐谷渾界窮石山自删丹西至合黎山與張掖河合渭按導亦循行之謂與導菏澤之導異禹治水或躬親其事或遣官屬往治之及九州功畢其水之大而切於利害者有九禹身行從原至委核其治否故謂之導非疏瀹決排之謂先儒皆以導爲治夫治河先積石治江先岷山有是理乎經旨鬱而不明可歎也張掖郡今爲甘州衛陝西行都司治酒泉郡今爲肅州衛删丹縣即今山丹衛居延故城在甘州衛東北塞外其澤曰居延海弱水正流出合黎峽口而東北注之非經所謂流沙也

書序云隨山濬川故諸家皆以導山爲隨山導水爲濬川夫導山即隨山之事信矣而以導水爲濬川則大不可何以明其然也水性就下從下而泄故治水必自下始禹之言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此自下而高也九州之序首冀次兖青徐揚荆豫梁雍亦自下而高也說禹貢者無不奉此爲指要獨至於導水而以爲濬川何其與向者之意相背乎誠如所言則治水先弱次黑次河而九州之序當以雍次冀而不以兖次冀矣河先積石而後龍門則壺口之役不得爲第一功矣漢先嶓冢而後三澨江先岷山而後九江則荆不得越

梁而前矣漢先大別而後彭蠡江先東陵而後匯澤則揚不得越荆而前矣淮先桐柏而後泗沂則徐不得越豫而前矣渭洛治之最後則豫又當次雍而居九州之末矣種種悖謬總由不知導水在功畢之後而求合於書序之所言耳林少穎亦知此處有不可通而不能尋究其故遂謂治水之先後不在於九州非惑之甚與

九州所紀諸水是禹施功之次第導水所紀九川是禹循行之次第

蔡傳云水之疏導者已附於逐州之下於此又派別而詳紀之而水之經緯皆可見矣渭按禹乘舟而行核其治否此文蓋紀實爾非爲逐州之下諸水源流不貫又派別而詳記之以相爲經緯也

弱水經不言所出桑欽以爲出張掖删丹縣鄭康成曰衆水東流此獨西流而水經注無之其所經與所入不可得詳今按近志弱水出山丹衛西南窮石山離騷夕次於窮石即此淮南子云弱水出窮石山也今在陝西行都司東一百二十里本漢刪丹日勒二縣屬張掖郡後魏改刪丹曰山丹隋改爲山丹州明改置山丹衛衛西南有窮石山在吐谷渾界十六國春秋云乞伏乾歸擊吐谷渾[illegible]于弱水南即此水也元和志弱水在刪丹縣南山下括地志蘭門山一名窮石在刪丹縣西南七十里十六國春秋云北涼永安九年沮渠蒙遜與從兄男成祠祭蘭門山是也隋志刪丹縣有祀山弱水行都司志祁連山在山丹衛南一百五十里弱水所出蓋皆窮石之異名又按注文見山也或曰弱水之所出从山凡聲居履切隋志祀山疑即凡字之誤北流逕其衛西又西北逕甘州衛北寰宇記弱水在甘州北十三里又西逕

合黎山與張掖河合行都司志刪丹河在城西源出祁連山西流入張掖河即弱水也[illegible]云此水春夏之間塞窄可涉及其深也可乘舟但土人不知造舟耳自與張掖河合其下通名爲張掖河今番謂之黑河按此地無舟渡人惟以牛皮毛袋充舟可渡之說附會於其間[illegible]張掖河古羌谷水也一名合黎水出衛西吐谷渾界北流逕張掖縣北合弱水爲張掖河自下通兼弱水之目漢志張掖郡觻得縣有羌谷水出羌中東北至居延入海括地志羌谷水一名鮮水一名合黎水一名覆表水今名副投河亦名張掖河自吐谷渾界北流入張掖縣史記正義云合黎水源出臨松縣山東而北流逕張掖故城下又北流至縣北二十三里合弱水明一統志云張掖河在都司城西十里源出[illegible]祁連山西出合黎山名合黎水入亦集乃界行都司志云張掖河原名黑河自鎮城西南山流出經祁連山積雪消融其流益盛傍合黎山出羌谷口北入亦集乃弱水又西北逕高臺所北所在行都司西一百六十里本漢表氏縣屬酒泉郡後漢曰表氏後明廢入張掖縣明初爲甘州衛地景泰七年分置高臺所所北十里有合黎山行都司志云黑河在高臺所北二百步即弱水也西陲今略云黑河自所南經鼎東北流逕甘州衛所而西北流入所北塞所三面其在甘州南歛東自板橋西至九壩皆合爲一水深少浮不可徒涉又西逕鎮夷所南所在行都司西北三百里高臺所西北一

百六十里本漢酒泉郡地明置鎮夷所高臺所門下鎮夷黑水即張掖郡西門外十里之黑水也其水由南山甘峻堡西番地面出來直下邊北山約寬十里北行百餘里過鎮夷所西行至鎮夷所出口外水由土岸而下過疾與少石皆行土人呼爲黑河其水遠望之黝然而黑掬之實白水也但與黑沙滾行望之若黑水耳此水大小分爲七十二渠灌田數萬頃居民不竭并皆飲此水其南爲入山西北爲合黎山余於順治戊子之冬曾履此河比西貫河光寬上流甚淺可及馬腹下流非牛舟不能濟按黑河之狀爲門以目驗得之最爲詳確然黑河即張掖河自南山東至甘州衛與弱水合則鎮夷之黑水小弱水矣而門從錄浚御以此爲界鄉之黑水耳也**又西北出合黎山峽口**合黎山自甘州衛西接鎮夷所界其峽口即都司志所謂羌谷口也蓋張掖河本名羌谷水經以峽而出因名羌谷口**又東北逕居延故城又東北入居延澤**漢書元狩二年驃騎將軍去病公孫敖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師古曰居延匈奴中地名也韋昭以爲張掖縣失之張掖所置居延縣者以安處所獲居延人而置此縣括地志居延故城在張掖東北一千五百三十里居延澤在張掖西北出合黎山峽口傍河東壖屈曲東北行千里有寧寇軍故同城守捉也東北有居延海又北三百里有花門山堡又東北千里至回鶻牙帳史記正義云弱水自合黎山折而北流經沙磧之西入居延澤行千五百里元志亦集乃路在甘州東北一千五百里城東北有大澤西北俱接沙磧乃漢居延故城按此城太初三年路博德所築亦曰居延塞非居延縣也班志以漢屬縣了未當**其下流不知所歸據**

後漢書東夷傳夫餘國北有弱水晉書四夷傳挹婁國東濱大海北極弱水唐書北狄傳貞觀三年以奚國阿會部爲弱水州則似弱水自居延澤東北流歷夫餘挹婁之北境而歸於東海其所行之遠當亦不下黑水也

合黎山自甘州衛西北綿延而西接高臺所界又西接鎮夷所界隋志張掖縣有合黎山元和志合黎山俗名要塗山在張掖縣西北二百里括地志云蘭門山一名合黎渠行都司志合黎山在甘州衛北四十里迤邐至鎮夷所石硤口三百里一作合離水經合離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注云合黎山也按漢會水縣故城在今肅州衛東北十六國春秋呂光遣呂纂討段業戰于合離離即黎字之訛也羌谷水北至張掖縣合黎山下與弱水合故因山爲名曰合黎水是合黎水即弱水也經所謂合黎果主水而言則其文當曰導弱水西爲合黎之水矣而經不然傳曰水名非也

程大昌禹貢論曰自西漢以來指言弱水之地其顯著者凡六而班固地志已三出矣條支一也酒泉崑崙二也張掖刪丹本桑欽說以爲西至酒泉合黎三也自漢志以外賈耽以張掖郡之張掖河當之唐史以小勃律之娑夷河東女之康延川當之其多如此臣惟取條支嬀水之西入西海者以應經文而他皆不取爲其地望不與經合也經曰弱水既西桑班賈三家所稱皆不出乎甘肅兩州之間其水未嘗西流故臣深所不據而本漢書初通西域時長老所傳條支弱水以爲經證其水西流注于西海以聲教訖于四海者槩之故敢主其說按史記大宛傳大月氏居嬀水北大夏漢書西域傳安息臨嬀水是此水歷三國之東而條支亦臨之何以知嬀水即弱水耶蔡傳云按通鑑魏太武擊柔然至栗水西行至菟園水分軍搜討又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則弱水在菟園水之西涿邪山之東矣事在宋文帝元嘉六年北史載太武至菟園水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度

燕然山與通鑑小異豈瀚海張掖水於弱水爲近
乎程氏據西域傳以弱水爲在條支援引甚悉然
長安西行一萬二千二百里又百餘日方至條支
其去雍州如此之遠禹豈歷窮荒而導其流也哉
其說非是渭按魏書神䴥二年帝討蠕蠕自黑山
出沙漠至栗水緣水西行過竇憲故壘次于菟園
水去平城三千七百里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
張掖水北度燕然山東西五千餘里南北三千里
張掖水即張掖河通鑑所謂弱水者也瀚海與張
掖水東西相距五千餘里安得爲近此皆不詳考
之過賈耽以張掖河當弱水是也程氏乃以條支

之媯水爲禹貢之弱水夫黑水入于南海經志之
矣向使弱水果與條支之媯水通爲一川經何不
言入于西海而云餘波入于流沙乎游談不根蔡
氏闢之當矣而又引柳宗元之說云西海之山有
弱水夫西海即條支國之所臨也在柳則以爲然
在程則以爲否何義乎
韓氏禹貢詳略曰弱水出自西海之山西海今在
西寧衛城西三百餘里窮石之山當在其左右自
東而西一千五十里至甘州古張掖地過合黎山
又五百一十里至肅州古酒泉地又八百餘里至
沙州古燉煌地以上皆雍域也又二萬餘里至條

支以入西海蔡傳以此西海爲弱水所入故非之
然荒遠之外禹雖未嘗至豈可以其未至而遽疑
其非一水哉則夫菟園水涿邪山皆其所經過之
地也但遠之外夷無可考其接續之所耳渭按柳
說本山海經西海之山即崑崙丘弱水即郭注所
謂不勝鴻毛者也而林少穎云西海即鮮水王莽
置西海郡處韓氏誤承其說以爲在西寧衛西凡
塞外得止水則謂之海非眞海也西海本名卑禾
羌海亦名青海又名鮮水在漢金城郡臨羌縣西
北塞外（詳見黃河積石下）隱測其地當在刪丹南數百里然
窮石一名蘭門山括地志云在刪丹縣南七十里

去青海尚遠古未有謂此山在青海旁者且青海
在湟水之南弱水果出其左右勢不得越湟水浩
亹水而北至張掖也韓氏云云蓋由羌谷水亦名
鮮水其下流與弱水合爲張掖河故遂以此鮮水
爲西海而窮石山亦在其左右耳至其敘弱水之
所經自東而西至燉煌又二萬餘里至條支入西
海謬妄尤甚夫黑水大川也亘絕雍之西界弱水
流至燉煌不滲入沙中則注於黑水矣其能越黑
水而西南以至條支入西海乎今黑水旣堙亦不
聞燉煌界中有水自流沙入西域者其爲無稽之
言審矣且菟園水涿邪山在張掖之東北弱水出

合黎峽只入居延澤者之所經也韓氏亦錯認在西域書生不諳地理憑臆而談徒來識者之笑耳韓氏雍産也以雍人言雍水世或謂必得其實故詳辨之

漢志䚢音鹿得縣下云羌谷水出羌中東北至居延入海過郡二行二千二百里按羌谷水者張掖河之上源也其下流與弱水合則弱水入居延海可知矣過郡二者張掖酒泉也自合黎山至居延海行千五百里遡其源而計之則有二千二百里矣就禹貢言出删丹者爲弱水之正源出䚢得者爲弱水之別源正源主也別源客也志家徇今而忘古往往主客易位故云羌谷水入居延海而删丹弱水之下則闕而不言讀者以意會可也

餘波入于流沙

傳曰弱水餘波西溢入流沙顔氏曰流沙在燉煌西林氏曰弱水溢其餘波以被于流沙猶導菏澤被孟豬也薛氏曰流沙大磧也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故名陳氏曰弱水之正者入合黎其餘則入于流沙也金氏曰大抵西北之地多是沙磧史書所謂河沙諸國佛書所謂沙界恒河沙是也沙則水滲而下如沙州以西山北之地即連流沙弱水滲其下也鄭氏曉曰弱水正派至于合黎過此無事疏鑿矣其餘波入于流沙聽其流行耳志合黎見其經流有所歸志流沙見其支流有所洩渭按弱水入流沙而謂之餘波蓋時遇衍溢則分泄於流沙不常入也其正流自合黎山峽口東北入居延澤故此云餘波

水經流沙地在張掖居延縣東北注云居延澤在其縣故城東尚書所謂流沙形如月生五日弱水入流沙流沙與水流行也元和志居延海即居延澤其沙風吹流行故曰流沙按弱水自合黎峽口以北水不爲患禹治此水止於合黎未嘗及其北故雍州云弱水既西而導水則有入流沙之文無入居延澤之文後人以目驗之見弱水實入居延

澤則以是爲流沙云爾亦莫計其在合黎之西與合黎之東也雖然經云西被于流沙苟在居延是北而非西矣經豈有二流沙哉若夫風吹流行則積中往往有之未可以是定爲禹貢之流沙也

通典燉煌郡古流沙地其沙風吹流行在郡西八十里今爲嘉峪關外廢沙州衛地在肅州衛西八百六十里楚辭招魂云西方之害流沙千里旋入雷淵靡散而不可止山海經云流沙出鍾山西行又南行昆侖墟西南入海晉書咸康元年張駿使楊宣越流沙伐龜玆又苻堅建元十九年呂光討西域自高昌進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俄而大雨得濟魏書太平眞

君中沮渠無諱自敦煌度流沙西據鄯善其士卒
經流沙渴死者太半九年帝遣散度歸自敦煌以
輕騎度流沙襲鄯善下之周書鄯善西北有流沙
數百里夏日有熱氣爲行旅之患風之欲至唯老
駝知之即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爲
候亦即將氈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
防者必至危斃北史自鄯善西至且末七百里而
遥且末國有大流沙數百里裴矩西域記自高昌
東南去瓜州千三百里並沙磧乏水艸四面茫然
唐書西域傳吐谷渾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
風傷行人風將發老駝引項鳴埋鼻沙中人候之

以氈蔽鼻口乃無恙郭義恭廣志流沙在玉門關
外東西數百里有三斷名三隴云渭按以上諸書
所言皆禹貢之流沙也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
道從鄯善並南山北渡河行至莎車爲南道是鄯
善當流沙之路故周書特繫之鄯善金吉甫云嘗
問西域賈人識流沙否曰識之非惟沙流石亦隨
之流也此沙西南出數千里唐書吐蕃傳河源東
北直莫賀延磧尾殆五百里磧廣五十里北自沙
州西南入吐谷渾寖狹故號磧尾隱測其地蓋劒
南之西北磧尾者乃流沙之盡處也又有白龍堆
在廢壽昌縣陽關之西東何三危北望蒲昌蓋亦

流沙之屬漢西域傳鄯善本樓蘭國最在東垂近
漢當白龍堆乏水草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
出五船北通玉門關往來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
開以省道里半避白龍堆之阸贊曰通西域近有
龍堆遠則葱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絶外内也
又有鳴沙山在廢沙州衞南通典沙州燉煌縣有
鳴沙山五代史高居誨使于闐記云瓜州南十里
鳴沙山冬夏殷殷有聲如雷即禹貢流沙也明一
統志云古沙州城南七里有鳴沙山沙如乾糖天
氣清朗沙鳴聞數里外夫三危黑水皆在敦煌而
又有龍堆鳴沙以爲之證禹貢之流沙不在居延

明矣然弱水至敦煌滲入沙中宜也而自鎮夷所
迄嘉峪關亦不聞有西流出塞之水以今驗古殊
爲可疑嘗按高居誨云自甘州始涉磧磧無水然
則張掖郡界已有沙磧高邑李濚曰西北山高多
風不惟河水與沙俱流抑且風勢與沙俱滚余已
丑往肅州時過高臺所竟日行沙漠之地驛路僅
辨馬跡過十數廢莊墻垣尚在房屋皆空問之土
人云此處風猛沙飛院中擁沙如擁雪週一年西
北風大將一莊水田墩院半被沙埋而平昔沙地
却被大風卷盡露出腴田因而别築莊院引渠灌
田又成富庶則流沙之名不止沙州矣此皆禹門

所目驗而得之者可見合黎之地即是流沙弱水餘波從此西溢滲入沙中無迹可尋而東北入居延之流滔滔不絕治尚書者安得不以其澤爲流沙也哉近世經生旣不見西溢之故瀆又不知有東北之正流宜其倀倀而無所適從也

經曰餘波則必有正流在矣說者皆忘此二字但據雍州之文則以爲弱水西流而不知有東北流也據導水之文則以爲弱水逕合黎入流沙而不知其正流達合黎山東北以入居延也蓋禹所施功者止西流之道故曰弱水旣西禹所循行者止合黎山南故曰至于合黎入于流沙然有餘波二

字則東北正流仍未嘗抹摋此化工筆也世都憒憒千年暗室唯陳氏一言爲之炳燭矣

古之言弱水者不一山海經西海之南流沙之濱有大山曰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郭璞曰其水不勝鴻毛史記大宛傳安息長老傳聞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漢書地理志金城臨羌縣西有西王母石室弱水崑崙山祠司馬相如傳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絶浮渚涉流沙師古曰弱水謂西域絶遠之水乘毛車以渡者耳非張掖弱水也楚辭嚴夫子哀時命曰擥瑤木之橝枝兮望閬風之板桐弱水汨其爲難兮路中斷而不通後漢書西域傳大秦國西有弱水流沙西王母所居處近於日所入也十洲記禹乘蹻車渡弱水祠上帝於北河博物志漢武帝時西域胡來獻香乘毛車以渡弱水柳宗元愚溪對西海之山有水焉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名曰弱史記正義弱水有二源皆出女國北阿耨達山即崑崙也南流合於女國東去國一里深丈餘闊六十步非毛舟不可濟南流入海舊唐書東女國王居康延川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爲船以渡新唐書東女國有弱水南流縫革爲船以上所言皆在絶域史固云傳聞有之而未嘗見且鴻

毛不勝草芥難負而顧可乘毛車皮船以渡乎此齊諧志怪之流不足深論藉令有之亦與禹貢之弱水無涉而韓汝節乃曲護程大昌之說以爲禹所導者雖在雍地而其水實與條支之弱水通焉一川嗜痂之癖吾所不解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林氏曰三危距南海凡數千里禹導黑水至三危即得其故道遂從此以達南海蓋其間數千里不加人功修治故經載此水至于三危即曰入于南海也薛氏曰黑水至沙州燉煌縣經三危山流出徼外書謂南流入海其當時之所見邪夏之西境極於流沙而

知黑水之所歸則當時即敘之我大略為可知也渭
按黑水三危並見雍州梁之黑水别是一川非界雍
之西者黑水自三危以北杜氏謂今已堙涸自三危
以南則水行徼外不可得詳亦莫知其從何處入南
海也南海自揭陽以西至象林皆是經所謂海盡東
海也唯黑水所入為南海故言南以别之
傳云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正義
云地理志益州郡計在蜀郡西南三千餘里故滇
王國也武帝元封二年始開為郡郡内有滇池縣
縣有黑水祠止言其有祠不知水之所在鄭云今
中國無也傳之此言順經文耳案酈元水經黑水

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
海然張掖燉煌並在河北所以黑水得越河入南
海者河自積石以西皆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
也渭按滇池所祠之黑水即金沙江與雍州無涉
說見梁州山海經曰灌湘之山又東五百里曰雞
山黑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見南山經雞山不知在何郡
郭璞無注而孔疏引水經以為出張掖之雞山[illegible]
壽書同檢今本無此文蓋其書有散逸耳太平御覽引
張掖記曰黑水出縣界雞山亦名玄圃昔有娀氏
女簡狄浴於玄止之水即黑水也據此則雞山當
在甘州張掖縣界漢為觻得縣地今陝西甘州衛

西有張掖河即古羌谷水出羌中北流至衛西為
張掖河合弱水東北入居延海俗謂之黑河此水
並不經三危入南海安得以此為禹貢之黑水邪
山海經明言南流注于海必非東北入居延之張
掖河其雞山恐亦不在縣界也
張守節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黑水源出伊吾縣
北百二十里又南流二千里而絶三危山在燉煌
縣東南四十里而又自為之說曰按南海即揚州
東大海岷江下至揚州東入海也其黑水源在伊
州從伊州東南三千餘里至鄯州鄯州東南四百
餘里至河州入黄河且曰南海去此甚遠阻隔南

山隴岷之屬當是洪水浩浩處西戎不深致功古
文故有疏略渭按南海焦弱侯以為交趾二廣之
海是也其在揚州東者正謂之東海焉得為南海
乎今河州黄河之北唯湟水合浩亹水入河不聞
有水自沙州東南流經鄯州至此入河者所謂黑
水將安在乎黑水自三危南流其當路之山亦非
隴岷之屬西戎荒遠故禹功不及三危以北之黑
水近為雍界何言不深致功洪水浩浩九州在處
有之古文所紀之水豈皆疏略而不足信乎且水
之入河者同歸於海渭洛入河經書入河而不書
入海黑水果隨河而東經安得書曰入于南海乎

瞽說欺人其書田之稂莠鋤而去之斯爲快也
易氏云樊綽蠻書載蠻水之入南海者有四西洱河與瀾滄江合一也麗水與瀰渃江合二也新豊川合勃弄諸水三也唐蒙所見盤江四也綽指麗水爲黑水一名樣裨江而羅些城北有山即三危山其水從羅些城三危山西南行上流出於西羌吐蕃下流南至蒼望城又南至雙王道勿川有瀰渃江西南來會南經驃國之東而入海蔡傳云樊綽謂西夷之水南流入于南海者凡四曰區江曰西洱河曰麗水曰瀰渃江皆入于南海其曰麗水者即古之黑水也三危山臨峙其上渭按蔡氏述

蠻中四水與易氏異麗水諸家以爲即金沙江出今麗江府界者然金沙江有二一即古繩水東北流合若水至僰道入岷江不入南海一在緬甸東即明正統中王驥征麓川兵抵金沙江諸酋震怖曰自古漢人無至此者也綽云麗水南經驃國東入海驃即緬元史曰古朱波也漢謂之撣唐謂之驃麗水從此入南海其爲緬甸之金沙而非麗江之金沙也明矣此江東北距麗江府二千餘里易氏謂樊綽所稱麗水即漾裨江大謬雲南諸巨川若漾濞（或作樣又作備）瀾滄潞（一作怒）江亦入南海然其源皆在吐蕃河源之東黑水勢不得越河而南與諸川會

唯緬甸之金沙其源在河源之西黑水自三危南流或爲崑崙墟所阻折而西南絕莫賀延磧尾而南合此水於驃國東入海亦理之所有綽說近是但不當目此爲麗水耳然驃國去梁州遠甚苟以梁之西界亦即此水則其地西被吐蕃南跨雲南極於交趾方五六千里以一州而兼五服之地雖禹別九州大小不拘亦不應懸絶至此余故謂界梁州者當爲麗水而緬甸之金沙江縱是古之黑水亦但可以其上源爲雍界不可以其下流爲梁界也

唐藝文志有樊綽蠻書十卷注云咸通蔡襲從事

今按懿宗咸通三年以蔡襲爲安南都護綽佐其幕時南詔阻兵綽所案行者唯交趾地目未窺滇況梁與雍乎故南詔改麗水曰金沙江而綽遂與驃東入海之金沙江混而爲一三危雍州山也而綽乃指南詔羅些城北一山爲黑水所經之三危此無異瞇目而道黑白宋儒多襲其說識何淺也
蔡傳云中國山勢岡脊大抵皆自西北而來積石西傾岷山岡脊以東之水既入于河漢岷江其岡脊以西之水即爲黑水而入于南海渭按蔡氏以龍支之積石爲禹貢之積石故其山南直西傾又南爲岷山而以岡脊分東西岡脊以東之水皆入

河漢岷江信矣若夫岡脊以西之水則勢必入河安得越河而西爲黑水以入南海乎案圖而察之粲然一笑也

蔡傳述程大昌之論曰樊綽以麗水爲黑水恐其狹小不足爲界其所稱西洱河者卻與漢志葉榆澤相貫廣處可二十里既足以界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又漢滇池即葉榆之地武帝初開滇嶲時其地古有黑水舊祠夷人不知載籍必不能附會而綽及道元皆謂此澤以榆葉所漬得名則其水之黑似榆葉積漬所成且其地乃在蜀之正西又東北距宕昌不遠宕昌即三苗種裔與三苗之

敘于三危者又爲相應其證驗莫此之明也而傅同叔非之曰程公駁酈道元等說求漢志益州郡葉榆縣葉榆澤爲黑水之正源又以滇池縣滇池澤爲黑水之下流蓋以滇池澤傍有黑水祠爲證也又據道元等敍載葉榆入海之地在交趾麊令縣（今化州陵水州）爲入南海之的信其有驗也而黑水西河惟雍州則雍州無黑水矣故又求唐史東女弱水爲黑水之上源東女之地正東以及東南皆與今蜀茂雅二州接境則正在漢益州之北去雍州河廓界地望甚順東女弱水之來即雍州鄰境也遂以葉榆一水爲界梁雍兩州以應經黑水西河惟雍州之文信其善辯也而東女弱水前此未有黑水之稱稱黑水自程公始其殆可深據乎又孔穎達云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見水程公乃疑更世既久祠或移之他地遙設而望祀是亦臆度之說也又三危山無所證著以三苗遺種在宕昌（即今化外宕州）（宕遺良反）疑其當在東女弱水旁凡此皆余所未敢執以爲質者也渭按程氏小變樊說以葉榆水爲黑水之源而又援滇池黑水祠以證即如所言此亦在梁域去雍絶遠而程氏必欲以一水貫二州因復求東女弱水以爲葉榆黑水之上源而三危山當在其旁支離舛錯至此而極傅氏駁之深得其輾

轉附會之情大昌之謬甚於樊綽杳溪之識遠過九峰矣葉榆本蠻語與中國文義不同安知爲榆樹之葉澤以榆葉所漬得名檢酈注無此言蓋亦出樊綽韓汝節云此說尤不通源之黑或由榆葉所漬若流去數千里其色尚不變有是理乎且他處黑水甚多未聞皆有樹葉落其下也宕昌國唐爲宕州地州南至扶州四百一十里北至岷州二百五十里蓋古梁州之北界而程氏云葉榆在蜀之正西東北距宕昌不遠計宕州西南距大理凡三千餘里而猶謂之不遠豈生不見圖籍乎且葉榆縣在益州郡西七百餘里縣東有葉榆澤其下

流雖逕滇池縣南而未嘗有黑水之稱安得謂即
其所祠黑水之源哉周密齊東埜語曰程泰之以
天官兼經筵進講禹貢闕文疑義疏說甚詳且多
引外國幽奥地理阜陵頗厭之宣諭宰執云六經
斷簡闕疑可也何必強爲之說且地理既非親歷
雖聖賢有所不知朕殊不曉其說想其治銓曹亦
如此也旣而補外其所謂多引外國幽奥地理者
蓋即條支嬀水東女弱水之類小辯破義不惟無
益於經而且有害於經坐此左官非不幸也
李元陽黑水辯曰黑水之源固不可窮而入南海
之水則可數也夫隴蜀無入南海之水唯今滇之

瀾滄江潞江皆由吐蕃西北來蓋與雍州相連但
不知果出張掖否水勢洶湧並入南海豈所謂黑
水者乎然潞江西南趨蜿蜒緬中內外皆夷其於
梁州之境若不相屬唯瀾滄由西北迤邐向東南
徘徊雲南郡縣之界至交趾入海今水內皆爲漢
人水外即爲夷緬則禹之所導以分別梁州界者
唯瀾滄足以當之元史至元八年大理勸農官張
立道使交趾並黑水跨雲南以至其國觀此則瀾
滄之爲黑水益明矣三危山即不在麗江當亦不
遠大都爲論傳者未嘗知三省地形但謂隴在蜀
之北蜀在滇之東北而禹貢言黑水爲梁雍二州

之界又入南海故不得不疑其跨河知跨河非理
又不得不疑其堙涸曾不知隴蜀滇三省鼎足而
立隴則西南斜長入蜀滇則西北斜長近隴蜀則
尖長入滇隴之間正如三足鐺然黑水之源正在
鐺頭故雍以黑水爲西界對西河而言也梁以黑
水爲南界對華陽而言也蓋各舉兩端若曰西河
在雍東黑水在雍西華山在梁北黑水在梁南云
爾渭按元人以瀾滄江爲黑水因指雲龍州東江
上一山爲禹貢之三危州屬家化府不知與樊綽所云在
羅些城北者是一是二要以雍州之山移之於雲
南其謬則均也元陽大理人自謂熟知其鄉之山

川據張立道事以證瀾滄之當爲黑水瀾滄雖出
吐蕃中元陽亦嘗泝流而上至燉煌之南親見其
與北來之黑水接續爲一川乎若猶未也謂此江
與雍州相連吾不敢信也吐蕃河源直雲南麗江
宣撫司西北一千五百餘里而今瀾滄之源近在
麗江府西北五百餘里其地居河源之東黑水自
三危而南則必入于河矣安能越河而南與瀾滄
相接以入南海乎瀾滄非雍州黑水之下流又甚
明也
焦弱侯禹貢解云孔穎達援水經曰黑水出張掖
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蓋交

趾二廣之海也今輿地圖肅州有黑水南流至積
石幾及三百里不與積石河通此爲禹貢之黑水
無疑但其去南海遼遠而交南久棄無從考其入
海之道耳是孔說其可信者也然張掖在黄河之
外若入于南海則亦當截河而過不然當繞出星
宿海之外此諸儒紛紛求之於絶域也樊綽之所
案行者西南諸夷而未及於西北其所稱麗水西
行入驃始得至南海是得其下流而不知上源也
金仁山又謂瀘水即黑水經雲南至交趾名歸化
水廣處如江東南入海而海道圖自名黑水口按
四川行都司城南有瀘山即瀘水所出而交趾海

口並無所謂黑水口則金說不足信要之孔得其
上源樊得其下流孔得所謂至于三危者而入于
南海之說未通樊得所謂入于南海者而至于三
危之說未通也渭按焦說近是然雞山不知何在
自燉煌西北大磧以至三危不聞有黑水可以目
驗而知之者安見孔之果得其上源乎麗水上源
與三危之黑水斷續總不可知苟上源不接則下
流亦差矣安見樊之眞得其下流乎肅州衛志云
衛西北十五里有黑水自沙漠中南流經黑山下
又南合於白水白水在衛西南二十里源出衛北
山谷中南流與黑水合又有紅水在衛東南三十

里源出衛南山谷中西流會於白水入西寧衛之
西海然則此黑水合白水與紅水俱入臨羌僊海
未嘗過三危入南海也而顧以爲禹貢之黑水乎
凡此類弱侯特網羅舊聞而審擇則有所未遑也
瀘水源出建昌衛西北南合繩若二水東北流入
蜀江不經交趾入海宜其無黑水口也金說實謬
夏殷之衰雍州西北境皆爲戎翟所據及周室東
遷舊都八百里之地悉棄以予秦秦染夷俗諸侯
擯之不與中國會盟輶軒之使莫有過而問焉況
三危西裔之區乎故屈原天問曰黑水玄趾三危
安在蓋自戰國時此地之山川已與崑崙弱水同

其渺茫僅得之傳聞而無從目驗矣秦火之後載
籍淪亡漢興治尚書者不能言黑水三危之所在
武帝通西域玉門陽關之外使者往來數十輩不
聞涉大川而西有可以當古之黑水者故班志張
掖酒泉敦煌郡下並無其文司馬彪亦無可言至
酈道元始云黑水出張掖雞山而其所謂南流至
燉煌過三危入南海亦不過順經爲義與他水歷
敘所過之郡縣者詳略相去遠矣故杜佑云道元
注水經鋭意尋討亦不能知黑水所經之處唐初
魏王泰撰括地志又云黑水出伊吾縣北此與張
掖雞山未知孰是然其所謂南流絶三危者竟亦

不可復尋按伊吾縣唐伊州治也本伊吾盧地貞觀初內附乃置郡縣自甘州以至伊州凡一千五百餘里郵傳不絕宦游之士商旅之徒與夫出使西域者往來如織而不聞言燉煌之西有黑水焉此杜佑所以復有年代久遠或至堙涸之說也難者曰黑水行及萬里黃河之亞也何至於堙涸余曰堙涸之故嘗觀於黃河而知之矣夫下流壅塞則上流必決而徙道水之常也齊桓公時九河填閼下逮周定王五年不過四五十歲而全河南徙鄴東之故大河黎陽之宿胥故瀆漢世已不可得詳矣黑水當亦如此蓋三危以南禹功不及易致壅塞下流既然則上流決而徙道從塞外行不復經燉煌界中此三危之西鹽澤之東所以終不見有黑水也難者又曰水即不至其枯瀆寧無遺跡乎曰凡黃河既徙之後其枯瀆風沙填塞未幾而化為平陸況黑水經流沙之域風吹沙擁抑又甚焉遺迹無存固其所矣周定王時河徙史遷亦不能言賴有周譜載其事王橫始得據此以推知禹河本從西山下東北去彼黑水者不由中國入海又雍西久沒於戎翟新流故道夫孰為紀之而孰為傳之邪禹治黑水不若治河之詳河歷千六百餘年而亦不免於徙則黑水之改流較速疑當在定王之前自屈原已不能知而況伏生輩乎自古文尚書家已不能知而況班固司馬彪酈道元魏王泰諸人乎至若樊綽程大昌金履祥李元陽等紛紛辨論如繫風捕景了無所得徒獻笑於後人而已

南海者漲海也秦置南海郡治番禺其下縣揭陽王莽改曰南海亭蓋南海自此始韓愈潮州刺史謝上表云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是也謝承後漢書交趾七郡土獻皆從漲海出入（七郡謂南海鬱林蒼梧交趾合浦九真日南也）南史扶南國東界即大漲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諸薄國是東起揭陽西訖林邑扶南東西相距六七千里並稱漲海即禹貢所謂南海者也黑水繞出吐蕃河源之外所向或正南或東南西南皆未可知而說者多以闌滄為黑水徙以東南至交趾入海差近梁州之徼外耳其實黑水下流之為闌滄與東南至交趾入海既非出於古記又非得之目驗憑虛測度終難取信何如闕疑之為善乎合黎之北禹未嘗身歷其地則略而不言而黑水獨言入于南海者蓋西戎即敘之後其人必有能言黑水之所歸者故因而志之

或問元世祖使都實求河源當時若更遣一使與都實俱發一窮河源一求黑水豈不甚善曰求河

源易求黑水難河源但自積石泝流而上見其山下之水與吐蕃之河相接則以為源在吐蕃矣黑水異於是燉煌之西既無其迹即逢黑水之源安知為古之過三危入南海者乎三危以南未悉其形即逢入南海之流安知為古之出張掖過三危者乎幽荒之域載籍無徵非若禹河之南從有周譜以紀其事漢河之故瀆有水經以詳其道也雖復遣使古今源流無可參驗亦何所得哉

雍州自禹貢黑水而外有十黑水焉一在今榆林衛西北廢夏州界水經注云黑水出奢延縣之黑澗東流合奢延水入河赫連勃勃築統萬城于黑水之南是也沈氏筆談云今奉使慶州宿大順北黑山山長數十里土石皆黑以今之破石有水出其下所謂黑水也蓋即此當[illegible]者一在今鞏昌府伏羌縣縣西有落門聚水經注云渭水自落門聚至黑水峽水出南山北流入渭是也一在今秦安縣水經注云黑水出黑城北西南逕黑城西至駢鏡峽又西南合瓦亭川入渭是也一在今延安府洛川縣水經注云黑水出定陽縣西山東南流逕其縣北又東南合定水入河是也一在今西安府盩厔縣水經注云就水出槐里縣南山歷竹圃北與黑水合北流注于渭是也一在今平涼府固原州北志云大黑水北流合小黑水至寧夏衛入河是也一在今慶陽府安化縣

志云源出太白山西南流經環縣寧州會九龍川至西安府長武縣入涇是也一在今延安府安定縣合白水東流至延川縣入河志云舊置黑水堡因水以名宋元豐五年种諤遣曲珍攻黑水安定堡是也一在今行都司高臺鎮夷二所境即弱水合張掖河出塞入居延海者俗謂之黑河亦稱黑水是也一在今肅州衛西北自沙漠南流合白水紅水至西寧衛入西海寰宇記云酒泉縣有鴻鷺山穆天子傳天子循黑水至于璧玉之山是也鴻鷺山今名[illegible]山在肅今甘州西[illegible]是山也此皆水之小小者不經三危入南海韓汝節以在鎮夷者為禹貢之黑水焦弱侯以

在肅州者為禹貢之黑水並誤

易氏曰欲正主水先清客水弱黑東為中國病禹先經理之二川安流而中國之川可以次第治矣渭按此主客先後之序山齋就雍言之乎抑統九州言之乎就雍言之則首治弱末治黑何以均客水也而先後殊統九州言之則雍最高治二水最後而何以反居其先皆於經旨不合不知九水次第乃循行先後之序而非施功先後之序時禹方在雍水土功畢乘舟案視自弱水始導至合黎又西即為黑水導至三危轉而東南為積石順道塗之便故首弱次黑以及于河非先客後主之謂也

禹貢錐指卷第十二

禹貢錐指卷第十三上

德清胡渭學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

傳曰施功發于積石至于龍門正義曰河源不始於此記其施功處耳林氏曰孔傳云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此說不然使自積石而下龍門而上果有鑿山穿地之迹則經無緣略而不載也傅氏曰自積石至于龍門計應三千餘里禹記河之所逕疏闊若此者以龍門而上積石而下地高而水不為患禹功所不加故不言也渭按積石龍門見雍州導者循行之謂先儒皆以為施功故其說多誤洪水為帝都切近之災龍門未闢而先從事於積石舍近圖遠無是理也

辯見導弱水下

漢志金城郡河關縣下云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西域傳云鹽澤水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後漢縣屬隴西郡志云積石山在西南河水出此禹貢之積石也段熲傳自張掖追西羌且鬬且行四十餘日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唐書侯君集等追吐谷渾王伏允至星宿川又達柏海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是皆河關縣西南羌中之積石自隋大業二年平吐谷渾於赤水城置河源郡以境有積石山名唐儀鳳二年改置河源軍在鄯州西百二十里鄯州即西

[illegible]又於澆河故城置積石軍在廓州西南
百五十里[illegible]而
積石之名遂移於塞內杜氏通典云積石山在今
西平郡龍支縣南即禹貢導河積石斧傳承其誤
曰地志積石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羌中今鄯州
龍支縣界也閻百詩為之辯曰漢河關縣宣帝神
爵二年置後涼呂光龍飛二年克河關凡四百五
十七年為郡縣後沒入吐谷渾遂不復況積石又
在其西南羌中乎當在漢西海郡之外是真當日
大禹導河處龍支縣近在今西寧衛東南八十里
本漢金城允吾（音[illegible]）縣地後漢為龍耆（[illegible]）城元和志

積石山在龍支縣西九十八里南與河州枹（音孚）罕
縣分界枹罕今臨洮府之河州積石山在州西北
七十里積石關則又在西北百二十里所謂兩山
如削河流經其中是較禹所導之積石河隔千有
餘里豈在其縣界者乎縣界之積石乃小積石山
即酈注之唐述山耳大小積石之名莫明辨於唐
人魏王泰曰大積石山在吐谷渾界小積石山在
枹罕縣西北張守節曰河自鹽澤潛行入吐谷渾
界大積石山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李吉甫曰河
出積石山西南羌中今人目彼為大積石此為小
積石然則蔡傳當云何曰引地志下當云今鄯州

西南塞外山也漢在羌中唐在吐谷渾界今河州
枹罕縣鄯州龍支縣界有積石山乃河所經非禹
所導者胃按應劭云析支東去河關千餘里河首
積石南枕析支則縣距此山亦千餘里可知矣自
東晉之後縣為吐谷渾所據遂以枹罕為華戎之
界故唐初太子賢注後漢書誤認龍支之積石為
禹貢之積石[illegible]而中
[illegible]
葉已知其非獨杜佑不審耳宋咸平四年真宗指
甘沙伊涼等州圖謂輔臣曰此圖載黃河所出之
山乃在積石外與禹貢所述異蓋亦以龍支之積

石為禹迹也蔡氏承誤以釋經學者宗之故元都
實窮河源仍以廓州西南之積石為積石[illegible]
而至正中修宋史其河渠志亦云黃河自貴德西
寧之境至積石經河州昔郭景純注山海經曰名
實相亂莫矯其失習非勝是終古不悟此之謂矣
漢志馮翊夏陽縣下云禹貢龍門山在北劉昭注
補郡國志云太史公曰遷生龍門韋昭謂在縣北
也水經注引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後魏
志夏陽縣有龍門山隋改縣曰韓城故括地志云
龍門山在韓城縣北五十里此河西之山東與壺
口隔水相望通典云同州韓城絳州龍門二縣有

龍門山即禹所鑿是河東亦有龍門山矣然經所
謂龍門在雍域不在冀域杜説本顔師古辨見導
山
水經注河自蒲昌有潛行地下之證重源出於積石之
山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也山在西羌之中燒當
所居延熹二年燒當犯塞護羌校尉段熲討之追
出塞至積石山斬首而還司馬彪曰西羌者自析
支以西濱於河首左右居也河水屈而東北流逕
於析支之地是爲河曲矣應劭曰禹貢析支屬雍
州在河關之西東去河關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
河曲羌也河水又東自河曲逕西海郡南 [illegible]

[illegible] 又
東逕允川而歷大榆小榆谷北 [illegible] 又
[illegible]
東過隴西河關縣北洮水從東南來注之 [illegible] 又東流
[illegible]
入西平郡界左合二川 [illegible] 又東逕澆河故城北 [illegible]

[illegible] 又東逕石
城南 [illegible]
十里 又東北逕黃河城南 [illegible] 又東逕邯川城南
[illegible] 又東逕臨津城北
白土城南 [illegible] 又東左會
白土川水 [illegible] 又東北右會二水 [illegible]
[illegible] 又東歷鳳林北 [illegible]
[illegible] 又東與灕水合 [illegible]

[illegible]
東逕左南城南 [illegible] 又東逕赤城北
[illegible] 又東洮水注之 [illegible]
東逕金城允吾縣南湟水從西來注之 [illegible] 又
[illegible]

有允吾故城後漢光和六年金城河水溢山二十餘里[illegible]可以結會[illegible]門 又東逕石城南 謂之石城津[illegible]

[illegible]在金城西北今蘭州西有石城津 又東南逕金城縣故城北 十三州志[illegible]

北門東[illegible]泉水注之按故城即今蘭州治 又東逕榆中縣北 [illegible]

[illegible] 又東逕天水北界 [illegible]

[illegible]亂山中二百餘里入衛界[illegible]

[illegible]隴西其居 又北逕武威媼圍縣東北 [illegible]

晉咸寧五年馬隆討[illegible]此水或因以名媼圍[illegible]

壽識代南州[illegible]清出媼圍縣界[illegible]東南中衛之西南也 又東北逕天

水勇士縣北 [illegible]勇士故城[illegible] 又東北逕安定祖厲縣

故城西北 [illegible]

在靖遠衛西[illegible]一百二十里 又東北逕麥田城西又東北逕麥田山

西 [illegible] 又東北高

平川水注之 [illegible]

[illegible] 又東北逕眴

卷縣故城西 [illegible]

東唐為靈州[illegible] 又北逕北地富平縣西 [illegible]

青山[illegible]南一百四十里有峽口[illegible] 又北逕富平縣故城西 [illegible]

在靈州所西南 又北逕薄骨律鎮城 [illegible]

本[illegible]縣枕黃河[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又逕典農城東又逕北典農城東 二城皆上河典農都[illegible]

[illegible]所治也在今靈州所界 又東北逕寨縣故城 漢屬北地郡其故城當在今所西南 又北

與枝津合 [illegible] 又東逕渾懷鄣

西 [illegible] 又東北

歷石崖山西 [illegible] 又北逕朔方臨

戎縣西 [illegible]

[illegible] 又北逕臨戎縣故城西 [illegible] 又東逕沃野故城

南 [illegible]第一[illegible]也

又北屈南河出焉又北迤西溢於窳渾縣故城

東 [illegible]

西北 又屈而東流為北河 [illegible]

過九原[illegible]

是也 東逕高闕南 [illegible] 又東逕

[illegible]

臨河縣故城北 城在今[illegible]西北 又東逕陽山南 [illegible]陽山在[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又南屈逕河目縣左

[illegible] 又南合南河

[illegible] 又南逕馬陰山

[illegible] 又東南逕朔方縣故城東北 漢朔方郡治[illegible]

（和志什賁故城在夏州朔方縣理北即漢朔方縣之故城[illegible]）（[illegible]城復朔方是也漢武帝元朔二年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使校尉蘇[illegible]建築朔方[illegible]自漢至今常為關中根本[illegible]）

（一名朔八[illegible]名[illegible]水源出[illegible]）（改[illegible]城名[illegible]城[illegible]）（[illegible]加功[illegible]）又東轉逕渠搜縣故城北（方朔[illegible]）

（中部都尉治[illegible]北[illegible]）又東逕西安陽故城（城在[illegible]五原郡[illegible]）

又東逕田辟城南（[illegible]五原郡[illegible]成宜[illegible]中部都尉[illegible]田辟[illegible]）

（[illegible]地名）又東逕成宜縣故城南（城在[illegible]）又東逕原亭城

南（五原中部[illegible]都尉治）又東逕宜梁縣故城南（[illegible]城今在[illegible]南六十里世謂[illegible]）

東　又東逕稒陽城南河陰縣故城北（[illegible]稒陽[illegible]西北[illegible]）

（[illegible]陽塞即此城[illegible]五原[illegible]）又東逕九原縣故城南（秦置九原郡治[illegible]）

（北漢元朔二年更名五原秦[illegible]河上塞[illegible]廣曰陶山在五原[illegible]元和志[illegible]故城在[illegible]城北四十里[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七十二[illegible]今[illegible]地理[illegible]前代九原[illegible]）

（[illegible]城）又東逕臨沃縣南又東石門水南注之（水北出石門鄣[illegible]）

（[illegible]臨沃縣東注于河[illegible]大[illegible]五原[illegible]稒陽縣西）又東逕稒陽故城南（[illegible]在[illegible]）

（[illegible]稒陽縣北出石門障[illegible]城[illegible]）

（[illegible]）又東

塞泉城南又東逕雲中楨陵縣南又東逕沙南縣

北（[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從縣東屈南逕沙陵縣西白渠水注之（[illegible]）

（[illegible]）又南逕赤城東又南逕定襄桐過縣西（[illegible]）

（[illegible]）又南樹頹水注之（水出東山西[illegible]南至[illegible]陽故城[illegible]）

（[illegible]都尉治）又南大羅水注之（水上承[illegible]西南流[illegible]西注于河[illegible]縣故城南[illegible]五十里[illegible]）

又左得湳水口（水出西河郡美稷縣西流合[illegible]水而注于河按[illegible]南[illegible]）

（[illegible]峽）又南逕西河圁陽縣東圁水注之（水出上郡白土縣[illegible]）

（北又東[illegible]圁陽[illegible]當在[illegible]）又

南諸次之水入焉（水出上郡諸次山東[illegible]入長城又東[illegible]）

又南逕離石縣西奢延水注之（[illegible]）

（又[illegible]入于河[illegible]）又東逕土軍縣西（[illegible]）又

南逕上郡高奴縣東（今[illegible]）又南逕河東

北屈縣西（[illegible]北二十里有北屈故[illegible]）又南為采桑津（春秋傳[illegible]）

（[illegible]是也）又南逕皮氏縣西（[illegible]）北屈故

城西十里有風山（[illegible]）風山西四十里有

孟門山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

之上大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大

禹疏通謂之孟門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實為黃

河之巨阸此石經始禹鑿河中漱廣夾岸崇深傾

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復倚其中崩浪萬尋懸流

千丈鼓若山騰迄於下口方知慎子下龍門流駛

竹箭非駟馬之追也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

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鐫迹遺

功尚存以今輿地言之河自大積石山東北流逕

陝西西寧衛西南塞外至河州西七十里入塞（衛在[illegible]）

（[illegible]東南[illegible]河州分水[illegible]一百八十里[illegible]白山[illegible]）

經059-338

又東北逕州北合灕水又東北合洮水（二水已見上文）又東北逕蘭州西南湟水合浩亹水自西來注之（州在臨洮府北二百[illegible]）又東北逕州北[illegible]又東北逕靖遠衛北[illegible]又東北逕寧夏中衛南[illegible]又東北逕靈州所北[illegible]折而北逕寧夏衛東南[illegible]

[illegible]又北逕平羅所東[illegible]又北逕榆林衛西出塞逕廢豐州西[illegible]十里[illegible]折而東逕三受降城南[illegible]

而南逕廢勝州東入塞其東岸則平鹵衛[illegible]折

[illegible]又南逕府谷縣東其東岸則河曲縣保德州[illegible]又南逕[illegible]地西逕神木縣南又南逕葭州東其東岸則興縣[illegible]又南逕吳堡縣東又南逕綏德州東其東岸則臨縣永寧州寧鄉縣（吳堡在葭州南八十里[illegible]綏德在延安府東北一百六十里[illegible]）

一百二十里無定河在州城東即古奢延水以貢沙急流深淺不定故名臨縣在山西汾州府西北三百里黄河在縣西八十里永寧州在府西少北一百二十里寧鄉在州西南五十里黄河並在其西元和志石州平夷縣黄河西去縣一百四十五里定胡縣黄河去縣西二百步按平夷故城即今寧鄉縣治定胡當在永寧州界永寧本石州明隆慶三年更名又南逕清澗縣東又南逕延川縣東又南逕延長縣東其東岸則石樓縣永和縣大寧縣清澗在延安府東北二百二十五里黄河在縣東[illegible]在府東北二百里黄河[illegible]四十五里[illegible]少南五十里黄河在縣[illegible]里門[illegible]山故城在府東南一百八十里石樓在汾州府西少南一百六十里黄河在縣西九十里永和在山西平陽府隰州西九十里黄河在縣西六十里大寧在州西南九十五里黄河在縣西六十八里孟門山在縣西南八十里亂吉州分山又南逕宜川縣東其東岸則吉州鄉寧縣宜川在延安府東南二百八十里黄河在縣[illegible]州七十里[illegible]台水鑿石[illegible]府[illegible]川故城在今宜川縣東七十里孟門山在縣東南二十里[illegible]岸山[illegible]吉州孟門山[illegible]相接[illegible]縣西南二十六里河中之石槽山也吉州在平陽府西二百四十里黄河在州西六十里孟門山在州西南七十里鄉寧在州東南六十里黄河在縣西七十九里又南至韓城縣東北龍門山在焉其東岸則河津縣韓城在西安府同州東北[illegible]可事在平陽府[illegible]龍門[illegible]龍門丁數十[illegible]每[illegible]月則[illegible]此導河積石至于龍門之所經也

蔡傳李復云同州韓城北有安國嶺東西四十餘里東臨大河瀕河有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龍門起於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至此山盡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東於山峽間千數百里至此山開岸闊豁然奔放怒氣噴風聲如萬雷余按舊說禹鑿龍門而不詳其所以鑿誦說

相傳但謂因舊修闢去其齟齬以決水勢而已今詳此說則謂受降以東至于龍門皆是禹新開鑿若果如此則禹未鑿時河之故道不知却在何處而李氏之學極博不知此說又何所考也渭按安國傳言禹治河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此亦有所本鑿山即闢龍門穿地即鑿呂梁也但不當云起自積石耳穎達復爲之說曰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則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南行至于龍門計應三千餘里龍門底柱鑿山也其餘平地穿地也言自龍門以下亦然則其所穿鑿更遠矣李復謂起自東受降城較安國所言爲近然計東城至安國嶺亦有千四五百里如必須處處穿鑿豈人力所能及禹勞民亦不應至此而二孔之妄又無論矣總由以導爲施功遂積訛相承而不覺耳至其所謂鑿山穿地者亦只是因舊修闢非本無水道而始開之蔡氏云云則又疑所不當疑也

孔疏謂積石在龍支又據釋水之文故云至龍門三千餘里然其實不止於此約計有四千三百餘里若禹貢之積石更在龍支縣西南塞外一千二百餘里則自積石至于龍門當有五千五百餘里也龍門以下記河行方向甚詳而其上絕不言方向蔡傳云荒遠其所略也今按龍門以上禹功所

不加故數千里之河總括爲一句河自積石東北流至寧夏折而北至廢豐州折而東至東受降城折而南方向不一難於屬辭故略之非爲荒遠也（河自積石至龍門所行皆雍州之域不可謂荒遠宋人見朔方西東不入其版圖遂以荒遠目之耳）

禹導自積石爲中國河其水不復行戎翟之境及三代之季雍州西北二隅每爲戎翟所侵秦漢以來屢復屢失大抵河湟之外悉屬羌渾雲中五原盡歸獯鬻河行其閒出且入者再唐之中葉吐蕃盛強盜有隴西州縣遠近有司不復傳宰相賈耽乃繪布隴右山南九州具載河所經受爲圖曰吐蕃黃河錄貞元十四年上之（藝文志地理類賈耽吐蕃黃河錄四卷）其繫之吐蕃者蓋本中國河行之地而時爲吐蕃所據耽志存經略故詳著之非謂河源之在積石外者也宋世亦陷吐蕃及西夏元乃混一罔不賓服明仍以河州爲入塞之始而天順六年元孽毛里孩等入居河套羈縻不絕以迄於今漢雲中五原二郡地遂不登版圖黃河之行其境者世狃不知爲弼成之所及而州縣舊蹟置之不問矣故余解導河於大積石以下黃甫川以上備攷古記敘次特詳

附論河源

山海經曰槐江之山丘時之水出焉而北流注於泑水實惟帝之平圃南望崑崙其光熊熊其氣魂魂西南四百里曰崑崙之丘是實惟帝之下都河水出焉而南流注于無達赤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氾天之水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醜塗之水黑水出焉而西流注于大杅是多怪鳥獸又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illegible]下都天帝都邑之在下者[illegible]）

渭按此第二卷西次三經文也是書山川之方鄉里至不可爲典要後世無從測算崑崙疑當在西域而不知其在何國去玉門陽關凡幾許也

又曰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崑崙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赤水出東南隅以行其東北西南流注南海厭火東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流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洋水黑水出西北隅以東東行又東北南入海羽民南弱水青水出西南隅以東又北又西南過碧方鳥東（[illegible]言海內者明海外復有崑崙山[illegible]自此以上二千五百餘里上有醴泉華池去嵩高五萬里蓋天地之中也見禹本紀[illegible]）

按此第十一卷海內西經文也其山即西次三經之崑崙唯多弱水青水耳海內謂西海之內郭注云海外復有崑崙者即大荒經之所言也是書非一時一手作故文多冗複謂此條重出者近是但考其河行之方鄉自崑崙東北隅西流逕其北又

西南出渤海外又西轉北入禹所導積石山則崑崙反在積石之東矣有是理乎

又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濵赤水之後黒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此山萬物盡有郭注云弱水其水不勝鴻毛河圖玉版曰西王母居崑崙之山

按此第十六卷大荒經文也漢書西域傳云條支國臨西海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後漢書西域傳云條支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據此則海外崑崙當在條支國西海之南故經有弱水西王母之説范曄西域

傳論云甘英臨西海以望大秦距玉門陽關四萬餘里而崑崙更在西海之南遠斯極矣禹本紀所云去嵩高五萬里者當指此山水經引以説西北之崑崙非也

爾雅釋水曰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黄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郭注河源處激湊以下發也潛流地中汨漱沙壤所受渠多衆水經作其深黃

按爾雅此山海經差爲可據河出崑崙信矣離騷曰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緤馬閬風在崑崙之上白水其即山下之河源乎然自漢以前但知崑崙在中國西北終未明在外國某地也

史記大宛列傳張騫使西域還爲天子言于寘徒賢反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則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其後騫死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烏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按張騫及後使者皆未嘗指于寘之山爲崑崙武帝自案古圖書以名之耳故太史公云不睹今其圖與書並不傳後世必欲求崑崙之墟唯葱嶺河所本者近是山海經之方鄉里至不足憑也以理度之則崑崙當在葱嶺之西北而遠近終未可知多方推測奚爲乎法言病子長愛奇而子長却不敢言山海經之所言今人説河源動輒引崑崙以證是何其好學深思不逮子長遠甚而愛奇獨過之也

漢書西域傳西域自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

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阸呂玉門陽關西則限呂葱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河有兩原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illegible]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呂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云

按史敘兩源歷歷如畫了無可疑河神物也潛流所在多有何獨至於河而疑之但積石出爲中國河處恨古來無人目驗其狀耳然鹽澤受西域數大川之水陽淪之脈豈無所發越而遂止揆之以理殆非妄言

水經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illegible]其高萬[illegible]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屈從其東南流入于渤海[illegible]又南入葱嶺山[illegible]

[illegible]又西逕罽賓國北[illegible]又西逕月氏國南[illegible]又西逕安息南[illegible]河水與蜺羅跂禘水同注雷翥海[illegible]又西逕四大塔北[illegible]又西逕陀衞國北[illegible]河水又東逕皮山國北[illegible]又東與于闐河合[illegible]南河又東逕于闐北[illegible]

[illegible]又東北逕扜彌國北[illegible]又東逕且末國北[illegible]北河又東北流分爲二水枝流出焉[illegible]北河自疏勒流逕南河之北[illegible]又東南逕溫宿國北[illegible]又東逕姑墨國南[illegible]又東逕龜茲國南[illegible]又東逕注賓

城南（渭按此即上文所謂古寶州）又東逕樓蘭城南又東注于坳澤（即經所謂蒲昌海也水積鄯善之東北龍城之西南龍城故大國地方千里皆爲鹽而剛堅故蒲昌亦有鹽澤之稱其中洄湍電轉爲隱淪之脈河水之所潛而出于積石也）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渭按此二十字錯簡在前今移置於此卽謂蒲昌海）又東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可自蒲昌南達崙一段其皆闕入塞之始自此經當是實故從河水重源又發於西塞之外出於積石之山山海經曰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也）

按水經敘西域兩源較漢書尤爲明備唯是積石一山錯簡在勃海之下葱嶺之上遂來後人之彈射并其全經而疑之而不知此非其本文乃妄庸人之所竄易也彼見山海經云河水出渤海西北入積石山遂以此經海外之海爲渤海殊不知坳澤之亦名蒲昌海也彼見此經云河水東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遂謂積石距敦煌遼遠而坳澤最近故移積石於渤海之下使坳澤與敦煌相接殊不思三郡界中實無河也蓋漢世河關以西皆爲羌中地河水所經人莫能覩故聊假三郡之南以表之非眞謂河自鹽澤東流入玉門陽關也杜佑不察此意而以爲寡集之不詳固其宜矣若夫道元之注惟渤海以上博引釋氏怪誕之說其覺無謂至葱嶺以下發明頗多其言崑崙墟也曰淺見末聞非所詳究其言積石山也曰宜在蒲昌海下其言葱嶺河也曰河源潛發分爲二水其言蒲昌海也曰洄湍電轉爲隱淪之脈正其謬而補其闕亦可謂精審之至矣杜佑詆水經并詆道元豈通論哉

又按山海經有兩崑崙一在中國西北帝之下都河水出其東北隅者是也一在西海之南西王母所居弱水之淵環其下者是也水經敘河水主在西北者言而亦不能確指在某國其曰南流入渤海者猶鹽澤之隱淪也其曰又南入葱嶺山者猶積石之顯發也然則自崑崙以至積石有二重源矣葱嶺之顯發莫有能言其狀者而鹽澤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則山海經有云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此蓋與梁州之潛水入龍門大石穴下西南潛出者相似鹽澤之伏有奇狀則積石之出亦必有奇狀惜乎自漢以來二千餘歲曾未有一驗之者也

又按酈注言敦薨之水出敦薨之山而引山海經以爲即西流注于泑澤出崑崙之東北隅實惟河源者也夫敦薨在焉耆之北匈奴之西烏孫之東而崑崙近直其西南則崑崙之處所未有明確於此者是水爲河源無疑而葱嶺于闐之水皆旁源而非正源矣然釋氏西域記以阿耨達爲崑崙其山所出之水有北流入牢蘭海者苟以爲河源有

何不可彼亦一崑崙此亦一崑崙安見敦甍之獨是也問嘗綜而論之西域之水注鹽澤者其源有四一曰蔥嶺二曰于闐三曰敦甍四曰阿耨達終不知何者爲正今所急者但當驗積石重源之有無以辨西域吐蕃之是非耳其孰爲崑崙孰非崑崙孰爲河源孰非河源愚不敢臆爲决也

唐書吐谷渾傳太宗時其王慕容伏允數入寇貞觀九年詔李靖侯君集任城王道宗等率兵擊之道宗破伏允於庫山俘斬四百伏允西走靖等分軍追之又數破之君集道宗行空荒二千里閱月次星宿川達柏海上望積石山覽觀河源

舊唐書吐谷渾傳侯君集與江夏王道宗趣南路登漢哭山飲馬烏海經塗二千餘里空虛之地又達于柏海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焉李靖傳軍次伏俟城吐谷渾退保天非谷靖深入敵境遂踰積石山侯君集傳君集道宗歷破邏眞谷踰漢哭山轉戰過星宿川至于柏海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乃旋師與李靖會于大非川平吐谷渾而還

按此河源與史漢所謂河源者不同彼河源在西域此河源只在吐谷渾界積石山流入爲中國河處蓋鹽澤潛流重源顯發禹導河由此始故亦謂之河源也昔後漢段熲追西羌至河首積石山亦出塞二千餘里而道宗謂諸將曰柏海近河源古未有至者何也蓋柏海在積石之南頗繞及其山而上未嘗度山南也今舊史曰踰積石山又曰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則山海經所云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者皆在其目中矣惜乎一時皆武人即有記室亦不過詞章之士不能諦視重源證明古志耳

杜氏通典曰水經所云河出崑崙山者宜出於禹本紀山海經所云南入蔥嶺及出于闐南山者出於漢書西域傳而酈道元都不詳正所注河之發源亦引禹紀山經釋法顯遊天竺記釋氏西域記所注南入

蔥嶺一源出于闐山合流入蒲昌海雖約漢書亦不尋究又水經云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然後南流入蔥嶺據此則積石山當在蔥嶺之北又云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並今郡地也夫山水地形固有定體自蔥嶺于闐之東燉煌張掖之間華人來往非少從後漢至大唐圖籍相承注記不絕大積石數千里未有桑田碧海之變陵遷谷移之談此處豈有河流篆集者不詳斯甚西域傳云河水一源出蔥嶺一源出于闐合流東注蒲昌海皆以潛流地下南出積石爲中國河此禹紀山經徒於附近終是紕繆此唯憑張騫使大夏見兩道水從蔥嶺于闐合流入

蒲昌海其于闐出美玉所以騫傳遂云窮河源也案
古圖書名河所出曰崑崙山疑所謂古圖書即禹本
紀以于闐山出玉乃謂之崑崙即所出使云是河也
窮究諸說悉皆謬誤孟堅又以禹貢云導河自積石
遂疑潜流從此方出且漢時羣羌種類雖多不相統
一未為强國漢家或未嘗遣使詣西南羌中或未知
自有河也寧有吐蕃中河從西南數千里向東北流
見與積石山下河相連聘使涉歷無不言之吐蕃自
云崑崙山在國中西南則河之所出也又按尚書云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范曄後漢書云西羌
在漢金城郡之西南濵于賜支續漢書云河關西千

餘里河曲羌謂之賜支蓋析支也然則析支在積石
之西是河之上流明矣崑崙在吐蕃中當亦非謬而
不謂河之本源乃引葱嶺于闐之河謂從蒲昌海伏
流數千里至積石方出斯又班生之所未詳也
按吐蕃歷周及隋猶隔西羌未通於中國唐貞觀
八年始遣使朝貢太宗遣行人馮德遐往撫慰之
尋復遣使隨德遐入朝奉表求婚十五年以文成
公主妻之杜佑所謂聘使涉歷從此始也積石秦
漢時為西羌地晉永嘉以後其地為吐谷渾所據
及高宗龍朔三年吐蕃滅吐谷渾積石遂為吐蕃
地自後使命往來皆指吐蕃中水西南來與積石

山下河相連者為黃河而吐蕃亦自言崑崙在國
中西南河之所出矣
唐書吐蕃傳穆宗長慶元年以大理卿劉元鼎為吐
蕃會盟使[illegible]使還踰湟水至龍泉谷
西北望殺胡川哥舒翰故壁多在湟水至濛谷抵龍
泉與河合河之上流由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illegible]
[illegible]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三百里
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崑崙
者也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流
澄緩下稍合衆流色赤行益遠它水并注則濁故虜
世謂西戎地曰河湟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磧尾殆五

百里磧廣五十里北自沙州西南入吐谷渾寖狹故
號磧尾隱測其地蓋劍南之西元鼎所經見大略如
此
按舊唐書吐蕃在長安西八千里蓋以其都城言
之今元鼎所見紫山東距長安裁五千里度其地
望當在邏城東北三千里矣吐蕃自言崑崙山在
國中西南而元鼎所指以為崑崙者乃在其東北
與吐蕃所謂崑崙者相去懸絕是大可疑也
元史地理志河源附錄曰河源古無所見禹貢導河
止自積石漢使張騫持節到西域度玉門見二水交
流發葱嶺趨于闐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

唐薛元鼎使吐蕃訪河源得之於悶磨黎山然皆歷歲月涉艱難而其所得不過如此世之論河源者又皆推本二家其說恠迂總其實皆非本眞意者漢唐之時外夷未盡臣服而道未盡通故其所往每迂廻艱阻不能直抵其處而究其極也元有天下薄海內外人迹所及皆置驛傳使騎往來如行國中至元十七年命都實為招討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都實既受命是歲至河州州之東六十里有寧河驛驛西南六十里有山曰殺馬關林麓穹隘舉足浸高行一日至嶺西去愈高四閱月始抵河源是冬還報并圖其城傳位置以聞其後翰林學士潘昂霄從都實之弟

闊闊出得其說撰為河源志臨川朱思本又從八里吉思家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而以華文譯之與昂霄所志互有詳略今取二家之書考定其說有不同者附注於下按河源在土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渙弗可逼視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燦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思本曰河源在中州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部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宣撫司之西北一千五百餘里帝師撒思加地之西南二千餘里水從地涌出如井其井百餘東北流百餘里匯為大澤曰火敦腦兒羣流奔湊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剌腦兒自西而東連屬吞噬行一日迤邐東騖成川號赤賓河又二三日水西南來名亦里赤與赤賓河合又三四日水南來名忽蘭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术合

流入赤賓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猶清人可涉又一二日岐為八九股名也孫斡倫譯言九渡通廣五七里可度馬又四五日水渾濁土人抱革囊騎過之聚落糾木幹象舟傅髦革以濟僅容兩人自是兩山峽束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其深叵測朶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剌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冰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思本曰自渾水東北流二百餘里與懷里火禿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過郎麻哈地又正北流一百餘里乃折而西北流二百餘里又折而正北流一百餘里又折而東流過崑崙山下番名亦耳麻不剌其山高峻非常山麓綿亘五百餘里河隨山足東流過撒思加闊即闊提地河行崑崙南半日又四五日至地名闊即及闊提二地相屬又三

日地名哈剌別里赤兒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之近北二日河水過之思本曰河過闊提與亦西八思今河合亦西八思今河源自鐵豹嶺之北正北流凡五百餘里而與黃河合崑崙以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穹峻水亦散漫獸有髦牛野馬狼狍羱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亦漸下岸狹隘有狐可一躍而越之處行五六日有水西南來名納鄰哈剌譯言細黃河也[illegible]又兩日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illegible]河水北行轉西流過崑崙北一向東北流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治官府州隸吐蕃等處宣慰司司治河州又四五日至積石州

即禹貢積石五日至河州安鄉關一日至打羅坑東
北行一日洮河水南來入河〈洮水源出[illegible]里與黃河合又西北流[illegible]三百餘里又折而東北流過西寧州貴德州[illegible]凡八百餘里與湟水合湟水源自青海[illegible]正東流凡九百餘里[illegible]一巴站與黃河合又東北流[illegible]積石州來羌城廓州[illegible]界郡城凡五百餘里過河州與野龐河合野龐河源自西傾山之北水東北流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過踏白城銀川站與烏水[illegible]合又東北[illegible]〉又一日至蘭州過北卜渡至鳴
沙河過應吉理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即東勝
州隷大同路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澗溪細流傍貫莫
知紀極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
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必赤里也〈[illegible]河源東北[illegible]所歷[illegible]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達達地凡二千五百餘里[illegible]入河東境內又南流至河中凡一千八百餘里通計九千餘里〉
按河源出吐蕃之崑崙自唐貞觀後已有是說杜
佑歷詆前載劉元鼎從而證明之其說遂牢不可
破唯源發紫山尚未分曉故元遣都實往探之果
得之朶甘思西鄙東北去崑崙有一月程〈明太祖實錄[illegible]〉然則古書言河出
崑崙者皆屬虛記即吐蕃自云崑崙為河之所出
亦妄誕而不足信矣
錢謙益列朝詩集宗泐小傳曰洪武十一年太祖以
佛書有遺命僧宗泐領徒三十餘人往西番求之十
五年得經還朝泐有望河源詩自記云河源出自抹
必力赤巴山番人呼黃河為抹處犛牛河為必力處
赤巴者分界也其山西南所出之水則流入犛牛河

東北之水是為河源予西還宿山中番人戲相謂曰
漢人今飲漢水矣其源東抵崑崙可七八百里今所
涉處尚三百餘里下與崑崙之水合流中國相傳以
為源自崑崙非也崑崙名麻琫剌其山最高大四時
常雪有神居之番書載其境內祭祀之山有九此其
一也
按宗泐取經還其所涉處南距河源尚數百里則
是所謂抹必力赤巴山亦聞之番人非目覩也犛
牛河者雲南之麗江源也蓋因朱思本言河源直
麗江宣撫司西北一千五百里故又附會為此說
然都實謂河源自平地湧出而宗泐云出抹必力
赤巴山都實自河源至崑崙行三十日而宗泐云
可七八百里百餘年間見聞異辭吾誰適從哉
王鏊河源辨曰西域之跡發自張騫騫所歷諸國甚
久且遠東漢之世大秦條支安息至於海濱四萬里
外重譯貢獻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未覩
所謂崑崙也何元使得之易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
去嵩高五萬里外國圖云從大晉西七萬里得崑崙
之墟今元使行不及五千里云已臻之何崑崙之近
乎自昔言崑崙者皆在西北元使所圖廼在西南何
也然則元使所謂崑崙者果崑崙乎所謂星宿海者
果河源乎未可知也又曰吾嘗考之河有兩源一出

于闐一出崑崙之墟且漢使亦嘗窮河源矣言出于闐其山多玉石采來獻天子案古圖書名其山爲崑崙然非古所謂崑崙也元使所見其殆是乎若崑崙之墟彼固未之覩也又曰佛圖調謂鍾山西六百里外有大崑崙又有小崑崙然則崑崙果非一乎崑崙之遠近不一河源惡乎定曰水經云崑崙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陬東南流入渤海其一源出于闐之南山北流與葱嶺水合東注蒲昌海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于闐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鹽澤復行積石爲中國河此定論也予見近世之論河源者每以一夫之目輒廢千古之論故爲之辨

按文恪以都實所謂崑崙未必眞崑崙所謂星宿海未必眞河源不可以一夫之目廢千古之論此言是也至其論崑崙與河源大意謂葱嶺之河不始於葱嶺自其西北崑崙之墟潛行地下東出爲葱嶺河又東與于闐河合而東注於鹽澤鹽澤水復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也其說本山水二經及郭酈之注頗有根據然昔之言崑崙者實有二處一在西北爲河源之所出一在西南爲弱水之所環不得云皆在西北也若夫元使所見之崑崙明在吐蕃中而以爲即漢武所名之山誤矣

又按吐蕃之源都實親見之殆非妄言西域之源具載於史漢豈爲虛記然近世往往疑西域而信吐蕃何也則以吐蕃之水與積石山下河相連爲有目者所共見而鹽澤潛行地下南出積石爲中國河者幽閟難知故也理有固然無足怪者故吾以爲欲辨二源之是非其樞要全在於積石積石之河果爲鹽澤潛流之南出也則必有卓詭之狀與凡水不同者山海經云不周之山東望泑澤河水所潛也其源渾渾泡泡泑澤即鹽澤酈道元云洄湍電轉爲隱淪之脈當其澴流之上飛禽奮翮霄中者無不墜於淵波河水之狀也如是則其南

出於積石自地中而上奮溢洶湧之狀倍奇於鹽澤可知也水經云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而道元絕無所發明則以積石久沒於羌中人不得至其地驗其形故無可言也獨怪唐人頗有知大積石者聘使往來身歷其地見吐蕃之水自西南來即以爲河源而不能於積石之下詳察重源之有無是爲可恨耳元柯九思序河源志云太祖征西夏取西涼府遂至黃河九渡九渡即也孫幹倫河也世祖狃於舊聞久謂黃河出吐蕃中特以九渡之南導源未悉故遣都實一探之都實往還驛路畢景奔馳經史遺文絕不留意即如積石

爲大禹導河之始漢時東去河關縣千餘里今以朱思本記求之當在河折而東北過西寧州處都實身歷其地而不知而以唐之積石軍爲積石況能察重源之有無邪元之君臣不學無術無足深責後之學者患一時之記注而直斥史漢爲誕妄則過矣自王文恪著辨以來學者始稍稍尋繹前載然天下之事理有古是而今非者亦有古非而今是者執一以論即非通人使積石之地果有重源顯發之迹則漢史爲是元史爲非苟無其迹而唯西南一大川自吐蕃來數千里與積石之河相連則亦不可謂非河源矣蓋山川出沒靈變無方必得淹通經術之士及一二精於物理者足跡其境目察其形心識其所以然而後可以斷古今之是非非張騫都實輩所能辨亦非書生之筆舌所能爭也

禹貢錐指卷第十三上

禹貢錐指卷第十三中之上　　德清胡渭學

南至于華陰

傳曰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北而東行易氏曰河自龍門口又二百里至陝州之西北對河爲華州華陰縣蔡氏曰華陰華山之北也

水經注河水自皮氏縣西又南出龍門口汾水從東來注之（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西南流[illegible]）昔大禹導河積石疏決梁山謂斯處也又南逕梁山原東（梁山晉之望也在馮翊夏陽縣西北[illegible]）又南崌谷水注之（水出梁山東南流[illegible]）又南逕高門又東南逕華也南（[illegible]）又東南逕司馬子長墓北（太史公自敘曰遷生於龍門是其墳虛所在[illegible]）又南逕子夏石室（[illegible]）又南逕汾陰縣西（[illegible]）又逕郃陽城東（[illegible]）又南瀵水入焉（[illegible]）又南逕陶城西（[illegible]）又南逕蒲坂縣西（[illegible]）又南逕雷首山西（[illegible]）又南涑水注之（[illegible]）又南歷船司空與渭水會（[illegible]）又南流潼激關山因謂之潼關（[illegible]）以今輿地言之河自韓城縣龍門山南流與汾水合（[illegible]）又南逕郃陽縣東其東岸則滎河縣臨晉縣（郃陽在[illegible]東北一百十里[illegible]）

（河津縣西十里榮河在山西蒲州東北一百二十里黃河在縣西五里明時新徙而東正德十年遂至城下今去縣僅七十步臨晉在州東北七十里黃河在縣西三十里）又南逕朝邑縣東又南至華陰縣東北與渭水合其東岸則蒲州（朝邑在同州東三十里黃河去縣二十八里有臨晉關華陰在華州東七十里黃河去縣九十里蒲州在平陽府西南四百五十里西門外明萬曆八年河決東蟹城關是石岸以障之今漸徙而西去城十餘里有蒲津關在臨晉對岸）又南逕雷首山西至潼關衛北（衛在陝西華陰縣界一里黃河在衛北一里潼關故城在衛東南四里左傳所謂桃林之塞元和志云自靈寶縣以西至潼關皆是 [illegible]）折而東是為河曲（春秋文公十二年秦晉戰于河曲即此地也）此河水南至華陰之所經雍州文所稱龍門西河者也

穿渠引水非古也自溝洫之制廢而灌溉之事興利於田而河則病矣關中引水溉田自鄭國渠始及漢武時用鄭當時言穿渠引渭以漕且溉南山下用番係言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又用嚴熊言引洛溉重泉以東為龍首渠寘房既塞用事者益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關中則有靈軹渠成國渠漳渠六輔渠白渠皆溉田各萬餘頃它小渠及陂山通道者不可勝言故王莽時大司馬長史張戎議曰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為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諸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雨多水暴至則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垣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毋復灌溉則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無溢決之害矣蓋河水多泥急則通利緩則游澱今滎陽之下既有鴻溝華陰以上復有諸渠分水太多則河流日遲河身日高故水暴至不能容漢人知此者鮮唯戎知之

東至于底柱（底一作砥）

傳曰底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在西虢之界渭按西虢今河南府之陝州是也底柱在州東四十里黃河中

水經注河水自華陰潼關東北流（水側有黃巷坂傍絕澗陟此坂以升潼關所謂 [illegible]）又東北玉澗水注之（[illegible]）又東逕閿鄉與全鳩澗水合（[illegible]）又東逕河北縣南（[illegible]）又東永樂澗水注之（[illegible]）又東逕芮城（[illegible]）又東逕湖縣故城北（[illegible]）又東合柏谷水（[illegible]）又東右合門水（[illegible]）又東得七里澗（[illegible]）又東逕陝縣北（[illegible]）

禹貢錐指卷第十三
漱六軒

[illegible]河水[illegible]

[illegible]大陽[illegible]山俱在州西北二里 又東逕大陽縣故城南

城在今平陸縣東北[illegible] 又東沙澗水注之[illegible]

[illegible] 又東過砥柱間砥柱山

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

河三穿既決水流疏分指狀表目亦謂之三門矣

山在鏡城東北大陽城東也[illegible]

[illegible]河之右則殺水注之[illegible]

[illegible]又東千崤之水注焉[illegible]

[illegible]

鄭玄云地說河水東流貫砥柱觸閼流今世所謂

砥柱者蓋乃閼流也砥柱當在西河余按鄭說非

是西河當無山以擬之自砥柱以下五戶以上其

間一百二十里河水竦石桀出勢連襄陸蓋亦禹

鑿以通河疑此閼流也其山雖闢尚梗湍流激石

雲洄深波怒溢合有一十九灘水流迅急勢同三

峽破害舟船自古所患[illegible]

[illegible]

今與地言之河自潼關衛北折而東逕閿鄉縣北

又東逕靈寶縣北其北岸則芮城縣[illegible]

[illegible]

逕陝州北其北岸則平陸縣又東過底柱陝州在河南府西三

百里平陸在解州東南九十里砥柱山在[illegible]西北去平陸五十里 唐趙冬曦三門賦序

曰砥柱山之六峰者皆生河之中流蓋夏后之所

開鑿其最北有兩柱相對距崖而立即所謂三門

也次於其南有孤峰揭起峰頂平闊夏禹之廟在

焉西有孤石數丈圓如削成復次其南有三峰東

曰金門中曰三堆西曰天柱河水從黃老神前東

流湍激壁於蝦石折流而南激於三門瓿於廟山

乃分為四流淙於三峰之下抵於曲隈會流東注

加以兩崖夾水盤紆激射天下罕比[illegible]

[illegible] 此河水東至底柱之所經也

底柱之險不減於龍門自古患之漢武帝時河東

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底柱之艱

敗亡甚多成帝鴻嘉四年使楊焉鐫廣之而水益

湍怒為害甚於故魏晉之世兩經修治功卒不集

隋開皇十五年詔鑿底柱大業七年底柱崩偃河

逆流數十里唐貞觀十一年河溢壞陝州河北縣

二十年幸河北觀底柱令魏徵勒銘是時自洛至

陝皆運於陸[illegible]自陝至京乃運於水顯慶中大

匠楊務廉鑿棧以輓漕舟人以爲苦開元二十二年從京兆尹裴耀卿言開三門山北路十八里謂之北運時於三門東西各置一倉東曰集津西曰鹽倉舟輸其東倉而陸運以輸西倉復以舟漕達河中既避水險而陸運庸錢亦省數十萬緡二十九年陝州刺史李齊物鑿底柱爲門以通漕開山顚爲輓路燒石沃醯而鑿之天寶元年上言三門運渠成然棄石入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門候水漲以人輓舟而上歲漕經底柱覆者幾半貞元二年陝虢觀察使李泌益鑿集津倉山西逕爲運道屬於三門倉遂罷南路陸運[illegible]五代建都於汴漕不由底柱非其所急宋乾德初詔重

鑿底柱三門慶曆中陝西用兵歐陽修請案裴耀卿舊迹以通漕運而不果行自是之後無復有以底柱爲言者矣大抵三門之險非鐫鑿所能除堯都平陽冀之島夷及兗青徐揚荆豫之貢道必由底柱或疑其時亦參用陸運以余觀之三門之險不專在底柱其下兼有關流爲之阻蓋自底柱以東夾河羣山之水並注于河禹功既遠泥沙日積河上激六峰下阻十九灘湍波倍加洶湧昔人計不及此但欲鐫廣三門一試于楊爲再試于李齊物不惟無益而害且滋甚則以鐫石落水河身愈淺三門雖廣不能勝百二十里之關流故也禹治

河率自下始孔傳云或鑿山或穿地度禹當日必先浚關流而後析底柱析底柱者鑿山也浚關流者穿地也二險並去則貢舟直達帝都不必參用陸運矣嗟乎世患無神禹耳豈患底柱之不可漕哉

又東至于孟津釋文孟如字又[illegible]孟史記尚書並作盟

傳曰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爲津正義曰在孟地置津謂之孟津傳云地名謂孟爲地名耳杜預云孟津河内河陽縣南孟津也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古今常以爲津武王渡之近世以來呼爲武濟渭按河陽本晉邑漢置縣屬河内郡其故城在今

河南懷慶府孟縣西南三十里

左傳隱十一年王與鄭田有盟杜預曰盟即河陽縣南孟津孔疏於泰誓序云孟者河北地名春秋所謂向盟是也盟古通作孟其地本在河北閻百詩曰孟津之漸譌而南也自東漢始考吏始二年使朱鮪等屯洛陽光武亦令馮異守孟津以拒之是時孟津猶在北安帝永初五年羌入寇河東至河内百姓相奔南渡河使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靈帝中平六年何進謀誅宦官使丁原燒孟津火照城中城中者洛陽城中也則已移其名於河之南猶蒲津關在蒲州臨晉關在朝邑而史記正義

於漢王出臨晉關下云即蒲津關在臨晉縣唐臨晉屬蒲州是移河西之關名於河東也黎陽津在濬縣白馬津在滑縣而通典於黎陽下曰有白馬津則又移河南之津名於河北大抵歷代浸久土俗傳譌類如此也渭按延津在延津縣北而唐志新鄉縣有延津關棘津在胙城縣北而寰宇記云在汲縣南七里此皆移河南之津名於河北與前事相類杜預云河陽縣南孟津確不可易又曰在洛陽城北者謂其地南直洛城居天下之中欲明都道所湊故舉以為言非謂在河之南也西漢時河南無孟津孔傳不言河陽似以為河南洛北傳

出魏晉間手此又一證

林少穎云河自華陰至于底柱夾兩山之間其流皆湍悍至于孟津然後其勢稍緩可以橫舟而渡也渭按大陽縣南有茅津秦穆公封殽尸自此濟河不待至河陽始可渡林說非是大河津濟處甚多唯孟津以都道所湊四通五達之衢故其名古今特著耳

水經注河水自大陽縣砥柱山東五户灘又東清水從西北來注之（[illegible]）又東與教水合（[illegible]）又東與畛水合（[illegible]）又東會湛水（[illegible]）又東逕平陰縣北湛水從北來注之（[illegible]）又東逕河陽縣故城南（[illegible]）又逕臨平亭北（[illegible]）又東逕洛陽縣北（[illegible]）又東逕平縣故城北（[illegible]）河南有鉤陳壘世傳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所會處河水至斯有盟津之目論衡曰武王與八百諸侯咸同此盟故孟津亦曰盟津尚書所謂東至于孟津者也（又名富平津晉陽秋云杜預造橋于富平津所[illegible]）以今輿地言之河水

自陝州又東逕澠池縣北其北岸則垣曲縣（[illegible]）又東逕新安縣北又東逕洛陽縣北又東逕孟津縣北（[illegible]）其北岸則濟源縣孟縣（[illegible]）此河水又東至孟津之所經也

自古論河患者皆云孟津而下地平土疏移徙不

常失禹故道然吾觀孟津以上亦不能無患自杜預建浮梁之後更三百餘年不聞為水所毀至唐貞觀十一年河溢壞中潬城始見於史逮宋而其患彌甚史不絶書嘉祐八年大水馮襄中潬之城遂廢推原其故蓋隋唐以來底柱閼流之害倍於曩時延及孟津河身亦淺水暴至不能容故也宋世北河淤澱水不通行今南岸灘渚更多非止一中潬矣（[illegible]）其所以不至遠氾濫者徒以夾河之山脈未盡地高土堅耳然上流之怒不泄則害必

鍾於下流漢明帝詔曰左隄彊則右隄傷左右皆彊則下方傷孟津之隄所謂左右皆彊則下方傷者也至滎陽則左隄彊而右隄傷矣治河者欲使洛汭以東永無溢決其可置孟津底柱於度外乎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釋文伾或作岯音丕又皮鄙反[illegible]）

傳曰洛汭洛入河處山再成曰伾至于大伾而北行正義曰洛入河處河南鞏縣東也釋山云再成英一成岯李巡曰山再重曰英一重曰岯傳云再成曰伾與爾雅不同蓋所見異也鄭玄云大岯在脩武武德之界張揖云成皋縣山也漢書音義有臣瓚者以為修武武德無此山也成皋縣山又不一成今黎陽縣山臨河豈不是大岯乎瓚言當然程氏曰洛既北入河河之南洛之北其兩間為汭汭之為言在洛水之内渭水入河之間亦名渭汭是其義也黎陽山在大河垂欲趨北之地經之於河方其自南而東實即華陰以記折東之始今其流東已遠垂欲折北亦當以地之極東者記之參揣其敘則黎陽實為恆當而成皋則為太蚤也渭按鞏縣漢屬河南郡其故城在今河南府鞏縣西南三十里修武武德漢屬河内郡修武故城在今衛輝府獲嘉縣西北武德故城在今懷慶府武陟縣東成皋漢屬河南郡其故城在今開封府鄭州汜水縣西北黎陽漢屬魏郡其故城在今大名府濬縣東北大伾山在縣東南二里

書序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召誥曰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史記周本紀武王曰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左傳昭元年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于潁館于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杜注云雒汭在河南鞏縣南水曲流為汭酈道元曰洛汭即什谷張儀說秦云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史記音義云鞏縣有鄩谷水者也渭按杜元凱云水曲流為汭蓋洛水自故洛陽城南東流至偃師縣東南折而北逕鞏縣東又北入于河謂曲流為

汭亦無不可也

薛士龍曰大伾山許慎說今黎陽之黎山是其說不始于臣瓚矣今按岯邳二字說文俱無伾字下引詩以車伾伾坏字下云丘再成者與孔傳同並無薛所稱語慎有五經異義或出其中然宋時此書已亡薛何由見且鄭康成生於慎後云大伾在修武武德之界張揖三國魏人亦云成皐縣山成皐河北岸即修武武德也可見漢魏時未有指黎山為大伾者實臣瓚倡之酈元猶不從從瓚自穎達始此後人勝前人處薛所稱疑是徐鍇說文繫傳語出楚金誤為叔重耳志家漫載不復討論故辨之

黎陽山一名黎山水經注云黎陽縣黎侯國也晉灼曰黎山在其南河水經其東其山上碑云縣取山之名取水在其陽以為名也劉楨黎陽山賦曰南蔭黃河左覆金城青壇承祀高碑頌靈隋志黎陽縣有大伾山括地志云大伾山今名黎陽東山又名青壇山山在衛州黎陽縣南七里顧炎武肇域記云爾雅山一成曰伾孔安國曰山再成曰伾今觀山形當以安國為是山上有青壇漢光武平王郎還至黎陽築壇祭告天地百神劉楨賦所謂青壇承祀高碑頌靈者也濬縣新志云大伾山周五十里高四十丈有奇峰巒秀拔若倚屏嶂今按縣北六里又有紫金山在大伾之東北翠石稜稜山無餘土縣東有鳳皇山與紫金東西並峙縣西南一里有浮丘山高三十餘丈縣治正跨其上皆大伾之支隴賈讓所謂東山也縣西南四十餘里有同山縣西二十里有白祀山縣西北二十五里有善化山即古枉人山俗名上陽三山周三十里高六十餘丈此皆賈讓所謂西山也上陽三山當指同山白祀枉人而李垂導河書以大伾上陽太行為三山大謬宋河渠志又有居山汶子二小山在大山之東北蓋即縣志所稱紫金鳳皇也

水經注河水自平縣故城北又東逕鞏縣北[illegible]洛水從縣西北流注之[illegible]又東逕成皐縣北濟水從北來注之[illegible]又逕黃馬坂北[illegible]又東逕旋門坂北[illegible]又東逕大伾下[illegible]又東合汜水[illegible]又東逕板城北[illegible]又東逕滎陽縣蒗蕩渠出焉[illegible]

乃詔王景與王吳修作浚儀渠起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開澗防遏衝要疏決壅積十里一水門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順帝陽嘉中又自汴口以東緣河積石為堰通渠咸曰金堤靈帝建寧中又增修石門以遏渠口水盛則通注津耗則輟流按古滎陽今為滎澤河陰二縣地[illegible]十里之石門津是也[illegible]

河水又東北逕卷之扈亭北[illegible]

又東逕八激堤北[illegible]

又東逕卷縣北[illegible]

又東北逕武德縣東沁水從西來注之[illegible]

又東北逕酸棗縣西濮水東出焉[illegible]

河水又東北通謂之延津[illegible]

又東逕燕縣故城北[illegible]

又東淇水入焉[illegible]

又東逕遮害亭南[illegible]

有宿胥口舊河水北入也[illegible]

以今輿地言之河水自孟津縣北又東逕鞏縣北洛水入焉其北岸則温縣濟水入焉[illegible]

東逕汜水縣至[illegible]入河温縣在懷慶府東南五十里黃河在縣南新志云河舊離城二十里今漸徙而北逼近城隈矣濟水古於武陟縣東入河後徙流至温縣南至平皋入河今故道盡湮而中

又東逕汜水縣北又東逕滎陽縣北其北岸則武陟縣沁水入焉[illegible]

又東逕河陰縣北又東逕滎澤縣北其北岸則獲嘉縣[illegible]

又東逕原武縣北[illegible]

又東逕陽武縣北[illegible]

又東逕延津縣北又東逕胙城縣北其北岸則新鄉汲縣[illegible]

又東北至濬縣西南古宿胥口[illegible]

大伾山在其東北其南岸則滑縣[illegible]

此河水東過洛汭至于大伾之所經也

凡二水並行一盛則一微自然之勢也宋元祐初蘇轍上疏有云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此格言也蓋上流宜合而不宜分合則流急而沙去分則流

緩而沙停而禹穎於大伾之南釃為漯川者則以河勢欲東不得不分之以泄其怒以漯川一道分河流十之一二不使指大如股亦未為害耳及周之衰王政不修水官失職諸侯各擅其山川以為己利於是有滎陽下引河為鴻溝者自是以後日漸穿通枝津交絡宋鄭陳蔡曹衛之郊無所不達至定王五年河遂南徙無他河水之入鴻溝者多則經流遲貯不能衝刷泥沙故也宿胥之塞實鴻溝致之不然禹功歷千餘歲而不敝何獨至春秋一旦變遷也哉

河自孟津以下出險就平兼會濟沁伊洛漸有奔放之勢然南岸羅至滎澤山脈不斷瀕河地形高卬河不能決而南故廣武以東無河患禹但豬滎播而其事畢矣自鴻溝既開不惟害及禹河而豫之東境亦被其災漢平帝之世河侵汴渠歲月逾甚滎澤塞為平地陶丘不辨壤墳後雖修治而決溢時有邊韶滎口石門碑云一有決溢彌原淹野蟻孔之潰害起不測此鴻溝之遺患也故黃文叔曰浪蕩出河斷非禹迹禹之行河本以河湍悍難行平地故釃二渠以引河而載之高地二渠非得已也後世不識聖人之意妄鑿河為瀆或不順地防或附屬不理孫故其勢易決禹工既用逆地功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土云濟謂逆濟功謂脈理屬讀為注孫順也不行謂決溢也禹鑿龍門播九河為此逆功與不理孫也孫音遜蓋非獨浪蕩也其下濮水通河而酸棗決瓠水通河而瓠子決汴渠亦屢決至王景治汴鑿山開澗十里置門使水更相回注紊亂渠脈而禹迹益壞矣且所為通淮泗者以舟楫之利也苟已通矣而何更用通浪蕩哉其曰禹塞淫水而鑿之者春秋戰國之世商權功利而忽遠圖並植私徇欲而不顧大經策謀之士託其名於禹而世不察也河渠書云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其在春秋戰國之際明矣偉哉此論善發禹貢之蘊并可以證徐州達于河之誤昔漢武帝云河迺大禹之所道也聖人作事為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改更唯英主能為是言周衰列國之君不明斯義苟欲便轉輸資灌溉則妄引河流貫注境內狃于一時之小利而不顧萬世之大害穿渠之禍甚于曲防真夏王之罪人也

禹貢錐指卷第十三中之上

禹貢錐指卷第十三中之下　　德清胡渭學

北過降水至于大陸（釋文降如字鄭户江反渭按降漢書作洚字之誤也）

傳曰降水水名入河渭按宋張洎云降水即濁漳也字或作絳地理志上黨屯留縣下云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酈道元引此文作入漳云絳水發源屯留下亂漳津與漳俱得通稱也通典云漳水横流而入河在今廣平郡肥鄉縣界大陸地名見冀州河渠書云禹道河至于大伾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二渠其一爲漯川自黎陽大伾山南東北流至千乘入海其一則河之經流自大伾山西南折而北爲宿胥口又東北逕鄴縣東至列人斥章縣界合漳水是爲北過降水溝洫志王横曰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宜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即此道也水經所叙漳水自平恩以下皆禹河之故道河自斥漳又東北逕平恩曲周以至鉅鹿其西畔爲大陸也漢鉅鹿縣唐爲平鄉鉅鹿二縣屬邢州今屬順德府鉅鹿故城即今平鄉縣治

正義云地理志降水在信都縣案漢皆以襄國爲信都在大陸之西或降水發源在此下尾至今之信都故得先過降水乃至大陸鄭以降讀爲下江反聲轉爲共河内共縣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縣入河此近降水周時國於此地者惡言降故謂之共此鄭曾臆不可從也渭按襄國今爲邢臺縣縣界絶無降源孔説非是酈注濁漳引鄭玄尚書注言降水字不當作絳是也而讀降爲郲降于齊師之降以淇水爲降水共城爲降城則謬又曰今河所從去大陸遠矣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酈以爲近是今攷地理志館陶縣下云河水别出爲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今館陶臨清清平高唐景州南皮滄州鹽山界中並有古屯氏河則屯河行清河之東大河故瀆之西其爲禹河故道理或有之然鄴縣故大河在東北入海地志有明文禹河既自宿胥口北行至鄴豈復東行至館陶而與屯氏相接哉其非禹迹亦明矣

水經注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元和志云在縣西南六十五里）東逕長子縣故城南（城在今縣西）屈從縣東北流陶水注之（水自城北[illegible]）又東逕屯留縣南又屈逕其城東東北流有絳水注之絳水西出穀遠縣東發鳩之谷謂之濫水（[illegible]）東逕屯留縣故

城南東北流入于漳故桑欽云絳水出屯留西南東入漳也地形志屯留縣絳水自[illegible]東界來入[illegible]因名交漳[illegible]漳水又東陳水注之水出西發鳩山東至于[illegible]漳水又東北逕壺關縣故城西縣有壺口關今在黎城縣東北太行山上屈逕其城北歷鹿臺山與銅鞮水合元和志鹿臺山在襄垣縣南二十里銅鞮水在縣南二十一里又東逕襄垣縣故城南城在今縣北又東北逕潞縣北元和志漳水一名潞水在潞城縣北又東北逕望夫山涅水注之山在今黎城縣東北元和志涅水在[illegible]縣東北五十里[illegible]亦在縣西北五十六里又東逕磻陽城北倉石水入焉水出林慮縣東北[illegible]按磻陽城在今林縣東北八十里又東逕武安縣清漳水自涉縣東南來注之世謂之交漳口元和志[illegible]漳水一名少[illegible]在涉縣南[illegible]又東出山逕鄴縣西故鄴城在今臨漳縣西四十里西接林縣界有太行林慮諸嶺天平諸山[illegible]所經也又東逕三戶津在故鄴城西四十里又東逕武城

南故武城北臨漳水上有講武城曹操所築[illegible]北也又東北逕西門豹祠前昔魏文侯以西門豹為鄴令引漳以溉鄴民賴其用其後魏襄王以史起為鄴令又堰水以溉鄴田咸成沃壤百姓歌之又北逕祭陌西西門豹[illegible]以為祭陌在故鄴城西北五里又東逕梁期城南城在故鄴城北五十里又逕平陽城北括地志平陽故城在臨漳縣西[illegible]二十五里有平陽故城又東右逕斥丘縣北即裴縣故城南元和志成安縣[illegible]界[illegible]入斥丘故城在縣東南二十里又東北逕列人縣故城南右合白渠故瀆[illegible]武安縣東南[illegible]肥鄉縣故城北又逕列人右會[illegible]東至列人入漳是也按肥鄉故城在今肥鄉縣西二十一里魏分邯鄲縣地置列人故城在縣北二十里列人堤上又東北逕斥漳縣南今曲周縣東有斥漳故城元和志漳水在曲周縣西二十九里尚書所謂覃懷厎績至于衡漳者也以今輿地言之屯留壺關襄垣潞城黎城並屬山西潞安府林縣涉縣鄴縣並屬河南彰德府成安肥鄉曲周並屬直隸廣平府界中皆禹貢降水之所

經也

漢志雜採古記故漳絳二水並存實一川也漳絳本入河及河徙之後漳絳循河故道而下故酈元云水流間關所在著目信都復見絳名而東入于海也然漢志信都之絳水則又有別志云故章河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illegible]益縣北故漳即禹河之故道而絳水[illegible]水之徙流酈元所謂絳瀆者也濁漳注云[illegible]自南宮縣故城西城在今縣西北又北絳瀆出焉今無[illegible]東南逕九門城南城在今冀州西北一十五里又東南逕南宮[illegible]元和志絳水故瀆在南宮縣東南一里又東南逕繚城縣故城北十三州志曰繚縣東五十里有繚城故縣也清河水注云張甲河左瀆北逕繚城東

西又逕南宮縣西又注絳瀆即此水也城在今南宮縣東南繚城在今[illegible]左逕安城南故信都之安鄉也今在冀州東南又東北逕辟陽亭今冀州東南二十五里有辟陽故城又北逕信都城東散入澤渚信都城即今冀州治西至于信都城東連于廣川縣之[illegible]張甲故瀆同歸于海今棗強縣東二十里有廣川故城河水注云張甲河右瀆自廣川縣[illegible]故城西又東北至脩[illegible]故地理志曰禹貢絳水在信都[illegible]于海也[illegible]此水東北又東北至脩[illegible]又東[illegible]與張甲[illegible]又東[illegible]益漢時信都[illegible]漳水[illegible]從其縣南故地志以此為絳水而目縣北之瀆曰故漳河其後漳又復北道故水經敘漳水仍自信都縣西東北過下博縣而酈元云絳瀆今無水唐人遂謂之枯洚通典云清河郡

經城縣界有枯洚渠北入信都郡界是也此渠乃漳水一時之徙流漢志以爲禹貢之絳水大謬而杜佑據以分冀兖之界自後說經者動稱枯洚以證導河之所過皆班固禹貢二字誤之也

大陸地也非澤也以地爲澤自班固始安國於冀州云地名而導河又云澤名前後違戾若乞靈於班固者朱子疑孔傳爲後人僞撰有以也若爾雅十藪自當主澤言孫炎解不誤穎達引以證經之大陸則誤耳然自禹河徙後去古日益遠大陸不知所在賴有其澤名大陸猶可因澤以表地耳穎達云澤雖卑下旁帶廣平之地故統名焉此說得之

冀州疏曰春秋魏獻子田於大陸焚焉還卒于甯杜氏嫌鉅鹿絶遠以爲汲郡脩武縣吳澤也甯即脩武然此二澤相去甚遠所以得爲大陸者以爾雅廣平曰陸但廣而平者則名大陸故異所而同名焉渭按此說允當脩武今獲嘉縣縣西北有吳澤陂其旁近地即大陸也水經濁漳注曰鄭玄注尚書引地說云大河東北流過絳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今淇水東至黎陽入河近所謂降水益以淇口應北過降水之文也道元疑之曰黎陽鉅鹿非千里之逕是矣而其下又云自甯迄於鉅鹿出於東北皆爲大陸則以南北兩大陸聯爲一地以應千里之數何其無定見也信如鄭言則淇口在黎陽西南距脩武二百餘里河之所經當先大陸而後降水矣鄭說亦豈可通乎

程氏禹貢論曰古洚瀆自唐貝州經城北入南宫貫穿信都大抵北向而入故河於信都之北爲合北過降水之文又曰大陸地志謂在鉅鹿縣其地遠在枯洚上流不與經應當以深之陸澤爲大陸則古河之行貝冀者可用枯洚以應北過降水之文其逕深而入滄者可以謂之至于大陸也今按程氏所稱故河即禹河也據水經濁漳注云絳瀆北逕信都城東東連廣川縣之張甲故瀆河水注云清河自脩縣南又東北過東光縣西又東北左與張甲屯絳故瀆合又東北右會大河故瀆然則信都之北爲絳瀆所入者乃張甲河非漳水也安得謂入故河乎絳瀆合張甲又東北至脩縣合清河又東北至東光合大河故瀆（[illegible]）又東北至阜城合漳水漳水即禹河故道漢志所云東北至阜城入大河者也絳瀆至此始入故河非信都界深州在阜城西北縱移大陸於此亦枯洚之上流河之所行仍先大陸而後降水不與經相應而況大陸在

鉅鹿班固孫炎俱有明文其可以意爲遷就邪
禹河自汲縣東北流入黎陽縣界至大伾山西南
折而北爲宿胥口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
丘虛在朝歌界今淇縣西北有古朝歌城本殷虛[illegible]頓丘在
黎陽界今濬縣西有頓丘故城本衛邑詩曰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即此時河已徙而東宿胥
口塞故秦欲決之以灌二邑水經河水注云自淇
口東至遮害亭亭在濬縣西南五十里又有宿胥口舊河水北入
也淇水注云淇水東流逕枋城南元和志枋頭故城在衛州衛縣東一里建安九年魏武在淇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令入白溝以通漕運故時人號其處爲枋頭今在濬縣之西南即所謂淇門渡也右合宿胥
故瀆瀆受河於頓丘縣遮害亭東黎山西句北會
淇水處立石堰遏水令更東北注魏武開白溝因

宿胥故瀆而加其功故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
虛頓丘即指是瀆也淇水又東北逕雍榆城南春秋襄公二十三年救晉次于雍榆杜注云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今在濬縣西南又東北逕同山
東[illegible]又北
逕其城東東北逕帝嚳冢西[illegible]又北逕白祠山東歷廣陽
山陂二陂所結即[illegible]野矣元和志帝嚳陵在澶州頓丘縣北三十里
里逕顓頊冢西帝王世紀曰顓頊葬東郡頓丘城南廣陽里大冢者是也元和志顓頊陵在頓丘縣西北二十五里[illegible]又北逕頓丘縣故城西古文尚書以爲觀地[illegible]蓋太康弟五君之號曰五觀者也竹書紀年晉定公三十一年城頓丘其故城在今清豐縣西又東北逕枉人山
東牽城西春秋定公十三年[illegible]即此枉人山元和志山在黎陽縣西北四十五里[illegible]

宮[illegible]又按濁水注[illegible]東逕枉人山東[illegible]蕩陰縣志云枉人山在縣東南二十五里與濬縣接界是一山而跨二縣之境也又東北逕石柱岡枉人山北連石柱岡一名[illegible]又東過內黃
縣南爲白溝也即漢志所謂清口今按宋李垂上導河形勢
書請自汲郡東推禹故道出大伾上陽三山之間
復西河故瀆即酈元所謂宿胥故瀆也濬縣舊志
故瀆在縣西十里亦曰西河蓋禹迹漢時則流經
縣東又縣北四十里有大齊村相傳亦黃河故道
也然淇水自東過內黃縣南爲白溝而向北之河
道不可得聞據本注云內黃縣故城右對黃澤即
賈讓所見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者
也內黃故城在今縣西北澤大方數十里當接安

陽縣界疑此地亦禹河之所經河徙乃鍾爲黃澤
耳昔殷王河亶甲居相其子祖乙圮焉而又遷書序仲丁遷于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圮于耿[illegible]通典相州治安
陽縣殷王河亶甲居相即其地元和志相州內黃
縣東南十三里有故殷城河亶甲居相築此則禹
河出內黃安陽之間明矣自此而北則爲鄴東之
故大河洹水注云洹水出山逕鄴縣南殷墟北竹
書紀年曰盤庚即位自奄遷於此遂曰殷也[illegible]
據書序盤庚所遷之殷在河南與竹書異孔穎達
云盤庚後王或有從河南亳地遷於洹水之南者
非盤庚也今按楚語白公子張曰昔殷武丁能聳

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韋昭云從河
内徙都亳也此必盤庚後王有自亳遷於奄者又
有自奄遷於鄴南之殷者故武丁即位時殷都仍
〻丁北尋復徂亳蓋亦圮而遷焉殷本紀曰武乙復去亳徙河北即紂都朝歌
也盖〻自鄴南復遷于亳武乙則又自亳遷於朝歌其水注引晉書地道記謂武丁遷居亳故以武乙爲武丁耳禹河行臨
漳之東又明矣自此東北歷成安至肥鄉而合漳
是爲北過降水也漳絳至此并爲河矣及河南徙
漳絳循河故道而下故東川復有漳絳之目水經
注云漳水自斥漳縣南又東北逕平恩縣故城西
平恩縣故城在今東昌府丘縣西舊在洺州曲周縣東南五十里金在入丘縣志云漳水舊經平恩城西北至曲周今唯經曲周不入縣界又東
北逕南曲縣故城西南曲[illegible]縣北四十里有南曲亭故縣也今在丘縣西北又東北
逕曲周縣故城東縣在今縣東北漳水故瀆在縣東[illegible]自縣東北入威縣其復自[illegible]縣東[illegible]
枯漳又北逕巨橋邸閣西昔武王伐紂發巨橋之粟服虔曰鉅鹿水之大橋也又北逕
鉅鹿縣故城東鉅鹿郡治其故城即今平鄉縣[illegible]鉅鹿城是也史記項羽救鉅鹿[illegible]又歷經縣
故城西有薄落津經縣故城在今[illegible]
[illegible]

又逕沙丘臺東[illegible]
又逕銅馬祠東[illegible]
漳水大觀元年邢州言河決陷鉅鹿縣詔遷縣於高地即今治其後河徙南出漳亦隨之故瀆多塞皆漢鉅鹿縣境
也昔殷王祖乙遷於邢杜佑云即邢州今爲順德
府蓋亦瀕河之地故其後盤庚又圮而還于亳殷

[illegible]
河自濬縣西南折而北歷内黃大名府以上舊直隸湯陰安陽
臨漳並彰德府魏縣舊屬大名府成安肥鄉曲周並屬廣平府平鄉
廣宗至鉅鹿縣順德府大陸澤在焉此即禹河北過
降水至于大陸之故道也
王橫所稱西山即賈讓所謂放河使北西薄大山
者高地即史遷所謂至大伾引河北載之高地者
也皆在黎陽大伾一名黎陽東山則上陽三山爲
黎陽西山可知矣杜佑曰西山者太行恒山也今

按太行在輝縣西東距濬縣可二百里又東北則
在林縣西東距臨漳可一百五十里恒山在曲陽
縣西北南距鉅鹿可四百里至濬縣則入百餘里
其禹河所行在唐衛相洺邢冀深瀛滄諸州之境
安得隨二山之足而東北去乎杜說非是程大昌
云禹河自澶相以北皆行西山之麓又云古河之
在貝冀以及枯絳之南率皆穿西山踵趾以行今
按澶非禹河所經自黎陽已行西山之麓不始於
相貝冀界中亦更無西山踵趾殊不可解也或曰
水性就下載之高地是拂其性也疑遷與橫之言
爲妄余曰高地非謂高於河之上流也賈讓大淇

水口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因欲決是隄放河使北入海則亭北之地固下於河矣禹引河使北豈有難行之理其曰高地者特以大伾之東地益卑以彼視宿胥口則宿胥口之地較高耳高地對上文平地而言非謂高於河之上流也讀者其可以辭害意乎

或問禹始引河北載之高地然則水未治以前河從何處行曰堯時河從大伾山南東出或決而北或決而南氾濫兖豫青徐之域即太史公所謂行平地數爲敗者也及禹治水乃厮爲二渠一引而北載之高地爲大河之經流而餘波循故道以東

者名之曰漯漯川受水不多雖平地不爲害先是全河東注則猶溺杯水於掌上濆溢四出與後世東郡平原之決當亦相似也溝洫志云王莽時長水校尉關並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爲水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雖時易處猶不能離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衞之域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者可空此地勿以爲官亭民室而已竊意平恩以下本漳水之所行禹穿地自宿胥口以至鄴東引河合漳水入海是謂北過降水耳清河行漳水之東宋時大河北流合清河入海輒決而西則清河之地高於漳水之地可知滹沱行漳水之北自古迄今但聞滹沱決而南不聞漳水決而北則漳水之地卑於滹沱之地又可知也漳雖善徙爲南北兩厓所束終不能遠

氾濫禹引河由此入海所以爲聖人之智後世易之宜其數敗也

王橫所稱周譜如淳注云世統譜諜也今其書已亡不知體製若何又怪太史公以武帝導河行北瀆爲復禹舊迹似不曾見此書嘗以問百詩百詩曰案梁書劉杳傳王僧孺被敕撰譜訪杳血脉所因杳曰桓譚新論云太史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以此而推當起周代則王橫所引即此譜也太史公曰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又曰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諜周譜遷所讀或者於河徙事未及討論古人讀書儘有疏略者

余聞之宿疑頓釋因思遷書疏略頗多言北載之高地而不知大伾以東非高地讀周譜而三代世表不書河徙亦疏略之一端也或曰遷非不知今所行非禹所穿時武帝自多其功以爲復禹舊迹故因而書之但遷於武帝之事未嘗少有所諱何獨於此爲之隱而使禹河之故道不白於天下後世哉以爲疏略者近是雖然禹河至勃碣入海漢河亦至勃碣入海即以爲復禹舊迹亦無不可不必過降水至大陸而後爲復禹舊迹也當今之世有能回河北行使入于勃海吾亦謂之復禹舊迹也已

王橫云禹河隨西山下東北去其言有可證者十五書序河亶甲居相相城在今安陽内黄二縣界而其後爲河所圮證一也楚語武丁自河徂亳注云從河内徙都亳河内即鄴南殷墟自河徂亳蓋亦爲河所圮證二也史記殷本紀祖乙遷于邢其後盤庚又自邢遷于亳下篇曰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蓋亦爲河所圮鉅鹿界明有禹河證三也自剽夏入遷世所居相殷在今鉅鹿界邢在鄴縣東以殷都皆爲河所圮故自遷之詩衛風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河至大伾山西南折而北逕朝歌之東故謂之北流證四也禮記王制曰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蓋西河自華陰折而東爲南河

又東至大伾折而北是爲東河計所行不滿千里故曰千里而近若漢河則東過大伾山南至白馬縣之長壽津始折而北西去宿胥口又一百五六十里則爲千里而遥矣證五也史記衛世家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商墟即古朝歌城在今濬縣西南淇縣東北淇水逕其西河水逕其東是爲河淇之間故淳于髡曰王豹處于淇而河西善謳證六也戰國策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虚頓丘二邑在今濬縣西南酈道元云宿胥故瀆受河於頓丘縣遮害亭東黎山西證七也史記河渠書曰禹自大伾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據

賈讓言遮害亭東地益下則黎陽西山之足實爲高地證八也漢書溝洫志賈讓曰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大山即王橫之所謂西山證九也敘傳曰商竭周移王指定王五年事固已知武帝所道非禹舊迹證十也地理志鄴縣有故大河在東苟非隨西山下東北去安得至鄴證十一也孫炎曰大陸鉅鹿北廣河澤河所經蓋此澤本禹河之所匯故亦名廣河證十二也水經注漳水北逕祭陌西俗巫爲河伯娶婦祭於此陌蓋鄴本有河故以河伯惑人證十三也杜佑曰漳水横流至肥鄉縣界入河曾畋曰河自大

伾折而北流漳水東流注之地形南北爲從東西爲横河從而漳横故謂之横漳證十四也李垂曰自汲郡東推禹故道出大伾上陽三山之間復西河故瀆證十五也愚以漢時漳水自平恩以下爲禹河之故道亦有可證者五漢書地理志漳水東北至阜城入大河又滱水東至文安入大河滹沱東至參户合滹沱别從河東至文安入海是水經所敘漳水自成平以下至章武入海者在西漢時猶爲大河證一也又成平縣有滹沱河民曰徒駭河與許商所言正合蓋漳水自東昌縣會滹沱河又東逕弓高阜城至成平世遂謂之滹沱然漳故

徒駭也土俗猶能識之不言漳滹沱仍曰徒駭證二也水經濁漳注曰禹般峙其東北徒駭瀆聯漳絳則漳絳即徒駭之上流通爲一川證三也唐書地理志清池縣西五十里有徒駭河西隄是浮陽參戶之漳水亦古徒駭證四也齊乘曰河昔北流衡漳注之河旣東徙漳自入海安知北流之漳非古徒駭河歟證五也無徵不信庶乎其免矣

凡河所經之地納山源大川則河徙而瀆不空漳水循河故道以專達于海是也不然則經流一去枝瀆皆空久之化爲平陸矣漢北瀆於東光納清河於阜城納漳水王莽時河空而漳清納流之地不空則以有二川行其故道也東漢以後之河無山源之可納則一空俱空矣宋北流合清河入海故金明昌中河徙而清河自若其下流分爲二派一由南清河入淮一由北清河入海及元至元中河徙而南北清河亦自若今河行汴泗入淮淮泗之外亦更無山源之可納他日河復北道則汴空而淮泗不空此理固甚明也周定王時河徙自肥鄉以下有漳水行其故道猶可推尋其肥鄉以上雖有清淇蕩洹諸山源之水皆橫絶故河而東入於白溝不能南北灌注所以多致堙塞反覆參驗益信漳水東出爲禹河之故道非臆說也

漢河隄率謂之金隄文帝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在今延津縣界成帝時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在今開州界酈道元云河水舊於白馬縣南泆通濮濟黃溝金隄既建故渠水斷在今滑縣界若賈讓所云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西薄大山東薄金隄者則在今濬縣界其言曰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乃折東與東山相屬此隄蓋即讓所欲決以放河使北入海者劉楨黎陽山賦曰南蔭黃河左覆金城金城即金隄又在東山之東矣禹引河北載之高地使隨西山下東北去無藉於隄而亦不妨有隄李垂導河書言曹公所開運渠東北有伯禹古隄蓋鯀所作也而禹修之世遂目之曰禹隄讓所謂東薄金隄即此也鯀用之以防川而河有逆行之患禹因之以導水而河得就下之宜勝棋所用敗棋之著也良庖所宰族庖之刀也而善敗則相去遠矣

漢志河內共縣下云北山淇水所出東至黎陽入河隆慮縣下云國水東北至信成入張甲河過郡三行千八百四十里魏郡內黃縣下云清河水出南水經淇水出隆慮縣西大號山東過內黃縣南爲白溝又東北過廣宗縣東爲清河清水出脩武縣北黑山東北過獲嘉縣又東過汲縣北又東入

于河鄴注云謂之清河口即淇河口也地理志曰清河水出内黃縣南無清水可來所有者唯鍾是水耳蓋河徙南注清水瀆移唯留遝絶餘目故東川有清河之稱曹公開白溝遏水北注方復故瀆矣胄按水經隆慮所出之淇水即國水宿胥故瀆為禹河之所行國水自西來注之勢不得東出内黃縣南為清河清河蓋禹河下流漸淤決而為此川猶漢屯氏河之類及周定王時宿胥口塞大河之水不至國水循宿胥故瀆東北逕内黃縣南為清河漢志所謂東北至信成入張甲河行千八百四十里者也其後故瀆又塞清河隨淇水至黎陽

入河故淇水口亦名清河口及曹公堰淇口因宿胥故瀆而加其功使東北流為白溝是為復故瀆也蘇秦說趙曰東有清河說齊曰西有清河清河之來已久疑春秋前有之愚嘗以鴻溝為禹河致塞之由今清河又分河於此間則下流緩弱不能衝刷泥沙鄴東河道之塞未必不由此也

地理志鄴縣故大河在東北入海水經注宿胥故瀆受河於遮害亭東黎山西者即王橫所云禹之行河隨西山下東北去者也自黎陽以下水經所稱大河故瀆一名北瀆俗謂之王莽河者即周定王時所徙西漢猶行之至王莽時遂空者也所稱河水自鐵丘南東北流至千乘入海者即王景所治東漢以後見行之河也禹河舊迹久失其傳漢魏諸儒皆以北瀆為禹河司馬遷知禹引河北載之高地矣而不知當時所行者非禹河王橫知禹河隨西山下東北去矣而不能實指其地名班固知有鄴東故大河矣而不知其上承宿胥口酈道元知宿胥故瀆為白溝矣而不知其下流即鄴東之河杜佑知衡漳至肥鄉入河矣而不知其河即北過降水之河故自大伾以下凡降水大陸九河逆河之所在皆不得其真獨宋程大昌著禹貢論及山川地理圖確然自有其所為禹河者迹考其

歸趣則以河水至千乘入海者為元光改流出頓丘東南之河而鄴東故大河即禹之舊迹孟康以為王莽河非也今按孟康所謂出貝丘西南自王莽時遂空者即大河故瀆一名北瀆者也未嘗指鄴東故大河為王莽河且康既知此河出貝丘豈復與在鄴東者混而為一頓丘東南之決河未幾即塞安得以河水為元光改流之道始建國三年之徙見漢書王莽傳而大昌謂禹河空於元光不待莽時世惡莽居下流故河還濟堨皆歸之本無此事然則漢人紀漢河亦不足信邪蓋唯不知漢時漳水自平恩以下皆禹河之故道故謂鉅鹿去

古河絶達而以枯絳應降水移大陸於深州種種謬誤皆由此出也大昌鈗意求禹河動稱王橫班固而其言猶方枘圓鑿之不相入蔡傳隨聲附和世儒墨守不移禹河之所以日晦也

又北播爲九河

傳曰北分爲九河以殺其溢在兗州界顔氏曰播布也林氏曰凡言爲者皆從此而爲彼也程氏曰自大陸以北河播列爲九則其地不復平衍而特爲卑窪故也渭按徙駭與冀分水入枝皆在兗域說見兗州

水經注漳水自鉅鹿縣銅馬祠東又北逕南宮縣故城西又北絳瀆出焉 見北過降水下 漳水又北逕堂陽縣

西長蘆水出焉 漳水自堂陽分爲二一北出堂陽縣故城西北者水東北流出石門謂之長蘆水亦謂之堂水在縣南二百步縣因取名按 [illegible] 北逕扶柳縣北 今冀州西南有扶柳故城 又北逕昌成縣故城西 [illegible] 又逕西梁縣故城東 [illegible] 又東北逕桃縣故城北合斯洨故瀆 [illegible] 亦在冀州西北 又北逕鄡縣故城東 [illegible] 又右逕下博縣故城西 城今在深州南元和志云在下博縣南二十里 又東北歷下博城西逶迤東北注謂之九爭 [illegible] 西逕樂鄉縣故城南引葭水注之 [illegible] 又東北逕阜城縣北 此阜城當在今武邑縣界 又東北逕武邑郡南 魏所置元和志武邑縣長蘆水北去縣三十二里 又東北逕武強縣北 元和志武強故城在武彊縣西南二十五里按今縣南有武強故城二魏置一西晉置寰宇記衛章在武強縣南五里 又東北逕武隧縣故城南 元和志武隧故城在武強縣東二十一里 又東逕武邑縣故城北 晉分武邑武強觀津爲武邑郡治此當在今武邑縣界縣志云漳河在縣西北二十里 又東北至昌亭與滹沱河會 衛南又逕東昌縣故城北經所謂昌亭又東北左會滹沱故瀆謂之合口今武邑縣東有東昌縣 又東逕弓高縣故城北 在今阜城縣西南 又東逕阜城縣故城北樂成縣故城南 阜城故城在今縣東二十二里樂成故城在今獻縣東南 又東北逕成平縣南 衛漳逕建成縣故城南十里故城在北按二城並在今交河縣東 又東左會滹沱別河故瀆 漢志成平縣有虖池河民曰徒駭河 [illegible] 又東北合清河謂之合口 河水篇曰大河故瀆東北至東光縣故城西而北與漳水合 [illegible] 清河本西漢大河之經流于時河徙津河由此北會章水故酈元云清漳之瀆可之舊漳也合口在今青縣南二里接滄州界 又東北濊水出焉 [illegible] 東北逕章武縣西又東北逕平舒縣南東入海 [illegible] 水自鉅鹿又北歷南宮新河冀州 並屬直隸真定府 東鹿 屬保 [illegible] 以今輿地言之漳

定府）深州衡水武邑武強（並屬眞定府）阜城獻縣交河青縣
靜海（並屬河間府）大城寶坻（並屬順天府）至天津鎭（屬河間府）注于勃
海即古徒駭河之故道也
許商云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徒
駭前巳悉今德平樂陵齊河濟陽慶雲海豐界中
有上河志以爲徒駭妄也漳水不經此安得有徒
駭且徒駭最北豈反出鬲津之南哉今東光寧津
南皮滄州慶雲海豐界中並有胡蘇河元和志云
胡蘇河在饒安縣西五十里寰宇記云一名赤河
自臨津流逕饒安無棣入海漢志東光縣有胡蘇
亭水經注云清河東至東光縣西南逕胡蘇亭是

也今寧津縣本東光縣地其西有胡蘇亭蓋即在
東光者齊乘以滄州南之大連澱爲胡蘇河得之
（隋書平原郡東光縣有胡蘇亭[illegible]滄州地形[illegible]在漢平原勃海二郡之交顏氏[illegible]記所今滄州南之大連澱也）鬲
津最南最長較諸河差有考據今德州北有鬲津
枯河（寰宇記云鬲縣[illegible]以爲[illegible]故城在安德縣西北元和志鬲津枯河在德州安德縣[illegible]里按唐德州治安德今爲陵縣）
東逕陵縣北（北按吳橋縣[illegible]元和志鬲津枯河南去將陵縣二十里今志安德縣有鬲津河按唐將陵縣南至德州治五十
里其故城當在今陵縣北五十里大橋之西古鬲津河在縣南里許亦名[illegible]）又東逕德平縣北（去縣十五里北
接寧津縣界德平本平昌五代唐更名）又東逕樂陵縣北（北接南皮縣界寰宇記樂陵縣有鬲津枯河在縣西三里
金志樂陵縣有鬲津河南皮新志云在縣東南四十五里）又東逕慶雲縣南（金志無棣縣有鬲津河其故城在今
縣東元分無棣此置縣無棣縣明永樂初改今名縣東南一里有臥龍岡在鬲津河中）又東北逕鹽山縣東
南（新志云鬲津河自慶雲北入縣界）又東北逕海豐縣西北（北元東無棣縣也明永樂初改

今名）又東北入海（[illegible]在今縣東北一百五十里東南接霑化北接鹽山）齊乘以濱州北士
傷河爲鬲津云即漢時所輔求代劉雄處今按輔
代雄處爲厭次津在今武定州南東漢大河之經
流士傷河在濱州北蓋即唐景福後黃河所徙之
道自勃海縣西北六十里東北流逕無棣縣東南
六十里又東北逕馬谷小山南而東注于海者（見寰
宇記）非輔代雄處也齊乘指此爲鬲津未審是否據
許商言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則當
在此地海豐新志云經縣西北五十里又東北入
海則徒駭鬲津南北相距太狹殆非也
太史馬頰覆釜三河據爾雅次序以許商書證之

當在成平之南東光之北通典云馬頰覆釜在平
原郡界又云安德縣有覆釜河按郡即德州治安
德所領有蓨縣寰宇記云馬頰河逕蓨縣界是也
而又云篤馬河即古馬頰河人皆斥其謬然唐自
有馬頰河出澶州新豐縣界東北流至平昌縣合
篤馬河二水合流並得通稱以篤馬爲馬頰不可
謂謬謬在一古字指爲九河之第三耳元和志馬
頰河在安德縣南五十里又在平昌縣南十里久
視二年開決亦名新河近志平原商河陽信界中
並有馬頰河皆唐[illegible]之馬頰也在鬲津之南與九河
無涉太史河自昔無考而明一統志云在南皮縣

北此臆說滄州志又云覆釜河在慶雲縣南二十里即鉤盤北派亦不足信齊乘以爲太史等河在清南清滄二州之間庶幾得之（元清州治會川即今青縣滄州治清池即今滄州）簡潔鉤盤三河據爾雅次序以許商言證之當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史記正義云簡在貝州歷亭縣界輿地廣記云簡潔在臨津金志云南皮縣有潔河按唐歷亭縣今東昌府之恩縣是也簡河在此則出鬲津之南矣大謬慶雲新志以縣南篤馬河爲簡河亦非臨津今寧津北與南皮接界謂簡潔在此理或有之齊乘曰滄州大連澱南至西無棣縣百餘里間有大河沙河蓋即簡潔也漢志平原有般縣韋昭曰音逋垣反師古曰爾雅說九河云鉤般郭璞以爲水曲如鉤流般桓也今土俗用韋音按般縣故城在今德平縣東北縣南二十里有盤河後漢初平二年公孫瓚破黃巾于槃河又瓚與袁紹相攻瓚引軍屯槃河即此後魏志般縣有故般河水經注云篤馬河自西平昌縣故渠川派東入般縣爲般河蓋亦九河之一道也通典古鉤盤河在樂陵縣東南元和志陽信縣北四十里有鉤盤河寰宇記樂陵縣東南五十里有鉤盤河金志將陵縣有鉤盤河近志陵縣德平樂陵商河武定海豐陽信霑化界中並有鉤盤八枝自鬲津

而外此河亦有可據齊乘曰東無棣縣北有陷河闊數里疑即鉤盤河按此河自樂陵分爲南北二派海豐舊志云南派在縣南名鉤盤河東經霑化縣北又東至久山鎮入海新志云北派在縣西北三十里自慶雲流入又東北經馬谷山前抵土河口入海今縣北盤河村尚以此爲名蓋北派即齊乘所謂陷河也或曰陷河即篤馬河之別名許商云在九河南齊乘指此以爲古鉤盤恐非然許商亦就上流言之耳鬲津出鬲縣篤馬出平原鬲在平原之西北故曰孫禁所欲開者在九河南篤馬河若其下流入海處則商固未之悉也篤馬首受大河大河潰溢縱其所之遇水即合安知篤馬下流非即鉤盤之故道乎

撰水經者不知漳水即徒駭而以王莽河爲禹河故云大河故瀆東北逕元城縣西北沙丘堰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按漢元城縣故城在今大名府元城縣東沙麓之側沙丘堰北去鉅鹿尚百餘里謂播爲九河自此始與經自大陸又北之文不合唐人疑鉅鹿廣阿東去平原太遠故又以深州之陸澤當禹貢之大陸然自陸澤以東南距鬲縣可三百里禹河亦必不至此始分爲鬲津而南入鬲縣也且古之九河並東北出至章武高城柳縣之

東（見如取故城在今臨山 縣南州縣故城在縣東）合為逆河至碣石入海及周定王時河徙自東光南皮浮陽絶八枝而北合徒駭漢人指此為逆河是九河之所同故王莽改勃海郡曰迎河郡南皮縣曰迎河亭而其實非也以意度之徒駭大勢北行亦迆東八枝太史最北宜最短向南則漸加長鬲津最南最長首受大河當在南宮縣界也要之九河所在後人率多附會其名為某河者未必即古之九河不名為某河者又未必非古之九河（如淑云六八曲積 書萬甫可一談 — uncertain）馮逵云九河今既湮滅難明班固云自茲距漢北亡八枝酈道元云城地並存川瀆多亡斯為實録無事深求近志雜亂者

勿論即如孔穎達于欽準許商三河以為言亦未可盡信也

顧景范川瀆異同曰黄河自鞏洛以東已出險就平大伾以北地勢益廣行大陸則又鍾水之區也乘建瓴之勢注沮洳之鄉奔騰横溢必不能免禹因而疏之順其性之所便從其地之所近而九河以名此在洚洞之際最為當機而扼要也計初時氾濫乍平九河必勢均力敵既而横流益殺更復冬春消減九河之或盈或涸或通或湮亦理所必有歷時既久後人但見安瀾之效而忘其弭患之功遂置九河於度外壅遏迴遠淫潦乘之河於是

起而發大難之端矣凡九河之壞也非一朝一夕之故則九河之興也抑豈僅一手一足之烈哉故曰神禹也

同為逆河入于海

傳曰同合為一大河名逆河而入於渤海正義曰鄭玄云下尾合名為逆河言相向迎受王肅云同逆一大河納之於海其意與孔同蘇氏曰逆河者既分為九又合為一以一迎八而入於海即渤海也薛氏曰河入海處舊在平州石城縣東望碣石其後大風逆河皆漸於海舊道堙矣程氏曰逆河世之謂渤海者也逆河之地比九河又特窪下故九水傾注焉雖其

兩旁當有涯岸其實已與海水相合不止望洋向若而已黄氏曰逆河碣石今皆淪於海渭按經所謂海乃東海在碣石之東而説者以為渤海由不知渤海故逆河後為海所漸耳此先儒之通患唯于暗士龍泰之文叔能辨之石城縣唐初析平州盧龍縣地置其故城在今直隷永平府灤州南三十里

碣石之東為滄溟經之所謂海也其西則逆河後世謂之勃海河渠書曰同為逆河入于渤海（志渠 同血）蓋漢人以渤海為海而不知其為逆河遂謂逆河在南皮浮陽河自章武入海不至碣石矣千年積謬至蘇薛程□四公而一正蔡氏不收何以為集

傳
王橫曰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寖
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九河但堙塞耳
而橫云爲海所漸世莫不痛詆之百詩獨爲余言
曰九河若作逆河則未爲不是余領之而未有以
覓其誠然百詩亦更無所發明也及讀薛氏語始
知古人先得我心益歎百詩之敏悟蓋橫雖博聞
彊記而討論不精臨文多誤如塞決河溝以灌大
梁河溝者鴻溝也而橫誤以爲大河西山不言黎
陽亦其蹤漏處逆說爲九即此可證也高忠憲有
言萬世之心目固有漸推而愈明論久而後定信
夫
勃海之名古未嘗有也韓非子云齊景公與晏子
遊於少海登柏寢之臺少海即勃海景公時已有
之不但此也左傳僖四年楚子使言於齊侯曰君
處北海北海亦即勃海則桓公時已有之逆河南
岸之地爲海所漸當在其前王橫云往者猶言昔
者其時之遠近不可知而必非謂漢世網羅舊聞
自有所據議者以此事不見於正史疑橫言爲妄
吾不知其所謂正史者秦漢之史邪抑古史邪如
謂古史則諸侯史記皆爲秦所燒世無由見安知
其書與不書如謂秦漢之史則海水西南出數百
里漢書溝洫志固已明載之矣豈必大書特書曰
某年某月而後爲可信乎且變異之事正史無文
而見於它書者多有歷陽之國沒爲湖見淮南子
邛都縣陷爲邛池長水縣淪爲谷水海鹽縣淪爲
柘湖武原縣淪爲當湖並見水經注而正史不書
可盡以其言爲妄耶揚州舊有海門縣南對太倉
州其海口即江尾也東北境爲海水所侵吞食寖
廣西南出數十里　本朝康熙初縣治遂淪於海
今又過其西四十里矣風濤撞擊其聲如大礮日
夜不絕每沙岸將崩必先有龜坼之痕居人指以
爲候輒還去而縣遂廢計三十餘年中四十里之
地化爲海水過此以往三四百年安知此江尾者
不與勃海同其深廣邪天下事固有不可以常理
論者此類是也
許商云九河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
則其同爲逆河也雖大當亦不及三百里而今渤
海南北相距有五百里之遠則兩岸之地其爲海
水所漸者多矣酈道元云昔燕齊遼曠分置營州
今城届海濱海水北侵城垂淪者半王橫之言信
而有徵碣石入海非無證矣此不過借營州以證
碣石而實與橫所言之事不同橫事在南岸故曰
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寖數百里東當

在春秋之前是逆河變爲渤海之由也道元所言
在北岸是碣石淪於海中之由事出漢後故又曰
漢世波襄呑食地廣贊水卑耳之谿當同碣石苞
淪洪波也自碣石以西北岸所侵者漢驪成絫縣
地今爲灤州樂亭昌黎地其所呑食南北裁數十
里南岸所漸者漢漯沃琅槐廣饒鉅定壽光平壽
界今爲霑化利津蒲臺樂安壽光濰縣界其所溢
出南北殆二百餘里古之逆河北起寶坻南界歷
靜海滄州鹽山海豐及霑化北界而止耳竊意禹
時濟漯濰淄入海之口去今入海處尚遠也
九河之所以入海而無壅者賴逆河之復合爲一
也逆河旣漸於海則八枝之亡無日矣淮南水利
考云[illegible]海水潮汐日二至每入也
以二時其出也亦二時二時之出係湖水二時之
入則海水海水遏湖水不得流者每日有八時黃
沙寧無停乎此最精於物理者然此猶就清水言
之耳若黃河則一石水而六斗泥海之所入者沙
河之所出者亦沙也以沙遇沙如膠之投漆唯受
以廣二百餘里之逆河踴躍翻騰而入海而又有
碣石以當其衝則潮汐不能踰而西內沙不停外
沙不入此禹河所以千載無患也自逆河變爲勃
海而潮汐直抵九河之口九河勢分力弱不足以

攻沙外沙日至內沙不出徒駭猶能相敵八枝立
就堙廢矣漢人不知此義而唯以九河爲急縱令
穿爲四五亦不旋踵而淤耳蓋逆河旣淪則河不
宜分而宜合合則行疾而湍悍力能衝刷泥沙故
周定王時上流雖徙而章武入海之道自若宋北
流入海之道唯一獨流口闊六七百步深八九丈
趨海之勢甚迅其明效也
臣瓚曰禹貢夾右碣石入于河則河入海乃在碣
石武帝元光三年河徙從東郡更注勃海禹時不
注也今按武帝紀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
南句流入勃海蓋河㳂漯川之道至千乘入于勃
海以上句文勢不可但已故用此四字足之非河
先不入勃海至元光徙流而始入勃海也尋瓚之
意蓋以禹貢九河同爲逆河自碣石入于海故云
禹時不注而不知漢人所謂勃海者其北一半即
逆河之故道也河豈能越勃海而至碣石哉總之
勃海甚廣占漢遼西右北平勃海千乘北海東萊
六郡之境跨古冀兖青三州之界自禹時以迄唐
宋河之所入皆勃海也濟漯濰淄之所入亦勃海
也但禹河漢河及宋之北流俱自章武入海碣石
正當其衝而東漢以後之河及濟漯濰淄諸水其
入海處則遠在碣石之西南耳

冀州云夾右碣石入于河則逆河在碣石之西可知導山云至于碣石入于海則海在碣石之東又可知矣導河不言碣石以行至逆河而止耳非省文也碣石者河海之限勃海者逆河之變也自漢志云河至章武入海而人不復知有逆河碣石在章武之東矣然臣瓚云禹時河入海在碣石鄴道元云河之入海舊在碣石又云大禹鑿其石右夾而納河是猶據經而不從志也自唐人指盧龍縣南二十三里之山爲碣石則碣石與河不相值而瓚道元之說棄若土梗矣

黄文叔云禹河自碣石入海此不言已見也蓋以爲省文互相備今按禹導山至碣石故言碣石導河抵逆河知其下已治不復東故不言碣石皆紀實非故爲詳略也然則中間相去不太遼闊乎曰奚有於是碣石距九河之尾裁三百里耳江漢之匯彭蠡濟之會汶淮之會泗沂去海甚遠三危之去南海更不知幾千里皆據身所及而止不復言海口之地何獨疑於此章

章武漢屬勃海郡郡治浮陽即今之滄州故孔疏云郡北距碣石五百餘里寰宇記滄州東北至平州五百里河入海處遠在碣石之南禹行碣石不得入河蓋遠行通水之處北盡冀州之境然後南迴入河而逆上也近

世學者皆宗其說斥瓚道元之謬是何也碣石在盧龍縣南二十三里離海七八十里而河欲至此入海則必自今天津北行歷寶坻界轉東自豐潤遷灤州廢石城縣南又東過盧龍縣南而南入于海取道迂遠地勢益高無是理也宋人夏州尾入契丹界蘇子由曰契丹之大患故據導河無碣石之文以爲河不至南字下似脫北字北爲河所經此從之道碣石入海是殆未有以蘇薛程黄之辭示之者也誠知勃海即逆河而碣石負海當逆河之衝則紛紛諸說不攻而自破矣漢志云河自羌中積石山東北至章武入海過郡十六按水經注勃海以上河水所歷自金城天水武威安定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鴈門西河上郡河東河内河南凡十六郡黎陽以下大河故瀆所歷有魏郡東郡清河平原信都勃海又六郡共二十二郡而此明云過郡十六據大河故瀆至河所過有[illegible]于鉅鹿信都勃海而無東郡[illegible]過郡凡二十一也行九千四百里以經言之河乃自章武東出爲逆河遷驪成至絫縣碣石山入海又過郡二右北平遼西并上二十一爲過郡二十三行三百餘里也自禹告成之年下逮東周齊桓公之世九河亡其八枝後數十歲爲定王五年己未當魯宣公之七年而河遂東徙凡一千六百六十餘歲

地理志勃海郡莽曰迎河南皮縣莽曰迎河亭溝洫志亦云同爲迎河入于勃海迎河即逆河説者謂莽多忌諱改逆曰迎也寰宇記云迎河在清池縣西南二十三里從南皮來清池即浮陽余初不解逆河何以在此地求之數月始得其故水經淇

水注云清河自東光縣西又東北右會大河故瀆又東北逕南皮縣故城西又北逕浮陽縣故城西又東北滹沱別瀆注焉漳水注云衡漳自成平縣南又東左會滹沱別河故瀆又東北入清河謂之合口蓋莽時大河南徙清河自東光縣西行其故瀆歷南皮浮陽至成平與漳水合水經東漢時作故指爲清河實西漢大河之經流也漢人以九河播自元城之沙丘堰東北至南皮浮陽縣西仍歸

夫河是謂同爲逆河云爾不知禹河自成平東逕二縣之北未嘗由東光而北歷其西九河下尾東北出核高城柳縣章武之東同合爲一大河以入

海南北廣二百餘里東西長三百里占地甚多非逆河縱而九河橫東流至二縣之西爲逆河所截而各注之也總之大抵以東漢人不詳禹河之所經而以北瀆爲禹河禹河一差則降水大陸九河逆河無所不差矣逆河以班志言之似爲橫絶之衝而鄭王以爲迎受之河其義較長然終不能指言逆河在某地至東坡始云逆河即勃海薛士龍又因王横之言更定其義云逆河皆漸於海而後

經旨乃大明與鄭王之義亦甚協也

河之播而爲九也勢至此不得不分非禹有意分之也其同爲逆河也勢至此不得不合非禹有意合之也所以名逆者鄭義盡之自漢人以勃海爲海而逆河無所容其地唐人亦不明逆河在何處徐堅初學記曰逆迎也言海口有朝夕潮以迎河水此義最優至宋而謬論迭出貽惑滋甚矣林氏曰王介甫謂逆河者逆設之河非並時分流也其意以同爲逆河句釋上文播爲九河之義如此則逆河即是九河矣羅泌曰聖人於冀兖閒逆設爲河以防暴至之患未至則不妨民耕既至則不隨民舍程珌曰禹因地之形而逆設爲九河凡河之道則不建都邑不爲聚落不耕不牧故謂之逆河

董鼎曰格言云逆河是開渠通海以泄河之溢秋

冬則涸春夏則泄此皆踵介甫之謬以九河爲逆河而緣飾其辭也陳師道曰逆河者爲潮水所逆行千餘里邊海又有潮河自西山來經塘泊接潮河一名界河在今靜海縣西北受滹沱易巨馬三水[illegible]合御河東至獨流口入海此河在直沽口西亦不得指爲逆河明丘文莊濬又言當於直沽入海之後依禹貢逆河法截斷河流橫開長河一帶收其流而分其水以逆河爲横絶之河承西漢之誤以上諸說總由不知勃海即逆河而求逆河於勃海之外遂愈求愈遠耳

禹貢錐指卷第十三中之下

禹貢錐指卷第十三下

德清胡渭學

附論歷代徙流

禹釃二渠自黎陽宿胥口始一北流爲大河一東流爲漯川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東行漯川右逕滑臺城[illegible]又東北逕黎陽縣南[illegible]又東北逕涼城縣[illegible]又東北爲長壽津[illegible]河至此與漯別行而東北入海水經謂之大河故瀆[illegible]

大河故瀆東北逕戚城西[illegible]又逕繁陽故城東[illegible]又北逕陰安縣故城西[illegible]又東北逕昌樂縣故城東[illegible]又東北逕平邑郭西[illegible]又東北逕元城縣故城西北而至沙丘堰[illegible]南分屯氏河出焉[illegible]

[illegible]大河故瀆又東北逕發干縣故城西又屈逕其北[illegible]又東逕貝丘縣故城南[illegible]又東逕甘陵縣故城南[illegible]又東逕艾亭城南[illegible]又東逕平晉城南[illegible]又東北逕靈縣故城南別出爲鳴犢河[illegible]大河故瀆又東逕

鄃縣故城南[illegible]又東逕平原故城西而北絕屯氏三瀆[illegible]北逕繹幕縣故城東北[illegible]西流逕鬲縣故城西[illegible]又北逕脩縣故城東[illegible]又北逕安陵縣西[illegible]又東北至東光縣故城西而北與漳水合[illegible]大河自宿胥口徙流至成平合漳水復歸禹河故道又東北歷浮陽參戶平舒至章武入海

也詳見播爲九河下以今輿地言之濬縣滑縣開州內黃清豐南樂大名元城並屬直隸大名府冠縣館陶堂邑清平並屬山東東昌府清河屬直隸廣平府博平高唐並屬山東東昌府平原德州並屬山東濟南府景州吳橋東光交河滄州青縣靜海天津並屬直隸河間府北接大城寶坻並屬順天府諸州縣界中皆周定王五年至西漢末大河之所行也定王五年歲己未下逮王莽始建國三年辛未而北瀆遂空凡六百七十二歲

蔡傳曰周定王五年河徙砱礫砱礫不知在何處

按溝洫志賈讓治河奏有滎陽漕渠如淳曰今礫谿口是也師古曰礫谿谿名即水經所云济水東過礫谿者阿誰讀誤本漢書以今爲令又加石旁砱屠劇石砱郎丁切殊足使人噴飯即以礫谿言之水經濟水東至北礫溪南東出過滎陽縣北又東句南礫溪水注之酈元云水出滎陽城西南李澤澤中有水即古馮池地理志曰滎陽縣馮池在西南是也東北流歷敖山南逕虢亭北又東北過滎陽縣北勸山東北注于濟世謂之礫石澗即經所謂礫溪矣礫溪口即南礫溪水入濟處也古之決口皆在大伾之東金元時所決漸西至明天順中河自武陟徙入原武而獲嘉之流遂絕變斯極矣滎陽今爲滎澤縣與獲嘉相對周時河徙寧遠在此邪唯漢平帝之世河侵汴濟謂從礫溪口則可然亦

無砱礫之名也此說當必有所本頃閱王伯厚河渠考引程氏曰周時河徙砱礫至漢又改向頓丘東南流程氏疑即大昌及檢禹貢論其第十一篇有云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漢元光三年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勃海却無砱礫字又圖說莨蕩渠口辨引如淳注亦作今礫溪口不作砱礫則二字明係杜撰絕無根據誕妄乖謬莫甚於此而學者宗之以王伯厚之淹博亦不能正其失而且累及於程氏地理之學誠何容易

水經大河故瀆東北逕元城縣西北而至沙丘堰其下文曰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酈注云鄭東甯五鹿墟故沙鹿春秋傳公十四年沙鹿崩是也縣北有沙丘堰者不遵其道曰降堰障水也播爲九河自此始及齊桓霸世塞廣田居同爲一河故自堰以北館陶貝丘鬲般以東城地並存川瀆多亡

今按水經以王莽河爲禹河故以沙丘堰爲禹迹推其意似謂古河本東行禹作此堰以障之使北而九河自此播焉不遵其道是爲降水唐人云河自貴鄉縣界分爲九道宗此說也然禹河不經元城此堰必非禹所作黃文叔云今澶州臨河有鯀隄自黎陽入北至恩州清河歷亭皆有之然則降水者自元城以北隄堨之水是也蓋以堰爲鯀所

作或曰元城爲戰國魏地北與趙接壤賈讓云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遏水使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以防之沙丘堰者疑趙所作以障水使不得北而注于齊魏所謂以鄰國爲壑者也史記趙世家肅侯十八年齊魏伐我我決河水灌之惠文王十八年王再之衛東陽決河水伐魏氏以地高而齊魏卑也水經淇水注引馬季長曰晉地自朝歌以北至中山爲東陽朝歌以南至軹爲南陽東陽春秋晉地戰國屬齊後屬趙

史記秦始皇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大梁城壞其王請降河溝者鴻溝也即管志所謂狼湯渠據水經注陰溝本蒗蕩渠在浚儀縣北自王賁斷故渠引水東南出以灌大梁謂之梁溝於是水出縣南而不逕其北遂目梁溝爲蒗蕩渠亦曰鴻溝浚儀故縣在今開封府西北即大梁城魏所都也自智伯引汾水以灌晉陽世皆知水之可以亡人國蘇代云秦正告魏曰決滎口魏無大梁其後王賁竟用之以滅魏按滎口水即職方之滎川後世亦謂之濟水水經注濟水自陽武縣故城南又南逕封丘縣南又東逕大梁城北故亦可決之以灌也賁所引是蒗蕩渠非滎瀆然水不同而其地則總在大梁之北王横曰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卻徙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迺無水災則似謂賁所引者大

河之經流蓋蘇代述秦告魏又云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二口一在白馬一在黎陽横以是謂賁所引者在此間決處即白馬口西山足即宿胥口也然史記明言引河溝則非大河之經流亦審矣水經注云河水舊於白馬縣南決通濮濟黃溝故蘇代說燕曰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二年楚師決河水以水長垣之外者也按黃即外黃外黃城在今杞縣東北六十里濟陽城在今蘭陽縣東五十里去魏都尚近且蘇代所稱皆秦可以之辭未嘗實有其事白馬之口楚大梁秦人地遠蘇代傳以秦決宿胥之口云秦決河灌大梁遂滅之通爲賁入淮泗皆承譌之說近世河徙經開封城北宋端平元年蒙古決寸金淀灌趙葵軍淀在城西北二十餘里明崇禎十五年賊決朱家寨隄以灌城寨在城西北十七里即古大梁城之北其所引者皆大河之經流也與王賁地同而水異嗚呼不仁者之作俑禍及萬世而未有艾痛哉

漢書武帝紀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勃海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是一句通鑑考異曰武紀云東南流入勃海按頓丘屬東郡勃海乃在頓丘東北恐誤因刪去入勃海三字蓋誤以東海二字屬下讀也夏五月河水決濮陽氾郡十六發卒十萬救決河元封二年祠泰山至瓠子臨決河命從臣將軍以下皆負薪寘河隄作瓠子歌溝洫志孝武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上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爲丞相其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災邑收入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爲然是

以久不復塞也後二十餘歲歲數不登梁楚之地
尤甚適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於
是上以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湛白馬玉璧
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揵
如淳曰樹竹塞水決之口稍稍布插接樹之水稍弱補令密謂之揵以草塞其中乃以土填之有石以石為之揵音其偃反瓠子歌隤林竹兮揵石菑師古曰謂樹石立之然後以土就填塞之也揵亦音其偃反義與楗同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
宣防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
寧無水災成帝紀建始四年秋大水河決東郡金
堤王尊傳尊為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祀水神河伯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溝洫志河隄
使者王延世使塞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
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元和志鐵牢堰在彭州導江縣

西南二十五里李冰作之以防江決破竹為籠圓徑三尺長十丈以石實中累而壅水其成帝時瓠子河決王延世塞之用此法也漢書所謂下淇園之竹以為揵上曰東郡河決流漂二州謂兗豫延世隄防三旬
立塞其以五年為河平元年按元光三年河水決
濮陽瓠子溝洫志言之甚詳而頓丘之決口及入
海處與中間經過之地皆不可得聞今以水經注
考之北瀆初經頓丘縣西北至是改流蓋自戚城
西決而東北過其縣東南歷畔觀至東武陽奪漯
川之道東北至千乘入海者也漯川狹小不能容
故其夏又自長壽津溢而東以決於濮陽瓠東南
注鉅野通淮泗而北瀆之流微漯川之承涸矣及
武帝塞宣房道河北行二渠則正流全歸北瀆餘

波仍為漯川頓丘之決口不勞而塞故志略之程
大昌以為元光已後河竟行頓丘東南非也漢世
河兩決瓠子一塞於武帝再塞於王延世河自是
不復決而南輒泛濫入平原濟南千乘駸駸乎有
向東之勢矣
溝洫志云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
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廣深與大
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元帝永光五年河決
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成帝初靈鳴犢口又
不利清河都尉馮逡奏言郡承河下流土壤輕脆
易傷屯氏河絕未久宜復浚以助大河泄暴下此

思患豫防之道也而博士許商行視以為方用度
不足且勿浚後三歲河果決館陶及東郡金隄灌
四郡三十二縣遣王延世塞之後二歲河復決平
原流入濟南千乘又遣延世塞之費更不訾鴻嘉
四年勃海信都河水溢溢灌縣邑三十一許商與
丞相史孫禁共行視圖方略禁以為可決平原金
隄間開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水
道浚利此因利乘便之術也而商以為禁所欲開
者在九河南失水之迹不可許公卿皆從商言又
以谷永李尋解光等奏竟止不塞遺患八十餘年
至永平十三年而後已嗟乎商以治尚書善為算

稱故丞相御史白遣行視而其方略乃如此欲省費而費益多欲循九河之迹而九河不可復經術竟何爲哉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

漢書王莽傳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莽恐河決爲元城冢墓害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隄塞（元和志王莽祖墓在元城縣東一百步[illegible]祖也）後漢書王景傳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夏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脩渠築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明年夏渠成帝親自巡行詔濱河郡國置河隄員吏如西京舊制胃按司馬彪不志河渠東漢以後無可考據賴有

水經注存其所敘當時見行之河自涼城縣長壽津東逕鐵丘南（[illegible]）又東北逕濮陽縣北爲濮陽津（[illegible]）又東北逕衛國縣南（[illegible]）又東逕鄄城縣北（故城在[illegible]今在曹州東二十里）又東北逕范縣之秦亭西（春秋書築臺于秦者也）又東北逕委粟津（[illegible]武陽縣）左合浮水故瀆（上承大河於頓丘縣而北出東[illegible]絕大河故瀆又東北至東武陽縣東入河）又有漯水出焉（[illegible]）又東北逕東阿縣北（[illegible]）又東北逕茌平縣西（[illegible]聊城也縣西二十里有漢茌平故城）又東北逕四瀆津（[illegible]）

（[illegible]）又東北逕楊墟縣東商河出焉（[illegible]）河水又東逕高唐縣界漯水注之（[illegible]）又東北逕高唐縣故城西（[illegible]）又北逕張公城（[illegible]）又北逕平原故城東（[illegible]）又左逕安德東而北爲鹿角津（[illegible]）又東北逕般縣（[illegible]）樂陵（[illegible]）縣枋鄉（[illegible]）厭次縣南爲厭次河（[illegible]）又逕漯陰縣故城北（[illegible]）又東北爲漯沃津（[illegible]）

（[illegible]）又東逕千乘城北（[illegible]）又東北逕利縣城北（[illegible]）又東分爲二水枝津東逕甲下城南東南歷馬常坑注濟（[illegible]）河水東北逕甲下邑北又東北入于海（[illegible]）以今輿地言之滑縣開州（並屬大名府）觀城濮州范縣朝城（並屬山東東昌府）陽穀（兖州府）茌平（屬東昌府）禹城平原陵縣德平樂陵商河武定青城蒲臺（並屬山東濟南府）高苑博興（並屬山東青州府）利津（屬濟南府）諸州縣界中皆東漢以後大河之所行也

成帝建始四年河決館陶入平原濟南千乘河平三年又決平原入濟南千乘雖兩經脩塞而水道猶存王莽時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即平原濟南千乘也蓋自元城循此道東出館陶東武陽絶漯水而東北至高唐又絶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也水經所敍長壽至委粟之道皆在東郡界中殊不合常深以爲疑今按永平十三年詔云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蓋河自平帝之世行汴渠東南入淮亦行濟瀆東北入海與後世南北清河之分派幾相類矣歲月逾甚滎陽以下正流漸微迄於永平莽時館陶決口亦必淤淺故王景治河舍而

不用河汴既分遂從漯川導河至東武陽始合莽時故道此武陽之西所以異也然史稱景鑿山開澗防遏衝要則其間多所變更即武陽以東豈盡與莽時同哉東漢之河起自始建國三年亦言其大略而已

王景脩渠築堤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則其所治者即東漢以後大河之經流也而史稱脩汴渠又曰汴渠成始終皆不言河蓋建都洛陽東方之漕全資汴渠故惟此爲急河汴分流則運道無患治河所以治汴也自平帝之後汴流東侵日月益甚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侵毀濟渠漂數十許縣是其時濟亦決敗矣水經河水注載王景事在滎陽蒗蕩渠下（本書所謂汴渠即蒗蕩渠也）則河水當從此決入然滎陽以下南岸山脈已盡地平土疏隨處可以決入不獨石門渠口也濟隧亦通河至于岑造八激隄而其流始絶莽時河入濟南千乘則侵濟處更多故築堤自滎陽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永平十三年詔曰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丘之北漸就壙壤十五年景從駕東巡至無鹽帝美其功拜河隄使者賜車馬縑錢陶丘今定陶無鹽今東平皆濟水所經之地也二渠既脩則東南之漕由汴入河東北之漕由濟入河舳艫千里轉

輸不絶京師無匱乏之憂矣

武帝雄才大略足以有爲若移其征伐四夷神僊土木之費以復禹河故道當亦無難而竟不及此則以疎於討論執北瀆爲禹河故也及哀平之世人始有知禹河之所經者賈讓請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王橫請徙河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意皆欲復禹河故道而國祚阽危事不可爲矣永平上距平帝時僅六十餘歲故道豈遽堙滅而王景治河唯從事汴濟蓋當時所急在運道就其利便者爲之不暇遠圖耳史稱景鑿山阜截溝澗防遏衝要疏決壅滯十里立一水門費以

百億計財力之充裕若是向使講求禹河故道而復之則河流歸北汴濟不勞而治功施到今五代以降潰溢橫流之禍可以免矣惜乎其不及此也河雖徙自周定王時而東光以下至章武入海猶是徒駭之故道至王莽時始改從千乘入海而景遂因之禹迹蕩然無存君子於此有遺憾焉或曰景即以復禹河爲難王莽可斷絶未久豈不可復乎曰不可障水之東王莽河之西既有清河又有屯氏河屯氏別河張甲河鳴犢河等瀆津渠交絡冰碎瓦裂若導河行此不必即敗景商度地勢然後興工不復禹河則必用新河固已籌之熟矣

賈讓議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曰大漢方制萬里豈與水爭咫尺之地蓋讓欲復禹河故道故曰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此功一立千載無患非謂任河之所向雖橫流失道亦棄地予之也李尋解光云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關並云河決曹衛之域南北不過百八十里可空此地勿以爲官亭民室則其言稍涉孟浪矣建武中張汜請脩齊渠而樂俊沮之永平中議脩汴渠或以爲河流入汴幽冀蒙利故十三年詔述其言曰左隄彊則右隄傷左右皆彊則下方傷宜任水勢所之使人隨高而處公家息壅塞之費百姓無陷溺之患此即李尋解光關並之說也宋神宗之所以語宰執者意亦如此愚謂斯言不善用之則爲害非細夫故道難復而新河所行頗得地宜兩崖完固勢不能遠氾濫如賈讓所云西薄大山東薄金隄者任其所之可也若平地橫流則亟宜脩塞使歸故道茍任其所之則兗豫青徐數州之地皆爲縱橫糜爛之區矣所爭豈僅萬里中之咫尺而已哉至若田蚡利鄃邑之歲收勸武帝勿塞望氣用數者亦以爲然未必非蚡敎之言也谷永黨於王氏成帝時河決言修政以應之則災變自除安知不除爲元城冢墓計乎此正皋陶謨所謂巧言令色孔壬盤庚所謂聒聒起信險膚胥動以浮言者也投諸四裔殄滅之無遺育當施此輩矣

晉書亦不志河渠無可考據今按左傳僖四年管仲言齊之四履曰西至于河杜氏釋例云河自河内之南界東北經汲郡頓丘陽平平原樂陵之東南入海杜所舉有郡而無縣河道或小有變遷亦未可知要其大致則與東漢時同也正義曰杜之此言據其當時之河耳汲郡以東河水東流秦漢以來始然古之河道自大伾而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計桓公時齊之西境當在九河之最西徒駭此說良是蓋管仲[illegible]賞征之所至

當極其遠曰東至于海西至于河者即王制所云自東河至于東海千里而遥者也燕王謂蘇代曰齊有清濟濁河以爲固貫讓曰齊與趙魏以河爲竟則定王五年所徙之河也桓公時禹河尚未改道杜以東漢之河當四履之河失之遠矣吳幼清云近世河與淮合爲一瀆不考古者非惟不知禹河所在雖漢河故道漸莫能知已今以杜氏觀之

、自西晉之人已不知有漢河何待近世哉

、隋志兼綜南北朝事而無河渠唐衍舊二史亦不志河渠事多缺略今按唐有河北道河南道以河畫界其自犬伾以東河北衛魏澶博德棣滄七州河南滑濮濟齊淄五州皆頻河之都也謹據元和志寰宇記所載各縣界之黄河略爲詮次以補史志之闕黄河自汲縣南胙城縣北東北逕靈昌縣北又東北逕白馬縣北其北岸則黎陽縣靈昌東北至滑州七十里其故址在今滑縣西南八十里元和志黄河在靈昌縣北十里白馬縣今治元和志州城即古滑臺城城有三重十步唐書五行志咸亨年河溢毀壞州城又其後因爲二河夾城而東爲害益甚黎陽西南至衛州一百二十里今爲濬縣又東逕頓丘縣南又東逕清豐縣南其南岸則濮陽縣頓丘故城在今清豐縣西南元和志黄河在縣南二十五里清豐東至濮州二十五里其故城在今縣西元和志黄河在縣南五十里濮陽東至濮州八十里元和志黄河北去縣十五里又東逕臨黄縣南其南岸則鄄城縣臨黄西至澶州六十七里其故城在今觀城縣東南元和志黄河南去縣三十六里鄄城濮州治其故城在今濮州東二十里元和志黄河在縣北二十里又東北逕朝城縣東其東岸則范縣朝城西北至魏州一百里其故城在今縣西元和志黄河在縣東二十九里范縣北南至濮州四十里其故城在今縣東南二十里又東逕范縣北其北

岸則武水縣武水東北至博州六十里其故城在今聊城縣西南元和志黄河在武水縣南二十二里又東逕陽穀縣北其北岸則聊城縣陽穀東南至鄆州七十五里元和志本屬濟州天寶十三年濟州爲河所陷沒以縣屬鄆州黄河在縣北十二里聊城博州治元和志黄河在縣南四十三里按此經河亦逕茌平縣西唐貞觀中省入聊城故不言茌平非河改道也又東逕平陰縣北又東逕長清縣北其北岸則平原縣安德縣平陰西南至鄆州一百二十里元和志本屬濟州天寶十三載濟州廢縣隸鄆州黄河北去縣一里長清東北至齊州八十里元和志本屬濟州貞觀十七年廢齊州縣屬齊州黄河北去縣五十五里平原屬德州元和志黄河在縣南五十里安德德州治其故城在今陵縣界元和志黄河南去縣十八里又東逕臨邑縣北臨邑東南至齊州六十里元和志黄河在縣北七十里又東逕臨濟縣北臨濟西南至齊州一百一十里元和志黄河在縣北八十里今爲濟陽縣地又東北逕鄒平縣西

、北鄒平東南至淄州一百二十里元和志黄河西北去縣八十里鄒平故城在今齊東縣界其北岸則滴河縣厭次縣滴河東北至棣州八十里元和志黄河在縣南十八里厭次棣州治其故城在今武定州東四十餘里元和志黄河在縣南三里

自此以下有新舊二道舊東北逕蒲臺縣南又東北入海蒲臺西北至棣州七十五里今爲蒲臺利津二縣地元和志黄河西南去縣七十三里每至縣東一百四十里每時有一阜高一丈周二里俗呼爲隅口定是濟水入海之處海潮與濟相觸故名景福後自厭次縣界決而東北流

、逕勃海縣西北又東北至無棣縣東南而東注于海勃海縣西至棣州一百里其故城在今霑化縣東寰宇記云黄河在勃海縣西北一十里景福二年後河水移道經縣西北無棣西至棣州百二十里其故城在今海豐縣西北接霑化縣界寰宇記云黄河在無棣縣東南六十里東北流經縣下山而東入海蓋即唐時之故河也馬谷小山在海豐縣東南昭宗景福以後距古斷楫志之年約六十餘歲以今輿地言之濬縣清豐觀城聊城平原陵縣商河齊東武定蒲臺利津南樂開州濮州范縣陽穀茌平平陰長清臨邑濟陽後徙經館陶州商河入青臺利津諸州縣界中皆唐歷五代以迄宋初黄河之所行也自王莽始建國三年辛未河徙由千乘入海後五十九歲爲後漢明帝永平十三年庚午王景治河功成下逮宋仁宗景祐元年甲戌有横隴之決

又十四歲爲慶曆八年戊子復決於商胡而漢唐之河遂廢凡九百七十七歲

魏晉南北朝河之利害不可得聞唐自長壽以來時有溢決見之於史而無大變遷故不志河渠閻百詩云其說有二一程子曰漢火德多水災唐土德少河患一宋敏求曰唐河朔地天寶後久屬藩臣縱有河事不聞朝廷故一部唐書所載者僅滑帥薛平蕭倣二事耳憲宗元和八年河溢瓠子口浸滑州州帥薛平按故道出黎陽西南遣使請於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共發卒鑿古河十四里經黎陽山東會於故瀆名曰新河房當其衝懿宗咸通中蕭倣爲義成軍節度使以滑臨河歲爲水患徙河西北防滯從其流遂去樹堤滑人以安渭按伊川之意欲明宋多河患以火德故然東漢亦火德而河患絕少何也且禹功既壞河行未久輒復徙遠者數百年近者或百餘年或數十年獨東漢之河垂千歲而後變則王景之功不可誣也豈皆德運爲之哉肅代以後強藩跋扈並帝制自爲次道云縱有河事不聞朝廷是也而愚更有說焉河災羨溢首尾亘千里之外非一方可治當四分五裂之際爾詐我虞唯魏滑同患故田弘正從薛平之請協力共治否則動多掣肘縱有溢決亦遷城邑以避之而已此河功所以罕紀也據史所書謂唐少河患亦未爲篤論云

宋初河道與唐五代略同歐陽脩所稱京東故道是也景德元年河決澶州橫隴埽在州東 北 尋復脩塞大中祥符四年

遣使六州節度開成泳河尹通于軍合御河環州城田慶五年知滑州陳堯佐築大隄疊埽以護州城復於舊河開枝流以分導水勢是歲著作佐郎李垂上導河形勢書大略欲自汲郡東推禹故道挾御河出大伾上陽三山間復西河故瀆北注大名西館陶東南北合赤河入海又欲自滑州而北以漸派爲六渠導入魯河處之易水以東千乘議者以爲不便天禧三年滑州河溢城西北天臺山傍城復潰縣城西南岸歷澶州曹鄆注梁山濼又合清水古汴渠東入于淮發丁夫九萬人治之四年河塞垂又言導河利害命垂與長吏計度垂請自上流爲二渠北載之高地大伾二山脽股之間復合於澶滑舊道則滑州得以自固議者以爲煩擾不果是歲河復決於天臺山天聖五年始塞名曰天臺埽自是以後凡河之決徙移於商胡矣景祐元年又決橫隴遂爲大河之經流迄慶曆八年河又決澶州之商胡埽在澶州東北二十里而橫隴斷流歐陽脩謂之橫隴故道今濮州東四十五里自澶州入濮州界唐兵衛南乃自滑州東北至濮州以限唐兵謂之護蜀水夷口日入濮州界今濮州東南一百二十里入鄆州界東平州西范縣東劉夫可甚大復故道者謂之南爲舊河今在州西北又有舊河金河陽穀所謂也今未一河也河經上接濮州界今堙廢不可考陽穀縣東南河去縣三十里東阿縣北縣志故黃河故道在縣北四十里又東南自陽穀界東經銅城南又東經陵山又東北經楊劉鎮南又東北入長清縣界經城鎮在縣北西二十八里楊劉鎮在縣北有城舊號河津皆有舊黃河即宋橫隴決河之所行也自長清而下則與京東故道合矣時黃河在長清縣北五十五里至和二年李仲昌議開六塔河引歸橫隴故道從之六塔地名今清豐縣西南二十里六塔集是也自今開州北十八里南胡決河東經此北東南入橫隴故道是爲六塔河嘉祐元年四月壬子朔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是夕復決溺兵夫漂芻藁不可勝計脩河官皆謫竄自是之後無復言橫隴者而京東故道遂廢景祐二年河決大名府館陶縣郭固四年塞郭固而河勢猶壅議者請開六塔以披其勢至和元年賈昌朝欲塞商胡開橫隴回大河於故道因遣使行度以詔翰林及每口約其高下之勢二年歐陽脩奏疏以爲橫隴湮塞已二十年商胡決又數歲故道已平而難鑿支流已久而難閉不報已而可宦司李仲昌議納水入六塔河使歸橫隴舊河可紓恩冀之患詔臣僚詳定脩又上疏以開六塔者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隴故道今六塔上流既可下流已爲濱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顧其害如此是不材無知之謀也且可本屍多無不族

之理若常先下流下之前者水行將乃決上流之低處此勢之常也故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決之患亦自古難復初天禧中河出中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於此乃決天台埽尋塞而復故道未幾又決於滑州南鐵狗廟今所謂龍門埽者其後數年又塞而復故道已而又決王楚埽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隴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所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橫隴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爲患至慶曆三四年橫隴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百四十餘里其後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決於上流之[illegible]而[illegible]如橫隴[illegible]可[illegible]河水已奔[illegible]高[illegible]東故道[illegible]復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堤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illegible]無[illegible]數[illegible]廣已西[illegible]其[illegible]修[illegible]其役時常[illegible]仲[illegible]流奏[illegible]仲昌[illegible]也

後漢書五行志書河溢者二一桓帝永興元年秋河水溢漂害人物而不言某郡一靈帝光和六年秋金城河溢水出二十餘里蓋王景治河未久滎陽以東至千乘海口皆安流如故也魏晉迄隋史無可考唐書五行志滎陽之下有河災自長壽二

年決棣州始開元十年溥棣二州河決十四年魏州河溢十五年冀州河溢河患由是漸多唐會要云元和八年河溢瓠子泛滑州則澶滑之間禍自此始矣其後歲月逾甚而其所以治之者不過築隄置埽鬬減水河而已殊不知河之淤澱常先下流下流既淤則上流必決徒治澶滑無益也分水愈多經流愈緩海沙日進河沙不出故太和二年棣州河決至壞其城則蒲臺以東塞可知已景福二年河徙從渤海縣北至無棣縣入海職是故也迨宋時滄州海口又淤故大中祥符三年決於棣州五年大決河勢高民屋丈餘從州於陽信界中

而澶滑之間歲不得寧矣蓋自唐以來治河者皆不知此理故勞而罔功終有橫隴之決然河雖改流而京東故道猶未盡堙苟疏其壅滯先自海口訖於德博則故道可復而澶滑之患亦紓王景千年之舊迹至今存可也橫隴既通又不治其下流而海口先淤游金赤三河亦淤故復有商胡之決是時縱欲回河亦當先治其下流則橫隴故道復亦無難而顧從事於六塔北流一閉當夕而敗李仲昌之罪所以不可逭也歐陽公奏云下流梗澀終虞上決爲患無涯此深得大禹治水之旨宋議河者尚有可採而水官皆不得其人舌敝耳聾不

見成功有以也

河渠志曰初商胡決河自魏之北至恩冀乾寧入于海是謂北流嘉祐五年河流派於魏之第六埽遂爲二股自魏恩東至德滄入于海是謂東流今按二股河者商胡決河之別派也決口廣二百尺行一百三十里至魏恩博德之境曰四界首河時以合永濟渠者爲北流故此有東流之目都轉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即溝洫志所謂決平原金隄開通大河入篤馬河至海五百里者也自春以丁壯三千浚之可一月而畢商胡決河自魏至恩冀乾寧入海今二股河自魏恩東至德滄入海分爲二則上不壅可

以無決溢之患乃上四界首二股河圖古大河即王莽河二股河出其東兩絶王莽河而東北入海蓋即唐馬頰河之故道也考之近志馬頰河自清豐縣西南東北流逕朝城縣東（元和志馬頰河在清豐縣南五十里首受河水蓋即此縣西南二十里六塔東與開州接界輿地紀勝[illegible]曰今六塔上是別河下流已爲冀德棣之患是當時已有六塔河東北經濮州入海考六塔河即馬頰河之異名但李仲昌所開[illegible]朝與志所紀六塔河東南入[illegible]故道而一股以[illegible]第六埽東合馬頰河而東北至滄州入海此其州以冀[illegible]縣城在今南樂縣東二十五里[illegible]與今朝城縣接界）又北逕莘縣西又北逕堂邑縣西又東北逕博平縣西北絶王莽河而北逕清平縣東又東北逕夏津縣東南又東北逕高唐州西北（唐爲高唐縣）又東北逕恩縣南（唐爲歷亭縣）又東北與平原縣分水又東北絶王莽河逕陵縣南（唐爲安德縣）元和志云馬頰河在安德縣南五十里是也又東北合篤馬河篤馬河自平原流入縣界水經注曰屯氏別河南瀆自平原城北首受大河故瀆東出亦通謂之篤馬河（漢志平原郡平原縣有篤馬河東北入海五百六十里[illegible]）東北逕西平昌縣故城北（城在今德平縣[illegible]）又東北逕般縣故城北（[illegible]）又東逕樂陵縣故城北（[illegible]）又東北逕陽信縣故城南（[illegible]）又東北入海（[illegible]）

（[illegible]以今輿地言之二股河合馬頰河東北至德平縣合篤馬河又東北經樂陵海豐入海海豐本無棣與樂陵俱屬滄州故韓贄云二股河自魏恩東至德滄入海也治平二年始命都水監浚二股五股河以紓恩冀之患熙寧二年從宋昌言程昉議開二股以導東流裁及六分而北流閉河自其南四十里東決氾濫大名恩德滄永靜五州軍境三年令河北轉運司開修二股上流四年北京新隄第四第五埽決下屬恩冀貫御河五年二股河成深十一尺廣四百尺而新隄決口亦塞又以水或橫決散漫常[illegible]遣使命范子淵於第四第五埽開修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十年大決於澶州之曹村（在今開州西南）河道南徙東匯於梁山張澤濼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濟鄆齊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元豐元年決口塞詔改曹村埽曰靈平四年澶州小吳埽大決河復注御河詔東流已填淤不可復將來更不修閉元祐中復議回河久之不決而紹聖初吳安持李偉卒行之然東流隄防未固瀕河多被水患元符二年河決內黃口東流斷絶詔大河水勢十分北流其共力救護隄岸是後不復開二股矣

河渠志慶曆八年河決澶州商胡埽決口廣五百五十七步皇祐元年河合永濟渠注乾寧軍今按永濟渠即古之清河漢志之國水水經之清淇二水曹公自枋頭遏其水爲白溝一名白渠隋煬帝導爲永濟渠一名御河今稱衛河者也先是大中祥符四年河決通利軍（今濬縣）合御河尋經塞治至是河自州東北三十里商胡埽決而北逕清豐縣西（縣在今大名府東南九十里）又北逕南樂縣西（縣在今府東南四十里）又北至大名府東北合永濟渠（[illegible]）又東北逕冠氏縣西北（今冠縣北有冠氏故城）又東北逕館陶縣西（與平恩縣分水今府縣西有平恩故城衛河在縣東[illegible]十里）又東北逕臨清縣西（元和志[illegible]）又東北逕宗城縣東（水經注白溝東北逕廣宗縣東爲清河[illegible]故城在今威縣界宋宗城[illegible]）又東北逕清河縣東（[illegible]）又東北逕夏津縣西北（[illegible]）又東北逕武城縣西（[illegible]）又東北逕棗強縣西（[illegible]）又東逕將陵縣西北（[illegible]）又東逕蓨縣南（[illegible]衛河在州東十里）又東北逕東光縣西（[illegible]）又東北逕南皮縣西（水經注[illegible]）

又東北逕清池縣西而北與漳水合（[illegible]）又東北逕乾寧軍東（[illegible]）又東北逕獨流口又東至勞地口入于海（[illegible]）

以今輿地言之開州大名元城（[illegible]）冠縣館陶丘縣臨清（[illegible]）威縣清河（[illegible]）夏津武城（[illegible]）棗強（[illegible]）故城（[illegible]）

恩縣（屬山東東昌府）德州（屬濟南府）吳橋景州東光南皮交河滄州青縣靜海天津（並屬河間府青縣靜海天津北接順天府大城寶坻界）諸州縣界中皆宋時黃河北流之所經也商胡決後二十一歲爲神宗熙寧二年己酉導東流而北流閉又十二歲爲元豐四年辛酉河復北流哲宗紹聖初又閉後數歲爲元符二年己卯東流斷絶河竟北流蓋自仁宗慶曆八年戊子下逮金章宗明昌五年甲寅實宋光宗之紹熙五年而河決陽武出胙城南南北分流入海凡一百四十六歲

北流初行永濟渠其後兼混入漳水河渠志熙寧元年河溢瀛州樂壽埽元豐五年河溢永靜軍阜城下埽元祐五年南宮等五埽危急詔固護紹聖元年趙偁請修平鄉鉅鹿埽崇寧三年臣僚言奉詔措置大河由西路歷沿邊州軍回至武強縣循河隄至深州又北下衡水乃達于冀四年尚書省言大河北流合西山諸水在深州武強瀛州樂壽埽俯瞰雄霸莫州等一決溢爲害甚大詔增二埽隄及儲蓄以備漲水大觀元年邢州言河決陷鉅鹿縣詔徙縣於高地又以趙州隆平縣下溼亦遷之又冀州河溢壞信都南宮兩縣宣和二年河溢信都今按阜城平鄉鉅鹿武強衡水樂壽信都南宮等縣皆漳水之所經御河不入其界而屢被大

河決溢之害此北流混入漳水之明驗也今廣平府曲周平鄉廣宗鉅鹿縣界中並有黃河故道縣志云宋元豐中北流決入漳水遂爲大河之所經又清河縣北有黃河故道北入南宮界蓋自宗城清河二縣之御河決入趙偁言初決南宮再決宗城三決內黃皆西決則地勢西下較然可見即其事矣其在阜城樂壽者則自棗強之御河決而北熙寧元年河決冀州棗強埽北注瀛政和五年孟揆言若修閉棗強上埽決口其費不貲是也然北流雖混入漳水仍自兩行其下流至清池縣西還與之合故徽宗即位張商英議引大河自古漳河浮河入海蓋欲導全河以入漳而廢永濟之故道浮河即浮水在今滄州東南水經注所稱浮水故瀆也（[illegible]）地勢東高西下北流屢決而西導全河入漳尤合於禹道但河由界河趨獨流口入海極其通利而顧欲改從久淤之浮瀆至鹽山縣界入海殊爲多事商英亦非知水者也

漳水故禹河也清河行漳水之南大河故瀆之北去禹河最近治河者欲復禹舊迹莫如導黃河入白溝以人力爲之其可也而況商胡自決北流通

快海口廣深此誠千載一遇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在此時矣爲當日計但能於魏恩冀滄之境寬立隄防約攔水勢疏其壅積遏其衝要則此河雖不遠禹功猶得比王景之所治千年可以無患而朝議紛紜必欲回河使東六塔既敗二股更興至元豐四年河又北流而神宗之意怠矣王安石委任程昉范子淵濬川之杷幾於以河爲戲陳祐甫援李垂之策請復西河故瀆帝愛惜民力亦莫之許也哲宗即位復議回河大略謂河尾北向恐入契丹之地則其界踰河而南彼必爲橋梁守以州郡中國全失險阻而蘇轍駁之以爲契丹之河南注于海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勢無徙移范百祿亦云界河向去深闊加以朝夕海潮往來渲蕩必無淺澱河尾安得直注北界是亦足以解其惑已而紹聖許臣力主東流閉斷北口蓋借河事以伸其紹述之說意不在河更無足論元符二年河復決而北地勢可知而建中靖國初猶有獻東流之議者蜩螗沸羹一唱百和自慶曆以來五十餘年凡發言盈庭之日皆坐失機會之日也卒委其地於金源氏而河益南徙濬滑汲胙之間化爲平陸豈不惜哉

禹河本隨西山下東北去賈讓請決黎陽遮害亭

放河使北入海是也時不見用而宋之北流實行其道河入海之路宜近不宜遠孫禁議決平原金隄令入故篤馬河行五百餘里入海是也許商阻之而宋之東流卒由篤馬河入海蓋訏謨遠猶雖爲人所格而天必從之屈於一時伸於萬世惟其言之當於理而已矣

宋君臣之論治河往往有格言熙寧五年神宗語執政曰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東或西若利害無所較聽其所趨如何元豐四年又謂輔臣曰水性趨下以道治水則無違其性可也如能順水所向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雖神禹復生不過如此此格言也然施之於商胡北流適得其宜若地平土疏潰溢四出所占不止一河之地者豈亦當順水所向遷城邑以避之乎歐陽修曰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水行漸壅乃決上流低處故大河已棄之道自古難復此格言也然瓠子決二十餘歲而武帝塞之河復北行二渠河侵汴濟注淮泗六十餘年而王景治之仍由千乘入海今橫隴之徙裁二十年安見必不可復但北流實爲利便不當更事橫隴耳蘇轍曰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此格言也然吾觀古河未有不兩行者禹

廝二渠為萬世法自參以上則必敗宋之二股即唐之馬頰以此為枝渠受河水十之一二亦自無害但不可令指大如股耳張商英曰治河當行其所無事一用隄障猶塞兒口止其啼此格言也語出賈讓然讓意謂正道常流不可儌戰國為之曲防耳若衝激之處潰溢可虞非增卑倍薄何以禦之任伯雨曰昔禹之行水不獨行其所無事亦未嘗不因其變以道之此格言也然必如北流之合於禹迹者不妨因其勢而利導之若注鉅野通淮泗安得不反之使北邪此數說者譬如奕者必勝之著而低手混施之則全局皆空古今經驗之方而庸醫誤用之則殺人無算是故治河之道或新或舊或合或分或通或塞或無事或有事或小有事或大有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則必有害孟子所以惡執一也

金始克汴兩河悉畀劉豫豫亡河遂盡入金境數十年間或決或塞遷徙無定范成大北使錄云濬州城西南有積水若河蓋大河剩水也按宋史隆興再請和以成大充金祈請國信使見成大傳孝宗隆興之元二即金世宗之大定三年四年也時濬州城下僅有剩水則河離濬滑在隆興之前可知矣朱子語錄一條云元豐間河北流自後中原多事後來南流金人亦多事近來又北流見歸正人說蓋其時河嘗南流尋復歸北也據金史河渠志大定八年河決李固渡水潰曹州城分流於單州之境新河水六分舊河水四分十一年河決王村南京孟衛州界多被其害十二年尚書省奏言水東南行其勢甚大可自河陰廣武山循河而東至原武陽武東明等縣孟衛等州增築隄岸從之二十年河決衛州及延津京東埽瀰漫至于歸德府詔南北兩岸增築隄以捍湍怒二十一年以河移故道令築隄以備二十六年河決衛州隄壞其城泛濫及大名其所載不過如此他無可考然大定二十七年令沿河京府州縣長貳官結銜並帶河防自滎陽以下如南京府之延津封丘祥符開封陳留胙城杞縣長垣歸德府之宋城寧陵虞城衛州之汲新鄉獲嘉徐州之彭城蕭豐曹州之濟陰滑州之白馬睢州之襄邑滕州之沛單州之單父濟州之嘉祥金鄉鄆城皆為沿河之地則當時河流之所經亦大略可覩也雖數有遷徙而汲胙之間如故迨明昌五年八月河決陽武故隄灌封丘而東尚書省奏都水監官見水勢趨南不預經畫詔各削階罷職蓋河流至是又一大變矣金吉甫云河至紹熙甲寅南連大野并行泗水以入于淮於是有南北清河之分北清河即濟水故道南清河并泗入淮今淮安之西二

十里對岸清河口是也按宋光宗紹熙五年甲寅即金章宗之明昌五年也是歲河徙自陽武而東歷延津封丘長垣蘭陽東明曹州濮州鄆城范縣諸州縣界中至壽張注梁山濼分爲二派北派由北清河入海今大清河自東平歷東阿平陰長清齊河歷城濟陽齊東武定青城濱州蒲臺至利津縣入海者是也（詳見導沇入海下）南派由南清河入淮卽泗水故道今會通河自東平歷汶上嘉祥濟寧合泗水至清河縣入淮者是也（詳見徐州節首下）河匯梁山濼分二派入南北清河自宋熙寧十年始尋經塞治至是復行其道而汲胙之流遂絕朱子語錄又一條云因看劉樞家中原圖黃河卻自西南貫梁山泊迤邐入淮來神宗時河北流故金人盛今卻南來故其勢亦衰謂此事也（時朱子年六十五）下逮元世祖至元間而河又徙自新鄉出陽武之南凡九十餘歲

自南渡以來河離濬滑勢益趨而南至金明昌五年溼於濟泗分派入海汲胙之河遂空其去禹迹益遠矣先是都水監丞田櫟言黃河利害云前代每遇古隄南決多經南北清河分流南清河北下有枯河數道河水流其中者長至七八分北清河乃濟水故道可容二三分而已因欲於北岸增村決河入梁山濼故道依舊作兩清河分流未及行而八月河決竟如其言蓋是時決勢旣成櫟欲因而利導之故爲此議然前代河行淮濟未幾卽塞曷嘗以是爲正道而任其所之也哉金以宋爲壑利河之南而不欲其北迨貞祐五年延州刺史溫撒可喜言近世河離故道自衞東南流由徐邳入海以此河南之地爲狹竊見新鄉縣西河水可決使東北流其南有舊隄水不能溢行五十餘里與清河合由清州柳口入海（清州卽衞河青州今青縣柳口鎭今縣志云卽楊柳青鎭在縣北四十五里）此河之舊道也皆有故隄補其缺罅足矣如此則山東大名等路皆在河南而河北諸郡亦得其半退足以爲備禦之計進足以壯恢復之圖議者以爲河流東南已久決之恐故道不容衍溢而出遂寢蓋國勢已蹙實無暇及此矣原其禍皆宋人築室道旁不盡力於北流馴致此大變金何責焉

元至元九年河決新鄉縣廣盈倉岸時河猶在新鄉陽武間也不知何年徙出陽武縣南而新鄉之流遂絕據史至元二十三年河決衝突河南郡縣凡十五處二十五年汴梁路陽武等縣河決二十二所水道一變蓋在此時矣元大一統志殘缺僅存十之一二河之所經不可得詳（大抵初由爲至懷遠入淮如明正統十三年決河所行之道僅一百餘歲爲泰定元年始行汴梁至徐城東北合泗入淮）謹摭近志各州縣界中見行之河銓次如左黃河自武陟縣南東逕原武縣北（原武在開封府西北一百二十里河去縣二十

里獲嘉縣志云河舊在獲嘉縣南六十里明天順六年自武陟東入原武不經縣界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之黑陽山東逕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入淮而故道遂淤永樂九年復疏入故道正統末決滎陽衛張秋又決孫家渡令河南從[illegible]中復決張秋命[illegible]作九堰入舊曹濮寧四百餘里名廣濟渠河流始安弘治二年決原武支流爲三一自封丘金龍口直衝張秋一出中牟下尉氏一出蘭陽至宿州合于泗白昂修築之張秋在山東兗州府東阿縣西南六十里運河所經與壽張陽穀縣接界

又東逕陽武縣南

陽武在府北九十里西去縣十餘里[illegible]徐州城東北隔河所行人抵皆入水故道[illegible]一十五[illegible]陽武諸縣北[illegible]金泰和[illegible]年[illegible]陽武民居萬人十五百餘家等復塞[illegible]明洪武十五年河決陽武天順元年決胙沙岡由封丘曹單下考城復歸舊河

又東逕延津縣南

延津在府西北九十里河舊在縣北明成化十四年決縣西[illegible]七十餘里十五年徙縣南入封丘界

又東逕祥符縣北

祥符河南布政司附郭府治河舊在城北四十里宋[illegible]元年[illegible]入[illegible]引[illegible]南[illegible]決黃河[illegible]水[illegible]官舍多毀[illegible]明洪武中河決原武東經城北五里[illegible]三年河決滎陽東過城西南而城[illegible]四年塞之治復故道嘉靖十三年決趙皮寨入淮忽又自夏邑[illegible]東北經曹縣出徐州小浮橋下二洪趙皮寨[illegible]十九年決野雞岡由渦口入淮二[illegible]崇禎十五年賊於朱家寨決河以灌城城陷河自朱家寨[illegible]入淮泗今河在城北十里朱家寨在城西北十七里

其北岸則封丘縣

封丘在府北[illegible]河舊在縣西北四十餘里[illegible]縣南去縣五十一里至天[illegible]一年決封丘[illegible]明弘治二年河決封丘其支流[illegible]自荊隆口黃林[illegible]下曹[illegible]張秋五年[illegible]荊隆口[illegible]封[illegible]更把張秋[illegible]人[illegible]七年決陳橋[illegible]復決於此萬曆五年決荊隆口長垣東明[illegible]荊隆口即金龍口在縣西南二十餘里陳橋[illegible]在縣東南四十[illegible]

又東逕陳留縣北

陳留在府東五十里[illegible]大德元年河[illegible]縣蒲口[illegible]當自陳留入[illegible]入[illegible]而[illegible]

又東逕蘭陽縣南

蘭陽在府東北九十里[illegible]十五[illegible]里

又東逕儀封縣南

儀封在府東北一百[illegible]十五里[illegible]去縣二十里[illegible]東北入[illegible]里有[illegible]曹縣[illegible]為[illegible]明正德四年[illegible]自儀封小宋[illegible]曹[illegible]下[illegible]縣城[illegible]蘭陽儀封[illegible]河舊出此縣北[illegible]東明分水[illegible]年[illegible]自[illegible]陽[illegible]東明[illegible]在其中[illegible]七年[illegible]州[illegible]官結[illegible]可防[illegible]長垣[illegible]可[illegible]元中[illegible]出蘭陽[illegible]封[illegible]南而長垣東明界中[illegible]可知

又東南逕考城縣北

考城在州東北九十里[illegible]曹[illegible]縣北[illegible]十里[illegible]又[illegible]

又東南逕睢州北

[illegible]一百七十里[illegible]七十里

又東南逕商丘縣北其北岸則曹縣

[illegible]經河[illegible]城[illegible]河在城北二十里曹[illegible]四十里其新集口[illegible]家[illegible]河[illegible]衛[illegible]嘉靖[illegible]十[illegible]四年河

[illegible]大[illegible]河復決[illegible]寨[illegible]家[illegible]東出沛之飛雲橋[illegible]河留城[illegible]山一帶[illegible]河臣[illegible]於[illegible]古[illegible]不[illegible]而告成曹縣在山東兗州府東南一百二十里河在縣南四十里黃陵岡在縣西南六十里賈魯河在縣西北四十里自黃陵岡至[illegible]所[illegible]也明初猶為運道及弘治中河決衝張秋[illegible]先[illegible]疏賈魯[illegible]河四十里[illegible]於黃陵岡東[illegible]里河由[illegible]決口始塞名[illegible]自[illegible]金龍口等築二百[illegible]家口[illegible]入[illegible]八年又自曹縣西決從縣北東行曹單以北城武以[illegible]丘[illegible]城[illegible]東[illegible]口復南從北[illegible]曹縣[illegible]十里[illegible]

又東逕虞城縣北

虞城在府東北六十里[illegible]縣十五里

又東逕夏邑縣北

夏邑在府東一百[illegible]里[illegible]縣二十里

其北岸則單縣

單縣在兗州府[illegible]百[illegible]十里[illegible]縣四十里[illegible]明[illegible]年復[illegible]嘉靖二十[illegible]年河[illegible]

又東逕碭山縣北

[illegible]百七十里河舊在[illegible]碭山在江南徐州西北[illegible]縣南二十里嘉靖三十七年河徙[illegible]出縣北[illegible]十里[illegible]去縣[illegible]

又東逕豐縣南

豐縣在州西北[illegible]東二十里[illegible]

又東逕沛縣南其南岸則蕭縣

蕭縣在州西五十里沛縣在州西[illegible]北[illegible]百[illegible]北[illegible]百十里蕭縣[illegible]北地也河舊在蕭縣北五十里[illegible]二十四年[illegible]

[illegible]其[illegible]河載十五里[illegible]河五十餘里[illegible]河自[illegible]嘉靖[illegible]十七年[illegible]四十四年大河[illegible]自[illegible]而北[illegible]開新河[illegible]留城[illegible]百四十里以避[illegible]水之險而運道以安隆慶[illegible]年[illegible]家口[illegible]界

又東逕徐州北與泗水合

徐州在江南布政司西北一千里河自州北東南流至城東北合於泗水泗水自[illegible]縣入州境[illegible]東[illegible]泉河[illegible]河[illegible]初[illegible]由[illegible]入淮至泰定元年由[illegible]河決入清河自是遂為大河之經[illegible]城東北小[illegible]合運[illegible]嘉靖[illegible]七年[illegible]新集出豐縣之秦[illegible]徐州之[illegible]城[illegible]四年運[illegible]民萬曆[illegible]河臣[illegible]化[illegible]自碭山[illegible]東[illegible]是河歸故道[illegible]四年[illegible]

又東南逕靈璧縣北其北岸

則邳州

[illegible]

又東南逕睢寧縣北

[illegible]

宗曰灉河如身[illegible]兩一出陽而[illegible]山東[illegible]縣而下為[illegible]股河決關陽縣東長隄會[illegible]貴決[illegible]縣州[illegible]入昭陽湖而[illegible]決夏鎮之[illegible]東西[illegible]口[illegible]為河[illegible]而[illegible]公大夏台其上去在[illegible]河避運於是塞黃堤以保張秋朱公衡合其中[illegible]以運道河於是[illegible]南陽湖以安徐而北開加河[illegible]南陽州南陽之役[illegible]河之入市者歸[illegible]兩流支河[illegible]水勢今從全加河則朱旺口之大桃河可續

又東逕宿遷縣南[illegible]十里[illegible]縣四里 又東逕桃源縣北桃源在府西北一百十里[illegible]縣[illegible]北[illegible]縣西北四十里有九里岡[illegible]南[illegible]黃河[illegible] 又東逕清河縣南與淮水合清河縣在府[illegible]自[illegible]城東北至此[illegible]又河口[illegible]水至此分[illegible]一十里[illegible]名四口[illegible] 又東逕山陽縣北[illegible] 又東逕安東縣南而東北入于海[illegible]安東縣在府東北六十里[illegible]一里自青口至此皆[illegible]東北[illegible]五十里又東北[illegible]入海[illegible]又東北一百[illegible]十里為[illegible]又東北六十里為大海[illegible]

[illegible]蓋自金明昌甲寅之[illegible]入淮而北清河之流猶未絕也下逮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己丑會通河成於是始以一淮受全河之水凡九十五歲

河一過大伾而東不決則已決則東南注于淮其勢甚易丘文莊以宋熙寧十年河決爲入淮之始非也先是天禧三年河決滑州歷澶濮曹鄆注梁山濼合清水古汴渠東入于淮矣又先是咸平三年河決鄆州浮鉅野入淮泗矣又先是太平興國八年河大決滑州逕澶濮曹濟東南流至彭城入于淮矣溯而上之則漢元光三年河決濮陽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矣但皆未幾即塞其歷久而不變至今五百餘歲河淮并爲一瀆則自金明昌五年始耳

元順帝至正四年五月河北決白茅隄六月又北決金隄瀕河郡邑皆罹其害水勢北侵安山在壽張縣南延入會通運河朝廷患之會脫脫復相躬任其事用賈魯言請挽河東行以復故道從之十一年四月命魯鳩工七月疏鑿成八月決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十一月水土工畢河乃復故道南匯于淮

東入于海歐陽原功撰至正河防記以爲是役也朝廷不惜重費不吝高爵爲民辟害脫脫能體上意不憚焦勞不恤浮議爲國拯民魯能竭其心思知計之巧乘其精神膽氣之壯不惜劬瘁不畏譏評以報君相知人之明此實錄非溢美也然魯爲會通所窘河必不可北其所復者仍是東南入淮之故道耳魯巧慧絕倫奏功神速前古所未有惜乎其大才而小試之也使魯生漢武之世則導河入宿胥故瀆當無所難不僅如史遷所謂復禹舊迹者生明帝之世亦必能導河入清河合漳水至章武入海豈徒與王景等列哉所遭不偶功成而

亂作遂使庸人以魯爲口實余深痛之兹特爲發
憤一道
余闢曰南方之地本高於北河之南徙難而北徙
易自宋南渡至今殆二百年而河旋北議者慮河
之北則會通之漕廢當築隄起曹南訖嘉祥東西
三百里以障遏之不使之北予則以爲河北而會
通之漕不廢何也漕以汶而不以河也胃按余闢
此言正與挽河之議相左蓋河在梁衛之郊北流
爲順其曰南徙難而北徙易是也謂河北而會通
之漕不廢則大非明之中葉河屢貫會通挾其水
以入海而運道遂淤河之不可北也審矣嚮使河

北而無害於漕則聽其直衝張秋東北入海數百
年可以無患奚必歲歲勞費防其北決邪
日知錄云丘仲深大學衍義補言禮曰四瀆視諸
侯謂之瀆者獨也以其獨入于海故江河淮濟謂
之四瀆今以一淮而受黃河之全蓋合二瀆而爲
一也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尚能爲並河州郡之害
況今河淮合一而清口又合汴泗沂三水以同歸
於淮也哉曩時河水猶有所豬如鉅野梁山等處
猶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類雖以元人排河入淮
而東北之道猶微有存焉者今則以一淮而受衆
水之歸而無涓滴之滲漏矣邵國賢作治河論以

爲禹之治水至於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其功
可謂盛矣以今觀之其所空之地甚廣所處之勢
甚易所求之效甚小今之治水者其去禹也遠矣
而所空之地乃狹於禹所處之勢乃難於禹所求
之功乃大於禹禹之導河自大伾以下分播合同
隨其所之而疏之不與爭利故水得其性而無衝
決之患今夫一杯之水聚而注之地必得方尺乃
能容之其勢然也河自大伾以上水之在杯者也
大伾以下水之在地者也以在地之水而欲拘束
周旋如在杯之水大禹不能而況他人乎今河南
山東郡縣棊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之

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爲吾有蓋吾無容水之地而
非水據吾之地也固宜其有衝決之患也故曰所
空之地狹于禹禹之治水隨地施功無所拘礙今
北有臨清中有濟寧南有徐州皆轉漕要路而大
梁在西南又宗藩所在左顧右盼動則掣肘使水
有知尚不能使之必隨吾意況水無情物也其能
委蛇曲折以濟吾之事哉故曰所處之勢難于禹
況禹之治水去其勢溺之害而已此外無求焉今
則賴之以漕不及汴矣又恐壞臨清也不及臨清
矣又恐壞濟寧也不及濟寧矣又恐壞徐州也使
皆無壞也又恐漕渠不足於運也了是數者而後

謂之治故曰所求之功大於禹由二文莊之言觀之則河水南趨之勢已極而一代之臣不過補苴罅漏以塞目前之責而已安望其為斯民計百世之長利哉

潘季馴河防一覽曰議者因海壅河高致決隄四溢遂以濬海為上策不知漲沙當海口之中[illegible]口有倘少甚大潮退則見潮長則沒無可施功之處縱乘潮退施功而一沒之後濁流淤泥隨復如故矣故海無可濬之理惟當導河以歸之海繕治河隄俾無旁決則合流勢勇沙隨水去海口自不處淤若隄日繕而決日聞非庫藏不能支即迫近不能容與

雜以浮沙而不能久耳誠多築縷隄縷隄者近河以束之又為遙隄離河六七里使水有所遊盪築必以真土則復何患哉如上流聽其旁決下流復歧而分之水勢益分則其力益弱安能導積沙以達之海乎支河一開正河必塞近事良可鑒也

袁黃曰昔陳平江瑄宋司空禮之治會通河也驅汶水逆流至南旺北至安民山地降九十尺因析六分之水北達臨清為閘十有七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因析四分之水南接徐沛為閘二十有一貯六分之水者其閘長貯四分之水者其閘短後人以意增損而水之分數紊矣紊而常淤固其宜也顧不此之察乃更闢而東焉當時故閘由茶山而南地甚峻勢如建瓴故入河無礙後更夏鎮以南地平而水緩黃強清弱每會必淤此河渠之一壞也徐州呂梁二洪其流甚駛其石如牙永樂間運道初開人懸其傷舟欲稍平之宋司空不可蓋欲藉山之險激水之流使泥沙先下而河流不壅後人相繼磨其崖石而呂梁無洪矣無洪則水平而河身漸高此河渠之再壞也至淮河入海之處平曠無山而海沙逆上尤易壅塞陳平江就山陽之滿浦坊在[illegible]城西北四里累石為山蜿蜒千尺即古鋸牙遺制鋸牙見宋史水得翻騰踴躍以入海俗謂之礮葡取相激而名今

皆沒於土中此河渠之三壞也[illegible]

顧氏季字剛中錫人[illegible]山居贅論曰大河之流自漢至今遷移變異不可勝紀然孟津以西則禹迹具存以海為壑則千古不易也自孟津而東由北道以趨於海則澶滑其必出之途由南道以趨於海則曹單其必經之地衛澶滑必由陽武之北而出汲縣胙城之間衛曹單必由陽武之南而出封丘蘭陽之下此河變之託始也由澶滑而極之或出大名歷邢冀道滄瀛以入海或歷濮范趨博濟從濱棣

以入海由曹單而極之或溢鉅野浮濟鄆[illegible]挾汶濟以入海或經豐沛出徐邳奪淮泗以入海此其究竟也要以北不出漳衛南不出長淮中間數百千里皆其縱橫糜爛之區矣又曰自陽武而入封丘河益東南流荆隆口直東則經長垣東明出曹濮直趨大清河矣較之出徐沛合淮泗以入海者道為徑易夫河行之道宜直不宜紆入海之口宜近不宜遠河之兩岸宜闊而歸流宜深[illegible]平水則宜置斗門且多置之用王景更相廻注之意使不至旁溢河未必不可東也[illegible]雖然大河東則會通河廢會通河不廢則大河不可得而東兩者不並立矣此大河所以屢決而東終抑之使南也與

川瀆異同曰淮水清而流疾恒無壅決之患自河合淮始也河從北來河之身比淮為高故易以遏淮淮從西來淮之勢比清江浦又高[illegible]高一丈有餘自高堰下皆為陂澤故易以齧運然而河不外飽則淮不中潰淮并流而北其勢盛力足以刷河淮却流而南其勢殺河且乘之以潰運矣病淮必至於病運者莫如河利河即所以利運者莫如淮黃運兩河之樞機實自淮握之則今日之治淮乃治河治運之先務也然則何以治之曰吾亦以淮治淮而已高

厚其隄防使淮無所旁出修明平水之制使淮不至漲溢此陳平江之治淮所以二百年無事者與

河渠考云隆慶四年淮決於高堰河亦決於崔鎮漕臣王宗沐修塞之[illegible]萬曆三年高堰復決於是山鹽高寶興泰諸處悉為巨浸黃水躡淮之後濁流西溢浸及鳳泗清口墳淤海口亦復阻塞而漕黃交病矣河臣潘季馴以為高堰者淮揚之門戶而黃淮之關鍵也欲導河以入海勢必藉淮以刷沙淮水南決則濁流停滯清口亦堙河必決溢上流水行平地而邳徐鳳泗不免皆為巨浸是淮病而黃病黃病而漕亦病相因之勢也於是築高堰長八十里起自武家墩[在高堰北十餘里]經大小澗[illegible]歷阜陵湖[illegible]周家橋[illegible]翟壩[南二十餘里][illegible]以捍淮之東侵又以淮水北岸有王簡張福二口淮水每從此洩入黃河致淮水力分而清口淤淺且黃水泛漲亦往往由此倒灌入淮於是并築隄捍之[illegible]使淮無所出黃無所入全淮畢趨清口會黃以入海而河與漕俱治蓋高堰之築始於漢末之陳登修治於明初之陳瑄而復於季馴云[illegible]

諸即地壞半是經理始亂削爲二十一年淮復決於高良澗在淮安府西南七十里志云九十里凡二十二口旋築塞之明年黃水大漲清口沙墊阻遏淮水不能東下於是挾上源阜陵諸湖與山溪之水暴浸泗州陵州城淹沒科臣張企程請導淮分注江海以救祖陵二十三年淮復決高堰高良澗諸處尋築塞之明年河臣楊一魁以黃淮衝溢乃議分黃導淮闢清口沙七里達淮之經流建武家墩涇河閘在寶應縣北二十里以洩淮之旁溢又建高良澗減水石閘子嬰溝在寶應縣南六十里周家橋減水石閘一自分河下涇河一自草子湖在寶應縣西南五十里寶應湖下子嬰溝俱通廣洋湖在寶應縣東南四十里及射陽湖入海猶慮淮水

宣洩不及南注各湖爲患又開高郵西南之茆塘港在州西南六十里通邵伯湖開金家灣下芒稻河在揚州府東二十里入江以殺淮漲一魁所築行大概本金程之說自是淮患漸平雖時有決溢而培固高堰增置壩閘之外無所爲治淮長策矣季馴兩河議曰高堰去寶應高丈八尺有奇去高郵高二丈二尺有奇高寶隄去興化泰州田高丈許或八九尺其去堰不啻卑三丈有奇矣昔人築堰使淮不南下而北趨者亦因勢而導之不然淮一南下因三丈餘之地勢灌千里之平原安得有淮南數郡儼然一都會耶萬曆二十一年淮漫高堰隄上數尺周家橋口原自通行又加決

焉決高良澗至七十餘丈南奔之勢若倒海高寶邵伯諸湖隄一日崩者百十餘處于時泗城亦復滙溢而所減之水不過尺許則以淮南之地自高寶而東則下由邵伯而南則又昂自興鹽以東濱海諸鹽場比內地亦復昂也泗州之地比高堰爲下與高寶諸州縣皆若釜底然安能免淮之浸哉今高堰一帶修守不嚴奸商鹽販之徒無日不爲盜決計泗州之人未究利害之源但見高堰增築勢必遏淮以入泗惟恐壞之不速潰也且淮之旁流日多則正流日弱於是刷沙無力而黃水益橫清口就淤勢不得不倒灌淮南決隄堰而敗城郭

委運道於茫無畔岸中矣善乎先哲之言曰禦黃如禦敵淮曰退則黃日進論者以導淮爲秘計而不察其爲弱淮之先徵也淮之患曷有窮已邪元末河復北徙自東明曹濮下及濟寧而運道壞明洪武初命徐達自曹州東引河至魚臺入泗以通運永樂九年又命宋禮自曹疏河經濮州東北入會通河是北流猶未絕也迨遷都之後仰給於會通者重始畏河之北北即塞之弘治中兩決金龍口直衝張秋議者爲漕計遂築斷黃陵岡支渠而北流於是永絕始以清口一綫受萬里長河之水傅弱侯云明興河之自汴出者猶有六其入淮其四合漕以入于淮出滎澤者至壽入淮出祥符者至□□入淮出長垣者至碭穀入漕出

曹州者至魚臺入漕出儀封者至徐之小浮橋入漕出之[illegible]者從歸[illegible]入漕出徐沛之中境山之北者從留城入漕是猶有禹分之遺意而其流或塞或微而以一徐受全河之[illegible]矣顧[illegible]人丘仲深謂以一淮受當[illegible]之令然考之先朝今有自合可[illegible][illegible]分水之[illegible]於[illegible]已之閘不使[illegible][illegible]弘治六年孫[illegible]以[illegible]北[illegible]之道而可[illegible][illegible]曹[illegible][illegible]乃[illegible]閘[illegible]儀封各閘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事入[illegible]之故[illegible]之[illegible]入日[illegible]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唯以一道入淮其[illegible]而不能容又其[illegible][illegible]日[illegible]成[illegible][illegible]以下以[illegible]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入[illegible][illegible]見[illegible]又所[illegible]別[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者[illegible]在入[illegible][illegible]閘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也陽武以下河之所經繕完故隄增卑倍薄但期不害於漕而漢之下策轉為明之上策矣至於黃淮既合則唯以堰閘為務堰者高家堰（堰字一作加）閘者淮南諸湖閘口也堰閘以時修固則淮不南分助河衝刷黃沙使海口無壅故潘尚書季馴論治河之要曰河之性宜合不宜分宜急不宜緩合則流急急則蕩滌而河深分則流緩緩

則停滯而沙淤此以隄束水借水攻沙為以水治水之良法也又曰通漕於河則治河即以治漕會河於淮則治淮即以治河合河淮而同入於海則治河淮即以治海（自萬[illegible]六年[illegible][illegible]以河為[illegible]第唯張[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得其[illegible]）覩其所言若無赫赫之功然百餘年來治河之善卒未有如潘公者蓋會通必不可廢則河唯宜注淮以入海雖有賈魯之才智亦無所施故邵文莊有治之以不治乃所以深治之之說古語云守病不治常得中醫此之謂也

自河合淮入海潘公所以治之者有二要焉一在海口一在高堰按淮南水利考云海口本自無淤

近日之淤以黃沙而然王口減半入旁口旁口數十道不啻也蓋海水潮汐日二至每入也以二時其出也亦二時二時之出係淮水二時之入則海水海水遏淮水不得流者每日有八時黃沙能無停乎又聞諸海濱之夫曰海之深不知其幾千萬丈而沙出其上人工所去每日不能尺寸而潮汐一至頃刻而平況未可施功邪由是觀之雲梯關海口漸淤亦由旁口之太多苟非借水攻沙而恃人力以通之則海口終不能開也高家堰者郡志云後漢建安中太守陳登所築閻百詩曰此堰不見於史籍考三國志登嘗為典農校尉巡土田之

宜盡鑿溉之利登固精於水利者又嘗為廣陵太守虞溥江表傳云治射陽則此堰距治所甚邇登築隄以障淮水理勢宜然也由是觀之漢世河未合淮尚不聽其南奔況今欲藉此淸淮以刷沙乎苟非以隄束水使淮并力東注則自淸口以至海口終不能無壅也是故河之出海旁口日多則王口日塞淮之會河支流益分則經流益弱皆潘公之所禁也易曰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善治水者必有道以處此矣

太史公天官書曰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勃碣（漢書天文志云勃海碣石）一行言山河兩戒以河濟

爲北紀江淮爲南紀由此觀之禹河從勃碣入海
工應天文下協地理漢武帝所謂聖人作事爲萬
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改更者也殷本紀載湯誥之
言曰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
民乃有居四瀆之由來尙矣爾雅江河淮濟爲四
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劉熙釋名曰瀆獨也各
獨出其所而入海也自王莽時河從千乘入海
而北去碣石遠矣然猶未離乎勃海也自金明昌
中河徙而河半不入勃海矣元至正中又徙而河
全不入勃海矣河南之濟久枯河或行其故道今
又與淮渾濤而入海淮不得擅瀆之名四瀆亡其

二矣世習爲固然恬不知怪愚嘗爲杞人之憂萬
一清口不利海口愈塞加之以淫潦而河淮上流
一時並決挾阜陵洪澤諸湖衝蕩高堰人力倉卒
不能支勢必決入山盬高寶諸湖明隆慶四年黃腳三年作決湖水以東兩戶高堰山陽寶應當與鹽城諸壞爲巨浸而淮南海口沙壅更甚於曩時然不得
洩則又必奪邗溝之路直趨瓜州南注于江至通
州入海四瀆并爲一瀆拂天地之經奸南北之紀
可不懼與欲絶此患莫如復禹舊迹然河之南徙
日以遠矣濬滑浚胙之間無河新鄉獲嘉亦無河
矣賈讓李垂之策將安所用之或曰金温撒可喜
請於新鄉縣西決河水使東北合清河至清州柳

口入海其説不可行乎曰今新鄉流絶欲自武陟
之東濬其故道約一百三四十里更於新鄉縣西
決河使東北流鑿生地五十餘里勞費不訾民何
以堪且滎陽以下每決必潰右隄未聞有決左隄
而北者疑此地北高南下新鄉縣西之故道去清
河雖近未必能導之使北也然則河竟將若何曰
封丘以東地勢南高而北下河之北行其性也徒
以有害於運故遏之使不得北而南入於淮南行
非河之本性東衝西決卒無寧歲故吾謂元明之
治運得漢之下策而治河則無策何也以其隨時
補苴意在運而不在河也設會通有時而不用則

河可以北先期戒民凡田廬冢墓當水之衝者悉
遷於他所官給其費且振業之兩岸之隄增卑倍
薄更於低處創立遥隄使暴水至得左右游波寬
緩而不迫諸事已畢然後縱河所之決金龍注張
秋而東北由大清河入于勃海殊不煩人力也蓋
禹河本有可復之機一失之於元封再失之於永
平三失之於熙寧至明昌以後事無可爲居今日
而規復禹河是猶坐談龍肉終不得飽也河之離
禹愈遠則反本愈難但得東北流入勃海天文地
理兩不相悖而河無注江之患斯亦足矣求如西
漢之河不可得即如宋之北流亦不可得而況降

水大陸之區也嗚呼禹河其不復矣乎

禹貢錐指卷第十三下

禹貢錐指卷第十四上　　德清胡渭學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渭按漾史記作瀁漢書氐道下又作養古字通也）

傳曰泉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流爲漢水易氏曰漾水東流百八十里經興元之南鄭縣名漢水黃氏曰漢有沔漾之名皆東漢水也地理志西漢水出西縣嶓冢山南入廣漢白水蓋潛漢也經不著其所出自古皆以爲東西兩漢俱出嶓冢則或然矣而西漢絕無沔漾之名地理志漾水出隴西氐道至武都爲漢武都東漢水受氐道水名沔是則沔漾俱爲東漢也獨氐道武都脈絡不通川渠阻隔武都受漾爲不可據而桑欽遂徙氐道漾水爲西漢之源由是愈紛錯酈道元委曲遷就通之以潛伏之流證之以難驗之論更覺齟齬故當盡廢諸說而一之以經文杜佑通典秦州上邽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經嘉陵曰嘉陵江經閬中曰閬江漢中金牛縣嶓冢山禹導漾水東流爲漢水亦曰沔水其說爲可據

渭按嶓冢見導山地形志華陽郡嶓冢縣有嶓冢山漾水出焉元和志嶓冢山在興元府金牛縣東二十八里漢水出焉經南鄭縣南去縣一百步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是也南鄭今陝西漢中府治其故城在今府城東北嶓冢故城在今沔縣白馬城東南五里上邽故城在今鞏昌府秦州西南金牛舊縣在

今漢中府寧羌州西北其嶓冢山在今沔縣西南接
寧羌州界
漢郊祀志秦祠沔於漢中地理志漢中有沔陽縣
武都下云東漢水一名沔則沔漢互稱其來已久
而沮縣下又云沮水出東狼谷南至少羨南入江
荊州川（[illegible]）按周禮荊州川曰江漢而無沮是
沮即沔也水經注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一
名沮水（[illegible]）
（[illegible]）東南逕沮
水戍（在略陽縣東南[illegible]在縣西七十里與略陽接界）又東南流注漢所謂沔

漢者也尚書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山海經所謂
漢出鮒嵎山也東北流得獻水口（[illegible]）又
東北合沮口（[illegible]）
（[illegible]即沮口也）同爲漢水之源故孔安國曰泉水東
流爲沔蓋與沔合也至漢中爲漢水是互相通稱
矣（[illegible]）沔水又東逕白馬戍
南盡水入焉（[illegible]）
（[illegible]）又
東逕武侯壘南（[illegible]）又東逕沔陽縣故
城南（[illegible]）又東
逕西樂城北（[illegible]）又左得度水口（[illegible]）又東

右會溫泉水口（[illegible]東南）又東黃沙水左注之（[illegible]）
（[illegible]）又東合褒水（褒水西北出衙嶺山東南流入漢元和志[illegible]）
（[illegible]按褒水在今褒城縣東）又東逕萬石城下（[illegible]）又東逕漢
廟堆下（在今南鄭縣西南）又東逕南鄭縣南（[illegible]）
（[illegible]）以今輿地言之漾水出寧羌州北嶓冢山（[illegible]）
（[illegible]百八十里）東北流逕沔縣西南合沔水又東逕沔縣
南（[illegible]少北九十里）又東逕褒城縣南（[illegible]）又東逕
南鄭縣南爲漢水（[illegible]）經所謂嶓冢導漾東流爲
漢者也
陸游曰嘗登嶓冢山有泉涓涓出山間是爲漢水
之源此務觀入蜀塗歷金牛目驗而得之涓涓細

流安國傳所謂泉始出山爲漾水者也新城王尚
書士禎昔典試四川撰蜀道驛程記其言嶓漢最
爲詳覈記曰出沔縣西門曲折行亂山中沔水流
經其中略如棧道但山庳無林木沔流舒緩不及
褒水湍悍耳西涉沮水抵大安驛有土城廢址宋
置大安軍沔沮之間闊者未丈許狹者才二三尺
沙石磷磷深不沒踝自大安西南亂山益稠至金
牛驛北望見嶓冢山峩然雲表一小水自西東流
即所謂嶓冢導漾者也水纔濫觴不沒鳧鴈合五
丁峽水東流爲沔其流始大金牛驛西三里稍南
入五丁峽一名金牛峽（在寧羌州北[illegible]十里）峽口懸崖萬仞陰

風颯然水自峽中噴薄而出寧羌州在亂山中無城堞本沔縣羊鹿坪地明洪武中以山冦作亂置寧羌衛于此成化中卽衛建州治自州行十里渡水過百牢關關下有分水嶺嶺東水皆北流至五丁峽北合漾水入沔嶺西水皆南流逕七盤關龍洞合嘉陵水爲川江常璩言沔出嶓冢合白水爲西漢明與導漾之文相悖按通典嶓冢山有二一在天水上邽一在漢中金牛雍大記云西漢水在西和縣源出嶓冢山西流與馬池水合此乃上邽之嶓冢在今秦州又云漢江源出沔縣嶓冢山東流入金州此乃金牛之嶓冢禹貢嶓冢導漾乃沔

縣之嶓冢非秦州之嶓冢知嶓冢有二則東西二漢源流各自了然漾之與沔本爲一流與隴西之嶓冢都無交涉常氏之誤可不辯而明矣公使車閱歷較陸氏所得更備且大有裨于經學非徒紀遊覽之勝而已故擬其要著於篇

漢志隴西氐道下云禹貢養水所出至武都爲漢([illegible]) 武都郡武都縣下云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illegible]) 水經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常璩華陽國志漢水有二源東源

出武都氐道縣漾山爲漾水(氐道晉改屬武都郡) 禹貢導漾東流爲漢是也此皆依漢志以爲言然氐道漾水至武都爲東漢水卒莫有能言其所經者今按酈注濁水出濁城北(今成縣有濁水戍亦曰濁水城[illegible]) 東流與丁令溪水會(水出丁令谷[illegible]武街城西北) 又東逕武街城南(故下辨縣治[illegible]) 又東弘休水注之(水[illegible]) 又東逕白石縣南(續漢書曰下辨城東三十餘里有峽峽中白水生大石即白水之異名也按白石縣今爲成縣[illegible]) 又東南涯陽水注之(水北出涯谷南逕白石縣東而南入濁水) 又東南與仇鳩水合(水發[illegible]) 又東與河池水合(水出[illegible]) 又東南兩當水注之水出陳倉縣之大散嶺西南流入故道川謂之故道水西南逕故道城東又西南入廣業郡界與沮水枝津合謂之兩當溪水上承武都沮縣之沮水瀆([illegible]) 西南流注于兩當溪又西南注于濁水濁水南逕槃頭郡東([illegible]) 而南合鳳溪水([illegible]) 又東注于漢水([illegible]) 觀此文則漢志以沮水枝津上承氐道水下爲東漢水可知也氐道雖未詳其處所以地望之當在西縣之東河池之西上邽之南([illegible]) 蜀水所受有丁令溪水弘休水涯陽水皆出其北蓋自氐道來也其中或有漢志所謂養水者但今無可攷耳然沮水枝津上承沮瀆自東入西非自西入東也昔之觀水作記者

不察地勢之高下不辨川流之去來遂以爲氐道養水合濁水西當漢由枝津以達沮沔是爲東漢之源而不知其非也班固因之故有此誤水經于武都下加沮縣二字蓋亦以氐道水下通沮水爲東漢之源也然漢志不言養水出何山而水經復附會之曰嶓冢則氐道亦有嶓冢山矣常璩知其非是故又因水以名其山曰漾山而爲之殊目要之氐道水所出別是一山非嶓冢也近世言漢水者皆知班固之誤而不知其誤所由來故詳著其原委如此

漢志隴西西縣下云禹貢嶓冢山西漢水所出括地志云嶓冢山在[illegible]上邽縣西南九十里元和志嶓冢山在上邽縣西南[illegible]又云[illegible]縣東北[illegible]一十一里也上邽漢屬隴西郡[illegible]屬天水郡[illegible]西縣故城在[illegible]西南一百[illegible]十里嶓冢山在[illegible]西南六十里[illegible]按東北六十里[illegible]括地志和[illegible]不同蓋唐之上邽在今[illegible]南上邽縣故城當在[illegible]山之北[illegible]一十八里耳[illegible]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元和志[illegible]廣漢[illegible]白水[illegible]隋改曰景谷今四川保寧府昭化縣也[illegible]縣北一十里至縣東二里合嘉陵江[illegible]巴[illegible]縣四[illegible]大江在縣東南[illegible]嘉陵[illegible]北入大江過郡四隴西武都廣漢巴行二千七百六十里

此與氐道之養水全無交涉水經非一時一手作漾水篇首云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此不過依漢志氐道一條以立文惟加嶓冢沮縣爲不同耳其所謂漢水即東漢也亦與西縣之西漢全無交涉及觀下文東南逕白水葭萌閬中至江州入江則又確是西漢水與武都一條全無交涉矣首尾橫決必魏晉閒人所續也經文乃以廣魏若苴[illegible]爲漢世之地氐改名爲後人增入此則一證尋其意指蓋以氐道水南合濁水西當溪歷槃頭郡東而南爲西漢水也然[illegible]故酈注以爲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爲漢水其言曰劉澄之云有水從沔陽縣南至梓潼漢壽入大穴暗通罡山郭景純亦言是矣罡山穴小本不容水水成大澤而流與漢合庾仲邕又言漢水自武遂川南入蔓葛谷越野牛逕至關城合西漢水故諸言漢者多言西漢水至葭萌入漢則兩川通波更在沮縣之南矣嘗試以圖志考之漾沮雖有枝津與西漢通要皆自東入西非自西入東也蓋嶓冢旦絕東西俗謂之分水嶺地勢東高而西下故西漢水自略陽縣南入寧羌州界即折而西南避高就下其性則然豈有東入之理澄之所言即禹貢之潛仲邕所言即通谷水也二水皆東漢之枝津西流入西漢水而說者乃謂西漢水至葭萌入漢顛倒之矣今嶺東漾沮枝津皆入西漢嶺西谿澗之水亦皆入西漢川流去來有目者盡能驗之其可是古而非今乎

凡川流去來以平日爲主時値暴漲則急水溢入緩水而東者反西南者反北漲稍退則如常矣洞

庭彭蠡之水皆北入大江及夏秋江漲迴流入湖清湍爲之改色此其尤彰明較著者昔人以西漢水東合沮沔蓋亦據暴漲之時溢入東川故有此誤耳余家臨餘不溪溪水分流自清河橋入經縣前出西水門西北合前溪水又西北與茗雲會即古北流水也此水本自東入西投之以物輒西流及溪水暴漲乃自其上流溢入馬厄河而東入西水門出清河橋投之以物則東流矣使客游者觀之能不以瞀爲常乎故夫山川之向背非熟察情形參詳圖志未有能得其眞者也

酈道元雖有東西兩川俱出嶓冢之說而終以西漢爲主注云今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導也西流與馬池水合（寰宇記云[illegible]原出嶓冢山）又西南合楊廉川水（水出[illegible]）又西南逕始昌峽始昌縣故城西（城在今[illegible]西縣故城北[illegible]又東南入西漢水）又西南逕宕備戍南（戍在[illegible]縣東北）又西南逕祁山軍南（祁山在嶓冢之西七十許里[illegible]今[illegible]西和縣北七十里）又西逕蘭倉城南（[illegible]）又南入嘉陵道而爲嘉陵水（[illegible]）又東南逕瞿堆西又屈逕瞿堆南（[illegible]）又東南逕濁水城南（[illegible]在成縣西）又東南逕脩城道南（[illegible]）又東南於槃頭城南與濁水合（[illegible]）

又東逕武興城南（[illegible]）又西南逕關城北（[illegible]）又西南逕通谷（[illegible]）又西南寒水注之（[illegible]）又西逕石亭戍（[illegible]）又逕晉壽城西（[illegible]）又東南逕葭萌縣東北與白水合（[illegible]）又南合漢壽水（[illegible]）又東南逕巴郡閬中縣（[illegible]）又東南逕宕渠縣又東南合宕渠水（[illegible]）又東南逕江州縣東南入于江（[illegible]）以今輿地言之秦州西和禮縣成縣（[illegible]）略陽（[illegible]）寧羌（[illegible]）廣元昭化劍州蒼溪閬中南部（[illegible]）蓬州南充（[illegible]）定遠合州巴縣（[illegible]）諸州縣界中皆西漢水之所經也禹貢

雖無西漢水然必周知其所歷之地而後可以折東漢受氐道水之妄且廣元以下即禹貢之潛昭化合白水亦即禹貢之桓皆有關于經故備著之

禹貢以嶓冢繫梁州而漢志嶓冢在雍域之隴西一誤也禹貢云嶓冢導漾而漢志以嶓冢所出爲西漢水其漾水則出氐道二誤也禹貢之潛乃漾水枝津西出爲西漢水而漢志西漢水出西縣之嶓冢三誤也漢志不言漾水出何山而水經云出氐道縣嶓冢山是氐道亦有嶓冢四誤也漾者東漢之源而續水經者以西漢接漾水爲一川五誤也漾沔枝津皆自東入西而酈注從舊說云西漢水至葭萌入漢六誤也川流離合地上灼然可見而酈注惑闞駰之說以爲原始要終潛流或一故東西俱受漢漾之名七誤也羣言殽亂學者靡所折衷今說漢水當排棄諸家專主禹貢以沮沔爲漢之別源以西漢爲漾之枝津而氐道水則存而不論是亦理亂絲解連環之術也

蔡傳漾水名水經曰漾水出隴西郡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道且疑爲漾水五字）常璩曰漢水有兩源此東源也即禹貢所謂嶓冢導漾者其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泉始源曰沔逕葭萌入漢東源在今西縣之西西源在今三泉縣之東也酈道元謂東西兩川

俱出嶓冢而同爲漢水者是也水源發于嶓冢爲漾至武都爲漢今按酈注引常璩華陽國記曰漢水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縣漾山爲漾水禹貢導漾東流爲漢是也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泉逕葭萌入漢始源曰沔而蔡氏所引割裂顛倒文義盡失泉本白水二字傳寫者誤合爲泉字當作會白水逕葭萌入漢而蔡氏不悟意會泉爲泉名即始源曰沔乃易置四字於逕葭萌入漢之上殊爲可笑常璩承地志水經之謬而又採漾水之名以西源爲沔其謬滋甚自魏收謂漢水出嶓冢縣而杜佑復從而證明之世亦知東西兩川原委劃然爲二矣王象之輿地紀勝引宋朝郡縣志云今之言漢水以西縣之嶓冢山爲源此即後魏之嶓冢縣隋更名西縣者非隴西之西縣今在秦州境者也（周歷西縣入上邽隴西二兩縣境已久矣）蔡氏云東源在今西縣之西亦似從郡縣志主隋之西縣而謂西源在今三泉縣之東則大非三泉本漢葭萌縣地唐武德初分置三泉縣在利州東北一百五十里天寶初移治嘉陵江東一里關城倉陌沙水之西西南去故城一百二十里（見寰宇記）即宋故大安軍也今在寧羌州西北金牛驛西六十里（宋紹興二年改建大安軍於今縣界復置三泉縣隸軍即今縣西南九十里大安驛也蔡氏所指三泉縣蓋在沙水西名）北距隴西嶓冢山六百餘里而謂西源在

三泉之東相去懸絕總由不知宋之西縣即隋之西縣隋之西縣非漢之西縣故輾轉迷惑終無是處酈元所謂兩川俱出嶓冢者仍指隴西之山蔡氏誤認在漢中故又實其言以為東源出嶓冢山東則當在西縣之西西源出嶓冢山西則當在三泉之東是謂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為漢水云爾而不知其舛錯為已極也又云水源發于嶓冢為漾至武都為漢夫武都縣遠在漢中之西北兩源既並出漢中豈復有西北流至武都者哉隋人改嶓冢縣曰西縣五百年後蔡氏獨受其誤吾不能不為蔡氏轉恨隋人也

蔡氏岷嶓既藝傳云嶓冢山地志云在隴西氐道縣漾水所出又云在西縣今興元府西縣三泉縣也蓋嶓冢一山跨于兩縣云今按漢志氐道無嶓冢水經始有之西縣亦屬隴西與隋之西縣相去懸絕而蔡氏云一山跨兩縣蓋以興元之西縣為隴西之西縣又以興元之三泉當隴西之氐道也既不知有二西縣又不知有二嶓冢故此傳云東源在今西縣之西西源在今三泉縣之東支離之說所自來矣大抵東源出漢中宋人皆以為然而謂西源亦出漢中則自蔡氏始以余觀之西漢水之名實以漾水枝津西南潛出故謂之西漢鄭康成云漢別為潛流與漢合大禹自道漢疏通即為西漢水此古人名水之本義也自班固以西縣所出為西漢之源而其指乖矣今若以從沔陽南流者為西漢之源即謂西源在三泉之東亦無不可然傳者之意初不若是也郢書燕說聊為仲默解嘲云爾

又東為滄浪之水釋文浪音郎 按滄史記作蒼

林氏曰張平子南都賦云流滄浪而為隍廓方城而為墉李善注引左氏傳屈完所謂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則是滄浪即漢水也蓋漢水至于楚地則其名為滄浪之水也易氏曰漢水自興元南鄭縣又七十二里至城固縣北又三百里至洋州興道縣南又五百里至金州西城縣北又八百八十里至均州武當縣西北四十里水中有滄浪洲又名滄浪水

渭按武當漢屬南陽郡今為均州屬湖廣襄陽府

傳云別流在荊州正義云傳言別流似分為異水按經首尾相連不是分別當以名稱別流也渭按水經夏水注云鄭玄注尚書滄浪之水言今謂之夏水來同故世變名焉劉澄之著永初山水記云夏水古文以為滄浪漁父所歌也因此言之水應由沔今按夏水是江流沔非沔入夏假使沔注夏其勢西南非尚書又東之文也此辨最為明晰孔

傳寶出康成之後以夏水爲滄浪故曰別流（[illegible]）

（[illegible]色也非川得名李白襄陽歌云漢水鴨頭綠此所据[illegible]皆[illegible]青色[illegible]也）

水經注漢水自南鄭縣東南又東逕胡城南（在今城固縣西四十里）又東黑水注之（在城固縣西北五里）又東逕城固縣南（[illegible]）（城固縣南[illegible]里按今城[illegible]小[illegible]城固北城[illegible]大城[illegible]也）又東逕魏興安陽縣南涔水出自旱山北注之（[illegible]）又東會（[illegible]）益水（在洋縣西五十五里）又東至灙城南與洛谷水合（水北出洛谷北[illegible]）（灙城今洋縣東北二十三里[illegible]）又東逕小城固南（[illegible]）又東（[illegible]）

逕石門灘（在洋縣東五十里）又東逕猴經灘（[illegible]）又東逕大小黃金南（[illegible]）又東合蘧蒢溪口（[illegible]）又東右會洋水（[illegible]）又東歷敖頭（[illegible]）又東合直水（[illegible]）又東逕直城南（[illegible]）又東逕晉昌郡之寧都縣南（[illegible]）又東逕魏興郡廣城縣（[illegible]）又東得魚脯溪口（[illegible]）又東過西城縣南（[illegible]）又東逕西城縣故

城南（[illegible]）又東合旬水（[illegible]）又東逕木蘭南（[illegible]）又東左得甲水口（[illegible]）又東逕錫縣故城北（[illegible]）又東逕長利谷南（[illegible]）（縣有鄖關其故城[illegible]）又東逕堵陽縣堵水入焉（[illegible]）又東逕鄖鄉縣故城南（[illegible]）又東逕琵琶谷口（[illegible]）又東北流屈而東南逕武當縣（[illegible]）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庾仲雍漢記謂之千齡洲非也

是世俗語訛音與字變矣地說曰水出荊山東南流爲滄浪之水是近楚都故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余按尚書禹貢言導漾水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爲者明非他水決入也蓋漢沔水自下有滄浪通稱耳纏絡鄢鄀地連紀郢咸楚都矣以今輿地言之漢水自南鄭縣南又東逕城固縣南（[illegible]）又東逕洋縣南（[illegible]）又東逕西鄉縣東北（[illegible]）又東南逕石泉縣南（[illegible]）又東逕漢陰縣南（[illegible]）又東逕紫

陽縣南常陽在州西南一百八十里州志云有快灘在縣西十五里水陡如駛又大力灘在縣西八里兩岸夾石左右有兩石嘴亦湧舟楫患又石梁灘在縣西雷任河水口中官灘在縣東南一里極高險中流有柱石數丈之聳如滄長灘在縣東四里近如可渡不甚險舟停集西北大絕壁皆漢水所經也又東北遷興安州北州志云州境漢江多灘難出難二灘時險而神灘尤甚明成化十二年知州鄭福於正文時用火燒石碎以投其勢舟行稍無患時十年[illegible]州城公私廬舍皆蕩以來[illegible]人州東一里有長春堤成化八年為水衝壞十五年鄭福增築萬曆二十年復加修築又東遷洵陽縣南洵陽在州東一百二十里水在縣南門外又東遷白河縣北白河在州東南一百七十里又東遷鄖西縣南鄖西在湖廣鄖陽府西一百四十里水去縣五十里又南遷鄖縣南明成化十二年置鄖陽府治鄖縣舊志云漢江自城西建城東寶蓋天形諸山皆錯列畫屏又東遷均州北均州在襄陽府西北三百九十里水去州四十里經所謂又東為滄浪之水者也自[illegible]以下至襄陽皆名滄浪[illegible]入故曰是近楚都

葉少蘊云滄浪地名非水名大氐禹貢水之正名而不可單舉者則以水足之黑水弱水灃水是也非水之正名而因地以為名則以水別之滄浪之水是也沇水伏流至濟而始見沇亦地名可名以濟不可名以沇故亦謂之沇水乃知聖言一字未嘗無法也渭按水名或單舉或配水字各有所宜如漆沮既從自不可加水字灃水攸同無水字則不成辭矣如灃必配水導渭何以云東會于灃乎弱黑並配水漾單舉沇配水皆屬辭之體應爾非有他義也山海經凡山水以二字為名者其上必加之字猶此經滄浪之水也亦古人屬辭之體安見滄浪為地名而非水名乎信如葉言則山海經曰嶓冢之山嶓冢亦是地名而非山名矣

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澨市制反

傳曰三澨水名入漢大別山名觸山迴南入江易氏曰漢水自滄浪洲東南流三百六十里至襄陽府襄陽縣又三百二十里至郢州長壽縣又三百里至復州景陵縣又東至漢陽縣大別山之東北入江渭按說文澨埤增水邊土人所止也大別見導山

孔傳以三澨為水名不如說文之精確按詩汝墳傳曰汝水名墳大防也箋以為汝水之側淮濆傳曰濆涯也箋以為淮水大防毛鄭彼此互異正義遂謂濆從水濆從土故其義有別而實不然爾雅釋丘濆大防李巡曰謂厓岸狀如墳墓名大防也康成注大司徒墳衍云水厓曰墳鄺道元以澨為水側之濆是知濆與墳字別而義同其互異者乃所以互相備耳參以說文水邊即厓埤增之土即大防防大故為人所止也左傳成十五年華元決睢澨睢即睢水澨則其防也故曰決王逸注西澨云水涯杜預注漳澨云水邊義皆與說文合然其地必有名川來入漢患其衝激故大為之防以為水名猶可蔡傳直謂之澨水則大謬不然矣

水經第四十卷末言禹貢山水澤地所在曰三澨地之南在邔縣之北此今本作[illegible]是外曰鄺[illegible]呼曰諸亂也云[illegible]今明閩傳寫集解引此亦作[illegible]則鄺字誤[illegible]也所改也南此有脫文鄺注云尚書曰道漢水過三澨地說曰

汚水東行過三澨合流觸大別山陂故馬融鄭玄王肅孔安國等咸以爲三澨水名也許愼言澨者埤增水邊土人所止也按春秋傳文公十六年楚軍次于句澨以伐諸庸宣公四年楚令尹子越師于漳澨定公四年左司馬戌敗吳師于雍澨昭公二十三年司馬薳越縊于薳澨[illegible]服虔或謂之邑或謂之地京相璠曰杜預亦云水際及邊地也今南陽淯陽二縣之間淯水之濵有南澨北澨矣而諸家之論水陸相半又無山源出處之所津途關路雖鄭玄及劉澄之言在竟陵縣界經去郢縣甚池衆池流多矣論者疑焉而不能辨其

所在渭按左傳澨有五雖澨宋地故酈注不引今就其所引者論之不知何者可當禹貢三澨之目蔡傳以漳澨薳澨與汊水爲三澨而句澨雍澨其地皆有可攷却不數韓汝節宗之以汊澨漳澨薳澨爲三澨汊澨古無此名薳澨不知所在紛紛推則終無定論所可知者三澨爲漢水之三大防其地當有名川來入漢上不越倉浪下不踰大別而已[illegible]邔縣故城在今襄陽府宜城縣東北[illegible]其北即襄陽縣之東境是也史記索隱曰三澨地名在南郡邔縣北蓋即水經所言今無地以應之按淯水

注云清水左右舊有二澨所謂南澨北澨者水側之濆此京相璠云在南陽淯陽之間者[illegible]與邔縣無涉若以爲入漢之水名則二澨不可爲三澨又按水經沔水從襄陽縣東屈西南淯水從北來注之注云襄陽城東有東白沙白沙北有三洲東北有宛口即淯水所入也淯水今名唐河在襄陽縣東北及會白水[illegible]又謂之唐白河而淯水之名遂晦其入漢處名三洲口三國時吳將朱然攻樊司馬懿救之追至三洲口大獲而還又王昶屯新野習水軍于三洲謀伐吳水經邔北之三澨豈即此三洲邪然洲澨不同水中可居者曰洲埤增水邊土人所止者曰澨以洲爲澨吾終不能無疑也

鄭劉皆言三澨在竟陵界故後世說三澨者多求之此地索隱曰今竟陵有三參水俗云是三澨水參音去聲蔡傳曰三澨水名今郢州長壽縣磨石山發源東南流者名澨水至復州景陵縣界又名汊水[illegible]疑汊三澨之一據左傳漳澨薳澨則爲水際未可曉之詞廣通志曰沔陽州黃蓬之山下枕大江其東南有三澨爲北爲滄浪之水按山臨大江而所稱三澨

者又在其東南與漢水絶無交涉通志大謬承天府志以司馬河爲一澨（即出應石山名）馬溪河爲一澨石家河爲一澨自京山合流入景陵界謂之三汊水蓋即索隱所稱三參水也（參字當作澨[illegible]）蔡氏謂即三澨之一者專指司馬河而言

左傳定四年吳子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史皇謂子常必速戰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止之十一月庚辰陳于柏舉吳師大敗楚師子常奔鄭孔疏云小別當在大別之東何則子常從小別與吳戰退而至大別明自東而漸西也今按豫章杜注云漢

東江北地自豫章與楚夾漢謂吳軍漢東楚軍漢西也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言其師衆爲長陳自西及東若此其遠兩軍合戰則自大別以東尋傳文無從小別與吳戰退而至大別之事也小別當在大別之西孔說正相反今漢川縣東南有甑山即小別山元和志云小別山在汊川縣東南五十里（[illegible]）寰宇記云山形如甑土諺謂之甑山（[illegible]）二別相去一百二十餘里

水經注漢水自武當縣東北又東爲很子潭（漢中有石積洲[illegible]）又東南逕武當縣故城北又東南逕縣城東（縣南有武當山一曰太和山亦曰參上山）又東逕龍巢山下（山在漢水中高五丈廣員一里二百二十步）又東南逕涉都城東北（故鄉名也郡國志筑陽縣有涉都鄉均水於縣入沔謂之均口按涉都城在今穀城縣界均水自南陽府淅川縣流逕均州至穀城入漢今故道已堙）又東南逕酇縣之西南（今光化縣北有酇縣故城）又東逕穀城縣南（今穀城縣北有故穀城）又東南逕陰縣故城西（城在今光化縣東北）又東逕闕林山東（闕林一作關林在穀城縣西北四里）又南逕筑陽縣東又南筑水注之（[illegible]東南逕筑陽縣故城南又東入于沔[illegible]）又南逕高亭山東又東爲漆灘（[illegible]）又東逕山都縣東北（[illegible]）又東逕樂山北（[illegible]今襄陽縣西北有山都故城[illegible]縣西北六十里[illegible]）又東逕隆中（[illegible]）又東逕襄陽縣北又東逕方山北（方山一名萬山元和志萬山一名漢皋山在襄陽縣西十一里[illegible]）

（[illegible]縣分界[illegible]）又東合檀溪水（水出縣西柳子山下東北注于[illegible]）[illegible]城南（[illegible]）又東逕平魯（[illegible]）又從縣東屈西南淯水從北來注之（淯水入漢處名三洲口在[illegible]）又逕桃林亭東（亭在襄陽縣東南）又逕峴山東（在縣南七里[illegible]峴首）又東南逕蔡洲（[illegible]）又東合洞口（水出安昌縣[illegible]水又西南[illegible]）又東南逕中廬縣東淮水自房陵縣淮山東流注之（今南漳縣界有中廬故城本春秋廬戎國也）又東南逕黎丘故城西（[illegible]）

又南過邔縣東北 [illegible] 又南得木里水會 [illegible] 又南過宜城縣東夷水出自房陵東流注之 夷水也 [illegible] 又過鄀縣故城南 [illegible] 又東敖水注之 是曰敖口 又東過石城西 [illegible] 又東南與臼水合 [illegible] 又東過荊城東又東南過當陽縣之章山東 [illegible] 又東右會權口 [illegible] 又東南與陽口合 [illegible] 又東得滻口 [illegible] 又東南過江夏雲杜縣中夏水從西來注之 [illegible] 又東過左桑 [illegible] 又東與力口合 在今 [illegible] 縣東南 又東南涢水入焉 [illegible] 又東過沌陽縣北 [illegible] 又東過林鄣故城北 [illegible] 又南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于江庾仲雍曰夏口一曰沔口矣左傳定公四年吳師伐郢楚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京相璠曰大別漢東山名在安豐縣南杜預曰二別近漢之名無緣乃在安豐也案地說言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陂南與江合則與尚書杜預相符但今不知所是矣 [illegible] 以今輿地言之漢水自均州北又東南過光化縣西南 光化在府西北一百八十里水去縣十五里 又東南過穀城縣東北 穀城在府西北一百二十里水去縣二十五里 又東南過襄陽縣北 [illegible] 又東南過宜城縣東 宜城在府東南一百二十里水去縣四里 又南過鍾祥縣西 [illegible] 又南過荊門州東 荊門在府西九十里水去州一百一十里 又東南過京山縣西南 京山在府東一百五十里 又東過潛江縣北 [illegible] 又東過景陵縣南 景陵在府東南二百十里水去縣五十里 又東過沔陽州北 [illegible] 又東過漢陽縣北 縣為漢陽府治水去縣二里 又東至大別山折而南

是爲漢口經所謂過三澨至大別南入于江者也堤防考云舊時漢水從黃金口入排ㄏ口東北折抱拙牛ㄴㄴ口又西南轉北至郭師口對岸曰襄河口約長四十里後下塞口成化初於排沙口下郭師口上直通一道約長十里漢水徑從此下而故道遂淤今自排略存人通舟楫俗呼為襄河以上漢自襄陽來也按漢水東行經大別之陂而南北入江今則自郭師口以上決而東逕大別山後入江非復古夏汭矣

漢志云東漢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又云沮水南至沙羡南入江過郡五武都漢中南陽南郡江夏行四千里蓋曲莫如漢故其所行有若是之遠也

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釋文匯字或作匯反[illegible]反

傳曰匯廻也以東廻爲彭蠡大澤朱子曰彭蠡之爲澤實在大江之南然以地勢北高而南下故其入于江也反爲江水所遏而不得遂因却而自瀦以爲是瀰漫數十百里之大澤見九江彭蠡辨程氏曰通禹貢一書水之以小注大則爲入水力稍相參配則爲會而匯之爲義唯此有之以其力大而相衝蕩其狀回復宛轉無有此受彼聽之别故與他水合併爲一者不同也傳氏曰三江相會而南不能以敵中北西來之勢中北遏南而南相與廻旋而爲一大澤者其來久矣今禹本其有澤之因故歸之于漢曰東匯澤爲彭蠡而于江亦曰會于匯也黃氏[illegible]曰敍江漢皆言東者主岷嶓居西而云非指曲折所向爲文也吳氏曰漢既入江與江混爲一水而又曰東爲北江入于海有似别爲一水然何也蓋漢水源遠流大可亞于江兩

相匹配與他小水入大水之例不同故於荆州言朝宗于海必以江漢並稱蓋曰江之入海非獨江水實兼漢水江固爲江漢亦爲江也故漢得分江之名而爲北江記其入海者著其爲瀆也三瀆皆自爲一瀆惟江與漢共爲一瀆導水九條始之以二水終之以二水而中間記四瀆其一河一瀆也其二漢與江一瀆也其三濟瀆其四淮瀆河瀆非無它水入之然皆小水入大水故河得以大併小而專爲瀆江漢體勢均敵二水合流所以如此其大不以漢附于江而泯其入海之實故于漢于江並言入海而同爲瀆也若漢不爲瀆則東爲北江入于海七字衍文而其序當殿導洛之後矣渭按彭蠡三江見揚州漢既入江所行與江同道故於導江下釋之

傳云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下傳又云有北有中南可知是以北江中江南江爲三江也今按禹貢三江只是一江而昔之言三江者不一漢志毗陵之北江蕪湖之中江吳縣之南江皆曰揚州川蓋主職方而爲言然周之三江與古之三江豈容有二羣言淆亂班固襍採入志耳吳越春秋所謂三江之口者酈元言雖有相亂不與職方同可以正班固之失夫職方之三江即禹貢之三江也既不與職方同則亦與禹貢異而

蔡傳專主庾仲初之三江不已謬乎諸言北江者皆謂由毗陵縣北入海此即潁氏道下所謂東南至江都入海者也安國傳乃言江入彭蠡分為三入震澤自震澤逶為北江而入海則北江直是松江吾不知其為何說矣總之大江與震澤本不相通說者據後世溝通江湖之遺跡命之曰中江南江而以大江為北江與此二水者並列而為三班固不察遂以為職方之三江而禹貢之三江亦從此說矣郭璞以岷江松江浙江為三江視班固差長然異源各派即與導漾導江之義有礙求合于禹貢舍庾成子瞻無可從者矣

王耕野云先儒有九江彭蠡辯其辯九江則是而辯彭蠡則非彭蠡乃今之鄱陽湖其源固有豫章諸江而其為澤則固江漢之所匯者也今春月江水暴漲則匯而入湖蓋江流浩渺而其下束以小孤山水道狹甚其勢不得不逆流而入此澤故有發舟湖口無風而一夕達鄱陽之安仁者問其故乃舟乘逆流行甚迅速猶隨潮而上者也故江水之匯衆所共知今乃疑之顧弗深考耳且謂漢自大別入江合流已七百餘里安能復識其匯澤者為漢水邪亦可謂膠固之甚者矣夫單敘漢水源流則其勢不得不以漢水為主但既云南入江則東匯澤為彭蠡即江漢共匯可知矣不成曰南入于江東與江共匯澤為彭蠡然後為明白邪又謂彭蠡在大江之南當曰南匯不當曰東匯匯既在南則當曰北為北江不當曰東為北江其論南北反戾幾為可笑蓋江漢兩水皆發源西蜀而東流入海獨漢水到大別入江則折而南流與江相合仍東流而匯為彭蠡又東流為北江以入海其東西南北以天下大勢論不主一江南北而言也今若欲改云南匯彭蠡則是南流入江之後又南匯彭蠡則漢水當逆流向洞庭矣匯澤之後不云東為北江而云北為北江則漢水又當決破安慶橫入淮河矣

朱子之為辯也其說甚長大指謂彭蠡有源三江不分而已然東匯澤為彭蠡元非謂彭蠡無源全賴江漢之水南注以成其澤也讀者以辭害義而疑經為誤朱子云為江水所遏因却而自豬正合經意蔡傳併此數語刪之而經文真成紕繆矣揚州之三江主合不主分導水雖有北江中江之目亦就嶓漢言之則為北江就岷江言之則為中江云爾非劃然分為二派也故三江不分亦無害於經至若味別洲別之論不足詳辯南匯北為之說未免過求夾漈衍十三字斷不可從而三苗負固

官屬不敢深入尤爲賸語故雖以紫陽之明訓而
學者疑焉終不能怡然理順也蔡氏巢湖一段朱
子所無謂官屬錯比彭蠡於巢湖則又莫須有之
獄矣

禹貢錐指卷第十四上

禹貢錐指卷第十四下

德清胡渭學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

林氏曰自江水溢出別爲支派者皆名爲沱梁荊二
州皆有之也渭按岷山詳見導山荀子云江出汶山
其始發源可以濫觴地理志云禹貢嶓山在蜀郡湔
氐道西徼外江水所出沱謂梁之郫江荊之夷水也
詳見梁荊二州東別爲沱者謂江水東流而別爲沱
以大勢言之江自梁而荊皆東也傳云江東南流沱
東行非是

正義云以上云浮于江沱潛漢其次自南而北江
在沱南知江東南流而沱東行是專以荊州之沱
釋傳也蔡傳云沱江之別流于梁者則又遺却荊
州之沱東至于澧相去不太闊絕乎唯林氏兼二
州言之確不可易

水經注岷山在蜀郡氐道縣大江所出江水自天
彭闕東逕汶關而歷氐道縣北[illegible]又逕汶江道汶水注
之[illegible]又有湔水入焉[illegible]益州記曰[illegible]大江泉源即今所聞始發

羊膊嶺下緣崖散漫小大百數殆未濫觴矣東南下百餘里至白馬嶺而歷天彭闕亦謂之天谷 [illegible] 白馬嶺回行二十餘里至龍涸 [illegible] 自 [illegible] 又 [illegible] 八十里至西陵縣 [illegible] 又南下六十里至石鏡 [illegible] 又六十餘里而至北部始百餘步 [illegible] 又西百二十餘里至汶山故郡乃廣二百餘步 [illegible]

[illegible] 又西南百八十里至濕坂江稍大矣 [illegible] 江水又歷都安縣 [illegible] 又逕臨邛縣 [illegible] 又逕江原縣郫江水出焉 [illegible] 江水又東北逕郫縣下 [illegible] 又東逕成都縣 [illegible] 又東逕廣都縣 [illegible] 又東南過犍爲武陽縣與郫江合青衣水沫水從西南來合而注之 [illegible] 又東南過僰道縣北若水淹水合從西來注之 [illegible]

[illegible] 又與符黑水合 [illegible] 又東過江陽縣南 [illegible] 洛水從三危山東過廣魏洛縣南東南注之 [illegible] 又逕安漢縣北 [illegible] 又東逕僰石灘大附灘 [illegible] 又東過符縣北又東北至巴郡江州縣東彊水涪水漢水白水宕渠水五水合南流注之 [illegible]

所謂江州[illegible]
泰置巴郡[illegible]
水出徼外南[illegible]
其下[illegible]又
東至枳縣西延江從牂柯郡北流西屈注之[illegible]
[illegible]
又逕東望峽東
[illegible]
又逕虎鬚灘
歷平都[illegible]
[illegible]又東逕臨江縣南
[illegible]又東得華水口左逕
石城南[illegible]又東至平洲[illegible]又東逕界
壇[illegible]又東右得䲭谿口[illegible]又東

會南北集渠[illegible]又東逕羊腸虎臂灘[illegible]
[illegible]又東彭水注之[illegible]
[illegible]又東逕朐忍縣故城南[illegible]
[illegible]又東逕瞿巫灘[illegible]又東逕陽灘[illegible]
[illegible]又東逕魚腹縣之故陵[illegible]
[illegible]又東逕南鄉峽又東逕永安宮南[illegible]
[illegible]又東逕諸葛亮圖
壘南[illegible]又東南逕赤岬西[illegible]又
東逕魚復縣故城南[illegible]
[illegible]又東逕廣谿峽[illegible]

北岸有白鹽崖高可千餘丈[illegible]
自昔[illegible]
東陽[illegible]又東出江關入南郡界[illegible]
有黃龍[illegible]
所置也[illegible]
天下[illegible]
在江[illegible]
歸今歸州是也捍關在今長陽縣南又東逕巫縣南鹽水從
縣東南流注之又東烏飛水注之又東逕巫縣故
城南[illegible]
[illegible]又東逕巫峽[illegible]
[illegible]又東逕新崩灘[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又東逕石門灘[illegible]又東逕
秭歸縣南又東逕其城北[illegible]

[illegible]又東南逕夔城南[illegible]又東逕
歸鄉故城北[illegible]又東逕信陵縣南[illegible]又
東逕夷陵縣南[illegible]
又東逕宜昌縣之流頭灘[illegible]
[illegible]又東逕宜昌縣北[illegible]
[illegible]又東逕狼尾灘而歷人灘[illegible]又
東逕黃牛山[illegible]又東逕西陵峽[illegible]
[illegible]歷
禹斷江[illegible]
[illegible]出峽東南流逕故城洲[illegible]

[illegible]今為夷陵州治又東逕故城北（所謂下扞城也今在夷陵州東南[illegible]）又東逕白鹿巖又東歷荊門虎牙之間（荊門在南岸虎牙在北岸二山楚之西塞也水勢急峻故郭景純江賦曰虎牙桀豎以屹崒荊門闕竦而磐礴圓淵九迴以懸騰湓流雷呴而電激者也按夷陵州志云虎牙山在州東南五十里[illegible]之乃由荊門而上是虎牙更險于荊門也）又東南過夷道縣北夷水從佷山縣南東北注之（漢武伐西南夷路由此出故曰夷道其故城在今宜都縣西佷山故城在今長陽縣西夷水詳見荊州）此禹岷山導江東別為沱之所經也以今輿地言之江水出四川松潘衛徼外岷山流逕衛北（衛今有舊州之城[illegible]在成都府西北[illegible]百八十里[illegible]川縣西北三十里）又東南逕疊溪營西（營在茂州北一百二十里[illegible]）又東南逕茂州又西（茂州在成都府西北四百十五里本漢汶江縣[illegible]汶山縣西一里）南逕威州西玉輪江注之（威州在府西北四百五十里本漢廣柔縣[illegible]今州北蠶崖山上亦曰玉壘[illegible]維州[illegible]）又西南逕保縣西（保縣在茂州西南四十里[illegible]）又東南逕灌縣西沱水出焉（灌縣在成都府西北一百五十里唐為導江縣元和志[illegible]）江水又東南逕溫

江縣西崇慶州東（[illegible]元和志大江[illegible]）又東南逕新津縣東北（[illegible]）又東南逕眉州東（[illegible]）又南逕嘉定州東（嘉定本漢南安縣[illegible]）又東南逕犍為縣北（犍為縣在州[illegible]）又東南逕宜賓縣東北合馬湖江（[illegible]元和志[illegible]）又東南逕南溪縣南（[illegible]）又東逕江安縣北（[illegible]）又東逕納溪縣北（[illegible]）又東北逕瀘州東南沱水合湔雒諸水從西北來注之（[illegible]）沱水自灌縣西南首受大江東逕郫縣北（[illegible]）又東逕新繁縣南（[illegible]）又東逕成都縣北（[illegible]）又東逕新都縣南（[illegible]）又東逕金堂縣南（金堂在府東北七十里[illegible]）

成都界也今自州東又西至成都城東南入流江也又東南逕簡州北簡州在府東一百五十里本漢牛鞞縣又東南逕資陽縣西資陽在州東南六十里本漢資中縣地又南逕資縣西資縣在府東三百里本漢資中縣又南逕富順縣東富順在敍州府東北一百八十里本漢江陽縣地又東南逕瀘州北又東南與江水會瀘州…縣方山下入江謂之…水口蓋自五城以下通稱…縣水口即…水口也江水又東逕合江縣北合江在瀘州東一百二十里本漢符縣又東北逕江津縣北江津在重慶府西南八十里本漢江州縣地又東北逕巴縣東南西漢羌白涪巴渝諸水自北來注之巴縣為重慶府治本漢江州縣後周改曰巴縣唐為渝州治按自合州…謂之內水…蜀外水是也又東北逕長壽縣南長壽在府東一百…十里本唐巴縣地又東逕涪州北涪陵江水自南來注之涪州在府東…里本漢枳縣隋…陵縣唐為涪州治大江在州北…江自成都資舟…程至此合黔江即涪陵江也又東北逕酆都縣南酆都在忠州西二百里本漢枳縣地又東北逕忠州南忠州在府東…十里本漢臨江縣又東北逕萬縣南萬縣在夔州府西…百五十里本漢朐䏰縣地又東北逕雲陽縣南雲陽在府西一百七十里本漢朐䏰縣…改曰雲安…縣南二十步又東逕奉節縣南夷水故道出焉奉節夔州府治本漢魚復縣…又東逕巫山縣南巫山在府東…百…里本漢巫縣又東逕巴東縣北巴東在湖廣歸州西九十里又東逕歸州南歸州在荊州府西五百二十五里本漢秭歸縣又東逕夷陵州南夷陵在荊州府西少南二百里本漢夷陵縣又東逕宜都縣北與夷水合宜都在州東南九十里本漢夷道縣夷水本首受奉節縣之大江今建始縣北建始在夔州府東南…

…十里夷水故道自巫山縣南流入縣界其故道皆已堙塞唯從縣南受施州衛開蠻界水東逕巴東長陽長陽在夷陵州西南八十里本漢佷山縣…武陵郡…隋更名長楊唐改楊為陽其故城即今縣…口山縣即古佷山至宜都縣北又東入于江經所謂東別為沱者禹所導一為梁州之沱今郫江是也一為荊州之沱古夷水是也

附論江源

華陽國志曰岷山一名沃焦山其跗曰羊膊江水所出

李膺益州記曰羊膊嶺水分二派一東南流為大江一西南流為大渡河

太平寰宇記曰羊膊山在平康縣縣…松州…隋…平康縣…羊膊山…山下有二神湫大江始發之所

范成大吳船錄曰江源自西戎來由岷山澗壑中出而合于都江今世所云止自中國言耳

陸游入蜀記曰嘗登岷山欲窮江源而不可得蓋自蜀郡之西大山廣谷谽谺起伏西南走蠻箐中皆岷山也則江所從來遠矣

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曰大渡河一名羊山江源出鐵豹嶺嶺即羊膊之異名也

金履祥書注曰岷山數百峰大西山為最大雪山三峰闕其後冬夏如爛銀一谷名鐵豹嶺者有西岳廟廟下名羊膊石江水正源也其西南分一源又為大

渡河矣

按諸家言岷山所在不一而足然山雖廣遠而江水所出必有定處近世無能窮其源者隋經籍志有尋江源記一卷今不傳未知其說云何按漢志言江水出湔氐道西徼外則當以酈注所引益州記爲正自晉以下說江源者皆云出羊膊嶺與益州記同羊膊嶺一名鐵豹嶺計益州記江水發源自羊膊嶺東南下二百餘里至西陵又南下二百四十里至汶山故郡即今茂州是也然則江源在茂州之西北去州四百四十餘里亦可謂遠矣而范至能陸務觀乃云江源出西戎不可窮極蓋以

唐人言江源自松州甘松嶺始元和志松州嘉誠縣南至翼州一百八十里甘松嶺在縣西南□□五里□□北至州十四里上有鎮在縣西北一十里而當時又有謂羊膊嶺在茂州列鵕村者其地太近故爲是說非謂江源更在羊膊之外也近志引江源記云岷江發源于臨洮木塔山山頂分東西流南流八百里經甘松嶺又南經漳臘堡西其水漸大復經鏵刀灣達松潘下水關臨洮今陝西洮州衛也在松潘之東北江源果發此則又自東北而來與氐道西徼外之岷山相去懸絕爲此說者蓋因隋志云岷山在臨洮郡臨洮縣括地志云岷山在岷州溢樂縣見有一水自木塔山來入江者遂以爲江水發源彼中明與

漢志相背無稽之言不可從也

錢謙益徐霞客傳曰霞客名弘祖江陰人平生好遠遊其行也從一奴或一僧一杖二襆被不治裝不裹糧能忍飢數日能遇食即飽能徒步數百里凌絕壁冒叢箐扳援下上懸度綆汲捷如青猿健如黃犢嘗過麗江憩點蒼雞足而西出玉門關數千里至崑崙山窮星宿海去中夏三萬四千三百里登半山風吹衣欲墮又數千里至西番還至峩眉山下託估客以溯江紀源一篇寓余言禹貢岷山導江乃氾濫中國之始非發源也中國入河之水爲省五入江之水爲省十一計其吐納江倍于河按其發源河自崑崙

之北江亦自崑崙之南非江源短而河源長也又辨三龍大勢北龍夾河之北南龍抱江之南中龍中界之特短北龍秪南向半支入中國惟南龍磅礴半宇內其脈亦發于崑崙與金沙江相並南下環滇池以達五嶺龍長則源脈亦長江之所以大于河也其書數萬言皆桑經酈注及漢宋諸儒疏解禹貢所未及余撮其大略如此

古書言崑崙者非一處一在槐江山南一在西海之外山海經所言是也一在于闐漢武所名之山是也一在吐蕃劉元鼎所稱紫山者是也霞客云河出崑崙之北江出崑崙之南其所謂崑崙者在

何地乎據彼言出玉門關數千里至崑崙則崑崙當在西域玉門以東即是中夏之地既云出玉門數千里何又云去中夏三萬四千餘里乎即謂星宿海有若是之遠亦屬妄言昔劉元鼎奉使自鄯州洪濟梁南行二千三百里便得崑崙東距長安止五千里而都實使還自星宿海東北至崑崙亦不過三十日程何至如霞客所言之遠且西域之崑崙與星宿海絕無交涉萬季野云朵甘思去雲南麗江西北止一千五百里去四川馬湖正西亦止三千里苟欲窮星宿海既至雞足山便當由麗江而往不半月即可達其地舍此不由而更遠走

玉門關何也玉門東距肅州之嘉峪關約九百里嘉峪南至麗江約五千里朵甘思去玉門則六七千里矣不走千五百里之近而走六七千里之遙必非人情意者以漢武所名之崑崙即都實所指之崑崙乎夫漢之崑崙在于闐元之崑崙在吐蕃相距可四五千里而霞客乃渾而一之其不學無識一至此乎余謂霞客所言東西南北茫然無辨恐未必身歷其地徒恃其善走大言以欺人耳非但不學無識也牧齋以為能補桑經酈注及漢宋諸儒疏解禹貢所未及過矣或曰僧宗泐云黃河出西番抹必力赤巴山東北流為河源西南流為

犛牛河犛牛河即麗水一名金沙江者自麗江府界東北流合若水為瀘水又東北至敘州府而注于江霞客言江源自崑崙之南殆謂此耳然抹必力赤巴非崑崙也且岷山導江經有明文其可以麗水為正源乎霞客不足道牧齋一代鉅公文采炫燿最易動人故吾特為之辨

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經文澧前傳皆作澧史記漢書並作醴

傳曰澧水名東陵地名正義曰鄭玄以此經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故以合黎為山名澧為陵名孔以合黎與澧皆為水名楚辭云濯余佩兮澧浦是澧亦水名也九江禹前先有其處今導

水過之非別有九江之水夏氏曰曾彥和云巴陵與夷陵相為東西夷陵亦曰西陵則巴陵為東陵可知許慎云地邪行今江水過洞庭至巴陵而後東北邪行合于彭蠡則九江不在尋陽明矣蔡氏曰九江見荊州東陵巴陵今岳州巴陵縣也地志在廬江西北者非是傅氏曰江水別而為沱其經流則東至于澧也渭按地理志武陵郡充縣歷山澧水所出東至下雋入沅過郡二行千二百里充縣今為九谿永定二衛屬湖廣岳州府巴丘山在府城內西南隅亦名巴陵又名天岳山水經注湘水北至巴丘山入江是也鄭氏以澧為陵名可也而又云今長沙郡有醴陵

縣其以陵名爲縣乎按郡國志醴陵縣屬長沙郡本漢臨湘縣地後漢析置醴陵西北距澧州五六百里大江安得至其地鄭謂因醴陵以名縣蓋據史記漢書澧皆作醴故附會其說大非不可從易氏云澧州在江南無非山澤澧陵是小山因水而得名者此說近是然水或因山以得名亦未可知

巴丘山臨大江今岳州府城其遺址也吳使魯肅以萬人屯巴丘即此尋江記云羿屠巴蛇于洞庭其骨若陵故謂之巴陵事涉誕妄郭景純江賦所稱巴陵地道則指謂此山矣

水經注江水自夷道縣北合夷水又東逕枝江縣南沮水從北來注之（漢志南郡枝江縣故羅國故城在今枝江縣東）又東逕上明城北（晉太元中苻堅破荊州刺史桓沖徙渡江南使劉波築之移州治上明城也江已枝分東入大江縣治洲上故以枝江爲稱[illegible]盛弘之曰縣舊治沮中後移出百里洲西去郡一百六十里縣左右有數十洲盤布其中此百里洲最爲大也按上明城在今松滋縣界[illegible]在今枝江縣東北六十里）又南逕江陵縣南（江水自此兩分而爲南[illegible]枝江縣西南六十里寰宇記引荊州圖曰百里洲其上寬廣土沃人豐[illegible]派別南爲外江北爲內江）又東逕江陵縣故城南（故楚也今城楚船官地春秋之渚宮城[illegible]江大自此始也[illegible]江水至江陵東北[illegible]步也故郢都[illegible]城即今荊州府治[illegible]江水自枝迴洲分[illegible]）又東逕郢城南（[illegible]）又東至華容縣西夏水出焉（[illegible]）江水又東涌水注之（[illegible]）又逕南平郡孱陵縣之樂鄉城北（[illegible]）又東逕公安縣北（今公安縣東北五十里有公安故城）又右逕

陽岐山北（山東有城故華容縣治台）又東右逕石首山北又東逕赭要（赭要洲名在大江中按石首山在今石首縣西北孫宗鑑曰自竟陵南至大江並無丘陵之阻處江至石首始有連山石首者石自生而首也）又東至長沙下雋縣北澧水沅水資水合東流注之所謂江水會者也于洞庭之陂湘水從南來注之（下雋故城在今武昌府通城縣西巴陵縣下雋地洞庭湖在其西南湘水篇云湘水[illegible]會大江[illegible]名也[illegible]君山[illegible]）以今輿地言之江水自宜都縣北合夷水又東逕枝江縣北（枝江在荊州府西一百七十里百里洲在縣東北[illegible]）又東逕松滋縣北（松滋在荊州府西南一百[illegible]本漢孱陵縣地）又東逕江陵縣南（江陵荊州府治[illegible]）又東逕公安縣北（公安在府東南一百[illegible]）又東逕石首縣北（石首在府東南一百[illegible]本漢華容縣地）又東逕監利縣西華容縣北（監利在府東南二百里本楚容邑漢置華容縣[illegible]）又東至巴陵縣西北會洞庭之水（巴陵[illegible]）此後世大江之經流酈道元所稱北江者也禹之所導則異於是耒中道澧遊記曰酈道元注水經於江陵枝迴洲下有南北江之名南江即江水由澧入洞庭道也陵谷變遷今之大江始獨專其澎湃

而南江之跡稍稍湮滅僅為衣帶細流然江水會澧故道猶可考云今按小脩此義最為精覈水經注澧水出武陵充縣西歷山東過其縣南（今岳州府慈利縣所）又東過零陽縣南（今慈利縣東有零陽故城）又東過澧陽縣右會溇水（…）又東過澧陽縣南（…天門郡治今存）又東過作唐縣北（作唐今為安鄉縣…一百一十五里北至公安縣界六十里）左合涔水水出西南天門郡界南逕岑評屯屯堨涔水溉田數千頃又東南流注于澧水（岑評屯在今澧州東…州在岳州府西四百二十里北至公安縣八十里…澧陽縣故城即今州治…在州南二里）又東澹水出焉澧水又南逕故郡城東東轉逕作唐縣南（今安鄉縣東南有作唐故城）又東逕安南縣南（今華容縣…）澹水注之（…）又東與赤沙湖會（…今華容縣西南有…湖西接安鄉縣界）又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東注于洞庭湖俗謂之澧江口澧水自石門以西與導江無涉其南江會澧故道參以近志有可得而言者江陵縣西南二十里有虎渡口在龍洲之南（…）南江從此東南流注于澧水同入洞庭蓋即所謂岑水也澧州志云涔水為岷江別派從公安入境為四水口（…）又東南流過焦圻一箭河至匯口入澧故稱涔澧楚辭望涔陽兮極浦今公安舊縣東南有涔陽

鎮即其地也澧水又東逕安鄉縣南會赤沙湖（…巴陵…）而東入洞庭湖湖在巴陵縣西南一百五十步（…）此導江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之故道也春秋傳曰物莫能兩大故二水並行一盛則一微自然之理也昔禹既疏鑿三峽水勢并注其中而北谷村之舊流遂為斷江其後魚復江所出之夷水亦致淺狹不可行舟近事如句容縣故江乘地北瀕大江今皆為洲渚江水南去岸二十里楊子江舊闊四十里瓜洲本江中一洲今北與楊子橋相連而江面僅七八里又如靖江縣大江舊分二派繞縣南北明天啓以來潮沙壅積北派竟成平陸與揚州之泰興相連以今驗古小脩云北江漸盛而南江日微殆非臆說然自屈原九歌云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蓋涔陽在涔水之北大江又在涔陽之北則戰國時固以北江為正流而南江為涔水矣年代久遠世鮮有知者地志水經所言宜乎與禹貢不合也

東迆北會于匯（…）

蘇氏曰迆迆邐也林氏曰迆者斜出之辭邵氏曰江漢水漲彭蠡蠡不亦逆為巨波無仰其入而有賴其過彼不過則此不積所謂匯者如此故曰北會于匯匯言其外也蠡言其內也于匯不于彭蠡勢則然也

蓋實志也渭按江水迆北由沙羡始漢自大别以至
彭蠡大勢皆東江自沙羡以至彭蠡則東且迆北矣
經先漢後江東匯爲彭蠡者漢也而江水亦至其處
故曰東迆北會于匯言與漢所匯之彭蠡會也于字
俗譌作爲則其義不可通矣
傳云迆溢也東溢分流都共北會爲彭蠡正義云
迆者靡迆邪出之言故爲溢也東溢分流又都共
聚合北會彭蠡言散流而復合也鄭云東迆者爲
南江孔意或然至之與會史異文耳渭按馬融曰
迆靡也即邪出之意謂大勢東行而微帶北也傳
以迆爲溢而分流殊不可曉林少穎云孔氏以東
迆爲句而北字屬下非經意也言北江中江諸是
自彭蠡而東方合爲二江鄭氏以東迆爲南江則
是自東陵而下已分爲三矣此說尤與經不合
水經注江水自下雋以東所紀山水地名或瑣細
難考沔水自石城以東尤多舛錯道元亦自謂未
必一得其實今據府州縣志以爲之綱而掇取水
經注及羣書要語附載于其下 [illegible]
[illegible] 江
水自巴陵縣西北會洞庭湖又東逕其縣北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又東逕臨湘縣北 [illegible]
[illegible] 又東逕嘉魚縣西北與
沔陽州分水 [illegible]
[illegible]
自北來注之 [illegible]
又東北逕江夏縣西漢陽縣東又北漢水
[illegible]
[illegible] 又北
折而東逕武昌縣北其對岸則黃陂縣黃岡縣 [illegible]
[illegible]
又東逕大冶縣北蘄水縣南 [illegible]
[illegible]
又東逕興國州北蘄州南 [illegible]

[illegible]

若也按[illegible]非 又東逕瑞昌縣北廣濟縣南[illegible] 又東逕德化縣北黃梅縣南[illegible] 彭蠡澤在德化縣東南九十里其水北注于江此導江東迆北會于匯之所經也[illegible]

吳幼清移前東匯澤爲彭蠡六字于此東迆北會于匯之上其說曰鄂北對漢陽軍大別山漢水自北來入江江水與之會合流曰匯故曰東迆北會于匯不言會于漢者以漢有漾沔滄浪之異名不可指定一名而言故但曰會于匯也金吉甫則直以匯爲誤字其說曰當作會于漢蓋江勢迆北處正受漢口若至彭蠡則東流久矣匯字必因上文而誤也今按江漢合流入揚州之域會彭蠡水始有三江之目若以匯指漢水則北江中江不待過彭蠡而始有其名矣禹貢于荊州言江漢無中江北江之名於揚州始言三江蓋必會南江而後可命之曰北曰中也周禮荊州曰其川江漢揚州曰其川三江與禹貢若合符節匯非漢口明矣自宋以來說此經者遇難解處不以爲衍文則以爲錯簡不以爲錯簡則以爲誤字眞禹貢之一厄也

東爲中江入于海

傳曰有北有中南可知曾氏曰豫章九江合于湖漢東至彭蠡入江此九水蓋南江也南江乃江之故迹非禹所導禹導漢水入焉與舊江合流而水之派分爲南北故漢爲北江又導岷山之江入焉其流介乎二江之中故爲中江南江乃故道故經不志程氏曰經云東匯澤爲彭蠡東迆北會于匯是二語者附著[illegible]南江以概其所不書者也彭蠡爲南江無疑禹之行水嘗經疏導則雖小而見錄無所致力則雖大而不書南江源派誠大且長正以不經疏導故自彭蠡而上無一山一水得見於經然於其合并江漢而以匯會名之使天下因畾錯之實參北中之目而南江隱然在二語中此聖經之書法也邵氏曰江水濬發最在上流其次則漢自北入其次則彭蠡自南入三江並行而東則江爲中江漢爲北江彭蠡所入爲南江可知已非判然異派之謂也且江漢之合茫然一水唯見其爲江也不見其爲漢也故曰中江曰北江然其勢則相敵也故曰江漢朝宗凡集傳謂經誤者非是餘干張克脩云實亦云[illegible]按三江之說自康成子瞻以後得三氏而愈明江漢共爲一瀆而其入海也則漢爲北江江爲中江即朝宗于海並舉二川已

禹之張本矣南江無所致力不用循行故導水無文

江水至德化縣東北頡水合彭蠡湖從南來注之

江水又東北逕湖口縣北又東北逕彭澤縣北其

對岸則宿松縣望江縣[illegible]

[illegible]澤縣地縣北大江中有馬當山[illegible]

呂梁合二[illegible]

漢[illegible]縣地大江在縣南[illegible]

舊時分江北有與南岸彭[illegible]磯相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府西南一百二十里[illegible]

[illegible]即古雷

水也亦曰雷池 又東北逕東流縣西其對岸則懷寧縣 又東北逕

東流在江南池州府西少南一百八十里[illegible]

江寧縣一里懷寧為安慶府治本漢皖縣[illegible]

貴池縣北其對岸則桐城縣[illegible]

北一百二十里春秋桐國漢置樅陽縣[illegible]

桐城地志云在同安縣東隋改樅陽曰同安也[illegible]

[illegible]縣東 又東北逕銅陵縣西又東北逕繁昌縣

[illegible]南有射蛟臺

北其對岸則無為州[illegible]

昭五年楚伐吳吳人敗諸鵲岸[illegible]

春穀縣大江[illegible]

里江中有鵲[illegible]

[illegible]

而縣界逕 又東北逕蕪湖縣西又北逕當塗縣西其

與江矣

對岸則和州 蕪湖在太平府南少西六十里春秋吳鳩茲邑[illegible]

[illegible]

又東北逕

江寧縣西其對岸則江浦縣 江寧由上元縣[illegible]

[illegible]

東北逕上元縣北其對岸則六合縣[illegible] 又

[illegible]

[illegible]

又東逕句容縣北其北岸則儀真縣[illegible]

[illegible]

又東逕丹徒縣北其北岸則江都縣[illegible]

[illegible]

入里日知録云古時未有瓜州[illegible]大江[illegible]本與今揚子[illegible]而瓜州乃在江中[illegible]十餘里[illegible]故自古南北之津[illegible]石下則由江乘而只以不當往來之道史記秦始皇[illegible]從江乘渡正義云江乘故縣在今潤州句容縣北六十里[illegible]石頭至江乘[illegible]自土山至江乘[illegible]以[illegible]為防守之要今江乘去江幾二十里[illegible]皆為州者而渡口乃移[illegible]京口又瓜州既東揚子[illegible]揚江南岸[illegible]丹陽郡[illegible]江乘而趨京口宋乾道四年[illegible]瓜州南北[illegible]揚子江今北去揚州府城四十里[illegible]為揚州刺史[illegible]六十里稍多[illegible]由京口[illegible]伊婁渠[illegible]數十萬又立伊婁埭官征其入胡三省曰今之揚子橋[illegible]所橋以此得名也[illegible]

東逕丹陽縣北又東逕武進縣北其北岸則泰州丹陽今鎮江府東六十四里本[illegible]曲阿縣大江在縣東北六十里又東[illegible]里[illegible]武進今為常州府[illegible]縣大江在縣北五十里[illegible]北江在北東入海水經注[illegible]泰州在揚州府東一百二十里[illegible]海陵有江海會祠又東逕江陰縣北其北岸則泰興縣靖江縣如皋縣江陰在常州府東北[illegible]大江在縣北[illegible]泰興縣[illegible]山臨江[illegible]泰興在揚州府東南一百四十里[illegible]地宋為泰興[illegible]靖江縣[illegible]在縣東北二十五里[illegible]成化八年[illegible]今山在平陸新志云大江舊分二派[illegible]可與泰興分界[illegible]海陵縣名也[illegible]太倉[illegible]長洲[illegible]則長洲苑亦[illegible]今不知在何處[illegible]是一洲[illegible]如皋在[illegible]

[illegible]又東逕常熟縣北其北岸則通州常熟在蘇州府北[illegible]十里[illegible]通州[illegible]在州南十八里[illegible]又東逕太倉州北其北岸則海門縣又東入于海[illegible]太倉州[illegible]海門[illegible]此東為中江入于海之所經也

范成大曰江出岷山其源實自西戎萬山來至嘉州而沫水合大渡河以會之至敘州而馬湖江出自夷中以會之又十五里而南廣江會之至瀘州而內江自資簡等州會之至恭州而嘉陵江自利閬果合等州會之至涪州而黔江又自黔州合南

夷諸水會之至萬州而開江水自開達等州會之夫然後總而入于峽是江自峽而西受大水凡八及出峽而下岳陽則會之者洞庭湖所受湖南北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鄂渚則會之者漢口所受興元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黃州東四十里則會之者巴河也又自是而下江州則會之者彭蠡今名鄱陽湖所受江東西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則會之者皖水所受淮西諸水也夫然後總而入于海是江自峽而東又受大水凡五略計天下之水會于江者居天地間之半其名稱之大而可考者凡十有三故曰江源其出如甕而能滔滔萬里以

達海所受者衆也嗚呼問學者可以觀矣
漢志蜀郡湔氐道下云禹貢岷山在西徼外江水
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
里按今江水所過於漢爲蜀郡犍爲巴郡南郡長
沙江夏豫章廬江丹陽會稽廣陵凡十郡一國而
志云過郡七蓋江都在江北據北岸言之故不數
南岸之長沙豫章丹陽會稽也又水經江水東逕
宜昌縣之流頭灘注引袁崧曰自蜀至此五千餘
里千寶晉紀云吳孫皓使紀陟如魏司馬昭問吳
戍備幾何對曰西陵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宜昌今
宜都也在西陵之東誠如所言則江自岷山至江
都入海行萬餘里而志云二千六百六十里相去
懸絶二千之誤理無可疑閻百詩云自江都至夷
陵州古西陵即水道曲折亦不及三千里吳使大
言以夸敵耳就令如此亦當有七八千里嘗考尚
書纂言載易氏之說云江源在松州交川縣西北
三十里南流二百四十里至翼州翼水縣又六十
里至茂州汶山縣又三百七十里至成都府又二
百里至眉州通義縣又五百六十里至戎州僰道
縣又三百十里至瀘州瀘川縣又七百里至渝州
巴縣又三百四十里至涪州涪陵縣又三百五十
里至忠州臨江縣又二百六十里至萬州南浦縣

又三百里至夔州魚復縣又一百里至巫山縣又
三百三十里至歸州秭歸縣又二百里至硤州夷
陵縣出峽又三百二十里至江陵府江陵縣又五
百七十里至岳州巴陵縣又五百里至鄂州江夏
縣又六百里至江州德化縣又五百八十里至池
州又七百四十里至鎮江府又三百里至泰州入
海以上江水所行自交川至夷陵凡四千三百三
十里較袁崧少六百七十餘里自夷陵至泰州凡
三千六百三十里較紀陟少二千七十里陟言誠
夸謂不及三千亦非也江自松潘至泰州行七千
九百六十里自泰州至海門入海又四百里通計
得八千三百餘里二當作八或是七而先儒釋漢
書者曾無一語駮正豈近世傳寫之誤而古本不
若是與

漢志湔氐道下云江水東南至江都入海江都下
云有江水祠海陵下云有江海會祠皆以北岸言
之江海會者謂江入海處也毘陵下云北江在北
東入海則以南岸言之今泰州泰興靖江如臯通
州海門漢時皆爲海陵縣地今武進江陰常熟及
太倉瀕海之鄉漢時皆爲毘陵縣地故大江入海
在其境班氏所言初無滲漏然北江者大江之正
流也而志與中江南江並列而爲三使枝榦不分

石城分江水即南江之上源而松江在吳縣南者中江由陽羡入海之道也志更以爲南江使首尾橫決此則其所短耳水經依導水之序先沔而後江沔水篇云與江合流東過彭蠡澤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過毘陵縣北爲北江而不及江都蓋舉其南而遺其北也江水篇敘至下雉縣北東陵鄉之東北而止以是應過九江至于東陵之文而不知此東陵非禹貢之東陵也自是以下則以爲與沔水同故不復見然沔水篇但云過毘陵爲北江而下文則專敘南江至餘姚入海無一言及于北江遂使志家有錯認北

江至山陰爲浙江者貽誤不小酈注則又兼用韋昭郭璞庾仲初之說分南江爲二派一自湖口東出爲松江下七十里岐分爲三江口以入海一歷烏程縣南通餘姚縣合浙江浦陽江以入海而總結之曰是所謂三江者也故子胥曰吳越之國三江環之民無所移矣但東南地卑萬流所湊濤湖泛決觸地成川枝津交渠世家分夥故川舊瀆難以取悉雖麗依縣地緝綜所纏亦未必一得其實也今按太行恒山之東地平土疏河漳滹沱等水性善徙一朝泛決觸地成川者有之揚州土雖塗泥而不甚疏惡時或泛決亦未聞有觸地成川之

事其所謂枝津交渠者蓋自吳通渠三江五湖之後日加穿鑿以資灌溉便舟楫遂致故川舊瀆雜亂不明非水自爲之也然此等混淆終無害于禹貢學者但能遵鄭蘇之說以三江爲一派則上自彭澤下至毘陵海陵大江所行禹迹具存按圖而考歷歷可據又何必乞靈于孟堅取裁于善長也哉

禹貢錐指卷第十四下

禹貢錐指卷第十五

德清胡渭學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 釋文沇音兖又以轉反

傳曰泉源爲沇流去爲濟在温西北平地正義曰地理志云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内武德縣入河見今濟水所出在温之西北七十餘里渭按漢垣縣故城在今山西平陽府垣曲縣西四十里温縣故城在今河南懷慶府温縣西南武德故城在今武陟縣東黄河在縣南與開封府河陰縣分水

水經濟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爲沇水 王屋山在今懷慶府濟原縣西北八十里原本誤刻[illegible]縣西南王屋故城後魏置本垣縣地元和志云王屋山在王屋縣北十五里元省縣入濟源故今屬[illegible]山西南接垣曲縣界故[illegible]也 又東至温縣西北爲濟水 温縣本周畿内司寇蘇忿生之邑 又東過其縣北屈從縣東 句 南流過墳城西 墳城今在温縣東 又南當鞏縣北南入于河 今河在温縣南與鞏縣分水鞏縣故城在今縣西南三十里 注云山海經曰王屋之山聯水出焉西北流注于泰澤郭景純云聯沇聲相近即沇水也潛行地下至共山南復出于東丘 共山在濟源縣北十里 今原城東北有東丘城 括地志云沇水出王屋山頂崖下石泉停而不流其深不測既見而伏至濟源縣西北二里平地其源重發而東南流按故原城在濟源縣西北二里今濟瀆廟西龍亭東北有其遺址 風俗通曰濟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廟在東郡臨邑縣今按二濟同名所出不同鄉源亦别斯乃應氏之非矣 漢志常山房子縣贊皇山石濟水所出東至廮陶入泜元和志趙州贊皇縣濟水源出贊皇山北流去縣南十里此別是一濟水應劭以爲此所出誤也 今濟水重源出温城西北平地水有二源東源出原城東北俗謂

之濟源城其水南逕其城東故縣之原鄉與西源合西源出原城西東流水注之水出西南東北流注于濟 元和志云濟水在濟源縣東北二里有二源其[illegible]西面周圍七百八十五步深一丈隋[illegible]修之[illegible]周[illegible]有石橋橋西爲西池周如東池舊記濟水出王屋山頂太乙池伏流地中東行九十里復見于此其太乙池今有小泉劉熙西源謂之泉水二源在原城東北[illegible]在原城西南爲池深莫可測西謂之二源何在恐此爲大東西池今以一橋之界遂分東西二源一唯以原垣石牆爲界按水經注時出時伏不聞以單一泉爲稱也下流合會何以東北當爲濟之西源無疑也 濟水又東逕原城南東合北水亂流東南注分爲二水一水東南流即濟水又東南逕郗城北而出于温 郗當作絺今河内縣西南有絺城元和志云絺城在河内縣西南三十里 一水枝津南流注于湨 湨水出原城西北原山勳掌谷南逕原城西南東南注于河春秋會于湨梁謂是水之堤防也爾雅曰梁莫大于湨梁古闃切 濟水於温城西北與故瀆分南逕温縣故城西又南歷虢公臺西皇覽曰温城南有虢公臺基址尚存濟水南流注于河也濟水故瀆於温城西北東南出逕温城北又東逕虢公冢北皇覽曰虢公冢在温縣郭東濟水南大冢是也濟水當王莽之世川瀆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脈水不與昔同 渭按濟水故瀆即漢志所謂東南至武德入河者蓋禹迹也第五卷河水注云成臯大伾山在河内脩武武德之界濟沇之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即經所謂濟水從北來注之者今濟水自温縣入河不於此也所入者奉溝水耳即濟沇之故瀆矣 沁水篇云沁水東過武德縣南注有朱溝水上承沁水於沁水縣西北自方口東南流奉溝水右出焉又東南流右泄爲沙溝

水東逕陽城北殷城南而東南注于陂(?)水又東南入河[illegible]為帝丘故址因及闞駰並言南水至武德入河按少溝即秦溝之下流也蘇水由此入河故謂之帝丘少溝當在今武陟縣界也正與此相發明濟水於武德入河南直成皋今汜水河陰之界是也其後由溫縣入河則南直鞏縣所謂津渠勢改不與昔同者也今其故道又盡陷河中濟水唯從枝津之合溴水者至孟縣東南入河見懷慶府志南直孟津縣其流益短矣

由大禹而來濟水入河之道凡再變

溢為滎[illegible]書作軼顏氏曰軼與溢同

曾氏曰職方云其川滎雒者禹時為滎澤而已至周則為川穆天子傳浮于滎水乃奏廣樂是也黃氏曰經溢為滎導菏澤被孟豬皆一字之工足以觀禹迹

吳氏曰濟既入河其伏者潛行地下絕河而南溢為滎澤再出于陶丘北溢者言如井泉自中而滿非有來處如菏澤被孟豬之被出者言在平地自下而涌非有上流如某水至某處之至滎澤後既填塞陶丘亦無實濟瀆故道不可復尋矣渭按書溢書出僅一見乃禹貢之特筆當與他水導源首受者不同吳氏義最精地理志云濟水自垣縣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即經所謂溢為滎也曰軼出地中則重源顯發不與河通可知矣說者以滎播河濟往復徑通為禹之舊迹非也焦弱侯云伏見不常而識其為濟此禹之所以為神旨哉言乎

傳云濟水入河並流數十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為滎澤在敖倉東南正義云此皆目驗所說也濟水既入于河與河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濟清故可知也渭按成皋有大伾山在今開封府鄭州汜水縣西一里水經注云晉地道志曰濟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鬭南泆為滎澤又云大伾在河內脩武武德之界濟沇之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山東至河陰縣四十一里又東至滎澤縣西北之敖倉十餘里通計得五十餘里故傳約言之曰河濟並流數十里又數里溢為滎澤在敖倉東南也然傳言濟與河並流始在北繼截河而南則似

兩人同行街北一人忽截街而南別與人同行數里乃獨抵所欲詣處人之行路固有然者水則安能且河大而濟小[illegible]既入河河挾以俱東濟性雖勁疾恐亦不能于大河之中曲折自如若此也滎陽石門水首受河處水經直謂之濟水京相璠名為出河之濟酈道元云濟水分河東南流皆不以清濁為言謂濟與河亂南出還清自穎達始後之好事者從而附會言曾有人伏水底見渾河中清流一道直貫之者乃濟也世遂有濁河清濟之圖二水劃然王充論衡曰俗語不實成為丹青丹青之言聖人惑焉其是之謂矣林少穎云濟清而河

濁濟少而河多以清之少者會濁之多者不數步間則清者皆已化而為濁矣既合流數十里安能自別其清者以溢為滎乎林氏此言能窮物理而不為俗語所惑者也東坡謂禹以味別知滎之為濟說本許敬宗亦非蔡傳云經所書單立導沇條例若斷若續而實有源流或見或伏而脈絡可考先儒皆以濟水性下勁疾故能入河穴地流注顯伏此說似勝于孔然沇水至泰澤渟而不流故知其穴地而入此地上之事有目者所共見若河中之事誰則知之豈眞有伏水底者見清流一道穴地而入出而言之邪影響之談殆難據信矣

泰澤之水有上源與鹽澤相似但至此渟而不流人識其為潛行地下耳滎澤則異于是其水似井泉自中而滿不可指一路為源故吳幼清云無來處也東阿之井沈存中以為濟水澤雖大其亦此類與水經河水注東阿縣故城北門內西側皐上有大井其巨若輪深六七丈歲常煑膠以貢天府本草所謂阿膠也故世俗有阿井之名今在陽穀縣東北六十里夢溪筆談云古說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下皆是流水東阿亦濟水所經取井水煑膠謂之阿膠其性趨下清而且重用攪濁水則清故以治淤濁及逆上之痰也禹時之滎澤渟而不流後人導為滎川此說創自曾彥和而余深信其然者蓋使滎澤陶丘之間禹時果一水相通則滎瀆距河陸路無幾貢道之浮濟者必書曰逾于河矣而經不然則以陶丘滎澤相去可五百里陸路艱難故必由漯以達河耳自說者謂河濟本相通陶丘之濟亦非復出舟航可以直達而漯遂獨為兗州北境之所浮於青徐揚無涉矣以此言貢道頗覺直捷而不知其有礙於導沇之經者大也程泰之云言經者不可執一得其一隅而三隅對求皆無所礙乃為通耳此窮經之要訣學者所當知也

詩大雅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傳云檻泉正出涌出也李巡注爾雅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春秋公羊傳昭公五年叔弓帥師敗莒師于濆泉濆泉者直泉也直泉者涌泉也此皆水之軼出地中而無上流來處者阿井趵突其類也又有一切證爾雅

瀵大出尾下注云今河東汾陰縣有水口如車輪許濆沸涌出其深無限名之曰瀵馮翊郃陽縣復有瀵亦如之相去數里而夾河河中渚上又有一瀵瀵原皆潛相通在汾陰者人壅其流以為陂種稻呼其本出處為瀵魁此是也尾猶底也愚按三瀵地下潛通隨竇涌出正與濟水相似如謂濟之溢為滎者截河而南穴地而出然則汾陰之瀵亦自河水中穴地而溢為渚上之瀵渚上之瀵復自河水中穴地而溢為郃陽之瀵邪此理甚明不待智者而後曉也觀汾陰陂其瀵以溉稻田更可悟滎澤停流不接陶丘之義

說文滎絶小水也余未識其義以問百詩百詩曰爾雅正絶流曰亂邢昺疏云正直也孫炎所謂横渡是也以濟水截河南過爲滎故以絶字解滎至小水二字則有唐高宗許敬宗問答在高宗曰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何哉敬宗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濟潛流屢絶狀雖微細獨而尊也此可以爲其注脚矣百詩此解不減徐楚金繫傳然濟絶河爲滎自是漢儒訓詁禹之所以名水恐未必爾也

滎澤至周時已導爲川與陶丘復出之濟相接然河濟猶未通波及周之衰有於滎陽下引河東南

爲鴻溝與濟汝淮泗會者而河始與濟亂鴻溝首受河處一名蒗蕩渠 [illegible] 又名通濟渠 [illegible] 亦名汴渠 [illegible] 即今河陰縣西二十里之石門渠 [illegible] 在今鄭州西北五十里漢滎陽縣地唐開元中析置河陰縣 水經直謂之濟水 [illegible] 曰濟水當鞏縣北入河與河合流又東過成皋縣北 成皋縣春秋之虎牢漢置縣屬河南郡今爲汜水縣 又東過滎陽縣北 [illegible] 此猶合河濟而言之也 是即孔傳所云 [illegible] 自下専言濟水曰又東至北礫磎南東出過滎陽北 [illegible] 此濟分河東南流即王景所修故瀆也渠流東

注浚儀故復謂之浚儀渠漢靈帝建寧四年於敖城西北壘石爲門以遏渠口謂之石門 [illegible] 故世亦稱石門水門廣十餘丈西去河三里南帶三皇山亦謂之三室山也又東逕西廣武城北 [illegible] 又東逕東廣武城北 [illegible] 又東逕敖山北 [illegible] 又東合滎瀆 [illegible] 瀆首受河水有石門謂之滎口石門 [illegible] 而地形卑蓋故滎播所道自此始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濟水又東逕滎陽縣北 [illegible] 又東南礫石溪水注之 [illegible] 又東索水注之 [illegible] 又東逕滎澤北 [illegible] 古滎水所都也京相璠曰滎澤在滎陽縣東南與濟隧合濟隧上承河水於卷縣北河 [illegible] 南逕卷縣故城東 [illegible] 又南逕衡雍城西 [illegible] 與出河之濟會又南會于滎澤濟水又東逕垂隴城北 [illegible] 又東南逕釐城東 [illegible] 又東合黄水 [illegible]

旨一世謂之京水東北京縣滎瀆而北注于濟又東分爲二水其枝瀆曰北濟

濟水東逕陽武縣北（原武城東南爲黃溝所出焉）又東北逕陽武故城南又東逕封丘縣南又東逕大梁城北（今祥符縣西北有大梁故城即大梁城也）又東左逕倉垣城（在今陳留縣西北四十里）又東逕小黃縣故城北（在今陳留縣東北三十里）又東逕東昏縣故城北（陽武之戶牖鄉也漢置東昏縣故城在今蘭陽縣東北二十里）又東逕濟陽縣故城南（故武父城也在濟水之陽故名今在蘭陽縣東五十里）又東逕寃朐縣南（今曹州府西南）謂之南濟實濟水之經流也自滎口石門至此皆禹後代人所導職方豫州之川水經謂之滎瀆而河濟合焉者也過此則爲陶丘復出之濟矣以今輿地言之滎澤原武陽武封丘祥符陳留蘭陽（各縣。開封府）曹州（屬山東）諸州縣界中皆滎瀆之所經也自禹時既開滎瀆爲河水所亂已非其舊逮東漢之世滎澤亦塞而禹迹蕩然無存矣

滎瀆非滎澤也鄭康成（云滎澤在滎陽縣東）杜預同京相璠云在縣東南滎澤縣志云在縣南其說不同按今縣西南十二里有滎陽故城漢縣也昔時澤在滎陽縣東今則在滎澤縣南矣鄭杜說是滎澤西北距滎口二十餘里其間必有水道相通而志家不詳余按水經注黃水自京縣東北流入滎澤下爲船塘俗謂郟城陂東西四十里南北二十里穆天子傳曰浮于滎水乃奏廣樂是也北流注于濟水此皆昔人導澤爲川之路澤水從此北出而爲滎瀆故謂之滎口濟水自敖山又東不得便合滎澤以是知經之澤字當作瀆也

河與滎瀆相亂其來已久而滎澤在西漢時依然無恙故班固云濟水軼出滎陽北地中謂滎澤也至東漢乃塞爲平地不知何故酈道元云昔大禹塞其淫水而於滎陽下引河東南以通淮泗又云大禹塞滎澤開蒗蕩渠以通淮泗夫滎澤何以謂之淫水經曰滎波既豬禹方陂之以蓄其水何以塞之誕妄不足深辯或云王莽時濟竭而不復出故滎澤遂塞斯言亦大可疑按司馬彪郡國志河內温下云濟水出王莽時大旱遂枯絶河南滎陽下云有鴻溝水而不言滎澤豈以其時已塞爲平地乎濟枯之語繫之温縣蓋專謂北源故酈注於温縣濟水故瀆下言之然北源東漢復出水經歷歷可考彪何以直言枯絶而滎澤無文則又似專指南源此後人所以移其說于滎陽也程大昌云世怒莽居下流故河徙濟枯皆歸于莽余謂河徙事見王莽傳無可疑者濟枯亦理之所有但濟水因旱而枯旱止則當復舊夏季伊洛竭商季河竭周幽王時三川竭諸水不聞自此遂絶也濟何獨一枯而不復出且南北二源同此一瀆北源復出

南源何以終絕殊不可曉積思久之竟不知滎澤之塞爲何故頃讀後漢書而得之王景傳云平帝之世河汴決壞未及得脩汴渠東侵日月侵毀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日月侵毀濟渠所漂數十許縣明帝紀永平十三年詔亦言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加頃年以來雨水不時汴渠東侵日月益甚水門故處皆在河中漭瀁廣溢莫測圻岸(廣韻圻語斤切 [illegible])當時汴濟之區河災之羨溢爲害如此濟渠即滎瀆南去滎澤不過二十餘里則固在所漂數十縣之中者也河水氾溢必至其處歷六十年而後已塡淤之久空竇盡實地中伏流不能上涌滎澤之塞實由於此豈因旱乾而遂塞哉余闕曰河天下之濁水也水一石率泥數斗嘗道出梁宋觀決河凡水之所被比其去即穹居大木盡沒地中漫不見蹤跡然則河侵滎澤去後安得不塞爲平地鉅野縣志云元末河決入鉅野及徙後澤遂涸爲平陸其明徵也彪得之傳聞不暇深考故言之不詳世遂附會以爲滎澤湮塞之故殊非事實余不可以無辯

自滎陽引河後遞加疏導枝津交絡名稱互見使人目眩心揺今綜其大略以蒗蕩渠爲主水經注云渠水自河與濟亂流東運滎澤北東南分濟歷

中牟縣之圃田澤與陽武分水又東爲官渡水又東至浚儀縣左則故渠　爲秦始皇二十二年王賁斷故渠引水東南出以灌大梁謂之梁溝世遂目故渠曰陰溝而以梁溝爲蒗蕩渠陰溝東南至大梁城合蒗蕩渠其東導者爲汳水(漢志作卞水說文作汳後人惡反字改)([illegible])至蒙縣爲獲水又東至彭城縣入泗蒗蕩渠自大梁城南南流爲鴻溝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指是以爲東西之別故蘇秦說魏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是也鴻溝又兼沙水之目沙水東南流至新陽縣爲百尺溝注于潁水([illegible])此即班固所謂狼蕩渠首受泲東南至陳入潁者也其一水自百尺溝分出東南流至義城縣西而南注淮(義城今…)謂之沙汭左傳昭二十七年楚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即此也沙水所出又有睢水渦水睢水自陳留縣首受東南流至下相縣入泗(…)渦水自扶溝縣首受東南流至義城縣南而東注淮以上諸渠同源於出河之濟(即石門水)故言鴻溝者則指此爲鴻溝言蒗蕩渠者指此爲蒗蕩言汴水者指此爲汴水言浚儀渠者指此爲浚儀渠皆以下流之目追被上源也此外有濟隧上承河水於卷縣北河南流與出河之濟會自于岑造八激隄而其流遂斷

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

傳曰陶丘丘再成正義曰釋丘云再成爲陶丘李巡云再成其形再重也郭璞云今濟陰定陶城中有陶丘地理志云定陶縣西（脫南字）有陶丘亭渭按出字義見上文今山東兗州府定陶縣西南有定陶故城漢濟陰郡治也陶丘亦在西南去縣七里菏即菏澤地理志濟陰郡下云禹貢菏澤在定陶東唐省定陶入濟陰故通典濟陰縣下云菏澤在縣東北九十里故定陶城東北今曹州東南二十里與定陶接界處是也溢者自中而滿無上源亦無下流頗與阿井相似出者自下而涌源在地中流在地上如趵突泉之

流而爲濼水濟自此不更伏矣二字大有精義說者乃謂河水盛滿南溢爲滎而出猶經過之謂如某將軍出某道之出不亦謬乎

水經注濟水自定陶縣南又東逕秦相魏冉冢南（日知錄云今曹縣有冉冢即秦相穰侯魏冉之冢史記穰侯卒于陶而葬焉）又東北逕定陶恭王陵南又東北逕定陶縣故城南又屈從縣東北流又東逕陶丘北墨子以爲釜丘竹書紀年魏襄王十九年薛侯來會于釜丘者也（按地志陶丘在定陶縣西南則濟水當先逕陶丘而後至故城此經文[illegible]又東北[illegible]逕陶縣故城南十[illegible]在[illegible]竹書[illegible]之下）渭按自滎口至陶丘皆後世滎瀆之所經非禹迹也今曹州定陶界中並有濟水故道禹時則濟水伏流涌自陶丘之北而東注于菏澤無上源也陶丘漢志云在定陶縣西南而郭璞言在城中蓋其時郡徙西南包陶丘而爲城耳今縣則又徙于東北故陶丘與漢城皆在西南也

菏澤在陶丘之東北相去不遠濟水伏流至陶丘北上奮馳波跳沫東北匯于菏澤又東北絕鉅野至瑯槐入海者爲濟瀆其一枝東南流至湖陵入泗者後人目之曰菏水漢志湖陵縣下云菏水在南者是湖陵今爲魚臺縣地也許慎云菏澤水在湖陵謂澤之下流入泗者亦未爲誤自孔傳襲其文曰菏澤在湖陵而遺一水字則在湖陵者爲澤

矣釋此至于菏又增一水字曰菏澤之水則定陶之菏澤與湖陵之菏水無別矣酈道元時孔傳已盛行故宗其說言尚書有導菏澤之說自陶丘北東至于菏水又以湖陵入泗爲澤水所鍾而不知此特菏澤之下流其所鍾則在定陶也且豫州導菏澤被孟豬乃導澤水之餘波南入于孟豬非謂東南至湖陵入泗之菏水酈乃混而爲一種種紕繆皆爲孔傳所誤說禹貢者當以漢志爲正經文三菏字皆以澤言在定陶與湖陵無涉也

菏之爲澤也濟貫其中太半是濟水所匯酈注云即泲水之所包注以成湖澤是也然亦必有旁源

酈注云濟水自定陶故城南又東北右合菏水水上承濟水於濟陽縣東（今蘭陽儀州之間）世謂之五丈溝又東北出定陶縣北屈左合氾水氾水西分濟瀆東北逕濟陰郡南又東合于菏又東北逕定陶縣南又東北右合黃水枝渠而北注濟瀆是氾水與五丈溝之會于澤者亦皆濟水之分流也寰宇記云菏水亦名南濟水（蓋志以北濟爲北濟南分河道南者謂由于此）俗謂之五丈河西自考城縣界來程大昌曰樂史寰宇書云濟陰有山是爲菏山菏水西自考城來考城在濟陰西濟之正流未嘗經考城可見菏水自爲一派而濟來會之甚明也水經以此水爲五丈溝即近世命爲五丈河者此正菏水首末也渭按曹州志菏山在州東南三十里以近菏澤而言蓋澤本名菏後人因澤以名其山也說者謂菏水出菏山非是據酈注菏水分濟于定陶東北此即經所謂濟水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南爲菏水北爲濟瀆者也乘氏故城在今鉅野縣西南漢置然曹州之東境亦兼得乘氏地州東南與定陶接界菏澤在焉注所謂定陶東北即經所謂乘氏縣西也但不言菏澤爲陂漏耳菏水只自菏澤分流酈以濟陽所出之五丈溝爲菏水蓋雜採它說而有此繆元和志因目魚臺之菏水曰五丈溝而程氏據以爲菏水

之首末正當如此皆非地志水經之菏水起乘氏訖湖陵之本意也

濟水有三伏三見之說或謂出于近世之俗學殊不可信王綱振云如時以東流爲濟溢爲滎爲見則瀁東流爲漢匯爲彭蠡亦可爲見乎又若以入于河爲伏則渭入于河洛入于河亦可爲伏乎況經明言浮于濟漯達于河河濟本通而此曰流曰溢曰入曰出曰至曰會亦並無間斷不知三伏三見何據但沿襲既久爲之曲解非本注也渭按伏見之說二孔無之然有所自來泰澤一伏東丘一見本水經注武德入河再伏滎陽軼出再見本地理志滎東又洑爲三伏出曹濮間爲三見本唐書許敬宗傳此豈創自近世但以入河爲伏義有未安耳滎澤自周以前已導爲滎川與陶丘復出之濟相接故漢志于軼出滎陽地中下即繼之曰又東至琅槐入海而定陶縣下亦止云禹貢陶丘在西南不引東出之文蓋三見之迹不可得見久矣鴻溝既開滎瀆爲濁河所亂陶丘之竇日就填淤而滎澤之澄泓如故其後滎澤亦塞則河南由是無濟水而再見之迹亦亡水經以河濟合流分入滎瀆者爲濟水京相璠謂之出河之濟酈道元宗之而班固之所謂軼出地中者絕口不談矣或以

爲河中截流而過（[illegible]）或以爲河底穴地而來（[illegible]）或以爲河濟相亂南出還清（孔穎達）或以爲適會河滿溢出南岸（程大昌）各持所見終非定論余竊謂河南之濟即奮自河南之地中未必與入河之濟爲一脈譬如人之鼻息總出丹田氣海中呼者豈必其吸者之復出邪沈括云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傳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之井乃濟水所爲曾鞏云泰山諸谷之水自渴馬崖潛流地中至歷城西復出爲趵突旁溢十數泉蔡傳引以證濟之伏見重源顯發所在多有元和志云鄭州管城縣京水出縣南平地新鄭縣溱水出縣西北三十里平地二處並

在河南實過滎澤尤爲明驗蓋濟瀆所經之地其下皆有伏流遇空竇即便涌出故一見于滎澤再見于陶丘不必以入河之濟爲上源亦不必幷泰澤東丘數之爲三伏三見也草廬之說雖聖人復作無以易之矣（[illegible]）

又東北會于汶

傳曰濟與汶合渭按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南入濟詳見青州

水經注濟水自定陶縣東北又東至乘氏縣西（[illegible]）分爲二南爲菏水北爲濟瀆（[illegible]）

（[illegible]）濟水故瀆又北右合洪水（[illegible]）又東北過壽張縣西界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今東平州西南有壽張故城西北去今壽張縣五十里州西南十里有安山鎮即古安民亭[illegible]）（[illegible]有亭子店即安民亭遺址會汶合處）戴延之所謂清口也郭緣生述征記曰清河首受洪水北流濟或謂清則濟也禹貢濟東北會于汶今枯渠注巨澤巨澤北則清口清水與汶會也渭按濟水自鉅澤東北流絕鉅野澤而北合洪水以至安民亭南者禹之舊迹也其後不知何年致從澤西之清水而繞澤北

以會汶謂之清口其澤中之道自洪口至清口者則無水故水經謂之故瀆述征記謂之枯渠（[illegible]）（[illegible]）今會通河逕鉅野縣東北七十里去故城已遠幷清水會汶之故道亦湮沒而不可考況禹之舊迹乎

又北東入于海

傳曰北折而東茅氏曰秦繼宗云又東北會于汶當於東字一讀又北東入于海當於北字一讀渭按地理志濟水自滎陽東至琅槐入海過郡九行千八百四十里今青州府樂安縣東北一百十里有琅槐故城漢縣屬千乘郡也

水經注濟水自壽張縣西合汶水又北逕梁山東袁宏北征賦曰背梁山截汶波即此處也 梁山[illegible]張縣南二十五里今在東平州西南五十里接汶上縣界[illegible]縣東梁山之南齊文野合東北[illegible]州河決[illegible]曹濮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illegible]數百里宋史宦者傳梁山濼古鉅野[illegible]綿亙數百里[illegible]後鄉野書張諸邑[illegible]時瀦水之地無尺寸不耕而忘其昔日之為川浸矣

又東逕須朐城西 城臨側濟水故須朐國也[illegible]臨濟水東即無鹽縣界[illegible]

又北逕微鄉東 春秋莊公二十八年冬[illegible]今東平壽張縣西北[illegible]十里[illegible]須朐故城[illegible]又北分為二枝東西[illegible]北[illegible]馬頰水

又北逕須昌縣西 今東平州西有須昌故城[illegible]元和志須昌縣[illegible]在縣西二[illegible]

又北逕魚山東左合馬頰水 水首受濟西北[illegible]又逕桃城東又東北[illegible]山南[illegible]山[illegible]平[illegible]其水又東注于[illegible]謂之[illegible]元和[illegible]山在東阿縣東南二十里近志云在縣西[illegible]

又北逕清亭東 春秋隱公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illegible]阿縣東北四十里有故清亭[illegible]清也濟水於是[illegible]

徑清之[illegible]謂此水也按春秋莊公三十二年公及齊侯遇于[illegible]濟水[illegible]在[illegible]北[illegible]地[illegible]分[illegible]此[illegible]也 又北逕穀城縣西 [illegible]山[illegible]十餘里[illegible]城[illegible]縣[illegible]穀[illegible]東阿[illegible]

又北逕周首亭西 左傳[illegible]年[illegible]今[illegible]城[illegible]北[illegible]

又北逕臨邑縣東 [illegible]

又北逕平陰城西 春秋襄公十八年[illegible]北[illegible]

又東北逕垣苗城西 [illegible]曰濟水又[illegible]北[illegible]里今[illegible]平[illegible]縣[illegible]至[illegible]今在[illegible]西南[illegible]和志長清縣[illegible]水[illegible]北[illegible]縣[illegible]里即今大清河[illegible]

又東北 又逕盧縣北 按左傳[illegible]年[illegible]即[illegible]北 又逕盧縣故城北 [illegible]元和志[illegible]縣[illegible]水在縣東二十七里臨邑[illegible]縣濟水西去縣四十里

又東北與中川水合 水東[illegible]出[illegible]縣北[illegible]故城北入[illegible]俗謂之[illegible]水[illegible]山[illegible]故城在今長[illegible]縣[illegible]元和志[illegible]縣[illegible]水[illegible]

又東北

右會玉水 水導源泰山朗公谷西北流逕玉符山[illegible]故城東[illegible]而北注于濟[illegible]在[illegible]東北

又東北濼水出焉 [illegible]水出歷城縣故城[illegible]南泉[illegible]在歷城[illegible]南[illegible]城縣東有[illegible]記[illegible]

[illegible]

又東北逕華不注山 [illegible]

又東北逕臺縣北 今[illegible]有臺縣故城 又東北逕菅

縣故城南右納百脈水 今章丘縣西北[illegible]故城[illegible]

又東逕梁鄒縣北 元和志[illegible]

又東北逕臨濟縣南 [illegible]

又東北逕遙溝諸謂之平州 [illegible]縣西南[illegible]里有安平亭故縣也世謂有平州之名矣按今高苑縣東南十里[illegible]

又東逕高昌縣故城西 [illegible]縣西南

又東逕薄姑城北 [illegible]城在臨淄縣[illegible]五十里

又東逕狼牙固西 [illegible]

又東北逕利縣西 [illegible]

又東北逕樂安縣故城南 [illegible]樂安故城[illegible]

故城在博昌縣東北則此縣乃錯簡故移置於縣之後甲下之前又東北至甲下邑南東歷琅槐縣故城北地理風俗記曰博昌東北八十里有琅槐鄉故縣也山海經曰濟水絕鉅野注渤海入齊琅槐東北者也又東北河水枝津注之水經以爲入河非也斯乃河水注濟非濟入河又東北入海渤海在今樂安縣東北百三十里東接霑化縣界北接利津縣界甲下故城在今漢廣饒鉅定二縣屬齊郡其故城並在今縣東北後漢省琅槐入博昌故杜預云琅槐皆北海濟水至博昌入海以今輿地言之自東平會汶以下東阿平陰並屬兖州府東長清齊河歷城章丘鄒平長山新城並屬濟南府高苑博興樂安並屬青州府諸縣界中皆禹貢濟水入海之所經也

濟水自東平以下唐人謂之清河按戰國策燕王謂蘇代曰齊有清濟濁河以爲固郭緣生曰清河首受洪水北流濟或謂清則濟也酈道元曰濟水

通得清之目亦水色清深用兼廝稱矣此清河之名所自來也至宋又有南北清河之名河渠志云熙寧十年河決澶州徙而南東匯于梁山張澤濼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南清河即泗水北清河即濟瀆也南渡後北清河又有大小之分蓋自劉豫導濼東行始齊乘以大清河爲古濟水小清河爲豫所創志家皆沿其說黃子鴻非之曰以水經注元和志寰宇記諸書考之濟水最南漯水在中河水最北今者小清所經自歷城以東如章丘鄒平長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諸縣皆古濟水所行而大清所經自歷城以上至東阿固皆濟水故道而自歷城東北如濟陽齊東青城諸縣則皆古漯水所行滿臺以北則故河水所經蓋宋時河嘗行漯瀆及河去則大清兼行河漯二瀆其小清所行則斷爲濟水故道也渭按子鴻此言正三百餘年積傳之謬蓋清河所行本濟瀆不知何時從歷城東北決而北入濟陽縣界與漯水合而清河之名遂被于漯據水經漯水逕著縣故城南著即今濟陽而縣南有大清河是知大清即漯其水自歷城入濟陽乃近世之所決非唐清河入海之故道也濟陽之流日盛則章丘之流日微故劉豫堰濼水使東以益之今章丘大清河之內齊河縣又北

從歷城上流一支北出水分衛所入漯又東北逕濟陽下漯堰漯水首入者故道南即今之可陵樂可以陂下河以入壽則渭是齊之故瀆其所行者實濟水故道而志家反以濟陽之大清河爲古濟舛錯殊甚不有子鴻其誰正之然大清自歷城入濟陽及濱州以東入海之道不知決于何年意者宋熙寧時河嘗合北清河入海始開此道其後金明昌五年河復由此入海久而後去流益深廣此大清之所以浩浩而小清之所以屢濬屢塞也與

水經敘濟水自滎陽以下原委甚悉杜預春秋釋例曰濟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陰北經高平東經濟北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郭璞

注山海經略同酈道元依水經以立注出河之濟又加詳焉是由東漢以迄後魏濟未嘗一日絶也唐人則據司馬彪之言以爲自王莽後河南不復有濟水太子賢注後漢循吏傳曰濟水東流逕温縣入河度河東南入鄭州又東入滑曹鄆濟青等州入海王莽末旱則枯涸但入河内而已杜佑通典曰濟水因王莽末旱渠涸不復截河過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于海謂之清河實菏澤汶水合流而曰濟河蓋因舊名非本濟水也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曰濟水自王莽末入河同流于海知河南之地無濟水矣自後所記皆襲舊名

如鄆州之須昌濟州之長清盧縣齊州之臨邑豐齊全節臨濟章丘淄州之濟陽長山鄒平高苑青州之博昌諸縣界中並有濟水其後則不經博昌而改從棣州之蒲臺入海是皆襲舊名而實非濟也渭按漯溝既開河水與滎濟相亂及滎澤塞爲平地則河南無涓滴之濟矣水經之所謂濟者皆滎陽下所引之河水也而杜預京相璠郭璞酈道元輩皆莫能辨唐人始知之所見遠過于前但以爲河南之濟由王莽末旱枯而絶則非以余考之旱枯之事郡國志繫河内温下酈注亦於温縣濟水故瀆下言之其所云枯後復通津渠勢改者謂

濟水自温縣入河不復東至武德耳而滎陽以下絶無一字道及殆與河南之濟無涉（詳見前）釋例自縣博昌而外略舉郡名故與水經不同孔穎達以爲水流之道今古或殊杜據當時所見言之與水經乖異非也晉時濟水之道實與漢世不殊文有詳略非枯後復通津渠勢改也若夫唐之清河自須昌以下所受唯濟汶則又有其故矣蓋天寶之後汴水堙廢濟渠亦無所受菏澤以西竟成斷港故元和志言濟自須昌始而通典云濟河實菏汶之合流其所謂菏者即五丈溝之水西自考城來者也迨元人開會通河引汶絶濟以資運道明永

樂中又于古四汶口之地築戴村壩遏汶使西南流（汶水自是盡出于汶上西南東南四入漕四分[illegible]）唯小鹽河一綫洩入清河（小鹽河在今東平[illegible]即運河所受又[illegible]也）清河賴諸山泉溝澤以成其川并無菏汶之可言矣而志家猶執清河以爲禹貢之濟水不亦過乎或又云山左諸泉實皆濟水溢爲大小清河濟雖絶而不絶也然此等指爲濟水則可以是爲滎澤陶丘之遺跡可乎哉東漢後河南無濟水斯爲定論紛紛筆舌徒滋來學之惑無爲也

杜佑之譏水經也曰按後漢郡國志因王莽末旱比渠枯涸濟水但入河而已不復截河而南水經

是和帝之後所撰乃云南過滎陽陽武封丘寃朐乘氏等縣並今縣地一依尚書禹貢舊道斯不詳之甚鄙道元又從而注之其所纂敘及注解並大紕繆胃按河北之濟因旱而枯旱止則復出河南之濟爲濁河所侵空竇盡窒河去不復能上涌故遂絕自東漢以迄唐初凡行濟瀆者皆河水也而猶目之曰濟是鵲巢而鳩居觚名而圜實也故杜氏力詆水經以爲不可信然滎濟故道猶可因是而得其十之七八則此書不無補焉黃文叔云濟水雖絕其瀆猶在錐中閒經穿鑿變易或斷或續然水之附入於其瀆者猶可尋求緝之以存禹迹

非無理也斯言蓋得其平

濟瀆之水自周以來凡數變初爲濟及導滎爲川則滎與濟合爲溝既鬭滎瀆爲河所亂及滎澤又塞則所行者唯河水矣汴渠不通則鉅野以北所行唯菏汶戴村已築則東阿以下所行唯山泉溝澤之水其號爲濟者襲舊名而已濟瀆入海之道自唐以來亦數變初經高苑縣北又東北至博昌入海其後則不由博昌通典云舊濟合在今博昌縣界今無元和志蒲臺縣下云海在縣東一百四十里海畔有一沙阜俗呼爲鬭口淀是濟水入河之處海潮與濟相觸故名蓋其時濟水改道從蒲臺東北與河渾濤而入海也宋南渡後劉豫導濼水東行入濟水故道爲小清河仍經高苑縣北至樂安縣入海及金皇統中縣令高通改由縣南長沙溝至博興合時水又東北至樂安由馬車瀆入海（高苑縣東北五十里人爲高家港）其後小清之上流堙塞鄒平長沙新城界中故瀆皆爲漯河所行漯河即楊渚溝水寰宇記所稱獺河者也歷城新志云小清河自明永樂以後漸至堙塞成化九年嘗濬治之嘉靖十二年又塞乃復濬博興以西達於歷城幾三百里久之復淤蓋小清唯恃濼水爲源堰東有阻則濼水仍自華不注東北入大清河屢濬屢塞職是故

也水經所敘瀆同而水異水異故李弘憲云河南無濟水瀆同故黃文叔云禹迹賴此而猶存言非一端各有所當今與人論濟水苟以爲無則羣指七十二泉大小清河以相難若以爲有則又據杜佑之說詆水經不當襲舊名爲濟明道謂與公言如扶醉人扶得一邊起又倒却一邊眞可笑又可憎也

禹貢錐指卷第十五

禹貢錐指卷第十六　　德清胡渭學

導淮自桐柏

傳曰桐柏山在南陽之東正義曰地理志云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水經云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胎簪蓋桐柏之旁小山也傳氏曰胎簪山即桐柏也後世又別名之耳禹謂導淮自桐柏不應桐柏非淮所出今其山在唐州桐柏縣渭按桐柏見導山今河南南陽府桐柏縣西北四十里有平氏故城漢縣也胎簪山寰宇記云在桐柏縣西北三十里

水經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

山經曰淮出餘山在朝陽東義鄉西南書曰自桐柏風俗通曰南陽平氏縣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也淮不與體入同為得事而去為膻東出為僅自導之也下二十許里東出桐柏之大復山南謂之陽口水南即復陽縣也在大復山之陽故曰復陽山南有淮源廟元和志云桐柏山在唐州桐柏縣西南九十里禹貢所在東西八十里八一二東北桐柏縣志云縣西三十里有淮井兩所水也方七尺許有泉二竅男女即干也淮伏流地中經六一里成小坎(?)下三三至廟新野郡地有朝陽故城桐柏縣東南復陽故城漢並置朝陽名醴(?)水為之平氏故城東北又西至唐縣界而入此水醴有作豐

以今輿地言之淮水出桐柏縣西北桐柏山縣在南陽府東南百里東南流逕其縣南禹貢所謂導淮自桐柏者也元和志南鄭縣漢水經縣南裴秀云漢氏釋淮水故秩漢水為四瀆以其國所氏也渭按封禪書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自殽以東名山五大川二曰太室恒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濟曰淮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岳山岐山吳嶽鴻

冢瀆山水曰河祠臨晉沔祠漢中湫淵祠朝那江水祠蜀蓋泰不師古自為名山大川之制與禮五嶽四瀆之秩祀異未嘗躋沔于瀆也郊祀志宣帝改元神爵令祠官以禮為歲事東嶽泰山于博中嶽泰室于嵩高南嶽灊山于灊西嶽華山于華陰北嶽常山于上曲陽河于臨晉江于江都淮于平氏濟于臨邑界中自是五嶽四瀆皆有歲事時則有淮而無沔改江祠于江都並無釋淮秩漢之事漢興庶事草創高祖使河巫祠河于臨晉而嶽瀆之禮無文且淮獨入海漢因江以達四瀆之祠理不得釋淮而秩漢裴氏去漢不遠其言當必有據而未知所出豈好事者因漢王初封南鄭舊何有天漢之稱而附會為此說與

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傳曰與泗沂二水合入海蔡氏曰沂入于泗泗入于淮此言會者以二水相敵故也入海在今淮浦吳氏曰二水均敵不以沂既入泗而沒其名如朝宗並稱江漢之例金氏曰淮出桐柏初甚湧復潛流三十里然後東馳亦尚淺其深處為十四潭至并汝潁始大汝潁禹時不費治導故不書自桐柏至海凡千七百里渭按泗沂二水並見徐州淮浦漢屬臨淮郡其故城在今江南淮安府安東縣西地理志云淮水至淮

陵入海注疏本訛爲睢陵唯水經云至淮浦縣入海
蔡氏從之淮浦隋改曰漣水縣宋置漣水軍淮浦之
名久絕今字謬當云入海在漢淮浦縣今漣水軍
水經注淮水自平氏縣又東逕義陽縣（[illegible]）
又逕義陽縣故城南（[illegible]）
又東逕江夏平春縣北（[illegible]）
又東北逕城陽縣故
城南（[illegible]）又東油水注之（[illegible]）又東北與大木水合（水西出大木山）又東
北左會湖水（[illegible]）又東逕安陽縣故
城南（[illegible]）又東得獅口水（[illegible]）
又東逕新息縣南（[illegible]）

（[illegible]）又東逕浮光山北（[illegible]）又東合慎
縣水（[illegible]）
又東與申陂水合（[illegible]）又東右合壑水（水出[illegible]）
又東北申陂枝水注之　又東
逕淮陰亭北　又東逕白城南（[illegible]）又東逕長
陵戍南　又東青陂水注之（[illegible]）又
東北合黃水（[illegible]）又東逕期思縣
北（[illegible]）又東北淠水注之（[illegible]）又東
逕原鹿縣南汝水從西北來注之（[illegible]）
又東逕廬江安

豐縣東北決水注之（[illegible]）又東谷
水入焉（[illegible]）又東北左會潤水（[illegible]）
又東北窮水入焉（[illegible]）
又東爲安豐津（[illegible]）又東北至九江壽春縣西
沘水洪水合北注之（[illegible]）
又東潁水從西北來注之（[illegible]）
又北左合椒水（[illegible]）又東
逕壽春縣北肥水注之（[illegible]）
又北夏肥水注之（[illegible]）
又北逕山硤中謂之硤石（[illegible]）

（[illegible]）又北逕下
蔡故城東（[illegible]）又東逕八公山北
（[illegible]）又北逕
莫邪山西（[illegible]）又東逕當
塗縣北濄水從西北來注之（[illegible]）
又東北濠水注之（[illegible]）
（[illegible]）
又北沙水注之（[illegible]）
（[illegible]）
又東逕鍾離縣北（[illegible]）

鍾離故城，淮水在縣西。元和志謂之東濠水

又東逕夏丘縣南渙水注之 水自蘄丘縣故城南東流至虹城南，交水注之，又東南入淮。按渙水今謂之會河，由[illegible]縣入淮，即夏丘故城

又東至巉石山潼水注之 水首受潼縣西南潼陂，東南入淮。按巉石山在今五河縣東，與泗州接界，新志云有鐵鎖嶺在縣東一十里，昔時淮口與對岸浮山相對岬，蓋即古巉石也。潼，唐志作僮，今虹縣東北有僮縣故城

又東逕浮山 山北對巉石山，梁氏天監中立堰于二山之間，逆天地之心，[illegible]自此水[illegible]。按浮山在今盱眙縣西北，武帝天監中，魏降人王足求堰淮以灌壽陽，乃[illegible]上[illegible]浮山[illegible]下[illegible]，[illegible]命康[illegible]一[illegible]鍾離南[illegible]北[illegible]，中流[illegible]。十五年四月堰成，長九里，下闊百四十丈，九月堰壞，[illegible]者十餘萬口。元和志[illegible]在招義縣西[illegible]北六十里[illegible]

又東逕徐縣南歷澗水注之 [illegible]城內[illegible]北八[illegible]今四十[illegible]北二十里有[illegible]故[illegible]

又東池水注之 [illegible]入[illegible]城[illegible]東北[illegible]有東城故城

又東蘄水注之 水自[illegible]縣故城南又東[illegible]

又東歷客山逕盱眙縣故城南 今盱眙縣東[illegible]城[illegible]都山[illegible]北臨[illegible]四水[illegible]二山[illegible]太守[illegible]按今[illegible]西南有淮陽[illegible]也

又東逕廣陵淮陽城

[illegible]中[illegible]陽[illegible]城等縣[illegible]城縣東北百五十里[illegible]水[illegible]

又東北至下邳淮陰縣西泗水從西北來注之 [illegible]即[illegible]城也[illegible]也[illegible]口[illegible]即是[illegible]東[illegible]故城在[illegible]

又東逕淮陰縣北中瀆水出白馬湖東北注之 [illegible]

[illegible]

又東兩小水注之 [illegible]

又東至廣

陵淮浦縣入于海 [illegible]北[illegible]今安東縣[illegible]淮[illegible]故城[illegible]淮水東[illegible]至[illegible]陵入海[illegible]入海[illegible]不言海[illegible]淮陵作淮[illegible]

以今輿地言之淮水自桐柏縣南東逕信陽州北 信陽在汝寧府西南[illegible]七十里[illegible]

又東逕羅山縣北眞陽縣南 羅山在州東一百二十里，眞陽在府南一百二十里，水去縣八十里，淮水舊自羅山縣[illegible]入[illegible]縣東[illegible]元和志云淮水在朗山縣南一百二十里

又東逕息縣南 息縣在光州西北九十里，春秋[illegible]國[illegible]縣五里

又東逕光州北 光州在汝寧府東南二百七十里，春秋[illegible]國[illegible]

光山縣北 光山在州西四十五里，春秋弦國[illegible]八十里，水去縣六十七里

又東北逕固始縣北 固始在州東北一百二十里，水去縣七十里

又東北逕潁州南 [illegible]東南[illegible]里有[illegible]潁州在江南鳳陽府西四百二十里，水去州一百十里又東[illegible]

又東逕霍丘縣北 霍丘在壽州西南[illegible]二十里，水[illegible]

又東逕潁上縣南 潁上在潁州東[illegible]一百二十里，水去縣[illegible]

又東逕壽州西北 [illegible]

又東逕懷遠縣南 懷遠在府西北七十里，水去縣一里[illegible]

又東逕鳳陽縣北 [illegible]

又東逕臨淮縣北 臨淮在[illegible]十里[illegible]

又東北逕五河縣南 五河在府東北九十里[illegible]

又東逕泗州南 [illegible]

盱眙縣北 [illegible]

[illegible]里有長[illegible]里有下龜山[illegible]

[illegible]合謂之清口[illegible]又東北逕清河縣南與泗水

[illegible]又東北逕山陽縣北[illegible]又東北逕安東縣南又東北入于海[illegible]此導淮會泗沂東入海之故道也自元時河奪汴泗以入淮而兩瀆幷爲一瀆清口以東淮悉成河矣

漢志淮水出平氏桐柏山東南至淮陵入海過郡四[illegible]行三千二百四十里疑太遠按易氏云淮自桐柏縣東流二百八十里至眞陽又三百里至汝陰又二百十里至下蔡又五百里至蘄縣（今宿州有蘄城）又二百四十里至臨淮又二百七十里至漣水縣入海通計一千八百里金吉甫云自桐柏至海凡千七百里二說近是漢志云至淮陵入海淮陵故城在今盱眙縣西北八十五里此地距海甚遠淮何得於縣界入海淮陵乃淮陰之訛三字亦謬也淮之所納其山源之水泗沂汝潁爲大汝潁不見于經以未嘗施功故耳[illegible]及滎陽下引河東南與濟汝淮泗會則陰溝汳水鴻溝沙水渦水睢水諸川或自入淮或由潁泗以

達淮而淮之所納愈多矣今全河又悉注于淮淮雖大其何以堪河不歸北徐揚間昏墊之患恐未有已時也

自禹導淮之後淮常由淮浦入海其東南溢而注高寶諸湖者變也非正道也旣非正道則高堰必不可無故自[illegible]已有是防後世不過增修之耳黃淮合流欲東淮以刷河沙壖固不可廢藉令河一旦歸北亦豈容恣其南奔使淮南郡縣盡化爲大壑邪而泗人不察每痛恨于高堰夫以泗之一州與淮南諸郡縣較重輕不啻倍蓰治淮者必不護一州而棄諸郡縣況泗之被災亦不盡由高

堰往時淮水南奔高寶興鹽之境瀰漫數百里而泗城淪沒如故是則地勢使然未可專歸怨于有司也或曰今泗城爲沼官民共廬于隄上與盱眙相對而苦樂懸絶可不思所以救之乎曰明所重在陵邊城於茇鋪益急則治其標故不得不鑿渠以減水今計不及陵則城與民可遷也而瀕淮之田亦可棄也嘗攷隋泗州本治宿預縣（今宿遷）唐長安四年分徐城縣南界兩鄉於沙塾村置臨淮縣（見元和志）景龍三年移縣治徐城驛（見□□）開元二十三年自宿預移泗州治焉（見元和志）即今泗州也（宋初今城入臨淮明又省臨淮入泗州）州南去淮一里屢遭水患宋開寶七年淮水溢入泗州城咸平四年復溢天聖四年又溢景祐三年作外隄以備淮水高三十三尺自是水患少弭歐陽公云泗州之患莫暴于淮是也元大德十一年淮水溢入南門深七尺餘明自正德以迄萬曆水患尤劇（並見泗州志卷十三卷下）唐人舍高卬之鄉而就水濱之曠所謂下喬木而入幽谷也歷代因循不革今爲泗州計當遷諸徐城舊址（[illegible]）而瀕淮之田決去塘岸使暴水至得旁波其中則潰溢之患自除明天啓四年徐州河大漲灌州城乃遷治于雲龍山爰有寧居此近事也獨不可法乎所棄不過瀕淮十餘里地而州城安于衽席民之失田

盧者官爲償其直且振業之亦可以無憾也又何必與水爭尺寸之地使泗人相怨無已時而高堰一帶淮南諸郡縣所恃以無恐者岌岌乎有潰決之虞也哉

禹貢錐指卷第十六

德清胡渭學

導渭自鳥鼠同穴

傳曰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處此山遂名山曰鳥鼠渭水出焉正義曰釋鳥云鳥鼠同穴其鳥爲鵌（音徒）其鼠爲鼵（徒忽反）李巡曰鵌鼵鳥鼠之名共處一穴天性然也郭璞曰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鵌如鵽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今隴西首陽縣有鳥鼠同穴山尚書孔傳云共爲雌雄張氏地理記云不爲牝牡璞並載此言未知誰得實也（渭按）鳥鼠同穴四字爲一山之名上文從省曰鳥鼠此全舉四字蓋屬辭之體詳略各有所宜也

地理志隴西首陽縣下云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水經注渭水出隴西首陽縣渭谷亭南鳥鼠山（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此縣有高城嶺嶺上有城號渭源城渭水出焉三源合注東北流逕首陽縣西與別源合水出南鳥鼠山渭水谷尚書禹貢所謂渭出鳥鼠者也地說曰鳥鼠山同穴之枝幹也渭水出其中東北過同穴枝間既言其過明非一水又東北流而會於殊亦也）東南流逕其縣南以今輿地言之渭水出陝西臨洮府渭源縣西鳥鼠山（縣在府東一百二十里本漢首陽縣西魏改曰渭源）東流逕其縣北（縣從西南故水逕其北寰志云山在首陽縣西南今在縣西亦同是也）又東入鞏昌府隴西縣界也

元和志渭川渭源縣鳥鼠山一名青雀山在縣西七十六里渭水所出有三源並下而縣志謂鳥鼠在縣西二十里又西五里爲南谷山恐非當以元

和志爲正林少穎云渭水出首陽南谷禹之導渭唯自鳥鼠同穴而始蔡傳從之愚謂此說大謬凡名山巖壑必多故大川之發源必非一處酈注所列諸源皆出鳥鼠同穴者也南谷即其枝峰後人別爲之名耳禹導水唯志其大端渭水出是山則曰導渭自鳥鼠同穴豈若後世地記必究其爲某嶺某谷也哉此與言淮出胎簪不出桐柏洛出冢嶺不出熊耳者皆妄也

鳥鼠同穴事見爾雅殆非誕妄李巡郭璞之後它書所載更鑿鑿有據宋書吐谷渾傳云甘谷嶺北有雀鼠同穴或在山嶺或在平地雀色白鼠色黃地生黃紫花草便有雀鼠穴洛陽伽藍記云赤嶺有鳥鼠同穴異種共類鳥雄鼠雌共爲陰陽杜寶大業雜記云大業三年隴西郡守獻同穴鳥鼠煬帝謂牛弘曰爾雅曰其鳥曰鵌其鼠曰鼵當短尾今長何耶弘曰舊說未必可依遂圖以付所司（見程氏禹貢論）元和郡縣志云同穴鳥如家雀色小青其鼠如家鼠色小黃近穴溲溺氣甚辛辣使人變逆嘔吐牛馬得此氣多疲臥不起而大汗岳正類博稿云鳥鼠同穴予戊甘時過莊浪親見之鳥形色似雀而少大頂出毛角飛即崖穴穴口有鼠狀如人家常鼠但唇缺似兎蓬尾似鼬與鳥偕入彼此比昵

有類雌雄者甘肅鎮志云凉州之地有兀兒鼠者形狀似鼠尾若贅疣有鳥曰本周兒者其形似雀色作灰白常與兀兒鼠同穴而處所謂鳥鼠同穴者也以上諸說微有不同竊疑此二物禹所見在首陽界中而渭源以西往往有之吐谷渾赤嶺莊浪甘肅之所產形狀毛色不無小異其爲同穴而處則均也程泰之據色青尾短以證其妄亦偏執之論張子韶云余曾詢官隴西者曰鳥鼠各爲雌雄如張氏之說造化之理何所不有雀化爲蛤鳩化爲鷹此豈可臆說乎旨哉言也此於經本非切要然自宋儒不信鵌鼵共處之事而說者遂以鳥鼠同穴爲二山言渭有二源故兼舉之或又云渭出同穴不出鳥鼠是則有害於經故其事亦不可以不辨也

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

傳曰灃水自南涇水自北而合渭渭按灃涇二水見雍州

水經注渭水自首陽縣南又東逕襄武縣又東南逕其縣東北(元和志渭州襄武縣渭水北自渭源縣界流入按襄武故城在今隴西縣東南五里)又東南逕獂道縣故城西(元和志渭水經隴西縣南按獂道故城在今隴西縣東南二十五里)又東新興川水注之又東逕武城縣西(故城在今隴西縣界)又東逕落門西山([illegible])又東出黑水峽又東逕冀縣北又東合冀水(今伏羌縣東有冀縣故城元和志渭水經伏羌縣北去縣一里朱圉山在縣西南三十里)又東出岺峽又東與新陽崖水合(即隴水也東北出隴山按隴山在今隴州西北六十里[illegible])又東逕上邽縣北封山之陰(元和志渭水在秦州上邽縣北十三里西自伏羌縣界流入按今秦州西南有上邽故城[illegible])又東南與神澗水合又東南得歷泉水又東南出橋亭西又南得藉水口(藉水在今秦州南)又歷橋亭南而入緜諸縣東與東亭水合([illegible])又東南合涇谷水又東伯陽谷水入焉又東南苗谷水注之(蓋在今清水縣界)又東南出石門度小隴山逕南由縣南東與楚水合(元和志秦州清水縣有小隴山[illegible])又東合南山五谿水又東逕陳倉縣南(今寶雞縣東北二十里有陳倉故城)又東與陽谿合又東逕郁夷縣故城南汧水入焉(城在今隴州西五十里[illegible])右則磻谿水注之(呂氏春秋太公釣茲泉即此處)又東逕石原南又東逕五丈原北([illegible])又東逕郿縣故城南又東逕武功縣北斜水從南來注之([illegible])又東逕馬冢北([illegible])又逕武功縣故城北(武功故城在郿縣[illegible])又東逕美陽縣南雍水從北來注之([illegible])又東逕郿塢南([illegible])又東合洛谷之水([illegible])又東芒水從南來注之([illegible])又東與芒水枝流合又東北逕黃山宮南就水注之([illegible])又東合田谿

水（水出南山北流逕盩厔故城西[illegible]盩厔縣有靈軹宮武帝穿也）又東逕槐里縣故城南（槐里故城在今興平縣東南十一里）又東合甘水（水出南山甘谷北[illegible]又東北逕鄠縣故城西又北入渭[illegible]扶風鄠縣故城在今鄠縣北二里[illegible]甘水北去鄠縣十七里）又東豐水從南來注之（[illegible]）又東北與鎬水合（[illegible]）又東北逕渭城南（今咸陽縣東北二十里有渭城故城）又東分為二水（[illegible]）又東與泬水枝津合 又東逕長安城北（今西安府西北十三里有長安故城[illegible]）又東合昆明故渠（[illegible]）又東逕霸陵縣北霸水合滻水從縣西北流注之（水上有橋謂之霸橋）

霸橋[illegible]又東會成國故渠（[illegible]）又東與高陵分水（今高陵縣西南二里有高陵故城東渭橋在縣南十里）又東逕平阿侯王譚墓北左則涇水注焉（[illegible]）以今輿地言之渭水自渭源縣北又東逕隴西縣北（隴西[illegible]）又東逕寧遠縣北（[illegible]）又東南逕伏羌縣北（伏羌在府東一百八十里）又東南逕秦州北（[illegible]）又東南逕秦安縣南（[illegible]）又東南逕清水縣西（[illegible]）又東南逕隴州南（[illegible]）又北逕寶雞縣南（[illegible]）又

東逕岐山縣南（[illegible]）又東南逕扶風縣西南郿縣北（[illegible]）又東逕武功縣南盩厔縣北（[illegible]）又東逕興平縣南（[illegible]）又東逕咸陽縣南鄠縣北（[illegible]）灃水東北流逕故長安城西又北至咸陽縣東南三里而注于渭經所謂東會于灃也渭水又東逕長安縣北（[illegible]）又東逕咸寧縣北高陵縣南（[illegible]）涇水自涇陽縣界東南流至高陵縣西南三十里與渭水合經所謂又東會于涇也

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傳曰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黃氏曰今漆沮之洛入河處與渭稍離亦水道改矣渭按漆沮見雍州地理志渭水東至船司空入河船司空縣名屬京兆尹其故城在今西安府華陰縣東北五十里水經注渭水自霸陵縣東北左合涇水又東逕鄭縣西（[illegible]）又東得白渠枝口又東與五丈渠合（[illegible]）右逕新豐故城北（[illegible]）東與魚池水會又東逕鴻門北（[illegible]）又東石川水南注焉（[illegible]）又東戲水注之（[illegible]）又東泠水入焉（[illegible]）又東得首水（[illegible]）又東得西陽水

又東得陽水（出南山陽谷北流所在今華州北）又東逕下邽縣故城北（城在今渭南縣北五十里）又東與竹水合（水南出竹山山在華州西南在四十里）又東得白渠口（在今渭南縣北萬年之白渠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是也）又東逕巒都城北（故蕃邑殷契之所居闞駰以蕃在鄭西則今巒城是也）又東合西石橋水（水東出鄭城十里）又東逕鄭縣故城北（城在華州北）又東與石橋水會（在州東故石水也）又東敷水注之（在今華陰縣西一十四里）又東餘水注之（俗謂之宣水）又東合黃酸之水（世名為干狐水）又東逕平舒城北（城在華陰縣西北）又東逕長城北（長城在縣西二里史記秦孝公元年魏築長城自鄭濱洛者也）又東逕華陰縣北洛水入焉（闞駰以為漆沮之水（水出二家谷山在南下有漢故城南東今屬邑縣西北有漢倉故城））又東沙渠水注之又東逕定城北（城去潼關三十里）又東泥泉水注之又東合沙溝水（水出南山邑經所謂□□□水）又東入于河（春秋之渭汭也水會即船司空所在）以今輿地言之渭水自高陵咸寧縣界又東逕臨潼縣北（臨潼在西安府東少北六十里水去縣十五里）又東逕渭南縣北（渭南在府東一百四十里元和志渭水南去渭南縣四里）又東逕同州南華州北（同州在府東北二百一十五里華州在府東一百八十里渭水北去州八十里渭水南去州十二里）又東北逕華陰縣北（華陰在華州東七十里東至潼關四十里渭水南去縣十五里）又東入于河是曰渭口經所謂又東過漆沮入于河也

先儒皆云澧涇水大故曰會漆沮水小故曰過由今觀之涇水則誠大矣澧水源流頗短而漆沮合洛入渭洛源甚遠似不可謂小於澧也或云澧涇大與渭相敵既會澧涇則渭益大故漆沮雖與澧涇相敵而實小於渭愚竊謂三水之大小即以本

水論未必以渭之所受多寡相較量以為大小也

嘗考渭南本周之舊都西漢因之其後隋唐復建都於此歷代相承鑿引諸川以資及取便轉輸溉民田灌苑囿津渠交絡離合不常凡地志水經所言類非禹迹之舊詩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則渭南諸川唯澧為大自漢鴻嘉中王商穿長安城引內澧水注第中而其流漸微逮唐貞觀中堰澧鎬入昆明池二水於是斷流又於京城西北引澧水為漕渠合鎬水北流由禁苑入渭而澧水之流愈微矣又鄭當時所開漕渠及靈軹富民昆明諸渠皆橫絶澧鎬等水水脈益亂不可尋究霸滻舊合流入渭自隋堰滻水為渠而二水亦離故道潏滈舊各自入渭今潏水下流亦合滈水入渭大抵渭南六川盡失其舊亦猶洛陽為東漢魏晉相繼作都之地穿鑿滋多而西澗東瀍皆非禹迹也竊疑澧西之潏澧東之鎬滈霸滻禹時悉合澧以入渭故豐水得成其大且詩言東注而漢志云北過上林苑入渭則是北流而非東注矣禹導渭東會于澧當在漢霸陵縣北霸滻入渭處也若夫漆沮之為洛語出安國傳闞駰因以洛至華陰入渭者為漆沮之水而酈元從之然渭北之水為鄭白二渠所亂漆沮本不合洛亦未可知其濁水上承雲陽

大黑泉者俗謂之漆水東南流合沮至櫟陽入渭俗又謂之漆沮水源流頗短禹所治者恐不過如此故漆沮視灃水爲小傳曰禮失而求之野土俗所稱傳自古老未必不確於儒者之言也禹時洛水不爲害未嘗施功故導渭不志

或云關中八川不數漆沮即此可以爲小於灃涇之證余曰不然八川名出上林賦其辭曰終始灞滻出入涇渭酆鎬潦潏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此特舉與上林地相經絡者言之故西不及汧雍東不及沮洛非以漆沮爲小而略之也

水經注渭水逕鄜都城北則此城在水南而華州

新志云鄜城當在同州界蓋渭水非復舊流也其言未知所據今按漢志渭水出首陽縣東至船司空入河過郡四隴西扶風天水京兆行千八百七十里而易氏云渭水出渭源縣西七十六里東流五十里至隴西縣又三百里至上邽縣又一百二十里至南由縣又三百二十里至岐山縣又二百七十里至萬年縣又二百六十里至華陰縣又三十五里至永豐倉入河通計止一千四百三十一里較漢志少四百三十餘里又按漢元光中鄭當時言關東漕粟從渭上道九百餘里今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是比舊減六百里也隋開皇中宇文愷引渭爲廣通渠自大興至潼關亦三百餘里與漢渠同參諸易氏所言自萬年縣北至華陰永豐倉凡二百九十五里其數亦適相符然則自長安以東古渭水之經流當行今渭水之北不知何代漸堙而徙以漕渠爲經流其自鄜城以下則後魏時猶未改又不知何年漸堙而徙從鄜城之南與漕渠合而爲一據漢船司空城在今華陰縣東北五十里而隋唐之永豐倉在今縣東北三十五里則渭口亦移而南非昔之渭口矣宋注云渭口在今華縣東北三十五里竊疑今洛水自朝邑趙渡鎮南入河處即古之渭汭但漕渠自長安旁南山而東至河裁三百餘

里而渭水行漕渠之北者不知如何縈洄曲折乃有九百里之遠此則古記已亡酈元亦無從考覈而其議則不可以不存也

導洛自熊耳

傳曰在宜陽之西王氏炎曰導洛自熊耳一節有兩熊耳地志謂伊水出盧氏之熊耳山海經郭璞謂伊水出上洛之熊耳地志謂洛水出上洛冢領山據經則洛出熊耳上洛亦有熊耳與冢領同在一縣則洛出熊耳明矣渭按漢志上洛縣東北有熊耳山括地志云熊耳山在商州上洛縣西詳見導山

水經注洛水出京兆上洛縣讙舉山地理志曰洛出冢領山山海經曰出上洛

（西山又曰讙舉之山洛水出焉按上洛故城即今商州治州西五十里有熊耳山東西各一[illegible]如熊耳因名山海經所謂[illegible]也冢嶺山在州西北一百一十里[illegible]十里[illegible]野人谷[illegible]又十里[illegible]有耳[illegible]蘇因名[illegible]六十里乳羊堂有）東與丹水合（水出西北竹山東南流注于洛按此[illegible]是一丹水非出冢嶺山東至析入[illegible]者也）又東尸水注之又東得乳水又東會龍餘之水又東至陽虛山合玄扈之水（[illegible]山名其水逕陽虛之下山海經曰陽虛之山臨于玄扈[illegible]）又東歷清池山傍東合武里水又東門水入焉（[illegible]）洛水又東要水入焉又東與獲水合（水南出[illegible]熊山）又東逕熊耳山北（禹貢所謂導洛自熊耳是也元和志熊耳山在盧氏縣南五十里）以今輿地言之洛水出陝西西安府商州西熊耳山東北流逕州東（商州在[illegible]東南三百里春秋晉上洛邑[illegible]）又東北逕洛南縣北（縣南在州東北九十里本[illegible]上洛縣地）經所

謂導洛自熊耳者也

又東會于澗瀍

傳曰會于河南城南（[illegible]按河南即王城）洛水至其城西南澗水側城西來注之又東至其城東南瀍水側城東來注之周公所謂澗水東瀍水西者也二水入洛處相去甚近故連言之

水經注洛水自熊耳山北又東逕盧氏縣南陽渠關北（[illegible]）又東逕盧氏縣故城南有盧氏川水注之又東逕高門城南（[illegible]）東與高門水合又東松楊溪水注之（[illegible]）又東逕黃亭南又東合黃亭溪水（水出[illegible]山東南入洛[illegible]）又東得荀公溪口（水出南山[illegible]今在永寧縣西南）又東逕檀山南又東廬谷水注之又東得鵜鶘水口又逕僕谷亭北左合北水又東合侯谷水又東逕龍驤城北（在[illegible]西[illegible]十里）又東左合宜陽北山水又東廣由澗水注之又東右得直谷水又東北逕蠡城邑南（[illegible]）又合金門谿水（水南出金門山）又東合歍水又東桑[illegible]谷水入焉（水亦出金門山）又東逕陽市邑南又東逕一合塢南（城在[illegible]）又東合杜陽澗水又東合渠谷水（水出宜陽縣南）又東北逕宜陽縣南（[illegible]）又東

逕宜陽縣故城南（城在今縣東六十四里）又東與厭梁之水合又東南黃中澗水注之又東祿泉注之又東共水入焉又東合黑澗水（[illegible]）又東臨亭川水注之又東北出散關南（[illegible]）又東與豪水會（[illegible]）又東枝瀆左出焉（[illegible]）洛水又東出關惠水右注之（[illegible]）又與虎水會又東北逕河南縣南（[illegible]）地記曰洛水東北過五零倍尾與澗瀍合是二水東入千金渠故瀆存焉以今輿地言之（[illegible]）自洛南縣北又東逕河南府盧氏縣

南（小注，[illegible]）又東北逕永寧縣南（小注，[illegible]）

又東北逕宜陽縣北（小注，[illegible]）又東入洛陽縣界逕

河南故城南經所謂又東會于澗瀍也自周靈王

壅穀水使東出王城北合瀍水南入洛而瀍亦之

澗水遂爲穀及漢明帝復堨澗瀍二水使出洛

陽故城北爲千金渠又東過偃師縣南東入于洛

（小注，[illegible]）而禹貢東會澗瀍之舊迹無復有存焉者矣

又東會于伊

傳曰會于洛陽之南（小注）按伊水見豫州洛陽謂故洛

陽城周之下都也在今洛陽縣東北二十里

水經注洛水自河南縣南又東逕洛陽縣南伊水

從西來注之（小注，[illegible]）

（小注，[illegible]）以今輿地言之洛水自河南故城南又東北逕

洛陽縣東南又東至洛陽故城南伊水從偃師縣

西來注之經所謂又東會于伊也

又東北入于河

傳曰合於鞏之東（小注）按鞏周邑漢置縣屬河南郡其

故城在今鞏縣西南二十餘里

水經注洛水會伊水又東合水注之（小注，[illegible]）

（小注，[illegible]）又東逕什谷渚（小注，[illegible]）又東逕

偃師故縣南與緱氏分水（小注，[illegible]）

（小注）又東休水自南注之（小注，[illegible]）又東逕百谷塢北又北

陽渠水注之（小注，[illegible]）

又北逕偃師城東東北歷鄩中逕訾城西鄩水注

之（小注，[illegible]）又

東逕訾城北又東羅水注之（小注，[illegible]）

（小注，[illegible]）又東明樂泉注之（小注，[illegible]）

（小注，[illegible]）又東逕鞏縣故城南（小注，[illegible]）又東濁水注之

（小注，[illegible]）

合洞水（小注，[illegible]）又東北入于河

（小注，[illegible]）

（小注，[illegible]）以今輿地言之洛水自洛

陽故城南會伊水又東逕偃師縣南（小注）又東逕

鞏縣故城南（小注，[illegible]）又東北至洛口入河（小注）

（小注，[illegible]）經所謂又東北入于河也今洛水

自鞏界東過汜水縣北（小注，[illegible]）又東從

滿家溝入河而洛口乃移于東非復古之什谷矣

漢志弘農上雒縣下云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

至鞏入河過郡二（弘農河南）行千七十里金吉甫曰北方

諸水雖大河亦冰唯洛水不冰所以謂之温洛一

是天地之中二是其北連山以障北風三則前人

謂其中有（小注）石

渭洛俱入、、不待為瀆而禹亦導之者蓋梁雍之貢皆由渭以達于西河荊豫之貢皆由洛以達于南河渭汭洛汭四州貢道之衿喉也其治與否所關於帝都者甚重故四瀆而外特循行之

蔡傳云經言嶓冢導漾岷山導江者漾之源出於嶓江之源出於岷故先言山而後言水也言導河積石導淮自桐柏導渭自鳥鼠同穴導洛自熊耳皆非出其山特自其山以導之耳故先水而後言山也河不言自者河源多伏流積石其見處故言積石而不言自也沇水不言山者沇水伏流其出非一故不誌其源弱水黑水不、、山者九州之外蓋略之也小水合大水謂之入、、水合小水謂之過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天下之水莫大於河故於河不言會此禹貢立言之法也渭按蔡氏之說悉本曾彥和學者相承無異議王明逸獨以為不然曰南谷實鳥鼠之枝山相去不遠胎簪乃桐柏之旁小山而謂渭出南谷特自鳥鼠導之淮出胎簪特自桐柏導之似俱未安竊詳經文之例凡云導某水自某山者皆水出其山之名也惟河不出積石故但言導河積石沇多伏流故經不顯其所出孔氏亦但以其在溫縣平地者言之蔡氏拘於先言山而後言水先言水而後言山之說則孔疏

有一言以蔽之曰漾江先山後水淮渭洛先水後山皆是史文詳略無義例也此言一埽支離為之快絕

豐坊偽古書世本移導山導水於九州之前彼以是為荒度之始事耳然橫流之時山可隨刊而水則失其故道豈有若是之原委秩然者乎史記夏本紀漢書地理志皆先九州而後導山導水自魏晉以來亦無異文坊之妄固不待辨而明也

禹貢錐指卷第十七

九州攸同

傳曰所同事在下正義曰昔堯遭洪水道路阻絕今水土既治天下大同故總敘之陳氏曰禹貢書法簡嚴上各州惟舉一隅至此總結之以見九州之所同吳氏曰同謂九州之內無一處有未治者渭按此總敘水土之功而先舉其凡曰九州攸同下文四隩既宅至四海會同則其目也

古字州與洲通爾雅水中可居者曰州說文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今按禮記祭法曰共工氏之伯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

祀以為社韋昭云共工氏伯者在戲農之間管子曰神農作殖五穀九州之民乃知穀食地理志曰黃帝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陸氏釋文引周公職錄曰黃帝受命風后授圖割地布九州帝王世紀曰顓帝帝嚳建萬國而制九州杜氏通典曰顓帝置九州帝嚳受之州之為州也尚矣誠如許氏所言豈羲農之時亦嘗有洪水乎舜典疏云天地之勢四邊有水鄒衍書說九州之外有瀛海環之是九州居水內故以州為名共在一州之上分之為九耳此說近是蓋自羲農以迄帝堯並為九州但其州名與疆域容有不同故黃帝顓頊亦稱建置日知錄云夏商之後沿上世九州之名各就其疆理所及而分之故每代小有不同周禮量人掌建國之法以分國為九州門分則不循於其舊可知矣

洪範曰鯀乃殛死禹則嗣興而堯典殛鯀次舉十二州之下故地理志云堯遭洪水襄山襄陵天下分絕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置九州列五服蓋漢人之說如此故王莽據之為奏[illegible]今按禹告成在堯時堯崩二年喪畢然後即位其命官曰咨十有二牧則九分為十二實在告成之後先十二而後九則舜之命官不當復言十二牧肇者始也使前此已為十二州至是始分九為十二則亦不得言肇矣且因裒襄而分絕其所為析者不應獨在冀青之北是皆可疑愚竊謂古史記之體有以年為經者春秋是也有以事為經者尚書是也二典所載諸事不繫年月封山與巡守為一類四罪與恤刑為一類故相繼言之吳才老云史氏舉舜所行之大事初不計先後之序林少穎云殛鯀竄苗當在洪水未平之前肇十二州當在禹平水土之後史因言舜之恤刑遂舉四凶事繫於下耳二說允當左傳王孫滿曰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杜預以為

在禹之世孔穎達亦云禹登王位還置九州近是竹書紀年曰帝舜三十三年夏后受命于神宗遂復九州殆未可信

舜典肇十有二州傳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爲幽州并州分青州爲營州始置十二州正義云以境界太遠始別置之馬融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爲營州於是爲十二州(見史記集解)鄭康成曰舜以青州越海分齊爲營冀州南北太遠分衛爲并燕以北爲幽金氏通鑑前編曰九州之來舊矣而冀爲其北自陶唐都冀其聲名文教自冀四達冀之北土所及固廣矣及水土旣平人民加聚於是分冀州自衛水以北爲并州醫無閭之地爲幽州碣石以東接青州之北爲營州是爲十二州焉考詩書傳記所紀其後復爲九州蓋九州爲正而幽并營不過分統青冀之故地是以殷之制分并爲幽合青爲營分梁以入于雍荆周之制合梁爲雍合徐爲青而并與幽冀復三焉略見爾雅詳見職方氏所記職方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川河泲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川虖池嘔夷然則營州其山碣石其川遼水與渭按虖池即衛水嘔夷即恒水也康成云分衛爲并殊不分明通典指爲衛水以

北而金氏因之復舉恒山虖池以證尤確若以爲康叔所封之衛則并冀當以衛漳爲界而冀域北盡於平陽無是理也營州之碣石非禹貢之碣石說見導山

日知錄曰幽并營三州在禹貢九州之外先儒謂以冀青二州地廣而分之殆非也幽則今涿易以北至塞外之地并則今忻代以北至塞外之地營則今遼東大寧之地其山川皆不載之禹貢故靡得而詳然而益稷之書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則冀方之北不應僅數百里而止遼史地理志言幽州在渤碣之間并州北有代朔營州東暨遼海營衛志言冀州以南歷洪水之變夏后始制城郭其人土著而居并營以北勁風多寒隨陽遷徙歲無寧居曠土萬里或其說之有所本也劉三吾書傳謂孔氏以遼東屬青州隔越巨海道里殊遠非所謂因高山大川以爲限之意蓋幽并營三州皆分冀州之地今亦未有所攷渭嘗與閻百詩論及此事百詩曰寧人著書言幽在今桑乾河以北至山後諸州并在今石嶺關以北至豐勝二州營在今遼東大寧竝有塞外之地舜蓋至此始有先儒謂以冀青地廣而分者殆非于時同客太原面質之曰此不過從肇者始也臆度耳其實周禮職方氏

并州其澤藪曰昭余祁在今介休縣東北二十二里俗名鄔城泊吾與君所共游歷者非石嶺關以南乎且亦知先儒之釋經苦心處乎知分冀東恒山之地為并州則以周并州鎮曰恒山故知分冀東北醫無閭之地為幽州則以周幽州鎮曰醫無閭故又知分青東北遼東等處為營州則以爾雅釋地齊曰營州故也不然微周禮爾雅二書欲於禹九州外枚舉舜三州之名且不可得況疆理所至哉鄭康成云舜以青州越海分置營州晉地理志同然則青之分而為營也不獨以地廣實以吏民艱於涉海故別置一州以避其險漢光武以遼

東等處割青州後還幽州與明嘉靖十三年改遼陽所[illegible]者略同蓋古今情形亦不相遠云今按恒山虖池嘔夷皆并之山川而並載於禹貢安得謂其地非冀域自此以北禹功所未及故醫無閭不書非以其山在外國而略之也經紀揚州止於震澤豈可以會稽之山不載禹貢而謂浙江以南非揚州邪幽為冀之東北境也明甚後漢書及杜氏通典皆以東夷九種為嵎夷其地在漢樂浪玄菟郡界而青州首書嵎夷既略則朝鮮句麗諸國禹時實皆在青域況遼東渡海僅數百里乎堯遭洪水天下分絕謂冀之東北前閡而後通前

距而後服於理亦無礙但不可謂三州之地從古所未有至舜而始開耳且禹弼成五服至于五千自堯都以北當有二千五百里之地三州非其固有冀北要荒二服將何所容哉先儒釋經未必皆是苟有確據不妨改從若此之類則又不如仍舊之為安矣

四隩既宅 釋文隩於六反馬於報反 渭按[illegible]亦作奧

蔡氏曰隩隈也厓內近水為隩渭按隩者水曲幽隱之處猶室之有奧四方之隩皆可奠居則非特兖之降丘宅土雍之三危既宅而已

傳云四方之宅已可居正義云室隅為隩隩是內

也人之造宅為居至于隩內遂以隩表宅故傳以隩為宅以宅內可居言四方舊可居之處皆可居也渭按隩者隅也故室隅亦曰隩直指隩為宅非是疏頗費辭終不明爾雅隩隈厓內為隩外為隈疏云隈當作鞫傳寫誤也李巡曰厓內近水為隩其外為鞫孫炎曰隈水曲中也內曲裏也外曲表也詩大雅芮鞫之即傳曰芮水涯也鞫究也箋曰芮之言內也水內曰隩水外曰鞫蓋詩之所謂芮即禹貢之所謂隩也芮與汭同隩亦作奧衛風瞻彼淇奧是也 大學引詩作澳

九山刊旅

傳曰九州名山已槎木通道而旅祭矣正義曰上文諸州有言山川澤者皆舉大言之所言不盡故於此復更總之九山九川九澤言九州之內所有山川澤無大無小皆已治往前大水旅祭禮廢言旅見已治也呂氏曰九州之山已刊除置壇場而旅祭以告成功金氏曰刊者去翁鬱驅猛獸也旅者定祭秩立表鎮也王氏樵曰刊旅舉始末以包中間刊者治水之始旅者功成祭告胃按刊者隨山之事旅者告祭之名九州之山皆已刊旅則非特四列之所隨梁雍之所旅而已

左傳四嶽三塗陽城太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

禹貢有其七而缺其二(三塗陽城)淮南子云何謂九山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也禹貢有其六(泰山即岱岳首山即雷首)而缺其三(會稽羊腸孟門)殊不合故史記索隱釋爲九山曰汧壺口底柱太行西傾熊耳嶓冢內方汶(汶即岷山)是九山也然禹之所導自汧至敷淺原凡二十七何獨有取於此九山如謂舉其大者則雷首太岳太華外方衡山豈反不及底柱內方等耶蔡蒙荊岐終南惇物鳥鼠之旅經有明文何以皆不在此數耶其謬不待辯而可知且魯語展禽曰共工氏之子曰后土能平九土韋昭云九州之土左傳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杜預云九州之道孔穎達云旣分海內以爲九州遂皆以九言之禹貢云九山九川九澤故此亦言九州之土九州之道正可與此經相發明也披山通道未嘗寧居黃帝之所以畫野分州也帝省其山柞棫斯拔太王之所以肇基王迹也刊木是古帝王大經濟故始終兩言之

禮有正祭有告祭周禮大宗伯職曰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注云故謂凶烖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上帝五帝也四望五岳四鎮四瀆論語季氏旅於泰山馬融曰旅祭名由是言之旅乃告祭之名非專主山川孔傳於梁州云祭山曰旅未當也或曰旅爲告祭其山川正祭之名云何曰正祭山川謂之望堯典舜受終之後望于山川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illegible])詩序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illegible])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此皆天子之禮山川遼遠不可一往就祭四向望而爲壇遙祭之故曰四望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亦謂之望春秋公羊傳曰三望者何望祭也祭泰山河海鄭康成以爲望者祭山川之名三望淮海岱也爾雅云梁山晉望左傳云江漢睢漳楚之望此皆諸侯之禮也望

爲正祭天子諸侯皆躬親其事而旅則令祠官致敬焉難者曰舜武之於山川亦告祭也何以謂之望曰受終巡守大事也雖告祭而以望禮行之故亦謂之望禹治水時猶未攝位王官不得行望禮水土功畢聊以告平或躬親其事或遣官屬往祭通謂之旅也

九川滌源（滌徒歷反按原史記作原）

傳曰九州之川已滌除泉源無壅塞矣正義曰從其所出至其所入皆蕩除之無壅塞也林氏曰九山九川九澤皆是泛指九州之山川澤而言之若必欲以弱水而下爲九川雷夏而下爲九澤則導岍而下果九山否乎呂氏曰滌源水平而復疏滌其源爲經久計也金氏曰九州之川不曰通流而曰滌源者此所謂濬畎澮距川則田里無水潦壅塞之患也渭按金說尤善九州之川皆已滌源則其所濬者非特岷嶓冢羽諸山太原覃懷等地而已

管子曰水有大小有遠近水出山而流入海者命曰經水引他水及於大水入海者命曰枝水墨子曰禹湮洪水浚江河通四夷九州名川三百支流三千小者無數（周書出爲第七十小大判天下）水經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即所謂經水酈注引支流一千二百五十二即所謂枝水禹曰浚九川距四海者是也史記

索隱以弱黑河漾江沇淮渭洛當之則拘而鮮通矣其曰濬畎澮距川即此經所謂滌源者是也畎澮有二一爲田間通水之道匠人畎遂溝洫澮之制是也一爲山中澗壑之流釋水云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是也（谷與畎谿聯合也詳見前州）蓋畎澮者諸川之源洪水氾濫畎澮填淤不濬則雨潦時至平田皆爲巨浸勢不得不浚而歸之川川中暴漲還溢地上及其旱也田間乏水良苗立槁亦無以救之是旱潦皆災源委交病也故必以滌源爲濬川之成功云

禹曰予浚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此禹作司空時事也孔子曰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禹攝帝位後事也夫既浚川距海矣而必繼之以濬畎澮亦既萬邦作乂矣而又必盡力乎溝洫禹終身日孜孜於此者人皆知其爲治田之良法而不知其爲治水之終事江淮河漢之水由地中行歷千餘年而不變者恃有此道也周恭肅（用）曰今之黃河古之黃河也所以有徙決之變者以霖潦無所容也天下皆有溝洫則天下皆容水之地天下皆治水之人水治而田與不墾一舉而平天下之大害興天下之大利兩得之矣朱國盛曰天下之水當以天下分之禹之浚川疏河所以抑洪水也其盡力溝洫所以備洪水也以天下之溝洫盛（平）天下

之霪潦黄河安流入海四海之田皆墾而國計無虞矣此千古之格言治河之石畫也禹貢於九州分敘浚川之事而總結之曰九川滌源使其事專爲治田而無與於治水則何以繫諸九川之下其繫諸九川之下者蓋以是爲治水之終事也今井田之政雖不可復而溝洫之法隨地可行治河者不知出此何也馮應京曰大禹玄圭告成迨殷周而體理如故也畛涂道路皆水防也無所事隄瀦溝遂列皆水藏皆也無所事渠河田地中行不勞而定矣今瀕河之北一望開荒遠驗河南徐邳諸郡之民數百畝必溝數十溝必以數大川必豬爲湖渚溝因水澂坊因水注淵因水磬折而句鉤[illegible]於矩爲湖爲渚多則方千里之水不助河爲虐反因爲利矣此眞得滌源精意使其說得行豈非河完民安之上策哉總之溝洫之設不專爲田閒備旱潦蓋暴水時至得溝洫以貯之則其水不盡歸於河此急來緩受之法河之所以無溢決也三代而下知此意者鮮矣

溝洫之制占地頗多商鞅之所以開阡陌者爲富強計使地無尺寸不耕無尺寸不征也既盡地力廢溝洫則背壞變爲舄鹵而穿渠灌溉之事興焉鄭國引涇注洛以爲渠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是

也賈讓欲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此鄭白之故智非大禹滌源之意故讓亦自言非聖人法乃救敗術也或以穿渠溉田有合於古溝洫之制大謬何也禹濬畎澮導谿谷之水以注之田間其勢順而易鄭白之渠引川之水以溉平地其勢逆而難溝洫廣深而多水暴至有所容利於田而兼利於河穿渠引溉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水暴至輒溢決[illegible]田雖利而河則病矣唯禹之治水使地上之流得所容畜而河中之水不甚滿盈康功田功相爲表裏此所以爲萬世永賴者與

九澤既陂

傳曰九州之澤已陂障無決溢矣正義曰往前濫溢今時水定咸作陂以障之使無決溢詩云彼澤之陂毛傳云陂澤障也呂氏曰凡治水不出兩端川流畎澮轉相入以達于海所以使之有所歸也或遠而不達則捐數百里之地以爲澤所以使之有所容也渭按九州之澤皆已陂障則非特雷夏以下既澤既豬而已

周禮澤虞注曰澤水所鍾水希曰藪職方注曰大澤曰藪賈公彥云澤虞注水鍾曰澤水希曰藪則澤藪別矣今此云大澤曰藪者但澤藪相因亦爲一物也周語陂障九澤豐殖九藪韋昭云澤無水

曰藪胃按澤藪單舉則一有水一無水連稱則通爲一物更有所謂浸者鄭云可以爲陂灌溉愚竊謂此義未當畢水亦可灌溉非獨浸也揚州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蓋澤藪之水淺或爲或緖豐殖百物民資其利故太宰職曰藪以富得民浸即後世所謂湖也亭蓄淵深四時不改今太湖自包山以西水極淵深即古之五湖而平望八赤震澤之間水獨漫而甚淺則古之具區也澤浸之别以此雲夢澤方八九百里獨巴丘湖常滿而不涸是亦浸也

周禮職方之澤藪揚曰具區荊曰雲瞢豫曰圃田青曰望諸兖曰大野雍曰弦蒲幽曰貕養冀曰楊紆并曰昭餘祁（[illegible]）爾雅釋地之十藪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楊陓宋有孟諸楚有雲瞢吳越之間有具區齊有海隅燕有昭余祁鄭有圃田周有焦護（[illegible]）呂氏春秋九藪云越之具區楚之雲瞢秦之陽華晉之大陸梁之圃田宋之孟諸齊之海隅趙之鉅鹿燕之大昭（[illegible]）今按九藪二字始見於國語及管子說者以爲即九澤而周禮爾雅呂覽淮南之所列參錯不齊或以州言或以國言各舉其大且著者與禹貢不合故釋此經者以爲兖之雷夏

徐之大野揚之彭蠡震澤荆之雲夢豫之滎播菏澤孟豬雍之豬野乃九澤也取之經而已足不煩外求此說亦通但無如九山之難於箇取耳施博士曰雖有適然可合之數而無必然可信之理則九山九川九澤皆以九州而爲言矣（[illegible]）

周語太子晉諫靈王曰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陂唐汙庳以鍾其美（[illegible]）是故聚不弛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昔共工棄此道也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於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鄣九澤豐殖九藪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沈氣火無災燀皇天嘉之胙以天下（[illegible]）按此論最精川流水故宜疏之以導其滯澤止水故宜鍾之以豐百物此天地自然之性聖人治之亦行所無事而已左傳云玄冥之子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蓋自上古以來治水之法如是共鯀易之宜

其敗也
陂亦隄也而實不同川雨匯築隄制其旁溢陂則
環澤而隄之此其所以異也陂必有水門以時蓄
泄孜之傳記壽春芍陂楚相孫叔敖作有五門隋
趙軌修之更開三十六門穰縣鉗盧陂漢南陽太
守召信臣作有六石門號為六門陂山陰鏡湖會
稽太守馬臻作築塘周回三百里疏為二門其北
隄石閘二陰溝十九南隄陰溝十四蓋皆古法也
川水暴至則開高門受水使水得游蕩陂中以分
殺其怒川平則仍閉以蓄水遇旱即開下門以溉
田利民之事無大於此者故易曰説萬物者莫説
乎澤實讓言內黃界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太
守以賦民民起廬舍其中蓋自戰國開阡陌盡地
力即有廢澤以為田者其後翟方進壞汝南鴻隙
陂而郡人怨之謝靈運求會稽回踵岯崲二湖以
為田而太守不許陂之不可廢也如此近世逐利
而忘害古時潴水之地無尺寸不耕而昧其昔之
為陂澤矣就禹貢所載言之滎播塞為平地非人
之罪餘若大陸雷夏大野震澤菏澤皆失其舊大
抵由圍田所致而他澤從可知已夫子之論政也
曰無見小利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今發澤以為田
而百川淩溢人無寧居歲數不登皆謀國者見小

利之害也
陸文裕深河汾燕閒錄曰晉水淵行類閩越而悍
濁怒號特甚雖步可越處輒起濤頭作澎湃源至
高故也夏秋間為害不細以無堰堨之具耳某行
三晉諸山間嘗欲命緣水之地聚諸亂石倣閩越
間作灘自源而下審地高低以為疎密則皆水皆
利也有司既不暇及而晉人簡惰亦復不知所事
閩諺云水無一點不為利誠然亦由其先有豪傑
之士作興後來因而修舉遂成永世之業歟某謂
閩水之為利者盈科後進晉水之不為利者建瓴
而下耳朱文肅國楨湧幢小品曰辛丑某南歸經
磁州徧野皆有水溝深不盈二三寸闊可徑尺縱
橫曲折隨地各因其便輿馬可跨而過禾黍蔚然
異之問與夫水何自來遙指西山曰此泉源也又
問泉那得平流則先任知州劉徵國從泉下築隄
障之高丈許隄高泉與俱高因地引而下大約高
一尺可灌十里一州遂為樂土閻百詩嘗舉此二
條以示余曰此即文章家急脈緩受緩脈急受之
法也余曰然又因悟谿谷之水由山以注田由田
以注川無問南北高下皆宜緩而不宜急障其衆
源則田間無蹶盈之水深其溝洫則川中無暴漲
之流聚石作灘築隄為障亦即大禹陂澤之意非

獨下流捐地以爲川水游波之所也
昔賈讓欲穿漕渠於冀州地多張水門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此亦用水門也而其法則與後世減水河同非陂障九澤之意蓋擊渠減水施之於清川則可施之於濁流則分水既多水力緩弱不足以衝刷泥沙正道必致塡淤而淺於上游害滋甚矣因澤體之涔下以潴其水啓閉以時川水暴至得左右游波及其退也經流不分永無塡淤之患此聖人之智所以爲大也

四海會同

傳曰四海之内會同京師九州同風萬國共貫正義曰禮諸侯之見天子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此言四海會同乃謂官之與民皆得聚會京師非據諸侯之身朝天子也夷狄戎蠻謂之四海林氏曰洪水氾濫於天下四方道路皆遏絶而不通至于禹治九州之功畢每州之末皆載其達于河之道如江不通淮則曰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沱潛漢不通洛則曰逾于洛至于南河或航海或陸運而皆以達河爲至則北自碣石西自西傾南東盡海之地皆有通于帝都之道此四海之所以會同也張氏曰水患既去非特九州之民往來無阻而蠻夷戎狄皆復會同于京師矣渭按張說最善四海之人皆會同于京師則非特東方之島夷西方之崑崙析支渠搜而已

爾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郭璞曰九夷在東八狄在北七戎在西八蠻在南次四荒者渭按古書所稱四海皆以地言不以水言爾雅四海繫釋地不繫釋水禹貢九州之外即是四海不以海水之遠近爲限劉向說苑云八荒之内有四海四海之内有九州是也自宋人撥棄古訓直以海爲海水故蔡傳釋四海會同云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不知此意包括在九州攸同句中何用贅辭且禹貢諸水皆入東海唯黑水入南海其歸西海北海者又何水邪西海北海不見于詩書禮記祭義始云西海北海注家不詳其地左傳孟子所謂北海不離乎東海離騷曰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史記曰于寘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又曰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漢書蘇武郭吉使匈奴皆幽于北海之上又條支國臨西海後漢書云班超遣甘英輩親至其地西海之西又有大秦夷人與海商皆常往來唐書言突厥部北海之北有骨利幹國在海北岸又流鬼國去京師萬五千里濱於北海其槩鑿言之如此然西海距玉門陽關四

萬餘里由漢以來西域常通中國人得見其海而極北之地罕有使命流鬼去長安僅萬五千里而北海終不得見故朱子云自古無人窮至北海也據王制西河至東海不過二千餘里今以堯時甸服計之其距南海近者可四千里遠者亦無過七八千里而西海北海乃若此之遠聲教所訖何其相去之懸絕邪四海之義定當從爾雅然傳記所稱西海北海則實有其處非寓言也洪景盧云海一而已地勢北高東南下所謂東北南三海其實一也北至于青滄則曰北海南至于交廣則曰南海東漸吳越則曰東海無由有所謂西海者詩書禮經之稱四海蓋引類而言之審爾則禹貢之文但言海足矣何以又有所謂南海乎蓋南海附近交廣黑水入焉而西海北海遠在數萬里之外與中國之水無涉故不言耳雝沮會同以水言四海會同以人言說者當隨文立義不可牽合時見曰會殷見曰同自是周禮堯時未必有此名也會同只是望走之意不必引諸侯朝天子事四海會同舉遠以該近言夷狄戎蠻則華夏可知傳四海之內內字有病而疏曲爲之說云天子之於夷狄不與華夏同風故知四海謂四海之內即是九州之中順傳違經吾無取焉

六府孔修

傳曰水火金木土穀甚修治言政化和正義曰由政化和平民不失業各得殖其資產故六府修治也葉氏曰六府無廢材貢賦之法於是而立金氏曰府官府也六府水火金木土穀之府也水土既平故六者之利無不興而六者之官無不舉也渭按此以下總結諸州土田貢賦之事六府者財用之源也六府之政不修則賦無所出貢無由作矣曰六府孔修爲下文張本也

金吉甫以府爲官府其說蓋有所本左傳昭二十九年蔡墨對魏獻子曰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正官長也句古侯反）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句芒以下皆五行之神名配食者與同食下注取成名以爲名稻社木土神之名稷乃穀神之名配名下得稱以稷也）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直龍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自古其官）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犂（犂字依國語）黎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掌播殖）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今按五行之官及田正自少皞氏已有之則堯時亦有

此六官可知也禹為司空平水土殆兼此二官益掌火焚山澤作虞若草木亦當兼木火之官稷播百穀為田正但未知金正屬何人耳洪範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其序與此小異蓋禹受洛書後所更定下文云土爰稼穡則穀附於土而不復別為一府於是五官之名著而六府之號隱矣

庶土交正厎慎財賦

傳曰交俱也衆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壚致所慎者財貨貢賦言取之有節不過度正義曰水災已除天下衆土墳壤之屬俱得其正復本性故也民既豐足取之有藝致所慎者言什一而税不過度也葉氏曰庶土交正以九土相參而辨其等也呂氏曰九州之土彼此相視高下各得其正蔡氏曰土者財之自生謂之庶土則非特穀土也庶土有等當以肥瘠高下名物交相正焉以任土事也因庶土所出之財而致謹其財賦之入如周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任土事之類渭按此兼土田貢賦而言之厎慎者聖人兢業之心制其法使歸於中正行之萬世而無弊也

萬物皆麗乎土土為財賦之所自出故於六府之中特舉土以言庶土吳幼清云川澤墳衍原隰丘

陵山林也說本周禮大司徒即所謂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者也東陽陳氏云庶土交正則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土地無不辨非特墳壤壚之別而已此說非是夫墳壤壚即在此五地中豈厥土云云之外更有所為五地之土性乎吳說不妨互證陳氏推廣言之則謬矣

正義云諸州之土青黎是色塗泥是溼土性之異惟有壤墳壚耳故舉三者以言也今按揚荆之塗泥不可謂非土性梁之青黎安國以黎為黑馬融曰黎小疏也王肅從之蓋黎實土性青海濱廣斥斥鹵亦土性也土黏曰埴徐之赤埴獨非土性乎傳云壤墳壚特舉其多者言之不必謂三者之外更無土性也

孔疏以衆土俱復本性為交正葉少蘊始云以九土相參而辨其等此義較長故蔡傳宗之或疑經文田有等而土無等葉說恐非愚謂田不外乎土特自人耕治出穀名之曰田九等亦就壤墳壚別之即田之等可以知土之等也但此云庶土交正不專主穀土耳

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傳曰皆法壤田上中下大較三品成九州之賦明水害除正義曰土壤各有肥瘠故分為上中下計等級

甚多但舉其大較定爲三品法則地之善惡以爲貢賦之差雖細分三品以爲九等人功修少當時小異要民之常稅必準其土也蘇氏曰九州各則其壤之高下以制國用爲賦入之多少中邦諸夏也貢僅有及於四夷者而賦止及於諸夏也王氏曰土賦有及四夷田賦止於中邦而已金氏曰中邦中國也古者田之可井者則整齊經理謂之中國其田不可井者則隘塞之地疆以戎索故有九州內之夷狄渭按金說最善中邦謂甸侯綏三服逕言九州者非田爲庶土中之膏壤中邦乃井牧之地田賦所出生人之大命繫焉國家之積貯賴焉視土貢尤急故特於上二

句內抽出言之

古者以九州之內地制爲五服甸侯綏方三千里爲中國要荒方二千里爲四夷五服之外所有餘地亦屬九州九州之外夷狄戎蠻是爲四海自漢以來說經者不明此義唯金吉甫得之左傳定四年祝佗言成王封伯禽於少皞之墟封康叔於殷虛皆疆以周索（索法也）封唐叔於夏虛疆以戎索夏虛者太原也堯時爲侯服周宅鎬京則太原當爲要服其地近戎故疆以戎索蓋亦不井其田使與中國之賦法同也

禮記王制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鄭注云冀州域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豫州域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遙荊州域自東河至于東海千里而遙徐州域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亦冀州域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遙雍州域渭按此經意不在各州之界康成說似是而非篇首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此復縱橫言之自恒山而南河而江而衡山南北徑三千里自東海而東河而西河而流沙東西徑三千里因其徑以知其方故下文云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此即禹貢甸侯綏三服方三

千里之地無蠻夷雜處其中可以則壤成賦夏造殷因歷千餘年而不變至周而始損益之也（周爲王畿及侯甸男采服之地）金華應鏞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者此區域之大數而疆理之略者也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者此民田之大數而疆理之詳者也深得經旨諸儒所莫及四海之內即是九州九州之中爰有五服五服之地不盡九州孟子云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蓋即禹貢中邦成賦之區擬王制者錯會其意遂以爲州方千里九州方三千里而其外即是四海自此一誤諸儒不復知禹貢九州之內有中國蠻夷之別而以四夷爲版圖所不登正

朔所不加之地與四裔無分矣積習相仍今特爲
正之
禹貢長箋云按庶土四句蔡氏分土貢田賦土貢
曰愼即惟服食器用也由賦曰成即萬民惟正之
供也然庶土所包者廣據蔡云非特穀土則穀土
已在其中況經文賦字有二本無異同何得以財
賦之賦專指土貢言邪蓋底愼是千古理財之本
義兼貢賦朙積貯爲軍國之命什一尤中正之經
故又於庶土之中科取穀土言之則壤成賦取民
有制是所謂底愼也義正相足非上言貢而下言
賦之謂 姚承菴疑問亦同今說

禹貢錐指卷第十八

禹貢錐指卷第十九

德清胡渭學

錫土姓

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有德之人生此地以此地名賜之姓以顯之正義曰周語稱帝嘉禹德賜姓曰姒祚四岳賜姓曰姜左傳稱周賜陳胡公之姓爲嬀皆是因生賜姓之事臣蒙賜姓其人少矣此事是用賢大者故舉以爲言林氏曰錫土姓者於是始可以錫天下而成五服也如契封于商錫姓子氏稷封于邰錫姓姬氏亦必在此時黄氏曰舊有土者功高則加錫已有姓非大功大德不別賜金氏曰水土既平田制既定於是修封建之法各使守之錫土者

賞其功勞定其限制也錫姓者表其勲德輯其分族也封建之來固久經洪水之患則限制多不明有水土之功則庸勞所宜賞此所以修封建之制也當時堯舜在上封建雖非禹所專而實出禹所畫所謂弼成五服者此章以下是也渭按有土則必有氏而賜姓爲難錫土姓謂始封之君有德者也

錫土姓是一事或云舊有土而今始錫姓者蓋亦有之愚謂衆仲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此必是始封之君即使舊有土者時亦必改封大國王制云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即其事也

堯時錫土姓之事禹賜姓曰姒氏曰有夏四岳姓

曰姜氏曰有呂見周語契爲商姓子氏棄爲周姓
姬氏見史記五帝本紀其他則無明文秦本紀云
秦之先大費佐舜調馴鳥獸是爲柏翳
舜賜姓嬴氏而不言其所封夏本紀云禹
立而皐陶卒封其後於英六而不言賜姓帝
王世紀云皐陶生於曲阜曲阜偃地故帝賜姓曰
偃是伯益皐陶至舜禹即位而後錫土姓也然詩
商頌正義引中候握河紀云堯曰賜尙二三子斯
封稷契皐陶禮記正義引鄭駁異義云堯錫伯夷
姓曰姜禹姓曰姒契姓曰子稷姓曰姬由是言之
則舜賜益姓當在攝位時而英六之封在皐陶卒

後其身豈獨不得封意堯時亦必有以錫皐陶也
或曰禹言十二師五長各迪有功當徧錫之余曰
八愷八元九官十二牧及諸侯之賢能者固宜並
受其錫不盡於前所云云然太上立德其次立功
功不如德德爲世之所難堪此錫者恐亦不多諸
論功行賞事所恒有唯錫土姓爲非常之典故禹
特紀之

左傳隱八年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
土而命之氏注云立有德以爲諸侯因其所由生
以賜姓謂若舜由嬀汭故陳爲嬀姓報之以土而
命氏曰陳正義云諸侯之氏則因名是也周語曰

帝嘉禹德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胙四岳國賜姓曰
姜氏曰有呂亦與賜姓曰嬀命氏曰陳其事同也
天下之廣兆民之衆非君所賜皆有族者人君之
賜姓賜族爲此姓此族之始祖耳其不賜者各從
父之姓族非復人人賜也晉語稱黃帝之子二十
五人其得姓者十二人天子之子尚不得姓
況餘人哉固當從其父耳黃帝之子兄弟異姓周
之子孫皆姓姬者古今不同質文代革周尚文欲
令子孫相親故不使別姓其賜姓者唯外姓嬀滿
之徒耳渭按此疏最爲詳晰諸侯之氏即其國名
有土則有氏故經不言氏其所重在賜姓姓非有

德者不得賜天下有有土而不錫姓者矣未有錫
姓而無土者也

左傳正義又云姓者生也以此爲祖令之相生雖
下及百世而所姓不改族者屬也與其子孫共相
連屬則各自立氏禮記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
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是言子孫當共姓
也其上文云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戚親也單盡也）是言
子孫當別氏也謂之庶姓者以始祖爲正姓高祖
爲庶姓亦氏族之別名耳渭按此與賜姓命氏全
無交涉大傳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
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

下昏姻可以通乎（殷人五世以後可以通婚故記者以問之）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此答問之辭周道然者言異於殷也）鄭注云世所由生周之所建者長也姓正姓也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繫之弗別謂若今宗室屬籍也正義云正姓若周姓姬本於黃帝齊姓姜本於炎帝是也庶姓若魯之三桓鄭之七穆是也竊推鄭意正姓即大宗下文所謂別子之後百世不遷者也庶姓即小宗下文所謂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五世則遷即所[illegible]於下）凡爲諸侯大夫者皆然其天子賜姓諸侯賜族皆非常之典惟其功德初不論世數與大傳義不同

孔氏既以此釋大傳復移以證衆仲之言而張子韶遂據之以釋禹貢曰錫土者命之氏而逮及支庶錫姓者因其所生而以傳正適不容有兩人愚竊以爲不然諸侯之氏即其國名管蔡郕霍邗晉應韓之屬是也公子之後以王父字爲氏魯三桓鄭七穆之屬是也古者男子稱氏婦人稱姓生則以姓配氏（如子氏姜氏）死則以諡配姓（如成風以稱）男子但不稱姓耳身即爲支庶豈不得姓其先人之姓諸姬之於王室三桓七穆之於公室雖別氏而其姓則同正所謂繫之以姓而弗別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何言姓獨傳正適而不及支庶也哉

經傳言庶姓者三大傳其一也周禮司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鄭注云庶姓無親者也異姓昏姻也左傳隱十一年滕侯曰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杜注云庶姓非周之同姓此三者皆與錫土姓之義無涉庶姓別於上上謂高祖故鄭云高祖爲庶姓戚單于下下謂六世孫也孔以庶姓爲氏族之別名然則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賜族者以王父氏爲字并其先君數之亦止四世親屬未竭何以遽別氏乎可見別氏者皆由時君賜之以顯其先人之功德或賜或不賜非世數所得而限也（公子[illegible]）

（有竟不得賜者仍以國氏春秋所書內有無駭挾柔溺外則鄭祭曹摯邾庶其異數之類是也）晉語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謂所生長以成功也）成而異德故黃帝爲姬炎帝爲姜（同德者同姓異德者異姓）此因生賜姓之始也（鄭駁異義云黃帝姓姜大嶂[illegible]所賜黃帝姓如[illegible]所賜）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姬酉祁己滕葴任荀僖佶儇依是也韋昭曰得姓以德居官而賜之姓也謂十四人而二人爲姬二人爲己故十二姓也（青陽[illegible]）（[illegible]）蔡墨言五行之官皆列受氏姓封爲上公實少皞顓頊之後史伯言黎爲高辛氏火正其後八姓歷事夏商曰己董彭秃妘曹斟芈黎即祝融五官之一也然則高辛之世賜姓命氏之事

桀可知已堯時洪水初平大封以褒明德故禹貢
特書自是之後唯舜賜颺叔安裔子之姓曰董氏
曰豢龍著在左傳丹朱之後爲貍姓見於周語蓋
亦舜賜之夏商之事無聞焉周之賜姓獨一嬀滿
餘無可考而諸姬無一賜姓者蓋周道同姓雖百
世而昏姻不通苟賜之姓則不能禁其通昏矣叔
詹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子產曰內官不及同姓
其生不殖先王敬宗收族既欲防嫌亦期廣嗣故
不復賜也

三代以上姓氏判而爲二三代以下姓氏混而爲
一凡公族不得氏者與邦人稱之則以其國爲氏

亡國之餘亦然春秋時若鄭詹莒挐邾庶其鄭丹
宋朝陳恒蔡墨邾甲之類戰國時若宋牼宋句踐
曹交衞鞅蔡澤陳軫毛遂茅焦之類皆以國氏然
未嘗以氏爲姓其混而爲一自司馬遷始也遷采
世本以爲史記（漢藝文志春秋家有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鄭樵曰姓者所以繫百世使不相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故世本之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也）於五帝本紀則曰
禹姓姒氏契姓子氏棄姓姬氏於秦本紀則曰柏
翳姓嬴氏於始皇本紀則曰姓趙氏於高祖本紀
則曰姓劉氏而姓氏之別紊矣其於夏本紀又曰
禹爲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爲姓故有夏后氏有扈
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繒氏辛

氏冥氏斟氏戈氏於殷本紀則曰契爲子姓其後
分封以國爲姓有殷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
殷氏目夷氏凡此類皆夏殷子孫分封之國名猶
富辰所舉文昭武穆周公之胤一十六國也用國
爲姓昉於秦漢古時但謂之氏豈姓也哉至若成
王分唐叔以懷姓九宗（一姓族之分爲九宗）分魯公以殷
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illegible]氏終葵氏）是皆夏殷列國之公姓受氏以守宗祊者
猶魯之三桓鄭之七穆與有扈斟尋空桐目夷等
又不可同類而語矣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傳曰台我也常自以敬我德爲先則天下無距違我
行者王氏炎曰口台曰朕皆禹自言指台朕爲堯舜
非經意也金氏曰禹旣任天下之事則率屬倡牧儀
刑百辟者固其職此所以祗敬我德以爲率先而其
所行諸侯自無所違距也周公謂作周孚先是也渭
按自冀州以下皆善政養民之事自錫土姓以下皆
善敎化民之事成賦中邦所謂善政得民財也聲敎
訖于四海所謂善敎得民心也
全吉甫云台朕指禹也如春秋我魯也此義亦通
然以爲史辭終不若作禹自言爲妙古者上下得
通稱朕皋陶曰朕言惠可厎行伊尹曰朕哉自亳

周公曰朕復子明辟庶原曰朕皇考曰伯庸是也
至秦始以爲天子自稱之辭
此二句氣脈聯貫直至聲教訖于四海而止皆禹弼成五服外薄四海之事呂伯恭云史官恐後世見禹之胼胝遂以爲禹惟有力故以德表之此作書之要陳壽翁云禹貢一書雖紀平水土制貢賦之事而有躬行敎化之精微寓焉曰祗台德先不距朕行躬行心得以爲敎化之本者也後之山經地志與夫財用之書有是哉渭按此等議論自是洛閩家法愚竊以爲不然展禽曰禹能以德修鯀之功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當平水土時非

德何以致功然經意自有所主禹之不距朕行猶舜之無爲而治也恭己在紹堯得人之後祗德在任土作貢之後非謂前此不用祗德也但至此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更無所爲惟有祗德之可言耳謂禹貢之妙異於山經地志財用之書者全在此處予未敢信

五百里甸服（釋文甸田徧反）
傳曰規方千里之内謂之甸服爲天子服治田去王城四面五百里正義曰既言九州同風法壤成賦而四海之内路有遠近更敘弼成五服之事甸侯綏要荒五服之名堯之舊制洪水既平之後禹乃爲之節文使賦役有恒職掌分定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周語文王制亦云千里之内曰甸鄭玄云服治田出穀稅也言甸者主治田故服名甸也林氏曰王制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此服之内主爲天子治田而輸之於上故以甸服爲名蔡氏曰甸田服事也以皆田賦之事故謂之甸服渭按五千里之内皆供王事故通謂之服而甸服則主爲天子治田出穀者也
王氏云甸者井牧其地之謂王所自治也呂氏云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之一字見得井牧之法至此已成渭按詩小雅信彼南山維禹甸

之大雅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毛傳云甸治也鄭箋云禹治而丘甸之王呂之說本此然井牧徧于中邦而甸服則惟千里當以安國解爲正陳氏云禹之甸法達于天下而王畿獨以甸名蓋農事國之本也京師聲明文物之所萃四方百貨之所聚其民易以棄本逐末制名必曰甸服所以示務本之義制賦必以稼穡所以責務本之實此亦是推說却無礙

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釋文納如字本又作内音同銍珍栗反）
傳曰甸服内之百里近王城者禾稾曰總入之以飼國馬銍刈謂禾穗正義曰周禮掌客待諸侯之禮有

芻有禾此總是也劉熙釋名銍穫禾鐵說文銍穫禾短鎌詩云奄觀銍刈謂禾穗也禾穗用銍以刈故以銍表之蘇氏曰獨言甸服之賦者內詳王畿之法而諸侯可推薛氏曰畿內天子之居其所賴以養者在此千里之民而已故所賦所納備言於此餘則賦各歸其國故略之林氏曰九州皆言田賦此但及夫甸服者鄭氏云侯綏等所出賦稅各入本國則亦必有納總銍之差此但據天子立文耳義或然也觀經文於納銍之上特加一賦字則凡賦之出於田者皆可以觸類而通之矣故自侯服以下但言建國遠近之制而不及所輸之物其辭不費使讀之自以意曉又述作之體也蔡氏曰禾本全曰總刈禾曰銍半稾也全氏曰賦納總者其賦則禾連稾束之以納也禾以爲糧稾以茨屋以飼國馬以爲薪芻凡雜用也渭按諸侯以什一之法取民謂之賦出其所賦什之一市上物以上供天子則謂之貢天子所賦惟畿內故賦法獨於甸服言之而其餘亦可以類推也

禾稾曰總對禾穗而言本自明白正義申之曰總者總下銍秸禾穗與稾總皆送之反覺支離蔡氏云禾本全曰總視孔傳更優

三百里納秸服釋文秸本或作稭工八反

傳曰秸稾也正義曰郊特牲云莞簟之安而稾秸之設秸亦稾也雙言之耳去穗送稾易於送穗故爲遠者輕也顏氏曰言服者謂有役則服之耳王氏曰納秸而服輸將之事也以正在五百里之中便於畿內移用故其稅薄於粟米而又使之服輸將之事則其力之所出足以補其財之所入財之所入足以優其力之所出矣金氏曰服役獨在三百里者蓋酌五百里之中爲轉輸粟米之賦也史記謂古之善賈者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以其遠而重也然則聖人賦民必不使之四百里而負粟五百里而負米矣故制爲田賦自百里而止于二百里焉乃若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不復言納蓋不遠納於帝都亦行百里或二百里而使三百里之民轉而輸之於都耳夫三百里之民受遠郊之米粟而爲之轉輸力若勞而賦則省又以見古者賦役不兩重此帝王之良法而後世之所可行者也渭按總者禾之全體銍去其本秸又去其穗此三者之別

傳以稾訓秸馬融亦云去其穎爲秸則納秸之不兼粟也明矣孔疏以爲納粟之外斟酌納稾非也服者傳云服稾役疏云於三百里言服舉中以明上下皆是服王事也以服字通綰上下於文義不協王氏財力補除之說甚善然又似兼服內外四百里之稾役則財雖省而力太勞恐亦無是理至

金氏以爲代外二百里轉輸粟米於都而其義始
盡粟米不言納舊說皆云從上省文金氏以爲不
自納於都三百里之民代爲之轉輸故不言納證
據尤確眞可謂毫髮無餘恨事固有漸推而愈明
者此類是也
蔡傳云半稾去皮曰秸古無此訓蓋其說亦以秸
并穗納之當少輕于銍故云然今旣從孔氏即可
不用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傳曰所納精者少麤者多正義曰直納粟米爲少禾
稾俱送爲多其於稅也皆當什一但所納有精麤遠

輕而近重耳曾氏曰春秋傳云甸粟而納之王宮米
而藏之御廩而九數有粟米之法爲粟二十斗爲米
十斗粟米之辨也周官倉人掌粟入之藏舂人掌供
米物於此可見呂氏曰粟穀也有殼曰粟無曰米謂
按總銍之實亦粟也賦粟多而米少蓋古者國有九
年之蓄粟宜於藏米不可久也
詩小雅曰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
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箋云稼禾也謂有稾
者也上古之稅近者納總遠者納粟米庾露積穀
也正義云庾是平地委粟箱以載稼倉以納庾周
頌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傳云廩

所以藏齍盛之穗正義云禹貢百里賦納總即禾
稼也二百里銍即穗禾稼當積而貯之不在倉廩
其穗當在廩藏之故言藏齍盛之穗則自穗以往
粟米皆在倉庾矣小按雅頌爲天子之詩其所收
者皆畿內之稅故注疏並引禹貢以爲證可見甸
服之賦法四代共之也
穀者粟米之通稱粟米對舉則有殼曰粟無殼曰
米單言粟則粟亦是米春秋定公五年歸粟于蔡
左傳僖公十三年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昭公二
十五年晉令諸侯輸王粟于成周戰國策張儀言
舫船載粟自汶山浮江以至郢史記主父偃言秦

輓粟起負海之郡以輸北河計其道里並阻且長
有殼者難於轉漕其所謂粟當即是米也
漕運之法自古有之或以餽軍或以恤鄰要未有
千里之內不足以供天子而仰給於遠方之粟者
左傳昭二十五年會于黃父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以[illegible]此[illegible]端也　自漢都長安始漕轉關
東粟以給中都官而勞費由茲起矣然其初歲不
過數十萬石而孝武乃增至六百萬石唐高祖太
宗時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高宗後稍多開元初
滿二百五十萬石視漢則爲少矣宋都汴梁天聖
中歲漕江淮之米六百萬石用船六千隻其數與
漢相符東漢魏晉相繼都洛陽亦資江淮之漕而

史文甚略歲漕之數不可得聞大抵開國之時農政肇修而用物有節故漕事簡後乃陵夷而勞費滋甚也說者謂關中沃野千里鄭白之渠密邇都邑南陽汝南有鉗盧玉池鮪陽鴻隙諸陂水田灌溉之利去汴洛裁五百餘里足以給京師之食唯燕薊水田絕少勢不得不取給於江淮似也然畿內方千里之地豈無可與之水田即如豐潤玉田等縣所出秔米可供玉食而天津濱海數百里元虞集謂可用兩浙之法築隄捍水以為田明人試之而輒效惜未竟其業今倣而行之則斥鹵胥化為稻田漕運可減東南之民力可蘇也禹貢長箋云宋時自薊州東至

海多積水契丹人不敢由此入寇五宋太宗劃以內地為塘故特據灘以限戎馬明以後畿內稍廢元泰定中虞集言京東瀕河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為沃壤宜用浙人法築堤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眾分授以地能以萬人耕者授萬人田為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後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以次漸征之五年有蓄積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不廢得世襲如軍官一年則東南民食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民力而游民亦有所歸近水地兩自西山南自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及遼海民賴其利南人耕種歲入必多不煩海運先朝徐貞明言京都輔郡皆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深而土澤控海則潮而懷來諸州邑泉從地湧一決即通皆可田其言十四利其患今北方地平廣有水泉可與處皆堪種稻人掌稼下地在為此也凡在何謂古農夫根本事務皆北齊時蔣開幽州督亢舊陂歲收稻粟數十萬石減行各人任土因水陸之宜建阡陌溝渠潛溉數年之後地無遺利豈非西北之人今仰食於東南九州以水為大數碍而以西自天津以至山海角泥鹵所謂荒蕪皆可漑所謂之地正數百里元泰定中虞集嘗建議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為田以為…惜元人不能行明萬曆中徐貞明撫臣應蛟募海濱屯田有效請言天津葛沽一帶地從來斥鹵不耕種臣謂以閩浙治地之法行之未必不可為稻田今春買牛製器開渠築堤…塘二處耕種五千餘畝內水稻畝收四五石種黍豆者得水灌溉亦畝收一二石惟旱稻以鹹立槁始信閩浙之法可行於北海而斥鹵可變為膏腴也又天啓中屯田都御史董應舉云臣近到天津疏何家圈白塘口雙港辛莊羊馬頭大人莊鹹水沽葛沽見其…開河舊蹟俱存可作水田但多荒廢不久開之甚易一畝費工止須八錢可得米一石一二年者畝用農工一兩其積書請而為力不多又須沿審數尺明年萬石之利又在於是光十泰今視之以北人不知水田之利臣如元人初為之東南漕糧不可一日廢而歲又不可不預謀後乃細食為大興水利天津濱海沿花之處如南塘之…元明之際曰夫石天下豈不可以人力為有天時地力皆可行以變也往二十年若人之視畿輔猶北宋也今畝積若此夫樂皆…此一十五年自宣任司農之百世…俞汝…貴員明語水學司農之…水利而已無及矣

之法始於唐裴耀卿而成於劉晏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內外均勞遠近有節猶得禹貢三百里代輸粟米之遺意宋初因之至崇寧三年曾孝廣始立直達之法近世乃承其弊江淮之粟有遠涉至三四千里者阻淺避漲往還經歲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改絃而更張之此其時矣

五百里侯服

蘇氏曰此五百里始有諸侯故曰侯服林氏曰建侯服以封親賢欲各守其民人社稷以為天子之藩衛也蔡氏曰侯服者侯國之服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渭按五等邦君皆謂之侯易曰利建侯詩曰謹爾侯度是也

傳云侯候也斥候而服事正義云侯聲近候故為候也襄十八年左傳稱晉人伐齊使司馬斥山澤之險斥謂檢行之也斥候謂檢行險阻伺候盜賊此五百里主為斥候而服事天子故名侯服因見諸言服者皆是服事也渭按經意惟以千里之內皆天子所自治至此始分其地以建國故謂之侯

服爾雅釋詁云后辟公侯君也侯與后辟公同義
是爲古訓斥候乃賤臣之役君人者之號豈獨取
義於此漢儒附會不可從下傳云男任也任王者
事正義云男聲近任故訓爲任較斥候義少通然
經意亦不過謂此百里之中皆男爵小國不必更
求其字義凡此類今皆不取

百里采

傳曰侯服内之百里王氏曰於此有采地也蘇氏曰
卿大夫之采地張氏曰周官六鄉之外爲六遂六遂
之外有家邑爲大夫之采地小都爲卿之采地大都
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與此王畿五百里之外

始有采地同意渭按禮運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
夫有采以處其子孫謂列國大夫之食邑而此則天
子大夫之食邑也
采之義傳云供王事而已不主一正義云采訓爲
事事謂役也有役則供不主於一故但言采春秋
左傳正義云人君賜臣以邑采取賦稅謂之采地
漢書刑法志注師古曰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
爾雅曰采寮官也說者不曉采地之義因謂菜地
云以種菜非也三說不同謂因官食地者近是
王制曰千里之内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采即
百里采流即二百里流也（毛晃之說亦非）舉首尾以該中間

此一句實包侯綏要荒即禹貢之制殷人因之至
周始於王畿千里之外析四服爲八服各五百里
而益之以藩服是爲九服又移采地於畿内耳王
制又曰天子百里之内以共官千里之内以爲御
鄭注云謂此地之田稅所給也官謂其文書財用
也御謂衣食據此則甸服之穀皆天子所斂以自
給而采地不與焉與禹貢正相合孔疏以是爲殷
法非也
夏元肅云考之周官六鄉之外爲六遂六遂之外
有家邑稍邑則大夫之采地在畿内也又有小都
縣地大都畺地則公卿王子弟之采地亦在畿内

也然則侯服之采其周官所謂邦國閒田乎蓋侯
服百里最近王畿故不以封而爲閒田天子之子
弟食采在邦國之畺地世遠族蕃則其采地有及
於侯服故空其地所以待之謂之百里采者如此
吳幼清云此說非也虞周之制各不同耳
傳同叔云周制采地在畿内此在畿外何也唐虞
之際民淳事簡封建少而土地寬故采地在畿外
至周則封建密而分畫詳矣采地不得不移之内
也雖然周之采地稍縣鄙凡二百里此特一百里
又何也周建官多唐虞之官少而況彼三百里非
皆采地亦有公邑此百里則皆采地耳渭按虞夏

書稱萬邦左傳云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
國而王制云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漢地理志
亦云周千八百國其封建豈反多於古聖人因時
立制移采地於畿內當日自有其故今不可臆爲
說也王畿之外三百里不盡爲采地此說良是左
傳昭十三年平丘之會子產爭承曰列尊貢重周
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蓋周三等采地分天
子之所食故其貢特重虞夏之采地在畿外甸服
五百里皆天子所自賦其采地之貢當與諸侯等
此則可以理推者也
或問侯君也名曰侯服而采地與焉然則采可謂

之國而公卿大夫之食采者亦可謂之君乎曰可
春秋所書祭伯凡伯渠伯毛伯之屬公羊傳皆云
天子之大夫而穀梁傳云祭伯寰內諸侯寰與縣同音縣范
甯注曰天子畿內大夫有采地謂之寰內諸侯是
天子之大夫亦君其采地亦國故書稱君奭君陳
君牙而王制云天子縣內凡九十三國又云天子
之縣內諸侯句祿也外諸侯世也祿即采地之所
入矣或曰此周制也虞夏將無異乎曰象云謨蓋
都君都君者舜也都即其采地周官載師大小都大都是也時舜方臣於堯而
象謂之君則王官食采者與諸侯等自古有然不
始於後世矣

天子之大夫雖有縣內諸侯之稱而實無五等之
號孟子曰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
士受地視子男王制曰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
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夫視猶比也謂
其祿秩與之等而已未嘗被以公侯伯子男之爵
也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亦秩祀之文耳豈遂
可稱嶽曰公稱瀆曰侯乎春秋所書王臣來接於
我者如南季榮叔之類先儒以叔季爲字無異說
矣雖公伯子與五等之號相混祭公州公周公亦
皆以爲天子之三公獨伯子之說互異其曰伯者
公羊以爲天子之大夫穀梁以爲寰內之諸侯是

亦以伯與叔季均爲五十之字也至杜預注左傳
於祭伯曰祭國伯爵於凡伯曰凡國伯爵於單伯
曰單采地伯爵而伯於是乎始爲爵矣楚語[illegible]氏世[illegible]天卿其自周
程伯休父[illegible]也伯休父[illegible]六字也其曰子
者公羊穀梁並無說唯范甯於蘇子尹子注云周
卿士而單子劉子無注省文從可知也杜於蘇子
云周卿士於單子云王官伯於尹子云王卿士是
亦與公穀無異而又於尹子王卿士之下云子爵
成十七年單子注云單伯稱子蓋降稱則復以子
爲爵矣殷有觀子賞子鄭康成注王制云殷爵三等公侯伯也[illegible]謂之子此杜說所自出學者多宗杜
氏遂謂周畿內有伯子二等陳陳相因牢不可破

至宋趙鵬飛著春秋經筌據黎錞之說以伯與叔季皆爲字人以其晩出而疑之余考穀梁范注於凡伯云凡氏伯字上大夫也於渠伯糾云渠氏也天子下大夫老故稱字於單伯云伯字於毛伯云毛采邑伯字也是皆不以伯爲爵范去杜未遠而固已不盡從其說矣奚待黎錞乎王臣稱子自文十年蘇子始其不字而曰子者蓋文宣以後列國尊王卿士之稱公羊所謂三世異辭者也春秋之法內大夫皆氏名未賜族則不氏外大夫亦皆氏名未賜族則以其國氏而獨於閔公元年書季子來歸二年書齊高子來盟蓋子者男子之美稱也

因國人所與而賢之貴之故曰子蘇尹單劉之稱子亦猶是也以單伯降而稱子豈季友高傒嘗升爲子爵列於諸侯乎且王臣之稱字稱子非自春秋始也書序武王時芮伯作旅巢命成王時榮伯作賄肅愼之命詩小雅出車云王命南仲六月云張仲孝友采芑云方叔涖止十月之交云家伯冢宰皆以字配氏又云聚子內史鄭笺曰內史中大夫也孔疏曰聚子以子配氏若曾子閔子然是亦男子之美稱而非五等之子也西周時已有此稱又何疑於春秋學者知王臣之伯子非爵則知天子之公卿大夫元士祿視外諸侯而無五等之號

虞夏商周未之或改也

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王氏曰於此但建男邦者欲王畿不爲大國所逼而小邦易獲京師之助也蘇氏曰男邦小國也諸侯大國次國也小國在內依天子而大國在外以禦侮也林氏曰輸賦稅則遠者輕而近者重建侯邦則遠者大而近者小遠近大小輕重莫不有法於其間而疆理天下之制盡於此矣朱子曰三百里謂自三至五爲百里者三隨文生例不可拘也李氏曰建諸侯非特此三百里以其對男邦言之則自此以外皆諸侯也呂氏曰男采在內旣足以護王畿又去王畿近强

捍諸侯不足以陵之此聖人制內外之輕重不差毫末所謂天下之勢猶持衡也渭按男始言邦則王官唯得以本爵自君其采邑而不敢稱邦可知已

王制曰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此周制也而鄭注以此爲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今案虞夏邦君之爵不知有幾等據舜典輯五瑞修五玉是亦爲五等矣陸機曰五等之制始於黃唐此言是也周室班祿孟子有明文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并附庸爲四等然附庸不達於天子則亦三等而已殷制無可考鄭據公羊春秋家謂殷合伯子男而爲一

說者以爲公一等侯二等伯子男三等理或然也
至謂殷爵唯有公侯伯而無子男周武王復增之
則妄矣虞夏分土之制亦無可考據此經二百里
男邦三百里諸侯則似公侯爲大國伯子爲次國
男爲小國與殷周小異也列爵惟五分土惟三蓋
盛德之所同但其間少有變通耳伊訓言男所稱男邦即男服在侯甸之外

五百里綏服

傳曰綏安也侯服外之五百里張氏曰此亦諸侯耳
以其稍遠故變名爲綏欲其知此五百里內所以建
諸侯者爲安王室也林氏曰王畿之外旣封建諸侯
之國使之小大相維强弱相比以爲王室之輔矣而

其外五百里則接於要荒故於此設爲綏服以爲內
外之辞所立之制凡欲撫安邊境衛中國而已故其
名曰綏服謂按諸侯所以安王室者即下文二事是
也

綏服傳云安服王者之政教正義云要服去京師
已遠王者以文教要束使服此綏服路近言安服
王者政教以示不待要束而自服也渭按此說亦
通但要是要束之荒是簡略皆以政教言獨綏爲
自安於義不協張林之說較長故取之

三百里揆文敎二百里奮武衛釋文揆葵癸反奮方問反

傳曰揆度文敎而行之三百里皆同文敎外之二百
里奮武衛天子所以安王義曰奮武衛者在國習學
兵戎有事則征討夷狄王氏曰二百里奮武衛者以
近蠻夷故也張氏曰綏服不必盡行朝廷文德第付
之賢者使揆度其所可行而敎之薛氏曰揆文敎者
京師旣遠量事爲之法制令之邊徼右軍旅而略文
敎與此同意陳氏曰文敎以文德敎化若揚雄所謂
五政所加七賦所養揆度文敎以經理之也武以衛
言保護邦國而已非窮兵服遠也金氏曰內三百里
揆文敎所以接華夏之敎以撫要荒外二百里奮武
衛所以禦要荒之變以安華夏然自三百里以內凡
有民者文敎可知自二百里以外凡有國者武衛可

知渭按聖人之道文武並用無間於內外而至此則
揆之以爲敎而無緐難之事奮之以爲衛而有震讋
之威此其所以異於甸侯也

三百里揆文敎謂揆之從此始耳非謂三百里之
外更不用文敎也泰伯開吳端委以治周禮箕子
居朝鮮敎民以禮義爲八條之禁文翁守蜀修起
學官弟子學於京師者比齊魯任延守武威造立
校官自掾史子孫皆令詣學受業郡遂有儒雅之
士桂陽俗不識學義許荊爲太守設喪紀婚姻制
度使知禮禁房州俗好淫祀[illegible]不修學校韋景駿
爲刺史始開貢舉悉除[illegible]州人未知學常袞爲

觀察使設鄉校親加講導由是歲貢士與內州等此皆要荒之俗素不知禮義而治之者未嘗不以文教但當舉其大綱略其節目使之易知易從回心嚮道而日遠於禽獸不必盡如中邦之制度耳易象傳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蓋古者寓兵於農因農事以定軍令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為伍兩卒旅師軍均是人也其四時講武主於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而步伐擊刺之事寓為備豫而形隱如水之藏於地中故曰容曰畜傳曰武不可觀又曰先王耀德不觀兵而此經獨謂之奮則幾於觀武而觀兵

矣其所以興者何也蓋綏服之外二百里與蠻夷接壤蠢動之變不可以不慮大抵蠻容常多而國容常少使蠻夷望之如烈火之不可犯而後界限分明跬步不敢踰越此聖人所以杜猾夏之漸居安思危有備無患者也周禮中車氏[illegible]事路以即戎封四衛 公四方諸侯守衛書左傳有[illegible]戎[illegible]天 子[illegible]在四郊天子[illegible] 諸侯之[illegible]此[illegible]者也

雅者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方周之盛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是即禹貢揆文奮武之事伯禽宅曲阜淮夷徐戎並興東郊不開而魯興三郊三遂之衆以征之此東方之武衛也密須之鼓闕鞏之甲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韓奕之卒章

曰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王肅曰[illegible]周宣王時有韓侯其國近燕故 詩云溥彼韓城燕師所完水經注聖水逕方城縣 故城北詩所謂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肅[illegible] 聞曰燕師[illegible]以為[illegible]安之師詩[illegible]受北國[illegible]為長[illegible]按[illegible]書地形 志[illegible]陽郡方城縣有韓侯城[illegible] 天[illegible]府[illegible]韓城[illegible]也衛武公作懿戒以自儆曰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此北方之武衛也崧高之詩曰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又曰王命申伯式是南邦此南方之武衛也其西方則周自當之蓋鎬京西迫昆夷北鄰玁狁故天子命將出師往戍其境歌采薇以遣之出車勞還杕杜勤歸歲以為常謹之至矣及其衰也王政不修舊坊寖壞厲王時西戎滅犬丘大駱之

族宣王即位命秦仲誅之為西戎所殺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命將薄伐及太原而止卒有驪山之禍周室東遷小雅盡廢四夷交侵而中國微陸渾揚拒泉皋諸戎且偪處伊雒之間矣其東則徐之駒王西討濟於河隱桓之世會于潛盟于唐魯與戎通好矣淮夷病杞杞遷于緣陵申之會淮夷且列於諸侯矣其北則狄伐周伐鄭伐邢滅衛而晉居深山王靈不及拜戎不暇矣其南則申甫為楚所侵周人遠戍之卒滅於楚資其賦以禦北方而觀兵直至于周疆矣原其始皆諸侯鄰四夷者武備廢弛之所致也以是知禹貢

爲萬古不易之書循之則治違之則亂經斯世者
所宜亟講也

五百里要服 釋文要遙反

傳曰綏服外之五百里要束以文教正義曰要者約束之義上言揆文教知要者要束以文教也王氏曰於此不可用中國之政爲之要約而已金氏曰要約也其地遠於畿甸雜於夷狄雖州牧侯伯爲之綱領控制而其文法則略於中國矣渭按奮武衛者所以防其猾夏也苟欲其嚮風而慕義則亦唯揆文教以約束之耳

蘇傳云總其大要法不詳也則要似讀去聲爲切要之義與孔訓陸音並異恐非

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王氏曰三百里夷者於此皆夷也夷易也無中國禮法易而已蠻慢也甚於夷矣蔡放也放罪人於此蘇氏曰放有罪曰蔡春秋傳曰殺管叔蔡蔡叔林氏曰案左氏定四年蔡蔡叔注云蔡放也陸德明音素達反二百里蔡亦是放罪人於此當從左氏讀張氏曰夷有簡易之意渭按舜生於諸馮而孟子以爲東夷之人文王生於岐周而孟子以爲西夷之人即此夷也蔡說文本作𥻦篆字𥻦與蔡相似隸遂訛爲蔡

三百里夷傳云守平常之教事王者而已正義云

夷訓平也今按訓平甚無謂釋文引馬融云夷易也後人皆宗其說春秋於介葛盧之朝魯直書曰來公羊傳曰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范注云不能升降揖讓蓋遠方之民未染華風其喜怒哀樂亦猶夫人耳但不能節之以禮子游之所云直情而徑行者也易之謂也

傳云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正義云蔡之爲法無正訓也教簡於夷故訓蔡爲法法則三百里去京師彌遠差復簡易言其不能平常也今按蔡訓法他書所未有不可從左氏蔡蔡叔凡再見昭元年傳太叔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杜注云蔡放也釋文云上蔡字音素葛反說文作𥻦音同字從殺下米云悉𥻦散之也會杜義下蔡叔如字正義云說文𥻦散之也從米殺聲然則𥻦爲放散之義故訓爲放也隸書改作已失本體𥻦字不復可識寫者全類蔡字至有重爲一蔡字加點以讀之者尚書蔡仲之命云周公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孔安國云囚謂制其出入郭鄰中國之外地名是放蔡叔之事地不知在何方也定四年祝佗曰管蔡啓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杜注云蔡放也與蔡叔車徒而放之釋文云蔡蔡叔上素達反

下如字蔡之爲㧞無可疑者頴達不取以釋此經欲順傳爲義耳舜典竄三苗孟子作殺三苗按三苗未言伏大辟不得謂之殺疑古本元作𣪠殺乃世與竄通近傳寫者淺陋爲從

五百里荒服

傳曰要服外之五百里言荒又簡略正義曰王肅云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金氏曰四遠蠻夷之地田野不井人民不多故謂之荒所以經略之者又簡於要服矣 渭按司馬相如曰王者之於夷狄其義羈縻弗絶而已班固曰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絶使曲在彼何休說公羊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者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此皆謂蠻夷在九州之外言語不通嗜欲不同者也故王者以不治治之荒服在九州之內去帝都截二千里雖云簡略亦有政教王氏以荒爲不治非也

林少穎云漢班超爲西域都護甚得夷狄心超被召還任尚代之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禹名境外之服謂之要荒正超所謂蕩佚簡易之意也 渭按西域絶遠非正朔所加與禹貢之要荒不同漢書地理志云自武威以西習俗頗殊地廣民稀水草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爲天下饒保邊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馬爲務酒禮之會上下通焉吏民相親是以其俗風雨時節穀糴常賤少盜賊有和氣之應賢於內郡此政寬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涼州正禹貢要荒之地治之以寬厚爲主即蕩佚簡易之意舉此相驗當更切也

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正義曰王肅云蠻慢也禮儀簡慢與孔異劉氏敞曰夷性近於人蠻性遠於人故近者稱夷遠者稱蠻也流如流共工之流林氏曰要服之三百里夷其外二百里是亦夷也而謂之蔡荒服之三百里蠻其外二百里是亦蠻也而謂之流蓋其外之二百里其地爲最遠中國之人有積惡罪大而先王不忍殺之者則投之於最遠之地故於要荒二服取其最遠者言之以見流放罪人於此者其爲蠻夷之地則蒙上之文可見也五服之名與其每服之內遠近詳略皆當時疆理天下之實迹也故於侯服則言其建國大小之制至於要荒則言其蠻夷遠近之辨與夫流放輕重之差皆所以紀其實也 渭按五服之文率以前包後甸服舉天子以見諸侯非謂其外無田賦也侯服謂有諸侯自此始非謂其外無諸侯也綏服三百里揆

文敎二百里奮武衛謂揆之奮之自此始非謂其外無文敎武衛也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謂要荒之邊鄙爲流放罪人之地非謂此二百里者非蠻夷也學者求其意勿泥其辭則善矣

三百里蠻傳云以文敎蠻來之不制以法正義云鄭曰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耳故云蠻蠻之言緡也其意言緡是繩蠻者以繩束物之名也渭按訓蠻爲緡即羈縻之謂今既以夷爲易則蠻自當從王肅說

四裔分而言之曰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約之爲兩

則言蠻夷可以該戎狄言戎狄可以該蠻夷或又單言蠻單言夷則亦爲四裔之通稱如追貊北方之國也而韓奕之卒章曰因時百蠻衛在冀州之域而武公作詩曰用遏蠻方王褒四子講德論曰匈奴者百蠻之最強者也蠻不獨爲南裔可知已

二百里流傳云流移也言政敎隨其俗正義云流如水流故云移也其俗流移無常故隨其去來不復蠻來之也渭按隨水草畜牧而轉移唯北方塞外諸國則有然者餘未聞也以流爲隨其去來大非今既以蔡爲放則流自當從劉敞說大學曰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之謂也

舜典曰流宥五刑又曰五流有宅左傳季文子曰舜臣堯流四凶族是四罪之刑皆流也安國云幽洲北裔崇山南裔三危西裔羽山東裔在海中馬融亦云與季文子所謂投諸四裔以禦魑魅者正相脗合即此之二百里流是也括地志曰故龔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故老傳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illegible]三危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二十里羽山在沂州臨沂縣界崇山無說孔疏云不知其處蓋在衡嶺之南通典云澧陽縣有崇山即舜放驩兜之所[illegible]胡炳文四書通云崇山在澧州慈利縣岳州府志云在慈利

縣南三百里大庸所城東[illegible]羽山寰宇記云在登州蓬萊縣東十五里即殛鯀處吏符安國在海中之說以道里計之此二山者與幽州三危皆在荒服之中則四罪之刑皆爲流可知也而經文復有流放竄殛之別殊不可曉安國云殛竄放流皆誅也異其文述作之體此說近是孔疏乃以爲四罪輕重之等非也

古之所謂中國者禹貢甸侯綏方三千里之地也所謂四夷者要荒方二千里之地也所謂四海者九州之外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王者之所不治是也就尚書言之青之嵎夷萊夷徐之淮夷梁之和

夷非在九州之域者乎舜咨十有二牧曰食哉維時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其命皋陶也曰蠻夷猾夏汝作士他日禹言於帝曰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皋陶方祇厥敘方施象刑惟明夫旣謂之蠻夷而皋陶十二牧得以政刑治之其不在九州之外也審矣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傳云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正義云三等之居量其罪狀爲遠近之差也四裔最遠在四海之表故大罪四裔謂本犯死罪也周禮調人職云父之讎辟之海外即與四裔爲一也次九州之外即王制云入學不率教者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注云偪寄於夷狄也次千里之外者即調人職云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也周禮與王制旣有三處之別故約以爲言鄭玄云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于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鎭蕃也然罪有輕重不同豈五百里之校乎不可從也渭按大罪四裔即荒服所謂二百里流李文子曰投諸四裔以禦螭魅者也其次蓋要服所謂二百里蔡而傳云九州之外非是又其次則當在綏服奮武衛之地而傳云千里之外殊不分明微窺其意蓋以四裔在海外王者不治之地而九州之外指要荒而言千里之外

指綏服而言也綏侯之邊界當服千里內寄夷處愚竊謂三居不可以里計劉原父云輕罪則蔡於要服重罪則流於荒服所謂投之四裔屏之遠方者也此則五宅三居之二矣其一蓋在綏服也此說較孔鄭爲優其遠近之差則當視罪人所居之地以爲限斷如三苗在南則竄之西裔足以蔽其辜東北亦可似共驩已居故不復用若南裔則太寬矣然舜受終之初水土未平五服疆理未定惟可以四罪見其梗槩亦未必纖屑皆同也

周禮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鎭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服大司馬謂之九畿而王畿曰國畿蓋周析夏殷之五服以爲九服之制如此五服甸與侯綏要荒並列而荒服之外尚爲九州九服則王畿不在其列而蕃服在禹荒服之外此其所以異也康誥曰侯甸男邦采衛酒誥曰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召誥曰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先儒謂即周之九服三書皆作於營洛之前然則周公未制禮時已更定五服爲九服矣周官

曰六服羣辟罔不承德又曰六年五服一朝正義
云周禮九服此惟言六者夷鎮蕃在九州之外王
者於夷狄羈縻而已不可同華夏六年五服一朝
周禮無此法孔以五服爲侯甸男采衛蓋以要服
遠不能常及期故不數今按周官晚出識者每以
爲疑六服蓋依大行人除蕃國言之五服則又依
康誥侯甸男邦采衛除要服言之耳據大行人要
服六歲壹見無不及期之事康誥不數要服時偶
不在列謂朝止五服者妄也康誥有衛而無要字謂不數男采衛並于以意不從取期耶
周禮大行人職曰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甸服二
歲壹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采服

四歲壹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要
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
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周語祭公謀父曰先王之
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
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
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令按祭公周人
所言五服與禹貢小異故韋昭據周禮釋之以甸
服當王畿以侯服當侯服以賓服當甸男采衛四
服以要服當蠻服以荒服當夷鎮蕃三服然則五
服之地唯甸侯要皆方五百里與禹貢同而賓服
則方二千里荒服方千五百里視禹之綏服荒服

大小懸絕矣愚嘗謂春秋傳雜採衆記而成而外
傳尤爲踳駁左氏間有不可信者如昭十三年叔
向言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間朝再朝而會再會
而盟先儒謂其制與周禮不同不知爲何代之法
此祭公語亦然古今制度不同說禹貢者但當依
經立義不可強爲附會
正義云凡五服之別各五百里是王城四面面別
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方五千里也賈逵馬融
以爲甸服之外百里至五百里米特有此數去王
城千里其侯綏要荒服各五百里是面二千里相
距爲方六千里鄭玄以爲五服之別五百里是堯

之舊制及禹弼之每服之間更增五百里面別至
于五千里相距爲方萬里甸服則以五百里爲堯之舊制百里以下尸其門孫成館城以司
馬遷與孔意同王肅亦以爲然故肅注此云賈馬
既失其實鄭玄必不然矣禹之功在乎治山川不
在拓境廣土土地之廣三倍於堯而書傳無稱焉
則鄭玄創造難可據信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
其餘均分之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寰宇而使甸服
之外諸侯入禾稾非其義也史遷之旨蓋得之矣
是同於孔也若然周禮王畿之外別有九服服別
五百里是爲方萬里復以何故三倍於堯又地理
志言漢之土境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

三百六十八里驗其所言山川不出禹貢之域山川載地古今必同而得里數異者堯與周漢其地一也尚書所言據其虛空鳥路方直而計之漢書所言乃謂著（丁略反）地人跡屈曲而量之所以數不同也此說亦本王肅金吉甫從而演之曰漢東西視禹貢幾一倍南北視禹貢幾二倍然攷其所載山川又不盡禹迹之外何也古者聖人制數周密其制方田之數以御田疇廣狹制句（音鉤）股之數以御遠近高深方田之制行則自井畝徑遂之直積而為道路川澮截然直方無有迂曲故中邦之地雖廣而里數則徑自秦漢開阡（音千）陌於是道里始迂此

古今里數多少之不同一也周髀經曰數之法始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故折矩以為句句廣三股修四徑隅五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矩之所由生也是則句股算法自禹制之蓋積矩以為方田而句股以度高下淺深遠近此禹之所以疆理天下而弼成五服者也句股之數密則於山川迂廻之處與道里曲折之間以句股之多計弦之直而得遠近之實大率句三股四弦直五以正五斜七取之自秦漢以來務多務廣因盡外薄之遠其計道里又但以人跡為數不復論句股弦直故漢之九千里大約準古六千五百里

漢之三千里準古一千九百七十一里而尺步長短之興制又不在此數此古今里數多少之不同二也渭按賈馬鄭之說並謬王肅雖之良是古人之言里數有論道路之經由者有論土地之界限者論道路則當以人跡屈曲計論土地則當以鳥飛準繩計（[illegible]）五服五千乃土地之界限非道路之經由其所言者皆直方之數也然秦漢以降阡陌雖壞而九章算術猶傳於世言地理者豈不能以句股之多計弦之直而得遠近之實謂漢書所言里數但據著地人跡與禹貢不同愚未敢深信嘗試思之禹因高山大川之形勢別為九州初

不計幅員之廣狹道路之迂直及水土既平則規方五千里之地以為五服之制周圍二萬里其中積方五百里者百方千里者二十五雖有絕長補短之處而大縣整齊畫如棊局若夫荒服之外尚有餘地所謂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者則東漸于海直抵嵎夷西被流沙屆于黑水計其延袤當不下萬里（[illegible]）嵎夷即漢之樂浪流沙在燉煌郡界而漢志云東西九千三百二里正與禹貢相符說者惟據五服五千以為漢之東西視禹貢幾一倍則疎矣古九州之域東西贏而南北縮就東頭計之自揭陽以北至沙漠多不過七千里愈西則愈短

少裁五千里而漢志云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則眞視禹貢幾二倍矣原其故由武帝開百越定滇池置牂柯收交趾大斥南疆悉以其地爲郡縣故有若是之遠非句股之法廢而所言里數皆以著地人跡計也隋志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十五里唐志東西九千五百十一里南北萬六千九百十八里視漢之東西無異而南北加廓其爲土地之界限以鳥飛準繩計則均也然此說但可施之秦漢以後若周之九服里數倍於禹貢則又自有其故矣

周服里數倍於禹服是古今一大疑義賈公彥云

若據鳥飛直路此周之五服亦止五千若隨山川屈曲則禹貢亦萬里彼此不異也是禹服周服實皆五千但書據鳥飛直路禮計山川屈曲故多寡不同耳按二經里數皆以開方言之無計人跡屈曲之理賈說非是陸佃禮象曰鄭氏謂周公斥大九州之界方七千里此讀周官之誤也蓋禹貢言面周官言方言方則外各二百五十里非一面五百里也易祓撰禹貢疆理廣記復引伸之曰禹五服帝畿在内帝畿千里而兩面各五百里數其一面故曰五百里甸服自甸至荒皆數一面每面各五百里總爲二千五百里兩面相距凡五千里職

方氏所載則王畿不在九服之内自方五百里之侯服至方五百里之藩服其名凡九九服每面各二百五十里通爲二千二百五十里兩面相距通爲四千五百里并王畿千里通爲五千五百里增於禹者五百里之藩服耳然禹九州之外咸建五長東漸西被即成周藩服之域其名雖增而地未嘗增也此說較陸氏更暢千年不破之疑至是而遂決[illegible]金吉甫又撮其要云孜之經文甸服方千里而曰五百里是舉一面言之周官方千里曰王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某服則舉兩面通計之然則禹貢所謂五百里者乃千

里而周官所謂外方五百里者乃二百五十里也三家沸相發明頗覺後來者居上[illegible]

[illegible]

戊謂古今尺有長短步有大小故周服與禹服不同田制夏五十畝殷七十畝周百畝亦以尺有長短之故名異而實不變夏尺倍於周尺禹服五千周服萬里理有固然無足怪者余按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是古步大於今步古里寬於今里也然不應禹尺與周尺相

去一倍之遠日知錄曰穀梁傳古者三百步爲里今
今以三百六十步爲里而尺又大於古四之一今
之六十二里遂當古之百里是今步大於古步今
里寬於古里也不應爲五千里周反倍之爲萬里
二說皆不可通則上三家之言洵爲篤論矣蔡傳
悉排羣說而自爲之解曰禹聲教所及地盡四海
而其疆理則止以五服爲制至荒服之外又別爲
區畫如所謂咸建五長是已若周漢則盡其地之
所至而經畫之也此解近是然亦不應外薄之地
三倍於五服（禹之五服以開方計之爲方千里者二十五 自禹之德以聲教所及者皆外也 以爲方千里者七十五 是禹之服僅得其方之一也）仁山舍蔡而從易可謂擇之精守之約矣

蔡傳曰案每服五百里五服則二千五百里南北
東西相距五千里故益稷篇言弼成五服至于五
千然堯都冀州冀之北境幷雲中涿易亦恐無二
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地而東南
財賦所出則反棄於要荒以地勢考之殊未可曉
但意古今土地盛衰不同當舜之時冀北之地未
必荒落如後世耳亦猶閩浙之間舊爲蠻夷淵藪
而今富庶繁衍遂爲上國土地興廢不可以一時
槩也金吉甫云隆古都冀政教四達則冀北之野
生聚敎訓必不如後世之爲窮漠所以水平之後
分爲幽并其廣可知兼堯都平陽雖曰在冀自平

陽以南渡河至陝於今地理三百七十五里王子
斜七於古蓋二百六十餘里耳則是甸服之地自
跨冀豫冀山而豫平細想當時甸服之地當亦如
周室王畿之制西自邠岐豐鎬爲八百里東通洛
陽六百里總爲方千里耳五服之制其間絕長補
短計亦如此何則周都豐鎬西至犬戎約千餘里
而自爲荒服則是五服之制有因地而爲長短者
蓋諸侯分服皆以爲朝貢之限制或在近而視遠
或雖遠而視近地有廣狹俗有夷夏亦必截然如
此正方聖人立爲限制之經於中國必有通變之
義讀書者不可拘於一說而不知聖人體用之大

也謂按此論勝蔡孟子曰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
里王制曰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漢書
地理志曰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
短長相覆爲千里短長相覆即絕長補短之謂以
是知先王體國經野皆用此法雖云四面相距各
若干里其間容有所乘除未必面面均齊無或贏
縮也尹耕兩鎮志云涿鹿東北之極陬也而黃帝
以之建都釜山塞上之小山也而黃帝以之合符
則當時藩國之在其西北者可知（黃今保安州參一在懷來城八）此
言古冀北地尚寬也然爲沙漠所限南距堯都多
不過二千里其所以得備五服之制者絕長補短

以成之耳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釋文漸子廉反被皮寄反
傳曰漸入也正義曰海多邪曲故言漸入流沙長遠
故言被及漸被皆過之意也流沙當是西境最遠者
而地理志以流沙爲張掖居延澤計三危在居延之
西大遠矣志言非也顔氏曰被加也朔北方也暨及
也吳氏曰漸如水之漸漬被如衣之被覆鄒氏曰禹
貢九州皆有疆界天下獨無疆界乎東漸西被朔南
暨此天下之疆界也渭按此總言九州之大界即禹
所云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者傳謂在五服之外蓋禹
以方五千里之地制爲五服而其外尚有餘地則東
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是爲九州之大界其外
則四海也
凡禹貢疆理之所及皆東海也故曰東漸于海揚
州傳云南距海非也吳語晉侯令董褐復命於吳
王曰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于天子越語范蠡
對王孫雄曰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
於東海之陂漢書惠帝三年立閩越君揺爲東海
王師古曰即今泉州是其地然則吳越閩所濱之
海皆東海也至嶺南揭陽始爲南海而禹時不在
九州之域故止於東境言之詳見揚州
流沙一在張掖漢志居延澤在居延縣東北古文

以爲流沙是也一在燉煌通典云燉煌即古流沙
地其沙風吹流行在郡西八十里是也經云西被
于流沙而居延澤乃在張掖之東北則固當主燉
煌矣沙漠自西而東且迤北居延澤雖非禹貢之
流沙亦即此沙漠之地獨王制所謂流沙去西河
千里而遥其地甚近蓋又與禹貢漢志所言者異
矣五代史晉天福三年高居誨使于闐還記其山
川云自靈州過黄河三十里始渉沙入党項界曰
細腰沙神樹沙至三公沙自此沙行四百餘里至
黑堡沙沙尤廣自甘州西始渉磧磧無水西百五
十里至肅州渡金河出玉門關以在今肅州衛西北古玉門關也至瓜
州沙州州南十里鳴沙山冬夏殷殷有聲如雷云
禹貢流沙也元和志云鳴沙縣東北至靈州一百
二十里隋置環州以大河環曲爲名今寧夏中衛東北有鳴沙故城夢
溪筆談云余在鄜延閲兵馬籍有稱過范河損失
問何謂范河乃越人謂淖沙爲范河北人謂之活
沙人馬履之百步之外皆動如人行幕上其下足
處雖甚堅若遇其一陷則人馬駝車應時皆沒或
謂此即流沙也方輿紀要云旱海一在寧夏衛靈州
所東南宋張洎曰自威州至靈州有旱海七百里
斥鹵枯澤無谿澗川谷張舜民曰今旱江平即旱
海在清遠軍北趙珣曰鹽夏清遠軍間並係沙磧

俗謂之旱海自環州出清岡川本靈州大路自此至美利寨漸入平夏徑旱海中至耀德清遠鎮入靈州是也今按以上諸書所載則靈州之地已有沙磧王制所謂流沙當在鳴沙廢縣界中蓋其地東距西河適千里而遥也自此以西沙磧逾廣而東西三千里之徑數及此而止故曰西不盡流沙儒者不察遂以此爲西被之流沙因謂禹貢九州之境不過方三千里而要荒割爲異域五服五千之義鬱而不明久矣

黄氏日抄曰古注以聲敎斷句諸家皆從之余友蔣榮南云昔徐履赴試道求水村舍有老士人敎

四五童蒙以朔南暨爲句徐言其誤老士人者怒曰獨朔南預聲敎而東西無預耶東西皆有所止之地故以海與流沙言朔南地廣故以暨言而下文總以聲敎訖于四海耳今按裴駰史記集解其注在暨字下則自劉宋時已不從孔傳而以聲敎屬下讀矣老士人固有所受之也

爾雅朔北方也舍人曰朔盡也北方萬物盡故言朔也李巡曰萬物盡於北方蘇而復生故北稱朔也朔南與上東西對非有一地之可指說者以朔爲堯典之朔方南爲堯典之南交亦無大礙或謂即漢朔方郡則其地太近以南交爲交阯則又太遠矣不可從暨與漸被似有贏縮之別鄭康成云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是暨贏於漸被也今以經文考之東有嵎夷萊夷斗入大海西有三危黑水在流沙之中皆過之故指言其地而謂之漸被南抵五嶺北距大漠則及境而止不能越乎其外故但云暨暨之縮於漸被也明甚鄭說非是

九州南北之大界傳記無可考唯唐神功元年狄仁傑上疏以爲東距倉海西阻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戎狄而隔中外也南北二句實可爲朔南暨注腳應鏞釋王制曰獨言東海者東海在中國封疆内西南北海則遠在夷徼之外

也南獨以衡山爲限百越未盡開也惟河舉東西南北河流縈帶中國也自泰而上西北袤而東南蹙自泰而下東南展而西北縮此古今天地之大運也理明義精於此經無一不合

王耕野云聲敎至于海濱則止矣何以又云漸于海被于流沙蓋海島之夷與流沙以西之戎咸賓貢于中國則是有虞之聲敎東不止于海且漸入于海中西不止於流沙又蒙被流沙之外矣渭按此三句言九州之大界漸被暨皆以地言非謂聲敎之所及也與島夷西戎無涉舊以朔南暨聲敎爲句故孔疏以爲雖在五服之外皆與聞天子聲

敎時來朝見王氏承其誤乃有此說
堯典申命羲叔宅南交傳云夏與春交此治南方之官也疏云此官旣主四時亦主方面經言南交謂南方與東方交傳言夏與春交見其時方皆掌之春盡之日與立夏之初時相交也東方之南南方之東位相交也史記索隱曰孔註未是然則冬與秋交何故下無其文且東嵎夷西昧谷北幽都三方皆言地而夏獨不言地乃云與春交斯不例之甚也今南方地有名交阯者或古文略舉一字名地南交則是交阯不疑也謂按南交固當以地言然上古之地名不可考者多矣一字偶同其可

遂斷以爲交阯邪水經葉榆水注云尚書大傳曰堯南撫交阯於禹貢荊州之南垂幽荒之外故越也周禮南八蠻雕題交阯有不粒食者焉春秋不見於傳不通於華夏然則交州實荊州之南垂與揚州無涉且在幽荒之外并不可謂荊域太康地志云交州本屬揚州爲虞之南極良妄說不足信史記言四海咸戴帝舜之功曰南撫交阯北發息愼（卽肅愼）遂有據此文以證交州爲虞之南極者不知此特言聲敎之所訖耳抑或如後世聚種內屬之類故謂之撫索隱曰帝舜之德撫及四方夷人故先以撫之此說是也濊貊朝鮮北與肅愼接壤說

肅愼直營州之塞外則可亦不得謂在營域難者曰左傳昭九年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愼燕亳吾北土也斯言亦不足信乎余曰此不過一時應對泛舉四方之土非正言九州之疆界如必泥此辭則巴濮楚鄧南距衡山尚遠境且不至於蒼況嶺南乎參之史記北發肅愼則然矣安在其爲南撫交阯也魯語武王克商遂通道九夷八蠻肅愼氏來貢楛矢砮石及成王時有賄肅愼之命或舉種內屬故詹桓伯舉以折晉亦未可知古今事變不同豈可以周疆爲虞界哉
舜葬於蒼梧之野見禮記儒者多疑之史記云舜

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則舜在位止三十九年壽止九十九歲明與尚書五十載陟方之文牴牾矣巡狩之有無又安足辨邪周洪謨讀書錄曰按舜年九十三自謂倦於勤而命禹居攝豈有百九歲之後而又南步大江深入蠻夷之地哉爲此說者惑於書陟方乃死之文耳要之舜都蒲坂距鳴條二百餘里孟子云卒於鳴條者得之今按堯在位七十載而舉舜又三載受終于文祖下文言祭祀朝覲巡狩之事皆舜代爲之堯甫七十三歲卽不復巡守而舜乃百有九歲南巡至嶺南瘴癘之鄉豈舜之精神獨厚邪抑堯之德

不若舜而早倦於勤邪如以禮經爲不可違則先儒固嘗言檀弓有可疑者矣如以史記爲不可背則司馬遷之謬誤前人所以正之者非一端矣何獨於此不能釋然也

韓退之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人皆信之其酬張韶州詩云暫欲繫船韶石下上賓虞舜整冠裾近有援此以證南巡之事者余按水經注利水南逕韶石下其高百仞廣圓五里兩石對峙相去一里小大略均似雙闕名曰韶石元和志云在韶州曲江縣東北八十里高七十五丈並無舜奏樂之說至寰宇記始云韶州升斗旁水間有韶石舜南遊

登此石奏樂因名樂史書成於宋初其言率本唐人葢上賓虞舜之句所從出也然退之雖不信南巡之說黃陵廟碑云書曰舜陟方乃死傳謂舜昇道南方以死或又曰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余謂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以此謂舜死葬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者皆不可信此退之不信南巡之明證也九疑之葬

二妃之溺韶石之奏班竹之痕皆以南巡爲根柢南巡之事虛則其餘皆不足辨矣詩人託興稗官小說皆可用安得復以說經如必據此駁彼則送惠師詩云班竹啼舜婦即撰黃陵碑者之所作也豈亦可據詩以駁文邪檀弓曰二妃未之從而退之祭張員外文云二妃行迷淚蹤染林則又將據文以駁禮邪司馬公詩曰虞舜在倦勤薦禹爲天子豈有復南巡迢迢度湘水張文潛詩曰重瞳陟方時二妃蓋老人安肯泣路傍灑淚留叢筠王伯厚云二詩可以祛千載之惑

自兩漢以降嶺南之風氣漸移犀象毒冒珠璣銀

銅果布之湊於是乎在魁奇忠信材德之民於是乎生一以爲[illegible]之地一以爲文獻之邦下逮唐世瀕海之饒亦加於昔人之之南海者若東西州焉而余謂不在九州之限或謷余粵產多才將釋憾於子可奈何余曰知道者必無此憾不然則杜君卿先已當之矣夫何懼三代已下東南日闢西北日荒此古今消長之大運風俗與世爲推移聖人因時而立政使堯舜復生於今亦必以嶺南爲一州吾所言者禹貢之疆域耳西北之日荒者不得推而棄諸九州之外則東南之日闢者亦不得引而納諸九州之內就經說經唯期不背於理術

當世之人情而曲爲之遷就可乎哉

聲教訖于四海（釋文訖斤密反）

吳氏曰聲教者雖不近見善教之實然亦遠聞善教之聲而效慕之也訖盡也顧氏（炎武）曰禹貢之言海有二東漸于海實言之海也聲教訖于四海縣言之海也[illegible]左傳云樹之風聲司馬相如云遐聽者風聲聲教之謂也四海謂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在九州之外者昨聲教所及東海之島夷西戎之崑崙析支渠搜皆已來貢迨告成之後則南撫交阯北發肅慎而四海之外無遠弗届矣

中庸之頌至聖曰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

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聲教訖于四海之義疏也史記言帝顓頊之地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日月所照莫不砥屬亦聲教四訖之意其稱禹功則言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謂在九州之內者又云南撫交阯北發（[illegible]）西戎析枝渠廋氐羌（[illegible]）北山戎發息慎（[illegible]）東長鳥夷（[illegible]）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謂在九州之外者也前言疆理之所至後言聲教之所及咸戴帝舜與莫不尊親意同非謂舉四海

而疆理之悉有其地悉臣其人也或據南撫交阯北發肅慎二語以證有虞之世交阯爲揚域肅慎爲營域然則肇十有二州豈并朔南暨之規模而亦廓之耶雖辯若懸河吾未之敢信矣

禹貢錐指卷第十九

德清胡渭學

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王氏曰禹錫玄圭于堯以告成功也錫與師錫帝九江納錫大龜同義蔡氏曰水土既平禹以玄圭爲贄而告成功于舜也水色黑故圭以玄云傅氏曰水患平而錫土姓君之報功也聲教訖于四海而錫玄圭臣之歸美以報上也王氏炎曰上與下爲錫禹奉玄圭而曰錫者爲舜成萬世之功不可以常辭書渭按此二句乃史辭玄圭或以爲錫堯或以爲錫舜未知孰是時堯老舜攝蓋禹上之於舜而舜歸之於堯理當然也

傳云禹功盡加於四海故堯賜玄圭以彰顯之言天功成按錫者與也下與上亦可謂之錫經言禹錫不言錫禹則其爲禹之錫堯也審矣呂伯恭以爲錫舜而蔡傳因之亦通林少穎云臣以圭而錫君載籍恐無此事以某所見是禹以玄圭告成於天耳謂禹告天尤無據且易益六三爻辭曰有孚中行告公用圭此非臣錫圭於君之事見於載籍者乎

下與上書錫者三一師錫帝以舜一九江納錫大龜一禹錫玄圭蓋堯爲天下得人龜足以決大疑禹成萬世永賴之功事莫有大於此者故皆異其文

正義云考工記天謂之玄是玄爲天色堯之賜禹必以天色圭者言天功成也蘇氏曰禹以治水得天下故從水而尚黑帝錫禹以玄圭爲水德之瑞也蔡傳舍孔而從蘇渭按尚書璇璣鈐云禹開龍門導積石玄圭出刻曰延喜玉受德天賜佩緯書之言不足據然或禹治水時得一玉色玄而異於常玉故琢爲圭以獻諸上亦未可知玉色玄斯謂之玄圭天功水德禹未嘗有意於其間也

成功人皆謂水土之功成此未足以盡其義天生民而立君以治之養與教二端而已養之所以遂其生教之所以復其性生已遂而性猶未復聖人之憂方深故必祗台德先不距朕行聲教訖于四海而後爲新民之極功止于至善也禹抑洪水不過八年而告厥成功需之十有三載職是故耳禹貢一書雖言治水之事而其規模之大義理之精如此二十八篇中唯堯典洪範可與頡頏餘皆不及也

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言爲尚書事爲春秋其體不同春秋以事繫日日繫月月繫時時繫年前後灼然可見尚書則以事類結聚成篇而年月不具其前後更須參考史遷不知此義故本紀多誤

堯命舜攝位之辭曰乃言厎可績三載金履祥通鑑前編從王肅説以堯在位七十載癸丑舜徵庸至七十二載乙卯命攝位爲三載其明年丙辰正月受終于文祖事與經合而遷則曰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使舜攝政八年而堯崩此一誤也舜陟帝位咨四岳求可宅百揆者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安國傳云然其所舉稱禹前功以命之是也孟子言舜使益掌火禹治水皆堯老舜攝時事而遷則錯解經文以爲堯崩之後舜問於四岳岳舉禹乃命禹平水土此又一誤也洪範曰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左傳僖二十三年云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襄二十一年云鯀殛而禹興二事大抵皆在徵庸三十年中而不能灼知其爲何年文十八年季文子曰舜臣堯流四凶族又曰四門穆穆無凶人也先儒據此以殛鯀爲歷試三載中事然舜典紀四罪在受終之後故史遷云舜攝位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此説與經合彼以爲去四凶皆在歷試時不待受終後者亦過泥季文子之言耳尚書雖年月不具而以前事繫後事之下恐無是理金氏謂舜攝位之明年丁巳始巡狩疑殛鯀在此時也鯀之初殛禹年尚幼未嘗以能治水聞及鯀死舜始聞其有聖德而能治水乃舉而用之使嗣鯀職故祭法曰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非謂父子接踵治水也先儒馬融等以爲舜徵用即舉禹治水三載而八州平乃禪舜其明年兖州平合鯀九載爲十三載適當舜受終之年是禹父子接踵而治水也夫舜方用禹而殛其父以死殆非人情其史遷云禹立十年而崩裴駰集解引皇甫謐曰禹年百歲前編禹十年爲癸未追而上之當生于堯六十一載甲辰下逮七十載癸丑舜徵庸禹方十歲而遽畀以治水之任亦大可疑傅子曰荀仲豫稱禹十二爲司空則當在乙卯羅泌路史言舜攝時鯀殛既死而禹用盡乎十四則當在丁巳雖較遲數年猶未離乎幼也竊謂四罪無死刑殛者拘囚困苦之使鬱鬱無聊不獲盡其天年故謂之殛死非有殛而隨死也死後禹又須居喪二年計鯀殛禹興中間尚隔十餘載不得泥洪範左氏之文以爲父子接踵治水也益稷傳云辛日娶妻甲日復往治水是已嘗治水而輟事成昏也吳越春秋云禹三十未娶二十當舜攝位十九載甲戌至是始輟事成昏則受命治水必不在幼時可知矣世遠事湮紀載疎略如馬融等説則禹興大早如史遷及趙曄説則禹興又太遲

以理度之舉禹必不在攝位十五年之後而告成則必在放勲殂落之前所可知者如此而已先儒推測之言亦未必盡得也

孟子言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而史記河渠書云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漢書溝洫志亦同）此據兖州作十有三載乃同以為言也正義曰堯典言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然後得舜舉禹治水三載功成堯即禪舜此言十三載者并鯀九載數之祭法云禹能修鯀之功既鯀已加功而禹因之也馬融云禹治水三年八　平故堯以為功而禪舜其十二年而八州平十三年而兖州平在舜受終之年也渭按鯀以無成致殛則其功必少故經惟於太原言修漢儒乃因祭法之文而張大之以為禹修父業事止三年矣以九州之大三年而畢其役禹雖聖人亦未必神速至此當以孟子之說為正然東漸西被聲教四訖之效恐亦非八年所能致則十三載之說未為無據但不當連鯀九載耳試就禹所自言而折中之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此八年中事經文冀州至成賦中邦是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此九年迄十五年事經文錫土姓至聲教訖于四海是也九州攸同當在舜受終二十年後錫圭告成則又在其後五年去放勲殂落之歲殆無幾耳蔡錯曰堯有九年之水（雖據鯀九載）高堂隆云堯洪水二十二載（合鯀九載禹十三載）皆不得其實今參攷羣言知鯀殛禹興中間尚隔一紀通前九載後八年計之垂三十年而始平甚矣厯災蓋若斯之難也善哉乎邵文莊之論曰堯之水說者謂開闢以來未有治之者故不得其道而若是烈也天下之生久矣歷三皇氏未聞懷襄昏墊之為害也何獨至於堯而有然此天地之大變變通之會其當斯時乎以粒易鮮以居易巢斯所謂通變宜民者也非水之治其何以及此是故洪水一亂也化懷襄而平成轉昏墊而敘且歌豈非開萬世之治乎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水哉水哉所以啓君子之經綸者大矣而况怛雨積焉諸山洩焉當是時水固有異於常者而泛以配湯之旱殆書生之常談也夫

禹貢錐指卷第二十

尚書七篇解義二卷

（清）李光地撰

清康熙雍正間刻李文貞公全集本

尚書解義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李光地撰。是書僅解堯典、舜典、大禹謨、皋陶謨、益稷、禹貢、洪範七篇，蓋未竟之本。所說不以訓詁爲長，辭旨簡約，而多有精義。大禹謨篇不以古文爲僞，而云孔安國有所刪添，東漢以後儒者又有所竄亂，以解文辭平易之故，未免出於調停。禹貢篇解五服五千，以飛鳥圖爲算，謂要盡處北極出地四十二度，至廣海藏日北極出地二十三度，一度爲二百五十里，南北恰距五千，以遷就入於南海之文，亦由光地閩人，不欲其鄉出禹貢揚州之外，故立是說。與訓洪爲大，訓範爲訓，謂洪範即顧命之大訓，皆未免巧而不確。至於堯典之論中星歲差，舜典之論蓋天渾天，十有二州與詩歌聲律，禹貢之論潛水沔水相通，沔水渭水不相入，彭蠡即今巢湖，會于匯爲即鄱陽，原隰猪野非地名，則皆實有考證之言，非講學家之據理懸揣者矣。

堯典　　安溪李光地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古者無諡放勳重華皆頌其德美之稱故孟子屈原皆引爲堯舜之號若禹皐則文命允迪皆屬下文讀之亦道德美而辭繁耳欽在內明則敬之通也文在外思則文之理也此以備於身者言也恭者欽之發讓者文之實

此以接於物者言也曰安安曰允曰克所謂性之者也光者德之光也施於民物故曰四表曰被動乎天地故曰上下曰格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旣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上節皆明俊德之事也此乃言其身修而家齊國治天下平之事蓋是而後果放勳之義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以上統其德業言之以下乃摘其行政用人之大者順天授時政之大本也欽敬一也對天言則曰欽對民言則曰敬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孶尾

此下析言羲和四子之職宅嵎夷則九州之極東處故識其晷景以定中國之日出時也尤以春分之朝爲重故因司春令四時之政莫大於民事未及於人物之變者對時順育亦有政焉故也言鳥獸不及草木者統於東

作西成之類尊五穀以槩其餘也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南交九州之極南處識其晷景以定中國之日北也上言賓下言餞在平秩之前此言敬致在平秩之後蓋曆日月而迎送之雖以二分爲準然測驗早晚時刻門將日法惟致午中之欵則二至者曆之元也二至正而曆本

定矣故四時皆測而周官惟曰冬夏致日者
以此二者尤以夏至爲重日中者夏之屬也
冬之屬皆中則無景之可候矣故於此言敬
致下冬不曰宵永而曰日短蓋亦主於日以
相參驗不言敬致一㮣前義二以夏爲主也
大司徒土圭之法亦云夏至之景略冬至者
又以此自漢以下始專論冬至與聖人之意
異及歲分之說起又但以冬至之日日行疾
度遂減歲分豈知若以夏至舒度推之則歲

分之減者反增也其故則在最高卑有動移
自古以來未正在冬夏至之日及元作曆時
恰止今則又過之矣若此之類皆須參二至
以酌其中豈可以一隅論乎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
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
西者九州之極西處識其晷景以定中國之
日入時也蓋極東日出於土中爲早極西日
入於土中爲後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
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朔方九州之極北處識其晷景以定中國之
日南也蓋地極南則夏至日極北地極北則
冬至日極南日極北者極暑而二至晝夜長
短之刻少日極南者極寒而二至晝夜長短
之刻多也推曆者因初昏中星知冬至日在
虛今冬至日在箕計差五十餘度故歷代有
歲差之說今曆謂非天歲有差乃恒星有行

度耳其說以宗動之天無形亘古平運恒星
之天與七政齊右移但微而難覺大率六十
七年而差一度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
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以上命曆象日星之事此又總而命之蓋
曆象日辰之事也日星陽也月辰陰也日紀
於星而成歲故司寒煥啓閉之候而陽功與
歲月會於辰而成月故動山川風雨之氣而

陰事統焉月佐日以成歲功故其法不可以
相離也如上分職則四時明矣驗以日星而可
知矣惟朔望二弦與乎氣不相應故十二月
不盡周天之氣是時未定而歲未成也於是
考月辰之會次以月隸時而置閏以追之則
四時定而歲成矣百工理而庶績熙者即上
文民事之成也傳曰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此
之謂也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

嚚訟可乎

人見爲啓明帝見爲嚚訟禹目之以傲者此
也此正恭讓之反故帝弗用也案作曆授時
蓋是初年之事自此至舉舜則皆末年事也
中間數十載豈無一事而皆不書則是庶績
咸熙無爲而理夫子所謂蕩蕩無名者信矣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
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靜言庸違者言美而事則乖象恭滔天者
貌恭而心則傲肆滔天或是慆心因下有滔
天而誤也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
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
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
載績用弗成

知其不可而用之者鯀在時有能名也績用
弗成應在舜攝位之後此究言之耳史者見
堯已辨在廷三凶之奸至舜而始正其罪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
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
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
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
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
曰欽哉

將遜以天下不論其才而以行舉故孟子曰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四岳以舜之孝弟聞
堯猶謂其未有妻室故也而降之二女以試

之傳曰孝衰於妻子孟子曰有妻子則慕妻子詩小雅言兄弟之愛以妻子好合爲先大雅言刑于寡妻至于兄弟蓋未見不弟而能孝不孚於妻子而能弟者惟聖人察於人倫故於此盡心焉

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濬哲文明亦言存諸心者溫恭允塞亦言著諸身者然濬之深而哲文之盛而明則外著備矣溫而本於恭信而出於實則內者形矣

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敍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五典克從則齊家之效百揆時敍則治國之徽四門穆穆則又足以平天下之驗也與堯典之義同烈風雷雨弗迷者因適有是事見舜之事天者如事親威怒之加敬而不失其度是孝之成也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于德弗嗣其讓之辭也猶言朕德罔克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舜於是始居攝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璣機也轉動之名也以璿飾璣象天之器衡簫也以玉爲簫窺天之用也七政日月五星也此亦堯首欽天授時之意然堯曆象者日月星辰耳未及五緯蓋至舜而法加密也○璿璣如後世蓋天渾天之類蓋天之術以爲天如蓋笠地如覆槃北極居中日月遠而行之不言南極者謂於所不見其又曰天如倚蓋則就中國言之也渾天之說則所謂如卵裹黃是也自漢以來皆尊渾而黜蓋然周髀周公遺書也言形則渾爲實言法則蓋爲詳何則以覆槃象地中高四隤則地圓體也惟體圓故變動不居朝莫時刻與東西遲寒暑

之候極乃南北相反其半年晝夜一歲再熟
之說皆疑異不經而其故乃察於今日渾天
雖有卵黃之喩然傳者猶以平體言地故意
爲萬里同晷者有之今日蓋合渾蓋而通之
其理斯得矣七政之行不齊而一政之行又
自不齊故日則有贏縮月五星則有遲疾而
五星且有留退處則推步之法不可閒已後
代考測但據視行以分段目亦至今日而始
明其故其說以七政皆終古平行也因有高

卑遠近而生遲疾皆視行也天以圓而運七
政逐天亦以圓而運輪之丸珠之隨盤皆自
作迴環之勢非遲行也故因行而生輪因輪
而生高下遠近仰而視之贏縮遲疾以至留
退皆由於此矣然日各從天其輪一而已月
五星從人又從日故有隨天之輪又有逐日
之輪兩者相加然後高下之視徑遲疾之視
差一一可以籌策運算而坐致之蓋雖古所
未講而其理不誣羲和復生其必有取焉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首以帝次以六宗者在天之屬也繼山川次
以羣神者在地之屬也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言朝覲之事也乃日讀斷言以次輯瑞至于
既月則來者齊矣乃擇日以覲之而班瑞焉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
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
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

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
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言巡守之事也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
以庸
總兩朝覲巡守兩事言之爲之常期定制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舜肇攝之初鯀猶治水也績用弗成故舜殛
之而與禹還此言攝政而經理地域之事與

前齊七政者相首尾中間則有祭祀朝覲巡
守蓋三才之序也州數與禹貢不同者說者
謂古分九州舜增設三州故曰肇然幽并營
者徙以冀極塞而青跨海形勢闊絕作牧分
治殆如國有附庸之類雖有州名仍統於冀
青故後禹成功作貢亦止於九而其言則曰
州十有二師也蔡傳從孔說謂在禹治水之
後者非是禹既九山刊旅九川滌源尚有未
封未濬者乎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敎刑金作贖
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朱子曰象刑者五刑國之常刑也其可矜者
則以流宥之鞭扑官府學校之刑也其可矜
者則金以贖之過誤不幸者縱赦有恃不悛
者加刑所以權衡於五者之內欽愼哀恤之
意則常流通於七者之中想來本二識史者
賢舜之仁也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

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系四罪於明刑之後者見四凶之惡舜猶流
而宥之蓋在朝有議親議貴之禮驩兜則朋
共鯀忽而無知也抑共驩伯鯀不能舜則舜
不能舉四凶不能去則二十二人者不能登
舜者繼堯之志而已此又二典相形之意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
遏密八音
如喪考妣遏密八音皆言人情自然非以禮
令之也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月正元日猶正月上日也以居攝嗣位而變
文耳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詢四岳親人臣也闢四門來賢俊也明目達
聰通民情也此在攝時已然但彼則稱堯命
此乃以新君之政行之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

難壬人蠻夷率服

不以威致而以德來曰柔相習而相得曰能

憚者重其行允者却其心難者使無所售其

惡而道自消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

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

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

哉

始即位故猶稱舜下乃稱帝則別於堯矣已

成之功曰載曰爲之績曰采熙帝之載廣堯

之功也亮采者佐上事惠疇者順同列也曰

汝往而不曰諮曰欽知之有素也餘蔡傳說

備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

在寬

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百姓之不親由於

五品之不順故當敬敷五教以順之而又當

寬裕優游使之自得其性也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

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皐陶士師所司者典刑流宥而已不及鞭扑

也以上三官皆其舊職故因禹讓而申命之

蓋敎以繼養刑以弼敎皆事之最大而當先

者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

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

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

哉汝諧

垂汝備則及於器用之事人民安則及於動

植之倫傳益亦有是職而求其人以舉之如

洪箸於之例也百揆職重故咨四岳此則疇

咨而已意於昏庸若采曰疇咨治水異位則

名四岳亦此例也益前佐禹平山林矣猶未

命故[illegible][illegible]申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
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
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典禮至大故咨四岳與百揆同而有訓命及
欽哉之戒也敬以直內而清明在躬則可以
交於神明矣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
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
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

獸率舞

因夷之讓知夔龍皆優於禮樂文辭者故不
咨而命與稷契同但彼申命而此初命也樂
者樂也人樂則詠歌舞蹈自不能已聖人因
以爲敎學彼蟲有四術而以此名官蓋要
其性情心術之至德行之歸孔子所謂成於
樂者是也詩樂二者實相首尾言成文謂之
詩詩發口謂之歌歌成調謂之聲聲有節謂
之律四者皆根於志志有喜怒哀樂之變故

詩以敘述之歌以發揚之至於聲別爲五而
喜怒哀樂之變彰矣凡聲闊之而洪大深厚
者宮也激揚哀厲者商也流動和暢者角也
奮起疾速者徵也纖委清切者羽也樂記配
以人倫管子擬以物類皆言其似者也宮於
行爲土於常爲信於聲之中也其曰商角徵
羽自木逆而數之以統於土洪範一二三四
五之序也其曰徵商羽角自體順而生之以
歸於仁月令春夏秋冬之序也故此五者聲

音之成性術之變盡於此矣及乎清濁高下
律以紀之文調之節也調有高下故律之調
各有十二而終於六十節有高下故調之律
又各有五而亦終於六十孔子所謂五聲六
律十二管還相爲宮可謂盡之矣今言五聲
者略於調而詳於節則忘其本已古之律度
和鈞既不可見律呂之說後世紛然然案此
經求之則律者樂之成而非其本也樂之本
志是已養志之方直溫寬栗之類是已養之

之成樂將自得律亦目撫何直爲此芬芬哉
其制數於經無見鄭蘇於管呂諸書至朱子
蔡氏新書古今同異略具然候氣之法不可
用也其曰長短異而圍徑同者驗以樂器亦
多不合蓋必比例均而後出聲和惟琴瑟一
絃則全半比例均也故和他器則或中廣而
非一線故其比例有四倍者有八倍者徒以
積實全半求之聲必不比蔡邕孟康之說闕
疑長變是或一道也宜兩存之以俟知者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
夜出納朕命惟允

中命行乎政之樞機此職修則號令無不當
邪佞無所容隱微無所壅可以取成百官而
彰信兆民矣此詢岳闢門明目達聰之要惇
德允元而難壬人之方也朕命曰出納先自
上下自下上將皆是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總前十二牧九官而申命之考績亦通內外
而言天子考岳牧之倫又使之各考其屬
在位無凶人則庶績咸熙矣所餘者三苗耳
既格之後亦就分北也前云竄去其頑者此
言分北安其順者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舜巡守而崩之事見於傳記多矣先儒謂南
巡不得言陟若非也方謂方岳耳考制度於
四岳無嫌言陟也

大禹謨

案書別古今文者書本百篇方秦焚經伏生
壁藏之及漢初禁除求之纔得二十八篇以
教授齊魯間文帝遣鼂錯從受焉然錯不識
科斗而生不通隸字以口相傳齊語多難曉
者錯用意屬讀而已後武帝時孔壁書出百
篇雜具而科斗亦無知者以伏生書參對求
之又得二十餘篇錯受經後定爲隸書故曰
今文孔壁書則三代六書之體可見故曰古

文前儒疑今文多詰屈而古文盡平易或曰
自伏生授受時因音語譌也然武帝時猶可
據此以得餘篇反不能追正其譌乎或曰辭
命之文雅馴告諭通俗則用時語然兩體同
有相雜者猶不可通也意自參校孔壁書時
遇不可讀而未免剟添其後又久祕不出更
東漢至晉時始萌芽傳者私竄竄一二字復
恐不免矣以此古文從順者多伏生書則自
前漢而立學官無敢改者難易之原蓋出於

此謨者緣此蓋皆古文非真書如此謨其首
也宋元儒倡之近學者尤加甚果皆其疑古
也○此謨雜記禹益皋陶前後之言以終於
禹受命非一時也舊說相連處多故今分段
釋之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曰后
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帝曰俞
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
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益曰都
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
海為天下君

此言禹治水之後啓敬四訖還朝而宅百揆
因敬承於帝而陳謨也若臣克艱以為心則
政治而民勸矣允若茲者言信乎若汝所言
也善言日聞賢士咸用而後萬邦可安然非
易事也必也稽于衆舍己者不隱舍己從人
斯賢樂為用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斯邦無不
安矣此其明揚側陋無已之心哀矜鰥寡猶

病之意誠所謂克艱者而惟帝克之而已益
因而極贊帝堯之德可見其一時君臣皆以
堯之心為心師其德而述其事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益曰吁戒哉儆戒無
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
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
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此又禹益他日之言也惠順也迪蹈也順對
逆而對從錯文也言順道則吉逆理則凶吉

凶自我有如影響益因推廣其意儆戒無虞
四句言持身也任賢勿貳二句言用人也疑
謀勿成二句言斷事也罔違道二句言治民
也能修身則能用人能用人則能制事能制
事則知所以治民矣百志惟熙凡事皆欲其
光明洞達然後而無疑也始之以儆戒無虞
惕於心者也終之以無怠無荒勉於事者也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
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帝曰俞
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此又禹與帝他日之言也德必有見於善政
政則莫大於養民六府以爲經三事以爲緯
皆所謂養民之政是九功也以德行政則政
理而九功惟敘矣以政養民則民悅而九敘
惟歌矣至於此尤當戒之董之而終以勸之
戒者聳之於先董者督之於繼勸者卒乃使
之懽欣鼓舞而入於善也蓋行政以德爲本

及乎政之行於民也亦將使民徧德而已故
六府統於三事而三事先乎正德民非攸好
德而能受五福者未之有也前日九敘惟歌
民之所以爲風也後曰勸之以九歌上之所
以爲化也二者相須而大樂作矣帝然禹言
而歸功爲美其成而相與勉爲萬世之事業
也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
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邁

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
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此紀舜始命禹攝位之事也禹讓皐陶而反
覆極言之蓋總師至重舜禹共爲籌度思其
可者固在於此舍而他求復在於此稱說而
名言之固在於此俾任而實舉之亦在於此
也

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
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

乃功懋哉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此因敘記帝與皋陶之言未必在禹讓之時也堯之先苗民亂德淫刑多矣至堯舜而罰弗及嗣夏商之制又少變矣故甘誓湯誓猶有孥戮之言及文王之治岐也罪人不孥實

修堯舜之政令考周書無曰孥戮者文王剛之也其可謂至德也已矣過則宥之疑則輕之此所宥所輕之中將來或有失之出者而聖人不以爲悔慮其殺一不辜故也

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此記舜再命禹攝位之事而因傳以心法治法皆論以爲即堯命舜者也有人則有心而道具焉一而已矣然人者形也心者神也道

者性也妙合以凝而精粗本末分矣形有迹性無象心之神明則出入有無之間而兼體之者也自其因形以發則曰人心口鼻耳目四肢之欲是也自其根性而生則曰道心仁義禮智之良是也形交於物而引於物故我爲物役則危矣性本於天而命於天故人與天遠則微矣精者察其幾辨人心所以差之介一者存其誠保道心所自具之眞也中者理之極致易所謂天德大則者也存而體之

則立天下之大本焉而由之則成天下之大經惟精惟一卽所以執其中者非精一之外別有執中之事也稽者稽於古詢者詢於今道者人心之所同然無古今一也故有精一之學又當稽詢而審處之中庸所謂好問好察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者舜之事也可愛者君以其衆所戴也可畏者民爲其勢所以守也可願卽可愛也敬修其可愛者則衆惟元后之戴矣若民困窮則天祿將去邦誰與

守可畏孰甚焉夫聖人之愛民出自道心之至仁非懼其天祿之去而後爲之也然聖人著吉凶與民同患不言及吉凶禍福之幾則闘者無所儆戒知者闘之反之於身而自求多福焉不知者闘之府所於防患備物權詐兵刑將由此起故帝云我言亦止於是矣不必詩諄也

正月朔日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設伊猶曰神堯故神宗爲堯廟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

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此記禹旣攝位而奉命征苗之事案典謨之終皆以苗爲言則有苗唐虞之大患也益之意蓋以爲大將釋此以爲外懼而使吾君臣修德焉必以力服非天意也舜遇父母兄弟之極窮田後觀之乃所以玉成乎舜之德故益引之以爲今日之風亦修德之助蓋反諸吾德之未至歟此不足憂也考之後世或遇亂危而引咎災躬而其興也勃焉然後知聖

固不足論徵諸南北則東至海近而西取流
沙遠長短偏正固已別矣今以星度里差推
之凡極高差一度而地差二百五十里自寨
盡處極高四十二度至廣海截以極高二十
三度恰地五千里東西宜亦若是聖人之貢
不虛設也或以後代幅員動萬餘里而病其
狹豈知此爲九章量法漢儒所謂虛空鳥道
者寧若後代合山川紆折計乎不知此而徒
拘文按圖求之此新莽所以爲天下嗤也

洪範

洪範者大法也意即顧命所謂大訓者也河
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其學皆興於殷之末
世周人世守與天球赤刀並列焉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商曰祀稱祀者存箕子之志或曰箕子自作
也武王既問箕子既對恐失其意故又使箕
子書諸策焉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

不知其彝倫攸敘

騭者陟也自民以言天則曰降降中降祥之
類是也自天以言民則曰陟謂其存乎上帝
之心其性其命皆默與天通故曰陰騭也如
此則天之愛民甚矣必篤生賢聖相助上天
以協民之居協居者謂使之各得其所也湯
曰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武王又嘗曰惟
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皆謂是也顧天保民
之道必有經常條理舉而措之是謂彝倫所

敘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
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
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五行者天道民事之首汩陳五行則其餘無
所施矣不畀洪範九疇者自後錫禹洛書而
追論之也錫洛書之意是命禹作洪範九疇
故直以洪範九疇目之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

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洛書之數具天地人之理人者天地之心也成位乎中而天地之理得矣神禹觀象而有啓於心故述九類以寓常道三才有上中下之位王者則上謹於順天中以修身而下以治世此三者其綱也五行者天道之大五事者修身之要八政者治世之法五紀則五行

之播於四時者也皇極則五事之止於至善者也三德則八政之成乎民風者也稽疑者五氣布四時行而復察其吉凶之幾庶徵者五事修皇極立而復參以天人之應福極者八政舉三德成而必則於太和洋溢而後已焉此九者其目也修己以敬故曰敬用農者四民之本故曰農用協者測驗之合建者儀表之標乂者欲其協於中明者欲其決於疑念者省察之謂嚮者以爲期威者以爲畏也

王者所以相天陰隲之意而協民居其始終條理無過是矣。此條似爲禹洪範九疇之本文以下則皆其了衍說以明之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水火者氣也故一曰水二曰火木金者質也故三曰木四曰金土者兼載五行故五曰土

潤下之類因其性以取其用也作鹹之類於用之中而指其最切者也詩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非五行何以生哉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貌言發於己故一曰貌二曰言視聽通於物故三曰視四曰聽思者合外內之道故五曰思恭從明聰睿則五者各舉其職矣肅乂哲

謀聖則五者各盡其理矣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民生於食資於貨故一曰食二曰貨知養人則宜知事神故三曰祀司空以定民居司徒以興民德司寇以治民亂故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賓以禮邦國也師以威邦國也故七曰賓八曰師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歲者日別於天也月者月會於日也日者日出入於地也星辰者經星之進退留逆經星之早晚伏見也曆數者日月星辰之疢差存會千載可坐而致者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皇極之一而已不如他疇之有條目故釋其義

惟曰皇建其有極言王者作君作師為天下表也五福在九疇之終而此豫言之者王者體天陰騭下民之心必欲躋之五福之域而福不在德之外故建極者所以斂福於己而即所以敷錫庶民者也斂錫之迫使之觀感而興焉使之率教而化焉使庶民皆於汝取法則觀感之深也與汝保守此極則率教之至也是以在下之人皆無淫朋有位之人皆無比德者惟皇有以作之極而已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此條及下條皆言敷錫之道也有謀為持守民之上也未合於善而未罹於罪民之次也發其好德之心由次而向於上者也故其上者汝則當念之而不忘其次者則當安之而[illegible]又當平和汝之顏色其曰吾好德者汝則教之以錫其福則人皆於皇而取法無有

不日遷於善者矣。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煢獨，凡民側微者也。高明，有位尊顯者也。煢獨者固不可虐而棄之，高明者則尤當畏而尊之。此二句承上凡庶民而起下凡正人之意也。有猷有為有守，固善也。若有能有為，未

必其有守。使之自恥其所行焉，則汝國其昌矣。然養恥之道，在重其祿。人富則自力於善而有愛國之心。苟不能使與汝家相好，則是人必至入於罪辜。於其無好德之心之時，汝雖錫之福而教之，反以汝為降之咎而虐之矣。凡民皆然，而自有位者始。所謂養賢以及萬民者也。大富也，好德也，五福之兩事也。然壽康考終人之所利，皆不可錫。推其本在於好德，而好德之本在富。此則養而教之。若所

可錫者也。建皇極者知此，故其治世也，養之而八政厚，教之而三德修焉。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上言斂錫庶民之事，此乃正言建極之道也。王謂前王也。偏頗好惡則泥於心，偏黨反側則絕於事。一惟前王之道路是遵，以立於蕩平正直之域，蓋恭從明聽，廓各極其至，則清

明純粹而私欲不留，其大中至正之善，固自如此也。如此然後能建極以斂福而錫之，而民莫不會歸焉。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敷言者，敷錫庶民之言也。言出乎身，加乎民，故事有五，而所以通上下之情者，言而已矣。承上文言民既會歸於有極，故其於上之所

敷錫者咸曰此皇極之敷言是常道也是至教也非王之訓而于天其訓之也於是相與守其訓而服行之以自親於天子道德之光其心蓋曰訓我者固至矣而天子之愛我者如父母其恩不可悖尊則元后其分不可違也所謂于汝極錫汝保極者如此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三德者因民之習俗氣質而施之使咸適于中道者也不康則以正直之道行之則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矣以剛克剛以柔克柔所謂一猛一寬政之若綏也以剛克柔以柔克剛所謂衛偏歸止救之若偏也此三者皆不離乎威福之柄而行使失於委任而有顓擅其勢者或于聽受而有陰竊其權者則必有害于汝之家有凶于汝之國於斯時也所施失當而三德不行矣有位之人自側而頗自頗而僻凡厥庶民自僻而忒其勢則然也民治于中奚有哉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

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卜書以五行爲體其兆則雨霽蒙驛克分焉筮書以陰陽爲卦其動則貞悔見焉忒者事之參差疑而未決者也揲而行之易所謂大衍是也人者神爲依故以人謀爲先神者人

所上故以神謀爲重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

五者皆切於民物故徵驗以此爲大

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時是也時五者猶前所謂時五福也來備而

又各以其敘則下所謂時也一極備則不敘一極無則不備則下所謂恒也肅乂哲謀聖者貌言視聽思之有則是以時者應之狂僭豫急蒙者貌言視聽思之無度是以恒者應之洪範之書以五行爲本故五事庶徵皆以水火木金土之序相次下之雨暘燠寒風亦然餘則有不可悉配者不必强爲之說也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旣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王者旣以修身之五事自省矣然修身必見於政而有君不可無臣故必上下交儆庶績咸熙然後天和可召也王者如天故驗以歲而總其成卿士師尹如日月故驗以月日而考討其得失如自歲之大推而至於月日之小雨暘燠寒風之時無易而百穀成則可以驗下者之政治明矣卿士師尹得人而俊民

章矣室家蒙澤而平康矣如自日之小積而至於月歲之大雨暘燠寒風之時盡易而百穀不成則可以驗王者政治昏而不明矣卿士師尹不得人而俊民微矣室家不蒙其澤而不寧矣蓋修身固其本然必至此然後盡省驗之道也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庶民惟星承王者卿士師尹而類及之星繫

繫於天而日月經緯之猶庶民衆附於[illegible]而卿士師尹綱紀之也列宿躔歷與氣候相應氣候之所當者星之所好自風雨之變者而各有攸好則寒燠之常者可知矣是以日月之行星也或冬或夏是寒燠不失其節也月之從星也或風或雨是風雨不愆其期也以日月之從星好驗卿士師尹之順民欲否則有當燠不燠當寒不寒當風雨不風雨者星失其所好其驗在於民失其所欲矣此又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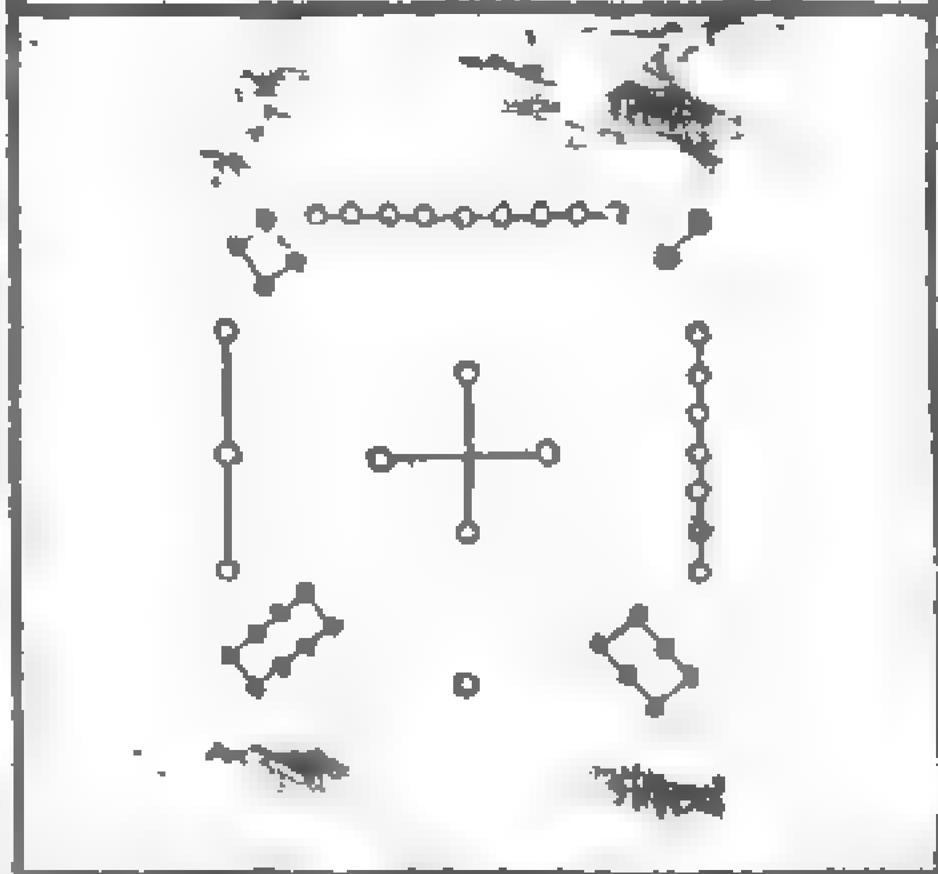
以天象驗之然亦卽兩暘燠寒風而求其端耳非如後代星家雜候禨祥之說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至治之世王澤洋溢天與人應故其壽貴之優則感乎悠長豐厚之氣人皆壽富而且康寧其敎民之切則感乎純粹和祥之氣人皆所好在德而莫不以善自終焉此盖王道之

既格於皇天并以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而王者則稱造命至此然後功與天地並而成位乎其中矣凶者考終之反短折者壽之反疾憂者康寧之反貧者富之反惡弱者好德之反也以五福爲期嚮而以六極爲畏懼堯舜所以猶病伊尹曰時予之辜者此也

洛書



案洛書之數中涵三才之象何則天圓地方象之始數之本也圓以一為根以三為體方以二為根以四為體凡有三點求其交會之心而周之即圓一者其心之一點也凡有四點求其直折之角而布之乃方二者其角之兩線也此規矩所從生方形所自出為法所由起二者數之始而非數也故乘除之所不行焉乘除之算行三二起故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凡奇皆天也凡耦皆地也洛書之數奇居四正天之位也耦居四隅地之位也三自東方而左旋以相乘乘奇得奇乘耦得耦八從三也故亦左旋也乘耦得耦乘奇得耦二自西南而右轉以相因乘耦得耦乘奇得耦七從二也故亦右轉也乘奇得奇乘耦得耦此二者東西之緯數也一自北方相乘

而不易乘奇得奇本數乘耦得耦本數六從一也故亦不易也乘耦得偶本數乘奇得奇合數四自東南相乘而以對乘耦得耦對數乘奇得奇對數此司對之合數九從四也故亦以對也乘奇得奇對數乘偶得偶對數此二者南北之經數也凡耦乘奇不能得奇故皆得其合數東旋西迴北極南向日月之行天地之道盡矣惟五者奇耦之交天地之會故三二之合五也一四之合亦五也一二之積五也三四之積又所五之積也其象則據心而規運之即圓折角而乎畫之即方此所以在洛書則居中而應人位夫子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又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故大人必以天地為本以日星為紀四時以為柄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蓋惟其全體天地故能成能於天地之間體信達順以至乎順之極也洛書之數惟十無位終則返於一矣天地人之道之所以不窮者此夫

　　安溪李光地

禹貢

貢者賦貢之總名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古雖有州域然洪水茫茫疆界不別道路不通禹欲治之先分定其州域以爲水之脈絡實因於山故隨山以視之然後察源知流而有所用智伐木以通之然後居高臨下而有所施功又定其山之高者川之大者以爲之

綱紀使高者無壅則下者自行所謂滌源者也大者有歸則小者自殺所謂注海者也此禹治水之要也

冀州

冀州在北爲都畿故首事焉其餘則自東而南而中以終於西既順地勢實符天道此所以平而且成也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三者皆冀州山河所逕也按下導山河北之山以壺口爲首故始事焉梁岐先儒以爲呂梁狐岐者是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四者皆地名汾涑淇漳諸水之所經也先事於河而次及諸水至漳水合流以下則冀州之域盡焉

厥土惟白壤

土無塊者曰壤中有脉墳起者曰墳膩者曰埴濕者曰塗泥鹵者曰斥按此經九州北方

之地多壤東方多墳南方多塗泥蓋土性使然其中因高下又不同言其槩爾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賦先田者所賦不止於田也畿內如山藪園林之類皆有征但薄耳其所以無貢者亦以此也諸賦錯字之義舊說詳之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冀州地盡山海舜分其東北以爲幽并此恒衛大陸以至島夷皆其地也恒衛二水名大

陸澤名島者附海之處皆在古常山郡以東盡於遼界旣與冀分復以其地遼遠貢賦徼薄不在九州科則之內故敘於田賦之後而紀其入貢之道則由夾右碣石以入於河也碣石旣不可考夾右之義亦當闕戰國策以碣石在常山郡○或曰夾古陜字此句實總冀州言之如諸州之例蓋除中間近都者易致遠者必自河達此經上言壺口以下至島夷故極西則由陝右極東則由碣石以入於河如雍州西河渭汭之例也

濟河惟兗州

此後諸州皆表其南北東西山川以爲封域

九河旣道

黃河水大東北上疏夏秋之間橫流衍溢故禹於其近海之處播爲九道以殺其勢而遠其害然其遷改於後甚易蓋不可知久矣乃欲一一尋其故跡所謂勞而罔功者也

雷夏旣澤灉沮會同桑土旣蠶是降丘宅土

兗地宜蠶而水患最甚故河旣疏分澤又受水小水又俱循道然後桑土可蠶民得平土而居也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孟子言洪水未平草木暢茂故禹益烈而焚之刊除以通道今此兗徐揚三州以草木暢茂驗水平者蓋孟子所言上游耳此三州者泛濫獨甚滅木棲苴非他地比故觀植物之得其性而水土之平可知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貞字之說蔡傳得之周書所謂惟正之供明以薄爲其道也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絲織成者則入于篚以貢蓋旣施元黄則護風雨之剝蝕也

浮于濟漯達于河

濟水自河溢出故可以達河達河則達帝都矣自此以下諸州皆同其不言達河者以其

所達之水又可以達河也

海岱惟青州

岱之表州在岱華衡荊而已

嵎夷既略濰淄其道

岱宗之麓綿亘數千里與西山相屬故大水從西來者至此皆不得逋非北趨即南下古今河道是其驗也是以東方諸州青之水患獨减惟略嵎夷道濰淄而已古注謂施功少曰略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青徐壤相屬以斥地多故田降徐一等無水患人獨功勤故賦升徐一等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

凡布帛之類織成者入篚未成曰貢自兗州發凡可見也然此之絲𥿍之絺綌似爲織成而不入篚布帛精麤之別也蠶絲纖纊有兩義疑與賦法之錯字同言間以海物雜而貢之則不責其不供也據明言鑿錯此則不

同

萊夷作牧厥篚檿絲

舜分青地以爲營州自萊跨海而亦爲之州牧其爲附庸之亦與貢之附并同故舜典肇十二州咨十二牧禹貢則惟附見而不列疑舜禹互相變革者非也然此言作牧冀不言者王畿無外略其牧號且或以王官兼之如周家內諸侯之例也檿絲惡産其牧貢之餘則統於青也凡貢篚系於夷之下者皆其夷所貢夷者邊裔之稱爲版章所及非如雍州之崑崙析支渠搜時通中國者也此言作牧別於下淮夷鳥夷統於徐揚不作牧者

浮于汶達于濟

下導水濟會於汶而濟自河出

海岱及淮惟徐州

明在青揚之間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

徐古無河患然西來東來之水皆注焉舉淮

浙二者足以見北矣今大河又趨徐是以水
患為天下劇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田高賦降三等亦以水患故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
用分封者居首飾旗章者次之作樂器者又
次之
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
篚亦淮夷所貢

浮于淮泗達于河
河淮合流近耳古則由淮入泗泗有通道以
達于河先儒辨之悉矣
淮海惟揚州
此海字包東海南海蓋今越地也詩曰至
于南海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
彭蠡以此及下導川文義考之當為巢湖非
鄱陽也江流至此有所豬畜故不散漫而交
在三江既入之上三江者漢為北江江為中
江九江為南江或以震澤下流由松江入海
者當之非是鄭氏辨之當矣然或謂豫章之
水為南江似亦未允豫章之水盡入鄱陽鄱
陽湖口便與江連無所為江者惟洞庭取江
尚遠水出成江然後與大江者會故雖澤而
以九江號之蓋沒其本已此於江沔合處亦
近三江之名由此生也至揚州則合流已遠
猶曰三江者存其源也猶洞庭受九水以成

澤出而成江猶蒙九號皆存其源之意此不
足為疑端也
震澤底定
震澤者自大庾分支北行其高大者曰黄山
山下聚水分流以為太湖由松江以入於海
今湖州人亦苦水患故必欲令源疏流殺而
後底定也此於彭蠡三江各不相貫北方學
者宜其多誤矣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

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兗徐序草木於土之下。此先言之者，南方草木尤盛，冬夏常青，是以土雖塗泥，田雖下下，而所賦則乃三等，不獨八上之後，蓋亦天地之氣溫煥，種植爲宜也。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

篠簜次於金玉，尚禮樂之器也；木次於齒革羽毛，下用器也。

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數者皆島夷所貢，橘柚以逾嶺者爲美，於時爲島夷矣。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由江入海，由海入于淮泗

荆及衡陽惟荆州

荆山有二，此則南條之荆也，以此山之外表其州，故曰荆州

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

江漢此時未至海也，以前此亦横流，至是而合流滔滔以赴於海，故竟其委言之。洞庭聚九水而出爲江，前此散漫，至是亦中正循軌以入於江，故曰孔殷，蓋所謂三江者，於此備矣。然九江雖言之者，本州之水，不與江漢源遠者同也。

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

沱潛，江漢之別流，雲夢，沮洳之藪澤也。江漢朝宗，故沱潛亦道；九江既殷，故雲夢亦出。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土性田野略與揚州同，而賦亦加等，皆以其地炎燠，種植之利也。至今楚之粟米，四方猶仰賴焉。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

荆之羽毛齒革，適乎南，則在揚之上，金則差揚之下，故其詩序若此。

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

荆地有三邦者貢此諸物也。名或曰著也古

字通周禮祭祀喪紀則聚荼蓋亦大禮所用故與包茅並言璣組猶貝錦蓋一物也

九江納錫大龜

曰錫不與揚豫之錫貢同九江貢此物也有之則獻焉故曰納重之故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兼沱潛者道將北首雖可以沿流行遇有支流勢直北者則取道就之矣江漢與洛不通中間陸道踰之故曰逾

荊河惟豫州

殷都近洛蓋豫州地故曰景員維河維彼荊楚居國南鄉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後雍州漆沮涇灃入渭則詳之此伊瀍澗亦入洛而略之者推於河之尊立文之體也

滎波既豬導菏澤被孟豬

滎濟自河出者又停蓄而後行周禮其浸波溠則二水皆澤名也滎又與菏澤會其水必盛則流入孟豬也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壚疏也疏土曰壤有脈起曰墳墳則幾於疏矣墳則膠而不疏矣上冀州地壤兗青地墳徐則由墳一變而壚今豫州之土上者固壤而疏下者雖墳而亦疏則與冀雜相近間雜山東諸州而猶不同蓋土中氣和故也冀州田下此一等賦高此一等冀總會雜賦爲數又帝畿之內省助勸而人功修也此州單出

田賦遂錯出上上與冀州並者周公曰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夫是以百物阜安然則雖物土性尤關天道也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

纖纊之細者亦防漂濕故入篚

浮于洛達于河

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

梁州江漢出焉故紀岷嶓沱潛而源流備矣

枝流既多隨處疏治故沱潛既道與荊州複

蔡蒙旅平和夷底績

先儒說蔡蒙二山沫水所遷漂疾為患故曰旅平和夷或謂夷人所居蔡氏謂經言底績者皆地名嚴道以西有和州夷道或其地也

按下經云九山刊旅今九州惟梁雍言旅者記曰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雍梁山之宗水之源故特于二州發凡焉

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黎黑也青黎者塗泥之一變故其田與荊揚俱為下則賦降田一等則升與田準而又與不及科負山多陰不如荊揚炎地故也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貍織皮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其西北界須因桓水而來浮于潛以下則與州之所同也逾入兩字錯互吳氏說得之蓋潛固與沔通而沔渭不相涉必也由沔入褒由斜入渭而褒斜之間尚須陸行百餘里曰逾于渭方與荊州逾洛之例合也不曰達于河而曰亂意者河渭合流勢必湍急舟人幹運用力不同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

弱水極西不與州中之水相涸故先之

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

渭汭當與下文同恐非二水也導水渭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此錯言之者

彼以西東為序此以大小為義其主於渭均也渭為大涇次之灃次之漆沮為小故舉涇屬渭者於中而下及漆沮上溯灃水則文義備矣

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略冀州之山則自西而東雍州之山則自東而西終于鳥鼠者渭源所出雍之望也○按上九州之例大約大水居先瀦澤小水次之濶及原隰則水平之效而經理田賦之端也

如兗之九河徐之淮沂揚之三江荊之江漢
豫之伊洛瀍澗入河皆天下大瀆故首紀惟
冀梁首以山者治河自壺口始治江自岷嶓
始也青雍江河皆不經焉而一極西一極東
禹之功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不可不表其
處也故紀嵎夷弱水明跡掩之所盡各從其
大者也天下大勢起於西北故雍之山詳焉
而特曰旅

原隰厎績至于豬野

此原隰豬野恐非地名泛言高下之土皆平
藪澤亦治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三危黑水所經三危既宅黑水順流也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土之色性皆純故田上上然賦下五等者人
功差也冀州中中以堯舜所都賦入為天下
最蓋勞來之功遠矣雍僻西陲雜于戎俗是
以五穀之利未興厥後后稷之孫實君其土
世修農業而以教民故其詩曰信彼南山惟
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文武周公不忘
舊事周原膴膴名于天下矣秦人承之用耕
戰富強遂兼諸侯世變風移非禹之舊矣

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
渭汭

其北境者自積石至龍門西河與南境者會
于渭汭也文勢略與梁州同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言織皮者此三國之西戎亦即敘而時入貢
也荒服之外故附於後蘇氏欲以屬於球琳
琅玕徒見萊夷淮夷鳥夷之隸東州而不慮
彼近而此遠也荒服猶曰世一見況其外
者豈與歲執壤奠者比乎

導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
厎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上以九州為經山水為緯此下以山水為經
州境為緯蓋後世治水皆就一處施功故管

氏以曲防爲戒白圭以鄰壑自矜也禹覽天
下之大勢與天下之大利行所無事而不鑿
爲其要存乎導之而已導之之迹非自源徂
流不可得見也山止而不行亦曰導者山之
高下相因卽水勢所自起循其條理以爲紀
綱故曰導也岍岐荊雍州山在河南壺口以
下皆冀州山在河北故曰逾于河文義當然
岡井山逾亦非人逾也中間言某至某者條
理段落相屬近者也入于海者自言山形至

此沒盡以爲水入禹入者皆非也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
尾
吳氏曰唐志泗水縣有陪尾山泗水出焉孔
疏以爲在安州安陸縣者非
導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
上二條多河濟渭洛淮泗之源流所在北方
之山也故第一條蒙上文不言導此下二條
江漢之源流在焉南方之山也故別以導字
起之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過九江與逾于河同蓋爲洞庭所隔西山勢
斷故越此一支至敷淺原又爲鄱陽所隔而
勢又斷敷淺原朱子以爲廬阜是也此外尚
有一支自大庾嶺分派今之江南兩浙福建
以及廣之東偏皆是其地經言震澤底定則
此地禹亦至焉然其原末之窮也故其山皆
不書○按上四條惟第一條言入海餘三者

或長或短率無入海之文謂禹跡所未經乎
則嵎夷蒙羽蓋施功焉揚山雖不見於經然
三江入處山形必盡是皆入海之地導山之
所當詳也而皆闕焉何也愚於揚山旣知之
矣獨岱爲嶽宗用表青徐之畛遍東卽是其
入海處經文不及以是蓄疑曾因 奏對備
聞山東諸山之脉自營州跨海而來遣官按
覈經十餘年非意之也惟青徐之山從塞外
來揚州之山又自嶺表至二者皆左繞右衛

爲九州濬畎故與四條條理段落在土中者不同。嘗曰禹跡所暨北不踰垣南不出徼而又知三州之山其脉絡有所自於三州之山言入海者則無源於上三條言入海又與入海之山似不相屬也。聖人於所未見則闕如是以從信於禹也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弱水九州之外水也故先之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黑水雖雍梁州界亦非域中之水故次之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此下皆九州之水也導山以北南爲序導水以大小爲序河來最遠而大故先之漢不大於江以入於江而總爲江故先江也濟淮自入海故次江渭洛入河故次濟淮按大陸在冀州河至大陸之北始播爲九而兖州言九河既道豈兖州亦有大陸抑自兖始疏分至冀而始備九河同爲逆河先儒自經分而復合者亦未知然否按其文意但曰九者皆謂之逆河也逆迎也衆瀆皆受大河水者猶迎之也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滙迴也水至北而紆迴停注言滙澤爲彭蠡

則是漢江之水所注入也舊以鄱陽爲彭蠡其來遠矣然鄱陽自受本州諸水出與江會於經文不合且上列揚州舍曰三江而先彭蠡以南北大小之序求之亦皆不合也惟以爲巢湖者近是巢湖無源而受漢江之水滙澤之後既道又有所停蓄而後安流與前三江既入者亦相貫矣北江之說亦於三江及之蓋推其自爲一源者雖至合并猶按南北以存其號無可疑也經言北江中江必有南

江足爲三江之證於此衆說而更別求經外之三江以實揚州之遺無乃所謂棄經而任傳乎

嶓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于滙東爲中江入于海

曰過九江不言會漢者蒙上條也北會于滙則鄱陽是已說者以滙即爲彭蠡然滙猶豬也蠡澤皆得名之於時鄱陽未有名故曰滙也云爾彼云滙滙注之稱此云會合同之號

豈得同乎巢湖在北則系之漢鄱陽在南則系之江以類相屬亦無可疑者蜀江至此北折故曰北會謂當言南會不當言北會者尤非也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濟水惟此不言所導之山蓋其隱見尤與他殊也

導淮自桐栢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河性轉徙而山東之地泰山之麓橫亘不可通故直下趨徐遂與淮合去江三百里天下濟水隱有交流之勢亦古今一大變遷也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九州攸同四隩旣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旣陂四海會同

約上治九州導山水者而總言之有川則有澤或分其勢而收其浸或聚其合而一其歸如人之兩足一止一行相爲用者也故彭蠡三江江漢九江文皆相顧義皆相貫然止者可陂而流者不可障也滌源者去其壅閼使水自洗刷而已陂則防水之害與水之利故二者於洪範爲一潤一下於易爲一險一說一物而兩體二用也四海又廣言之九州旣平治而合一遂通道於九夷八蠻也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
邦
又約上所土物制用賦者而總言之財賦兼貢賦之物六府皆在其中也成賦專乎田賦惟以土穀言也正征也六府修則天下之利興矣然庶土交征而必致其慎焉使貨之出於地者有餘君之取於民者有節上下之間不貴異物賤用物此所謂慎也至於田賦必以上中下之土爲則而施權衡焉或因高而

人功未修則勞來而且輕之或賦重而土地弱薄則寬減而加惠之以是成賦雖一時之宜而萬世可師也

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土地至人民安乃定封建之制廣文德之敎故商頌歌契而曰禹敷下土則方外大國是疆矣契承之而興殷自小國入國無不達者此其成效也既胙之土又命之氏蓋自域中以至方外包乎五服皆在其中文德既修故天下敬服我之能以德先之而無有違我所行者德先猶周語所謂孚先恭先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殺漸遠之勞也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采地在近小國次之大國又次之是時冀幽并皆有牧則甸服有諸侯矣而不言者或以內諸侯別之如前萊夷和作牧而冀州無之

也采地應在畿內或不足則混於近畿者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敎二百里奮武衛
以上言若百里者自內數之言第幾百里以外也此下言若百里者自外數之言此數百里以內也此等皆諸侯不言者蒙侯服也近者出入與天子國度政事遠者禦侮於外幹不庭方詩曰天子撫之又曰萬邦之屏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侯服者言自此以外始建侯也綏服者言諸
侯於天子朝覲享燕之類巡行省視所及懷
撫之道略與侯服等也此外亦有諸侯但或
爲要束以齊一之或以荒忽而寬假之雖與
綏異然亦同所以綏之也大抵聖人之制詳
內略外故九州皆則壤成賦而畿內獨以甸
名粟米之征又加詳焉要此而餘可知也要
荒之君所治者夷蠻所居各流蔡蓋不特以
爲化外之民而且以爲魑魅之地似乎斥

而遠之矣然聖人自有漸化夷蠻之道三苗
猶不敘況其他乎至流蔡者性近夷蠻而且
不若故使其君長以夷蠻之治治之雖曰不
易其俗於內地略然所以因其性移其風而
寓之久者化生之意同也○以上言錫土姓
之事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
錫玄圭告厥成功

聲者德之著教者德之施有聲是以應有教
是以化故曰文命敷于四海此則所謂祗台
德先不距朕行者也○蔡東西言地者自冀
州而東西也其地尙遠也朔南不言地蓋冀
州已處極北獨南方之地長耳故特言其自
朔南暨於南冀帝都不言故南地亦不識也
五服之制舊說謂甸服居中東西南北各二
千五百里然冀州固非土中考之此經則幾
北無州何自而成此制乎愚意此亦就其地
之有者言之如東西南三面此制可行也北

方則闕然未可一槩量也或謂如此則不應
五千之數因五服名王制之中然聲教之所
及則遠矣如上九州西以黑水爲界而又曰
弱水既西南以衡陽爲盡而又曰入于南海
跡既拚矣教亦及焉則此訖於四海者是也
故因州成五服又因至於五千曰州十有二
師又因外薄四海其立言固有法矣用此言
以參此東西朔南之指則是在乎精審致所
及有在九州五服之外者其四方長短偏正

賢之言語訓遠矣

皐陶謨

二典紀行事之始終禹謨記言亦前後更端非一時之言也惟皐陶謨似禹皐一時答問於帝前者衆山陸氏曰皐陶謨洪範傳道之書

曰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人君信蹈其德則聽言者審而於臣下之所謀無不明信任者專而於臣下之所弼無不諧此爲治之要也又因禹之問而申其意謂迪德之道在乎愼修其身而所慮者遠二者蓋持敬謹幾之學也德之見於行者自親者始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身修家齊然後謀無不明而在位皆羣哲弼無不諧而羣哲皆勉輔不出宮庭而天下治者由此道也

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皐陶又申前意謂謨無不明則能知人矣弼無不諧則能安民矣禹於是感乎其道之難蓋明哲有所不周則知人或失誠偶有所未至則安民或乖雖帝堯其猶病諸不敢自以爲能也使帝於是而不難之則當日何以猶憂乎驩兜猶遷乎有苗而懼其民之不安乎何以猶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而懼其人之不知乎

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皐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皐陶言知人雖難然不離乎迪德以知之亦若蒙上之難言不徒聽其言必觀其行而已矣蓋徒聽其言則巧言令色孔壬誠可畏也

取人以身而觀其行則人安慶哉故知人者
亦曰人之行有九德其亦曰其人有德然後
使之事其事耳禹問九德之目而皋陶悉數
之亂者能治事也擾者能馴物也剛以體質
言彊以發用言前五德於柔中見其剛後四
德於剛中見其柔也有是九德之行又必著
其有恒而不變乃稱吉士也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
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

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旣數九德之目因言使之采采之道有三德
則可以爲大夫矣有六德則可以爲諸侯矣
九德咸用則百僚相師百職無廢順時育物
而功成焉此所以適於安民之路也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
官天工人其代之
言旣以德知人又當上下勉爲德以終之事
乃可興民乃可安無教逸欲有邦者心法也

以一日二日之間幾之動者有萬近而公私
邪正遠而興廢存亡不可不謹也無曠庶官
者治法也以人君奉若天道一官廢則天道
於是而不行矣不可不修也

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
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天敘天秩天命天討皆所謂天工也厚人倫
而以禮等殺之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也

顯有德而以刑弼輔之所謂道之以政齊之
以刑也皆治法也然行德禮者在乎恭敬以
協於中施政刑者在乎勤愼以要於寬治法
歸乎心法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
下敬哉有土
典禮者天之所以彌民天聰明也然於民之
良知良能驗之而已矣命討者天之所以鑒
民天明畏也然於民之善善惡惡徵之而已

矣此天人無間之理達乎上下者也故順天
道則民安矣雖曰惠乃黎民懷之然至有罪
如驩兜有苗者討之何非安民之事而又何
相怍之有乎
皐陶曰朕言惠可厎行禹曰俞乃言厎可績皐陶
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曰贊贊襄者曰日贊之又贊以成其治也知
人安民禹之難之爲其道之難盡也故皐陶
稱天以矣之任天工者尙在帝心者也行天

敘天秩天命天討者順帝之則者也患乎身
之不修德之不迪無以奉承天意不患乎人
之難知民之難安也此窮本極源之論

益稷
蔡傳說是蓋篇名益稷更無謨字可知即皐
陶謨之分也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
孜孜皐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
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曁益奏庶鮮食
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曁稷播奏庶艱食
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皐陶曰
俞師汝昌言
帝命禹昌言禹謂皐陶之言已盡我無可言
也惟思孜孜勤事而已皐陶非不知其勤事
之實而又問之者欲禹具述本末更知其所
以經理之要聖人之虛也洪水泛濫道皆不
通乘四事者以隨山而相水勢刊木而通道
路此其始事也斯時也地未可耕民未能相

往來教之以鳥獸魚鼈爲食而已旣乃先從
下流疏通使九川皆入於海孟子所謂掘地
而注之海者此其繼事也於是復從上流濬
治使畎澮皆入於川孟子所謂水由地中行
而歸於江淮河漢者此其終事也至是則地
漸可耕民相來往教以稼穡艱難之利而以
鮮食佐之猶謂未足也使之勤遷其所居貨
以其有者易其無者衣用咸足然後民得一
意耕作而萬邦治矣化卽貨古字通爾案禹

治水之要無出於數言者故禹貢首言隨山刊木定高山大川及乎施功自兖青徐揚始而迄於荊豫梁雍焉勤勞八載而皆行所無事此所以謂大智也抑觀禹所謂及孟子所述水土之平益稷實終始之史者雖以文繫離篇其亦表而出之之意歟

禹曰都帝愼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此禹他日之言非蒙上義蓋惟俞爲然其言之辭餘如都於吁皆發歎都者有所善而欲陳之不與俞類也愼帝位者必先定其志正其心所謂安汝止也然後惟幾而慮之也周惟康而處之也當又必資於輔弼之直又必凡動皆順民心而答其徯望之志如此以明受天命則命必申重而休美矣禹之斯言蓋括皐陶前謨之指申爲帝誦之者故帝已歎契於心而惟適其弼直之言而歎詠之鄰者親睦之意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

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敍皐陶方祗厥敍方施象刑惟明

此雖蒙臣鄰之意然亦他日之言也翼爲以股肱言明聽以耳目言左右有民易所謂左右民也宣力詩所謂奔走禦侮者也十二章之衣別爲五服將以承祭祀辨上下命有德賜有功欲其明之者以此非責以更采染人之事也六律以節五聲五聲以被八音五言者五聲所歌奏之言則詩是也治忽猶治亂也察治亂以出納五言即陳詩以觀民風之事也舜欲爲安內治外制禮作樂之事責臣

下之助成之而又申以弼直之意欲四鄰者面從背議四鄰將有非之者詩云亦云可使怨及朋友不可不畏也頑讒所謂讒說殄行者也工官也設納言之官以稽之又時而宣揚告戒之因以加賞罰焉案左右有民而宣力四方即禹稷契皋陶伯益等之職觀象作服其大者用之郊社宗廟即夷之職六律五聲八音即夔之職慮有讒說殄行而爲之納言即龍之職也帝約命官之意而申明之

者如此禹然其言而猶欲帝以用賢修德爲本蓋舉直則不仁者遠矣身修則人治矣謹者與於禮敬應乎外於事言修身而直以丹朱爲戒蓋惟聖罔念作狂不嫌於引喻非倫也禹又言己亦懲於丹朱之惡而勤勞於外者如此然苗猶頑不即工蓋亦己德之未至耳欲帝之思念之也五服五千說見禹貢十二師即十二牧也九州爲正幽并營爲附舜典總言之禹貢則以正者統之也五長五方

諸侯之君長也帝言汝之功既足以導朕德矣臯陶又敬承其功而明刑以爲教是二人者眞得直之臣矣嘉納其言而深許之也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此兩記夔言以見舜治之成也案周禮樂有四節始而升歌則此搏拊琴瑟以詠是也次

而笙入則此下管是也三而間歌則此笙鏞以間是也終而合樂則此簫韶九成是也第二節輕者以笙儀禮鄉飲酒燕射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南陔白華華黍是也重者以管禮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是也此舜宗廟重樂故云下管也笙鏞皆鐘磬之名與歌聲相應者曰鏞鐘鏞磬與笙聲相應者曰笙鐘笙磬第三節之樂歌奏迭作故曰笙鏞以間也知簫部九成爲合樂者凡樂將終而後

舞入簫韶舜舞也舜舞有九成猶武舞有六成樂記孔子告賓牟賈者可見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兪往欽哉

此記有虞君臣賡和交儆以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聖人之治所其無逸也惟時者敬天之常存惟幾者謹事於方動二者所以勑天之命也舜警其臣故先股肱皋陶警其君故先元首皋陶言爲君者率之於先守之於終省之於後則大要舉而下無遁情矣所謂明也若智欲徧物事必放兼是之爲叢脞此似明而非明臣下反爲之退諉萬事反以之廢壞矣夫叢脞者將以作勤而興事也而其效乃相反故荀卿曰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仲弓言居敬行簡而夫子然之又

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程子謂堯舜心法至今在者此也

禹貢會箋十二卷圖一卷

（清）徐文靖撰

清雍正乾隆間志寧堂刻徐位山六種本

禹貢會箋十二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徐文靖撰。文靖字位山、當塗人。雍正癸卯舉人。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詞、試不入格。十七年又薦舉經學、特授翰林院檢討。是書首列禹貢山水總目、以水經所載爲主、附論於下。次爲圖十有八、各係以說。書中皆先引蔡傳而續爲之箋、博採諸書、斷以己意。如汾水西入河、非東入河。徒駭卽河之經流、非別有一經流。三江旣入、終以南江北江中江爲正。九江在潯陽、非洞庭。皆不爲蔡傳所囿。至於蔡山則闕其所疑、不主寰宇記周公山卽蔡山之說。於惇物則取金史地理志、謂在乾州武亭縣、今武功縣之東南二百里。三危山引西河舊事爲昇雨山、謂史記注作卑羽山、蓋字之誤。並辨胡渭之誤、皆具有考證。蓋說禹貢者、宋以來棼如亂絲、至胡渭雖指出而摧陷廓除、始有條理可案。文靖生渭之後、因渭所已言而更推尋所未至、故較之渭書、益爲精密。蓋繼事者易有功也。惟信山海經竹書紀年太過、是則僻於好古、不究眞僞之失耳。

序

天下之名山大澤不勝數也其見之于禹
貢者山澤六十有餘耳自漢晉唐宋以迄
于今言禹貢者不下數百家求其于其山
川澤確有證據而一一無舛錯者了不可
得蓋高者遐搜冥討競為新異安有穿鑿
卑者鈔錄舊文畧加增省毫無所發揮證
驗則以前人之成說橫據于中而不復尋

流溯源更加探索以致此也當塗徐位山
先生鴻才博學著述等身康熙壬辰歲所
纂有禹貢會箋凡十二卷以禹貢聖人之
經苟非績累前聞旁蒐衆說貫析奇疑毫
無繆誤者何敢輕以問世故所刻有山河
兩戒考管城碩記竹書紀年統箋共六十
餘卷久已進呈
御覽凡行篋内而是書藏之巾箱垂四十二年

而未肯示人庚午春安徽巡撫衛保舉經
學奏稱立品端方淹貫經史雖年踰八旬
現在著書立說精神尚健幸未應
詔入都壬申
恩科特授檢討第一給假旋里時年八十有八
矣燈下猶蠅頭細書不需眼鏡爰出從前
之禹貢會箋逐一讐校如山海經之雷澤
在吳而舊誤以為禹貢之雷夏禹初封虹

為夏伯在江淮南地饒産翟為夏翟舊承
周禮注以染夏為采名泗濱浮磬即邳磬
左傳浮來之山即邳來之山舊以為浮生
土中不根著者周職方荊州其川江漢揚
州其川三江漢不在三江之數舊乃以漢
為北江漢志九江在尋陽傳以九江為洞
庭則經文九江孔殷不當在江漢朝宗之
下如此類者不可枚舉皆發前人所未發

其有功于翼經者佃如余夙景仰先生之為人雅重其湛深經術洵可稱立言不朽勉力授梓公諸同好以為後學之司南禹貢六十有餘之山澤展卷瞭然無復致有迷津之嘆者從可識也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守先待後豈虛語哉

乾隆十八年陽月上澣淳溪後學趙　升

文冕頓首拜序

禹貢圖序

周公職錄曰黃帝受命風后授圖割地布九州是九州本依圖而立也水經注曰禹理水觀于河見白面長人魚身授禹河圖而還于淵是禹之治水亦依圖而治也自是而後夏少康使商侯冥治河帝杼十三年冥死于河殷祖乙避河遷耿二年圮于耿復遷于庇求如禹貢之治水難矣鄭樵

通志曰桀焚黃圖夏圖所繇盡亡也爾雅九州說者皆以為商制圖無聞焉周圖書大備大司徒掌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司險掌九州之圖知山林川澤之阻漢入關收秦圖書得具知天下阨塞武帝時齊人延年上書言河出昆侖經中國注渤海是其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可按圖書觀地形令水工準高下開大河上領

出之胡中明帝永平中議治汴渠上引樂浪人王景問水形便因賜景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禹貢之有圖尚已後世圖事闕畧晉司空裴秀惜之乃潭思著禹貢地域圖十有八篇其制圖之體有六一曰分率二曰準望三曰道里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悉因地制形王隱晉書曰裴秀爲司空作禹貢地域圖事成奏上藏於祕

府爲時名公誠有所慕而云也唐大衍山河兩戒取禹貢三條四列之說而不及圖程大昌撰禹貢論繪圖三十有一鄭東卿著尚書圖禹貢山澤圖二十有五然皆未有見余家藏有六經圖禹貢圖一二而已又所藏宋大觀中地理指掌圖其中有帝嚳及堯九州圖舜十二州圖禹迹圖然臚列當時郡縣於禹貢山澤六十餘地不能

備載少嘗見艾千子禹貢圖簡而能該第從前譌誤尚未駁正章氏本清圖書編名山大澤皆有圖不專爲禹貢設故雖有圖而不精近見王太史鵲林刻乃祖禹貢圖胡氏朏明禹貢山澤間有圖而圖之前後左右少有脉絡可尋此圖禹貢者所呂禁也陸氏文裕曰余嘗欲取今之州縣推而上之會于禹貢之命名以著古今之離合

遷改爲一書志誠偉哉余竊有志而未逮顧已爲禹貢會箋一書又何能已于圖也爰列圖若干于前并以圖說附注之稍訂其譌誤如此後之君子按圖而興感思大禹明德之遠而不爲小智之鑿則又會箋繪圖者之私願夫

乾隆十八年歲次癸酉仲冬長至日　八十九叟位山徐文靖自識

禹貢會箋凡例

一冀州舊圖依蔡傳涞水出單懷西今按周職方并州其川涞易非冀州浸也山海經沁水注河入懐東南因改從沁舊以洞庭為九江今據經九江孔殷在江漢朝宗之下仍依漢志九江在尋陽餘放此

一禹貢圖古矣嘗有閗漢明帝議治汴渠賜樂浪人王景禹貢圖當猶是汉秦圖書所得晋司空裴秀著禹貢圖十八篇序載于晋史而圖不傳今為圖多參取芝全子問採之六經圖指掌圖而至於駁正譌誤不敢附會前人

一會箋取四海會同之義蓋雜採經傳子史九流百家支分派別悉會于一猶百川歧沆汉港悉會于海使有所歸也

一仰觀俯察皆學者窮理之事然仰觀易俯察難周天三百六十五度試登高望之皆可一覽而知而至於地理不然數十里之外目力所不及足跡所不周即或親歷其境東西易位高下頓殊而欲確指其山澤所在以求無舛于經則將指延安之各以為禹貢之漆沮据安豐之石以為禹貢之大別說非無本其實疎也

一是編主于駁王疑誤故列蔡傳于前是者可之不是者否之要皆各有所証發寧可得罪於先賢不敢貽誤於後學漸至白日塵昏聖經蕪穢也

一會箋於近纂禹貢者略加考訂如山海經漢水出鮒鰅之山漢乃漾譌而郭注妄引嶓冢導漾東流為漢近遂以鮒鰅為嶓冢之別名西河舊事三危山俗亦謂并雨山夏本紀注譌作卑羽山今仍因之譌以傳譌伊于胡底故于是編中約略正之

一胡氏禹貢錐指考訂漢唐注疏最為詳密謂釋禹貢者莫先於安國之書傳安國武帝時人孔穎達所謂身為博士具見圖籍者也今觀其注禹貢山水地名並識預譌奚不甚分明菏澤在定陶而云在湖陵伊水出盧氏而云出陸渾澗水出新安而云出澠池橫尾山北去淮二百餘里而云淮水經陪尾江水南去衡山五六百里而云衡山江所經又若穀城為瀍水所出魏始有穀城入河南而傳云瀍出河南北山金城郡乃昭帝置而傳云積石山在金城西南孟津在河陽之孟地東漢始移其名于河南而傳云在洛北明非西漢人手筆此等考證真發前人所未發會箋中不敢勦襲雷同而又不忍為割愛故列于此

一漢劉秀上山海經奏曰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皆聖賢之遺事古文之著明者也

禹貢與山海經猶春秋內外傳也禹貢之山水多具見于山海經以禹之經解禹之書其不致有譌誤者少矣故會箋于山海經所引為多

一宋易氏祓字彥祥別號山齋所著禹貢疆里記胡朏明謂其書亡余於徐常吉禹貢解中備錄原文冀藉以廣其傳云至以澧水為醴陵九江為洞庭蓋襲漢宋人之說亦小疵也

一趙君文冕以明經考授黟佐好古嗜學蓄書甚多時名下士無不延引講習賞析奇疑家淳溪距余舍丹陽湖沚僅二十餘里且素有競道因得以文字往來余年近九旬閑居無事檢舊所得禹貢會箋十二卷郵請辨正承雅誼捐資命工立加剞劂余垂老而不能藏拙者趙君意也謂是編可與問世藉以為後學司南則余何敢

禹貢山水總目

當塗 徐文靖位山箋
高淳 趙 弁文冕訂

余讀蔡西山書傳於禹貢一書大抵據水經以立言耳世所傳水經不著名氏或以為郭璞或以為桑欽酈注亦未嘗明言今閱孟堅地理志中山國北新成縣桑欽言易水出西北東入滱張掖郡丹縣桑欽以為導弱水西至酒泉合黎丹陽陵陽縣桑欽言淮水出東南北入江平原高唐縣桑欽言漯水所出上黨屯留縣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則水經為欽作無疑矣水經四十卷末自志云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凡六十其所載郡縣多西漢後則又似非欽作者前書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諸篇多古文說敷傳至平陵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欽蓋漢成帝元帝時人經稱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下雋前志屬長沙郡後漢郡國志同則此所載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凡

六十大抵皆鄭氏之注述欽言也因列其總目於
前所有譌誤者幷注於下

泰山爲東嶽在泰山博縣西 按竹書紀年堯七十四年虞舜初巡四岳舜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爲五岳長王者受命恒封禪之

霍山爲南嶽在霍山潛縣西北 鄭注云天柱也又郭璞注爾雅云霍山在潛縣別名天柱山漢武以衡山遼遠讖緯以霍山爲岳故祭之今按爾雅云江南衡人云霍山爲南嶽蓋衡山本名霍山尚書大傳曰舜元年巡狩四嶽元祀代泰山中祀大交霍山貢兩伯之樂焉則霍山之名起於虞舜何云從漢武始也漢特移祀於天柱名霍山耳漢志廬江潛縣注天柱山在南不言霍山

華山爲西嶽在弘農華陰縣西南 鄭注云古文之惇物也今按輿地志扶風武功縣垂山古文以爲惇物初未嘗言華山也又漢志弘農十一縣無華陰縣華陰縣屬京兆尹太華山在南注並誤也

雷首山在扶風蒲坂縣東南 按竹書紀年帝堯五十年遊于首山乘素車玄駒即是山也後世因名爲堯山故漢志云河東蒲坂有堯山雷首山在南

砥柱山在河東太陽縣河中 按師古注漢書云底柱在陝縣東北山在河中形若柱也漢武帝時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底柱之艱敗亡甚多即是山也

王屋山在河東垣曲縣東北 孔安國曰王屋山在冀州之南河之北

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西北 按前志河內山陽縣東太行山在西北後志在河內野王

恒山爲北嶽在中山上曲陽縣西北 按前志常山上曲陽恒山北谷在西北禹貢恒水所出東入滱後志中山上曲陽

碣石山在遼西臨渝縣水中 按前志右北平驪城縣大揭石山在縣西南遼西臨渝縣有渝水絫縣有碣石水南入官後志遼西臨渝縣注引山海經碣石之山繩水出焉此注從後迎

析城山在河東濩澤縣西南 漢志同應劭曰有濩澤在西北括地志析城山在澤州西南七十里

太嶽山在河東永安縣 按漢志河東彘縣霍太山在東應劭曰順帝改曰永安

壺口山在河東北屈縣東南 漢志同按括地志壺口山在慈州吉昌縣西南五十里冀州竟也

龍門山在河東皮氏縣西 按史記始皇本紀禹鑿龍門通大夏決河亭水放之海後漢志云馮翊夏陽縣有龍門山是也初未嘗有言皮氏西者據左傳杜預注云于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括地志故耿城在龍門東南十一里是龍門在皮氏縣西也

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河上 按漢志夏陽故少梁秦惠王十一年更名禹貢梁山在西北公羊傳梁山河上山也

荊山在馮翊褱德縣南 按孔安國書傳曰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漢志馮翊褱德縣禹貢北條荊山在南洛水東南入渭傳蔡說以延安之洛水爲即禹貢之漆沮水也漢

志周之亦誤

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 漢志美陽縣禹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括地志云山在岐州岐山縣東北十里

闕山在扶風汧縣之西 按漢志扶風汧縣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北有蒲谷鄉弦谷中汧水出西北入渭又吳山一名吳嶽周禮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即吳山也禹貢無闕山止二汧縣之爲荅吳山耳

隴山 按漢志隴西有隴坻師古曰即今之隴山也禹貢無隴山不審何以列此北地史記始皇本紀二十七年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正義曰括地志云雞頭山在成州上祿縣東北二十里酈元云蓋大隴山異名也後漢書隗囂傳云王孟塞雞頭山即此也本傳注雞或作笄蓋汧山西接隴隔通謂之隴山也汧音牽

終南山惇物山在扶風武功縣西南 按漢志扶風武功縣有太壹山古文以爲終南武功縣垂山古文以爲惇物是二山皆在武功西南

須山在隴西臨洮縣西南 按禹貢無須山須當是頃之譌漢志隴西臨洮縣禹貢西頃山在縣西南部都尉治也南部二字屬下不得以西南爲句疑誤讀也

嶓冢山在隴西氐道縣之南 按漢志隴西氐道縣禹貢養水所出不云嶓冢惟隴西西縣下云禹貢嶓冢山西漢水所出南入廣漢白水至江州入江後漢郡國志漢陽西縣故屬隴西有嶓冢山西漢水鄭玄曰西在隴西西今謂之八充山據五帝紀注作兌山今本後志作八允吮漢分允字爲八充也

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 按後漢郡國志隴西首陽縣有鳥鼠同穴山穴地入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地道記曰有三危三苗所處益當日分北三苗析爲三處一在此一在燉煌縣南一在零陵東南所謂分北三苗也北古別字

積石山在隴西河關縣西南 按漢志金城河關縣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此注云隴西誤

都野澤在武威縣東北 禹貢豬野史記作都野漢志武威郡武威縣休屠澤在東北古文以爲豬野澤

合黎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 按會水當作會水漢志酒泉郡有會水縣無合水也亦不言有合黎山惟張掖刪丹縣注桑欽以爲導弱水西至酒泉合黎故水經云北至酒泉會水縣入合黎山腹

流沙地在張掖居延縣東北 按漢志張掖居延縣居延澤古文以爲流沙然經言西被不應於東北求之後漢燉煌郡注引耆舊傳曰水有懸泉之神山有鳴沙之異則流沙古燉煌之西爲是矣

三危山在燉煌縣南 按漢志武帝後元年分酒泉置燉煌郡山海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入于南海師古曰至燉煌過三危也

朱圉山在天水北冀縣南 按漢志天水冀縣朱圉山在縣南梧中聚

岷山在蜀郡湔氐道西 漢志湔氐道禹貢㟭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南至江都入海

嶓冢山在弘農盧氏縣南按漢志有熊耳山在弘農盧氏縣無嶓冢山也此乃注誤

荊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按漢志南郡臨沮縣禹貢南條荊山在東北漳水所出東至江陵入楊水酈注曰今漳水於當陽縣之東南一百里餘而右會沮水志云入楊水非矣

內方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按漢志竟陵縣章山在東北古文以為內方山後志作立章山

大別山在廬江安豐縣西南按漢志六安國安豐縣禹貢大別山在西南杜預曰左傳吳與楚夾漢自小別至于大別然則二別近漢之山無緣得在安豐也

外方山嵩高山也按爾雅山大而高曰崧禹貢無中嶽之名故以為外方也

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按前志南陽平氏縣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後志平氏縣桐柏大復山淮水出經但言桐柏何也荊州記曰桐柏淮源涌發其中諸流三十里出大復山南為但古桐柏宜矣

陪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按漢志江夏安陸縣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為陪尾山程大昌日記以為泗水縣有陪尾山乃禹貢陪尾也

衡山在長沙湘南縣南按後志長沙湘南縣衡山在東南郭璞曰山別名岣嶁音苟

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按前志有下雋後志長沙有下雋史皆不言酈注以九江在下雋縣西北此非水經之古也桑欽乃西漢成帝時人班志何不引乎桑傳乃據之謂洞庭為九江范致明撰岳陽風土記以下雋地在岳州部以洞庭為九江亦在下雋之西南何從在西北乎見經文九江孔殷在江漢朝宗之下若使洞庭為九江則經文當云九江孔殷江漢朝宗于海矣且安知下雋西北不為東北之為尤以為確據乎

雲夢澤在南郡華容縣之東按爾雅楚有雲夢郭注今南郡華容縣巴丘湖也

東陵地在廬江金蘭縣西北按前志廬江金蘭西北有東陵鄉淮水出焉楊引盧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又丹陽陵陽縣江桑欽言淮水出東南北入大江前古賨江出東南入江今此又言淮水出東南八江經有一溪金蘭縣不見南志雖此注云今蘭縣又決水注云決水又南北逕水注之其水導源盂江金蘭縣西北東逕郊大蘇山即灌水也此二處皆有[illegible]字兩漢志皆不載存此以補其缺

敷淺原地在豫章歷陵縣西南按漢志豫章歷陵縣南傅昜山傅昜川在南古文以為敷淺原傅讀曰敷昜古陽字今皆為傳昜為傅陽矣

彭蠡澤在豫章彭澤縣北按漢志豫章彭澤禹貢彭蠡澤在西此云北誤

中江在丹陽蕪湖東至會稽陽羨入于海按漢志丹陽蕪湖縣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illegible]曰范蠡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今盧江臨丹陽蕪湖縣是也

震澤在吳縣南五十里按漢志會稽吳縣具區澤在西古文以為震澤南江在南東入海南江在吳縣南震澤在吳縣之西此云震澤在縣南誤也

陶丘在濟陰定陶縣之西南按漢志禹貢陶丘在西南陶丘亭郭璞曰今濟

陰定陶城中有陶丘益西南有阜丘亭乃謂舜陶於河濱設耳

菏澤在定陶縣東按漢志禹貢菏澤在定陶東菏音柯

雷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按漢志濟陰成陽縣禹貢雷澤在西北括地志濮州雷澤縣本漢郕陽縣在州東九十里

菏水在山陽湖陸縣南按上言菏澤此不當又言菏水據漢志山陽湖陸縣禹貢浮于淮泗達于河水在南則此菏水當作河水也禹貢豫州浮洛入河鄭玄注曰因洛入河也故特志之

蒙山在太山蒙陰縣西南按漢志蒙陰縣禹貢蒙山在西南顓臾國在蒙山下

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東北按爾雅魯有大野宋注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

漢時屬山陽晉屬高平

大邳山在河南成皋縣北按大邳漢志不載括地志云大邳山今名黎陽東山又曰青壇山在黎縣南七里今此注云在成皋非也

明都澤在梁郡睢陽縣東北按孟豬史記作明都周職方青州其澤藪曰望諸鄭注望諸明都也在睢陽

益州沲水在蜀郡汶江縣西南其一在郫縣西南皆還入江按漢武帝元朔二年改梁州曰益益即梁也前漢志蜀郡汶江縣江沱在西南東入江又郫縣江沱在西東入江

荊州沲水在南郡枝江縣三澨地之南在邛縣之北

漢志南郡枝江縣江沱出西東入江三澨在竟陵邛當作郢郢縣名也此云邛誤

禹貢會箋圖目次

冀州圖　冀州考
兗州圖　兗州考
青州圖　青州考
徐州圖　徐州考
揚州圖　揚州考
荊州圖　荊州考
豫州圖　豫州考
梁州圖　梁州考
雍州圖　雍州考
導山圖　導山說
導水圖　導水說
導水先後圖　導水先後說附里數
任土作貢圖　任土作貢說
三江圖　三江考
九江圖　九江考
九河圖　九河說
九州總圖九州沿革附　九州同異考
五服圖　五服圖說

冀州考

禹貢冀州既載舜以冀州南北濶大分衛水為并州燕以北為幽州並置牧周禮職方河內曰冀州山曰霍數曰楊紆川曰漳浸曰汾潞其在天官昴畢則趙之分野尾箕則燕之分野兼得秦魏衛之交秦一天下置郡為鉅鹿邯鄲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河東上黨太原代郡鴈門雲中及三川之北境漢武置十三州此為冀州幽州并州後漢並因前代為冀州幽州并州魏晉並因之唐分置十五部此為河北道河東道兼分入都畿關內道宋承唐制冀州之境為河北河東兩路又分河北為東西二路

兗州考

禹貢濟河惟兗州舜置十二牧兗州其一也周禮職方河東曰兗州山曰岱藪曰大野川曰河泲浸曰盧維其在天文營室東壁則衛之分野秦得魏宋齊趙之交秦一天下置郡此為東郡碭郡之東北境齊郡之北境鉅鹿上谷二郡之東境漢武置十三州此為兗州後漢並因前代魏晉亦置兗州永嘉之後陷于石勒宋武平河南又得其地置兗州宋末其地入後魏唐分置十五部此為河南道宋以魏博貝滄德棣為河北東路濮鄆濟為京東西路滑為京西北路

青州考

禹貢海岱惟青州舜分青州為營州皆置牧周以徐州合青州其土益大周禮職方正東曰青州山曰沂藪曰孟猪川曰淮泗浸曰沂沭其在天官虛危則齊之分野秦平天下置郡此為齊郡琅琊之東境遼東秦亂項羽宰割天下以其地為國曰膠東齊濟北漢武置十三州此亦為青州後漢因之晉魏亦因之宋分為青冀二州後入後魏唐分置十五部此為河南道河北道宋為京東東路京東西路黃子鴻曰青州鎮曰沂山鄭康成謂沂水所出今沂水實出雕崖山北去東泰山尚五十餘里則古沂山當兼指北諸峰始據沂山之名于東泰山而祀之其實二山不可混也

禹貢會箋

卷之

徐州圖

二

徐州考

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亦舜十二牧之一周幷徐州入青州今分入兗州之域在天文奎婁則魯之分野兼得宋齊吳之交秦平天下置郡此爲泗水琅琊之西境薛郡漢又加置東海郡漢武帝置十三州還以其地爲徐州後漢並因之前代魏晉亦曰徐州自元帝渡江徐州所得惟半而已宋初因之明帝初地入後魏唐分置十五部此爲河南道唐末海泗二州爲楊行密所據其後爲南唐宋分爲京東路京西路

禹貢會箋

卷之

揚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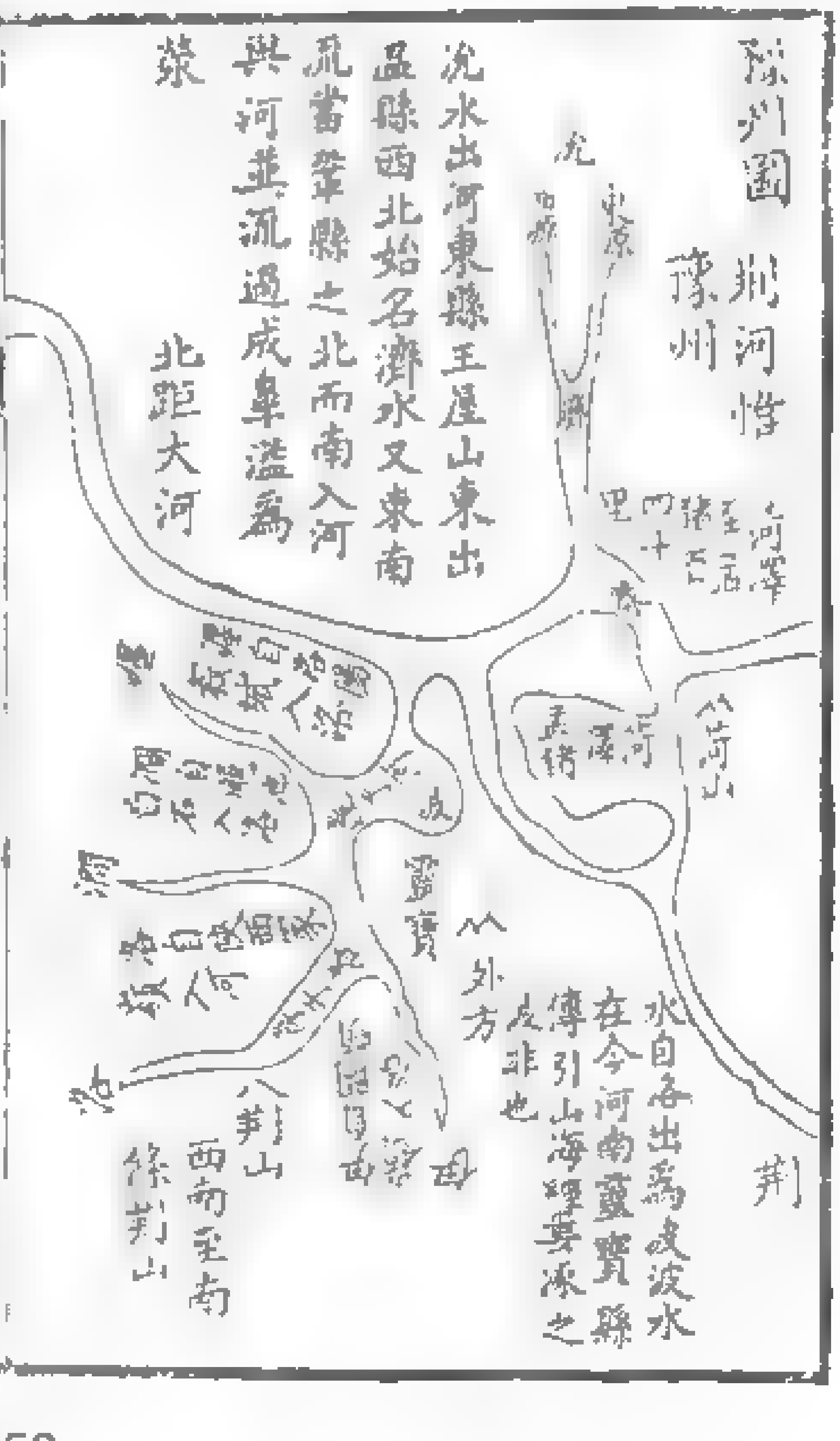
三

揚州考

禹貢淮海惟揚州舜置十二牧揚州其一周禮職方東南曰揚州山曰會稽藪曰具區川曰三江浸曰五湖在天官斗則吳之分野兼得楚及南越之交秦兼天下置郡此爲九江鄣會稽閩中南海郡之東境武帝置十三州此爲揚州後漢因之三國時淮南屬魏而江南屬吳魏晉亦置揚州元帝渡江揚州遂爲王畿領江東浙江地宋孝武分浙東爲東揚州後罷揚州以其地爲王畿而東揚州直云揚州尋復舊唐分置十五部此爲淮南道江南道江南西道宋爲淮南東西路浙東西路江東西路福建路

荊州考

禹貢荊及衡陽惟荊州舜置十二牧荊州其一周禮職方正南曰荊州山曰衡藪曰雲夢川曰江漢浸曰潁湛春秋至戰國時並為楚地其在天文翼軫則楚之分野兼得韓秦之交秦兼天下置郡此為南郡黔中長沙南陽之東境漢武置十三州此為荊州後漢及晉並因之宋分置荊州司州郢州雍州荊州齊亦因之唐分置十五部此為山南東道江南西道黔中道兼分入淮南及嶺南道宋乾德元年平荊湖三年平蜀始盡得古荊州之地後為荊湖北路荊湖南路及夔州之施黔思播等州云



豫州考

禹貢荊河惟豫州舜為十二牧之一周禮職方河南曰豫州山曰華川曰滎洛藪曰圃田浸曰波溠其在天官柳七星張則周之分野房心則宋之分野觜觿參則魏之分野角亢氐則韓之分兼得秦楚之交秦分天下置郡為三川碭潁川南陽郡之東境北境南郡之北境漢武置十三州此為豫州後漢為司隸豫州魏亦司晉分置司州及豫永嘉之亂豫州沒於劉石符姚宋初有其南境置豫州唐分置十五部此為都畿道河南道兼分入山南東道及河東道五代並都汴宋因之豫州之境為京師輔郡置京東京西二路

梁州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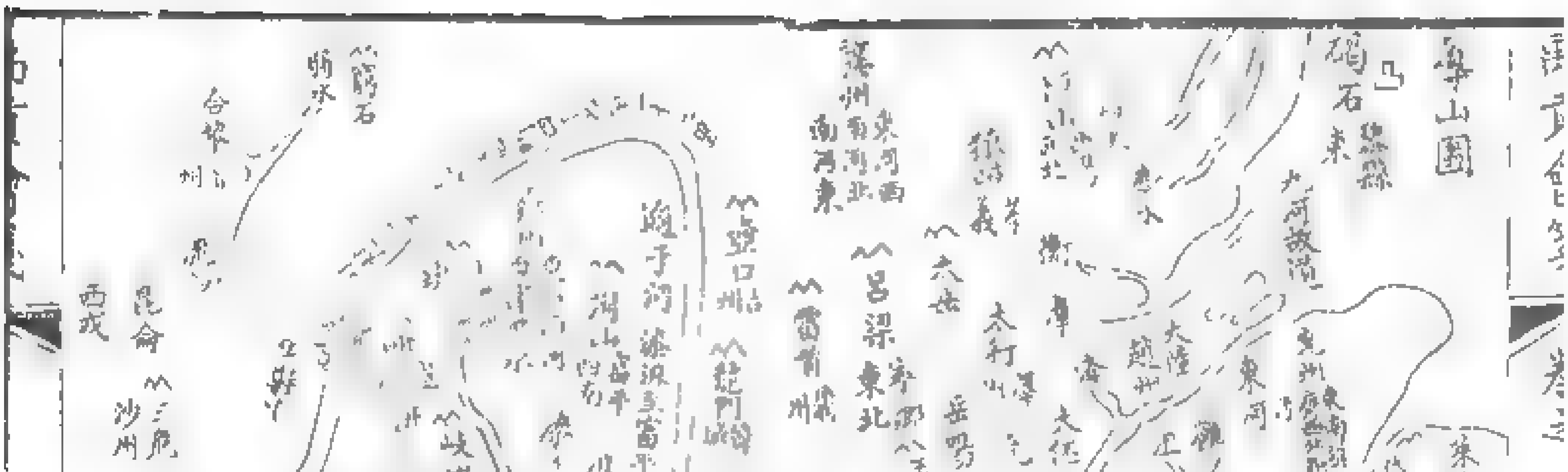
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自漢川巳下諸郡皆其封域舜置十二牧梁州其一周禮以梁州并雍州於天文爲參之宿亦參之分野又得楚之交秦分天下置郡爲漢中巴蜀隴西郡之南境漢武置十三州改梁爲益獻帝末劉備據其地魏末得之分置梁益二州晉初因之後又分益州南境置寧州宋梁益寧三州並因前代更置秦州齊及梁初多同之後魏得漢中亦曰梁州唐分置十五部此爲山南西道山南東道劍南道並分屬京畿隴右道及黔中道宋平孟蜀分爲益州利州梓州夔州四路云

雍州考

禹貢黑水西河惟雍州舜置十二牧雍其一也周禮職方正西曰雍州山曰岳藪曰弦蒲川曰涇汭浸曰渭洛京得爲貢界州之地周自武王都于豐鎬則雍州爲王畿及平王東遷一各邑以岐豐之地賜秦其在天文東井輿鬼則秦之分野東得魏趙之交始皇置四十郡此爲内史上郡北地九原隴西之云中之西南境漢武置十三州以其西偏爲涼州又置司隸領三輔後漢並如前代晉置雍州秦州涼州後魏置北秦雍南秦二州唐置十五部此爲京畿關内道隴右道宋爲陝西路及河東路

導山

山海經禹曰天下名山經五千三百七十六萬四千五十六里其餘小山甚衆不足記　管子曰凡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出銅之山四百六十有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有九山海經華山削成而四方高五千仞其廣千里博物志泰山一曰天孫漢官儀泰山東上七十里至天門五岳圖云恒山高三千九百丈七尺上方三十里周廻三千里　戴延之西征記嵩山東謂太室西謂少室相去十七里嵩其總名也少室高八百六十丈與太室埒等徐靈期南岳記禹刻石書名山之高南岳丈云高四千一十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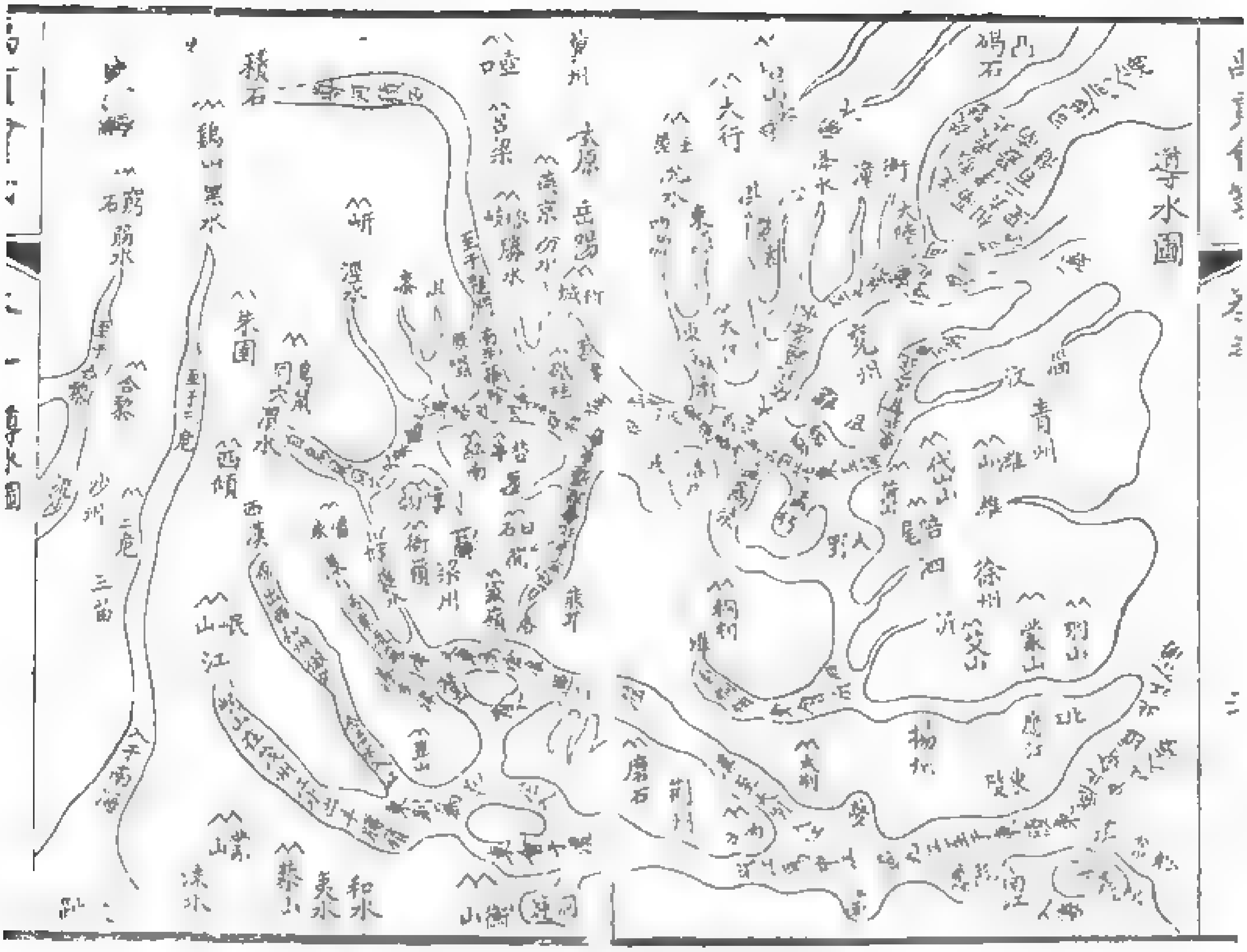


導山說

蔡傳曰王鄭有三條四列之名皆爲未當余按三條禹融以岍爲北條西傾爲中條嶓冢爲南條不自王肅始也班志有南條荊山北條荊山漢張旭華岳碑序布五方則是其兩列三條則居其中三條之說自古有之四列鄭玄以岍爲陰列西傾次陰列嶓冢次陽列岷山正陽列蓋岍岐之列河水所經西傾之列伊淮渭所經皆在北條爲陰嶓冢之列漢水所經岷山之列江水所經皆在南條爲陽蔡傳以三條四列皆爲未當據導字分之爲南北二條蓋本唐天文志云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也其實一而已

導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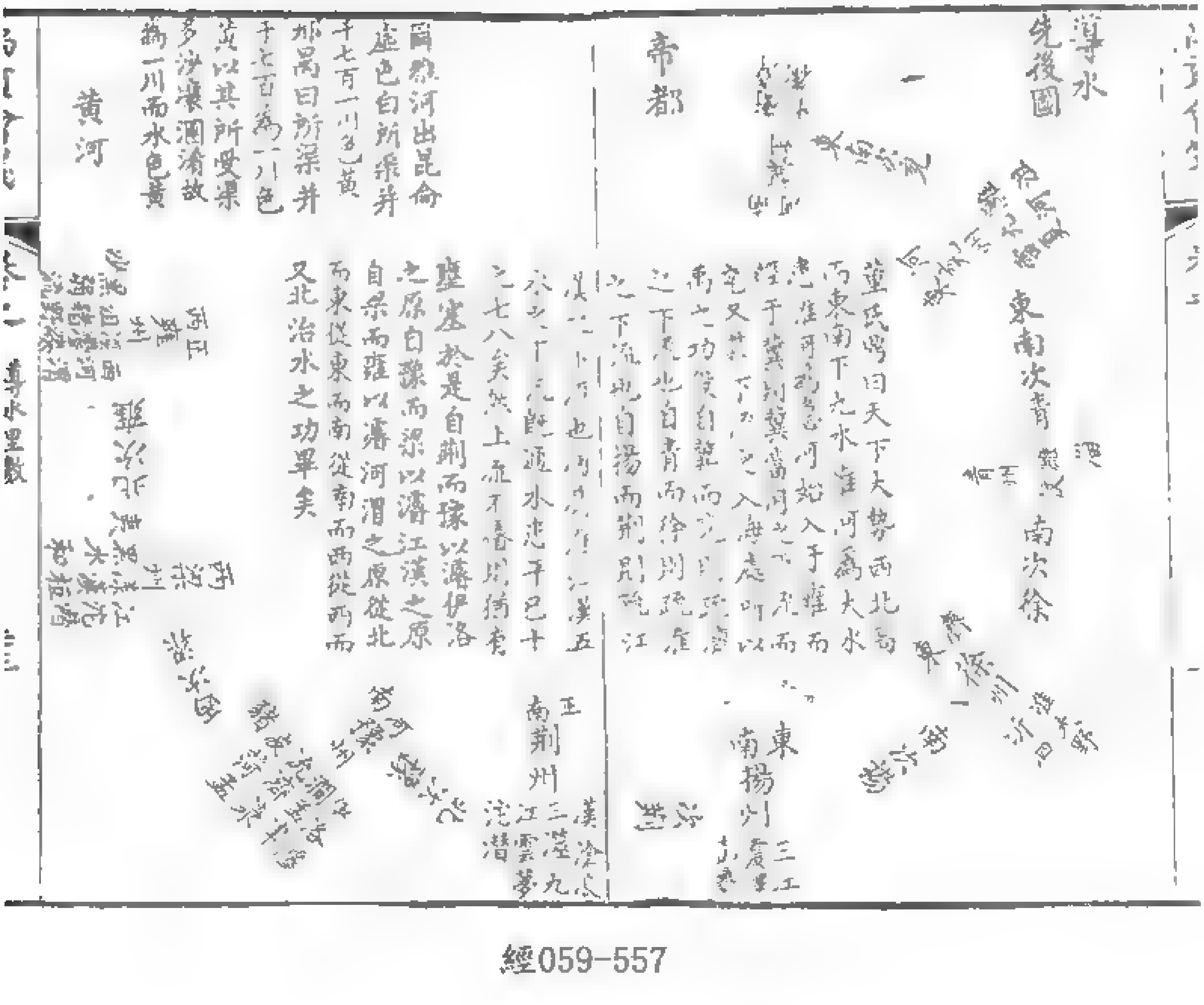
唐天文志河源自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至太行之曲分而東流與涇渭濟瀆相爲表裏謂之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徼達華陽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及荊山之陽分而東流與漢水淮瀆相爲表裏謂之南河是天下之水莫大於江河也援神契曰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漢風后曰河凡有五皆始開於崑命之墟山海經岷三江首大江出汶山北江出曼山南江出高山入海在長州南是江之發源已有三江之名矣郭記云晏子曰吾蜀江深五里海深十里其餘益不勝記云



導水說

河圖曰河導昆侖山名地首上爲權埶星埶古勢字東流千里至規期山名地契上爲距樓星北流千里至積石山名地肩上爲別符星卯南千里入龍首山間抵龍門首名地根上爲營室星龍門上爲王良星良一作梁爲天橋神馬出河躍南流千里抵龍首上爲龍門之北首下爲南首至卷重山名地咽上爲卷舌星東流貫砥柱觸閼流山名地喉上爲樞星以運七政西距卷重山千里東至雒會名地神上爲紀星東流至大伾山名地肱上爲輔星東流過降水至大陸名地腹幹上爲虛星楊泉物理論河百里小曲千里一曲一直

也元時說文曰長河萬里西來其勢湍猛至盟津而下地土平疏移徙不常前漢溝洫志曰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文子曰汾水濛濁而宜麻濟水通和而宜麥河水中濁而宜菽雒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漢水安重而宜竹江水肥仁而宜稻淮南子曰禹鑿龍門平水土民乃得而陸處晉地理志曰昔大禹觀于濁河而受綠字然後寰瀛之內可得而言也殷湯誥誥曰古禹皐陶久勞于外民乃安東為江北為河南為淮西為濟四瀆已俟萬民乃居（四瀆已俟增云四瀆從誥作是也）



導水里數

漢志河入海行九千四百里江入海行二千二百六十里漢
入江行二千七百六十里淮入海行二千二百四十里洛
入河行千七十里伊入洛行四百五十里沇入河又東入海
行千八百四十里汾入河行千三百四十里漳入河行千
六百八十里漯入海行千二十里泚入泗行千三百六十
里泗入淮行千一百一十里沂入泗行六百里沭入泗行七百
一十里淮入海行五百六十里渭入河行千八百七十里涇入渭行
千六十里夏水入沔行五百里夷水入江行五百四十里羌谷水
出羌中東北至居延入海行二千一百里居延澤古文以爲流沙

山海經陽華之山門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河門水至于河七
百九十里入洛水爾雅水自洛出爲波水經注門水即洛水之支
流者是也此可以補漢志之闕

任土作貢之圖

冀　田中中　賦上上錯　土白壤　貢　篚　無

兗　田中下　賦貞　土黑墳　貢漆絲　篚織文

青　田上下　賦中上　土白墳　貢鹽絺海物絲枲鉛松怪石　篚檿絲

島夷皮服　嵎夷　萊夷

徐　田上中　賦中中　土赤埴墳　貢五色土夏翟孤桐浮磬蠙珠魚　篚玄纖縞

豫　田中上　賦錯上中　土壤下土墳壚　貢漆枲絺紵　篚纖纊錫貢磬錯

揚　田下下　賦下上上錯　土塗泥　貢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木　篚織貝橘柚

淮夷

雍　田上上　賦中下　土黄壤
貢　球琳琅玕
篚　闕

梁　田下上　賦下中三錯　土青黎
貢　璆鐵銀鏤砮磬　熊羆狐狸織皮
篚　闕

島夷卉服

荊　田下中　賦上下　土塗泥
貢　羽毛齒革金杶　榦栝柏礪砥砮丹　箘簵楛菁茅大龜
篚　元纁璣組

昆侖析支渠搜
西戎　織皮

九州冀無貢無篚雍梁有貢無篚他州貢篚皆有
兗豫梁荊無夷冀有島夷揚亦有島夷青有
嵎夷萊夷徐有淮夷雍有西戎

任土作貢說

王氏炎曰有賦有貢賦諸侯以供其國用貢諸侯以獻於天子挈貢以名篇有大一統之義存焉許氏曰禹貢專爲紀治水之成功而併及貢賦之數故九州紀水道土色田賦之等貢物貢道爲詳胡氏朏明曰禹貢之所謂賦鄭注孔疏皆主穀稅而軍賦不與焉蘇氏始云賦田所出粟米兵車之類而蔡傳取之蓋以周時軍旅之征亦謂之賦周禮大司馬注曰賦給軍用者也小司徒注曰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左傳悉索敝賦又曰邾賦七百又曰魯賦八百乘邾賦六百乘又曰鄭無賦于司馬其所謂賦皆軍賦故蔡以蘇說爲長而其實不然按周以前無謂兵爲賦者左傳云少康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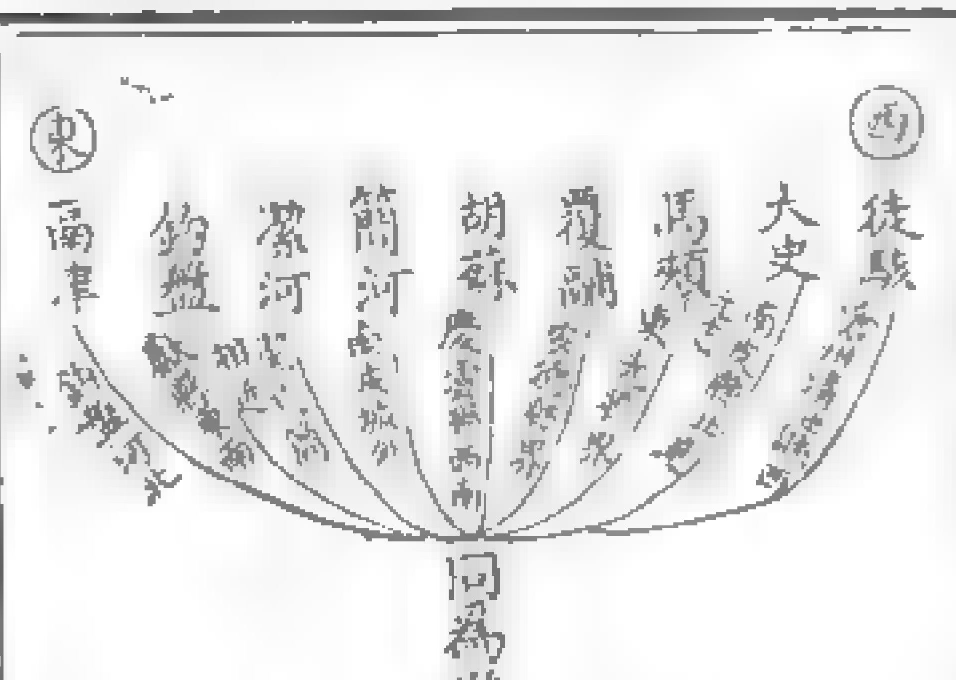
田一成有衆一旅此即司馬法一成之賦也而稱衆不稱賦則唐虞更可知王耕野云九州田賦止是米穀非必兵車此言得之觀甸服之賦惟納總銍秸粟米則經文自有明徵不煩後人之聚訟矣劉氏維曰禹貢以尊京師爲主故首冀州兗最下故次兗雍最高故終雍昆侖最遠故以織皮與三國終之而無他賦兗青徐雍荊五州賦皆無錯冀賦上上錯豫賦錯上中揚賦下上上錯梁賦下中三錯日記曰無錯者其等已定有錯者其等難定時進退以通節之也書因曰大抵高田利水下田利旱柔土水旱爲災皆輕剛土水旱爲災皆重中土無大獲亦無盡傷是則水旱雖同而各方受病實異其無大增減者可定以爲常而消息不恒者難執以爲例此錯法所由立也

三江考

三江之說由來不一班孟堅謂南江至吳縣入海中江至陽羨入海北江至毗陵入海孔子國謂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虞氏林謂江自大湖入于海郭璞謂岷江浙江松江韋昭謂松江浙江浦陽江胡氏朏明曰顏皆承譌襲舛惟蘇傳據經文之中江北江而謂岷山之江爲中江嶓冢之江爲北江既有中北二江則豫章之江爲南江可知蔡傳駁之及閱徐堅初學記引鄭康成書注以證三江曰左合漢爲北江右合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始知蘇氏所說東漢時固已有之馬中錫云斯言也百世以俟聖人可也余竊謂不然江漢爲四瀆之二所謂瀆者以其獨能赴海也何當没漢之名竟以漢爲三江之一乎今案海內東經曰盧江出天子都入江彭澤西郭注彭澤今彭蠡在尋陽彭澤縣史記貨殖傳吳東有海鹽之饒三江五湖之利道元注水經謂盧江之名禹時已有則盧江自大江之北而入江其爲三江之北江何疑經又曰贛水出聶都東山東北注江入彭澤西漢志豫章郡湖漢九水東北至彭澤入江其爲南江何疑經言東匯澤爲彭蠡者南也東迤北會爲匯者北也南北二江夾匯于彭澤而岷江介乎其間三江相觸江水盤渦旋轉爲螺紋朔傳以蠡測海蠡古螺字也經以彭澤爲彭蠡義或然矣自是而三江合流大江至蕪湖始名中江前此漢雖入江而大江猶不得爲中也周職方荊州其川江漢揚州其川三江則三江並在揚州而漢水不與其數明矣中江南江北江分流而入海水經注曰盧江出三天子都北過彭澤西北入于海漢志中江至陽羨入海南江至吳縣南東入海經云三江既入者是也顧乃以鄭氏班氏之說可證漢志之謬余未之敢信

九江考

蔡傳據水經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專指洞庭爲九江按漢志廬江郡金蘭西北有東陵鄉水經江水過下雉縣北利水從東陵西南注之又東左得青林口道元注曰即水出廬江郡之東陵鄉江夏有西陵縣故是言東矣唐書李靖傳輔公祏遣馮惠亮以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步騎一萬屯青林自梁山連鎖以斷江道則青林與東陵距當塗不甚遠其在廬江無疑矣傳以九江在下雋西北以巴陵爲漢下雋晉范致明岳陽風土記以漢下雋在蒲圻縣界則傳舛矣况傳所據者水經同一水經也九江在下雋西北可信而東陵在廬江西北獨不可信乎且安知下雋西北不爲東北之譌乎竹書紀年曰周康王十六年王南巡狩至九江廬山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周景式廬山記曰登廬山望九江以觀禹之迹其茲峯乎則九江與廬山爲近矣安得以洞庭爲九江乎向使洞庭即九江禹作禹貢名九江作山海經名洞庭無是理矣



九河說

漢成帝馮逡奏曰禹非不愛民力以地形有勢故穿九河今旣滅難明班固云自茲距漢比亡八枝蓋所存僅徒駭一枝也禹貢同爲逆河逆當訓迎如尚書逆子釗于南門之外春秋如齊逆女逆迎也王肅曰同逆一大河納之于海是也孔傳曰同合爲一大河名逆河而入于渤海蓋非也

秀氏瓚曰按九河今在河間府滄州南皮東光慶雲獻縣久已湮塞而故跡尚存傳引酈道元程氏之說謂九河俱淪于海夫其淪其塞同于非舊不必深求但黃河故道原在寧津縣屬景州而府以河間得名則九河之䟽昔在其地可無疑者

孟子禹疏九河注之海則九河自為注海無復有同為一河然後注海之說宋趙偁奏曰河自孟津初行于地必須全流乃成河道禹之治水自冀抵滄景始播為九河以其近海無患也据此則九河皆近海矣禹又何不受民力開通二百里為一大河以入海耶

附揚雄九州箴

冀州箴
洋洋冀州鴻原大陸
岳陽是都島夷被服
潺湲河流表以碣石

兖州箴
悠悠濟河兖州之寓
九河既道雷夏攸處
草繇木條漆絲絺紵
濟漯既通降丘宅土

青州箴
茫茫青州海岱是極
鹽鐵之地鉛松怪石
羣水攸歸萊夷作牧

徐州箴
海岱伊淮東海是渚
徐州之土邑于蕃宇
大野既瀦有羽有蒙
孤桐蠙珠泗沂攸同

揚州箴
矯矯揚州江漢之滸
彭蠡既瀦陽鳥攸處
橘柚羽貝瑤琨篠簜
閩越北垠沅湘攸往

荊州箴
杳杳巫山在荊之陽
江漢朝宗其流湯湯
雲夢塗泥包匭菁茅
金玉砥礪象貝元龜
貢篚百物世世以饒

豫州箴
郁郁荊河伊洛是經
滎嶓枲漆惟用攸成

梁州箴（箴作益州）
巖巖岷山古爲梁州
華陽西極黑水南流

雍州箴
黑水西河橫截崑崙
邪指閶闔畫爲雍垠
上侵積石下礙龍門

按夏書惟彼陶唐有此冀方堯雖都冀乃在平陽非岳陽也冀箴岳陽是都因岳陽在冀故借以成文耳漢武帝元朔二年改梁爲益益即梁地

九州同異考

嘗按楊泉曰九州變易交錯不同禹貢有梁州無幷州周官有幷州無梁州爾雅有幽營無青梁周職方河內曰冀州今山西地漢河內今懷慶府劉宋冀州領郡九理歷城今山東濟南府在禹跡爲青州廣陵在一漢時爲吳國江都廣陵國廣陵郡劉宋爲南兖州北齊爲東廣州其爲

揚州自隋始也齊北兗州理淮陰晉元帝僑置兗州寄居京口明帝以郗鑒爲刺史寄居廣陵置濮陽濟陰高平泰山等郡後改爲南兗州襄陽故屬荆州孝武於襄陽僑立雍州晉元於廣陵僑置青州鎮東陽城以僑立州爲南青州唐初置南兗州又改邗州又改廣陵郡今揚州府圖書編曰古徐州在今泗州臨淮縣之徐城鎮去徐州甚五百里通考曰魯郡在禹跡爲徐州而漢則屬豫州所領陳留郡在禹跡爲豫州而晉則屬兗州所領劉宋南徐州今鎮江府東揚州今紹興府沈約宋書義熙七年始分淮北爲北徐州文帝元嘉八年更以江北爲南兗州江南爲南徐州治京口通典壽春郡後漢揚州刺史領郡六治此魏曰淮南後魏曰揚州梁武普通七年置南豫州後降魏陳大建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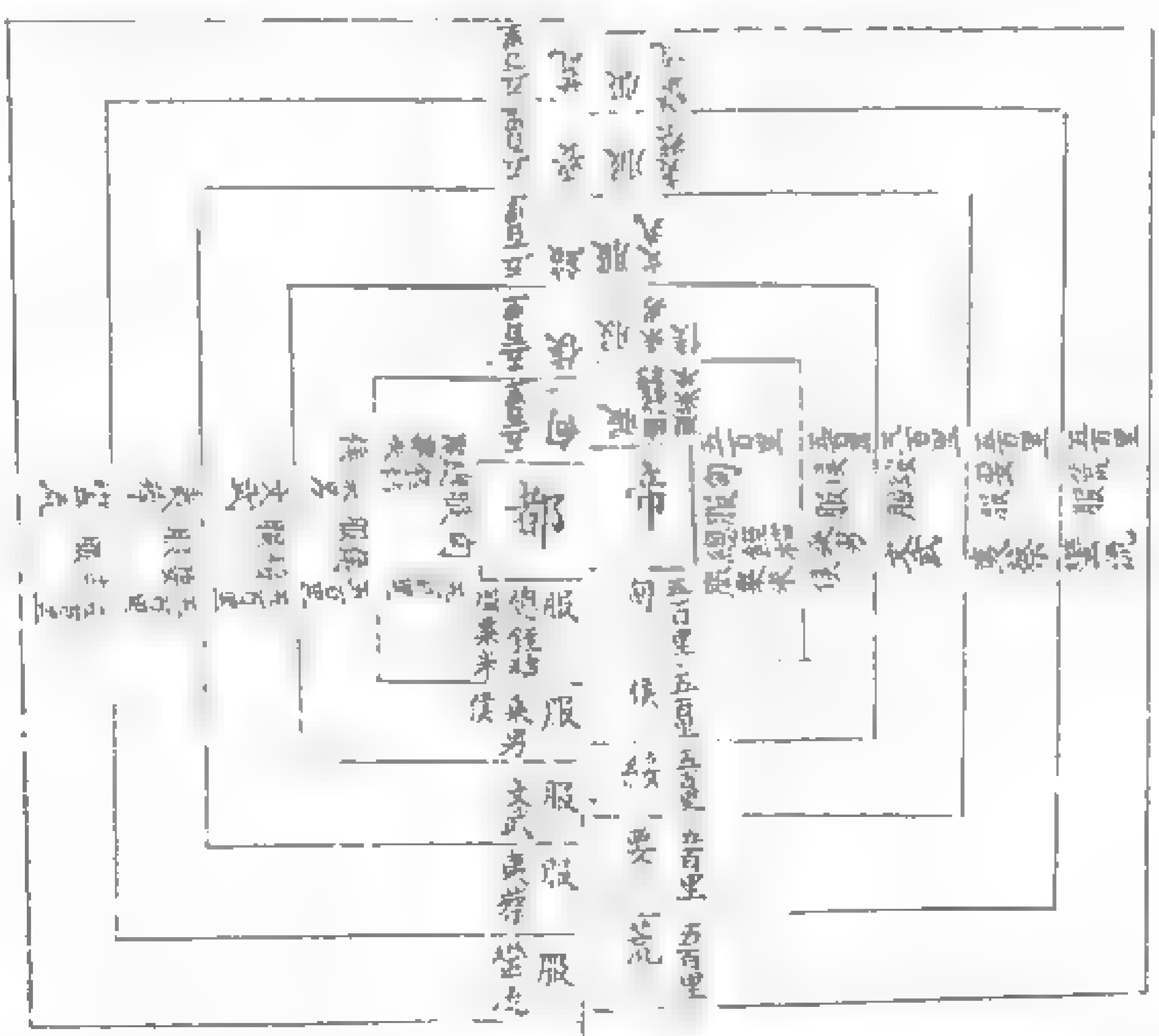
得壽陽爲豫州隋改壽州齊豫州亦理壽春皆在禹跡爲揚州壽春南豫州古丹陽郡在禹跡爲揚州魏太和中蠻帥田益宗納土于魏魏爲立東豫州治廣陵城五代史志汝南新息縣魏置東豫州則此廣陵乃新息非揚州也後魏豫州今汝寧北徐州今兗州府之沂州職方河南曰豫州李唐河南則指一道而言包古青徐兗豫四州之境奄黃河以南皆是北史獨孤信都督三荆州今汝州伊陽縣東荆州後改曰懷州今唐縣西荆州今鄧州在禹跡爲豫州隋志山晉安郡梁置南梁州眉山郡後周曰眉州淮南郡後魏曰揚州梁曰南豫州東魏曰揚州陳又曰豫州後周曰揚州廬江郡梁置南豫州琅邪郡舊置北徐州劉聰以洛陽爲荆州魏梁州

今陝西漢中東魏梁州今河南開封漢中亦唐梁州漢武帝改梁州爲益州魏分置梁州益州雍州之地漢時爲涼州晉置雍州又分其地爲涼州秦州後魏置雍州亦分其地爲南秦州北秦州劉宋雍州理襄陽其統領郡縣在禹跡爲荆州東晉雍州今襄陽府在禹跡爲荆豫二州之界以今之地理攷之冀州古爲幽燕三晉今則太行以西即山西太原等處太行以東即京師奉天等處兗州古爲鄒魯即今之山東兗州東昌等處西至河東距濟南接徐豫之境其地當河之下流平衍無高山青州古爲齊即今之山東濟南青州登萊等處地雖近海然

不當衆流之衝故禹治之比他州用力爲省徐州古爲魯爲彭城即今之徐州豐沛隸江南爲南北咽喉揚州古爲吳越今之江南及兩淮江浙等處古時江淮不通今一自儀真至揚子橋一自瓜州至揚子橋二河合而北行自高郵寶應至清江浦入淮爲今糧道咽喉重地其江以南濱海爲廣東福建荆州古爲楚即今之湖廣荆襄等處其荆梁之界則爲貴州其衡山之南則爲廣西豫州古爲鄭衛東周大梁今之河南開封洛陽等處其地北距河南抵荆山東抵徐西抵雍梁居天下之中梁州古爲西蜀益都今之四川成都等處其西南夷壤爲今之雲南雍州古爲周秦關隴即今之陝西西安左傳

芒芒禹迹畫爲九州蕭子顯南齊書郡國志讚郡國旣建因州而部離過十三合不踰九九州之變易遷改斯數語者足以蔽之矣

五服圖



五服圖說

易氏彥祥曰禹五服帝畿在內帝畿千里而兩面各五百里數其一面故曰五百里甸服自甸至荒皆數一面每面各五百里總爲二千五百里面相距凡五千里職方氏所載則王畿不在九服之內自方五百里之侯服至方五百里之藩服其名凡九九服每面各二百五十里通爲二千二百五十里兩面相距通爲四千五百里并王畿千里通爲五千五百里增於禹者五百里之藩服耳然禹九州之外咸建五長東漸西被卽成周藩服之域其名雖增而實未嘗增也

禹貢會箋目次

卷一　冀州
卷二　兗州
卷三　青州
卷四　徐州
卷五　揚州
卷六　荊州
卷七　豫州
卷八　梁州
卷九　雍州
卷十

導山
卷十一 道水
卷十二 九州攸同

禹貢會箋卷之一

當塗 徐文靖位山箋
高淳 趙 升文晃訂

夏書

蔡傳曰夏禹有天下之號也禹貢作於虞時而繫之夏書者禹之王以是功也箋按王充論衡曰堯以唐侯得位舜以虞地得達禹由夏而起皆本興昌之地爲號重本不忘始也周書武王克商至周曰吾其有夏之居乎遂營洛邑徐廣曰陽翟夏地也帝王世紀曰禹受封爲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今陽禹州封禹貢既作於虞時禹爲夏伯故曰夏書不當謂有天下之號唐孔氏堯典疏曰左傳莊八年引夏書皋陶邁種德僖二十七年引夏書賦納以言襄二十六年引夏書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皆在夏禹謨皋陶謨當云虞書而云夏書者以事關禹故此類是也

禹貢上

蔡傳曰上之所取謂之賦下之所供謂之貢是篇

有貢有賦而獨以貢名篇者貢又夏后氏田賦之總名 箋 按孔傳曰禹制九州貢法五帝本紀曰惟禹之功為大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禹之以貢名篇是也又夏后五十而貢在有天下之後禹貢既作於虞時不應以是名篇

禹敷土 大戴禮史記作傅土

蔡傳曰敷分也分別土地以為九州也 箋 按竹書紀年帝堯七十五年司空禹治河山海經禹鯀是

始布土均定九州郭璞曰布猶敷也

隨山刊木 史記作行山表木漢書作栞木

蔡益稷傳曰隨循刊除也左傳曰井堙木刊刊除木之義也循山伐木通蔽障開道路而後水工可興也 箋 按益稷篇禹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木孔傳曰隨行九州之山林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也服虔左傳注刊削也周禮柞氏刊陽木義同

奠高山大川 奠史記作定

蔡傳曰奠定也定高山大川以別州境也若兗之濟河靑之海岱揚之淮海雍之黑水西河荊之荊衡徐之海岱淮豫之荊河梁之華陽黑水是也 箋 按孔傳曰高山大川定其差秩祀禮所視也周禮職幣辨其物而奠其錄鄭注曰奠定也是矣鄭樵曰州國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使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州不可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可遷

冀州

蔡舜典傳曰舜既分十有二州而至商時又但言

九圍九有周禮職方氏亦止列為九州則是為十二州蓋不甚久不知其自何時復合為九也 箋 按竹書紀年帝堯八十七年初建十有二州九十七年司空巡十二州帝舜九年己未帝即位居冀三十三年春正月夏后受命於神宗遂復九州則是為十二州者約四十九年也堯舜禹皆居冀夏書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以言堯始都冀爾

蔡傳曰冀州三面距河兗河之西雍河之東豫河之北 箋 按爾雅兩河間曰冀州蓋言南河東河也

此言二面距河者東河之西南河之東南河之北其實一也徐士彰曰其在今日河流徐邳而九河故地乃爲漳衛入海之道則冀之東北無復河水之繞而所謂三面濱河者蓋舊跡也

蔡傳又曰周禮職方河内曰冀州是也　箋　按周初時改禹九州以徐梁合於靑雍分冀爲幽并故冀州止有河内之地史記正義曰河從龍門南至華陰東至衛州卽東北入海曲繞冀州故言河内也若禹貢冀州其廣當兼并幽之地謂三面距河則可謂卽周職方河内曰冀州不可

既載壺口（水經注作壺中誤）

蔡傳曰經始治之謂之載壺口山名漢地志在河東北屈縣東南晉志平陽郡北屈縣壺口山在東南有南故稱北　箋　按周禮載師注載之言事也禹貢既載壺口是也後漢郡國志北屈縣有壺口山注引禹貢曰壺口治梁及岐蓋鄭氏已前皆作冀州既載鄭始讀爲既載壺口也山海經平山平水出于其上卽禹貢壺口山也水經注平陽水出晉陽縣西壺口山東逕狐谷亭括地志壺口蓋受河之口（河南入之道迎而受之故曰口）今在慈州吉鄉縣西南五十里傳言有南故稱北據竹書紀年翟章救鄭次于南屈是屈有南北也

蔡傳曰冀州帝都之地禹受命治水所始故曰既載然禹治水施功之序則皆自下流始故次兗次靑次徐次揚次荆次豫次梁次雍兗最下故所先雍最高故獨後　箋　按唐孔氏曰九州之次以治爲先後以水性下流當從下而泄故治水皆從下爲始冀州帝都於九州近北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兗而東南次靑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荆從荆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在後也自兗以下皆準地之形勢從下向高從東向西靑徐揚三州並爲東偏雍高于豫豫高于靑徐雍豫之水從靑徐入海梁高于荆荆高于揚梁州之水從揚入海兗在冀東南冀兗之水各自東北入海也

治梁及岐

蔡傳曰梁山呂梁山也在今石州離石縣東北爾雅梁山晉望即冀州呂梁也又春秋梁山崩左氏穀梁皆以爲晉山則亦指呂梁矣 箋 按詩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毛傳曰禹治梁山除水災是也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左傳晉侯以傳召伯宗問絳事焉穀梁傳梁山崩遏河水三日不流公羊傳梁山河上山魏土地記曰山在夏陽縣西臨於河上即禹貢之呂梁也漢孔氏謂岐梁在雍州非是

蔡傳曰岐山在今汾州界休縣狐岐之山勝水所

出東北流注於汾 箋 按山海經狐岐之山勝水出焉水經注勝水出西狐岐之山東逕六壁城南後魏書太武討胡賊于六壁戍有六壁故名又東逕中陽故城南今孝義縣又東合文水今岐山在界休縣東南二十五里一名薛頡山一名洪山孔氏傳謂在雍州非也雍州岐山在鳳翔府岐山縣

旣修太原

蔡傳曰修因鯀之功而修之也廣平曰原今河東路太原府也 箋 按晉語曰禹能以德修鯀之功注曰鯀功雖不成禹亦有所因故曰修鯀之功是也孔傳曰太原今爲郡名水經注太原郡治晉陽城秦昭襄三年立尚書所謂旣修太原者也

至于岳陽

蔡傳曰岳太岳也地志謂霍太山即太岳在河東郡彘縣東今晉州霍邑也 箋 按孔傳曰太岳在太原西南今在平陽府霍州上有一峯名太岳地理志河東彘縣霍太山在東北水經注汾水又東與彘水合水出東北太岳山禹貢所謂岳陽也

蔡傳曰山南曰陽即今岳陽縣地也堯之所都揚子雲冀州箴曰岳陽是都是也 箋 按正義曰岳陽言從大原至岳山之南如荊之衡陽梁之華陽皆舉其境地所至非專指一地也朱長孺曰岳陽謂霍山之南其地所包者廣蔡傳專指岳陽縣言非又按堯都平陽乃平山之陽非霍山也揚雄冀州箴洋洋冀州鴻原大陸岳陽是都島夷被服因禹貢言岳陽在冀州故云其實岳陽非堯都也

蔡傳曰汾水出於太原經於太岳東入於河此則

導汾水也箋按山海經管涔之山汾水出焉（山在今靜樂縣北一百三十里）而西流注于河郭璞注曰至汾陰縣北西入河漢志太原汾陽北山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陰入河行千三百四十里水經汾水出汾陽縣北管涔山又西至汾陰縣北西注于河酈道元曰水南有長阜背汾帶河汾水歷其陰西入河今汾州府汾河東黃河西是汾水西入河矣蔡傳云東入誤

覃懷厎績（史記作致功左傳明厎其情杜預曰厎致也音旨）

蔡傳曰覃懷地名地志河內郡有懷縣今懷州也

箋按韓詩外傳曰武王伐紂到邢丘更名邢丘曰懷孔傳曰覃懷近河地名唐孔氏曰蓋覃懷二字共爲一地故云近河地名據爾雅釋言流覃也覃延也邢昺曰水之流必相延及則是覃懷者乃覃及于懷也今懷慶府河內縣有覃懷驛蓋因禹貢以立名也

蔡傳又引曾氏曰覃懷平地也當在孟津之東太行之西淶水出乎其西淇水出乎其東方洪水懷山襄陵之時而平地致功爲難故曰厎績箋按史記韓世家秦擊我于太行正義曰大行在懷州河內縣北二十五里又按山海經沁水出井陘山東東南注河入懷東南今沁水正在懷慶之西蔡傳淶水疑當作沁若淶水出直隸保安州碧山經淶水縣定興縣合易水去覃懷絕遠何云出乎其西淇水出衞州共城北山至黎陽入河疑義曰覃懷今懷慶府也府城有堯河自太行山谷而出灌田甚爲民利故曰厎績非平地致功爲難之謂

至於衡漳（漳音作衡古）

蔡傳曰衡漳水名衡古横字地志漳水二一出上黨沾縣大黽谷今平定軍樂平縣少山也名爲清漳（宋志太平興國二年以鎮州廣陽砦建平定軍山在今太原府平定州樂平縣西南二十里）一出上黨長子縣鹿谷山今潞州長子縣發鳩山也（山在長子縣西五十里）名爲濁漳酈道元謂之衡水又謂之横水東至鄴合清漳東北至阜城入河鄴今潞州涉縣也阜城今定遠軍東光縣也箋按孔傳曰漳水横流入河鄭氏曰衡漳漳水横流釋文曰衡

如字横也馬云水名宋景德元年改唐之景州為永靜軍有東光縣阜城縣傳以永靜軍為定遠軍誤矣水經注漳水逕武隧縣故城南（今眞定府武强縣）白馬河注之上承虖沲東南逕武邑郡北而東入衡水脩於此蓋衡水縣今眞定府深州衡水縣是也是衡漳不得為一水矣注又曰斯洨水又東逕梁信縣故城南地理志鉅陸屬縣也又東入衡水衡水又北逕鄡縣故城南是衡水不得為横水矣王肅以為衡漳二水名是也唐志冀州有衡水縣滄

州清池縣西五十里有衡漳隄二西北六十里有衡漳東隄循吏傳薛大鼎為滄州刺史疏長蘆衡漳三渠泄汙潦水不為害九域志衡水縣長蘆河即禹貢衡漳故瀆僉史景州阜城有衡水又有漳水是也李氏瓚曰冀州原有衡水故瀆在南宮縣注以為横水非也

蔡傳曰桑欽云二漳異源而下流相合同歸于海唐人亦言漳水能獨達于海請以為瀆而不云入河者漢初漳猶入河其後河徙日東而距漳水益遠至欽時（儒林傳桑欽君長漢成帝時人）河自大伾而下已非故迹而漳自入海矣故欽與唐人所言者如此　箋　按正義曰懷在河之北漳在懷北五百餘里從覃懷致功而北至衡漳也則漳之不應入河明矣蔡傳謂漢初入河不知何据一統志漳水二源俱入彰德府境合流入衛河

厥土惟白壤

蔡傳曰漢孔氏曰無塊曰壤顏氏曰柔土曰壤　箋　按管子地員篇上土有五壤中土有五壚下土有

五埴鄭康成曰以萬物生焉則言土以人所耕而樹藝焉則言壤唐孔氏曰土堅而壤濡九章算術穿地四為壤五壤為息土則壤是土和緩之名

蔡傳曰辨土之宜有二白以辨其色壤以辨其性蓋草人糞壤之法各因色性而辨其所當用也　箋　按援神契曰五土出利以給天下黄白宜種禾黑墳宜種麥蒼赤宜種菽汙泉宜種稻又管子地員篇有赤壚黄唐黑埴青商白壤之名皆祖述禹貢之遺意也孔傳曰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馬曰

大性和美也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孔傳曰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上第一雜出第二之賦田之高下肥瘠九州之中爲第五 箋 按唐孔氏曰多者爲正少者爲雜此州言上上錯者少在正下豫州言錯上中者少在正上
蔡傳曰賦高于田四等者地廣而人稠也 箋 按地志曰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後唐李珙曰自堯遭洪水禹作司空於是辨九等之

田收什一之稅其時戶口一千三百餘萬定墾田約九百二十萬頃爲太平之盛冀爲帝都其地廣人稠可知埤傳曰朱子以平陽蒲坂其地磽瘠朴陋非堯舜不能都此據後世而論耳冀賦第一田第五其非磽瘠可知周職方曰其穀宜黍稷本非磽瘠明矣
蔡傳曰林氏曰冀州先賦後田者冀王畿之地天子所自治併與場圃園田漆林之類而征之如周官載師所載賦非盡出于田也故以賦屬于厥土下餘州皆田之賦也故先田而後賦 箋 按周禮小司徒職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任地事而令貢賦田有不易一易再易之不同賦亦上中中下三錯之各異至載師任土則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田不耕者出屋粟時征其賦故必先品其田之高下後可以制賦若禹時京師之田舊所熟悉豈待至禹而始核唯校之八州不知其賦爲何等至是而頒行列州乃

知冀賦爲上上錯故先言賦而後言田也餘八州之賦則照京師之例而行之若徐田第五則賦第二揚田第九則賦第七而又雜出第六者是也傳以爲冀賦併園廛漆林而征之賦不盡出于田故先賦後田何當日兗之漆絲豫之漆枲載爲定制而冀賦了不相及甸服止納總秸粟米別無他賦可知何得以周初時制例之於禹貢時也
恒衛既從史記作常衛以諱恒也
蔡傳曰恒水地志出常山郡上曲陽縣恒山北谷

東入滹水晁氏曰今之恒水西南流至真定府行
唐縣東流入于滋水又南流入于衛水非古迹矣
箋按水經注滱水東逕左人城南又東恒水從西
來注之自下滱水兼納恒川之通稱焉卽禹貢所
謂恒衛既從也孔傳曰二水已治從其故道
蔡傳曰衛水地志出常山郡靈壽縣東北東入滹
沱河薛氏曰東北合滹沱河過信安軍入易水 箋
按宋信安軍在今順天府霸州一統志衛河在靈
壽縣東北十里俗呼雷溝河又東强有索盧水卽

衛水之支流也石瑤乃以爲衛輝縣之衛水源自
府城北東逵內黃濬縣與淇漳滹沱諸水合流至
直沽入海非是
大陸既作
蔡傳曰大陸孫炎曰鉅鹿北廣阿澤河所經也程
氏曰鉅陸去古河絕遠河未嘗逕邢以行鉅鹿之
廣阿非是按爾雅高平曰陸大陸云者四無山阜
曠然平地蓋禹河自澶相以北（澶今開州 相今彰德府）皆行
西山之麓故兆馬王橫皆謂載之高地則古河之

在貝冀（貝今廣平府清河縣 冀今真定府冀州）以及枯洚之南皆穿
西山踵趾以行及其已過信洚之北則西山勢斷
曠然四平蓋以此地謂之大陸乃與下文北至大
陸者合故隋改趙之昭慶以爲大陸縣唐又割鹿
城置陸渾縣皆疑鉅鹿之大陸不與河應而亦求
之向北之地杜佑李吉甫以爲邢趙深三州爲大
陸者得之 箋 按山海經敦與之山滹水出于其陽
而東流注于泰陸之水郭璞曰泰陸水也名勝志
敦與山在趙州臨城縣南七十里（金史志趙州臨城縣有敦與山）

呂氏春秋九藪趙之鉅鹿高誘注廣阿澤也河東
書注大陸澤在邢州及趙州界則鉅鹿卽爲大陸
明矣大陸自水名孫炎以爲河所經非也又按魏
收地形志殷州治廣阿劉昫曰北齊改爲趙州隋
改廣阿爲大陸唐武德四年改爲象城天寶元年
改爲昭慶（以縣西南有建初啓運二陵故名）宋開寶二年改昭慶
爲隆平據此則是唐改大陸爲昭慶蔡傳乃謂隋
改昭慶爲大陸謬矣唐志深州束鹿縣本鹿城先
天二年析鹿城置陸澤蔡傳作陸渾澤之譌也蓋

大陸水名禹治水而恒衛既從則大陸水退地可耕作若荆州雲夢之澤雲土夢作乂是也爾雅高平曰陸疑大陸亦必高地不得為水然洪水懷山襄陵況下陸乎當是時洪水方割冀州為京師根本之地重農力作務穫豐收若相以農為本務堯授人時平秩東作舜排歷山田事其所素講也禹曰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則冀土為諸州之倡導夏小正初歲祭耒始用暢農率均田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良野已有公田二）

月往耰黍三月祈麥實五月種黍菽糜蓋其遺制也呂刑曰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則當日大陸既作所可想見者也

島夷皮服（史記漢書作鳥夷）

蔡傳曰海島之夷以皮服來貢也　箋　按東漢挹婁傳好養豕食肉衣皮遠夷慕德歌阻蘇耶黎注曰食肉衣皮唐書回鶻列傳白霫居鮮卑故地直京師東北五千里業射獵以赤皮緣衣爾雅東北方之美者斥山之文皮故冀東北邊之夷多皮服也

孔傳曰海曲謂之島居島之夷還服其皮明水害除（鄭玄王肅本皆作鳥夷）

夾右碣石入于河（史記漢書河作海）

蔡傳曰碣石地志在北平郡驪城縣西南河口之地今平州之南也冀州北方貢賦之來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間故曰夾右也　箋　按山海經碣石之山繩水出焉東流注于河郭璞曰或曰在右北平驪城縣海邊山也則碣石在河之右而近海矣蓋海水瀰漫猶天混茫無際

遼東西貢賦入河之道微茫難認屹然有碣石高峙其右穹窿如柱舟楫入河望之儼在其右按則南向入河西轉以此為識唐陸德明釋文曰夾音協帶也宋楊伯嵒九經韻補曰夾音協以其居河之右如人之右脅然也孔氏傳曰碣石海上山禹夾行此山之右而入河逆上夾字以本音讀之失其旨矣杜佑曰碣石山在漢樂浪郡遂城縣秦長城起此為左碣石禹貢碣石在平州南三十餘里為右碣石

蔡傳曰程氏曰冀爲帝都東西南三面距河他州貢賦皆以達河爲至故此三方亦不必書而其北境則漢遼東西右北平漁陽上谷之地其水如遼濡滹易皆中高不與河通故必自北海然後能達河也 箋 按袁坤儀曰謂遼濡滹易之水皆中高不與河通者誤濡易滹沱諸水去帝都近漢書注易水出故安至范陽入濡又濡水有二一出涿郡合易水一出遼西肥如縣南入海陽縱使入河亦不由行遼水又在塞外安得中之郡國志注引郭璞山海經注遼水出塞外御白平山水經作衛白平今本山海經作衛皐山當是誤合白平爲皐志又誤衞爲御也

蔡傳曰韋昭以爲碣石其山皆在河口海濱故以誌其入貢河道歷世既久爲水所漸淪入于海已去岸五百餘里矣 箋 按漢地志右北平驪城大揭石在縣西南王莽改縣曰碣石史記蘇秦列傳燕地方二千里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封禪書北至碣石巡自遼西若果淪入于海去岸五百里所謂在縣西南者何山南有北至者又何石也蓋遼東爲古幽營二州之域舜分冀東北爲幽卽今廣寧以西之地青東北爲營卽今廣寧以東之地東至鴨綠江西至山海關南至旅順口北至開元城三面瀕夷一面阻海特碣石一線之河可通貢道白鳥夷入貢而外不使習知其內地夷險聖人制貢之意微矣哉

男 榮樞叅注

孫 獻夷 校字

禹貢會箋卷之二

當塗　徐文靖位山箋

高淳　趙　弁文冕訂

濟河惟兗州漢書濟作泲史記兗作沇

蔡傳曰兗州之域東南據濟西北距河蘇氏曰河濟之間相去不遠兗州之境東南跨濟非止于濟也箋按正義曰濟河之間相去路近兗州之境跨濟而過東南越濟水西北至東河也爾雅曰九州之界濟河兗淮岱徐相去不能千里荊河豫千里

而羸海岱青千里而縮荊山衡陽荊二千里而遥東海西河冀二千里而近壽春之淮潮陽之海揚相去五六千里龍門之河燉煌之黑雍相去且四千里華陽黑水梁窮數千里猶未知其所終荊河淮濟之間斷長補短不能淮海一州之半則知所制各有當矣

九河既道

蔡傳曰九河爾雅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鬴五曰胡蘇六曰簡潔七曰鉤盤八曰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潔爲二既道既順其道也箋按爾雅簡潔郭璞曰簡水道簡易絜水多約絜朱子注孟亦分簡潔爲二又吳氏程曰南皮縣明有簡河何嘗合絜爲一蔡傳乃合簡絜而一之非也邢昺曰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然則徒駭即河之經流蔡傳謂徒駭而外別有一經流非

傳又曰按徒駭河地志云滹沱河寰宇記云在滄州淸池南許商云在成平箋按唐地志滄州淸池

縣有徒駭河九域志在故滄州廢淸池縣西北二十里寰宇記在淸池縣西五十里傳云南誤邢昺爾雅疏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北分爲八枝也然則徒駭即河之經流傳云徒駭而外別有所爲經流者以簡絜誤合而爲一也

傳又曰馬頰河元和志云在德州安德平原東南寰宇記云在棣州滴河北輿地記云即篤馬河也

箋按溝洫志孫禁以爲可開通大河令入故篤馬
河先儒以爲卽馬頰唐地志德州平昌縣有馬頰
河金史志棣州商河縣有馬頰河一統志馬頰河
在東光縣界經堂邑淸平二縣界東達樂陵入海
又高唐州西有馬頰河故道
傳又曰覆鬴河通典云在德州安德箋按一統志
覆鬴枯河自慶雲經海豐縣南入海
傳又曰胡蘇河寰宇記云在滄之饒安無棣臨津
三縣許商云在東光箋按許商謂古說九河之名

有徒駭胡蘇鬲津今現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都
國志勃海東光縣有胡蘇亭胡蘇河水經注淸河
又東至東光縣西南逕胡蘇亭又東北右會大河
故瀆元史云胡蘇在慶雲西南慶雲故無傳
傳又曰簡潔河輿地記云在臨津箋按方輿紀要
絜與簡相近輿地記云在臨津孔氏謂在貝州歷
亭縣誤也金史南皮縣有絜河元志簡潔在南皮
城外十餘步
傳又曰鉤盤河寰宇記云在樂陵東南從德州平

昌來今德平縣輿地記云在樂陵箋按水經注般縣般
河蓋亦九河之一也漢書稱公孫瓚破黃巾于般
河卽此瀆也元志獻縣東南八十里有鉤盤河
傳曰鬲津河寰宇記云在樂陵東西北流入饒安
許商云在鬲縣輿地記云在無棣箋按溝洫志許
商以爲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
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閒相去二百
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方輿紀要鬲津在
鉤盤之北漢志注平原鬲縣平當以爲鬲津通典

在獻縣之廢饒安縣元志在慶雲縣又在樂陵縣
西三十里一統志云至海豐入海
傳曰太史河不知所在箋按通典曰九河四在景
成二在平原其太史簡絜未詳處所方輿紀要太
史河在徒駭之東元志太史河在南皮縣治北
傳又曰九河水道變遷難於推考而碣石道頂趾
皆在不應仆沒今兗冀之地旣無此石而平州正
南有山而名碣石者尚在海中去岸五百餘里卓
立可見則是古河自今以爲海處向北斜行始分

爲九其河已淪於海明矣漢王橫言昔天常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水所漸酈道元亦言九河碣石苞淪於海後世儒者知求九河於平地而不知求碣石有無以爲之證故前後異說究無歸宿 箋 按封禪書北至碣石巡自遼西地理志碣石在驪城西南今永平昌黎縣北相去二十里現有碣石何得云去岸五百里也自石晉以幽薊十六州賂契丹歷宋數百年足跡未至其地近自滄州望平州約五百餘里何

得以碣石遠在海中去平州五百里也縱使去平州五百餘里又何得有卓立可見者水經注曰禹貢兗州九河既道矣謂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潔句盤鬲津也同爲逆河蓋所潤下之勢以通河海及齊桓霸世塞廣田居同爲一河故自堰以北館陶廮陶（唐志趙州寧晉本廮陶）貝丘鬲般廣光信都東光河間樂成城地並存川瀆多亡漢世河決金隄南北離其害議者欲求九河故迹而川之未知其所夫欲求九河故迹則必有故迹之處可求豈謂求之於海乎孫禁謂開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至海五百里豈謂至碣石五百里乎至王橫言天常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浸數百里如春秋所書宋大水類豈風息雨霽之後宋遂淪爲海乎

雷夏既澤

蔡傳曰澤水之鍾也雷夏地志在濟陰郡成陽縣西北今濮州雷澤縣西北也山海經云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頰鼓其腹則雷然則本夏澤也因其神名之曰雷夏也 箋 按山海經雷澤有雷神龍身

而人頰鼓其腹在吳西漢地志會稽吳縣具區在西古文以爲震澤郡國志吳郡吳縣震澤在西劉昭注曰越絕書云湖周三萬六千頃有大雷山小雷山水經注太湖有大雷小雷三山亦謂之三山湖此雷澤即震澤與禹貢雷夏無涉蔡傳之誤因史遷舜紀舜漁雷澤正義曰雷澤有雷神鼓其腹則雷改經文在吳西字爲則雷字而不知其非禹貢之雷澤也據漢地志曰濟陰定陶詩風曹國也堯作游成陽舜漁雷澤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

括地志曰雷夏在濮州雷澤縣郭外西北元和志曰雷澤縣西北至濮州九十里此則禹貢之雷澤矣近志云雷澤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李之藻云澤底有巉石深黎冬至前水吸而入如巨雷鳴故名雷澤意洪水懷襄之世雷澤亦陂泛濫彌廣史稱舜漁于雷澤就時于負夏鄭玄曰負夏衛地孫奭孟子疏曰今之東郡是也意是時雷澤負夏或皆其澤所瀰漫故總名雷夏未可知也正義曰洪水之時高原亦水澤不為澤雷夏既澤高地水

盡此復為澤也周禮稻人職曰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是也

灉沮會同

蔡傳曰灉水曾氏曰爾雅水自河出為灉許氏曰河灉水在宋水經汳水出陰溝東至蒙為狙獾灉水即汳水也 箋 按元和志曰灉水沮水二源俱出雷澤縣西北平地去縣十四里許氏曰灉水東入泗下流入沮韓氏謂此乃河之別流在豫州者東歷徐州境入泗水經汳水出陰溝於浚儀縣北東至梁郡蒙縣為灉水獲水出汳水於梁郡蒙縣北又東至彭城縣北東入于泗蔡傳狙獾乃沮獲二字之譌

蔡傳曰晁氏曰爾雅自河出為灉濟出為濋求之於韻沮有楚音 箋 按僖十九年左傳注杜預曰沮水受汴東經陳留梁譙沛彭城縣入泗水經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注曰禹貢灉沮會同許慎曰河灉水也九域志曰濮州有沮溝即禹貢灉沮會同者宋相增曰今濮陽城西南十五里有沮丘

城六國時沮楚同以為楚丘非也

桑土既蠶

蔡傳曰蠶性惡濕故水退而後可蠶然九州皆賴其利而獨於兗言之者兗地宜桑後世之濮上桑間猶可驗也 箋 按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大昕之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鄭氏曰風戾之使露氣燥乃以食蠶蠶性惡濕是也秦少游蠶書序略曰考之禹貢揚梁幽雍不貢繭物兗篚織文徐篚玄纖縞荊篚玄纁璣組豫篚纖纊青

作厥絲皆蠶物也而桑土既蠶獨言于兖然則九州蠶事兖爲最乎夏小正三月攝桑傳曰桑攝而記之急桑也貨殖傳齊魯千樹桑與千戶侯等詩鄘衛譜東及兖州桑土之野正義曰今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是有桑土明矣

是降丘宅土史記作下丘居土

蔡傳曰兖地多在卑下水害尤甚民皆依邱陵以居至是始得下居平地也 箋 按鄭氏曰此州寡於山而夾川兩大流之間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既除於是下丘居土以其免於厄尤喜故記之周官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注曰相視其地以定民居使知趨利避害各得其所也當日禹作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正其事也是降丘宅土非止爲下居平地故於蠶桑既與後記之

厥土黑墳

蔡傳曰土脉墳起也 箋 按孔傳曰色黑而墳起陸氏釋文曰馬云有肥澤也周禮草人職墳壤用麋援神契曰黑墳宜種麥說卦傳坤爲地爲黑兖土乃黑而墳也

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蔡傳曰林氏曰兖徐揚三州最居東南下流其地卑濕沮洳洪水爲患草木不得其生至是或繇或條或夭或喬而或漸包故於三州特言之 箋 按論衡曰地性生草山性生木故草木於山爲宜兖州寡于山而夾以河濟之間水盛而草木不生今既長茂故特書之孔傳曰繇茂條長馬云繇抽也坤文言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其謂是乎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

蔡傳曰貞正也兖賦最薄言君天下者以薄賦爲正也 箋 按隋書食志云采制九等而康歌與九州以土色定田皆有定賦惟冀豫梁揚錯出冀豫荆青徐雍兖揚梁爲次然雍兖皆六六而無九今兖田第六賦亦第六無復下上之別故曰貞鄭氏曰貞正也其賦中上則是田正與賦相當故以爲貞也周書無逸所謂惟正之供蔡傳云以薄賦爲正

其餘八州之賦將遂不行於丁乎

作十有三載乃同

蔡傳曰兗當河下流之衝今水患雖平而卑濕沮洳未必盡去土曠人稀生理鮮少必治作十有三載然後賦法同于他州 箋 按鄭氏曰治此州正作不休十三年乃有賦與八州同言功難也夫以爲治此州者正作不休則貞作連讀可乎且十三年中八州有賦而兗獨無其果然乎意以作當爲耕作如冀州大陸既作之類蓋兗田第六賦亦第六

必耕作十有三載貞問其田之收穫賦之正供無復有上下豐歉之異故曰貞也若以爲同於他州則兗賦第六他州亦第六乎然必十有三載者周禮天府職云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鄭氏曰問事之正曰貞問歲之媺惡謂問於龜太卜職大貞之屬史記太陰在子旱明歲美至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故必十三載乃可以伺周職方曰兗州其穀宜四種

厥貢漆絲

蔡傳曰兗地宜漆宜桑故貢漆絲也 箋 按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是漆爲當時器用之所需也貨殖傳山東多魚鹽漆絲故兗貢之考工記㡛人湅絲以涚水漚其絲鄭氏曰涚水謂以灰所泲水也楚人曰涚齊人曰湊

厥篚織文 漢書篚作棐

蔡傳曰篚竹器筐屬也古者幣帛之屬則盛之以筐篚而貢焉織文者織而有文錦綺之屬也 箋 按三禮圖曰篚以竹爲之長三尺廣一尺深三寸足

高三寸上有蓋孔傳曰地宜漆林又宜桑蠶織文錦綺之屬盛之筐篚而貢焉按禮記深衣士不衣織鄭注曰織染絲織之士衣染繒也是織文乃染絲織之而有文非必爲錦綺也詩六月織文鳥章又周禮玉府掌王之獻文織良貨賄之屬注曰文織謂織之有文出于織成者其非爲錦綺可知

浮于濟漯達于河 史記漢書濟作泲

蔡傳曰舟行水曰浮漯者河之枝流也兗之貢賦浮濟浮漯以達於河也 箋 按水經曰濟水又東北

過甲下邑入于河酈注曰山海經濟水入鉅野注渤海入濟琅槐東北者也又東北河水枝津注之水經以爲入河非也斯乃河水注濟非濟入河杜佑曰濟水因王莽末渠涸不復截河過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海謂之清河實菏澤汶水合流亦曰濟河蓋因舊名非濟水也郭景純曰濟自滎陽至樂安博昌入海今河竭濟水仍流不絶然河水於濟漯之北别流注海今所暢流者惟漯水耳郭或以爲濟注之事實非也孔傳曰順流曰浮因水入水曰達

箋傳曰地志漯水出東郡東武陽至千乘入海程氏以爲此乃漢河與漯殊異然亦不能明言漯河所在未詳其地也 箋 按水經注曰桑欽地理志漯水出高唐余按穆天子傳丁卯天子自五鹿東征釣于漯水以祭淑人己巳天子東征食馬于漯水之上尋其沿歷逕趣不得近出高唐也据穆傳郭注漯水今濟陰漯陰縣是漯陰在濟水之陰也水經漯水逕高唐縣故城東又東北逕漯陰故城北故兖州貢賦浮濟浮漯以入河也金史志博州博平縣有漯河今在章邱縣東北七里源出縣之長白山西北流入小清河唐志濟南章邱縣有長白山是也薛氏謂古漯自東昌府朝城縣受河而東入海故浮漯可以達河西漢末河并行漯川其後河徙而漯亦不復存矣章邱縣志縣東北七里有漯水出長山縣之長白山西北流入小清河非古漯也

男 榮福恭注

孫 嘉 夷 校字

禹貢會箋卷之三

當塗　徐文靖位山箋
高淳　趙　弁文晃訂

海岱惟青州

蔡傳曰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距岱 箋 按蔡冀州傳中引程氏曰記云冀之北境則遼東西右北平是矣於舜典傳中仍用孔氏分青州爲營州之說至此易據海爲至海仍無所歸一也據爾雅九州疏曰營州有營而無青幷青于營也爾河間曰冀州燕曰幽州分幽于冀也安得以幽營皆冀地乎周禮幽州其川曰河泲而不及海河內曰冀州而不及海獨禹貢謂海岱惟青州安得謂青州直至海而不跨海乎且舜營州即遼東商改青州爲營州則遼東屬青可知周時以青兼徐則青州地大故分青之遼東以屬幽孔傳曰東北據海西南距岱無可疑也歐陽忞輿地廣記載禹貢九州疆域以遼東營州屬冀與蔡傳以青東北至海皆非

蔡傳曰岱泰山也今在襲慶府奉符縣西北三十里 箋 按山海經泰山泰水出于其陽漢官儀及泰山記曰盤道屈曲而上凡五十餘盤經小天門自下至古封禪處凡四十里郭璞注山海經曰泰山從下至頭四十八里二百步周禮正東曰青州其山鎭曰沂山河東曰兗州其山鎭曰岱山禹貢時青州地廣際周職方兗界也

嵎夷既略 五帝本紀嵎作郁

蔡傳曰嵎夷薛氏曰今登州之地略經略爲之封畛也即堯典之嵎夷 箋 按堯典宅嵎夷曰暘谷史記作郁夷 嵎郁音 水經注朐山東北有大洲謂之郁洲山海經曰郁山在海中者也史記索隱曰嵎夷今文尚書及帝命驗並作禺銕銕古夷字據異物志夷州土無銅鐵取磨礪青石以作弓矢有夷字又有銕字銕即鐵耳元和志萊州掖縣北有渤海則已入東萊郡界過碣石二百餘里元人又以鐵山爲碣石于欽齊乘曰青州東北跨海跨小海也海限塞山有此一曲北自平州碣石南至登州沙門島是爲渤海之口胡氏曰于氏所謂碣石蓋即

鉞山也鐵山南對沙門島北與旅順口相接正當渤海之口是古所謂嵎鐵者即此定四年傳曰封畛土略杜注曰畛塗所經也略界也傳又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無非君土是矣是旣略古正其經略使無侵越也孔傳用功少曰略嵎夷近海何有事於用功之多哉

濰淄其道 漢書作惟留 史作旣道

蔡傳曰濰水地志出瑯琊郡箕縣今密州莒縣東北濰山也北至都昌入海 箋 按地理志濰出琅邪

箕屋山蓋箕縣之屋山也水經注濰自箕縣北逕東武縣西北流合扶淇之水又北右合盧水即久台水也 地志久台水出琅邪橫縣故山東南至東武入濰 尚書所謂濰淄其道矣今屋山在莒州西北九十里濰水至膠州高密入海括地志云密州莒縣山濰水所出是也

蔡傳曰淄水地志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今淄州淄川縣東北七十里原山也東至博昌入濟又東北入海 箋 按水經注淄水入馬車瀆亂流 漢志齊郡鉅定縣有馬車瀆 東北逕琅槐故城南又北至皮邱沈入于海蓋漢志但言淄水入濟蔡傳東北入海乃据鄭注而補也今淄水出原山在泰安州萊蕪縣東二十里至靑州壽光縣入濟與濟歷濱州蒲臺利津諸界入海蓋淄至博昌入濟而東北至齊郡鉅定縣馬車瀆水以下又濟入海之處也淄水入海之道與濟同非謂濰乃入海淄但入濟也日記疑漢書本濟或誤非是

厥土白墳

集解曰平地之土色白而性墳 箋 按靑土色白與

冀略同但靑土白而墳起較冀土白而柔軟微有分也周官草人職墳壤用麋其性相似可知也

海濱廣斥 史記作廣潟

蔡傳曰海涯之地廣漠而斥鹵許愼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斥鹵鹹地可煑爲鹽者也 箋 按爾雅十藪齊有海隅郭注曰海濱廣斥鄭氏曰斥謂地鹹鹵夏本紀海濱廣潟厥曰斥鹵周禮草人職鹹潟用貆易緯乾鑿度坤有八色東鹹西淡是也史記相如傳除邊關關益斥張揖曰斥廣也齊世

家齊自泰山屬之瑯琊北被于海齊壤二千里瓜
青地廣漠而斥鹵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孔傳曰田第三賦第四 箋 按周職方曰其穀宜稻
麥
厥貢鹽絺
蔡傳曰鹽斥地所出 箋 按爾雅曰中有岱岳與其
五穀魚鹽生焉周禮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
之鹽祭祀共其苦鹽散鹽賈疏曰散鹽煮水爲之

出於東海管子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青州近海
煮海爲鹽是也若斥地雖鹹猶可耕種草人土化
之法鹹潟則用貆是也
蔡傳曰絺細葛也 箋 按周書文傳解傑石不可穀
植之葛木以爲絺綌以爲材用周禮掌葛有葛征
以徵絺綌之材于山農書有以遠邇畢獻方物惟
服食器用若青州之貢鹽絺惟食服也或以絺爲
益稷篇絺繡之絺淮南齊俗訓有詭文繁繡揚門
禮司服職云王祭社稷五祀則希冕鄭注冕服九

章皆希以爲繡釋文曰希本作絺賈氏疏曰希繡
者孔君以細葛上爲繡 鄭讀希爲黹黹紩也謂刺繪爲繡
海物惟錯
蔡傳曰錯雜也海物非一種故曰錯林氏曰旣總
謂之海物則固非一物矣錯蓋別爲一物如錫貢
磬錯之錯理或然也 箋 按周官太宰掌九貢九曰
物貢海物惟錯若職方正東青州其利魚蒲之類
是也何得以磬錯例之
岱畎絲枲

蔡傳曰畎谷也岱山之谷也枲麻也 箋 按周官太
宰九貢有嬪貢鄭注嬪貢絲枲也其屬有典絲典
枲孔傳曰畎谷也爾雅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豈
必岱山之谷始有是貢乎觀書益稷篇濬畎澮距
川梓材若稽田爲厥疆畎考工記匠人爲溝洫一
耦之伐深尺廣尺謂之甽鄭注曰甽畎也班固西
都賦農服先疇之畎畝趙過曰后稷始甽田畎亦
何嘗專指畎谷也孔傳枲麻也周禮籩人職朝事
之籩其實麷蕡注曰蕡枲實儀禮有司徹麷蕡坐

設于豆酉注曰蕡枲實也賈公彦曰案喪服傳云苴者麻之有蕡者也牡麻者枲麻也若然蕡麻有實枲麻無實鄭云蕡爲枲實者舉其類耳其實枲是雄麻無實

鉛松怪石

蔡傳曰怪石怪異之石也林氏曰怪石之貢誠爲可疑意其必須以爲器用之飾非特貢其怪異之石以爲玩好也 箋 按管子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鉛錫蘇頌曰鉛一名黑錫周禮丱人掌金玉錫石

之地鄭注錫鉛也書疏曰錫所以柔金也考工記攻金之工掌執金錫之齊故也貢松者大司徒職曰制其畿疆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鄭注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若以松爲社者則名松社之野是夏社宜松故貢松也孔傳曰怪石怪異好石似玉者山海經荀牀之山多怪石郭注怪石似玉書曰鉛松怪石也今萊州掖縣出五色石青州所貢殆此類與

萊夷作牧 史作爲牧

蔡傳曰萊夷顏師古曰萊山之夷齊有萊侯萊人卽今萊州之地作牧者言可牧放萊人以畜牧爲生也 箋 按水經注萊蕪禹貢所謂萊夷也余按太蕪萊柞並山名也郡縣取目焉左傳與之無山及萊柞管志東萊黃縣有萊山是也作牧旣可耕作兼可畜牧也非但放牧而已

厥篚檿絲 史記作酓絲

蔡傳曰檿山桑也山桑之絲其韌中琴瑟之絃蘇氏曰惟東萊爲有此絲以之爲繒其堅韌異常萊

人謂之山繭 箋 按爾雅檿山桑詩皇矣其檿其柘漢五行志檿弧注檿山桑之有點文者禹貢所謂檿也爾雅又有蟓桑繭殆所謂檿絲也蟓或謂蠶之別名王禎農書注魯桑之類宜飼大蠶荊桑宜飼小蠶禹貢檿絲則是以檿桑飼蠶而吐絲也山東志檿絲出棲霞縣正禹貢萊夷之故墟也朱子曰萊夷及揚之島夷間于厥篚或時貢土物以見來王之意後人誤會其旨遂謂萊夷放牧之處有檿絲因以爲貢夫九州惟梁雍有貢無篚他州皆

有豈必出于夷也

浮于汶達于濟史作通濟漢書作泲

蔡傳曰汶水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在今鄆州中都縣也箋按漢地志泰山萊蕪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泲桑欽所言又琅邪朱虛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丘入維師古曰前言汶水出萊蕪入濟今此又言出朱虛入維將桑欽所說有異或者有二汶水乎曾氏曰出萊蕪縣原山入濟者徐州之汶也出朱虛縣泰山北又東北入濰者青州

之汶也然禹貢浮汶達濟皆指青州則謂青州之汶入濰者濰乃入海何由達河至帝都乎馬之貞曰汶水東出原山西流過萊蕪本高汶陽之南剛城之北又西至龍山南分為四派其南河至陽城南梁山東匯為大澤其一過壽良北其一經郈亭南其北曰坎河同流至壽張安民亭與北濟合故青州貢道浮汶達濟

男　榮樞參注
孫　巘奭校字

禹貢會箋卷之四

當塗　徐文靖位山箋
高淳　趙　弁文晃訂

海岱及淮惟徐州周合其地于青州

蔡傳曰徐州之域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而西不言濟者岱之陽濟東為徐岱之北濟東為青言濟不足以辨故略之也箋按爾雅濟東曰徐州注云自濟東至海若言濟不足以辨此何以單言濟也故知言淮以別于青不事并言濟也蓋海岱青徐

所同淮海徐揚所同海岱及淮乃徐耳

淮沂其乂乂史作治

蔡傳曰淮見導水曾氏曰淮之源出於豫之境至揚徐之間始大其泛濫為患尤在於徐故淮之治於徐言之也沂水地志出泰山郡蓋縣艾山今沂州沂水縣也南至於下邳西南而入於泗箋按金氏曰淮出今唐州桐栢山行千七百里至海州入海水經注曰鄭氏云沂出沂山或云臨樂山水有二源南源所導世謂之柞泉北水所發俗謂之窮

魚泉俱東南合成一川至下邳縣北西流分爲二
水一水於城北西南入泗一水逕城東屈從縣南
亦注泗謂之小沂水左傳隱六年公會齊侯盟于
艾杜注泰山牟縣東南有艾山沂水所出郎是山
也鄭氏曰沂出沂山今青州沂水縣山沂水出其
西接臨朐縣界
蔡傳曰曾氏云徐州水以沂名者非一酈道元謂
水出尼邱山西北過魯之雩門亦謂之沂水出太
公武陽之冠石山（太公謨當是太山）亦謂之沂水而沂水

之大則出於泰山也 箋 按昭二十五年左傳平子
請待于沂上杜氏曰魯城南自有沂水此小沂也
地理志沂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子山南至下邳入
泗過郡五行六百里此大沂水也郡國志琅邪臨
沂縣有洛水注之水出太山南武陽之冠石山是
出冠石者洛水非沂水也世以其注沂亦或謂之
小沂水是徐州之水以沂名者非一也唐孔氏曰
乂訓治也淮出桐栢山發源遠矣於此州言之者
淮水至此而大爲害尤甚喜得其治故於此記之

蔡傳曰徐之水有泗有汶有汴有漷而獨以淮沂
言者徐之川莫大於淮淮乂則自泗而下凡爲川
者可知矣徐之浸莫大於沂沂乂則自沭而下凡
爲浸者可知矣 箋 按日記曰汴水出滎陽縣大周
山合京索須鄭四水東南至中牟縣北入於黃河
泗水出泗水縣陪尾山其水四源並發徧城北入
里始合爲一西流至曲阜經嶧陽城東五里與沂
水合漷水在滕縣東北七十里出東海合鄉西南
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沭水源出沂山白宮

州西北流入州境會諸澗水南經馬陵山入郯城
縣注于淮泗徐士彰曰日記所錄乃兗州之泉而
非徐州之水其所謂泗則今泗水縣之泗而非泗
州之泗也然地志謂東莞術水（卽沭水也）至下邳入泗
郭璞謂泗水至下相入淮水經謂漷水至湖陸縣
入泗獲水出汴水至彭城縣北東入泗東莞今靑
州臨朐下邳今邳州下相今宿遷湖陸故城今徐
州沛縣烏在盡爲兗州之水而非徐州之水也
蒙羽其藝

蔡傳曰蒙山地志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今沂州費縣也羽山地志在東海郡祝其縣南今海州朐山縣也藝者言可種藝也 箋 按哀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杜預曰蒙在東莞蒙陰縣西今蒙山在蒙陰縣南四十里其陽爲費縣陰爲蒙陰縣也連山易曰有崇伯鯀伏于羽山之野寰宇記曰羽山俗呼懲父山漢志在祝其唐武德八年省祝其入懷仁金大定七年改懷仁縣爲贛榆今屬淮安府海州其藝孔傳曰二山已可種藝正義曰詩云蓺之荏菽故蓺爲種也

大野既豬 史記豬作都

蔡傳曰大野澤名地志在山陽郡鉅野縣北今濟州鉅野縣也鉅卽大也水蓄而復流者謂之豬 箋 按左傳哀十七年西狩于大野杜預曰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鉅野界徐之西兗之東南北三百里東西百餘里故周禮職方兗州澤藪曰大野王順采曰南旺湖在汶上縣西南縈洄計百十餘里而會通漕河貫乎其中湖界爲二西湖廣衍倍於東湖是南旺卽古大野無疑一統志湖在汶上縣西南二十里

蔡傳曰何承天曰鉅野廣大南導洙泗北連淸濟徐之有濟于是乎見又鄆州中都西南亦有大野陂 中都今東平州汶上縣 或皆古大野之地也 箋 按春秋莊公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左傳僖三十一年分曹地東傳于濟則徐之有濟可知孔傳水所停曰豬馬云水所停止深者曰豬

東原厎平

蔡傳曰東原在徐之西北而謂之東者以在濟東故也東平國在景帝亦謂濟東國云益知大野東原所以志濟也 箋 按漢宣帝甘露二年爲東平國景帝中六年濟東國也水經濟水故瀆又北右合洪水酈注曰上承鉅野薛訓渚歷澤西北渚又北逕闞鄉城西郡國志東平陸有闞亭又北濟瀆合自渚迄于北口一百二十里名曰洪水故張華博物志曰兗州東平郡卽尚書之東原也 今東平州也 孔傳曰致功而地平言可耕也

厥土赤埴墳

蔡傳曰土黏曰埴埴膩也周有摶埴之工老氏言埏埴以爲器惟土性黏膩細密故可摶可埏也 箋 按周禮草人職亦緹用羊埴壚用豕考工記用土爲瓦謂之摶埴之工注曰埴土黏也

草木漸包

蔡傳曰漸進長也如易所謂木漸包叢生也如詩所云如竹包矣言其叢生而積也 箋 按周禮閭師任圃以樹事貢草木草木之貢虞夏已有故禹貢特記其漸包也孔傳漸進長包叢生如易象曰漸進也說卦傳曰巽爲木爲長爲高是也又按木漸蔡傳曰如易所謂木漸象曰山上有木漸漸自爲句今讀爲木漸可乎爾雅苞稹孫炎曰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稹蔡傳叢生而積積當是稹之譌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孔傳曰田第二賦第五 箋 按周職方青州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穀宜稻麥卽禹貢之徐州也周分禹青州東北爲幽幷禹徐州于青也

厥貢惟土五色

蔡傳曰徐州之土雖赤而五色之土亦間有之故制以爲貢周書作雒曰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靑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釁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面之土（周書方下有一字）包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土封（周書曰以土封之謂之裂土）故曰受削土于周室此貢土五色意亦爲是用也 箋 按太康地記曰城陽姑幕有五色土封諸侯錫之茅土用爲社禹時徐州所貢當卽是土也京相璠曰瑯邪郡姑幕縣南四十里員亭故魯鄆邑今莒州有姑幕城是也又按周書作雒解受則土于周室則法也蔡傳云削土誤

羽畎夏翟

蔡傳曰羽畎羽山之谷也夏翟雉具五色染人之職秋染夏鄭氏曰染夏者染五色也曾氏曰山雉具五色出于羽山之畎則其名山以羽者以此歟 箋 按孔傳曰翟雉名羽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今淮安府贛榆縣山也西界鳳陽府虹縣卽漢夏邱

縣北齊夏邱郡輿地志堯封禹爲夏伯邑于此卽
之從陽翟周禮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有揄狄闕
狄鄭氏曰狄當爲翟翟雉名江淮而南青質五色
皆備曰搖是羽畎正夏后受封之地也夏邑在江
淮間產此雉故曰夏翟天官夏采注徐州貢夏翟
之羽有虞氏以爲緌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
之春官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皆畫五采
以爲夏注讀夏爲假非也染人染夏卽以翟產于
夏邑名之非以夏爲染采之名也鄭氏曰染五采

謂之夏者其色以夏翟爲飾染者擬以爲深淺之
度是以放而名焉則得之矣

嶧陽孤桐

蔡傳曰地志東海郡下邳縣有葛嶧山古文以爲
嶧山今淮陽軍下邳縣也陽者山南也孤桐特生
之桐其材中琴瑟箋按詩魯頌保有鳧繹遂荒徐
宅毛傳曰鳧山也繹山也禹貢嶧陽孤桐孔傳曰
孤特也郡國志下邳葛嶧山出名桐一統志山在
今邳州城西北六里詩椅桐梓漆爰代琴瑟陸璣
疏桐有青桐赤桐白桐白桐宜琴瑟孤桐殆如龍
門之桐百尺無枝者故曰孤桐若以爲特生之桐
所生無幾焉可定爲常貢乎

蔡傳曰泗水名出魯國卞縣桃墟西北陪尾山西
南過彭城又東南過下邳入淮卞縣今襲慶府泗
水縣也濱水旁也箋按水經注泗水逕下邳縣故
城西東南流又東南逕淮陽城北臨泗水又東南
逕魏陽城北城枕泗川又東逕角城北而東南流
注于淮胡三省曰角城在淮水之陽梁役于角城

置淮陽郡謂之泗口泗口在今宿遷縣界

蔡傳曰浮磬石露水濱若浮於水然或曰非也泗
濱非必水中泗水之旁近浮者石浮生土中不根
著者也今下邳有石磬山或以爲古取磬之地箋
按左傳隱八年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杜預曰浮來
紀邑東莞縣北有邳鄉邳鄉西有公來山號曰邳
來間後漢郡國志琅邪東莞有邳鄉有公來山或
曰古浮來元和郡縣志下邳縣有沂水水經注沂
水又東逕浮來之山在邳鄉西故號曰邳來之間

也泗水之水注之是古者讀邳爲浮浮磬即邳磬矣蓋當時泗水之濱有浮來之山産此磬石故曰浮磬胡三省注通鑑曰濠州東九十里有浮山山下有穴名浮山洞（九域志泗州西至濠州一百七十五里）水經淮水自鍾離縣又東逕浮山今泗州盱眙亦有浮山若以浮生土中爲浮磬則浮山亦可謂浮生者乎明堂位叔之離磬世本無句作磬梟氏曰無句叔之別名

淮夷蠙珠曁魚（史記作蠙珠臮魚）

蔡傳曰淮夷淮之夷也　箋按孔傳曰淮夷二水王肅亦以淮夷爲水名鄭氏曰淮夷淮水之夷民也後漢東夷傳武乙衰敝東夷寖盛遂分遷淮岱爲淮夷所由始今禹貢徐州已有淮夷則淮之有夷久矣魯頌憬彼淮夷來獻其琛毛傳曰淮夷東國在淮浦而夷行也徐州之稱淮夷者殆以此耳詩記曰徐州在淮北徐州有淮夷夷之在北者也詩有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是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矣

蔡傳曰蠙蚌之別名也曁及也珠爲服飾魚用祭祀今濠泗楚皆貢淮白魚亦古之遺制歟　箋按周官太宰九貢有游貢鄭曰游貢燕好珠璣也又有物貢鄭曰雜物魚鹽也賈疏曰珠即蠙珠魚即曁魚徐州所貢詩傳曰佩玉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間賈公彦曰蠙蜯也珠出于蜯故言蠙珠鹽鐵論綴以朱蠙是蠙珠並爲服飾也蠙說文作玭云夏書從賓從虫蠙亦作玭宋弘曰淮水出玭珠珠之有聲者也夏小正二月祭鮪傳曰鮪也者魚之先至者也月令季冬始漁乃嘗魚先薦寢廟周禮獻人職凡祭祀賓客共其魚之鱻薨故貢魚也後周太祖本紀曰其沿淮州郡淮白魚今後不須進奉是淮白魚亦不貢久矣宋志楚州貢苧布泗州貢絹濠州貢糟魚蔡傳以爲今濠泗楚皆貢淮白魚不知何據

厥篚玄纖縞

蔡傳曰玄赤黑色幣也纖縞皆繒也禮曰素縞麻衣禫而纖記曰縞衣而養老則知纖縞皆繒之名

也曾氏曰白經赤緯曰縞黑經白緯曰纖纖也縞也皆去凶卽吉之服也 箋 按孔氏曰玄黑繒縞白繒纖細也蔡傳以玄爲赤黑幣而不以元爲色者古有曰篚厥玄黃玄用篚則直以爲幣焉可也然元纁璣組何嘗不以元爲色也禮雜記曰委武玄縞而后蕤鄭注委武冠卷也玄玄冠也縞縞冠也小爾雅繒之精者曰縞詩毛傳縞薄繒不染故色白是玄與纖縞爲二色也郝氏曰最細曰纖粗白曰縞蓋元白二色而纖縞二種祥而縞禫而纖雖

據檀弓以爲說然當時制爲貢篚豈必以去凶卽吉之服爲常篚乎

浮于淮泗達于河 說文河作菏

蔡傳曰汳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爲灉水東入于泗則淮泗之達河者以灉至于泗也傳又曰泗受汳水東入淮蓋泗水至大野而合泲然則泗之上源自泲亦可以通河也 箋 按說文作達于菏水經菏水又東過胡陸縣南東入于泗水注曰澤水所鍾也尚書浮于淮泗達于河是也日記曰淮入海泗入淮淮泗不與河通由泗而遡灉 卽汴水也 由灉而達河此一道也 由灉達河是東路 由泗之上源以遡泲由泲而達河此又一道也 由泲達河是西路 是皆逆流而上者也張洎曰禹於滎澤下分大河爲陰溝引注東南以通淮泗至大梁浚儀縣西北復分爲二渠 漢明帝時王景始作浚儀渠循河溝故瀆故縣氏之 一渠元經陽武中牟臺下爲官渡水 官渡在今中牟縣曹操與袁紹相持于官渡卽此 一渠始皇疏鑿以通淮魏郡謂之鴻溝通典曰世言煬帝開汴渠以幸揚州 隋大業元年詔發河南男女丁夫百萬開汴水起滎澤入淮千餘里 考

禹貢言兗都冀州居河下流而入都貢賦重于用民力故每州必記入河之水獨淮與河無相通之道求之故迹而不得乃疑汴渠自禹以來有之不起於隋世旣久遠或名鴻溝或名汴渠 鴻溝在今鄭州滎陽縣 大概皆自河入淮故淮河引江湖之舟以達于冀也今據後漢書則平帝時已有汴渠曰河汴決壞則謂輸受之所也官渡直黃河也故袁曹相距泪按曰悠悠黃河吾其濟乎汴渠自禹來有之此不易之論也又國策蘇子說魏王曰大王之地東

有鴻溝陳汝南則鴻溝之名亦不自秦始也

男　榮樞參注

孫　驥奭校字

禹貢會箋卷之五

當塗　徐文靖位山箋

高淳　趙　弁文冕訂

淮海惟揚州

蔡傳曰揚州之域北至淮東南至于海箋按釋名曰淮圍也圍繞揚州北界東至海也孔傳但云北據淮南距海蔡傳以東南至海爲是杜佑曰自晉以下歷代皆云五嶺之南至于海並禹貢揚州之地按荆州南境至衡山之陽若五嶺之南在九州封域則以隣接壤宜屬荆州豈有舍荆而屬揚又熊氏曰禹嘗至會稽並越地屬揚州亦甚矣若會稽東南郡縣及粤東入閩唐虞時聲教未通貢賦不及此皆秦漢後開闢之地烏可以揚州概之今按堯典宅南交山海經甌閩皆在海中桂林八樹在番禺東則南粤交廣禹時已通聲教者可知國策吳起爲楚悼南攻揚越史南越尉陀傳秦時已併入下略定揚越張晏曰揚越揚州之南越也正義曰夏禹九州本屬揚州故曰揚越觀禹貢揚州

貢賦沿于江海而荆州但云江沱潛漢其封域不及海可知矣

彭蠡既豬

蔡傳曰彭蠡地志在豫章郡彭澤縣東合江西江東諸水跨豫章饒州南康軍三州之地（三州虔州洪州饒州）也所謂鄱陽湖者是也 箋 按地理志豫章彭澤縣彭蠡澤在西郡國志彭蠡湖周四百五十里荆州記曰宮亭即彭蠡澤也謂之彭澤湖一名匯澤張勃吳錄曰彭蠡今名洞庭湖案在今九江郡界正

義曰彭蠡是江漢合處元和志曰揚瀾湖一曰左里（今都昌縣西南九十里有左里城） 彭蠡又呼爲左蠡是皆湖之異名也史記秦伐楚取番置番陽縣以在鄱水之陽也隋始以鄱陽名湖余仁山曰彭蠡今鄱陽湖自洪宮亭受江西嶺北江東諸水在江饒南康與國之間至池州湖口入江漢志所謂湖漢九水者是也

陽鳥攸居

蔡傳曰陽鳥隨陽之鳥謂鴈也今惟彭蠡洲渚之間千百爲羣記陽鳥所居猶夏小正記鴈北鄉也 箋 按孔傳曰冬月所居於此澤正義曰日之行也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鴈之屬九月而南正月而北左思蜀都賦所云木落南翔氷泮北徂是也日陽也此鳥南北與日進退故曰陽鳥夏小正曰正月鴈北鄉戴傳曰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鴈以北方爲居何以謂之居生且長焉耳九月遰鴻鴈何不謂南鄉也曰非其居也今禹貢彭蠡攸居則又實指南鄉而言蓋是時水土既平洲渚之間羣相聚

處睎陽自得一若其生且長於是焉故謂之攸居也

三江既入

蔡傳曰庾仲初吳都賦註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併松江爲三江其地今亦名三江口吳越春秋所謂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者是也 箋 按地理志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今蘇州吳縣） 中江從丹陽蕪湖縣（今屬太平府）東北至會稽陽羨東入海（今常州府宜興縣） 北江從會稽

毗陵北東入海今松江府江陰縣故導水東爲北江東爲中江孔傳曰有北有中南可知也蓋三江旣入入海之道有三非謂入震澤也蔡傳以松江婁江東江當之周公瑾曰宋人三江口江面濶九里地勢低于震澤三丈蘇子瞻曰三吳之水瀦爲太湖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然則三江皆震澤之委又近在數十里內合爲一江以入海無所謂三江旣入者也安得據以爲禹貢三江

蔡傳曰蘇氏謂岷山之江爲中江嶓冢之江爲北江豫章之江爲南江似可依據然江漢會于漢陽合流數百里至湖口而後與豫章江會又合流千餘里而後入海不可復指爲三矣箋按國語子胥曰吳之與越三江環之民無所移固非一吳縣南之三江遂可以環吳越矣周職方揚州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吳地記云五湖太湖東岸五灣也然職方藪具區注云即震澤安得又以太湖爲浸而兩記之也吳越春秋曰范蠡旣滅吳乃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若震澤即五湖三江即

震澤之委何言出三江又何言去吳而辭越也陸勃曰范蠡出三江入五湖今廬江臨丹陽蕪湖縣是也據漢志以禹貢中江在蕪湖則廬江即爲三江之一從可知矣蘇氏謂漢水自北而來至大別入江是爲北江然江漢並爲大川不應沒漢之名改爲北江也竊意山海經曰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郭璞注曰江出岷山東南至廬江南界今廬江正在江北彭澤正在江南而大江行乎其中合爲三江自尋陽而東直趨于海其東北至常州宜興入海者是爲中江又一股至松江江陰入海者是爲北江吳縣南東入海者爲南江入海之道有三也漢志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則入江爲北江何疑也

蔡傳曰蘇氏知其說不通遂有味別之說禹之治水本爲民去害豈如陸羽輩辨味烹茶爲口腹計耶箋按易緯河圖曰九州殊題水泉剛柔各異青徐泉鹹以鹹荊揚泉酸以苦梁州泉苦以辛兗豫泉甘以苦雍冀泉辛以鹹唐書許敬宗傳古者五

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職則能辨味與色潛而出合而更分皆能識之豈謂如陸羽輩爲口腹計耶

震澤底定

蔡傳曰震澤大湖也地志在吳縣西南五十里今蘇州吳縣也曾氏曰震如三川震之震若今湖翻是也具區之水多震而難定故謂之震澤底定者言底于定而不震蕩也 箋 按郡國志吳郡吳縣震澤在西劉昭注曰越絶書云湖周三萬六千頃又有大雷山小雷山海經曰雷澤有雷神鼓其腹

在吳西楊脩五湖賦曰頭首無錫足蹄松江負烏程於背上懷大吳以當胸岸崿崔嵬穹隆紆曲大雷小雷湍波相逐皆以雷澤爲震澤易曰震爲雷故名湖爲震也若三川震記異也豈可以震澤例之端臨馬氏曰太湖跨蘇湖常三境宣歙以東當陽以北之水俱從荊溪之百瀆長興之二十四瀆湖州之三十六瀆吳江之七十二漊吐納焉揚州記太湖一名震澤一名笠澤一名洞庭此底定所以難也故經言震澤底定以見揚功之告成豈從前震蕩難定至是乃底于定哉

篠簜既敷

蔡傳曰篠箭竹簜大竹郭璞曰竹濶節曰簜敷布也 箋 按爾雅東南之美會稽之竹箭在禹時爲揚州故竹記篠簜也爾雅疏云李巡曰竹節相去一丈曰簜孫炎曰竹濶節者曰簜竹紀曰小篠大簜竹之通稱朱子曰簜小節竹也不知何據敷布也孔傳曰水去布生如易說卦傳震爲旉爲蒼筤竹旉亦敷也氣盛而敷布森列

厥草惟夭厥木惟喬

蔡傳曰少長曰夭喬高也 箋 按孔傳少長曰夭喬高也正義曰詩云桃之夭夭南有喬木是也周書大聚解曰開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此夭喬所由來也

厥土惟塗泥

蔡傳曰塗泥水泉濕也下地多水其上淖 箋 按孔傳地泉濕蔡傳易濕爲水水與泉豈有二乎又按夏小正曰寒東塗蔵傳曰凍塗者凍下而澤上多

也尸子曰行塗以楯史記曰泥行乘橇荆揚塗泥
禹施功爲尤多矣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孔傳曰田第九賦第七雜出第六 箋 按周職方曰
揚州穀宜稻按神契曰沐泉宜種稻金氏曰古人
尚黍稷田將五種黍稷麥稻 故雖卑濕而各有所收
塗泥之土其田獨宜稻不利他種故第爲最下下
上上錯者錯在下上之上
厥貢惟金三品

蔡傳曰三品金銀銅也 箋 按周職方揚州其利金
錫考工記曰吳粤之金錫越世家注曰賈逵說云
虞夏商周金幣三等或赤或白或黃黃爲上幣銅
錢爲下幣[illegible] 黃金謂之璗白金謂之銀三品
之來古而然矣
瑤琨篠簜 [illegible]
蔡傳曰瑤琨皆石名詩曰何以舟之惟玉及瑤琨
說文石之美似玉者取之可以爲禮器篠之材中
于矢之笴簜之材中于樂之管簜亦可爲符節周
官掌節有英簜 箋 按周禮內宰職大祭祀則贊瑤
爵鄭注曰共爵以瑤爲飾說文琨石似玉者山海
經曰會稽之山多金玉下多砆石砆琨之類也經
又曰竹山多竹箭郭璞曰箭篠也是篠中矢笴也
儀禮大射禮簜在建鼓之間鄭注曰簜竹也謂笙
簫之屬又乃管新宮注曰管謂吹簜以播新宮之
樂是簜中樂之管也周官掌節凡邦國之使節皆
金也以英簜輔之鄭注曰英飾也簜竹也以竹爲
函加以畫飾而盛其節也干寶曰英刻書簜竹箭

也刻而書其所使之事以助三節之信未有以英
簜爲符節者惟朱子曰古人符節多以玉爲之又
有竹符又有英簜符簜小節竹使者謂之簜節也
蔡傳簜可爲符節本此
齒革羽毛惟木 史記無惟木一字
蔡傳曰象有齒犀兕有革鳥有羽獸有毛木楩梓
豫章之屬 箋 按孔傳曰齒象牙革犀皮羽鳥羽毛
旄牛尾据周禮掌皮冬斂革共其毳毛爲氈以待
邦事司服掌王之衣服祀四望山川則毳冕鄭氏

曰毳罽衣也正義曰爾雅云毛氂謂之罽則續毛爲之若今之毛布是也當是時洪水氾濫草木暢茂鳥獸蹄迒之迹交錯於原野聖人因制爲齒革羽毛之貢若周官冥氏攻猛獸則獻其皮革齒須翨氏攻猛鳥以時獻其羽翮使自爲驅除而不之覺角人掌以時徵齒角於山澤之農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皆祖述禹貢之遺制也至於惟木之貢不言何木者殆卽爲厥木惟喬者也前此巢居穴處至是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蓋

取諸大壯則需于喬木者殊廣也若必爲楩梓豫章之屬何荊州言杶榦栝柏而此但言惟木也周禮太宰九貢五曰材貢鄭司農曰材貢木材也是矣

島夷卉服

蔡傳曰島夷東南海島之夷卉草也葛越木棉之屬箋按史記注海州東海縣有島山去岸八十里括地志百濟國西南海中有大島十五所皆置邑有人居島夷之屬大率類此卉服孔傳曰草服葛越後漢書世祖勅會稽獻越布文選孫楚書葛越布于朔土注葛卽葛爲越卽蕉苧黃草之屬蔡傳以爲木棉之屬非

厥篚織貝

蔡傳曰織貝錦名織爲貝文詩曰貝錦是也今南夷木棉之精好者亦謂之吉貝海島之夷以卉服來貢而織貝之精者則入篚焉箋按初學記堯懸貝於禹宮則大貝亦當時所重貢然也朱仲相貝經有黃貝紫貝餘泉餘蚳黃白文之異當時島夷

布帛織爲黃白靑黑之貝文因曰織貝傳以木棉之精好者亦謂之吉貝據宋書夷蠻傳云悉蘭池國産吉貝布呵羅單國獻吉貝織雜色等布呵羅單國遣使致天竺白疊古貝葉波國古貝等物古貝卽吉貝也李東璧曰古貝是木棉自劉宋始入中國禹時安得有之又小雅巷伯萋兮斐兮成是貝錦錦亦謂貝之文耳傳以織貝爲錦名亦非

厥包橘柚錫貢

蔡傳曰包裹也小曰橘大曰柚錫者必待錫命而

後貢非歲貢之常也箋按周官太宰九貢有物貢鄭注曰物貢雜物魚鹽橘柚也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江南之橘雲夢之柚崔寔政論曰橘柚之貢堯舜所不常御故禹貢亦錫命而後貢考工記橘踰淮而北為枳故淮海貢之王肅曰錫其命而後貢之不常入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史記沿作均達作通

蔡傳曰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而入淮泗不言達于河者因于徐也禹時江淮未通故沿于

海至吳始開邗溝隋人廣之而江淮舟船始通也孟子言排淮泗而注之江記者之誤也箋按孔傳曰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正義曰文十年左傳沿漢泝江泝是逆沿是順沿江入海順也自海入淮自淮入泗逆也水經注曰昔吳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邗江亦曰韓溟溝左傳哀五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杜預曰于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至末口入淮今末口在淮安府北五里哀十三年會晉

侯及夫子于黃池吳語曰夫差起師北征闕為深溝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于黃池是吳之通水有二不獨江淮之始通已也隋大業三年詔發淮南兵夫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淮至于揚子江三百餘里水面濶四十步傳謂隋人廣之者也

男 榮樞參注

孫 [illegible] 校字

禹貢會箋卷之六

當塗　徐文靖位山箋

高淳　趙　升文晃訂

荊及衡陽惟荊州

蔡傳曰北距南條荊山南盡衡山之陽箋按山海經荊山之首曰景山東北百里曰荊山荊州記曰臨沮縣西北三十里有清谿谿北即荊山卞和璞玉之處荊名荊州取荊山之名唐地志襄州南漳縣本荊山縣有荊山荊山之南爲荊州北爲豫州是荊州亦

在荊山之陽故曰荊及衡陽今荊山在襄陽府南漳縣西北八十里張揖廣雅曰衡山南岳有峋嶁峰上有神禹碑周職方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寰宇記曰星當翼軫度應璣衡故曰衡山今衡山在衡州府衡山縣西三十里

江漢朝宗于海

蔡傳曰江漢合流于荊去海尚遠然水道已安而無有壅塞橫决之患雖未至海而其勢奔趨于海猶諸侯之朝宗于王也箋按周職方荊州其川曰

江漢楚昭王曰望不過江漢以漢至大別入江故統言江漢也江漢爲四瀆之二禮曰四瀆視諸侯老子曰滄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下之水之赴海猶諸侯朝王假人事以言之也孔傳曰百川以海爲宗宗尊也詩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意亦本禹貢也

九江孔殷孔殷史記作甚中

蔡傳曰九江即今之洞庭也水經言九江在長沙下雋西北楚地記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今

岳州巴陵縣即漢之下雋洞庭正在其西北則洞庭之爲九江審矣箋按山海經沅水入下雋西合洞庭中又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在九江之間蔡以九江爲洞庭本此果如是則禹貢荊州當先九江孔殷而後江漢朝宗矣兄山海經臣秀校即劉歆也太康地記曰九江劉歆以爲湖漢九水入彭蠡澤也歆豈不知山海經有洞庭之山是在九江之間洞庭在九江之間不得以洞庭即九江可知矣范致明岳陽風土記曰按灃鼎沅湘合著

蠻黔南之水匯爲洞庭至巴陵與荊江合而東川據其上水經云江水右會水青口資水也世謂之益陽江右則沅水注之謂之橫房口東到微湖世謂之糜湖西流注爲江謂之糜湖口左則澧水謂之武陵江凡此五水注爲洞庭北會爲大江名曰五渚戰國策曰秦與荊戰大破之取洞庭五渚楚辭帝子降兮北渚皆其地也是洞庭在戰國尚謂之五渚豈禹時已謂之九江乎若使洞庭卽九江何又曰東陵地在廬江蘭陵西北敷淺原地在豫

章歷陵西是明知其爲水經之誤且下雋西北安知其非東北之譌乎

蔡傳曰今沅水漸水元水辰水敘水酉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於洞庭意以是名九江也 箋 按元水無攷元水疑無水之譌周易無皆作无或以此誤也經言東至于澧過九江澧不當在九江之列史記六國表秦始皇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析楚郡爲九江鄣會稽三郡九江名郡始此水經秦九江治壽春漢以廬江豫章之地漢志豫章雩都縣湖漢水東至彭澤入江行千九百八十里鄱陽鄱水西入湖漢餘干餘水東北至鄡陽入湖漢艾縣脩水東北至彭澤入湖漢新淦淦水西入湖漢南城盱水西北至南昌入湖漢建成蜀水東至南昌入湖漢宜春南水東至新淦入湖漢南埜彭水東入湖漢以是爲九江正在於江漢朝宗之下與經文合無疑也

蔡傳曰漢志九江在廬江郡尋陽縣尋陽記（張僧鑒撰）九江之名有烏江蜯江烏白江嘉靡江畎江沙江

廩江隄江箘江今詳漢九江郡之尋陽乃禹貢揚州之境而唐孔氏又以爲九江之名起於近代未足爲據 箋 按沈約宋書云尋陽漢屬廬江吳立蘄春郡尋陽屬焉水經江水又東過蘄春縣南此卽西陽尋陽二郡界是也（漢西陽屬江夏郡西陽故城在今黃州府黃岡縣）史記淮南王傳伍被曰南收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正義曰卽彭蠡湖口北流出大江者應劭注地理志曰江自尋陽分爲九道郭璞江賦曰源二分於崌

又疏九泒於尋陽湖漢九水北至彭澤入江聿有其說也而乃據尋記之臆造眞屬無稽之言也旣步卽起於近代又何引以爲据

蔡傳曰九江泒別取之耶亦必首尾短長大略均布然後可目之爲九然其一水之間當有一洲九江之間沙水相間乃爲十有七道尋陽之地將無所容設使泒別爲九則當曰九江孔道不當曰孔殷於導江當曰播九江不應曰過九江孔甚也殷正也九江水道甚得其正也箋按太史公自序闕

九疑浮于沅湘乃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則不以洞庭爲九江也竹書紀年曰周康王十六年南巡狩至九江廬山穆王二十七年大起九師東至于九江遂伐越是九江與廬山爲近也洞庭在鎬京西南若使洞庭爲九江又何當言東至也漢志九江在尋陽南豈謂止在尋陽一縣耶通典曰舒州宿松縣有江水自鄂陵分爲九泒會於此縣界洲上二百餘里合流謂之九江口東得武林洲卽桑落洲之下尾鄂在武昌桑落洲在安慶府宿松縣宋史林栗傳江州上至鄂渚七百里下至池陽五百里九江沙水相間蔡傳疑尋陽之地將無所容何耶至以泒別爲九導江當曰播九江不應曰過九江不知此過九江者乃江水過之猶漢水過三澨也若江水不過九江何由朝宗于海耶孔殷史記作甚中孔傳九江在尋陽甚得地勢之中是也蔡云殷正也九江水道甚得其正也向使殷當訓正堯典以殷仲春以殷仲秋何必別之曰以正仲夏以正仲冬也由此推之殷與正宜不同也

沱潛旣道史記作沱涔已道

蔡傳曰爾雅水自江出爲沱自漢出爲潛此則荆州江漢之出者也今按南郡枝江縣有沱水然其流入江而非出于江也華容縣有夏水首出于江尾入于沔亦謂之沱潛水則未有見箋按孔傳曰沱潛發源梁州入荆州漢志南郡枝江縣有江沱出西東入江胡身之注通鑑曰枝江縣自漢以來屬南郡江水自縣西別出爲沱而東復合于江故曰枝江則是出江而又入江也王氏炎曰沱水在

江陵府枝江縣上人謂枝江爲百里洲其與江分處謂之上沱與江合處謂之下沱蔡傳謂非出江者誤矣漢志武都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武都今階州也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應劭曰沔水入江別至南郡華容爲夏水過郡入江故曰江夏則是漢水入江而又出江者也蔡傳依鄭氏以爲沱水非矣王氏炎曰隋志南郡松滋縣有涔水今松滋分爲潛江矣承天府志今安陸府漢水自鍾祥縣北分爲蘆洑湖經潛江東南復入漢此爲古潛水甚明

徐邈山曰沱水自江出潛水自漢出二水合爲一流以出瞿塘至荊猶存舊名者所以紀江漢之源委也

雲土夢作乂史記雲夢土爲治

蔡傳曰雲夢澤名周官職方荊州其澤藪曰雲夢方八九百里跨江南北華容枝江江夏皆其地也左傳楚子濟江入于雲中又楚子以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合而言之則爲一別而言之則爲二也 箋 按沈括筆談曰禹貢雲夢土作乂太宗皇帝得古本尚書作雲土夢作乂詔改禹貢從古本左傳昭三年鄭伯如楚既享子產備田具王以田江南之夢以者謂以田具耳豈謂以鄭伯乎爾雅楚有雲夢邢昺疏引杜預曰南郡枝江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亦有夢城或曰華容縣東南有巴丘湖江南之夢也相如子虛賦雲夢者方八九百里亦得單稱雲單稱夢也

蔡傳曰雲夢者雲之地土見而已夢作乂者夢之地已可耕治也蓋雲夢之澤地勢有高卑故水落

有先後人工有早晚也 箋 按大雅緜之詩自土漆沮齊詩作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是雲土即雲杜史記索隱曰雲土夢本二澤名韋昭曰雲土今爲縣水經曰沔水逕江夏雲杜縣東今安陸府京山縣夏水從西來注之道元曰即堵口也禹貢所謂雲土夢作乂故縣取名焉雲土地可爲縣不卑于夢傳謂雲但土見而以作乂專屬夢非也若以洪水方割土見必記九州之大其可勝記哉

厥土惟塗泥

蔡傳曰荆州之土與揚州同 箋 按素問注曰中原地形西北高東南下故荆揚土多泥塗馬融曰泥塗漸洳也蓋荆揚澤國農夫多沾體塗足詩如塗塗附是則塗泥之謂也

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孔傳曰田第八賦第三 箋 按周職方曰荆州土宜稻與揚同但荆地廣沃一歲再穫故菽粟饒足田比揚只加一等賦乃第三等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蔡傳曰荆之貢與揚大抵多同然經先言羽毛者漢孔氏(此見唐孔氏書疏云漢孔氏說)所謂善者爲先也 箋 按夏小正十有一月王狩陳筋革戴傳曰陳筋革者省兵也明堂位曰夏后氏之綏鄭氏曰綏當爲緌緌爲注旄牛尾于干首所爲大麾賈疏曰案鍾氏染鳥羽爲王后之車飾亦爲旌旗之緌是羽毛皆當時所需可知也伊尹四方獻令曰正南以珠璣象齒文犀翠羽爲獻周職方曰正南曰荆州左傳僖二十三年重耳對楚子曰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楚語王孫圉曰楚之所寶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是羽毛齒革荆産爲善故列于惟金三品之先

蔡傳曰揚州其利金錫荆州其利丹銀齒革則荆揚所産不無優劣矣 箋 按考工記曰吳粤之金錫神異經曰丹陽銅似金可鍛以作錯塗之器越絶書曰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谷涸而出銅山海經曰荆山之陽多赤金柤陽之山其陽多赤金

其陰多白金貨殖傳豫章出黃金郭璞曰赤金銅也白金銀也書呂刑其罰百鍰孔安國曰鍰黃鐵也是古者銀銅鐵皆謂之金荆州其利丹銀所産雖同于揚而不若羽毛齒革較善于揚故列于羽毛齒革下也

杶榦栝柏

蔡傳曰杶栝柏三木名也杶木似樗而可爲弓榦栝柏葉松身 箋 按孔傳曰杶似樗榦栝也鄭氏曰四木名也左傳襄十八年孟莊子斬其楢以爲公

琴杜預曰櫛杶也不聞杶可爲弓榦也考工記曰荊之榦又曰凡取榦之道七柘爲上是謂柘爲榦也周官太宰九貢有材貢鄭注曰材貢櫄榦栝柏篠簜也杶榦栝柏爲四木傳云三木非也

礪砥砮丹

蔡傳曰礪砥皆磨石砥以細密爲名礪以麤糲爲稱砮者中矢鏃之用肅愼氏貢石砮者是也丹丹砂也 箋 按山海經陰山多礪石發視之山師每之山多砥礪鼓鍾之山其上多礪其下多砥是礪砥

爲虞夏時所需物也司馬相如傳雲夢者方八九百里其石則瑊玏玄厲張揖曰玄厲黑石可用磨也是礪砥亦荊產也竹書紀年周武王十五年肅愼氏來賓國語仲尼曰昔武王克商肅愼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正是年事也石砮一名水花石堅利入鐵可鏃矢鐵荊與梁皆產砮故貢焉丹丹砂唐志黔州錦州貢光明丹砂辰州麻陽縣有丹穴周職方其利丹銀皆荊州地也又古以丹爲彩色之名山海經有沃之野爰有白丹青丹孝經援神契王者德至山林則黑丹出周官職金入其丹青于守府之藏丹亦不專指丹砂也

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 徐廣曰一作箭足杆杆即楛也

蔡傳曰箘簵竹名皆可以爲矢董安于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廧之其高丈餘趙襄子發而試之其堅則箘簵不能過也蓋竹之堅者其材中矢之笴楛肅愼氏貢楛矢者是也三邦未詳其地底致也致貢箘簵楛之有名者也 箋 按鄭氏曰箘簵簵風也 竹有二名 山海經暴山多箭箘戴覬

之竹記箘簵載籍貢名荊鄙箘亦箘徒概節而短江淮之間謂之簸竹 簸音從 是箘簵蓋荊產也又按考工記燕之角荊之幹妢胡之笴此材之美者也注曰荊荊州也幹柘也妢胡地名也正義曰妢胡在楚旁二邦致貢厥名其物特有美名天下稱善也

包匭菁茅

蔡傳曰匭匣也菁茅有刺而三脊所以貢祭祀縮酒之用旣包而又匣之所以示敬也齊桓公責楚

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又管子云江淮之間一茅而三脊名曰菁茅一物也孔氏謂菁以爲菹者非是 箋 按鄭氏曰包結也茅有刺曰菁茅吳都賦貢納其包匭注曰包裹也匭結也孔傳曰匭匣也正義曰匭之小者（唐武后置匭于明堂命名以此）封匭菁江淮之間一茅三脊孔康曰所謂靈茅也後漢書公孫瓚伐荊楚以致菁茅括地志辰州盧溪縣西南三百五十里有包茅山本菁茅也以禹貢包而匭之故曰包茅

厥篚玄纁璣組（史記厥皆作其）

蔡傳曰纁周人染夏纁玄纁絳色幣也璣珠不圓者組綬類 箋 按儀禮曰聘禮賓朝服釋幣制玄纁束鄭注玄纁之束玄居三纁居二朝貢禮云制丈八尺周禮弁師綖見上覆玄表纁裏韋昭少牢禮注祭服玄衣纁裳士冠禮注曰凡染黑五入爲緅七入爲緇玄則六入與玄纁蓋二色也爾雅三染謂之纁詩正義曰考工記鍾氏則染纁術也說文璣珠不圓者（字書璣小珠也）伊尹四方獻令曰正南甌鄧桂國以珠璣玳瑁爲獻郭璞江賦頳蚌腓躍而吐璣周禮旂貢注羽毛璣組之屬組綬類也詩采菽注組綬也周禮典絲凡祭祀供黼畫組就之事天子諸侯以組爲冕旒之就曰組就詩素絲組之鄭箋曰以素絲縷縫組於旌旗以爲之飾左傳覈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則組不但爲綬也故曰綬類

九江納錫大龜（史記作入賜大龜）

蔡傳曰大龜尺有二寸所謂國之守龜非可常得故不爲常貢若偶得之則使之納錫于上謂之納

錫者下與上之辭重其事也 箋 按大禹謨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是古者大事則卜以龜爲寶也詩頌元龜象齒毛傳龜尺二寸孔氏謂傳曰大龜出于九江水中正義曰龜不常用賜命乃納之山海經曰岷山江水出焉東北流注于海其中多貝龜史記龜策傳神龜出于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羅泌路史曰蘄春江中有蔡山在廣濟縣大龜納錫故曰蔡按蘄水蓋尋陽舊治也九江在尋陽可知

周書論洪範錫與也故與錫謂之納錫

浮于江沱潛漢（潛漢作灊史記作浮于漢）

蔡傳曰江沱潛漢其水道之出入不可詳而大勢則自江沱而入潛漢也 箋 按正義曰浮此四水乃得至洛四水者沱自枝江縣出江而又入江潛自鍾祥縣出漢而又入漢潛入于沔沔入于江江出為沱江沱潛漢往復徑通矣

逾于洛至于南河

蔡傳曰逾越也漢與洛不通故舍舟而陸以達于洛自洛而至于南河也 箋 按孔傳曰河在冀州南東流故越洛而後至南河蓋荊州貢道從襄陽北渡漢江登陸至南陽城南浮洛故曰逾于洛也自洛至鞏縣入河謂之南河者豫在冀南荊又在豫南也

蔡傳曰程氏曰不逕浮江漢兼用沱潛者隨其貢物所出之便或由經流或循枝派期便事而已 箋 按江漢合流于荊本自相通是經流也由沱入江由潛入漢是枝派也

禹貢會箋卷之七

當塗 徐文靖位山箋
高淳 趙 升文冕訂

荊河惟豫州

蔡傳曰西南至南條荊山北距大河 箋 按孔傳西南至荊山蔡傳以為南條荊山也山在今襄陽府南漳縣西北河至華陰折而東流豫州在大河之南故曰北距大河也金史地理志豫州南陽縣有豫山或豫州取名以此

伊洛瀍澗既入於河

蔡傳曰山海經曰熊耳之山伊水出焉東北至洛陽縣南北入於洛郭璞曰熊耳在上洛縣南今商州上洛縣也 箋 按中山經蔓渠之山伊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洛郭注曰今伊水出上洛盧氏縣熊耳山東北至河南洛陽縣入洛中次山經熊耳之山浮豪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洛郭曰今在上洛縣南則是經言伊出蔓渠郭言出熊耳非經言也

蔡傳曰北志言伊水出弘農盧氏之熊耳非是 箋

按晉志盧氏本屬上洛故吳純曰伊水出上洛盧氏熊耳漢志上洛盧氏並屬弘農故後漢郡國志京兆上雒侯國故屬弘農熊耳以一山綿亙二縣傳謂非盧氏熊耳何也孔傳曰伊水出陸渾山亦誤據唐志陸渾山一方方山在伊闕水經注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今謂之龍門易緯乾鑿度曰禹鑿龍門闢伊闕即此非伊水出陸渾也一統志云伊水出盧氏縣悶頓嶺流經嵩縣（漢陸渾縣也）洛陽偃師縣界入於洛

蔡傳曰洛水地志出弘農郡上雒縣冢領山水經謂之讙舉山今商州洛南縣冢領山也至鞏縣入河箋　按山海經讙舉之山洛水出焉水經因之一統志洛水出陝西洛南縣（今隸商州）冢領山東流經盧氏永寧宜陽洛陽偃師鞏縣入河

蔡傳曰瀍水地志出河南郡穀城縣替亭山今河南府河南縣西北有古穀城縣其北山實瀍水所出也至偃師縣入洛箋　按山海經平逢之山南望伊洛東望穀城之山一統志穀城山在河南府西北五十里連孟津界舊名替亭山瀍水出此水經注瀍水出替亭北梓澤中（梓澤地名也）入洛在偃師縣東（唐志河南有瀍水避武宗諱名曰吉水）

蔡傳曰澗水地志出弘農郡新安縣東南入於洛今澠池縣東二十三里新安城是也城東北有白石山即澗水所出酈道元云世謂之廣陽山然則澗水出今之澠池至新安入洛也箋　按尚書洛誥周公曰我乃卜澗水西瀍水東惟洛食即是水也水經注曰安國云澗水出澠池山今新安縣西北

有一水北出澠池界東南流逕新安縣而東流入於穀水安國所言當斯水也然穀水出澠池下合澗水得其通稱或亦指之爲澗水也山海經曰白石之山澗水出於其陰西北流注於穀其非爲入洛可知也（一統志曰白石山在澠池縣東北二十三里）

蔡傳曰伊瀍澗水入於洛而洛水入於河此言伊洛瀍澗入於河若四水不相合而各入河者蓋四水並流小大相敵故也箋　按埤傳曰鄭季友云伊水在洛南之東瀍澗在洛南之西洛爲大伊次之

澗澗水小經言伊洛瀍澗蓋自東南而西北非小
大小畝之謂
滎波既豬 史記作滎播
蔡傳曰滎波二水名孔氏以滎波爲一水者非也
箋 按水經注晉地道記曰濟自大伾入河與河水
鬬南泆爲滎尚書曰滎波既豬闞駰曰滎播澤
名也 播音皮 故呂忱云播水在滎陽謂是水也又按
濟自敖山北溢而爲滎注而後泄遂爲汴水
蔡傳曰酈道元曰禹塞淫水於滎陽下引河東南

以通淮泗 濟爲河所注故曰濟水 濟水分河東南流漢明帝
使王景即滎水故瀆東注浚儀謂之浚儀渠漢志
謂滎陽縣有狼蕩渠首受濟者是也南曰狼蕩北
曰浚儀其實一也 箋 按水經濟水又東逕敖山北
又東合滎澤注曰澤水受河水有石門謂之滎口
石門也而地形殊卑蓋故滎播所道自此始也晉
南豐曰昔禹於滎澤下分大河爲陰溝出之淮泗
至浚儀西北復分二渠其後或曰鴻溝始皇疏之
以灌魏郡者是也或曰浪宕渠自滎陽五池口注

鴻溝者是也或曰浚儀渠漢明帝循河流故瀆作
渠 永平中謂王吳所作 者 渠成注浚儀者是也或曰石門渠
靈帝時 建寧四年 於敖城西北累石爲門以遏渠口者
是也將作謁者王吳修汴渠見明帝紀云景誤
蔡傳曰波水周職方豫州其川滎雒其浸波溠 爾
雅云水自洛水爲波山海經婁涿之山波水出於
其陰 波經本作陂 北流注於穀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箋
按水經洛水出上洛縣讙舉山又東門水出焉注
曰爾雅所謂洛別爲波也又曰洛水自上洛縣東

北於拒城之西北分爲二水枝渠東北出爲門水
也門水又東北歷陽華之山山海經曰陽華之山
門水出焉而東北流至於河七百九十里入洛水
鄭樵通志門水在靈寶縣西南北流爲弘農澗即
禹貢之波水矣至婁涿之波經本作陂郭注曰世
謂之百答水金史志河南新安縣有陂水字亦作
陂非自洛出之波也周職方其浸波溠波水出魯
山縣歇馬領流入汝水亦非禹貢洛出之波也正
義曰洪水之時此澤水大動成波浪既豬言壅

而爲豬蓄水而成澤不濫溢也

導菏澤

蔡傳曰菏澤地志在濟陰定陶縣東今興仁府濟陰縣南三里其地有菏山故名其澤爲菏澤也蓋濟水所經 箋 按括地志菏澤在曹州濟陰縣東北九十里定陶城東水經注菏水上承濟水於濟陽縣東世謂之五丈溝又曰菏水卽泲水之所苞注以成湖澤也而東與泗水合於湖陵縣西六十里穀庭城下俗謂之黃水口黃水西北通鉅野澤宋

河渠志云導菏水自開封歷陳留曹濟鄆其廣五丈乾德三年京師引五丈河造西水磑卽此也

被孟豬 左傳爾雅作孟諸周禮作望諸史記作明都漢書作盟諸

蔡傳曰被及也孟豬爾雅作孟諸地志在梁國睢陽東北今南京虞城縣西北孟諸澤是也 箋 按孟豬職方作望諸左傳作孟諸今在歸德府虞城縣西北十里水經注孟豬在睢陽縣之東北唐孔氏曰宋都睢陽在明豬西南是也闞駰曰不言入而言被者明不常入也水盛方乃覆被矣金仁山曰

自菏澤至孟豬凡百四十里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蔡傳曰土不言色者其色雜也壚疏也 箋 按周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注曰壤穀土也豫州土宜五穀職方氏曰豫州其穀宜五種以土壤皆可種穀故但言壤不言色非以色雜之謂也又周官草人職曰墳壤用麋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壤不一而於壤之中別以墳壚者謂下土也下土者水澤之土猶下地也周官稻人掌稼下地作田凡稼澤

是也呂氏春秋曰凡耕之道必始於壚謂其寡澤而後枯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孔傳曰田第四賦第二又雜出第一 箋 按吳氏曰冀賦第一或時數少於豫則降爲第二而升豫爲上上也豫賦第二或時數多於冀則升爲第一而降冀爲上中也是則錯出之義也

厥貢漆枲絺紵

蔡傳曰周官載師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周以爲征

而此乃貢者蓋豫州在周爲畿內故載師掌其征而不制貢禹時豫在畿外故有貢也 箋 按貨殖傳陳夏千畝漆陳謂陳國夏謂陽夏正禹貢豫州之地故豫有漆貢非冀比也

蔡傳曰顏師古曰纖紵以爲布及練然經但言貢枲與紵成布與未成布不可詳也 箋 按太宰九職嬪婦化治絲枲注曰化因形移易也則枲非布可知詩可以漚紵注曰紵麻屬則紵非布可知襄公二十九年傳子產獻紵衣乃以紵爲衣也周禮葛

人職以時徵絺綌之材於山農墨子曰古者聖王夏服絺綌故貢絺也又爲布及練傳氏集解引顏注作練說文練布屬

厥篚纖纊 史記作其篚纖絮

蔡傳曰纊細綿也 箋 按小爾雅纊綿也絮之細者曰纊徐州之纖縞鄭康成曰纖細也豫州之纖纊孔傳曰細綿也蔡氏徐州傳曰纖縞皆繒也至是乃以纖纊爲細綿則仍以纖爲細矣

錫貢磬錯

蔡傳曰磬錯治磬之錯也 箋 按周官太宰九貢有器貢鄭注器貢銀鐵石磬丹漆也考工記曰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假令磬鼓廣四寸半者股長九寸鼓廣三寸長尺三寸半厚一寸太厚則磬石而摩其旁太薄則磬播而摩其端故必有錯以治之小雅他山之石可以爲錯集傳曰錯礪石也孔疏曰治玉石曰錯以不常用故必錫命而後貢也

浮於洛達於河 浮於洛史記作雒

蔡傳曰豫州去帝都最近豫之東境徑自入河豫之西境則浮於洛而後至河也 箋 按山海經曰洛水成皋西入河水經洛水東北過鞏縣東又北入於河是洛水東西皆可入河由洛陽城南經偃師宜陽永寧至鞏縣東以達河此豫之西境浮洛而後至河者也 魚豢典略云漢火行忌水故洛去水而加隹然周書作雒篇則雒其來舊皆作雒 大河自潼關流入閿鄉達靈寶陝州澠池新安洛陽孟津鞏縣此豫之東境徑自入河不事浮洛者也然浮洛達河而後豫州之貢道始全

禹貢會箋卷之八

當塗　徐文靖位山箋

高淳　趙　升文晃訂

華陽黑水惟梁州

蔡傳曰東距華山之南西據黑水華山卽太華見導山黑水見導水 箋 按孔傳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蔡氏曰雍梁二州皆西據黑水以黑水之見于導水者至于三危入于南海總發于雍西經于梁西故不應言西距黑水也穆天子傳天子至于

重邕氏之黑水爰有采石之山晉書地道記梁州南至桓水西底黑水東限扞關山海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而南流入于南海是黑水綿歷二州西界蔡昜西距爲西據是也

岷嶓既藝 史記作汶嶓

蔡傳曰岷山地志在蜀郡湔氐道西徼外在今茂州汶山縣江水所出也 箋 按郝京山曰岷山在今成都府茂州江水所經也江源出今松潘衛西二百三十里大分水嶺北流入陝西洮河南流入甘松嶺經松潘城而岷山又在城東三十里自分水嶺至成都凡九百九十里水尚小自成都東流千五百里至瀘州以東馬湖嘉陵江涪江巴江等水合而江始大

蔡傳曰嶓冢在隴西氐道漾水所出又云在西縣今興元府西縣三泉縣也 箋 按孔傳曰漾水出嶓冢在梁州正義曰梁州云嶓冢既藝是嶓冢在梁州也唐六典山南道名山曰嶓冢嶓冢縣故城在今漢中府沔縣南四十里西南接寧羌州界嶓冢

山在州北九十里旣藝言水土旣平樹藝五穀也唐志興元府有西縣三泉縣武德三年以西縣置褒州尋廢四年析利州之綿谷縣置三泉縣又以縣置南安州尋廢宋志有西縣無三泉縣元又省西縣入略陽也

沱潛既道 史作沱涔 漢沱灊

蔡傳曰江沱別流之在梁州者地志禹貢江沱在蜀郡郫縣西東入大江又地志汶江縣江沱在西南東入江今永康軍導江縣也 箋 按爾雅郭氏曰

義曰沱水出蜀郡都水縣湔山與江别而更流所謂水出自江爲沱也徐士彰曰江漢二水源出梁州夾蜀山而行江在山之南漢在山之北自梁至荆山行數千里凡山南谿谷之水皆自江而出山北谿谷之水皆自漢而出其水衆多不足盡錄故南總爲沱北總爲潛蓋當時之方言猶今言谿谷云爾後之讀爾雅者誤以江漢爲沱潛所出之源不知其爲沱潛所出之路也禹貢言岷山導江東别爲沱沱猶它也蓋江之發源在岷山極西處自

江源而東凡别水之來會者皆爲此江之沱不得自爲一水也今蜀江沿岸溪水合處猶有𣿅沱勾流沱明月沱歸鄉沱之名尚可想見當時命名之意云

蔡傳曰地志巴郡宕渠縣潛水西南入江今渠州流江縣也酈道元謂宕渠有大穴潛水入焉通罡山下西南潛出南入于江又地志漢中郡安陽縣鬻谷水出西南入漢鬻音[illegible]今洋州真符縣也箋按爾雅郭氏音義曰有水從漢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岡山下西南潛出又蜀都賦注潛水從犍爲郡江陽縣今敘州府富順縣南流至漢嘉縣漢嘉疑漢壽之譌入大穴中通罡山下西南潛出今名復出水是大穴在漢壽不在宕渠也蔡傳引酈注謂宕渠有大穴疑誤漢壽晉改爲晉壽庾仲雍曰墊江有別江出晉壽縣即潛水也其南源取巴西是西漢水也足證漢嘉之誤

蔡蒙旅平

蔡傳曰蔡山輿地記在今雅州嚴道縣蒙山地志

蜀郡青衣縣今雅州名山縣也箋按鄭氏曰地理志蔡蒙在漢嘉縣應劭曰蔡山不知所在史記索隱曰蒙在蜀郡青衣縣青衣後改爲漢嘉蔡山不知所在也寰宇記周公山在嚴道縣東南山勢屹然上有龍穴輿地記所謂蔡山蓋周公山果若是則自漢迄唐何謂不知所在也漢地志禹貢蒙山谿在蜀郡青衣縣東應劭曰順帝改漢嘉縣今蒙山在雅州名山縣西十五里即禹貢之蒙山也水經注沬水出岷山西東流過漢嘉南流衝一高山山即蒙山

也是矣旅平旅當訓序燕禮士旅酌鄭注曰士以
次序自酌此蔡蒙以次序而就平故謂之旅平也
孔傳曰旅平言治功畢明一統志曰有地名旅平
在雅州東十里是殆附會之言也

和夷厎績

蔡傳曰和夷地名嚴道以西有和川有夷道或其
地也又按晁氏曰和夷二水名和水今雅州榮經
縣北和川水自蠻界羅嵒州東西來逕蒙山所謂
青衣水而入岷江者也夷水出巴郡魚復縣東東

南過佷山縣南又東過夷道縣北東入于江今詳
二說皆未可必 箋 按和夷陸氏釋文曰鄭云和讀
曰洹今說禹貢者皆不知有此音唐志雅州盧山
郡有和川城今天全司南古和川地現有和水在雅州
之西榮經之北蔡傳以嚴道西之和川爲地榮經
北之和川爲水其實一水也唐于和川上立城禹
時蓋未有也劉昫曰雅州青神縣臨青衣羌青衣
水出盧山徼外晁氏以爲卽和水非也地理志夷
水出南郡巫縣東過夷道入江後漢書廩君乃乘
土船從夷水至鹽陽則夷亦水名也或曰和夷謂
和川上之夷也若果爲和川之夷何以云厎績乎
厎績者前此績用弗成至是乃能致績也

厥土青黎

蔡傳曰黎黑也 箋 按孔傳曰色青黑而沃壤李尤
七嘆曰梁土青黎盧橘是生亦因禹貢而云蔡傳
訓黎爲黑如兗土黑墳向使黎專訓黑何不竟言
青黑乎馬融王肅訓黎爲小疏董氏酉曰考黎無
疏訓大抵黎當爲蒼黑色如今人言蒼黎者是也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孔氏曰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 箋 按日
記曰梁田下上似優於揚然多山而少田人功亦
劣故賦之等退在下中而又以七九二等爲之上
下間出調劑可謂齊矣無錯者其等已定有錯者
其等雜定時進退以通節之也
蔡傳曰按賦雜出他等者或以爲歲有豐凶或以
爲戶有增減皆非也意者地力有上下年分不同
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故賦之等第亦有上下

年分箋按龍子之言曰貢校數歲之中以爲常豐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爲是梁賦下中三錯與冀賦惟上上錯揚賦下上上錯豫賦錯上中雖所錯有不同而要皆調劑斟酌於先制爲一定之貢恐無復有上下年分之殊也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

蔡傳曰璆玉磬鐵柔鐵鏤剛鐵可以鏤刻者也砮石磬也箋按爾雅璆琳美玉也孔傳曰璆玉名是

也書戛擊鳴球球與璆同說文璆玉磬是也蔡傳以璆爲磬据晉語文公問八疾胥臣對曰蘧除蒙璆注云璆是玉磬使擊之是也但下有砮磬似應依孔傳爲璆玉然砮爲石磬璆爲玉磬自不同也山海經曰少華之山其陰多磬石其陽多㻬琈之玉故華陽之梁貢璆與磬經又曰符禺之山其陽多銅其陰多鐵符禺之水出焉北流注于渭故入渭亂河之梁兼貢鐵也又傳以鏤爲剛鐵亦非爾雅金謂之鏤詩虎韔鏤膺鄭箋鏤膺有刻金飾也體禮記管仲鏤簋鄭注刻爲蟲獸也明堂位于琖仍雕夏后氏以琖則雕鏤以爲飾可知也彝器款式夏后氏雕戈鈿紫金爲文是也若以爲剛鐵似當總名爲鐵如金三品槩名爲金也

蔡傳曰言鐵而先於銀者鐵之利多於銀也後世蜀之卓氏程氏卓王孫程鄭以鐵冶富擬封君則梁之利尤在於鐵也箋按郡國志巴郡宕渠出鐵蜀郡臨邛有鐵越嶲郡會無出鐵永昌郡不韋出鐵故貢鐵也地理志朱提縣山出銀監町縣山出銀貢

古縣西羊山出銀故貢銀也華陽國志登臺有孫水一曰白沙江山有砮火燒成鐵故貢砮也凡此皆梁州所產因以制貢初何先後之分

熊羆狐狸織皮

蔡傳曰織皮者梁州之地山林爲多獸之所走熊羆狐狸四獸之皮可以爲裘其毳毛織之可以爲罽也箋按爾雅羆如熊黃白文爾雅翼羆則熊之雄者陶隱居曰江東無狐皆出北方形似狸而黃詩奕奕梁山維禹甸之孔樂韓土有熊有羆獻其

貔皮赤豹黃羆陸璣疏貔似虎或曰似熊一名白狐遼東人謂之白羆陸氏釋文羆如熊而黃又曰風取彼狐狸爲公子裘小雅大東舟人之子熊羆是裘是西獸之皮製之可爲裘也周官太宰九貢有幣貢鄭注幣貢玉馬皮帛也賈疏曰皮卽熊羆狐狸也王制西方曰戎被髮衣皮孔傳曰貢四獸之皮織金罽也後漢西域傳織成金縷罽是也

西傾因桓是來

蔡傳曰西傾山名地志在隴西郡臨洮縣西今洮州臨潭縣西南 箋 按唐地志洮州臨潭縣西百六十里有西傾山沙州記洮水出強臺山卽西傾之異名也山在今陝西臨洮府西南四百五十里

蔡傳曰桓水名水經曰西傾之南桓水出焉 箋 按沙州記桓水出彊臺山南卽墊江之上源也又一名白水郭璞曰白水源從臨洮之西西傾山經宕中漢金城郡河關縣西東流通陰平至漢壽縣本葭萌劉先主改曰漢壽入潛是西傾貢道直與潛通故因桓是來卽經以浮于潛也

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蔡傳曰蘇氏曰漢始出爲漾東南流爲沔至漢中東行爲漢沔酈道元曰自西傾而至葭萌浮于西漢西漢卽潛水也自西漢遡流而屆於晉壽界本漢壽晉太康中改阻漾支津南歷岡北迤邐接漢沔歷漢川至于褒水逾褒而屆于衙嶺之南衙嶺在今郿縣西南三十里溯灌于斜屆于武功而北以入于渭 箋 按水經注南歷岡穴迤邐而接漢沿此入漾書所謂浮潛而逾沔矣又按爾雅疏有水從沔陽流至漢壽縣入

大穴中通岡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水則酈注南歷岡穴邪疏通岡山西南潛出安得在岡北乎蔡傳岡北乃岡穴之譌酈注迤邐而接漢沿此入漾蔡傳迤邐接漢沔當又沿歷漢川譌沿爲沔矣沔一名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南流至沮口與漾水合漾於是兼有沔稱

蔡傳曰漢武帝時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張湯問之云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

斜下渭如此則漢中穀可致 箋 按梁州記萬石城泝漢上有褒谷南口曰褒北口曰斜長四百五十里此古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益褒水出太白山至南鄭入沔斜水出衙嶺山至郿入渭其水道則褒絕水至斜僅間百餘里也倪氏榮曰漢水不與渭通其相隔處祇隔一大散關（括地志大散關在岐州陳倉縣東五十里）正棧道處其地陳倉在東南為褒西為河北為鳳與郿從洋入褒鳳出者為今連雲棧道漢王之南鄭由之（連雲棧道在今漢中府褒城縣舊有棧閣二千九百八十九間）從郿入從城固洋縣出者為斜谷道武侯屯渭上由之大散關之水北流為渭南流為漢其間又有二江白水江入渭黑龍江入漢故梁州貢道南歷漢沔踰陸以車轉北而後乃入於渭也

蔡傳曰經文當曰逾于渭今曰逾于沔未可曉也

箋 按地理志褒水出太白山至南鄭入沔斜水出衙領山北至郿入渭渭與河通沔不與渭通若逾渭入沔則無由亂于河矣蔡傳乃以為當曰逾渭何也從渭水漕輓東南入河乃亂之水道爾

男 榮樞參注
孫 曙應校字

禹貢會箋卷之九

當塗　徐文靖位山箋
高淳　趙　升文晃訂

黑水西河惟雍州

蔡傳曰西據黑水東距西河謂之西河者主冀都而言也　箋　按孔傳曰西距黑水東據河王肅曰西據黑水東距西河蔡傳從王說也河在雍東而曰西河者成四百家曰河自積石東北流入中國郊西州在其西故曰西河穆天子傳乃封長肱于黑水之西河是惟昆侖鴻鷺之上以為周室主水經黑水出張掖鷄山今在肅州衞城之西北即雍州之黑水也鳳翔府城西北有雍山雍水出焉雍州之名以此

弱水既西

蔡傳曰柳宗元曰西海之山有水焉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名曰弱既西者導之西流也　箋　按山海經陰山北五十里曰勞山弱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洛淮南子曰弱水出窮石地理志曰張掖刪丹縣桑欽以為導弱水自此至酒泉合黎通鑑秦征西將軍孔子胡三省注孔子亦乞伏氏也討吐谷渾覓地于弱水南覓地降于秦拜弱水護軍今西寧衞西三百里有弱水在甘州界蓋即為禹貢之弱水也鄭氏曰衆水皆東此獨西流據漢書西域傳云于闐以西水皆西流是禹之導水蓋亦順水之性也括地志曰弱水有二源俱出女國北阿耨達山一名建末達山即昆侖山也又南歷國北東去一里深丈餘闊六十步非毛舟不可濟南流入海北柳州所謂不能負芥故名弱水者也且南流入海何從導之西流也以為即禹貢弱水非矣

涇屬渭汭

蔡傳曰涇渭汭三水名涇水地志出安定郡涇陽縣西今原州百泉縣岍頭山也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今永興軍今西安府高陵縣也　箋　按西山經高山涇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渭易氏曰开頭山一名笄頭連亘原州高平百泉平涼三縣涇水東南流至涇州臨涇縣保定縣邠州宜祿縣永壽縣又東北流至京兆醴泉縣九嵕山東唐志醴泉縣有九嵕山嵕當作峻

仲山西當水出山處故漢名谷口縣白渠溉田亾此又自池陽東（今乾州）流至涇陽縣南七里東南流至高陵縣東北流至雲陽縣西一十五里即鄭國鑿渠處又東流而入渭洛入河處謂之洛汭渭入河處謂之渭汭涇至雲陽縣而入渭又至華州華陰之永豐倉而入河此二百八十里間涇與渭相連故云（說文水相入曰汭）

蔡傳曰渭水地志出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渭州渭源縣鳥鼠山西北南谷山也東至京兆船司空

縣入河今華州華陰縣也 箋 按水經注渭水出首陽山渭首亭南谷（句）山在鳥鼠山西北渭水三源合注東北流逕首陽縣西與別源合水出南鳥鼠山渭水出谷此蓋以渭水出首陽山南谷其谷在鳥鼠西非別有南谷山也觀地志云涇水出恒山北谷豈別有北谷山乎山海經涇水出長城北山山在郁郅長垣北北入渭戲北郭璞曰今涇水出安定朝那縣東南至京兆高陵縣入渭戲地名今新豐縣也

蔡傳曰汭水地志作芮扶風汧縣弦蒲藪芮水出其西北東入涇今隴州汧源縣弦蒲藪有汭水焉周職方雍州其川涇汭詩云芮鞫之即皆謂是也

箋 按水經渭水東入于河注曰春秋之渭汭也左傳閔公二年虢公敗犬戎于渭隊（隊今本作汭）服虔曰隊謂汭也杜預曰水之隈曲曰汭王肅曰汭入也詩芮鞫之即毛傳曰芮水涯也鄭箋曰汭之言內也據此則渭汭之汭不得爲水名矣周禮職方氏其川涇汭鄭注曰汭在豳地易彥祥曰汭非禹貢

之汭禹貢言汭皆水內此川名是也蔡傳引詩芮鞫與職方涇汭以證禹貢渭汭爲水名殊混孔傳曰屬逮也水北曰汭言治涇水入于渭也蔡傳易之曰屬連屬也涇水連屬渭汭二水也皆非

漆沮既從

蔡傳曰漆水寰宇記自耀州同官縣東北界來經華原縣合沮水沮水自坊州昇平縣北子午嶺出俗號子午水下合榆谷慈烏等川遂爲沮水至耀州華原縣合漆水至同州朝邑縣東南入渭 箋 按

孔傳曰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前漢匈奴傳涇洛之北顏師古曰此洛卽漆沮水也水出上郡雕陰泰冒山而東南入于渭延安洛記曰洛水出慶陽府環縣經延安府甘泉縣經鄜州宜君縣子午嶺至中部縣入西安府界經耀州及同官縣至富平縣合沮水歷蒲城同州至朝邑東南入渭寰宇記曰漆水自同官界來蔡傳據之不知禹貢漆沮自有二水但云自同官界來是洛水也一統志遂言同官之漆出自鳳翔不知漆水爲涇渭所間其能飛渡至同官耶闗書稿於延安洛記中辨之詳矣

蔡傳曰地志謂漆水出扶風縣西晁氏曰此豳之漆也水經漆水出扶風杜陽縣程氏曰杜陽今岐山普潤縣之地亦漢漆縣之境其水入渭在灃水之上與經序渭水節次不合非禹貢之漆水也箋按水經注昔韓欲令秦無東伐使水工鄭國間秦鑿涇引水謂之鄭渠渠首上承涇水於仲山西瓠口所謂瓠中也鄭渠又東逕捨車宮南絕冶谷水鄭渠故瀆又東逕嶻嶭山南又東絕清水又東逕北原下濁水注焉又東逕南原中北屈逕原東與沮水合米白門有堅于嶻嶭山北置三原護軍以其地南有鄧原西有孟候原東北有白鹿原鎮三原後魏太平眞君七年置三原縣分爲二水一水東南出至白渠與澤泉合俗謂之漆水又謂之爲漆沮水絕白渠東逕萬年縣故城北今咸寧縣爲櫟陽渠其水又南屈更名石川水又西南逕郭蘘城西與白渠枝渠合又南入于渭水也長安志曰漆水經華原縣界十五里南流入沮水入富平縣界俗名石川河

此則渭水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其先後莫此之詳悉也程氏雍錄曰雍境漆水凡四出而實三派雍州萬年縣石川河一也邠州新平縣漆水二也鳳翔府普潤縣漆水三也鄭白渠亦名漆沮四也四水之中惟石川河當爲禹貢漆沮而縣旹謂白上漆沮者在岐不在邠也

灃水攸同漢書作酆水道刊史記作所同

蔡傳曰灃水地志作酆出扶風鄠縣終南山今永興軍鄠縣也東至咸陽入渭箋按詩豐水東注維

禹之績集傳曰灃水東北流經豐邑之東入渭而注于河括地志灃水源在雍州長安縣西南山灣谷蘇氏曰灃渭相若故言同

荊岐既旅

蔡傳曰荊山卽北條之荊地志在馮翊懷德縣南今耀州富平縣掘陵原也 箋 按水經注渭水之陽卽懷德縣界也城在渭水之北沙苑之南（地志曰馮翊縣有沙苑）地理志禹貢北條荊山在南山下有荊渠夏后鑄九鼎處也括地志荊山在雍州富平縣今名掘陵原按富平西北有定陵元陵章陵簡陵東南有豐陵世謂之爲掘陵原孔傳曰荊在岐東非荊州之荊

蔡傳曰岐山地志在扶風美陽縣西北今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也 箋 按師古曰荊在岐東言二山治畢已旅祭也玉海曰岐山在鳳翔府東北十里一名天柱山今按山有兩岐故名曰岐山周語曰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士人謂之鳳凰堆

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蔡傳曰終南地志古文以太一山爲終南山在扶風武功縣今永興軍萬年縣南五十里也 箋 按五經要義曰太一山在扶風武功縣與終南山相連南地志曰終南山北去長安城八十里終南南山之總名太一一山之別號（終南山在長安城南澧水所出太乙山在終南之南谿水所出）

蔡傳曰惇物地志以垂山爲惇物在扶風武功縣今永興軍武功縣也 箋 按金史志乾州武亭縣有惇物山山在今武功縣東南二百里

蔡傳曰鳥鼠地志在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渭州渭源縣西也俗呼爲青雀山 箋 按唐地志渭州渭源縣有鳥鼠同穴山一名青雀山山在今臨洮府渭源縣西二十里渭水源在縣西七十六里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史記作都野）

蔡傳曰廣平曰原下濕曰隰詩曰度其隰原卽指此也鄭氏曰其地在豳今邠州也 箋 按周禮大司徒辨五地之物生五曰原隰遂司注遂掌畿外邦國之原隰如禹貢載之太原徐之東原雍之原隰

是也鄭云其地在豳以詩篤公劉度其原隰豳居允荒故也蔡云今邠州周應寶識小編曰唐明皇以豳近幽改爲邠也

蔡傳曰豬野地志武威縣東北有休屠澤古文以爲猪野今凉州姑臧縣也 箋 按括地志都野澤在凉州姑臧縣東北二百八十里水經注曰地理志谷水出姑臧南山北至武威入海屆此水流兩分一水北入休屠澤俗謂之爲西海一水又東逕一百五十里世謂之爲東海通謂之都野矣底績而云至于者兼豬野言魏太武伐凉州姑臧城東西門外涌泉合于城北其大如河其間乃無燥地此禹所以底績爲難也

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三危古文作三㟪宅史作度丕叙史作大序

蔡傳曰三危卽舜竄三苗之地或以爲燉煌未詳其地三苗之竄在洪水未平之前及是三危已既可居三苗於是大有功叙 箋 按舜典竄三苗于三危孔傳曰三苗縉雲氏之後爲諸侯號饕餮竄三危西裔山海經三危之山員廣百里郭注今在燉煌郡唐地志燉煌縣東四十七里有三危山傳以爲未詳其地何也蔡舜典傳曰三苗之竄在洪水未平之前据通鑑竄三苗在堯七十六載時禹平水土已五年矣亦不是洪水未平之前旣宅之宅當卽爲舜典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宅不得以降邱宅土例也益稷篇禹曰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廸有功苗頑弗卽工帝其念哉帝曰皐陶方祗厥敍方施象刑惟明則是向所頑不卽敍者至是乃丕敍矣非大有功叙之謂

蔡傳曰舜竄三苗旣竄者已丕叙而居於舊都者尚桀驁不服葢三苗舊都山川險阻氣習使然今湖廣徭洞時猶竊發俘而詢之多爲苗姓豈其遺種與 箋 按水經注渭水東歷大利又東南流苗谷水注之地道記云有三危三苗所處故有苗谷又洛書甄耀度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上爲天苑星此三危在雍州之境內當是舜竄之近地而不與沙州三危同科者也故舜典分北三苗 北古別字 北傳曰三苗幽闇君臣善惡分北流之不令相從尚

征有苗誓師曰三苗昏迷不恭君子在野小人在位韓非子曰三苗有成駒亡國之臣也則當日遠竄于瓜沙者必是黨耳周書呂刑曰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遏絕苗民無世在下孔傳曰使無世位在下國也則當日仍有遺種可知世因其頑梗不竣呼苗爲猫

厥土惟黃壤

蔡傳曰黃者土之正色 箋 按易曰天元而地黃故黃爲土之正色辛氏三秦記長安地皆黑壤何也易坤鑿度曰坤有八色東下西上北黑南黃中殷甘淡厥土厚肌東鹹西淡南澇北荒其大較也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孔傳曰田第一賦第六人功少 箋 按貨殖傳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間以爲上田後漢虞詡曰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上曰沃野千里穀稼殷積然則雍賦第六大抵山多而田少非但爲人功少也

厥貢惟球琳琅玕

蔡傳曰球琳美玉也琅玕石之似珠者爾雅西北方之美者有昆侖虛之球琳琅玕 箋 按玉藻曰笏天子以球玉注球美玉書顧命天球河圖在東序唐孔氏曰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爾雅球琳美玉也琳亦玉名又璆與球同蔡傳以梁州之璆爲磬雍州之球爲玉不知何所分也說文琅玕石似玉徐氏總龜曰琅玕生南海石厓上狀如筍實似玉荀子琅玕龍兹注云琅玕似珠可爲冠冕之飾山海經槐江之山其上多藏琅玕黃金玉珍玩考门琅玕樹生海底丹柯碧葉與珊瑚略同山水紅潤旋變爲青擊之作金石聲

浮于積石

蔡傳曰積石地志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羌中今鄯州龍支縣界也 箋 按孔傳曰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宋楊允恭曰白環州入積石抵靈武七日程易氏曰河自廓州積石軍北（唐志廓州達化縣有積石軍西至青海一百餘里）東北流一百五十里至化成縣南八十步東流一百四十里至鄯州龍支縣西南六十

里刺阿曰龍支又伊吾縣地積石山在縣西九十八里又三百
九十里至河州枹罕縣南五十里積石在縣西北
七十里一名唐述山水經注河北有層山山甚靈秀每時見神人往還彼羌曰鬼曰唐述因復名之爲唐述山今人曰龍支縣山爲大積石此山
名小積石
蔡傳曰李復奏復徽宗時人黃河過會州入韋精山石
峽險窄白上垂流直下高數十丈船豈可過至西
安州之東宋志西安州元符二年建大河分爲六七道散流渭
之南山逆流數十里方再合逆溜水淺灘磧不勝

舟載然此言貢賦之路亦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
西河則古來此處河道固通舟楫矣而復之言乃
如此何也 箋 按宋史徐興傳太宗詔督轉靈武芻
糧道積石漢溝洫志關中有湋渠引諸川溉田如
淳曰水出韋谷即韋精也復說非

至于龍門西河

蔡傳曰龍門山地志在馮翊夏陽縣今河中府龍
門縣也西河冀之西河也 箋 按漢馮翊今西安府
同州也龍門山在同州韓城縣東北八十里宋河
中府本漢河東郡今山西平陽府也其龍門縣乃
今蒲州河津縣夏陽今韓城不得以夏陽之龍門
山指爲龍門縣也史淮陰傳涉西河正義曰即同
州龍門河從夏陽渡者是也

會于渭汭

蔡傳曰雍之貢道有二其東北境則自積石至于
西河其西南境則會于渭汭言渭汭不言河者蒙
梁州之文也 箋 按積石在今河州衛爲古西羌地
乃雍州西境也積石又在其西至龍門西河則雍

之東境其東北貢道自當徑自入河何煩轉從積
石傳以爲東北自積石誤經明言至于西河以爲
不言河者蒙梁州之文亦誤

織皮崐崘析支渠搜

蔡傳曰三國皆貢皮衣故以織皮冠之崐崘即河
源所出在臨羌 箋 按孔傳曰織皮毛布今按晉記
載有氍毹唐志有交梭氎布元史有青速夫皆
所謂毛布也吳氏曰織皮獸皮熟之去毛削令至
薄裁令極細如縷以金傳之織而爲布若皮衣何

用織為又按漢地志金城臨羌縣有昆侖山祠燉煌廣至縣治昆侖障皆即今肅州之昆侖也竹書紀年穆王十七年西征于昆侖丘見西王母穆天子傳至宗周至昆侖合八千一百里後漢書竇固出燉煌擊昆侖塞注昆侖山名因以為塞在今酒泉縣西南是也此為小昆侖蔡傳云河源所出非也爾雅河出昆侖虛括地志昆侖山在雍州西南一萬五千三百七十里今在土番朶甘思西鄙世謂之大昆侖也

蔡傳曰析支在河關西千餘里 箋 按司馬彪曰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濱于河首在右居也河水屈而東北流逕于析支之地是為河曲矣馬伯循曰寧夏東北河水遇山析為二枝處有析支城大戴禮鮮支渠搜後漢西羌傳濱于賜支鄭歸軒以為即析支也

蔡傳曰渠搜水經曰河自朔方東轉逕渠搜縣故城北蓋近朔方之地也 箋 按臣瓚曰孔子三朝記云北發渠搜南撫交阯此渠搜在朔方禹貢渠搜在雍州西周書王會解渠搜以鼩犬隋書西域傳撥汗國都葱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東去疏勒千里去瓜州五千五百里蔡傳據水經以為渠搜近朔方非也

西戎即叙

蔡傳曰皆西方戎落故以西戎總之 箋 按王制曰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杜氏通典曰西戎出自三苗羌姓也今按舜竄三苗去禹未遠而禹貢作于堯時已云西戎即叙豈有出自三

苗並為羌姓之理山海經苗民釐姓顓頊後其非羌姓可知孔安國以析支昆侖渠搜西戎為四國据殷時伊尹四方獻令正西昆侖狗國鬼親枳已闒耳貫胸雕題離丘漆齒史記匈奴傳夏道衰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于豳竹書殷太戊十六年西戎來賓王使王孟聘西戎則西戎其衆不得以一國盡之鄭氏以衣皮之人居昆侖析支渠搜三山皆在西戎蔡傳因之故謂以西戎總之

男　榮梱叅注

孫　熙奐校字

禹貢會箋卷之十

當塗　徐文靖位山箋
高淳　趙　弁文覞訂

禹貢下

導岍及岐至于荊山（岍史漢作汧）

蔡傳曰岍山地志扶風汧縣西吳山古文以爲汧山今隴州吳山縣吳嶽山也　箋　按郡國志扶風汧縣有吳嶽山本名汧汧水出郭璞曰別名吳山周禮所謂嶽山者（周職方雍州其山鎮曰嶽山注吳嶽也）　前漢食貨志嶽山岐山吳山師古曰吳岳非一山之名今隴州有岍山汧水出其西而東入渭又有吳岳不得以岍即吳山也水經汧水出汧縣弦蒲谷鄉弦中谷爲弦蒲藪水有二源一水出縣西山世謂之小隴山一水發南山西側俗以此爲吳山則是非一山也蔡傳荊岐見雍州　箋　按孔氏曰荊在岐東非荊州之荊也地理志扶風美陽縣禹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馮翊懷德縣禹貢北條荊山在南元和志荊山在富平縣西南二十里

逾于河

蔡傳曰逾者禹自荊山而過于河也孔氏以爲荊山之脉逾河而爲壺口雷首者非是 箋 按括地志荊山在雍州富平縣其山東距河二百餘里何相去二百餘里而蔡書之曰禹于此逾于河也且逾河必書八年于外可勝書哉史記天官書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考工記曰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鄭氏曰地防地脉也管子曰水者地之血氣筋脉之

流通者呂氏春秋曰禹周行寓內脉地理名金石蘇氏曰地之有山猶人之有脉有近而不相屬者有遠而相連者雖江河不能絕也孔氏地脉之說正未可廢也

壺口雷首至于太岳 雷首即首陽山

蔡傳曰壺口太岳見冀州雷首地志在河東郡蒲坂縣南今河中府河東縣也 箋 按隋圖經曰平山在平陽一名壺口山今名姑射山故平山在平陽府城西南二十五里姑射山在府西五十里非一山也太岳即霍山今在平陽府霍州上有一峯名太岳雷首水經注曰山臨大河去蒲坂三十里俗亦謂之堯山竹書帝堯五十年遊于首山即是山也其陽有雷水出焉故曰雷首

底柱析城至于王屋 底柱史記作砥柱

蔡傳曰底柱析城王屋皆冀州山底柱石在大河中流其形如柱今陝州陝縣三門山是也 箋 按水經注底柱在大陽縣東山有三門故亦謂之三門山 南曰鬼門中曰神門北曰人門 禹所鑿以通河也自底柱以下

五戶已上 五戶灘名也 其間一百二十里合有一十九灘水流迅急勢同三峽

蔡傳曰析城地志在河東郡濩澤縣西今澤州陽城縣也晁氏曰山峯四面如城 箋 按括地志析城山在濩澤縣西南七十里山有二水東濁西清故名析城也析城在王屋北下有神池其深莫測世傳與濟瀆相通

蔡傳曰王屋地志在河東郡垣縣東北今絳州垣曲縣也晁氏曰山狀如屋 箋 按山海經王屋之山

𤃭水出焉卽沇水也古今地名云王屋山方七百里本冀州之河陽山元和志山在王屋縣北十五里週一百三十里高三十里孔傳曰三山在冀州之南河之北

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蔡傳曰太行恒山皆冀州山太行地志在河內郡山陽縣西北今懷州河內也箋按河圖括地象太行天下之脊管子曰其山北臨代南俯趙東接河海之間山海經太行之山其首曰歸山列子作太

形山郭緣生述征記太行首始河內自河內至幽州凡有八陘蔡傳以覃懷屬冀故以懷州河內之山爲冀州山也

蔡傳曰恒山地志在常山郡上曲陽西北今定州曲陽縣也箋按隋地志恒陽縣有恒山本漢曲陽縣隋改恒陽恒山在縣北百四十里恒水所出孔安國曰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于滄海一統志碣石山在今永平府昌黎縣西北離海三十里

蔡傳曰王鄭有三條四列之名皆爲未當今據導字分之以爲南北二條而江河以爲之紀於二之中又分爲二焉箋按馬融以岍爲北條西傾爲中條嶓冢爲南條班史地志有南條荊山北條荊山張昶華嶽碑序布五方則處其西列三條則居其中三條之說自古有之非王肅始也鄭元以岍爲陰列西傾次陰列嶓冢次陽列岷山正陽列蓋岍岐之列河濟所經西傾之列伊淮渭所經皆在北條爲陰嶓冢之列漢水所經岷山之列江水所經

皆在南條爲陽日記曰蔡傳本導字分之爲南北二條本唐天文志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按唐志云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是卽陽列陰列之謂也史記朝鮮之拔星萬于河戒韓揚天文要集曰兩戒間爲天關門荊州占作界音義同也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圉一作圄

蔡傳曰雍州山也西傾見梁州朱圉地志在天水郡冀縣南今秦州大潭縣也俗呼爲白巖山箋按括地志西傾今彊臺山沙州記曰洮水出郡國志

漢陽郡冀縣有朱圉山史記秦穆公伐冀戎即此
蔡傳謂雍州山而西傾見梁州者徐士彰曰西傾
在雍之西南近西夷之地是西傾之南際梁州也
水經注午谷水南入渭水南有長塹谷水次東有
安蒲溪水次東有衣谷水並南出朱圉山山在梧
中聚門山圖曰朱圉山謂之天鼓山今伏羌縣西
南有朱圉山又有石鼓山殆非一山蔡傳以冀縣
即大潭縣按大潭故城在今西和縣之西南三百
里本漢隴西西縣地不得爲天水之冀縣也

蔡傳曰鳥鼠見雍州太華地志在京兆華陰縣南
今華州華陰縣二十里也 箋 按地說曰鳥鼠山同
穴之枝幹也鄭氏曰鳥鼠之山有鳥焉與鼠飛行
而處之又止而同穴之山焉以導渭言鳥鼠同穴
導山但言鳥鼠分爲二山其實只一山而但言鳥
鼠者省文也史記封禪書西岳華山正義曰山在
華陰縣南八里古文以爲敦物據漢志垂山本敦
物正義誤垂爲華水經注曰華山古文之敦物則
誤已始於道元矣唐天文志曰河源自北紀之首
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而與地絡相會江源自南紀
之首循梁州南徼達華陽而與地絡相會皆謂此
山也

熊耳外方桐栢至于陪尾 陪尾史記作負尾从力从貝音陪今皆讀爲負尾誤
蔡傳曰豫州山也熊耳在商州上洛縣詳見豫州
箋 按一統志熊耳山在西安府商縣西五十里伊
水所出亦雍州山蔡以爲豫州熊耳則在今河南
陝州盧氏縣也熊耳一山界兩省綿亘二百餘里
首尾界雍豫二境以商州之熊耳爲豫州非矣蔡
傳以陪尾即安陸之橫尾在今德安府安陸城東

亦荊州境以爲豫州亦非矣
蔡傳曰外方地志潁川郡嵩高縣有嵩高山古文
以爲外方在今西京登封縣也 箋 按詩陳風譜云
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西望外方檜羔裘傳云
其封域在古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孔氏曰案
地理志外方即嵩高山也後世以外方高大謂之
嵩高升爲中嶽詩大雅崧高維嶽爾雅嵩高爲中
嶽郭璞曰太室山也中嶽名始見此堯典咨四岳

尚書大傳舜巡狩四岳元祀岱泰山中祀大交霍山秋祀柳穀華山冬祀幽都弘山昭四年左傳司馬侯謂晉侯曰四嶽三塗陽城太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言四嶽而太室不與無所謂中嶽也然則禹貢時以嵩高爲外方無可疑也金氏曰舊以嵩高爲外方非是嵩高世名中嶽安得與江夏內方相爲內外據唐志陸渾山一名方山云在伊闕今案水經注焦澗水西出鹿蹄山東流孤山南其山介立豐上單秀孤特世謂之方山東歷伏睹嶺

南東流注于伊伊水又東北涓水注之水出陸渾西山即陸渾山者也然則是孤山一名方山非陸渾也

蔡傳曰桐柏地志在南陽郡平氏縣東南今唐州桐柏縣也 箋 按水經注濦水源出桐柏山與淮同源而別流西注故亦謂水爲泒水山海經淮出餘山在朝陽東義鄉西元和志云唐州桐柏縣本漢平氏縣東界梁置義鄉縣蓋本山海經以立名也

蔡傳曰陪尾地志江夏郡安陸縣東北有橫尾山古文以爲陪尾今安州安陸也 箋 按陪尾有三水經洛水注曰地記云洛水東北過五零陪尾北與澗瀍合此陪尾蓋水名也唐志武德三年以密縣置密州并置零水縣是五零在密也一在今德安府城東北六十里俗謂之橫尾滇水所出傳謂安陸縣東北山也一在今兗州府泗水縣東十五里泗水所出唐志泗水縣有陪尾山泗水出焉禹貢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則當是泗州之陪尾也陪尾史記索隱謂即地志之橫尾蔡傳據之而誤

道嶓冢至于荊山

蔡傳曰嶓冢即梁州之嶓也山形如冢故謂之嶓冢 箋 按唐六典山南道名山曰嶓冢嶓冢縣故城在今漢中府沔縣西南四十里西南接寧羌州界州北九十里有嶓冢山正義曰後魏地形志華陽郡嶓冢縣有嶓冢山漢水出焉經言嶓冢既藝在梁州故傳曰即梁州之嶓也嶓冢縣故城在今漢中府沔縣西南故傳曰始出爲漾東南流爲沔

蔡傳曰荊山在南郡臨沮縣北今襄陽

府南漳縣也箋按山海經荊山漳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雎郭注曰地理志南條荊山在臨沮縣之東北漳水所出東至江陵入楊水非也今漳水于當陽縣之東一百餘里而右會沮水括地志沮水即漢水也孫叔敖激沮水為雲夢澤即此也按臨沮荊山即卞和泣璞處也

內方至于大別

蔡傳曰內方地志章山古文以為內方山在江夏郡竟陵縣東北今荊門軍長林縣也箋按郡國志

江夏竟陵有立章山本內方山劉昭引荊州記曰山高三十丈周迴百餘里然漢竟陵縣即今沔陽州景陵縣也疑義曰竟陵原無此山據水經沔水自荊城東南流逕當陽縣之章山東注曰禹貢所謂內方至于大別者也唐志江陵府有長林縣武德四年于東境置基州幷置章山縣蓋以此也一統志內方山在荊門州南一百八十里漢江之上

蔡傳曰左傳吳與楚戰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蓋近漢之山今漢陽軍漢陽縣北大別山是也

水經云在安豐者非是箋按地理志六安國安豐縣禹貢大別山在西南杜預解春秋云大別闕不知何處或曰大別在安豐西南左傳吳既與楚夾漢自小別至于大別然則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得在安豐也海內東經大江出汶山郭璞注曰今江出岷山郡東南經江夏安豐至廬江南界是又以大別在安豐而誤也今大別在漢陽府城東北百步西有小別山又名甑山元和志大別山一名魯山水經江水東逕魯山南注曰右翼際山也地說

曰漢與江合于衡北翼際山旁者也山左即沔水口矣南史齊張沖傳東昏敕房僧寄守魯山沖結盟分部拒守按魯山岸立城壘即大別山也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岷史記作汶漢書作嶓

蔡傳曰岷山見梁州衡山南嶽也地志在長沙國湘南縣今潭州衡山縣也箋按四川志岷山在茂州之列鵝村一名鴻濛為隴山之南首江水所出也禹地志曰岷山直上六十里日記曰岷山一帶南出為大渡之源又包青衣以東馬湖江黔江諸

源東出一支爲衡山𡸣摭廣雅曰衡山南岳有岣嶁峯上有神禹碑王制曰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遙孔傳衡山江所經其誤甚矣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蔡傳曰九江見荊州 箋 按禹貢九江泰因之立九江郡漢改豫章尋陽縣爲郡國志尋陽縣南有九江是也縣本在江北晉以江北之尋陽并柴桑而立郡溫嶠又徙治江南故江南得有尋陽之名至梁又改爲江州以尋陽本九江之舊地故也

蔡傳曰敷淺原地志豫章郡歷陵縣南有傅陽山古文以爲敷淺原今江州德安縣博陽山也晁氏以爲在鄱陽非是 箋 按孔傳曰敷淺原一名博陽山在揚州豫章界杜佑通典曰蒲塘驛漢歷陵縣有敷淺原今縣南三十里有陽居山舊經依班固以敷淺名博陽山黃子鴻曰漢志豫章郡領歷陵縣晉志歷陵縣與餘汗鄱陽俱割爲鄱陽郡而柴桑則屬武昌郡不應歷陵出柴桑之西也因謂晁氏在鄱陽者爲是且云吳志有石印山即今饒州府之鄱陽山亦歷陵在鄱陽之證也一統志以崇陽縣西雲溪山爲敷淺原非是

蔡傳曰晁氏以鄱陽有博陽山又有歷陵山爲應地志歷陵縣之名然鄱陽漢舊縣地不應又爲歷陵縣山名偶同未足據也江州德安雖爲近之然所謂敷淺原者其地甚小而庳亦未見其爲在所表見者惟廬阜在大江彭蠡之交最高且大宜所當紀志者而皆無攷據恐山川之名古今或異而傳者未必得其眞也 箋 按郡國志鄱陽有鄱水歷陵有傅陽山二縣並屬豫章則歷陵山之在豫章者即漢以歷陵名縣者也後以鄱陽屬饒州歷陵屬江州始覺分耳又爾雅高平曰原惟其甚小而庳故以敷淺原目之水經敷淺原地在豫章歷陵縣西言地不言山者即敷陽山之原也原又在廬山西南故孫放廬山賦曰尋陽郡南有廬山九江之鎭也臨彭蠡之澤接平敞之原原蓋即敷淺矣若廬山旣高且大山圖曰四方周四百餘里疊鄣之巖萬仞其與高平曰原者詎有當乎程氏曰記

曰廬山雖高而其中原田連亘人民與居故有敷淺原之名後世匡谷結廬居之遂名廬阜水經注曰山海經創志大禹海內東經曰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是曰廬江之名明不因匡俗始日記作匡俗潛意志及道遂託山之旨作匡俗正是好事君子强引此類耳然則夏禹時已有廬江自應有廬山之名何禹貢別名敷淺原也

蔡傳曰過經過也與導江遀于河之義同孔氏以爲衡山之脈連延而爲敷淺原者非是蓋岷山之

脈其北一支爲衡山而盡于洞庭之西其南一支度桂嶺北經袁筠之地至德安所謂敷淺原者二支之間湘水間斷衡山在湘水西南敷淺原在湘水東北其非衡山之脈連延過九江而爲敷淺原者明甚 箋 按朱子曰岷山夾江兩岸而行其東出一支爲衡山蓋岷山在西蜀故也蔡傳以爲北誤矣又按水經注湘水又北逕衡山縣東山在西南丹水涌其左醴泉流其右衡山東南二面臨映湘川又南岳記及荊州記云衡山周旋數百里東南臨映湘川據此則衡山東南二面並臨湘川是衡山在湘水西北矣酈注山在西南者乃謂衡山縣之西南耳傳以衡山在湘水西南誤矣且所謂南北二支又何嘗非地脈之說也

男　榮穠發注

孫　鑿奭校字

當塗　徐文靖位山箋
高淳　趙　弁文見訂

導弱水至于合黎（漢書作合藜）

蔡傳曰弱水見雍州合黎山名隋地志在張掖縣西北亦名羌谷（箋）按孔傳曰合黎水名在流沙東史記正義曰合黎水出臨路松山東而北流歷張掖故城下（括地志云漢居延縣故城在甘州張掖縣東北一千五百三十里）又北流經張掖縣三十三里又北流經合黎山折而北流經流沙磧之西入居延海行千五百里山海經廣注淮南子云弱水出窮石窮石在今之西郡那冉蓋其派別之源耳通鑑唐紀行方討茂州叛羌貴郎弄窮其餘黨西至乞習山臨弱水而歸即是水也統志弱水在今甘州衛城西（地有甘浚山故名）合黎山在今行都司城西北四十里

蔡傳曰禹敘山敘水皆自西北而東南導山則先岍岐導水則先弱水也（箋）按朱子曰導水凡九條弱水最西北又西流不絕中國故首言之黑水從

雍梁西界入南海亦不經中國故次之河爲四瀆宗且發源西北故中國之水以河爲先漢發源于西在江之北故次于河江在漢南故次于漢濟雖北而發源近故次于江淮在濟南故次于濟渭水所經止于雍州于一州爲大于九州爲小故後及之洛水所經止于豫州自渭而言又在南故居末按弱水已下皆言禹導水循行之次第也

餘波入于流沙

蔡傳曰流沙杜佑云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故曰流沙（箋）按山海經流沙出鍾山西行又南行昆侖之虛西南入海黑水之山地理志張掖居延縣西北有居延澤古文以爲流沙括地志居延澤在甘州張掖縣東北六十四里據後西被于流沙居延澤在張掖縣東北不得言西被矣管子曰桓公西伐大夏涉流沙杜佑通典曰燉煌郡古流沙深有合于西被之說矣按國沙州記洮河西南一百七十里有黃沙南北一百二十里東西七十里西極大楊川望黃沙猶若人委干糒于地（古干）

乾字也都不生草木蕩然黃沙周廻數百里沙州於
是取號爲五代史晉天福三年高居晦使于闐還
記其山川云自靈州過黃河三十里始涉沙入党
項界曰細腰沙神樹沙至三公沙自此沙行四百
餘里至黑堡沙沙尤廣自甘州始涉磧磧無水西
百五十里至肅州渡金河出玉門關至瓜州沙州
州南十里鳴沙山冬夏殷殷有聲如雷云禹貢流
沙也徐退山曰出下門以西都是沙磧魏太武自
玉門度流沙是也沙則水滲而下餘波盡消故不

言入海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蔡傳曰地志黑水出犍爲郡南廣縣汾關山水經
出張掖鷄山唐樊綽云西夷之水南流入于南海
者凡四曰區江曰西洱河曰麗水曰瀰渃江皆入
于南海其曰麗水者卽古之黑水也三危山臨峙
其上程氏曰樊綽以麗水爲黑水者恐其狹小不
足爲界其所稱西洱河者廣處可二十里旣足以
界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箋按天閩曰黑水支

出三危安在山海經黑水出張掖鷄山南至于燉
煌過三危山而南流入于南海孔傳曰黑水自北
而南過梁州入南海括地志曰黑水源出伊州伊
吾縣北百二十里南流絕于三危山山在沙州燉
煌縣東南四十里西河舊事曰三危山俗亦謂昇
雨山史記注作卑羽山字之譌也雖指仍之亦爲
韓苑洛曰黑水在今肅州衛西二十五里水自
流去積石河幾及三百里故入南海不與河通正
義謂河水自積石以西皆多洑流故得越河而南

其說非也南海交阯之海倪氏椉曰交阯水之大
者爲富良江分爲左右江至南寧方合爲一入廣
西至廣東廣州府入海其間亦有三峽春夏之間
水高百丈史記注謂揚州東大海非矣

道河積石至于龍門

蔡傳曰張騫窮河源云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
闐唐薛元鼎使吐蕃得河源於莫賀延磧尾曰悶
摩黎山所謂崑崙也二說恐薛氏爲是箋按唐史
契丹傳長慶元年以大理卿劉元鼎爲盟會使元

鼎踰湟水至龍泉谷河之上流錄洪濟梁西南行
二千里又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房曰悶摩
黎山元鼎劉姓傳云薛非循吏傳有薛大鼎當記
誤耳又唐史吐谷渾傳慕容伏允耄不能事其相
天柱王用事拘天子行人貞觀九年詔行軍大總
管侯君集積石道任城王道宗等率兵擊之伏允
謀入磧疲唐兵道宗曰栢海近河源古未有至者
伏允西走未知所在方馬癯糧乏不如按兵鄯州
君集曰栢海雖遠可鼓而致也行軍趨南登漢哭

山戰烏海又行空荒之地二千里盛夏降霜乏水
草士糜冰馬秣雪閱月次星宿川元朱思本曰河源在中州西南直雲南麗江宣撫司之西北千五百餘里水從地涌出如井其井百餘東北流百餘里匯為大澤
窟積石山觀覽河源則唐之探河源者不始劉元
鼎也
蔡傳曰河自積石三千里而後至于龍門經但一
書積石不言方向荒遠其所略也箋按元史地理
志河源附錄至元十七年命都實為招討使往求
河源都實既受命是歲至河州州之東六十里有

寧河驛驛西南六十里有山曰殺馬關林麓穹隘
舉足浸高行一日至巔西去愈高四閱月始抵河
源河源在土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
渙弗可逼視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燦若列
星以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羣流奔輳
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剌腦兒自西而東連屬
吞噬行一日迤邐東騖成川號赤賓河又二三日
水西南來名亦里出與赤賓河合又三四日水南
來名忽闌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术合流入赤賓其

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猶清人可涉又一二日岐
為八九股名也孫斡論譯言九渡通廣五七里可
度馬又四五日水渾濁土人抱革囊騎過之聚落
糾木幹象舟傅髦革以濟僅容兩人自是兩山峽
束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其深叵測朶甘思東北
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剌其山最高譯言騰乞
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
遠年成冰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
十日河行崑崙南半日又四五日至地名闊即及

闊提二地相屬又三日地名哈剌別里赤兒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之近北二日河水過之崑崙以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窮峻水亦散漫獸有犛牛野馬狼狍羱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益漸下岸狹隘有狐可一躍而越之處行五六日有水西南來名納鄰哈剌譯言細黃河也又兩日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河水北行轉西流過崑崙北一向東北流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治官府州隸吐蕃等處宣慰司司治河州又四五日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五日至河州安鄉關一日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洮河水南來入河又一日至蘭州過北卜渡至鳴沙河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即東勝州隸大同路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潤溪細流傍貫莫知紀極爾雅河出崑崙墟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必赤里也元學士潘昂霄錄宋易氏彥祥曰河自廓州積石軍北東北流一百五十里至化

成縣南八十步東流一百四十里至鄯州龍支縣西南六十里積石山在縣西九十八里又三百九十里至河州抱罕縣南五十里積石在縣西北七十里一名唐述山今人目龍支縣山為大積石此山名小積石又三百里至蘭州五泉縣北二十里東北流三百八十里至會州之會寧縣西北有黃河堰又五百三十里至靈州之廻樂縣枕黃河後魏刁雍開富平東南艾山舊渠通河溉田之地又經靈武縣又一千餘里至西受降城統志城在古豐州西北八十里開元初為河所圯張說于城東別置新城東流一百八十里至天德軍今大同府朔州西北有天德山唐天德軍城在焉又二百里至中受降城三百里至東受降城三城皆唐張仁愿所築並在河岸以過突厥河轉南流三百五十里至朔州之鄯陽縣西三十里又三百七十四里至嵐州樓煩郡今大同府界之合河縣西二里北有合河關又七十里至石州之臨泉縣二十里又經定胡縣西二百步孟門關在縣西一百步又經平夷縣西五十里今石州寧鄉縣又四百二十里至隰州之水和

縣北六十里(唐志縣北有禹門關)又經大寧縣又二百里至慈州之吉昌縣北六十里又經文城縣孟門山在縣西南三十六里河中有山如槽水流懸注七十餘尺俗名石槽與龍門相對即龍門之上口爲河之巨阨又一百八十里至河中府之龍門縣北二十五里乃龍門口河自積石至龍門計四千七百十餘里(傳云三千里非　辛氏三秦記河津一名龍門曰龍門[illegible])

蔡傳曰李復謂受降以東至于龍門皆是禹新闢鑿(箋)按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古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則禹所鑿者不過如此呂氏春秋曰古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唐志慈州文城縣有孟門山今延安府宜川縣黃河之中)名曰洪水禹乃決流疏河爲彭蠡之障所活者千八百國則禹未鑿時河之故道可知

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史記作盟津)

蔡傳曰華陰華山之北也孟地名津渡處也(箋)按易氏曰龍門口又二百里至陝州之西北對河爲華州華陰縣河經太華之北故曰華陰河至此東流(左傳注華陰縣東潼關關西一里有潼水因以名關通典本名衝關河自龍門南流衝激華山東因以爲名)又經陝州之芮城縣又五十里至陝石縣有底柱山在河中又二百五十里至河南府王屋縣南五十里又至河陽縣後爲孟州南城四面臨河謂之富平津古謂之孟津(武王會諸侯處亦曰盟津亦曰河陽津水經云小平津)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史記作大邳)

蔡傳曰洛汭洛水交流之內大伾張揖以爲在成皐成皐之山西去洛汭既已太近東距降水大陸又爲絕遠當以黎陽者爲是(箋)按昭元年天王使劉定公館趙孟于洛汭杜預曰洛汭在河南鞏縣南水曲流爲汭易氏曰孟津東百里過今鞏縣有五社渡(建武初朱鮪遣賈彊蘇茂將兵三萬人從五社渡攻溫即此)洛水入河謂之洛口亦名什谷張儀所謂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者也又經汜水縣本漢成皐縣一名虎牢三百九十里至衛州汲縣南五十里謂之棘津亦謂之石濟津東北流至黎陽縣(今大名府濬縣)大伾山在縣南七里俗號爲黎山鄭玄以大岯在脩武武德界

臣瓚以爲偽武武德無此山今黎陽縣山豈不是
大岯乎
北過降水至于大陸（降史記作絳漢志作洚鄭宣降讀爲降下江反）
蔡傳曰降水今冀州信都枯降渠也（箋）按正義曰
地理志降水在信都縣班固漢書以襄國爲信都
在大陸之南或降水發源在此下尾至今之信都
故得先過降水乃至大陸若其不爾則降水不可
知也張洎曰降水卽濁漳也字或作絳地理志上
黨屯留縣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酈注引此

作入漳云絳水發源屯留下亂流漳津與漳俱得
通稱也金史地理志衡水縣有長蘆河蓋卽是降
水也據酈注漳水逕南宮縣故城西其水與隅醴
通爲衡津又有長蘆淄水之名（淄當作降字之誤也）金史之
所據也今降水出屯留縣西南方山東北流經冀
州入海與枯降異又按易氏曰大伾二百五十里
至相州臨河縣南五里又八十里至澶州頓丘縣
南二十五里北流一百二十里至魏州之貴鄉縣
（今大名府元城縣）大河故瀆在縣西三里俗云王莽河（河渠

皆禹灑二渠以引河一出貝丘一出漯川王莽時廢塞故俗謂之王莽河）又北流二百
一十里至貝州經城縣（今廣平府清河縣）枯河在縣東十
里又二百一十里至冀州南宮縣降水故瀆在縣
東南六里又北二三百里至趙州之隆平縣舊爲
大陸縣昔所謂北過降水至于大陸者也徐氏常
吉曰導河北過降水至于大陸漢志冀州信都有
降水夫旣過冀州信都則已越邢趙而之北矣又
安得求大陸于二州之境或曰大陸卽鹿成縣鹿
與陸通但鹿城縣在降水西北此處水已將入海

不應又折而西北也唐割鹿城置陸渾則大陸之
在其地者亦有可據今按山海經敦與之山滦水
出于其陽而東流注于泰陸之水夫以大陸爲水
名則不必專指一地以求之矣
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蔡傳曰九河旣淪于海則逆河在其下流固不復
有矣程氏曰周時河徙砱礫至漢又改爲頓丘在
河南東南與河大相背戾降水大陸九河逆河皆
難實指然上求大伾下得碣石因其方向辨之故

迹可考也箋按漢馮逡曰禹非不愛民力以地形有勢故穿九河今旣滅難明宋趙偁曰禹之治水自冀抵滄景始播爲九河以其近海無患也所謂旣滅難明者以九河故迹雖存久經湮塞難以按循若淪海又何謂難明也春秋緯寶乾圖曰移河爲界在齊呂塡閼八流以自廣鄭京曰齊桓公塞九河爲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蓋汝塞八河廣拓齊地塞其東流八支幷使歸于徒駭也其故跡往往可循至漢以河閒

名郡其命義從可知矣安在盡淪于海也周譜定王五年大河南徙戰國時燕王謂蘇代曰齊有淸濟濁河以爲固賈讓曰齊與趙魏以河爲竟則定王五年所徙之河是也至漢文帝時河決酸棗武帝而後則決於瓠子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入海至元成時河始決東郡分流於博州又決平原決渤海決信都皆東北出靑冀之境以達于海自東漢歷魏晉隋唐以及宋初並鮮河患逮仁宗至和間河始決大名神宗熙寧始決于澶州曹村

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此蔡傳謂東南流與河大相背戾者也呂氏春秋曰鉅陸之北分爲九河又合爲一河以入海孔傳曰同合爲一大河名逆河入于渤海臣瓚曰武帝元光二年河徙東郡更注渤海禹之時不注渤海也余謂逆當訓迎如周書逆子釗于南門之外春秋如齊逆女之逆言九河其實迎逆大河之水以注海也漢許商謂自鬲津以北至徒駭閒相去二百餘里如必又開道合爲一河以入海何禹之不憚煩也孟子禹疏九河注之

海則九河各自注海可知鄭京以爲下尾合名爲逆河言相向迎逆是也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史作導瀁

蔡傳曰水經漾水出隴西郡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常璩曰漢水有兩源此東源也卽禹貢所謂嶓冢導漾者其西源出嶓冢山會泉始源曰沔逕葭萌入漢箋按巴漢志漢水二源東源出氐道縣之養山名漾郡國志氐道養水山曰漾水也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白水逕葭萌入漢始源曰沔水經漾水東至武

都沮縣爲漢水又東至廣漢白水縣西蔡傳引常
璩之說不審白水爲二字誤作會泉又易始源曰
沔句於遝葭萌入漢之上馮嗣宗曰漢至沮縣卽
爲漢水沔水自出沮縣益別爲一水也古言沔漢
二水者多混爲一又按山海經漢水出鮒鰅之山
帝顓頊葬于陽九嬪葬于陰郭璞曰書云嶓冢導
漾東流爲漢禹貢雖指曰按尚書嶓冢導漾東流
爲漢山海經所謂漢出鮒鰅山也殊不審經言漢
出鮒鰅漢乃濮爲顓頊都濮陽葬鮒鰅山水經注

漢水枝津東逕浚城南而北去濮陽三十五里其
不爲漢水明矣安得爲隴西之嶓冢乎景純妄注
之而胡氏据以釋經疎矣

蔡傳曰酈道元謂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爲漢
水 箋 按祝穆曰天下之大川以漢名者二東漢則
禹貢之導漾自嶓冢山逕梁洋金房均襄郢復至
漢陽入江者也西漢則蘇代所謂漢中之甲輕舟
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者其源出
于西和州徼外（今岷州衞界）逕階沔與嘉陵水合又逕

懷安利劍渠合與涪水合入于江

又東爲滄浪之水（史作蒼浪）

蔡傳曰酈道元云武當縣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
曰滄浪洲水曰滄浪水 箋 按庾仲雍漢水記云武
當縣西四十里有滄浪洲荊州圖經武當縣西北
有滄浪洲長四里廣十三里水經注亦曰西北今
但云縣北似遺西字

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

蔡傳曰三澨水名今郢州長壽縣磨石山發源東

南者名澨水至復州景陵縣界來又名汊水疑卽
三澨之一然據左傳漳澨薳澨則爲水際未可曉
也 箋 按水經荊州淹水在南郡枝江縣三澨地之
南在郢縣之北注云尚書曰道漢水過三澨合流
觸大別山陂故馬融鄭元王肅孔安國等咸以爲
三澨水名也劉澄之云在竟陵蔡邕漢津賦窮滄
浪乎三澨史記索隱曰今竟陵有三參水（參去聲）俗
云是三澨水卽蔡傳云出磨石山者蓋卽三澨之
一承天府志（今安陸府）以司馬河爲一澨（卽出磨石山者）馬溪

河爲一澨石家河爲一澨自京山合流入景陵界
謂之三汊水卽索隱所稱三參水也左傳宣四年
楚令尹子越師于漳澨昭二十三年司馬薳越縊
于薳澨皆水際及邊地名與此無涉
蔡傳曰大別見導山入江在今漢陽軍漢陽縣箋
按日記曰漢水至漢陽軍大别山而南入江是名
沔口自嶓冢至此凡二千四百二十里易氏曰漢
水東流百八十里經興元之南鄭縣至此名漢水
興元今漢中府又七十三里至城固縣北二里又三百里

至洋州興道縣百步今洋縣又經金州之漢陰縣南
二里金州今興安州又五百里至金州西城縣北百步今平
利縣又經洵陽縣又經均州之豐利鄖鄉二縣又六
百八十里至均州武當縣西北四十里至此名滄
浪水東南流經襄陽府之樂鄉宜城二縣又三百
六十里至襄陽府襄陽縣又三百二十里至郢州
長壽縣十步今安陸府鍾祥縣又三百里至復州景陵縣
南縣有汊汊水卽三澨也又經沔州漢川縣至漢
陽府大别山之東北入江漢自嶓冢至此二千四百二十里大别

定四年左傳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
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必速戰乃
濟漢而陳自小别至于大别寰宇記二别相去一
百一十餘里吳氏曰鄂北對漢陽軍大别山漢水
自北來入江
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彭蠡古作彭麗
蔡傳曰彭蠡見揚州北江未詳入海在今通州靜
海縣箋按水經曰沔水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
東北流其一又過毗陵縣北爲北江注曰毗陵舊

會稽之屬縣今丹徒縣也舊去江三里江卽北江
也然漢雖入江不應改漢爲江今廬江自北入江
謂之北江宜也
蔡傳曰彭蠡古今記載皆謂之番陽然其澤在江
之南去漢水入江之處已七百餘里旣在大江之
南於經則宜曰北爲北江不應曰東爲北江箋按
唐地志江州潯陽縣有廬山有彭蠡湖有彭澤縣
不曰南匯而曰東匯者漢志豫章彭澤縣禹貢彭
蠡澤在西則彭澤在彭蠡之東矣東匯澤者謂東

匯彭澤爲彭蠡也蠡亦古螺字水盤渦如螺紋也不曰北爲北江而曰東爲北江者海內東經曰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一統志引經曰三天子山在率東率山今在休寧縣俗名張公山黃省曾廬山吟云少讀神禹經昔爲天子都以廬山爲天子都誤也郭璞注經曰今江出汝山郡升遷縣蜈山東南至廬江南界東北經淮南下邳至廣陵入海是廬江入江在大江東迤北也江自西而東至此迤邪而北與北江會故曰東爲北江也若淳

水入江久在彭澤之西又何有東爲北江者乎山海經又曰贛水又北過彭澤西北入于江是湖漢九水在大江之南至此而東北入江謂之南江南北二江皆匯于彭蠡而岷江始得謂之中江周職方揚州其川三江荊州其川江漢則漢水不在三江之數可知地理志曰禹貢中江在丹陽蕪湖江水自蜀來歷數千里而至此始言中者以南北二江既入始可以言中也孔傳曰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此大謬也若三江並入震澤則震澤益助

其驕何由而致定乎

蔡傳曰洪水之患惟河爲甚意當日龍門九河等處事急民困勢重役煩禹親莅而身督之若江淮則地偏水急不待疏鑿固已通行或分遣官屬往視亦可况洞庭彭蠡之間乃三苗所居彼方負其險阻頑不即工卽官屬之往亦未必達故深入但意如巢湖江水之淤而不知彭蠡之源爲甚衆也以此致誤謂之爲匯謂之北江無足怪者然則番陽之爲彭蠡信矣箋 按通鑑魏任城王澄表稱蕭

衍頻斷東關欲令巢湖泛溢以灌淮南湖在今廬州巢縣之西周迴四百餘里南出于東關口東南有石渠世傳爲夏禹所鑿謂江淮地偏水急不待疏鑿或分遣官屬往視可乎禹貢彭蠡既豬禹苟未至其地乃懸揣以立言乎吳起對魏武侯曰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亦言其地勢險阻云爾岳州三苗故地洞庭其所據豈彭蠡亦所據乎山海經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倘書禹徂征有苗奉辭伐罪三旬苗民逆命倘不知彭蠡之源甚

廣而官屬未敢深入將徂征者非禹乎誓衆而衆不行乎輿地志廬山紫霄峰下石室中有禹刻篆文凡七十餘字只有洪荒漾余乃檮六字可辨餘叵識殺禹未至其地篆何由刻乎

岷山導江

蔡傳曰岷山即瀆山也又謂之汶阜山在徼外江水所導也箋按雲南志金沙江源出于吐蕃之犁石南流漸廣至于武定之金沙巡司麗江鶴慶又東過四川之會川建昌等衛以達于馬湖敘南然

後合于岷江四川志岷山在茂州之列鵝村其對曰羊膊山江水所出水利志江源在羊膊嶺分為二派一西南流為大渡河名羊山江一正南流謂之南江明末江陰徐弘祖出關至昆侖歸作溯江紀源云河自昆侖之北江亦自昆侖之南其龍脈與金沙江相並南下環滇池以達五嶺江之所以大于河也

東別為沱

蔡傳曰沱江之別流於梁者也箋按宋晁氏曰今永康軍導江縣西北二十里有沱江水經所志之沱其源岷江是也水經江水自彭天闕東逕汶關禾遂縣北東別為沱自導江東南流至彭州永昌縣西為都江者杜佑所志之沱也杜氏通典沱水在濛陽郡唐昌縣唐地志儀鳳二年析九隴導江郫三縣置自都江至天彭山分而為二一名濾水自天彭山十五里復合于都江一名廣濟江自天彭山東流至彭州九隴縣復合于都江自永昌之都江東南流至成都府郫縣北為郫江者漢志所謂禹貢沱江者也漢地志蜀郡郫禹貢沱江在西東入江江賦玉壘作東別之標

亦謂沱也

又東至于澧虞喜志林澧是江源之別流

蔡傳曰澧水名水經出武陵充縣西至長沙下雋西北入江鄭氏曰經言至者或山或澤也澧宜山澤之名按下文九江澧水既與其一則非水明矣

箋按孔傳曰澧水名疏曰楚辭云濯余佩分澧浦則澧自水名也地理志武陵充縣澧水所出東至下雋入沅水經注澧水出武陵充縣西歷山東過其縣南又東過零陽縣之北又東過作唐縣北又

東過長沙下雋縣西北東入于江郭璞曰江湘沅水共會巴陵頭故號爲三江之口澧又去之七八十里而入江焉范致明岳陽風土記曰水經澧水上承孱陵縣潛水王仲宣曰悠悠澹澧口下會赤沙湖東南注于沅水謂之澧江口沅水注于洞庭謂之鼎江口若以洞庭爲九江則澧水入沅同沅入湖澧水卽九江之一不得東至于澧乃過九江也蔡傳疑下言九江澧水既與其一則澧非水名總由泥洞庭爲九江耳若依漢志九江在尋陽則澧爲水名又何嘗與九江之一乎

過九江至于東陵

蔡傳曰東陵巴陵也今岳州巴陵縣也地志在廬江西北皆非是箋按漢地志廬江郡金蘭西北有東陵鄉水經江水東過下雉縣北利水從東陵西南注之又東左得青林口酈元注云卽水出廬江郡之東陵鄉江夏有西陵縣故是言東矣書云過九江至于東陵者也水經淮水導源廬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大蘇山許愼曰淮水出雩婁縣則東陵在江淮之間可知也通鑑梁蕭叡攻魏至合肥諸軍進至東陵晉書卞壺傳峻至東陵口壺與戰于陵西成帝紀作西陵括地志西陵在黃州黃岡西二里此二陵相爲東西史記楚世家秦拔我西陵卽是地也蔡傳乃以巴陵爲東陵據岳陽風土記曰巴丘本漢下雋縣之丘漢志下雋屬長沙今鄂州蒲圻縣界此其地耳水經所謂本吳之巴丘邸閣城也晉太康元年立巴丘縣于此沈約宋書州郡志夷陵漢舊縣吳改曰西陵是西陵之名乃

起于吳安得以二陵相爲東西而遂以巴陵爲禹貢東陵耶朱子以爲經言過九江至于東陵則自今江州城下至湖口縣纔四十里不知東陵的在何處按通典尋陽舊縣在今江北蘄州界今黃州府蘄州也晉溫嶠移尋陽于江南梁改江州今江州去湖口四十里實非古九江地也班志廬江郡金蘭西北有東陵鄉貨殖傳注九江江南豫章是南楚也正義曰九江郡都陰陵陰陵故城在濠州定遠縣西六十五里疑陰陵卽爲東陵乃欲于今

之江州求之宜不知其的在何處矣

東迤北會于匯東為北入于海

蔡傳曰彭蠡既在大江之南於導江則宜曰南會于匯不應曰北會于匯 箋 按括地志彭蠡湖在江州潯陽縣東南五十二里廬山記碧山在潯陽南南濱宮亭湖北對小江山去小江三十餘里荆州記曰宮亭湖即彭蠡湖也亦曰彭澤湖一曰匯澤蒙前匯澤為彭蠡故于此但言匯也上文東為北江者以廬江北來入江是為北江而大江自西來而匯之故曰東也至此而彭澤諸水北來入江以大江受廬江之先入在彭蠡西此則彭澤之繼入又在其東故曰東迤北會于匯也孔傳曰迤溢也正義曰迤靡迤邪出之言故為溢也鄭氏曰漢與江鬬轉東成澤然漢自大別入江至此七百餘里何由別其所匯者為漢水耶故知廬江在北彭澤在南至此與大江交會皆揚州川也又按山謙之南徐州記京江禹貢北江也傳以為北江未詳

易氏曰考唐志岷山近在茂州而江源遠出西徼

松州交川縣古西羌地江源鎮在縣西北三十里江南流二百四十里至翼州翼水縣二百步禹貢解引此作贊州贊水縣誤又六十里至茂州汶山縣汶山即岷山為導江始此又經蜀州之青城縣彭州之導江縣又三百七十里至成都縣南七里縣有沱江鎮以沱水名即東別為沱者也又二百里至眉州通義縣東三里又經陵州之籍縣嘉州犍為縣又五百六十里至戎州僰道縣東北十步東流五十里經南溪縣又經瀘州之綿水江安二縣又三百一十里至瀘州瀘川縣南三十步東北流渝州之萬壽縣七百里至渝州巴縣南又三百四十里至涪州涪陵縣東流三百五十里至忠州臨江縣南百步又二百六十里至萬州南浦縣又經夔州之雲安縣南百步又三百一十里至夔州魚復縣瞿塘峽在縣東一里又一百里至巫山縣江水南去縣一里波流峻急或有冒險例發白帝舟宿剛渚其間千二百里又經歸州之巴東縣南百步又三百三十里至歸州秭歸縣有空舲峽在縣東百三十里

又經峽州之宜都縣南二百步又二百里至峽州
夷陵縣自蜀至此五千餘里下水五日上水百日
縣西北有西陵山自縣折泝江二十里入峽口名
為西陵峽峽長二十里所謂三峽此其一也一統志巫峽西陵峽歸峽亦稱三峽連山七百里略無斷處東南流入夷道縣百步
又三百三十里至江陵郡江陵縣東流經公安石
首二縣東南至澧州界即東至于澧也易氏以澧州為門禹貢東至于澧大謬東流五百七里至岳州巴陵縣北五里
洞庭湖在縣西南五十步周迴二百六十里巴陵

與夷陵相為東西夷陵亦名西陵則巴陵為東陵
可知江水過九江而後至于東陵自巴陵東迤北
經臨湘縣北又經鄂州之蒲圻縣五百一十里至
鄂州江夏東流經武昌北又經興國軍六百里至
江州德化縣又六十里有水自南來入江合流其
澤名彭蠡所謂匯澤為彭蠡也下至蕪湖為中江
班史志之易氏以澧為澧州又以巴陵為東陵皆
與蔡傳同為外假若澧在今湖廣澧州之境與大
江相去四五百里何由與大江會為一乎至以巴

陵為東陵之誤已見前東陵下

道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

蔡傳曰沇水濟水也地志濟水出河東郡垣曲縣
王屋山始發源山頂崖下曰沇水既見而伏東出
于濟州濟源縣二源東源周迴七百步其深不測
西源周迴六百八十五步其深一丈合流至溫縣
是為濟水歷虢公臺西南入于河箋按山海經王
屋之山𣽈水出焉𣽈音輦而西流注于泰澤郭璞曰
即沇水也水經注濟水東逕原城南分為二水一

水東南流俗謂之為衍水即沇水也衍沇聲相近
傳呼失實也其一水枝津南流注于溴水即春秋溴梁
俗謂之曰澗水吳氏曰沇水之伏而見也近見于
河北之濟源者終于入河是為北濟遠見于河南
之滎澤者終于入海是為南濟

溢為滎史記溢為滎作泆泆作軼

蔡傳曰溢滿也復出河之南溢而為滎滎即滎波
之滎見豫州箋按水經注濟水當王莽之世川瀆
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脉水不與昔

同蔡傳謂滎澤濟河雖枯而濟水未嘗絕流益以此也又按古滎澤有二水經濟水又東滎陽澤北古滎水所都也左傳宣十二年楚潘黨逐魏錡及熒澤注縣東滎澤也此滎澤在河南閔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滎澤（左傳作熒澤）預注此滎澤在河北時衛都河北狄來伐而禦之既敗而渡河在河北明矣益沇水所溢被河南北故也

東出于陶丘北

蔡傳曰陶丘地名再成曰陶在今廣濟軍西（箋）按

水經濟水又東北逕定陶縣故城南又屈從縣東北流南濟也注曰地理志禹貢定陶西南有陶丘陶丘亭在南墨子以爲釜丘也竹書紀年魏襄王十九年薛侯來會王于釜丘者也尚書所謂導菏水自陶丘北謂此也唐書許敬宗傳高宗問曰書稱浮于濟漯今濟與漯斷不相入何故而然敬宗對曰夏禹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今自漯至溫而入河水自此洑地過河而南出爲滎又洑而至曹濮散出于地合而東汶水自南入之所謂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會于汶是也

又東至于菏

蔡傳曰菏即菏澤見豫州謂之至者濟陰縣自有菏瀆濟流至其地爾（箋）按易氏曰沇水出王屋縣王屋山南行九十里至濟源縣流方名濟水南流一百二十里而入于河自入河處東南三百三十里至鄭州之滎澤縣有古滎澤東五十里至鄭州又一百里至汴州東北二百四十里至曹州濟陰縣有定陶鎮後以爲縣屬廣濟軍又東北九十里

至菏澤陶丘在廣濟軍之西菏澤在廣濟軍之北凡古濟所經之地自河至此七百餘里又曹州圖志濟陰縣南三里有菏水俗謂五丈河今名廣濟河

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蔡傳曰汶水也見青州又東北至于東平府壽張縣安民亭合汶水至今青州博興縣入海（箋）按水經濟水故瀆又東北過壽張縣西界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汶凡有五北汶嬴汶柴汶浯

汶淳汶也此爲北汶易氏曰濟會于汶北流一百
里至須城縣西二里又經齊州之長清縣東北流
經禹城縣西二十六里三百里至臨邑縣西四里又
經全節章丘臨濟三縣唐志武德二年置譚州并置平陵貞觀十七年齊王祐反平陵人不從因更名全節元和十五年省全節入歷城又經淄州之鄒平
縣南三十里又經濟陽又一百九十里至高苑縣
七十步東流一百四十里至青州博興縣北百步
東北流入海
蔡傳曰本朝樂史謂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

有水流入海謂之清河 箋 按國策燕王謂蘇代曰
齊有清濟濁河以爲防郭緣生曰清河首受洪水
北流濟酈道元曰濟水通受清之目矣今兖州府
汶上縣有大清河以爲即濟水入海之故道云又
有小清河在歷城北即古濼水春秋桓公十八年
會齊侯于濼即此也
導淮自桐柏
蔡傳曰水經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禹只自
桐柏導之耳 箋 按鄭氏仁寶曰淮源皆依禹貢由
桐柏山胎簪低于桐柏百餘丈源又小荊州記桐
柏淮源湧發其中潛流三十里東出大復山南漢
地志復陽縣注應劭曰在桐柏下復山之陽則大
復亦桐柏支山
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蔡傳曰沂入于泗泗入于淮此言會者以二水相
敵故也入海在今淮浦 箋 按易氏曰淮自桐柏縣
東流經蔡州之朗山縣又三百八十里經真陽縣
南八十里北至蔡州一百里又經褒信縣又經新

息縣南五里又三百里西南流經潁州汝陰縣南
五里東流二百二十里經下蔡縣後爲壽春府又
五里至宿州蘄縣南七十里又經虹縣又經濠州
之招義縣即漢睢陵地漢志所謂泗水至睢陵入
淮者也東北經泗州之徐城縣又二百四十里至
泗州臨淮縣東流經宿遷縣東北流經漣水縣又
二百七十里入海胡朏明曰漢志淮水出桐柏至
睢陵入海行三千二百四十里疑太遠金氏曰淮
自桐柏至海凡千七百里此說近是漢志至睢陵

入海乃淮陰之爲三千字亦謬今据易氏彊理考
淮入海行二千七百一十里則漢志三千乃二千
之譌金氏之說亦未足據
導渭自鳥鼠同穴
蔡傳曰同穴山名地志云鳥鼠山者同穴之枝山
也孔傳曰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而處其說怪誕不
經不足信也 箋 按山海經鳥鼠同穴之山渭水出
焉而東流注于河爾雅鳥鼠同穴其鳥爲鵌其鼠
爲鼵河圖括地象鳥鼠同穴山地之幹也沈約宋
書曰沙州百谷嶺有雀鼠同穴雀色白鼠色黃唐
志渭州渭源縣有鳥鼠同穴山一名青雀山伽盤
嶺亦嶺不生草木其山有鳥鼠同穴鳥雄鼠雌共
爲陰陽甘肅志涼州之地有兀兒鼠有鳥曰本周
兒可穴而處傳以爲怪誕不經殊失考也又同穴
山名亦誤此蓋言鳥鼠同穴本是一山而同穴止
宿之處又高且大故鳥鼠爲同穴之枝幹傳以鳥
鼠同穴爲不經則同穴之山何所取以爲名也楊
用修曰鳥鼠同穴修嘗岳正戍邊時親見之書傳

乃以鳥鼠爲一山同穴爲一山非也
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陳氏曰灃涇大與渭竝故曰會既得灃涇渭愈大
漆沮皆小故曰過前分言于雍而自源溯流言于
此也 箋 按易氏曰鳥鼠在渭州渭源縣西七十六
里皆屬雍州爲導渭始此有三源正東微南流至
襄武縣東流五十里至隴西縣縣後爲鞏州又至
秦州之伏羌縣一里又三百里至秦州上邽縣北
三十里又一百二十里至階州之南由縣南四十
里縣後并入吳山又三百二十里至鳳翔府之岐
山縣南二十里又經京兆府之渭南同官咸陽三
縣又二百七十里至萬年縣北五里又二百六十
里至華州華陰縣東北流二十五里有永豐倉入
河謂之渭口按唐志隴州吳山縣本長蛇貞觀元
年更名吳山階州領縣二將利福津盤隄無吳山
縣也易氏階州誤當作隴州
導洛自熊耳
蔡傳曰熊耳盧氏之熊耳也餘並見豫州洛水出

冢嶺山禹只自熊耳道之　箋　按山海經讙舉之山洛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玄扈之水洛南縣有元扈山有洛洞水經洛水出上洛縣讙舉山又東逕熊耳山北東北過盧氏縣南又東北過宜陽縣南注曰洛水之北有熊耳山此自別山不與禹貢導洛自熊耳同也邵堯夫詩曰昔禹別九州導洛自熊耳熊耳自有兩未審孰爲是東者近成周西者偪丹水書傳稱上洛斯言得之矣蔡傳又安見禹所導之熊耳在盧氏而不在上洛耶

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鄭氏曰洛水其上源不遠不及渭漢其流之所經不過涇汭其行僅千餘里而入河　箋　按易氏曰洛水出冢嶺山東流七十里至上洛縣東北流九十里至洛南四十里乃在熊耳山之西浮梁之水出焉浮梁漢當作浮豪山海經熊耳之山浮濠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洛又四百六十里至虢州盧氏縣熊耳山在縣南五十里東流經河南府之福昌縣東北流經壽安縣又四百五十里至河南府河南縣四里洛陽西南三里自苑內上陽之西東都苑內有上陽宮瀰漫東流六十三里至緱氏縣東北流七十里至鞏縣會伊瀍澗之水一百四十里而入河据此洛自冢領至入河一千六百九十里今按水經注洛水自河南縣南又東逕洛陽縣南伊水從西來注之洛水自河南故城南又東北逕洛陽縣東南又東至洛陽故城南伊水從偃師縣西來注之經于會澗瀍之下又言會伊者謂此

男榮樞彙注

美

孫　曦　奐　校字

禹貢會箋卷之十二

當塗　徐文靖位山箋

高淳　趙　弁文冕訂

九州攸同

林氏曰九州辨之悉矣至此又言其所以同序言別此言同先別而後同也箋按孝經援神契曰計較九州之別土壤山林之大川澤所注萊沛所生鳥獸所聚凡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四頃磽埆不墾者千五百萬三千頃帝王世紀曰其時九州之地民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人同

軌同文同倫之盛具見于此矣太史公匈奴傳謂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何承天地讚九州攸同時惟禹跡受及後代疆分里析貢則屢遷名猶不易

四隩既宅史記隩作奧宅作居

蔡傳曰隩隈也李氏曰淮內近水為隩四海之隩水涯之地已可奠居箋按堯典宅嵎夷宅南交宅西宅朔方以命官言禹貢四隩既宅以萬姓言也

國語曰禹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湯作江誥曰古禹臯陶久勞于外民乃安東為江北為河南為淮西為濟四瀆已僎四瀆視諸侯故云萬民乃居是也

九山刊旅史記刊作栞

蔡傳曰九州名山已槎木道通而旅祭也箋按山海經禹曰天下名山經五千三百七十山六萬四千五十六里居地也言其五臧臧與藏同東西南北中為五藏漢志曰山海天地之藏蓋其餘小山甚衆不足記云天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之山者八

千里受水者八千里此天地之所分壤樹穀也禹貢九山當合九州之山而言之史記索隱以為汧壺口砥柱太行西傾熊耳嶓冢內方岐是九山也不應於導山之後又複言之况禹貢導山自汧至于敷淺原凡二十有七何獨有取于九山雍州荊岐既旅同一旅也又何取岐而舍荊周禮典瑞職云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是九山為九州之望山至此而旅祭也

九川滌源

蔡傳曰九州之川已滌除無壅塞也 箋 按益稷篇禹曰予決九川距四海孔子曰水出于地溝流于大水及于海者命曰川水也水經曰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凡六十上官氏曰天下山水見于禹貢者四十有五不應于導水之後專於九水複言之當以九州之大水爲九川也周禮川衡掌大川中川小川注曰川流水也禹貢曰九川滌源孔傳曰九州之川滌除泉源無壅塞矣史記索隱專指所導之九水非也

九澤既陂

孔傳曰九州之澤皆已陂障無決溢也 箋 按周職方揚州具區荊州雲夢豫州圃田青州望者（者古諸字）兗州大野雍州弦蒲幽州貕養（今山東萊陽縣有貕養津）冀州楊紆并州昭餘祁是爲九澤陂障也詩彼澤之陂毛傳曰澤陂障也呂氏春秋曰禹乃決流疏河爲彭蠡之障則九澤亦指九州之澤周禮有澤虞掌大澤中澤小澤注曰澤水所鍾也禹貢曰九澤既陂是也漢溝洫志曰禹時九川既疏九澤既陂諸夏又安功施乎三代蓋謂此也

四海會同

蔡傳曰會同與灉沮會同同義 箋 按河圖括地象曰夏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益稷篇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古皆以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謂之四海四海會同卽周書所謂四方民大和會者也漢徐州刺史荀文若問鄭玄周禮父之讎辟之海外詩以海水爲四海辨之據禹貢四海並多以水言如黑水入于南海東漸

于海皆海水也其言會同者如導江東爲北江入于海東爲中江入于海導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導淮東會泗沂入于海皆海水也何用取辟之海外以致辨也又如吳都賦百川派別歸海而會亦是義矣若灉沮會同雖大小遠近不一而會同則一也

六府孔修

蔡禹謨傳曰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者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而生五穀或相制以洩其過或

相助以補其不及而六者無不脩矣 箋 按六府者春爲生物之府盛德在木夏爲長物之府盛德在火秋爲成物之府盛德在金冬爲藏物之府盛德在水土旺夏季而居中爲鎭物之府穀以稼穡作甘爲養物之府木仁火禮金義水智而土信五行之官各修厥職政在養民農殖嘉穀可不謂六府之孔修哉蔡傳於禹謨水火金木土穀以爲相克於洪範水火木金土又以爲相生吾未知其必然也

庶土交正

蔡傳曰土者財之自生謂之庶土則非特穀土也庶土有等當以肥瘠高下名物交相正焉以任土事 箋 按庶土謂若冀土白壤兗土黑墳靑土白墳徐土赤埴墳揚荊土塗泥豫土惟壤下土墳壚梁土靑黎雍土惟黃壤是也傳謂庶土有等當以肥瘠高下名物交正者鄭注孝經曰分別五土別其高下若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丘陵阪險宜種棗栗是也孔傳曰交俱也庶土俱得其正

底愼財賦 史記作致愼

蔡傳底致也因庶土所出之財而致謹其財賦之入 箋 按周官太宰以九賦斂財賄注曰此九者取下任地與餘財非取于民者也太府掌九貢九賦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凡官府都鄙之吏及職事受財用焉禹貢所謂財賦者殆猶是也底愼者所斂之財無濫用也豈但致謹其入而已又周禮均人職云凶札則無財賦

咸則三壤

蔡傳曰則品節之也九州穀土又皆品節之爲上中下三等 箋 按爾雅曰則常也注謂常法也周禮夏官五命賜則鄭氏曰則地未成國之名王莽時以二十五成爲則方五十里孔氏曰二十五成與夏殷五十里之國同名爲則周書作雒篇解云受則土于周室是也壤穀土也于穀又定爲上中下三等之法纂要曰上中下謂之三壤

成賦中邦

蔡傳曰土賦或及于四夷而田賦則止于中國而

已故曰成賦中邦箋按四夷有貢而無賦謂土賦及四夷者非是上財賦則取于任地與餘財此則九州中賦取于民所謂冀賦上上錯兗賦貞靑賦中上徐賦中中揚賦下上上錯荆賦上下豫賦錯上中梁賦下中三錯雍賦中下皆有成法以輸于帝都故曰成賦中邦也

錫土姓

蔡傳曰錫之土以立國錫之姓以立宗箋按隱八年左傳公問族于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氏因以爲族唐書張說曰古未有姓自炎帝之姜黃帝之姬始因所生地而爲之姓黃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德同者姓同德異者姓殊其後或以官或以國或以王父之字始爲賜族久乃爲姓又按國語曰帝胙禹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林氏曰水土平可以封建諸侯有土有姓昔固有矣至是備錫之也黃氏曰舊有土者功高以加錫已有姓非大功大德不別賜金氏曰水土既平四隩既定於是修封

建之法各使守之錫土者賞其功勞定其限制也錫姓者表其勳德辨其分族也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蔡傳曰台我距違也當此之時惟敬德以先天下則天下自不能違越我之所行也箋按鄭氏曰其敬悅天子之德旣先又不距違我天子政教所行曰台曰朕皆謂舜也五帝本紀曰十二牧行而九州之民無敢辟違舜十二牧也今按祗敬也祗台德先卽周書無逸皇自敬德之意言天子先自敬其德則天下無敢違距禹之告舜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益天下大應我且有先意承志者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其有距違朕行者哉

五百里甸服

蔡傳曰甸服畿內之地也甸田服事也以皆田賦之事故謂之甸服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箋按孔傳曰甸服去王城面五百里大抵服以甸名者蓋皆爲天子治田者也井田之制始

自黃帝虞夏以來當未之或改其時八家同井則
中爲公田夏小正曰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畿內
爲天子治田故有公田亦曰甸服自是而後禹之
甸法綿歷于殷周詩奕奕梁山維禹甸之韓王謂
晉文公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
甸服祭公謀周穆王曰先王之制邦內甸服王制
千里之內曰甸鄭氏曰服[illegible]穀稅所行皆禹
之甸法是也商易貢爲助借民力以耕公田其實
皆甸法也仲虺之誥所謂纘禹舊服也孟子所謂
惟助有公田以勸滕文行助法故耳其實禹時已

有公田也

百里賦納總

蔡傳曰禾本全曰總 箋 按孔傳曰甸服內之百里
近王城者禾藁曰總入之供飼國馬據聘禮賓至
于朝卿致館門外米禾皆二十車薪芻倍禾鄭氏
曰禾藁並刈者也薪芻倍禾各四十車也由此推
之則當時納總不止于供國馬也

二百里納銍

蔡傳曰刈禾曰銍半藁也 箋 按孔傳曰銍刈謂禾
穗詩臣工奄觀銍艾毛傳曰銍穫也

三百里納秸服

蔡傳曰半藁去皮曰秸謂之服者三百里內去王
城爲近非惟納總銍秸而又使之服輸將之事也
獨於秸言之者總前二者而言也 箋 按史記索隱
曰禮郊特牲云蒲越藁秸之美則秸是藁之類也
秸言服者孔傳云服藁役孔疏云舉中以明上下
朱子曰冀州三面距河其建都實取轉漕之利朝

會之便故九州之中皆言達河以紀其帝都之道
冀帝都亦曰入河者爲北境絕遠者言之明游道
亦可致也豈遠郊粟米不假船漕或行百里二百
里徑使三百里之民代爲轉輸而並無水路曲直
之異同乎蓋三百里言服者五百里皆爲甸服而
服役之事則自三百里止役不及于太遠也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蔡傳曰粟穀也內百里爲最近故并禾本總賦之
外百里次之只刈禾半藁納也外百里又次之去

藁秸皮納也外百里爲遠去其穗而納穀外百里爲尤遠去其穀而納米 箋 按周禮地官舂人掌凡米事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是粟與穀同與米別也金氏曰古人九數有粟米均輸二法蓋本諸此服役獨在三百里者蓋酌在二里之中爲轉輸粟米之制也乃若四百里粟五里米不言賦納蓋不遠納于帝都亦行百里或二百里而使三百里之民轉而輸之於都力若勞而賦則省又以見古者賦役不兩重

五百里侯服

蔡傳曰侯國之服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 箋 按甸服外即爲侯服侯甸爲最近故伊訓侯甸羣后咸在是時猶沿夏制故特舉近者言之周職方王畿外五百里曰侯服侯服外乃爲甸服與此異矣

百里采

蔡傳曰采者卿大夫邑地 箋 按馬融曰采事也各受王事者舜典亮采惠疇臯陶謨亮采有邦采皆訓事是也周官載師掌任土之法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注曰家邑之田謂大夫所食采邑三百里曰稍小都謂卿所食采邑四百里曰縣若依傳說卿大夫采地則采地在甸服五百里外矣不太遠乎周禮大行人職曰采服其貢服物則采服在五百里或以是耳周制男服之外爲采服則去王畿二千五百里亦可謂采地乎

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蔡傳曰先小國而後大國者大可以禦外侮小得

以安內附也 箋 按周書洛誥曰侯甸男邦采衛言侯而不及伯酒誥曰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亦止言男而不及子作書者隨舉以成文也又帝都居中八方之地漸遠則漸廣諸侯受地倍于子男非地廣不足以容故諸侯建國遠在男邦之外非先小後大之謂至所謂三百里者第一之百里爲采第二之百里爲男邦是二百里也自三至五各得一百里以爲諸侯是爲百里者凡三總三百里也呂氏曰言男則子在其內言侯則公伯在其間

五百里綏服

孔傳曰綏安也服王者政教 箋 按書有曰克綏厥猷惟后又撫綏萬邦天子之事也然地廣不可偏御民衆不能獨任故又以撫綏遠域之意寄之于列辟而甸服侯服之外是曰綏服

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蔡傳曰文以治內武以治外 箋 按聘禮注曰四衛革路賈公彥曰革路以即戎以封四衛呂氏春秋曰堯戰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蠻舜却苗民更易其俗禹攻曹魏屈驁以行其教皆揆文奮武事也揆文奮武皆所以安內治外不必分文爲內武爲外禹謨曰文命敷于四海又曰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文亦不止于治內可知周九服以衛服居中即禹貢綏服之奮武衛武成言邦甸侯衛康王之誥言侯甸男衛衛服之外聖人不强其來也綏之而已

五百里要服

蔡傳曰謂之要者取要約之義特羈縻之而已 箋 按國語曰蠻夷要服通典曰南蠻其在唐虞之時與之要質故曰要服周禮大行人職曰衛服外方五百里曰要服其制亦本於此皇侃孝經注曰春秋稱禹會諸侯執玉帛者萬國言禹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而置九州九州之中計有萬國也商頌殷武曰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唐孔氏疏曰堯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禹所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焉又禹貢曰五百里甸服每

言五百里一服者是堯舊服每服之外又言三百里二百里者是禹所弼之殘數也堯之五服服五百里耳禹平水土之後每服更以五百里輔之是五服服別千里故一面而爲差至于五千也若五服之廣猶是堯之舊制何禹成之有乎而稱之以爲功也凡言至于者皆從此到彼之辭明是自京師而至于四境爲五千耳若其四面相距爲五千則經文從何而往而言至于哉蔡傳以要爲羈縻是乃唐宋以後之事也唐書蘇頲傳古稱荒服取

荒忽之義非常奉職貢也故來則拒去則勿逐以禽獸畜之羈縻之而已此蔡傳之所本也虞夏之間恐未必然孔傳謂要束以文教也按所言七千里四千里有不同者言禹貢要服與周要服相當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為七千里也要服之弼當周夷服去王城四千里也詳見皐陶謨注

三百里曰夷二百里蔡

蔡傳曰蔡放也左傳蔡蔡叔是也流放罪人于此

箋 按經曰夷孔傳曰夷守平常文教事王者而已蔡馬融曰蔡法也受王者刑法而已若如傳所云

流放罪人聖王之世聲教四訖安得于五服之內四方各設一服流放罪人哉昭元年傳蔡蔡叔杜注蔡放也陸氏釋文上蔡字音素葛反說文作𣏎音同云㩋𣏎散之也孔氏曰𣏎為散之義故訓為放也竊意上蔡字當讀如㩋謂揮散之耳盍置之于閒散之地也羅苹注路史曰流共工蔡蔡叔此五宅三宅之二亦安見其必然也

五百里荒服

蔡傳曰以其荒野故謂之荒服 箋 按爾雅曰荒大也山海經大荒之中大荒之隅言荒而必曰大荒是也詩遂荒大東太王荒之荒皆訓大益稷篇禹曰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則是時荒服君長皆上所建言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其荒大廣遠為何如也荒服之命名自當以此馬融曰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與蔡傳荒野之說恐非先王時建萬國親諸侯意也

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蔡傳曰流流放罪人之地蔡與流皆所以處罪人而罪有重輕故地有遠近之別也 箋 按舜典曰蠻夷率服呂氏春秋曰堯有丹水之戰以服南蠻于荒服三百里中命之曰蠻者所以志武功也又二百里曰流王制千里之外曰流鄭氏曰謂九州之外也夷狄流移或貢或不貢無常處也馬融曰蠻慢也禮簡怠慢來不距去不禁流流行無城郭常居未有以為流放罪人者商頌長發曰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周書立政曰其克詰爾

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淮南子曰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豈弼成五服東西南北相距五千里遂爲窮荒蠻貊哉故知其制服之義必不然也又周禮大行人職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服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爲贄也想禹時要服荒服亦必有所貢但王者不貴遠物雖各有土貢而不及致詳也

蔡傳曰堯都冀州冀之北境幷雲中涿易亦恐無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地而東南財賦所出則反棄于要荒以地勢攷之殊未可曉 箋按舜分冀東北爲幽幷二州則冀北地廣可知堯典宅朔方禹時朔南暨則冀北地廣可知蔡傳疑冀北之地幷雲中涿易亦恐無二千五百里者葢冀北之地自石晉棄幽薊十六州以賂契丹

不隸中土者六百餘年生平足跡所未至其疑甚北之地恐不及二千五百里者又何怪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

蔡傳曰漸漬被覆暨及也地有遠近故言有淺深也 箋按趙氏吳越春秋曰禹使大章步東西竪亥步南北山海經曰自東極至于西極五億十萬九千八百步又堯典光被蔡傳曰被及此因暨及而改曰被覆遂謂地有遠近故言有深淺非是葢東境遼東地皆隔海若但言暨被則至海而止故曰東漸流沙在西極之表故曰西被朔南暨朔卽朔方南卽南交見堯典非東西言地朔南不言地之

謂

聲教訖于四海

孔傳曰此言五服之外皆與王者聲教而朝見 箋按畢命曰樹之風聲子思子曰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孟子曰德教溢乎四海卽禹貢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意也 漢唐注疏以朔南暨聲教句 四海有二義漢魏以來凡言四海者皆以東夷西戎南蠻北狄

爲四海禹貢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當主是言劉宋元嘉時何承天纂文專以四海爲海水禹貢東爲中江入于海東爲北江入于海當主是言山海經有海內東經海內南經西經北經又有海外東經海外西經南經北經豈虛也哉

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蔡傳曰錫與師錫之錫同水土既平禹以元圭爲贄而告成功于舜 箋按竹書紀年帝堯八十六年司空入覲贄用玄圭山海經崟山是生玄玉宋書

符瑞志水泉流通則玄圭出資治通鑑帝堯七十有二載命禹平水土八十載禹功告成禹本紀帝錫禹玄圭正義曰帝堯也皆以爲堯時事傳言舜誤葢禹功告成因以玄圭爲贄錫與于堯即舜典修五玉三帛之義也

男榮棍叅注

孫 巘 奭 校字